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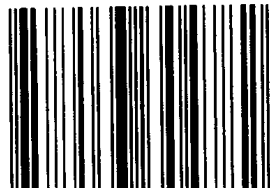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〇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S/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4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〇六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朱翼不分卷

〔明〕江旭奇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

朱翼不分卷

〔明〕江旭奇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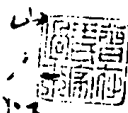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翼無卷

數》提要

朱翼序

薛蘿



江旭奇



行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實履其地則積漸而可至也聖域之難躋矣
實千里哉若自屨掃庭對步趨進
隨逐時逐境以實格之作聖乃有階

耳朱子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之自然貫徹誠謂循此以入聖其實
地可據也何世之沒冥悟者多棄倫
物捐希玄解與朱子之學幾為對
壘矣孔子之言達未始不由於下
學也曾子之唯一貫未始不由於隨

事精察也彼冥悟者將何實足將
何託始不發於心適越而苦至乎
如其言驟聽之若玄迂而就途徐
繹之則遺實不踰窻如予家子木
相與歎息于斯謂達觀而不密或
苛細而不全人之為也始高明之此況

潛識大之與識小亦天之為也朱子
以高明之資悉得父師指示況潛
玩索巨細兼該其辨析精微則傳
注詳矣其評隲千古則綱目備矣
仰觀象緯俯察堪輿幽研泰
悖情悉韓魏至于律呂上下靡

不洞澈貫通而歸要於近思集基
于小學何其實也使後之君子於書
讀其書未有不為大聖大賢者惜
臣浩瀚散逸而傳註以外不領於學
宮今鄉塾社館求其能通小學
者亦且寡矣然則於窺其一班

困甚艱已是以易為詆毀巧肆謬
彈子木在儀部時與座師朱密
所先生購梓遺書而馮可大又搜
所見同集經濟實用編以呈對
陽子木嘗為發揮在義蓋已極
漢識矣吳百昌為子木弟子校鐫

綱目竟然大觀又於諸類中摘其
要者為自省編為格致若問藏
古崇文益建歛藝朱子之學昭然
中天而呂鄒劉碩諸君子偕和
一時六子古文明之候也使朱子而在
必且似伯恭為錄近思矣子本每

予商及此事予謂聖學託始於
格物詩曰有物有則夫不曰予而曰
物不曰理而曰則蓋物為本然之質
而予所於有為以復理為當然之
而不屬於無為以先故孔子以為知
道沿物格而知之也今汝君子之編

集成緣事以載理予該去情事因
物以著則其訪者遂于以羽翼紫
陽俟友適道之士坐實地以為趨
於朱子之立若修類若自省編以
格致若問終皆實歷之境夫安
予置於江奔并更探二箇分演六

編推陰陽變化之精則有管窺
發英祖化理之源則有曝愚評保
治編就之務則有調燭煎中外情
形之法則有完醜善治至輔和
之模則有為贊括道德仁藝之
歸則有志林所取材甚富而情

宿于崇陽極致之旨名曰朱墨子
 木以遠予方殷未遑斤斷茲百昌為
 之刪証秩然蔚然迺予木不及觀美
 能使學者有所實履以託足而不為
 冥悟之說所晦蝕則子木猶生也
 友至友統林取實論策羨之為金鉅

法本

六

任之為初詮括之道在秋極耳昔
 余江山謂毛介川先生所釋讀之錄
 首論道次編學次論政為內聖外
 王之業彼因崇陽嫡派予子以視
 朱墨其實詣果何如也

皆

萬曆丙辰中秋月夜



法本

子

叙朱翼

蓋聞經者常也異常不可為經拂經不可為道常春秋時異端之害已踰出矣故孔子弗為隱怪而專志於經其贊易以翼義文其修春秋以翼湯武其刪詩書以翼虞夏周其定神樂以翼周而上也孔子後微言絕蓋于與氏生於五世之內陳王

漢序

道距楊墨正人心不辭好辯之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乃曰經正則庶民興蓋子之後五百有餘年而僅得韓昌黎昌黎之後又五百有餘年而始得朱熹陽其學本於聖經由格物而致知故道問學以尊德性綜諸子百家之同異訂周程張邵之要歸於經而傳之世之以翼

經也推史而綱之目之以翼經也述者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是朱子因孔子之羽翼也朱子而後至今又四百有餘歲矣聖朝之所頒布非崇陽氏不以隸於學官神官之所申飭非崇陽氏不以列於制科聖如車之有軌樂之有律誰得以意好之然而嚴希喜新

漢序

之法入宮操戈吸佛老之唾餘以文其陋割金錫隊姚之面目以飾其鄙叛經甚矣若江舜升氏所為大懼也於是旁搜博採條分縷析微及天文之幽玄廣及山海之遐邈震猷治具靡不備人倫物理靡不該或闡其而者已明或備載而義自見總之錄其以為經而歸本於崇陽則謂是書為

其西翼也。六宮雖然。天實主之。紫陽起
 家主簿。其在朝未滿數月。延有傳註。綱
 目該書。假令以彙升。未登得志。於時
 上則視草。未天次。亦未免簿書鞅掌。何
 暇下董生之帷。而肆力於核改哉。故彙
 升氏之蚤而未遇也。是天所以美紫陽而
 相孔孟也。使以是書懸之國門。必有知者。

海序

升者而通其常明矣。亦豈徒以倫策售哉
 昔

萬曆丙辰歲次仲穩月吉友第游之光楨首撰



小引

國家于經義之入。復試論策。蓋
 以觀其博綜之素也。然而體多
 異矣。論古是非之林。辨析發揮
 周迴。庶應其于經義之制。猶
 為相。上策在得失之數。壽度
 更置。射覆。其于經世之略
 尤為相關。然體雖異。而其資
 於識則均也。至若小試之所售
 與科場之所珍。又有不可同日

語在小試尚纖巧科場重典
彼其山野草偃之態與夫玉
堂宴闕之致自相迥矣故程錄
論策注之如合一轍不厭俳偶而
厭單弱不厭泛濫而厭峭急
自艱癖泉石在視之鮮不鄙
為真腐矣而孰知夫真腐之
為神奇也體固然也於以鼓吹
佳明自是盛世文章科場之
珍之良有以也然文以時異識以

理同於廣其識非程錄然課
暨諸儒語錄不可乃煩浩雜
竟之句摘而必印以爲之鵝日初
論名理之言種之具在倘六藝
中節所云談動字則羔雉可
代矣若夫飾小器以平安邑是
用之為泮泮泮也非所願已
者
萬曆丙辰長夏月穀旦星源江
旭奇題于奕恩堂中

朱翼序

門人許成智

國家取士首重經義學者鑽研之過至於破裂此之為害在道其次論策可以占抱負可以測蘊蓄則而場無見射覆意如此之為害在在也夫士人明經本以致用及其徒任世道並賴昔之羔雉今之芻狗昔之士宜今之王毅學與仕分為兩途固如此哉且蒸陽戶庭不獨明經原以周務今經義之旨令甲所東顧連傳註至于論策之場得憑胸臆則如無期之射人人可界學之一途又有岐焉如此哉竊謂人在兩間並為三才乃志

屈于編蠹氣盈于醢鷄規括帖之殘瀟暗天地之大全吾有目而假視畸人吾有耳而乞聰伶伎托良知以藏拙投乾竺為淵藪蓋其質綠鄙陋故文猖狂岐中之岐究為一病此朱翼之所由作也其書至廣至富至密至精抉性命之幽玄竟工夫之底裡極法象之萬深窮事物之煩晦冥潛見之異態集雅鄭之曹鳴括之無不有也析之無不到也左招金駱右納餘姚是謂理壇從獵了凡橫羅環山是謂政府錦真嚴戒覺柳搜奇是為雲窩余洲張導中即後車是為霞寓總之學海尼山飯依戴陽子以羽翼名教聞修真捨夫子于道固甚勤哉寧直為大者高矣

也耶乃太史見而悅之題為論策全鈔加物色焉今觀朱翼分為六部一曰管窺談天道也二曰曝愚襄君德也三曰調燭制治未亂也四曰完既保邦未危也五曰委質欲廷獻也六曰志林謂密修也從論策言則誠全矣蒙以馬蹄毋亦有不愛乎太史謂否以為朱翼如資重甫而之越以為論策是亦劍室之飾也呂東萊曰舉業雖非正學然非借此戶草几滿子謂此非東萊之言也南華有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養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故與其藏之名山則為朱翼可若夫懸之國門則為論策全書當即今紙貴矣豈必俟千秋後乃始賞其玄哉

朱翼題辭

胡炳文曰子朱子平生之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
要倫日用之懿也孝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
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

許癸曰誦法聖人者非徒窮理亦以檢心也今孝者不畏聖人
之言動肆訊詆心既不檢如何能窮理

黃幹曰文公稟高明之資房強毅之志潛心審察篤信力行精
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

燦然昭著至公之致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為習

朱翼

一何之所遷不為利欲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

躬行以踐其實雖越宇宙如親見之

周洪謨曰文公兼諸子而集大全千載之薄蝕者燦然以明百

家之踏駁者粹然以正今九州萬國及海外諸番若萬鹿日

本琉球交趾之類皆尊公道奉而沐公教澤况其卿黨縉紳

之士得不仰而慕之手

顧憲成曰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意于朱子也子竊

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則一毫

播弄不得高明者過于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

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于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

其不便也于是乎從而為之辭吾以為平彼以為凡為陋若

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繫惜其傷于卑耳吾以為方彼

以為矯為亢若曰夫豈有憚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于高耳

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着不滿之形不便之實根深蒂

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世之言朱子者鮮也孔

子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

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

汪國楠曰史笈祖訓而談揮霍儒苦考亭而勸玄同譬如草

為花本根撥矣問勸旂章劇且要亦山陰海錯雜與實事

最果等用也

朱翼

高攀龍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為顏魯思孟然當孟子之

時邪說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

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為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並作

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

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字下可謂知

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

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

出而六籍之言通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恢拓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嗚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著也余豈知之者哉以為是編于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莫詳焉李者欲知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此其要也

莊景曰朱子一也有古之朱子吾之朱子古之朱子聖賢之影響紙上之糟粕而吾之朱子無他吾心之本体吾之朱子也吾心之神明吾之朱子也吾之朱子居吾教以立其本窮吾

理以致其知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涵養操存以靜虛其神明之舍而使吾之主入翁惺也如是而已

江旭奇曰滿目皆是朱子何必語類余發藏書見此種理道皆我格物致知之功故極三餘之力編集成帙名為朱翼總之不說于朱子之訓意為忠臣云耳

袁黃曰韓子有言叙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務鉤其玄朱翼有為今人不晚纂言之法范事理從何格致古人謂一部十七史可從指上運轉蓋分門別彙乃纂言之法所以為至約至博也然朱翼于各部中又自有二種其博綜處則名物典

故及方外異聞無不該載乃古今之大觀也而其精華則窮極事物闡發幽玄充宇宙之至寶也其博綜者可以備涉獵而其精華則非潛心玩索恐亦難入有說而而相失耳

余懋孳曰學所以適于道之路也適齊川者或連平陸或涉滄溟而滄溟不如平陸之鮮溺也入成都者或馳棧道或涉巖塘而巖塘不如棧道之較穩也朱子之學格物窮理從博反約分更分漏用心甚苦用力甚勞而歸于尊德性求放心未始不直截簡易但不欲世人悅慕虛堂遺棄倫物故字為指悟之說以快聽聞耳李者不窺其修悟之合而吾其博李之

難徒勤吐餘分割門戶遂以支離証朱子而以禪那証姚江究且以西域之音盡變中原之語是何其不親朱子之真乎天命之性不離庸言庸行耳順從心不厭好古敏求索法固然豈曰影響如曰直指成聖彼既生而聖安用指且成也如用指且成則或以直入或以曲致或以不言而喻或以旁証而通安見格物窮理之碍人入聖也

余懋孳曰飲食以生人也而不免于嗜文字以傳心也而不免于陳訓詰以析理也而不免支離其流之弊豈惟今人言之朱子先言之矣君李之差豈惟朱陸弟子浸失其傳彼孔門

之仁義而孝之者一以為我一以為愛為我愛愛不
在孔氏而支高獨為朱子之病哉

余懋孳曰孔子憤樂忘年不厭不倦至其所憤何事所樂何處不
厭不倦何物孔子未嘗言而朱子顧輕淺之耶則亦從其所
謂好古者假途于見聞之間以運其不已之精神而不
欲開徑捷便利之口以蕩人于虛空而放之于無忌憚如謂
人人皆聖當體即是而無責于工苦則自義益而後皆贊矣
愚安能知之

陶望齡曰古人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

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則有明有晦大者如涇渭分而易辨
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夔壤履跡且
宵心悟况夫精義入神之絕季皇王睿聖之真宗而竟見聞
多方之塗徇口耳數寸之內北轉通郵曷喻其愚然則事實
鞭影蚤策具存道契斷輪其人有待矣

黃一勝曰佛教之行也而賢智托足焉夫非以其不染耶夫知
托足于不染猶心之明也緣一提撕便自醒悟則諸儒語要
倘亦渡海之航也

江雲鵬曰制科文格漸卑異日不知是何使倆朱翼之作錄採

語錄諸書然而得之程錄諸書更多足為制科吐氣孔畜
林文武朱註言宋祖皆傳世之文與章講異故不復有起別
此其體也陸子靜謂宇宙內事皆分內事余持國謂諸子百
家邇流窮源非異人任是何膽氣是何擔當朱翼有焉

江起鵬曰予十齡先大夫授以近思錄薛文清公讀書錄年十
三授以程明道先生語畧王陽明先生則言及胡敬齋先生
居業錄益用嚮往嗣令姚江子知先達范晞陽公特謂予曰
方今學者譁虛驚空深為世道憂羅整庵先生因知託蘇虛
齋先生家箴皆正學也予亟讀之寔有落俗留都得年天

高雲從氏朱子節要高商之陳德遠氏汪子木氏黃水鑑氏
汪惟正氏皆以正學為念故有近思錄補近復見聖學宗傳
及經濟實用編諸書命于姪旭奇輯為朱翼則依用之學備

納諫	管子書	程錄	陸宣公奏議	館錄
辨說	館錄	程錄		
遠奸	朱子	程錄		
攬權	太平經國書	程錄	黃履翁	周延儒
防官官	朱子	程錄	陳眉公秘笈	
進教正	朱子	程錄		
經理	程錄	蘇子		
聖製	王世貞	程錄	朱子	
詔令	程錄	陳眉公秘笈		
通情	程錄	韓教	袁宏道	
正俗	賈誼	陸贄	董仲舒	
保民	程錄	顧憲成	館錄	
教天	朱子	程錄	館錄	
永新命	程錄	程子		
培元氣	淮南子	程錄		
聖孝	程錄	范仲淹	周如璧	
后妃附	事類彙編			
訓儲	朱子	程錄	雷德	焦法
				館錄

待宗藩	朱子	程錄	朱子	陶望齡	張若正
治體	程錄	即景光	陳繼儒	方孝孺	胡致守
法制	程錄	汪鳴臺	羅從彦		
紀綱	程錄	館錄	韓非子	沈朝坤	陶望齡
賞罰	程錄	趙時建對策			
寬嚴	朱子	程錄	高岱	崔定	董仲舒
沿革	朱子	程錄	張若正	周延儒	梅之煥
歷朝總論	程錄	羅從彦	陳其刀	洪覺山	趙秉忠
詞燭部	程子		江覺卿	陳眉公秘笈	胡致守
官制	李國祥	程錄	鄭曉	曹誼	胡安國
銓授	程錄	葉向高	袁黃	范鎮	汪文權
考課	程錄	董仲舒	高舉	周延儒	春現
薦舉	程子	程世文	吳澄	李清江	汪錄
貢舉	程世文	程世文	程世文	程世文	程世文
學校	程世文	程世文	程世文	程世文	程世文

文廟	程子 朱子	經世文衡 鄭玄 魏了翁 憲章錄 程敏政
視學	楊以 程子 朱子 邵德溥 陳焄 呂大臨	經濟堂用編 經世文衡
養老	素黃	
祭祀	大明會典 朱子 經世文衡 周禮圖說 陳氏禮書	程子 丘濬 葉時
壇廟	陳氏禮書 周禮圖說 大明會典 朱子 吳微 葉時	楊守陳 晏古
已朝儀	周禮考 皇明政要 程錄	
朝賀	經世文衡 皇明政要	
朝覲	周禮考 會典	
燕饗	彙文康公集	
巡幸	朱子 胡安國	
射禮	周禮考 大明會典	
冠禮	大學衍義補 大明會典	
昏禮	儀禮 朱子 彙文康公集 司馬溫公家訓	陳眉公秘笈
讀法	周禮 余養元 余一龍 鄒約議	
鄉飲	周禮考 余養元	
居喪	朱子 程子 司馬光	
服飾儀仗	彙文康公集 大明會典	

朱彙 十三

宮室	程錄 經世文衡 胡安國 楊時 朱子 館錄
器用	大明會典 丘濬 王昭禹 大明會典
古玩	博古圖記 王命洲 袁中郎 陳眉公
禮制總論	周禮考 史記 程錄 朱子 馬愉 廷對策
樂理	稽志 程子 樂記 史記 沈萃 周子
樂器	程錄 經濟堂用編
審音	朱子 洪垣 蔡元定 吳識資諧
律呂合變	館錄 沈氏學發 朱子 袁黃 項德系
黃鐘	程錄 馮應京 朱子 袁黃
旋宮	蔡元定 前漢志 沈氏學發 焦林 鄒德溥
法曲	吳識資諧 程錄 皇明政要
雜曲	唐禮樂志 世說 袁中郎 吳識資諧
歷代樂	程錄 素黃 郝敬
謚法	王命洲 沈氏學發 何宗彦
刑法	左傳 唐刑法志 周禮考 西漢書 劉惟謙 欽英
赦宥	程錄 韓愈 柳宗元 楊時 何棟如 平江 江國樞
戶口	馮應京 胡欽堂 丘濬 何喬新 馬文升
教宥	胡安國 管子書 匡衡 吳漢 孟光 諸葛亮 張元
戶口	胡欽堂 丘濬 蘇子瞻 管子問 馬端臨 徐幹 周禮考 世氏通典
後漢即周志 丘濬 山 朝野雜記 大明會典	

朱彙 十四

儀賦

徐深 周礼考 穀梁子 楊炎 韓琦 文彦博

種理

劉華 經世文衡 徐必遠 吳同仁 朱桂 祝世

溝洫

大明會典 程子 智傑 沈演 范仲淹 司馬光

制產

周礼考 李椿年 朱子 周礼圖說 程錄

荒政

朱子 乘時 食貨志 周礼鄭說 林敷政本書

通免

周礼考 胡安國 穀梁赤 尚卿 晁錯 胡寅 劉孝

簿利

朱子 富綱 丘濬 趙抃 林嗣 呂祖謙 楊士奇

積貯

何景明 鄧雲霄 經世文衡 蘇軾 朱子

田賦

食貨志 賈誼 晁錯 第五琦 李吉甫

匡用

周礼考 李愷 馬端臨 陸贄 丘濬 白居易 林嗣

鈔法

周礼考 戶部奏疏 游應乾 潘漢 仲長統 呂吉 李重

鑄法

周礼考 韓文 張居正 朱慶 程錄 汪國楸

鹽政

周礼考 經世文衡 呂祖謙 丘濬

坑冶

經世文衡 周礼考 馬端臨 素黃 丘濬 林嗣 雷點

採珠

經世文衡 許文輝 館址 館標

權營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汪鏞 經世文衡

權營

經世文衡 丘濬 陳眉公 袁中卿

權營

經世文衡 胡致堂 陳眉公 丘濬 館錄

山澤

周礼考 史記 大明會典

閭市

周礼考 史記 大學衍義補

市廛

周礼考 史記 胡寅 東齋記事

貢賦

周礼考 經世文衡

御用

周礼考 楊時 丘濬 賈山至吉 食貨志

漕運

經世文衡 經濟實用編 丘濬 程錄 高承明

河渠

經世文衡 史記 召代典則 奏議 潘季馴 諸鈔

完既却

江旭 身曰其却身官兵路多採武經七書古兵法及國朝

我政

左傳 程子 胡傳 穀梁傳 荀子 吳錯

用將

周礼考 史記 大明會典

兵制

周礼考 史記 大明會典

輯

周礼考 史記 大明會典

兵變	程錄 昭代典則	兵器	水滸傳 經濟實用編 王鳴鶴	陳法	周禮考 丘濬 程錄 史記 丘濬 戚繼光	武畧	管子 莊子 楊子 荀子 淮南子 司馬法 三家 六指 孫子 吳子 尉繚子 李靖 秦觀 程錄 左傳 欽定傳 程子 汪國楠 王世貞 洪垣 朱子 戚繼光 馮應京 王應雷 汪鏗 薛敬齋 周禮考 范益 孫子 李靖 司馬法 左傳	屯田	朱子 程錄 王鏊 許國 孟拱 丘濬 潘濬	馬政	經世文衡 經濟實用編 余懋衡 馮汝京	兵食	程錄 陳眉公秘笈	舟師	史記 丘濬 戚繼光		
居勝	朱子 程錄 館課 洪峻之 岳飛 陳眉公	將品	朱子 程錄 館課 洪峻之 岳飛 陳眉公	車戰	周禮考 丘濬 程錄	保甲	經濟實用編 余紫 程錄 館課 許文稱公集	治盜	秦觀 蘇軾 程錄 朱子 許國 胡世寧	輿地	經世文衡 葉文康公集 館課 程錄 袁黃 昭代典則 鄭樵 朱子 蒙沈 馮應京 洪垣 經濟實用編 經世文衡 程錄 王鏊 洪亮山	京畿	經世文衡 程錄 王鏊 洪亮山 經濟實用編	柳邑城垣	經世文衡 胡傳 呂祖謙 左傳 大明官制	北京	袁黃 丘濬 程錄 馮汝京

南京	袁黃 程錄 馮汝京	浙江	袁黃 程錄 戚繼光 大明官制	江西	袁黃 程錄 江西通志 大明官制	福建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湖廣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河南	袁黃 程錄 岳飛 大明官制	陝西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山東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山西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四川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廣東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廣西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雲南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貴州	袁黃 程錄 大明官制	要書	遠東 山海關 太宰 蔚州 黃花鎮 宣府 大同 三關 榆林 延綏 寧夏 甘肅 固原 居庸 薊州 雁門 寧武 偏頭 河套	女直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朝鮮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館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蕃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西域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哈察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兀良哈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琉球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安南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日本	經世文衡	大明一統志
鞑靼	程錄	許國 高本 楊繼威
夷虜總論	程錄	顧鳳翔 馮應京 張魯唯 成建光
屬夷	袁黃	
委贖部	江旭奇曰此部言臣道多採摭錄程錄奏議而陳眉公松	
近臣	陳眉公	世說新語
內臣	鄭振先	館課
牧臣	朱子	程錄 汪都山 陶世名言 周子 程子
本地	館課	宋方城 胡若仁 海志介 鬼本子 朱子

品鑒	朱子	小心齋別記	程錄	李廷机	小心齋清紀
包容	朱子	程錄	范文正公	程子	沈忠敏公
文道	館課	程錄	陶世名言	利瑪竇	馮應京 朱子
邪正	程錄	包汝新	筆時	彭惟成	
正己	朱子	程錄	郭德清	陶世名言	高宗復
忘私	朱子	程錄	陳白沙	高宗復	
敦君	程錄	程子	蘇軾	張璋	趙秉忠 張子仲
進諫	程錄	程子	蘇軾	張璋	趙秉忠 張子仲
謀論	朱子	洪垣	程錄	周延儒	小心齋別記
毀譽	程錄	陳眉公	余懋華		
任讓	程錄	朱子	陳眉公	薛瑄	
官途	程錄	程錄	館課	傅斯德	朱子 汪文輝
國朝名臣	程錄	小心齋別記			
志林部	江旭奇曰此部言士人之事然而希賢希聖以希天則在				
成心性	程錄	朱子	程子	周子	程子

仁義禮智信	朱子 程子 顧憲成 左光斗 程頤
任道	朱子 張子韶 陸象山 張西江 聖宗傳
格致	朱子 程子 王陽明 于元時 顧廷陽 陳自公
察識	程頤 顧廷陽 朱子 薛文清公 陳白沙 唐荆川 王艮 孫如游 李維楨 于孔兼 劉元城 胡居仁 洪愈山 陸象山 夏廷美 屠隆 李廷平 陳自公
祛除	朱子 王陽明 胡敬齋 薛南軒 顧廷陽 謝上蔡 程子 羅汝齋 羅念庵 楊一庵 鹿地我 呂守前 王棟堂 陳繼儒 近思錄 聖宗傳
實踐	即德清 程頤 朱子 馮應京 薛瑄 程子 孫鑄 鄒元孫 屠隆 聖宗傳 汪登源 朱子 程頤 薛瑄 胡敬齋 鄒元孫 程子 王艮 顧憲成 王龍谿 聖宗傳 歐陽東野 薛中離
溫存	張而節 呂東萊 許魯齋 蔡虛齋 汪登源
儒林銓品	王陽明 屠東鏡 蔡虛齋 于孔兼 顧廷陽 朱子 陳自公秘笈 程頤 洪亮山 莊泉 余廷國 董思白 聖宗傳 張璋
見解參差	朱子 陸子 顧廷陽 羅念菴 高景遠 于元時 屠緯真 袁中郎 利瑪竇 楊慈湖 陶石簪 周海門 楊龜山 聖宗傳
狹品	袁中郎 陳自公 程頤
學術異同	顧東林 程頤 龐迪我 胡敬齋 事類彙編 袁中郎 聖宗傳 羅洪先 屠緯真 陳自公 館課 陳毅典 張一桂 何宗彥 屠東鏡 沈晉 馮夢白 江事天 張文定 朱子 汪登源
時中	趙秉志 程頤 楊慈湖 朱子 孫淵

經權	程子 朱子 程頤 韓遜之 陳琳 呂克考 洪亮山
經常	程頤 程子 顧廷陽 羅亞成
士風	程頤 程子 士聖編 陳眉公全集
士節	程頤 朱子 陶世名言 經濟家用編 方連志 王陽明 張西江 屠緯真 薛敬軒 張南軒 汪登源 顧廷思錄 焦氏筆案
交義命	唐荆川 于元時 張西江 程頤 對問編 薛敬軒 朱子 屠緯真
業果	程子 朱子 江亮卿 朱子 袁了凡 屠緯真
託生	朱子 連萬卿 劉款 陳眉公 袁紫 胡氏知言 坎仙集
心迹	程頤 朱子
名實	程頤 陳增 范仲淹 屠隆 趙東志
載籍	朱子 宋濂 章懋 于元時 程子 張子 館課 顧憲成 胡炳文 江亮卿 洪廷 余想亭 周沐登 陳廷儒 胡秋辰 余崇 江國楠 王世貞 邵景光 李獻可
文章	朱子 程頤 館課 茅坤 宋濂 董其昌 白居易 王世貞 袁黃 袁宏道 方從哲 江盈科 屠隆 高及桂
字韻	六書精義 通事指掌 張子 劉青田
書畫	館課 秘笈 四部稿 小心齋別記 朱子 一坡仙集
博洽	館課
師友	荀子 程蓋舉 館課 于陽明 周廷儒 程子 陳眉公 朱子 呂東萊 錢緒山

原缺第二十三葉

朱異管窺

新安江旭奇舟升甫編輯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參訂

天體

朱子曰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於地之中地雖在

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天主地地主受故地支能藏天干于子中有癸丑中有癸辛巳宮

中有甲丙戌卯中有乙辰中有乙癸戌巳中有戌丙庚午中

有丁巳未中有乙巳丁申中有庚壬戌酉中有辛戌中有辛

丁戌亥中有壬甲

蓋天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祭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

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為晝夜蓋以日在南為晝在北為夜

也

晝夜家言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達無際蒼然也日月眾星浮

生虛空之中或曰謂之玄者非以色也從北極而言則曰玄

渾天家言天包地外如鷄卵之以白包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半露地上半露地下二端謂南北極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

強赤道帶天之弦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半強夏至日去北

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日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強春秋

分去北極九十一度蓋言日在地上為晝在地下為夜也

江旭奇曰蓋天即蔡傳所云周解謂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

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愚以

遠近二字非是其有見有不見者以低高耳日之行由東而

南而西而北而又東故其至東南則地低日在地上而人見

之其至西北則地高日在地下而人不見耳

吳景嵩曰天體圓一徑一而圓三故數奇因名曰陽地體方

徑一而圓四故數偶因名曰陰

江旭奇曰以成位而言四方中央五行寓矣由方而加以隅則

為八卦由隅而向于圓則為十二辰又加十干合為二十四

向由子而癸而丑而艮而寅而卯而辰而巳而午而未而坤而申而庚而酉而辛而戌而

亥而壬地支原以方宮故先支後干而列卦于四隅也其加

之以卦者以天樞在乾天旋在巽天机在乾天枢在離天衡

在震或曲在兌破軍在坎左輔右弼在坤謂帝座真民君也

鈞古八

本此

子即坎午即離卯即震酉即兌而四隅更列四卦皆以土
壬子辰戌丑未今天于止有戌已故增之也羅經加之以七
十二候又分金為三百六十五度蓋蒸窳矣然而括之于四
方二四為八三四為十二六四為二十四又十八四為七十
二又九十一三零一四而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分四厘乃一
週天也總之無方不能圓者以此

甲子不始于子而始于亥亥不終于乾而終于亥蓋成始成
終之地也故亥為天門震為日門庚為月門辰為天市丙為
薇垣巽為太乙幸兌為少微而丁為南極至于十支陰陽各

卷八

天

二

子

五以五千分二十四向得一百二十分金又加以二十八宿
逐度而分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為極詳矣

洪覺山曰天地四象矣而又則為六象之成四矣而亥之反對
為十二其六與十二者聖人之體也

徐整歷紀曰地天相去九萬里渾天儀賦曰九萬八千里李林
曰去天萬五千里真原曰相去八萬四千里實用編曰相距
八萬里爾雅曰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八十一里地之里半
之倍一行梁令瓚謂周天十六萬里地上地下各八萬里東
漢志言天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地中分之地里志

以按時
曆為正
稍本太
初曆

言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
十三里

漢人以一度當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晉以一度當一千四百六
里唐以一度當四百餘里

女二度至十度虛少初度至八度危初度至十二度為子宮分
野為齊分州為青

危十三度至十五度室初度至十八度壁初度至八度奎初度

一度為亥宮天之北極在馬而謂天門北極天河自牛女至

寅丑之交亥為天帝所居則紫微垣也分野為衛分州為井

卷八

天

二

子

奎二度至十七度婁太初度至十二度胃少初度至二度為成
宮斗魁枕之故奎壁為文章府也分野為魯分州為徐

胃三度至十五度昴初度至十度畢初度至五度為百宮分野
為趙分州為冀

畢六度至十五度戴初度至九度井初度至七度為中
宮分野為晉分州為梁地之南極在馬南極天河自井鬼起

則未也

井八度至三十度鬼初度一度柳初度至三度為未宮分野為
秦分州為雍

柳初度至十二度星初度至六度張太初度至十四度為午宮

文曲水星居之分野為周分州為營

張十五度至十七度翼初度至十九度軫初度至九度為巳宮

分野為楚分州為荆

軫十度至十八度角太初度至十二度并太度亢太初度至九

度氏少初度為辰宮張翼之文異丙之界所謂太微垣也斗

柄即指于辰為分野為鄭分州為兌

氏一度至十六度房初度至五度并太度心初度至五度尾初

度至二度為卯宮燕貞火星居之故雷主殺也分野為宋分

州為豫

尾三度至十七度其初度至八度半斗初度至三度為寅宮分

野為燕分州為齒

斗四度至二十三度牛初度至五度女初度至一度為丑宮所

謂天市垣也分野為吳越分州為揚

周天共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今臺歷本授時元曆二十

八宿各有初度而統天開禧會天諸層各不同有謂他宿無

初度惟畢昴觜參井鬼柳星房心尾斗牛各有初度而初度

大約不足又謂之少有餘又謂之太正合天休度數也每度

九百四十分天共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

角始已終甲元始甲終壬氏始壬終乙房始乙終癸心始癸終

辛尾始辛終甲箕始甲終壬斗始壬終癸牛始癸終辛女始

辛終丁虛始丁終壬危始壬終丙室始丙終辛壁始辛終已

奎始已終壬婁始壬終戌胃始戌終甲昴始甲終已畢始已

終癸觜始終于癸參始參終戊井始戊終丁鬼始終于丁柳

始丁終辛星始終于辛張始辛終壬翌始壬終乙軫始乙終

已宿連旋以象天干順布以行地所謂命氣也

國朝分野書以五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魏之下造及牛鉞

門東并橫百川上流故鵠首為秦蜀壅得兩戒山河之首雲

漢連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紫鵠未代皆直天開表而

在河陰故實沉下流河大梁距河稍遠涉險亦深故其分野

自漳浦卻負恒山外接髮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

踰乾維始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自南達西得雲漢升

氣自此達東得雲漢降氣厥載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

故其分野當中洲河濟間且王良間道由紫經絕漢抵營室

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承章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

降運及辰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與列命氣通天地

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
 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雷出地曰豫龍出泉曰解皆房心
 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
 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旁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
 北河末派旁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
 之陰也。惟取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委玄枵與山河
 首尾相遠隣顛項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
 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
 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
 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煖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
 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
 西至陳晉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
 漸升遠于龍角曰壽星謂之天關以陽決陰去象也。升陽進
 踰天關得純陽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
 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其分野
 在高臺西南准水之陰比連太室自陽盛之際亦異維地也。
 夫雲漢自坤抵艮為星紀比斗自乾携巽為天綱其分野與
 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成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委也。

星紀
 三十一

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取戴也。故為顛
 項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
 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
 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
 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
 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
 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之皆非上帝之所居也。斗杓謂之外
 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
 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取戴為中州四載之
 國其餘列居在雲漢之陰者八皆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
 四皆四載之國降委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
 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大貴實沉以
 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
 主于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承章為中州其神主于
 嵩嶽鎮星位焉
 王奕云星本無次古者黃帝因日月所會而為之名耳。帝王世
 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
 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經三十五萬

星紀
 三十一

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天漢一曰天河一曰漢津起東方徑箕尾之間乃分為南北二道至天津下而合西南行又分為東南行經南河等七星南畔而沒天漢自坤抵艮為地紀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津也石氏云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為東南西北標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于此故河漢者亦地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也

二十八宿之度闊狹不齊者蓋日之所躔或多或少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

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荒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狹而其得度

闊狹又非舉一宿全躔所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躔言合距杓星為度而今歷家距魁第四星為度蓋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者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

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辰有房有心有尾有箕辰有房腹箕所冀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海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

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龜蛇蟠糾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虎危室壁亦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海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

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妻胃昂虎三子也畢象元龍參象麟蒼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蟲三百有六十

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日柳啄星頭張嘴翼翻軫凡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有六十

中央黃龍軒轅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則南左朱鳥七宿之司也

素黃曰石氏星書以黃帝軒轅配四方二十八宿所謂青龍朱雀其或曰虎者分而為五而以為土德寄王鶉火蓋五行不可缺土固然矣遂以為燈博河清諸星皆屬之蓋欲尊軒轅也星知諸星俱守經於二十八宿而軒轅亦在宿中乃自為經度分野以處諸星乎

馬端臨曰史志言三家所考三垣大角之列衛一十八舍內外官之分隸不無異同今按歷代天文志惟宋兩朝及中興志與隋丹元子步天歌龍書諸星之分隸與大角一星兩朝志

以為屬亢中與志以為屬角庫樓十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
兩朝志以為屬軫其為異同大槩如此蓋自唐開元中一行
所造渾儀其所測宿度已與舊經異而太平興國中渾儀所
測又與唐異蓋以管窺天豈能無誤然常在平郊之次舍則
亦不過三五度間耳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固未有以訂
其是非也

表了凡
天賦不
用

步天歌曰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一
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後宮五天樞左
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西面營

紫微

天

子

子

衛一十五上相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
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
陰德門裏兩黃髮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
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
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星內坐後門是華蓋井杠十六
星杠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簡星各星傳舍如連下垣
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名八穀厨下五
箇天樞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厨兩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
月形依稀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

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
三公相西邊即是玄戈一星前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
閭陽淡北斗之星七宿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二璇璣
是第四名權第五衡閭陽推光六七名

上元十星太微宮昭昭列象在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
法門西東門首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為三公三黑九卿公
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五帝內生於中正
幸臣太子并從官与列帝後從東定即將虎黃居左右常陳
即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即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常垣

紫微

天

子

子

七星布左右執法是其後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
兩少微四星西南隅當以長垣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
垣相對無兵災
下元一垣名天市兩角垣墻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而
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實亦依次帝度兩星居
肆前度星還在帝座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范官者星
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
九箇貫索星索口橫者七八成天紀都似七八形數著分明
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坐还依織女傍

聖賢之知往知來只是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初間極軟後來凝滯硬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雷電日星之屬

天道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過了又別有箇陰生

朱子曰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故冬至為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有也著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是上蔡以覺為仁知覺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智便起這仁不淨智仁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而不窮脗合而無間故不窮則無以為元也

春時畫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是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終而後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

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程子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其事。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機，只于氣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一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生之氣。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朱說本

程子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是日閉關。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顧涇陽曰：陽生于子而實始于亥。子亥為孩，有向長之義。陰生于午而實始于巳。巳之為言止也。冬人扶陽抑陰一字間皆着精神如此。

納甲之法：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兌納庚辛，戊己丙丁。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

閉關

三七

乾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初爻納子。午乾中爻交于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乾上爻交于坤生艮，故艮初爻納辰。戌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未。坤中爻交于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坤上爻交于乾生兌，故兌初爻納巳。亥

古納甲法：乾坤納甲乙庚兌納丙丁，坎離納戊己，巽寅納庚辛，乾坤復納壬癸，巽宮乾內三爻納甲外三爻納壬，坤內三爻納乙外三爻納癸。金丹家取象于月至子位，淪于地故無壬癸。地里以戌己為龜甲，空亡不用。高代乾納壬，坎代坤納癸。

納卦之法：月之始明光在下也。于象為震昏見于巽，故震納庚。光之過半于象為兌昏見于丁，故兌納丁。全明之時于象為乾昏見于甲，故乾納甲。魄之復生其下始斷于象為巽晨見于辛，故巽納辛。半晦之象為艮晨見于丙，故艮納丙。至于全晦其象為坤昏沒于乙，故坤納乙。

陳希夷曰：天干始于甲，終于癸。河圖生成之數也。地支起于子，終於亥。洛圖奇偶之文也。

洪範昔言洛書而今云做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返西北之福極，緯緯錯綜皆四十有九，以是占曆日為太陽其數九居洛書之正南，四之為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焉，月為太陽

不其可

解

朱說本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三七

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為三十日而月成焉

朱子曰橫渠謂晝夜有長短皆因地有升降而然誰不知天形斜倚半在地方夏至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春秋分正當地之中故晝夜平冬至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非因地之有升降也

造化有心了
張子初云日月以月行

橫渠張子曰七政之性殊者謂月陰精借陽故右行之速日陽精然質本陰故右行之緩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則以五行之相剋制或太陽君星之不敢前有精深之理焉鎮星土類為五行之根

朱子曰

本故行最緩火亦太陽之精陰為之質其氣少微於日故其

遲倍日木星水氣所結木必一歲一盛衰故其行亦歲歷一辰有歲之象故謂之歲星

朱子曰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得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誤也

張子後亦云左

朱子曰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

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但覺日月是右轉了

沈氏曰儒者皆言日月隨天左旋同時已云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西移左旋之謂也右旋之說乃是退數便子笑也故謂日行遲月行速不知天行健一日過一度

朱子曰

曰次之一日一周天月又次之一日不及十二度有奇

太祖高皇帝言太陽不能見于清寒之夜指一宿為主視太陽居列宿之西次許一則則太陽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動者太陽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五星日月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與朱子之說不同又言當以朱傳十月之支柱文為是朱註云日月皆右行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

法能亦
云五者
來俗各
以其時

四德耳
利相相
生也

文正大
通而利

孔子曰
禮之實

德之實

仙家秘
法

汪應登曰天只是春夏秋冬生出許多物五行認是物耳人言
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今試就五行觀之何嘗不各此色
惟春夏秋白冬黑在人之氣色自是可驗故聖人律天
時不律五行所謂元亨利貞所謂仁義禮智所謂冬之時皆
以此耳

朱子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有不同濂溪就回來處說伊川
正就動處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伊川就元字頭說
道理只一般

愚按真原曰天地之間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曰陽位自下而

上四萬二千里曰陰位共八萬四千里也十二辰為一日五
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四時為一
歲每歲以冬至節為始地上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十
里一時計六氣得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
中所謂陰位也陽陰各半其氣溫是為春分過此陽升而入
陽位九十日為夏至是陽升又四萬二千里矣通前共計八
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之極其氣熱積陽生陰自夏至節為
始天上陰降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十里一時計六氣得九
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復到天地之中所謂陽位也而陰

有此
身如人

陽各半其氣涼是為秋分過此陰降而入陰位九十日為冬
至是陰降又四萬二千里矣通前共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
乃陰之極其氣寒陽陰升降循環無已人同天地以心比天
比地肝為陽位肺為陰位以心腎相去八寸四分當八
萬四千里子時比冬至午時比夏至卯時比春分酉時比秋
分以一日比一年奇按曆家以天地四圍周匝為循環而此
以天地上下升降為循環第以心腎之說推之心稍前猶天
稍前也腎在凌猶地偏北也歎邪周轉倘亦猶是故同為一
中而分陰位陽位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日
之光也天氣下降而至于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
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問星受日光否朱子曰星恐自有光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朱
子曰地影倒去遮了他光日光雖從四邊射入月光然地是
一塊實物故終有礙照不透

占候

保章氏掌上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推其吉凶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先有精
在天方
有體在
地下之
體移則
上之精
亦要

晉天文志曰衆星布列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焉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

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滄總而理諸

言天赫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所謂

周髀者是也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周人志之故曰周髀楊雄

蔡邕皆言其術多失宣夜之說宣明也夜出也謂幽明之數

其術兼之也虞喜安天論虞嘗穹天論姚昕天論皆本此

蔡邕言今史官所用五八尺圓軀之度而其天地之形以正

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深微妙萬世不易之

道惟渾天耳

伏義時已有渾儀則此極高下景日景長短定南北東西觀星

開廣狹唐義和之舊器虞時之環衡亦即此也古法相傳連

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辨于安人又量度之

至宣帝時始鑄銅而為之象劉宋時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

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環徑八寸圓周二丈五尺環轉而望之

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歷代以來其法漸密至宋朝固之為

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以考上下四方次其內曰三辰儀

以考日月星辰其最在內曰四遊儀以徧東南西北蓋即李

淳風之遺法而益精詳之靖康之亂儀象之器悉歸于金元

人八寶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于是郭守敬乃創為簡

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大半未

的乃用二線揣測升餘分纖微皆有可考其儀表至今通用

之

張衡之儀以八尺圓軀而具天地之象有內規外規有南極北

極有黃道赤道以至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與夫

日月五星之屬轉之以漏水告之于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

相節符又為開度轉瑞輪實莫于階下隨月盈虛依層開落

渾風銅儀其外四規不動號曰六合儀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陽

以準地而背刻去極赤道度數以為天經天緯上下四方于

是可考其內雙規徑八尺轉于六合之內號曰三辰儀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最內玄樞為軸傍轉于內貫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號曰四遊儀亦如三辰之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其推驗之法則本于黃道

唐一行增黃道儀立二木人于平地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辰則自然撞鐘每一刻則自然擊鼓皆于櫛中閉鎖相持張思訓渾儀乃宋太祖朝大平與國中所以太率依倣一行之法激水一運加以樓數層高皮餘以藏閘柱冬月用水銀代

水以防凝澁撞鐘擊鼓之外復有搖鈴執牌之報

顏達龍曰渾天類帝之始造者也周旋無端其形渾然為渾天之名上以璣運下以衡窺為渾天之儀日月更迭星宿播羅為渾天之象究其名驗其儀考其象定三元之出入逆陰陽之升降推歲序之往來有不必造綬室之律以候氣正陽城之主至以測景矣是以梁置千重堂殿隋置千觀象殿唐太宗置于凝暉閣皆所以寓崇重之意也魏永興有銘唐元宗有銘崔子王亦有銘皆所以示不朽之傳也虞帝用球張衡用銅梁合贊用木銀永興用鐵皆所以為造器之驗也平子

轉之以水為衡動之以機張思訓代之以水銀皆所以成轉運之法也有六合儀有三辰儀又有四游儀李淳風所造也有雙環規有單橫規梁人所置也有陽舒環有陰經環又有玦極環僧一行所製也渾天造化精深微妙又豈容以淺識疎其味哉彼梁武帝立新意以排渾天王仲壬以鋸地有水駁渾天皆是未知渾天之妙者也

丘濬曰璣衡之象或謂起于空義或謂作于帝嘗乃義和舊器非奔創為也馬融謂即是渾天儀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璣也置望筒橫

蕭子儀中以窳七曜之行而知其纏離之次者衡也自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為渾象冥輪窳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與璣衡別為一器矣唐李淳風梁合璣祖之始與渾儀並用

歲大率三百有六旬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于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隋志曰其總以百刻分晝夜凡有四十八箭晝有朝有晡有中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守也

單臺之法為箭四十八以候廿四氣大率七日大半而易其一

箭孔類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準賈公彥謂渴水壺內以
沒箭為度

正義曰置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紀
晝夜昏明之節也

漢以百二十刻為一晝夜梁以百八十刻為一晝夜今則以日
有百刻分為十二時一時有八刻其餘四刻又均于九十六
刻之內則晝夜長短可以推測矣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以求地中

大司徒用編曰天地相距八萬里先王立八尺之表以度日景天地

之升降不過三萬里之中自地至日不過二萬五千里以尺

有五寸土圭測之王昭禹曰土圭橫植于地于圭之端立表
以求端之日景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

度景之法必于夏至冬至為之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置土圭而
以求土地之中稽日景之永短若以王城辨中域也立表于
夏至之日示相等也置圭于冬至之半取中正也然則天地
之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不以土圭驗
之其可哉

年傳曰唐一行嘗駁謀八尺之表表早晨元時郭守敬所為

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窺夾測橫梁之景

取中數又隨而至之處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景長短晷
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可謂精審矣

元李謙謀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

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尺鈔勒測候之所二十有七上
考往古自春秋融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暗合則
授時法之精密可見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
表之制具在是可做而行也

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辰除故天子常以冬至夏

來集

四十八

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鍾律權土灰于陰陽冬至陽氣應
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
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

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故曆有實積有差數
有加減以至章節紀元不其分秒而法始密班固志律曆曰
推曆生律而洛下閎布吳又以律起曆夫以律起曆是也而
候氣則非蓋黃鐘始于一陽陽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變
始衡繩素必無六律並埋應上一會假宜移數哉即于午焉
位且地有南北則溫燥不同勢有高下則升降唯齊若人按

地差之

驗意亦有槓焉。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鐘而即以日至之分
秒曆暮矣。則十二律之隅位固可定也。所謂天効以景非地
効以响也。以律配曆可也。而以生曆則不可。蓋黃鐘之八十
一黃鍾自為數耳。何關于曆。今以九九乘之以取日法。又以
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無差。晦朔亦步尤多錯
繆。先陽後陰。毋亦不知而曲為之解耶。

元時測候之所各異。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衛嶽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嶽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
度。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

經星

經星

經星所經為赤道。統極而轉。南去天頂三十六度。日月五星所
纏為黃道。出入赤道內外。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去極
稍遠。出寅入戌。南上行六分。北下行四分。故晝長而夜短。冬
至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去極最遠。出辰入申。南上行四分
北下行六分。故夜長而晝短。春秋分日出卯入酉。南上行五
分。北下行五分。故晝夜半。

天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從何知之。于日行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知之也。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為一歲于何知之。于冬至影極短而知之也。天一

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又何以知之。于中星下而知之也。

漢志曰。日近極故晷短。日遠極故晷長。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方。王城是也。王莽陸續諸書。皆云千里而差一寸。古人

聖皆以千里為證。何承天謂交州路去王城當千里

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實
九千里。山川曲折。當作五千里。開元度景五百二十六里。差
差一寸。餘後魏信都。考曰千里。而差四尺二百五十里。差一
寸。則商高之法。又當圓用之也。

鄧忠諤曰。日為陽德之田。出自蘇門。委照青桑之色。淪于紫

經星

經星

地光不夜之城。東也。扶桑也。細柳也。童子跪車蓋之辨。而宣
父無語。太子易長安之對。而元帝易也。夫何秦皇欲渡海。以
覘其東出。而周穆欲駕駿。以窺其西入也乎。夫行同驥步。常
道也。馳隨鱗鬪。變軌也。赤鳥夫而昭王。隄異事也。王字書而
漢文。昌瑞氣也。始則旭日。中則暎暎。入則暗暗。鬻子之所以
告大王也。魯公揮戈而返舍。虞公劔指而不落。何謂壯士不
能翻日車哉。

月者上天之使人。君之媒。非真七寶合成也。為之生。感其精。攝
權之生。慮其壽。量之合也。漢圓不解。輪之圓也。虞騎初來。耳

戴為瑞而瓜牙為殃。

張衡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猶火月猶金水也火外九內
開金水則含景月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日陽精積而成
鳥象鳥而有三距陽之類其數奇月陰精積而成獸象兔陰
之類其數耦蓋言其象非真然也

素黃曰立八尺之表夏至日在東井其道欽則晷短故景長尺
五寸八分冬至日在牽牛其道發則晷長故景長丈三尺一
寸四分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晷中故景長七尺三寸
六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立春春分月東循赤道而

朱襄

五上

中

春分上弦在東井圓于角下弦於牽牛立秋秋分月西循白
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立冬冬至北從
黑道立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春立秋而常在
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在該者以月得陰陽之平也然日之
與月陰陽尊卑之辨若君臣也君居中而供臣旁行而勞臣
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月遠日則其光盈近日則其光闕
未望則出西既望則出東然日有九道并與月同此又鄭康
成所以註月令者也

赤道黃道者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為網維分列四方南北去

極各九十有一度有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六度一定
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纏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出入
內外極遠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黃
道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時交會歸
於黃道而轉變焉

赤道者天之帶也其勢圓而平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
者日之所行也出入赤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日月之行有
遲有速固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別之所以便推筭
也

朱襄

五上

中

中星日月一歲十二會為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為分至星度不
能以朝夕察候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日中春分日水夏至
宵中秋分日短冬至蓋其候也

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故歷代帝王
尚之夏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唐宋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
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陽
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
而戴又曰凡為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
也

精法為

中星以
究與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
不同如書於春舉星為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孤中蓋月令
舉其初朔而尚書總舉其月之中也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
三統曆於立春則曰昏畢十度中蓋月令舉其大略所以昏
明之星不正依曆法也

朱子曰日所以食於朔者月是有虧之物日是氣月常下日常
在上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
日外影其中實闇則望時恰當若其中闇虛故月食
吳澄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

道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

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從維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
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維對度橫不對道若橫
亦對道則日對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
多寡

黃瑞節曰以定法論之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
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

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

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置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過木
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
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其又繫于朔
望之有定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
食以更曆元禮部員外郎鄭維之上言曰日月交食惟日食
為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則無四時損益蓋月小闇
度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為月所掩而食蓋
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

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
此方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同時求合而提準也
今按交食以更曆元必時分刻：分：分：秒至精至密及
至于半秒唯分之可此又所宜定也不然差之半秒猶以歲
月則雖離脫胸皆不合原算矣

漢黃書曰日蝕從西月蝕從東蓋月充在西日行追及故日蝕
從西月在天南過西日在地北過東故月蝕以是知日行之
疾而月行之遲也月無光受日之光而反照如懸鏡于上以
水映之而反照也或疑日月為地所隔不能借光不知天徑

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地徑二十四度。地徑比天室四十八度。有奇。日附天而行。上下斜對。地不能隔也。

日食有常。同時皆不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我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日食。后之喪。而需服。夫容則廢。此四者皆不可。斷定者也。從劉洪作乾

表。曆復推月行遲速。大抵朔而相會。則日食望而相對。則月食已。開其端矣。陳張賓立外限。然應食不食。亦未明。惟隋張

胃光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交結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

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過正文。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其說始精。

日食宜在朔。蓋月有魄。與日會而蔽日也。月食宜在望。則以月與日對而為其所衝也。乃日為陽。精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

縮。月為陰。精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故日食或在初二。月食或在十四。十六。十七。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也。張衡以

月行遲疾。分為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又以晦月朔。見乃以朔日小餘

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置進一日。謂之遲朔。此以已意測

也。虞翻曰。朔在會。同前經。次相合。何疑于頗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唐一行亦謂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為定朔。而交會准矣。

戴祀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守。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素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有此論
方維
或人主

春秋吉日。食不書。月食。太史公曰。月食。常也。愚謂不然。日食陰勝陽也。月食。陰不讓陽也。聖人扶陽抑陰。其吉微矣。

歲星東方木主春。仁也。貌也。仁虧。貌失。逆者。令傷水。氣罰見歲星。黃惑南方夏火。札也。視也。札虧。視失。逆者。令傷火。氣罰見

黃惑。鎮星中央。垂。夏土。信也。心也。仁義。札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四星皆失。填為之。動太白。西方秋金。義也。古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後魏精曆。數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度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來東。遲進。五星見伏。有感。若向背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後魏精曆。數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度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來東。遲進。五星見伏。有感。若向背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後魏精曆。數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度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來東。遲進。五星見伏。有感。若向背

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後魏精曆。數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度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來東。遲進。五星見伏。有感。若向背

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過其好者則番多行。遠見早過其惡者則番少行。遠見遲與常數差少者差至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

水行速金流布故一歲一周天。火三月而改故二歲木。十二月而離故十二歲土。博厚不遷故二十八歲其周天之遲速如此。

木星八十二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丁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于日者四十五。

王奔洲曰木者春也故為歲星。主吉火為熒惑。金為太白。行夏秋之令而主凶。

劉伯溫曰木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火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土平行無遲速。金水附日而行。

五星之聚有福有禍。視其君德修否故聚。井而漢興聚奎而宋昌聚箕尾而天宮亂也。

日之行道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而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度即亭也。故謂之月亭。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生於閏二十八年。

十閏而為始一周天。天學皆有度數。無光彗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羅者火之餘。計者土之餘。亭者水之餘。金玉肅殺無餘氣。七曜即日月五星。又名七政。合四餘為一曜也。

瑞星一曰景星。亦名德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二曰周伯。黃色煌煌。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則含譽射四曰格澤。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容。

授神契曰含譽似彗。其國喜慶。本朝宣德間見之。九旂晉志。天棓曰天棓。曰天鋒。曰昭明。曰蚩尤。旗皆似彗。非彗。

流星自天使而下。有八飛星。自天刑而下。有五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流星有祥有妖。飛星惟大刑為祥。餘星皆妖。凡妖星五行之赤。庚氣也。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為天棓。而下七星。熒惑散為昭旦。蚩尤為旗。而下五星。填星散為五殘。而下十星。太白散為天杵。而下九星。辰星散為枉矢。而下八星。

彗星長三星。皆妖星相似。而實不同。五緯之散各有彗。各一色。彗光芒長如帚。除舊布新之象。彗光芒四出而短蓬。彗。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長星與彗星其形少異。光芒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

天武時
客星宮
是老子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国星三曰温星錯出於五緯之間其

見無期其行無度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老

子一星休咎半之国星温星皆為咎徵

星。雜變一曰星晝見二曰恒星不見三曰星間四曰星搖五曰

星隕

鄧志謨曰德星聚而知陳寔客星見而識嚴光福星明而知鮮

于子駿處士星耀而驗謝敷傳說應尾蕭何應昂李白應長

庚

昔保童氏以十二歲星分祿祥如歲星在木則火為相在火則

土為相之類士弱論火星以心為大火東方之星吐為鴉火

南方之星管于祿掌和以上德實輔四時入出此切歲德掌

和：為兩皆方伎之流未可與言天也

江旭奇曰二十八宿與夫上元中元下元歲星皆不動惟以隱

見為吉凶金木水火土填五星與日月謂之七政則因其動

而占其吉凶氣迫月曰薄日月衝掩曰蝕日旁有氣曰暈日

形黑點曰珥月滿曰盈月殘曰虧晦而見于西曰朏朔而見

于東曰朏月食于二日曰反展日更修德月更修刑星更修

和五星之行有伏有見有早有晚有遲有速有侵逐日月五星

在道曰正下道曰邪列宿不勝曰存恒星不見曰亡次中星

多曰安次中星隱曰虛相胃而過曰隕經之曰歷相擊曰開

長光曰彗四映曰彗越次以上曰飛順行以下曰流同舍曰

合變為妖星曰散寸以內光相及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

氣向外曰背氣如鐮刺曰穴氣向曰抱旁氣如環曰珥蛭蝮

之狀惟曰虹蜺曰蜺與夫迅風妖怪雲氣皆陰陽之動盪也

朱翼以隸于一定者為天体循環變通者為天運推測吉凶

曰占候趨避言凶曰曆法凶變者明曰天戒巧合莫測曰運

數此其大凡也

集

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立發育万物充

曰疏廟食為天根房者天子之後寢心天子象天地之心今

主也尾主后妃箕者掃帚示婦道也五星聚尾而有天室之

亂是也斗為器量所以斟酌故主荐賢受祿民事莫重于耕

織故牛女相聯牛者耕具驥珠者女敵工也天田九星象井

田天狗天鵝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

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之事室以農畢而見主營建也壁

圖書之府奎天子武庫婁主畜牧以供祀事卽室以至于婁

天子之宮館苑園在烏宵藏土各之府邪主刑獄又名旋頭

占胡人順逆事主兵亦事之間有天街分羊夷也春中三星
中軍中大將夢春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行軍
之府井主水泉主水衛法今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
營圍制城畫整分州皆取象為鬼主內外祠祀柳主草木又
為天府主繁燕事星為大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主珍室宗
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也

角為天首動始于此角蛟斗獬豸狼并行木也亢龍斗牛妻狗
鬼羊金也氐貉女蝠胃雞柳律土也房亢虛鼠昂雞星馬日
也心狐危燕畢馬張庚月也尾虎室猪鬣壁蛇火也箕豹

壁輪朱棟軫水也由木而金而土而日而月而火而水相
間而別于十二辰子鼠丑牛土也寅虎亥猪木也卯兔戌狗
火也辰龍酉雞金也巳蛇申猴水也午馬日未羊月也

江費仰曰二十八宿有始者氣起東也有始虛者支起子也
有始牛者冬至起牛一度斗牛為星紀也

角二星對春龍角也物之北惟角莫柳故特先為星則當以禮
防其爭亢故主顯廟亢者喉也有出動之義廟者札之所由
出也札始于閏門底為后妃嫡妻所棲為房正心于此故心
為乾精也尾者交合之義箕者耕種之輔婦職也不滿于色

故可進略斗者量度人才之象春賢以恤民故耕藉于牽牛
有農必有桑故受之以女牛女在天市南農相質也織女主
瓜果以供食亦女職也女完盛則困室虛故主死喪災注司
命司祿附之敗曰帝喻附之女德之可畏如此虛則危矣危
耗神也梁與星附之示圖基也虧則復盈室之為言安也有
星藏之義圖書為急故次之以壁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為武
庫軍南門附之營壘也王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大主者據
文教奮武教之所用武備莫大于牧養故妻主犧牲牧養本
之五谷人之胃谷府也天廩天田附之天船附之積水附之

事食則有訟故昂主獄有詞卷舌附之諸王九州附之昂
事之間有天街分羊夷也臂為行軍藏府座旗附之春主殺
代中三星為大將二肩為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也中二小星
曰伐天都尉也軍井附之屏附之營寨之象禁暴誅亂斯建
回封侯故井取其辨州城四清附之五諸侯附之南河北河
附之固必有社故天社附之社必有祭故天府附之鬼者祭
祀之義祭必受胙故柳主飲食有食必有衣星為陽之榮衣
象文綉所以榮身也有衣不可以無器故張主珍器天廟附
之大專附之重宗器也厚生利用制札作樂及奠飴矣故置

主禮樂亦主四夷未賓所及既遠則用車軫周旋不已而後始于角焉務遠必開兵端也

吾學編曰三垣者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也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循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車諸星以其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

卷一

卷一

子

朱子曰北極者北辰也天如水車北辰乃軸如水車動而軸未嘗動北辰間有五星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一星遠天壤而言謂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故就依傍一小星為辰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乙也北極則無連五星而言南極與北極高下隱見不同北極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見不見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其可會轉處如輪藏之心藏在外面動而心則不動也

意按中元北極紫微宮第一星第五星並為後宮抱極極四星

卷一

卷一

子

曰四輔主贊萬机天乙主戰閭知人吉凶太乙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飢疾災所生之國也自在樞至少至共十五星東蕃八西蕃七皆紫微垣大帝坐之星盛明則內輔盛也陰陽二星分為二座曰陰德陽德至周急賑撫尚書八座大人之象主納言柱下史主左右紀君之過女史主傳漏三星主祀宮中之事御女四星八十一御妻之象天柱五星主晦明晝夜之職隋志云建政教立國法之府也大理二星決獄之官句陳六星後宮也大帝起正妃也張衡云大帝所居之宮也亦將軍之象也天皇亦曰大帝主御群靈兼萬机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則為災六甲六星掌陰陽紀時節五帝內坐五星斧康象華蓋七星其柱九星合十六星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傳合九星近河宿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俗姦使內階六星天皇之陛也天廚六星天子百官之廚也八穀主稻黍之類天格天子先驅所以禦難也一曰主爭訟天床主天子寢舍燕休之殿內廚主六宮飲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五曰司命六曰司寇三公三星尚太尉司司空徒之象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四星

太尊一星青咸也玉成云聖公之象天宰貴人之宰也太陽
守一星大將大臣之象也勢四星刑餘人而用事者也相一
星隋志曰總領百官佐帝安邦集事也玄弋一曰天戈主四
夷兵天理亦貴人之宰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
樞机陰陽之元本也史記曰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卿
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皆繫于斗春秋運斗極云第
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閭陽第七搖光
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而為斗史記曰杓携
龍角銜因南斗魁枕參杓斗柄携連也第七星龍角東方

六十五

宿也衡斗之中央殷中也魁斗第一星首也用春建者杓夜
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隨三時所指有三建也
上元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
府也其外藩九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
尉之象西曰右執法御史之象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
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次相
四曰上相皆曰四輔也謁者一星主督察客謁者東北三星
曰三公內座朝會之所居北三星曰九卿內座主治萬事九
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屏五星所以權

設帝庭也四帝星夾黃座是為五帝星黃帝座在太微中東
方蒼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五帝同明而先則天
下歸心常陳七星如畢狀象天子宿衛之士即位十五星一
曰依烏主守衛也明堂三星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
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災瑞也少微四星列士大夫之位長垣
四星主界域及胡夷三台六星兩、而居起文昌列昭推太
微一星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
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空主
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

六十六

台為天階太乙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
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
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宋中興天文志曰
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又有內座五帝者所謂
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距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
又有五帝者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執事以輔天皇
者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官祀五帝也
下元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散一曰天旗
庭主新穀之事市樓六星主司園圃車肆二星主車駕宗正

二星主大夫也宗人四星主錄親疎享祀宗星二星宗室之象帛度二星主度量屠肆二星主京宰侯一星伺陰陽也帝座一星天庭也帝座有五宦者四星帝傍闈人也列肆二星主室王之貨斗五星斛五星主量賈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也或云貫索為賤人之牢七公七星三公之象一云七公橫列貫索之口主執法列善惡之宮也天紀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之紀理究訟也女林三星為後宮御女主女事織女三星天女也主果贏錄帛珍室

沈氏學說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也旁三星三公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宮屬也環之匡衡十二星藩臣也斗口二星曰陰德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棊後六星圜漢抵營室曰闕道北斗七星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乘辰輔星明近輔昌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推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實則因多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各有分星以視妖祥禘慎曰陳太皞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衛高辛之墟星為大水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遷于商丘故辰為商星李曰實沈遷于太夏故參為晉星楚重黎之後黎火正也故鶉尾為楚星蓋分星由于先王雖改姓易世而終不變今人謂天之所居東南西北相反固不知先王命祀之意而歲之所在僅為一歲之否亦豈知分星者哉

五星之分野天官書曰秦之疆域候太白占狼狐吳楚候營惑占鳥衡燕齊候辰星占虛危宋鄭候歲星占房心晉亦候辰星占參魯中國為陽日初終為陰月漢志註曰歲星主泰山徐青充熒惑主霍山揚荆交鎮星主嵩山豫太白山華山涼雍益辰星主常山冀幽并是也

北斗之分野天官書曰杓自辛以西南衡殷中州河濟之間魁海岱以東北斗為帝車運于中平春秋緯曰耀鈞雍魁冀樞充青机徐揚權荆衡梁開豫權晉志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燕六趙七齊唐志杓以治外主南方蜀海之國魁以治內故机營為中州四戰之國也

十干之分野天官書曰甲乙四海之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

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淮南子曰甲齊乙東
庚丙楚丁南庚戌魏己韓庚秦辛西庚壬衛癸越是也

主分野之是者則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
則我有周之分野是周屬鶉火也晉文即位歲在實沉重曰

曰實沉之次晉人是居是晉屬實沉也歲淫於元枵而禪靈
和楚子之將死是楚屬鶉尾也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

火是宋屬大火也

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

鶉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於南以柳星

朱襄

為周可乎秦在西北而井鬼乃在乎西南以井鬼為秦可乎

袁黃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繫於方隅其占測以山河

為限而不在于州國

心屬宋三國時在魏幸武三年月紀心先主祖何也天之心天

王之象也房無與于周然主後宮五星之聚主文母邑姜又

主播揚齊桓掃王為伯漢散井主封建宋聚奎主文教後聚

軫中華宇宙為一終焉洪武聚奎文明之象嘉靖聚奎室九
廟一新人言天一度當地二千九百餘里且閩粵交廣通謂
之揚實當中國之半而分星止斗何其狹也

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黃參而齊祖王魏星歸東

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獲燕此分野之符驗

也然無水之災何關於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日

食之變何與於承幸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星紀果

為吳分則吳亦得歲火星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

其凶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參子虛何以謂之高辛之子

栗能為晉侯之崇

分野有以日辰辨者晉武時正月己丑朔白氣貫日以丑為牛

斗主吳孫皓果降北魏時庚午夕辛未朝憂惑亡崔浩曰庚

與午主秦辛為西夷既而姚吳死秦滅

唐僧一行以兩戒分山河脈絡言北戒自三危積石巖地絡之

陽至于朝鮮是為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

地絡之陰至于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地絡相會分

而東流與涇渭齊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自南紀之首南與

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是也
十輝者日之光氣也周禮祫禘十輝之法以現妖氣辨言
凶一曰禘陰邪侵之也二曰象陰氣附日而凝結成象如鳥

也三曰鎮陰氣刺日如佩錫也四曰珥陰氣抱日如冠珥而
珥也五曰闔陰氣閉日方昏而暗也六曰青陰氣蒙蔽日
先青然也七曰弥陰氣日弥天不竟也八曰叙雲有次叙
如此在日上也九曰降歸練升氣于日旁也十曰想雜氣无
迹形似可想也

露者神靈之精仁瑞之澤一云天乳一云玄漿下地騰文軒轅
之積粹者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故漢宮承以金掌魏室濯以
玉茎而楚畹又感以木蘭也降于栢鄉者孝子也濡于姑射
延仙壽也泥于零陵昭良吏也丹丘寶甕時淳則滿時澆則

竭結而為霜陰氣所凝伯奇思親有履霜之操節術燕飛
六月之霜夏祭時降于炎景魯倍時霜不殺物此正月繁霜
詩人所以憂也

北夷之氣如群高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濤謀共望氣之說也
和祥非異蘊崇辯物故記曰室玉瘞而虹氣浮鯨魚死而華
星出是以燕丹情德之善足以貫日而長平慘雲之酸足以
蝕昴也

五雲用礼保章氏以五雲之物
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氏
五雲降皇荒之極象物
五雲開必書官物占

法青為蠶赤為兵白為喪黃為風黑為水

黃雲升于堂舜之祥也白雲入于房湯之祥也青雲浮于河周
之祥也如蓋室鼎漢也如繞蒼松宋也黃雲抱日唐代即位
之瑞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魯雲如馬秦雲如美人

十二風之生於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生於五極於九五
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良為條風震為明庶風
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闕闕風乾為不周風
坎為廣莫風八卦所紀八風而已而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
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

維之風皆主兩月良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
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為不周
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以為十二風也周礼保章氏以十
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鄭氏曰十二辰皆有風吹
律以知和否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則其命乖別也當矣
季淳風曰自立春至驚蟄有三亥則多雨水有以立春日占年
者云甲乙是豐年戊己少暴田丙丁多憂旱壬癸水連天庚
辛兵戎動數在事之先計然曰孟夏仲夏不聞杜鵑聲主荒

夏甲子雨主旱四月八日雨麥無收九月十三雨則秋冬雨
晴則秋冬晴欽天監書曰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成遇一冬
晴冬至屬木火主溫金水主寒小雪宜雪驚蟄卜雨冬至得
壬其年旱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大熱五
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主河隄決八日得壬
海翻九日得壬大稔十日得壬五谷不豐十一月朔日
西北風次年熟冬雷泄陽氣次年雷少雨多立秋無雨少西
成慶者有兩農夫憂

袁天罡曰三月逢七有雨四月初一初二二十六日有雨又交
經之日無雨五月二十五六無雨必旱交經之日有雨或不
旱凡曆日空白不言吉凶者其月多歉吳俗以五月二十日
分龍雨則早二十一日宜雨六月初三雨則一夏雨晴則旱
四月十六日東南風則一經無雨洪範以風為土蓋土為中
央寄旺于四方春木旺而東風夏火旺而南風秋金旺而西
風冬水旺而北風者異也全陽而初陰洩其陽之餘也年
建月建之日多風亦以有餘而洩陰故主涼最能動物其及
遠雷為初陽亦能驚物然不過百里易曰震驚百里是也天
風為垢長女遇乾帝而為后也雷為長男故曰帝出乎震唐

切當

律次子不得尚主則次女亦不宜為后蓋風化而起風宜和
不宜烈則摧折而無所結實而甚則風以霧之風甚則雨
以殺之熱極則蒸而為風下吹則熱解寒極則冰而為風
上匝則寒噤此天地轉旋之機也
江淹卿曰人以腎元為本陰足則无病冬而雪則豐雪即雨之
可掃者其花六出陰之極也

夏地涼冬泉溫廣海東冬熱朔北夏寒者由日也

欽乃歌曰箕畢未竟風雨執破必然陰晦三九滾掀天上
五六風轉北辰已不異黎明春夏最熾燥熱

長年三老曰弦日虛宿晦日婁宿朔日角宿望日亢宿昏日鬼
宿盈日中宿多有怪風日暈雨月暈風從缺方未日沒騰脂
無則風星光閃爍不定有風單日起車日止雙日起雙日
止風早晚和明日更多一日南風必还一日北風南風漸急
北風驟大雲車如辨必風水除生鼓青主風海燕群未鳥壯
兩白壯風河豚拜風二十五六若无雨初三四莫行航夏秋
之交有風潮春南夏北有風必雨夜間聽孔道遙鳥叫一声
風二声雨三四聲斷風雨水蛇蟠在芦青蒿處主水高若干
聞東西風情東風雨關西風雨東風晴

曆法

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為歲曆星互易為月晝夜旋轉為日經緯錯列為星辰步莫同富為曆數天子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以厚生而天下治于是步驟以授時現文以察變法序以分職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記此之謂也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

黃帝創定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之書命大統探五行之情占斗綱而建於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

定 乘周天之行綜六術以定氣運歲紀甲寅日記甲子而時節

日行天一周而以分至啓閉定其四時是為一歲月與日一會而以晦朔望望望月之大小是為一月日繞地一匝而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星二十八宿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辰天之環固日月而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天休言其氣休天運言其運動占候者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災祥微應也曆法示人趨吉避凶全民用也天戒則儆乎君矣

此初補

人惟知地支十二時不知亥正三刻起至子初二刻是壬時子正三刻起至丑初二刻是癸時丑正三刻起至寅初二刻是艮時寅正三刻起至卯初二刻是甲時卯正三刻起至辰初二刻是乙時辰正三刻起至巳初二刻是巽時巳正三刻起至午初二刻是丙時午正三刻起至未初二刻是丁時未正三刻起至申初二刻是坤時申正三刻起至酉初二刻是庚時酉正三刻起至戌初二刻是辛時戌正三刻起至亥初二刻是乾時

天關於子周以子月為歲首謂曆所以奉天也地關於丑商以

月建順天右行及天左日月會

五月為歲首謂生物由地月建丑日月會故丑為星紀也人生于寅夏以寅月為歲首寅得全民用之象故商周雖以子丑為正月仍以寅月為正歲是為三正朱子曰子月生物之功未著五月改歲之象未明泰以亥月為天門謂天實關於此以為歲首于改歲之象何居今人尚謂為小陽春其于生物之功又安在哉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
月之建卯厥民析為敬享尾日月會于降婁而為養姜之次月之建午厥民因為敬希章日月會于鶉首而為井鬼之次月

之建酉厥民夷鳥獸毛毳日月會于壽星而為角亢之次月
之建子厥民隩鳥獸氄毛日月會于星紀而為斗牛之次冬
至爰至長短之極、則氣至所以致日春秋分長短之中
所以致月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後漢志曰日臨卯酉謂之分日正子午謂之至北至以浚消其
積縮謂之啟南至以後消其積盈謂之闋日舒月速當其時
則月光復蘇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則月光尽伏謂之晦舒先
速浚近一遠三謂之弦月行甚遠而與日對謂之望

袁黃曰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角

日在浚也周天四分上下弦則日月近一分遠三分如日在
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上弦是盈及一半如虧之
上弦下弦是虧了一半日月相與持衡分天之中則為望矣
漢京房以六十四卦分坎離震兌為四仲主二十四氣而六十
卦每卦管五日有奇為一候諫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現
剝坤十二卦為十二月其法以四卦之六爻為十二卦又以
十二卦之六爻為七十二卦也邵子以復為冬至子之半至
夏文乾姤為夏至之半至冬文坤則以八節分八卦所謂先
天之學也

月建紀于支耳日紀于支納音併值與宿反加詳蓋時月不過
協之而日當正也謹之于微聖人之慮深矣

日以百刻為度昼長則夜短夜長則昼短地中而論長不過六
十刻短不過四十刻若南方則夏至長不及六十刻冬至短
不止四十刻矣北方則夏至日不止六十刻而冬至日不及
四十刻矣故遠夷不頒正朔亦以其不能取信也

論曰于二十四氣大雪日尚在寅冬至後八日過丑小寒尚
在丑大寒後五六日過子立春尚在子雨水後五六日過
驚蟄尚在亥春分後六七日至戌清明尚在戌谷雨後九日
十日至酉立夏尚在酉小滿後十日十一日浚始至申芒種
尚在申夏至後十日十一日始至未小暑尚在未大暑後八
九日始至午立秋尚在午處暑後九日始過巳白露尚在巳
秋分後十三日始至辰寒露尚在辰霜降後十三日過卯
立冬尚在卯小雪後十一二日始至寅

論曰于二十四氣大約冬至後八日將過丑大寒後四日將過
子雨水後四日將過亥春分後七日將過戌谷雨後八日將
過酉小滿後九日將過申夏至後八日將過未大暑後七日
將過午處暑後五日將過巳秋分後十一日將過辰霜降後

十三日將過卯小雪後十一日將過寅

冬至日出辰初刻入申正四刻小寒日入酉初刻又六日
日出卯正四刻晝四十二刻大寒後晝四十三刻又八日
入酉初一刻又三日日出卯正三刻越日晝四十四刻立春
後晝四十五刻十二日日入酉初二刻越日日出卯正二刻
越日晝四十六刻而水後六日晝四十七刻又七日日入酉
初三刻越日日出卯初三刻又越日晝四十八刻驚蟄後六
日晝四十九刻又七日日入酉初四刻越日日出卯正初刻
越日日出卯正初刻晝五十刻春分日出卯初四刻又七日

晝五十一刻又九日日入酉正一刻晝五十二刻清明日出
卯初三刻又七日晝五十三刻又九日日入酉正二刻晝五
十四刻各兩日出卯初二刻又七日晝五十五刻又九日日
入酉正三刻立夏晝五十六刻越三日日出卯初一刻又九
日晝五十七刻小滿後十日日入酉正四刻晝五十八刻芒
種日出卯初一刻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一刻晝五十
九刻此水之極也小暑後日出卯初一刻又七日日入酉正
四刻晝五十八刻大暑後晝五十七刻又八日日出卯初一
刻立秋後日入酉正三刻晝五十六刻又十日晝五十五刻

處暑日出卯初二刻越日日入酉正二刻晝五十四刻又十

日晝五十三刻白露日出卯初三刻越三日日入酉正一刻
晝五十二刻又八日晝五十一刻秋分後日出卯初四刻越
日日入酉正初刻晝五十刻又越日日入酉初四刻又六日
晝四十九刻寒露後日出卯正一刻晝四十八刻又越日日
入酉初三刻又六日晝四十七刻霜降後日出卯正二刻晝
四十六刻又越日日入酉正二刻又七日晝四十五刻立冬
後日出卯正三刻晝四十四刻越日日入酉初一刻越八日
晝四十三刻小雪後十二日日出卯正四刻晝四十二刻大

雪後日入酉初刻至冬至四十一刻此短之極也

戴建槐曰七十二候見于周公之時訓呂不韋載于呂氏春秋
漢儒入于禮記月令若載之于曆則自後魏始也第其會說
草木多出北方故今江南宿儒亦唯冬通陰陽之道二之則
為四時三之則為十二月又二之則為二十四氣又三之則
為七十二候乾之策三十六而二之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
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天地之氣統万物者莫疾于風正
月東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
發舒之氣散矣動万物者莫疾于雷二月而雷始發者陽

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潤万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
溫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復堅者陽之
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為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
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先鷹
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鴛者以卯
辰者陽之正陰為陽所化也壽孔子而春集雉求雄而朝唯
而成亥之月能為蛤蜊者以成亥者陰之極陽為陰所化也
蟄蟲始出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蟲壞戶者雷收聲

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運陽而上市也
季春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玄
鳥至者雁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各乘其陽氣之所宜
也秋而鴻雁來玄鳥歸者雁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北各
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蜩蟬鳴者鳴以
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鴝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
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鴝鳴能鳴而感陽則
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
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

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
萌動者陰陽氣交而春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為剝
也桃吐華于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于秋者應陰之盛也
四月而靡草死者陰不勝于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
復于陰也來陰之祥也故木王而生金王而熟禾陽之祥也
故稼于二月而登于七月也至于腐草之為螢則植物之變
為動物無情之變為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
之以化哉

音黃帝命伶倫取竹造律命帝後銜十二鐘協月律用十二

月之中氣常用十二月之節氣漢制天子以冬夏至先後五
日會八能之士候鍾律叔士灰各以候狀聞

江旭奇曰愚按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五月午六月未
七月申八月酉九月戌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丑舊說以
斗杓所建沈氏學說云春自當為寅卯辰夏自當為巳午未
秋自當為申酉戌冬自當為亥子丑何須言建若依斗杓古
者正月建寅今正月當建丑矣堯時日短星昴今日短星壁
矣此皆隨歲推移也

冬至者子月之中也至者極矣然一陽未復數之始也小寒丑

月節大寒為中立春寅月節雨水為中雪者解矣驚蟄卯月節不言雷者舉其功也春分卯月中分則著矣清明辰月節胡雲峰曰清明八風之一也以風名節乃翼月也谷雨辰月中立夏巳月節小滿為中胡雲峰曰陽感而小者滿即易小往而大來也芒種午月節胡雲峰曰芒乃谷之有刺者非忙急也夏至午月中則一陰初過矣小暑未月節大暑為中立秋申月節處暑為中胡雲峰曰處有去之義也白露酉月節秋分為中寒露戌月節霜降為中立冬亥月節小雪為中大雲子月節而歲運周矣節未必為朔而中未必為望故盈虛

消長之機待于聖人之曆也胡雲峰曰自春以後若而雷若風皆生機自秋以後若霜若雪皆化机也

朔必當在初一以月之晦為定也晦日見月則非信曆矣然日月合朔太遲則有不得不見月者至于上弦下弦又從望定大月以十六七為望而小月或十四五也

高書傳曰時者四時以節氣言月者十二月以朔晦言日者以十二時分為刻為分每時有初初刻十分初二初三初四各六十分正初刻十分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各六十分共計六十分而總為一日也古曆無正初之別則每時八刻子

午卯酉四正之位各九刻每百刻而為一日也

日有中道者黃道北至東并去極近南至辛午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日至牛為冬至、井為夏至、角婁為春秋分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月立春、分從青道立秋、分從白道立冬、至從黑道立夏、至從赤道而四季從黃道也

曆家言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皆強名也日之所由謂之黃道者以其中也月行在日行之南故謂之赤道其行北為黑

東為青西為白則四方之別名也謂之九者東西南北有定位中無定在隨方取中故為九者豈真有五色哉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區赤道是區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

後漢志曰日同于天一寒一暑四時恰成萬物畢致攝提遠次青龍移辰詔之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季同

在日首謂之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万殊羸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

丘濬曰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瑀用乙卯庚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公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中有近于緯同于緯則或不滯于天曆之廢與以疎密課固不主于元也夫曆不本于元何兩造端乎是以黃

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于甲子也先儒有言曆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蒙其術近乎迂必用太史公三紀大脩之法危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劉伯溫曰曆元甲子日值角歷七甲子而復值角也
董黃曰歸奇于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歲有十二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乃日與天會為一歲却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與月會為一月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故

一歲閏年十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矣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于皆入丑歲全不成矣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于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

一歲年百六十五日之中隨斗所指而分二十四氣每氣該十五日三時五刻十五日者氣之正也二時五刻者氣之盈也積二十四氣莫之共益五日三時矣月之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故二十七日半弱而與天會又二日有奇積二十九日半而始逮及于日是謂之朔三十日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積十二會莫之共益五日餘矣此閏之所由置也

周春官閏月詔王居閏歲月有常置閏無常而有常者待之以成四時春則青陽夏則明堂秋則總章冬則玄堂而閏月居閏凡以明此而已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曰閏以正時以厚生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是素時也何以為民胡氏曰
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

襄公二十年言與水前年失閏是年始補置兩閏以應天正乃
如建子之十無水也

哀公十年冬十二月螽李孫問仲尼仲尼曰閏之火伏而後螽
者畢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曰火心星也火伏在辰今十
二月猶未盡沒者失閏也

閏餘之法有至簡易而可預知者如今年冬至之後餘一日則

未年閏正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未年不
閏矣

造曆有一定之法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可以推步而知
者是也至于日月有盈縮朏朧之不齊星辰有遲留疾伏之
不同則非法之所能及也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
為合以驗天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曰協用五紀若者順之謂也在者察之
謂也協者合之謂也即順天以求合之意也易曰澤中有火
華君子以治曆明時華者改也即隨時以更改之意也

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歲此無形之運于下而
成歲者也日旁于次月旁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于上
而成歲者也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
不能無差

天下之事可幸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
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

即堯夫所立歲差添冠絕古今却于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

朱子曰曆不能无差今之考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

法下閏也。能推步者甘公石也。洛下閏等但知曆法。揚惟知
曆法。又知曆理。

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為積年以黃鐘
八十一為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
不行迨魏晉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
愈不能久元許衡郭守敬造授時曆以考測為主凡二至遠
近日躔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平已歲前冬至日時分抄為
氣應以冬至距年之日為閏應而歷代積年之法俱廢矣以
日為百分一為百抄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蓋以歲實加

氣應為未歲之冬至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未歲之閏餘上考世古每百年長一下驗將未則每百年消一此其

亦宜講也

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其差甚微屢言何取天利焯乎而立歲差皆以已意斷矣即守敬始測景餘氣歲周歲為二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

徐光啓曰歲差循環消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

年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上極則又消猶冬夏言日者之未短相禪故名歲差言歲、差也曆家立為一定之添恐自今以後五百年不可及消而守敬之說又旁矣

亥象之事閏歲積久乃定故渾象遺闕洛下首談經營地動無傳平子實開神功他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亦皆創自劉洪劉焯張子信之冥悟而遠聞千古未發之秘願未有如今日之大統曆者本授時以為分計日實以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命卜交以十五日二十一分八十四秒制常氣以一分五十秒增損之定歲差最為精宥大統復出

無以易也額禮重土圭今測候猶疎冬至日經比堯時差五十餘度而寒暑不準是天實旋中非黃道漸西也日食南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出朔閏廣各異焉地差之沐亦宜講也

漢武七年欽天監傳去元統言授時之添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冬至為天統曆太祖是其言然歲差者冬至初昏之日度耳非氣朔也氣朔原不可改

歲差之說諸家皆以昏星為証華湘言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抄至嘉靖已退三度五十二分五十抄是歲差一度五十抄也

純一貫曰堯典仲冬日在虛七度故昏中昂自是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且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萬曆已卯計年九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九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蓋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大九耳天行于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行于天之内故其分常

不足不足故漸差而東。郭守敬之法以天道運行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添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景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昏顧表短則分抄大半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淺惟設望以角置小表而索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為三十六尺之表創為景符以微窳取日光實得中景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冬前後率相埒埒之期參冥得中以為履端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

堯樂物四百餘言論曆象者弗異于陳大浩九章而五行五紀為之經。然黃帝考星曆正閏餘五官各司其序而堯時又復正之舜時又復造之。豈黃帝有遺法而堯又復有件茲哉。歲又固不能無差也。

郭德溥曰正統十四年曆冬夏至六十一刻求諸自古諸家曆法无有也此其可疑者一。正德九年八月初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抄而鄭善夫言閩廣之地乃觀食既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則日官周禮亦疏之此其可疑者二。即今欽天監表日月食初曰監曆云何四。曆云何彼

自不符此其可疑者三。往年請修曆法獨揚廉以日食足微無差而時刻分秒位分實不盡合。應管稱欽人鮑泰亦曆以為妙傳而鮑書乃亦云郭守敬曆非是此其可疑者四。夫其可疑如此而况時人子弟未能通其意故臣謂宜博詢而詳定之也。

嘉靖中欽天監華湘復請修改曆法萬曆間李廷机建言唐堯命羲和曆象至虞僅七十載猶在璣衡漢四百餘年三改曆唐三百餘年七改曆宋三百餘年十八改曆且歲差之法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則五十年當改也何承天謂百年而差

則百年當改也。劉焯折中之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當改也。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三年當改也。郭守敬測驗之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改也。夫天行數度以日月為驗誠晝夜于現象臺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記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氣候日月交會日經月離之類視元事已以未究而錯繆則歲差可定仍用四。曆法泰詳向惠微渺唯測也。

天恩日甲子至戊辰九六日己卯至癸未己酉至癸丑各五日天啟日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

母舍日春亥子夏寅卯秋辰戌四季月巳午冬申酉

七王主事日四季月土占旺十日也

神殺出遊日子出已返甲東而南戌申庚西壬北出于此則不

害于彼矣

房中遊神所在癸巳至丁酉五日在北戌戌巳亥在中庚子辛

丑壬寅在南癸卯在西甲辰至丁未四日在東戌申在中巳

酉以後俱出房不為害

上朔乃太歲于文前一日不宜會宴寅申巳亥為遊禍不宜服

藥子年卯酉為天火不宜嘗蓋寅午月之子巳子日亥卯未

祭儀

月之于寅卯日申子辰月之于亥午日巳酉丑月之于申酉

日是也

滿不召醫祀灶以祭沐髮宜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十五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及申酉亥子日是也

彭祖百忌日甲不開倉乙不栽植丙不修灶丁不剃頭戊不受

田巳不破券庚不經絡辛不合醬壬不決水癸不詞訟子不

問卜丑不冠帶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泣巳不遠行午

不苦蓋未不服藥申不安床酉不燕客戌不屠狗亥不嫁娶

大明律禁刑日每月初一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一十

三日二十四日一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正五九月閏月
上下弦日二十四氣雨未霽天明大祭享日嘉靖間奏准閏
月不禁

太向所遊不宜迎姑一日東二日東南三日南四日西南五日

西六日西北七日北八日東北九日中十日息矣又復旋為

長短星忌布賀裁衣納財正月七日長二十一日短二月四日

長十九日短三月一日長十六日短四月九日長二十五日

短五月十五日長二十五日短六月十日長二十日短七月

八日長二十二日短八月三日長十八日短九月三日

祭儀

日四日長十六十七日短十月一日長十四日短十一月十

二日長二十日短十二月九日長二十五日短

入神所在不宜針灸一日足指二日外踝三日股四日腰五日

口六日毛七日内踝八日腕九日腕十日腰十一日鼻柱十

二日髮際十三日牙齒十四日胃腕十五偏身十六日骨十

七日氣衝十八日股十九日是二十日内踝二十一日手小

指二十二日外踝二十三日足夾肝二十四日陽明手二十

五日足陽明二十六日又在胸

旬中宜忌者天干僅十而地支有十二其天干之所不能覆者

為空如甲子旬至癸酉而止其戌亥為空甲戌至癸未而止
坤酉為空甲申至癸巳而止午未為空甲午至癸卯而止辰
為空九六旬計十二空以年為旬忌月為空以月為旬忌日
空以日為旬忌時空

支生于為義日干生支為空日干支同類為和日皆吉也支克
干為伐日下逆上也干克支為制日上凌下也

截路空日甲巳化土未能生申酉乙庚化金未能生亥子戊癸
化火未能生辰戌丑未丙辛化水未能生寅卯丁壬化木未

能生巳午也

甲戌庚而過丑未乙巳而過子申丙丁而過亥酉壬癸而過卯
己辛而過午寅則稱貴人甲之于寅乙之于卯丙戌之于巳
丁己之于午庚之于申辛之于酉壬之于亥癸之于子為標
標之下一位為卯

子與卯也午與酉也丑與寅也未與申也辰與亥也戌與巳也
互為紅黃者也子與酉也午與卯也丑與申也未與寅也辰
與巳也戌與亥也互為天喜者也

羅經以乙庚之陰為陽以丙庚之陽為陰者從卦氣納甲論也

以戌巳為空亡而不隸以丙丁庚辛為旺相而趨之以甲乙
壬癸為孤虛而避之此陰陽消息變化之妙也

以庚而

屏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者何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

九履一一為白九為戴也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
履二黑四為六八為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
四紫五黃七赤

歲干所合陽為歲德陰為合重君也以正旦得幸分最遠以某
日過辰分龍治水某日過丑分牛耕地之數重農也四五年
一姑祀春四仲年二姑四季年三姑以歲日見木為春葉重

朱書

孫也從歲支分博士奉書等方位亥子丑之于乾巳午未之

于與寅卯辰之于辰申酉戌之于坤博士也乾與巽向辰與
坤向博士與奉書向也子酉午卯為大殺午卯子酉為天殺
巳寅亥申為劫殺未辰丑戌為歲殺丙申壬庚為伏兵丁乙
亥辛為大禍申酉戌巳午未寅卯辰亥子丑間為飛廉俱十
二歲支從子順數而輪值之力士醫官即博士奉書之易位
也奉書之前一位為奉官後一位為奉命歲支前一位為病
符前二位為吊客為天狗前四位為大陰前八位為白虎後
一位為天空後二位為喪門後四位為官符官符後五位為

死符為小耗子午也丑未也寅申也卯酉也辰戌也巳亥也
相向者為歲破為大耗子卯也丑戌也寅巳也辰未也午酉
也申亥也相刑者為歲刑為朱雀為天罡至于黃幡由辰而
丑而戌而未豹尾由戌而未而辰而丑皆輪運者也五鬼子
年在辰由于而丑年常順由辰而卯鬼常逆也酉子卯午為
大將軍逆亥年起酉每三年換一位年從亥至寅大將軍之
煞從酉至子皆順值也此皆由年而定方位所以重委錄工
作也

亦有從歲于定者如巽辰坤卯子午酉乾巽辰以次為破敗五

死十干輪值之年未與申酉過甲乙歲辰與巳過乙庚歲子
丑寅卯午未過丙辛歲寅卯戌亥過丁壬歲子丑申酉過戊
歲皆為金神也

以月言之子月天道東南行天德在巽五月西行德在庚寅月
南行德在丁卯月西南行德在坤辰月北行德在壬巳月西
行德在辛午之月西北行德在乾未月東行德在甲申月北
行德在癸酉月東北行德在辰戌月南行德在丙亥月東行
德在乙九天德在卦則無合而在子則天德有合也

月厥者子月在子月由于而至丑厥由于而入亥十二月而一

週也月殺者未辰丑戌之皆凶星也月德者壬庚丙甲也月
室者丙申壬庚也月德合者丁巳辛巳也皆吉星也吉凶奇
星俱從子月起四月一週而復始也甲子所值者建開閉收
成危破執定平滿除子月甲子值建十二月而漸周也

此說今按時曆載某年男某宮女某宮者合婚之法住宅之宜如上
元甲子男七女五中元甲子男一女二下元甲子男四女八
一則逆數由七而之六由一而之九由四而之三即乙丑年
也女則順數由五而之六由二而之三由八而之九即乙丑
年也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也一九

三四相宜水生木木生火也六二八七相宜土生金也相克
者凶

江旭奇曰愚按前皆釋官俚語無大義而曆書載之全民用
也有本于天者由于地者由于地者由于天者由于地者由于
數也

洪亮山曰支干相為用則有避凶趨吉之道如易之先庚后庚
先甲後甲非至伏羲始有也

班固志律曆曰列人事而因以天時蓋東作而于報本此南訖
而際而易轉西成而築塲圓納未稜朔易而謹蓋歲務收歛

自頤頤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曆數之末尚矣其後
 三萬亂德二官咸廢閏餘乘次五限珍戚打提失方故堯以
 定時成歲為登工照績之本後世漸失其法故七月流火而
 有十二月火流西流者九月變五成附在內而有建亥之月
 統姦音者至文公閏月不告朔而春秋訊之蓋閏月以定時
 時以作事以厚生故行春令于青陽行夏令于明堂行秋
 令于總章行冬令于玄堂而閏月則闔門左扉以出其令春
 德在木陽稱故王者于時布德施恩養幼者困園賜貧者
 理賢者以達陽氣之稱聖德在火陽壯故王者于時贊俊
 傑達賢良率長大行爵出祿以贊陽氣之盛然陽盛則陰伏
 矣故又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以順微陰也秋德在
 金陰稱故王者于時選士礪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
 法制養耆老中嚴百刑斡殺必當以順陰氣之稱冬德在水
 水陰盛故王者于時賞死士恤孤寡奉阿黨以順陰氣之極
 然陰極則陽生矣故又易開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
 以助微陽也然陽居盛夏而五月廢草死陰極劣冬而十二
 月養耆生故夏高南巡在五月而戢除風氏周宣北伐時維
 六月而遷獲狝于太原此則刑罰何必秋也古者秋時獵

而冬板築文王卜獵而獲呂尚遂尊為尚父高宗夢而得
 傳說于板築之間則尊爵何必春夏也為執是而以為常則
 後世之斷獄違時針封夜拜者又何訛焉
 馮可大曰仲夏教民毋刈藍恐傷時氣藍色赤者赤之母也
 教民毋燒反浣布是阴功所成教民毋曠又戒民毋用火
 南方聖人親民如此
 江淹卿曰十二月大雉周時十二月日經虛化史遺言虛宿內
 有司命司祿司危司中四星為死官之長八增基星在危東
 南怨其氣能為厉鬼萬曆二十八年日經凡在正月初一日
 至十五日經虛在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二至二十七民間
 行儺會在此時周制三月初旬亦行儺蓋天陵八星在胃北
 主死喪昂中有大稜積尸之氣使則厲先隨之而行今萬
 曆二十九年日在胃是三月二十六至四月十四日在昂是
 四月十四至四月二十五七政臺當于此時出示行儺
 江淹卿曰正五九月乃天王之象宜德不宜刑前代侍郎今世
 官不到任臣不敢乘君位也五者皇極九合五為十四九
 合五為二十三皆月忌者臣民不敢當君位也
 江旭子曰聖人修道為教可以參贊化育而天地不能違知天

愚切
博極

止有十干地止有十二支今聖人每月製為初為十為二十
九三十日此于干支本末面日亮無所與而吉凶亦隨之轉
况制札作樂探造化之精者乎故夏建寅而民因之周禮周
姓不婚雖嫁不殖而天因之故帝王數改元為噴天也
帝王數改元多非今主漢武十四元桓帝七元唐高宗十四元
昭宗七元武后九元梁武七元宋徽六元理宗八元惟宋仁
九元為賢君然愚以建文之革除不若天順之改元也

江表卿曰以隆紀元未有至七年者晉哀隆和一年而改安帝
隆安五年而改唐高宗永隆一年而改唐中宗景隆三年而

正以一
止漢代
諸之親
梁金元
偶亡我
二正豈

改宋太祖建隆三年而改孝宗隆興二年而改遼主壽隆四
年而改金主正隆六年而改北齊後主隆化二年而改南齊
齊林王隆昌七月而改我穆天子之為隆慶也以聖德而在
位僅六年耳可勝痛哉

漢章元和唐憲繫之漢安永初宋武繫之漢順永和晉穆繫之
漢中永和晉懷繫之漢棟建興晉愍繫之晉英太和唐文繫
之陳後承德唐肅繫之漢武建元晉康系高繫之光武建武
晉光系明繫之漢和永元吳東系晉安繫之和帝元嘉永
康宋文晉惠繫之中宗不改或后之神龍梁末建承太祖之

方儀昔
或以禁

乾化刻智遠稱晉之天福漢隱用父之乾佑周太祖改元顯
德而世宗恭帝不易為元世祖至元而順帝繫之他如符堅
之建元慕容室之永康燕馮跋之太平北涼之永和石虎之
建武石勒李勢之太和皆明知而明表之遼主烈之繫宋高
同年而紹興古春直之繫宋真同代而天禧其視宋太祖之
梓前所未有者旨何迥耶而乾德之號又同于蜀衍則其臣
宰季無以副上意矣

皇朝每年春二月欽天監官先進來歲曆樣預頒天下藩服俾
其依式印造至十一月朔天子具皮弁服升奉天殿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欽天監官行進曆札文武百官受曆及下諸司
以所印曆頒布民間

江九奇曰黃帝有調曆後有顓帝曆虞曆夏曆殷曆周曆秦曆
皆以四分起數漢武帝時鄧平作春秋曆後劉歆作三統曆
章帝時以泰初曆疎闊用四分曆靈帝時刻洪作乾象曆魏
文帝時韓琦作黃初曆明帝時陽偉作景初曆晉武改劉春
始曆畢命劉智作正曆後杜預作春秋長曆李修玉璣用之
作乾度曆東晉王作起作通曆姚秦姜巽作三紀甲子元曆
宋何承天古徐廣有七曜曆因其法作元嘉曆宋孝武時祖

神之作大明曆武帝命虞翻作梁曆梁太史趙歆後作曆
北魏孝明帝時崔光合九家曆作正光曆東魏孝靜帝命
吳更修為吳和曆北齊文宣帝命寧暉作天保曆後重復
鄧元偉作甲寅元曆後主時劉孝孫有曆張孟賁有曆北周
明帝時有明克讓曆北齊武帝時甄鸞作天和曆北周靜帝
時為孟作丙寅元曆隋文帝時有張賓曆開皇之末有張貴
玄曆後有皇極曆唐高祖時有戊寅元曆李淳風作麟德甲
子元曆崔暉羅作經緯曆武后命臺羅後作先天曆中宗時
高宗既作乙巳元曆玄宗時僧一行作開元大衍曆其來自

西域者曰九執曆南齊時韓顯作志德曆代宗詔郭欽之作
實應五紀曆德宗時徐承嗣楊景風作建中正元曆憲宗初
年徐昂上元和現象曆穆宗初詔日官作永慶堂明曆昭宗
時邊明等作景初崇玄曆唐建中時曹士房作符天曆石晉
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五代周太祖時王延勳作明玄曆時又
有萬分曆易王遠時胡秀作水易曆又有正象曆南唐時陳
咸象作齊政曆周世宗時有景德欽天曆宋時有應天曆乾
天曆儀天曆崇天曆明天曆奉天曆現天曆占天曆紀元曆
統元曆乾道曆淳熙曆會元曆統天曆元郭守敬作授時曆

沈存中曰三統曆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于占
僧一行大衍曆用通添相乘除強附于易而時雖于緯則蓋
附益經傳而失者月策取于交蝕何開探添歲實得于景測
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漫無憑氣至朔至之差吉凶安
在若一行則增修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至如楊子雲太玄準
易以辛牛起冬至周還辛牛即鑿度律曆相淨之說也章令
統元與月蝕俱股即太初四分數也日乘六百用而復連斗
分小為一年大為一元亦四分也一辟三公九卿象一極三
方九州皆一三九以治律呂亦漢律志數也祖述日章括撰

述詩刻款用以覆甄承天訛其謬妄而自來矣即堯夫儒者
顧或其說謂太玄知天地之心今觀堯夫以日月星辰為
加水火土石為音亦如八卦相加為六十四以十二與三十
相參起元運今世氣盈朔虛一章而一祀四分身在堂下
固不能辨堂下之是非矣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唐虞則羲和誥執夏則昆吾紹德至
于商之玉成周之史佚諸侯之史則東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裨竈宋有子章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牟魏有石申
晉掌著天文卷謹圖驗其蓋成甘德之書為後代所宗漢用

馬談父子能為史官者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則向廣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五行之事及班固叙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恭覽撰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其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况即推光並參伍天文後張衡為太史令鑄運大儀總叙星經謂之靈憲三國時吳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著于圖錄並著占贊劉宋元嘉中錢樂之鑄渾天銅儀以朱墨白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唐吳太史李淳風有法象志洋曆一行有履矩圖尤稱精審故唐史采其要說而以為天文志五代王朴通于曆數嘗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飲四篇合為曆法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考宋自建隆迄治平凡五正曆象作為銅儀徑添具于所司又有天文書十五卷姓名不傳蓋太史局施行之書供報占驗大抵出此然星事凶悍非湛容帝能由也現星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故太史公曰魯唐甘石固時務論書傳陵雜米鹽而他可知已

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歷正在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宮咸廢而閏餘率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克復重黎之後使纂其業奔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禹崩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職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本正于中泯則不惑歸和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違念斯哉秦滅六國兵伐極煩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漢興以張蒼言仍用顓帝曆至洛下閭運算轉曆更以七年為太初元曆漢曆凡五變惟太初曆本于律數其術起于黃鍾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以為日法復自前曆上元歲月日時甲子朔旦冬至為曆元故晦朔弦望為不失其序日月如合璧五星如珠連故淳于陵渠覆驗以太初為最審唐曆凡八變惟開元大衍曆為善蓋僧一行用易大衍者策之數其法本于天地之二中始于冬至之中氣以合朔正

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合二始以位則柔合二終以紀則餘合二中以通曆律而章節紀元皆與易合故史臣謂其數法無以易宋室方二百六十餘年自應天曆至統天曆已十四改然觀伊川云康節曆不會差而朱子亦云蔡季通集得康節曆十萬九千六百八十分故密令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夫康節非曆家也而程朱所奉者乃在焉則宋曆大抵不能無差也惟勝固之授時曆出于許衡郭守敬所定廣景測以稽運行取中數以為曆本積日積月之算悉屏不用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當時稱其法者謂能登順天求今之微證前人附會之失自古及今未有能逮者也

洪武元年改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司天監至二年定為欽天監十七年七月製觀星盤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十八年冬築觀星臺二十九年鑄渾天儀成三十一年革回、監

初劉基為太史院使率其屬高莫等上戊中大統曆蓋采授時之舊而授時曆以至元年已為曆元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為曆元儀式精詳推步縝密用之至今一塵莫矣
高皇又在兵間熟知乾象故二統相持則微諸七政三曆相繫必協于五紀

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二三嗜人業恐弗精說者所宜寬其禁而忍異才如漢人署職課候覆其中否以為上下又如魏人命高堂陰等推校天文更相勸奏俟其積有勞動隨以顯陟則庶幾有深明曆理如楊雄善土差法如邵雍沉潛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以應其求以善其事

子曰玄枵亥曰姬散戌曰降姜酉曰大梁申曰突沉未曰鶉首

子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在天之次舍也寅申巳亥為四孟子午卯酉為四仲辰戌丑未為四季年月日皆然

甲曰閏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強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陽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水酉曰作噩戌曰閭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皆歲所在之號也

自立春立秋後第五戌為社以立夏後逢庚入需辛種後逢壬

出雲夏至後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逢庚未伏未
至後三庚為臘

日未出地二刻半而地上已明日已入地二刻半而地上明
故身當多夜五刻子初初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為夜子
時屬本日會子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為日子時屬
次日會如冬至為子之半前半月屬本年會後半月屬次年
會也

春牛之制其色分五行年干為頭身屬支納音為腹春日干為
角耳尾支為膝肚納音時陽年口開尾左繳陰年口合尾右

繳其籠頭拘索以立春日支分五日用麻神日用苧草日用
綠物子用桑柘木芒神服色以春日支受魁為衣魁衣為紫
腰色春在旦前為農芒在旦日為中在旦後為閑芒立牛前
中並牛立閑則立牛後以立春時陽左手提策陰右手提策
髻以立春日納音金在耳前木在耳後水右髻在耳後左髻
在耳前火日右髻在耳前左髻在耳後土日兩髻在頂鞋袴
行纏以立春納音金日俱全木日右缺行纏在腰右水日俱
全火日俱無土日着袴無行纏鞋五牛芒神老仲年壯季年
童高三尺六寸按一棊之數桃柳鞭長三尺四寸按二十四

氣春牛于歲德方取水土用桑柘木為胎骨長八尺按八節
尾一尺二寸按十二時高四尺按四時踏板用縣衙門板陽
年用左扇陰年用右扇

漢制天子日不上書明帝曰民既祭農遠來詣闕何又奪其日
而究之

天戒

漢王嘉曰人主應天以實不以文蓋人之相與尚難以虛文誑
况天命之顯赫乎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于何不臧又曰
天雖顯思命不易哉上帝神明交不虞生故朝以聽政責以
訪問夕以修今夜以安身節宣其氣毋使壅關所以事天也
君人者敬肆判于幾微而順逆應于謹度競錄別于敷政而祥
稔昭于閭閻故現夫敲石得火斷灰止帶微如此而顯可知
鵲知風姪堯雨時應日物如此而人可知將零夢火將陰雲
水得則零飛實則零沉昧如此而明可知懷七貫曰告天雲

雷請食倉集匹夫如此而人君可知魯僖罷焚正之本早不
悉災齊景停河山之祀甘霖隨注諸侯如此而天子可知錄
因徒于雅陽永平妙應躬禱祀于太乙慶曆蒙麻賢君如此
而參君可知矣

批丘者趨批玉者修批重不可輕也濟行則揭河行則戒涉深
不可忽也批天之命而違其怒可玩乎熊渠子射虎石為
之裂貴誠也愚公徙山神亦息之貴恒也敬天者亦如是
可耳

苦之人君見祥瑞不以為為福而以為駭近其小喜必遠其大

憂其觀災異也不以為氣數之偶然而且震于其躬故春秋
于回祿之變不曰火而曰災解之者曰言火者人為政言災
者天為政誠謹其戒也

匹夫匹婦位賤尚景權輕飛羽然以一人澍而三年以一人飛
霜六月是其精且與天通况人主為天宗子乎傳曰天反時
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則災妖生故平居思所以
憲天而一旦告微必思所以回天乃宗子之責也

一實修不若一固備一固備不若天下修是故魯為勝齊民修
不若卿士修卿士修不若大君修是故魯為勝易曰天雷最

見吉凶書曰先王克謹天戒故主兵主刑主飢饉主將相主
後宮主鄰國夷狄必歸責人主曰天之方誕曰天之疾降威
天子人主何其赫曰上帝臨汝曰及尔出王及尔游街天子
人主何其親曰動惟影響曰責若草木天子人主何其彰明
較著先王起而重承臣有憲官師有規工有諫賢史書夫庶
人以養以馳以走汨陳則殛急素則罰傲倭昏迷則無赦乃
其克謹必歸責主身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謹霜也曰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謹日也曰燂々震雷不寧不令謹雷也曰百
川沸騰山冢崩謹山川也曰王疾敬德曰無忝爾心曰無

敢戲豫無敢馳驅靡所不謹也。願日星雲物之應。枕云象微而水旱。閔民命脉。先王為尤謹云。

謹疾者必為之求醫藥。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氣。謹灾者必為之脩紀綱。富沐令施。思澤防邊。固以固國家之元氣。枕之寒暑者。天也。吾為之製為之葛裘。葛具則寒暑不侵。非謂吾有寒暑。而天遂不吾寒暑也。枕之風雨者。天也。吾為之室。為之蓋。室蓋具則風而不侵。非謂吾有室蓋。而天遂不吾風雨也。故善論治者。不計其灾。與不灾。但現其備。與不備。為故均。一日食三朝之旦也。元春成。斷袖之姦。太元胎

蒙蔽之禍。而宋仁宗成慶曆之治。均一星聚尾箕之次也。周嘗洛邑之辨。齊賜無棣之履。而唐明午台漁陽之兵。是災果由人而天。實無權也。

天兆人者。若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無占而不驗。人感天者。若鑽木得火。呵石得水。触之而即應也。故戈可回。日拜可返。風注可待。笋號可得。泉良不誣矣。

春秋迄勝。國日食于四月者五十二次。抵如漢安和。唐武宗。宋徽宗。及魏晉六朝。其代皆臣逼主失。亂華婦乘夫。春盜國之世。亦蓋四月為乾陽德方事。而日食尤非所宜。傳曰。日下有

五星聚。救則不食。此民助君之象也。

垂風至而酒盈。火氣王而商絕。草春而粟芽。蛤蟹龜兔與月。盛衰陽燧在掌。太陽火方。諸運握少。陰木銅山。崩而蜀鍾應。介駟動而電鳴。野故曰山雲草春。旱雲烟火。水雲魚鱗。兵雲揭擔形氣之相通。顧不誣哉。

謹占候。而審休咎者。星官曆師之事也。若庶徵而柄。執祥者。王之職也。故唐虞之世。先欽明。溫恭而後命官察器。嗣是以後。大辰李而宋。火寧沈崇。而晉疾柳星。辰周奎。象室壁衛。星帝主。專而短。掖之是。故相道。漸而治。曜明。諫諍行。而輔弼

頭。微訟。理而貴。字空。戎事修。而上將昌。帝座有。晉字。則闡宣。據前星。皆星曆之說。非欽若。齊政之原也。

擢。星得風。呵石。得水。無事。不與天。應。屏以望。而角。生。蚌以晦。而珠。滅。無物。不與天。應。况人。君子。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無大。恐。懼者。故楚莊。以灾。異。待。李文。請。日。取。四方。水。旱。泰。閏。良。有。以。也。

漢去古未遠。儒者頗諱心。天人之故。不獨孟堅。所推。別如東方朔。陳之為。六符。則以泰。階。六星。而。相。比。現。色。以。知。吉。凶。其說。奉。黃。帝。其。指。則。主。攝。局。以。無。傳。莊。園。騎。甲。兵。親。相。表。之。為。

四戰則以規衡矩權分配四德各居一時其說本易其指則主諷君以廣教化節授民事聖奉微之為五際則以陰陽際會之歲時當及易政尚改革以應天心其說本詩其指則主諷君以親、賢、應天救和此豈瑋識諸家所可同哉

劉向感五侯之氛推跡災異張禹乃稱圣人罕言命以禹權向其指可辨也王安石以災異為天數非人事所致富弼乃雜引經傳具陳天人感通之理以安石而權弼其指又可判也

太祖高皇帝命儒臣輯存心省躬二錄存心錄紀歷代帝王祭祀之感君祥異者也欲為君者心天之心也省躬錄紀歷代

災異之應于臣者也欲為臣者心君之心也世宗肅皇帝尚製欽天師乃因甘露之來而製之以賜臺輔諸臣恭玄既也

星變動者因妖星之異而著之以論文武群臣勅天戒也天聖間玉清昭應宮災詔蔡守衛者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

又將葬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上悟下

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者三十六彗星三見地震五火

安十四至于後世鐘之言鬼之災井之號無因而浮屠所得

鐘故也然天道遠而難知人事近而易見北山公之善醫也先窺食而後鍼藥浴陰生之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蓋民

研曹好鮮不福也民所曹患鮮不禍也若惟以天為徵不過保章察祥律師机餌而已故樓覲揮安宅叙降而已吾不能

從飛廉而令萍翳吾不能拘義和而鞭列缺即欲弥灾將安施乎是故有遇灾而惧者則必有見祥而喜者有陳言灾異

者則必有缺缺符瑞者天何心哉謂天有心命德何不多貽哲乎始然而夷餓頽天是使善類含冤也謂天有心禍淫何

不少生惡于初然而回侯柳壽是使淫人蒙幸也謂天有心

為民而謹告其君也則水旱凶荒民獨何辜而君之襟衣玉

食統故惟儒完章統故也即一時滅膳撤縣何足損其方一

哉君既靈民而獲譴于天又移禍于民而謹告其君是重

傷也天之愛民不如是也

高曆丙申宮殿灾館臣楊志清疏曰火之為德休陰用陽得其

性則斂金合土燥万物而利養牛倘從而不禁其福甚烈猶

人身必水火相濟而後氣体和乎藉令腎水涸而不能制相

火則病生焉烙及肌体猶在外而易治若起于湧泉燭其大

陰燥而不可知者治之實難是故直實積薪官聞之火也。燔
灶藏明朝廷之火也。覆物于炕無不糜爛。和國之火也。范岡
被焚。玉石俱毀。庫序之火也。急于燃眉。閭閻之火也。不敢自
焚。行伍之火也。釜魚燃豆。固圍之火也。野焚鬼燐。邊圍之火
也。蓋火之始發。炎。小星而其盛至于燎原。制之不可以不
早也。然火為南帝。聖人嚮之以出治。火能尅金。聖人則之以
銷金。業則灾亦祥也。因獻頌曰。君不思從。厥妖火宮。京房有
訓。厲彼祝融。皇高謹之道集厥躬。亦有齊桓。妻妾易位。四祿
告灾。皇高謹之。却坐防微。伊昔宋灾。厥惟聽諫。火不炎上。子

產令寃皇高謹之儲位必端。藏臺之灾。必曰。賄貨。昔有公孫
東帝以賀皇高謹之撲滿必破。鄭鑄刑書。文伯貽訊。火如象
之不火。何為。皇高謹之勿恣淫威。
禪姓言宋衛陳之火。驗矣。而子產執以為天道遠也。至于士弱
之言。火以祀之。出納為心。味之。應士文伯之言。日也。以國之
大小為象。衛之應梓慎之言。孽也。以水火之交。合為。而子壬
午之應。是亦禪姓之火也。董仲舒作繁露。以縱陰開陽而陽
時若孝武。獲而祝其徒。呂步舒以為大惡也。至于聖
奉陳五際也。而以卯酉午戌亥數。殷洛之應。即觀述三基也。

而以五百四歲為青絳之應。本末論無妄也。而以無雲而雷
為百六之應。恭巷占投蜺也。而以斗氣之精。為樞机。柎席之
應。是亦仲舒之繁露也。蓋日官星翁之卜。不應。見謂苦昧難
明。能益主驕。應則為舞雩。陰祓以弥縫。甚且為策免屠戮。以
厥勝。故遷就如張禹。托言聖人不語怪神。矯誣如安石。則謂
天災偏值。不足畏也。天有疋氣。潛為伏淫。為愆亢。為驕守。為
孽流。為孽。此有形之病。在肌膚。人有疋氣。伐為凶。攻為疾。
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此無形之病。在腠理。洪武
間。日食未。太白虹貫。日七。太白經天。熒惑犯斗。五星三辰並
見。各二客星入太微。華入紫微。入天廟。各一。永樂間。地震一
大水。一日食十有五。太白出。邪一。此皆肌膚之疾。而非腠理
之疾也。

建寧二年。夏天雷電。以風。即中。張奐請寬黨禁。今迅雷問作。沛
無乏。惕測之仁乎。高皇帝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可汰也。元
和初。南方旱飢。絳居易請絕諸道橫斂。充進。今旱燥。滄至。得
無長刺膚之令乎。高皇帝憫旱苦。露坐三日。而免民田
租。可汰也。紹泰初。星出。東壁。出。良臺。星官阿上。皆謂主出使
外國。外國使至今。星孛。數見。星。得無有貢動。遠之使者乎。高

皇帝每星變求直言。幸積歲為民害者可汰也。天雷閉關中
大飢。揚國忠取末之突類者以餼。今歲比不登。得無有壅閼
不突聞者乎。文皇帝憫其荒。勿為土木干戈。第令邊將嚴為
守備可汰也。天圣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王曾附中使奏記
帝感動。賜賑。今陽籛歲為崇。得無有災理無狀致然乎。文皇
帝憂江南大水。命都御史余士吉齋水利集。賜及原吉侍郎
李文郁佐度土田。量免歲課可汰也。天圣六年夏朔日食。
四分而兩。群臣請省。司馬光謂太陽安虧。雨之為翳。且京師
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今日食嘗兩。得無因之而泄。較傲

于條者乎。文皇帝元旦日當食不食。尚書呂震請賀如儀不
許可汰也。

庶微之疇詳于洪範。第其以親言視聽思慮之兩陽燠寒風也
其故唯知也。夫時雨必有時暘。是前則不必人矣。時燠必有
時寒。是哲則不必謀矣。而恒暘必無恒雨。是有備應則無恒
應也。恒寒必無恒燠。是有急應則無豫應也。其曰王者惟歲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又何所分。夫王者歲矣。則月在其中。卿
士可無省也。卿士者月矣。則日在其中。師尹可無省也。而積
日為月。師尹之省可以代卿士。積月為歲。卿士之省亦可以

代王矣。春秋中書大雨者必何事之狂。書大旱者必何事之
僭。書無水者必何事之豫。書霜殺者必何事之急。書六
鷄退飛者必何事之蒙。災于一歲必謂何王。災于一月必謂
何卿士。災于一日必謂何師尹。毋乃太鑿乎。且堯豈不肅而
有洪水。湯豈不乂而有暵旱。乃楚莊無災。至禱于神。魯宣大
有。至書諸史。豈莊宣之德。有加于堯湯乎。如謂誠能動天。則
堯之水九年而堯湯之旱七年而堯何其遲也。而太戊修德。
祥桑即枯。宋景善言。災或即退。又何遲也。豈戊景之誠。又有
加于堯湯乎。蓋氣之順逆與復之遲疾皆有定序。而人君事

天如子事父。自當敬其怒也。

洪範以五行配五事。京房畦孟輩專之不啻日月而劉子政且
傳之以諷孝元。鄭夾際識之曰。此欺天之季。月令以四時應
令。翼奉各承筆信之不啻典謨。魏翁疏之以佐孝宣。柳河
東詬之曰。此無益陳隋。然精于洪範者。但取其皇建有極。已
耳。深于月令者。但取其布德和民。耳。苟其角。誠于為性。日不
足而于臺堦。閭之仰。動輒經年。則是出肅入狂。而與月令所
云。宅明堂。臨樞章者異矣。五柝長楊。隨言帶造。而惟清。我將
去。祀歲。輒違代。則是出入僭。而與月令所云。薦廢廟。大享

帝者異矣。麟趾履踏克叔。而太倉水衡之積。搜括如洗。則是出哲入樛。而與月令所云。易闕市米。尚旅者異矣。綠情金貂。既邑山澤。而埋輪破柱之吏。沉淪莫終。則是出謀入急。而與月令所云。斷薄刑。出輕繫者異矣。小人言利。如以石投水。而君子白事。如以水投石。積薪強甚。賜環無期。則是出聖入蒙。而與月令所云。替傑俊。禁正姦者異矣。

穆公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春秋訊之。諸侯用幣于社。依鼓于朝。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非禮也。

楊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唐虞羲和。

夏昆吾。商玉成。周史佚。長弘列國。則有春梓。慎。晉卜。偃。鄭禪。竄。宋子。章。楚。唐。茂。趙。尹。阜。而齊之。甘。德。魏之。石。申。與。玉。成。三。家。皆。伎。也。石。氏。稱。槍。稅。摠。摠。異。狀。皆。星。變。也。必有。破。亂。伏。屍。餘。殃。不。盡。為。旱。凶。飢。暴。疾。甘。氏。謂。所。當。之。國。是。受。其。殃。故。堊。亭。飛。流。罔。聞。于。姚。妣。之。朝。連。貝。編。珠。不。見。于。隋。秦。之。代。此。見。人。事。之。重。也。然。以。春。秋。考。之。星。亭。于。北。斗。宋。齊。晉。之。君。皆。死。且。亂。亭。于。大。辰。宋。衛。陳。火。而。鄭。不。應。亭。于。東。方。則。暮。暮。之。出。亡。也。以。史。考。之。秦。政。十。五。年。彗。九。四。見。又。者。八。十。日。應。陳。勝。漢。孝。文。時。出。西。南。長。數。丈。應。六。國。建。子。出。帝。牛。至。樓。桑。應。新。

秦夫秦政。建平之禍。宜也。若孝文時。先兆六國。豈理耶。天象以戒君也。孝文賜吳。几。杖。何。及。戒。之。孝。景。削。諸。三。地。何。及。不。戒。父。母。固。逆。料。人。子。後。日。有。過。而。先。預。怒。其。色。以。侍。之。哉。元。廷。開。漢。感。化。五。諸。侯。各。承。對。曰。內。為。後。宮。女。妾。之。宮。外。為。諸。侯。叛。逆。之。禍。利。向。亦。曰。三。代。之。亡。權。促。易。方。秦。項。之。滅。星。亭。大。方。時。尚。融。甫。為。太。史。五。諸。侯。太。史。位。也。徙。為。水。衡。取。水。生。于。金。之。養。以。勝。之。其。後。卒。應。趙。昭。像。雲。兩。皇。子。成。帝。亡。嗣。

唐高宗開耀九年。彗見天市。占曰。食貨之蠹也。唐武后光宅初。彗見西方。光如半月。占曰。陰盛之極也。唐懿宗咸通間。星亭。

于大陵東北。指占曰。外夷兵也。又水災也。宋真宗咸平初。彗。

出宮室北。占者謂。應在存。彗于時。遣使徐。連。察。吏。唐。昭。宗。大。順。景。福。星。俱。亭。一。曰。官。禁。不。執。一。曰。越。有。自。立。者。昔。齊。景。曰。彗。見。而。修。禳。晏。子。以。穢。德。開。喻。唐。太。宗。時。星。亭。虛。危。虞。世。南。以。慎。終。規。後。世。有。彗。出。畢。而。以。含。查。習。彗。見。聖。軀。天。子。威。臨。避。殿。而。以。天。道。遠。人。道。近。解。其。慢。天。甚。矣。春。秋。書。大。水。九。七。舒。向。謂。閉。氣。勝。民。慙。慙。也。漢。和。帝。時。大。水。傷。稼。識。曰。小。人。擅。制。依。公。結。私。普。永。興。時。戈。戟。火。光。如。燭。解。曰。火。鏢。金。晉。元。康。時。呂。縣。流。血。百。步。解。者。曰。赤。祥。也。赤。祥。兵。象。

故于室謂且僵尸後八載而徐州大亂春秋六鶴退飛過宋
郊占者曰風怒也而宋襄被執晉義熙雷震廟廷鶴尾占謂
不親丞嘗簡宗廟也陳大建震萬安陵占謂聽詠言宮正人
也元帝時鳩鶴化為雄文明問方內屢奏鶴變占曰小臣執
事為政之象也又曰陰乘陽也晉泰始夢見戴垣隳大業掃
太極而國祚移矣

宋太祖祥南郊夢星見杜鎬曰當祭而日食休廢谷况夢見乎
趙普以聞竟罷祭

洪範五行傳曰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

而為霰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協之不相入則轉而為
電霰者陽脅阴也電者陰脅陽也以為脅則以災矣蓋古
之電有傷人者有殺燕雀者有害麥禾及桑者此誠災也然
兩固而毀稼者霜固而殺蟲者將稟指為灾耶春秋感精符
曰大臣擅汰則雨電。兼信制于公子遂。暴昭制于季氏。電宜
也。乃操斷如漢武。至使人泣而不敢受。相印然且電太如馬
頭何也。洪範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電殺走。宋
高宗嫉美而電。宜也。乃用賢如宋仁宗。主祿君子滿朝。然且
大震。電雨電何也。京房易傳曰。電下木樹木。收室五。卷者

君賦。漢桓植財而電。宜也。乃恭儉如漢景。至三十而稅一。
然且電大者五日深三尺者何也。蔡邕曰。霹靂電數發。始刑
誅禁多之所生。漢和用酷吏而電。宜也。乃慎獄如唐太宗。至
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然且冊延北水等州。電何也。春秋魯
僖勝齊。以妻為妾。感阴水氣。使結而不解。乃抑情正。分如漢
文時。袁盎引卻慎。夫人坐。然且雨電如堯。孝深三凡。何也。漢
宣帝地節四年。雨電殺人。裴烏皆死。說者謂為霍丙宗族。逆
謀之應。安帝永初。延光之間。雨電尤多。說者謂為鄧氏專擅
之應。晉武成寧五年。雨電八。太康元年。雨電五。說者謂為王

海有大功。而權威互加。陷抑之應。惠帝元康三年。雨電深三
尺。說者謂為曹后凶。淫喜恣之應。乃宋太祖建隆。乾德之間。
而雨電凡十一。抑又何也。春秋之世。電見于魯。則專以為春
之應。漢晉之世。電見于郡邑。則禁以為人主之應。三國五胡
南北二朝之際。電見于天下。則又以某應某國。此皆不足據
者也。中聖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灾。近之矣。
隋開皇六年。雨毛。七年。雨石。仁壽四年。雨金銀花。末年。天
蓋。不雲而雨也。嘗考晉惠公時。雨花。梁惠成王時。雨骨。漢惠
時。雨血。漢武時。雨白。楚漢成時。雨魚。晉愍時。雨肉。梁武時。雨灰。

雨室珠宋仁宗時雨赤雪玉曆通政經云雨金雨花乃驕淫
兆淮南子曰高時雨金三日

禮曰男教不修故日食婦順不修故月食春秋魯隱公三年春
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食晦日也董仲舒刻向以為其後戎
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宋成殺君左氏刻款以為正
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九日所纏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
者受之

司天考曰五代亂世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
之中常七八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及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

易傳曰婦貞房月我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強為陰所乘
則月並出也

刻款曰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於月行疾王侯縮胸不任事

臣下地縱故月行遲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胸不任事故月
食二日者十八月食晦日者一

孟康曰星八月而星見於月中是為星食月月掩星而星滅不
見是為月食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

隱如兩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迭興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
為戰國兵革更起固以飢饉

秦始皇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夕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滅
六王二十年之間兵相胎藉

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秦畢七重應圍七日乃
解諸呂作亂日蝕登悔吳楚七國叛彗星數起天狗過梁野
及兵起遠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
天其後京師四出征夷狄者數十年越之凶熒惑守斗朝
鮮之敗星彗干河戒兵征大宛星彗招搖此其彗大者然

有不辰如所占者何也蓋日月五行俱行黃道不能死候犯
也漢志曰近者大殃遠者無傷此之謂也

後唐澄上疏曰雖雖升為而暴谷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

馬長嘶而王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陰陽不調三辰

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竭盜賊傷禾不足懼賢人藏匿四民

遷業上下交狗廉恥道喪毀譽亂真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

懼者願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修而靡成

春秋君定公之雉門而現災襄公之六鷁退飛皆據事直書未
嘗若事虛也白左氏傳春秋於十二公之間一有天災必推

證驗如玄冥沉則曰應。在宋如黃熊之夢則曰繇為妖。凡其言皆以示天之威然。一有不應。則人君之心怠矣。

漢儒劉歆仲舒之徒。或采春秋以附時事。或析福極以配五行。皆未免旁引曲證。而失之鑿。顧以啓人主不足信之疑。如歐陽氏鄭夾漈之論。則又以四靈為非瑞。以五行為妖妄。亦未免矯枉過正。而失之疎。適以導人臣不足畏之佞。不知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因災而懼。則雖有其變。而無其應。如高宗之雉。雖是已。弗克畏天。則雖有吉祥善慶。殃咎從之。如暴宮之未有年。是已。

平居而先脩厥德者。豫也。臨事而克正厥事者。面也。脩此二者。而珥災之本立矣。惡聞其名者。諱也。愛視其事者。玩也。矯異以為福者。証也。戒此三者。而珥災之念誠矣。

天人之際。有操必然之說者。漢儒言事應是也。有操不必然之說者。宋儒不言事應是也。夫人見以為必然者。慮無不懼也。以其動人之惧心。即証也。執將存之。而況其數。夫。人見以不必然者。慮無不玩也。以其動人之玩心。即數也。執將置之。而況其數。彼宋儒以春秋不言事應。夫春秋魯史也。將以何回應也。春秋紀事以年。天災之來。或應在數十年之後。或

兆在數十年之前。如之何其錯綜而記之也。在春秋傳持煥。繼火于星。帝伯陽論亡于川。震師曠占遁于歌。風卜偃策奔于謹。鶉蓍推亂于步。高叔向探闕于視。下彼所稱事應。何較著乎。況聞魯突而決。桓僖之廟。見提堂。童子而卜。詔樂之作。觀一足鳥而知大雨之作。書預霜殺。而曰示天刑之戒。即孔子已鑿言之矣。誰云不言事應也。

王衡曰。天與人。統形之于影。非有二也。君謂天仁愛人。君姑為是以悚。惕之。便是二之矣。六府本廣于氣。何以云修。觀言視聽思本廣之人。何以屬之水火木金土。武帝時。縣官嘗自濕。

海魚輒不出。後復地。與民魚乃復出。果然。即刻向父子五行。傳以皇極。庶徵皆屬于五行。而至于八政。五紀不能悉附。未免抵牾。然而言天人者。寧失于擲密。毋寧失于經疎。寧使合者。過于引繩。毋使尚者。失于鑿。初。城濮之戰。河神索玉于玉。弗與。年。敢說者曰。非河伯能歿。令尹。尹。實不動。民。禪。露。言。鄭。將。火。欲。以。玉。祭。子。虛。不。聽。鄭。不。果。火。象。大。旱。公。欲。焚。玉。廷。滅。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貯。食。者。用。務。稼。穡。此。其。務。也。至。延。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酒。甚。甚。之。除。也。晏。嬰。以。君。臣。當。之。受。或。之。移。也。宋。景。以。善。言。致。之。此。皆。以。人。

事勝也。陸禮者，卜其將亡。玩歲者，知其非主。石言蛇聞妖由人作信矣。

孔子作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凡災異必書而卒不書事。慮蓋洪範謂雨時應以肅也，則春秋書雨雹不雨之類，皆在借。洪範謂暘時應以乂也，則春秋書日食大旱之類，皆在借。風時應以至也，則春秋書六鷁之類，皆在借。後世京房傳易，推卦氣之分，至伏勝治洪範考五性之得失，董仲舒治春秋，兩者繁露明陰陽之縱合，劉向劉歆之五行傳原和氣年氣。

朱彙

三十一

子

之由，援相生相勝之端，非不皆有，所發明然以飲食成儀為木，以禱祠祭祀為水，以周公之事屬火，太公之事屬土之類，抑何不經也。且有一事而占各立異者，一大水也。劉歆以為陰氣脅，又一以為象貴臣，一以為象甲兵，有一占而說自抵牾者，一宣宮災也。劉向以為成公遜歸父，又以為宣公殺子赤，董仲舒以為成之失子道，又以為宣之背群祖，將誰從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日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

小：災異則二百四十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鶴鳴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已哉。

馬端臨曰：妖祥之說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未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三月雨雪矣。新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祭謂无蛇之孽可乎。偃樹虫，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祭謂之木不曲直可乎。

朱彙

三十一

子

石季龍時，太武殿蓋古賢悉變胡狀，旬餘頭悉編入肩中，梁武時，舍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身皆震動，三日乃止，平等寺永熙二年浮屠成，石佛依藥其頸，終日乃止，天壽昌三年金像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號曰佛汗，明年尔未入洛，誅殺永安二年漢汗苻帝比符，三年復悲泣，尔未入洛，帝崩于晉陽，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思振舉，未幾交趾入寇，其後又動，僕智高反，竟屠城去，天宣州失火，先時有鐵佛送前送却，若俯而跪人者，是佛亦无如初數何矣。

運教
相受主
相生征
相主相

帝王運教有言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列向之說也。相克者。從其所不勝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克之。商為金而周以火克之。是卸銜之旨也。第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明之繼宋。既非順受。又非克伐。將何為耶。周以赤為火。德之祥。漢以黃為土。德之瑞。程子以唐為土。德。元水災。宋朝水德。多河患。然三川竭而周止。則亦可以言水。赤帝呼而漢興。則亦可以言火也。至于水災之說。宋都汴時不能。元河患。南運

而後。患在金矣。豈金亦乘水運耶。且周之火德。何長而秦之水德。何促也。或曰。此閏氣也。則由晉迄唐。分國以十。數歷年以百。計何可言閏也。夏之用黑。由于忠。商之用白。由于有也。周之用赤。亦由于文也。非以水以金以火也。不然。胡同。火旺而祀。猶用黑。宋亦用白也。

洪堯山曰。黃帝之大婁。大嬗為土。勝為之。草木秋。冬不殺。為木。勝湯之金。不生。水為金勝。文王赤鳥。丹書。集于周社。為火。勝江堯。仰曰。世運亦有偶合。都用之。也。恭帝七歲。建元。頌德。女主。臨朝。宋受周禪。則庚申。曹彬以乙亥。取江州。後宋止。亦以

恭帝四歲。建元。祐。祐女主。臨朝。元入。丁亥。則庚辰。宋之亡也。伯顏以丙子入。臨安。至於丁丑。正月。而宋帝入。廣。再移。惠州。後元亡。朱光卿。亦以丙子倡亂。丁丑。建國。號。有。惠州。民。有。蕭秀。卿。稱。兵。子。光。卿。合。秦。城。周。胡。滅。宋。為。古。嘆。息。然。秦。近。東。周。子。陽。人。聚。保。于。子。歲。漢。祖。則。以。甲。寅。生。矣。宋。少。帝。生。於。丙申。北。去。戊。子。李。佛。法。子。吐。番。辛。酉。生。矣。權。帖。睦。爾。而。我。太祖。以。天。曆。戊。辰。生。矣。秦。何。得。紹。周。而。元。何。得。紹。宋。也。

蜀邵正曰。先主名備。者。具也。後主名禪。者。授人也。具而授人。漢祚其不長矣。

元時長極六十二刻。短極三十八刻。正統己巳。昏三十九刻。夜六十一刻。還有土木之變。

卸銜終始之說。主于相。勝。謂周以火克商。以金克夏。列向于母之說。謂夏以金生商。以水生周。歐陽子曰。五行之運。以休王為興。衰此特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必乘五運者。妄也。

吾學篇曰。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為十。二次之。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也。我高皇。應運。肇基。南。歲。分野。寔。當。星。紀。斗。牛。之。次。且。于。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而

周以來帝王之運通符於今豈偶然哉

陳眉公曰宋徽宗嘗言朕乃上帝元子惘中華被金狄之教下

降人世為人主今天下歸於道其言金狄乃佛像也於是群

臣上章冊帝為道君未幾女真建號大金若為之兆唐僖宗

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黃當

代唐也徐有貞亦謂景泰天在下天順則天仍在上然耶

張以誠曰自古開創之君多壽禹湯文武皆百歲漢唐宋三祖

武六十歲七十餘歲我太祖洪武之啓運三十餘年自古中

興之君亦多壽啟宗以後周宣王四十六年漢文先武皆三

十餘年宋仁宗四十二年而我肅宗皇帝之在御四十五年

然亦有身致太平而晚節不競者如唐明皇四十四年而開

元天寶成慶而截梁武帝四十八年而天監太濟得失族展

又有身遭全盛而啓釁後人者如周穆王五十八年而祈招

與刺周道始衰漢武帝五十四年而好大喜功漢室虛耗

萬曆間史臣言世宗穆宗今上皆生八月中旬所謂允之方中

皇子亦以是月生所謂震之初出長之慶固可必矣

黃帝之誕電光繞樞顛帝之育瑤光貫月虹采流而肇虞硯石

裂而衍夏玄九一降而生商武敏履而於周漢祖有玉鷄樹珠

地天為

肝

之符景帝有赤龍盤棟之兆宋祖生夾馬而有異香光武生

春陵而有佳氣故八采重瞳三漏二肘堯舜禹湯也龍頭而

虎眉文王也斗胸而龍準漢高也豈偶然哉

洪亮山曰秦自以為水德剛毅疾深決汰刻削不知金象也

豈其識于赤漢之兆歟

卷四

五行

夏火用事而火熾。冬水用事而水涸。蓋形有餘則神不足。神有餘則形不足。此五行之妙也。

江旭奇曰：夏日烈而熾，咸而旺。下衰也。冬雨多而涸，壬亥衰也。

先天木地先水。納音之說合于與支而成者也。故始于金。傳

于火。傳于木。傳于水。傳于土。謂之音者同類。娶妻隔

八生子。先仲次孟而後季。津呂相生之次也。同類娶妻者甲

子與乙丑同類而分陰陽也。隔八生子者隔八位為癸酉壬

申。又隔八位為庚辰辛巳亦屬金也。先仲者甲子乃黃鍾之

高。乙丑乃大呂之商。俱為金之仲也。次孟者壬申為夷則之

商。癸酉為南呂之商。俱為金之孟也。後季者庚辰為姑洗之

商。辛巳為仲呂之商。俱為金之季也。季則尺矣。故隔八而傳

于火。戊子為黃鍾之徵。己丑為大呂之徵。為火之仲。由此而

孟而季。又由此而木而水而土。復隔八而為甲午。又為金之

仲。為餘可類推也。

陽教奇曰：主天故一三五七九屬之。主其文。白陰屬偶。主地故二四六八十屬之。地其文。黑一六為水。故居北。二七為火

故居商三八為木。陽居左四九為金。陰居右五十為土。居中

甲巳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壬申七也。丁壬卯酉六

也。戊癸辰戌五也。己亥四也。水火木金之四行。遇土則消之

而不能消者。則刺而為音。而消之。則為土也。甲子乙丑

甲與子九數。乙與丑八數。據計四字。通得三十四。除却三十

成數。故納音為金。餘俱倣此。

輟耕錄曰：火上微而成音。水遇土激而有音。火入水沃沸而有

音。土經火煨而有音。

洪範于水言潤。則火燥土溼。木敷金欽。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

土暹。水言溫。金言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可

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

木實。土化水固。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洩火之爰

治。木金之為器械。可知也。木實者灼之而為火。爛之而為土

也。土化者能燻。能潤。能敷。能欽也。火革者。革生為熟。革柔為

剛。革到為柔也。水之初有氣。而無形。江湖井泉。而霜雪皆逝

而不竭。其味亦甘。統人身之真液也。循環舌牙之間。運而不

息。為金丹之祖也。水至海則消矣。故以鹽乃天地之死氣。能

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決者也。火之初有性。而無體。履于休

而苦于是作水之形。味既發暢而味反酸收者。陽舒之中自有陰飲之理也。金之有收飲堅實而味反辛散者。陰安之中自有陽散之理也。稼穡作甘者五行中和之氣所成也。然醫以酸收之味可養肺金而瀉肝木。辛散之味可養肝木而瀉肺金。酸雖滯腎水而不益腎。苦多寒削而瀉心火。多食甘則脾土被滯。此見陰陽貴中而人。以過猶不及非虛語也。項德業曰。人無陰火。食木者何以知其苦。且酸我火焦之物。必苦。木結之果。其初必酸。焦苦死物不變。果酸後變為甘也。

甲寅寅陽木也。乙卯卯陰木也。丙與午陽火也。丁與巳陰火也。

戊與辰戌陽土也。已與丑未陰土也。庚與申陽金也。辛與酉陰金也。壬與子陽水也。癸與亥陰水也。丑在北隅寄旺于水而金庫焉。辰在東隅寄旺于木而水庫焉。未在南隅寄旺于火而木庫焉。戌在西隅寄旺于金而火庫焉。此初數也。甲合巳。子合丑。為土。乙合庚。辰合酉。為金。丙合辛。申合巳。為水。戊合癸。卯合戌。為火。丁合壬。寅合亥。為木。此化机也。化机皆起于土。子丑正位于下。左之為亥。右之寅。相對而成水。左之戌。與右之卯。相對而成火。左之酉。與右之辰。相對而成金。左之申。與右之巳。相對而成水。其次則由水而火。而金。而水。亦由

春而夏而秋而冬也。故為五星分宮。由是右之午為日宮。左之未為月宮。則懸象于天之上。子丑之土。在地之下。安相對也。

申子辰為水。巳酉丑為金。亥卯未為木。寅午戌為火。寅申巳亥。四生地也。子午卯酉。四旺地也。辰戌丑未。四庫地也。生而旺。而藏。故成局焉。母之所生為馬。子之所旺為敗。土逆震于天也。則隨火。故曰丙戌。曰丁巳。土之成于地。則隨水。故曰壬子。壬申。壬子。壬子。庫于辰也。

長生而沐浴而冠帶而臨官而帝旺而乘而病而死而墓庫而

絕而胎而養復生者。人事之序也。陽生則陰死。陰死則陽生。互為其根。陽右行。陰左轉。循環之數也。五行之發為五色。辛白。酸青。鹹黑。苦赤。甘黃。是也。徵為五音。曰商。音角。黑羽。赤徵。黃宮。是也。畜為五臭。酸朽。苦焦。酸醞。辛腥。甘香。是也。竅為五形。水耳。火舌。木目。金鼻。口土是也。五行之原起于水。故真元在腎。五行之成由于土。故大命在脾。此養生之最急也。醫家以貌屬脾。土言屬肺。金視屬肝。木听屬腎。水思屬心。火。洪聽以思為土。而醫家以心為火。其理何也。蓋土寓旺于四季。

而尤旺于長夏。統思屬于心。而匠家亦謂思傷脾也。蓋夏令火非長夏之土。則火不能生金。而秋令不行矣。其造化之妙也。

顛頂之時有五官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木正曰玄冥土正曰句龍周官之制以修水政則遂人沿溝洫稻人設澗防司陰室固雍氏掌茅詠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天下有雲雨而渠之利而無乾旱水溢之虞以傷火政則司烜以木鐸宣火禁司燿變圜火以救時疾出以奮心內以食味而又野焚萊則罰圜失火則罰夫下有烹飪

炮烙之功而无赫羲伏明之志以修金政則賤金揭其度量人宜其厲禁九府設園三品致貢室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天下有披砂鑄山之利而無折肱趾鏹之憂以備木政則禁農之禁非氏掌之澤之蘆蒲雍氏掌之藪之薪蒸庶僕掌之斧斤以時入山林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而又撲福不新不題不耕天下有棟宇器械之用而無摧集伐天之災以修土政則以土會辨物生以土宜教種樹藝以土均平賦以土圭正地域中春不土季是勿起土功暢月毋發蓋天下有蓄積嘉生之休而無曠土進民之教

夫子十翼惟水火為重兌為澤不言金震為雷不言木唐虞之

層象齊政不聞以五行配干支也洪範五行言其性與味而已亦未嘗言方位也蓋天下無一物无陰陽亦无一物無五行豈有甲乙屬木而四行遂偏廢乎又豈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而月建歲建又自相矛盾者乎東方金而丹章有金鋼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至于五方之土則柔燥溫要未始有定在也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溫泉火性熱也而有肅立之寒燄金性堅也而有佛林

之流金水性浮也而有泉中之沉木至于九州之土墳壇壝墟又未始有定有也他若德運時命星緯之屬其言凌雜未盡莫可方物蓋上世論五行以材用而惟取其養民後世論五行以生克而平流于邪之術也

古者四時變固火以救時疾春火氣初旺夏火氣正旺故取柔木之火以殺熱氣秋火氣初衰冬火氣正衰故取堅木之火以勝寒氣寒或所謂鑽燧取火惡其有餘之氣春取青長取赤四季取黃利取白冬取黑東旺而取新火故无四種之災而疾疫亦不生焉晉武帝賜晉嘉會若曰此崇嘉秋也

取火事
何不行
之致不
能享其
天年

帝問果用故車脚而費者知此則知變火之重矣

朱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柞櫨之火管子之制五和時節飲于黃后之井以保穀之火燮八舉時節飲于黃后之井以羽飲之火燮七舉時節飲于赤后之井以毛飲之火燮九和時節飲于白后之井以介玉之火燮六行時節飲于黑后之火以鱗飲之火燮隋王即諸取五行以變國火亦此意也

人之一身維俗五行總以腎水為真元高時浴水而五府遂修

音白公引淫以佐農章堅堰謂而資運總為水政今漕會通

集

百

子

而逆河濟淮三漕之性誠于東南下濕之地畧倣單袴之論

疏文集開新港以通其下流而西北高亢之區略倣曹讓之策

按河流鑿溝渠以殺水勢則水政可修矣

南子集地之篇曰地大不墾與無地同民衆不用與無民同今

江以南賦重而無安丁則司空之均土地以務民教者可行

也准以北從煩而無定訟則載師之任土法以物地事者可

行也如是則民無縣邦地無與草而土政可修

固初設御史即官督辦礦課尋已之萬曆間造內監所在燔灼

斬斷地脈未見其利張齊賢謂山澤之利當歸王者然歷山

和傷心

之金以贖民也而後且屬揚山之金以贖民也而後且疲况
初為官設乎然則欲修金政宜聽民自取而官收其稅可耳
今者羅西蜀之地材銅南山以為羨錯薪歲費百倍往南疲
于採辦公私困于轉輸欲修木政必一切振罷乃可

世術只知甲乙春旺丙丁夏旺庚辛秋旺壬癸冬旺戊己季旺
誰不知此四季生旺者乃太陽一歲周天之所為也若夫太
陰一月一周天初三至初七皆巳時月出于庚方而庚金旺
矣初八至十四皆酉初月上兌方兌納丁故丁亦屬金而丁
與巳旺矣至于十五月滿于乾乾納甲壬故甲壬水旺十

集

百

子

六至二十二其光漸晦戌時月出于巽納辛天乙生水故

巽亦屬水辛亦化水也而辛金旺矣二十三至二十七月見

于艮土也艮納丙而土丙火旺矣二十八至初二月轉于

坤納乙癸卯辰時月出乙辰卯方太陽出則太陰無光故

水土墓于辰癸水生于卯水土死于卯此乙木癸水所以旺也

鄭夫際曰離同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同為水矣而坎中有火

安詳及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以周室樹火為火行之應乎

况周時水德而有赤鳥之祥漢時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

又何如耶晉屬公一視之速周以公一言之條晉申生一水

之偏鄭子減一冠之異亦何闕十五行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前四時乃皇極之体所以速故配其生數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後四時乃皇極之用所以行故配其成數天五生土故配之以皇極一。二。三。四。皆由五數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木。金皆賴乎土而成此皇極所以為八時之要樞也

近世地術以正五行論主龍正運亥壬子癸水也寅甲卯乙巽木也巳丙午丁火也申庚酉辛乾金也辰戌丑未坤艮土也

以洪範五行論坐山變運甲寅辰巽戌坎辛申水也震艮巳

子

木也離壬丙乙火也兌丁乾亥金也丑癸坤庚未土也以八卦五行論向局變運兌丁巳丑乾甲金也巽辛震庚亥卯未木也艮丙坤乙土也坎癸申辰水也巽壬寅戌火也以雙山五行論三合入首龍變運壬子乙辰坤申水也丑癸巽巳庚酉金也艮寅丙午辛戌火也甲卯丁未乾亥木也以玄空五行論向水音變運丙丁乙酉火也乾坤卯午金也亥癸艮甲木也戌庚丑未土也子寅辰巽甲己辛壬水也

李應補曰自寅宮斗三度起至卯中心三度止皆屬陽木自卯宮心四度起至辰中角十二度止皆屬陰木自巳宮艮九度

起至午中張九度止皆屬陰火自午宮張八度起至未中井

二十七度止皆屬陽火自中宮井八度起至酉中畢一度止皆屬陽金自酉宮畢二度起至戌中婁四度止皆屬陰金自

亥宮奎一度起至子中危七度止皆屬陰水自子宮危六度起至丑中斗十二度止皆屬陽水辰末十八度戌末十八

度皆屬陽土丑末十八度未末十八度皆屬陰土立春後三十六日屬陽木次三十六日屬陰木又次十八日屬陽土至

夏後三十六日屬陰火次三十六日屬陽火又次十八日屬陰土立秋後三十六日屬陽金次三十六日屬陰金又次十

子

子

八日屬陽土立冬後三十六日屬陰水次三十六日屬陽水又次十八日屬陰土

即子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是陰能從陽。不能從陰也。錢鎮曰火之精聚于天為日聚于心為神聚于人為君水之精聚于天為月聚于腎為精聚于人為臣臣可以行君之令。而君不可以侵臣之職。精可以運神之化。而神不可以輸精之

感。月可以受日之光。而日不可以居月之魄。水可以受火之

溫。而火不可以從水之寒。故有尊臣而無卑君。有燄精而無

寒神。有圓月而無缺日。有溫泉而無寒燄。

獨言曰金木水土之相尅也。剛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尅也。柔制剛也。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質。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於土而堅於土。木植於土而堅於土。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親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師相成之義也。土之剛不若金柔。不若木然。火熾之而愈堅。水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益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談。不割不華。而流者。談者。割者。華者。於此乎。秉氣於此乎。歸根故有容者。莫如土。至壽者莫如土。重靜為君。輕躁為臣之義也。

風氣

吳天洪曰。陰陽五行之理。不可見而見之于形。即理之著也。陰陽五行之氣。不可見而見之于水。即氣之靈也。形顯而理隱。其內水交而氣寓其中。故觀形與水而氣可知矣。

子夏曰。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為死。丘陵為壯。川谷為北。蟬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柔土之人。柔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

管子曰。奔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注重而均。故其民愚癡而妬。秦之水。甘景而積。淤滯而難。故其民詭譎而廉。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卑下而弱。沉滯而難。故其民愚慧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至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謂係水土之風氣也。

淮南子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森。林氣多瘴。水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瘳。暑氣多疾。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街氣多仁。陵氣多貪。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者小。濁水者大。流水人輕。遲水人重。沖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洪氏曰江南之橋移于江北化而為柘尚稱風氣而移也然天之生物原有種類古先聖王皆居于北其種類多智慧及五胡之亂東晉遷徙則先聖之裔已移之南後六朝及南宋再遷江浙而文物不在南矣江北久淪夷狄或有媿夷女者性必頑暴烏能如華之智慧也故徒以地氣由北而南而不通之種類恐非確論也然聖王之裔何以徙南尚亦風氣而使耶

劉氏曰風氣有移不在山川蓋山川如故風氣更遷即康節聞

杜鶴而吳歎良有以也人有素貧賤乃富貴後又困頓而死者豈其骨格改易哉氣色使之然也知此則今時秦梁之不帝王而齊魯之無聖賢豈可識矣

鈴羊二角最寒實產炎方雁門雲中六七時有層氷積雪煖木生之亦力把力固氣候極寒乃有熱海陰陽互藏其宅也天地間最貴者中使上而飛下而潛至于中者人也四海環之介于中者華也

人物生于天以時異也亦生于地以方異也歛之舟用布帆綿絕其風柔水緩弱也娶之舟用竹蓬竹簾其風勁水疾狂也

人之性情因之

趙東忠曰天地之化直闢在南專翁在北專蒙之生數華在上根爻在下人心之理感應在著歸藏在做厚畜之義一也夏日暉曰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臣之義故天下亂即雍聞杜鶴聲謂南方地氣至洛而卜天下之亂也愚謂地家之尚陰龍者以此

枉子曰海潮日出則水涸月出則潮復生即子曰海潮者天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故朝後三日而潮杜仲秋

月明而潮倍仲春月落而沙微

余襄公曰月晦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晦子午則潮早乎南北潮于寅則汐于申潮于巳則汐于亥月行不及日十三度有奇月漸遠于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潮汐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陰陽消長之不同而潮之盛衰去來因之然而相去六時則一定呼吸未始有變也

易曰山澤通氣蓋天下之水不出于崑崙頂之阿耨池氣有呼吸水有盈縮崑崙去北近去南遠故呼吸盈縮北海為光東而次之南又次之海之水常安而不盈故山之水常溢不竭

二者安一理也

高麗圖云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多論之而
率未之及大抵天包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
中地乘水力與天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而為
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晷一夜陰陽之氣再升
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且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
變亦因以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故潮之大也
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感故潮
之大也獨異於餘日

史伯璠曰河岳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為
北方之卦是北乃水之定位故潮自北而南則為長自南而
北則為落而潮有長落者以氣有翕張也方其氣之始張於
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
而翕上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極復翕則潮又張
而落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潮之一來一往應期不爽
此理之常也

嘗閱籍外錄有云欽廉之潮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
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不係月之盛衰又廣西誌載桂林府

聖水廣則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大潮則又有
不可知者若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
而潮不至又以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即璞曰天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
血之以氣往來於脈故水有潮有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
脈有不行脈者也時刻之不齊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
之不同即春秋按洪之不同也至於潮必東起東乃生氣之
方除陽之氣始于此也百川之水尽赴於東返本亦為如
人身之血氣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立運輪曰太極未分之先天地人物未有也冲漢朕兆惟一氣
早一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輕清之精上而列日月星
辰重濁之精下而結山河草木一陰一陽兩儀奠位天地生
成人稟理氣混然中履陽交陰合五氣以生五氣流行八卦
象位八卦既定四方始正而變化無窮焉地本乎理氣之
妙以察山川之生成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以定吉凶之
機其理微矣

江旭奇曰地法指龍勢謂地氣從東西南北橫直而來黃鍾候
氣之汰謂地氣由下而升予以朝汐之理論乃兼得之

余中守曰氣候之理甚微君子惟道其常蔣穎為江淮發運於
署前置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今諸漕綱日記
風之便逐蓋雷兩或異風則天下皆同猶緩可考此常法之
妙也李季御命軍士取揚子江南零水及至陸鴻漸以杓揚
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却似臨岸水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
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駛乃曰其自
南零齋水至岸舟盡覆半俱其數提岸水增之耳李德裕屬
使取金山水及至飲訖訝曰此水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
過不敢隱此精於鑑矣非可以為法也馮融笑渾儀不合召

鄭玄一箕便決玄歸融心忌之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
水上據屐融果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下水上據木必死
遂嚴追樹有精粗其不足恃如此正月十六日謂之純磨每
月初四十六謂之四不祥子嘗以四不祥日上官而連權又
嘗以妨夫日納室而無恙漢武帝時捧娶日五行家曰可堪
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吉天人家曰小吉大乙家曰
大吉辨訟不一以狀聞制曰避死忌以五行為宋太史言太歲在鬼奇
修東華門仁宗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其與工無感即康節出行
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吉則不行不拘日亦不拘日此善用術者

孝慈補曰坤為老陰艮為少陽雖義女同孔復生不能易也庚
丙屬陽乙癸屬陰雖大撓復生不能易也今地理家天星之
說以坤乙癸為陽艮丙庚為陰是何異於指男為女指女為
男也又云陽龍宜作陽向收放陽水陰龍宜作陰向收放陰
水此何異於夫夫不娶而欲其為父女子不嫁而欲其為母
耶以陰而作陽以陽而作陰以淨陰淨陽而不辨以求福益
皆大悖也

大寒初至驚蟄末厥陰風木司令生氣也春分初至夏至末少
陰君火司令舒氣也小滿初至少暑末少陽相火司令長氣
也大暑初至白露末太陰濕土司令中氣也秋分初至立冬
末陽明燥金司令收氣也小雪初至小寒末太陽寒水司令
寒氣也金水土木以形化故分之愈弱火以氣化分之而愈
強故五行之中惟火有二
青囊經曰氣者理之用也形者氣之迹也理非氣不見氣非形
不行氣動而無常所形靜而有常位故古之聖人因位以相
形因形以審氣因氣以明理
郭璞曰土者氣之体有土斯有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風
來氣散水至氣凝

江時實曰：經云：乘生得氣，言乘真龍之生機，以立穴，則得氣也。蓋龍之精神，委蛇升降，龍之形勢，托送朝迎，夫精神、氣也，形勢、生氣者也。精、氣勢聚，穴因以生，龍所生也。龍之為義，變化無窮。降勢以來，結咽起頂，脈絡清細，流動凝注，為突為窩，越藩圍，中界分明，蟬翼均勻，唇口周正，顯中之顯也。結咽而下，維猛閃爍，星面模稜，其氣滿於有於，於芽於角，為側乳，為偏窩，界合微茫，聚堂偏側，顯中之隱也。至於萃秀巍巖，含英厲限，錮於磅礴，蓄於偏枯，蹇泉竅以浮游，走河濱而飄泊，手持空曠，混塵叢，揚玄珠於灑槽，御金輪而擺脚，止於不聞之地，迴於無樂之場，真寄於傷落之先，定閃於虛閃之側，肘折而垣踈堂傾而戶散，形骸偏駁而神氣自王，脈息依稀，懈息掩映，厚薄大小，虛實之界，變露天倪，持鬼曜案，樽之間，異生巧應，必詳求咽枕細認，暈紋緩至，則吞急來，則吐，左右以從入，為依淺深，以浮沉為笑，培之勞之，剪之，割之，塞之，此則隱中之顯也。若夫陰虛陽魄，陽吸陰精，如日午槐陰，寒潭月影，現脈絡于斷續之間，認聲息于死活之際，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其隱中之隱哉。

孫登源曰：通天地人曰儒，用天地人曰聖。

化机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以生物為心。

朱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處不是天地之心？但當品物蕃新，業雖難看，惟是万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淨也。

愚按：家言我生者為子，孫其就婦言，則是若男子洩精，原非生出一物，星家取冠于為子，其誼甚長。蓋妻之所生也。夫陽合乎陰，為夫妻，陽公于陽，為父子，物之無父而生者，如鷄卵，乞然之類，無母則不能生，惟變化成形耳。草木之播種者，猶卵之于母，分為二形，非有父也。草木之蒔種者，變由父支，本為一形，非有母也。父之生子，不在有形之精，而在精中之氣，相射而入，得母之血，精漸以凝，氣陽類，主克血陰類，主生陽，洩則父虛矣，陰凝則母安矣，男稟于父，女稟于母，父俯母仰，媾精交胎之時，固已定矣，故夫死者浮屍于水，男俯女仰，狀終不移，嗟乎，物之相生，天地陰陽，實資助之，如妊卵，兔月，草木之類，可見人之夜生多肖母，日生多肖父，陰陽之所司，豈其微哉。

東坡論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曰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姜曠之隱。

明未有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生然後有象。化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朱子曰：陰陽盈天地間，其消息闡終始，物賦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

東坡曰：元之為德不可見也，而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朱子曰：四德之元，統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取其始于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倏然昭然，未嘗不可見也。惟知道者識之。

中和天地性。孝友祖宗心。此生之化之元也。

肝東肺
西心南
脾北中
腎也

李東垣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權子母也。中央揚塵，微酒以解，欸夫妻也。

朱子曰：此身只是個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而水便是肚裏水，鯉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十二肖皆以趾分陰陽奇者陽而偶者陰，午為正陽位，故馬一足已為蛇，無足而古二鋒子為陰陽交，故鼠前趾四，後五趾子為正時終始，故鼠之胎息安應月數之奇偶焉。亦有以十二肖各缺一形為言者，周禮云：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

不復木。故有肝無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馬肝者死。蔡傳止照水火木金土之序，故以貌為水，王樞言貌應為土，蔡以驛為金，克為土，顧昂臣言驛應為土，克當為金，所見各異。

五運者每歲甲巳為土，乙庚為金，丙辛為水，丁壬為木，戊癸為火。陽年化氣太過，陰年化氣不足。惟甲巳得辰戌丑未為土，正氣丁壬得寅申巳亥為木，正氣戊癸得子午卯酉為火，正氣乙庚得子午卯酉為金，正氣丙辛得辰戌丑未為水，正氣耳六氣者，子午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歲太

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寅申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辰戌歲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歲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是也。

內經曰：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天符者土運見丑未火運見寅申子午金運見卯酉木運見巳亥水運見辰戌也。歲會者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是也。木氣勝則肝以安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安病，肺以虛病，土氣勝則脾以安病，腎以虛病，金氣勝則肺以安病，肝以虛病，水氣勝則腎以安病，心以虛病。以每歲言之，春木也，夏

將用自
已心膽
效稱六
丁六甲

火也秋金也冬水也四季為土而上充旺于長夏月也以人身言之甲膽乙肝丙小腸丁心戊胃脾己大腸庚肺壬壬癸為兩腎也

江旭奇曰天道如父地通如母人雖稟氣于父而實受形于母醫家之言病重四時求之母也四時之運皆由地支而天干渺焉之中未見丙丁然而壬癸寒也命家雖重天干然其論男以冠干為子女以干生為兒蓋妻財之所生者官鬼也豈非亦重母乎醫家所謂虛則補母實則瀉子之說俱不言父也

江旭奇曰天干起于甲先木也地支起于子先水也四時之運雖由地支而四時之序以春為歲首則先于木者人所以參贊天地之妙也若人之受形實先于水腎水也生肝木再生心火為左脉又由右命之火以生脾土再生肺金而為右脉為人之身一水而二火故腎常不足也

乾坤之支皆由下而生統物處胎中莫不倒生也

李東垣曰天為金地為土故肺清浮而為章蓋無所不覆有天氣高而胃無不載有地道為人肺氣最弱蓋人本近地得土氣多而稟金氣少也肺浮者熱則沉肝沉者熱則浮失其性

矣

陳白沙詩云此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最得真亥者核也子者嗣息也合為孩男取尅干為子此理最玄蓋甲巳土也子甲亥乙木鳥乙庚金也子丙亥丁火鳥丙辛水也子戊亥巳土鳥戊癸火也子壬亥癸水鳥丁壬木也子庚亥辛金鳥皆一定之數也

或言戒殺西士曰草木亦為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生此以憑人用耳天生鳥獸以養人命何傷乎或曰草木雖為生類然而无血無知竟與禽獸異

百華

者也西士曰凡津液之流貫皆血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多無紅血蔬菜中亦有紅液何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竟之物以其能痛也凡牛之耕野馬之驟乘豈不長有痛乎西唐惧食豕而因无豕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

頤涇陽曰夏月陽升故黃梅之雨又注不壞冬月陽降故井泉温温之可以久藏天地間之至宝惟陽而已

物之变化無如龍虎甲巳之年寅月見丙火能生土辰月見戌而為土矣乙庚之年寅月見戌土能生金辰月見庚而為金矣丙辛之年寅月見庚金生水辰月見壬而為水矣

丁壬之干寅月見壬壬水生木辰月見甲而為木亥戌之

年寅月見甲木生火辰月見丙而為火矣

說儲曰羊腹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統之言按漢禮

儀志云夏至日灑改水冬至日鑷燧改火可去溫病

汪登源曰天地一氣之剛范也萬物一氣之鏤蓋也是故以生
机感者生亦應之以殺机感者殺亦應之故寧人所以自安
也慈物所以自致也醞醱匪一朝夕也

百六

子

至會

保虫三百六十而人為之長毛至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羽至
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鱗至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介至三
百六十而龜為之長

禽者鳥獸之振名也故稱十二禽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十二支首地之屬也故卯濕之禽所肖甚少

江竟卿曰八竅者卯生九竅者胎生九八十一主日故人

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為月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

三三盡斗故狗三月而生四九三十六主律故鹿六月而

生

三五九二十七主星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生風

故蟲八月而化
人形與天地相似頭圓居上足方居下百會穴項心向後如此

極兩眼在前如日月往來于南得氣之正也會鼓頭橫草木

頭向下此得氣之偏也

江古楓曰天道福淫者惡其侵生化之權也山禽不亂配得自
死家禽亂配故烹食

蘇子曰人全十干之氣故十月而生牛亦然馬得十二支之氣
故十一月而生易以坤為牝馬古者祭天以牛祭地以馬者

蓋本此

愚按朱子曰血陰而氣陽也心屬火肝屬木而皆主血則血應是陽中之陰故李東垣養血必先治氣地者陽中之陽也以氣化生故逆臭于夏屬而惡雨蚊者陽中之陰也以濕化生故嗜血于夏夜而惡烟或問肝木也陽也其主血何也劉東忠曰龍木陽也而冷水其理一也尤屬木故喜水而惡金肝木亦然。

于元時曰太陽小腸經少陰心經皆主血：下行而紅陽明大腸經太陽脾經皆主氣：上行而白：清而甘紅濁而澀。

劉東

朱子

子

至奔洲曰髮屬于心粟大氣故上生鬚屬于腎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粟木氣故側生故勞心者髮白無外腎者無鬚麻風者禿髮故本乎氣者在上為禽本乎形者在地為獸本乎濕者在水為魚。

朱子曰欲得陰氣為得陽氣然欲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烏有得陰氣者如雉雞之類是也。

青箱記曰兔卵禽也而卵而敗故無脾令人惟知其無耳耳馬牛禽也故腎水枯淮南子曰馬驂也令人惟知其無脾耳若尤以角聽不謂之畜。

易曰坎為豕故豕處不厭濕當為子矣今以為亥會蓋亥子豕北方水也易曰巽為鷄當在辰而以為酉禽辰酉合而為金也洪範以風屬土醫家以風屬木風從虎、者寅會也屬木為是淮南子曰虎金也木受金制考異郵云七月生狐、變豹、變虎。

淮南子以鷄木言夜目昏日明則啼雞先鳴後鼓聖故以為野鷄白者酉正色有黑者金生水也骨格曰鷄者兌之畜太白揚輝則鷄鳴兌者悅也故曰金鷄主鼓鳴丑者酉與之合也。

朱子

子

子

易曰兌為羊今以為未會與丑對牛以前帝牛以後逐易曰辛羊悔亡然丑未皆屬土故其苗有下無上根謂之畜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易曰坤為牛故柔坤與丑皆土也牛以鼻聽耳無竅也牛独肝者橫死且傷人土侮木也肝膽有黃能定驚木從土也。

龍鱗八十有一。陽之極數也。故為辰而司水。鯉鱗三十有六陰之極也。故變陽而化龍。鶴羽五與鷄同時而鳴以胎生而六翻能化而為仙故曰無陰不化蛇以目聽水失位也蛇水虫而居于陸統已為水官而麗于南也蓋亦目聽故與蛇交。

犴者守也故以名獄獬者触邪之獸也故以名法官

萬仲容曰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溼生者眼無胞不瞑化生者眼無竅惟有黑點耳今按龍蛇水虫而處土鷄不能飛高皆近地也

鼠無牙惡其多害物也虎四月無牌七月始交恐其多傷人也牛子角而無齒免無唇望月有缺也尤與耳水尚位也蛇無足喜在尾也馬無膽木之反也鷄無外腎醫家以為屬火而赤心大無大腸大腸屬金小腸屬火戊戌者火庫于土犬稟陽于地醫家又以金畜而養肺猪無筋醫家以為屬水而補腎

羊無神木屬木而庫于土也猴無腎申屬金也

蚓者引也冬至初候立蚓結為各虫之先引也軫亦引接之宿也絡踰汶而死芥獸也雅翼云貉善睡之獸春秋元命苞曰尤之為言萌也陰中之陽故尤奉而雲與曆書以辛分尤草木子書曰蛇有水土草木四種羅氏曰蛇死目皆閉惟蘄州者目開得南方之氣也按神記曰蛇居草常飢得食稍飽輒蛇周礼士射犴侯以其伏節死制而聽命于主也春秋考異郵云陰合于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為地主月主精馬馬題詩云馬地精也九虎皆雌月中之兔為始名物疏曰

兔目不瞬視雄臺而生恭同契曰八月十五日兔結胎或云

兔八竅有雌雄五月而吐子青箱記曰摩無膽兔無脾易曰鼯鼠貞屬注以為貪而畏人莊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則不貪今鼯鼠不避人皆得水木之氣惟居土者畏人而貪羊群而不黨有角不用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飲其母必跪狩五月生犴六月生犴七月生犴有牙而不能噬通書曰摩無魂

白膽善怖喜山善聚善散猪喜雨群以從母莊子曰鳥莫智于鶴鶴蓋燕也又為燕喜巢以土其應以婦人春分玄鳥不至婦人不動妻勝有制白燕來京房易曰白燕易君生貴女

雄飛以夫故計夫曰雄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雄為五工雄耿介之鳥雄者分地而棲入其界者搏擊之虎作威而人衣解故曰禴畏熊不食醉人狐善聽玄其正色取白者金水之義也管子曰狐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鳥隼之交初惟後啖抱朴子曰日中有三足踈鳥陽數奇也九家易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鶴十八日割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鶴知時鳴也鶴燕好邪視啖必三度猶之食鼠月初先頭月中先腹日未先尾馬之隨母月初生者先母而行月中生者並母而行月未生者隨母之後

猶精可以辨十二時鼠為子肖為時先故猶捕之語云猪日宰而多猶日恭而少天地生物氣數如此

正德間謂諸類固姓下令禁之民間不散書勸幾絕

汲冢周書曰大寒鷄不始乳淫女亂男五行傳曰思之不容則

有牛駝碑雅曰牛正畜也豹食鹿有所執度列子曰程生馬

注曰豹也後夕食之少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

各有制之豹德澤毛而露十日而不食成其文也豹死首山

林死正首丘同象也狼善顧怯步碑雅云狼項有袋前行觸

之退後踏其尾瑞圖應曰白狼金精也射豢狼下從才淫良

朱異

也虎擬前狼顧後枕藉其草皆亂故曰狼藉鼠者水虫有

水居者有入火不焚者毛織為布火浣之則潔故子可冲于

也蝙蝠自閉而東謂之蝠蟻蝠能夜視鹿壯有角無齒惟

齒無角夏至鹿角解陰之先也猿善援猴善候不共山宿臨

旦相呼性亦相反猿通臂畏鼠猿宮稼未成而食狐狼知孤

靈虎豹識執破五行傳鷄屬親大屬言羊屬視家屬聽牛屬

恩老泉詩序云山都觀有客來遊鹿輒夜鳴

陰符經云禽之制以氣玄龜食蟻蠶鼠斷猿狼豕嗜鶴青要食

虎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大也

尾之促者為佳其長者為鳥鴻雁八月來其大者也先至為主而其小者以九月至為雷鳥

大寒之日虎始交七月而生一乳必雙終生不再交則月堂

胫骨健死不仆乘人之懼故人醉不食睡不食嬰兒不食

狐疑而善媚淫畜也慈鳥黑反哺白項為鴉不祥鳥也百陽雜

姐曰鳥飛翅垂知天將雨鳥陽物也感陰氣而翅垂

鷄鳴先生毛而後出殼故毛羽弱不能因風而起

鳥之擊者不淫唯鳩似鷹乃擊鳥也

乾馬坤案坎皆有馬象故司馬掌邦政附馬亦以正配馬者正

朱異

陽位也

兔徑口出故曰吐象之膽隨四時春夏前秋冬後春秋左夏冬

右其皮可刺以其有象故肅之于朝

麟木指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一角麒麟而無角

雀能却火災因浴沙而受卵

宋語曰定尔妻猪蓋婦吾父親妻之為吉母也思交則呼喻南

子也艾虎也猴推猪喻宋朝也家語六九五十四主時主

諸故四月生

虎稱虞史狼稱當路君麋稱東王父鹿稱西王母狐稱成陽公

鼠社居

羽蟲之蟄者燕也。鳥向啼背棲燕皆飛。向宿燕惡艾。雖不再
合善聽易曰。為雄有五采士。執為贊。鴻雁有羽儀。大夫之
贊也。雁得中和之氣。寒南而熱北也。孤不度江。為子北也。理
雅曰。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非也。札記註云。得時則
燥行後也。失時則鶴起急也。

燕營巢避戊巳。日能能火。毛蟲之蟄者熊鼠也。

禽。擒也。力小可擒也。獸。守也。力大不易擒。先須圍守。方可擒也。

蒸乳鳥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蜂穴。有君臣之蒸。唯鴉鴛鴦有

卷五

子百

夫妻之別。鴻行雁序。有兄弟之序。廷鸞呼鷄。有朋友之情。

雉之雄者。分地而守。越界則爭。其量亦小矣。於經死之易也。

愛羽毛。顧水自照。日眩溺死。而雪覆羽。餓死。

雌交不再。雀交不一。鶴傳枝。鳥茹沫。鷺目交。而受胎。鶴形接。而

懷卵。龜相顧。神交也。鶴相愛。氣交也。漆蛇以聽。白鴉以

視。老卵生。而風化。風氣化。而卵生。蝦蟇多抱。鸞鴛頸交。沙魚

胎生。玄雀胎生。雀浴沙。而受卵。螭隔津。而望卵。鳧充望。月孕

而吐子。科斗聞雷。脫尾而胎。生蛟。老水居。而卵剖。于陵。鴉鵲

巢木。而子生于穴。蝮蛇生。疥。母腹。寒。翅生。疥。梨。母背。

說。傑曰。禽卵生也。而鴿。鴿胎生。獸胎生也。而蒙。狸卵生。

莊子曰。蜘蛛身帶。蛆乃蜈蚣。帶乃蛇也。蜈蚣又受。蝸牛。虎畏蠟

恐其入耳中。蟬見。鵲自仰腹受啄。

欲知鳥之雌雄者。以翼辨之。右翼掩左為雄。左翼掩右為雌。

乾。鵲知來。狸。知往。燕。居。知風。獾。穴。知水。運。日。知晴。陰。諧。知雨。

燕避戊巳。鵲背太歲。

內典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鵲生三子。一為鵲。鵲生三子。一為鵲。夏雀生鵲。焚鳩生鵲。經生

子百。為經者才十二。餘為龜為龍。此得氣之雜者也。蛇由折

卷五

百五

而化。龜則蹢躅。雀飛鳴而化。蛤則介甲。鷹與鳩。仁不仁之至

變也。鼠與鴛。善不善之互更也。老楓化為羽人。朽炭化為胡

蝶。無情而之有情也。貞女化為頑石。山竄化為百合。自有情

而之無情也。

帶羊時雀生鳥。宋康時雀生螭。魏黃初燕生鷹。漢綏和燕生雀。

秦孝公時馬生人。牛哀化虎。楚姬化猿。

魚之緣木者。有峽中之鮪。雅州之魴。而石班魚。又生石上。

鶴與鳩。能步禁。蛇啄木。能畫符。出羴。狼之逐食也。必先倒立。

以下虎。猶亦能下。

雁尚不過衡山畏熱也歲不再至節馬力也吞天虫也

黃鳥舍庚也鳥怒也武也四歲兩齒生二十歲齒盡二十四齒

黃三十二齒白鳥肝欲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大鼻大則肺大

脾欲小膽小則脾小心欲大目大則心大大夫乘駒小馬

血氣未定欲拘之也諸庚乘馬兕即羣之始者蝨斯蝗屬虫

子多山海徑曰兔以背飛鳩惟前而推後鳴而小而白又各開

雌拙鳥也不能作巢處十年而倉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

而玄鹿感陰氣而角解糜感陽氣而角解麋鹿者白虎也亦

歲之堆入海為蜃蛇化堆雁有奴以伺夜鴻雁愛力遇風逐

木真

三三六

李孔雀愛毛過雨而高止鴻進以漸雁飛有陣景日夜明其名

流膏食其母後食其父又名破獲五月五日食桑葉欲獲其

類也无虎皆有威骨蛟十年化為龍无馴而蛟得通天犀胎

時見天文品物並形于角水犀能斷水能辟寒人食之則涼

心血故定神也鶴未鳥也不乱匪又名斥鴳名鴛曰鼠所化

也蛙亦化鴉化書曰燥温相有不母而生者蜻蛉也羊性淫

而狼其腸九迴故路之峙者曰羊腸初入群相触火燒其尾

則止故士子瓊林宴名燒尾鳥鳧鳥之謹慮者好沒狼有俱

行其膏温鯉比目魚也其天盈車鴉無舌趾有前無後性甚

滄多鳥與之交又名鴻豹能食鴻也鴉禍鳥也夜中見物青

風為鶯善鳴風善舞春火虫不飲故桑亦惡温火蚕十八日

寒蚕三十餘日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馬蟬史云馬所化

也鄭氏曰蚕為无精賜者伯勞也五月鳴舍庚知分伯勞知

至能制蛇蝎者蟬屬以旁鳴飲而不食又名蟪蛄莊子所稱

不知春秋者也雌者不鳴寒蝎也狸名不來非狐也蟋蟀沙

鷄一物隨時变化而異名者名物踊云蝨斯股鳴沙鷄鷄鳴

蟋蟀注鳴三物也效亦翼鳴口食而吐之人感為疽燥下有

水遇炭則止水滅之炭則不止易曰雷為驚為蟬為龜骨在

木真

三三六

冰有中虛之象也有雄而無雌其名為細腰蜂類是也故化

生有雌而無雄其名為大腰龜類是也故與蛇交而影化鳥

之小而鶩者皆曰雉大而鶩者皆曰鴉蓋雉乃迅速之鳥也

雀影生能步斗雀有長水石畜魚不涸然砥掌則終冬不食

李木而引氣謂之熊經羅能伏獅延再百年化為蛟巴蛇吞

象三年而出其骨蚌蛇吞鹿：四消尽則統樹而出骨蟬名

守宮又名蛇醫術革以傳蛇傷龜蛇蟄首俱東向瘞龜板于

東根可以召雷龜息以耳龍聞鼓声則鳴故月令季夏漁師

伐蛟取龜以其皮為鼓江徒識風龍織而：則鳴其由具十

二肖蛇吻最後為五采而多赤者鳳多黃者鶴多青者鸞
多白者鸞鸞黃帝聽鳳而調律作曆故曰鳳曆之惟者曰
然目眇而胎性畏露蜂交黃退蝶交粉退蜂無王尺死二王
即分蜂採百花俱置翅間股間惟蘭花則掛背以獻于王鷹
兼會也秋金為象氣感其氣始擊不擊有胎之虫虎豹行不
勝鷹鷹若睡猶怒而剛生為鷹與鸞與鸞皆互化鸞鸞皆
陽類故應春鷹是陰類故應秋

江旭子曰儒者以飛階動植為四類釋氏以胎卵濕化為四生
又云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我今入無餘涅槃而賦

度之儒者愛物以漸佛氏之戒殺亦當先胞次卵次濕次化
次有色有想而無色無想之中又愛草木尤甚勝于土石耳
異識諸語曰凡物化而歸於本形者則言化如田鼠化鴽；又
化為田鼠之類是也其不能復本形者腐草為螢。雖為螢。亦
為始。則不言化也。

龍頭上有骨如博山形名曰尺木無尺木者不能升天惟神龍
能升天其他潛龍四龍土龍壑龍孽龍與夫畫文兩秦之龍
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餘有勇治河以龍
欲珠見鐵即去沉鐵而河成蓋凡龍皆有欲若夫神龍無欲

誰得而泰之御之食之過之哉

洪慶山曰宋人謂洛陽無杜鵑今始有之以為南人作相生亂
之兆然杜子美以杜鵑況忠節之士且地氣南北而南其為
諸大儒未可知也元順宗末年燕杜鵑至而我明作其南
乎北乎現者其無以遠說為王金陵罪云

朱子曰動物雖有知覺死則其形骸浸腐植物雖無知覺悉其
有却堅久不壞。

朱子曰人謂枯槁之物只是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可
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蓋由不知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
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
何從得來耶孔子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
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蓋
天下無一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

草木

言草木莫備于本草其次則詩存菜水菜也葛藤渴有粉卷耳
 即蒼耳說李杲多采薇穰菜皆車前也莖刺也藝蓬蒿也蕨
 拳足狀薇蕨子所謂遠陽也沉曰萌浮曰藻甘棠、梨也白
 茅柔在下也檉檉心疎棠棟一名独推葑菲即菘菜也又名
 蔓青孔明出師所常種者蒼苔菜又名野苦蕒其子味如
 菓也菓之新生者兔絲曰唐甘草曰春秋無麥則書重
 民飢也秋種夏收得氣之全者桑主春十洲記曰碧海中天
 帝宮東王所治有高數十丈二千圍者兩幹同根相依倚曰
 扶桑果味鹹北方之果也桐小枝空而其空本虛故曰孫枝
 梓者空而俯子道也雅聖云梓為百木長故木工名梓人又
 名豫章竹八月裁謂之竹春五月十三日為竹醉日上雙枝
 者為雌独枝者為雄其雄者可為竹母當忘憂草也婦人孕
 者服之曰宜男王弼州曰幼男束之手辟驚春者丑女之長
 稷為中央之谷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故以稷名農官世說
 蒲柳之瘡望秋先零蓋水楊也艾可止病五十曰艾言耳又
 也少女亦稱曰艾又曰艾外也歲多病艾先生麻花白故名
 璠華一名菓先安者曰胡麻把朴子曰服餌不老耐風濕穉

木

木槿也可代茗：今人不睡桂令人睡朱子曰柳乃楊之下
 者青史子曰柳南方之草菁澤瀉也西陽雜俎曰椒可以求
 水銀椒為陽木而耐寒蜀椒久服頭不白何生泥中提然上
 井及結實在達其心下向蓋根于天而還植于水也稻太陰
 精合水沮洳乃能化也梁似粟大味酸而溫燥甘而微寒氣
 味相成也黍音暑其性熱梁音涼其性寒榆性扇地人就息
 為紆亦麻也當不生滂下之地山海經云天帝之山其下多
 管似茅而大香草也菡萏即荷花之未開者又謂之芙蓉又
 名蓮生于污泥而提然不惹君子珍焉菘楚陸机云今羊桃
 是也菘云菘之德國而神論衡云菘七十一歲生一莖衣中
 即曰蕭山菘菜採自西湖浸潤湖一宿然後佳浸處亦無多
 地方僅數十丈其根如符其葉微類荷錢其枝如珊瑚而細
 又如鹿角菜其凍如水如白膠附枝葉間冷：欲滴其味香
 粹滑柔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不不能遠去依李慶吳人思
 專食然專以菘養生入夏數日而秋風適魚將無非是
 柳千里湖別有一種專即郁李一名莫陸机云唐棣也棣種
 不一陽草也有向日者莢者豆之槌名赤土宜莢者莢之
 葉也子路食蜜翁來養生論曰蒿居晉而黃晉食冬多也青

史子曰東北方之木瓜種不一菜瓜各人目擊為食之即時
 可爛李沉則熟瓜浮則甘莊子曰朽瓜化為魚性惡毒尤忌
 鼻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清至膝可散十瓜至腰轉多至脊
 可散百水皆作瓜氣味松栢之地其土不肥脂入地為茯苓
 千年化為琥珀粟之為言續也有壳曰卷有子曰粟去子為
 米本草云桑寄生一名葛毛公云葛羅即兔絲又名松蘿也
 亦名女蘿周禮醴人嘉豆之賓用水草則有芹菹禮記曰水
 草之和氣也或曰高田者宜人斬州之地作芹香斬即芹其
 姓今用于世候小瓜也莖馬頭也棧樸叢生之木苞櫟之屬

也樅天將雨先起氣木之冬者也梧東方之木清明不華歲
 大寒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遠有葉從下數一葉為一
 月間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竹初
 種根食土而下采乎母也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母也竹有
 食則枯非風風食也有以蝗為風風食者可笑耳

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谷之先也欲知五谷但視五木擇其木
 或耆耒年多種之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于東或楊
 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楊春生于榆大生
 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或荆

馮應京曰五木上旬種者全收中旬種者中收下旬種者下收
 又宜早不宜晚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
 華實黃白土宜禾黑增宜麥赤土宜藪污泉宜稻實耕者實
 其土易轉者勤其鋤

周茂叔憲前草不除謂與自家生意一般
 朱子曰看茄子內一粒一粒是生性
 陶淵明愛菊、花之隱逸者也周茂叔愛蓮、生于污泥而不
 染挺直而不蔓方而不艷可遠視而不可近狎花之君子也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愛者衆矣仙李東垣亦謂荷蓋挺起

泥中有震木之象用之糊藥可以升提陽氣
 史曰余寓燕時于諸花取其易致者投瓶中貯水而玩焉入
 春為梅為海棠是為牡丹為芍藥為石榴秋為木樨為蓮為
 菊冬為臘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景細梅為上海棠為西
 府戴錦為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瓠大紅舞青倪為
 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室粧成為上播花深江重臺為上
 蓮花碧屋錦邊為上木樨以純子早黃為上菊以諸色鶴翎
 西施剪絨為上臘梅以口香為上常見江南人家所藏中
 青翠入骨砂斑斑起可謂花之全履其次官奇象愛者實細

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銅器如花瓶銅鐏等物方漢書
 浸盪區畫室器如紙槌鸞頭如袋花樽花囊著妙如槌皆洵
 形製減小者如花瓶既大則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
 久受土氣深用以養花之色鮮明。遠而謝。遂就瓶結實陶
 器亦然。然地寒宜用錫管水味忌鹹。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
 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亦可養多花。下不宜燒香。猶
 茶中不宜置果。茶有真味。花有真香。皆不可雜。而麝香尤能
 敗花。韓熙載謂火樺宜龍腦醲。宜沉水蘭。宜四絕。合咲宜
 麝。滿官檀此非雅士事也。至于炷氣煤烟皆謂花祟。花有喜

怒寐。寐晚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為膏雨耳。夫漆雲薄日夕陽
 佳。月花之曉也。狂號連雨。烈皎濃雲。花之夕也。香檀烘日。嬌
 態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歛。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散枝困鑑
 如不勝風。花之憂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
 亭大。屢昏則典房。與室愁則屏客。危坐喜則謹呼。調笑夢則
 睡。塵下幃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晚
 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浴夕浴愁。直花刑耳。浴
 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流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湖中。不
 可以手觸。亦不可付之庸奴。婢浴。梅宜清癯。浴海棠宜韻

士。浴牡丹芍藥。則靚粧。浴橘宜艷。婢浴木樨宜香。浴蓮宜
 媚。浴菊宜隱士。浴臘梅宜瘦。僧然寒花。怯浴。當以輕銷護
 之。有使婢梅以迎春瑞香。山茶也。海棠以蘋婆。林禽丁香也。
 牡丹以玫瑰。番薇木香也。芍藥以當粟。蜀葵也。石榴以紫微
 大紅千葉木樨也。蓮花以山礬玉簪也。木樨以芙蓉也。菊以
 秋海棠也。臘梅以水仙也。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
 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艷。石氏之翔風。羊家
 之淨琬也。林禽數婆。娉媚可人。滿生之解愁也。當粟蜀葵。妍
 于難。落句空園之萬屋也。山礬潔而遠。有林下氣。吳玄祖之

綠艷也。丁香瘦玉。簪寒。株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季才
 之傳見也。古之菊。花僻者。聞人談一異。花雖深。各峻嶺。不憚
 蹶。壁花將萎。則明其下。以現其由。微而盛。而落。而萎。或千株
 萬樹。以窈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極其趣。或嗅。棄而知。花之大
 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好花也。若賞者上也。談
 當者次也。酒賞者下也。內酒。越茶。俗談。花神之所深惡也。當
 亦有候。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暖房。濕花宜晴日。宜
 輕寒。宜華堂。暑花宜雨後。宜快風。宜佳蔭。宜竹下。宜水閣。涼
 花宜吳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隨石邊。花所快意

明憲淨几古鼎宋硯松壽溪。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蘇州人送酒。座客云巧。花并盛開。快心交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炒鳴。妻妾校花故實。花兩折。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蟬枝。庸僧談相應。事。窓下鈎關。弋陽腔。種花對榻。醜女折戴。論陞。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篋。檢韻府押字。破損狼藉。層疊。彩漆器具。兇矢。竭。僮僕偃蹇。今初行酒。盡與酒館。為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氣。等。長使花快。毋令花愁。則花之神彩自發。性命可延。謂我作天工可也。袁中郎曰。取花如取友。若之花寧貼竹栢。數枝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不可使凡庸。聖妙。潤入芳社。

江旭奇曰。古人以木種喻士。武后幸苑。賦詩百。花。卉。發。木。種。以抗。古。被。斥。今。置。籬。暫。向。未。召。還。而。就。史。復。以。為。花。婢。不。亦

或問。屈軼。指。佞。人。有。之。乎。洪。亮。山。曰。佞。者。陰。道。瘞。心。向。日。或。亦。此。類。實。夫。生。反。而。知。句。朔。物。理。固。然。山。間。之。棕。旬。朔。更。新。何。足。瑞。也。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植物雖不可言有知。然一發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復悅澤。亦似有知者。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

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食之則熾然。頰赤。東坡云。紅潮登頰。醉檳榔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飢。能使之飽。四曰飽。能使之飢。賦性。踴通。而不洩。氣。粟。味。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書言鹽梅。詩云。標梅。又云。條梅。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及唐而吟咏。滋多。宋則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乘芳華而不應。遺。梅。余。親。二。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

可知也。且如古人之祭。燭。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撰。夫。採。山。乃。詩。之。國。色。天。香。高。梅。群。花。子。是。舒。元。與。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于。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皇時。西。騎。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瀝。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瀝。戎。摘。荔枝。之。句。至。今。則。閩。品。奇。妙。他。如。木。犀。山。慈。素。檜。菜。刺。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豈。容。襲。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

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備今勾滿
縣隸容州余嘗為法官親至其地求而謂丹砂者顆粒不可
得豈非昔有而今无哉

果中易生者桃雜實者橘未見橘少而桃多也

莫莫三五而生尽三五而萎盡藕生應月開月多一節芋以十
二子為衛亦應月數長春樹之花春碧夏紅秋白冬紫皆知
日月與年黃楊歲長一寸閏退三寸是亦知閏也

朱翼孫惡

新安

江旭奇舜升甫編錄

吳譽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首君常甫參訂

雷載

朱子曰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
實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有為者

德按臣衡之告元帝曰聖人慎防其端蓋始為涓涓已有大浸
稽天之勢初則熒熒遂至于燎原不可撓通漸身由蘖而大

以百圍不可斧斤其始可不慎哉

錯謀曰治非一日之積也是深明寔易之道也亂亦非一日之

積也是寔徹寔滅之道也寔之云者即書所云初生貽指恐

在不見之謂也寒暑始至微茫之反衡于緹素豈有幾微涼

燠之狀漸而析膠注海已

恐以有事擾者清淨之末化為因循恐以無事廢者操切之近

運為決裂倘有所重權或附為微有所輕繫或數馬程子曰

治亂之機繫於事始又曰慎獨然後可以行王道深矣

芥鷄或以亂暮爭桑或以挑吳食竟召秋求颶至亡三尸亡春

本朝
女界
俱致相

女戎勝晉。微機可畏矣。至若春削於尊。親齋。于尚。順右功則雖聖如太公。賸如伯禽。猶有不覺者。可不慎歟。

古者三卿進策于天子。一策曰如之何。愛之長也。能除患則為

福。不除患則為賊。二策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其三策曰敬戒無怠。福與禍隣。豫哉豫哉。

汪鳴嘉曰。七國之亂。不在晁錯之發難。而在三庶孽之割封。

藩鎮之強。也不在安史之陸梁。而在府兵之法壞。宋之浸以弱。也不在遼夏之勢逼。而在澶淵之講解。

蘇子曰。未亂易治也。已亂亦易治也。將亂未亂之間。難治也。

今夫天經以九野。緯以三辰。幹以五氣。而其交曰十之三陰陽

之始也。而曰淺過壯。蓋淺則始出而軌。長矣。率之陽中之陰。中之陽。一受一施。皆自淺中得之。甚矣其微也。

動於喜。則司動未利。匪頌未行。而銅山金穴。偶主並貴之微。應一動於怒。則圍土未加。師旬未伐。而赤滑丹野。塗肝草莽

之繁。一動於愉快。則甲乙未陳。將作未試。而璇宮瑤室。雕

牆繡柱之前地。一動於遊玩。則八駿未驅。九杵未動。而層風

如入室。山日中。幽黃舌。枉戎影。琴無忽為近。吾念一正。必且避。彼而畏。說雕

假不

踵重。蹀。寤。髮。不。毛。無。忽。為。遠。而。吾。念。一。正。必。且。起。瘡。而。收。澁

鯢。鮪。蕭。蕭。蠅。煤。聲。聲。無。忽。為。細。而。吾。念。一。正。必。且。踈。禁。而。若

時。帶。珥。純。氣。曰。送。曰。留。無。忽。為。偶。值。而。吾。念。一。正。必。且。增。德

而。脩。故。布。象。比。氏。稽。品。展。事。內。史。左。策。司。祿。祈。年。而。中。有。鏡

匯。會。林。之。微。不。及。覩。也。無。陰。之。矣。奉。牲。出。入。三。夏。迭。奏。樂。附

路。鼓。驚。動。卻。詩。而。中。有。倚。伏。叵。測。之。萌。不。及。覩。也。無。焚。之。矣。

萬。舞。奕。奕。設。業。設。簾。千。鍾。萬。燧。貝。冑。星。羅。而。中。有。引。滿。儲。胥

之。思。不。及。覩。也。無。去。之。矣。禮。齊。燕。呈。三。問。三。揖。僕。夫。祀。輟。條

狼。戒。取。而。中。有。視。遠。行。跋。之。思。不。及。覩。也。無。剪。之。矣。宮。伯。奉

戒。女。御。叙。御。龍。陽。取。憐。鬢。髮。梳。而。中。有。暱。近。爽。婉。之。微。不

及。覩。也。無。過。之。矣。始。作。也。隱。終。茲。也。巨。易。於。忽。矣。固。閉。中。廟。從。室。視。庭。境。界。既。淺

瑕。類。乃。見。易。于。昧。矣。母。代。鳥。飛。母。代。馬。走。母。先。物。動。以。現。其

起。清。之。而。愈。濁。矣。美。蔭。不。顧。母。為。利。階。絕。甘。去。歎。不。為。物。備

無翼而飛。是為至神。

脩火憲。安水歲。辨功告。平室律。毋失事。而怠事矣。矜劬勞。休力後。見百年。存孤弱。毋葶瘠于溝中矣。變怪服。絕奇民。野無寢。未學不食業。毋蹈于淫矣。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具。道入。鞅積九野。任地。毋敗于制矣。荀卿曰。養一遺百。其營滿側。此之謂也。

此致論
由存心
致知得
來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墮才。梓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道選

將帥

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謏議。不喜道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語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于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

心極道
醉口極
極口極
極口極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先古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

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後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瀆吏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連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為後世法程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幾。使幾動于微。而不應于著。則禁不尋斧。析之謂何。他。不為蛇。權之謂何。然而微者始。環流鼓轉。暴乎其相。報也。猶。乎其有所起也。諸。乎莫。其門也。孰知夫播泰押。而其後乃有山梁。蘭英。龍。鱗。鱗。子。孰知夫條索。繁。而其後乃有雲。岷。列。標。斐。機。毒。臂。子。孰知夫操尾。踏歌。而其後乃有爛。燬。百里。陽。阿。激。楚。乎。語。曰。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巨。始。之。當。謀。也。大。都。若。此。矣。孰。知。夫。濫。然。豐。滿。乎。之。掘。動。者。而。國。有。甲。兵。之。事。乎。孰。知。夫。服。綈。于。太。山。之。陽。而。梁。之。却。絳。緇。道。路。揚。塵。而。不。相。見。乎。孰。知。夫。微。譁。而。更。驛。驛。不。聞。而。折。衝。于。里。之。外。乎。語。曰。其。微。也。易。微。其。未。也。

九脈

天下

天下之事莫不有幾使幾動于微而不應于著則禁不尋斧析

秀謀我之不可不發見也大都若此矣

成王作訪落之詩訪臣下而謀之于始也畏其事故怖其始彼謹之於微而不待救之於棘今萬曆間董尤為崇而蕩定如故祝融煽雷而壯麗仍然河伯汴災而灌輸不絕校虜啟隙而市賞終廢乘機屢歌尚清人之未賦空村竊漢儲樂土之未思皇上見臣工所言得無以過計乎

樂元聲曰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端之為言始也能於此慎之何事不貴以此事父母則順以此教子則嚴外不媿君友而中可恃兄弟之歡矣故若人謹始當自宮帟始

宋太宗修氏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外飢寒死者對上嘿然色變陳旭為三司使有詔趣上中外錢穀數怒以天子富於春秋恐知府庫克實生侈不進李文靖進四方艱難狀王正文尚以為不足煩上聽後真宗之侈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始之不可不慎如此

武氏之粉廢立由於高宗豈不易制及其寵生殺之權則高宗殆矣欲昭儀獄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稍有不平不難于一逞危哉姤壯勿取慎之于乾之時可矣

胡致堂曰漢文富庶因恭儉而致武帝虛耗由奢侈而然唐之

藩鎮由節度之專兵五胡亂華由徙夷于內地宋之削弱由州郡徵兵皆枯也

世之治也其象清明其人簡慎其政和平其文曉暢其議論明切其地為豐年為祥瑞為和風甘雨皆陽之屬也世之亂也其象陰翳其人偷蓄其習凌競其政偏頗其文鈎棘其議論沉淪其兆為兵刃為兩陽愆期皆陰之屬也陰之乘陽也不於其衰於其盛鏖金之夏必有伏陰桂滿之夜必有虧輪

聖人當寢而憂帝當食而憂七非崎嶇於康莊而啼啼於燕吟也惟見夫天下之患在幾不在形譬如有人明知酪之有毒

也雖佐之以珍錯備之以絲竹其人必投箸而起非畏酪也畏毒也太平者酪也晏安者鴆毒也梯航之貢不輟而至珍錯也詞官有卿雲之頌遠臣有紀功之石絲竹也是故聖人辨瓊奇於芒刃例歌謠於呪咀非畏太平也畏禍也

君德之成未有不本諸慎獨者由淵蛸蟻漢而得之者十九由宮闈突奧而得之者十七由黼黻細旃而得之者十三由岩廊台閣而得之者十一故有舜之兢兢而後有舜之無怠無荒有文之緝熙而後有文之日晏不暇食旅裝之規武王噫嘻之頌成王皆王道之本也

深宮之中便娟在列豹飾黃裳富都巧哇漿酒釐肉呼號耽飲
非所以為慎也。衣盎却席於慎夫人而今主妾之分。妾后脫
簪待罪於永巷而諫宣王之晏起尚矣。昔知悼子卒。晉平公
夜飲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舉觴飲曠曰。知悼子在堂曠大
師也不以詔舉觴飲。調曰。調君之藝臣也。為一飲食忘君之
疾。公曰。寡人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至于今既
歛。斯揚解謂之杜舉。猶有求證之意。為詩曰。耳屬于垣。易曰
戒伏于莽。衛武所謂神之格思。曾子所謂指視。獨之嚴固如
此哉。

高皇帝謂學士宋濂曰。人心乘氣機出入。收斂為雅。朕于燕慶
罔敢自暇逸。

夫人之所以眊然能視。惛然能聽。知能別當否。而察能分邪正
者。神守其舍也。獨者不與。內意為對。不與外境為偶。心之神
也不慎。則神馳。則搖蕩而無止。不慎。則神昏。則滉散而
無守。不慎。則神弛。則倦怠而靡揚。是故目極角觝之親口
甯。聽藥之御耳。聽靡之樂。而心竅赫然。之榮。解歌羅舞去
酒。撤樂而心恍然。若有所夜也。其樂之也。炎。赫。既浸于
肌膚。不和於五臟。其稗之也。昏。默。又。駭蕩而不定。淫。高。

神

而不收。以此兩者轉而相生。形閉中距。則神無從入之矣。獨
之境。界且不可見。而安所稱慎乎。故其要莫如省嗜欲。省
則神清氣平。百節皆寧。而生之源。能自見也。欲省則因知
現動。因致覺。而微渺之萌。能遂規也。由是觀其不可匿而
屋漏。開居皆慎矣。親其不可聞。而風夜宵密皆慎矣。

熱心勝

朱子曰。提刑入秦。極論天理人欲之介。白急陛下。自今以往。一
念之前。則必謹而察之。以為天理。即為人欲。即果天理也。則
欲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欲以克之。而不
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己之際。無

朱

不。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得以介乎
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飛衛之教。紀昌射也。懸虱於牖。視之三年。如輪焉。以規餘物。盡
丘山也。射虱貫心而懸不絕。

人主者。身所不至。聲教漸焉。一輔震而人聳。需一非動而人趨。
起一眸瞬。左右眇而人肝。胎堂細故哉。

全

鷄鳴之傲。九重壯麗。而思卑宮。頌夏阿房。滅秦則雖飛棟。連
雲而不散。忘戶牖之銘。大官進膳。而思霧起。當益功。收食馬

則雖八珍在前而不致忘葷食之憂。天下未嘗有羽檄交馳
夷戎匪茹之禍而惟恐南詔之敗區於萬里吐蕃之變劫於
盟壇天下未有御憲握爵同床在旁之憂而惟恐楊杜之奸
隱于癰腫釜鬻之弊起于肘腋士人未嘗有甲乙之黨南北
之部而惟恐洛蜀之訛旋至終更牛李之禍幾空人國。即國
未有趙霍橫行原嘗斷擊而惟恐武斷之志遂為盜魁。怨毒
之甚因而鼓衆海內未嘗有十室九空赤地千里之變而恐
民間膏脂竭於箕歛閭閻流離致傷和氣蓋化惡在張玄樞
在握誠不敢苟也。

未雨而徹土先霜而戒寒未濟凜衣衾之虞大壯抱羸角之憂
皆所以慎幾也。

夫人君者贊之張光而闇曾為急守之以區蓋而端倪為急悞
之於庭除而牀第為急嚴之於翠味而寤寐為急白之于士
紳而密勿為急懲之於姦宄而近幸為急
人主之念不可使少怠懼其日安於逸也緣織不可使早開悞
其考入於款實也才不可使有餘悞其求於治之外也左右
不可使便辟悞其唯言而莫遠也周禮自太宰而下或掌王
宮之政令或掌王宮之戒令宮中日用無不統轄月令天子

與仇士
民之賢
教條錄
識才錄
三陳尤
好

春則居青陽夏則居明堂秋則居樞室冬則居玄堂以至左
介右介皆以時序蓋所以養成其德也故宣英之際常朝弗
輟而文達猶謂數刻之聽決不足以通天下之精神奈何并
朝講而久不御也嗟乎至日中晏不遵暇食周書所以恭隆
也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大雅所以淪也
今大戶得樞則闔閭象乎二儀故開做乎四序而繁弱忘歸中
微制大則機實主之夫非獨戶有樞而夫有機也君心亦猶
是矣

白在
人移字
人移字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
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剛武

程子曰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蓋人之自

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道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無咎也履屬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

有功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不成只是壞于懶與私而已

程子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大率以說而動安

有不失其正者

愚按呂祖謙曰君德以剛為主蓋寬仁堂弟非優游始息之謂

也其道象天之震而子而稱剛非恣睢暴戾之謂也其道象

天之行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非勝天下也自

勝而已天惟剛故日運一周君惟其剛故心存四海

君心有二患一患者疑志之未釋悔志之不堅疑若蘊火然蘊

火之家三日不燔不費特矣而上燦至堂構不可撲滅悔

若嘗真然一為而中幸未甚傷當亟治他劑嘔之泄之以瀉

其邪運設悞而再試則裂肝潰胃必無幸矣

宋高宗之不能恢復止由不剛一曰志足以康王而踐祚過望

夫二曰氣奪大梁之靖和權州之南馳維揚之霄遁明州之

沈海蓋非不免矣三曰中疑諸將皆宿兵而劉之變已蓄疑矣若高宗之忌淵聖恐不然也

此段文字極難讀

君德真尚於武一功成故曰成湯武王既號武矣而成王又稱成焉蓋振刷揚厲乃為武不在於捷伐也衛武老而不倦故

謹武蓋德以用兵稱武陋矣孔明精於治國其武有在司馬

肅凡強勇以折故強而不解久不若周道之寬厚為能過其

者也此亦不知武之妙矣文王稱徽柔矣乃其致止緝熙康

楹謂之武漢世祖號克武矣亦曰吾欲以柔道治天下是武

固不在柔與強也然侯霸功臣也春閭楊夫人魯書詰責曰

崇山此却何可偶黃鉞一下無廢所何其毅也我太祖紀元

洪武國號似高嘗諭侍臣曰朕每日心運天下一遍又曰朕歷

年久而愈懼恐為治之心有懈日慎一日註洪範書無逸揭

大學衍義親勤賓輪左圖右史是即高之躋敬恪也未明

求衣早朝晏退午朝夕退中宵不寐三十餘年如一日是即

商之極畏自度也軍精竭思上極太始下窮無際律令三易

後成官制晚年始定祖訓載六載凡七騰稿是即高之不借不

怠也蓋子孫之所絕者武也達文君以文紀元矣又御諱始

此段文字極難讀

名矣而又以命子偏於文識者訝其不祥獨成祖大皇帝兼
二義為武皇之武寧亦類於唐李而誅瑾瑄楊亦可以言武
矣蓋精神奮猛則目無全意氣稍歇則心有遺焉惟我皇
上陽明用事配天行健乃為武之大也

帝王撫馭凝命要以宥密為基在於剛尤款廣運其剛者
先明尤款顯出其明蓋自有其剛者必陽橋而不入積橋成
執積執成牽而剛及類於無剛又害明自有其明者必陰閉
而不出積閉生岐積岐生眩而明又類于無明又害剛
考曰天行健又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惟行而後觀其健亦惟濟

而後顯其光

宋養祖有云吾心於天下一日再周庶幾近剛漢武內多款而
謂為得剛者文帝仁宗難以寬仁豈弟理天下乃其能自勝
則剛也

入主生深宮恒成業入統諸婦之勢與謂天下可以意行出憤
公忠之難合又謂天下當以法矯兼之權以自勇其新精以
自智其察當聚為逆而一堂有惰志為艷姿傾意而一握有
我心為肝胆為惟而一腹有楚越為蓋徵至求獲之意提結
瑞後考閱悉於天下之窮民而仰於不順及怕心溫志之極

從強藩從悍卒又恐於天下之良民而姑息于不賞貸之去
則信乎無款乃能剛也

詳致軒曰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張瑄曰君心未有操之而失者也其操而尤失者操在改非操
在心也

張書明曰晝則見日夜則見月天不言勞故無休歇

陳保泰曰一時之存想終身之品格也一念之更端品中之位

局也此念藏精處遂結聖狂之胎此念決向時倒移聖狂之
脉入中之念日變念中之人亦日更

朱真

馬世銘曰作聖作狂其作處有機時可以環轉決不緣太初
骨格而遂却末路之操持作者有權人自得以自主決不因
現前品題而遷托一成之地位賦性通明者其自恃倍堅人
庸眾不墮狂不止狂思遠取者其自奮亦舉千尋常不入聖
不止也

司馬光述五規於宋仁宗曰保業曰慎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
實

明斷

朱子言于孝宗曰陛下舉錯之開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先敦

欺由未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

愚按易贊知臨書稱果斷後之言明斷者防焉司馬光以別是

非察和正為明田錡以堅謀慮持勇決為斷廷衡曰聰明疏

通或於大察勇猛剛強戒于太暴蓋明斷非二也省括精而

發矢始力輕重決而鍊而益分

李綱曰典衰攢亂之主在英哲英則用心剛足以范大事而不

為小故而措指則足以明善而不為小人所開

自見為明自勝為強漢之顯宗明矣而狹於度則害斷唐之憲

宗斷矣而比於邪則傷明綜覈若漢宣機略若唐太宗似魚

明斷矣然或以基亂或以固終皆非克湯欽仁之比也

明斷有六義曰節而不困蓋夜光之讓虞其望也龍淵之削防

其折也故免疏以養明墳續以養聰曰困而不勞與驥並馳

一會而羅乘驥而御之不倦而至千里曰公而不暱隣照可

竊虎威可假悞其竇防其藉無以靖市專曰要而不煩簡絲

數米難以為察疾醫嚴毒難以為御網舉而目自張矣曰神

而不測應龍隱見而不常故人憚其靈台光觸物而不知故

此篇教
是格致
技軸

仙不止
申轉已
本邊貴

人避其鋒也曰應而不留妍媸賦影而隨空輕重低昂而不
滯乃稱衡整也又且聰明用之以燭民隱而不過察於承休
服采之臣孽斷用之以制官邪而不妄加於批鱗折檻之士
高鑰其神明以待機務之來靈養其威重以達事宜之可則
竟明湯武又何加焉

斷者利器也亦玉缺也非一割之為快矣而人而提一器則擊
而不能斷故用獨黃黃育之任前且無堅故用象操獨以制
象收辰以成獨乃能斷矣

本辨兵
公其明
符秦之收于淮水後唐之發難於移郭也唐太宗之挫威于遼

左也宋神宗之基偶于熙寧也皆舉朝之而力爭也以此獨
敗者也趙克國之屯田廷臣主破羌強弩之說爭言不便漢
宣獨決策親相率教諸羌曹操威治水軍東下張昭等爭請
迎採吳主衛仲舉肅之謀將周瑜而破之赤壁淮蔡四年不
克群臣以師老財匱成請罷兵憲宗獨任裴度元濟統擒澶
淵之虜勢逼城下王欽若請增歲幣真宗獨使寇準濟師契
丹尋盟以皆以獨勝也
書與易持為訓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易曰三人行
損一人而小爻亦戒孔多惟指惟謀或肅或又乃能斷也

此本莊
周野人
說

鉄之新必有質以受之。苟不當其質則薄於傷鉄。鉄失其利矣。然有柄焉。不可以倒持也。有芒焉。不可以輕挫也。有機旨焉。不可以濡需也。有中伏焉。不可以蹂露也。

舜思鏡說。珍行故雖覽者。謂其比共工也。齊威烹阿。并烹毀譽之人。是以明新之君。必不為朋黨廢法也。

嘉言固伏而無稽之論。不得附正而恣其談。象正稟征而似是之徒。不得歸醜而售其說。蒼素自定。淫滑自分。飛鳴且變。而好音兩雪。坐消於見聞。又何煩驚之足慮乎。

洪覺山曰。惠阿封即墨離。云群臣悚懼。莫敢歸。非務盡其情。齊

寫出七
古德狀
當今芥
威聚頭

此政尤
妙于者
史

國大治。畢竟是刑名。練核之心。非勸懲之德。民必有受。其害而不得。違者矣。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聖主。中正之制。不可考也。漢宣謂。嚴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戶。賜成會。關內侯。非賞其戶口之多。賞其勞來不怠也。設使俗吏。因是務為虛名。以求名于勞來。不怠亦何害乎。史氏列成於循良。有見矣。或以綜核失實。譏帝過也。

餘味堪

大度

馬梅胡氏曰。人主當以天下好惡為賞罰。又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蓋群而往之。則為君。往而歸之。則為王。嚙為春。吸為秋。居移氣。動移星。東日域。西月軌。南保國。北羽民。神州赤縣。何者。非其有也。

君度不私。認一曠以自封。則有告緇脩宮。五均七市。以人主而有私財者。有皇家。家伯。三堅八貴。以人主而有私人者。又有內降之詔。斜封之勅。以為人主私喜者。又有惡司隸之虐。威憤僕射之禁。切以為人主私怒者。語云。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

朱真

十九

君又曰。無私也。故能成其私。君度而頌可狹哉。

天下亦養博矣。通而曲。筆運空。業臺夾鍾之側。遂而難材。馬人占風候日之區。微而澤。蔡依井。莖葛。晉塗之衆。細而星。雷。桂釜。朱。燐。殷華之煩。人主非張六幕。以覆之。恢三驅。以囊之。其遺漏之虞多矣。

孔子觀秋。吞屬其小子曰。滿則覆矣。是故廣人視。濟。溢。可以保其身。大夫士視。滄。川。可以保其家。諸侯視。江。河。可以保其國。天子視。海。可以保天下。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多其
一
龍
眼
担

陳眉公曰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捕賊終始不出即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是稱聖人之威哉

高岩納誨爰及憲天牧野作誓曹作元后君道之貴聰明尚矣然惟出宣哲于純白冲素之內培沕穆于燭照鑑洞之中不翫法紀以愚奸雄不務飾慧以削元氣則垂統續于穆清之內自精洽真微於九垓八埏而不可解

劉印人物志曰主德者聰明平淡撻達象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運一智慮收百智慮收萬耳目歸一耳目非虛以受之不可

無遺物
易無兼
物唯

天之於群物并包而靈照之梧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莖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蓄息矣而虎豹孳養也並育弗穢也蓋培櫟以材以棟而荆棘亦是以藩垣參莖以宜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孳養亦足以饒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無棄物也故親舊與疎遠兼收而白屋與世族共錄元凱之英可以一旦而升不嫌驟也呂單之胤可以屢世而用不嫌偏也

唐虞之時稽象遠聽嘉言固伏然而無稽勿聽說說庸遠不用第隱惡揚善而已嘒治奮庸俞受亮工野無遺賸然而興曲

雜壬第書識垂生而已寬於用言嚴於用人而又厚於作人也

入臣奉職訓事皆常令也當而用之不當而不用可也吾不過為獎許激揚以滋好事之口而開之捷故我開邊在相武功

息議論在垂念憲懷大而寬平為政之經也

朱希則廷對策曰帝禁之學與書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與有司之職亦異故好不威事也而程頤則謂帝王之學不在文

義蓋經世大法備載方冊務得其要措之事業斯為大耳崇儉美德也而柳公權則謂天子之儉乃其末節蓋親賢退不

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其大耳躬親庶政者人皆以為勤而拙

黃裳乃有人主不親細事之說蓋其大者慎選賢才以分其任而已威靈及遠者人皆以為武而胡寅乃有聖王不動遠

略之說蓋其大者專務治內以固其本而已

蘇軾狀奏臣聞唐劉晏以千貫造紅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

之資以寡見法聞者諭之可謂疏緣之極矣然歲運四十萬石紅無破敗餽運不絕其老卿助紅物料無漢寬刺工作破

窳紅以遠賦乃歲寬四萬貫耳而餽運不絕卒以貽天下之

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主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

公正

劉翰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亦惟不以已與之而已其于事也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其於民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故曰王者至公至神之化

程子作
天人眼
日如今
又人習

程子曰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遠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遠道不順天于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視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于心而說無教

天之道至正故寒未嘗不暑日未嘗不繼以月也天之道至公故寒暑不私一物日月不私照一方

人知王者用情于天下而不知王者無情於天下無情者無私情也無私情乃所以公其情而無私

今天夫日月照臨萬物而物不頌其照臨雨露潤澤萬物而物不銜其潤澤雷霆震擊萬物而物不思其震擊此無他無私故也

愚按朱子遺賢遺不肖於宰執而歸之人主大公至正之心蓋人主之心偏倚驕傲則人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於是見好

則誣能見惡則匿端即未有而見而且先急遂迎萬方以求中其欲故人君欲正人在先舍已也

人主陵動而天下之目注非動而天下之足奔我舉而天下號我咲而天下舞甚至重宮邃閣之中呼啞戲語之言而志指偶動必且無翼而飛無胫而行我明之人且倫之我匿之人且憲之一偏則無不偏一邪則無不邪金紫被于蔭施行徑加於貞虎法之所舍主之所尊也法之所非主之所責也其於公正之則不啻遠哉

王通謂平無偏無黨無反無側固為公正即偶有出入而轉圓如神亦無累其為公正也蓋大實無為常如天清日霽之時而盛拂感之則為條風潤澆感之則為甘雨震懼感之則為愷雷其清霽固自在也

程錄曰臣無有作福亦無作威作者私而不公邪而不正之謂也即君可以福可以威亦未聞其可以作也取責以爵取富以積取幸以予取行以置取會以奪取罪以廢取過以誅將賞務布則加賜進樂以兼陽也將罰務積則徹樂減膳以兼陰也賞則受命于祖罰則受命于社爵則于朝刑則于市無善而溢賞無惡而濫刑君道也

善而溢賞無惡而濫刑君道也

入垂席至便之勢受之則抗于青雲之上惡之則沉于重淵之

下受之則為蟠蛇為金穴惡之則為赤渭為丹野彼方燔我

蓋我森癘我而我念稍維則必將而為偏逾於其則矣

入主欲收天下之權先收天下之心故公吾之欲而衆用之乃

能攬天下之權而獨操之蓋權內附所欲以出而外附天下

之心以入天下之心不入不足以成一尊而人主之欲不出

不足收天下之心

萬曆改元許國疏曰陛下踐祚之初左右以私事陛下者固親

其雅恩而君子以公休國者尤真其謹始非惟名器不可以

假人至於金帛閭閻之脂膏吾親用之如泥沙也志乎

蓋仲舒陳三策於武帝其一欲正君心以正四方

萬民共二則欲置明師以養士責大臣以求賢則欲定

法制以革奢侈持一統以息邪說

法以革奢侈持一統以息邪說

憂動

愚按胡氏曰人君不可頃刻忘君天下之心又曰無逆一書人

君之法具矣又曰憂動所以無為暗座右箴也

易之論乾布為始亨欽為性情而暢為美利究其樞紐則盡之

曰天行健蓋於剝後夫始之際知健之說矣陽消於剝陰決

于夫至於碩果食矣無號去矣而方滅於東旋生于東滅之

時即生之時禪代之機間不容髮豈非健哉

人君之心一念不在民則一膜之外有如胡越苟其存之則顛

連之狀即在目前一念不在事則雷霆之威遂至屑越苟其

存之則垂衣委佩自有臨淵累卵之危譬之金本剛也雖液

之而流石本堅也磨礪之而盡然而人君可不保其至剛至

堅之心休哉是故有即事而憂勤者未覩其形先察其情未

及其來先鑑其往有即民而憂勤者至愚而合以至神至順

而伏以至險有即時而憂勤者方恭而達其後謹方豐而安

其日晏左右而後廢地非集木也食息起居靡念非涸水也

惟憂動則心清自無雜尚惟憂動則心靜自無焚馳

惟憂動則理晰而聰明不蔽于攬斯惟憂動則神肅神

肅而威權不患於下移故曰憂勤者可以無為

解元亦
有語脈
江文明曰
心源壹
經綸以起
此心惶
惠澤自流

天之為氣也一元相推終古不息而商為清陽閣為朱明收為
白藏欽為玄冥以至五運六氣呼吸無停氣也而居官于一
元而後一元稱為不動也天之為運北辰居而終古不息而
次為三垣次為九野十二舍以至積為晦朔歲時閏餘垂節
呼吸然停運也而居樞于北辰而後北辰稱為不動也其德
健其休剛其行運而不積然後名之曰天何言哉

古謂勞於求賄遠于得人長君之遠待於人也又謂勤於經濟
遠於政成是君之遠待于時也吾以為即憂勤之時已自無
為難無為之頃穩屬憂勤蓋人主非有未益叢蒼之務簿書

期會之勞無大小無衆寡無故慢所以能泰而不驕機非二
岐也不觀之馬乎無御則不安執綏而不放尚何虞乎
古稱無為無如黃虞今觀其井田無師黃帝非不開物成務也
而神不勞精不搖卒無為矣齊故命官拜亦未始不奮庸與
載也而恭已正南面亦卒無為矣漢之地節宋之豐熙其君
曷當忘憂勤哉而卒之以敬天下何也夫其居敬之休也敬
者無欲之謂也天之道健為不息剛為無私惟剛乃能健欲
無為者亦居敬而已

此方有紀
故不下
朱

悍羊在道蜚鴻在野半跡不飽化離而嫁絕域則不敢忘親遠

即日營裡讓亂于大澤士衣甲卧戈白首不涉踐更則不敢
忘勞鍛鍊內周羅織外比柎楊相望城旦鬼薪相藉則不敢
忘急栴克燔于設射腹削保於碩鼠吏呼民怒控訴九關則
不敢忘困脫巾裳呼庚癸弱者枵腹而需強者裂眦而謀則
不敢忘逼推埋黃鑄荏苒為奸斬木叫囂走死地如鷲則不
敢忘危

齋戒凝神也而鍾鐻乃成累丸三五也而承蜩猶樞林為戒視
為止也而目無全牛削鋸之斤獨蕭之鈞絕旋中規之御俱

以愛勤得解况冷天下乎

朝脩晝改夕省夜做日要月會時軋歲成無違時也而傳餘刺
闈不勞於力在宮在廟倚几倚衡陔階上下出王游行無遠
地也而善言闈隱不勞於聽前疑後益出師入保庶常士
綴衣虎賁無遠人也而工絲陶益不勞于躬師歲賦賦士詩
史書近臣畫規親戚補察無遠言也而鈎深索不勞于情
義鍾事鋒委碧松鞞方杖盤區刀劍戶牖無遠物也而馬方
牛豎不勞于慮以為無為乎而兢業者何物以為為有為
乎又未始逐後也

章圖文

故速則門九閣堂萬里雖鈞棘寂淵莫能見而無速則坐照四海而有餘。速則依城鼠憑社虎隣宮。雖雷霆催折不能碎而無速則見視而雨雲自消。速則每安有醜伐性有條暗蔽。自狂有樂。雖奮迅鼓舞旋就困散。而無速則循檢攝不煩。置力而神加至氣加和。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昔者文王勤民至於日晏不遑暇食而固知於庶慎庶獄。罔意於有司。故夫則君人之休樂可域矣。

速於聲。勞於耳。速于色。勞於目。速于狗。馬。勞于形。體。速于土。木。珍好。勞於膏血。喜。怒。轉而相生。精神。營而不平。外以勞民損。

財而內滑其性命。農夫力。勤而獲。多心乃愉也。形高而居。志。彌。適也。可以規勞。速矣。心。神。物也。靜之淵。傳。動之天。懸。熱之火。焦。寒之冰。凝。其。疾。賴。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政。肆。儀。頃。之。會。而。治。亂。遂。分。致。若。昭。監。畏。天。地。也。夙。愆。時。傲。畏。祖。宗。也。鍾。鼓。鐃。鈸。畏。臣。工。也。痾。瘵。著。寒。畏。小。民。也。毋。怠。毋。荒。畏。四。夷。也。不。殫。不。恤。畏。禽。獸。也。勿。折。時。入。畏。草。木。也。日。新。又。新。畏。身。也。夜。卜。請。夢。畏。心。也。治。以。有。為。成。亦。以。有。為。捷。治。以。無。為。成。亦。以。無。為。捷。蓋。始。於。無。事。繼。於。息。事。終。于。盡。事。而。明。作。之。功。德。始。于。善。事。繼。于。捷。事。

二九

三十

終於僂事而敦大之治。邈。古。稱。無。為。者。率。言。舜。然。觀。象。授。時。封。山。濬。川。規。天。條。地。何。嘗。敬。事。哉。至。於。任。禹。舉。稷。契。而。循。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蓋。群。哲。允。廷。而。不。聽。群。哲。之。自。為。又。不。代。群。哲。以。為。倘。曰。勞。於。索。人。速。于。使。人。是。齊。桓。公。見。咲。於。韓。非。子。者。耳。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人。咲。曰。勞。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公。曰。君。人。者。勞。于。索。人。佚。于。使。人。吾。得。仲。父。也。何。為。不。勞。哉。韓。非。子。曰。此。非。君。人。之。言。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管。仲。糾。臣。君。死。而。臣。桓。公。焉。非。周。公。旦。亦。明。矣。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矣。慶。易。哉。

猶。繼。最。遲。對。策。曰。始。呈。衡。石。程。書。而。恭。泰。亂。文。帝。衛。士。傳。珍。而。速。隋。亡。憲。宗。汗。透。御。衣。而。驟。唐。亂。乃。敘。理。之。效。及。出。於。清。淨。無。為。之。漢。文。蓋。簿。書。期。會。動。非。所。當。勤。也。漢。文。帝。下。寬。大。之。詔。與。民。休。息。似。於。無。為。而。未。始。不。精。明。若。成。帝。臨。朝。淵。默。玄。宗。委。政。中。書。則。廢。墮。而。非。無。為。矣。漢。宣。帝。綜。覈。名。實。振。機。周。家。希。於。有。為。而。未。始。不。敦。大。若。秦。之。衡。石。量。書。陳。之。夜。分。判。事。則。煩。苛。而。非。有。為。也。曰。者。無。報。耕。故。常。獲。行。者。無。報。步。故。常。至。先。臣。王。瑞。致。請。日。御。便。殿。從。容。論。說。政。事。揚。文。懿。請。日。論。謀。官。居。殿。廟。過。德。與。則。

錄示使解蓋君臣之間不日接則日既以疏成隔以隔成猜而神叢欲假之計行矣至於廢墜之極遂為煩苛煩苛之極遂為繼絕以廢墜為省事以煩苛為任事而有為無為之旨交謬矣必其清心寡欲洞然見天地之心宵衣而昃當饒而嘆嗟歎一汲一樂此不為疲何嘗苦於有為哉

今天千金之子必當其物力朝作而夜暮然後百備有所受事而不敢惰焉坐不闕堂而曰吾姑以會計也鮮有不愛直急事者矣今之輟朝倘曰內決乎而旁觀者已疑其為不視作之家也以不視作之家而圖計日盛非所謂天時也吳故一

武庫之內無所不有

日而不出則阿房之蒲或以為脯丹日而不出則闕外之象或以為鼠三日而不出則程書之石或以為脯白駒嘆矣而或以得財為智寧陽之薄寃矣而或以越奏為刻石顯前矣而或以為伊臬萊公出矣而或以為謝病毋怪乎耳目之日昏也

荀卿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氣者亡

人主之勤固不敢自暇自逸亦在固知固義

漢高帝百戰定天下乃疾卧禁中獨與一宦者枕拈戶者無得入群臣修灌等莫敢見十餘日樊武陽排闥而入泣諫曰陛下

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咲而起夫奄寺與居非拱揖群后之舞也當宁負袞非若使橫矢名之危也霜露不時非若傷胸捫足之困也前胡以椎後胡以僇哉

人主之身至寡而欲至眾故曰萬事章以害一生無不傷勞之而備遠之而促以無遠之旨也故無遠之書宋環之于開元崔植之於長慶李程之於會昌或慮出入覲省或領以為元龜或數稱道以動詎不諄諄然圖朽而暗乃以山水圖易之即宋環之忠素不淺用矣玄宗且然如穆如武者又何望為皇姑則有王洙元祐則有方博紹興則有范冲或請置

通英或請施中禁或請設講殿詎不奉然歲久而故乃以白傳詩代之微揚安國之請幾不沒書矣仁宗且然如哲如高者又何責焉

上者下之表也君者臣之心也心無與於四肢耳目之事而不可一息不運於四肢耳目之間君無與於群臣百執事之職而不可一日不頭臨於群臣百執事之上人君誠自厲其精神人臣亦何敢巧於避事哉

魯宗廷對策曰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無以維天下之勢非勤無以守天下之法故創造丕圖者必立法

以昭孫謀則國報尊嚴而有以成長治之業嗣守鴻基者必
憂勤以純祖武則法度修舉而有以躋至治之休故周公之
於成王有無逸之戒宋璟之於玄宗有無逸之圖而二君之
治乃有不同成王聽周公之言而無間故卒致克厲之治玄
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終故卒成天寶之禍也

實心

朱子曰。酒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
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愚按。朱子言人君恤民在省賦治軍。而其本在正心。術立紀綱。
蓋紀綱之主。總由於心術之正。君果實心於稼穡之報。則珠
可投。璧可抵。而錙銖必不可盡。君果實心於慈贖之苦。則關
可開。馬可却。而徒驥必不可逞。然法在外。有迹。非見精之為
道。接粗之為象。親民猶得而揣。控馬若心。則藏於淵。灼灌蠟
不可揣。倪運于風。標雲滴不可吟。城無形而誰知也。

後之君大都藉口。瘠已肥國之計。而掩面齒。歛之方。驚言
止戈。戢戎之謀。而快意塗膏。弄骨之事。則以心術之不正也。
館諫曰。衛色微器。國象委輸。賦什一。農什九。而中有陽施陰歛
之心。命曰籠愚。勾陳官衛。旅賁。衣家。鶴。騰。尸。犀。渠。而中有
救刑釋宋之心。命曰權使。擅尸。鴟。時。鉅。色。駿。奔。雲。路。鼓。翁。仲。
詩。而中有爰居大蔡之心。命曰矯。誣。環。文。盛。庭。彤。管。紀。關。欣。
翁。焉。戎。羊。車。而中有河汾趙盾之心。命曰晞。睨。
館諫曰。動目而請罪。舉足而伐國。夫誰洩之。而後自意之。伴愛
以知情。偽請以當疑。夫誰關之。而彼自探之。圃池以今。德奔。

能以今威夫誰使假之而彼自擅之

愚按韓子曰神龍御雲騰蛇遊霧當其雲霧之未族也與蟻蛭何異一旦御雲遊霧而龍蛇始見法亦人主之雲霧哉然有雲霧矣蟻蛭亦能乘之否故必實有克奔之君以乘法則治以禁射之身乘法以滋亂矣

吾用察而托之乎明用刻而托之乎斷用奇而托之乎儉故以長封之壘走於無人之塗若是者上匿也下亦匿也吾溺于書而故藏事于情而故務事有迹而及後今有急而得緩玩日惕月左枝右梧若是者上靡也而下亦靡也吾浮慕實舒

而事重繁便外藉國計而內急飲藏檢人窺伺而造姦宵人憑形而首亂夫既坐偏舟居燒屋而示人以不溺不焚若是者上愚也下亦愚也吾故先統紀而意同中執執散展星戶牖各開城府互設嚴廊之上府制於宮御制於屬屬紳制於近習實事制于虛文肝膽制於皮面若是者上閱也下亦閱也吾故先賞罰而功之不錄功於何施勞之不覈賞于何當以陰詭以淫恣以謀巧若是者上蒙也下亦蒙也德之待不信之弊也

國朝狀元多以心法對曾蔡某曰先黃帝克舜而聖

不在新

亦不在
即便於
此心也
與亦用
之不堪
其屬

者此心也後黃帝克舜而聖者亦此心也是故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黃帝克舜之迹更神化在陛下此心一轉移之間耳林環策曰臣聞出治有本在乎先明諸心為治有法在乎遠稽諸古堯舜以之帝天下而使黎民於變比屋可封者此心也三代以之王天下而使兆民允懷人有人士君子之行亦此心也以是心而興學校則朱熹所謂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是也以是心而興賢才則禹所謂先天之下是也蕭時中策曰敬者吾心固有之禮和者吾心固有之樂人君以和敬之心而興禮樂以禮樂而化天下堯舜

以之帝天下而協和萬邦者此道也禹湯文武以之王天下而治世雍熙者此道也馬鐘策曰陛下夙夜祗懼而存此心終不已道本於一原治具乎全體六經之道固已盡諸聖心矣李簡策曰治本于道本乎心以是心為遠德之本以是道致治效之隆而馬驛李簡策曰結語皆應陛下終始此心終始以道則終始以治云邢寬策曰祀典或為國之大事惟在於一心之敬耳陛下始終以敬存心若四時之運行元氣之流通而無一時一事之不在焉愉策曰禮樂之本原肇乎造化之理禮樂之制作本乎聖人之心蓋聖人之心

則造化之理也。應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禮樂之道。曹鼎策曰。治本於道。而道之原。出于天道。君子經而經之。要會于心。是天者理之所出。而心者理之所具也。周旋策曰。教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百聖相傳之要道。應皇上終始此教。施榮策曰。帝王之治本于德。帝王之德本乎教。非德不足以為治。非教不足以成德。高格策曰。圖治莫急于用賢。莫先于修身。應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又加夫不息之誠。有常之念。彭時策曰。天下以一人為主。人君以一心為主。大學以心為國家。天下之本。董仲舒以心為朝廷。四方之則。柯潛策

曰。先明諸心。則事得其本。遠稽諸古。則事得其要。孫瞻策曰。天生萬民。必主以一人。而後能任君師之責。君主萬民。必運以一心。而後能成治教之功。黎淳策曰。求暗安民。固本於陛下之仁。智而仁。智之盡。尤在乎陛下之一心。羅倫策曰。治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王一變張昇策。皆以治本于道。本于誠。吳寬策曰。法所以舉其事。而人所以行其事。然人豈能自用哉。又在人君之一心耳。心安於所止。則誠。則明。則自能知其非。正謝遷策曰。仁心存於中。而後仁政達於外。曹彥策曰。帝王

之致治。同一道。帝王之行道。同一心。王華策曰。人君之治本於一心。而正心之要在於意誠。錢樞策曰。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康海策曰。應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顧鼎臣策曰。道根於心。法之由立也。法施於政。道之所由行也。李春芳策曰。學以純心。以會道。以出治。以格天。羅萬化策曰。應陛下存養省察。以保其心。精知力行。以強其心。廣詢博採。以大其心。規附遠佞。以純其心。通求唐文獻。焦林翁正春。皆以實政實心。

敦信

人君法天者也。天之體不貳。天之勢常尊。時震時曜。時暄時潤。朱明長歲。必隨之以擊。欽玄武。互寒必接之以敷。帶人君誠信如四時。民誰衛命。如上焉。或貳以貳。或吞以吞。且令暴吏下之人亦心。有主喙。爭鳴其誰信之。故上之體非執行。則不尊。非民服則勢不行。非政一則民不服。非主信則政不一。故夫無信而托于民。上如以收。棄止啼以空。恭責償下之人。亦將以形影為丹青。絲綸為射覆矣。

蒲輪脂矣。書接可疎乎。則造膝之期無經也。金華改矣。夜分可

倦乎。則沃心之聽勿隔也。髦士趨矣。辟王可獨後乎。則主也之儀無失也。鷄人虎旅傳矣。會者可獨歸乎。則寢與之侯無與也。銅符墨綬懸矣。銓次可溢格乎。則隨牒之例無越也。詔獨征矣。毋令墨吏重侵牟。詔賑帥矣。毋令紅粟供蠹鼠。詔平刑矣。毋以兩造付蒼鷹。詔誘邊矣。毋以五大虛困鹿。奇奢之禁。自嬪媵貴戚始。而常布可知也。恩數之裁。自大內供奉始。而臣庶可知也。繇宮禁聞之外。廷外廷聞之。輦下。聞之。方岳。聞之。御邑。聞之。閭閻。其視一說。一令。一絲綸。如鼎如型。如範如九寶。始四時。又誰不信哉哉。

夫曹沫之盟。不肯而伐。原之利不貪。虞人之期不失。伯者且然。孟母烹豚。曹子殺蕪。吳越湏故人之食。延陵懷宿羊之劍。築布且然。况堂。天朝而可失信哉。

民無忻悲。視上唾壘。奈何自韃自矜。自閔。鑿而自論。張之。令民且歎。祝。又且誅。祖也。故天下欲陰竊之。吾慕之。信以為昭。臨天下欲浮逐之。吾鎮之。信以為介石。天下欲僥滑之。吾持之。信以為隋隄。天下欲阻塞之。吾轉之。信以為輪軸。天下欲莽洎之。吾結之。信以為密壘。凡皆一民之耳目而定其心志也。人生歟。及覆陰陽。以釣取天下。而天下亦以不信。離而投之。披

不信。以探我之情。則椽陛之護。江竿之餐。借不信以行奸。則商歟之捐水。濟陽之縶命。我受其不信。則焚廢之罪。及貸于取。榮。統矣之髮。及誅于庖宰。彼欲駭我之信。則鹿為馬。蒲為脯。鳩為祥。高。大魚為河伯。不信之弊。尚可言哉。蘭陵之言。誠信如神。李誕逐視。而管子亦云。天者信明地者信堅。四時乃正。然則君信明。而天下可正也。信則人任。我任人。而人任我也。我之純白不究。機智錯出。以秘詭奇權。乍陰乍陽。使天下疑鬼疑神。真可方物。則以我之機心。開天下之機心。我有機心。則我疑天下。有機心。則天

下亦疑我警猶金鏤玄秋霜飛暑露夕緝義軒朝馳月駕則
玄工有不足信而天下有不大駭者哉

心與我或口與事或令甲布矣未幾而廢閣如故綸符宣矣未
幾而停寢如故也賞格懸矣人皆曰以浩蕩之恩也已而介
田之賜寶書之徵又寂無聞也罰議寬矣人皆曰以滄雪之
門也已而安國之免季布之赦又寂無聞也力役亦云罷矣
而擇門之止輪臺之悔又寂無聞也封豕亦云鋤矣而大遣
大訶崇山幽都之放又寂無聞也天下緣形而疑影見始而
疑終君臣上下皆有機心以相御也而始為意見久成風俗

恒思之悍少年又且竊我之神以欺我而天下始昏大亂
矣

布衣之豪若李孟劇心者非有奇才大節止以不侵然語之故
矣楚聞不惜以身命奉之天下有事大臣得之如得一敵國
况人主乎

深宮肺腑思以信成而母以乍親乍疎故金玦之端荃案上下
義以信成而母以乍任乍疑生釜鬻之實言隣金虎威以信
成而母以乍舍乍用開馬脯之奸文質寬猛制以信成而母
以乍與乍革失其詳之旨九夷八蠻其懷遠以信成而母以

深恩下仇獲引考之雅

秋教信莫若先定計不定偶成于溢喜或勉就于廷據曰今
具是矣可郵傳之州郡矣州郡曰擊柝張籍曰上令具是矣
夕播之高閣詰朝復之諸司矣已問之下意其未必也巨
相蒙如壺飯也已而請之上果未必也亦自蒙漫如賦乎
也甚至尺一同于製繒塞津耳屬目之會等子烽鼓之嬉以
二三真信則不極以四方玩弄則解體

誠感

人主棟象肝為膠漆。樹象臆為安宅。合人與我共託於不脫之抱。是遵何術哉。陸贄曰。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蓋天地間止此一誠。者不二之物。潮汐之有定候也。開卷之有定期也。誠締約之也。氣肅而誓垂之共戶也。日晏而司晨之棲時也。誠繫維之也。叩心而霜霏也。告天而風散也。誠感通之也。血可感為碧也。身可化為石也。誠膠結之也。

愚按孟子以誠能動物。然人君存誠。初非有意于感動人也。若荷膏券。責契之心。即為疑鬼。疑神之際。上且為賊。下且為寇。

伏莽上且為梟影。下且為竊神。上且為霸。繆籠。下且為鬼。起鵲落其真賴焉。

衛詩曰。治開誠之路也。虞庠周庠。養誠之源也。萬鍾米地。豐誠之既也。建木設鼓。通誠之竅也。勿執戈。勿樹柴。毋勿有所水。疑火。集于以中。勿有所吞。吐。等。瑟于所好。勿開人以首。最之端。勿導人以城。旅之淋。故人以誠為傳火也。王者以為照。瞻也。人以誠為捧沙也。王者以為介石也。人以誠為絳。薄也。王者以為陶。陽也。人以誠為輪軸也。王者以為輪軸也。不三不息。乃稱誠也。世之人。君出則為淵魚之察。鈞。箭之偵。蔽后。

之索。入則有根。誠之賴。壁壘之密。城府之鑰。因根生株。之生無已也。因枝生葉。之生無窮也。餘桃之侮。為嘔。竊鉄之粗。為肖。下貢誠於上。而上不受。上推誠於下。而下亦不受。于是上欲誠。不誠以操人之誠。則如握爪。止。簪。白馬。黃犢。之試。下亦借。不誠以亂我之誠。則如蒲脯。鹿。馬。椽。豎。江。竿。之詐。及。實。變。態。至於不忠。盡言。士當其時。困五阻。而誓伊。歌。五。噫。以肥。遁。孰。肯。傾。心。於。人。主。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也。又曰。拘。係。之。乃。從。維。之。言。誠。之。能。結。人。也。

王者渺然之身。居於大內。百步之外。耳有所不聞。園圍之間。目有所不見。吾何能疑臆天下。士則莫若推誠以照之。苟其啟。

登。雨。千。弄。鉉。植。藩。籬。於。耳。目。盛。徒。驥。於。閭。庭。是。自。困。也。夫。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冷。之。如。一。氣。運。之。如。四。肢。以。與。情。為。此。非。而。不。示。以。獨。以。國。紀。為。進。退。而。不。示。以。私。以。恩。威。為。格。屬。而。不。示。以。成。心。陸。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故。虛。心。誠。心。誠。心。而。德。遠。莫。之。障。誠。故。明。故。心。有。韃。而。邪。正。莫。之。眩。故。悅。愉。克。宅。不。廢。慎。也。而。非。為。倚。八。法。言。計。不。棄。數。也。而。非。為。忌。王。者。丹。楓。以。御。精。常。院。于。簾。戶。桑。柎。璇。宇。以。居。神。常。棲。於。典。堂。寬。牖。民。有。情。欲。若。屬。于。毛。民。有。者。好。若。離。于。裏。民。有。痾。瘵。疾。

痛若癩癩之在身。心思軫結若鷓之手也。德澤敷霈嬉然若
暖之飲也。計畫任後。疊々若愚公之移大山也。故民見君心
如此。有披甲推盾。林首康衢者矣。有不離金刀。攘臂相連者
矣。蓋一澄其源。而支流混出。若授之清一培其根。而枝葉繁
夥。皆種之帶也。

朱襄

改過

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容受。不當後計。其虛實。則事無大
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計較。必與辨爭。非告以有
過則喜之意也。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
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
求妙解也。

朱子曰。改過責勇。防患責怯。

劉屏山謂朱子曰。吾子。易汙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後。乃三字將

也

顏子不貳過。所以終日樂。迅雷風烈者。天之過也。改而晴霽。何
等和暢。怒者人之過也。改而恬靜。何等歡達。

百年之暗。可以一炬燭。積迷之陰。可以一恥決。故使迷翳為旭
日。而扇陰凝為和風。亦在人主之一念而已。

入主之德。度始易辱。終難何也。蒼蒼千里。日月服糧。重爾而天
之節不至。廣而趣。與駭雷何殊。故曰。厚終難也。才以挈天下
易量。以持天下難。何也。力人扛鼎。意色無措。嘗試使持盈。曰
必無溢。即鳥獲如。有備。故曰。持天下難也。以我知人。易以我

此陸宣
公妻以
而推折

自知難何也。離朱之明不能見睫，慶忌之捷不能察背，育之敵不能自舉，人則亦之故曰自知難也。

仲勉稱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美宣王不曰無關而曰補闕。至於秦陶既以帝德因愆矣，而又胡云舍己。孔子既以

禹為無間矣，而又胡以法罪文武既以無缺矣，而文奚以未

見武奚以戒丹書耶。夫瑕猶之玉也，考猶之珠也，聖人何嘗

精過哉。

務滿之與德見於圖書汲冢文左氏傳乃堯舜合終周官之中

典見乎時序乃未不勝刺如魯戲杜伯之類故鶴鳴不若祈

格之聽永巷不若戎夫之親乃世猶以車改蔽宮而不以呂

刑贖務則湮遠不詳之過也。

君德無終始如始者上也。編錄素錄素也。無初有終者茶也。

敵礙之棄而珠玉是獲也。有初難終者存也。雲英之響亂以

鉢任芝蘭而鮑肆遺之也。

人主之過與象庶異何也。為汚因卑其賤幾何。尸高流汚勢在

必行。然而人主之改過亦與象庶異何也。匹夫改玉名不出

旗。里人主祿陰精藉香通于天福利盡天下也。

王者知畏天則莫若自畏其過。故威悔於強狄不必心服于柔

民百順於慈臣不必一和於法家。彌縫于眾見不必無恨于

獨念昔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于民及之身

則身慎歸之民則民喜故能易過而為功也。

無心之相過而不改是謂有心。飄瓦之傷怨怒不及弱子下

（意慈母操箠天視君過亦若斯矣）

陰陽偷賊身作之身不知何以此過在賦受重而習之神識順

降非縱屬所格此過在習。倉卒不審曰渠何傷此過在徑

情。緒近禍遠推哉。送親此過在忽。微懷而贊積。衡行於一送

此過在乘。便違意當前偶乎已不慮。箭乎人此過在逞。快故

志不遠師好舉通。未得其善先集之。厥聰明強武自顧甚

具。鼓鐘於宮欲人勿聞。送象上流沛澤下竭。彼已懸務此方

危滿。遂于心則望而許。遂于心則望而距。如是者過之凡也。

成裂之耘非以棄禾。則惡之蟻穴之潰非以棄。實決

之故。萬層間皇上以省思二字自箴。誠監此也。

身首軀。君道也。德博而見物觀而飛二五矣。然見本于能潛

飛。由於或躍至於厲乃揚。尤乃悔。馬夫三居二之上乃危。地

也。以其終日。而夕猶惕。故得無咎。而況于亢。以窮台

穴。而章於悔。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有悔。又曰過悔

而章於悔。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有悔。又曰過悔

而章於悔。故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又曰動有悔。又曰過悔

青梅曰不遠復無祇悔。即所以能復惟安於極應不及逆
難雅性而後終不免于有臭青有大敗以去國若凶矣孔子
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深有所得於悔也。人主所以終于不悔者
始乘於有所忽而因有所嘗既乘于有所恃而因有所終
乘于有所變而因以天下戲也。屬而不惕亢而不悔有自來
矣。

離朱至明也。熱寢不見泰山。驟然拭目而秋毫畢察。養由蓋善
射也。袖手無奈。春縞奮然貫弓。而七札畢穿。人主之精神亦
在鼓之而已。

唐陸贄陳九弊於德宗。謂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陷
嚴恣剛愎。以六者君之弊。論使願望畏懼三者臣之

養身

鄧以讚曰。庶人之愛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常
患無以制之。何也。凡入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其用不
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于困憊。

論蔽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絃所以
養耳也。而莊鑿塞之不濫于聽。側戴與蒞所以養口也。而一
殮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紫簾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
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扆以居。句
陳營衛。所以養安也。而彘飛會盈。辨色視朝。日中考政。日晏

朱翼

五十

不遠不來。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尊也。而疑盜後
先卜筮。左右太史。奉禧工師。誦詩御籥。藉龍。士庶傳誇。不求
其狗。蓋善保身者。使欲不窮於物。不屈于欲。故美疾之滋
毒。不若樂石之生我也。

無逸一書。叙商周之哲王。所以永壽命者。不外乎抑畏。恐懼。卑
服。康功。則人主之愛身。當何如矣。而世乃曰。有天下而不以
志。唯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保身。以保民。豈必云神農。黃帝。
堯。舜。禹。舜。黎。黑。禹。胼。胝。之為勞哉。又豈如術家。所云。吹噓呼
吸。熊經。為。伸。鶴。視。虎。顧。之為養哉。吾口。厭。甘。肥。而。天下。無

有藝不飽者吾身厭純綺而天下亦無有祗福不完者吾居
敵黃農而天下亦無有膏晷露慶者乃所以為愛身也

黃帝問治于廣成子三問而不答齋宿而後請之則告之曰及
汝耳目一汝心志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夫帝之所問治民之
道也而所答不過如此今觀其言皆所謂治氣養身之術也
而帝受而持之至于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有
然之民率以大治榮華至令則保民之係於君身亦甚明矣
人君一身戴堪履與秉乾御籙何求不得而惕之是防味可欲
也曰清中之毒膳夫微膳鳥聲可欲也曰蕩神之器太師微

樂為目之於色也曰伐性之斧令太宰掌之四休之于馳騁
也曰斲履之機令與人掌之君心日以清明君身日以強固
而其于天下又豈有痿痺不仁迷罔墮闕之病耶

竟奪通天下為一身彼其時廟堂之上元首股肱相為維係判
山滌陂網服宅陳天下無主處木處則其身之起居惟遠也
濬則則壤有無德迂天下粒食嬉遊則其身之口體有養也
烈山焚澤使向四裔天下晏然無所患害則其身之疹癘不
使也在境置割作執成易天下不愆其期則其身之寒燥有
節也典禮傳秩五服彰施玉帛靜享天下行安即和則其身

筋骸之末肌膚之會皆固也明侯記捷試功車服五宅三居

天下畏威懷德提榭體覺則其身精神發越無疲繭也考律
正音大章孔韶天下謳吟搏拊揖讓踴躍則其身過鬱舒而
邪穢滌也闕門諮詢衛室摠章天下無所蔽蒙則其身之脉
絡榮衛不留於行也故上及泰清而景星見甘露降下及泰
寧而降水平醴泉溢中及萬靈而靈紀翔龜為曆朱草生神
禾敷白鳥至是天地萬物何一而非其身哉故莊子曰道之
真以治身其餘緒以為天下國家此之謂也

象其成也前疑後巫左宗右祝敬冕在御端拱而行禮泰之
間所以脩情也而孰知夫慈父孝子忠臣悌弟之所以遂其
思也難纏塞耳絕趨矩和萬之鳴安中籙象所以脩身也
而孰知夫雍門之泣向隅之悲堂下之言晉錄所以傲吾聽
也玄黃彰施鈴華閭區玄酒瓦尊丹書越席所以脩目也而
孰知夫豐節之隱頰海之逸走燁飛螢覆盆隱穴枯槁白雲
荒葛胃金之狀攀緣以通吾腸也

有自脯于巷用圭盈在之人為王之心膺而王之肝胆固伏
肅叩屏排闥折檻之人為王之耳目而王之官窳固解

謂痿癭臆等凡之人為王之股肱而王之手足固。有赴火蹈水捐頂摩踵之人為王之爪牙而王之肢骸固。

人主以天下為體天下以人主為心。不使臂；不使指。自首領腠腠以至腕拇毛脉有觸之而不動挫之而不痛者非身也。有摩之而不熱刺之而不覺者非身也。有清煖寒熱不知。

故有鑲卸傳體不敢搏者非身也。人主合萬身以為一身則必吐納為養也。元神既悍。灌於天和而王者之精神暢矣。必然為為遠也。元精既練。替于明德而王者之筋髓固矣。必收。

聚塵為山也。夷岡陵。于樓堞而王者之高骸開矣。必收。

洧為海也。通川陰于淵谷而王者之血脉流。脛可造。躡可批。裾可引。輪可埋。則氣宣。馬不斥。鳳不去。燒不出。虎不噬。則心堅。矯詔可寬。補牘可受。齒馬可容。徒薪可納。則骨幹固。

庖丁之技。熟于戒視。以養外也。梓慶之鑪。妙于齊心。以養內也。紀渚之聞。鷄馴於木。雞以養安也。君之養身。亦若是耳。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語云。藥食當于卑。藥言獻于尊。人主一身于天下之欲。無所不。

得致而天下事持其欲。以中人主故。萬物章。以害一生。無不傷損之。又損尚。慎。越神明也。艱之又艱。猶慮。類。于。

末路也。萬。之。璞。不。以。綬。而。讓。之。為。愛。而。磨。結。者。真。愛。璞。者。也。于。將。之。劍。不。以。押。而。箴。之。為。寶。而。淬。礪。者。善。寶。劍。者。也。夫。

人愛寶。其精神寧直。綬。讓。神。藏。而已。將。必有磨。結。淬。礪。之道。焉。故。無。逸。者。人。主。之。素。問。也。雖。有。禁。方。視。之。懸。矣。

人主之精神。不能不用。亦不能不用。夫惟執王捧。盛之。慎。動。於。懷。則。誤。不。得。伐。其。性。矣。集。木。臨。谷。之。防。屋。于。慮。則。物。不。得。滑。

其和矣。故。曲。房。遠。閣。迷。林。越。席。不。如。御。提。車。而。聽。路。寢。之。矣。

也。燕息。順。養。茹。菴。解。木。不。如。問。夜。來。衣。之。遠。也。偃。仰。誠。信。吐。納。呼。吸。不。如。親。者。碩。繡。經。史。省。覽。臨。決。之。為。和。宣。也。語。曰。流。

水不蠶。戶。樞。不。腐。故。導。人。主。以。欲。者。人。主。得。焉。而。于。身。不。便。矣。規。人。主。以。無。逸。者。人。主。不。得。焉。而。于。身。便。矣。故。夫。攝。心。與。

攝。身。內。外。異。而。非。懸。指。也。保。身。與。保。民。上。下。異。而。非。歧。術。也。皇。上。誠。洞。形。神。之。理。燭。壽。命。之。源。母。以。送。之。者。勞。之。母。以。靜。

之。者。擾。之。母。以。攝。之。者。戕。之。母。以。萬。乘。之。尊。而。行。始。母。以。九。廟。之。重。而。踐。危。則。左。圖。右。史。何。必。不。如。舊。陽。之。引。年。朝。嬰。夕。

側。何。必。不。如。倉。扁。之。挾。石。即。形。受。僞。勞。而。躬。受。僞。福。名。受。僞。

說卜世卜年與天無極矣

宋儒觀了翁言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可以養壽命之源而先臣楊守陳言於孝廟者曰陛下履軋清宮之時少居文華殿之時多將德日清明而身日強固此之謂也

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可樂不必貴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莫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栢輩至誕莫如金筮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使若夫九以至英哉至誕帖若舍解夫亦重生之為蔽也

人主固有忘身徇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而終之不復能愛天下之生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于身為伐生之斧斤于國為珍世之膏育其民離其社屋也

或曰人主神用而不已必竭貴有以結之此神劍喻也形供而甚必渝貴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於求無所弗供貴有以畜之喻在干天之射鵰也于意無所弗馳貴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寔下吐故納新以練嚴專竟積精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杜體懸懸之為務非休也居如天神動如天帝而能歸焉

仲之為習非遠也窮天之產替地之毛而鵠以飲之為卒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負暄之醜而非所以酌順風之請也吾以為養莫上于壽神而形為下壽莫大于壽國而身為小

帝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体天下一身四聰為聰四目為目以宗祖德澤為元氣以萬邦黎猷為心膂以耆儒宿德為膏粱以法家拂士為藥石以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脉色晏安之毒有弗懷也美疾之傷有弗通也夫孰知尸居龍見之為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為養耳也夫孰知

和羹醢醢之為養口也夫孰知肅雍宮廟之為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懼之為養威也夫孰知一日萬幾之為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于造輿之快明德馨香何必減于紫庭之書由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所暢矣由儀之飲作而知百脉之舒平矣解慍之飲作而知元神之闡澤矣八氣被淳風冰膏津登春堂煦化日被天和飲地德物無瘳屬民無天札油然各抒其性命之情者誰非萬物一体天下一身者之六年歟

萬曆間館臣言今上頭年不出一過却祀朝講之期氣以英解

臣不識陛下之所謂疾。果有之乎。抑果以却臣下之請也。如其無之。則假之不祥。若果有之。則亦飲食淫佚之事也。

民心者元氣也。敵國外患者外感之疾也。元氣固則外感無如之何。然人有疾則以藥治。又疾又輒治。數治之後。而疾無有。而元氣之存有幾。故夫明主于氣清塵掃之後。必思既用。

民而有功。當急養之。氣力以為後。來之需。故至計之臣不第曰祈天。而必曰永命。不第曰保國。而必曰安民。如漢唐之季。新鄧支。梓呼。韓。收。燕。趙。漢河。漕。而國命不永者。何也。數戰。

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必。斃。之。道。也。故。國。不。使。

無事也。司馬氏言多難或以固國也。又不可使多事也。管叔仲言一戰之費即累代之功。盡也。若不可使有功也。山濤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也。尤不可使急功也。徐樂言民不安則勞動也。此皆壽國之方也。

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達者。莫如年未聞道者。以精神拘知巧。以憂畏拘得失。以勞苦拘禮節。以

身世拘財利。人主之知巧。得失。禮節。財用。比臣民又不同。

王陽明曰。厚食。濃味。劇酣。醴酒。竟日。偃卧。是耗氣。傷。

名疾也。

萬曆己酉。應天錄言。今上仙杖。久虛。玉座。塵掩。中外。察眾。想望。

太乙。紫微。閣。而不可得。其形狀。以其病為否。南一印也。而乍。

美。後。漢。利。一。棒。也。而始。愛。終。後。敬。士。大夫。而。滯。都。門。者。日。夜。

抱。桂。珠。之。嘆。而。未。已。也。以其病為結。結。竭。澤。則。無。魚。焚。林。則。

無。獸。民。至於。有。今。無。儲。而。戴。金。貂。權。會。者。猶。日。割。其。殘。膏。腠。

隨。以。供。九重。之。愉快。以其病為焦。枯。天。潢。激。其。艇。走。羽。流。恣。

其。猜。測。而。譁。於。楚。橫。于。漢。長。以。衝。決。于。何。底。極。以其病為怔。

忡。陽。侯。之。波。隨。塞。隨。決。隨。通。隨。滯。壁。馬。金。錢。與。尾。問。而。同。歸。

於。盡。以其病為餐。餐。于。我。何。親。而。歲。輸。數。十。萬。緡。之。遂。以。

金。繒。為。干。羽。于。萬。一。稽。山之。伏。按。好。水。之。盟。敗。吾。不。審。何以。

待。之。以其病為癩。癩。孔子。三。戒。孫。覺。壹。推。言。之。大。要。謂。禮。義。可。首。壽。命。可。寶。神。明。

可。專。性。理。可。樂。而。不。為。陰。陽。之。所。役。則。心。閑。而。依。依。意。遠。而。衷。和。是。曰。生。之。徒。亦。曰。聖。之。徒。

人。君。實。于。天下。惟。吾。有。身。吾。而。欲。專。有。所。重。而。容。其。當。量。固。其。變。轉。則。鈞。法。者。憚。金。注。者。昏。而。生。不。專。吾。而。偶。有。所。輕。而。內。櫻。其。穿。外。構。其。接。則。膏。火。自。煎。山。木。自。伐。而。生。不。專。吾。而。欲。有。所。輕。又。有。所。重。而。僥。而。躡。伏。僥。而。踴。張。則。百。藥。皆。嘗。其。

一中而生不專夫惟有主以作無逆之所寡欲以清衆欲之
衡精不必盡亦不必勞氣不必欽亦不必張官知止而神行
錄無端而樞定而後精明強固之道出焉

龍陽中流而泣優施夜半而啼則喜毗於陽怒毗于陰而有陰
陽之患矣魚龍角逐以飾其觀流高變微以亂其聽則五色
醜態五聲皆備而有聰明之重矣洞房清風下莞上簟命曰
騷虞之機青城皓齒蕙心統項命曰伐性之斧龍縵豹胎五
楊紫羅朱蒙丹極刻稍之有歲赤渭丹水塗膏奔骨之有刺
則生意永存壽年輩固故陳無逆者善成天保之忠也

節儉

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

衆庶之家稱薪而費數米而炊不如是則饑凍薄之人主非然
也憑重則何意之不可遺希豐豫則何求之不可廢故勉而
儉約其神者不許也然且向而中之者萬而人主亦易于就
暱輕於一試而不覺也

唐太宗時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欵俗好高
擊為宮中而化上欲罪之魏徵諫救乃拜監察御史夫西苑
瓊臺之壯麗灰未盡寒也膏河餉海之夕遠腹未盡望也清

夜臨渠之艷冶骨未盡收也前胡以戒後胡以怒哉則儉之
雜也

隋文非宴享不過一肉當開皇仁壽間戶口殷盛粟支五十年
唐玄羅織綿坊于西京開元之初外戶不闔行者千里不農
糧皆有其效而惜其不終也蓋人主之儉固在菲衣惡食亦
在取民有制我太祖羅飼虎却負簞飾乘輿以銅宮中際地
不忌為亭館臺榭蓋有捐珠藏金之風焉

程子曰積者損過而就中積浮末而就本寔也天下之害無不
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

錢忌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程子曰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朱子曰止未作禁游民所以致財利之原省妄費去冗食所以極財利之用

孔子謂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二寧之義豈非不滯已之詞哉管之三歸及玷鏤蓋朱絃孔子曰雅乎其為上不遜也晏之狄衰三十年厥眉不掩互孔

子曰雅乎其為下固也而人主之害又不止此秦亡武耗玄

亂傲厲奢之明鑒所易知也財聚民散永克太和之啟可勝

道哉

蓋人主之儉能束於身而不能施于人能儉於茅茨越者大羹

菜食之需而不能儉于五禮九儀諸侯四夷之會者緇一

已之欲而激天下之怒其禍烈而猶可制儉者失萬民之欲

而業天下之怨其禍遠而不可復收拾

創業之君有大功乘時有為或可廣大守成之君止應約已以

為民則

周禮曰關市之賦以待侯服邦國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

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

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長紀幣餘之

賦以待賜予言財非人主所得者也

愚按程子曰愛民莫先於節用蓋人主微才人選妙妓長裾隨

風悲歌入雲而民始有薰吟愁怨者秦陽阿歌北里甲鳴柱

促引商刻羽洞簫相和哀管齊鳴而民始儉佷紛鬱者披文

被振芳綺長纓拂雲華組從風戴九旒之冕曳金華之綺而

民始有枳於而肘見者閭宮軒殿雲屋皓野崇景山之址立

清風之觀而民始有穴居而露處者芳旅精神露蔡霜膏矣

以馳峰和以辛桂膾四海之脩鱗臚南山之玄豹而民始有

飯糗茹草者馳東海之批筮貢南越之象篋駕霽紅之長橋

索纒墟之幻跡而民始有遠徙而填溝者明主知其然惟正

有供惟賦有式寧遺讓于蟋蟀毋愛情于窮奇寧見請于葛

屨毋當志於饜饕寧炯戒于何曾毋致悔于璵琳誠以脂膏

易浚而駘整脯消雅填也洪流易涸而瀕危尾閭難寔也九

重之愉快易恣而覆餗滿首可慮也故紅顏喧笑賜時流光

香悞其司吾晨也于是艷妻弟御姑婦弟暱而縞衣蒸中取

其足以備使令而已。韓流軒后曲奏德靈吾懼其聾吾耳也。於是依子為親，惟優弗近而鍾鼓琴瑟取其足供宴饗而已。簡中之編緹人之敵吾懼其災吾身也。於是火鼠弗求，水蚤弗致而緡繞黼黻取其足以尊瞻視而已。車華之飛臺咸陽之別館吾懼其蕩吾志也。於是金玉弗飾，雕鏤弗事而節茨土階取其足以儉風雨而已。易牙之紫蘭玄丘之丹楹吾懼其腐吾腸也。於是玄熊弗炙，文豹弗燔而醪醴寡珍取其足以充吾虛而已。已乃寬禪服之絀錢停任都之權酷馳國外之厲禁于是天下之民隅不泣巷不哀而五鹿不必乞矣。鎗

刈耨縛戴茅衣蒲竭四肢之敏以效惟正之供而不敢自愛其財駢手胝足趨事赴工竭下來之誠以急公家之務而不敢自愛其力披堅執銳衝冒矢石嚴烽燧之警以擊宵旰之憂而不敢自愛其死執非節用之所致哉。

克之茅茨時之塗糝禹之菲食湯之露輿文之蒿柱武之越席以至咸膳棄樂却馬焚裘費惜百金享用二簋皆美德也。他如衣曳綈履華烏帟集上書之囊身衣澣濯之服節亦苦矣。古者車騎官室旗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公以至庶人皆有差等非以厭饒貴人之耳目而為卑賤者所以貞度而

別群流也。群孫不能定制賈誼至為太息故欲防民奸在于辨章服五等威而一民志也。

周禮王府內府之職天子鬻財賄盜私之物皆掌于冢宰其用安得不如京師之一金田野之千金也。漢書曰三十石而致

一鍾惜一鍾之需則民間有三十石之饒民安得不裕也。人主操一德而衆美集無如儉則欲節而身昌儉則用節而

國實儉則供節而民阜。故漢文帝皂綈革履而粟紅貫朽魏

吳成康有以也。元帝詔太僕減殺食馬水衡省肉食數用貢

禹之言也。然次笙度曲之好不絕得稱儉乎。成帝詔罷少府

技巧官減乘輿廐馬仍責列侯之奢矣。然長樂昭陽之麗不

衷得稱儉乎。故指初元之哀建始之促而病儉者過也。夫人

主必恭儉以為天下倡我太祖却鏤金床碎水晶滿成祖衣

敝袖之衣却五色之石誠作法于儉矣。司馬光勸哲宗以節

儉上自乘輿服御下至親王公主之需悉加裁損勿聽主者

以舊例為言出六宮冗食之人而議咸堂膳亦謂節儉當自

貴近始然理家者必齊其家之人相忍澹泊以相勞若非以

一人食蔬茹鷓為餘其家也。公孫弘曰人主志不廣大人

臣志不節儉蓋人主以天下之財為財非必蓄之府庫而後

為已有也。禮曰：天子不言有無。宋太宗改畫椿庫為內藏。皇祖讓之曰：人君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所謂不廣大也。乃今之人，臣輅車一出，張導盈途，蓋品極水陸，供帳擬王者。又為親所謂節儉哉。

藍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高盛而本業荒也。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遂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故川流不能寔兩，危山海不能瞻谿壑。

焦林曰：儉，美德也。士庶人之則易，而天子行之則難。行之士人則難，行之天子則易。

儉約于凌兢之中，則苦獨斷久而心安之則樂。矜持于旦夕之枵，則苦力行久而效臻之則樂。

舜拔金禹捐珠，玉以養德也。三宗無疆，遊文王有正供，以保身也。齊景為臺，與鍾晏子嘆其飲民之哀，為君之樂，故儉可以濟民也。晉平公好利，師曠悲其邪佞在旁，容不悟，故儉可以匡下也。夏后相坐不重，希食不二味，所以服有尾民也。故儉可以格遠也。

上者下之望也。君者民之欲也。上好夸故下趨，文巧僭踰為高，鬻財破產以悅眾，視極虛見寔，以僥稱貧，實未至之財為當。

年之款寧，忍饑渴以驚綺縠，寧餒父母以食賓客，及至涿離，瑣尾尚飾虛裝，以欺閭里，抵於敗露，然後強者寔為盜賊，弱者轉于溝壑。涿邑有丁口，卷絕皆驕者，不戢之過也。

晏子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以粟五尺，童操寸之烟，天下不絀之以薪。

節省之說，陳之于大帛之主，則投水之石也。招之于好大之朝，則因病之藥也。進之于瓊林大盈之時，則固篋之械也。節與畜同行而異情，節者有所構，節而不過，畜者有所繫，畜而不果，而共寃遠矣。

節儉者，明主之所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主慎于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主難于興作，則左右見以為窮于侵。主精于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弊，故自古中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可。至若為令甲有之，言及國囊，毋論其重輕也。朝上而夕報，甚且付廷尉矣。夫用能耗天下之氣，巧能盡造化之精，左右以此陰陽人主欲俗成康而治，文景胡可得也。

上有投珠抵璧之風，則下有懸魚飲泉之節。今之人，臣有如晏子，辭其朝，冠振其鹿裘，手有如公儀休，相魯嗜魚不受，恐其

下乎人枉于法乎有如張堪守漁陽折棘布裳而仁惠下威討姦者乎有如杜黃裳妻擊車儉青衣綠綺強藩悍將折其謀不敢改節乎有如蓋勳不以千金賈許平有如胡威父子世濟清節而畏為人知乎而若奈何不以儉倡也

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欲也者君有之民亦有之兩利之則兩得也而觴之則兩失矣夫易之損上山下澤有利民奉君之象惟君子懲忿窒慾改二簋可用元吉無咎丹書曰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是聖人亦有欲也保身保民從之自寡欲始故曰從也多其欲厚與身以便身危而民與之寡

其欲厚與民以安民安而身與之可不慎歟

皇祖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欲也惟禮可以制之

熊璠風髓慶毅約胎遠於口而不懶于心不必思胎毒之規而共味嗜蠟也纖腰皓齒蟻眉美于目而不遜于志不必嚴伐性之條而其色塵土也繫靈龜之鼓撞萬石之鐘換欲桐于峯陽考浮替于泗濱官商步律而師曠消息之接于耳而遠攬其中不終奏而罷矣乘應塊之車駕先日之馬控如濡之管極保人之和而為中度而良造左右之疾于行而滯

于理不發軔而輟矣

後宮曳綺綺則思纖嬾披苦蓋卧荆棘百結而春號寒君危羅綺則思震民室如懸懸覺鮮宿春得暖以延歲喘之餘生吳女充下陳漫立遠視則思中谷化離之嗟秋風搗衣之苦黑雁墜而失時而泣白骨于林莽民庶蒙而獲我胡翰絲取而泥沙用民涓滴以供我胡蹄墮受而尾閭波

史記隋文初罷權禁則國家所仰給者賦稅而已而時以免賦則賦稅既濶略如此矣又營新都平陳平江表則營繕征伐未嘗廢也至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慶賞所費三百餘

萬改則於用財又未嘗吝也宜其匱于財矣而古今稱國計之富者以隋為首迺史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官服澣濯之衣乘輿躬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則固以儉朴富其國也然曾不能供煬帝頭仁之營江都之幸則信乎儉約者富庶之本奢侈者亂亡之因其明效可觀已彼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不為過而其黨遂偽為量才豫大惟王不會之說其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一至此或噫可監已

宋太祖太宗時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

無夷狄金縷之遺百姓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及至真
宗祥符中天書既降齊醮靡費甚衆仁宗大省齋醮及減諸
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奏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仁
宗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以賈昌朝言於是議
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嬪御祠所賜之半著為式後養兵益
衆宗室吏員廩祿俸賜增廣饗明堂賞賚至一千二百餘萬
故用度不待不屆

神宗晉意理財然以勤儉率天下思有以節省他日更景祐殿
庫名自製詩以揭之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有敢忘厥志每慶

夕揚之句

賈子曰天下有理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
樂而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靡于懸網有瑋術於此奪民而
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愈不
靡予法網今雖大刻鏤之物繁多而纖微苦窳之器日變民
棄完堅而競巧脆宜一日而作者今十日不能成可用一歲
者今半歲而散不耕而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
不足也故以末予民以富其民以本予民以富其民不可不
知也故宜令民不緣南畝者一切絕之以法非已嘗任不得

服事靡美非成率不得帶劔非大享燕不許舉樂非飲射詩
法不得群苗于城市而主上又以節儉倡之民富而國裕矣

農桑

周制天子無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千畝于南郊冕而朱紘躬秉耒天子三推諸侯三公冕而青紘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及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內宰上春詔王帥六官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于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仲春大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嬪治蚕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為之築宮棘牆而外開之后妃

齋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勸蚕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夫人世嬪之吉者使入于蚕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乃脩蚕器禁嬪女毋親省嬪使親者容觀之飭也使者織線縫製之事也二者皆以勸勉之使盡力于蚕事也

前者陽教之倡也后者陰教之倡也有是親耕親蚕之道以風之而天下莫不樂于三農九谷化治桑絲之事矣周道既衰以典盡廢間有行者侈百官車徒之盛及躬親勸導之定故耕必孟春已而改用欽藝者梁武也春仲已而改用孟

夏者後漢也東郊耕而也不于東郊而于鉤有美田者漢昭也北郊蚕而也不于北郊而于城西白石里者宋后也開籍勸農海內臻于富庶者漢文也進耕五十餘步幾盡一壠而身惟播遷者唐玄宗也置室濯龍天下稱賔后若漢明德也尚功進金鉤株三條而國勢短促者後周也

我朝洪武已而太祖親耕藉田於南郊太后親率內外命嬪蚕於北郊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饌曰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桑諭廷臣則曰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農夫之苦論司農卿則曰自什一之制漕奇巧之技作而後

農桑之業廢是食在于禁末作是衣在于禁華靡仍于內苑置藉田蚕室以時親省何一時一念不以此二者以身勞之而風天下也嗣是成祖務本之訓因仁宗巡道途而作也宣宗織嬪之賦因見田間織嬪而作也世宗更翼善冠親耕臺下藉田皇后親祀先蚕詣株桑臺乃製曲風無逸之詩谷祇登壇之賦亦何一時一念不以此二者以身先之而風天下也

夫人饑而食寒而衣性之真也是故濡手凍足則暑日冷霜既其骨躄什注响則陰兩三星皆共志春麥且尾日冒時節則

土脉充辰丹木倉庚沐其裏。所以股無脛腠無毛寒不得息
熱不得停老弱不得僵卧于庭而婦女不得婆娑于市何也
其而急在焉一日伐農將滌釜無糜糲糠藜藿不棲于口而
雀唇涕肝一日斬桑將繭絲無予鵲衣從領不充于体而凍
者相枕而民始無以為生故曰人情一日不食則饑終歲
不製衣則寒又曰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官則寒之源民之
急農桑固以自急其生也

今夫長一家者其于家之人寒則授衣饑則授食勞則歇憊
供則思職居索綯則惕于耕流火則戒感發倫之恐其不登

而拊循恐其不周則有天下者使可知矣是故饗煎和外
割烹內膳夫饋食之膏馥珍非不甘也然而民有海菜不飽
有食無儲者帝王弗樂也嬪嬪治絲蠶人紵布司書受幣司
乘供服非不麗也然而民有曳絁温敝捉衽肘見者帝王弗
安也以天下之農食以天下之桑衣而又以天下之農桑鈞
天下之衣食陽瘴憤盈日月天朝則上為之駕蒼龍戴青旗
冕服成綏未耜耕藉而供菜盛以帥天下農草木前動元登
乃發則后為之親東鄉桑北幼繅蚕室親絲桑收繭而供玄
純以帥天下桑于是稼器有蘭種粒有辨斧所有具曲簿有

上者

式平其土地領其田里母使失時于是末作有禁奇衰有罰
嬪女無親嬪使無緹純其權例刺其慕組母使廢事于是經
枯有制布縷有法楛堯有屏蠹賊有誅行其叙秩正其貢賦
母使剝脂于是元日有新季夏有禱司肅有報猫虎及郵表
嚳有饗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母使害禾稼殘桑田至于漆旱
灾言則又為之避殿寢幸幸解陽吁禱桑林年谷不登國有
凍饑則又為之減重味省重裘而閑散費之仁當是杏花葛
葉上知其時錢鑄懿筐上稔其器岷巖甯卷上詠其情饑餉
旨若上甘其味菱柝鹿裝舖餉行軸上見其狀而啼饑號寒

杼履履霜上深其痛夫然後袂五袂四袂三有常業衣五衣
四衣三有常事夫然後農餘于粟米女餘于絲桑夫然後內
有鐘鼓千戚之樂而外無椎鼓鐃之風故曰我田既成農
夫之慶周公之告成王陳無逸諷七月溷小人之依而深燭
流火授衣于耜舉趾之苦故周家之法臣工唯保介傲三十
里之耕服而十千之耦比故其詩曰王重爾成來咨來始言
民事之重也重在民事故宮無煩治工無淫巧什一行而頌
禱作故其詩曰五我蕙民莫匪爾極又曰曾孫之慶報以介
禱則惠農桑之效矣嗟后履聲節震顛定粟公劉遠仲微

田為糧。太王治岐，乃疆乃理。文王脩和，有夏即康。功田功而
太姜太妊太如邑姜，賦葛華，手藝績，相與進勞于內，而服習
於上，其後也乃不藉于畝，自休蚕織，不亦重可鑿哉。

耒耜有秉，祈年有祀，田畯至止，有勞教以，身也。農師有制，滌場
既圖，有訓，廩人遺人，司徒有政，重以官也。土地闢有度，田野
廢有讓，填梁積道，僅蕃有賞，若罰責以寔也。春和則謀，賑農
功興則死，役水旱仍則與，田租順成則借，大侵則素服，減膳
食不舉，災詳以法，惕以象也。惟黍惟稷，可以享上帝，即雙商
蒼璧之為不饒于以矣。庶民親則百官和，是故為酒為醴，可

以給百禮，則精銀拱壁之既，不腆于以矣。群生遂則百務舉
是故太倉太庾陳，相仍，可以係緩急，則盪鐵，銳銑璫與琬
琰之積，不珍于以矣。故晁錯曰：明主貴五谷而賤金玉，此之
謂也。

呂覽曰：昔先聖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非徒為地利貴其
志也。民農則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
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產復
則重徙，則死其慶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

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
而事末，則好智，則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

近見日新書院講示庶富而教方，才是王道，若徒富庶却是霸
功，竊謂王道自有始終，霸者之富庶，畢竟是驩虞之術，王者
之庶富，自是因天地之利，省刑薄斂，深耕易耨，蓋有坦蕩之
術，斯非管夷吾作用也。

葉文康公曰：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領，一曰
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五田制也，遂人之

溝洫與水利也，阜人之畜止均，馮防旱潦也，用力不過三日，
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由
屋粟，懼其游惰而不動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愛其舍本而趨
末也，蓋農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
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與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奉
舉重農之意如此，後世民有欲耕而無田者，上既無以給之，
所謂勸農者，是不至百畝口不問，莠麥當春一遊，不過應故
事耳。

周人重農，寔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卿六逸之民，皆授

田之農也。卿大夫三年大比之實。與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則皆于鄉遂中。許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遊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今觀于詩公堂之躋。即種稻之夫。髦士之蒸。即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令。而士農亦不令也。

武帝元狩初。董仲舒上言。春秋它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蓋重之也。請詔大司農。使闡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從之。

漢武帝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

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按趙過為代田之制。大都做後稷之遺。又善田者。今學養苗之狀。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率于官。儒教民于邊郡。其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之。用力少而得數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然則務本之政。可緩哉。

用人理財

賢與材之並。急于人國也。車三輪鳥二翼也。天之所生。元有此分。數有之餘。之慮則有不足之虞矣。順猶火也。其道光明。在縣下而升之上。譬之則不遠。財猶水也。其德潤澤。在縣上而布之下。鹽之則不行。長養而保愛之。則嘉禾也。梁棟也。泉布金刀也。權敗而糜溢之。則草莽耳。糞土泥沙耳。玉無翼而飛。珠無脰而走。揚聲于章華之臺。炫耀于綺羅之室。而高賤益朽於出岫。彥聖編於于紫翠。一以濃投。一以淡際也。使人為取歛之臣。而使財為賤賻之貨。是兩相病也。夫唐之初。與其

人財孰非隋之所棄。與隋之所積者哉。

取士之科。欲其廣。取財之途。欲其約。漢為上。唐次之。宋又次之。雖科目尚制。而古辟召之意。猶存。雖經制未備。而古薄歛之仁。未泯。如方正孝廉。博士弟子。明經。進士。安石。經義。如露。昔金衣袖三。濯燒羊。忍饑。其慎愛人材。同也。漢之六條。唐之九等。宋之七事。九事。課吏。漢之宰相。監宮中。唐之內省。不立三品官。不佳以事宋之。官官屬。樞密府。受察。臺諫。固即古明。既無私人之意。藉令後世守而勿失。何至人之云。已而邦家珍庫。故有廢一法。則國亡。一法之利者。後世之用人。是

也。漢以列侯領郡國，簿者以宰相兼度支，宋以高稅禁諸務。堵務門固而古幣金無私財之意，藉令後世仍貢勿改，又何至顛沛之校，卒先撥哉？故有與一法則民受一法之害者。後世之理財是也，用人之良法廢則有太息。後古如衛瑾、劉劭、裴子野、沈約、李鈞、劉祥道、魏玄同、沈既濟、胡寅、司馬光諸人之論，誰為行之理財之奇法，與即有憤切時弊，如文學士、武雀、融、陸贄、李翱、而蘇司馬、歐陽諸人之論，而誰為聽之。儉、吝、澹、簡之意，不推之財，貨而推之用人，搜羅、蒐聚之動，不用之才，為而用之財，財于是用人之禍，移之乎理財，則七葉為

錡滿，濶給開助工，黃秋朱提，鐵趨習為孝順，琛賂充盈于大內，弄多冤鬼之號，賤貨不流于民間，蘊為妖狹之祟矣。理財之禍，移之于用人，則剝下媚上，已甘炎疾之快，心抗指庇民，蓋惡、苛、簡之當，戶南冠而熱，覆盆敲膚，剝髓以求之，賤人後人之未至者，鬼薪徽索而廢之，何其重于財而輕于士哉？夫士也不使之彈冠結綬，而使之洗耳潛淵，不使之敬事後食，而使之草耕木茹，不使之立朝論道，而使之枕石漱流，不使之經營四方，而使之間以十畝已外矣。夫財也，與其秘之而為一室之供，張何如出之而括四海之流，止與其施之禍，變

而十百千萬，不為恩，何如資之平時而升斗毫厘，皆見德，故為人計，則懸關當補禁錮當開，而起廢之典為尤急，為財計則通賦當寬，開稅當除，而散財之策為尤甚，何也？伏蒲櫻難，叩墀借劍，志在鳳鳴而不啗立仗下，皆賤人也。賣妻鬻子，踐塵穢舍，投繯斷服者之所輸，皆民膏也。家人之治生，其始也數人，是以任驅使，數金足以致富，饒而共後也，家累千指，箇箱日入，而不足于用，故國家之與常以一隅之才，雁行而取天下，而其後吏日增而不乏，常以一隅之財，灌輸而濟天下，而其後國課日增而不給，如漢初併官者

職損十置一，歲漕粟數十萬石耳，其後增置官七千員，則析秋毫矣。唐初省官七百餘員，歲入二十萬耳，其後萬八千員矣，進鉅萬，矣宋初設官近萬員，內府出食有司者且三百萬焉，其後三萬餘員矣，歲供至六千萬矣，取之愈多用之愈匱，則浮名虛費之累也。故宋才在省文法而覈財在省事端，朝廷養士已久而取財已廣，乃循良若黃穎川、韓馮望、整渤海者無有也，奉使若張博望、蘇屬國者無有也，將帥若衛長平、霍冠軍、趙營平者無有也，能無藉常股剝民錢若漢盜、缺舟車之翼乎？能無重租稅以困辱賈人如漢高賈之律乎？能無

鬻官如漢之武功爵乎則何以故也。選擇未審，歟器使未當。歟考核未實，歟源未開。流未節而蠹未剔，歟奈何。言事者重。格致而諱言綜核，喜賦利而卷舌。國蠹不思制科序貢，官監。祿吏途非不廣也，雖田有御史治粟有監司，漕有中丞，閩有。却使法非不詳也，而人與財交詘者則六者不可以不講也。書曰：惟土物愛厥心，減漢舉有孝弟力田之科，令誠能復古限。田之制，令民富者不得連阡陌，每丁應得有額。外之田為。餘。田增稅而寬細民之力行之，以久漸至，驅青衿游賈而。盡服南畝，戶皆耕讀，三代淳風其可復已故一舉而人財皆。

裕無如限田便

孟子以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而政事又歸之于仁賢，此其一。一失而理不理，時倏失而窮不窮，代夫仁賢若諸利彼。阿堵中物何之，掛齒然。周官三百六十屬，非仁賢乎，其而掌。非政事耶，亦何嘗諱言財也。國中無賄高者以為養飽吳起。謂之枝官，蓋天非兩粟而錢樹不自花也，有仁賢以理政事。而財始饒，土之生五穀也，一歲再獲，瓜桃李各以令致。龜穀鋪各以時成，鹿生于山，命懸于危，萬物若烟海，物惟。財亦非不足也，冗官耗之既以為護林，又以為封疆，朝與。

爭利上與下爭財，搜山括海，開採無時，與天地爭中，人乘傳。飛入城，擇人而食，有誓金如粟，馬牛如羊，皆乎有清畏人知。乎有錢穀不對者，乎將為朕，探囊之盜而守，儻曾不知有。力者負之走矣。

董子曰身以積精為寶國以積賢為寶

夏之璣隋之珠和之璧晉之璫，瓊宋之結綠，世皆希而珍之。然。而衡之以一物則重，加以以四海萬國則輕，假令有現物于。此寒可衣，饑可食，為豐年玉為凶年穀，積之無臭，織名而有。潔清之譽，匪惟無眩，匿厚凶之慮，而且有絨，滕苞桑之固，雖。

入山

廬深山大壑之中，而有亘天飛虹之彩，其堂而不滓，則白瑜。讓潔也，其貞而無砥，則南金遜烈也，其光主德而鎮社稷，則。東序天球，明堂昆吾不之重也，其雲厚通而應，螺解則一代。之元龜九圖之具，幣不之侈也，則莫若士，惟夫貞士也，而譬。之以瑕，猶玉也，而題之以石，一以歛薄，一以委擲，一以摧殘。一以收，錮垢窮瘁，索人可隱其鱗，株枯草朽，上不收其用，遠。風霜之飽，殫應歲月之煎，磨星辰露晞，而哲人頽瘁，精銷魂。歇而國輝，章光乃始仰屋吁衡，而曰國之曠也，是何異，錮璞。于岳沉珠于淵，而曰吾貧無寶也，豈不惜哉。

管子曰王主積于民伯主積于士哀主積于貴人凶主積于倉

王
譬之家然倉箱篋籠粟如也入其庭空無人焉是真貪也其不然者主伯亞旅分職課業備保稚子并力協心不問而知其富也藉令主翁牙然擁以阿堵而環顧左右無一與共則雖向來倚頓翡翠金珠千倉千箱猶天括地聚其藏極與躡蹠者守耳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賢之為寶也替香不類較粟經結不同布帛具不可以為棟梁力不可以為輿馬

不勝積必不勝用則何不盡發國府之秘盡出大內之珍而引環竟琦行之士以為法物乎則何不盡捐山澤之藏盡剔陳朽之囊而重潛幽光之珍以為代寶乎又何不移夜光奪目之珍萬鎰連城之費用之于百朋三錫之英以為國珍乎蓋必當吾世而使璞無抱珠無遺然後崖廊之昂焉蓋蓋爛然生色使五吾朝而式如金式如玉然後盛世之黃鐘大呂鏗然成聲用之華國用之光庭用之耀靈而世蓋蓋以儔比德其數不勝至明也

用人

朱子曰人主務聰明之實在信任大臣日與圖事胡五峰曰人主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祗希偏信則家庭之間遠于萬里

桓公之得會仲也曰自狄之聞夷吾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君臣上下精神動盪血脉流通廣履細構以優之轉圜止輦以容之執爵割袒以尊之引裾擊笏不以為激緇而埋輪不以為專恣嗟痛哭不以為狂連章累牘不以為瀆先事而言取其卓識即事而言不責速效後事而言不厭重疊言悟而諒

其心以從而求諸道乃為善任人哉
盡下則神簡可以御衆煩盡下則志靜可以驅衆動盡下則身逸可以任衆勞
王者震盪之勢不以樹威叱馭之智不用士奔走之權不以快私有游逸而無喜怒有予奪而無愛憎有詰責而無猜嫌有懲艾而無嫉妬有始備終察而無藏宿之怨
魯之相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子思曰必潛之志若魚鳥可耳臣嘗豫何足以解天下士而得言愛惜哉今天連城之壁不救于時下和抱璞而泣矣若劍之不以為瑞璽

璫而僅充珥珮珠之用則卞氏之法尤有甚焉者重傷故也國子人才何以異此或代鳥飛或逐馬走進無救時行道之實處有尸祿素餐之譏豈所稱真受士哉

子皮知尹何之愚因子產之言竟不使為邑謀文帝自以為不及賈生而卒不用為公卿漢武帝知李廣為名將任為前將軍終不使當單于此以知用人之貴嚴也

人君欲為人材計則養宜豫鄧林之野必斧斤以時而後梗楠杞梓拂雪摩空則養得也察欲其精淨燕石以為寶什銀而藏及發而密掩口則樺木精也用欲其寔而蓋塗不可以為

美塵不可以為飯而掣肘不可以為書也

君臣之交履言天澤矣中孚言鶴鳴子和何其遠也鹿鳴以燕賓慕蕭湛露以燕諸侯一則曰我有嘉賓一則曰既見君子

曰今頭曰愷悌其維維懷思又何如哉蓋君輪也三十二軸

羸轉而輪轉君官也二十五絃七十二變伏施相為官而替

此比故君務狐道寡于大臣也在坐為起在與為下豈過禮哉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作威作福蓋程曰臣作朕

朕朕耳目而惟臣作之以是知委人以親容易假人以操權

腹心之任利其不利其二耳目之官利其通不利其塞故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也以言為利其害小以言為戒其害大也

宋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今宰相行之甚諫言之

黃履翁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至委臺諫以天下之

論付士大夫則人主之權重矣

官省而事未省人省而官未省豈以官為群臣之官而事為群臣之事耶抑量群臣太淺以為有官亦治無官亦治也視官

職大易以為備員亦辦不備員亦辦也于是暫有所虛浸假而暫以為常旁有所寄浸假而寄乃以為真借口于借鑒而

實為庫藏展轉于借寇而實以薪積主嘗補贖而不得公車

交車而不得以前代煩而漸債以煩燕簡而滋紛以下攝上

而虞借以上攝下而虞藝力有限而吏生玩人將代我胡必慮終我本代人胡任勞思極担之心無之以希進晉滯之虞重之以慎攝上不耐積薪之勞不得以詞色借之下不能

銷鑄石之帳不得以名法寬之氣。揚子三鼓力。衰于弩。末一人善數事故不能收一事之功。一官擬數人故不能得一入之用也。

才也者升之則為雲。沉之則為泥。作之則為虎。不作則為鼠。用之則為臣。不用則為虜。有國者不可以不知也。今天下無自直之箭。而矢之用也甚廣。無自圓之木。而輪之行也不乏。鑿括之得道也。

越俎代庖。無論一人精神不能兼治。即視為寄寓不肯專圖。雖在往事則嘗歸前人。難在後事則嘗留後人。其為害已不小。

者

九德三俊之徒。默成象語。成文左執。規右臨。距國家盡得若人。而用之尚矣。然舉因攀虜。舉盜使詐。使愚之說。又何稱焉。嗟乎才固不易也。以名薦之。以法窮之。以氣折之。以全收之。使跡地不羈之士。不效朝廷之用。而徒跳梁于法網之外。以為自用。其為害也大矣。

田仲之義。原較比之堅。飽無用而縣之城。祭之危。蚩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于今為祖。為國計者亦用其才而已。蓋豪傑之士。其氣力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操仰瞻。巧善與下。

位間左為偶。而束縛于區。之禮法。是故莽之則不思。教之則不誠。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也。于是練網羅之目。奉璽璧之士。不以介冑輕武夫。赤帛大賈。不以白屋棄寒賤。故長材自俗之徒。皆耳柳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為奸。故其時天下有饑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極之則可下也。唐宋之後。用人雖開許。大臣辟召。典諳色人等。薦然科目。自常操其權。而車縫下士。翫敲曲辭。皆得安坐取公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為敵國矣。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以富弼為京東一路。也。推

擇沈鷲勇悍之人為吏。而重牙校之選。以蘇軾為河北五路。言也。廉潔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權。以王詹為嚴籍二郡。言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以鄭剛中為永嘉諸郡。言也。蓋亦傑係天下。輕重從來久矣。劇孟洛陽大俠也。吳楚之反。屬行。頃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以為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德嘗薦之于朝。而唐宰相不能用。既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此二人者。是不涉六藝之途。名不掛孝廉。廣明長之。薦而左。接左。重右。接右。重彼。豈能如漆園蒙穀之守。怡怡。也。則貴有以接之矣。

夫人與人相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割落角距。而為一二人下者。此一二入必非常人也。故隨才疏舉。或推鋒散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或譚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入士位中。一体叙錄。使之試其豪舉。千難事。而耗其惟心于利。後游俠皆朝廷耳目也。何奸之能為。

劉劭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謂常人吉士自古所遺。又何必閃鑠不測。詭故不情。吐露五里。揮日三舍。陷險若鷲。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乎。然不知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勸相習家。謂

之吉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為常人者。能為非常人者也。寧激擊牛角。而歌桓公。將任之。使者曰。容去。奔不遠。不若使人。問之。桓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而失天下之大美。是失天下士也。遂授以御。蓋明之敗于清也。穆公不以一眚。掩大德。王濬。秦征南軍事。或謂其奢。侈不節。羊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張嚴不可以任師。傳而可以為吏。張柬之不可以為司馬。而可以為宰相。故曰。察楠。榘。可以取材。天椎鳥喙。可以愈疾。攻玉以石。洗金以盆。濯錦以瓦。澆布以灰。無棄物也。感施。直鑄。蓬萊。紫珠。儒術。虛曠。曉曉。脩。謹。

無棄人也。此疾惡太嚴。陸贄以為志而推廣。太精。人才難進。呂公著所以為戒也。此張孝祥所以請廣用人之路。而劉涇以君子小人當兼收。並畜。無不容也。

許靖以匿名見劾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淳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賤為累。先主納之。

周汝礪曰。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畫宗。少文。所謂透閣。轉而相也。慕說雅而黜韓。非思子虛。而疎相如。所謂進前而不御也。惜哉。

毛澄廷對策曰。為陛下富民者。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

而民之流移失業者。猶或有之。况復罹此患耶。為陛下教民者。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聊之困。而民之作奸化科者。猶或有之。况復值茲困耶。蓋饑寒切身。則行同禽獸。利欲心。則命同螻蟻。民情大抵然也。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關土勸耕之張。也。皆極秦胡。織之范。純仁也。皆閉閣。思過之韓。廷書也。皆化民以德之仇。香也。於以富民教民也。何有。

待臣

朱子曰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主必入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合併無外之謂大混同無耦之謂專。天下者君之天下也有高視天下之君則彼我之藩立而于勢也外矣。群臣者君之群臣也有勝臣之主則長短之形成而于勢也耦矣。

忽樓遺錯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皆賢文合謀

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以國然觀禹之對舜自譽其美度之勤何嘗謂不及而舜之無為亦未始親事也劉向謂堯師尹壽州文父舜師務成許由謂聖人無常師焉堯工賈無弗師也郭晁曰五帝之與臣慶也其名臣也寔師也三王之與臣慶也其名臣也寔友也五伯之與臣慶也其名臣也寔賓也愚以為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為後臣之伯其師同特其所以師慶異耳帝之與臣股肱耳目也王則金礦木鏡也伯則削鑿制割之工而煎熬齊和之宰也

奉立邑人祝齊桓也愚無覆罪群臣百姓虎會對趙簡主言也

傳臣之禍甚于臣侮君皆察于否泰之休者也

人臣非能蓋在君自求蓋耳晞陽常照猶能致于焚膏望舒常澄借眾星而炳煥况明見萬里而不自見其睫乎鳥履扛尚何如衆蠹之共功育育與材不如邪許之相節况力舉可鈞而不自舉其身乎故曰舍已使

善稱君臣同寅協恭蓋協之義後力後心力象而心一也合衆力併一心協之謂也今臣下忽見顏色于天市太微而不可討政府几于疑所朝廷有若訟廷又安所稱協哉

始建廷臣皆莫于遠象為龍元繼建臣工皆為身謀象為象

終建臣工望錢深而誅錢甚也轉覺容之易親其象為寬夫至于傾江河以沃之振疾颺以撼之而惟恐有遺種焉則所存几何而亦何以為國

森九二以剛中應五而六五以柔中虛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泰之初後茅彙征與共開馬泰之極銀負無咎與共保馬二言所為五不言所為二臣道也以任事為志五君道也以任人為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為故曰以社元吉而已

狀之六四曰納約自牖嗟之九二曰過主于卷夫明諱之為直而牖納以為通守正之為經而卷過以為權斯亦下所以交

乎上者也。同人之九五曰：大師克相遇，睽之上九曰：匪寇，婚媾。夫莫雜，往如成心，而克以太師莫雜，釋如疑心，而諒以匪寇，亦上所以交，下者也。

君天也，天休國，臣地也，地休方，君執國，臣處方，雜移國，亦其體宜爾也。

君臣之交，多由于數千里，而一猶比肩累世，而一猶繼踵才，雜詩也。上以為勞，則激三畝之誠，猶見則相知之投，猶按劍才，雜進也。下以為勞，則激高帝論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時所解，造就業進士，親安仁等，嘗以過請，使知自新，今已歷年。

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憲宗時事，慈羅倫林，請復補館職，林俊張麟並，請復官，孝宗時，疏奏，請籍遠贖，丁議，張告輩五人，悉付部用，此皆知得才之難者，為之臣者，幸得進，又豈可忘雜勝之恩，而不思為之報効也。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

親微曰：君臣同心，是為一體，若但存形迹，則典衰未可知也。如地比水，則土不燥，剛如水比地，則水不溢，狂放易，所稱地水比者，君臣之義也。臣所行之法，皆君法，所賦之財，皆君財，君亦何必以在我者為是，而在人者為非哉。聚成山，收涓涓。

海治人，群而謀之，人群既示，神靈之赫，不廢，下濟之光，已合，輿論之公，不損，主持之體，非上順而下陰，蓋上易而下難也，乃為比之義哉。

蘇洵曰：任之以禮，方可責之以法，弗任而責，是絆騏驎而望千里也。

仲長統曰：任一人，則改專任數人，則相倚，俱相倚之害成，而又慮專任之擅勢，則必有混替，而遂將上下鼓也。

劉瓛曰：國有任臣，則治，有重臣，則亂。

為君者，求治之心，款其專，意念則平于權衡，渙汗則整于金石。

繫天下之大命，母以私昵，擊開軍國之大計，母以他實，備快威為重，母以寵為籠，權附于事，母怯權，而正怯其事，利附于功，母疑利，而併疑其功，毋銷剛正之氣，毋露揣摩之端，為臣者，事上之忠，欲其純，功不必出于己，惟其長，議不必同于己，惟其是，毋悞始事之雅，而托為錙，以慶厚，毋虞僥倖成之敗，開一日，以自完，意所未至，毋競于詞，理所未勝，毋亢于氣，先於提躬，而薄于求人，動於課職，而不徒持謀，急于奉堂，而事關。

上所權者，外貌也，而中操之以何心，則不終下所執者，國是也。

而述涉之乎自用則不終上有所嚴憚也而未必有親信
則不終下恃其為親臣也而不覺其為外臣也則不終上與
下同相得也而未相忌則不終蓋在上者以疑為府宜破之
以信在下者以激為媒宜漸之以成

隱伏不得親陳而微詞又慮其見忽也不得不開之以大相脩
隙者因而間之譬蓋不得借蓋蓋省又慮其不動也不得不
合之以衆議甘心者起而擠之此上下之交所以終離也

入君之度宜虛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昔楚莊王
朝謀事群臣莫能違退有憂色魏武侯朝謀事群臣莫能違

退有喜色憂喜形而盈虛判矣其鑑貴明伐兵之利舉朝以
為不可伐晉之害舉朝亦以為不可或以成功或以亡國不
可冥一決也其行貴斷錙和弗斷無異鎔刀六國之封止于
借箸澶淵之役決于渡河韓愈所謂凡此秦功惟斷乃成是
也御下貴和太陽垂照而晷量自傾往復問誰而後封禪之
失得以陳按轡紆徐而後十事之說得以進韓維所謂從容
降接以盡臣下之情是也趙直貴容虞舜聖帝而成以丹朱
漢高明君而擬以桀紂主聖臣直何損聲光乎迨納貴于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長安之都定于輓輅倣僕之捷聽及

與人固有天疑何嫌博訪乎聽隨貴要人君猶北辰然所以
後群動而不為群動後喜者躬慮因權權者親除吏如失
体何故固知國兼而体要始得也

晉平公問曰桓公九合諸侯君之力乎臣之力乎林向曰管仲
善制割隄朋善削繼實齊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臣之力
也師曠曰譬之味管仲善新割之隄朋善煎熬之實齊無善
調和之羹已熟矣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幸賦甘苦不可以口斷而決于庖人庖人重于君矣然君終不
斥庖而代之割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于伶人伶人重于

君矣然君終不去伶而代之調乃其任曠才也非疑則曠焉
疑矣埋輪之跡或意為釋憾伏蒲之請或意為市恩空頭之
勅或意為實重從薪之謀或意為寵囑司畜矣登秋已集而
不欲與人以名恩秋已收而不欲與人以德事秋已出而不
欲與人以為重利秋已完而不欲與人以為潤是使曠才者
不得效庖伶之伎也

鼓宮之應鼓角之應機有固然上以聞令下且聞也上以相愛
御下且相愛也

君子在朝則天下治故容蓄于師親附于比凡以為天下也

韓求仲曰良辟詭臣千古希遠非相值之難而一心難也非一心之難而一德難也以梳鬚而就垂紳則紆體推赤不勝煩也以青蒲而撼紫閣則削草補牘不勝格也此一心而為難也陽遂見日而燃陰諸見月而津虎嘯而谷風生純與而奎雲集君臣亦然或不介而自親或暱之而愈遠此一德所以為難也

人主課功無開之以謝責之路吾任不專彼將有所諉夫功者人臣所不敢分亦無可分者也第使人翹然各見其功則人主之功愈量矣第令責而不任則為代庖為察淵權不附于

人而功敗任而不責則為委贖為解紐權不附于人而功亦敗故精忌之主二三其任于臣者導安引逸於臣者也推誠之主置腹委任于臣者遺大投艱于臣者也遺大投艱于臣臣效其勞君尸其功導安引逸于臣臣享其逸而君任其責矣

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以振其辭地不依之心而使之效結于責之內人而限之以責則可折其飛揚跋扈之心而使之不敢游寬于責之外始則推諉者寬然有餘繼則朝考夕度日馳聘于職掌之內而惟恐不足始則親躬者焦然不足繼則塞德修

明日照臨于無事之哲而愈以有餘迄始終歸之君勞始終歸之臣亦何不便哉

吾責之心憐而惟思維責之股肱而惟恃行責之耳目而惟視聽責之肢體血脉而惟營衛經絡乃曰而胡尸素而瞻銀而負桑而覆鉢而越庖俎而易衣冠彼且為束縛為躑躅為拘牽為首鼠為巧脫為錐後而逃其所責甚者影射萌生旁竇互啟功未成而或害之功欲成而或射之功能成而或獲之禁至以皆悚懼之故也

宰割烹煎合而成味也剪綴緝製合而成服也斧斤尺蠲合而

成室也青鏞笙瑟柷祝合而成音也
天其陽乎地其陰乎水火者流行于天地之間而為陰陽之氣鉅者也地與水比陰從陰也天與火同陽從陽也天與水遠行而訟滿起矣火入地中而傷之者至矣至于天地交而為泰天地不交而為否水火交而為既濟水火不交而為未濟有通有塞有成有虧通極而塞虧廣而成機固可忽乎哉然地惟下故水親焉天惟高故火麗焉為君者亦法天地而已矣

人主之匡世以經而共御世以術有曲直沉渺之思及機杼會

暴二者皆難馭之物也。人主欲洩其機而折其氣。不得不以其習之所趨。故披緇入佛。與大呼盧賭博者。最人主之所惡也。然而不之絕者。智有所困。力有所訕。則不能為斷。故夫狙詐擊猛之士。人主之御之。亦必有道矣。勞之以職事而靡之以利祿。皆是物也。

秦皇空國之兵付之王剪。恐上疑乃多請田宅使上謂剪會止此耳乃不忌剪。肅相國用此意。蓋產通賈。漢高天下之獄。子房不愛上戶。急避谷以從亦松子遊。漢高固是相信不疑。則漢之御下。實于秦矣。漢高初用鄒生策五六國後。欲以挽

楚權。非真有公天下之心也。子房諫止之是矣。乃諸侯兵失期不至。子房請捐楚地。令信越等自取。又似鄰生策。可見漢高之心。未嘗一日忘信越也。則漢之封建。亦大異于周矣。王者作用要至誠立義。帝徒為養食者藉口。故劉伯溫諫太祖勿奉牧賢慮其後也。况馭下者可不慎之于始乎。

優接者所以慰崇傑。重選公族所以尊朝廷。上有少嚴之色。則下前順旨之心。上有微禮之詞。則下起避事之念。下不能達上。則情壅上不能達下。則澤應仁者不浥。臨俗以分財。智者不能圖事。以決策百官。雖衆不以奉公計慮。

雖多不以愛國。長沙之行不還。江都之相不合。而欲人臣之畢忠。彈惻其可乎。

蛙之怒必式駿之骨。必有以作氣也。謹言銅而不開。貞臣曲而不白。非所以為作也。豹之文可變。鴻之羽可儀。以章采也。冠已塵而不彈簪。已遺而弗顧。非所以為章也。及不必傷其手。擊不必試之末。師不必用之三鼓。以完名也。車無懸金無勝。而祖道供帳無人。非所以為完也。蓋不必務脩之以得士之心。而務執之以縻士之身。縻之已遠而遺矣。矧又摧之困之。慈愛之圭組為絕。而佩印為鉗也。可乎。

易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高澤下矣。而澤得。以通氣于山者。則山之虛受之也。若心不虛。又安能受。與之論大道。則見以為濶。事情與之猶細。故則見以為彰。主失拙。則其辭則見以為淺。略而寡智。廣肆其說。則見以為蕘。野而倨。俛如左。儒之別。若如魏徵之存我。如蒞策以難弘。如福公輔為責。直其情。惟可勝道哉。

人主啟唇則珠傾。列齒則玉孕。而臣執敢以雖黃。慮喜集則雲慶以色。露晞若勝。怒交則電。傲冰屋之影。颺飛火樹之岡。而臣既敢以雄白。盡鳴。筆血氣以按華。合陰陽以覆腋。則勝

日攻心而臣孰盡解紛之策。詭論不能與絲竹爭音。詭態不能與蓬蒿競態。則玩日喪志而臣孰盡指迷之忠。叩關似乎危。折檻比于批鱗。則盡撤威靈之不易。略驍黃而不濟衆議。合肝膽而不放辭疑。則盡捐邪邪之不能。故泰之交。由於能下。而威之感。由於能受也。

宋翼

布公

人主之提綱肅紀。表舉群察者。惟以大臣。疑大臣以權推敢直。躬以遠矯。而大臣遠輕。小臣操其重矣。扶微宣隱。開導聰明。者惟以言官。符言官以言誰敢批鱗以賈罪。而公議遂絕。私謀信于下矣。持肘而克權。據臂以爭功。登臺而求標。斷而代。不羞曠官而務侵官。不恥溺職而務越職。十年九牧。一獸百興。如此是衆為政也。驟聞之若係風。晏菲貝而成錦。謾言之若射覆。成炳取而成雷。吹影而傳聲。貌似而工寫。容則屬耳于垣牆。聚則鼓存于稷下。點白為黑。清雉為黃。如此是曹為

宋翼

議也。既侵改矣。因詭其議。而好則涸澤生流。而惡則春葉零。葉青紫。惟其月旦。姪妍任其品題。舞國爭馳。胡鋒競利。道謀播于築舍。國是毀于盈廷。以改為議也。既橫議矣。因撓其改。富者交通。豪貴構密。鈔于唇端。貧者亦造作飛條。馳危挑于顯末。下方潛鼓其笙簧。上復陰招以鉅筭。庶人而柄國政。片言而奪主威。是以議為改也。夫小臣所跳躍而思逞者。皆大臣所局趣而難展者也。吾誠簡忠良而假以事權。小臣方儕職不暇。而何敢于上陵。庶人所憤懣而不平者。皆言官所約結而莫吐者也。吾誠重耳目而達群情。庶人方含膏飲醪。而

何存巷議

今天下是非相軋矣。覆之者恐賈已之怨。則兩存其是非。劫之者又歛形已之長。則兩矯其是非。論議焉得不煩乎。

事非一家。奈何各立城府。分膏而議事。無兩是。奈何互持矛盾。集舍而爭。蓋始于人藏其心。故至于家持其說也。而人心不可言矣。峻于城府。險于山川。有所邀求于人。則偃倭以媚之。媚之而不得。則挾憤以中之。有所甘心于人。則恣睢以排之。排之而不得。則假手以擠之。競芥帶之宿嫌。脩怨讎之小忿。未報越石之驟。遽墮漢江之履。方軋為補之墨。已彎射羿之

子。何其詭也。論訟相和。則寒谷成暄。導得相非。則青紫枯落。操入室之戈。而辨甲填胸。舍射影之沙。而萋菲盈口。遂令掩袂見疑。撥餐蒙詬。黃金鑄于衆冶。白璧玷于止樊。又何陰也。且遊奕惠之室。則叢薄雲天。暮投張雷之門。則籠冷牛斗。番涎蘇季之金。而哆言逆利。染指馮生之缺。而謀曰遺茶。詎知劫終岐路。將來翟子之悲。心跡蒼黃。應動朱公之哭。又何巧也。至于上有所建。不必其便于國也。舉而論之。下有所陳。不必其中于機也。舉而疑之。詞如累屑。而貽譏盈達。智若負薪。而終成畫餅。國焉淨有是乎。

國之所患。莫大乎無權。無權者非朝廷之權。歸之董閻。竊之左右。出之宮闈也。下疑其假而未見出自宸衷。上畏其衆而未核諸典論。則焉淨稱權哉。以先正余中守所以深戒操切。而又有定國是之疏也。

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衆惡之必衆。操之而天下之公論。不可以日夕幸權。則必操人主之微。而擬其形。際有可嘗而蓋務。疑之難。未必遽行。且以根抵乎其中。而徐滋萌焉。以收其惡。實于是乎。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非散亂心目。四惑令人主前。却于歧旁。而傳策無遠之也。邪謀昌而國是非矣。

夫人主之聰明英毅。非雅獨斷。而衆兩存。蓋天地之量。有容無兼。以為言而當。固大善。即不當。隱之何害。然真非者。無所遁。而似是者。有所穴。以蒙恭。孔子說說震。唐虞所有。惟免舜不示之以隙。而終不能以一逞也。

方今矣。異類仍。疆場交。偉公私困。竭印白圭之五。盡陳番之三。空石碣之六。逞僥倖有之。又奈何伏戎。乃發。貝錦。繁與朝。夷暮。瑞不啻鬼域。何也。鬼于曲。城于沙。猶有藉焉。今直以書陸行之耳。彼奉旨曰。是者果國是耶。愚按國是之說。始于辨教。而劉向稱之。楚莊王欲定國是。辨教

曰恐王不能定也。國之有是衆所惡也。人主以其取舍者為是。君臣不合。國是奚由定也。幸鈺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尹文子曰。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高卿曰。有勇非以持。是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謂之喪。多能非以蕩。是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謂之誑。桓譚曰。國之廢興。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君欲興化。建善而改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陳瑾曰。朝廷之是非。天下之是非也。國是之說。其文不見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若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弗取之矣。

在朝為國。是在野為清議。在天下為公論。而在人心為直道。名之所歸。而衆之所忌也。賢士大夫之所推視。而人主之所深疑也。則其勢必激。夫潏江河之大。不使東注。勢必激怒。而潰破隄防。越隄谷。而止。所制。惟徐。曳之。既。免。漂蕩之患。不。潰。破。灌漑舟楫之利。故治水者。與用人者。皆導之使為舟楫。

納諫

江一鵬曰。求直言之詔。漢無歲不下。開言路之疏。宋無日不上。亦以見漢之少直言。而宋之言路塞也。

水滸則決木。滸則靈氣。滸則人病。言滸則國傷。

管子曰。門有事。百日而君不聞。遠于萬里矣。堂有事。十日而君不聞。遠于千里矣。寢有事。一日而君不聞。遠于百里矣。

諫者有四難。曰。執。隔。曰。意。忤。曰。孤。立。曰。當。機。舞。曰。女。無。面。使。近。

有後言。此思。其。所。難。者。也。受。諫。者。有。五。蔽。曰。先。入。曰。偏。見。曰。

憎。忌。曰。觸。諱。曰。驟。激。伊。尹。曰。有。言。送。于。汝。心。必。求。諸。道。此。思。

其

百六

其所蔽者也。旁又有六間有所比。而間有所配。而間有所懼。而間有所利。而間有所疑。而間有所形。而間周公曰。無或胥。讒。張。為。幻。此。思。其。所。間。者。也。

楚莊王以宛春言罷。莖。使。曰。春。之。德。非。寡。人。之。德。歟。劉。毅。謂。晉。

武帝為桓靈帝。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此朕之所以勝也。

申綽之諫。君也。必于衆人之中。曰。綽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其。

醜。此三者皆以從諫。揚美于後。故曰。受國之詔。是為社稷主。

江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唐虞之世。敷奏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傳曰。與王嘗。

諫臣書曰。臣下不佳。其刑。墨史曰。殺諫臣者。國必亡。晉平公問于州。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為之科。日則有極言直諫者。為之設官。則有拾遺補闕者。或因灾眚。而下詔以求。或回惠。雖而責已。以訪蓋求。言以成治。亦以通下之情也。

草昧之初。法制未備。故求言急。及群策盡收。則或以言見疑。及法漸弛。向之以言去者。又復台用。過其故官。而人爭以言為捷徑。持其意氣。索之茫昧。不可信之事。又多暴露。急逼為不

宋

百七

可解之勢。故上復懲而錮之。此言路通塞之大較也。

古者自師保太史。下至商旅。膳人。虞人。無不許言事。自諫議大夫之名。起于漢。補闕拾遺之名。起于唐。司諫正言之名。起于宋。而後四海利病。廟廊得失。皆繫于一人。而諫官之職。于是而始專。諫臣雖卑。得以隨宰相。上殿。有失輒諫。而諫之權。始重。然自後言之。路亦少隘矣。貞品定。則風自淳。以先授。職守專。則意見各有所持。此唐子方之孤忠。再入。而後稱。未博之公。名介之剛直。未用。猶不免為仲淹之失。司馬光曰。以天下得失。利病。繫于一官。使言之。任亦重矣。杜牧憤藩鎮之僭。以

身非諫官。作罪言。以私謀。故胡致堂深言。諫官不必專設一職。蓋有見矣。

賈山曰。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

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

言。重如丘山。

陸贄曰。天不以有惡木而廢其生。人主不以時有小人而廢納諫。

言者不以直。難獲罪。其氣既平。而又無以為名。故夫開言路。正以息議論也。成祖文皇帝曰。敢為之臣。易得。敢言之臣。難得。

宋

百七

所以王親之風。世不多見。則聖君亦何心于息議論哉。

謙之象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夫下濟上行。天地均有之。而謂之謙。若專指天而言者。天不下濟。則地無由以上行。故地不得令其美。君不下求。則臣無由以上效。故臣不得以擅其名。故曰。諫者所以昭德而塞遠也。塞遠易知也。謂之昭德。亦易以稱名。天之有乎。書曰。后從諫則聖。諫何必請哉。魏陳群。察陳滂。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或譏群。批致正始中。詰撰名臣奏議。知士乃見。群諫。皆嘆服。晉羊祜入則進諫。出則詭辭。而蘇洵亦謂。直不如。其于有化無德之理。

謂何哉。是故有直諫。如魏徵十思十漸之疏。是也有諷諫。如吳王欲伐荆。舍人杯九操。彈而露沾衣。王怪而問之。云。螳螂捕蟬。黃雀伺之。子彈雀而露沾衣。王乃感悟。又如柳公權論筆。正呂誨以疾論。是也有諫。諫如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自欲殺之。晏子請教。其罪曰。汝為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因使吾君以馬之故。殺人。聞于四隣。而罪又當死。公遽釋之。又如優孟諫楚王。厚葬馬。優旃諫秦。弄苑園之類。是也有諷諫。如魏幸毗引帝裾。唐陽城守延英之類。是也。從之。德無損于君。惟以諫死。而臣始專其美矣。嗟乎。人臣辭家事。國計過憂。

天義不逃兩。亦何樂于專美哉。

馮唐之論頗收張釋之論。蓋天諷諫也。賈誼之流涕。袁盎之却坐。直諫也。而文帝皆納焉。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諷諫也。魏徵之十漸。祖孝孫之謂陛下負臣。不負陛下直諫也。而太宗皆納焉。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頭于元帝。王章言王鳳于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于哀帝。李膺。陳蕃。言宦官于靈帝。長孫無忌。上官儀。言武氏于高帝。張柬之。言常氏于中宗。孟昭。國言田舍牧于僖宗。皆足以殺身耳。漢始建。棟樑大夫。而猶博謀于文學。唐置拾遺。而猶採訪于各

路。宋置司諫。正言。而猶有進言于監門者。何嘗專于一途也。楚人獻象牀于孟嘗君。鄢之登徒。不欲君之受也。許公孫成。以寶劍。成許諾。入見曰。小國所以致相印于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遂不受。成趨出。不至中門。孟嘗君名而久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寔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君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寔于外者。疾入諫。明知其心之私。劍也。然且飲受之。楚莊王嘗欲納夏姬。正臣諫不可已。乃自縛為王。王立予及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其自為諫。則過矣。其為先君諫也。則

忠明。知其終君以自為也。然且置弗問。韓欲罷秦。無夫伐使

水工。鄭國。令鑿。注水為渠。以溉田。已覺國曰。臣始信為閼。然渠成。亦秦利也。秦然之卒。使就渠。明知其為韓閼也。然乃卒用。此以知曉人之貴寬也。館臣曰。不痛之瘞。更深于痛。不瘡之日。其瘡固在。今言者方幸其言之不即。券庶幾微。宗社之靈。以行以絕。之脈。而聽者又深。幸言者之不能券。以為夫。警名。韓于重賸耳。烏知國計。大夫。齊國。事于官。吻耳。又烏知深計。薄其言。因以薄其人。以為可玩。天下於股掌之上。是以天下戲也。

辨說

誅是非。曰：憂。非。或。是。貝。錦。述。說。之。奸。也。說。人。固。極。交。亂。四。國。者。說。之。言。也。投。界。豺。虎。不。食。惡。說。之。廢。也。

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之峻也。水必激焉。君子之賢。小人之所深惡也。借朋黨以空之。類必孤。托清流以排之。焰必烈矣。

深惡也。借朋黨以空之。類必孤。托清流以排之。焰必烈矣。

泥羅何沉。又曰。未見功也。子齊入。利平越。何浮。鳴。亮。堂。君。麗。難終耶。楚之美人。何竟。劉。真。堂。以。嬖。遇。見。欺。耶。西。伯。聖。智。胡。囚。美。里。又。堂。主。臣。易。問。乎。申。生。致。詐。今。非。既。逃。亦。爾。待。烹。父。

不遺矣。伯奇撒蜂。舌甫見傷。豈非聽父哉。

泰山之瀋。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堅之霧。可以蔽輪。

層山之雲。可以蔽日。

微言以當。他事以探。因嬖而致。遷說以就。疑其事。而陽為不知。

其人。述其語。而故為不解。其意。廣其核。而托于所聞。恐其怒。

而獨于所忘。及詞以多警。假事以贊私。托為誤。泄而率諸之。

因其說。及而故緩。投上人多為伺察。則乘其所猜。工人倘有。

所忽。則乘其所蔽。

其在有虞。龍作納言。風雅所云。出納王命。王之慎。若則宜。王事。

也。亂氏居中。稱朕始置。尚書禁中通事。奏內外。隔絕漢高力。滿秦獎延。及武帝始有領尚書之號。而後也。中常侍所竊之矣。

亂人固。家至共。其可。制。

君所最忌者。大臣之專權。大臣之專。未嘗也。而動詆之曰。專。今人君持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懷是懼。不敢任事。則大臣之職。曠。人君所最忌者。群臣之結黨。臣下之黨。與未成也。而動詆之曰。黨。今人君持是心。不復信小臣。小臣懷是懼。不敢言事。則小臣之職。曠。以此說言。珍行之寔也。

言事。則小臣之職曠。以此說言。珍行之寔也。

刑罰不。中則。江。旭。奇。曰。法律所以防奸也。而讒邪及借。必為。如律禁上言大。無所。手足。

臣德政。謂如漢之陳莽。功德陰移。國祚者。故也。乃言官戴銑。幼關。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上。言。大。臣。德。政。律。殺。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權。而。坐。之。也。却。臣。稱。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今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臣德政。謂如漢之陳莽。功德陰移。國祚者。故也。乃言官戴銑。幼關。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上。言。大。臣。德。政。律。殺。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權。而。坐。之。也。却。臣。稱。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權而坐之也却臣稱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今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臣德政謂如漢之陳莽功德陰移國祚者故也乃言官戴銑幼關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上言大臣德政律殺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權而坐之也却臣稱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今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臣德政謂如漢之陳莽功德陰移國祚者故也乃言官戴銑幼關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上言大臣德政律殺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權而坐之也却臣稱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今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臣德政謂如漢之陳莽功德陰移國祚者故也乃言官戴銑幼關理請留保輔而瑾欲以上言大臣德政律殺之如律稱假親王令旨者絞必言令旨云何乃可權而坐之也却臣稱繼盛幼嚴嵩請上問二王必知嵩奸狀而嵩陰以假傳親王令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今旨殺之說人之錄其雜犯如此

語直

述奸

朱子在南康上疏言令宰相董師傳實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盡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與莊士之謹言而安于私倖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權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排交通僭賂則所恣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董師傳實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

其風旨其事能自主者亦不過疑之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輕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構其黨處穴之所在執成威立中外靡然從之使陛下之號令熟陟不獲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以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者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當仲謂過於君子其失淺失于小人其怨深以巧官模稜遠怨之術楊惟謂組詐可御貪惡可使此霸王籠駕取之策蓋

曰去邪勿疑孔子曰勿取甘勿取健勿取口銳蓋三者皆勇才足以濟不肖之心也

小人之名亦小人之所避故流品未嘗然導而防闕君子之類乃小人之所仇故門戶既別勿謂停而種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故齊度始即嚴回凶之憲孔子攝政而仲兩觀之誅若歷久望之以鎮壓或不能大為奸惡也

今人傍

情偏于左右彼且鑄中書之令而叱伏下之鳴權移于貴戚彼且奪尚書之封而甜諂士之口志馭於好大則俳優滑稽之雄得以在丞相之策而排文學之議

朱真

攬權

征詐之術非公之規

太平經圖書曰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所以取必于人也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不測邀持而固寵必威加于獨使人悔而怨之者少恩加于衆使人懷而感之者多

權不自操則有倒持之虞操之而不得其要則精神所滿漸啟旁落偏聽獨運皆致業挫故權散之國有擅權之臣而權總之國亦有藉業之奸也

今夫權者所以稱物而使之平也權寄于衡而後銖兩明權寄于銖兩而後萬物平非謂執之于手而能平物者也人主而能容其臣之分別事理則權有所寄矣

光武不任三公則任力而其体失憲宗委任鐔昇則任人而其網紊神宗時堽諫封事一切函中如蘇轍所疏明知議是始以不允為答如司馬光所請則又任術而其道不光也

人臣固不可竊君之權亦不可避其名而使小人得乘其間周公操斧于東征狄梁厲志于五龍豈不避權而更避事哉然晏嬰之中立與里克之中立亦有辨焉豈不能急而姑緩之度不辭制而姑下之君子固有以諒嬰也

世女主由權不里言其文教也唐至肅代

弱者累世武宗一振肅之雖跋扈藩鎮莫不聽命則張弛操縱之間餘馭外如此而馭內可知矣

天下之權天子司其陽而嬖臣司其陰操之于朝廷而縱之于永巷掣之于股肱而假之于狐鼠以不測為神而廢闇多矣以顯倒為馭而旁竊衆矣威信于天下而法絀于利臣機密

于廷紳而防疎于闈官一移于掃除再移于市儈權安在哉人主委命于臣下則臣下易于見長君子之幸也人臣稟成于人主則臣下易于藏拙尤無能者之幸也

種植者且暴視則稿不若置之易拱也蕃雀而養之飼魚而投之不若縱之為殖也故法有緩而寔急寬而寔嚴者不可不知也子賤治單父民聞不取魚孔子為政沈猷氏朝不飲羊彼豈以察為明哉

公天下者其權疑分而合之皆人主之事也故其權為人主之權私天下者其權疑合而分之皆左右之事也故其權為左

右之權

太祖高皇帝訓曰。獨知自用。所見者狹。資賄而任。則所及者廣。成祖文皇帝訓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

孔子曰。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言有獨。必有耦也。管仲曰。主威嚴。而自予權也。故威必失。而權必敗。言自予權。必不信。竊權者也。

黃履翁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董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大夫。則人主之權重。

萬曆初年。恭黑屬精。為潛為躍。又十年。而綱舉目張。海宇寧謐。

則二之見。五之飛也。二十年以後。若為充為悔。然利權操于瑞。任權操于代。庖視之。初年。權及下貨。

獨者。太阿在握。而予知予權。或階而為壘。泉者。輻輳。並進。曹好。曹惡。或激而為壘。則可。否則。置終于聚訟。乃致聽者。廢薄。

若汰石而益成。其壘。則官府交際。國事暗于索濟。而益成。其壘。惟聖主。欲去壘。以定國。是必先去壘。以通物情。

舜之明目達聰。未嘗不用衆。而靜言者。流說者。聖則亦不為衆用也。洪範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未嘗不用獨。而偏黨有威。及側有威。則亦不為獨用也。

何連國

權者。上所統也。職者。下所事也。臣操君之權。則借以君行臣之事。則侵。而借帶起于侵。我惡其借。故不敢侵也。耳目肢脈者。善者。先者也。公議。上所採也。私議。下所出也。議私而務逞之。則決。議公而務抑之。則壘。而決常生于壘。我惡其決。故不敢壘也。訪。衛室。總。章者。善。說說者也。

風雨露雷。不可侵天之權。而無風雨露雷之用。亦不可謂天。朕朕耳目。不可奪心之官。而廢朕朕耳目之力。亦不可謂心。公狐百執事。不可撓君之令。而無公狐百執事之任。亦不可謂君。

朱襄

趙秉忠曰。漢自立國以來。疏濶。教大而宣。帝紀綱。恭慈地。仰之治。漢史紀之。然而趙蓋。轉楊之。死王成之。封鳥在朝。皆徒令元氣索然。唐自中葉以來。玩愒。曠。遲而宣宗。用法。察物。大中。之治。唐末。思之。然而方鎮。選將。官。握兵。使為。唐衰之。漸。未自立國以來。忠厚。優容。神宗。銳志。財用。共戎之事。元。蓋。有為主也。而新法。一行。遂為。基。禍。蓋。二。宣。尚。為。操。執。之。真。刑。名。之。似。而。神。宗。且。為。刑。名。之。似。無。而。取。其。操。執。矣。至。若。德。宗。刻。意。博。而。強。明。自。任。亦。常。親。信。朝。士。乃。薛。綬。以。賊。敗。迺。謂。朝。士。徒。多。虛。名。遂。執。其。偏。聽。噫。與。元。之。末。治。固。更。在。元。下。矣。

堯

吹笙箏。設鐘鼓。曷飲曷食。爾公爾侯。良亦厚也。然而詔王廢置。

計吏誅。言察也。太常大丞之等。世祿世官之及。斯誠優

也。然而二號止于兩國之任。且與不踰燕幕之封。曷常濫也。

君曰。港露。臣曰。卷阿。燕饗優游之際。如家人父子之權。斯城

親也。然而令德令儀為之勗。有馮有翼為之規。曷嘗佚也。

周近儒曰。善任者必善操。虞廷九官十二牧。都兪吁咈于堂。何

其任也。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五載巡狩。班瑞辟后。則

任而未始不操也。善操者必善任。周之盛也。六典建官。分法

取吏。何其操也。而三公論道。六卿分職。疏附先後。奔走禦侮。

無不得人。則操而未嘗不任也。蓋其君臣上下。一德一心。無

所間隔。頓八法以為馭。而不知威福之自專。委群哲以平衡。

而不知事權之有屬。任忘其任。操忘其操。如耳目手足。供後

于手。知耳目手足之為吾用。而不畏耳目手足之為吾使

也。

李士元曰。天下有作威作福之權。亦有任事任勞之權。以作福

作威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為劍持。為無等。而人主之權。以

任事任勞之權。而人臣有之。則為亮工。為庶職。而人主之權

愈重。譬則戈矛。欲矢。或以為盜。亦或以禦盜。若不問其用之

刺心

者何如。而緊禁之。是擅威威而奪民政也。且權者繁事繁官

之物也。有一事。則有一事之權矣。有一官。則有一官之權矣。

人主之事滿天下。人主之官滿天下。人主之權亦滿天下。人

主一耳目所聽視。他將不勝聽視焉。一心思所營度。他將不

勝營度焉。設之官。授之事。則何事非權。何官非權。何地不可

以行吾之權。何人而可以亂吾之權耶。

人主之權。權非也。委權亦非也。但問挈權而寄之者。為何人。

臣之避權。非也。侵權。尤非也。但問藉權以行之者。為何事。

今有為斛之舟。主人以意操焉。則壞。操非其人。則壞。長年操

之。而衆得以撓亂焉。則壞。終歲不操焉。則亦壞。舟橫野渡。典

守無人。大力者負之走矣。

周近儒曰。權不顯寄之三公。則必有非三公者。陰起而據之。狐

為虎。蛇為神。跛羊牧于千仞。人主至此。身灶而天下無從復

核者。是可不為之寒心哉。

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操權以為國。則重臣。操權以

自為。則權臣。

防宦官

朱子入對言今日近習之勢日重。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扶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于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仰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餓饉為臻。群小相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下了無所碍。而國家領乃獨受其弊。又言近習交通將帥。共為欺蔽。以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寵。使得逞邪媚。作滿巧于內。以薄上心。立門庭。招權勢于外。以累

朱翼

朱翼

聖政

朱子曰。嬖人與奄人常相倚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厥陽公有言。宦官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之哉。

周禮墨者守門。劍者守關。官者守居。則者近園。鬯者守積。先王未嘗不用刑人也。但其職卑。其數寡。而儆者非酒盃之微。則春饗之賦。非戶廷之隱。則中枕之幽耳。春秋勃貉立公子無虧。繆賢為舍人。蘭相如。漢時恭頭典拒。執節前。樞國柄。甚濫賜也。

朱子曰。周禮天官。燕嬖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絕之。則其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

人主之于公族。亦不過三接。而轉御則朝夕習之矣。朝講名對。禮不過三肅。而近侍則順氣暱之矣。於是憑其勢而假其旨。人主思有以遠之。創之矣。然與其遠之也。不若使其不能。憑與其創之也。不若使其不能。則取之必有道矣。

漢高枕官者而卧。樊武陽比之趙高。宜已。唐太宗深抑之。而其後力士輔國。元振輩。省章奏。預軍謀。視天子如委裘。凌宰相

朱翼

朱翼

如奴僕何耶

漢之濫觴。不在元和。而始于元狩。唐之橫裂。不在天祐。而始于開元。宋之專制。不在宣和。而始于元豐。大臣之作俑。蓋其來皆有漸也。職由漸而漸廣。防由容而漸疏。故君子慎其始也。

王世貞曰。整刀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子延年之屬。即私而不及政。私恭石頭及政。而不及爵。趙高禍儲嫡。傑將相更款市。國于東方之兵。以自王。東京范蔚宗謂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壯觀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恠脅脅。唐之階重。眇自楊高輔。幽國太上。喋血樞官。爵稱真王。號為尚父。

而程魚仇田。李明復恭。致令九重惕息。甘同赧獻。孽之不勝。則賢者為陳實。不肖者為訓柱。至于何進崔胤。假手外兵。而董重朱冕之黨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為內。董重為外。而積康禍。禍可勝嘆哉。

謁者無兒。開府何由請蔭。一軍不可。青城寔以避權。則位任宜限也。舍重何地。晝勅而御黃綸。宰相何官。執券而縱雲鍊。則體統宜惜也。監奴養子。唐煥過于九州。疏屬賓客。辜推洪于天下。則羽翼宜戢也。受珍詭辭。致起獨奴之怒。約期表裏。遂成左道之殃。則鈞黨宜禁也。陽球作司隸。而王甫伏尸。李膺

朱真

十三

為校尉。而張朔破柱。則法令宜肅也。梁繼之寵。弭亂不及于左軍。忠憚之說。奉公獨歸于直諫。則公忠宜錄也。錄賢景監。拂闕於趙秦。管蘇勃結。著庸于楚晉。則才用宜簡也。執轡屬聲。而悍監為之奪魄。泣衣惜戲。而雄主至于解頰。則老舊宜庸也。勤學樂善。有志于古人。好儒服書。不及于私語。則文史宜優也。有西鍾掃血之功。念事不為過。有忠武夜泣之義。受金不為貪。則桂枝宜略也。

漢氏始創。惟四方素傑。是患于大封支庶。以慎之。迨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曹不如。封房聽親之權。我于。是疏爵授改。

藉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閻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超培。而社稷信臣。萬乘家老。于是始歸之關。寺由必親之人。主惟有可疑于外。則必退而有可恃于內。其類愈。瘳而愈。規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也。夫舍萬非黎獻之華。而托身于所甚。瘳華而身安國定。猶為國家羞之。而况隨之以危亡乎。

陳蕃宋渥。大臣也。崔胤。權臣也。李訓鄭注。近臣也。實武何進。親臣也。而皆不足以勝內監。至于董重。兼全忠之美。兵。銳一勝之。而國與俱斃矣。故梁公之顧命曰。毋以安御士。疾狂士。乳

朱真

十四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賤。而信其所賤。民是以失。而教是以頽。誠慮此也。極靈肅代。庸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於弘。頭。明皇之于楊思勳。宋太宗之於王繼恩。則自智自勇。遂謂彼無能為。故中人。之與機務也。自恭始也。其知兵柄。自思勳始也。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矣。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失養。虎而堂易傳之術哉。

漢之陽球李膺。所以能誅巨璫者。以其時尚未與于。甚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卷伯與。子失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後。而黃

讀之令人憐也

衣事完綸之任矣。以翔成而虎旅逆省署矣。西川特而... 運草莽矣。既與禁兵。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為之監。又選... 諸將以為外將。宗監其失。一二勅使委任中外。未有尋常乃... 一哉之重責而國削主危何其棘也。

也。其操持顯而兵于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杆... 慮司微察也。其竊推輕而兵之以誤軍國。捷回夷也。其竊推... 重彼重責之在宋。青唐橫山之役。伐燕平臘之謀。真王媼相... 之專。賜坐大烹之禮。蓋儼然以將相自居。而廷中亦不復知... 十五

有南北司之異矣。

亂轍相尋其初皆以其小忠可信。小材可使。暗王遠謂之。... 使。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蓋明主強于自持而... 暗主弱于待人。不思夫濡柔如水而甘如麴。真不善游者溺... 善游者亦溺。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皇祖之訓。交通有... 誠。糾劾有令。預政典兵。有禁且曰。以筆宣令。畏法無令。有... 善功而不賞。則怨。當及匪人。則亂。不若杜之于先也。... 小任為大任之漸。李輔國之先。庶兒也。利權為兵權之漸。... 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又為權力之漸。若直若理。皆東...

宮舊侍也。

此水游... 士之教其黨曰。爾輩代我。當以奢侈。導人主。帝使精神... 散無暇。政事勿使人主見。儒生述書史。多識前世興亡。則根... 且遠爾彼。所以求恩澤。計何工哉。

王者如天。無外。故其覆周。如其止。以紫微中極為內。而鈞陳... 攝提之外。吟域而不預。則日月之所經行。雨露之所濛。皆... 有所隔絕。而天隱矣。故王者無外。非無外也。併無內也。周制... 虎賁綴衣。僕官尹階。統於冢宰。歲終。得以課其贖。而廢... 置之。漢以宰相監宮中。唐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宋...

以樞府統宦官。

樞府統宦官。後受察于臺諫。我太祖勅內臣不得干預政... 事成。祖勅諸司守令。惟恐內臣一張而渾。或中閣。武皇之武... 也。屏已成之內志。肅皇之肅也。革諸鎮之內遠。彼其不以內... 人為私可知矣。苟臣工之畫接無期。而內幸則動。部寺之空... 不補。而內遠則勇。司農之持籌無濟。而內供無已。殿閣之營... 繡藉口。而內工不絕。疏揭之函中不報。而內使之牘。下則... 是。以外內為吟矣。夫操舟者。謂舟為我所操。而不知身且為... 舟所移。內人之移主。而不使覺也。亦若是矣。... 禁武防禁內宦。不使識書字。建文因之。更加嚴密。此屬乃以國...

情輸燕。永樂懲其失。遂有差委。名為中貴。宣德間。命閣臣裁習。而司禮監遂得介票擬之權。號為內相矣。夫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必平其情。察其品。乃為善御也。

王世貞曰。國朝監局。不兼文武。不御外臣冠服。故官府謚如永樂以後。儼保之諧。我行之。而極監。矣。觀容之執。張而馬。駢以交趾。予敵矣。王振構土木之變。吉祥成積。驕之遂。汪直。恣羅織之威。劉瑾激親藩之變。求其如恠思。單昌。奇何文。非者。百不得一矣。夫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况庸主乎。唐太宗責龐相。薄曰。我昔為秦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

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淺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沮而不用心。

古之患。在乘上之昏。而今之患。在乘上之明。乘昏者。其計猶疎。乘明者。其謀密。

內者。如目之有障。餘蔽乎目。而不離乎目。外者。如枝之有葉。一脫于枝。而不能附于枝。語曰。君門遠于萬里。蓋百里雖遠。行一日無不至也。千里雖遠。行十日無不至也。外臣之累。百日而不能奉清光者。其膏萬里哉。

語者曰。汪直常英。縱橫南北。無損于純。彬永寧恭。奈錯我。行。紙

增其威。此屬何闕。聖德哉。不知名突。經數。而以開。蒙。成。恐。病。之。若。天。實。昇。平。而。以。壁。麗。名。漁。陽。之。雙。魚。程。典。禁。兵。并。露。辛。以。興。戎。童。趙。窺。燕。雲。青。城。因。之。播。越。豈。非。明。鑒。哉。

陳眉公曰。姜維每見黃皓。恣瀆。故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以此危懼。累年出征。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說。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沒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托孤時。有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却又與之。慍。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

付之董允。皓畏允不敢為非。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事情可知矣。史臣乃曰。善。用。而。而。縛。受。虜。豈。不。冤。哉。

曹時可曰。人主英明天縱。寧令若人口銜天憲。手握乳綱。哉。顯。平。臺。煖。閣。之。御。既。稀。臣。子。而。賴。以。入。者。徒。托。之。章。牘。送。燈。籠。蹕。之。典。弗。舉。君。上。所。由。以。出。者。徒。寄。之。傳。宣。章。牘。之。入。也。有。狀。而。于。檢。覆。之。際。得。無。緩。急。其。手。乎。傳。宣。之。出。也。難。稽。而。于。其。善。之。間。得。無。枝。蔓。其。口。乎。後。未。得。神。明。之。應。旨。而。傾。能。得。乍。觸。之。聲。哄。彼。偶。得。在。內。之。形。似。而。因。焚。燭。在。外。之。耳。目。便。

于舒以外市。或急而緩之。人見其得之甘。而德假于國。德矣。候于燥以外張。或緩而急之。人見其費之峻。而威假于出。威矣。由是士氣鬱而不振。朝論激而不平。憤可慮也。憤則必爭。彼附耳而吾露章。彼鳴張而吾偽冥。負可慮也。負則必縮。地管螺集。之衰絲之變色。鼓圓鏡指。希大丘之入解。趨可慮也。士習日趨。而國事不可為矣。

明

進象正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賄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抗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若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播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

之中。而一旦發于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積素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損額賊逃。而起兵討賊。卒至千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果鄉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舉哉。

順臣易跡。即臣自回。順臣送耳。邪臣順旨。順臣執節。邪臣百變。順臣持立。邪臣植黨。順臣勞還。邪臣求容。飲用。順臣如。轉石去。

仿如梭山自古嘆之

主臣之相遇何其難也。中胥之疑。耳目無已。魑魅混集。夜光快劍。蔓菲在側。謂莫為鈍。未傳先咻。方樹已後矣。開其營壘。敵人勿知。密肘旁掣。却鬼難因矣。青蒲之伏。日為沽名。怡言若許。與言若距矣。牽于司原之隨。格于子車之伐。異一薰一蕕。對立而遞為政矣。命之割而奪之刀。責之馳而整之足。歷長材于短御。灰壯志于折腰矣。今棄而明收。後收而沒棄。鷄樹之棲未煖。鳳閣之倫已移矣。主柄為下所竊。不知誰業誰借。誰行誰授。款以開眾正之途。得乎。

朱真

天子賢才。風雨弗迷。神查入事。且鍾愛之。人主休天心。其于難。臣帝裾可引相。麻可裂而蕃。繫蹶踣之奸。不得叱伏下之鳴。于國臣。則長城可托。鎖鑰可委。而市虎盈篋之誇。不得滄息。壞之盟于重臣。則美臣可糾。內階可運。而踣齒黃舌之徒。不得請太傅之猷。于親臣。則霖雨可作。羨梅可調。而枉戈影弩之說。不得蜚伊霍之書。情與理相傳。權與意相得。朝廷之象。與閭閻之月。且相象。國家之彰。與帝天之命。討相符。一時之威福。與萬世之是非。相印。當其時。煇夫有危冠之恥。與膏有短服之嘆。誰不款為。君用哉。故曰。惟仁者能愛人也。

初又忠

人主無愛國哉。雖其私暱。而習知其為國。露心終不謂。雖其疎逃。心知其為國。寶終不謂不善也。傾人主之惠。當決人公見之。不可使人陰嘗之。

語曰。主聖則臣直。人臣摩厲以須。中雷而止。人曰。已治已安。彼曰。抱少積薪。人曰。武歌且舞。彼曰。土崩瓦解。人曰。苞桑。彼曰。其亡。人曰。泰山四維。彼曰。驟近小喜。而為君者。釐可止。若可裂。秦可借。而鼎可解衣。豈不臣主交待。榮華至今哉。

賢才為世用也。人主不可使之一日不在側。一日不在朝。一日不在天下。不在天下。則碩鼠乘。不在朝廷。則城狐憑。不在側。

朱真

則桑雍煬。灶蔽矣。故讀緇衣之詩。則知好暗之為。察蔓菲之味。則知惡說之深。誦白駒之章。則知苗暗之切。有迪知而後。可以用九德。有灼見而後。可以用三宅。人主常親。事而務學。事有蔽而求通。其心必虛。學有所待。而求益。其志必銳。以至虛之心。加至銳之志。又何慮其不能。迪知灼見哉。漢武唐文。皆英辟也。汲長孺。內多怨。外仁義之說。進而武。蔽不冠之見。魏文貞。漸不克終之說。進而文。皇死懷中之鴆。大臣之不畏君。而務成君之畏者。類如此。君子者。其博聞強識。可以備顧問。而維君心之明。其純篤。樸直。

可以誣德性。而維君心之誠。其格言確論。足以開非僻。而使君心之正。其端莊靜重。足以鎮浮躁。而使君心之存。其先識。發慮。可以燭事幾。而使君心之慎。其從容諷諭。可以動悟念。而使君心之懼。故保古銘座。傳壺進箴。師經潰流。師曠導解。執行之夫。得慮國事。東郭之耕。不嫌藉呼。出入禁闈。辟戟伏蒲。燕遊唱和。夫然後能積誠以感君。多方以悟君。優游浸漬。以格君。將君德自清。而君心自化。善與賢者相近矣。

王不博典傳。不嫻威儀。師則詔之。不辱教。庶不中刑。儆傳則詔之。故無遠之規進。而君心在稼穡矣。卷阿之什奏。而君心在

朱蘄

子主

卷

賢俊矣。文至大明之篇。進而君心在敬天法祖矣。至于纖微委悉。莫不皆然。故其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言恭粹也。養粹則所就遠。故其詩曰。緝熙。殫厥心。肆其精。之則豫之效也。始之以疾敬德。繼之以敬作所。賸之裨君德。豈淺鮮哉。

一世之士。每足供一世之用。而上擯之。私綱孰與恢擴。細目孰為條宣。閭閻既有日稼。稼芋。十啖九墮。于邑山之吾。孰為之脩保障。黜爾絲。沛甘澤。祛妖氛。而為社稷固根本。朝廷既有森疑。昂惑。告順。故運。秦亂。周章之事。孰為之伏闕。申福。補牘。焚詔。侃。論。則。而為社稷定國是。邊陲。既有天驕。食盟。腰。居。

鳴鑼而飲馬。長城之樓。孰為之封狼胥。銘燕然。奉長安之組。塞西域之胆。而為社稷固外禦。故金華造膝。以示親也。夜介。撤燭。以示寵也。盍可却坐。嘉可辱通。漢倉可裝。趙壁可屯。三。致不授。行。二。郊不棄材。莫州可還。登州可召。孟明不以三敗。棄寇。準不以孤注。疎社稷。有不真若盤石。鞏如覆盆者哉。古聖王白駒。來賁。振鷺。在廷。猶懼。隱鱗。卜祝。蔽器。屠保。物色。闈。下。委裘。河上。蓋有見也。後世人主。自是自矜。不聞論九工。聽。與。隸。秋。魚。麗。供。飽。棄。士。始。輕。矣。

朱蘄

子主

卷

昔周文武。加意人材。詩人咏之。曰。芘。檇。樓。薪。之。樵。之。及。人材。盛。而。國。祚。昌。則。又。咏。之。曰。豐。水。有。芘。武。王。堂。不。仕。昭。厥。孫。謀。以。燕。聖。子。得。士。致。治。周。之。盛。哉。

夫攻玉以石。煉金以益。濯錦以魚。浣布以灰。賤以理貴。有固然者。時主於士。稍有指斥。賜之。為。錢。流。之。卷。表。而。欲。自。底。于。梓。美。得。乎。

察堂下之陰。而知四時之序。觀瓶中之水。而知歲寒之至。西漢之哀。梅福。蓬。萌。為。之。始。東漢之哀。申屠蟠。郭泰。徐稚。為。之。端。彼。王。車。朱。雲。陳。蕃。李。膺。諸。君子。將。日。消。月。磨。以。至。於。盡。

愚按。晉。史。曰。國。之。興。也。天。遣。之。賢。人。與。極。言。之。士。但。選。心。易。

悅選耳雅親希世度務與時變化司馬遷之所薄也世主且
以為敏而厚之好直味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淮南王之所憚
也世主且以為亢而取之為員為曲元結之所惡也世主且
以為通而好之履正本公臣子之節任運之所貴也世主且
以為拘而賤之夫如是又安得賢人與極言之士而用之
漢武之雲亭不賢于帝甥之實清元狩之嵩呼不賢于五老之
遊洛故梁丘與晏嬰並立而恭佞介朱雲與張禹並立而忠
邪綺縠人主辨之而已

朱真

二五

經選

古者自公卿至于列士師膠膝工庶人親戚贖史者父皆有賦
誦故無經選之名而未始無講求之實也自漢特孫通起朝
儀採秦儀雜就務尊君卑臣至於宣帝五日一聽事而公卿
之進見蓋疎唐宋以來大抵皆因漢制其間領治之主僅有
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若光武命學士杜如晦
等十八人更直閣下討論經義若太宗者至于講制之立便
致經選秘閣直房書侍講讀夜台對則宋為加詳矣然或
免復日或輟寒暑故議者以為徒儻故事為美諺已耳第宋

朱真

二六

制有臣僚朝肆日具轉對有上殿劄子而景祐之詔後殿說
書之日權引諸司對事皆可採行而當時諸臣若韓維歐陽
容隆接以盡下情程顥言澠養薰陶以蓋性賢趙鼎謂經選
講者不講凶讀詩不讀失言空尚滯而李叔謂人主講讀本
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皆有蓋益之言也我高皇至聖好學
動有批指無非講者而定為像注則始自正統
唐象選對策曰帝王之治必親于學帝王之學必達于治有
一休而學有用序不可紊功不偏廢者也
經者治天下之大本大法也循之為明為聖背之為昏為狂古

聖王之說、從事也。合宮衛室以廣聽聞。鳴鈸振鐸以招諫。諱士傳民。誇以采風。誦孟銘几。歲以昭炯。聚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大學。以誦善道。長德智。蓋無人非學。無學非經。之有造也。所得固已愜矣。矧講讀開輟之有期。登陞周旋進退之有節。君臣之間不朦拘牽。其能敵替于經。造者有。几惟夫人。立具聰明。英斯之資。極樂而思危。乘其機而臨之。以士大夫。悚之以古訓。迪之以極言。眇論如芴之吉。凶。書之傲戒。詩之美刺。春秋之于奪褒。貶一。倫陳而詳述之。若大夢之遽覺。若煩暑之候冷。然噓以風。然後知天命之為累。恭也。而後知。

朱翼

人心之為駁折也。而後知祖宗天下之為捧盛也。迷者得悟。則轉移之機順。悟後悔速則懲艾之意深。蓋送耳者。誰為後。而遜心者。勇于入。臺諫之臣。危言苦口。常救之于已然。而進。請勸講之士。朝夕納誨。常折之于起念。法官明廷。其休嚴故。其情隔而廣。履細。旃其聽。早故其益私也。百官以任事為責。其責寔。經選以補養君德為責。其責虛。寔寔則舉廢。自上操之。而功罪不專在下。君日御焉。而下無責。推陳善之。讓入臣之。過也。君不御焉。而上無被。圖救忠之路。馬非入臣之過。而人。

主之過也

人主之居官禁甚。遠而就講讀為勞。非大臣勤。懇。以勤勉之。未有不視經造為文具。而等講讀為冗官者。此晉平之蠱。而醫和歸咎于趙孟。漢昭之短祚。而蘇轍責備于霍光也。湯有言曰。去聖人之道。而獨居以思。譬之去日于遠。就火于室也。故人君欲養德。在就經造。昔呂公著以舊弼而勸講。楊時自小官而說書。程頤尹焞以布衣而特命。隆興之主馬騏。講乳卦至群龍無首。而上曰。既居其極。則當然。曾公亮講詩。而上曰。國風多刺。陳。陳詩以為戒。元祐之主。論遺伯玉。不如。

史魚之直

蘇軾進講首陳六事。非若漢成帝令張禹。鄭剛中說書。金華殿。僅及章句已也。夏玉不琢。則舍日之氣不生。寶鑑不拭。則應宿之輝不發。人君不學。則光天之德不耀。繁弱鉅泰。古之良弓也。不得排檄。不。能自正。巨闢辟。開古之良劍也。不加砥礪。不能自利。驕驕。離古之良馬也。不加御。不能致遠。故夫人君不加兢。不。不自聖。漢明帝自為辨說。諸儒執經以問。難唐太宗置弘文館。更日入直。宋仁宗開天章閣。召問輔臣。條對良有以也。

羅倫送對策曰。竟學于君。嗜學於務。成昭高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錢時子武。王學于錢其所以精于以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乃漢則或不事于詩書。成溺于黃老。成雜于刑名。成著于土木神仙。而其學也。雜。唐則成蔽於異端。成兼於游戲。成錮于女色。而其學也。怠。宋之諸君。雖曰夜分讀。晝夜暑。故錄然。傷虛名。而無聞。于實踐。蓋非胡學者。非積同合異。以為博也。非鈞深致遠。以為奇也。臣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

朱

二

朱

程製

王世貞曰。三代而後。人主文章之美。無過于漢武。魏文。其次則漢文。宣光武。明肅。魏高。齊卿公。晉簡文。劉宋文。孝武。明帝。元魏。宇文。帝。梁武。簡文。元帝。陳后主。隋煬。唐文。皇。明。皇。德。宗。文。宗。南。唐。元。宗。後。主。蜀。王。衍。閩。主。景。宋。徽。高。而著作之盛。無如蕭梁父子。昭明才不足。而識有餘。簡文才有餘。而識不足。武元二主。才識小。不逮。而學過之人。則美昭明矣。

自伏羲畫八卦。而天地之秘。洩矣。崆峒之碑。放勳如在。解慍之句。虞德猶存。制心以禮。成湯有胸中之盤銘。五事敬用。武王

有胸中之几刻。成王儀鳳之詩。周宣岐陽之鼓。皆經天緯地之文也。漢高過沛宮。而作大雨之歌。而思者猛士也。武帝祠后土。而著秋風之詞。而懷者佳人也。光武十行之刻。之以格達人。而靈帝義皇之篇。無以救喪亂。在唐則太宗有帝範之作。宮休之詩。與夫玄宗三傑之章。高宗朕朕之論。德宗君臣之箴。在宋則太祖有孔穎之贊。太宗有藉田之詩。真宗作君臣論。若元良箴。仁宗出老竿論。記觀文鑑。而通鑑則序于神考。續齊則記於高宗。皆無補于治道也。

我太祖作大誥。以示中外。為通訓。以教上下。述祖訓。以昭萬世。

志女訓以正家法備元史以備鑒戒遠日曆以紀治功脩集禮以一民志定律以防民奸詳設官而有諸司職掌紀善惡而有世臣懋錄道故事而有書傳會選明理學而有群經類要考文字而有洪武正韻探淵微而有觀心亭銘治官統而有為政紀厚長禮而有孝慈懋錄為於君親存心精誠錄倫矣嚴于明今昭鑒稽制錄倫矣博典稟民禮制像禮二書倫矣慎災脩省、躬志戒二錄倫矣尊王賤伯聖政紀倫矣疎斥異端清教錄倫矣他如御製文集之所載者則明良相遇有醉學士之款相士定都有閩江樓之記登極之始大祀之

朱真

文皇陵之碑克公之勅秋宇澄清之製黃河良馬之文皆其卓然者也故太宗述之以著為善陰陽孝順事實歷學心法性理大全文華寶鑑層代臣鑑宣宗述之為五倫全書御製帝訓英宗述之為大明統志憲宗述之為續通鑑綱目文華天訓歷代君監孝宗述之為大明會典徽之皇史宬者類是如以至於世宗有明倫大典有敬一亭箴四箴有註心箴有註欽天有頌平堂有咏農桑有賦春遊有詩太學有諭西行有錄祖德詩有和輿地詩有和陪帝王之學也

洪範于皇極二時皇之訓民要在使遠道最去類解而其本在

天子躬行三德以建極于上。漢武帝元朝中矯虔有戒欺罔有戒則威福王食之禁也。唐明皇開元中諭俗有詔飭吏有詔則滿朋比德之做也。唐真宗天禧中訓文吏以清心訓武吏以脩身則平康正直之模也。然皇極之建無聞焉。我太祖高皇帝之大培其旨主于懲惡而頑民暴吏之戒二百四篇中三致意焉。以治為教者也。宣宗章皇帝之百官箴其旨主于勸善而教共精白之訓三十五篇中特加詳焉。以教為治者也。大培之序曰皇、宵晝思治窮源則宥密之功據焉。宵晝之序曰嘉謨詰服、所樂聞則交做之道弘焉。故上

朱真

有觀心序而後與人臣言誠。上有孝行圖而後與人子言孝。儒者觀上之絀黃老而知名誠之訓當遵也。史者觀上之却實缺而知廉慎之規當守也。此皆所謂皇建有極者也。蓋更化在訓俗、先論責高皇有祖訓而後有大培。其持守為言戒聲色圖政為言防聖蔽蓋有取于作格作謀無偏無黨之義焉。皇有帝訓而後有百官箴。其正家為言辨慶威休圖為言慎終始蓋有取于剛克柔克歲省月省之義焉。提之洪範一書高皇為之註。章皇為之解。其有河于箕子之旨深矣。朱子言于孝宗曰陛下錄德之初不過誦誦文字比年以來頗

留書老粹記補詞藻非所以探本原而治道虛無感非所以貴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先王之戒慎也細及盤盂通及戶牖粗及几杖微及刀劍往來勅處君之若辭炯亂亡之明訓我太祖揭大學併義于壁間書洪範允嘒于座右製聯句以賜謀臣陶安賦楚辭以賜侍臣宋濂今皇上親揭書序要語于殿額書十二事當省政者于宮中大書徑尺字以賜輔臣昔漢光武書一札十行唐太宗

朱翼

三三五

宗手墨大字數函賜李靖飛白賜馬周高宗飛白賜戴至德初虞俊李敬元崔知悌等皆知親翰墨矣果能先王戒慎否玩好之為歎本服御之餘人主每以自珍謂異于赫色矣不曰貴異物賤用物乎其蕩心等耳技藝之為歎本游息之具人主每以自喜謂異于玩好矣不曰作無益害有益乎其奪心等耳古法書繪事可歎孰與天苞地符之自然吟詠飛灑揮拊可歎孰與儀式祖宗之成法故皇祖見陳氏鏤金牀曰何為窮天下伎巧以表其身見元氏水晶官刻漏曰何不務此心精事以用于天下賦詩曰無益作字曰非要其見何益哉

語今

劉元城曰今者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一毛一孔之不入身汗一及則全体鬱行令如汗浹膚滲髓無一毛一孔之不徹透然後快耳蓋疾呼不過百步神鼓周乎八極然亦惟是我之神先定耳孟氏曰志一則動氣志者神之屬也氣者令之屬也是故聽臚言于市藉利官于衆探國是于紳士商至計于尚鉉廣詢謀也上觀于樞下觀于樞勿發于不可給之求勿圖不可計之便酌兌先也如綸如緯或王或金致尊慈而布大惠錄者秦而有神明告謨猷也神何有不安乎

朱翼

三五

令致天必脩德正事令勤民必蠲徭省稅令朝講必禮耆碩儒彥令求言必拔法家拂士令舉廢解網必使白駒無繫碩寬無賦隔無法而南冠無吁此命令之所以貴必也輪堂之令俸而知悔奉天之令悔而即倦神爵貞觀一以為鳳集一以為年登惟山東詔而倪老杖杖南粵諭而尉佗輸忱乃善于令也置醴則蚶生施網則魚聚瘠則化虫祝則似堂石區令乎

憲按丘濬謂言路不通必有危亡之患彼蓋謂諫諍也然曰路必上下階由馬語令亦是矣穀梁氏曰為天下主者天鑑天

者君之所有存者命之時義大矣哉。劉安世曰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勞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改之純駁。先審令之煩簡。而易于地。天交曰。春。天有風曰。垢。春者通也。始者遇也。天地塞。惟風吹。嗚。人身凝滯。藉汗以解。命令之象如此。而或以威職輔。頹孔未替色。傳說不命其承子思。無言廢事。則令可廢矣。唐文皇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程頤曰。狂言一態。忠謀繫。兼司馬光曰。省閹弗。斯。慎。生。聖。滯。命。令。其可不審哉。

人君之新言也。豈以彼君不可呼為高。而神詭不可測為慶乎。宋翼

抑以違拘成議為剛。消亡乘論為斯乎。曰。非然也。人主與諸居州之屬。處則無改。不。振。與。仇。士。良。之。屬。處。則。無。改。不。讓。彼。居中稱朕。惡聞其。其。其。必有從中。聞之者矣。及其仁。構。疑。於。也。而有司不為奉行。至有黃兒白。催之。謠。亦。獨。何。哉。古之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禁。止。然。令。不。行。禁。不。止。更不可為治。司馬法曰。有虞氏。大。戒。于。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徒。有。供。罰。不。迪。有。頭。職。以。是。知。未。嘗。廢。法。也。漢文帝時。詔。書。下。山。東。疲。瘠。策。杖。息。見。德。化。之。成。而。奉。詔。不。動。勸。民。不。明。則。責。有。司。光。武。蠶。書。下。西。河。遠。人。咸。稱。天。子。明。見。

萬里之外。而千條萬端。臨事悼亂。則責將吏。是故御史大夫下郡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漢宣而察。遺詔。謀詔。不如詔。各以重輕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封。還。詔。書。是。也。既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自。改。如。甲。子。詔。書。解。蠲。除。之。是。也。未。草。則。無。敢。不。承。也。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于典。詰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豈不深哉。

太祖高皇帝諭群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提。一令不善。亡窮之禍。宣宗皇帝諭侍臣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久。不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故嘗令者。謙。款。廣。斷。款。獨。擇。款。虛。行。款。果。上。下。相。拘。前。後。相。及。遠。近。相。仗。虛。實。相。冒。令。不。行。矣。崔。鉉。言。我。朝。之。教。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有。其。弱。蓋。奉。法。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漢。法。未。必。平。也。而。令。行。故。強。今。之。法。平。矣。而。令。多。格。故。率。失。之。弱。也。

傳曰。德之化人。捷于令。天之從好。甚于令。故山東之民信文帝。能求其言。極諫。皆。錄。曾。以。便。民。而。後。思。德。化。之。成。西。河。之。民。信光武。能推心置腹。皆。得。吏。之。奉。行。而。後。服。萬。里。之。明。見。未。

有取信于使言者也

陳眉公曰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如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劉玘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玘曰御筆批出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為御史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史彌遠懷中出御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放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國事遂誅殺于玉津園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

奇哉

江旭奇曰潭、垂、上、古之書不可攷已其在虞書與以紀實讓以謀道粵夏商周誓以齊衆語以敷政訓以迪上命以勅下而命康時以誥召洛有誥則上下同之其在七國並稱命命秦并天下改令曰制至漢定儀有四品焉曰策以封王侯曰制以施赦命曰詔以誥百官曰勅以誥州郡唐書多誥詔宋條多制勅我明惟親王太子有冊封贈五品以上用誥六品以下用勅吾命用詔特命用勅此其概也

通情

愚按周公曰平粵近民必歸之程子曰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又曰王道本乎人情蘇子曰人情險于山川聖賢之誦當人情類如此有一人之情有千萬人之情故個之一腔則痛癢僅周乎膚華比之親昵則患定不越于閨門局之州里疆域則共覆食生之類必有淋漓之不該有一時之情有千萬世之情快目前之便者之周歲之防計歲月之功者遺奕世之利而無久遠續視之懷者德澤必更代而漸盡

為儀而喜菟稱為漁而求數罟此夫情以習移也寵並而妬力均則故鷹飽則揚鞞因而闢以夫情以執變也故曰可順而揣我厚殖以自封而人亦有體粥之憂我廣搜以盈歡而人亦有俯仰之累上固其疑孰快其聞上傳之翼孰快其朋蘊火法斯徒突完棟故曰可送而折也不順揣而積運施不運折而積運養一投之再投之猶東于法于是三投乎則挾裂畔去無復顧忌矣必齊民之情也懷奇欲識而不能盡展于疑貳之朝抱款甚毅而不能自結于多欲之主寧讓論焉而不不要容之揣摩風裁凜凜而不求汶汶之生長林壑草

遊往不積，後傑英雄之情也。嗜利若蛇，營窟若兔，計填窟
 壑，力斃刀鋒，以毒穴，獨熱之情也。懷奸樂黨，乘怒而思，以遊
 俠戎首之情也。四者情各有真，抱負錯處，譬之薑桂鹽醃，味
 不一而調，變以成和，羹筍鱗金石音不一而調，協以成奏，故
 齊民安而賢俊用，姦猾服勞于治生，而我秩分效于職役也。
 易曰：說以先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則可愛，非君
 之說也。書曰：民可上不可下，又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此則
 可畏，非民之說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又云：豈不爾思，
 畏予不敢，則民非畏乎君矣。詩云：與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

樂翼
 四十

敬希甘棠勿翦，勿伐，則民亦愛乎君矣。故死生制命，有受無
 及，從下言之則為治民，從上言之則為教辟。聖我則仇其君，
 寔善從上言之則為誼，從下言之則為亂民。
 韓愈曰：王者以理治天下，寔以欲治天下也。蓋我有情，而情無
 我，渾然一氣，天下藏焉。偏見我情，何以見物情，不見我情，何
 以見物情。蓋非強我以就物，非割我以益物，因之而已。
 有情之宇宙，不可以偏榮而偏瘁也。我鑿而天下號我，我而天
 下歸君之，于民如宮商之相應，而形影之相隨也。故天下之
 心不可見，以吾歌傲之天下之歌，不秀滿以吾心迎之。

洪南池曰：人言火剛水柔，今觀水性下激之使上，更難。火性上
 燭之引之使之下，焚較易耳。木有生發，宜其火利，金無生發
 煎之輒流，乃木之有反，不若金之利。五行之性互居，其宅如
 此人，稟以生柔及雅馴，鈍及淨利，不可拘執，亦猶是矣。
 素中節曰：有生之質，渾是水，其生氣，渾是火，故貌多柔而性寔
 剛也。

樂翼
 四十一

正風俗

賈誼曰秦俗素禮義稍廉恥日甚今其遺風餘俗尚循未改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又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陸贄曰處郡邑者利行而無恥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惡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又曰上之所為以道下也上之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

峻防實明辟

董子曰下之從上如泥之在範惟範之所為如金之在鎔惟冶

朱真

之所鑄故訓俗在上也

今風俗渾厚未崇謙讓未敦風節未樹朱穆曰丈夫處其厚不慮其薄故論楛楛而丈人恥鑿七竅而混沌止海鷗相狎是謂忘機故孔子不失為子原壤乃厚道也語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箕踞不檢謂之無方而矜能自伐見戮于世虛舟相觸雖其起之故虞周讓畔乃謙蓋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故貪賤困窮非士之恥其所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為舉信而士不與為舉廉而士不與為是以龍比死青森鐵附直節也

機鋒內構。湯譽陰整。鵠巢可居。散舟可負。脂膏曲態。樞心金門。以妍媸為清談。寄雌黃于月旦。綏煩道術。抵掌功名。好爵自

廣長鳴驥。陔壺矜動色。輒喜蹶張。靡蕪與歌。班翁是悼。嗟松菊之就衰。誰憐失路。藉終南為捷徑。不避乞墮。不恥虛名而恥失名。不恥清議而畏橫議。習俗之壞甚矣。必也哉脩怨于風聞。今曲且干覆議。決是非于會勘。重安劉之勅。獎萬石之醇。隆安車之迎。嘉延陵之節。容長孺之面折。却金陵之使氣。而曾俗始有恭乎

朱真

風俗之變如東漢之氣節晉之風流宋之議論其最著者矣如

車胤范滂輩澄清天下之志。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固一世雲秀所鍾。而天之精神在焉。其效至于却書胸而延漢鼎。誠足尚矣。若夫江左夷吾。東山竹捷。晉祚亦賴焉。二程趨操主執。二蘇聰明絕人。即安石雖執拘學。自亦偉德。皆世之雲秀。而天之精神。彼庸不可以易視也

江旭子曰。人言西漢文章。不如東漢氣節。實不其然。文章無氣。節不能動人。今觀曹生流涕太息。極是西京第一文字。然而棄于戰國。有脈。不覺處其氣節。可觀。有此操當作出當細。結實米黨細結實。為國為民。却顧長慮。死而不悔。作出三國

人物。三國時。禮當世運者。惟一孔明。其寧靜澹泊。處世以模
之。而不及晉之能鎮定者。孰如安石。直到唐有狄懷英郭令
公。談笑博陸。單騎見虜。虜生。死俱不驚。搖宋時。決策澶淵。
寇平。仲亦是一件大閱。係事以等人物。舉動數十百年間。人
尤矚目。看他博陸。縱飲。窮香極款。氣態。亦有所稟。故後來王
荅。公之執拘。司馬溫公之推舉。後以此公。得來能。視回之以歸。
於格致。誠正。從前文。重氣節。謀慮。寧靜。鎮定。謀論。許多。渣滓。
俱消融矣。是何等人物。今後。博當世運者。愈更動心。忍性。十
全百足。若稍有偏倚。其末流。不勝說已。

卷五

屠隆曰。雲長香火。千載。通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頑猶。盡
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故欲正風俗。當策精神。

孔貞時曰。我朝。洪武。初。士夫。雅尚。文章。却似。宋末。真切。之文。永
樂。間。重氣節。宣德。成弘。尚事功。正德。嘉隆。漸滋。議論。自。王文
成。說。箇。致。良知。運到。心性。上來。譬之。樹木。真切。是根。芽。氣。節
是本。幹。事功。是枝。條。議論。是華。葉。而。心性。則是。結。實。矣。萬曆
間。士大夫。當下。真。切。種子。然而。文章。事功。以可解。不可解。也。開
為。奇。其。膚。彌。甚。乃。場。屋。中。習。然。見。售。以。世。道。人心。所。可。虞。也。
愚。按。司。馬。光。言。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元。重。其。樞。軸。

視以。成。後。視之。風。今。欲。止。躁。競。何。不。為。王。沂。公。之。士。先。聖。實。
歌。省。謙。論。何。不。為。李。文。靖。之。一。切。報。罷。表。揚。司。徒。之。素。風。而。
微。樂。省。聘。者。衆。矣。重。呂。文。穆。之。雅。量。而。嘆。刀。腹。劍。者。漸。矣。故。
古。者。勿。與。辨。也。請。友。經。明。道。以。勝。之。盛。氣。者。勿。與。爭。也。請。平。
心和。氣。以。屈。之。情。亦。不。絕。者。勿。使。並。進。也。請。揭。危。進。之。軌。登。
大。雅。之。士。以。風。之。又。何。至。于。後。魏。乎。

朱子曰。辨。贖。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是。謂。紀。
綱。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惡。之。可。羞。而。必。去。是。謂。
風。俗。

卷五

高皇帝詔。陶凱曰。世之治亂。本乎風俗。忠信行。則俗淳朴。佻巧
作。則俗詐偽。

萬曆。間。館。臣。言。今。時。居。官。者。懷。入。市。攫。金。之。心。持。論。者。多。齷。齷。
築。舍。之。說。頌。華。之。習。勝。則。帝。服。后。飾。而。不。疑。色。傾。之。俗。成。則。
室。戈。穿。石。而。不。顧。理。學。欲。為。宋。也。而。祖。述。玄。虛。厭。薄。名。檢。及。
似。東。晉。之。清。談。而。義。欲。為。東。漢。也。而。設。有。博。名。故。計。獲。短。及。
似。戰。國。之。縱。橫。經。術。欲。為。西。東。也。而。出。莊。入。列。教。道。離。經。及。
不。如。唐。人。之。拘。賊。而。風。俗。澆。矣。
觀。微。曰。女。安。則。民。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無。思。則。勇。

渠又曰五帝三王小易民以教若人漸澆滿不復及朴今當
為鬼為域尚安得而治哉

李華曰先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人不能專一安得為
詐

蘇洵曰文而款及之有猶移江河而行之山也

周敦頤曰極重不可及。熾其重而亟及之可也

今之衣者弗尚布帛而美玄裳羽衣之巧。食者不甘菽粟而慕

饗丹吸露之奇。緇衣黃冠金碧相望侈亦甚矣

維俗于昔曰防其漸維俗于今日去其甚。防其漸者。微權轉移

朱翼

陰為幹旋而下不知苟去其甚。則必屬其所甚愧而強之以

所甚不堪仰其所甚競而後之以甚不急其勢不亦難哉

漢高詒達故下化而侈。賈董之憂乃在侈。唐宗多智故下化而

詭親率之憂乃在詭。宋祖寬厚故下化而懦。蘇周之憂乃在

懦。履霜而虞堅冰始始而斥女壯。款移俗者亦防其漸耳

今之宣洩極矣。樸樸也而雕鍊純白也而丹堊堅厚也而斷削

重。蠶機寢綺縞阿錫沙棠木蘭玉軸寶駟相與爭誇。閭左猶

曰華其外也。而暗常滑稽辨說。艷麗則移之學術矣。猶曰時

華夫口以爭其文也。而禮暴焉。悅令巧詭隨則移之行矣。猶

曰塗飾樓直暴炫於鬻。以華其貌也。而智術行取。候忽多端。
則移之心矣。天地蓋藏。無所預恤。玉走于山。珠飛于淵。珊瑚
推林。翡翠斂羽。以極觀美。而誇于百家。逞奇角俊。洞心賊目。
而更無餘音矣。

以約為陋。以樸為拙。恬者常淹。抑者常晦。薄者冒不阿之名。軒
者博敢言之譽。陸者負強立之聲。亦上之過也。

漢高以尊顯。格士大夫。故西京之士。歛符頌德。光武物色高節。

故東京之士。標榜相高。君者軸也。一運而三十一軸旋矣。君

者宮也。一鳴而二十五絃。以類應矣。

朱翼

愚按蘇子曰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

短。在風俗。妍媸混。則相逼者。審授。游揚者。百足。文周密。則世

官者。遞歲愈巧。而索瘕者。增繳彌施。事制多。則事外之人。高

張其懸。斷而忌成之口。漫肆其雌黃。攻訐盛。則乍噴乍佞。而

逐聲者。未微其真。甲可乙否。區達者。未中其竅。藩籬峻。則忌

圓拘之瘼。雜于為人。激因歎之聞。又雜于為己。益循環終始

之運。不在天而在人。而轉移化讓之權。不在下而在上也。

汪蘭銘曰世道之變。莫亟于風俗。人心而錢谷利獄。次之。說者

徒咎人心。風俗之。不古也。良由上之人。鮮以古道教化也。庶

先古道者其鄉約保甲社學社倉乎。鄉約始于藍田。即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交書德藝。又以鄉八刑糾戒。其不率者是也。保甲始于安石。即周禮比閭族黨。森教。仲所謂奔亡者無以匿。逋徙者無以容。吏無追捕之擾者。是也。社倉始于朱晦翁。行之崇安。借府米六百石。夏秋冬備止。以耗米三升。如漢秋書昌奏。常平倉。隋長孫平奏。置義倉。皆以義也。社學。做于學記。其制家有塾。黨有庠。漢文翁守蜀。學官外市中。廣招師徒。及唐開元二十六年。詔州縣每鄉另置一學。擇師令其教授。是也。夫有社倉以養其生。有社學以養其蒙。有鄉約以齊

米真

即小影人

其趨。有保甲以防其偷。而風俗可厚矣。且此三者同深共貫。則彼欲沾其恩者。自不待後。憚其嚴而無漏。脫戶數之弊也。周以忠厚立國。至於衰亂。而人心恣周。墮者不待志而思感。際之顯王。則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願瞻周道。而吊于心也。則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小國困斃。思灌亂以治也。則曰。誰我寤歎。念彼周京。以秦風之武悍。而驪山之役。猶不失同仇之誼。周以後。惟宋以忠厚立俗。故京師陷沒。而兩河忠義。猶歡迎王師。以復神州。文天祥。徒以忠義激人心。而後者如雲。甚至一舟海角。而卒旅不散。甘與同覆。亦庶几有周季之風焉。

東漢之節氣。又不若宋代之忠厚。為美俗也。

言楚俗多怨于觀。袁中郎。睥睨一世。渾如無物。號叫。笑罵。皆是禪機。順筆揮洒。便成文字。此公胸中。無一不快。必無一可怨。過吳越時。自言。可喜者。于亂集中。得一徐渭。為知己。可恨者。杭州做警。太闊。結與標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趨高而不飲。酒滿。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此公。當是。坡仙化身。故不樂于習也。帥康節曰。生平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直是中郎小影。

周用齋曰。民食血氣。心知之性。而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情。是非

之相奪也。利害之相攻也。情偽做暖之相消也。于是有黨惡之患。有淫僻暴珍之虞。有詐力侵凌搏噬之毒。聖人者。出禮制而大為之防。其品式。程度。界限。之明。足以窺其侵軼。輸注無已之私。其糾虔。隆厲。重赫之威。足以消其驕悍。亢難御之氣。其委曲。樽節。紓徐。退讓之儀。又足以融其倭柔。平中使客不逼之心。故上下相守。大小相卹。內外相維。強弱相保也。漢高不愛其王。做侯之印。以禮悅天下。詔曰。使吾游者。吾能身顯之。故蕭曹韓彭之屬。車皆會。稱無恥。光武以節義風天下。物色。注。光。才。主。草。茂。是。故。天。下。翕。然。改。觀。安。阮。托。節。于。堅。嘉。

逢周矯志于冥送。陸戴致躬于府主。私起昭讓于姻封。至我
高皇。雖元祐。竄危素。聘宋文憲王忠文筆。而忠文與吳忠節
皆殉漢。孫右司殉閩。葉南昌殉楚。熊岐寧殉虜。至于鼎革之
際。若方若鐵。為練為車。皆以死報國。他如李劉張鍾之抗疏。
陳劉孫許之不屈。雖非皇祖之所貽也。如不以愈旨為引導。
徒恃尺一考功。為惆唱三尺廷尉。為驅逼而下不之從矣。
兩京盛時。上之人。如命駕而遊五都之市。物不勝收。下之人。如
攬轡而過九皋之門。笑不勝駭。以高帝能作其氣也。然而俗
孫私朱買臣之流。皆矜悅富貴。亦由于此。我高祖旌表忠義。

故請雜死節。其中尤堅

與師為國者。帝。黜位朝之。與友為國者。王。以身先焉。與大臣為
國者。伯。以皮幣先焉。與左右為國者。後。使者先焉。與侍御為
國者。若存若亡。以令至焉。與所役為國者。止。以令召焉。
上焉者。縱不能忘其雲泥虎鼠之權。備之大道。亦宜禮賢。禮德。
權化誨之所先。下焉者。即不盡為。置埃蟬蛻。群脫于寒。亦
宜堅持素尚。識居身之所寶。
君為的而士射之。君為軌而士後之。君為植而士肖之。君為
登高之呼。而士響答之。雖士格不同。亦且能變。變化者不

期而勇響者。若神爵之徧察。建安之猜忌。以圭組為純。以印
佩為籜。但而喜之。卷而畜之。木偶而置之。匏瓜而繫之。圍牢
桎梏而拘之。士有行跡而氣沮耳。
豪俠之士。惟埋屠狗。彈鋏擊鋏。不以為污。聞鷄陸博。掘塚縛幣。
不以為恥。背公死黨。借交報仇。不以為惜。扶眼塗面。頭顱外
委。填濟壑。而不以為恨。蓋奸人之推。國家所難畜也。公孫私
論郭解。而必置之族。防其激也。然私宴養容。則亦有故之
俠者。令夫間巷少年。遇衣冠揖避之人。則逡巡而走。山林之
大。寧。孤。挾。夫。登堂而見禮文。則飲衽而觀之。何者。易其耳目

也。歎取俠者亦若是則已矣。

人主以爵祿名譽鼓天下士。而士也。辭榮以為貞。隱德以為高。
缺之而貴俗之所賤。而上下常相持也。楚子發獲秦侯。而辭
其賞。荀卿以為國。金城之役。潛星賜以讓功。魏趙充國。而充
國不可。蓋為缺也。
漢高以爵祿招士。蕭曹起刀筆。綠江無奇節。林孫與時變化。道
同委蛇。公孫私卜式倪寬。遠達羊豕之間。張湯陰陽人主。與
俱上下。黃薛書匡。如波斯靡。符命之作。如劉歆之流。亦重祿
之過也。連武以名譽。歎士。王良見机于東海。樊英蒙恥于臺

山楊厚黃瓊。盛名難副。鄧彪劉愷。縹緲侯封。父恭義絕。俊尉
顧及標榜。成風。父盜子名。兄嫡弟譽。如徐幹所仇。亦重名之
遇也。蓋物莫貴于難得。而賤于安授。衣大繡于倡優。則貴人
不服矣。飲和羹于所賤。則上客不啜矣。潤毛可以薦王公。堂
瑣可以結死士。豈在物耶。故先王之錫爵祿也。于清廟之中。
備金石之樂。故有賚之頌。而其錫名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然且君歎虎鳴。臣
頌天保。父三老。兄五更。內諸侯祿。外諸侯祠。盛德入輔者兩
其食。百福百祿有頌。永舉永辭有稱。夫是以山藪非乏珍。而

修疇壤之賜。田野非餘粟。而貴大庾之頌也。

式堙之起。則曹士奮。報鷄之博。則義士託。市駿之骨。則才士乘。
伯夷拜森。孔子之所謂仁人也。叩焉一竦。亦僅不兵之耳。未聞
有賓而禮之者也。孔子亟稱莠。森儀首陽。夫使之餓者誰也。
即餓矣。死而旌之者。又誰也。噫。此周士之節。所以不殺若也。
節之在天下。自下激者十五。自上培者十四。而激不若培之厚
也。自天植者十七。自養成者十三。而植不若養之粹也。
魚可治也。龍不可馴也。鳥可殺也。鳳不可弋也。故身節之士。處
三種而不顧。蹈九死以明心。而人主且陽爵解之。腐鼠赫之。

甚且損其鋒于若渴若臣之間。而待其自斃。士氣毋亦為三
鼓之竭乎

朱子曰。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
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啟之。

項羽漢漢。漢賜項伯以下皆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籍。即君嘗
為項籍將。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以此教之
以無恥也。我太祖方元主。祖群臣皆習。謂侍御史劉炳曰。爾
本元臣。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獲至。嘗任元者。不許
稱賀。以厲之。以心也。

陸贄曰。漢武好英風。故當時富環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治。故
其時華倫良核寔之能。

方孝孺曰。用人之道。莫先于作其好名喜功之氣。王良失鳥。皆
化而駢驥。能作其氣耳。人有好名而強諫直爭者。有轉為而
倚廉潔敦信讓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然嚴燕有
蓋于國可矣。違頌其出子好名哉。喜功者。能治民則喜。以治
立功。能用兵則喜。以共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以其所
能。以立功。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
周用齋曰。禮行于燕。故有觴酒豆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人

不以為拘也。禮行于祭。故有肉。乳人餽酒。設人渴。日暮人倦。而人不以為難也。禮行于通塗。故班白不徒挈。耆老不徒行。而人不以為恭也。故諭俗莫善于禮。莫先于威儀。君子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蓋之崇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者。威儀故也。大抵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毀冠而囚首。今不讓席矣。乘駕鳴驄。人望而避之。敲車而率行。人不讓路矣。是以端風範。世在于自肅。故上之人岸幘慢馬。則舉代不慚于銅臭上之人。放曠玩物。則當年惟責于錢神。張武受賂。李訓鬻官。違吉市權。彼固有教之也。

保民

天之置君。猶君之置吏也。銅墨之吏。漁侵而糜骨。虎翼而噬人。則君逐之。豈天子君而聽其暴戾。恣睢于民上耶。是以明君兢惕。皇。啓。詠。乘。庶。即。戈。消。羽。息。海。內。安。瀾。而。常。若。有。斬。闕。探。符。之。虞。賑。卹。灾。窮。延。問。疾。苦。即。承。緣。恬。庶。金。甌。置。固。而。常。若。有。主。崩。瓦。解。之。形。盱。食。宵。衣。為。民。求。理。也。即。網。罟。日。張。百。司。奉。職。而。常。若。有。情。竅。解。膠。之。懼。弓。旌。招。噴。求。民。望。也。即。明。揚。幽。顯。才。靡。谷。棟。而。常。若。有。積。薪。林。薈。之。虞。錫。堂。惜。費。思。羊。志。鐵。而。民。力。也。即。必。盈。康。積。陳。相。因。而。常。有。食。堪。

羅雀之舌。惟恨不飲百姓之心。以上于天怒。非過為怖也。九土之辟。代不一君。老于朝露。非若列宿之經于天。終古而不易者也。飲氣蒸為太和。怒聲鬱為灾沴。信不可証。况以秋。桑之西。惠類之東。雁門之南。象郡之北。人詛而人祝之。其有不延促乃命哉。顧涇陽曰。天下之惡莫大乎無民。無民者失民之心也。是故為天下計者。必于民為重也。夫君亦真而志矣。彼固居然自尊。而不知所以尊也。民者天子之所恃以成其尊者也。吾不能相儲之。又安能用之。故曰。養民惟恐其不足。世之所以治安。

秦休固
曰漁陽
精先
恐南
時力
謀論
蘇公
相上下
天下
士爭
政之
一變

也取民惟恐其不足世之所以亂也夫天子能生人殺人
然有形者而民之于奪我也獨以心甚可畏也故君之心不
可一日不在民也民之心不可使之一日不在君也君之
心苟一日不在民則其下離將必有盜上之權而雪用之者
商鞅韓非之徒是也民之心苟一日不在君則其上將
必有迎下之隙而狎弄吾君者陳勝吳廣之徒是也嗟乎民
吾民也吾不知民之可畏而假人以權示人以隙俾治亂安
危之几上制于商鞅韓非之徒下制於陳勝吳廣之徒莫感
乎天下之紛也蓋治天下者乃伏而思曰天下之巧能捷

健能聞而胡為尊我于天下執疎廢而安能強其必從
而頑群然君我者不可不察其故也若曰是餘父母我者也
父母之于子生育撫摩慮無不周也吾不能以父母自待又
何以對元之望是故其尊在黃屋而抑其心以下一世之
民其威命靈爽侔乎鬼神而日徹其肺腑以下通閭閻之志
天下之人歎富則上屏格克而惟恐有補寒暑雨之嘆天下
之人歎佚則上輟營繕而惟恐鞭撻之側或有人馬糞怨而
不平天下之人歎生則上弛苛罰而惟恐涓水之漲或以溺
無知之赤子天下之人歎靖則上休兵甲而惟恐九越五峯

之地漂牧野之杵以病吾不事之養生天下之人悅仁義則
上宜惠樹表則而惟恐其困于舊染之汚以辱我王度天
下之人慕禮樂則上飭度數理音節而惟恐有一物之愆戾
以傷天地之中和其處之也甚詳而其計之也甚具而有法
故自君而視民則宛若遠四海九州之衆置之几席而親炙
其休戚之狀而為之所自民而視君則宛若攀其身日周旋
于九重之下以親沐天子之恩由是老者恬壯者怡少者寧
經寡孤獨者得以間為民而不失其職于是乎有望之如雲
就之如日戴之如天地推而歎趾缺舌之民亦喁喁嚮風就

稱治安其效至于風風偃于庭麒麟遊于郊四靈畢萃宇宙泰
和人見其然也則曰世之治且安也若是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則以世有養民之君故也脫世不達而虜使其民甚至朝
刺入暮刺人天下漂漂未幾而九廟燬非神器之易窺而奸
構之易逞取民惟恐其不足而先潰也故吾嘗謂三代而上
養民之主漢之文帝唐之太宗能聽民之自生其餘世主則
錢民之生而已嗚呼茲古今治亂安危之大机也
養耳目則享聰明之用養口鼻則享臭味之用養四肢百骸則
享康強之用豈以養民而不得其用乎

田常何
不茲之

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徐樂告武帝言天下之患在上崩不在瓦解土崩者廢勝之徒

乘秦之失民而取之是也瓦解者如七國之變不足患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民力之弱不能以抗吏而其心之強能以抗天子蓋天子之黨

甚歎而民之黨甚衆管子曰善為國者不遺其民

是故尊其身于紫垣華蓋之上而伏其款于溪浦壑谷之卑馳

其心于開梧蒼耳之速而潛其神于肖翹蝦蟇之細患其民

于暑雨和寒之怨而抑其慮于襤襪墜戶之微凡以通民情

樂

五八

而已

愚按張子曰帝天之命主于民心程子曰安危之本在乎人情

又曰王道如砥本身人情今之為治者法具棄灰刑制采金

名極屠伯怒淫乳虎何其刻也極爪豕豕誠齋車伺報言為權

內群吏用騶過關遺金故坐之罪何其察也受賄而賞有功

乃罰懸金示信縱囚令歸又何矯也濟人漆浦移粟河內投

繇于水飲馬于盜又何隘也

昔者傷蛇見活于隋侯病齋得生于黃花塗龜得放于本碩燒

城獲渡于編橋而况于同胞之民耶

天下各挈所欲以倚命于人主彼其細者微惠于利身而大者

亦歛藉寵靈以利天下吾既後盡其力用殫其財細無所從

其私而又官保于懷政沮于猜大無以從其公惟是人主所

恃以把持天下者獨區區名法耳顧人主運天下以法天下

得進其法以救死于頽而終不失其賤貧天下遂人主以心

失其心則緩猶畏而怨之急且忍而逼之而究使人主不守

其責富何若百人之跟進公千夫之指誰犯而况羣衆敗以

為漂合積件而成憎豈惟貴富難以永持也將不得與天下

同賤會

樂

五八

夫民也曹起而推一人為擬之天稱之王大奉之以成其尊衆

翼之以成其聖頌首而環聽之以成其風威神與故民之沃

淫瘠思每隨君之嘖啖起居以陳其狀而君之渴飲勞息亦

當寫民之情狀于身惟從堂視階從階視下日不聞而百里

月不聞而千里歲不聞而萬里是以一身為瘼而以天下為

場也人主之心腹腸胃不指之天下而歎天下之生殺予奪

運之朝廷不可得也

君之有勢其戴情而行之者也勢之所在則衆屈于尊情之所

在則尊屈于衆

天無欲以萬物之並生各正為其欲使天而有遂物之心。猶不能長且久。而况于人乎。

民生有欲即所謂人心惟危。愚不肖之所恣行而無忌者。故曰無主乃欲。故曰可畏。非民欲立欲達。堯舜之所以猶病也。從欲以治四方。所以風動也。

江旭奇曰。易卦初爻為民。而初爻之情。最見于巽震。民之情亦由是矣。當全強之時。一柔而巽順。值堅疑之候。一剛而震動。可不慎歟。

愚按人君執擬天居而民權輕飛。聖乃朱子獨推明君民一體。

之意何也。蓋休則未有不愛者。鶴有脰。雀有羽。鷹有翮。象有齒。猶且惜之。而况于人。人生而為骸。為寢。而存焉。慕之。嗟寒之。瘵。柱之。痛。拔之。髮。而震其一体也。推之而嬰兒啼乳。母出慈。母蠶游子。慟亦一体也。頑母子。猶相生也。君民則相制矣。民由畏而生。怨。君由玩而生。慕。初為黍。越終則仇。讎。甚有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者矣。抑孰知君者群也。群而歸之。乃為君也。在易。軋為君。又為首。故曰大哉。軋元首出。在物而坤配焉。而六子附焉。有元首無軋。體可為身。即民雖蚩。唯。非屬毛。雖裏以共。載此元首者。藉使手。受不揮。頭目。若樹不。

亦又為

新破。仰。錦。衣。上。食。九。皇。真。居。陸。海。經。曾。誰。則。供。之。即。浴。衣。非。食。能。躬。織。柱。為。紅。女。巧。乎。能。衣。襪。讓。服。中。野。乎。米。祿。工。階。能。自。塗。塗。乎。匪。領。好。用。能。令。天。而。鬼。輸。乎。是。君。之。子。民。無。所。不。需。而。民。之。于。君。固。若。有。需。有。弗。需。既。需。哺。寒。需。襦。貧。需。蓋。藏。而。非。需。系。耕。而。食。織。而。衣。也。又。非。需。我。家。賜。而。戶。給。之。也。需。我。以。治。而。已。矣。是。民。之。需。我。者。一。而。我。之。需。民。者。萬。民。亦。安。往。而。不。得。君。無。民。亦。何。能。自。君。是。故。龍。章。象。服。履。陶。鷓。鷓。君。非。乏。衣。而。民。猶。有。肘。見。踵。快。說。風。注。雪。之。儔。即。墮。指。梨。膚。之。破。我。毛。骨。而。安。可以。無。解。袞。換。纓。之。恩。炊。金。銀。王。百。宰。

五。齊。君。非。乏。人。而。民。猶。有。半。薪。二。脯。如。草。拾。椽。之。華。即。枯。腸。渴。勿。之。困。我。口。腹。而。安。可。無。授。餼。發。粟。之。想。雕。華。王。階。綺。園。金。屋。連。千。居。已。而。民。猶。有。陰。房。虎。窠。宵。啼。露。處。之。眠。斯。則。驚。魂。棲。魄。之。寄。我。食。息。而。寧。宇。厚。宅。之。何。計。夏。墳。同。球。山。賦。海。實。周。于。時。已。而。世。猶。有。鬻。衣。丐。食。析。家。蕩。產。之。儔。斯。則。官。述。私。膏。之。腹。我。血。肉。而。獨。租。賜。貸。之。必。先。選。妓。徵。歌。籍。籍。燕。舞。誠。不。乏。目前。之。飲。咲。而。面。心。慙。夫。寡。女。驚。妻。膏。子。之。恨。宛。若。此。雖。幽。怨。之。痛。我。骨。肉。而。男。室。女。家。之。美。慰。虎。膏。魚。鹿。豹。尾。鷹。揚。誠。不。乏。材。武。之。可。讓。而。寄。思。牛。血。燻。鬼。火。青。野。塞。川。之。

事恍若長戟勁弩之業。我肘腋而後。弓倥鏗之何時得寧。惟是鐘鼓鈇鋒之在懸。而視民之冤。若款言帝。關莫達者。若吾喉舌之益也。耕鑿作息俱違。而視民之痛。疥痲癩不終。天年者。若吾膏肓之困。二豎也。舟車川陸之無恙。而視民之鞅掌。行役填東海。而怨北山者。若吾股無腓。肱不毛。重繭而羅筋力也。秦賞刑威之在取。而視民之改蛇。更虎。疚心而不得去者。若吾有癰而未決。有瘞而不得彈也。禮樂政教之甚設。而視民之田里未安。菑歎未暢。大平之風未盡。致者若吾血脉之有底滯。而精神色澤之未起也。尊權乎。臂運指使之權。而

朱翼

心關乎。卵翼乳哺之愛。身享乎。民脂民膏之奉。而神攝乎。嗜膚飲血之危。目擊乎。刺心鑿眼之悲。而慮周乎。皮盡毛附之戒。前林乎。割肉充腹之歡。而後觀乎。論肌冷髓之仁。蓋九重不過容膝。八珍不過適口。亦何俟麗龜洞髓。吮血磨牙。日刺月削。而使元氣之寔虛也。獨不思民之財。殫力疲。即君之形骸。骨立。民之傷心。刺骨。即君之利。膚震。弱民。或斬木揭竿。則君亦游魂假息。且府庫增鉅萬。蓋不盈。錙銖小民損。錙銖何啻失鉅萬人。若享鉅萬。猶款計錙銖。小民無錙銖。何以供鉅萬。一體之中。而肥瘠之不問。是猶抽刃。封肉。以相啖。而相歸。

于斃也。夫君也。民帝之口。擬之。跪望之。天帝。而為君者。亦何惡不實。滿堂之樂。而聞向隅之悲。移綺羅之遊。而照逃亡之屋哉。

聖人曰。嗟。下民其咨。天下曰。嚳。帝力何有。如手之康怡。而與心臆相忘。一體之至也。

謝遠廷對策曰。臣聞為治之道。責乎有仁民之心。有仁民之政。獨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孔子之告冉有。必曰。雷之教之。孟子之論王道。教養之外。亦無餘說矣。是二者必任用。河其人。而後寔效。錄其極。然循其本。而論之。惟在人君之心。

朱翼

耳。陛下養民之仁。誠久而不替。田里未均。必思所以均之。樹畜未廣。必思所以廣之。禁游手游食之黨。懲橫飲苛征之虐。慎選循良。慎擢之人。以免守令之賊。縱未必盡。得如稷之賢。獨不可得。出入阡陌。功課農桑。如名信。臣者。乎陛下教民之仁。誠久而不怠。學校必脩。不使有頽頽之志。禮義必明。不使有壞亂之習。禁惑世誣民之言。革驕淫侈僭之俗。慎擇端方。謹厚之士。以充師儒之任。縱未必盡。得如契之賢。獨不可得。學兼体用。封植人材。如胡安定者。乎。既得其人。假以歲月。重厥責任。如以而家不給。人不足。教不行。刑不措。無是理也。

敬天

朱子曰湯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成王說惟天地生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說明王奉若天道古聖賢朝夕不見天在眼前

愚按人君之于天何啻子之于父母乃天或以禎符昭王勤人主遂狙于鱗鹿魚鳥川珍岳貢之類而相與稱百年之運可無宿憂天或以震怒責王懈而人主遂煩于天書亂封連陳性之事而相與成禱祀之誼天或以岡陵昌熾之福益明

樂異

六和

樂

種而人主遂駒過隙高枕寤寐而相與進萬年之觴晏深宮之中漠然不與天下相休戚天或以災異譴責之符震主送而人主遂射天伐日失晝卜夜而相與稱天變不足畏人事不足脩悍然不與天下相關涉以其失天之意亦甚矣

天心厭棄于是孟門太行不勝揭揆白燕之憂也阿房驪山不勝望裏車下之變也裂鑪烽火不勝戎秦離之威也鹿臺鉅橋不勝抱器衣珠之慘也

故王者于天志必謹承之天意在用贖則操歎洗耳不為高天意在淫瀆則肢毛脛膝不為勞天意在權亂則誅尤不為

為暴。天意在違儲則植履委裘不為。樂亭飛派善言退舍之實也。山重川澗。素服出次之借也。羸耳祥桑。側身恭默之

關也。烈風淫雨。禮祀崇望之机也。于是絡瑞寺伯可使無燭。懼刑餘淨志。而天意浸失矣。少艾翼翼可使無操箭。懼

席恬麗。而天意浸薄矣。強臺前山。可使無四顧。懼高臺陵池。而天意浸養矣。文具明屏。可使無關勝。懼珠玉是珍。而天意

浸遠矣。菲故孝明。可使不在側。大成五利。可使不賈禍。滑稽炙鼓之說。雖白異同之說。可使不異辭。五陵毛薛之徒。鷄鳴狗盜之推。可使無奇計。懼用舍失平。噴否雜進。而天意浸雜

樂異

六五

樂

浸壞矣。故朝靴夕惕。日景不違。何其若。避殿露居。寢樂撤膳。何其懼。懸結鼓鐸。主未建鼓。何其虛。刀劍戶牖。銘几移杖。何其勤。舞往而不承。天意也。故天心亦油然而歸之。黃童謳歌。少植

鼓舞。若天使之載德也。甲折若生。肖翹繁息。若天使之育時也。丹雲瑞日。赤草白鳥。若天使之昭靈也。重輝獻食。窮髮戶

祝。若天使之收順也。孰非善承天意之明。故大驗哉

愚按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今之應天者。豈感鳥性。犧肥碩。象飴香。莫天其饒。而需飲乎。黃縹蒼壁。玉像芝封。天其察而借賞乎。寡井鼓社。暴巫用贖。天求多子

細儀歎細人乎避辟出次減殺省肉踐御馳懸天姑崇獎虛
讓乎。

充魁而曰乾封。淫雨而曰不害稼。踐下殿之足。飲長庚之酒。燔

甚矣。命符之微如蚕吐絲。而高狹絕。東風至而酒湛液也。

如謂天不應也。則鉅何以引。蚌何以集。魚何以成。鍾何以應。山

輅何以知風。燻何以知雨。物之相應靡不應也。風何以反。日

何以回。霜何以夏。陽何以冬。龍何以下。馬何以角。物之應靡

不寔也。

今天下有幽隱而不及照。何以攝日月之精。而消其晦。今天

未翼

下有熾悖而不蒙潤。何以調雨露之節。而散其淫。憐。今天下

有陵奪而不得休息。何以固山川之氣。而安其流。時。今天下

有窮怨而不自給。何以遂土谷之性。而蕃其生。殖。

封岱禪梁。不是以消祖統之元。金檢玉藏。不是以禁坐尤之豫。

紂之時。龜生毛。兔生角。女化為丈夫。而紂尚謂祭為無益。此二

者皆過也。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仲語以貴天。公仰而視天。無得

也。仲曰。天者非蒼々之謂也。若人者以百姓為天。其後是

子亦以對景公云

聖王之事天。陶匏醴栗。玄酒酬羹。未陳于園丘。而已有無言之

奏格。毛魚牲祖。清醴雋刀。未薦于合宮。而已有丕顯之碩。誕

無鳴條之風。破塊之雨。而已有淵默之雷聲。

測景候望。占天者也。奇偶盈縮。莫天者也。禹步養龍。勝天者也。

禱祠控額。祈天者也。燔誣忽易。誣天者也。誣天者絕。勝天者

愚。美天者勞。占天者拙。祈天者知。格天矣。而非所以格也。

故有神巫秘祝。可以鞭龍致雨。強弓捷矢。可以繳風落日。填薪

埋璧。可以絕流填河。暴虺盛蛇。可以消鬼測霖。而聖人祗不

恃。此以為節宣之具。

未翼

人君不得天之權。則與天分治而各為政。君欲出民于却。使靈

覆而耕。而天霜之雪。之逼其肌膚。凍其耳目。重陰淫寒。而協

風。冬滯令春。而冬為。君欲勞動相。稜耘桑。而天亢之。燥之

赤地。如焦。淫水泛。溢草木黃落。令夏而秋。為。君欲命。祈司。欽

積。聚巡倉。屢使新陳。相因以。瞻足。軍國。而天風之。雨之。權。板

其根。蒼蕩。祈其果。谷震。驚不。寧而。稽事。無。緒。令。秋。而。與。馬。君

欲。舉。遠。略。備。武。功。勤。民。于。菟。示。之。出。伐。而。天。燭。之。雲。之。解。錄

其。筋。骨。懈。息。其。肢。體。民。氣。不。肅。而。疾。疫。廢。戎。令。冬。而。春。為。迎

寒。而。得。暑。雷。雨。而。致。風。呼。號。之。不。聞。而。告。語。之。不。達。君。其。如

天哉

南禽北見寒水冬榮缺堂無因。日若珥璧月如連珠祥堂無由
蜀魚吼而吳鼓鳴。草虫生而阜齋躍。事固相為倚伏何獨疑
于天人之際乎

愚按仲舒告君首言天人相與之際。今天積氣耳。積氣而神
靈聚焉。氣之乘虛無所不至。神之乘氣無所不通。天畜于山
澤。决于天日月之明。不及于節。屋而天監焉。雨露之潤不及
于石。石而天入焉。隱微幽暗莫非天也。故曰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故明廷臨御。深宮燕閒不

可謂無與于天也。日緣離合星軌順逆不可謂無與于天也。
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而做于人。也。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人而做于天也。一乘
心也。而曰昊天不弔。一什改也。而曰昊天不惠。天何聽納。曰
辟言不信。天何慮圖。曰謀猷不減。民之鮮終。而曰謀之難民
之多辟。而曰牖之易酒。酒則曰天降威淫。刑則曰天降罔非。
以一体之故。即是故帝懷明德。日監在兹。天之與人也。永言
配命。順帝之則。人之與天也。故德曰替聞不德。曰穢彰。詩道
曰。被其衷。失道曰奪其裝。其治也曰保定。而伊戾殺其亂也。

曰疾威而踰物。句。其與也。曰眷顧而式廟。其亡也。曰棄。然
而大命荒矣。而世儒乃曰。已定未定。何仰。蓋堯舜在上。堯生
鳳。像。夏高。將止山。頽川。錫。祥。安。之。正。也。高。戊。之。素。殷。周。成。之。
雷。電。後。趙。之。春。麟。後。魏。之。白。雉。此。災。祥。之。變。也。故。有。積。善。積
不善之別。積之乃定也。故古之積王。一歲無災。則曰天忘我。
諸。福。迭。見。則曰吾何德以承之。正所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怒之。勞而不怨者也。詩陳敬之。書戒懲哉。而仲舒之所
謂。勉。強。也。

勿謂天高。居高聽卑。勿謂天遠。居遠聽通。君出視之。國之墟與。

玉之玉。則曰天之音以醒我也。君入視四門之賓。三恪之助。
則曰天之樹以蒙我也。君仰視棟楹。俯視几筵。無往而不見
天也。

天之于人。形求則幻。而理感則孚。其言証于圖讖。而義和之命。
合于九官。其色遠于蒼。而璇衡之運。合于一室。其形敏于
塊然。而方諸陽燧。合之于微。其事証于補天。而赤鳳白魚。合
之于古。蓋天歎。而則令人卦。歎。則令人舒。鶴。林。知。曉。豈。能
鳴。秋。而况君為天之子乎。蓋天場。日。人。主。之。春。華。也。幽。谷。重
淵。人。主。之。水。雪。也。豐。菲。必。做。玉。燭。誰。明。人。主。之。日。月。也。太。和。

風烈民欣化醇人主之雨露也馮怒破山疾行偃草人主之風雷也百職克脩庶官就列尊若辰拱運若燁旋人主之星宿也故青陽總事左介右介以嚴其位蒼龍赤驥鉄驪白駱以異其度青旂玄玉以煥其文誠脩五事以應天也嗟夫疎節可以斯紅鞭龍可以致雨矧以人主躬脩而無其效乎何後世之君不思脩德而侈言祥瑞野外之鳥指之為高鉄牛之書引以為瑞亦何益哉朱子于中宗之桑谷高宗之雉鳴而幸無恙也而曰聖王正德脩事彼所以禳灾者此耳

宋真

太祖嘗與許海仁講洪範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若

能脩德其應如響又因退朝御侍臣曰朕未旦臨朝時還宮夜卧不能安寢非不款即安祇畏天命不敢故弄

宇宙一氣耳氣聚而有情有形者為人氣聚而有情無形者為神上為光而下為主灰芴也布以律理日款至而先飛頓金也鐘為澤儀地彼震而此動况以億萬生靈所希靈哉希靈則灾青應之灾啼嗷為歡呼則福昌亦應之矣夫太陽之戈可以西燒之類照吳越之射可以卻江海之鷗清陽同負陰而先幸也事澤田沮洳而朱黍再熟推謂已定者天而不可回哉

永新命

凡物開極則欽華極則萎用極則渝流行極則存以獨盡故新者不滯不変而就故惟夫乘其欽而豫為之數舒視其將萎而亟為之振發時其欽渝且將盡而厚為之厚藉則新者可以不故而故者可以復新渝淵之珠忽呈夜浪塵埋之鏡乍煜晨光貌耀而再肥心判而復合此夫復常以為新也竹隕籜而孫枝出木脫葉而芽潛行莠去苗滋棘抽蘭布此夫推陳以致新也沐糖覆而成精製陶砂礫以露莹金角石切礪尖等鐵括此夫即常以求新也雕輪玉終生于轉運

宋真

彩鷄黃龍起于浮木丹雘撲斷深火衣裳以備新也凡能為新者皆煥發宣耀不能化腐之謂也而非其至也潤堅之松倉然挺秀露滋雲液不增其華雪銜雷陵不改其節凝膏千年色同火齊堅逾金石真入之為激鍊者亦且濯神固氣一慮凝思恒久堅貞遂能超脫形神壽齊日月此夫永新而勿替者也彼以形新者猶若是况集禧萃祉妙于神通之感者寧有限乎哉

保衡之訓曰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與同名所陳析天永命之旨同一揆也是故不遇不殖惟能惟康

志于玄穡之淵深躬于義理之淵。是自新也而下即象指臣
風齊秉重頑。借之大道則新矣。政齊刑一禮樂樂和煥汗
俗以清風。洗末流之穢濁。是新民也而天亦憐然降鑒。日赫
其赫靈昌其概。祚則新命矣。夫自新而新民。而新命則
天人一致。感應道交。洽氣旁流。和風翔躍。其委餘幻化。猶將
蒸出芝菌。繡繪雲物。而綿延過曆。豈有終極乎哉。

人主之精神。要新。意氣。要舊。國家之法。度。要舊。規模。要新。
道理原是舊底。學問却是新。孔子謂溫故而知新。原我見識
未遠。做令由思。以入精耳。非增出枝葉意見也。若新意見恐

亦言事

周禮行則曆數自延于八百。秦法立則宗祧自新于二世。命之
新信乎在君不在天也。

統運之說始于卯行之五德。卯子之緒述皇帝王伯。果爾則帝
王統紀盡歸生剋氣數。而自伯以往。遂如長夜漫漫。不且邪。
惟有新命之說。而數學始詳。

程子曰。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
至于聖賢。皆工夫到這裏。皆有此處。

治亂安危之運。其天時之所為。乎。制治持安之機。其君心之所

為乎。夫使天之為時也。治者必無亂安者必無危。則人主可
無事。憂抑使治亂安危之相代。若寒暑晝夜之必至。亦無庸
憂也。惟天運于天者。相乘相倚。而不可知。而其机恒管于人
主之一心。是以先霜或冰。未雨微土。天下方波。恬塵清。紫弓
卧鼓。而其心恒若有旦暮。枕裡之形。天下方歲成。錯通室盈
廢腐。而其心恒若有暑寒。怨咨之聲。天下方川岳貢。禘和。蕞
遊靈。而其心恒若有怪異。請告之符。率之家國。無瑕命。祚。滋
遠用此道也。

太祖謂吳禎曰。海內悉歸朕國。固可喜。亦可惧。又嘗謂侍臣曰
太祖

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成祖諭解縉等曰。人
心不可有好樂。朕每退朝。默守未嘗不念。此心又謂輔臣
曰。人情保功。易保終。惟世宗嘗教文武宰輔。盡言以副。朕天
勤民之意。而後撰。一之。蓋有其始者。未必能有其終。故
易子龍飛。而惕之以乾。狄濟。而喻之以濡尾。秦慮漢陸。豐
露日中。既濟慮衣。椒。謂為九仞者。虧一簣。行百里者。半九
十耳。魏徵謂守成難。于開創有以也。

秦弱百姓。而倫匈奴。秦之亡。秦者非匈奴也。漢抑宗室。而任外
戚。秦之亡。漢者非宗室也。晉武愆。成狄。秦以成狄。敗隋。場。忽

盜賊幸以盜賊收保治者固可忽乎哉

無事而傲戒者力一而功什若虞周尚矣因事而罷黜者力五而功什漸思納誨治致貞觀龍圖給札力成慶曆是也多事而懲艾者力什功五納千秋而免亡秦之續德陸勢而遂播遷之駕是也至于終靈不悟則巫監謗而移穆黨錮與而炎燼是也

削平僭偽所向倒戈榻前之躬睡可除矣而戎心巨測即首裝歛維萬國輸城舟中之戒當味也鑄甲銷兵潢池息鷲赤子之跳梁可輯矣而民間常懷詭譎風擊棟億兆傾心朽索之

兼真

言當惕也攬綱獨斷凌逼自消旁落之權可收矣而縱恣有階昂瞻雲捧日百辟同心倒持之憂可省也正己率物詭隨自遠城社之奸可絕矣而從諛巧中雖僕臣執罔非吉人揚灶之喻當緯也

易嘗言戒矣戒于衰者其說有四經綸于屯振育于蠱休吉于否順止于利戒于方盛者其說亦有四泰之後墮豐之日中大壯之巖有既濟之衣如

周成之時至盛矣君則曰予其懲而後德惠又曰將予就之維猶津澳其臣之戒君則曰天惟願思命不易哉

培元氣

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廓、生宇宙、生元氣河圖曰元氣無形、濛濛、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夫人各得元氣以成身不過百年而合億兆人之元氣以成國可散天壤傾調養謂何耳

董仲舒曰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猶醫家色脈之說也帝類曰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宜派寬大之澤助順元氣陳子昂之讓明堂也亦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莫先于安人、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

兼真

天地平則元氣正

漢承秦亂寬大開基元氣聚矣及銷以官整而中衰鏹以黨錮而祚改矣唐承隋亂而治隆貞觀元氣聚矣乃瓊林大區閭閻蕭瑟卒困于藩鎮之跋扈以猶氣有偏滯積而為瘵去之乃傷其身耳宋竊天下于周而矯以忠厚其粟已薄乃聚斂似唐黨錮似漢元氣几何而堪以銷鏹也

愚按李固有言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律曆志曰太極元氣溢三為一而行于十二辰天道且然而况于國家乎
策、之子有終身不近渠內者而矯、如故責人之子有終身

不離藥餌者而奄之如故。是知勞勩苦骨似新削而反以得
調護沉酣養養似調護而反得新削則培植元氣之道可思
已。

晉武宋義當三國鼎沸之餘五代雲擾之後不以力競而以智
竊故強夷乘之其弱為外侵。故子孫皆南渡以延百年之統。
是猶元氣虛車表裡不固而無參苓之劑也。秦始皇勢而隋
文象惟也。收周室已散之網。服元魏已灰之燼。不以德撫而
以力爭。其病為內潰。故子孫一敗而遺胤斬然。猶元氣燥烈
火毒方盛。而勇為附桂之投也。

宋翼

七二

四

國家元氣之所屬大端有四曰先世積德也。創業有功也。子孫
克類也。初不類而後有終也。夏兼三。高周兼四。漢唐類夏而
宋兼二者也。禹平水土功德爛焉而有顯頊黃帝為之祖。故
為之子。舜泛之。雖國祚不緒。元氣所屬。惟在少康。耳契功在
生。民迄鳴條。降基傳岩。卜相賢聖業。而寔太宗之怨艾。為
之中。續元氣之所屬。在太宗也。周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成
康風流。萬厚。逮穆天子而後。稍陵夷。流彘之變。續之者宣王。
然而諸君牙。同命呂刑。則知穆滿有可取也。漢高無先世之
德。而除秦亂。產祿中絕。繼以孝文恭儉。仁恕。咻喚。長養。蓋元

氣所屬也。而武帝極類。周穆馬。唐神堯。文皇與漢同功。女主
薄鎮紛。多難繼。以憲宗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蓋元氣所屬
也。至于玄宗。有武帝之才。而兼淫末路。宋得國不正。而能以
忠厚。史規。模。景德。祥符。率。多故。繼以仁宗。服御。希。儉。仁厚。
愛民。蓋元氣所屬也。至于神宗。有武帝之志。而給更。恭。禍。以
此。觀之。有終固尤難哉。

宋翼

七七

四

後唐明宗時。唐澄上言。為國有不足。惧者。五星。辰。失。行。也。天。象
變。見。也。小人。執。言。也。山。崩。川。竭。也。水。旱。蝗。虫。也。深。可。畏。者。六
臂。士。隱。匿。也。四。民。運。業。也。上下。相。狗。也。廉。恥。道。消。也。毀。譽。亂
也。直言。不。聞。也。

陳番言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為三空

聖孝

已辨廷對策曰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法祖宗也不外乎盡其孝

韓應龍廷對策曰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

舜大孝也乃其殫瘁哲之精而擴與善之量者誠宗也母論夔夔齋慄矣。文王止孝也乃其敷惠鮮之澤而永作人之化者誠遠也無論問安視膳矣。武王達孝也乃其績先緒于不甯親文謨而蓋烈者誠至也母論不解帶不再食矣。

漢官儀帝祖母稱長樂宮母稱長信宮又稱東朝廷

宋仁宗時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捨其小故以全大德帝然之

遂下詔戒飭中外母得報言皇太后垂簾時事英宗時皇太后曹氏權同聽政以官官譏聞而宮不和賴韓琦歐陽脩調護而安

孔子以不敢毀傷者為孝之始人君而耗于禱色狗馬盤遊宴享之間其為毀傷多矣孔子以行道揚親為孝之終人君而能守祖法保業致治乃為揚親哉不然漢為太上之尊唐致

未與之宴宋仁孝之奉慈愛奉壽皇非薄于尊養也而何為孝哉

大舜之萬方王念曾子之酒肉是也。大舜之解溫南風曾子之歌糝金石是也。大舜後井而出曾子之大杖而走是也。皆以其真而已伯者若假之矣然管仲三戰三北怯于老母即九合之功不以勇一日之養明甚即如舅犯而六匹人無以為

守仁親以為實亦未始純假也

齊如磐曰承顏聚順之謂孝博施不匱之謂仁孝近而仁遠孝寡而人衆然而象者寡之積也遠者近之推也孔子之論孝

不徒致戒於毀傷而必終之以立身行道不徒致謹于生事

葬祭而必合天下懼心以事其先王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至于以孝行善者或集菀而思饗黍或循陔而賦采蘭或捧檄而色喜或列鼎而心悲或怡情於斑綵或興悲于銜索或扇枕而溫席或刺像而圖形亦有至枕上感明祇下贊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

降神女鳥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羓擾功文之廬然皆閭巷之民所及有限也乃若天子以問安視膳者擴之以養天下之老以閔予訪落者操之以崇大化之本何所不裕也

是至堂
體改
朱翼
七九
黃

后妃

君之后也。輔佐備闡功。嘗參于七色。表儀內壺。位功正于禧。綸所乘之車。輦金其根。玉其輪。所止之居室。璇其宮。栱其房。所佩之印。璽金其鑄。虎其紐。斯固位正坤元。光騰天極者也。稽古。游媛行若妊。如彤史。熠然光矣。嗣是以下。如鄧后。受經不以富貴。自充長孫。后。親書不以聰慧。自滿。姜后。脫簪不以燕昵。自污。馬后。服練不以華飾。自累。莊憲。厲內職。柳外家。不以威權。假借。懿安。選重德。輔太子。不以寵靈。專擅。竊固古后妃風。哉。嗟乎。咏周南之風。化灼知。辨趾之休。親唐室之亂。離蓋

朱襄

八十一

實

重馬嵬之感。乃知塗山與夏。而妹喜之用。則放桀之鴆。亦有城造。殺而妲己之寵。則滅紂之斧。姜姬昌周。而褒姒之淫。則禽幽之媒。是誠網紀之首。王政之端。而易基。乾坤詩咏。關雎。良有以也。

秦昭王以母舅親。再為據侯。外戚始侯。而范雎入矣。呂后時。產孫始王。而王莽篡矣。求如馬援之佐。中興實武之輔。幼主能幾何哉。三思告寂。國忠擅權。求如長孫無忌之憂。勤王室。郭子儀之廓清。中原能幾何哉。宋則魏成信。更歷行陣。而晚年方有使相之除。向傳範。典即有聲。而當時且新鄂州之命。杜

考。幸免親竹。不而為鄴陽之賊。王繼成。戕殺如。坪而有登州之故。他如杜審。理曹。俯皆以畏懼。害過。以宋之外戚。為更。僭也。孝明不侯。馬廖。孝景不相。審。嬰亦庶幾焉。至如馬廖之。諫位。威。素之貪。約。實。廣。國之不。驕。秩。與之自持。亦足尚已。若夫工官。禁之詐。逸。田蚡之專恣。徒取禍耳。適者。鄭國。秦。疏。請。五。備。亦可謂有保身之哲矣。

朱襄

八十二

實

訓儲

朱子曰。嘗謂天下之命。係于太子。之善存於發諭教典。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易之論也。

朱子嘗言。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是做入底樣子。元許衡亦言。小學一書。某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愚謂訓儲當以此。遠講漸至。孝經曲禮。至其長。則以大學衍義等書教之。

三代之君。所以開元良之胤。而行靈長之祚者。惟其豫也。有豫戒于震風之始。者。王后妊七月。就晏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

非正音。則經瑟稱不習。太宰持圭而御戶右。非正味。不以進。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味色聲音。無有不正。奸其間者。為慶源也。有豫謀于誕彌之日者。始生而懸五方之弧。帝朝服升。自阼階。執禮稱辭。太祝以告。太宗太祖社稷太史。以告。太宰及州伯。顯宗祀也。有豫誌于童稚之習者。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為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為始典。則也有預飭。夫齒。學之禮者。父在則禮然。去傲志也。有預示。以詔。嫩之誨者。司直有吏。虧膳有宰。過則史書。工誦三公。進請宰夫。減膳。以饒。愆也。有預養。于飲食起居之節者。鮑魚不登于祖。養之以禮。抗。

之以法示之。以義不問淫艷。不問優笑。不近庸邪。無事而非。故也。有豫選。夫左右前後之人。者。周公立于前。太公左。召公右。供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無人而非教也。三代而下。即如漢。且以天下戲。而賴于四老之羽翼。唐太宗不能早諭。故太子諸王。未有定分。褚遂良每言之矣。卒之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並以謀位廢。后用無忌。言主晉王治為太子。為我高祖御中書令。之稱。準文王世子之法。府僚兼以廷臣。大本堂充以圖書法。至倫也。

禮曰。知為人子。然後可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故以去幼志。則蒙養之功。取諸易。何也。生長于甲。親者不知閭閻之疾苦。不會于王后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如太祖。指隙地而示奢儉之懸殊。成玩遊之無益。成祖。問講和同。大旨明。君子小人之情狀。可法也。以簡正。人則左右之助。傲諸善。也。律進之門。故則博望之苑。開嫌隙之地。萌則聞鷄之機。信故內而阿監長年外。而坊局贊諭。推而以此。選左右之如太祖。諭詹同。以府僚輔。導在勳德。老成。用宋。准為贊。諸宣。皇帝命士奇。以內外侍從。宜擇。時宜。廣。推而後。以保。智為官。講可法也。以親國史。則鑒照之。咏宜。稽于詩。何也。

師保廢職則班彪有言戲嫌無常則百與有賦即今俗置官屬考通憲然惟所以緝熙之如太宗論終貞五條等以從事成敗當朝夕論說孝皇納吳寬之請以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傳可法也以語几務則太子孟侯之義宜擇于書大傳焉何也學于甘盤者知股肱之惟人起自民間者知守令之當慎即今朝章之紛沓利弊之瑣屑惟所以啟迪如成祖作文華寶鑑而示以脩己治人之方憲皇作文華大訓而終以治體之當審可法也

霍歸繪聖功圖十三幅獻之東宮一日文王世子問安二曰世

子視膳三曰世于齒讓四曰桓榮授書五曰神堯茹茨上階六曰禹垂飲食惡衣服七曰禹甲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稼穡九曰周后妃垂織十曰宮中隙地種蔬十一曰西苑耕稼十二曰西苑藝桑十三曰高宗訪道

萬曆閉禁錄上疏曰太子者人主之貳也主好外則大夫殆主好內則遠子殆今陛下溺于惟婦之愛而國本安乎且太子未嘗見陛下十五年以前之勤勞而徒習閑今日之溫逸充而致之舍既誰付御座亦可惜也王鑿曰人君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治亂太子之學與不學係後日之治亂可不慎哉

漢宣帝時歌使外家許參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太子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漢明帝授書于桓榮及即位執觴而饋執爵而酌唐劉洎奉大本馬周適日佳東宮談讀治道李泌與肅宗布衣交出則聯

我朝仁宗皇帝于潛邸長至燕芳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為表

自觀中撰太子樓三師之禮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三

年庶子張士遜等請詣資善堂恭見皇太子坐受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陛及門乾道七年討檢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官僚講讀當依故講送稍殺其禮庶事至講讀官上堂併用賓禮恭見依官職序坐太子正席帝朝不受宮僚恭賀元日冬至庶事以下賓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辭復位就坐茶湯罷庶事恭見拜皇太子各拜庶子等跪坐受止五禮上以東宮師傅皆數舊大臣依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各二拜三公朝賀俱各拜

左傳太子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先

君歟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禮記凡命名不以國

焦林曰太子誦讀之功小涇養之功大研窮于口吻者淺親感

于躬行者深收效于師保者遠而疏範型于君父者親且切

秦之胡亥受治獄于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則望夷之禍成漢

之庚園開博望通賓客巫蠱起而長安兵則潮陰之禍成開

皇之際嬖子寵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

宋無揮王任赫文進而貞元之治損矣至于漢靈唐僖之季

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于奪于左

人主食息于中消官官之執重天下之大計移矣

太祖作儲君昭鑿錄文皇廣之為文華寶鑑宣宗為帝鑿憲宗

為文華大訓今宜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

拙民艱武倫積賸士風日卑及一切吏弊國憲分條附見務

令剴切不必深探勅成一書似係詢覽

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母以替御僕從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

也母請莊田店宅為私藏

亂二正之治者若振若瑾皆宜弘而用以侍青宮之人也故六

局丞節軍伺而無愛其儼寧緩而無愛其復寧惟無能而不

必有其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

有禹之貽典則斯有啟之敬承有湯之訓風愆斯有太甲之克

終允德有文武之燕翼貽謀斯有成康之祈天永命秦漢而

下譚成且于指麾之奸煩調護于茹芝之老付巫蠱于收捕

之虞善感悟于黃臺之詞國老定策竟厲刑餘金匱踰盟滋

綖燭斧無足道矣乃若許彞監護陰候報可亦安得良輔哉

唐太宗作帝範篇凡十二然青雀朝授承乾夕廢嬖子寵嫡凡

復動搖宋真宗作承華要略凡十然李迪引去衆楚共咻王

曾調和兩宮始釋亦安所稱善後也

均之闕館漢苑以思贖而瀛洲以樹黨博望為常附而資善為

治本均之誦習進以法律異端而敗道以經義而昌校以中

輔而徵教以尚書而依均之設寮置傳智囊用而遠以釀禍

名德領而因以奏功王任赫文章而祇以稟非李至李沆兼

而乃以獲蓋

捧瓦釜者趨捧金甕者僕捧萬金之壁走若下道矣彼所庸者

重則持之者如不勝也百金之家固其儲千金之家埋其垣

萬金之家崇臺以覆之矣其所守者大而防之者如不周也

國家非直萬金而已也則奈何不慎所以捧而守之者

太子之禮。不惠其不崇。惠其崇而無所檢。異日君臣之分。不惠其不辨。惠其辨而不相通。

自詩書圖史而外。絕不知有綺色。自和羹象試而外。絕不知有滯穢。自庶飪調劑而外。絕不知有奸味。自誦說箴諫而外。絕不知有甘言。即淫惡款作而無由也。

弘文廣矣。而許李以便僻進。宴游密矣。而應劉以文進。待詔講矣。而任赫文以基書進。二疏退矣。而曰病歸。恭頭前矣。而譽之曰伊傳。聞鷄不可也。而或以為文。鮑魚不可也。而或以為遠。剪桐不可也。而或以為戲。折枝不可也。而或以為微。舜爰

朱真

不辨不可也。而或以鉅鈞之察為傷明。情禮疎絕不可也。而或以拍張倒擲。供伶人之戲。以為樂。

集枯之歌。起於邠。燕啄之滌。也于寵昵。漢之克。魏之脩。隋之素。固可畏哉。蓋宮幃形似之間。齒先者不無危心。恬寵者不無軋心。苟暴夫危者之情。而今其可怒。極夫軋者之情。而今其可喜。其禍急矣。

晉人之愛君者。為其君視。必曰子孫千億。必曰子孫遠吉。蓋帝王安富尊榮。已無不至。惟是胤祚昌蕃。引而無替。是所稱有遠之長。而臣子之致媚于天子。舍是何遠也。

如日未曦。如璞未琢。則蒙養之難。其執易恣。其教易絕。則希制之難。

儲感者天下本也。養于蒙。出平衷。定于昇。立儲固有法哉。然舍紂而立微子。尚必不獲。舍惠而立如意。漢必不亂。法亦不可泥矣。大抵中才常多。不若示以定分也。

人主以天下戲。阿母阿監。遞出而握定策之權。而人臣始爭之。青蒲。然不若左師商皓之為得。至若東海之陳。黃臺之蔡。錄乳之雲。可勝道哉。乃房州之趙。蘇安恒。既請不許。果公以姑。極母子數語。夫日虞淵。宋壽王之立。馮極。既乞之。被黜矣。表

朱真

公請帝無謀及嬖人中官。惟自擇可以副天下望者。而儲位專決。士夫之力多矣。至于博望賓客。永貞諸幸士。湖陰之事。王任文之輩。又階之屬。故賈生曰。輔養太子在早。教諭與慎。選左右。然哉。

少立之禍。成于李兌。湖陰之恨。發于江充。若潘乙揚之既不可。慈數。唐太宗。墮也。而承乾不能全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免。子弼。至於肅宗之昏。德宗之猜。而太子得以無恙。一李泌而已。是時侯有功也。而李輔國。趙之。誦無過也。而張彥。構之。彼必殆矣。若丁儀。增曹丕。賈弼于曹公之間。而默然不

對曰臣有所思。袁太初刻景升父子。公遂悟。善言哉。

西籍之來。人皆疑子房之偽為者。獨其疎太子勿征陳歸一節。

必非村老所解。中生扶蘇可監矣。而留侯隨請太子將軍監

關中。深有合于監國之禮矣。

位易清也。則小星不與序。首魚不踰範。而惟恐有煽廢傾滅之

禍。精易濁也。則鼓瑟不徵夢。賜環不揮耳。而惟恐有毒胙毒

衣之起。凌易奪也。則大城不遽建。舍玦不妄援。而惟恐他日

興鴻鵠之歎。勢易雄也。則青蒲不待伏。黃臺不待誦。而惟恐

侍望之事。永以為殷鑒。

朱翼

八九

衍宗藩

朱子曰。漢世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則嫡

子一人繼王。庶子皆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皆無封。故數

世之後。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

光武少年自畝米是也。

高孫龐德。周男則百。我且過之。乃不備志貧。且志不安。今一時

如粵如鄂。如汴如楚。誰非托根瓊圃。行派絕河。而鹿刑者比

比。長以安窮。亦惟裁之以法。而據之以教可耳。宗伯讓親而

司寇亦讓群太史。記過而主曹亦與。贊以法也。強誦禮樂以

朱翼

九

養心會貴名位。以誘志。此教也。以兩者親睦之善物也。

有道之長。惟周為最。豈曰為不狂感。遂為頭諸侯哉。五等侯。而

社輔。三等采。六遠邑。封吟士。略以禮之。桑器分物。以昭之。祝

宗卜史。以秩之。宗氏分族。以維之。法秦詳矣。而又捕于替宗。

治于東序。觀于成均。教于玉闈。習射于澤。助祭于廟。遊毛于

寗友。以俊士。造士。行于公路。公族。其教之密。又何如哉。由周

而降。若漢之實宗師。以糾也。唐之善惡錄。維城訓也。宋之

除戒子銘詩。座右銘注也。漢以法。唐宗以教也。故劉之德。向

養級。李之奉。魏程。且登宰相者十一人。趙之法。恩令錄。且

登甲第者貴相望。宋英宗曰念其性本仁厚。宜廣學勤脩。碩其日蓋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此亦立法之教之意也。曹植之表曰事父尚于榮親。事君貴于興國。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善無用之臣。今宗室中。豈無懷才欲試。如曹植者乎。

萬曆間。輔臣朱賡請于宗人中。如東平之樂善。河間之雅脩者。立為宗正。又做流官法。以周齊治秦。韓以秦韓治魯。晉而撫按得以舉劾之。其說曰。以我治宗人。雖以宗人治宗人。易以宗人之賢者治宗人。尤易。以耳目玩忽之人治之。難以聽觀。

維新之人治之易。以我治千萬人難。以我治一二人易。以一人治千萬人易。是也。按祖訓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會典一欵。脩明宗範。嚴立課程。教養如法。不涉虛應故事。撫按提學官訪其賢否勤惰以聞。以正德乙卯例也。又一欵。宗室之子俱入宗學。于中推舉一人為宗正。主鎮其事。驗有進益。專與奏請。以嘉靖乙丑例也。皆與朱賡之議合。

愚謂以賢宗治宗。以宗宗治庶宗。彼賢宗方以為宗。不在庶宗。蓋宗人非盡朱戶以居。納陞以陞也。又非盡羽葆在前。劍

有衛後也。寔空無策。混迹與營者有之。富不知學。實身尚骨者有之。懷奇抱異。仰屋而嘆。約結棄祿而遊逍遙。穎秀冲英。昂首而志遐舉。勇名而就青衿。誠以投閒置冷之。朱組不若。展朱錯事之青枝也。縛手繫足之遠遊。冠不若明目伸眉之進。頤冠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雖欲不治。應可汗乎。

人情親則易于缺望。逸居則習于和侈。黨聚則便于雄行。困阨則思于一逞。燕之者宗藩也。人情貪思富。思貴。則思有以自見。開其途而疲其力。耗其

精神使不為亂。賤者得以備計吏而服大僚。下者亦得自食其力。何必幽之一城。而以為防。坐食租稅。而自困哉。舜封象于有庠。而不汙治其民。國家蓋做以意。但無功食祿在。帝弟之一代。猶可耳。豈可世。坐食民膏。漫不事。謂宜于將軍中尉以下。擇其才質可以習學者。使入宗學。應舉。其可以折衝禦侮者。選邊方軍門聽用。至于朴茂務本者。送屯田察院。于燕薊閩洛地方。給田開墾。使食其力。蓋既有以用之。自不嫌于庶其儲也。

江旭奇曰。周之封建。惟武王開天。宜于分封。後王乃蘇其制。王

絕不准報封。而以罪華奪者。及得報封將軍以下。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卿王及不許繼婚。庶人係報止五十石。而罪庶乃得七十餘石。又愈世不滅。此皆思紀失倫。未安者五。即王與親王同城居住。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得世襲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未安者六。禮娘子。不定年限。樂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重華無序。未安者七。即王故絕。與以罪華降者事体原自不同。其冊印樂便繳奪。混施無別。未安者八。濫在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助宗室通行華奪。長史等官俱開散邊衛充軍。及流官

朱真

九五

九

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未安者八。愚按江陵此議極其忠厚。何得謂之利殺乎。再查得萬曆四年六月內奉旨。宗室濫妻而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今改姓易籍。發為編民。殊非情理之當。愚臣伏讀此詔。因以仰見陛下之敦睦也。臣臣部德溥言。科臣所議諸藩古制。祿其額有定。惟均無貧。請為通融。而餘祿可補不足。名婚宜立。身官使不。期報孕。報生須要確據。恐曠奪封法。難必行。王官易轉日暮。窮途會。慈源莫宜。便大察。以付議之。隨者。然通融當自天子。庶不取

封爵有限。庶不被冕裳。而親雜作。其任進。當自鎮。皆令與選。如以品秩。既高。改授不便。則令人自卸。重改。亦由六品。改七品。無不樂者。況宗室乎。天子之父。奉陶可執。既為四民。官不可闕。非制也。天子之元子。乘子。皆入大學。與凡民。俊秀同統。今宗學異于齊民。非訓也。

愚按王荆公。裁宗室之祿。諸宗室呵其前。公徐謂曰。親盡。迭毀宗廟。猶然何況。請宗室語塞。

宋之宗室。窮弱易制。非今時比也。愚意河北多曠土。授之庶宗。聽其力作。則宗祿充。田可兼舉矣。又不然。則如漢時封侯法。

朱真

九

九

酌其祿。授以戶聽。其自徵。有司不至。缺掌。而宗藩亦不能望似可行也。蘇轍請諸宗室。臨以按察。持以察吏。威以刑禁。使不材者不至害民。曠者得以自效。范錯削園。葺大雅之端。以忠心而見斬。主父偃推恩。胃受金之。請以奇謀。而蒙族國家。自黃齊之後。以言為瑞。漸至今日。三揚之罪也。漢明時封皇子六人。封城令。半楚淮陽。馬后言其太儉。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華此意可法。

奇謀遠慮

橋州新定時臣議宜鎮以親王法高帝沿邊置藩之義且易橋以衣冠文物之種如漢武徙民入關意揚首承國八百餘年其地可以與王正不必以遠為嫌也前交趾入隸若置王國必不失矣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號其儀實使一品而遞降焉

太祖之時北平為燕大寧為寧遼東為遼上谷雲中為代太原為晉寧夏為慶穀隴為秦甘肅為肅開封為周青州為齊長沙為潭武昌為楚兗州為魯成都為蜀荊州為湘寶慶為岷

宋

九

開元為韓潞州為藩平涼為安南陽為唐安陸為鄂河南為伊宣德為谷皆要會地也潭趙皆絕奔谷俱熙周徙杭肅徙蘭遼徙荆秦徙帝又徙寧夏寧徙南昌而前岷徙雲南又徙武岡谷徙長沙韓徙平涼矣靖江乃太祖從孫封桂林懿文之子虞吳衛徐諸王俱未之國建文子無封成祖子高煦封漢國于雲南徙樂安州宣宗時以及成祖封于彰德仁宗封鄭王國鳳翔改懷慶襄王國長沙改襄陽荆王國建昌改鄆州淮王國詔州徙饒鄆越滕樂衛五王無子早卒美宗封德王國濟南崇王國汝寧吉王國長沙徽王國高州崇許秀忻

方公相

四王無子奉憲宗封興王國安陸後世宗入承大統矣益王國建昌衛王國青州崇王國常德岐雍汪申壽汝無子國除孝宗封爵王早夭世宗封景王無子國除穆宗封潞王國衛輝萬曆間封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時有內批稿藩許以實益及而賜庄田聽本府管業而閩臣以阻撓益法部臣以擾害居民奏止之

萬曆間有希中官者建議三王並封部臣與元辭殺然曰天無二日民為有三王與碩允成等後祖制諫止之二公益為安儲計也

宋

九

愚按漢之兩東梁之二安晉之八達或為宗傑或為宗英或為宗老或為宗室為望或為宗室儀表或為宗室標的或為宗室領袖如魏之文宣如漢之河間梁之琛漢之駿與夫高歡王泰及魏宗室澄並宜取其故實輯以為書賜之宗國將見瓊源今美派王業衍靈根皆霜蹄千里駭風翻九霄騰矣旭子曰建文時有請徙燕於豫章者姚廣孝曰若徙共京江西寧通畿輔何能為大事去矣故永樂時漢王不秋龍國上察其有異謀即奪之臨濟亦以其近畿輔而易制也宣德時漢王果反群臣請命將小臣上曰濟誰共起李景隆等

文自為
國體惜
不復顯
身可悲
可憐

朝命乃爾。觀望不肯力戰。致誤大事。寧非鑿耶。於是御駕親
征。釋至城下。漢王就執。不假兵力。群臣請責漢府供詞。與趙
同謀。楊士奇諍曰。天地神明。其可欺乎。太宗皇帝以漢趙二
王託之陛下。其犯法者不可赦。若無辜而抵罪。如祖靈何。時
有以後患恐士奇者。士奇曰。臣委身為國。不待復為三桀計
矣。上乃封群臣。既與趙王。恐上既辭。護衛趙幸。得全。士奇
之力也。若燕兵長入。不攻城。以為以吾家自守耳。寧王及乃
預成于皖城。豈非天奪其鑿耶。至于封國。當擇其地。漢武謂
雲子當于齊魯禮讓之國。又一見也。人臣盡心為國。如意亦

朱翼

又九八

皇子也。置強相。非兼矣。當思退步。可耳。梁王太子也。焚獄
詞。既矣。曷先少其力乎。嗟乎。親王為寵妃子。亦大不幸已。謀
託于趙。出質于秦。如左師之策。可乎。然功高震主。唐可鑒已。
况清平之世。挑釁自謀。如社稷何。表請自裁。如猜忌何。故必
斷髮文身。如剝變之遠適。披緇潛水。如西內之聖僧。則國體
不傷。而至德無名。乃為完策也。若夫以才自炫。而惟賄是求。
任文內構。福遠外窺。可勝嘆哉。

治體

江旭奇曰。乾健。君體也。坤貞。臣體也。震巽。士體也。巽順。農體也。
離明。工體也。坎勞。商體也。澤悅。中國體也。艮止。四夷體也。得
其體則治。否則亂。

天下之事。莫不有體。為紆朱懷金。朝廷之體也。而以之施于山
林。則駭矣。長佩纓帶。短步而雅歌。膠奉之體也。而以之應于
軍旅。則迂矣。然則治天下之體。而可以一端盡耶。

天下不可以一端理也。五音相節。以應律呂。而琴瑟之事。替不
可為調也。五色相宣。以成文章。而蒼黃之單采。不可以為繪

朱翼

九九

也。五味相濟。以為羹。而酸醎之獨劑。不可為和也。百度相參。
以求化理。而寬嚴之獨尚。不可為治也。

即景堯曰。黃瓊知漢亂。不知漢治。杜黃裳。李德裕。知唐亂。不知
唐治。韓范知宋治。不知宋亂。要之。皆國醫也。仲長統。昌言切
漢亂。杜牧。罪言切唐亂。蘇洵。策切宋亂。要之。皆良方也。

古之論治者。其說有二。一曰。體統。二曰。要素。體統。所以維之者。
也。甚詳也。要素。所以攝之者也。甚約也。程子曰。論治者。責職
體識。此而已。

國體自六職六官。以至八法八柄。八則其間。兼魏賦。後之煩酒。

人盡人之微。猷猷。猷猷。之細。皆包絡詳載。而庶言庶慎。庶猷。文王固攸兼之。又何約也。乃知主治者與輔治分治之体自異也。

如寒暄風雨。天道有常。而化日和風。以及疾颺。迅雷寒暄風雨。之常自在耳。如堂階橋梓。人道有常。而鹿鳴以及角弓。閑安。以及號泣。烏在其不為堂階橋梓之常哉。

方孝孺曰。古之為治者。以仁義禮樂為谷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谷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舉其實而告之。寧有

朱翼

不知其美者乎。特到擁看。而謂人曰。我善聞。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聞。不味則怒矣。

陳眉公曰。易革後受之以湯。後受之以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後受之以艮。漢秦之交。革故易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震作。震卦也。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厝祖。誼說以取雷。貴以又艮卦之後。而過漸卦。蓋至此方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耗大半。况賈生時哉。朱子曰。賈誼固有才。文章。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地。言之。本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脩。須有先後。緩急。

若一春了。雖然並脩。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的人。如韓信。

仰而諸葛孔明。帶先有一定規模。漸。做將去。俗卓然有成。賈祖。心次。終是開着。有此子。在心中。盡要。進。出來。只當。跳。躑。爆。難。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存。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止。聖。人。之。意。可。見。矣。余。嘆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折。了。新。屋。另。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曹。參。相。及。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佗。書。相。反。

朱翼

胡致堂曰。体統者。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

重漢之寬。大階其体也。復漢。一君之体。体。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如一。代。体。統。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体。統。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至。于。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体。統。復。有。一。國。之。体。統。二。者。常。相。關。也。

法制

王者以心制法者經綸之迹也心者宰制之精也迹之所在天下以迹應之有以整齊而不亂精之所在天下以精應之有以熙屬而不離王者四方之極也天下一情若執極以運之轉移順逆隨吾意向之所指而不改遠天下之勢若持衡以平之低昂輕重各隨吾之調停均節而不改流蓋天下風氣柔弱之不齊而不為之束約是廢法也廢法者亂苟徒恃吾之名位號令之以風厲天下而不為端本澄源之事是任法也任法者離不親之天矣五氣順布燦然有條掬然如見

朱翼

百二

天地之心焉焉造物者任之法象而不害之太極則化功其幾毀乎

聖王法天以制法其畫倫也陳之藝極事之物米君之語言教其相事相使之類理其天合人合之緒而宰制萬物使使群動而天下之人相事而不以為屈相使而不以為勞其畫制也車律之制車服之節宮室器用之式等威嫌疑之辨掌之考工稽之宰夫而天下之人安于奔走者不知車馬之造致於朴約者不知雷修之吳事于田野者不知有朝市之終事其同文也昭其聲音辨其點回稽其象形考其轉注而天下

之人風氣異而喜同習俗異而其益同土宜異而其象同蒼

頤之迹不以為常象賦之改不以為異自其不一者觀之聖人之心散之為四海之廣地民之衆之心而不禦自其至一者觀之則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之心會之於聖人之心而不關自其至變者現之則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聖人之心法有以遠之于不滯自其至不變者現之則聖人之心法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有以然之于不息今夫叢林之中操琴挾矢而亂射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非度也設五寸之廣引十步之遠非羿不必全者有的故也法象

朱翼

百三

上與下之儀的矣權輕重而不差發首扶揆柱橈而不失絨絳堂容越哉

仲尼祖述堯舜遠宗其道也魯章文武近守其法也道外豈有法哉法之大原出于道董子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夫天之正行並育不悖不害皆法大德小德皆道也天之正行出于道如此董子蓋未之達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厥旨深矣人君而以天下為慈唯一以為尚象一以為飛羽欲混天下而無涯之情而執之于至一之域也

周用齋曰法者其原出于道德禮義而其用散于號令賞罰法
壞則君失其尊

愚按商卿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三代未嘗廢名也湯法天而
王治尚質周法人而王治尚文三代未嘗廢法也

漢世工于得名而不樂于立名疎于立法而善于用人晉人尚
清談而棄職守宋人多議論而少成功名法在于漢之下矣

周官經以六官歸以三百六十屬皆名也官之所統屬之所職
皆法也班固曰名察出于古禮官法家出于古理官果何說

耶史遷以鄒析尹文公孫純惠施為名家而以高執韓非申
朱翼

不害慎到為法家則失之鑿與刻矣

名與法不可以偏廢任名而輕法使天下精神不用於實業而
用於虛飾任法而棄名使天下志氣不用於植節而用于奇

察今之吏在外者以法為蘇在內者又以名為高皆偏矣
今之捐棄名法者率以奇自命吾以為解腫理腸割腹滌穢醫

之奇者也未若肌膚治之為尤奇也
神龍騰蛇藉於雲霧聖人之道德舍名法亦無所寄矣乃曰尚

道德而賤名法何孔子之歎正名而易又之言勅法也耶
太祖設官分職法周定制見于諸司職掌所載者猶素問之書

也孝宗敬皇帝勅儒臣李來陽蔡條大明會典是循河間
書羽翼內經者也

極知世務

汪鳴鑿曰弘綱易舉細目難周

羅從彥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

王華廷對策曰道莫大于綱常法莫大于田賦兵刑三綱不正
不足以言道四事不舉不足以語法臣請先以家喻之今有

鉅室為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聽其家道正矣然而耕耨失
其時收歛無其制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或門

庭之寇不能禦或奴隸之肆無所懲如以而謂之家齊不可
朱翼

也其或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父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歎如
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又或事之而為之名以貸人之觀聽

而求其實則泯然無蹟之可舉而謂之家齊可乎家之于天
下勢不同而理同道也法也定也名也誠可相有而不可相

無也

紀綱

牛夏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班固曰三綱父子君臣夫類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

主勢款尊衆勢款順有所寄故尊有所持故順持者殺維寄者輻輳終日行而不出吾軸故常尊之勢振而大順之風成

周之制六卿九牧各率其屬以聽命三公卿收階民上也先已奉法習民於階限等威之辨而消其偏上無等之心故民化

之志慮淳龐視聽專一事上而無觀觀故其表也包茅可以責楚穀魚可以折晉隧以重重蘇以德存紀綱即為風俗

朱翼

百六

葉

信不誣也我朝之制大抵類周小大武序有驚振鴻漸之雍

容遠近協和無不突處挺之狂軼乃今則異矣下官以抗上為風裁小吏以不奉命為執法上之批卷惟是依擬云耳擬

有參駁名且謀為獎許此倒懸也至于一二大臣名且奪其虞衡除吏之柄以聽于外撓其度支匪領之式以聽于內紀

綱安在哉

韓子曰善許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馮子曰三仞之墻岷嶮如削狂夫不越百仞之山而詳羊游焉

凌遲故也

蘇軾曰有亂之實無亂之形是為難治

從青窺者為伺垣自外撓者為消堤由上隔者為瘧瘧從下離者為履頭書曰亂其紀綱乃底滅止此之謂也

童子衣冠暴夫起敬紀綱貴肅不在猛也一兔在野狼共逐之為喜于樊無有獵心紀綱貴豫不在粹也明堂款辟雖伏獵

款樛菱牽舟款噓與休固有遠哉
朱子曰人君恤民其本在正心術立紀綱

朱子曰紀綱之所以振在宰執秉持而無所失董諫補察而無所私

朱翼

百七

葉

愚按雅之詩曰龜我王綱紀四方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宣廟時諭三楊直言問經史家謀寬恤進呈考廟初諫科道糾劾文武森貪直言朝廷之得失皆振紀綱之輔也

萬曆間沈朝煒曰今上詔令然而不下是謂也昔其微為虎視被探回世養殃而釀寇是謂漸木其微為豕牙刀置犀而相

構以五成翼也是謂乘兌其微為曹黃忠諫弗投而甘言毀

舌之是違也是為甘詭其微為李羊利孔關而居心沉澁也是為濡首其微為狄濟禁中積聞而高居偃蹇也是為夫履

其微為元龍久之且堅解而不得破也是為振恒其微為飛

有蘇味

為以七徽胎于心術而紀綱以損矣

朱之善廷對策曰帝王之統一海宇也必肅天下之綱紀而後可以維長治之運必融天下之精神而後可以操久安之樞有紀綱以大精神之用故因時立法乘勢制宜而中外之奉明威以脩憲度者自有而攝服而無廢弛頹敗之虞有精神以握綱紀之本故法自上始制由中出而遐邇之承德意以安紀律者自有而融決而無扞隔偏駁之患

漢文帝時賈誼言指大如股脰大如腰俗流失世壞敗唐建中時陸贄言將之號令不能行之于軍國之典常不能施之于

朱翼

將天寶間玄宗之詔謂群臣之間不時誘引閭巷之內多虧禮節言辭鄙蕪少長相凌宋景祐間司馬光言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畏士率淳熙時朱熹言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以不介是并不辨曲直為得計則漢唐宋之紀綱風俗果可識矣

高皇帝諭親繼曰自古天下之治亂在君臣能取不能取耳若君能取臣不能取則治不能亂

萬曆間館臣言今時紀綱風俗深有可慨者內之廢條得以操大臣之權外之下吏得以制上官之命親藩之重而宗廟之

其私令長之威而蒙右扼其吭朋黨非漢也而廢斥非漢也於大學之諸生藩鎮非唐也而士卒脫巾同于河北之三

微蕞非秦也而菴符揭竿類于閭左之成卒而紀綱掃矣陶望齡曰唐治近俗失在風俗宋治近正失在紀綱焦林曰漢以規模為紀綱唐以法度為紀綱宋以忠厚廉恥為紀綱漢俗尚經術氣節唐俗尚詞章宋俗尚名檢

愚按崔寔言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今欲小無加大則九列之體統宜優賈祖康連堂高之喻可鑒也歆屬無陵長則監司之委任宜重唐時名臣補刺史臨軒冊命之意可師

朱翼

也母儀越閩母容撤置則淮南濟北戢矣母惜事權母更調即劇孟季心畏矣士之犯上雖移之勢移之遂豈為刺事而亂行雖鞭七人首三人耳豈為苛民而作奸雖命為什伍而相收連坐豈為害又何至以恩貸為政乎

象以成綱說在表朕任以成事說在附驥今以苦澗說在耕織代以侵官說在庖祝紀綱之義蓋如此

紀綱之弊在不正而不正多由于不犬假令以慕秦之專躬瑣屑之事體統玩而下有狎心法度之弊在不嚴而不嚴多由于不詳假令操靈輿之柄乏普偏之公刑威偏而下有

玩心故先王辨貴賤尊卑之等領事書倫執名物之數登郡邑抑折州牧之限審權量丈尺斗衡之法肅之教令領之條約陳之藝極訓之話言至有作奸犯科又懸為不赦之辟一其耳目束其心志風愆典則周官洛誥固皆三王之精神為之也失其精神而紀綱法度名廢然矣

語曰積羽沉舟。衆輕折軸。防其微可已。六師之衆。樹枚疾走。不聞禱。三家之市。不勝異議。履其氣可已。

儀刑宮闈則萬軍風行。貫魚星序。皆集和而迎祉。矣範圍朝廷。則城社消萌。羔羊在列。皆大法而小廉矣。聯絡庶府則問日

朱翼

百十

卷

御籍當夕宮殿皆肅清而祇謁矣。齋度却廟則春官奉常士司縮也。皆考儀而脩典矣。整齊國都則鈞絕若布御機牙制。皆稟度而憲王矣。經緯天地則慶商省菁。猶解冰泐。皆候氣而若時矣。盲盲倫類則宵翹細腰。跛行喙息。皆踈禁而弛性矣。內自晏清明堂之上外及決瀉瀛海之間。近自黃舌銘齒之倫遠及裸人不毛之國。靡不搏心扼志以象指矯掌。類是以承風紀綱何有不立哉

首有所向。足不令而行。心有所之。口不覺其對。若者。首也。心也。故法始罷威而心水之田。圖必裁威始移。階而斜封之恩。其

必節有司執法者寧不則而蒙之乎

朱子曰紀綱不正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介是非。不辨曲直為計。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意之所在。則千金萬緡。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

大臣避嫌。重于避禍。士大夫好勝。甚于好名。心口不相信。手足不為用。量細故。少陵長。賤妨貴。滯破義。以意氣為市。舉以私薄為操。持以詐巧為智慧。長此又安甯也。

萬曆己丑焦公林廷對策言今者存監司則解監司之組。凌得

朱翼

百十一

卷

領則奪將領之符。至瞑目培難之人。且任而不敵。誰何益傷。紀綱之凌夷也。壬辰翁正春復以其語對。並擢第一。

周用蕃曰。人皆言國勢貴乎強。君子以為貴乎重。人皆言國勢。惡乎弱。君子以為惡乎輕。弱之弊。在于寬而輕之。獎柄移于下方。周之始。河洛煽動。民無畏心也。三監有夷。臣無矜心也。然八柄取。群臣凜然有難犯之意。大臣統內朝。近習無預政之嫌。秦治尚強。以兵服四夷。以刑劫群臣。而盜賊群起。得以輕朝廷之勢。國官自恣。得以輕改事之權。周之弱。正如君子不與強夫爭。而秦之輕。如巨室為僮僕。傳也。宋自建隆以來。

臣民習于寬厚風俗狃于治安兵驕士弛吏玩財困積弱之
弊何邪余請歐陽脩皆以提攬威權之說達然寬厚仁愛之
心不搖于辟臣紛更之請忠信誠懇之實不衰于吏民玩愒
之餘寧受夷狄之侮而不忍用生靈之命寧容臣下之欺而
終不忍失君上之體然夷狄不畏其兵而畏中國之有人小
人不畏其刑而畏君子之公論近幸不畏其法而畏朝廷之
紀綱蓋根本所在甚于太山四維之固而大勢所歸凜乎太
阿出臣之狀也

朱翼

百十三

賞罰

天有陰陽君有賞罰扶陽抑陰尚德敘刑政之經也為民父母
而吝其醜醜實有群生而繼于炊爨非體也賞宜慙矣然工
削棘濫吹等者未復非少是賞虞不當非虞輕也以至尊而
仇匹夫以腹心而殺手足非情也則罰宜疎矣然漏吞舟還
營馬者未淺得志是罰知虞不當非虞重也

人君之行賞罰也雖欲明重欲公惟欲專法欲必用款頭机款
神細欲寬樞欲要八者不可不審也夷昭同章被文再藻不
足責柳穎同罪利肌弱體不必威故尚明好不匿醜則殺不

朱翼

百十三

嚴于樹檀瑕不掩瑜則石有資于攻王故尚公風德社責構
瘡痛于沐第狐藉虎威矯軒冕于咲談故尚專執契符前縱
木之舍必給標券責後墓宮之功必戮故尚必達標而人知
趨樹的而人決拾如烹阿封即墨而人莫不昭然服故尚顯
轉為之擊不及避脫兔之捷不能測如斬丁公封雍齒而人
莫不駭然戒故尚神風林無寧翼急滿無繼鱗故尚寬投蹊
可以示慮扶饋可以喻仁故尚要

表起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弗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
親大禹錫土姓客在頑穢先賞後罰矣桀滅德作威湯成之

以寬何云先罰紂力行無廢故武王雖釋因而刑晉惟五誠酌其中也

盧俊德曰賞者士而死者專美謂諸侯曰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李迪謂宋仁宗曰刑典大寬漸放奸路至若劉巨容晉賊以邀賞宋統祖以太原未平不與曹彬使相張仲瑀請裁抑武臣虎賁將士殺之魏明帝不能討高歡策其必敗唐武宗言于頔勸我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毒臣目之春秋論成紂之勳曰藏于盟府言齊豹之罪曰著于丹書陳淵乃曰賞罰有萬世之功有一時之權其言賞罰人、殊固得失之林也

宋翼

百十四

實

主術有二曰刑曰德刑者所以尊德者所以親也可偏廢哉然皇王之時登衣冠而天下化故夫刑者所以勸梗究明飾國章也非以警匹夫濟境怒也中孚之象澤上有風君子以謀獄緩死夫水体虛故風能入之心体虛故物能感之及其感動則為德矣

彭時廷對策曰爵以待有功者善之著于事也若必待有功而後爵則天下之善未著于事者必至于見棄刑以待有罪罪者惡之形于行也若必待有罪而後刑則天下之惡未形于行者必至于不免是故有論德之科有誅意之法

寬嚴

朱子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体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為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于政事便須有經紀文章閑防禁約嚴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擊之虞人之常患于我者必得以通達明白寬受其賜而無間斷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必以是攝之乃得其

宋翼

百十六

實

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于是姦柔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愚按仲長統之昌言主于損益崔寔之政論主于威嚴皆以漢季王綱解紐而為是救弊之言耳故曰衣久而不浣則汚器久而不滌則垢鑑久而不拭則蒙塵久而不調則亂也傳新德曰統款刑侯王之封國限畝隸之田如後制刑以懲淫備什一以定賦大三庶孽之封在漢初誠過自今王子弟之令下安所復制素封之君歆以法裁削之能何而不釀亂乎法

自殊死而下為髡鉗。為鞭笞。名之懲好。何必施不可贖之刑也。至于文景約已裕民。三十而稅一。乃款更賦。如舊。非割肉以療瘡乎。若寔之論政。以為寬之則亂。嚴之則理。款然王道而秦伯政。彼徒知梁肉之不足。以理疾。而詎知巢石之不可屢試哉。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侵辱。不知侵薄固不是。若不問是非。只務侵辱。豈不長區惡。

喜怒衷樂中節。即謂之和。故春夏和也。秋冬和也。寬嚴不可以分。仁義寬而得宜。便是嚴。嚴以行處。則為仁。子產曰。惟有

朱翼

百十七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火烈則畏。刑難犯。水弱則狎。則易溺。故曰古之遺愛也。

有罪必罰。其罰必嚴也。有功必賞。其賞信也。嚴也。非謂必罰為嚴。信賞為寬也。西漢之衰。于元成也。東漢之衰。于安順也。唐之衰。于肅代。明宋之衰。于徽宗也。優柔不斷。然後外戚閹尹奸臣乘其瑜而竊之。

高岱曰。政不貴嚴。貴于必。必不貴寬。貴于清。行之不必。雖嚴無以。使民之畏。用之不清。雖寬不足以致人之恆。

賈誼曰。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仁義恩澤。人主之芘也。也。

諸侯觀解也。釋斧斤而按以芘。亦不缺則拆。

崔寔曰。刑罰者治亂之巢石也。德澤者興平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其梁肉治疾也。以刑罰而治平。是以巢石供養也。董仲舒曰。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善。陰常居大冬。置于空虛。不用之地。王者必法天以從事。

陳寵曰。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

董安于為趙守吏。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御

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有嬰兒痴狂。狂之人及牛羊大獸。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子曰。吾知治矣。使吾

朱翼

百十八

法之無救。亦猶入澗之必死也。其孰敢犯之。

堯舜三王。以嚴持身。以寬待天下。蓋身曰脩。者磨礪砥礪。不營不休。後除滌雪。不淨不止。抑何嚴也。齊則整而肅。一而不二。視脩稍寬矣。治則或以董治。或以順治。視脩又寬矣。至三平。則斟酌飽滿。博大會弘。抑何寬也。

蔡西山曰。寬以待良民。嚴以取姦民。當寬取吏。當嚴

後世人主。威殺貴信之心。日封日閉。義淫恣肆之心。轉弱轉強。以寬自弛。而以嚴臨下。如東溍如烹鮮。而其後也。精神弗注。紀綱解弛。卒收寬之弊矣。

愚按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韓遂曰治亂民如理亂繩。此言尚寬也。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尚嚴也。孔子曰寬則濟衆，而不敢記曰政寬則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則濟之以寬。大得衆以寬者，持語居上者之心耳。至謂不猛固有威在也。

勢延壽在潁川教民禮讓，定為儀品，可謂好教化矣。黃霸承以寬和，若以寬濟寬，而潁川名治者，是何也？夫曰禮教，則緇維固自持也。况霸之政，左刑罰而右教化，孝弟自義，命然成俗，又非寬而縱者乎。趙廣漢任京兆，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可謂

威制強矣。尹如霸承以寬和，乃以寬濟猛也。而京兆不治何也？京兆豪姦萃雜，其告訐之俗，未可一朝弛刑禁也。

治不可執一也。有上斧斤之疏，于達元之初，則苛矣。有陳銀鍊之非，于永光之朝，則亂矣。有言拔種之政，於永年之時，則酷矣。有失絃急之喻，于元嘉之末，則惑矣。有效調瑟之說，于應寧之中，則絲矣。

至于嚴者，雖切于用，然任法而少恩。至於寬者，雖緩于道，然迂文而害教。嚴而不必，則人不足以法者為愆。而以寬者，是

是以傷民之心，故囚繫于犴狴，而姦伏于庭。蓋首惡于都門，而盜賊于閭里。嚴終于室矣。破械脫桎，而寬溢之。冀猶存薄善，輕刑而慈嘆之。擗不絕寬，允至于窮矣。梁武斷死刑而終日涕泣，非不寬也。不免于亂，後漢主三人，盜一錢而死，非不嚴也。卒底于亡，可不鑒歟。

寬者博人之謂也。嚴者細密之謂也。如函牛之罪，可以饗衆烹祭，而以其饗，曾不若醢醢之為遠。食虎之駭，搏鼠則不知猶故。各有以宜也。嚴可以治國，而寬可以治天下。唐虞之敷教，在寬成湯之克寬，西漢除秦苛，東漢除莽苛，皆治天下之

道也。子產之治鄭，孰之治秦，孔明之治蜀，王猛之治秦，皆治國之道也。秦政併天下，而猶行猛政。宋偏江左，而猶守忠厚之政。其亡一也。孔子語帝王之道曰寬，則得衆而語行于天下，名云寬。其聽國政也，則誅少正卯矣。蓋國之境，狹人稱，可以事制曲防。天下之大，吾何能周。猶江海之水，不厭使弱，而

覆中之水，難納微污，以善喻也。司寇掌刑禁，之于未然，故曰嚴不禁，而使刑則為酷。既犯而不刑，名曰縱。刑者成也不易之謂也。生之不可而後死之，全之不可而後傷之，自外于衣冠禮樂之化，而後不與之同服。

自悼于中原文物之感。而後不與之同居。不為假借。而不
為羅織。惻然動色。而寔確然不移。如孔明之揮淚斬馬謖。
服其法。而感其心。以之謂也。

箕子之陳三德也。曰平康正直。自平康之世遠。而後剛克柔克
之權始有所偏。用于天下。周之初造。殷民未靖。不詳已嚴制。
而曲防之慮成。而康術摩誼。有且數十年。而梗化之俗。易于
是。畢公尹東。劾康王命之曰。不剛不柔。欽德允脩。以正直之
說也。論治以正直為體。而聖人之心始慰矣。刑名從商。爵名
從周。秦剛柔而用之。乃稱正直哉。

朱翼

百二

聖人立治明紀。限制其無涯。而期以必守。至登地不入。刻木無
對非故。為嚴也。弛刑解網。遂其賁育。而保其太和。至開市無
讓。淳梁不禁。非故為寬也。天下相傾。無窮。聖人低昂伸縮。求
適其中而已。

惠文之世。法網大寬。故景武嚴游俠之誅。雖行義如郭解。猶以
族死。而況其他乎。公孫弘之謀。可思已。武帝之世。酷吏大刻。
故宣帝重綜核之政。大節如嚴。延年猶以酷誅。而況其他乎。
路溫舒之疏。可誦已。

陳眉公曰。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賴之子。能別多回。結。

洪武間。名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
之名。寬以失之上。曰。以寬濟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
聞也。夫安急則疏。猛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
元孝君。自耽于逸樂。備重偏凶。其失在于縱弛。寔非寬也。

朱翼

百三

沿革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必善必闕然成擾未必已也

漢之起馬上而希也蕭何僅以刀筆佐之其補塞幾何而曹參顧全一守焉斯時匈奴強孝惠弱果當飲醉不事乎故未幾而洛陽之少年遽為痛哭以此非文帝之積衰而恭之貽孽于文帝者其尤也神宗之屬精也安石以經術佐之新法紛給病民而其保甲領役則宗藩之祿者功蓋弗可沒矣迨後元祐諸君子盡徹其舊而無救于熙寧之禍則諸君子之矯

朱翼
過者必有責焉

行法者務其寔非惟可以通變于一時雖曠古未行而吾獨作之不以為迂苟務其虛非惟不可垂法于後世雖計安且久而入且以為據安石之變法尚有真念頭至于呂惠卿輩假以報復而人益稱厲矣蓋寔繫其事初雖似勞久而要領淨猶見其遠初雖似煩久而民心順猶見其簡若務其寔則久之愈厭其勞且煩也

愚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今壞機已見而狃于積習且曰後人自當之母為事者夫孔子過杞門而

趨正患其久也久則玩將歷焉子貢被開門之火難知不及心猶不悉

萬曆改元輔臣張居正言于上曰周成王以中歲握卷錄而動曰儀刑文王動曰念茲皇祖動曰率時昭考動曰收寧武國功其守成之功與開創等蓋惟其冲年而能守家法故益足以暴天縱之神聖于天下也

愚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荀卿曰略法先王而是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也言若異矣然孟子之意以為當代先王之法非生今而反古也其旨寔一也蓋當代之法有司之藉詳衆人之智敷道之而務從今之而勇喻故曰法後王便也

高皇帝之為制也六卿倣夏公孤結周型漢祖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僅有宋之家法采朕國之層元他如美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俸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遺除也而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糊名取士則武曌之遺制也保甲戶馬經義則安石之新法也皆前代之陋習故政而今借用以收雪強之效而建咸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與聖哲同功而况出于聖哲者乎

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情始乎奮常卒乎怠。夫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備車之不行。馬不力也。不萊馬而策車。何益。故法之行。不惟其人之不弛。不怠。耳。坐滿。登諸病。在積習。倚衆。抗上。病在紀綱。察合。駁於病。在謀論。文移。相冒。病在名實。停罷。寢格。病在輕重。如此。而徒欲易法。不先。過于漢宣帝。絲囊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嘗。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脩。飾。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為。稱。上。嘉。者。亦未嘗。以。已。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

朱翼

百二五

疏

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故崔寔稱其優于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為非良不誣矣。

今法之當議。後者無如屯田之由闕而蓋。蓋法之變本。色而折。蓋洪水之創制。甚善。而更之者失之也。今法之當據守者。無如變租庸。任後而為。免後條編。蓋國初之制。未善。而嘉靖之變法。當守也。

江旭奇曰。王朝不請。則名請。侯之兵入。而勤王。以周家當法。乃何進。歎除內宦。名董卓。而致亂。楊彪。歎驅僮。記名。督操。而祿。

移可見。古方不能醫時病也。然而催。記。以。兵。犯。關。以。時。不。名。其。公。無。良。策。予。思。惟。有。馬。騰。可。名。蓋。西。涼。兵。所。素。服。也。但。曹。操。以。時。未。有。破。綻。識。其。為。亂。世。奸。雄。名。難。大。抵。李。克。用。與。馬。騰。皆。直。率。之。人。未。肯。忤。天子。漢。末。兵。權。四。散。曹。操。尚。有。所。憚。魏。制。兵。權。歸。一。故。司。馬。昭。之。忤。君。甚。于。操。漢。獻。初。時。若。有。貴。卿。公。之。胸。襟。亦。不。至。亡。後。無。及。矣。王。允。先。用。及。問。法。誅。董。卓。後。楊。彪。復。用。及。問。除。催。記。可。謂。善。用。驗。方。者。矣。

羅洪先。廷對策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法不變。則道不隨。制不更。則化不顯。時久則窮。事煩則弊。守其故。則滯。而不通。反其。

朱翼

百二六

疏

原斯順。而可達。是故。新民之耳目。不可無作。倦之道。一心志之趨向。不可無檢制之法。正月之布象。和法。以歲變者也。刑罰。世輕。世重。以世變者也。時未至。而不守常。則至于杆格。時已至。而不用權。則至于膠固。觀其機會。反其理。要斯勇于底績矣。

周延儒曰。堯舜之所行。亘萬古。無能變也。今。御。縣。而治者。非。所。擊。之。十二。州。耶。則。要。書。而。為。律。為。令。者。非。所。畫。之。策。乎。覓。藻。而。來。同。萬。國。者。非。五。瑞。五。等。之。儀。乎。漕。輸。而。陸。稅。者。非。控。格。絲。象。之。制。乎。泰。丘。升。中。九。岳。淮。也。非。類。理。歸。格。之。典。乎。權。衡。

斗石非重華之世所同乎樂非韶舞非萬千辟雍非非教
育之功令乎元禮登而後世知賢人之當進四凶放而後世
知不肖之當黜蓋萬古無能變故萬古無能窮也

梅彬甫曰今之仰而戴天者義和之厲暴也俯而履地者禹之

水土也食糧之稼明契之倫而後為人也。直輔翼于前流
政誅殺縣于後而後不至不為人。

周延儒曰聖人之所為通變于未窮吾獨歸之克奪。非有

心也夫天地間。無日不變也。日。變而日。新故為天地之
化生而不窮天地不知所為變而化。生。固自如此聖人

朱翼

百二十七

朱

本不知所為變而開物成務各自如此得聖人之意則更張
改往履皆不朽之精神。故往聖之成規。可從裁革。而後王之
疵政。可資補救。聖人心中之經綸。固自活潑。改不在守已陳
之物。而膠不變之柱也。若夫新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皆泥
古而不通于時。商鞅之變法。則又狹智。凌人。不通于眾。是以愈
變而窮愈甚。執典要則礙世局。而憑臆見則礙人情。夫容知
天地之變。亘古今不能出其範圍者哉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夏道後威殺人先罰同民而異化周公慎始居陳和中同任而

吳政大禹與周公皆聖人也而成湯若陳承之悉矯其治而
不嫌而仲尼之論政也。則款正名于衛。諭臣于魯。而財于齊
悅通未達于楚。名往。異焉。政由俗革。聖人莫能違之矣

漢興承秦之敝。民散奇法。文帝知其體之在于息民也。于是

沛然順流與之休息。鎮之以去默守之。以恭儉寧。法制缺
禮樂而不散。心稽古改制之事。先于勸農蠲租之令。迨武昭

以來。上下相蒙。官職寢廢。宣帝知其體之在于更化也。于是

密極機。嚴名寔。賞信誅。必以。疆主威。守。漢道謝。周制而終
不敢為因循委靡之政。以。聖。吾。英。明。果。斷。之。功。幸。之。文。有。俗

朱翼

百三十一

朱

易刑錯之隆。而宜久。有吏稱民安之。故。盛。業。光。美。並。為。漢。宗
藉。今。當。孝。文。之。世。而。曰。苟。不。為。標。核。之。明。作。當。孝。宣。之。時。而
曰。苟。不。為。清。靜。之。寧。事。是。猶。責。扶。靡。者。曰。苟。不。為。絀。砥。之。利
責。攻。疾。者。曰。苟。不。為。吻。噓。之。遠。也。豈。不。謬。哉

語相成之用。則乘弱之後。利用威。乘強之後。利用惠。語相融之
妙。則惠之限制者。莫非威之所裁。威之不殘者。莫非惠之所
洽。蓋聖人健體天行。德令天載。博厚容保之內。而靈機者。自

宏精明。其後之中。而茹幼者。自廣詩之。領湯有曰。不。載。不。錄
不。剛。不。柔。故。改。從。百。鍊。是。道。乃。知。聖。人。用。中。之。精。意。而。為

實為最特乘其宜然未始出吾宗也

先儒言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記曰大圭不琢大音希聲是周
之尚質也書曰黼黻絺繡以彰施于五色作服虞之尚文况
殷夏乎又言周尚齒殷尚質周尚親記曰帝入東學尚親而

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

學尚貴而尊尊是三代同尚也邵衍曰黃帝乘土色尚黃夏

乘木色尚青殷氏乘金色尚白周氏乘火色尚赤按月令

所載五行之用一歲而週非有異尚也印雍曰三皇之時如

春故尚道五帝之時如夏故尚德三王之時如秋故尚功五

伯之時如冬故尚力三王豈無道德而歲運以冬為本五伯
何足以當之

洪景遠黃軒而顯靈開其治尚文唐虞至殷周更態已極其治

乃尚看戰國至秦苛刻已甚故漢祖尚寬宋遠金元柔倫弛

政故高皇尚肅以歷代之治體也

夏尚忠矣而曰文命曰文德殷尚質矣而曰典常曰朕命周尚

文矣而曰惇信曰忠厚則三代未始偏尚也

周延儒曰宋之失在弱州郡之兵通謂安矣而不務武夫州郡

強吾能使之弱也夷狄強吾不能使之弱也故三秋通強而

宋不支矣其理財薄田賦而厚征稅是也急錢鈔而忘谷粟

非也谷粟多吾得以貨幣輕重之而權在上谷粟貴貨幣將

無權奈何則曹韓氏農書賜勸農使者而使民間不得習與

律令俱廢豈不異哉

之論禮者曰三王再世不相讓吾以為正相讓也四時之

運春溫夏煥秋涼冬寒而物生歲成豈非相讓乎故正朔之

改服色之易文章器械衣服之制皆時為之也然而四建六

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讓而讓其尊祖敬宗之心是亦時宗

洋宮學校之禮不相讓而讓其養老教民之典而母道事

宋不支矣其理財薄田賦而厚征稅是也急錢鈔而忘谷粟
非也谷粟多吾得以貨幣輕重之而權在上谷粟貴貨幣將
無權奈何則曹韓氏農書賜勸農使者而使民間不得習與
律令俱廢豈不異哉

之論禮者曰三王再世不相讓吾以為正相讓也四時之
運春溫夏煥秋涼冬寒而物生歲成豈非相讓乎故正朔之

改服色之易文章器械衣服之制皆時為之也然而四建六

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讓而讓其尊祖敬宗之心是亦時宗

洋宮學校之禮不相讓而讓其養老教民之典而母道事

南委貌服而山火龍車而鈞車大略乘輅讓而綏務太白金

赤名物固不相讓而所以尊禮視明等威者則相讓也若巡

朝若昏冕若喪儀儀文度數或損或益舉不相讓而親諸侯

成男一死之之意又未始不相讓也

周延儒曰夏忠而野殷敬而鬼周文而儉此一代之窮也然而

三綱五常百世不易也尊親者流于弱尊賢尚功者流

於舉此一國之窮也然而斯民猶且直道而行仲尼得以筆

削者萬古而不窮也西漢窮于外戚東漢窮于黨錮唐以藩

鎮宋以夷狄此皆一而一窮也然而輕制如故法令如故

有狀元之職

郡縣知故官司猶故社稷廟猶故其與人國相終始者未嘗也

曾子廷對某曰孔子脩春秋以寓一王之法如商之書三書說者謂法天之三光天道本下親而質者也周之書五書說

者謂法天之五行地道教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為一也雖無所賤皆從子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

看之意漢高帝寬仁大度而務為尚簡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朴頗似忠也唐太宗魁行仁義而容直疎玄宗銳志勤

朱熹

儉而敦敦愛頗似看也宗太宗用儒臣而罷節鎮仁宗任文

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縹緲朝廷之上謀論諄復禮樂之推究道學之昌明庶乎其尚文也

呂大防曰前代人主朝見母后有時宋祖宗以來朝夕皆見此

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以臣妾之禮見宋祖宗以姪事姑姑事長之法也前代官情多不肅宋朝宮禁嚴密以治內

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宋朝不許與事以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官室多尚華侈宋朝殿止用赤白以尚儉之法也

前代人主在宮禁出與入華宋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殿以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尚簡宋祖宗以來燕居

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宋朝臣下有罪止示嚴然此寬仁之法也

朱熹

歷朝總論

羅便考曰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法度最明莫若成周
唐虞時光海隅暢庶類德至鴻茂然而府事脩和同失法度成
周之法如八統八柄五典九職之類法至纖悉然後授以來
世培德澤我高皇之德則三吾謂聖心憐下恩德之及民
者深其法度如宋濂所云睿思所斷動契典謨度越千古孝
宗敬皇帝寬和煦育斤避政損玉食却四夷之貢獻裁百司
之冗冒撤遼東之獄而刑清羅延書之塔而財省然而四輔
各接庶政躬裁泰阿未始不在握也世宗肅皇帝英斷臨政

朱翼

百三三

四

與禮征伐出自天子罷鎮藩之使而法自近行杜賈里之謁
而政無旁落然農桑必軫膜溢有祈餅悻未始不慮復也蓋
孝宗當積威之運而仁心濟之世宗乘中愒之餘而兼以前
之猶調羹者手豔異投而速于味鼓瑟者緩急異宜而惟其
德也

陳其力曰孔子謂虞夏之道寡怨于民高周之道不厭其弊故
春秋多更周制使同者不倍之今更制者衛世之心

古今得天下之正惟是有夏蓋禹平水土功在萬世湯武僅救
一時耳然而先世稷契各有萬世之功焉漢高誅暴秦功在

湯武上蓋禁紂乃共主秦之稱帝實借周也唐誅亂隋可與
湯武並宋藝乃篡也我明驅逐胡元有萬世之功幾與夏並
矣明之基業乘于元而其規模駕于周蓋相乘者其業同元
始混一海內而明實乘之相乘者其尚異變其政刑法制而
直接于周也

程子曰漢之治過于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正萬目
未盡舉

羅倫廷對策曰漢時兄弟不容地于漢額之錫封夫人同帝地
于威姬之見罷大將見殺地于韓彭之獲臨大綱未止也

朱翼

百三四

五

唐時法令未純曰疇未備學校未盛禮樂未脩萬目未盡
舉也宋時黃袍加身未免未入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
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乎衆口郭后之廢未免有疾於
威德大綱未正也

人言周分于封建漢激于賞錮唐止于藩鎮非也周衰諸侯異
戴天子而失輔之後之七國盡非文昭武穆秦楚夷也秦與
三晉暴也周初封建之國存而周存止不俱亡其分周者乃
諸侯之職非諸侯也漢季政出多門內參賓客外州郡權財
利吞食百姓而國弱卒踐賜命更事緣如此激未止不激必

亡唐之藩鎮當安文之亂至為發憤皆以王室為名及劉氏
敗田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
弱而唐亡蓋內外相攻而盜起于下故不淨不止也

洪覺山曰秦之暴也主威海內惟恐天下之不畏已漢武之暴
也主威四夷惟恐天下之不安以此存亡之大較也

國家之志不猶人身不足之慮先有病徵後竟以此症殞五伯

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

罷任善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然亦有

矯之過速以生患者秦燔周之今而以孤立漢燔秦之狄三

宋真

百三五

四

封庶真分天下半而七國之變起已漢矯之今王共子孫同
姓凡與齊民等外戚始重東漢梁實相踵不淨已以中官除
之而權存內已又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以中官
監外間而權存內漢以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宋創藩鎮而
以杯酒釋兵權然邊鎮弱而克狄之禍深李綱復欲今天下
為四鎮矣

江覺卿曰宋朝忠厚亡後人猶思之言宋恭帝北狩元世祖以
公主妻之封康國公未几乞為僧單公王居沙漠各命尊
長子名完善復號少子明宗時為周王名陵沙漠與恭帝及

公主善遠乞少子與其妻適夫約為子名安權帖睦爾即順
帝也文宗初竄安權帖睦爾于海南詔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以為非其子云順帝在御最久即從北子孫猶能位至今夫
劉曜之為漢順帝之為宋皆載外史可見人心之所慕也
江應登曰晉魏以篡代漢元以夷代宋享祚久故人心不厭其
餘以篡滅秦享祚淺故不甚念之

先臣謝錫以五事鞅宋為頌曰光復諸夏曰奮起南服曰驅逐
孽國曰臨御最久曰家法甚嚴

元以義服奴虜之衆我中國而忠臣之舉一世榮傑頌首而

宋真

百三六

四

事推結之主傾耳而聽侏離之令俗日化于淫哇而不自覺
故大踐元而土者腥土也臣元而人者行禽也高皇帝起淮
右提三尺以與群雄角而勝之驅虜置之大漠之外乾坤開
而再造日月滌而重朗海岳莫而如故民人獲而冠裳其功
大矣然且抗馬奉大寶于盤水御六馬以朽索維馮而起
不以寒暑開六宮取充位而已無燕趙二八之衣戒遠蕩也
賜租之詔無歲不下一記開江樓几成而罷之終其身不為
離宮別館成盡民也朝鮮亂日本或開關而睡其自服戒動
兵也廢五相置輔導官謀而不淨行折中書省而六之不淨

相辨鑿行而不得議去樞密院主五都督府樞兵藉而不與
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與治兵戒事改也六凡之狀垂拱而
不置母后希外戚貪國租而不與政戒外移也其神武蓋一
世而抑其才以下一世之賄士其尊在九重而明徹其肺腑
以與閭閻之志通其開闢之績是以當天心是故歷十餘祀
而天眷益厚其深澤膠固于民心是故歷危疑震盪之際而
不動其紀法是以細維于後代是故指鹿削狄之輩款竊之
而不能久

魏秉忠曰高皇帝幸中書而寄六曹則周官之分職而徵株東
朱翼

漢臺閣之遺今五都督府而對諸金吾則宋之樞府三衛而
無用西漢南北軍之彷彿監司與都閫並置郡邑與衛所相
錯則似宋而觀察不隸武郡守不與兵司衛與帥臣互列違
帥與本兵相稱則類宋而本兵不統領將帥不調發至于官
寺不請書藩兵不治民則獨見獨行自我作古者

成祖驅數十萬之衆垂百戰而再進臣夏六龍之駕四出塞而
單于請命餘皇之幸徧海內而越裳重譯其功之大也然
其大指乃在親近儒臣杜絕女謁表道六經却靖封禪焉

恭陵表西宮睦諸御經遊親朝政禮者輔儀言路是天猶悲

人宵躬節儉教仁愛蓋十八年如一日焉成之日深山遠
壑田畝紅女號泣思慕若孺子之于慈父母故內訌于瑾維
寧彬外躡于鐫濠劉齊藍邸筆而天下晏如也

正統之初几于外侵而閭閻未擾其根本固而不搖正德之季
几于中瀆而官府未塞其情鬱而未傷嘉靖萬曆胡氛掃淨
中土又安乃上之隔越久而下之結縲膠故其紳士大夫以
議論為政事而政事虛以門戶為議論而議論壞實崇傑之
精神于口舌借國家之法度于爭持視之二正禍尤鍊矣

萬曆閭閻之殺幸借點虜以為聲援安文藩鎮之逞也為成
朱翼

匪如侵我屬國女其蒙右之強也播酋負恩據土唐之南極
宋之元昊也而乃執訊獲醜飲至猷擬皇上之聖或否甚靈
赫矣然車之敗也不於峻阪而于康莊舟之覆也不于覆塘
而于安流徐樂曰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危解李德裕曰土
崩者一傾頽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危解者雖叛散而猶
可拯吳楚之變安史之亂是也陳涉李密之勢豈衆強哉乘
其崩潰耳

萬曆閭閻極言時事之可憂者太倉書無再歲司農計不終
朝嘆神輸之無術傷巧傾之徒吹一也歎不足以羈屬而戰

不可撫不足以鎮夷而勦不可野心之狼挺夫之鹿時肆跡
踐二也軍屯廢而京餉重伍務虛而侵漁多弊鞭而鞭拜者
几劫技石而趨距者几入驍將養徒見以自推遠塞藉番夷
以為衛三也塞黃流而沉壁馬績竟邀如漕通勞民清塞病
國之家之命懸于衣帶之間四也中涓假假小鳩張昔以
市利而并市權今以乘民而觀乘其五也

愚按漢高之寬大不如本朝之嚴謹蓋刈滅意學法孔明故其
絕下多用治蜀法今觀布衣進伏則覺三章孰與大誥之悚

揚察而生辭名之對則識緯某孰與六令之精明我朝蓋尚

朱異

百五元

有之朝先罰之治也

漢廷之痛哭一曰宗室一曰匈奴三曰風俗漢之宗室強火推

制而今則煩衆雜支矣漢之匈奴媿侮難取而今則累失推
禦矣漢之風俗以富而驕奢今則因貧而趨僻矣

宋法之不可廢者一曰積貯二曰方田三曰均輸合四方空虛
猶之末也大家各保備之末也冒濫概免猶之末也則何不
以宋方治宋病也

國家主國規模密似周頃似漢憲令則唐而德澤過于宋
前代有相業而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將略而本朝法外

將略前代有清議而本朝法外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本朝
法外無循良蓋前代人行其意今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
前代朝自為政今則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蓋前代之法有
偏勝故當更本朝法已純倫更之則亂矣然而人臣避大法
之意多倚職業之意少倚職業之意多而委國家之意少亦
法為之也

前代為意在強宗悍虜外戚邊將而我朝之意在官府之隔與
閭閻之匪耳蓋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稍略養民
之法既略而取民之制則詳今稅額倍于數年之前再倍于

朱異

百四元

三十年之前矣則民安許不肖則不復畏會必死則不復
畏死治民之法雖密如民何哉至于高煦宸濠竊鑄之宗尚
讓把丹孫滿之夷柳惠郭鑑黃鎮之叛鄧綏七宗宗晉則手
斤之盜阿羅山毛里孩之虜固無患也

陸丈量曰前朝公主寡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與朝
臣並任今中官惟賜袍帶增祿食而已前代刺史皆得生殺
人今雖王公不敢擅殺前代重臣得自辟屬任下察今大臣
專權選官有禁前代大由設像今皆用水主前代神多溢稱
今惟直書某山川之神及先臣存時故號而已耳前代大武

比呂大
防說何

官皆得用故今禁之以皆遠過于前朝者

眉公曰國家慶越百代如前朝太學生皆上書言朝儀生員
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大臣為將天子自為居
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許專
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朝
臣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狗彘七也不用黜刺刑
刺鬪割之刑八也京師有熱窟京直有簡刑九也不輕赦十
也京三品以上才得陞子入監紀修子弟不濫朝藉十一也
自古奸人陰謀奪竊取國家者固多有之自田和三晉始顯

朱翼

百四一

百

然由大夫崛起而竊佳國乃宇宙間一偶見之事故在周說
田和并聖智之法而竊之朱子作綱目托始于三晉孟子亦
歎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隱
然知後世之必有竊天下者矣呂不幸果以賈人子不受于
金而居奇貨弄秦國而竊之又購當時各士著為呂覽歎并
聖賢著作之權而竊之矣今月令載于禮記直與聖經並傳
名宇宙間第一好權也有此父纒生得呂政將開關以來分
邦列土合併為一更新世界且倡為皇帝之統李卓吾謂自
是為古一帝其才之過人可知矣至其焚書歟將聖賢著作

而重檢之不似阿翁之竊著作者比乃孔氏之書如日星焉
可碎也然被其攪亂幾毀亦不少矣

胡敦齋曰漢武帝才足以有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為
惜乎未學宋神宗去欲有為惜乎汙于功利
江旭亦曰人言我高皇類于漢祖今觀典制御集高皇學淵
源非漢祖樵樸少文也經常不懈非漢祖日不暇給也故祖
訓之昭然如夏之典則為大誥之彰瘡如商之官刑為精誠
昭鑒禮律諸編如同之建極為碩漢法疎而人臣之奉法也
工改其用常廢今法廢而人臣之避法也巧故其用也寬

朱翼

百四二

百

朱異詞燭

新安江旭奇癖片甫編輯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恭訂

官制

已括行

夫太上重龍鳥火之號。至春秋時。即子純能識之。如曰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其制已。如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者其音已。是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蓋現其合通制其繁簡。凡以上下相承。內外相維。以制治保邦而已。毋論盛世。

朱異

即漢之光武。宋之高宗。不務吏制。惟務省官。遂皆身至中興之功。彼更周制。若秦更漢制。若秦更隋制。若煬帝皆未幾而亡。更唐制。若武后玄宗更宋制。若秦更漢制。若秦更隋制。若煬帝皆未幾而亡。監矣。昔班固著漢百官公卿表。必先叙其所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侈心。終言新室。慕古無補。而吏民不安。彼固以知其設官之意矣。伏羲氏以龍紀。故為龍師。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雲名少昊氏以鳥紀。故為鳥師。鳥名顓帝以來不能紀述。乃紀於近。

百揆理
事四
法謀六
子之
相也

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又有五行之官。

虞舜之九官。其在內有百揆。有后。有稷。有司。有士。有共。有工。有虞。有秩。宗有典。樂有納言。即後世九卿所從來也。又有四岳。以總外治。在外又設州牧。侯伯之官。建官惟百焉。

夏后之制。亦置六卿。禮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殷制。天子建天官凡六。大宰。司六典。五官。典司五衆。六工。典制六材。六府。典司六職。六卿。典奉六治。五官。置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千里之內曰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一。

朱異

有長十國以為一。有帥三十國以為一。有正二百十國。以為一。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其左。右曰二伯。周制。立三公。三孤。六卿。各有流屬。周於百事。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有交易。而晉具六卿。楚借公。考矣。秦不師古。設爵給以功。武功厥後。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于相。先王曰。典庸有牙。道漢置丞相。一後置左右相。後又復一相。終漢世。公有三等。太傅。

太師太保為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為比公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為上卿太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凡九稱正卿執金吾太子太傅詹事大長秋水衡都尉三輔為陪卿又有七校尉三都尉而加官則如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之名郡縣則有守尉令長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正之屬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庶務所名非所任而所位非所名。終統不甚正矣。

朱翼

三

魏晉以來多依漢制南梁北魏官号乖踈至後周別立憲章隋文依漢魏而大業中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其後官名數易百度弛亂

唐職官初因隋制而小有更革貞觀中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二而已九朔初高宗改京司及百官之名咸亨復舊至武后再易庶官擢人非次中宗復之似矣而又增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等官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而無坐處之謔吳鳥關元來玄宗始判定職次著為格令尚書省以統令衆務奉持繩目門下省以侍從輔規駁非宜中書

省以缺納制冊數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御書殿中省以供備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也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是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左右神武是也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是也以嚴其禁禦三宮僚一詹事府二春坊是也三寺家令率更太僕十率左右衛左右司常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侍是也以俾人儲官牧守都護以分臨畿服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

朱翼

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監銀清苗營田等使以餽財貨餘因事置使廢置不常百司具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肅代以後盜起兵與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以至中即將將臨事注名其後又听以信牒受人官爵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一切衣金戴名器之濫於是而極而倍昭之世至有捉船使君看馬僕射之號矣

宋朝沿唐制設官間有損益然三師三公不常置中書門下尚

巡準以
二司入
樞密
拜相

書錄者省長官多不除雖除亦不為政皆為空官特以
祿秩叙品位而已中書主民樞密主兵号為兩府而三司則
主財三者之權並焉其餘院司寺監給舍諫垣史館官無定
員無專職故諸曹司互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
本司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如秘書殿中二局名存實廢九
寺五監悉為空官而六統軍十六衛徒以備大禮之仗而已
自真仁以來論者多以正名為請而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
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元豐中置局詳定會明堂禮成近臣
遷秩即用新制而臺省寺監之官各還所職矣然新階尚少

朱翼

而轉行易以混雜及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階以上始分左
右又以流品無別乃詔寄祿官悉分左右詞人為左餘人為
右紹興中罷之至崇寧大現政和之間又階始備而武階亦
易以新名官制益加詳矣太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
二府不分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徽省則既罷復建戶部則
不令右曹專典常平而總於其長起居即舍人則通記起居
而不分言動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
其後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勅以雖志為言首更開封守臣為
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脩六尚局建三衛節更而

外官
樞密
官之

外官
樞密
官之

外官
樞密
官之

省之長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宰少宰是時既溫
冗名且素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皆預朝政
而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
祐紛更乃請設局以備官制格目為名書未成而邊事起
聖祖鑒秦人弄權之禍而罷丞相德元人祿亂之轍而革中書
吏部列于六卿所以防其自專之漸五府參乎兵部所以昭
其相制之權都察院與六卿為伍振風紀也大理寺與刑部
持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屬于太宰六科不屬于他官使得自
達而作其敢言之風也至于尉院寺監並列于內都布按司

錯置于外府州縣衛分隸其間文武相參上下交制蓋遵周
官之法而酌其宜取漢唐末之善而去其弊可為万世法矣
鄭端簡公曉曰皇朝建官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
現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故叔殺于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
負卷于唐而賈任之貫理甚周祿涼于宋而錫復之恩禮愈
厚即有驕陵旋麗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矧文武夾維內
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独行則齟齬不遂宏謀
曲莫可謂博大精詳矣
宗人府之制蓋自周礼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漢因

秦制置宗正以叙九族皆以皇族為之唐元朔改為司宗光宅改為司屬後竟復旧宋有知大宗正周知大宗正以皇光皇姓為之又有睦親廣親宅都大常均三人以內侍充元皇中詔宗正二長不專用國姓蓋自有大宗正司以統皇族也有玉牒所設局置官始于淳化中倣唐制也故事以首相領之自後相府有闕則以首相兼領仍帶相字宰相在位而執政權領室訓玉曆則自仲至始也皇朝宗人令一人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備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名庶名封生祭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為聞上達材能錄罪過左右宗正各

朱翼

一人宗人一人為之式經歷一人典出納文移

愚按自漢而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非竟與首叙睦親之意我聖祖特立宗人府居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初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為左右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已而用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公孤之制則古天子之四鄰也尚書太僕曰四鄰謂前後左右左輔右弼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坐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周官立太師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或公或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三孤非三公之屬故曰孤卿言專于卿也

商時置保叔伊

尹為保

衛而太

師保之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文師者道之教訓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中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缺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

朱翼

者三公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摠百官均四海亦不易也

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傅

師三公

為太傅三公兼

三公兼六卿

呂祖謙曰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為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既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于一原也

秦以至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初因之呂后時王陵由丞相改太傅實奪之叔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為四公哀帝時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而無三少

愚按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為之則丞相為三公矣通考曰成帝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矣

後漢惟太傅謂之上公而太尉司馬并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師保漢制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下至安帝時二府任薄選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責更替則責免公台敵帝時嚴三公官以董卓為太師顯擅故也

魏稱師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晉八公同時並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是也

愚按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太傅為上公亦不改自南北朝齊尋有太傅陳並為贈官陳開黃閣廳事置鸞尾有三師則太師太傅太保也有二大則大司馬大將軍也有三公則太尉司徒司空也後周有三公三孤四輔之別至隋則廢三師官矣

唐復置三師三公並無其人則關九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亦不置官屬

唐武德間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貞觀後復為三師三公五代時多以昇藩鎮及贈官

宋沿唐制而少三少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而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政和中徽宗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並宜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保為次相之

任。至是蔡京始以三公任真相

愚按政和至于宣和所授三公之官不独非人名錄亦未正如鄆王肅王為之則以子為師傳矣童貫為之則以廝役為師傳矣朱文公嘗言公孤之賤曰惟文臣有勲德者除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既曰天子之子曰武臣豈可任師傳之責耶而况廝役耶

皇朝初置三公府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成祖罷三孤官仁宗復設三公三孤侍上左右各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為勳戚文

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嘉靖楊延和以定策勿封伯加太傅辭不受万曆間大李士張居正始為太師其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以上皆東宮官亦不專授但為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耳

江旭奇曰胡元亦立三師我朝公孤之制一倣于周然無定員無專授不置府獨為勳戚武臣兼官文臣惟贈公耳蓋公論道孤孤化公變理孤實亮惟以培養君德兼贊化育實不預政事秦以下重政事而輕君德是以師傳保之名削除耳

朱彙

百揆似
郡察院
四岳似
吏部

昔黃帝明六德唐虞有百揆四岳伊尹為阿衡傳說作相相之名亦非秦始也

宰相之名自黃虞以來曰六相風后力牧大山稽常先大鴻曰十六相八元八愷成湯相伊尹仲虺武丁相傅說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皆其任也

立濬曰舜時有百揆高宗時有相而無公孤周有公孤而無揆相我朝之制實出于周

相國丞相之名始自嬴秦而漢亦有左右丞相至哀帝而廢缺帝時始復置而以曹操為之

魏晉以來或有相國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机要多為丞相之任由是丞相反不為宰相之任而常為權代之階矣

漢初非侯不拜相、权甚重。故申屠嘉滸以檄鄧通而拘奪之。漢武用劉屈氂為相而虛右以待選公孫弘為相而文季滸以折其詎至公孫賀以拜相滸注則相权已輕。霍光以大將軍柄政而丞相敵唯、耳。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世祖不置相

唐初分立尚書省曰都省曰門下省為左相曰中書省為右相

朱彙

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然天子常為中書令故郭子儀等不敢領也。後更為左右僕射以他官兼者曰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政事之名則自李靖始也。張說為左丞相宋璟為右丞相而知政事之名罷矣

唐初始定制以三省為宰相之司署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然者分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机務參預政事之名然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乃以處資淺之人中世以後乃任為真宰相之名至宋元豐以前

皆然

前代有中書之官通考以為周官內史之職蓋自漢武帝避竈後庭始以官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詔者置令僕射宣帝更以士人為之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惟與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宛任是以高嘉父在中書廷尚書令人有智者焉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唐初遂為三省長官是真宰相之任元朝改中書令為右相

宋立同平章事稱中書而中書令即在太師上為親王兼官宰相帶侍中者惟范叅公五人而已以兵事屬樞密院分為兩

宋翼

十三

府三司使則主計後更為左右僕射尋復如故元仍其制而顯叔孫甚

宰相者提百官弼天子既不當併之他官而其上又不當復有貴官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始併于他官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矣然郭李以勳臣名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以節鎮帶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子王建馬殷錢鏐之輩據起盜地者皆欲效之矣文呂以顯

德老臣為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燕京王輔相繼以大師摠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矣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權臣皆為之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若唐以前亂賊迺相承襲以為竊取大物之漸又其甚者矣

殿閣李士者唐始設集矣殿李士後改為麗政殿李士自系中書省然特掌判輯經籍而已其後多不置至後唐明宗即位之初命樞密使安重誨讀情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

宋翼

十四

殿李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院李士充班在翰林李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李士內選任始尊重矣宋因設現文殿太李士資政殿太李士端明殿太李士資望極峻無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現文殿太李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與資政殿李士並以寇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李士惟李士久任者始除其後以待簽樞云

太祖初因前代中書省設左右相因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有丞屬而中書舍人為多是年始置六部分理國事而摠之中書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開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

胡惟庸詔嚴中書省存中書舍人六部分領中書之政二十八年上坐奉天門勅文武群臣上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豈有賢相。然多小人專執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擬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劾奏。處以重刑。洪武十五年倣宋制置殿閣。李士吏部尚書。即有華蓋殿翰林李士。宋訪文淵閣檢討。吳伯宗武英殿典藉。吳沉東閣直學。李士是時侍左右。俗頡頏未與執務。

成祖用翰林侍詔解縉編脩黃淮。又用脩撰胡靖編脩楊崇楊士奇。檢討胡俛。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召直文淵閣始預機務。仁宗設謹身殿。大李士於是大李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而本官上又加以卿佐師保之名焉。若東閣文淵閣大李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宣德間三楊預議機務。景泰間王文以孤卿入閣始領吏部尚書。先惟燕卿或耳。嘉靖壬戌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蓋殿為中極。謹身殿為東極。而

太李士如故。蓋得票旨而不得施行也。多由翰林入。以其博古通今。可倚顧問。然薛瑄以御史入。李士以主事入。楊一清以巡撫轉吏部入矣。

萬曆間御史汪懷德等力言輔臣當兼用外官。蓋其時理李直節名公俱起家外官也。然正德間亦有請以翰林改部屬為練達時務者矣。

李公廷机初入閣。名在葉公向高先。後李在告久。力辭加秩。票以一品考滿。秩在李上。而閣疏必先李。不論秩。凡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告謀猷。點

檢題奏擬。批答以俗預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聞。白凡上。而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中。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而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諄。皆審署中。農而脩。登焉。平允乃行之。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凡皆得以預聞。謀議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蓋不予之以相之名。而予之以相之實也。夫不予之以名。則下无作福作威之柄。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

此秉公
向高曰

之益太祖之貽謀誠遠矣

萬曆癸丑錄曰禹以司空宅百揆且以三公兼冢宰、相尊重也。秦亞相而漢因之。漢元、狩之間九卿更進用事。則丞相取充位矣。本始元康而後。朝政盡歸大司馬大將軍。則丞相為贅員矣。光武親攬庶事。不任三公。其後撥路日輕。秦成縱橫。如至哀平之世。仲長統發憤者論。謂向者三公任重而責輕。今之三公任輕而責重。而陳忠上書言今之三公有名無實。選奉誅賞。尽由他官。而災異變咎。輒誼責三公。其言皆恫切而有餘悲。我高皇帝始因勝國之旧置

朱翼

十七

大有王
憲

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汪胡敗而革。分其权于六曹。蓋云六卿。固吾相矣。然其時惟帷謀議之臣。如劉基宋濂輩。日侍左右。矢口而廣明良之頌。造膝而陳安撫之畧。盖任以實而不予以名矣。文皇固之設立閣臣。其後万几浩繁。一人不能独覽。于是委綸綽于代言。寄腹心于密勿。而其勢始重。又其後也。禮親日隆。臣僚不敢与抗。于是漸次升師保之階。雍容處朝紳之右。而其重始成。又其後乃根株既固。枝節因之橫生。于是上有所藉以為業。下有所恃以為憲。而其權始極。相之名所自来矣。然樞机雖斃。而事柄不存。名位雖尊。而威权靡

張善名

禮能如中屠嘉之害卿通乎。能如崔佑甫之除吏八百乎。能如韓稚圭之以空頭勅押任守忠乎。盖其官差埒于東漢之三公。而其職任不過如唐宋之翰林李士。又何至覆而翻雲。重天炙手。以釀成極重唯及之勢哉。故朝有股肱之虞。固无操斷之奸。抑乎盛矣。而或者謂本朝相業之避于前代。亦由于此。前代之相。其于朝廷如河之于海。不借河以潤而河自能為潤也。本朝之閣臣。其于君父如月之于日。不借月以光而月不能自為光也。万曆初年拱手垂衣以國事付之重臣。而其人亦強力敢任。果于有為。汰廢修明。銅雖不

朱翼

文

日有相
后風度

地。中外晏然。先風塵之誓。其效已然而事割太專。則威疑于震主。丰稜太露。則理昧于含章。田蚡之除吏。漢帝有所不堪。楊炎之作威。唐宗因而發憤。况當熙朝而事冲午之主哉。一變而尽收威福于穆清。東衡執者以委蛇奉殿。再變而併虛官職于列署。望朝守者以寥落具嗟。批鱗拆檻之哀。臣。悵白物而遠逝。憂感危明之封事。束高閣以塵封。甚至家勿論思之地。車曠多年。股肱心膂之司。睽孤日甚。如持重寶焉。既以予人而後得之。遂什棄藏之。而惟恐其失也。理或然矣。自

親臣多
是小人
惟子房
李泌陸
子曾為君

子房
少叔孫
何印

極也。又曰二多吝，四多懼，以四之近君也。今上既多功，下亦多吝。獨有人為居上下之間，立于多凶多懼之地，而又有三之極，无四之近，是圣人之所憂，而未有如今之甚者也。

在下則親臣輕，在上則親臣重。然而親臣亦自異矣。主好諛，則羨助主父之流親，主好澹，則張湯杜周之流親。主好賢，則孫弘羊、宇文融之流親。主好養，則王伍王、叔文之流親。小臣踈大臣，親中臣，踈廷臣，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媚臣充而奪大臣之權。君德先輔，為取親臣，高皇以重權分之六部，而父皇讓閣臣，秦執務則親臣也。然丞相何所不敢言而

朱翼

十七

卯

子房得言之子儀之，所不敢言而李泌得言之，親臣之言切見為憂國重臣之言，激似于要君，故親臣報主，教馬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箴王闕而已。

官保者，戴記所云太傳在前，少傳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秦漢多稱傳，二疏為太少傳，魏制太傳不稱臣，少傳稱臣。皇太子于二傳，執弟子禮，皆為言不曰令晉成寧主六傳，三太子少，東晉主保傳而無二師。宋以宰相兼，而漢已有賓客也。

三王教世子太傳，當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兼世子以現太傳之德行，而當諭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備諸道者也。

皇朝東宮大臣曰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賓客，然先專授為大臣，兼官加官或贈官而已。

秦漢以下始加置庶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漢時又曰家令，魏曰宮正，尹自魏以後久廢。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至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以分統諸局。唐始置庶事府左右二春坊，而庶子中允、論、德、贊、善、舍人、錄事之官，俗矣。所謂端尹、少尹是也。宋仍唐制，東宮有六傳。

朱翼

以宰相兼太子賓客之制，昉于漢而以執政兼下，至率更令僕然官存而無職。司至道中建儲閣，始置殿司而並以他官兼充。及太子登極，則省春坊司，累朝皆然。

國朝以輔導東宮為職，而實為東宮官者，則庶事府庶事一人，少庶事二人，府丞二人，為之。丞凡侍東宮講讀，暨坊局翰林院，皆直凡講讀，畢上，所處分府部軍政要務及輔諭四夷，恩最重。其僚屬暨坊局陳設于東宮，府院官皆互兼。凡試士條書皆與坊局亦如之。主簿一人，典勾會文移檢稽脫失錄事一人，佐之通事舍人二人，典東朝恭謁，辭見之禮及承令。

旁問之事左右春坊大率士各一人典東宮上奏請及下啟
箋講讀之事雷慎而監省之左右庶子論德中允贊善各一
人凡東宮監國抗軍出狩及朝會出入履啓昏諾雷署移唐
事凡諸祥青若伶僕改更新聲導違非禮者必陳古彙中典
制糾正而請遠斥之凡內外庶政可為規諷者隨事贊諭焉
左右司直即各一人掌彈劾官僚糾率賊事左右清紀即各
一人參佐之左右司諫各一人掌箴誨釐戒之事司經局洗
馬一人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本
以備進覽凡天下圖冊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校書正字各

二人掌繕寫裝演經史子集制典圖書詮其誤認調其音切
以佐洗馬

國初有司請建東宮官。上曰。君另用一番人。則必各為党援。倘
太子監國。官官與朝官。訟論不協。豈不悞事。故制只以朝官
兼之。

翰林院漢制尚書即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筆
雖先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李國祥謂漢之湯者侍中
親之秘書令賤亦近之唐制東與所在必有文詞經李之士
自太宗在秦邸時十八李士已有蘇洲之号後即位名儒李

士時召以草制封以後始召父子元万頃等草諸文詞
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李士玄宗初制翰林侍詔
掌四方表疏批卷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
滯通選文李之士號翰林供奉身集吳院李士分掌制詔書
勅關元未始有翰林李士之名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
征伐皆用白麻其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
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宋朝初命為李士皆選
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故事李士院常在金臺殿側號為深
殿不據外司事宋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

常禮院事

李士之職本以文李言語俗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納諫
諱其礼尤冤而翰林院者侍詔之所也然唐所謂李士只取
文李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李士延觀之際則各
隨其元官之班而所謂李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
貴親暱者為內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謀政事或一迂而為
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執自初階或元先出身至執令草
麻制者善或執以詩賦如執進士之流其人皆呼李士自唐
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新行者為直

於是真為翰林李士者賤始顯貴可以比肩董長齊武政路矣

皇朝吳元年初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翰林院洪武十四年令翰林編脩檢討典藉春坊司直郎正字贊讀考駁諸司奏終平允則列名封上著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十八年革所置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等定翰林官制李士一人掌詞翰禮文章諸勅脩預問詳正圖書考製度凡經一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受而統領焉侍讀李士侍講李士各一人其屬侍讀侍講各二人賤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五人專

朱翼

主

中

講經兼以佐李士講讀典藉二人句輯圖書以時什袞而歲之侍書二人以字書侍上待詔二人應對孔目一人典文移出入史官脩撰三人編脩三人檢討四人掌脩國史凡諸大政上所下詔勅書檄批卷王言皆謹藉而記之以備實錄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勅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為翰林院庶吉士

立氏濬曰翰林之賤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各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今制皆屬于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賤雖有專科然所書者李士所單之詔

今內閣亦有中書別書詔勅

永樂初選奉人于文華殿教習名為庶吉士今制以進士選入以李士卿教習之番用者二甲拜編脩三甲拜檢討不番者亦充當省惟一甲狀元任授脩撰探花俱授編脩所入之途甚狹矣張璠桂萼夏言等俱以部科改入遂大拜經進之故漢甘露閣諸儒講經石渠閣建初閣金講白虎觀唐玄宗時集講集英院宋時太祖在便殿太宗在禁中真宗在秘閣仁宗在崇政殿哲宗在資善閣講曹昌言以中丞文彥博以大師呂公著以宮觀曹路以史官羅撒以諫王昭素程

朱翼

主

中

起居註則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遺漢武脩于禁中漢明作于宮臺漢之所註女史任之耳魏後屬之著作隋初命之正字歷代所註他官領之耳唐貞觀置起居郎即並置起居舍人宋兼置即隸門下舍人隸中書漢以太史掌筆制中丞收圖書宗正典屬籍唐以宰相監國史國朝萬曆初史官從閣臣後記註起居焉

尚書本虞之納言周之司會而秦之少府也尚書之名起于漢成帝俱非今職也李固詳曰漢射秦官漢因之有尚書僕射

古重武以善弓馬者主之耳漢以梁貽為選部尚書魏晉尚書在監令之上至唐尚書省之制其勢疎遠惟听命受事于中書與門下而已六部之名定于隋唐而今之尚書做周六卿侍郎之名漢已有之而今之任則自隋始比部七官設南都惟右出差則兵部或經畧或提督提督軍務戶部皆增工部管河戶部屬官皆抽分即中之名漢亦有之而今之任則自唐始員外之名自古未有而今制則隋承務郎同職也主事之名漢亦有之國初以為首領官今制實做于唐也司各為尚書親屬省發文移差遣實要職矣

朱翼

吏部乃周冢宰后漢有吏曹有選部魏各有吏部考功主爵三曹周初司勳隋有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唐改為司列太常伯為天官為文部後以吏兵二部為美官屬悉為于諸曹今制設尚書一人掌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左右侍郎各一人為之丞其屬有四司文選掌文吏銓選作缺改調推陞考功掌考課黜陟驗封掌封爵乘前兼贈籍勳掌勳級名籍兼制各郎中員外主事一人今制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授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屬有族人論爵以下避上江浙蘇松人不任戶部外官辰戌丑未春考察京官及王府官已

亥春考察故文選主陞遷考功主考察其尤重也

戶部為周司徒今以教事屬之禮部而戶部所司惟古度支之任漢之治粟內史司農卿隋唐之民部唐因太宗諱改為戶部所自來也咸寧初在禮部後武后以為地官遂居禮部之先矣宋雖有戶部然屬之三司元徽三司歸戶部左右曹因朝制尚書一人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左右侍郎為之丞宋樂後添設倉場提督或侍郎或尚書一人其屬有四司曰民部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后以其事煩制十三司分理各省司各有郎中員外主事凡戶口兩稅益餼俸祿軍餉

朱翼

子未

漕倉場關之務皆屬焉或曰視鳩氏司徒也鳩聚也徒東也明謂之以戶部亦宜
表黃曰戶部最多官有照磨有檢校所屬有寶鈔提本司寶盈局御馬倉批驗所寶鈔廣惠庫贖罰庫甲乙丙丁戊字庫外承運庫行運軍儲倉
范鎮上古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大計每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或少寬

熙寧間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

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

權貨戶絕汲納之財悉歸朝廷

王安石立汰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關額地利之資皆統

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入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

三司不與焉

宋各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

運使賦之三司盡轉都城積于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

宋翼

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漆而遣使者

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歛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以功

人則漕臣亦不敢橫歛也真宗朝幣藏盈溢其名數皆籍于

三司而使知摠數者亦惟三司也王安石置旁通簿于御前

盡籍國帑之數則失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矣至于戶部之

失職者由徽宗崇寧后蔡京為相內吳管繕外拓境土皆不

先問戶部蓋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相之權職在朝

廷之文移僅能經登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

宋沿五代之制置三司使以總鹽鐵度支戶部既曰計省位重

執政日為計相恩數與參樞同

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其後以大臣判之亦宋所置三

司使皆是計相之職丘氏有言宰相計相同以相稱大率以

用人理財為平天下之要道蓋為此耳

江旭奇曰周制司徒掌邦教而今戶部所掌皆錢穀之事亦以

為司徒何也蓋教養原不能分厚生即所謂云正德也今請君

牙之篇暑而祀寒皆司徒而職而後知至制之合于周也且

其所分部者戶婚之類皆生民之最急倫理之最先不可謂

非教也第以事冗分官故提李而職隸于禮部耳唐制貢奉

宋翼

皆屬吏部而今亦以歸之于禮部矣蓋夏后氏五十而貢至

殷則加之七十周則加之百畝民間之用度且日以煩况官

府之給軍國之需百倍于古皆籍司徒為之會計而皇及于

文季之科乎至于權稅開例司空之分括亦凡戶部持而

其支給悉听管司尤可異矣今司徒所掌惟邊計耳故一告

缺則戶工二部不免互相掣肘至河漕二部本同一事乃河

臣屬工部之都水漕臣為戶部之運官亦不相下良為可怪

禮部即古之秩宗周之宗伯歷代所管不止于祭矣漢有客曹

先或以夷狄齊祀為禮部任魏晉有祀部宋魏增儀曹后周

朱翼

子九

記

名礼部兼祀部儀曹之職隋增唐龍朔改礼部尚書為司礼
 太常伯後又改為春官尋復曰宋初但補奏齊即集議表章
 申奉祥瑞出納牌印元豐悉以礼儀貢奉及有闕礼樂事付
 之建炎詔光祿鴻臚並歸之而太常國子亦隸焉其初以兩
 制及帶職朝官充元豐始正其職國朝設尚書一人左右侍
 郎二人多以翰林李士任四司各設郎中員外主事一人凡
 即位冠昏冊立徽号朝賀朝見饗宴傳制表箋季校貢本文
 移印章服舍巡狩親征策勳行賞祥瑞鄉飲耆老旌節皆儀
 制之職也凡祭饗獻存天文國郵廟諱祭品曆日雲氣日月

食灾異喪服謚帝后妃太子太子妃王郡王以字為差大臣
 祭長贈謚忌辰天地理醫藥卜筮巫音樂僧道凡雅樂曰
 中和詔曰堂下曰丹陛曰備食曰大舉大常領之俗樂有百
 戲承應隆彝承應謳歌承應飲于伶人奉齋詔舞司樂俳優
 長歌樂工舞人專業及樂婦俱藉之此祠祭之職也凡我奏
 朝貢往來宴賜皆主客之職也宴饗牲勞酒膳者吏士官下
 程宴次食科厨後次入王府為典膳及藏冰出水皆精膳之
 職也

袁坤儀曰西屬有鴻臚寺司儀署司賓署行人司鑄印局裁坊

司恭沈曰春于四時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于礼
 官謂之和上下蓋以樂言也

兵部乃周之司馬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名官漢五官未有
 主兵蓋太尉掌之魏置五兵尚書晉置七兵尚書唐改為司
 戎宋之樞密院國朝設尚書一人掌武衛官軍運授簡練鎮
 戎版牧傳郵與身之政令左右侍郎為之武其屬有四司一
 曰武選掌武官選任兼替三年武奉六年會奉一年存奉及
 襄餉發給民官二曰車駕掌輿輦車乘守衛版牧郵傳巡夜
 團儀仗馬政恭市船隻關券三曰職方掌武官差委地圖

朱翼

子十

記

城隍鎮成簡練征討部落軍符步伐將材賞罰功過烽堠清
 勾詰奸四曰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奉清查選用軍職仍
 屬吏律蓋洪武五年定律武選之職尚未設二十六年始分
 文武選也

上潘曰宋以樞密院掌兵身中書省為兩府今制兵部有出兵
 之令而無征伐之權都督府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相
 維相制蓋極善矣

刑部即周之司寇漢以三公曹斷獄晉因之又以吏部尚書兼
 領刑獄宋稱比部隋曰都官開皇置刑部唐因之元朝間改

為司刑大常伯天齋改為憲部宋判部事以御史知雜充耳
元豐更制刑部始有專官虞制五內刑墨劓刑宮大辟周有
三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漢除肉
刑代以笞國朝劉惟謹等奉旨定律凡三百有六條其不及
者比訊而請焉五刑曰笞曰杖曰徒曰三流曰二死而凌遲
梟示則橫刑也十惡曰謀曰逆曰謀曰亂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
款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八訊曰親曰故曰功曰貴
曰親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曰貴
部諸律外又有大明令大誥金典及歷朝事例五歲遣屬官

卷五

子

分恤各省而京有熱雷之制事甚煩劇故立十三司分理各
省身都察院大理寺合為三法司焉

袁黃曰刑部屬官有照磨有司獄

工部虞舜命垂作共工命益作虞則工虞各是一職周合為一
即司空也漢魏兼之民部晉有起部後周有工部之名唐初
因之九朝改為司平太常伯後增屯田虞部水部宋制隸于
三司元豐更制工部掌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寶鈔百工
山澤屯田之政國朝因之立四司一曰營繕掌宮室城濬祠
廡廟署倉庫儀器二曰度衡掌山澤採材房禁陶冶三曰都

水掌川澤��地轉漕水利道路橋梁舟車四曰屯田掌兵屯
墳墓抽分薪炭夫役

袁黃曰所屬有營繕所文思院軍器局皮作局宝源局鞍轡局
廣積通積通州白河抽分竹林局織染所雜造局戶溝橋抽
分竹木局大通局

馮可大曰昔皇祖以聖樸休厚制不歸華訓各官蓋冬于時為
寒為貞水于此固。姦于此發。樹于此歸根。人于此藏智也。智
之端為工巧。官于此者化雕鏤以述樸茂。乘豐大以崇節儉
反浮靡為正風。乃皇祖所稱福民之福。固因以奉天地者哉

卷五

子

昔禹由司空。百揆以力濟。洫者成堯舜協和時雍之功。以
早官室者。廣堯舜茨土階之化。何至如今。負商儉數十萬
借同寺數十萬。而枕日需。費以填之乎。

有虞九官。成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而為二。兵刑是也。或合而
為一。禮樂工虞是也。然虞官百。周三倍之。卿多寡。而罰之者
多也。則周之六。當虞之九。豈遂異于古哉。總之也。要而屬之
也。譯。無繁。無曠。固無害其為善治。後世繁之。繁則如杜佑
之言。曰官名。政務。廷步。不同。實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且
周二。重二。堯二。伯夷。二。伯益。二。伯榮。之。說。曠之。樂。則如陸長

源之言曰兵部无戎帳戶部无版圖度水不晉山川金倉不
管錢谷光祿不供酒衛帝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
官朝唐故儀禮枉請要之其為繁者乃其所以為曠也

胡致堂曰周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交互相參自周

至于今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
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
所掌昔隸幾官体統執正執偏出納執應執決參考執疎執
審漢之丞相御史大夫統九卿亦周之三公六卿其意同異
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

宋
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考

都察院周礼少宰註云今御史中丞也然宗伯之屬有御史掌
贊書受法令秦以御史之率曰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漢
仍之丞相有二丞一御史丞一中丞亦謂為中執添

漢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
唐制御史大夫中丞二人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諫焉二

曰殿院殿中侍御史諫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諫焉大事奏
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
而已

宋初沿唐制太平兵國中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張自始

始元臺中以御史專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
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御史
大夫則无正員止為兼官而已

光武時中丞方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
然漢魏亦間改為司空魏曰御史中尉出入清道周置司憲
而殿惟峻矣隋以國諱中丞置大夫為臺主以持書侍御史
代中丞之任

唐初因隋制後分為左右不久復故
宋以中丞為臺長元正員以兩省其以給諫自熙寧始也

嘉定經兵以中丞兼提議請官元仍于宋
國初設御史臺置御史大夫專改都察院置左右都御史有副

有倉室德間命京官巡撫因官員玩愒乃以副倉都御史出
或掛却衙而必以院衙為持添也近來則以左掌院而未飲
差者皆右矣兩居之府漢名府名寺亦名憲臺時以尚書為

中臺獨者為外臺號三臺成帝時府中有烏數千有首相
上朝飛去號烏臺又號相臺後亦名蘭臺梁曰高臺唐曰南
政臺皆北闕廡陰殺也

御史即周之柱下史。柱後與漆冠又名柱後惠文冠。周禮佛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袁坤儀曰：內史出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之屬。按池之令命御史書其事。淳于髡亦謂御史在前。蓋記事之官。秦以監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稱侍御史。掌五曹曰：令曰印曰符曰尉。馬曰乘。漢宣帝宣室以御史持書親曰殿中侍御史。晉置禁防御史。宋齊並增侍御史。後魏重其選而隨臺主簡代。則自御史中尉王顯始也。開皇後吏部發選不由臺。主唐初復為樞要。凡給事舍人受表。理訟神尤後稍革之矣。

朱翼

三五

唐制三院內供奉裏行各如正員之半。唐人稱曰端公。其知雜者謂之雜端。

國朝立浙江等十三道。而河南道為之長。初內差巡視倉城。光祿太僕京營次外差。清軍制卷恭馬閔漕也。河監添巡按而淨大差。則南北京畿刷卷提學也。各差俱有欵差之名。而巡按獨免者以其出于祖制。非新差也。北臺甚峻峻南臺起後始改。北南臺則倉城之外。惟上下巡江鳳陽倉京倉而也。曰為上差矣。師行則為監軍。記功朝令則糾儀。祭祀則監禮。任甚重矣。漢制取士有能按章覆問中御史有繡衣直指唐時

十道巡按一察官人善惠二察戶口三察農桑倉庫四察妖術盜賊五察德行茂才六察墨吏索宗今寔沿之而各差俱掛御史巡按以示重也。他史當久任。御史震雷疾寔久則增。袁黃曰：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欵差。御史司務典奏揭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其釋官有司獄。

通政使司即古所謂納言。朱子謂為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內史周禮受納訪以詔玉。听事昭曰：尚奉也。百官言事則奏之。通典曰：秦主發書尚書也。漢有六尚書其一也。宋門下省似納言。若中書則掌机密。

朱翼

三五

也。李國祥曰：周司寇以嘉石平服民。肺石達方民。蓋其職也。秦漢黃門侍郎掌出納。實為喉舌之任。唐置監使院。天寶改為殿納使。以御史為之。宋改為登聞鼓院。又有通進司銀臺司。掌章奏進御院。進奏院。符牒給事中。同其任。國朝初曰察言司。尋改為通政使司。建文改為寺。請准後故。宋制在寺簿之下。今六部都通大號九卿。權稱重矣。國初六科皆其屬官。今稍不同。而文俸統出其衙門也。有使有左右通政。奉詔而屬有經歷。知事。後聞臣惠其軋已不置。使者百餘年。方層間以余公懋。李為使。執法不阿。邊差先揭聞。後上章。皆之。

叔俸乞卹典已通聞臣許可公駁之曰本官一味搜金百骸
爛生乎穢跡具載彈章公論一時難容孝慈百世不改時
議壯之尋南廷為少司寇

大理寺即虞之士師秦漢之廷尉天官書以斗魁四星貴人之

宰為大理故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為廷尉宣帝置廷尉平

哀帝復為大理魏廷尉宋齊因之梁為秋卿後因為大司

寇隋同以春置少卿二人唐元朔改詳刑寺咸亨復曰光宅

又改司刑寺神龍復曰刑一少卿正丞詳事之名所由起也

五听察其情三慮其理任其重矣宋初置判寺元豐之制

辨異

手七

天下秦勃官員及大辟隸左在京百司事隸右南渡省正丞

以下員元承宋制國朝復古官制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到為九卿直隸天子不受別衙門統轄而刑部都察院兩

擬設俱由其詳覈再設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奏

駁特律寬甚者移調問曰當異再異者請下九卿會問曰固

當已平允未當移再問曰進駁屢駁不改往請上裁曰制決

每歲會九卿朝審五歲恤刑則再刑部屬官分委為卿無不

統左右少卿寺丞寺正詳事等官左理刑部右理都察院

江旭奇曰國朝公孤之名至仍周制生身周土官之意稍異周

實以養成君德之任望之今并加邊臣武臣惟加榮于本官
非責効于輔弼也九卿之名至仍漢制然需犬牙相制之義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又為三法司以糾察之所謂百事歸刑
是也

燕洵曰有群臣有腹心之臣群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

臣所分理者在政機

同制公孤所重存君德為親臣六卿所事在朝政為重臣其在

說命則酒母妻者卿士之分職也魏集益梅者公孤之調變

也

朱襄

手八

秦始合公卿之職屬之一相兼親臣重臣之任然輔養君德之

意微而綜理朝政之權重矣

漢時丞相平交驥太尉勅則注意時大將軍光復廢立丞相散

於手而已

魏時曹爽專政亦以司馬懿為太傅

江旭奇曰輔臣者所以成就君德也故欲其耿介直諫無依隨

之氣而國家有親臣矣六卿者所以集事庇民也故欲其忠

達憲紀死執拘之習而國家有重臣矣甚諫者所以匡違救

失也故欲其為輔臣持正論為部臣明公道而又戒于擢受

也

中書科周之內史漢之謁者令丞魏改秘書令為中書令故荀
勗有奪我鳳凰池之語所領中書舍人實掌詔命魏宋皆置
通事舍人梁又曰中書舍人隋改為內史舍人元初初改為
西臺舍人先定開改為鳳閣舍人開元改為紫微舍人尋俱
復舊宋初中書舍人為所建官不實任復置知制誥元豐官
制遂以中書舍人判後省之事國初罷中書存舍人大抵每
翰林表裏故稱中翰也中書科皆進士故擢臺省員外即大
臣官蓋年久者擢尚書丞最為華選之華辦事者直內閣多

朱真

子九

昔書稱弄書寫武英辦事直司禮監多掌圖書并給事皆科
貢監儒令以散入員數多矣先時有選中者有以勅勞誥充
者或衣中辦事久之乃得冠帶又久之始實授九年始得晉
知寺街以清差使為崇焉

袁黃曰因初中書舍人二十二人元正武印屬皆深考掌書誥
勅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宜請諸內府左春室籍端諸古今
通集序凡誥勅勅令籍以給

亡科李固詳曰即周之司諫詔廢置者袁黃曰周有保氏掌諫
王惠後世因之秦林給事黃門中常侍之類漢增諫大夫

而博士即即漢所加也其官給事于黃閣之內每日暮入
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漢官叙云諫大夫章奏皆啓封其
言家事則用皂囊隋煬帝之唐後置復令隨宰相而奏元初
改為東臺舍人兼拱改為臺後復稱給事中增左右補閣於
遺宋增司諫正言博化間令知制誥專事封駁後以封駁司
諫銀臺故事中書進草執政書押元豐間給事中許晉登責
不書章後給事中韓忠彥請依中書舍人封還詞頭例後中
書奉旨不得封還執政自當求決于上

朱真

子九

給事中為親臣故稱大坦小許專達大許職署奏聞六科翰一
人立殿珥筆記言凡諸司章疏皆抄出而付之行得以已意
奏論于跪後却院多採而行之即有不行已付報房佈之海
內而公論出矣國朝立奏題一式初陳曰奏再曰題蓋各
別也

皇朝初設起居注統設給事中洪武六年始分為六科二十二
年改給事魏敏卒等八十一人為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
秩符元士改為士元至是曰六科政事本源又改為士源未
幾復為給事中初給事中則二十四年而增也吏戶禮兵刑
工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更詳四

八戶科八人 札科六人 兵科十人 刑科八人 工科四人 蓋隨
事繁簡而設員也 凡章奏出入 咸必經由 有所遺失 抵牾及
易紊亂 皆得封駁 尚科各給事中 一人 戶以事煩 二人 凡朝
政之得失 百官之長短 皆許聽署 以聞 實兼前代諫議補闕
格遺之職也 不以名官使 諸人皆得直言 無隱也

汪文輝疏陳言官四事 一正人心 戒規望 二謹條陳 戒紛更 三謹糾
劾 戒苛刻 四平憲氣 戒護短

太常寺主郊廟 札樂古王者 以禮節 登日月 禮官持之 曰太常
秦漢改為太常 有卿有丞 又有博士 而太常多以列侯忠敬

朱翼

四十一

孝慎者居之 而漢博士以經訓 親專設 諫諍 詢度 典禮 祀 宗 春
用尚書 為太常 太常亦轉尚書 後魏太常 與光祿 懸衡 辟為
上卿 後周以太常卿 為宗伯 博士 掌儀 注 祭祀 及 祥瑞 之事
奉禮 即 曰 屬 鴻 臚 階 階 屬 太常 復 有 協 律 郎 唐 改 為 奉 常 改
為 司 禮 尋 亦 復 故 宋 沿 唐 制 惟 初 置 判 事 以 兩 制 充 丞 以 禮
官 充 祥 符 中 別 建 禮 儀 院 輔 臣 主 制 天 聖 中 省 康 定 初 置 判
寺 新 制 併 禮 儀 院 備 禮 部 我 朝 立 太 常 寺 卿 一 掌 祭 祀 禮 樂
之 事 以 听 禮 部 少 卿 二 提 舉 四 夷 館 少 卿 一 銜 列 翰 林 其 屬
有 典 簿 多 曾 監 博 士 即 新 進 士 而 提 點 知 觀 協 律 郎 贊 禮 郎

自樂祭署奉祀 升丞 多曾 冠以其習樂也 國有冊封 冠命嘗
錫出師 早涉 告郊 廟社 親親 王之國 若朝 還謁 辭廟 凡祭
器 香 燭 玉帛 九奏 八奏 七奏 六奏 之樂 文武 二舞 祝燎 俎陳
皆其掌也 館卿 掌譯書之事 以听于翰林 而譯字生之 辨夷
字 通事生之 達夷情 皆其業焉

神樂 現 提 點 知 觀 協 律 郎 贊 禮 郎 司 樂 天 坛 祠 祭 署 地 坛 祠 祭
署 及 祖 陵 皇 陵 孝 陵 長 陵 獻 陵 景 陵 裕 陵 茂 陵 太 陵 康 陵 十
一 祠 祭 署 各 有 奉 祀 丞 楊 王 琦 各 有 奉 祀 儀 牲 所 有
史 日 教 坊 司 樂 官 皆 屬 太 常

朱翼

四十二

光祿寺 周禮 天官 膳夫 乃其職 葉文康公曰 膳夫 得人 則可以
導人 君 奉 春 之 節 而 室 人 君 嗜 飲 之 原 王 燕 食 則 奉 膳 贊 祭
而 以 起 其 執 嘗 食 所以 謹 其 微 備 食 以 樂 所以 導 其 和 庖 人
亦 嘗 以 適 四 時 之 宜 內 饗 必 具 以 去 六 物 之 不 可 食 獸 人 亦
獻 以 教 四 時 之 苦 漢 有 光 祿 勳 者 闕 也 主 門 之 官 即 古 之
官 正 非 今 職 也 漢 大 官 隸 于 少 府 而 掌 于 丞 相 御 史 東 漢 主
以 奄 人 後 梁 改 為 光 祿 卿 北 齊 曰 光 祿 寺 始 掌 膳 食 矣 隋 廢
入 司 農 唐 危 翔 間 改 為 司 掌 寺 光 宅 間 改 為 司 膳 寺 尋 復 舊
曰 宋 初 判 寺 則 朝 官 充 也 元 置 官 制 卿 少 丞 簿 故 為 自 宋 及

元復有宣徽院客省使國朝因之置宣徽院累改為光祿寺
卿一少卿寺丞各二其屬有典簿二錄事一有四署各署正
一署丞一監事四一曰大官即周之庖人外饗秦漢隋唐宋
皆有大官令今以之供祭祀官膳節筵拾喪也二曰珍羞周
之遺人漢晉皆有掌菓丞官今則供御膳茶飯三曰良醞周
之酒正漢湯官晉酒丞齊酒吏梁酒庫丞北齊之清漳令隋
為良醞宋因之宋之內酒坊都麵院法酒庫今則供殿獻官
膳官典匠四曰掌醢周禮有鹽人隋曰掌鹽唐因之宋有油
醋乳酪院今則供祭祀茶飯至于祭祀視牲頒福酒胙移之

太常喪奠牲菓移之上林苑器皿移工部矣

太僕寺同禮有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李固祥曰穆
王以伯同為太僕正未開理馬政也惟校人掌馬袁氏黃曰
太僕掌路鼓之政而御僕御廄子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海獸
車之政秦置太僕則兼任馬為漢時領五廄每廄有牧師先
令至天子出奏駕上南簿用大駕則執御親因之晉太僕領
典牧乘黃驎騊駼馬等廄今宋齊不常置却祀則杖置太僕
執轡梁太僕統牧龍廄內外廄唐龍朔改為司取光宅改為
司僕神龍尋復舊曰宋初馬政隸群牧司驛驢院太僕使掌

天子五輅置判一以朝官充元豐官制設卿少掌車輅廄牧
之政與國初寺駐潞州而山西陝遼東設行太僕苑馬監治
馬行苑皆外秩屬藩某之下每運使等今皆勞官所轄太
僕京秩省臺即署之莫選也成祖定鼎于北復設太僕而潞
為南太僕矣北卿一少卿三一佐寺一督營馬一督鐵馬寺
丞六人分理京衛畿府山東河南六都驛牧其屬主簿一掌
記大使一兩員稍減今北之山東河南等處分為五路并京
營俱以少卿分理而草場等稅所入頗饒故戶工二部往往
林營馬為層間余公懋李以少卿註理營務堂欲以公代庖

南路公曰同務重大馬可苟簡請勅立閑防始行敬絕風清

鴻臚寺同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未有典客及典屬國凡事夷
皆所當也故其屬有行人譯官漢景改為大行人武帝復更
名大鴻臚隋廢入太常後復置唐龍朔改為司文光宅改為
司賓尋復舊宋初置判寺以朝官充元豐官制置卿少丞
簿兩屬國信四掌與舟使同文館掌高麗使禮賓院掌北蕃
懷遠司掌南西蕃都寺西朝掌河西番南渡并入禮部國朝
初為侍儀司後設寺有二署一曰司賓一曰司儀各有鳴贊
序班南之卿為臺省所遷北則由序班中選歷鳴贊隨堂而

至卿少也主禮儀為近侍故序班雖卑秩亦得陪銀以示華也第一左右少卿各一其屬主簿一兩署各署至一鳴贊八序班五十四

尚寶司周地官有典瑞掌印二官奉為符璽令漢為符節令文帝時每郡有銅虎符竹使符之制皆屬焉後為符璽即即實光夜驚取璽不毋者晉太始嘗并蘭臺茶置主璽令史于蘭臺梁陳御史至置符節令史為署隋為局唐稱為符寶即唐天子之八室及國之符節並効于宮中有行泛則請之繼者有符節令錄曰防不可不審則不可不常其政所係如此

宋

四

宋仍之國初稱符璽即後置尚寶司卿少丞多以名臺省即署任之有南史臣子蔭者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室以鎮方圓祀天地曰皇帝之室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室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室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室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室以調發蕃兵曰制誥之室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室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室以識黃運勅籍曰御前之室以進御座進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室以恭賜宗人曰秋夫勤民之室以刺邊有司凡用寶抹室從室洗室印印授監俱凡危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曰木曰火曰土曰金曰水以擊夜巡金牌之

號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以戾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曰東曰西曰北延者左半存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曹以稽士卒凡牙牌之號五曰燕曰親曰文曰武曰樂以察朝奏凡祭牌之號三曰陪曰供曰批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慶以肅直衛曰善以祭壇凡符驗五曰馬曰水曰連曰通曰信以洽傳節通制命

行人掌禮有大人掌朝覲會同之事馬融曰行人掌使之官禮律為吳行人則上大夫矣秦漢俱為鴻臚之屬

宋

四

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其後事歸鴻臚唐之典容司儀宋之懷遠禮省其名不一然皆鴻臚之事元復有行人之名矣皇朝初設行人司建文中并行人司於鴻臚寺靖難後復故司正司副行人三十六人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行詔赦冊封宗藩祝諭藩使徵聘賢才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叙差馬欵天監夕吳以鳥名官鳳鳥氏為曆正額頊命南正重司天地正祭司地唐虞之義和夏商周之太史周又有馮相氏掌天之序保氏掌天文之變漢太史屬太常又稱太史令有丞歷代因之唐初開改監為局凡朝開改為秘書閣貞觀初改

為潭天監又改為潭儀監長安開復為太史局隸麟臺已後
改為局為監為司天臺蓋登臺以望雲物也又曰雲臺宋有

司天監天文院鐘鼓院元豐官制以太史局隸秘書省
國朝初名太史監設太史令後改為院改為司天監又置四

司天監洪武三年始改欽天監二十二年改令丞而為正副
其屬有主簿有春夏中秋冬官正有五官及臺即四保章二

聖堂一監候二司曆二司晨二漏刻博士二
凡玄象圖書家疏上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為四科曰天

文曰漏刻曰四曰曰曆日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
朱真

肆為曆有四曰大統曆曰御覽月令曆曰十政彙度曆曰六
士通甲曆上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士通曆六十七

事
太醫院周札有醫師有食醫有疾醫有瘍醫有獸醫秦漢有太

醫令丞有藥丞親置博士助教有尚藥局奉御唐隸太常其
屬有醫師鍼師按摩師呪禁師凡朔間改奉御為奉醫大夫

咸淳後有五代時有翰林醫官使宋因之熙寧間別置提判
局後有以旁轉皇城使或通判史道領團練防禦有和安

成和成安成金大夫保安保和大夫及即有翰林良醫曰正

曰官曰故曰瘞曰愈曰證曰診曰候曰李叙同武官元置太
醫院

國初為醫李提本司改太醫監又更為院令為使丞為判醫術
十年科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

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然按摩
之法餘除人八病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飢曰飽曰勞曰逸

祝由之法即呪禁也有五法曰存思曰禹步曰營目曰掌訣
曰手印今並無傳矣

今制內府有御藥房嘉靖中改為聖濟殿院使一人掌醫藥之
朱真

法院判二人為之式其屬吏目一人御醫十八人所屬衙門
憲民藥局生藥庫凡醫術十三科醫官醫士醫生科習業

國子監虞有上庠下庠夏東序西序殷則右李左李周則東如
虞庠身夫辟雍成均其官即虞之典樂周之師氏保氏是也

成王時彤伯入祭酒而荀卿為春祭酒吳氏漢稱劉氏祭酒
胡廣曰祭酒者元長也古者宥許主饌老者一人奉酒祭地

漢晉皆以祭酒博士禮稱漢成國李弟子增至三千表帝博
士弟子教育三載光武立五經博士明宗臨雍拜老執經問

疑其後曰姓小侯抵崇外成鴻都門李多引匪人宋太始置

聰明現分文儒文史四科置李士本器統為國師陳魏立太
李置五經博士北齊改為寺隋隸太常又改為李太業改為
國子監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唐元翽改為司成館光宅
改為成均監尋俱復舊而律李書李篆李與並列矣宋初
置判監事故而制朝官充元重官制辟雍有祭酒司業丞簿
博士有丞李有京府李

國初為國子李陸博士許存仁為祭酒洪武六年增廣國子生
論禮部祭酒乏人其勅天下名士通令博古才德堪為人師
者以名聞十五年始改國子李為國子監十六年宋訥為祭

宋翼

四九

酒命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車駕時臨視以故監官不
得中廳而坐中門而行監制若彝倫堂若左右繩愆廳若卑
性修道誠心正以崇志廣業三堂南幾由廢業而漸出至率
性又出為彝倫堂北則中為彝倫堂而列六堂于兩廊祭酒
一掌國李舉人首生官生思生功生例生失生幼熟巨訓教
之事司業一為之貳其屬監丞一坐繩愆廳領監事博士五
坐博士廳分經訓教助教十五李正十李錄七坐六堂專職
教誨其典簿典籍掌錄各一

國初建國子監之制中為彝倫堂東為東堂二司成行事之坐

西為博士廳為諸生較藝之地故博士官卑乃得與東堂並
者以尊經也兩廊東為祭酒聽事批發之所名曰東廂西為
監丞繩愆官生之所監丞官卑而得與祭酒對者以其近于
博士使糾察也故名曰西廳至于司業听事批發之所則在
東廊自外向內名曰南廂以其近于祭酒事休便易也二司
成在彝倫堂養尊無言春秋開講經書惟大誥師立弟子跪
祭酒亦監丞相對尊卑不偏故于東南廂前截竹以蔽之

京府泰之京師有內史漢因之分左右為武帝更右史為京兆
地高曰京十億曰兆言大衆所聚更左內史為左馮翊馮翊

宋翼

五

馮翊也更都尉為右扶風扶風化也共為三輔治長安城
中後漢都雒置河南尹以三輔南陵所在不改其號但減秩
同太守魏晉稱京兆大守歷代以所都為尹唐雍州置扶秦
王英王相王並居其任以長史理事秦英相三王並承大統
開元中改為京兆府置牧如故宋太宗真宗皆常尹京後親
王元鑑者崇寧間秦京請以皇子領收尹以文臣充矣時以
河南府為西京應天府為南京太原府為北京皆置番守馬
建炎都杭州改名臨安乾道中皇太子領臨安府就東宮為
解置少尹後皇太子許免後置通食以下官國初以集慶路

為庶天置尹永樂間改北平曰順天視應天府尹一丞一為
堂官治中北二南一通判北六南二推官一為有司官其屬
則經歷司經歷知事照磨所照磨檢校庫有大使嘉靖時陞
興國州為承天府然置陵衛設太監置番守而終不設尹也
上林苑少皞以九扈為九農正漢之大農今唐之司稼宋之司
農蓋以益作庠掌為獸草木周有林衡川衡漢武時有水衡
後漢有上林令丞尉王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
屬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圃池沼種蔬果歲水之事宋四園
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充當員
外郎

元豐後屬司農

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議開上林苑比園上覽上曰妨民業不可
遂止永樂五年始設今上林苑其屬良牧等凡十署宣德十
年定四署左右監正各一人掌苑園池牧畜種樹之事左
右監副各一人左右監丞各一人為之式凡禽獸草木蔬菜
率其屬督其養戶裁戶以時經理其地地而畜植之以
供祭祀賓客官府之膳蓋其屬典簿一人良牧蕃育林衡嘉
蔬四署各典署一人署丞一人錄事二人
五城兵馬司古无其名宋祥符初京新城八廂置廂吏京兆統

之天禧間增置九廂熙寧間以曾歷通判六縣者四人分治
四廂後又為二廂元亦置左右廂國朝設中東南北城五兵
馬司掌巡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

今所稱公侯伯者非三代以上五等之爵各自治其所封之地
者也蓋倣于秦漢以來之制矣秦封爵二十等以賞功其十
九曰關內侯其二十曰徹侯漢高平天下論功定封侯者百
四十有三人大者不過万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光武
分封亦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奉朝請而已唐制于庶姓卿
士功實特盛者封郡王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

爵

伯子男之號亦有九等並無官士其加實封則食其封分食
諸郡以租調然不世襲而封建之遺制尺廢矣至肅代而
後則疆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國宋大畧沿唐
制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
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食邑
万户當時貴官有蔭子入仕之例其歷任年深德齒銷尊者
又特封以王爵然祖父所授之爵則不襲也
皇朝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及外戚皆有流有世並給鉄券
高廣凡五等號凡三等歲祿視公有差已封而又有功者仍

爵武進爵加祿其才賢者充經營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印食
書守備留都出充總兵官鎮守其委督徵券誥論功過嚴達
孽幼而嗣者李于國子監有過革冠服李于國子監坐罪李
祿重奪爵

駙馬都尉者駙之為言副也昔人袁樞有言曰昔王姬下嫁必
速諸侯漢初以列侯尚公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
置由漢武非以為尚公主者之稱魏晉以下凡尚公主必拜
駙馬都尉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故倣之以位加之以級
使可伉儷皇女也唐宋因之不改皇朝駙馬都尉位次于侯

駙馬以
李駙以
說備云
上後遂
因之

朱翼

五十五

知

凡尚公主皇女長公主皇姊妹大長公主皇姑並稱駙馬都
尉尚郡主親王女縣主郡主女郡君郡主孫女縣君郡王曾
孫女鄉君郡主玄孫女並稱儀賓服俸以三品遞降皆不得
預政事

國初駙馬或典兵鎮守自李堅副總兵封萊城侯多署宗人府
事加靖初崔元以迎駕封京山侯

洪武元年先師五十六代孫希孝奉朝詔襲封衍至公正二品
印誥視一品其屬會勾一人典藉一人司樂一人八年以克
仲為世曲阜知縣又主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一人李錄

一人李司一人宣德七年以孔克晏為李錄浙東平陽有孔
克表者下希李為父行與世襲翰林五經博士景泰二年顏
孔程朱之後皆與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嘉靖中錄曾子後
而閩婺皆有朱氏博士

五軍都督府係武秩三代以二千五百人為軍周有將軍之號
秦因之漢置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秦有大尉
漢因之建武初置督軍御史而都督之名周瑜曹真皆稱
之司馬懿父子並為大都督曹克亦稱大都督晉以後則云
都督軍事耳

朱翼

五十四

知

袁坤儀曰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如王導权重者乃居之然
未置府後魏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軍人始立府置佐後周
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為都督之任至隋以都督為散官用
以酬勤勞而加使持節悉羅矣唐諸州復有總管武德帝改
總管為都督府景雲中置都督二十四人隨其地有大中下
都督之稱以察御史以下善惡後以权重罷之唯揚益并刑
四大都督如故自唐以後不置宋紹興中秦檜欲奪呂元直
相叔以元直以左僕射都督諸軍事自是多宰相兼都督者
闕禮中有列土之說不復除都督矣

國朝初置大元帥府後改樞密院尋革之乃立大都督府又復
分為中前後左右五軍都督府俱以公侯伯一掌印一會書
蓋抵京城之兵也左右都督正一品在尚書上同知從一會
事正二品率武臣表賀分列焉

錦衣衛周之虎賁氏漢之中尉更名執金吾有總騎二百人稱
最北有衛尉掌宮門衛又有司隸校尉捕巫蠱督大姦猾皆
類錦衣所掌然而非是今之錦衣衛兼掌刑罰之秘獄焉

在京錦衣等上下十二衛金吾左右等上十衛凡五十二衛勝駿
左等四衛曰親軍指揮使司武功中等六衛長陵等七衛並

朱彙

五十六

印

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其餘晉守左瀋陽右等三十五衛分
隸五府其在外南北直隸十三省都司衛所亦各分屬得節
制焉內留守五衛本國初都鎮抚司總領禁衛改為留守五
衛專巡察守衛

袁坤儀曰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
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
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
錦衣統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虎以勇名旅以衆
稱貴者死心之情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

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卒一惟其世世錦衣之任則不以世
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華而入譚
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

愚按錦衣衛本國初以臺司後空為親軍都督府而司隸焉十
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抚司理衛中刑名
如列衛而兼簡軍區所謂南鎮抚司也北鎮抚司本添設專
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擬領
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督或恩功或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
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皆設鹵

朱彙

五十六

印

簿仗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警之凡盜賊奸宄街塗滯
渠窳絕而時省之凡奉 旨鞠獄錄囚勘事凡三司從事凡
比試監視焉經歷一典出納文移各京衛同皆文秩

京衛唐時京有十六衛宋有金吾驍武也領監門千牛等衛並
設左右國朝設錦衣旗手金吾羽林親軍等共四十八衛于
南京永樂中改前北平三衛為羽林前衛改北平都為燕山
大興濟州通州衛等為上十衛烏指揮使同知會事皆無常
員並武秩

愚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皆有司務所以代堂官綜理庶務典

替恭謁而京外各衙門之經歷都事知事皆分理庶務照舊
檢校照劉文卷主簿典簿皆紀出入翰林之有孔目亦理其
庶務而紀其出入者也

洪武二十年禮部請立武學開武學不許曰是岐文武為二道
也建文四年始置學靖唯後輩正統中復設教授一訓導六
堂教京衛幼官及應奉舍人以待科奉武奉舍奉而斤于兵
部職方司

僧錄司左右善世二左右闍黎二左右講經二左右查義二
道錄司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五義各一

王府官周封諸侯其三卿一天子命漢封子弟為王相傳亦皆
朝拜尉以下則王所自置後用主父偃之議各王得推恩分
侯其庶子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而官
屬亦早矣光武與復崇統封爵廣後復去王稱公支庶子
為侯疏者卿侯亭侯而帝子仍為王也梁唐諸王有長吏有
司馬之李等王後自領帝秩兼刺史別駕諸官宋固之有調
善王講等官然太宗子孫皆聚京師靖康之唯李族北遷矣
國朝之制長史為王相當理為掌法紀善為國史工正掌工
宗正掌符典膳主祿良匠主醫典儀引禮教授主教皆命自

朝廷初極清選用以主試今俱以劣官轉矣護衛係世官屬
官者其承奉亦稱內相其經歷亦由銓轉親王削而郡王存
者亦設教授典膳員為鎮國將軍有奉乞教授者添設一人
布政司乃虞夏周之州牧也又稱方伯為李國祥以為虞之四

岳愚按四岳在朝以一人而掌四方諸侯之事總外治百揆
以一人攝內治此天子之二相也非今布政惟十二牧似之
漢之刺史後亦稱州牧劉虞以九卿出領州牧州統郡刺史
曹太守也魏晉之行臺尚書省亦稍類之唐以州統縣縣郡
改太守為刺史開元間有節度使胡元之行中書省亦稍類

之職尚不同蓋國朝之建藩司實管錢糧有司牧民之事而
軍旅刑名不得專其權較輕也三年同按察司率府州縣
正官皆領官朝覲于京師詳第其稱職否以听部院嚴
為國慶國衰違條或朝賀躬祭于京師天子即位則藩長入
見而奏政事以分莞清軍屯田水利分守督糧俗邊抚民之
事
秉坤儀曰國初為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書任出為
參知政事參政入為尚書洪武九年詔改浙江以下諸省為
承宣布政司十五年置雲南布政司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

政司初文趾亦設布政司宣德中華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省之政左右叅政叅議因事添設无定員為之貳朝廷有德澤禁令承而播之以先有司凡僚屬文武官歲察其臧否而上下其考以報于抚按而達於吏部兵部凡諸政務認定而請於抚按曰清軍曰分守曰督糧曰邊備曰抚民各專事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知事一照磨所照磨一檢校一理問理問副各一庫局各大使一副使一

按察司唐神武初有十道巡察使景雲初有十道按察使開元有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又分為十五道乾元改為觀察處

朱翼

五十九

置使宋之提點刑獄功農使慶曆之按察使胡元置提刑按察使有副有倉後改為廉政廉訪司國朝初置于湖廣道洪武十四年定各道按察司蓋所以分藩司之權以儒士王存忠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倉事人按二縣建文中改為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永樂後令制始定按察使一副使倉事不拘員使專掌刑名而其副倉則分理兵備提學巡海清軍鹽添舟藩司並稱監司云其屬有經歷司經歷知事照磨所照磨檢校司獄司一做

漫山立氏曰黃帝四監應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皆後

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始立郡縣置守令地分而官衆所以監之者无不可有一定之制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无常制治无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权重而不掉雖有監察之名而无刺奉之實遂至吏无所懲而民不受惠者有之

東萊呂氏曰宋初未嘗有監司之目其始除轉運使止因軍兵專主糧餉太平興國中詔卽寧涇源等州先隸藩鎮今直屬京師郡長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边防盜賊刑訟金穀按廉

朱翼

五十九

之任皆委于轉運使又卽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繼增轉運使判官于是轉運使于一路之事无所不掇即批政大臣出領外郡亦轉運使所部而权重矣其後景德間建提點刑獄一司實分轉運使之權又以武臣帶副之皆今訊察漕司也監司之權既衆所領之職又分諸路後以知州帶一路安撫鈐轄名目自領軍事而轉運使司所職僅科徵賦出納金穀應辦上供濟糴糶運數事而已

知轉運使司唐先天初有務運使開元天宝有轉運使宋乾德後始置轉運使以總刑權又稱都轉運使有判有副然皆

主運事非主鹽也。胡元置都轉運使，似漢之均輸、鹽、鈔官。宋提舉司管茶鹽之類，固初因元制，初置于兩淮，已而兩浙及四川、茶、鹽都轉運司尋革，尋復而廣東即設鹽課提舉，後漸增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商籍子弟得附籍入學，而河東有儒學之建，與皆入覲，會計為運使，同知副使各一判官，元定員，其分司有益課司、鹽倉批驗所，其屬有經歷、知事、庫大使、副使。

鹽課提舉司提舉一、同提舉一、副提舉一、元定員提舉、掌鹽課之

事以聽于戶部，其職如都轉運使僚屬亦如之。

市舶提舉司漢初通南越，始有五市之法，蓋並通西北專航海，而通東南，夷在唐有市舶使，宋亦有之，咸于閩置于杭，明元祐初置于泉，然胡元提舉偏置，固初市舶提舉司設于太倉黃渡，尋嚴又設于福浙，廣一掌海貢市易之事，辦其表文，勘合、真偽、禁私、通防、其市、鈔、器、火、藥之類，非止營利也。府之設起于秦之廢侯，置守漢初與諸侯王相共治，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代守，郡歲尽遣掾史上計簿，景帝時更郡守為太守，武帝時汲黯、廷尚陽以為左廷漢官，欲重其權始

議久任，常曰：吾我共治者，其良二千石乎。成帝時省內史以相治，民後漢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入為三公三國時中相內史並設，晉郡守加將軍元者為耻，魏初州置三刺史，即置三守，後以郡守能靜二郡至三郡者，廷為刺史，武德間除州改太守名為刺史，隋開皇中罷郡以州統縣，大業中改州為郡，置太守，唐改郡為州，復稱刺史，加號持節，唐太宗記刺史之名于屏，而書其善惡，貞觀末人多慕省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方力者先入為中郎，次補郡守，亦輕矣，垂拱間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皆以本官檢校

刺史以重其任，天寶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開元中以進藏之州為四輔，條為六柱，十望，十繁，及上中下之差，五代時仍刺史之号，宋初華五季之患，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号，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也，及帶中書樞密，軍徽，成事，稱判太守，凡謀善糾姦，農桑賦役，徵訟兵馬之政，皆總焉，又有番守，經畧，安撫，馬步都總管，兵馬鈐轄，巡檢，都監之名，建炎中詔河北，京東北，路，舊差文臣知州，去處通差，武臣後詔要即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即帶兵馬都監，紹興間罷其從官，出知郡守者不避本官，後令郡守帶提舉，本

事胡元置遼魯花赤與總管其兼府尹者分上下路其兼知州者分上下州府俱三品州俱五品惟以上下公正從而散府則四品焉

秦有郡丞以佐守邊為長史掌兵馬後有治中別駕隋改為長史司馬煬帝罷之置通守唐改為別駕永徽祿長史別駕以皇族為之開皇始通用庶姓以武都督刺史之職天寶間玄宗以潞州別駕登大位乃廢諸郡置長史尋復宋德五代藩鎮之弊始置通判小郡置倅然唐宋之參軍每司戶皆佐郡者元亦置治中後置判官推官清泰中擇胡士為之國初因

宋翼

宋翼

宋翼

元制定三等賦二十萬石以上為上府從三品二十萬石以下為中府正四品十萬石下為下府從四品已而並為正四品知府一同知即參軍通判即司戶因事煩簡增減置廢或分府防禦權稅推官理刑為各臺耳目其任甚重首領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則有減無增也凡朝覲即知府率州縣正官首領入計直隸各府慶賀序差佐式自遼省府即建布政司轉上馬拔管得自決徒配定于監司違辟則由院聞部也今制州縣于府非復古制蓋古者州大而郡小故有督郵行部其從事史從事史行部別乘傳車謂之別駕晉設州中正得

辟奉賢才銓定九品有功曹書佐參軍之類判官即州倅也國朝設知州為從五同知從六判官從七而首領為吏目親札如郡

同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列國相滅多以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維篇千里百縣有四百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戰國時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武王宜陽大縣名為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室矣曰道凡縣万户以上為令不足万户者為長侯國為相晉

宋翼

宋翼

宋翼

制不經宰縣不得入臺為即再置三令長縣官能靜一縣極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廷為郡守其後令長用人濫雖士人耻居之後簡去世肖子弟專以士人充隋京邑秩正五品餘縣視煩簡為等級唐有赤畿望繁上中下六等之差開元中除令試理人策五代用庸樸而清流蓋之宋仍唐制其功課農桑戶口賦役激厲風俗或兼兵馬職亦甚重也建隆間以朝臣知縣其後浸參用京官後詔非兩任縣令不除御史慶元初除殿試三百省元外並詐邑以重令選胡元各有遼魯赤苑掌縣印以知縣判縣事

至薄尉古皆有之然論頗簡增除固初定縣三等賦十石
為上縣令從六品万石上為中縣令正七品万石下為下縣
令從七品已而改今皆正七品京縣令正六品丞簿因簡增
除典史係首領即所必設也三年令隨守入觀其高者往
入為給事御史主事評事次為同知為知州為通判或降或
斥初非一律也

府屬衙門儒李倉稅課司分司雜造織染局巡檢司批驗茶棧
引所水馬駟運運河泊草場州

州不及三十里若有屬縣則或減同知无屬縣則裁減同知判

卷五

六十五

卯

官添設官与府同所屬衙門如府

縣不及二十里長者裁減縣丞主簿因事添設官与州同无定

首所屬衙門如州

儒李之設府曰教授州曰李正縣曰教諭郡曰縣州縣二番分
而佐之以訓導

陰陽李府曰正術州曰典術縣曰訓術醫學府曰正科州曰典科縣曰訓

科僧官府曰都綱副都綱州曰僧正縣曰僧會道官府曰都

紀副都紀州曰道正縣曰道會倉局所司場有大使副使巡

檢印丞殿亦冗矣

提兵府漢武時征閩越東既置伏波樓船將軍伐朝鮮大宛置

橫海度遠式師將軍宣帝增破菟東漢有建威征虜討逆破

虜安漢將軍皆非常也然前後左右將軍不必備如李廣為

前趙充國為後李慶忌為左馮奉世為右四征加大者曰方

面馬騰張遼征東馮異征西馮異岑彭征南劉靖許元征北

是也四鎮如鎮東有曹操鎮南有劉表張魯鎮西有劉表鍾

會鄧艾鎮北則劉靜許元四安如安東有陶謙曹休安南有

岑彭安西有都鑿安北有孫桓四平如平東有杜元凱王濬

平南有盧欽羊祐平西有稽紹平北有張燕阮瑄之數將軍

朱異

六十五

卯

者因朝公侯伯及都督充提兵鎮守其名有掛印將軍雲南

征南兩廣征蠻湖廣平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大同征西

巡海鎮西寧夏征西甘肅平羌並稱將軍蘇州淮安在畿內

不得掛印稱將軍有大征討遠總兵則掛平賊平湖平虜征

夷征虜討賊平倭或大或前或副並稱將軍已則納印將校

曰鎮守曰協守曰守備其官曰提兵曰副提兵曰參將曰參

擊佐擊將軍曰都指揮曰行都指揮

留守司古無其名周公君陳畢公之守洛賤兼師保和帝南巡

張禹以大尉留守晉武帝幸長安荀蕃以僕射留守魏孝文南

伐元石以大尉晉守唐太宗征遼房玄齡以宰相晉守宋天子親征則命親王晉守西京而京師置晉守以上晉守之名雖同然或兼政教非僅師旅如今晉守之制也國朝惟鳳陽稱中都乃帝鄉陵寢所在及承天為世廟故却與王之地稱兵都設晉守統衛而不預有司事也正留守一副二指揮同知二兵都顯陵純德山今有世掌祀事都督金事蔣者

中都領皇陵衛城內留守中等七衛洪唐千戶所兵都領顯陵衛外衛及護衛三百七十五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七

朱真

朱真

朱真

十儀衛司三十二其屬經歷司經歷一都事一斷事司斷事一副斷事一吏目一司獄司一獄一

都指揮使司古無其官若以為方伯連帥則今朝不親民又不得調發兵務惟戍守省會耳漢列郡有都尉佐太守與武職申卒國初之制都司正二品位在布政司上非為之佐也蓋自唐以至五代藩鎮之民人軍卒尺歸之節度使使相宋收軍權于畿內去節度而藩鎮平虛元置行中書省亦使相也國朝華丞相以相權折之為五府六部華使相而使相之權折之為都布按三司何得合我然分權不能共濟故

以輔臣參贊機務樞府部之事而商榷于內外亦設樞密歷三司而提衛于外也都司曰使曰同知曰僉事皆廷轉非世襲也今制一掌印一僉書如都督府國家慶吊視布政司首領經歷都事皆分理照割之事而斷事則掌刑獄之官也北直設之大寧宣府又設萬全都司南直設之中都晉守十三省俱設都司外則遼東也又有行都司如山西設于大同陝西設于甘州湖廣設于鄖陽四川設于建昌福建設于建寧蓋二十有三都司焉亦有設教授以養生徒者

朱真

朱真

朱真

以其鎮兵仍旧号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自將之而其職始重宋初都指揮使以節度為之而副都指揮使以刺史以上充中興以後遂間虛不除矣國初為翼元帥府又改為行都督府省城林都衛都鎮撫司八年改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二都指揮同知二都指揮僉事四掌官軍之政今各率其衛所以歷于五府而听于兵部凡都司並流官今其屬經歷一都事一副斷事一吏目一司獄一統司事者曰軍政掌印練兵屯田者曰軍政僉書巡捕漕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官事否曰帶俸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

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凡朝廷告凶之禮視布政司

袁坤儀曰衛官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管衛事
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凡世流優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
司選所練都督府移兵部每歲藩臬撫按考察其賢否立歲
一考選軍政廢置之鎮撫則掌刑獄者也其屬經歷一知事
一皆文秩軍民指揮使司事体同千戶所正千戶一副千戶
二所鎮撫二百戶十陞受改調无常員凡治軍之政又听於
衛下千戶所千戶督百戶百戶下總旗小旗率其伍卒以
听其屬有吏目衛所武官皆世襲或例授而廷轉者極少

宋翼

七九

卯

周礼天官有官正官伯內宰內小臣閹人寺人內監之屬各掌
王宮王門之事而郑氏註独于內小臣曰以奄人為之奄謂
精氣閉藏也于內監曰奄人未冠之稱則諸掌官及門者非
皆奄人也秦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瑤左記漢景帝置大長
秋用中人或用士人其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
門蓋和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管內事額
問應對承平中始定員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明帝以後
員數稍增改以金瑤右貂燕領卿者之職自和熹太后稱制
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官自此以來悉

宋翼

七十

卯

用閹人不調官士自安迄極任尤重卓超等以謀誅梁冀
功同日封侯及袁紹大誅宦官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閹
闈出入莫有禁矣隋置內侍省又改為長秋監唐省監監改
置不常初太宗定制不任以事惟閹門守禦廷內掃除廩食
而已開元天室中始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監軍柄政皆在
官人而規軍容之名起于貞朝思則以郭李元勳不宜監也
朝思遂掌園子監則太重而曰令致移園祚矣宋初有內班
院淳化中改為黃門又改為內侍省有知都押班等名而都
都知為內臣之極品政和中又更易園初內省皆使等名而

黃門之名如故其屬均當等官員數很多大用事矣高宗深
懲其弊廢禁併省至孝宗時定以二百人為額蓋宋之馭官
官比之漢之未季唐之中世實過之也

皇朝之制宦官皆武秩初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洪武十七
年更定內臣諸監局庫品職二十三年改中使司二十八年
頒 皇明祖訓遂定今制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掖庭凡監
十一曰神宮監尚宮監陵神宮監尚膳監尚衣監司設監尚
官監司禮監御馬監印綬監直殿監各有太監少監一丞
典簿長隨奉御凡門四曰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各有門

正門副凡司二曰鐘鼓司惜薪司各有司正司副凡局六曰
兵仗局內織染局針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醃局各有大
使副使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曰司餼庫內府供應庫各有大
使副使 東宮典室局典藥局典膳局典服局典兵局典乘
局各有局即局丞王府有承奉司典室所典膳所典服所各
有正副內使司冠司衣司佩司履司藥司弓矢凡十人各門
官亦有正副公主府中使司亦有正副三十年內府又置都
知監銀作局

周禮中涓官暨皆統于外而士大夫且得與左右僕從之自今

中涓官暨反侵外事刑獄錢谷軍旅皆得與焉士君子即不
喜其奉而不能不其致雖差與為伍而不能不與之同行
頃者張江陵劉毅任事同列方疾其慢而不能不附合于馮
瑞况其下耶

洪武四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替內治
如女御掌釵御以防專妬女史掌禮戒以詔后治內女視掌
王后內祀事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
四司官凡一百十九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子充上
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局

六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一曰宮正二十九年
重定官秩職掌如故

上官始於洪武七年西南諸蠻夷來朝貢者多因元官授之稍
與約東定糧糧差糞曰宣慰使司十一曰詔討使司一曰宣
撫使司九曰安撫司二十曰長官司七十三其府州縣亦各
正貳幕屬番夷都指揮使司三指揮使司三百三十五万户
所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各置官屬使附輯諸
蠻謹守疆土脩其職貢而供其差發无敢携貳有相讎者疏
上听於天子派官者銓于吏部兵部又有蠻夷官苗民官千

夫長百夫長軍民万户府

宣慰司宣撫司有使有同知有副使有僉事安撫司招討司死
同知長官司司惟長惟副皆土官世襲首領則宣慰有任歷知
事實既有任歷照磨安撫招討長官皆吏目乃派官也

凡佐高皇帝天下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開國輔運推誠
守正文臣凡佐成祖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奉天靖難
推誠守正文臣餘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奉天靖難推
誠守正文臣

國朝之制公侯附馬伯皆在一品之上

周礼六卿分職如保章馮相屬之春官蓋以日星雲物察祲非而後五体九儀有所憚式也膳蓋內三為之天官蓋烹庖嬪御各中其度然後得以正百官而格心正事也掌疆原師屬之夏官蓋經牧田野寓坐作進退之沐廩人倉氏屬之地官蓋既養而後教也

江旭奇曰國朝之制京官惟九卿隸于天子而餘官則九卿之屬如太常則礼部祠祭司事光祿則精膳司事鴻臚尚書則儀制司事太僕則兵部車駕司事外官亦惟藩臬二司總之而餘皆其分屬也然名實之不正間亦有之如郎中員外五

品大夫也。而何以云正副郎也。至于武臣而師傅之羽流而太常之錦衣環衛而司詔獄行僕苑馬外官而說卿少寮亦甚矣。冗員之當汰如附郭縣宰當省如京府也。

聖祖知後世之必有所偏重也預為之限五府武一品六部文二品而文必日重也都察院為六部之會則次之于六部之後大理寺為三法司之詳則次之于三法司之後外都司武二品布政司文從二品按察司掌法文為正三品衛戍三品府文四品大抵与之权者緩其秩相制相維之義固如此

漢高時三公統九卿丞相史分刺劾國決獄或責廷尉尉也或

至詔嚴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司農之外。復有水衡中尉之外。復有校尉。諸羽林期門綉衣直指之類。視昔加倍。而治不逮。唐太宗時以六部繼三省。以九寺繼六部。臺有御史。獨司糾察。監有八監。互以相繼。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水陸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度支有使矣。而鹽鐵又置使。諸如木炭青苗戶口郡牧之類。視昔加倍。而治亦不逮。事漸增。人漸偽。物漸華。礼漸繁。俗漸薄。勢固然也。載重恐軸折。加軸而益重。速之折矣。

江旭奇曰聖祖忍宰相之專分為六部又恐各自為政故制院以都察之都之為言合也。衙門既合。官員却設左右並肩以分之。惧藩鎮之禍故布政司亦設左右以分之。今院之右都為差官而司之右為刺員張江陵歎裁減之非聖意矣。今仕籍左都必云掌院事。則以前官制右都分掌。非左所得專也。右布政与左右侍郎必不甚事。然而食書一過。即制之力為多。且侍郎分左右。今各清吏司列于左右。則侍郎當各管一边。而尚書合管為是。又聞祖制科道三考。總陞郎中郎中

有才望者竟陞侍郎。今科道以陞知府為劣。轉而郎中常陞知府。故部中任事之官。每為科道言事之官所掣。則莫若復

重即中之體。其難竟升侍郎。似宜以員外陞知府。而即中原
无安授。則戶以參政。刑以副使。各資有才望者。取入管本司
郎中事。彼既諳本省戶務刑獄。必當詳妥。而郎中之休亦漸
崇矣。至于兵取地。禮取孝道。工取河屯。各參政副使。熟于
政者入會。而吏部郎中。請復科道陞補之例。則权重而事辦
矣。

國朝縣令行取得選科道而太守止陞副使故守多畏令民之
見寃于令者更死自白之路途時欲取守之卓異者補京堂
尋亦不行且京外之別太甚欲重親民之官則振拔之為是

朱翼

七

卯

此漢郡守所以多循吏也。至于翰林卿寺之官。率多優游歲
月。坐養清望。一旦入閣。關府不知世務。則試望之于郡。而出
李泌于州。亦所以練達之也。

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左右都督
文職初授特進崇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加左右柱國
武職同祿米俱月八十七石

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
知文職初授崇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加柱國武職同祿米
俱月七十四石

正二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書都御史都督食事
正留守都指揮使叅封衞全公真人文職初授資善大夫陞
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武職初授驃騎將軍
陸撻金吾將軍加授左虎將軍上護將軍祿米俱月六十一
石

從二品布政使都指揮同知文職初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
夫加授正奉大夫正治卿武職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
軍加授奉國將軍護軍祿米俱月四十八石

正三品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太常卿詹事

朱翼

七

卯

府尹按察使副留守都指揮僉事指揮使文職初授嘉議大
夫陞授通議大夫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武職初授昭勇將
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祿米俱月三
十五石

從三品光祿卿太僕卿行太僕卿苑馬卿參政都轉運鹽使留
守司指揮同知衛指揮同知宣慰使文職初授中大夫陞
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武職初授懷遠將軍陞
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輕騎都尉祿米俱月二十六石
正四品倉部御史通政大理太常太僕少卿少詹事鴻臚卿京

府丞按察副使行太僕少卿苑馬少卿知府衛指揮僉事宣
慰同知文職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
贊治尹武職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
上騎都尉祿米俱月二十四石

從四品同子蔡酒布政司參議益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慰
司宣抚文職初授朝列大夫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
贊治少尹武職初授定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
軍祿米俱月二十一石

正五品奉天中樞建極殿太李士文淵東閣大李士左右春坊
樂舞生

大李士左右庶子翰林李士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尚書卿
光祿少卿六部郎中欽天監正太醫院使京府治中宗人府
經歷上林苑監正按察僉事府同知王府長史儀衛正千戶
宣慰司同知文職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修政庶尹
武職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驍騎尉祿米俱月一十
六石

從五品侍讀侍講李士諭德洗馬尚書鴻臚少卿員外郎五府
經歷知州益運司副使益謀提李衛鎮抚副千戶儀衛副招
討司招討宣抚司副使安抚司安抚文職初授奉訓大夫陞

授奉直大夫協正少尹武職初授武署將軍陞授武毅將軍
飛騎尉祿米俱月十石

正六品大理寺正庶事丞中允侍讀侍講司業太常寺丞尚書
司丞太僕寺行太僕寺丞主事太醫院判都察院經歷京知
縣府通判上林苑監副欽天監副五官正兵馬指揮留守司
都司經歷辦事百戶典仗審理正神樂現提點長官副招討
宣抚僉事安撫同知善世正一文職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
郎武職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尉雲騎尉祿米俱月十
石僧道官无數祿

從六品贊善司直郎修撰光祿寺丞署正鴻臚寺丞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布政司經歷理問益運司判官州同知益謀司提
本市舶副提奉祿米俱月八石

正七品都給事中監察御史編修大理評事行人司正五府都
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太常博士典簿兵馬副指揮營繕所
正京縣丞府推官知縣按察司經歷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斷
事審理副安抚僉事重慶長官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宣
義郎祿米俱月七石五斗

從七品翰林檢討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中書舍人行人司副光

祿典簿署丞詹事太僕主簿京府經歷臺臺即祠祭署奉祀
州判官監課司副提奉布政司都事副理問衛監運司官慰
招討司經歷董夷副長官初授從仕即陞授從仕即祿米俱
月七石

正八品國子監丞五經編法行人部照磨通政司知事京孟簿
欽天監主簿御醫保章正協律郎典牧所提奉營繕所副大
通關寶鈔九江司提奉衛知事府經歷縣丞監同提奉按察
知事宣慰都事王府紀善典寶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匠正二
正：講經至靈元符崇真宮靈官初授迪功即陞授修職郎

祿米俱月六石六斗

從八品清紀郎翰林典簿國子助教典簿博士光祿錄事監事
鴻胥寺主簿京府運司知事掣臺正祠祭署寺丞布政司照
磨王府典寶副奉祀副典膳副良匠副工正副宣慰經歷神
樂知現崇真宮副靈左右玄義齋義初授迪功佐即陞授修
職佐即祿米俱月六石

正九品校書侍書國子奉正部檢校鴻胥署丞五官監候司曆
營繕所丞典牧所舍同館文思院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贖罰
士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各大使

九江寶鈔副提奉府知事縣主簿長史司典簿典儀正典樂
正牧監正茶馬大使贊禮部初授將仕即陞授從仕即祿米
俱月五石五斗

從九品待詔司諫通事舍人正字詹事府錄事司務奉錄典籍
鳴贊序班司晨刻漏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國長太醫院提
奉司監課司州所各吏目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局各
大使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贖罰十字庫各副使典牧所舍同
館文思院各副使廣盈大倉銀太僕寺京府庫都稅宣課崇
炭司各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所各

朱翼

八十

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宣統司
府典儀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司府京衛宣統司奉教授司
庫司府倉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各大使司徽巡檢茶馬副使
正術正科都綱都紀太常司樂教坊韶舞司樂初授將仕佐
即陞授從仕佐即祿米俱月五石

未入流孔目國子掌饌奉正教諭訓導兵馬斷事長官司各吏
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司副使通運
大使朝丞河泊所開渠官關大使牧監錄事都長提控案牘
都督御馬軍儲門舍副使廣盈庫都課都稅課司副使茶

監課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副使監運司府衛提本司所
州縣庫大副使司府州軍器織染雜造局副使茶運批驗所
巾帽針工局慶遠裕民司大副使司庫副使宣德倉司竹鈔
浚河州遼揚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監倉稅課抄紙印鈔
鑄印抽分竹木惠民金銀場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厚
長使司倉庫大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
都綱都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

各官補式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仙鶴錦雞三
品四品孔雀雲鷹五品白鷗六品七品鸞鴛鴦鸚鵡八品九品
朱翼
黃鸝鶴鸚鵡練鵲鳳憲官牙衛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
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鹿八品九品犀牛海馬

銓授

江旭奇曰天者總理万物天子命冢宰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
官故曰天官卿漢成設選曹以來寢失古意躡級之奉書
魚之例薄才俊之士恒嘆之而溫室之誤嫌其瑣碎黃允之
詔斥其具文考法亦鮮稱平矣善乎丘文莊之言曰秉銓衡
者量士于資格之中曩功過者拔才於考課之外求賢審官
之法何以加焉

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
命奭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

也若皋陶稷契之不咨者中命其舊職而已夫舜稱濂楮乃
命官非出於咨則出於讓蓋知亮天工之不可以苟而稽衆
論以進之也

丘氏濬曰談人之法有二曰言与功而已即禮記所謂成以言
揚或以事奉是也進人不言則无以知其所有之蘊談人
不以功則无以驗其所行之實蘊談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
不以言談人何嘗不以功其來尚矣

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二曰法則以馭其官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以

八柄詔五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親賢四曰使能

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漢制凡六卿之官非得相其他得自署置其僚屬賢者奉為不才庸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屬光祿勳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奉秀才庸吏出為他官

元帝詔丞相參本質樸淳厚謹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某

朱翼
即從官

成帝始制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

國

袁黃曰漢制郡縣守相高第為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為九卿九卿稱職者為御史大夫叔出于一至成帝置兩曹尚書而叔出于二矣

光武臨常侍曹為吏部尚書以總三曹之事郡國屬工曹公府屬東西曹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其所進用必加歲月先後之次而尚書從而簡試之

舊時三府有選奏議掾屬察各官行狀若无可察然後付之

書有可察者奏劾下廷尉安帝時選李不屬三府陳忠上疏謂今之高書見任重于三公順帝時郎觀又言今選用皆歸三曹競相謁謝開長姦門尚書職在執衡偏黨之恩或死所用

袁黃曰西漢之末選曹有制東漢之初簡試有法皆足以得人自專任尚書或後勅用而三公既免選曹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無所歸遂至干謁得奉而寒素者見遺矣此呂疆所以中上舊典而黃瑛陳蕃卒以奉才見傷也

朱翼

八

桓帝時紀廉察凡兩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涉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孔明東政量能授任不計資叙時健為郡守李膺以楊洪為功曹膺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言位何祇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祇已為廣漢郡守

愚按張繇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久而統未離乎首職何淹滯若此也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

漢制自縣令以上始赴選部調選其餘郡縣屬吏公府掾曹各

自辟于其長是以朝廷先選之劣官府有薦賢之實於佐
曾吏拔于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奉掾曹然後為朝
廷所用推而至于公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
空辟鮑宣為左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此
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同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漢
以方城合而辟仇覽為主簿嚴厲之辟於郡縣者也

江連州曰漢之用人不分流品周勃以引疆中屠以蹶張薛宣

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位致丞相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
節明經孝者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茂助朱買臣疏廣平當

朱襄

之徒是也才武勇猛者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
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始為內史後為廷
尉皆治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始為卒史後為均輸六皆掌
財也武帝始用儒為相韋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良法漢
豈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漢季以官官與領尚
書以藝術直秘閣尚書即掌代王言而以令史又次補之宜
乎丁卯取以孝廉而為即也

魏毛玠為東曹掾與選奉所奉皆清正之士以儉率人
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砥礪廉節雖貴冑之臣與服不敢違

度親祖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

明帝太和之後俗尚浮靡近相標榜而夏度諸葛何鄧之等直
四聽八達之稱帝深嫉之罷選奉莫取有名吏部尚書盧毓
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
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虛遜道缺劉寔著崇謙論以矯之
晉武帝泰始中山濤為吏部尚書甄拔人物各有題目而奏之
時稱山公啟事然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認旨有所向然後
呈奏隨帝所欲為先

王戎領吏部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特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朱襄

然稱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目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
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杜于用長荀
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如東長竿旌弟敦有高名戎時託
疾不見後果為逆亂其鑒當先見如此

宋考武不欲用人重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
愚按周禮始於季授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于王庭其在
漢州郡補其功能立府奉其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
天子一人之身所聞者衆故能官得其才而吏尚何為哉
宋頌峻為吏部尚書奏無不可謝莊代峻意多不行頌峻嘆而

子人官謝莊笑而不子人官

曹京与任愷争权则欲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廓以主閣時雖不欲居通塞之地。

魏崔亮為吏部侍郎奏為格制官不問吳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琛等結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薛淑為吏部郎中。上言。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幸惟六言。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庸為平直。委斗筭以共理之任。託碩鼠以百里之命。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皆不報。

朱翼

八六

卯

惡按蕭寶實傳言。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內官四年。為限。崔亮誠有意於抑新進。故淹滯矣。故葉水心稱其利柄在己。人不得干失。而有獲。不若初法之容。使倖倖長。謀求也。然現亮嘗答甥劉景安書云。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一人。莫一官何由不怨哉。吾叔立格限以停年耳。蓋懲張彞之銓。別選格以羽林作亂也。但魏詔任城王隆簡。舊臣澄量其優劣。成无怨言。彼固以公与明得之也。亮亦何必以公典。拜私怨乎。

隋明皇中。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本先德行。而後文。村尚書本其大侍郎。銓其小。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死後。

辟署

盧懷攝吏部尚書。与侍郎薛道衡等甄別人物。而諧想。其二。人皆除名。

唐制。文選吏部主。武選兵部主之。在尚書則典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德均。以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現其言。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先簡于僕射。而乃上于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五品以上。皆制勅。授六品以下。則旨。授。

朱翼

八九

卯

制勅授者。謂宰相商議。而除拜之。旨授者。謂吏部銓。林。授。既。然後。上言。詔旨。授之。而不可否也。此外。有小選。謂凡流外。其部。札。部。奉。人。即官得自主之者也。

太宗時。以歲。較。費。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高。宗。時。以。南。南。五。管。點。中。督。府。官。非。其。才。選。即。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

太宗貞觀中。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勅。或成者。宜。今。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並。尚。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通。定。為。三。等。并。本。主。姓。名。錄。奏。

高宗總章間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後定內外
差次量官授之其後張仁禕又造姓曆銓曆等式而銓總之
法家矣時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言每年入流數過一千
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望請釐革
稍清其選

玄宗時張九齡進言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今
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
若重守令宜選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
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官給舍都督守令雖清者

朱翼

使元十年任外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于側門降墨勅封授
官號斜封官韋氏敗始以宋景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
尚書悉奏罷之量關晉人雖資高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
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
掌焉

玄宗勵精為治制凡官不列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其除
錄令宣政院親臨試以理人策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
皆進名勅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

之任輕矣其後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頌
等分主之而天子親臨決焉其競諫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選
市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中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奏用循資格无用能否選
滿則注非負謔者皆有升无降庸愚沉滯皆喜謂之全書而
材俊之士无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唐選故事必三及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
何其詳也楊國忠為右相兼吏部建議選人宜對衆番放乃
先遣吏審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唱注于都堂以誇神速而選

朱翼

法大壞乃以昌黎之才三選无成不得已而就張封建之辟

蓋唐之選法寬廢失中如此

德宗時沈既濟曰近世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
利祿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夫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
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乃區區身言書判之選資叙久
近之較不亦陋乎然制有善惡而行之由法今故州郡察事
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察在開
元天宝則理

胡氏實曰銓選年格之弊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蓋以

自不能死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而已。宜令吏部守按籍成法。仍委宰相叙進州府辟奉其徇私不公。則吏部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陸贄曰：用人之法，听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功勞則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沈退之士莫勝。故同以伯同為太僕，命之慎簡，乃僚是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揀其僚屬也。故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將務得人，无易於此。

朱翼

九十二

唐吏部所試身言書判，唯判似為切。蓋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叢檢隱伏，于是為在。亦觀任人之蒞政，臨民大義耳。後乃取僻書曲，李隱伏之義為問，亦何益于治乎？
江旭奇曰：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于朝為榮。况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視班景倩、戴顒之行，至有登仙之嘆。蓋是時雖有朝廷冗官，推為方面者，常自謂下凡。一經中華之變，自是朝廷不尊，判史月俸，至才餘緡，而方鎮所取先甚。京官之祿，寔以寡薄，故薛邑由左丞判

欽州。此賤也。而家人帳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嚴杖。凡幕府實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即吏。其常廷臺閣者，又定以不赴取嚴去矣。此士大夫固有所以耻主于朝之故。李泌增俸之請，母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

宋制凡入仕有貢奉，奏隆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唯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判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

朱翼

九十三

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廷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熙寧中始定銓試之法，凡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新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添官全銓，曾撰武考試第為三等。
太祖乾德中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耐，升擢者送中書門下，計驗以聞。上慮銓銜止，憑資歷或英才淹於下僚，故也。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

其履歷當取進止

端拱中令自令中外官所奉之人並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

神宗詔吏部審官院以公法參議選格又詔堂選堂占悉罷

愚按此時泉坡上言有云意外之得使天下常調皆生怠心又

有所謂選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以酬勞豈阿諛時指附公新

法者別有一寶乎

徽宗政和中臣僚言臣冗吏員增多吏部舊有磨勘止汰自當

如故毋得用例

朱翼

本上

附

考索曰宋太祖不以資歷為遷進魏仁甫之美利並命廷秩張

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廷

刻定之曰周之盛時置免之夫為公侯之仇而不及流品也非

能之史為王者之師而不必資格也迨于漢世博士高等為

尚書次等為御史孝士高等為郎中次等為掌故始始始始始始始

矣然賈誼超廷一歲至大中大夫平津徒步數年至宰相封

侯是未專以資格拘之也後禁名隸市籍者不得登仕版皆

粟進身者不得登顯職始限流品矣然黃霸以入粟位至宰相汲黯以任子位至九卿是不專以流品限之也故周漢盛

時先後世銓選之法而各收銓選之功自成帝立尚書二人

而選法始起光武改尚書以紹二曹而選法漸密左雄為限

年四十之法則做四十始仕之意而失之陳群立中正九品

之法則做命卿論秀之法而失之唐之時選官分為三曹選

法分為四事宋有國初之選法有元豐之選法蓋世運代更

而銓法愈密矣然其所以得士而用之者不專在于主法之

密而恒在于任人之公毛珣典選吏潔于上倦成于下此規

所以盛也山濤典選甄別人物各為題目此晉所以盛也裴

行儉設榜引注李朝隱裁抑使倖張仁偉詳姓屠狀樣之法

朱翼

九十五

附

唐從愚茲偽牒詭功之奸李義之號稱平兄宋廣平之奏罷

墨勅此唐銓衡之得人也陳克咨升擢孤寒象宗道獨市奸

弊王簡之不肯更選法杜衍之不使吏升堂賈黯之出蔡澤

寇準之荐若水此宋銓衡之得人也銓衡得人故銓法不滯

不然以年限久近而遷轉以名字高下而注授資歷既深且

詔驕必于年勞未及多顏闕不庸所謂執簿呼名一吏足者

是已何以躋於周漢之感哉

皇明銓試之法大畧似宋試行移即宋試斷案之比試招擬即

宋試律議之比試論或策即宋試經義之比歲凡六選至

臨選時乃試馬然所試者其才識能否未必皆稱其兩缺之
員故凡遇內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連卿佐預為
校量雖令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与官相稱然後銓
注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武臣之選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添父死子
繼无子者兄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
以才能擢用文臣入仕之途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
員資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為佐貳幕屬獄庫倉廩之職
非有保存者不得為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本校之貢選及

朱實

九十五

本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本也初有積分之法每歲二
考一考于一分二考于半分積三分而升一堂由內漸外歷
六堂而後歷事固初有翰林科部之擢後惟計月撥歷於府
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擢
以取焉武臣之弊天下衡所有定額所設官有定員世襲之
官恒滿其位新立功資之人歲有增益其後亦何以處之也
文臣祖宗之時科本有定額歲貢有常數李校貢李与吏部
選調其人才遠是以相當而无有餘不足之數其後言者憫
本校之士多棄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又因固計不足

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初制吏員惟農民考選今市民亦充
並以緩入並有儒士知印承差等役入仕之選比舊加多日
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至有需次二十年而不得選者弊也
甚矣

江旭奇曰刑人爵人一道也今五載差刑部官一恤刑然雷每
歲又差官同按臣雷錄德意何勤也文士武材均人才也今
武士于科本外仍有五年皇選及合奉之典何簡拔也選法
亦宜訪此二例差吏部官每五歲会同巡按官考選歷滿監
生及者祭吏員通計五年之內應補官數定其員額其省若

朱實

九十五

千則以見在任籍總計為差上等超選計若干人中等接選
計若干人不及年分者候下等計若干人奪其選校以冠帶
五年之內依冊次換選則監生吏胥不忌于沉滯而吏部亦
无乏缺之憂矣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
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資格有所
不用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
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嘗不分焉
近制九卿式吏部請聞臣及九卿科道會推滿集以下及知

府皆陪推一人餘官竟推

太祖始任中書再陞吏部乃惜于胡惟庸汪廣洋也靖難更化
却選久任于塞公至郭黃繼銓移保奉常時每著得人之
称自三楊謝事之後叔还吏部王文瑞公內任屬司外憑巡
察天順咨詢輔弼遂為定例成化以來凡廷除成以抚按之
奏為主而連坐奉主之條自倪文毅公後亦多不行吏部惟
憑抚按按惟憑兩司耳

宋秦觀曰古之善用人者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
非常之才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

朱翼

九文

卯

考索曰畢士安以侍讀李士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迁
而居端揆王显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于兩迁玉結英客省
使也其知西府止于一迁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
廢也季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迁則
紹興大臣深非之与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曰如此則
為序選如此則為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志懸
謀權指揮使更以例簿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酒檢例安用我
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羅整菴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于治体乃不甚以為然蓋

欲以救德宗之偏廢廣登延之路然而官習民則事悉而政
率民習吏則令信而化行此其為利豈但可歲省送往迎
來之費与夫吏不得緣絕簿書為姦已哉故莫若通計其資
叙而均平其治行高等者吾起擢焉既起矣而又任繼之其
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矣而超擢繼之至于中才之士
其淹歷久矣亦必計其年勞而優擢之三者均齊則人心
一安意事故叙均而復任可久也

其在國初或隨時辟召或不次迁擢有知州擢侍郎典吏擢都
御史如魏鑑馬堅輩不可勝記而受直之臣亦多累功積勞

朱翼

九文

卯

有抚蘇州二十二年知滁州十年如周忱陳璘輩不可尽述
魏允中曰迂調太速則吏以官為傳舍而不勉為經久可行之
功太久則吏以官為鈞結而先復有功名可喜之志
祖宗朝仕者或先超迁而後久任如周文襄以長史于蕭愍以
御史俱迁侍郎王端毅以御史迁都御史是也有先久任而
後超迁者如陸布政瑜迁尚書何知府文淵迁侍郎陳知州
璉迁知府即迁按察使通政使是也今任事親民之官宜久
而不久文奉侍從之臣宜久而不屬則否王
府長史缺久而和縣吏或否文奉侍從士缺久而守運將領則

否。在京朝官則久。而外官則否。或以秩美則以怪而久。或以
職散則以忽而久。至于煩劇之官。宜久而不久者。由于以官
物人。而不為官擇人也。

朱子曰精選一吏部尚書使斥搜羅天下人才諸部長得自辟
屬却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奉一二人
彼亦不敢以大隄非才者進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
幕縣官各辟所知方可責成

昔有以徵辟與保任板署為三途者亦有以科目與任子辟召
為三途者亦有就科目中分經籍史賦算律為三途者又有

指甲卿貢為三途者今朝以進士為一途奉人歲例俱稱監
生為一途吏員為一途

漢宣再試望之于三輔視少府誠左遷矣竟虛相以待唐代出
李泌于刺史于侍謀軍國誠疎矣竟入共平章

漢武以汲黯為社稷臣而竟老淮陽唐玄思張九齡夙度而竟
羅遜宋英嘆蘊韜奇才而竟擢棄柳何也

事得官、得人而相得而天下歧而欲奮者不至窘束以為苦
則矣者之才尺俸而欲地者不得遷就以自便則不賢者之
才亦尺。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此之謂也

朱子言于孝宗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
之臬否監司者守令之經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休戚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職狼籍肆虐以病民
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陛下无自知之耳

宋仁宗詔宰相不得進擬臺官曰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矣
无敢言者矣後以范仲淹參知政事用歐陽修之言也俾
口執政可由諫官得耶固辭不拜

晚世洪都不細西園成市金童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嘆
樊所從來可勝慨矣故以請乞降者是以嘔咲得官也而于

是有墨勅之羅有以內降用者。是朕亦欲自除吏也。而于是
有內降之還有東西置吏部者。是十羊九牧也。而于是以九
等課百官有各奉所部者。是樹私門私幸也。而于是奉主責
長吏此皆救蔽一時則可而何以害万世哉。我國家妙簡盡
符深汰銅墨故鴻漸充階振鷺盈庭然今者鼎養未調亂繩

唯理持斧者之于埋輪稅符者莫為外轍豈薪想之道未私
而網羅之目高簡耶夫國家設官置吏匪直憐才也期入安
蒼赤耳故曰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况可濫及非人乎
唐分十銓使札部蘇頌等判之已復欲制臨決而吳兢以為

非体宋設左右選而歸重于審官院畢仲游以為選而假他官制之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不可以為後世法

江旭奇曰唐虞建官惟百。然不聞揖也。禹不以胼手胝足為勞。稷不以降種布穀為鄙。益不以烈山焚澤為粗。而舜不以擊石拊石為賤。伯夷不以典禮為无。而皋陶不以明法為戮。厚。无越局。亦无繆官。然案文康公曰。成周之官雖三千。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周礼六卿。公一人。是三公兼卿也。一卿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也。六軍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礼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並

朱翼

百五

朱

其賤則官冗。重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由是現之官不揖而常並也。

才不足則曠。有餘則侵。或煩則曠。簡則優。夫曠修多。牽司火侏。儒扶盧威。施直鍾專。則无不足矣。歷塊者不火。逐巖銜城者不必空穴。專則无有餘矣。因一擗百万而廢耕。因一笑千金而廢織。曠且乘優矣。各者舍狗馬而昏鬼魅。惧易識也。歌者舍白雪而歌下里。惧难工也。侵又乘曠矣。

今之選法。必易地而任矣。体尚不同。难以逃請。易若久任。与起。廷相資。或起于前。以責其後之文。或起于後。而不負其前之

海管鼓舞之術也

鄒南皋曰。全材自古難得。不可苛求。如孟子云。賢者在位。而才不。繼之曰。能者在職。緣才品不同。卓越者自當置之高位。以樹表儀。其餘能一事便令。他受此一職。庶種。人皆足自效。不然。國家事甚多。安得許多全才而用之。

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師帥。而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孫武子曰。將者。三軍之命。國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守令不得其人。雖日布。獨恤之令。而民不被澤。將帥不得其人。其決策于九重。猶未可以臨敵也。

朱翼

百五

朱

高中文本曰。伊尹之與士功也。長胫者使之跼。鍾強脊者使之員。士。目者使之準。繩。偃僕者使之塗。地。因事異用。仍使就才。各尽其分。而立功焉。

朝廷以事之不可死官。而任官非以人不可無官。而用人也。天下之全才少。修其翎者。二其足。剛其喙者。去其齒。今督李之臣。俄而治兵。以為宜于武。耶則俄而又文矣。南陸之將。俄而改北。以為宜于北。耶則俄而又南矣。夫團費當其才。則可以支圖。由求亦易其任。豈能為理哉。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吳。倍万曰。傑。

万傑曰：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尊。一卿一州之高，以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八十一元士。士人在上，百里而一矣。統先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一矣。統比肩也。亂國之廷，死人爲非，死人也。查眉山，鼎折足，視其印固已累，而婦固已若矣。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其時比屋可封，以官不勝，以賢不勝。多何以謂之野无遺賢也？彼其五臣九官，皆聖人也，固已盡天下之選矣。謂之无遺也亦宜。

朱翼
月令：春聘名士，季夏贊傑俊，不問時也。訓高則曰：迪簡在王。

廷有服在大僚，不問仇也。係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教以富得民。不問官也。麗八議，則曰：議表曰：議能，不問疵也。

舜以五臣治矣，籍有五臣而未卒，之而勳烈山澤，益于水土，稷明刑，契播谷，皋陶敷教，可得治乎？又如以四山參之，可得展乎？周以十亂治矣，籍有十亂而不用，之而周公應揚，畢公分陝，太公定禮樂，闕天散宜生，諸人悉易其位，可治耶？又使武王未用而紂用之，紂又不大治耶？

周廷儒曰：欲定是非，必明分守。議于分守之內，農言稼工言規，矩也。議于分守之外，祝言庖，汙言削也。欲明分守，必論幹濟。

心計者長于錢谷，韜畧者闕于邊旅，寬大者習于梳櫛，清靜者優于坐鎮，綜覈者利于摘發。家察者工于煩瑣，大小短長，无材不可收，无官不可任也。欲論幹濟，必神鼓舞，爵位者有爵位，可收好名，名者有名，名者可致，乘其意向所趨之路，而予之以共取之功名。彼之奮發，乃弥甚，而國家固得其用也。欲神鼓舞，必察真偽，蓋有心任事者，即爵位名者，亦真。无心任事者，則道德性命之偽，誠得其真，而偽者將自退也。

朱翼
愚按：汲長孺告武帝曰：陛下以有限之人才，而恣无已之殺，將誰與共天下？耶帝曰：人才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能尽其用，不

殺何施？若帝者可謂忍矣。夫用人者，固當爲官擇人，亦當爲國惜士。當少壯時，其志氣高邁，則不濡手于蛇利，其精力強幹，則能擔當于事局。乃不及時簡用，而使之淹滯枯槁，及至日暮途窮，然後始授之官，非獨爲人才惜，亦可爲官職惜矣。與殺之者何異乎？夫士也，貢于季季于鄉，亦已明經，選用矣。乃復需以甲第，何爲乎？將謂老其才也，而年少速化者，又比也。至于監儒吏承，又故爲年資以困踣之。其老死客視者，良爲可憫。愚以爲吏承當論勞，而監儒當校執。今吏承教多稽覈難過，其鑄鑿營選者，至不可問。又有憐其習近，以

善地者矣。儒士之設。原為印篆書寫。今不識一丁。試為書寫。固宜責以本執。若夫監生。則當復積分之法。開鄉試副榜之科。以登用可也。近來戶工二部。固因計不支。有預授及擬選之例。此途一啓。愈益積薪。選司惟欲為己了事。不復惜官惜才。仍預授而傳地。選此何議也。夫預授定銜。取貴之。取听之于下。為干將。為莫邪。一任其躍冶矣。孰若控死年分。如欠工而逐。為有名乎。蓋聞先朝曹勳以舉人選授典史。後登上第。則監生之挖選。其文劣者。及有志科本者。何妨授以雜職。及駟巡倉油等官哉。且射者之失鵠。不怨鵠已。彼亦將誰怨耶。然而不有千金之賞。唯示棄灰之信。則其優者宜屢以別駕司幕等秩。然後可以行選授空銜之罰。至于預授。必不可已。止當云監生欲得某品官者。翰若干銖。至于某品內某官某官。仍听吏部簡其才質。量其煩易。以授之。仍為重朝廷惜名器耳。

考課

虞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蔡沈曰九載則其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黜其幽陟其

明賞罰明信人、力于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

周禮歲終則令郡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

成以考其治蓋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

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之有會歲會之也小宰贊

之而太宰受之且听其所致之事詔王行廢置其猶各計其

所當廢置者耳而未行誅賞也至于三年之久則大計群吏

朱翼

之治相與比較而行誅賞之法三代盛時考較張而會計當

者如此

小宰听官府之六計樊却屯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

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吳澄曰司會泰至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目則一日之計也合

衆目而為凡則一句之計也合衆凡而為要則一月之計也

合衆要而為會則一歲之計也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

小司寇歲終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立澹曰先儒謂成周六卿先考其屬官而後倡牧伯牧伯從而考諸度考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

袁黃曰周禮考成不徒考屬司寇命屬已也下至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又下建醫師亦各自考其一職之所統上下通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若司會一職又諸府聽其會而掌其貳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也夫各考其屬于下則寡而難欺冢宰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

漢法科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本殿最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數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典倍公

朱翼

百八

卯

向私侵漁聚斂三條二千石不濫刑濫賞煩擾刻暴山崩川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補正令

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科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皇帝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疫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切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

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元帝時京房言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奏詔作考功課吏法愿以其弟子任良姚平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蔽令公卿大臣會認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不可許唯郭弘周堪後善之石顯五鹿充宗請出房為郡守得以此考功治郡房請不屬刺史至新豐上封事曰法曰道人始去涌水為災今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昔秦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今臣得守郡惟陛下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

朱翼

百九

卯

姚平所嘆袁黃曰京房以考課為一家之李而使弟子行之且已欲課吏而不欲他人課已所以敗也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各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者即此

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遺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公而叔暉刺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手決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非

所以經世貽後王也

魏明帝時以是非混雜莫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考皆有效然後察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內職大臣率考之杜恕以為用不尽其人雖具文無益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畧以為古者黜陟擬於心末代不得紀遠而專求儆家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

朱異

百一

坊榜跡多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矣然由於

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第其優劣因計借以名聞事竟不行

馬端臨曰晉仍魏制用九品中正之官設之于州縣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有才能或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朝廷自合用考課之法

愚按劉毅言中正有三難八損大旨謂人物難知愛憎難防寒門受枉抑實崇虛品狀相妨善惡互掩令人懈德行而銳于

人事也

後魏蕭寶夤論曰方今守令以實共劇任而廷賞之路至難兩省公府開職冗官以散位虛名而陞陟之方甚易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終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如最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以至邊境肅清城隍備理為鎮防之最善最相乘差以九等一最四善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為中一最事粗理善最不聞者

朱異

百十一

為中下愛憎任意或斷棄經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缺為下中居官誦詐會得有狀為下於尚書省大合衆而讀之然後上奏

盧懷慎曰人知吏之不父則不從其吏；知迂之不逞又不盡其能古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久不許遷除察其課效无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置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權以功績政績无聞抵犯會暴者故歸田以明賞罰

德宗貞元中考功奏准近年以來判史皆自錄課籍申省矜衡

者則張皇其事。讓退者則緘默不言。今後請並委本道觀察
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績申者。

宋初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副劇為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宰
相非循名責實之道。命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以治市征有

羨。詔並增秩。因罷歲月叙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矣。太
宗時。磨勘京朝官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凡當

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案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立之。
按。堯洪四年。同知審官院事。則命翰林李士錢。若水。樞密直學

士。劉昌言。同知考課院。則命翰林李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

此輩與五年所命王禹偁。必皆名流貴官也。夫考課之任。既
專。有司存矣。而又特命清望之官。同知其事。蓋重之也。

孝宗乾道中。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部守令。設為減品。三百品
三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以為式。

胡元質曰。治效赫然。戰事廢地。減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
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陽城之下。今

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之減否之外。無強名之。上白
善。治減否分為三等。治效顯著為減。會刻磨課為否。死功無

過為平。

張栻。胡銓。又。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栻特遷。兩官銓磨。為口
官。

寧宗時。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
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

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職。而進退之。今郡
國。按刺之。杖漸輕。多徇私情。而廢公法。堂考。番制。於御史臺

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刺。奉多者。為中。无所刺。奉為下。蓋監
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申

庚其令。

宋制以七事考。轉運提本官曰。本官曰。功。農。桑。曰。招。派。亡。曰。興
利。除。害。曰。按。察。部。吏。職。罪。曰。平。反。獄。訟。曰。覈。察。盜。賊。以。九。事

考。按。縣。令。曰。新。獄。平。允。曰。賦。稅。不。擾。曰。差。徭。均。曰。盜。賊。屏。曰
功。農。桑。曰。恤。孤。寡。曰。備。水。利。曰。戶。口。增。衍。曰。整。治。簿。書

江。旭。奇。曰。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
其。權。而。進。退。焉。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太。宗。恐。大。臣。不。能。詳

察。乃。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
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則。猶。有。所

謂。黜。陟。者。存。焉。考。課。之。一。變。也。至。真。仁。之。朝。憫。久。次。示。寬

思所進秩者未及賢否之實故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歷未
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荐而
考覈引對未至其委其權焉此考課之身變也及熙寧以後
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
不与參稽有遷進而無黜陟事權軟靡不可復收雖有司亦
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殆矣

深制主于按劾近于刻峭宋制詳於文法失之重複唐則善以
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以善与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上
者如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詳于善而畧于最

朱翼

一書

如

雖然舍成周大計之治而論後世之制則唐為彼善於此矣
國制三年官滿者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為官則先
考于其長書其殿目轉送御史考核亦書其最目考功則稽
其功狀書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常平三曰不称既
書之引奏取旨今復成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計
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即唐法也其以御史考
核即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書以考語即唐人第其善最也
稽其牌冊以引奏對即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
兼各代之所長誠万世之良法矣

三年一朝觀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吏各齎須知文冊
未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延劾奏之
以行黜陟

舊制考得平常不称或者皆令再任必待九年方行黜陟今制
京官于己亥年外官于辰戌丑未年俱春仲考察老疾致仕
罷軟不謹閑住浮躁不及降調兩考不及則同罷軟貪酷為
民追奪誥勅王府亦以己亥考察外察南察科道將天下官員各
省抵按將各省官員最不肖者具本劾奏考察後北科道具
奏拾遺京察南北各察後科道具奏拾遺而考察之權則

朱翼

一書

如

吏部堂上官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同考吏部考功郎又同吏
科都給事河南道長御史專其事南都疏一例奉旨必北部
題覆惟考察則南疏亦徑奉旨先行故其年有吏部南京之
說
洪武間開濟作考功圖令所司日記行事較動情高皇賜第以
旌其賢顧佐糾不戢三十人章皇帝即時罷斥賜筆書褒美
方曆乙巳京察上以翰林儒臣科道言官考在浮躁不及者俱
留用各官俱不自安告歸吏部尚書孫公丕揚上言考察諸
臣方策勵以全用今反錮之矣請各降用上從之

嘉靖間左御史汪鏞請以憲網列款考察巡按官稱職者方許回道管事一宣德意凡恩詔勅旨及欽例所載應行應禁事宜作速着實奉行頻加考較以分勤惰一動巡歷凡御史出巡必須遍歷按察司每于季終將巡按出巡府州縣地方日期開具揭報都察院稽考一精考察凡巡按考察官吏廉貪是否必于民間廣詢密察毋得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亦毋得搜求細事羅織人過一慎奉劾臣查得弘治年以前巡按薦各官闔省多不過四五人少或二三人今後合照此例直指真實事跡不許浮誇一謹開防御史所帶衣執止作一

枉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杠府州縣正印官三面檢閱一禁迎送一親聽斷一稽儲蓄一嚴督率凡布按分司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回司巡按官時加催遣一戒奢修奢之為害不止傷財官之為貪民之為盜上之害下下之慢上禮義之風絕廉耻之道喪皆由奢而起巡按為一省倡率須先節節十謹禮度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時本又奉相諫時前下馬徒正道入左右對坐運使運同知府知州問答之際不許行跪禮一慎簡命今後不拘年次精選才力相應者二員上請听允一員巡按庶可得人

奇按何溥有言曰即守不誦監司不按則以其罪之然所奉

若未賢則其所按治者未必皆不肯不賢賢與不肯而生其本按之罪可乎陳俊之言曰史久于職則可察其勤惰而黜陟之似矣然所使非賢而亦久于其職以害民何以堪之司馬氏之言曰採名不採實誅文不誅意其言獎誠切矣然所尚不定雖使得其實而採且誅之亦未足以得天下之真才也惟求立法之初意而苛為三等以核之庶明優異才能超卓者為上相幅無爭民心悅服者次之名即自矜士論仗端者又次之郡守監司以是考其屬銓曹臺省以是論其官

名實不稱者弃而弗錄如是則所向既定然後奉二子之說恭互行之而考課之法精且核矣語曰稱農者視其穀稱牧者視其畜察之各以業也故課吏者必核其職業之守而擴吾通聞之見其事治其民安非貪慢之吏所能辨也毀之者勿听其事不治其民不安非虛明之吏所宜有也奉之者亦勿听。國初之法井而履其吏飭其治察其民渾以堅實景之法晒而齊其吏備其治辨其民安以樸弘治之法謹而叙其吏集其治洪其民泰以樂正德之際細紐漸隳嘉靖之末恬熙已久

吏治不肅穆宗嘗浩然有作新之詔而惜未見德化之成萬
曆初勵精治祖深燭弊源申明令甲取其因循廢闕者而振
饒之夫天下之事成于好名而常敗于好虛名起于善功而
多弊于無實功彼方競名以眩實者為拋實以核名。實必
而吏治實矣。

太祖大誥諸篇訓戒臣工始之以君臣同遊敦明良之遺繼之
以功善懲惡示激功之典而統垂之為益一之訓。滕序隆教
思之實。國李重模範之良論用人則愛養嘉禾樂親賢則躬
調金鈔其義既燦于日星矣。

朱翼

一百十八

宣皇做古明良相戒之意稟集臣鑒一書上邇春秋下及宋元
自子產而下二百餘人為善不同而同歸于忠義也。自田蚡
而下七十餘人為惡不同而同歸于奸佞也其義益昭如指
掌矣。

臣按方曆間嘗論吏戶二部曰朕奉天子民注存邦本思欲固
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又隨時省覽以廓採訪之明
防墮蔽之患其憂勤振饒究乎祖宗垂鑒之心矣。

李清臣曰古者用人視成不視始。青大不青細。優假而待其所
施。

褒厲之素可以功中人而不可以動不肖賍賍之追可以懲不
肖而不可以為常法故操功令者猶之以一目伺鳥而人且
以衆蔽成惟莫若察卿評而重清議哉

用功而賞勞欲相稱也以用責功以勞求賞此相摩也。空功而
悖賞則相疑矣。至于呼車細故也衛之驟乘以此見德增墨
運命也尹鐸于晉陽而以蒙賞鸞徽以長過沉河千秋以片
言取相淖齒為濬王所愛而懸王筋房叔謂教公不知已而
死教唯華士以抗誅而于木以抗見重雄韜廣顏悅于陳而
怒于楚命也夫

朱翼

一百十九

半空之札兩駟之車賢明之誼尊羹之享世主用以為餌而先
王設之酌功世主設以為籠而先王以之圖治蓋先王之心周
流灌注于交際之中脫畧踴通于名分之外若以為地天升
降之氣風雲交會之期不容不然而嚴可稽築可訪滑川可
求朝羈旅而夕鼎鉉不言驟也

屬當大授守令扼飢寒之吭而奪之精以自肥師不宿飽帥府
割兵位之脂以伴刺甚至遠廷尉竄尺籍而墨吏不悛廢巡
徽嚴守屬而情帥如故抑何也奉勅之人折為驥于驥費判

混濁于甲乙積年餘。姚精簡缺出。途者視。厨傳共事者懷。類頑有詛。有祝。其易。其甚。有狹。其怒。其峻。為。而。滋。之。言。詭。之。以。諧。嗟。布。之。以。威。睨。而。漂。山。沉。羽。百。城。百。中。矣。漁。獵。無。恙。而。守。白。者。受。其。點。眉。怪。子。不。然。緣。過。之。而。寇。防。之。則。責。之。而。盜。誨。之。又。安。望。積。疾。之。瘳。哉。

愚按。聶。約。曰。選。奉。之。法。度。則。士。多。倍。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考。課。之。法。度。則。士。多。壞。之。于。家。而。修。之。于。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矣。劣。則。無。誠。意。正。心。之。奉。遠。則。無。休。固。子。民。之。心。富。貴。利。達。之。愿。乃。其。本。根。方。其。居。官。在。職。考。察。法。度。固。亦。碩。

鼠畏人。霧約惜班。修飭忍耐。以得夫。去。香。之。隆。而。冀。跡。于。清。要。之。路。矣。及其居鄉。會。餐。狼。藉。結。劊。上。司。挾。制。府。縣。利。已。害。人。鎮。倒。是。非。報。復。私。怨。其。已。罷。職。者。則。曰。吾。既。已。破。矣。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及。方。斫。哉。而。子。弟。鷹。犬。吮。膏。吸。血。為。鄰。里。憂。宜。听。抗。按。實。堪。考。語。聞。之。吏。部。或。起。馮。唐。于。已。廢。或。奪。惠。卿。于。既。死。卿。門。獲。表。正。之。功。全。世。多。完。即。之。臣。亦。士。風。之。一。快。哉。

薦舉

程子曰。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進。志在相先。在于與善。實乃相賴。以濟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也。

昔子貢問于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鮑叔。鄭子皮。是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子子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奉也。

趙文子所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趙武子所奉于晉。白屋之士六十家。

朱翼

三

儒有內稱不避親。外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荀卿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漢。揚。吳。說。車。騎。將。軍。史。高。曰。以。將。軍。之。幕。府。海。內。所。仰。望。而。所。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當。貴。在。身。而。烈。士。不。奉。是。為。孤。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奉。匡。衡。才。智。有。餘。經。李。絕。倫。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誠。召。致。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蜀。漢。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與。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

劉繇字正禮

可以崇返世教使有志者自勵

劉繇字正禮兄依字公山兖州刺史陶丘洪薦繇欲令李茂才

刺史曰前奉公山奈何復奉正禮洪曰使君用公山于前權

正禮于後所謂御三龍于長途騁騏驎于千里不亦可乎

虞允文為相懷袖有一小方冊曰材館錄如江應辰胡鉉張震

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侍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

人相識選荐之何也孫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

臺官耶

朱翼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知所荐

狄仁傑為相姜師德實荐之仁傑不知數擠師德于外武后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嘆曰姜公盛

德我為其所容久矣

王大尉旦荐冠某公半為相某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

称其長上謂太尉曰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關失

必多準对陛下无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

益賢太尉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对

曰午也可其子也羊舌肸之御也肸死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肸之子也于是使祁午為中尉羊舌赤位之

君子謂祁奚能本善矣称其仇不為論立其子不為比李其

偏不為黨

解狐与荆伯柳為怨趙簡子問于狐曰孰可与為士党守對曰

荆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仇乎对曰臣聞忠臣奉笱不避仇

讐其廢也不阿親近

晉文公問于墨犯誰可以為西河守者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

與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朱翼

曹參微時与蕭何善及為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惟參

蔣欽屯宣城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盛常畏欽因事官已而欽

顧称其善孫叔曰君欲慕初矣耶欽曰公奉不挟私怨今太

事未定當助國求賢豈敢挾私怨以蔽賢能

魏子謂成罇曰吾与成也縣人其以我為党乎对曰成遠不忘

君近不偏同君利思又在約思純雖与之縣不亦可乎

晉時侍陞豫盛边境被侵朝廷求文武將鎮禦謝安以兄子玄

應奉却超嘆曰安遣眾奉親明也玄必不負奉才也

武后詔丞相各奉尚書即一人狄仁傑薦于光嗣後称朕后曰

初奚內奉果得人

韋貫之為御史奉其弟練自代訟者不謂之私

曹彬將喪車駕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璩與璋材器可

取皆堪為將上問優劣對曰璩不如璋已而果然

呂蒙正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回齋章其室問曰卿諸子孰可

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材也帝遂大用之

程顥為御史神宗嘗使推人材顥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

及弟頤居首

朱翼

百五

中

莊子曰大冶鑄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錒大冶以為不祥之

金

郭隗對燕昭王曰王必欲致七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于

里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事之士爭趨燕而樂毅至遂彼齊

東方朔上書高自稱李上律之令符詔公車時四方士多上書

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

光武過潁陽王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曰臣投殫身奉朝本

無公卿一言之荐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由聞之

也

唐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

腊膜賦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為味者多矣

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

日無

舒元與缺文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

兼召臣所上以方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千拔萃之

角權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韓退之求薦書云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

十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

朱翼

百五

中

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

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

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有見知者十萬人亦何足云乎

鍾皓為劾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皓曰西門

亭長陳寔可

韓愈荐錢徽自代表云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

望

宋有本官自代之制既罷真宗朝陳彭年請復之舊制嘗奏官

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

授官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奉多者量而授之

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關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進用三子以致亂

丙吉病奉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能在臣右後相次為相周瑜病奉魯肅自代羊祐病奉杜預自代

王旦病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掖見于延和殿謂曰卿疾有朱翼

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对上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冠準上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不知也後卒相準

張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奉笏違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荐人才必以天下公設所荐士未嘗知公公亦未嘗示恩于人

王曾為相士大夫有以差違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必正色卻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独不使知之乎公曰用賢

人主之事若使之知是我徇私請而示私恩也恩欲歸已怨將誰歸

仁宗時奉官擢人不常其制天奉後進者頗多物議始成近臣非受詔毋執奉官

蘇軾曰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奉惟其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史親見其庶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

宋神宗詔內外奉官汰皆罷

朱翼

一百元

元祐初司馬光設十科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餼納科奉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備將帥科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本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皆可奉八曰善听訟獄尽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皆奉有官人而耆人謹重而本詩人有不如所本及加謹者元世祖時王績翁薦文天祥程文海薦謝枋得皆不屈竟死之

先時文海請於有院諸司參用的人世祖不納既而命齊南人之有才者然終元之世不任南人為正印官

我太祖詔天下朝覲官各奉所知一人

宣宗論揚士奇本父奉才行英宗從李賢存本并當

楊文貞公存遠士類多踐清華如尚書楊仲本都御史吳訥五

經博士陳繼文公初未嘗識繼文蓋及忠靖公治水蘇郡得

繼文以婦偶見之耳

楊文定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不為縣令所礼乃

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荐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

使或功范致書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定奉

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范端毅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李張公襄城

李公甫田彭公肝貽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况公才猷風節雄

固之積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翰忠赤同寅協恭

忠諫文廉如玉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荐用

楊文襄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誠于列校而實器

執槍李王守仁于庶僚而蒙濬受誅錄楊洪于編成而總兵

漕運至于伍文定之首倡義旅潘公守東得德留都俞公棟

之權制江右是皆儲賢于无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請大

更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儲文懿任吏部主事上疏荐李誥籍造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

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教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詢唯言五

人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愛即傷身今皆棄之顧海毒霧瘴

氣与死為伴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

風未必有裨益与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

付吏部起用之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曰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奉簡之疏

深用嘆服但此事譬如養蚕但雜一爛蚕於其中則一筐好

蚕盡為所壞矣凡荐賢在朝与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

人。尺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荐

之于朝。則絲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

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无可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

之功。但混于參苓朮木之間。而進養生之人。万一用之不精

鮮有不悞者矣。

楊石齋當世宗即位之初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吏部石公瑾

入閣繼之喬公守戶部陶公疏。不起繼之孫公文札部毛

公澄：叙仕進之汪公俊兵部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璜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望碩德云

江旭奇曰春秋之時趙衰本卻殺為元帥以底城漢之蹟一旬諫中行偃將中軍以問本環之罪和莫推初午為司馬以澄晉國之添子皮授子虛以知政而卻諸侯之兵自是而后漢則郡國可荐公府可荐如吳公荐賈誼果賢良矣王肅荐鮑宣果忠義矣他若華允汗穢而更生為之及引孔光譖毀而匡衡為之明揚則失也唐則有薦至三十人者有荐至四十人者如崔祐甫所荐皆知名矣李吉甫所荐皆得人矣他若

李林甫之引楊國忠同惡以相濟皇甫鎛之推李逢吉植黨以自私則失也宋則曹彬為將而以二子荐呂蒙正督相而以犹子荐是不以親為疑也仲淹嘗攻夷簡而夷簡擬荐仲淹唐介嘗劾彦博而彦博擬荐唐介是不以仇為嫌也李文正之用賢而不市私恩王文正之拔賢而怨自己出蓋不敢謝恩私門也李文靖之荐包孝肅以其同卷不求見司馬光之荐劉元城以其无書抵政府蓋不待有求後荐也他如安石李惠卿以附新法激而為黨寧之變呂大防引楊畏以傾純仁激而為紹聖之分党又非所失者乎昔司馬光十科之

法始之以行又純固終之以練習法令蓋德行居其四才能居其六固皆可藉以奉士然必申之以蘇洵之說如所謂某人唐天崇以某事知其慮某人能吏嘗以某事知其能若皋陶論九德而曰載采者而後可也雖然荐賢亦難矣以孔明之公而馬謖有街亭之敗以房瑄之明而劉秋有陳濟之缺不知帝堯猶失之伯鯨孔子杜失之事于此知人之所以難也

胡致堂曰連坐之汰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度為之防耳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也則

奈何曰人君惟與李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汰保任苟給目前策斯下矣

爵舉

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三
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事也、實
與、敬、孝也、六行者孝于親、友于兄弟、睦其九族、親其外姻、信
任于朋友、恤賑其貧乏也、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
藝而異賢者能者、鄉老及卿大夫帥其吏、與其聚眾以禮、
賓之、厥明、鄉老及卿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
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異舞、當射之禮、民必覩焉、

樂舉

因詢之也、此謂使民異賢出使長之、使民異能入使治之、
鄭司農曰、異賢即後之孝廉、異能即後之茂才、

禮書曰、書之止于黨、正考之在州、長與之在鄉、大夫卑者其責
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
季也、一年視、尚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季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
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士之服、春合舞、秋合
聲、于其合聲則班次、其而考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
合諸季、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

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厲以趨上
之所造也、

丘濬曰、成周取士之法、奉大司徒之教、而異本之二十五家為
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有師族、師
則書其孝弟睦姻有孝者、五百家為黨、有正黨、正則書其
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有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
功之、方二千五百家為鄉、有大夫、則于三年大比、改其六
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
所教、而成材矣、于是鄉老及卿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

樂舉

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異之、書其氏名于
簡冊之中、報其所書于天府、

丘濬曰、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鄉季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
大司徒、國季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為
造士、是鄉季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
國季所進者、則進之于大樂正、大樂正于是論其考類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是謂之進士、
齊內政、正月之朝、鄉掌復事、公親問焉、曰、于子之鄉、有居處好
本、慈孝于父母、聰慧、賢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于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長弟于子鄉里驕縱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后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訓教之罰非不與選本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其教之也不俗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

江旭奇曰周之貢奉試之有定途取之有定序用之有定制其

所歎則其所取故其所取切于其所用也秦取閭田勝敵則專為富強之務漢高思得猛士以守四方固其古哉二年令本氏五十以上能服眾者置為三老雖仍秦制猶有周之遺意焉

蕭何律曰本童詠詠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六休試之謀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后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科歌中和樂射宣布詩召見遺指博士受業

蕭何著試史之法以諷誦字居於太常選用文本常故之士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守刺史以互二千石屬者

故兒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室以明經為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又以通春秋孝廉薛宣朱博皆起于書佐察廉補今丞而終至丞相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无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符掾後世所謂堂後吏是也所主之事不一皆以天下名士為之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率由此塗進用一時俊彥萃于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而後世顯以為雜流此士大夫所以為耻而不肯為也

漢高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之天下

使明知朕意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功為之駕遠詣國相署行義年有而弗言竟免

惠帝時詔奉孝弟力田後戶口率置常員文帝令奉孝廉又詔有司奉賢良文學對者百餘人太子家令晁錯為高第河南守吳公荐賈誼召以為博士以晁錯言令民入粟于邊贊五百万得為常侍郎各以多火級數為差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文帝時李廣趙充國皆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為郎成帝時詔北邊二十二郡奉武勇知兵法者安帝時詔奉列將子

孫明曉戰陣可任將帥者

袁黃曰方技得用如術筮以戲車為即節通以躍船為黃頭即周仁以匠為舍人然史稱術筮周仁吾丘壽王並假方技以進而別有文行以取顯貴節通以弄臣至太中大夫如李印樊英之徒則並善技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

漢初限第十乃得官謂家貧為吏必貧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景帝詔減筮四得官止令庶士久失賤貧夫長利

建元初詔李賢良方正與直言極諫之士董仲舒請李孝廉分

朱翼

五

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孝通行修經中博士三

曰明習法令文中御史四曰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元光中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令次續食令與計偕

袁黃曰習聖術而計偕即今試經書而策時務之義

元朔初詔議不孝者罪有司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矣三適謂之有功如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盡矣不孝者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處庶不勝任也

袁黃曰按此則孝廉當是兩科故馮唐以孝著為郎中蕭望之皆以察廉補長丞至東都始合為一

漢儒林傳曰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為唯問疑義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皆以博士弟子射策甲科為郎

後順帝時太李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元封間詔州縣察吏人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元朔間詔郡國縣官有好孝故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計偕諸

朱翼

木

太常受業以高第為郎中

建武間詔孝茂才廉吏三公而下其數有差尋復以四科後增

甲乙科

袁黃曰前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則明經亦有試也後漢伏恭製青州孝其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也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隨時設目其行之最久者在孝按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察良茂材而已
王濬曰賢良孝廉似今之科目明經博士弟子似今之歲貢

江旭奇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載得任同產者一人為即袁蓋以兄任汲黯以父任孫武亦以父任為即侯霸以族父任又有以致仕任者大抵任子多為即次為太子官屬時有八九歲即為即倫守衛者以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然仲舒對策以二千石子弟未必賢而王吉言多驕薦不通古今至袁帝始除

武帝時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當者以十教輒報聞嚴其可者待詔公車徐安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為即

武帝以征伐用度不足始置賞官曰武功爵入殺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蓋治鉄者皆得入仕

武帝立株送之俗言世家富人或鬪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奔民詔諸里人相引數人命曰株送徒入其財者得補即蓋陷之罪罪以取其財而復陷之以官也

漢章帝詔鄉里衆選必累功勞
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

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請限士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孝吏試章奏送公府三公試之解端門御史覆之其茂才如顏淵子奇

不限年齡後漢李膺之徒皆在雒陽中所得其謬者惟胡廣耳

後黃理以惟專儒李愬士有遺乃增四科復以通經多寡占第上下致有改爾臺漆書之經以合私文者詔召蔡邕鑄石經魏除限年之制儒選經術吏達文法皆試用

魏文帝時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即吏有才充德盛者為之區別可管人物其言行修者則升進其道義虧缺者則降下之吏却據以銓授

袁黃曰中正之法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而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不任其咎故中正得以徇私惟計其閭閻不復辨其賢愚其利殺所以謂其上品无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至如王戎市恩于孫秀而免禍何岐辭疾于袁粲而招尤陳壽之沉淪以一婢之使謝惠連之坐廢以德灵之詩九品亦何足憑哉
晉武帝泰始中以劉毅言廢九品之法遂計官資以定品格異又復設南朝至梁陳北一子周隋選奉之法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廢

魏晉以來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荐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奉而用仍漢旧江旭奇曰鄉奉里選者採聲譽衆多之論九品中正者寄雌黃于一人之口且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荐奉而自試用之苟非其人則非特累銜鑑之明抑且失侍賦之助九品中正愛憎得憑乎臆得失不關于己固不侔矣

沈約曰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因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袁黃曰西漢賢良策之見于史者董昆公孫杜欽谷永杜郵而

朱翼

九

庚

已仲舒景滄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詢叩以罄其所李弘素曲李又值不称旨罷免之餘宜其姑為平緩无忤之說以取容乃昆錯識治体善議論非弘之比然文帝已受知于家令言事之時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贊詞不容口畧先建明惜哉欽永師王氏論益早矣鄴指外戚訛切丁傳稍不負方正之名王吉荀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嘉論惜史逸其傳云

呂東萊曰漢之取士其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或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

之安至于陳湯奉茂材而有不奔喪之罪徐淑奉孝廉而不

能避冢年之責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幸耳

梁天監中沈約疏曰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称孝廉答一策可過此乃雖虫小技非闕理乱一切得失以此求才徒虛給耳

袁黃曰西都以試吏入官曰吏道郡國歲令令掾吏上計簿其吏多留補即故公卿士大夫或出于文孝或出于吏道未嘗

偏有抑揚輕重而士亦隨以為進身之階是以張湯杜周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之疆明健决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謙厚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免于以吏發身至于

朱翼

十

庚

東京則以胡廣之賢而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李而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曹吏王充之始也刺史辟為從事給程之初筮也太守請為功曹蓋當世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然有若丁卯誓死不為尚書令史者何欽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途第流品漸分儒漸卸吏丁卯既以孝廉異科荐召未免自負清流尚書權要之地亦耻為其令史也然自先武立法之後而孝廉為即遂為永例矣愚按察取三通魏求三清隋初以志行修謹清平翰濟之才奉人問皇中御史李遷上言述春明詔天下公執文翰並述安

綠近有泗洲刺史司馬洵上表華艷已付而司理罪臣現逐
州縣選才仍踵弊風所宜糾察

梁裴子野曰書云貴為其近于君也。天下先生而貴者。是故
道義可尊。无擇負販。苟得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廢。政出臣
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家嗣。統寺家臣。且徒步匹夫見
禮侯伯。武閭擁篲。无絕于時。其後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
折節。比食同袍。莫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
廷州里。李行是先。名公子孫。还同布衣之士。庶雖分而无
華素之隔。有晋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枕厠清塗。降及李

年。專称閭閻。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家。茂令長
之室。故苟且傲慢。无所不至。

隋煬帝始制進士科。听士投牒自進。專以文辭為試。州里无復
察舉之制矣。

唐制舉士之科多因隋。其要有二。由李館者曰生徒。由州縣
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
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礼有道。奉有童子。諸
鄉貢就試。州縣優者。長史以鄉飲。酒礼歌鹿鳴之詩。而賓與
烏疏之戶。部轉。闈考功司員外郎中。而進退之曰省試。

秀才品第甚高。試方畧五道。以文理通粗為四等。落第者其
州長遂廢。絕開元時。復有是奉。有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養。
而士類所趨。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李。究一經有三。礼有三。傳
有。史科凡試帖文。後日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有
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等。皆以是奉。太和初。明經不過七百十
人。則前此過此數也。然通考謂明經及第者。姓名寥寥。蓋不
若進士之為重耳。

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一。策全通為甲。策通四帖
十一

過四為乙。第唐世得人為盛。

按唐時士子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闈。韓文公
三試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非比宋一登第之後。即入仕
也。

進士之科。其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
主。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試之。謂之松試。造叔。要謂
之闈節。激揚。聲。謂之还。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
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舍。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
而。醉。飽。謂之打。盹。燥。匿。名。造。謗。謂之无。名。子。退。而。肄。業。謂之

過夏批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陸
故位極人臣十有一二登顯列十有六七元魯山張睢陽有
烏劉闡元修有烏李德裕身都將相未得進士終身為懍後
以知貢奉為榮

唐制今文武職事三品以上之子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
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內各納錢完者滿二百日本屬
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載量文武授散官礼部
簡試太廟春即郊社春即文資也兵部簡試千牛儉身及太
子千牛武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其納錢謂之品子課錢歲

朱真

十三

唐

納五千萬如劉祥道以袞爵歷御史中丞李德裕初蔭補校
書即是也

唐制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
通者子官通士出身劉晏由是科出然時停時復
唐初吏胥不得仕進武德之後始以吏道為官途有至本司主
事及上縣尉者總章初詔諸司今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以
為異

唐高祖時以方技投官者如以舞胡毳叱奴為散騎侍郎是也
其後中宗用方術以鄭普除秘書監兼靜為園子祭酒故事

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惟本司迂轉不得外叙若本
司无缺听授散官有關先授若再經考滿听外叙
丘濬曰唐科目益多而其行之最久者惟進士明經而已然進
士以占韻為孝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旁義理所謂
德行者不復聞矣

項安世曰科目之盛自李唐始而唐之取士尤未出于此也
有上書而得官如何逢堯自半十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
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奉如韓愈之徵于張建封
董晉是也有出于廷奉者如吳武陵薦杜牧之是也

朱真

十四

唐

唐高宗時武后以圣緒之言媚上加試士試經史兼通老子孝
經

武后竊位自詭文墨不復省試之殿庑停老子自製臣範易
之其後復用省試惟有異才天子乃自試之名曰制本漢之
策士犹有臨軒訪道之意而唐則以代有司之試漢武之于
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摯虞阮
仲亦然公孫弘對太常奏為下第而帝擢為第一若唐之
制科則實以其权全付之有司故牛僧孺皇甫湜輩以直言
忤权倖則考官責之等生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為忠憤者

官馬宿賈鍊等畏忌而不敢上聞自宰相而下亦不敢為之
明白

制本之目不一有選博李弘詞者韓退之謂其文類于俳優者
之辭蓋四六對偶銘檄贊箴沿六朝之陋習也其目起于

開元陸贄杜黃裳王涯劉禹錫亦以是進

長壽初劉承慶言比年諸州所貢物至日皆陳御前惟百士俱

于朝堂列拜金帛羽毛升于玉階之上賢良文學棄于金門
之外是貴財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日列在萬物之前以

為克耗之禮制可

朱翼

按選本志言唐武舉起于武后之時其後高宗子儀大勳盛德身

保安危亦自武舉異等中出乃黃巢則落第武舉也

開元間設試三禮三傳毛詩尚書周易又詔減尚書論語策加

老子時員外郎李昂為舉人所訶上以其地輕乃移知貢本

于禮部侍郎惟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天室間詔天下一藝之士咸詣京師策之李林甫恐其草偃斤

其奸乃命尚書省試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以野无遺賢來賀

肅宗乾元初禮部侍郎李揆言主司考取士多不考其寔徒峻

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若居文史之圃亦不能

摘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乞試進士日于庭中設五經諸史
及切韻本于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
在茲請恣尋檢

唐禮部侍郎楊綰上議以奉人止誦當代之詩選相與用弘

虛聲投刺干謁馳驚要津請令縣令察考廉荐之州刺史試

其經本上之省皆毋得自陳牒省試每經問十條已對三

策分上中下三第為授官出身羅帶之差

左丞曹至諷晉後衣冠迂徙僑寓占籍鄉本不足奉材請增國

子博士員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孝致生徒在梓桑者鄉里奉

朱翼

之在流寓者庠序推焉

唐科考校无糊名之典故至司得採取者望且專以禮部侍郎

知貢奉故有預設之契長慶間錢徽為禮部尚書宰相段文

昌為所善楊渾求致第籍徽不從文昌奏徽取士以私乃詔

覆試徽坐貶開成初高銜為禮侍先期戒門下不得通書裝

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絨入首院既而易紫衣立階下白軍容

有狀荐裴思謙秀才中書与求觀裴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

可副軍容容意旨思謙曰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

侍郎宋選苗晉卿以中丞孫倚子與為本首帝詔面試終日不

成一字時稱曳白遙晉卿坐也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知貢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策試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嚴進士箴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惡文格薄薄昨日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數時文宗好李肇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

李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艰于科李武宗曰向聞揚震卿兄弟朋

朱翼

十七

辰

比貴勢妨仕進之路昨點揚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

懿宗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疏云今國家去莊列之言以孟子

為玉有能通其義者錄其科選視明經同

愚按丞相鄭覃請嚴進士科李德裕請殺進士之禮而餅九與

又以坐牽子下地非微賢之意棘園截遞疑以姦党非以示

忠直之節試甲賦律詩待以毗面小技非所以現人文化道

之道也

宋初制科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李問優深可為師法

科有詳開吏理達于教化科凡三科不限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並許應詔郡縣無應者許請開自荐又詔察考孝弟力田及文武可任者无可采乃復重奉科目

宋朝禮部貢奉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詩科曰九經曰五經曰開元禮曰三傳曰三史曰李究曰明漆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

宋試明經大抵因唐制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所傳墨義之式蓋十餘條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于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

朱翼

十八

辰

下文對則對云下文曰見无礼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註疏曰云云謹對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奉之罰極重而一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犹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才故也宋初嘗許今再應此待之意亦厚矣愚按此漆甚陋但今士子試判語无一識律只以蔓詞應當用此漆矯之

初宋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兼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議十條凡就試某挾書為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玉

篇不禁文理純經者備簡殿五奉凡見任官應進士奉謂之鎖廳

故事知貢奉官將赴貢院堂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獲者號曰公薦太祖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宋太祖乾德中命書覆試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也然亦未嘗別為之升黜開室中李昉知貢奉放進士後帝以武濟川及三傳劉霽材質最陋且下第人徐士廣等擊鼓論訴遂于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然于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重試所取二十

朱翼 十九

六人附名于後共為一榜尚未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礼部貢院合格奉人王式等于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亦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其時殿試徒有去取其不第有自經者由是止品高下死去取矣

開室間太祖詔貢士十五奉不第賜本科出身
又引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擬同光故事上曰用伶人為
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州佐

乃士人所處皆望其優不許

宋有武奉選凡武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
參祖定任子之添書省六品諸司五品任堂登朝歷兩任然後
得請

宋初進士科備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即位堂語宰相薛文惠公云治道長久之術莫若參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士為賦主各臣賢為詩蓋示以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名臣悉自茲出矣

朱翼 二十

宋太宗時將試進士曰吾欲博求俊彥非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一二可矣故春賢以敵策受知太祖有司失于檢選不得第于是并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賜宴袍笏賜詩賜礼記儒行篇八年始分甲錫宴瓊林苑先朝有聞喜宴有曲江宴而瓊林之名自此始也

太宗時郭忠恕善屬文孝通九經七歲奉童子固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揚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
五箭頃刻立成授秘書省正字以後多賜出身罷後不常
太宗因改元恩霈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軍以上並許修補

如遇轉品即許更陞一子而奏薦之廣自此始有至即郊種
奏荐而致仕遺表皆與特典

太平興國中太宗親試奉人有書吏人及第上令奪所授勅

牒乃詔禁吏應奉淳化中殿試始糊名考校內出扈言日出

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末中三

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黜之

真宗二年封印卷首定五等一二等及第三等出身四五等同

進士出身八年禁東燭併制騰錄院易書

天禧間奉人郭某匿紹麻喪保奉賤官祥符間以解衣檢懷挾

朱彙

又十一 庚

失士体欲止之而犯者衆不得止後御遊英閣讀周礼三年

大比乃知四五歲詔奉士為濶于是間歲奉矣

真宗景德中詔置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体用武

能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為制

科大中祥符初悉罷

祥符中真宗謂宰臣曰累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于是詔

進士六奉諸科九奉特與奏名

真宗時趙自化以方技擬刺郡上命樞密召戒後天禧中翰林

書藝諸局官乃迁至中允贊善而又有特恩博士之制不可

不謂借踰也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頭肯黃卷銳之士數試于試後

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或因循不奉欲積奉以應今仁宗

天聖中詔曰奉統殖也不奉將落遜志務時欲厥修邇來朕

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

棄返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能預于祿位故常

數之外特為之甄采而徂于寬恩遂壞素業頽地苟爾寔以

成風甚可耻也自今宜為進取奉无習僥倖焉

宋范仲淹議奉人皆捨大方而趨小道才識奉行十无一二請

朱彙

又十一 庚

五州郡奉奉通經有道之士專司教授俾務于修行明理使

人不滿于華藻又請外郡科解必履行先帖藝業及等者方

許解薦更不弛封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解本鄉詢考方

用弛封而又請重假戶冒名之禁

仁宗天聖復置制科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

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科詳明吏理可使泛

政科識明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

待京朝官之被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

之應奉者又有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以待布衣之

或謂曰
唐有

承開送
科宋有
高第而
圓科而
庶之者
在馬入
都投狀
應試皆
者可笑

被奉及應書者于是何邨余清尹洙韓紳張方平輩出焉然
是科嚴復不常

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圖
語前揚管子文中子正文內出題每百五字三對制策等類
選題御史潘緯在孝宗朝嘗言進卷率皆宿者廷試豈元素
備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關人以為難蓋命題多奇僻註疏故
自孝度之後元合格者又三十餘年然其觀當時所謂四通
五通者中選則皆以能言論出處者為奇而初不論其文
之工拙蓋與明經累義死以異矣故有博文強記如李巽若

朱翼

子

原

者聚諸奇僻之書編為制科題目揣摩收拾殆无所遺即范
文正公薦苗鄭公亦為闢一空令現大科文字且乾德中元
人應制許直詣閤門請應使倖之途效矣科目取人之弊一
至于此

仁宗天聖中親試武奉

宋郊上議詔州縣立李湏在奉三百日乃聽預鄉試三場先
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議仁宗因富弼不美詩賦罷
嘉祐中進士相習為奇僻鈎章棘句寢失渾厚歐陽修知貢奉
痛裁抑之乃履禁挾書韻既而試榜出時而推奉皆不在選

今非重
制義臨
矣

洸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然自是文体亦少變
馬端臨曰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現實奉故慶曆中歐陽
修欲先試論策擇其亂道者先澄汰之使司衡鑑者所考少
則易精又既工論策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為博古通
經之士矣

英宗治平中更為三年一奉司馬光請貢院逐路取人隨其所
長各有所取歐陽修請及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才是
擇

蘇軾孔文奉言以特奏名命官者垂老死他望布列州縣惟務
黠貨死一思自奮而有聞于時者愿更加考選仍限名額毋
使積弊

子

原

張方平上言說科選士以文詞者誠謂其懷道義于中而英華
外溢也言而不度將何覘焉分文格日失其舊而各出新意
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非取賢備治之意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奉之弊且以西北人林多不在選遂欲
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孝請興建學校以經術取
士
直史館蘇軾曰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實好惡

以衣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欺天下相率而為偽也
自文章言之則論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
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
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先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
亮之士也通經李古先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濶誕
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
天下而必欲廢之

王安石言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空
作詩賦糜日月于空言及其入官于世務了無諳解此科添

朱翼

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

神宗從王安石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
周禮記一經停春秋並以論語孟子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
茲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愚按介甫變声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于學者不為無補然
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李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
夫其所看縱盡善無可訖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門
雷同蹈象不淨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
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况所著又未及盡善乎至兩

謂李斯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端紛然莫肯承
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

五年詔宗室非親免親許應奉補官六年詔進士諸科並令試
斷業律令先是安石奏李官試文且言黎說張諤文勝而遠
經旨帝曰今譚經言人々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頒
行使李第一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李官謂之三經
新義

神宗崇意儒李初慶曆間仁宗置內舍生員二百人至此復益
外舍生員三舍之汰開端于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緒自

朱翼

辛五

庚

京師至郡縣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
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汰取士而廢
棄科奉

熙寧間裁定任子限年限員之汰

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于其
州額名上轉運使司使與鎖所者同試率七人至一額
宋興以來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自神宗熙寧初行入粟補官
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格勅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
粟又賜河東空名誥勅七十道東南用兵民入金數者皆得

補文武官理選限如官戶矣

祖宗熙寧間始立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

哲宗元祐初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李訥

文李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

議論策此乃復先王令與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

格先儒令天下李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

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意李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

言誘脇如此其急也右正言鄒浩亦言三經新義者所以訓

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

朱翼

子本

序

專用經術之意也時侍御史劉摯亦請廢詩賦與經並行

遂更科場法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

司馬光議升朝官各荐州郡經明行修之士以聞其預荐者不

試州郡禮部准特奏名示天下以教士行不專于文辭

元祐間哲宗倣古制立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其文藝間取

禮部試出之士附置恩科其時御史咎其无所甄別

哲宗元祐初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本為內外李官罷試補法

紹聖初既罷制本而忘天下應用之文遂絕以三省言始詔立

宏詞科許進士登科者就試所試者重表露布檄書用四六

頌箴誠論記難用古今體詔諸赦勅不以為題取死過五人

宣和以後以真與麻

大現初徽宗詔奉八行專以八行全備為三舍高下不問內外

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為形迹以求入至于請托徇私尤唯

防禁

欽宗靖康初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高宗紹興初親策進士張九成等時凌景夏為第二呂頤浩言

景夏詞實勝九成請更第一上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

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執事言之无所畏避乃擢實首選詔

經義詩賦分為兩科于是李者競習詩賦經李寢廢上諭沈

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李遂廢明年詔奉人並習兩科

愚按自熙寧至建炎紹興以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其間並

用詩賦幾十餘年耳然其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

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而至率是賦居其三之二此

士不專心先王之李而流于俗好李者重所為慮歟

紹興間就試者有道李之訛後正字彙譏享上言向者朝論專

尚程頤之李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除右

王安石稍涉頤李一切據彙程王之李時有所長皆有所短

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孝也。上曰：趙鼎主程顥，公立安石，誠為偏曲。詔有司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本之禁，至是稍解矣。

紹興三年，復置博學宏詞科。與選者並許召試館殿。

葉達論曰：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遂擅終身之官爵者。至于前後卿相，頭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而其才未嘗中器也。是何所取哉！且紹聖崇寧號為進士，既崇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

朱翼

子个

朱

官誘其已仕者，使為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哉！

高宗紹興間，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內，增萬二千員。科奉取士，不與焉。故見寒士三十年不得調者矣。

孝宗淳熙初，御試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至是唱第後之二日，引士射藝。

時軌道淳熙中，儒生迭興，辭張雅正，號乾淳體。

孝宗朝，朱子私議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學。且欲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死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茲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孝宗妻意武科人第五人以上，皆做進士甲科。恩例然前此，專授以權駘之官，則所取非所用，非所用非所求。而後此以文奉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奉榜首為閣門舍人。又過其分矣。

朱翼

子九

朱

孺人

淳熙中，詔定蔭補恩澤正數。

政和初，宰臣何執中請禁人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李

馬臨端曰：舊經書御史李廌詩賦，此崇現以後。主科造士之大指，其論似正矣。然終之以獲尊者，以有荆公之三經也。史與詩之所以遺黜者，以有涑水之通鑑。蕪黃之酬唱也。群儉借正論，以成其真。豈真以馬六籍優于迂固李杜也哉！

自韓侂胄奏秦檜故智，指道李為偽臺官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李之規，以匹夫竊人主

之柄鼓動天下故文法未能丕變詩經語錄之類並行於世
既而輩輩上言士狃于偽李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傷人亦
之書以文其非至寧宗慶元中一李諱涉道李者皆不與選
宋時科場條如縛胥吏而御李里選之意纖然無道矣然祖
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常為李首而以遜其御人則
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當為第一而令與先則猶有兄弟之
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謂文則猶有禮意也李攸張及三人
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純
行之李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及士矣

朱真

三十一

序

如孫復蕪洵之用執出于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
或由于特達之揆然意欲不安而汰已一定豈欲必出常規
然可千萬中之一二耳須臾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
目也

江旭奇曰科目不足重人々自重科目耳宋登科錄存者惟二
科耳戊辰以朱文公重丙辰以文信公重

國朝洪武元年下求賢詔三年下開科詔六年罷科不設設存
辟十七年設科李添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科或
從省民及稅戶人才與科貢並進十九年詔郡國奉經明行修

之士已而華宗詞諸科惟存進士科与存辟歲貢為三途並
用

三年官與會試中式奉人上臨軒親策大臣為受品一甲賜進
士及第一名從六品二三名正七品二甲賜進士出身從七
品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正八品其會試不中式奉人送國子
肄業以待再試有恩仕者亦得受官

洪熙時楊士奇言會試分南北中卷南六北四宣德時允行
太祖開國之初即詔天下特設科奉以起怪材抱德之士務在
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有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

朱真

三十一

序

策于廷命礼部頒行科奉程式士各專一經一必兼四書一
惟主一經一書之說元三年大比子午卯酉為秋鄉試辰
戌丑未為春會試其試士之制則先之經又次之以論表判又次
之以策本末兼該登之鄉書即鄉大夫之與礼也上之礼闈以俟
廷对即大司馬之進士也而名卿碩輔于是乎出矣

崔銑曰國家造士純用經術正矣然士籍之求士鮮以緩身蓋
里選之法既久已棄之而取士止憑科奉自以為付之公道
即試而得人若博之中呼也試而非人若博之遺負也何也
非有參驗之詳而觀察之可賴也

王鑿曰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以詩賦明經近實而士之拙朴者則皆之謂之李寃耳詩賦豈浮豔然必博覽泛取出于經史一家蓋進士之得人由博古之益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李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奉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李寃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李寃蓋自悔之矣今科場益兼策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而策論可無埃乎

習矣近未頗尚論策而士習既成亦唯猝變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並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延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者授翰林次科道次却屬而有官者則進陞焉如此而經義之學與矣

相如以
詩賦
公孫
亦以
能傳
萬曆壬子降官龍逢泰中順天鄉試引九年教職及典史狀元例禮科余公上言教職雖久總未陞遷典史雖卑原非降謫逢泰由教職遷學錄轉司務京察改教夫士之應子孫猶女子之待六礼老女可聘貧女可聘而再醮者不可以入宮使逢泰可崇則迂謫改教者皆會試而革秩為民教皆可御試矣

請斥之

愚按已仕而復應科目宋以前容有之余公瑤固據今法以諱是已第逢泰前試何歟及仕路奔馳何反得售則科目果不足以及人也悲夫

沈同和者故都御史沈公季文子也萬曆丙辰會榜第一物議騰沸謂五篇抄舊二篇與六名趙鳴陽等該刑部河南等司參至未僅成一篇遂下法司并逮鳴陽等該刑部河南等司參者得科場為國家重典姓名係多士儀刑即高才犹存拜下風之心豈白丁乃得占青雲之首今同和奸能蓋世錢可通

神以號次之分明而百計買求不難下鄰為代筆以查檢之嚴密而多方蔽蔽公坐懷挾以抄騰伎倆乃穿窬小人何為竊取大物行藏真乞墮賊士寧堪驟獵虛名央澆法應投荒懷挾例仍枷示趙鳴陽舍已甚田救人從井三場連合可云不與其謀二草同文則又誰職其咎合行削籍仍擬杖懲招送大理寺審錄覆者得假元沈同和身係白丁首踏黃甲藉榜舍肺腑之力拾他人嘔吐之餘換日偷天神出鬼沒自南自北有如持券責償曰甲曰科真若探囊取物貽譏月且穢傳江左之名連捷春秋笑破長安之口未嘗學詩未嘗學禮

趨庭之教奚存不能為治不能為子肯構之義何取幸而皇
稜赫：故尔天網恢恢使非陰遣梓童之神幾乎陽附黎立
之鬼謀遂騰乎撒棘令自犯夫挾書終是裙襖少年誰為領
袖多士陶穀有子難云鳳毛李嶠無兒允為豚犬踰閭滿檢
未聞一線書香鮮耻寡廉但覺渾身銅臭論情論法既
自犯夫王章辱國辱親辱身尚可比于人数公車幾滿統飛
白簡之霜法署科嚴宜正赭衣之律日迷五色詎云过眼戰
塲雷動一声雅侈出頭執苑英雄三百輩羞尔面顏 祖宗
二百年玷茲科目宜投四裔以禦魍魎何惜三禡不妨遠成

朱翼

又

館評曰程榜眼之取唐寅原有為望湯合頭之薦求仲更自才
声何物同和有此異類抄謄記誦總非堪元削籍除名亦重
傷体惟是抱抑共惜嗚陽或被竊抄恐非明售覆車誰蹈登
負恩于鄉場魁榜聯登恐錮廢于聖世救轉絕望攻趙何心
所願憐才以勸績學
科部以合錄既削沈同和名第一名虛無人請以第二名汪應
元游補者疏下廷議因有中沮之者事遂寢然科會頭非
汪而誰先時張公振海為歛金每以大物屬望于汪先給扁
于其家云天下大魁人謂公具眼

國初九品各官俱有蔭子法近制京三品以上考滿得蔭一子
入監讀書歷事授官一品二品三品所蔭各有差輔臣有蔭
尚官司丞者有蔭中書舍人者有國書則特頒有征功間予
錦衣世官

丘濬曰自洪制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李
館然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府州縣儒生歲貢廉膳
歲貢生員禮部奏于春天門下試以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
吏部選用

朱翼

又

崔銳曰自設督李有司以事有專職委而不治督李者不能歲
主故事煩日少无暇施教而京用御史十三省用按察司以
憲為体訊察多而化誨少如孫鼎之貞孝陳暹之清方薛應
旂之祈理陳子貞之衡文庶國家收養士之功也
丘濬曰同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
与上下同禄是已其時未有進試之階至泰多素儒崇吏浸
固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為縣獄吏丙吉
為幕獄吏襄勝為郡吏趙亮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久
矣唐始賤之宋錮其途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監生之外有
吏員三考滿限至部分撥在內諸司以三年為考依次叙用

陳循廷對策曰。溫公薦李為十科。而山林頗收。若穴伊傳。猶羅元道矣。使行誼純固。如蕭嵩之薦韓休。而操方正。如李嶠之荐李邕。公正聰明。如匡衡之荐孔光。經術精通。如蕭望之。荐薛廣德。本問該博。如張說之荐張九齡。文章典麗。如魏元忠之荐吳兢。善听獄訟。如丙吉之荐于定國。善治財賦。如李祐之荐李巽。練習法令。如才益之荐張釋之。則賤務米鹽。何事不濟。

愚按。國初有老人入仕之科。即漢三老制也。有富戶。糧長。授官之例。即漢算十之法也。太祖初欲行鄉。里。選之法。後始定。

朱翼

三

科李之制。尋羅尊復。亦勢之不能已者。後以荐辟為甲。途。國本為乙。途。科李為下。今存辟不復行。國本又麻。積分之法。車朽腐不堪。故惟科李為首。科李又止。重經術而五判。不過充派漢。重吏道。士。天。知。文。法。而少。虛。耻。宗。重。經。術。士。夫。明。性。李而疎。世。務。其。流。一。也。

國初。郡。庠。生。四。十。人。歲。一。貢。士。州。庠。生。三。十。人。三。歲。二。貢。士。縣庠。生。二。十。人。二。歲。一。貢。士。意。本。公。也。但。士。人。入。庠。食。餼。大。約年。二。十。三。十。矣。加。之。以。候。歲。四。十。年。必。七。十。加。之。入。監。守。選。近。七。八。十。矣。精。神。消。耗。志。氣。衰。退。焉。望。其。能。擔。當。頤。副。砥。

此至常
不考之

砥清修乎。夫國家之貢士。亦以明經者。可以適用也。宜待予之一官。以醇其稽古之勞乎。况縣庠若中式。若物故。若一人。則後者。早。後。二。年。郡。庠。僅。旦。後。一。年。耳。其。資。序。亦。不。均。也。譬之饋餽。食者。其初之日。臭味未變。尚。可。需。也。姑。置。之。而。先食其腐敗者。以次。而。食。死。日。不。腐。敗。矣。士。方。壯。年。曰。姑。需。之。而。後。其。老。者。需。之。久。死。不。老。也。守。積。滯。之。法。耗。有。用。之。才。甚。是。為。人。才。惜。矣。近。議。選。貢。則。以。一。日。之。技。掩。其。積。學。之。勞。亦。非。至。公。之。道。也。惟。是。體。積。分。之。法。通。舉。擇。其。考。一。等。之。多者。充。貢。而。二。次。二。等。准。一。次。一。等。則。才。資。兼。收。矣。

朱翼

又

江九奇曰。太。本。生。便。官。年。就。衰。暮。禁。同。于。貢。而。始。進。之。時。家。飽志。銳。毋。必。不。甚。貪。婪。年。老。而。志。衰。時。久。而。蓄。靡。則。委。靡。便。漁亦。所。必。至。今。戶。工。二。部。開。例。日。多。人。爭。捷。徑。其。守。候。者。又。俱貧。無。力。者。也。能。保。其。不。侵。公。乎。選。却。日。以。人。多。缺。少。萬。日。而委。夫。不。能。限。之。于。源。又。安。能。禁。其。流。之。不。橫。溢。乎。府。縣。起。送者。源。也。當。于。此。隄。之。耳。今。部。中。一。切。依。年。吊。取。換。序。授。官。不選。遵。例。完。事。其。堪。官。与。否。俱。不。問。也。實。心。為。國。者。當。不。其。路。愚。以。為。選。司。當。提。計。司。幕。府。判。幕。衛。蘇。州。佐。萊。縣。佐。之。數。為監。生。應。選。者。大。抵。每。年。內。需。若。干。人。產。若。干。以。待。戶。工。兩。部。

定本

例授仍該若干員酌兩京十三省而均派之量其省之大小而定名數若干人。搃以授之按臺。又酌其府之大小。設若干人。同官兼考察。以覈其才行。同諸生。現風考試。以閱其文章。如李淺年。送給以冠帶。不願試者。行奉俱優者。發該府起送。則部之。所選者。自與其缺相當。諸生。與京中久候之苦。而該部亦無人多。缺少之虞。太李不虛作養之勞。而國家實得賢才之用矣。不然使之。衰老向暮。而競得官。以人言。若在儒士。吏承下。以官言。單得。服軟會。自均死當也。

江旭奇曰。葉春王吳宗。隸卒也。而名著。岳牧吳印郭傳。繼流也。

朱翼

三十三

庫

而並列華津。徐吳祖。厨役也。而拜光祿卿。况鍾。黃子威。以吏胥為名守。万祺。徐晞。皆歷官尚書。武秩如郭登之。伏觀。奉人。夏原吉。貢生宋禮。皆致尚書。多堅立。監生則忠貞如錢鈺。盧。自如師達。何淵之。設禮。黃正賓之。衛儲。主賢其可以有方乎。至若荐辟之法。尤為近古。洪武初。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荐用也。王禕。許元。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荐用也。桂彥良。以徐本荐。劉三吾。以茹璋荐。開濟。以安然荐。方孝孺。以吳。沉。揭。樞。荐。陳遇。以秦樞。九荐。郭傳。以宋濂荐。而元故。臣。率。死。不仕者。顏子中也。老成。明。經。不肯。赴。試。者。黎。貞。也。建。文。初。楊。

黃公介
已和

士奇以荐起為翰林而唐愚士以方孝孺荐。錢芹以姚善荐。

永樂中。軒伯昂。武周。文皆以儒士徵。已。李。南。郊。士。人。甘。潤。祖。寺。十一人。洪。忠。中。楊。士。奇。荐。儒。士。陳。鑑。憲。義。荐。儒。士。吳。訥。宣。廟。有。特。蘭。招。隱。詩。而。徵。士。有。范。希。正。盧。忠。景。泰。中。訓。導。吾。諒。臨。川。聶。大年。皆。以。徵。至。英。廟。時。李。哈。荐。英。與。擲。授。論。德。不。拜。成。化。廣。東。巡。按。朱。英。布。政。彭。詔。荐。陳。猷。章。校。檢。討。于。岳。弘。治。間。儒。士。潘。辰。以。廷。臣。荐。授。待。郎。歷。奉。常。嘉。靖。間。文。徵。明。以。生。員。兼。幼。享。以。儒。士。王。良。以。布。衣。皆。荐。起。授。翰。林。散。秩。隆。慶。初。本人。趙。景。吉。張。宏。道。袁。補。呂。潛。並。薦。授。國。子。李。正。乃。於。酒。宴。

朱翼

三十七

庫

宗。也。万。曆。間。祭。酒。禮。用。皆。請。召。本人。鄒。元。錫。病。未。至。授。待。詔。于。家。召。劉。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藻。荐。布。衣。章。漢。而。黃。梅。瞿。九。思。以。李。行。荐。于。直。指。徐。趙。魁。乃。李。呈。卷。以。儒。將。荐。于。御。史。周。盤。司。馬。田。樂。今。巡。抚。郭。子。章。薦。奉。人。未。知。德。授。待。詔。輔。臣。張。位。荐。程。相。如。能。保。海。國。投。遊。擊。將。軍。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見。于。經。者。自。周。始。有。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輕。且。如。周。禮。謂。之。賓。與。當。時。蓋。甚。尊。事。故。皆。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垣。如。糊。名。若。防。盜。益。然。為。士。者。須。深。思。何。古。如。此。重。後。世。

如此輕又須看當時之于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考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孝曰俊士大樂正又論俊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治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可使治政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與之以祿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詳如此至後世全以文字高下為進退其考之畧如此然漢不如三代拜受之禮然杭州長身功為之駕自當時號為誦詠如公

樂翼

子九

屏

孫弘者猶是鄉人功勉而來到得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終褐至本朝始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遠自漢至隋以前惟考廉身秀才自隋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荆公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此其大畧可見其法便是制科漢因事而本六朝亦間奉至唐及本朝亦未嘗廢至荆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設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復得兩三季至紹聖初章惇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廢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言語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對策射策是時已成

樂翼

子九

屏

科奉之習然尚理會經義又與時說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科方有詩賦自唐以來考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士二科盛而考秀彙是時有記問者則詩明經有詞藻者則得進士二科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到得本朝待過不同進士科往皆為將相皆極通顯至明經科不過為奉究之類故當時有焚香取進士真目待明經之語又進士却有帖經之制至熙寧間荆公罷詞賦帖經墨又併歸進士一科先是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詞者言古今治道簡其程式使得以選問其大又使不詩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罷政此制遂停王文正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于師論時邊讓李廌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身公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衆特奏令御試文正以為落韻者不雷耳皆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出邊至荆公始以註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今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後罷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章惇執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制大抵洎是有鄉里奉選風俗然後方行詩鄉里奉選之制所以楊館復鄉里且選未几停罷

加程

緣是未有這風俗今以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得
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庶可以復古也
周士顯曰薦辟之本士擇而後用科日之本士用而後擇

江一鵬曰以文取士非但光闕治道則文人理本亦未必不遭
如韓愈之文程頤之孝皆不得第也然二公之名自重愈之
子昶登首甲而名寒、頤之門人亦有不願應本者愈自起
矣乃蘇軾又謂上取孝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取廉則故
車贏馬惡衣菲食苟可以中上無死不用然与其死等會契
吾猶以為不若矯也

朱真

四

朱

秦觀曰文詞之習彫象相夸組給相侈苟以謙世取充而不達
于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夙其上乃飄、然有
凌雲之志此其弊也經術之孝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
言淺儒之陋有曰秦近古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方言但
說若稽古狃三方言也此其弊也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
遺逸之聘與于是矯言偽行之人敬車贏馬窟伏岩穴以幸
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山
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
文辭特甚焉蓋李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李賈馬班揚

不至者為鄒中七子李鄒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

休文之撰四声譜也于是敦朴根抵之季或以不合而罷去
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性、溺于其間
此揚館李德裕之徒而為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
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又使本者得以尽心于六藝
之文其意美矣然士或苟于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
之意至于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祭終之芻狗而後之
士尤而莫之省焉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
并為一科則凡于取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

朱真

四

朱

德行各自為科以筮天下之士則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
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江一鵬曰釋華野之耕而調割烹之品雷傳岩之築而其濟川
之舟捲礪溪之綸而成牧野之陣德行本士此其效之彰、
較著者也然讀伊訓說命之篇可為万世立言之法誦丹書
敬義之旨可為百王先訓之遺則長于德行者又未始不兼
乎文章矣天人三對識淵源純粹之季治安一策知通達國
休之材賢良文章蓋缺之說而想見其發憤吐德極經明道
之心文章取士此其效之彰、較著者也然許景允條中和

其文溫潤曼侯湛博孝弟之行其文豐美則長于文章
六而又未始不兼乎德行矣

程錄曰聘召降而為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為漢之四科又復為

明經文李益輕德行矣筆數納以言見于虞書合語言揚本

諸周禮則聘召之時亦未始廢文章也唐之姚宋裴李陸費

韓愈之賢皆異于文本宋之韓范富歐明道晦庵之賢皆出

于科目即有桐江之鈞河汾之隱南陽之叶彭澤之湄嗜溪

流之緝寒玩先天之消息坐關中之臬比炭河洛之師道亦

晨星耳使今世而復古德行之科豈能外于庠校矜佩之人

宋

三

序

乎艷服淡粧均為觀女重裘輕縵總是貴介而其人固未易

也如非其重則方命圮族四岳咸薦華士正卯當時稱賢德

行豈能死藥哉

程錄曰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

骨僅、明經甲乙等科故墨守師說判本唐華无當于國家

之綠粟也然樊英望重失檢貽訕深源高卧春春輒輒果能

与揚文定于忠肅王文成諸君較隆論列否也

愚按隋唐以詩賦而論行之法亡宋以經術而居業之本隘故

今人思復開辟李之路則謂明經之士向此字擢身已守殘

冥心鳥跡之中織詞魚網之上其失也僻李稱縹虎文擅雕

龍若墨子之飛為類宋人之刻棘其失也巧燁若春華彩同

夕秀盈篇皆月露之形滿紙尽風雲之色其失也靡夫充言

而跖行烏宿而鵲聲燕雁之姿凡為術幣之技此其短也

至于道古昔明先王憲古以入官多聞而建事不可訾矣然

而研奉之士托宿于仁假道于义仍朱博之翰音衆淵源之

白望其失也冒人趨月旦户有品題鵲蓋傾于有道之門流

水按于元礼之室其失也競奉一藥百操瑕棄瑜以二卵而

失干城因三至不疑曾參其失也刻夫曲李為方正別宅為

宋

四

序

孝廉蒲輪之徵凡入曹豎之市此其短也至于砥節行惜

声名朝重純德之臣野推不二之俗不可訾矣相提而論明

經之詩典章統辟奉之修實行也而明經之工擊悅亦統辟

奉之盜虛声也何必此低而彼之昂甲是而乙之非乎

白氏曰明試重李聘召採声釣譽飭儒必欺真修一也聽葛玄

具必資紀載弁髦六經誰復誦法二也田夫野叟高談金馬

與皂隸吏雁行縉紳三也弛禁廢防人皆由膏四也上不操

叔下多橫訟五也沿泐易備任人難戰六也故夫設衛列棘

可以称密不啟我雲得月之味技笑射叢可以語公不貽我

李公門之訓。糊名書鬼神莫測。不致投刺通名之換。而題
甲乙文義。是微不來。寒門世族之謂。則見科本之優。子存碑
也。

館課曰。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講唯諾疾徐之節
矣。然其家謂此子業儒。門戶攸關。其父負戴。子可不問。其師
誘之勤習。動稱華脫。蒙泉不亦濁乎。既進膠庠。對越尼父。宜
辨明新之工夫。別義利之輕重。躬率躬習。躬悅躬樂。誠則數
其所得于文。仕則達其所文于政耳。碩廣求帖括。日工雕鎔
袒揚。而玩昏明之句。尚視而誦。遠遊之章。書自言。人自人曾。

朱翼

四

庫

不思國家何賴于我。而劣年作。莽且薪。懶之錄也。及其致身
科名。邑里交慶。而乃謂棟樑宜拓。食奉宜華。址併鄉鄰。利吞
都市。掙衛。僕從。囁嚅。公庭。智者在閭。詛者盈衛。而乃自誇李
成。科日之敬。抑至此乎。

館課曰。上好以文。乃極風雲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滌滌之深
功。響應必捷。善良必衆。其善一。繁悅之工。任版可棄。業以行
收。烏容捐棄。則主露其短。其善二。与其糊名易書。以下求
上。孰若必瑾握瑜。以上求下。既非枉己之風。可致正人之效。
其善三。筆措之門。可竊入。滿真修月。且豈竊人行。縱心不。然。

枕念死行其善。四父母愛子。祇祇榮驅之。攻苦修身。儻為
自足。基化其善。五司衡計吏。可不相蒙。行本不副。可及。連坐
其善六。

江旭奇曰。本行揚言。皆取士之法。而言行亦有相印。証處。如行
急。緩。則言必不。切。行峭。急。則言必不。溫。厚。析。理。細。者。廢。事。
氣。力。勁。者。擔。當。偉。惟。是。分。房。太。拘。則。不。得。不。遺。而。命。題。太
繁。則。不。得。不。怨。故。拾。所。遺。而。非。以。獎。即。奉。所。知。而。非。以。贈。似
死。事。于。過。苛。也。不。然。若。古。鄉。奉。里。選。之。沐。夫。非。純。任。舊。相。契
賞。之。士。耶。

朱翼

四

庫

我國家。弥天置羅。大川結網。白駒過于空谷。豈免响于中林。至
今。家。傳。早。麓。寒。吟。芳。義。列。不。之。所。滋。培。有。日。矣。十。步。之。內。簪
以。朱。草。百。仞。之。岡。疑。有。伏。豹。惟。夫。主。壻。誓。先。以。作。其。聲。華。耀
采。之。氣。而。量。才。器。使。以。作。其。追。琢。砥。礪。之。仁。薪。以。照。之。九。
可。收。三。五。可。放。夫。九。三。五。而。弗。置。也。則。大。者。可。積。也。矜。之
全。之。三。敗。可。寬。一。肯。可。贖。夫。三。敗。一。肯。而。弗。苛。也。則。瑜。者。可
積。也。与其。委。明珠。連。城。于。湖。海。也。毋。令。函。而。藉。之。与其。在。金
壁。玉。環。于。沉。滯。也。毋。寧。疏。而。通。之。如。及。發。洲。如。新。初。舊。彼。自
張。其。氣。死。移。以。負。折。之。說。在。越。王。之。或。恐。姓。如。朱。孩。之。入。道。

廟如黃流之在玉璫。彼欲察其志先務以志察之。說在戴晉生之論漆雉。如魯之靈光。如周之清獻大鏞。彼自愛其色先務以名淫之。說在子方之存老馬。如鼃采之舍光。如光淵之在匣。彼自完其節先務以節毀之。說在野婦之泣香替。苟其過之也。若萍梗。湫之若鴻毛。其退之也。若墜淵。其忘之也。若遺迹。其美之也。若嬰兒。其困之也。若戲劇。其執之也。若仇讐。其羈之也。若牛馬。是必使杖輿斬其光。感世固其米。曾先極。明鴻先漸遠。窮唯之珍不釋于走。理美之彥不輸于囚。三孤隻影。九列寒心。庶士韜精。百工短氣。而欲希。旂常鍾鼎之蹟。事

朱異

甲

庚

王燮金甌之慶。安可得也。

徐波石曰。朱子謂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務罷了三十餘年科舉。

蓋謂須務真才可圖恢復。必須李術中未今日卓越之資。皆

溺習于科舉而不知返噫。樊而害也。久矣。誠正之李不講如

人才何

袁以卿曰。漢時公孫弘為初嚴歸。後本廷對第一。刻向罪廢。後

復授官。何况現任官。綱其科第。使上官。割薄之。而彼亦自以

為日暮。勞速。先復高明之志。士之有志科場者。又老朽。固拘

不得及時。送。任惟武科。許指揮。以下皆得應試。此制。嚴。人

騎射甚善。文科亦當訪此例。使雜職。流官以上。皆得任。優而

本。就本任地方科。奉。卿。試。其。奉。人。官。奉。差。及。親。賀。到。京。方。得

令。試。則。亦。先。發。發。贖。贖。之。惠。矣。宋。取。士。之。法。隨。時。更。易。今。獨

膠。守。士。材。官。方。皆。日。壞。已

霍。韜。曰。古。者。胥。靡。之。隸。城。旦。之。卒。皆。得。聘。召。服。官。故。有。魏。脫。纜

纜。而。即。拜。上。卿。者。亦。有。甫。罹。刀。鋸。而。隨。建。偉。績。者。未。如。管。子

若。若。孫。臆。文。如。馬。氏。武。若。鵬。臺。皆。出。于。罪。餘。况。欲。多。文。致。叙

鮮。公。評。禁。錮。于。未。仕。寬。同。怨。女。斥。棄。于。考。察。慚。若。遂。歸。此。悲

室。林。相。之。所以。繫。東。夷。維。不。可。不。慎。也。

江。旭。奇。曰。國。初。設。存。辟。之。科。存。當。是。一。科。辟。當。另。是。一。科。周。制

大。國。三。卿。一。卿。命。于。其。君。二。卿。兩。自。辟。也。小。國。二。卿。一。卿。命

于。其。君。一。卿。兩。自。辟。也。公。侯。子。男。之。士。以。下。皆。國。君。專。之。漢

制。諸。王。國。皆。設。丞。相。御。史。大。夫。以。下。官。唯。丞。相。命。于。天。子。其

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此。辟。召。之。法。兩。由。來。也。至。武。帝。詔。凡

王。命。使。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而。臣。下。辟。召。之。遂。稍。隨

然。州。郡。佐。史。仍。自。辟。用。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其。後。沿

而。不。更。又。漢。初。掾。史。辟。皆。上。官。之。故。有。秩。比。命。士。其。可。不。言

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至。于。公。府。之。辟。命

朱異

甲

庚

充廣東漢之世則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至相府史恭苞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師辟司徒李印府又有五府俱辟如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名公巨卿以能致吳卡為高而後卡英士亦以得所依乘為重

馬氏端臨謂兩漢二千石長史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器多取官屬矣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黜唐之休戚故治狀之显著恒必由之後世長史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以三互之汰不使之

朱翼

效職並能于本土士之矣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縣守令共理其民者皆貪饕奔父之胥吏矣

隋時州郡死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玄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各由科目矣去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汰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却暇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温造張搏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黑之士者若裴度之

朱翼

于栢者杜滄之于李諒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畧者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嘗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備見道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多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後拘以資格限以奉主蓋去古汰愈速而倘僥躋地之士其不諧繩尺于科目受羈于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我明臣以薦辟名科然存轍行而輟止若辟則擊于未之聞也

中本

江旭奇曰國制考察年老致仕而行取科道又必三十以上于年齒亦太拘矣周之太公八十而鷹揚于牧野漢之充國七十而虎捷于金城王將軍老猶收勝楚之功馬伏波矍鑠尚建武陵之績申公八十就徵而與明堂之說張東之八十請難而成反正之功文彥博九十以太師再起于重于宋哲羅結元年一百有七以侍中總攝諸曹于北魏何云老也曹誼二十四而陳治安之策節為二十五而陪中兵之佐孫策二十五成江東孔明二十九奮起南陽子奇之于齊甘羅

之子秦張辟疆之子漢謝玄之子晉陸機之子唐何云云也
至若公孫弘六十朱買臣五十胡廣馬道之輩非不老成又
烏用之

國朝七品官由儒士出身稱儒林郎由材幹出身者稱翰林郎
流品亦太分矣按余公中宇說順記宋劉嗣明嘗撰皇太子
胎髮文用克長克若之語史曰內中讀文書或以語忌為嫌
既冠長又冠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至易之指廉問都城
受圍樂敬器甲利敵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可以表甲少卿
劉班即具葉飲殿于朝以付書史作字楷而飲平帝無錯

班將上馬主侯之既至脫兩字更寫至三其誤如初班怒責
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在祀祭服敵則焚之今國家迫急城
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固不若侯
朝廷來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札而有獻也班媿歎而止誰
謂吏無人哉

學校

陳禮書曰四代之奉虞則上庠下庠虞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
左學周則東膠虞庠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
學東膠太學也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辟雍即成均也
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明之以法知之以道曰辟
雍以成其虧切其過不及曰成均以習射事曰序以行德行
曰膠以樂祖在焉曰瞽宗而以居心焉曰右學矣蓋周之學
成均居其中左東膠其右瞽宗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庠
此小學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李則三代共之朱子曰庠以養老為
校以教民為序以習射為又皆鄉學也李固李也
朱之書曰虞之典典周之瞽宗皆以司教漢武從仲舒之言因
文翁之化乃主郡李後漢或賜布疋或錫李官然西門自漢
蘭臺私定文日益類若王咸本幅全者千教林宗唱又得者
三方則兩都異李之功可觀已魏隋分為四李後固因循而
改李士館王儉案簡七十八而列於焚死唐有二館七李
文風頗振也嘗飛騎亦肄業授廷諸侯首長亦達子入李員
現時東修之札行于皇嗣麗正之院掌子事相可謂盛矣然

論堂三館尺鞠為圓終朝之而訂漆不停既夕之天刑而止
 羅國子博士不免啼飢廣文先生猶嘆先起迂祭酒者謂散
 允之地為博士者躬錫犖之事而官者魚朝思待判監事何
 其樂哉宋初賜廷書于諸州慶曆間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
 慶院為之熙寧間從御院請始賜錫慶院劍之堂置三舍之
 法時賜錢雅樂歌詩一夜乃散然生徒跋政孰明蘇頌之
 心追遠踰年擬起虞蕃之獄月書考悉為孫文三經新又
 豈合聖訓他如律李箕李書李益李匡李小李之類又何足
 言哉

朱翼

李

諸侯之孝小孝在內大孝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
 達于外故也天子之孝小孝居外大孝居內以其選士由外
 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丘氏濬曰舜既命契為司徒教五教而又于命伯夷典禮之後
 命夔典樂教胥子益司徒之所敷者布其教于天下典樂之
 所敷者專其教于國李也

葉文康公曰李政掌于崇官者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
 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心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
 形故其入人也深化人也易漢時郡國遺士受業必請太常

為博士弟子執古意也

師氏以徽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誠意正心
 之事二曰敏德以為行本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孝德者尊祖敬宗之事知逆惡者真知逆惡之
 非而自不忍為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
 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中禮失禮
 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李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
 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
 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祭祀之容禘、烝、賓客之
 容嚴格矜莊朝廷之容濟、翔、喪紀之容繁、鎮、軍旅
 之容整、諄、車馬之容匪、翼、德行乘也藝儀衣也

朱翼

李

射一曰白矢、矢侯過而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前放一矢
 後二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高鏃低而去剡、鏃也
 四曰襄尺謂臣与君射不身若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曰
 井侯謂四矢、矢侯如井之容儀也五御一曰鳴和鑿和在武

臺在衡升車則馬動而和臺相應也二曰逐水曲謂車隨水
勢屈曲也三曰過君表謂揭纒旃以為門表纒質以為鞞間
容握驅而入繫則不得入君表即揭纒旃也四曰奔交衢謂
車在高道其旋在舞節也五曰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
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六書一曰象形為日月之類象
其形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三曰轉註
謂令長之類四曰指事謂本末之類一在木上為末一在木
下為本各指其處事得其宜也五曰假借謂公侯之類一字
兩用六曰諧声如江河之類形声一也九教一曰方田以御

朱翼

李中

李

田畝畧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交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粟
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窳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
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
御錯糝正員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季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
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

吳徵曰樂之入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人就舞于其中血氣和

平志慮統一非僻不作動與理會此成均之教法也

大胥掌李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李合采合舞頌李合声版
藉以致其來也萊蘋蘩之屬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合舞謂
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頌李者頌其才藝之所稱合声亦謂等
其曲折使應節奏者也

小胥掌李士之徵會而比之曠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
者李士之未至者徵之使未李至者令之使有為比則較其
能否也

丘氏潘曰李板之政有不帥教者輕則曠之罰爵也重則撻之

朱翼

李中

李

所謂於作教刑是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遺
子國之俊秀皆造焉凡入李以齒將出李小胥大胥小樂正
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
卿大夫元士皆入李習禮以化之不變王親視李不變王三
日不率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之法凡李世子及李士春夏李于戊秋冬李習為春頌是

弦秋李禮各讀書

王制主于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于教世子而國之孝士亦及焉蓋其位虽有貴賤而他日將並有輔世長民之責不可以不教也

江旭奇曰大李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季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季游其志也時規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問季不躡菜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祭菜祭先師以蘋藻之菜也歌小雅鹿鳴四牡皇華蓋以居官受任誘其初志也擊鼓以召季士而

朱翼
承篋以出其書使以避順之心進其業也夏形員楚形方朴以警其怠忽使之收欽威儀也禘五年一季不五年不視季優游季者之心志也春秋視季使現而感于心不言以盡其理歎其自得之也幼者未能問未必知要故但听受師說而无所請亦長幼之等不可踰也

江旭奇曰大李之汰禁于未登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親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祭然後禁則杆格而不勝時過然後本則勒若而唯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乱而不修独季而无友則孤陋而寡聞蓋朋道其師

燕辟廢其季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大李之於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養故君子之于季也歲焉修焉息焉焉游焉

虞傳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始季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規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既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季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父季而渝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曰大李者賢士之所闕也臣願陛下與大李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尽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朱翼
太史公曰秦焚詩書坑儒士六藝泯此缺矣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圖大常諸生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嘆吳于季然尚有衣未遺庫序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季士靡然嚮風矣私為季官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請因日官而吳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

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請著功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彬々多文學之士矣

班固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功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枝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最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袁黃曰武帝崇儒與李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為李官。而後補卒史。及郡屬備員。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蓋湯文深。意忌。以上。方向。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李附。會錄飾之也。惟狄山以博士稍

持正論抗湯遂觸禍。又按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學。椽五經之師。儒官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党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李校士不升于太李。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公卿弟子不養于太李。而任子。盡隸光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故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騁不精。无怪也。

光武建武中。賜博士弟子各有差。講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三五經博士。凡十四。易有施孟。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十九

年車駕幸太李。會諸博士。論难于前。又詔諸生。推歌。鑿。磨。石。日乃。錄。明。帝。永。平。初。臨。辟。雍。親。行。大。射。禮。漢。書。儒。林。傳。叙。曰。

初光武始建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皇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难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听者蓋億萬計又為外戚四姓立李于南宮号四姓小侯李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考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李盛矣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

相視息散李含顏救鞠為國疏順帝感翟醜之言更滬太李大開拓房室

東坡南安軍李記曰李莫盛于東漢士數萬人嗷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設政可為近古然率為党錮之材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初靈帝好李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玉書烏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案松賈護多引趨勢之徒並侍制鴻都門下喜

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至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列焉

按鴻都門漢宮門也李乃天下公而以為人主私可乎乃馬氏以為西都待詔金馬門之比謬矣明帝臨幸辟雍自為辨說已失人君之体帝命白虎觀制臨决夫六經残缺而欲定是非于一言難矣故鴻都之興蔡邕以為白虎釋義寔啓之也

東晉咸康初國子祭酒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與李校帝從之乃立李校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宋

文帝好藝文使丹陽尹彛江何尚之立玄李太子率更令何承

天立史李司徒參軍謝元立文李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李司馬光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于老莊虛无固非所以為教也夫李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李哉

此列宋

宋太宗置聰明現以集李士亦謂之東現後以國李既立省之時王儉為相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李士館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无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礼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
文帝開皇中令國子寺不諫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仁壽初

詔以天下李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晉國子生七十人太李四門及州縣李並廢所散遣者數千萬人刘炫上表切諫不听又改國子為太李

袁黃曰史臣以為文帝暮年精華稍竭致然而水心棄氏謂其心實謂空設李校未足以得人皆非也惟馬氏以為由其不李故耳游之牛奇章不可辭其責矣

唐武德初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孫于秘書外省別立小李唐制凡六李一國子李二太李三四門李四律李五書李六其李而皆隸于國子監太宗即位益宗儒術于門下別置弘文

宋

館於東宮置崇文館遂增創李舍一千二百間國李太李四

門李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无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李于是國李之內八千餘人國李之盛近古未有高宗龍朔初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李隸蘭臺算李隸秘書律李隸祥刑玄宗開元時始令卿貢明經進士見說國子監謁先師李官開講問一有司為設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開禮馬七年皇子詣國李行齒習禮

開元禮載皇子行束修禮皇子服奉生之服至奉門外陳束帛一篋五尺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五腿于西南上有跪奠篋拜博士之儀嗟：唐犹行古之禮也。重道者庶幾見之哉。代宗廣德中國子監成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听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任。

愚按故事釋奠講經宰相率常武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听未為失也。至是以重腐之餘而行監事。列于文武諸臣之上。豈惟章甫違掖羞之介冑之夫亦以為辱矣。

雜錄

李士

李

自天寶後李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玄置西監士而館元定員憲宗元和間始定生員西京東都六館生徒各有差咸通中劉允章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还古制又建言群臣輸光李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万刺史萬詔可。

宋太祖建隆三年上幸國子監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先儒之像上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一再臨幸焉太宗端拱初幸國子監謁先聖禮畢命博士李夔對御講奏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升高坐上因降輦

命有司張布幕設別坐詔夔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別坐夔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

慶曆中范仲淹數言與李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翰林李士宋郊等合奏畧曰今教不本于李校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覆名實有司束以聲李者專於記誦則不足及人材謹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上著而教之于李校然后州縣察其行履則李者飭矣故為設立李舍保薦李之法皇祐末以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官勾太李教年進天章閣侍講沈兼李正始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時

雜錄

李士

李

方尚詞賦獨湖以經義時務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類故天謂湖李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高第及為政多達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慶曆中與太李有司請下湖李取瑗之法以為太李法著為令

神宗元豐中置齋舍八十齋容三十人三舍生共二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封弥騰記如貢本法而上舍則李官不與考校諸齋月書李生行藝以帥教不度規矩為行治經程文合格為藝

國制生員不陳利便而陳王道耶

先是李規有殿罰之條至是用司業來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有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李規殿罰

馬端臨曰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善否而毀鄉校蓋以李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模加言變法事忤介甫則

李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談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李規殿罰之條則太李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為一道德可乎

靖康初正言崔鷄曰馮澥言士尤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端逐而

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端之社也

高宗紹興中葉林上書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學晉元帝興于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先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未嘗以恢復為辭我宋以儒立國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不過費陛下現察便之月俸願益復盛典以昌文治至十三年始建太學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初尤寡朱子曰熙寧以來所謂太學者但為名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

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浮集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

于入理者既死求于李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告達之私而已師生間相与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李考者又祇以促其肯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

殊非國家所以立李教人之本意也故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李官而久其任使之誦明道藝以教訓其李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还諸州

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時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怀利

干進之流自无所為而至矣如此則特勅之然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与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即彼有鄉李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李校而天下之教授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与入館閣輪苑者同科其選選至矣熙寧之立李校不過欲使之習誦新經附和新法耳紹聖崇觀而後群儉用事既正益甚遂立元祐李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詒者以拘誹謗時政之人士子言休兵節用則恐額元祐

之季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誹謗之語而謂轉惟獨發者也

江旭奇曰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後于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季宋頌首稱文治亦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縣始有季我 太祖于未即位之先即建國子季權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季事設堂正以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凡六主積分之法哉向補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以先應出六部諸司歷事二閱月所司考其勤謹奏送吏部閏九月附選此太季出身之資格也其養士之制則各門設官課司以

季

季

季

收商稅并州縣供輸以為供給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故掌饌以司飲食而膳夫有誤會饌之罰蓋臣革創之初其厚養多士已如此周密今會饌之典已廢故立文在中有申復之說

明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季八年立社季

江一鵬曰禮云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季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取之有儒宿季後科目兵乃取之乙榜季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並要故居是官者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故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履主規範以為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

廷詩人之用皆由循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累不加禮而已榜季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

高皇帝卧碑一員非干已之大者母輕訴官二員父母有過必懇告再三毋致陷于危辱三軍國政事生員先出位妄言四生員有季優才瞻深明治体年及三十愿仕者許數陳王道由教官上有可以開五為季必尊敬其師毋妄為办唯六為師者當竭忠教訓七生員勤惰有司嚴加考校八在野賢人果能鍊達治道許赴奏九民間寬抑自下而上陳訴十

季

季

季

江西兩浙江東之民代人訴狀者不許十一罪人毋妄連言

十二十惡之事有干朝政許寢以聞 憲皇帝置三等簿德行優文業躋治事長者為上等或有德行而劣于經义或有經义而短于治事者為二等經义雖優治事長而德行或缺者為三等非上等不許首科

程子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許賢才為本宜先凡命進侍賢備及百批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忠恕季材良行修者延聘教道率于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季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季洒掃應對

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至人之道其孝行皆中于是者為成德取材誠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業祿其孝明德尊者為太李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李擇士入李縣升之州以甯與于太李太李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知者于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室孝悌有燕耻禮遜通明孝業晚連治休者

朱子曰今之為法教之詳取之富反復浚汰至于再三而其其不越乎死用之空言

朱子

朱子

朱子曰李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者實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闕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坊舍糊是非都沒理會

程子曰李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之法是訓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李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吏高下

程子曰自元豐後該利誘之法增固李解額至五百人未者奔湊捨父母之恭忘骨肉之愛往來道途放寓他土人心日偷

士風日薄今欲量番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實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弟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

朱子曰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李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无以給之而至于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矣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乏則亦豈可不謂之難哉

馮應京曰禹稱德惟善政、在養民德之府事修和不聞分治與教為二也周官大司徒鄉大夫之職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朱子

朱子

州長党正族師閭胥各以時屬民請法改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劝戒之

士也資貴于君資富于民寧不賴養哉世之頌文王者不曰考考作人則曰李髮斯士頌武王者不曰鎬洛辟雍則曰肆于時夏周才之盛文武盛之也夫嘉谷美種也良農寧不耜之而自豐梗楠美材也場師寧不灌溉之而自大哉

馬端臨曰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養政施令先非教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政、与教始殊塗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李據

則師所以教其弟子。士方其浸季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乎簿書期會之新規。故季術皆筌蹄。而季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生之治哉。

朱襄

學

原

文廬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兼四代之季。虞庠則以舜為先。夏學則以禹為先。殷學則以湯為先。東膠則以文王為先。各取當時左右四至。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

鄭玄曰。周禮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寤宗。此先師之類也。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也。

魏了翁曰。夫周公孔子。非周魯所得而事也。自孔子以前。曰子曰。吳生都。是位沒祭。大惑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既不

朱襄

學

原

修于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而先王之道分裂矣。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子均為褒成侯。

後漢明帝永平中。以李躬知天地人之事。號為三老。桓帝知五行之更代。號為五更。又取象于三辰五星。皆養之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

安帝延光時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太史中詔太李及魯國四時俗牲三以祀孔子皇太子講經

行釋奠禮于太李自是惠帝元帝皆繼行之至成穆孝武三

帝則以講經皆親釋奠焉

南宋元嘉中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宜設軒

縣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荐享之禮

北齊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李必釋奠禮先至先師每歲春

朱翼

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初制祭酒以至諸生階下拜孔至揖

顏回郡李亦行之

隋制國子李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至先師州縣李則以

春秋仲月釋奠

唐高祖武德初詔國子李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自

魏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

立廟

太宗自視初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李以周公為先

至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至人庠序置奠本緣夫

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至顏回為先解請停祭

周公升孔子為先至以顏回配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李釋

奠于先至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

獻初釋奠以儒官白為祭主至是中書按禮請國李釋奠祭

酒為初獻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二十

一年詔以左立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圣

毛萇孔安國劉向鄒衆柱于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

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曹遠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重

于國冑自今有事于太李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朱翼

永徽改制先忌等有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造為先至

即文通有得失之議遂復旧制乾封總章間追贈孔子為太

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通考曰唐貞觀時以左立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至

夫至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

如十哲七十二矣以傳受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

可言先師唐時反多不享祀蓋拘于鄭康成之法而以專門

訓詁為所得至人之傳也

開元間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兗國公閔損等九人

為侯魯參等七十三人為伯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主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進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閔損以下皆為公魯參

以下為侯左立明以下為伯至仁宗嘉祐初詔釋奠用盤歌

神宗元豐中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先聖荀况楊惟韓愈並從

祀徽宗崇寧中送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大規間詔躋子思送祀四年詔加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

鎮圭並用王者之制理宗淳佑初加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頤

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景定間加張栻呂祖謙伯爵

朱熹

十四

卷

送祀孔子慶宗咸淳中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顏孫師子十哲列邵雍司馬光子從祀元成宗大德中制加

孔子號曰大成仁宗皇慶中以許衡送祀孔子文宗至順初

加封顏回為克國復至公曾參鄒國宗至公孔伋沂國述至

公孟軻鄒國亞至公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

送祀孔子

立濬曰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至像之東因王安石配享乃

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章去安石增入曾子子思俱坐

于東十哲兩虎從祀皆左右列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

不知始子何時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向面

太祖初定天下遣祭酒孔克堅展祭于闕里洪武三年禮部更

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豕一蓮豆各十鏹一籃

盞各二酒尊三爵三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

御製祭酒誥畧曰祭酒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且

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

酒

憲章錄曰成化中祭酒周洪謨言孔子自唐開元封為文宣王

樂用宮懸天子之樂也宋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被以

樂

十五

卷

天子克冕 宋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份舞則

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備乞勅

廷臣計議增進豆為十二人份舞為八上送之後世宗改稱

先師皮弁服謁廟用特真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三樂

三奏舞八佾而盡去勝國之旧樂可謂隆之以正而後有作

者无以加已

江旭奇曰昔稱仲尼為王則八佾安僭今稱為師君師者也

用八佾匹夫而為天下君與為萬世師何別

程敏政曰臣聞古至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

朱襄

功而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久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是執款以功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万世天下祀之万世祀之則廟庭之間備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歷官南郡太守以會濁免官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革春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而羞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所著洪範五行傳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曹達以

朱襄

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非此九人則几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也若馬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今當理李大明之後務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臣恐李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恣妄之迹將自甘于効尤之地至于鄭叢庶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李臣愚乞將戴勝劉向曹達

朱襄

朱襄

馬融何休王肅王擗杜預八人祝爵嚴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教方言号后氏曲臺記戴勝等皆受其業乞加封爵与左丘明等一体逆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矣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中振孔子弟子在家語作中緯史記作申竟其實一人也今廟庭逆祀申振封文登侯在東庑中党封臨川侯在西庑公伯寮想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姦賤而孔子稱環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蓋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泰舟顏何疑亦為字登相近

之誤如申叔申党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叔申黨位号
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宜罷其祀。乞祀瑗于衛。祀放于
魯。仍其旧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可也。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退揚雄進董仲舒高
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至矣。然荀
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
乱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
少之說。今言者欲併然况之祀。宜也。竊以為漢儒莫若
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

朱翼

朱翼

也。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謂
經之類。皆非其作。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借經之人耳。
朱子曰。文中子論治。体要處。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然終不免
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現古今之變。措諸事業。舒未若通
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
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送
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
送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史胡瑗是也。程子詳李制曰。
宜建尊賢之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李

者。得以矜式。朱子小本。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
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
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矣。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
佑于宣聖之廟。其為闕典同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
祀。以瑗為首。若謂瑗先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先著述。臣

考。禮有道有德。使教于學者。死則以為祭。祖祭于祭宗鄉。
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祀于李宮。最得禮意。
程歿。政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
顏子之父。无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堂下。臣

朱翼

朱翼

考之。孔子。安齊。至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季。皆所以明人倫也。
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縱出于后世之尊崇
非諸賢之本意。恐諸矣。于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者。臣考
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先繇。祀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
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季如鄉。吳祠之
制。別立一祠。中祠。祭。至王。以祀國公。顏先繇。萊蕪。使曾點。泗
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奉。至賢之意。程
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伯。程珣。首。議。漢。漢。周子。子。屬。孫。之
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送。游。朱子之父。章。齊。先生。追。謚。獻

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
李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桧和議奉
祠于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程珣朱松祀殿
至王祠使奉者知道李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
矣

洪武五年嚴孟子祀享文廟諭年上曰吾聞孟子辨異端闢邪
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嚴楊雄祀董仲
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國蔡沈真德秀祀八月進封吳澄為
臨川郡公逆祀成化二年進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建寧伯

沈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進封楊時為將樂伯逆祀
嘉靖九年上從輔臣張璉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
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至顏子宗至曾子述至
子思亞至孟子逆祀及門弟子祿先矣左立明以下祿先儒
去塑像設木主嚴公侯伯諸封爵申完申振二人存祿去
堂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圣刻向曹遠馬融何休王肅王
桐杜預何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
甯七人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陸九淵祀後又以濮
議進歐陽修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別立祠

祀齊公叔梁紇稱康公以顏無繇魯點孔鯉孟孫氏配祀
稱先賢程珣朱松蔡元定則從祀先儒

舊稱四配克國復至公卿國宗至公沂國述至公鄒國至至公
十哲左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
南右鄆公冉耕齊公宰子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
兩虎東金御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宮适萊蕪
侯曹黜酒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
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顏幸上蔡侯曹卬枝江侯公孫
尤馮翊侯秦商富津侯顏高上邳侯壤駟赤成紀伊石作蜀

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免濟陽侯吳容葦富陽侯顏祖澄
陽侯句井疆鄆城侯秦祖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濟
源侯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樂欽堂邑侯顏何林慮侯
狄黑鄆城侯孔忠徐成侯公西箴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
非文登侯申振濟陰侯顏吟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况睢陽
侯穀梁赤萊莒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伯劉向生牟伯
鄭衆維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
伯韓愈豫國公程顓新安伯即雅溫國公司馬光建寧伯胡
安國華陽伯張栻將樂伯楊時魏國公許衡廡西單父侯宓

不文。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哲萊曲阜侯顏無繇共城侯
高崇壽張侯公伯寮益都侯樊涇鉅野侯公西赤于乘侯梁
鶴臨沂侯冉儒沭陽侯伯慶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開
高宛侯漆雕徒父鄒平侯高澤當陽侯任不齊弁平侯公良
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支聊城侯鄒單祁鄉侯罕父墨
緡川侯申党歷次侯荼旃南華侯左人即胸山侯鄒國樂平
侯原亢睢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唐侯邾邕臨胸侯公
西與如內黃侯遽伯玉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侯琴
張博島侯黃叔棄中都伯左丘明臨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

卷八

八十二

卷八

勝考城伯戴丕曲阜伯孔安國廣川伯董仲舒岐陽伯曹
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雁師伯王弼新野伯
范甯道國公周敦頤洛國公程頤郟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
封伯呂祖謙崇安伯蔡沈浦城伯真德秀臨川郡公吳澄
述記之典其礼起于漢延光而其议定于唐貞觀自左丘明至
曾遠二十二人是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况楊雄韓愈也至
淳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
張栻呂祖謙也至咸淳而益者即羅司馬光也胡允皇慶中
進許衡而至順中又進董仲舒馬融

孔聖塑像祀神主于廟庭當時上廟祀而欲黜荀况楊雄
筆者宋濂也上考正祀典疏而欲進王通胡瑗者程敏政也
至英宗朝而益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吳澄馬至孝宗朝而
益以楊時馬世宗悉厘正之至穆宗又述祀官之請進薛文
清瑄

萬曆間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鄒德溥曰祀文成以功績紳使人知用世之李祀白沙以功道

遠使人知不用世之亦為李

陳澹曰釋奠者但奠置祭物而已主于行礼非報功也

卷八

八十三

卷八

呂大臨曰釋菜之礼之至簡者不在多品昔其誠也

缺木曰釋奠有六始主李釋奠于先聖先師一也四時各釋奠

于其先師凡四祭連前為五天子出征及釋奠于李以獻誠

首六也釋菜有三仲春上丁入李釋菜合舞一也

器釋菜二也大李始教皮弁祭菜三也釋幣惟

是也

視學

天子視學大昕鼓敝所以警教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王先師焉有司卒事命始之養也連東序釋奠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遂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遠饗咏焉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具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郡吏曰反養幼于東房終之以仁也

朱翼

八十四

書大傳帝入東學上觀而貴仁則視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吳而貴德則至智在位而功不僮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淪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違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禮書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誅告也

漢光武建武初嘗起太學上環視之十九年帝太李明帝永平

初臨辟雍唐高祖武德中幸國子李釋奠宋太祖建隆初幸國子監觀製孔顏贊仁宗天聖初幸國子監召直講馬龜符講說孝宗淳熙中幸太學命禮部侍郎李兼執經祭酒林光朝講太學

我高皇頗幸太學釋奠命講列聖以來凡即位改元及郊祀之後必先臨幸入文廟則躬釋奠之禮御奠倫堂則賜坐講之榮肅皇帝重幸太學行弁服四拜之禮莊皇帝泛禮臣之請行幸太學之典其奎章宸諭鴻儀大春載在臨雍錄者若命司天候氣擇吉若命司空濬爵陳器若召聖流于孔林徵世肖

朱翼

八十五

于顏孟若敷高慈令李習陪臣與之視禮若駐蹕而易皮弁升廟而躬三獻若祭至季于周湯完帝德于禹謨若命坐賜茶有詔錦衣寶鈔有賜凡既章、著矣而勅諭之辭又有曰五緡之道根于性命之自然而推極其用則化成天下又曰六經靈憲炳如日星所以發揮斯道甚備

萬曆初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儒臣進講文武大吏環視而拱听召三氏于闕里賜師生之筮書而錫宴錫饗錫幣錫養老之義尚書之講蓋禮言達李而有設饌省醴之儀乃至王所以使民與孝與弟以大推恩之典者也

養老

內則凡養老三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休而不乞言有言則記之為悖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悖史

天子之子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李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李所以別分義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養之太李庶老庶人之老者養之小李故有虞氏春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春國老于東序春

八十六

庶老于西序商人春國老于右李養庶老于左李周人養國老于東膠春庶老于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缺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犒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謂之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服人以食禮而服錫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有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商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六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饗事耆老此周人以享禮養老也行畫言飲射

而繼之以祈黃者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樂記曰食三老

更于太李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漢明帝元初中下詔曰光武皇帝建三雍之禮而未及臨享耻

眇小子屬當丕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太射令月元日復踐辟

雍尊事三老凡事五更安車輜輪供綏執授侯王設警公卿

饌球朕親袒割執爵而酢祝饗在前祝啗在後升高鹿鳴下

宮新宮八佾俱修万舞于庭

後魏孝文帝行養老之禮三老言曰五孝六順天下所先願

下重之以化四方五更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山願陛下願

之以濟黎庶帝受言禮畢贈步輦一乘詔曰三老可給上公

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例

唐劉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于太李所司先奏定三師

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

更

祭禮

舜初為顛禋之祭以攝位告後巡狩至方岳有柴望之祭无郊之名夏后氏尚黑故于日既没而黑為闇祭殷人尚白故于日方中而白時為陽祭其郊制亦未詳論郊禮者亦準諸周禮而已固不必如漢儒之言緯書而強釋祭法禘郊祖宗之義也

周禮大司馬伯禋祀一昊天上帝兆五帝于四郊

肆類上帝人知虞帝之格于天矣而不知精一傳心者上帝之所以居歆也柴望告祭人知武王之格于天矣而不知執競

樂義

八十一

樂

其心者帝心之所以簡在也後世祀天之禮如分祭合祭之儀九五五帝之辨汾陰泰時之祀牲帛祝嘏饗文純于子父母平日既无幹蠶承考之能又向无承顏順志之歡乃欲以三牲之養悅其心也胡可得焉

愚按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上帝之牛角爾粟必在格三個月後稷之牛惟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擇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万物无可称之者故因

其自體之休也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祿宮尊

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主澤宮以听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虛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听之示民嚴上也郊之日祀掃洒路行者必正帶命而民听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九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春坛王脱裘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盾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黍稷疏布禘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旂九章而設日月四圭有卽六變之音黃鐘太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九裘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祀天之禮及矣

八十一

樂

江旭奇曰善事父者不徒有服勞奉養之節而又有先意承志之孝善事天者不徒有明德昭假之文而又有上帝是祇之心祀禮者升中于天而風風儀龜九假享帝于郊而風雨節

冥暑時則豈徒以其文而已哉

示方吉

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地周以夏至禮祇于方丘
大示蓋禮之大者或言地示則凡地之示与鳥或言土示則五
土之一而已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而牧
人陰祀用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
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鍾為宮
若樂入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于神示求之
然後禮之然後祀函鍾為宮求之與也太簇應鍾祀之
之樂也若夫王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
幣器亦從而異也

樂器

九

辰

鄭氏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
州之示此惑于織緯之說不可信也

祀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壇祭于泰坛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
地也

陳氏礼書曰先王祭天則燔黍以升煙祭地則瘞埋以達氣增
必于樂六變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其牲角爾黍其牲体
全蒸其養不和其器犧專疏有黍稷和豆登辨且蓋籠爵
之類其藉蒲越藁粘其樂欽音鍾太簇奏太呂應鍾其舞雲

門咸池其鼓雲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太裘
袞冕其摺執則大圭鎮圭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泰廟容
上下漢北時祠五帝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駢駒危馬一切侈
靡而匡衡刻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間繆
戾尤甚春則天地同宇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郊而
先王之禮隳廢殆尽矣

愚按說者曰類上帝禮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而獨不及地
祇類者萃合之名也祀上帝則地祇在焉不稱地祇者所以
尊上帝也此言合祀者所以由防也周礼大司樂冬至地

禮記

九

辰

上圖丘之制曰礼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礼地祇此
言分祀者所以由防也

主合祀者曰天色乎地不可与天抗也主分祀者曰順阴阳
辨時位各依象類以求之

江旭奇曰頃歲朝有合祀之說大畧以為周頌昊天有成命小
序以為郊祀天地同礼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而不及地
祇則周官蓋主合祀也若乃泰壁黃琮四圭兩圭之類特其
礼天地之器類不同不可據以為分祀之證也如漢高增春
時為五祀九帝自武帝以來並郊見春時于甘泉又開華冷

陰主后土祠。惟上然甘泉。惟並在遠非都邑之郊也。祀春時以五月。后土以三月。非二至之期也。成帝建始中。罷甘泉汾陰。更南北郊于長安。劉向深以為不可。至光武竟采元始故事。合祀天地于南郊。漢至祿為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是。已唐天寶合祭。天地于南郊。宋自建隆以來。皆合祭元豐一殿。元祐再設紹聖三殿。託主于合。且周以冬至為歲首。先祭天而後祭地。順也。若令用夏正。先夏後冬。先地而後天矣。故分祭之說非是。

宋元豐中樞密院陳襄等上言曰。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

朱翼

十一

冬日至。于地上之圓。立春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立春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于冬。日至者。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帝出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万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祀沈。禋享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一。

也。漢元始中。姦臣妄議。附會周官大司樂之說。謂當合祭。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濶一時之奉也。然而卒无所定。蓋之本朝。未遑釐正。臣謂陛下既嚴合祭。南北二郊。自當別祀。然胡宏吳微。則謂其刺謬。程子曰。元祐時朝廷議行北郊。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物皆尚純。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是時種子。購便。吳天有成命之詩。謂

朱翼

十一

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此詩冬至。至皆歎豈不可耶。夫郊天地。又與其祭父母不同也。此是根本之祭。須各以其類。祭豈得同時耶。宋自建隆而後。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而已。元祐詔。議北郊。藉。執主合祭。送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送之者四十人。夫礼非送。天降非從地出也。由人心生也。送藉。劉之說者。衆寡不同。若此。可以現人心矣。有虞氏神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神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按揚氏後言祭法歷叙四代神郊祖宗之礼神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于稷而禘止及乎嘗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与礼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嘗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稷配之夫祭法大傳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兩謬矣

西漢之所謂郊祀蓋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兼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大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

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禘上帝三代郊祀之礼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于是以天為有六以祀上帝為郊鄭康成註二礼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其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也

江旭奇曰天帝一也以形体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一宇言則祀天祭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版薦上帝之類以氣之兩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東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黃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故朱子言周礼說

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是

矣鄭康成謂之六天曰昊天上帝者北辰暉魄也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若威灵仰赤熒怒白招巨推光紀含樞輝是也王肅羊儒引經傳排之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為一而併圜丘于郊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為五帝則非也五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時者乎

江旭奇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告祭冬至祭于地上之圜丘圜鍾六變所以順天道生物之始而報天也必于南郊順陽

位也夏曰禘祭于澤中之方丘函鍾八變所以順地道成物之始而報地也必于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禘禘位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武王伐商虐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崇望並奉大告武成王營洛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奉者有繼日而奉者此所謂告祭也正祭者根本而特祭天地故其礼一而專告祭者因事而告而並祭天地不必拘特擇位故其礼要而簡礼立不同義各有當也

洪武元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祭告南郊即位先時積雪隆晦

是日開霽于時作存心錄即告祭也嘉靖九年庚寅十一月
如于泰坛而其露降作欽天頌即正祭也

按孫宣公曰歲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園立正月祈設五時血氣
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礼最大故称曰昊天上帝朱子亦
言周礼歲有九祭盖四為祭天併祭五帝而為九也但其礼
大小不同耳程子言冬日園立陽之初也春則因民播種而
祈穀夏則恐早暵而大雩秋則明堂而饗成物也朱子言四
時迎氣併祭五帝合為九祭是也若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
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則九祭之主于天者已

失其三矣

按祭義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說者謂懸象者明莫大乎日
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故郊以报天而日以主神然有其祀
必有其配故必配以月也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泛
祀惟日月而已祭義又言祭日子坛祭月于坎以別幽明祭
日子東祭月于西以別内外是于郊祭主配之外又有專
祭也參之周礼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節文之先後輕重已
自可見豈有郊之日一時並祭諸神者乎後東漢建武初合

祭天地群神祀太坛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唐圖
從祀之位高七百餘座且蔡美宋取五代藝政一番郊祀
實繁重國力不給于是觀祠之礼不容數本遂以后土祭
于園立而海岳鎮瀆山川五陵堵濕原衍皆在從祀之列于
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皇祐中大饗明堂又以太昊炎
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韓族玄冥五人官
侑祀五帝于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夫莫專于天精一以
享犹恐誠意之不至也而獲藜者此豈古人掃地而祭之意
乎

考經曰

考經曰考稟大于農父農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

江一鵬曰内心者以少為貴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奉天下无
足以當其德者故礼尚其賔有周園立之祭天是也外心者
以多為貴者也德發謂万物理大物博故礼尚其文有周明
堂之祭上帝是也

立禋曰至人之于天專而遠之故祀于郊而配以祖觀而遠之
故祀于明堂而配以父蓋以一陽初生之月祭天子太坛而
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于季秋万室告成之後祀帝于明堂

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朱子曰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故曰尊親周道倫矣

宋治平初錢公輔等奏議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全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全人之德者配焉請以周事言之切謂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祀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

文正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万世不迁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豈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廢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豈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廢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廢父也以周公之心揖成王之祭則廢祖也廢祖廢父其義一也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祖配之其後又以景武配之漢矣孝武之後无闻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章帝安帝之後

无闻焉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延及于今宰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司馬光等亦謂孔子以同公有全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升據聖人之德莫大于孝以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時英宗竟從孫朴等廢父大孝之議詔明堂奉仁宗配

宋黃曰同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配帝者一文正也

自武帝作明堂于汶上及修封而祀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座對以高皇下房則祀后土時祀帝豈非而配帝孰未失也其後子孫乃備並祭五帝之禮至元始中而捨祭明堂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至唐以後遂有三帝並備之禮宋則或以親郊之歲移其祀于明堂而其禮則合祭天地並祀百神豈有誤詔廢父之典而宗祀无道之徽宗者矣
江旭奇曰據丘瓊山親之說則當以父配據宋臣之說則當以首德之君配漢也配祭明堂論德當在文帝論親則在景帝而乃配以高祖是以有功之祖配于郊後配于明堂不亦

謬乎而素坤儀謂其未失礼何也。吾聞朱子亦曰後來妄將
廢父之說乱了。可見以時君之父配者為非。予以配天非易
亦須合此人心安。

周礼所謂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主于四時者也。故
周人祀天子于圓丘享上帝于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于四郊
所以致去生物之功也。秦滅李用廢礼。漢郊祀用新垣平之
說。則礼五帝明堂用公玉帶之圖。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為主。
不復知有上帝。五帝之分矣。成帝欲改郊配而卒寢于康衡
之免官。晉泰始議明堂南郊除五帝。生以韓揚建古竟緩備

位其後王仲立之于唐開元宋祁之于宋元祐皆請二礼並
行。總之祀上帝于明堂者周礼也。祀五帝于明堂者漢礼也。
合周漢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者唐宋礼也。其不
取六天之說並羅神。祀僅見宋神宗一人。惜當時諸臣
不大為建白而孝子嚴父之義遂終于不明矣。

我朝吳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夏至祀皇地祇。洪武元年撰
二立樂章。二年奉皇考仁祖配天地。位西向。八年定大祀登
坛。脫賜礼十年春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灾異之說。始定合
祀礼。更撰樂章。八月作大祀殿于南郊。未成。十一月丁酉各

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于大祀殿。仁祖配位
如故。後增修坛壝。進祀大明五岳而下冊。壇四壇。內壇水二
十坛。大臣分獻。礼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遂罷朝。日
夕月。樂星之祭。併停太歲以下春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祭
山川坛。及帝王廟。建文元年撤。仁祖配。太祖文帝即
位亦如之。永樂十八年北京坛成。上歲親祀。洪熙元年奉太
祖文皇並配。嘉靖九年上從言官夏言議。欲分祀天地。下廷
議。汪鏞等主合祭。享瑞等亦主分祭。而謬以山川坛為方丘
方畝。夫等主合祭。然不以分祭為非。上曰分祀礼也。因立則

日月星辰南北二郊。奉太祖配。孟春祈谷。祀上帝于大祀殿。
奉文皇配。專祈谷二祖並配。二郊專奉太祖配。十七年上欲
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太祀殿。建太饗殿。祭上帝。薦
大饗于天。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尊極。皇考為尊宗。故皇
帝備饗。為是秋殿未成。乃大饗于宮右乾陽宮。極室殿。遂升
附皇考于太廟。仍歲主于原寢。

江旭奇曰古礼祭者有以始祖配者。周之后稷是也。有以受命
之君配者。漢之高祖是也。夫配天以功德而功僅開創。為
大則周。後稷。開明德。吳光之君而漢之配高祖。非以嚚

在位為帝者首乎有六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又以文王配明堂漢以高祖配郊又以光武配明堂是也有以祖宗並配者唐垂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以太祖太宗配周立是也我朝太祖之始建郊也以仁祖配是周后稷邈本詳源意也成祖之祀郊也以太祖配是漢奉高祖崇功德之特起也仁宗時則以二祖配是唐垂拱開元宋至道之所已行祔情而合礼者也至世宗獨奉太祖配南北郊其祈谷之祭以成祖同配尋亦不行蓋始諸宋郊祀宗祀之遠而終竟以父子相並為嫌矣夫成祖功同肇創而推尊未至非稟

崇先烈之礼也配饗百十有餘年一朝而嚴之非孔安走若之義也且今祈谷之祭重正已久而郊立配位未復闕典甚矣頃歲朝設欲歲一本郊礼合配天地而奉二祖並配論者或以父子相並連祚接席為嫌夫廟廡于祖昭穆對向非嫌也郊廡于天祖宗序列亦非嫌也然則天帝各配者固事別之道也而祖宗並配亦安可以非禮為嫌乎
今制天子于三月辰視陵藏有奠而不祭臘冬遣官七月十五各詣陵南京亦然百官道過南都及南都官必謁陵新中丞梁人亦謁見是陵則以世守官及內臣行礼。

江旭奇曰左傳龍見而雩所謂春夏祈谷于上帝之祭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蓋因旱而雩也雩見而雩者建巳之月蒼龍宿之休昏見東方万物始盛待雨而長故祭天以雩百谷祈雨而起發之郊其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与他祭異此非全不用礼但声音之號詔告于天地之前以達神明以樂為主如郊亦用樂而以礼為主各隨其宜獨漢承秦滅秦正雩礼廢止以旱求耳漢儒註疏或言雩五精之帝或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帝遂行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神于南郊如唐貞觀礼是也有雩祀吳

天上帝于圓立以太宗配又為壇三等祀五帝五人帝五官神者如唐開元礼是也有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主夏又祀赤帝如宋景德真宗议是也均之失古人之意矣
祭法曰雩宗祭水旱也夫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而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唐開元礼霖雨不止則雩祭國門設神座皆內向世宗以孟春上辛行祈谷礼于南郊祭皇天上帝自二月至于四月雨暘時若則失雩之祭遣官禱行如兩澤愆期則親禱焉
朝日夕月者祭日月也杜氏通典曰歲有四陳氏礼書曰歲有

六楊氏漢曰天子嘗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蓋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周禮曰兆于東郊兆于西郊祭于壇祭于坎祭于東祭于西祭于壇曰王宮王有日之象其居也故以名壇祭月之坎曰夜明此外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固郊而祭者也禮曰于南門外禮月于此門外此固觀而行者也祈來年于天宗此固蜡而祈者也雷雨風雨之不時于天子崇之此固禘而禘者也

朱翼

明初有朝日夕月之祭洪武罷嘉靖九年復朝日壇在東郊西

春分祭大明之神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祭夜明之神

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槨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實柴致牛禁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舍十二次也槨燔積柴實牲體燔柴而升煙也鄭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而師畢也小司寇孟冬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敬數又周制中秋祭天星于圓之東南天星左角為天曰主穀農祥展見而祭之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國城東北立春後中日祀雨師于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于西南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于國城西北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或曰風師雷伯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皆天身氣數司之故楊氏謂四司之神如司春司夏之類不為先見但信祭品之奉而奉神君以受命法信嘉慶之言而置九壇以祭貴神至有請隨貴神飛燕之方以定祭位者則過矣

祭法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周禮蒼章中春書擊土鼓飲曲詩以逆者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其禮逆暑以昏求諸陽也迎寒以夜求諸陰也祭疏以為寒者太甚祭以禳之寒暑相死祭以祈之

朱翼

六宗孔先列飲以為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曹達以為天

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以為天地四時也鄭玄以為皆天之神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張氏以為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也孔安國取祭法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為準
四方之祭註疏曲禮一條謂五官之神祭法一條謂山林川澤丘陵之神舜師一條謂四望之神太宗伯一條謂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條謂四方五行之神諸說惟舜師而舜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其說為近蓋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

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式是曰望郊之屬是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致也五谷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長故封稷而祭也

社稷之祭各有配疏曰勾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于土死配社而食棄焉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于民人死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故曰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社蓋並言之耳則祭社而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

朱子曰禮之所不載則神之所不享淫祀无福徒有明文非固

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太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无所主妄有愛疑然傳有之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于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亦不甚難察也

朱子曰社實山川丘澤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勾龍其配也稷則身為原隰之祇而棄其配也夙師其也兩師畢也皆著于周禮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五者皆土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万物而民生賴者其德為最盛是以城墮時日之制牲幣服之

而降登饋奠之用莫不參訂討論頒行下國其動如此

按顏氏曰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種之功則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厉山氏之子農是也

古人祭之以春官擇之以元日行之于新邑禱之于榆榆其崇重之音可規已自後世有不立官稷不建州社者一廢于漢之中世身壞于唐之建州此張文琮所以有何規之嘆也

江旭奇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而一之何耶夫方丘與社

雖皆地祭而言伯序祭有社无祇蓋本社則其禮違乎上下本地則天子獨用之也且地有五祭有共祭夏至祭地于北郊唯陰時因陰位所謂正祭也區人營園左社右社以社與社對專而親之因事則告知天子將出類上帝宣于社之類所謂告祭也立文莊公曰王者大一統而有定居既統祭天下之大祇而又專祀畿內之土祇

江旭奇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如五岳則東泰南霍西華北恒中嵩山也四清則江河淮漢也山川則凡百山川皆是也望之以祀而秩其牲幣祝號之次第視三公視諸侯視子男

也。劉向曰：五嶽能大布雲雨，鳥能大飲雲雨。鳥雲觸石而出，膚寸一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能蕩滌垢濁，鳥能通百川于海，鳥能出雲雨千里，鳥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能出物，鳥能潤澤物，鳥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以百數，故視子男也。自秦滅李，禮典廢墜，祠祭山川，皆因其游現，所至與封禪求仙，則及其其歲時致祭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諸侯國者，不領于天子之祠官，必俟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故地而後奉五岳之祭，非古義矣。

雜纂

百八

禮

周禮：春官甸祭，蜡則飲，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祀四方，豈稔凶荒之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物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者寬縱之義也。八蜡一先，耑者神農者，二司耑，后稷是也。三百種，四農謂古之田畷也。五郵表，畷田畷于井間，所舍之處也。六禽獸，如猫虎除田中之害者也。七坊，八水庸，坊者所以畜水也，亦以郵水水庸溝之類，所以受水亦以泄水，郵氏謂此二者皆祭先代始為之人。

雜纂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祀于公社，以上公配祭，故曰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臘者，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陳氏禮書曰：蜡之為祭，合聚万物而饗之，則所祭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故郊特牲：白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也。此所謂蜡祭也。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臘祭也。是臘祭在蜡祭之後明矣。蔡邕獨曰：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嘉平，漢曰臘。則合二祭為一矣。

雜纂

百九

禮

五祀者曰門戶井灶中霤也。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井灶人所資以春中霤人所資以居，而又有兩本制度，有所與先王所祀而報之也。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于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于秋。灶火之所用事，故祀于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于冬。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于中央。古者天子七祀，則益以司命、泰厉、泰厉者古帝王无後，能為民作厉者也。隋唐又謂五祀祭行。李林甫修月令，亦祀井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于始行耳，非常祀也。

禮記 郊特牲 元

祭祀之期。禮部祠祭司開送太常寺刊冊頒示各祠廟。虞所

子年。冊則開亥年十一月。某日冬至祀天子。因立先三日致

齊歲暮行太禘。禮于太廟。同日祭太歲。月將之神。先三日致

齋。并祭五祀之神。承天門外祭旗。齋之神。子年正月。擇某日

孟春時享太廟。同日祭太歲。月將之神。先二日致齋。并祭司

戶之神。二月上丁某日祭先師孔子。上戊某日告祭社稷。丙

日致齋。三月某日春分祭大明于朝。日壇先二日致齋。次戊

日祭先農之神。擇某日祭歷代帝王。先一日致齋。四月擇某

日孟夏時享太廟。先二日致齋。并祭司灶之神。五月某日夏

至大祭地于方澤。先三日致齋。六月土王用事後某日祭中

雷之神。七月擇某日孟秋時享太廟。先二日致齋。并祭司門

之神。八月上丁某日祭先師孔子。上戊某日祭社稷。丙日致

齋。某日秋分祭夜明于夕月壇。先一日致齋。擇某日祭歷代

帝王。同日祭城隍。旗。蠶等神。先一日致齋。十一月擇某日孟

冬時享太廟。先三日致齋。并祭司井之神。

每歲仲春。秋去。戊皇帝親祭。帝社稷。辰戌丑未。皇帝祀。祀神

祗壇。餘年。遣大臣。擇祭十二月大禘之日。遣官祭太歲之神。

于太歲殿。祀四季月將之神。仲春。次戊。遣官祭農歲春。

每歲仲春。秋去。戊皇帝親祭。帝社稷。辰戌丑未。皇帝祀。祀神

朱彙

百十

日皇后祭先春之神。時祭五祀。皆遣內官。歲暮則太常少卿

合祀。至于青龍之神。則春秋遣順齋官祭旗。蠶之神。歲仲秋

遣旗手衛官祭于霜降日。又祭于教場。歲暮祭于奉天門外

永樂後。朔望皆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有大征討。皇帝

武弁服。禡祭。軍牙之神。六燾之神。燎望。刺五雄鷄。血五酒

碗。酬神。烏世宗皇帝始。于春秋開講。先期一日祭。祭師則皇

師。帝師。王師。先。祭。師。皇帝。皮弁。拜。跪。行。釋奠。禮。

禘。禘者。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

配。之。曰。禘。太。傳。曰。不。王。不。禘。而。趙。匡。釋。之。曰。禘。王。者。之。大。祭。

也。蓋。及。于。毀。廟。而。不。及。于。親。廟。也。至。于。合。毀。廟。未。毀。廟。之。主。

而。祭。于。太。祖。之。廟。曰。禘。以。昭。穆。合。食。于。太。廟。禘。以。當。禘。其

尊。卑。皆。祭。之。大。者。天。道。小。備。于。一。閏。則。三。年。一。禘。天。道。大。備

于。再。閏。故。五。年。一。禘。禘。以。四。月。時。維。生。長。乃。祭。其。所。自。生。禘

以。五。月。維。時。成。熟。乃。原。其。所。由。本。矣。先。武。禘。祭。僅。能。再。奉。則

疏。而。怠。唐。玄。宗。禘。禘。并。乎。正。歲。則。數。而。瀆。又。有。禘。不。及。禘。

非。其。祖。者。雖。謂。之。不。禘。不。禘。可。也。春。時。禘。祀。各。于。其。廟。小。禮

也。夏。禘。秋。嘗。冬。烝。皆。合。食。大。禮。也。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

一。日。而。省。視。自。再。獻。而。至。九。獻。其。禮。非。一。奉。自。致。神。以。至。送

禮記 郊特牲 元

朱彙

百十

此選代
之由

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若日享一廟
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弥月之間亦莫既其事故春則惟祭
夏秋冬則合享固各有攸當矣漢唐以來四時之祭一于合
享其何以言禮之中乎

周禮大宗伯首及于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五禮異用而以吉
禮若其先此正虞廷秩宗典朕三禮之意十二吉禮者曰禋
祀天也曰實柴祀日月星也曰禋燎祀司中司命風雨也
皆天神也曰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也曰醴沉祭山林川澤
也曰醢享祭四方百物也皆地祇也曰俎饋饌五年之祭也

禮記

卷十一

曰饋食三年之祫也春曰禘猶言饗也夏曰禴薄祭也秋曰
嘗嘗新也冬曰烝進品物也皆人鬼也

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
祇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七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而人鬼
格矣

葉時曰天子五年大祭曰禘諸侯三年大祭曰禘非天子亦禘
諸侯亦禘也

圖初以孟春特享四親夏秋冬合食後定孟春特享上旬日夏秋
冬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春用德廟之樂嚴特享

嘉靖九年春世宗皇帝獲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設帷帳如九
廟奉太祖南向十年夏言謂昔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
義尊太祖特享耳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廣見太廟為特享
太祖言對與世宗意合

嘉靖十年改尊太宗為成祖立春特享各出主於殿主夏主秋
主冬時祫出太祖成祖七宗主于大殿特享禮同樂歌同三
祫禮同樂歌異季冬中旬擇日大祫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

禮記

卷十一

主于大殿祭畢各歸主于其寢

今制春月特享則分祭于各室三時合享則以太祖為尊共食
于前殿已桃之廟皆不與惟歲暮之祫則升四祖于上而桃
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

程子曰革王假有廟群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如其
仰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
革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而其至大莫过于宗廟故王
者革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革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于人
心圣人制禮以成其德耳

子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无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于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而况于祭乎。

朱子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今之遺代以疏賤而行親貴之事。是故以為君蒿則疑于死情。以為裳衣則疑于非類。以為樽俎則疑于死。執以為飲福也。則疑于死。序以為陶匏也。則疑于假器。毋惑乎災怪存生而神不來歟也。

江旭奇曰。古者不為墓祭。亦曰莫者。歲也。先人之神。已奉于廟。而墓乃歲其遺統耳。江淹卿謂古人實有墓祭。余思今廢人之家。未必有廟。而貧者儼居无庐。神將安棲。故祭掃之禮。亦人情之所必至也。祭者以酒灌地。求神于幽也。掃者恐其荒蕪。而刈去其草也。加之土之制。其亦孝子死而之情乎。蔭木之植。禮原有。限檀子。載松柏。為天子諸侯之墓。而樹蓋其墳。必雄壯。根不能入。先破柳穿棺之患。且有守禦不忠。倣砍廢人之墓。惟樹湯柳。則其根軟弱。不能入塋。且易凋朽。一砍即仆。斧斤不驚其義。登遠。

愚按士庶之家。祭祀須用宗子。法凡祭而弟與執事居相遠者。

朱子曰。主以紙榜標記。祭畢焚之一。歎无祝。

朔旦用酒果。望旦用茶果。大祭每任用四品。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俗節用二品。止一歎。

程子曰。士大夫家多忽于祭。厚于奉。奉而薄于先祖。不可也。家必有廟。必有主。日朔必存。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祀祭先祖。季秋祭祿。忌日。迓其主祭于正寢。白衣冠。不茹葷。所謂終身之喪也。

江叔鵬曰。父心存日。必以肥甘烹調之美。為奉至祭時。只具物耳。殊非事死如事生之理。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遠而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或得。若縱欲无度。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性。

壇廟

南郊祀天就陽位也北郊祀地就陰位也

陳氏禮書曰南郊于地上丘因而高所以象天北郊于澤中立

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坛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

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坛折則人為之也祭祀

必因其自然之立所以致敬燔瘞必于人為之壇折所以尽

文宗廟之禮瘞埋于兩階之下則坛必設于園立之南折必

設于方立之北矣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

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更泰則吳鄭密上下凡四時以

祭五帝至漢武則增北時泰之祀不于園立謂天好陰而兆

于高山之下其祀地不于方立謂地貴陽而兆于澤中之園

立漢之祠天不于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于北郊而于汾

陰河東以至坛有八觚席有六未其後天地同祭于南郊先

武始兆南郊于雒陽之南北北郊于雒陽之陰云

我朝吳元年建園立于鍾山之陽以祀天而以大明夜明星辰

太歲諸神從祀建方立于鍾山之陰以祀地而以岳鎮海瀆

諸神從祀後設天地坛于正陽門之外從祀如故永樂十八

年北京天地坛成嘉靖九年作園立于天地坛稍北為皇穹

亭作方立于北郊稍南為皇祇室從祀因立則日月星辰雲雨

風雷方立則岳鎮海瀆五陵山又有大祀殿如古明堂以祀

上帝

周礼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大司空設其社稷之壇而

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野与社

主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主為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

國社自主為社曰侯社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

何也蓋王社侯社死与于農之祈報故不置稷也大社國社

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置稷也

社稷

百十七

小宗伯之軍社蓋至始稷必有事于社也長祝掌勝國之社之

祝饗以祭祀禱祠為蓋國君死道而被誅滅其神无罪故存

之白虎通曰周立殷亳社為戒而屋之左傳曰宋社屋矣則

亡國之社必屋之不受天日之照也

皇朝太社稷建于門外園初太社太稷異坛同壇北向勾龍后

稷配後同坛同壇嚴勾龍后稷配奉仁祖配建文君即位徽

仁祖配太祖永樂中京師坛成位置如故仁宗又奉成祖配

嘉靖九年世宗諭礼官奉太祖成祖配位歲大寢仍以勾龍

后稷配

帝社稷坛在大内西苑曲鳳亭西皇帝社西帝稷皆北向

葉文康公曰古者立君則曰春社稷及女則曰共社稷死則曰死社稷去國則曰去社稷其重明矣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房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秋湯過之而祀棄以棄之功大于柱也

神祇坛在團丘西國初有山川坛嘉靖中即山川坛為天神地祇

坛天神坛南向雲師雨師風伯雷師凡四坛地祇坛北向五

岳五鎮基運翔冬神烈天寿純德五陵山四海四清凡五坛

從祀京畿山川西向天下山川東向

先農坛在山川坛西南

先農氏之祭始于世宗

高禘世宗始祀設木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坛上

皇天上帝南向獻皇帝配西向高禘在坛下西向皇帝位坛北

北向后妃位坛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坛下陳方尖方輻如

后妃嬪之數祭畢坛官導后妃嬪至高禘前跪取方尖後后

妃嬪后妃嬪受而納于輻

五祀祭司戶宮門道左西向司空大庖前中道南向中雷文樓

前西向司門午門外西角樓東向司井太庖井前南向歲暮

合祀于太庙丹墀西東向

金海祠在大内西苑湧泉亭後歲仲春秋上壬遣太常卿祭司

海水府司每三神嘉靖中上諭礼官歲端午朕率礼官遊西

海子古燕京積水潭也時望祀諸神特建祠自此始也

青龍祠在阜城門外三十里洪熙元年以旱禱房師山潭大小

二青龍兩應時大注遂封神飭祠宇自是歲仲春秋遣順天

府官祭

旗纛庙在山川坛旗纛藏内府

聖師文廟殿聖師之祭始于世宗皇帝奉聖師伏羲氏神農氏

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

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

歷代帝王廟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

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

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分五室兩廡從祀名臣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

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

葛光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

飛張浚凡三十三人洪武中高皇謂文王雖基廟命終守臣

祀何即

節唐皇祖有天下本太宗力故罷祀于陵增祀隋文帝旋亦停止嘉靖九年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蘇姚洪諸羅元世祖祀不可二十四年陳棊又言之乃罷祀初洪武中高皇曰趙普負太祖不忠罷祀嘉靖因元世祖罷祀并罷木華黎等五人

黃帝有合室以祀上帝唐虞有五府以祀五帝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秦有四時明因之有大祀殿

按商書言七世之廟可以現德周官守祧八人以蕪姜姬之宮則自三代以來天子七廟可知已

朱子

百字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祭法達士二廟官師一廟大抵士无太祖而皆及于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為都宮其內則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廟以歲主四時祭焉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薦新則于此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迂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迂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則毀而遞遷諸侯則无二宗大夫又无二廟其遷毀之數則與天子同三代廟制大畧不过如此漢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高堂元成巨衛之

朱子

百字

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无起寢廟但歲其主于先武廟中更衣別宮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后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同堂異室之制堂即殿也室者主之所藏也同堂異室以西為上而无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廷而新死者入于祢之故室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于一隅既无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歷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子孫于此宜亦有所不安矣神宗詔儒臣討論舊典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叔孫通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似為近古乃揚時謂其繆妄非二帝三王之正體則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

朱子卷陸子壽曰擬禮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統謂畢原鄭卯為文之昭卯晉應韓為武之穆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也是昭穆之位豈以新主而可變哉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

其類

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

吳徵曰遠廟為祧。迂而歲之也。周制先公迂主。歲于后稷之廟。

先王迂主。歲于文武之廟。功德之主當崇。故議世室。周共王之時。稷為始祖。武康穆為三昭。文成昭為三穆。統七廟也。至懿王。則共王升祔。而文王當祧。以有功德也。乃立世室于三穆之上。而八廟始增。至孝王。則懿王升祔。而武王當祧。亦有功德也。乃立世室于三昭之上。而九廟始備。自是而成。王不可祧也。乃十廟焉。自是而康王不可祧也。乃十一廟焉。自漢唐以下。有未及祧廟。未正世室。而已僉九廟十一室者。

漢元

漢元則京師各陵旁立廟。晉武則以三迂王並遷西儲。皆不深于禮矣。

國初建四親廟于闕左。中德祖東懿祖次仁祖。西與祖廟典主皆南向。其制畧如都宮。九年改建太廟前正殿後寢殿。置兩廡寢殿九間。一室中室奉德祖帝后神主。懿祖東一室。與祖西一室。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俗如生儀。時奉在殿中。設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懿祖仁座東西列。三十一年太祖神主。附寢殿西二室。正殿神主。次與祖東。向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及成仁宣英升。遷祔室殿座。已屬

弘治元年憲宗將升祔議祧。禮孝宗從。禮官楊守陳議。始建

祧廟于寢殿後。奉歲。懿祖神主。神座與祖。寢主。迂東一室。殿座。迂西向。一位仁祖。以下。迂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宣宗。孝宗升祔。祧與祖。武宗升祔。祧仁祖。睿宗升祔。不升祧。德祖以故九廟。太祖居尊。而四祖之主。皆祧矣。

嘉靖十年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上得疏甚喜。竟撤故廟。改建祖宗各為專廟。諸廟合為都宮。太祖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太廟寢殿後。別有祧寢。祧主太廟門。殿皆南向。群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七年

九月

九月。遷尊皇考廟。號為睿宗。祔享太廟。

葉時曰。鄭康成有始祖毀廟之議。吁。祖廟果可以言毀乎。迂王其廟修治之。以奉新主。未嘗毀之也。

十年四月。宗廟以雷火災。惟睿廟獨存。二十四年七月。新廟成。後同堂異室之制。

中室奉太祖高皇帝。徽號開天行道等共十六字。孝慈高皇后。徽號孝慈貞化等共十四字。正位居尊。左右室則奉成祖文皇帝以下。諸帝。徽號皆十四字。仁孝文皇后以下。諸后。徽號共十二字。与夫仁宗昭皇帝。誠孝昭皇后。宣宗章皇帝。孝恭

章皇后英宗睿皇帝孝莊睿皇后憲宗純皇帝孝貞純皇后
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若睿宗獻皇帝則憲宗于孝宗弟
世宗生父也慈孝憲皇后世宗生母也及武宗毅皇帝孝靖
毅皇后皆南面四祖居祧寢南向萬曆間世宗穆宗既升祔
則仁宣二廟當入主祧殿矣

兩廡侑享則以親王壽春王刘妃霍丘王霍妃下蔡王安豐王
高昌王趙妃蒙成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刘妃宝應王
六安王朱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共十五人
功臣則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關平忠武王常遇春咬陽武靖王

李襄

百五十六

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
英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統國忠烈公俞通海
都督同知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
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營國威襄公郭英寧國公
正具永又侯桑世傑誠意伯刘基共一十八人附焉

九廟之制始自唐之玄宗至宋祔獻懿以歷太祖而后因沿遂
不可更高皇帝享德熙懿仁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侑享宋
皇帝享列祖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亦以次在侑于時廟數
猶未定也至憲宗以世代既足始備九廟之制四列祖二太

祖一成祖并仁宣英三宗為九而規制于是大定矣于是升
祧之礼統未講也至世宗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太
祖一成祖六仁宣英憲孝武並歷帝并祔為九而典禮于是
益詳矣

弘治中時享祧詞稱八廟太皇太后皇考憲宗皇帝蓋親祧也
而九廟之數若減其一。至嘉靖中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
亦及仁宗奉祧統六廟也而稱五。何廟數之稱无準也。五廟
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統五。是祭省而祝增也
自皇高祖憲宗至皇考穆宗既備六廟而太祖成英三廟統

李襄

百五十七

五廟之稱何廟加而祝減也。壽春王于太祖為叔霍丘七王
為兄而寶應七王姪也。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為皇
高伯祖寶應七王為皇曾伯祖。秦矣。今世系益遠。而祭稱皇
曾伯祖。是秦而又秦也。

萬曆間礼官建言以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德祖雖尊不許
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侑成祖其餘升殿則祔親尽則
迁位止于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昭矣。諸廟帝后並
揭華標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祝。必一其廟。伏神各
有麗。則繁簡當而儀號秩矣。諸王各稱本爵。而勿繫以皇曾

伯祖知焉。則稱謂有經。而名言順矣。而南為昭。而北為穆。考
晚也。今乃廟分九室。各南而廟。本一也。而曰九本同堂。異
室之制。而猶仍昭穆世次之稱。此于義亦有未安也。

江旭奇曰。革除之歲。削紀錄矣。而五載之正。胡何所于。願監國
之君。歸邸。即矣。而八歲之重。豈誰與守。夫胡元北遁。尚蒙
順帝之稱。視建文君之遜位。以出何如也。今死事諸臣。已蒙
廟祀。而景帝位號。旋已議復。宜下掌故。畧議享祀所宜。以補
孔父之闕。亦或一道與。

楊守陳曰。孔子言祖有功。宗有德。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類。頭

既帝而繇。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
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
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
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實
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
以僖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而不祧。故魏
晉之廟。太祖以上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唐至中宗。既祧宣
簡于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
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于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

禘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

枕歎。歎者紛然。卒遷獻懿二祖于與。不與洽祭。而太祖
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宋至神宗。已祧僖于夾室。及王
否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景朝。禘祭所東向
之位。迂順祖于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
師。賢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入祧宣祖
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
董崇。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楊鏞。陳傳
良。諸臣之說。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而太祖

始居第一室。而禘祭居東向之位。終宋世無復議矣。自漢以
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為
太祖。請廢太上主于靈園。魏則鍾繇。高堂隆。諸儒皆謂武皇
帝為太祖。請遷十主于園邑。晉則范宣。蔡謨。群臣皆謂宣帝
為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顏真卿。韓愈亦請歲
主夾室。而時出以享禘祭。此皆祖有功。而祧无功也。

或曰。奉太祖以東向者。天下臣子今日之愿也。尊僖祖于東向
者。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愿。孰
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朱子曰。太祖奉四親。僖祖

是高祖當首奉太宗以弟承位亦高祖論其親堂奉宣祖存
僖祧宣自是後來之失天下後世自有公論即程子亦有子
孫擇其先祖祭之說其未敢以尊太祖為非也

世宗設九廟夏言上疏曰太廟都宮之向九廟勢不能容則
制不得不得不從儉約且廟成之後一日祭歷群廟非惟筋力不
逮而日亦有不給違得久非禮祭禮不得不得不降從簡易是祇
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也至于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
次遞遷之說必父子相繼而後可如或先終弟及姪故叔承
何以廢之譬如周考主考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

宣王時以六世祖未當祧而考王居其間則昭王已在三
昭三穆之外若祧之則名為六廟而祀止五世矣又如商武
丁之時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之子如以祖丁為
昭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
祀不及曾祖唐懿宗之時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
武宗入皆穆宗之子始以憲宗為昭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
昭其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不及高祖矣是東漢以來同
堂異室未可盡謂其非禮也

江旭奇曰夏桂洲之疏深以七廟祧不便夫九終弟及我朝

統一世廟至于景帝未入也叔路姪先僅一祫皇至于建文
已革也而夏公已慮其唯慮置如此若殷之承九尤為故事
而伊尹乃云七世之廟何耶愚以為世宗不可忽畧如同
世則同此一廟行同堂異室之制故一廟一主者常也一廟
數主者權也如必更一君則祧一廟親未及輒因廟數之劣
以祧之此廟為重而君為輕矣且當為七君之廟矣何以
祧七世哉至于親盡而有德之君又不忍祧則五世室以祭
之終不為廟所拘也若夫東都以來同堂異室之制止是節
省民力其與祧法亦甚無關如必三昭三穆則在堂室之內

而滿于其數亦自應祧矣至于朱子廟圖周宣王之世以穆
懿為昭共孝后為穆惟論繼立先后不論子弟是又一說
也謂以臣承君他以子承父而為世亦謂太廟之設子孫臣
庶所公共七易主而澤新亦足以恢臣民之心矣

功臣廟殿中元祀則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
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劉愈東甌華武王湯和黔寧
昭靖王沐英配享十五人東序西向都指揮使馮國用鄧國
公食都督耿再成泗國武莊公食都督丁德興濟國公都督
同知張德勝秦國忠毅公靖海侯吳瑄海國襄毅公平章廉

茂才駱國武毅公副使茅成東海郡公西序東向泰政胡大海越國武莊公都督同知趙德勝梁國公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公都督同知俞通海統國忠烈公江陰侯吳良江國襄烈公宣寧侯曹良臣安國忠烈公安陸侯吳復監國威毅公副使孫興祖燕山忠烈侯西虎各設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

洪武二年立功臣廟于鷄鳴山高皇論功列祀二十一人令死者望像生者虛位時大海因用德勝再成德興通海德勝成八人已卒樓神下蔣諸廟至是塑像移祀廟中十三人虛位

元祀書贈王謚姓洪祀書官書贈謚姓名梁國公不書謚三年增戰歿功臣五年增百二十四人

夫太廟之洪祀何昉乎盤庚曰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洪享之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是也其制見于周而其詳于高堂隆任茂今可攷者若唐以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宋以韓忠獻王趙普潘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洪祀太廟金亦奉斜也粘沒喝兀朮張浩之祀

高廟以李韓公善長寺六公及胡越公大海後韓公坐地死

永樂間始定自中山開平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嘉靖進列誠意基文皇之洪祀洪熙間以河間王王東平王徽寧國公真崇國公廣孝二王二公而已嘉靖間以僧故斥廣孝祀入吳隆寺專用羽國公郭勛請進其祖英他如楊文貞楊八達同文毅劉文靖揚文忠之賢于輔而不得洪祀忠宣王心齋二端殺馬端肅之英于銓而不得洪祀于肅愍劉忠宣之八子樞而不得洪祀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印皆位太師而不得洪祀

李韓公之佐開不下鄰侯以嫌死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取中原下秦隴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類公友德之洪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敵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必終于高帝之末遺革除之喪而未有奉也雖不得洪太廟祀亦宜別祀于郊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人心之公論與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列九棘取其赤心而外刺也左九棘
孤卿大夫士在其後右九棘公卿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
後面三槐取其黃中也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二曰中
門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玉楫
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傍三揖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
孤東面北上大夫西面北上餘在路門左右東西上三曰內
朝六謂路寢之朝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听政使視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王南向三公

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儼以序進而
問焉

漢有天子大會殿為周之外朝蕭何造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
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殿為內朝
燕朝奇按漢臣伏北闕上書是未央宮正門在背也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上閣而
外別有含元殿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見群臣百官皆在
之常恭遇朔望陵寢存食然後御紫宸傳宣自立衛換仗入
閣宰相押之由閣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候仗入閣

宋史曰
及前方
神朝非
也

宋朝因唐及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恭宰相
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為班首其
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
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恭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
日一朝紫宸為六恭官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望
恭官遂為定制

愚按漢朝恭儀史不載所載者朝會之儀耳惟宣帝紀中與始
五日一視事唐則日見群臣比漢為勤自中世亂離不御正
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侍聞不

坐即退無復見天子致宗再舉入閣禮百官復存朔望兩朝
至五代又廢後唐明宗詔群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
之起居次朔望一出御大明殿為入閣詔宋不改此神宗時
宋敏求等言今儀制所載與國朝會要及時人議論頗或異
同而王珪等又言入閣者乃唐朝隻日紫宸受常朝之儀不
可遵行此立文莊所謂前代朝儀無一毫之副者此也
皇朝自祖宗以來勤勵畜治一日早午晚三朝或再朝晨與上
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
分班侍立翰林本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挾陛而立六科給

女公族
今并禮
期有之
始如作
為深長
也

事申分侍左右御史分班而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
恩見辭者於鴻臚寺報名至日先赴午門外俟百官叩頭畢
鴻臚卿對御宣奏各負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
府六部以次奏所司行事次通政司引人於御前而奏請旨
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出奏無則已次禮科引
差使考滿官負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
次鴻臚宣奏藩府邊鎮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
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未朝赴任者而見叩頭畢鴻
臚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
殿或文華閣車疏日率如此至午後出晚六如之此每日常
朝之禮也每日朔望上具皮弁服御立殿百官公服叩頭畢
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此朔望朝之禮也較之前代之制
有所謂棧班故伏入閣等名目或失于粗畧或失於煩瑣者
大不作矣世立文莊有言祖宗時國家多事几務業委事已
取自上裁今則每日早朝有司奏對只是按行故事於午晚
二朝似若可省世蒙蔽之由自君臣不相親款始高皇御製
大語有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頓奉酌祖宗之制每
日早朝之後遇有急切重務成憲所不載或行之久而弊諸

朱翼

三

君臣交
為本

承行之臣先期入奏請從容顧問以博謀時務之要則上下
之情通而為泰交矣
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質以吏事則其体失也負觀宰相入閣
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中龍圖天章閣降手詔
給筆札而固辭不對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入侍
從輪值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臣
也
太祖時若基若澆若安若禘若濫若稱若考良文皇時若縉若
廣若淮若儀若榮若士奇若幼孜皆開泰之臣也章皇時閣
臣若崇若溥若傑若義若原若吉若浚若齊若使殿台對者數矣
至于登山泛舟賜車給饌上製綺繡標為敬皇時執政若溥
若健若東陽若廷若臺若若文升若大夏若珊若平若堯煖閣若對
者數矣至于天顏開霽若笑周詳疏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
語數陳則或移數刻或至累日皆所以保泰也
館臣言居對有五便私治間召大本士劉健李東陽謝廷等袖
出數本令看詳健曰錢寶緊要若由田若馬若皆理財之事
不可不講東陽曰益法尤重今已壞若各邊徒有其名商人
無利不肯納年阿里麻令牙蘭批哈密馬文升面奏請救其庸

朱翼

四

元旦日
食田而
不見日
實請皆
係智曰
焉知他
即遂止

朱襄

守臣如楊者策從徑道禁之十年刈大夏而奏請整理北邊
艱草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皆准告報十四年虜酋
大師擁衆寇大同威遠親酒宸翰召馬文升入便殿議戰守
之策上皆親決由是益曉暢時務使一退而具疏則詞可飾
惟卒照問之心術立見是以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說直分揚
士奇與蹇義並對而遜欲見便二上意猶的人爭射之故諸
司奏請必令藉舊章侍臣以此知上意之在守法召問天下
何時太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上意之在與治使
三議廣詔條不可令人知出厥帖諫改命不无外泄故察
事凡在邊際密語使四如務師彭德揚恭以為是士奇以為
下李伙伯安為使蹇義以為可原吉以為不可黎利請主陳
氏後張輔蹇義曰勿許崇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倖因而所
見各殊惟折以衷衷則固是自定便五
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日隔而情疏上恐片言之誤見短長於
下恐一事之忤取詭責于上則掩飾多其弊一人主以聽
行為庸思替御以竊假為旁實以後為急可以為威以急為
趨可為相德其弊二官與民隔則吏重君與臣隔則左右重
吏重而官輕者右重而君輕其弊三吏重君輕則推測何明

馮博勳
上日御
殿今諸
瑞比
何如

朱襄

陰晴未定則占候滋多致下以窺伺為工其弊四情意不通
則精神不貫以玩愒為當然以規避為得策政事率皆廢弛
其弊五上之意指未測則猜于多端下之流品未定則驚於
多言故議論滋多其弊六
今進說者曰人君法天而已天无言人君亦无言天子稱朕因
不聞朕奈何數與臣下接也抱器不言而面堂既修奈何與
公卿廷決事即有誤示群下短也于是人臣視君如帝而君
門万里矣
李文鏡造膝開恆收澤路之軍寇平仲力止還內了澶淵之役
李迪對內東門朝出內藏數百萬以佐三司之急蘇環對
御辨析乃能屈天子以伸趙普思之謀趙鼎請還內侍餘
之命三上章不報求見力陳英宗欽容納其言范鎮請立儲
十餘疏盡開見上苦陳而仁宗感泣非聲過馮唐則魏尚困
於蘇作矣非浮客雅問魏元忠則劉蕡器老死于草萊矣他
如而後邊事撤禁中之頗牧便殿數語屬幅湊之釣絲望李
藩之遷至信其非亂見蔡齊于傳臚喜得其人此皆親接臣
下之效也
考周時楊文懿請御文華論政事欽令賢才皆集于目前視听

不編於左而正端教言日止一朝不過刻時必日御便殿
君大臣與講論或令轉對益陽明潛於雲之上雖嚴和之
變自運臣實真不曜之處已多矣

朝賀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漢承秦制以十月為
歲首也武帝始行夏正而以正月為歲首然朝賀之儀則仍
其舊用十月至後漢始行朝會禮於正月晉禮志魏晉冬至
日受六國及百僚稱賀唐書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宋太祖
則有長春節太宗則有乾明節

皇朝承前代故事為元旦節冬至節并万壽聖節凡三大節先
期於寺觀演習朝賀儀至正日行禮南京行於禮部外官俱
奉危亭或望北各拜賀於本衙門南京文武官各具表差官

奏賀

齊捧文拜送於禮部武拜送于中府直隸各府十三省各兩
司俱堂官齊捧入賀因附各官齊捧送吏部以憑點陟

太皇太后皇太后正旦冬至東宮妃正旦冬至各有命婦朝賀
儀后宮正旦冬至并秋節有百官朝賀儀東宮親王并妃正
旦冬至有宮中朝賀儀

官以賀
入而附
考以
聖人可
子蓋亦
虞時數
奏之與
也

朝覲

虞制五載之內群后四朝初年東方諸侯來朝次年南方又次年西方而北方諸侯朝期獨後者祀天之春而夏秋而冬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諸侯無常時而見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天子十二歲不巡守則諸侯來朝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大夫未日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來曰殷頌以除邦國之隱開歲一河以諭諸侯之志祭而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

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愚按親后之禮起於虞舜初不過朝見新君之禮後因以計吏治則敷奏明試黜陟之法寓矣

國朝定于辰戌丑未之春藩臬司長率守令以親各以首領隨其監課官應入計者覲缺長以貳代簡肆以首領代而考察之典行焉

萬曆丙辰欽差多故民欲借寇使者以聞乃得免覲念乞歡呼如婦雞蝶魚之更生已請著為令

燕饗

詩之鹿鳴曰燕群臣常棣曰燕兄弟伐木曰燕朋友湛露曰燕諸侯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欢也

律文康公曰獻言功之以酒君無獻臣之禮命膳夫主之奉言賜之以酒君與奉臣之禮命酒正共之蓋臨以君臣者其分嚴待以僚友者其情洽也

古禮饗禮有四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食禮九本其牲則俶薦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未聘五

饗之禮亦有飯食酒酌數依命數其牲折俎可以食也曰穀豕三是戎狄之使未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以牲全委与之君君未則与中国子男同故小行人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饗賓衛及著老孤子凡饗士庶著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也燕禮有二一是燕同姓一是燕異姓奉之於寢其禮折俎有酒而无飯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坐飲至醉也故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故享在朝燕在寢享有休養宴有折俎饗有珪璋宴有好貨饗則君親敵宴則不親敵蓋饗為大宴為小而先王之于臣下所以殫其分而通其

情者靡不周至如此。後世法酒之設則過於長夜之飲則
過于濫齊失之矣。

漢饗衛士子死于政則及其耆老親死于事則及其孤子終喪
四百甲子之老不辱泥塗而受齊之乘車而馬五邑之賜者
不外一類。唐之子故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必有所報於國也。
皇朝燕聚禮歲凡四舉三大朝賀身郊祀禮成舉慶成宴是也。
其儀則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奉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
終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
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州翰林院中書舍

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卿及五品以上陪
祀官宴于丹墀是日行礼畢諸宴官更衣立殿外俟。上至
升座梁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
酒。凡九進湯五進群臣則殺其二此禮。祖宗朝時行之
近年以來即三大朝賀宴禮為希濶事恭交之世恐不可廢
此典也。故立文莊言立且長至免燕可也。惟万壽聖節天下
滿服重臣親貴表賀有自万里而未者不无望一雷惠請命
禮官奉行之可也。

巡幸

朱子曰天子諸侯雖有尊卑一往一來禮无不吞東南西北各
侯分四年入覲其第五年天子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
以四仲巡方岳四季仍歸京師。

按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
而徵求寡也。蓋古帝王之巡守所以省方觀民務非遊適即
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
以四岳為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憂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
之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心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崩煬帝假望
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某亡之季千乘萬騎无片不出還
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隕身曾不旋踵无惑
也。唐太宗親為賢主乃亦幸河北觀底柱勒石以陳盛德故
其子孫遂有劍關元巡狩儀以幸東都至華州勒石於華岳
祠之衢者若宋祖則車駕至太原供頓後儉約不備巡狩之
儀故建炎駐蹕之地今不得輒有陳脩改易以致勞費心廢
乎能絕祖武矣。皇朝永樂六年定巡狩禮惟終過處所支
給糧粟既无甚費而所過皇陵先聖賢忠臣烈士遺官致祭

又遣臺諫官存向高年賜幣帛酒肉遣廷臣考問守令賢否
莫非以崇學飾治風厲天下則亦何其古者視風察俗之典
哉

舜末年釐教四訖巡守頗遠禹命諸侯于公稽已非方岳之

故有後至如防風氏者可見巡守之法已是難行太康由冀
之洛亦未甚遠十旬弗返亦未甚久民已不怨而羿拒之矣

有遠巡則必有近幸故夏時省耕省斂皆謂之巡虞時巡守不
過察其禮器律度量之類孟子所云巡守則及田野闢荒非
事矣此後世所以有蒐苗之率也

有詳看
史另具
一眼

宋書

十三

上

古者巡幸春而蒐以索禽獸之不孕者夏而苗以除物之害苗
者秋而狝以順秋氣之肅殺冬而狩以視其圍守皆以講武
事也但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不輕奉耳

晉隱公如棠觀魚咸倍伯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胡傳曰或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
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
中春教振旅入兵遂以蒐中夏教蒐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

遂以狝中冬教大閱遂以狩古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
却者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
苦之可不謹乎桓公狩于郎非其地也

王制无事而不田曰不敬謂簡祭禮畧賓客也田不以祀曰暴
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

古者講武事而仁禮亦行乎其間非以恣其殺戮之心以為馳
騁之娛也後世此義不明至有天子好擊熊豕馳逐整鞮
胡家大校獵宿質陽官者彼子虐長揚之賦亦庶几倍伯之
風者乎

宋書

十四

上

人君遊觀之事非一而皆託于巡又有所謂巡師閱邊者如漢
大細柳之勞軍而匈奴遠遁宋真之澶淵親出而契丹奪氣
是也若漢高被圍于白登唐皇挫辱于遼左則可鑒矣國朝
洪武踐祚之後惟命將四伐耳永樂間三犁王庭遂至賓天
宣宗親緯高煦時出閱邊庶几漢文之列若土木之變至今
尤寒心劫

宋太祖數出微行幸功臣家或諫止之曰有天命者任為之後
微宗微行至幸媧妓亦以為家法固太也或高祖休養民情
間以微行後武宗幸騎幸官大黃執魚服亦傷休矣宋路南

巡途蹂躪則江彬之罪也。世宗漫燕入苑。展視顯陽。未與
往。廷秋毫無犯。則可以為後世法矣。

自雲夢偽遊。而巡狩之法壞。後世亂遷避。六云巡幸。如所云
幸蜀幸秦。天者。又如宋之徽欽。蒙塵沙漠。而六云北狩。何耶。

木翼

射禮

古者諸侯之大射也。必先行燕禮。始大夫之鄉射也。必先行鄉
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
以明長幼之節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体直。
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現德行矣。天子以
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
為節。若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二
賦皆不乏人。官倫可知。程首四之所獲物。薄誠至相與結歡
而修朝事也。采蘋。借大夫。妻皆循母教。以喻卿大夫能循法

朱翼

十六

也。采蘋。借夫人。修祭祀之職。以喻士事君敬事也。是故古者
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
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帝王
垂焉。

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士二耦。天子百一十步合
九成規。諸侯九十步合七成規。大夫七十步合五成規。士五
十步合三成規。

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射者三。曰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
事。擇士則與其未朝。諸侯及歲內。諸侯王之子弟及卿大夫

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孤卿大夫將有宗廟之事六率而行之
二曰賓射列國諸侯來朝于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
下禮賓而射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維適或勞
燕來朝聘使之賓或自與其臣共相勞息此三射者貴其容
體比于禮其即奏合于樂故謂之禮射

侯之別亦有三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之大射之侯也射
人治射又王射三侯五正具五色諸侯射二侯三正具朱白
蒼色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具朱綠色士射射侯二正此賓射
樂翼

之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益以虎豹士皮侯益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

弓有六王弓孤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有八矢枉矢殺矢絜矢
鏃矢矰矢箝矢恒矢庠矢

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缺賢能之書於王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
和容知禮習樂五曰與舞又州長春秋以禮合民而射于州
序州亦鄉之屬其禮不改而合樂
太射不合樂而鄉射合樂者蓋擇士與祭歎慶其事故不合樂

鄉社屬民教同其意故合樂先王之於射各有義如此

後世小季之制不存而王射之教既見鄉飲之禮雖講而五物
之儀不開而稱名儒六鮮有知其義者杜佑則曰帝王之時
侯國相攻士之志藝以射為首節玄則曰天子中之能服諸
侯臣下中之得為諸侯馬融則以鵠在正內賈逵則以為鵠
在正外後為聚訟而上庠饗圃之名殿庭澤宮之制亦為虛
文而已晉唐亮請依周制奉射禮良有見哉

皇朝洪武三年定大射禮凡遇郊禘之祭先期命文武官執事
行大射之禮工二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等

器按周禮大司馬之成為三侯六弓八矢之法其射鵠自虎
豕以至狼布凡七設司正掌射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它偶
其中召則書于策兵部職之官器各備具又今天下府州縣
李訓協生負李後設射圃每日講讀罷後習射有司官手
官一併行之

冠禮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夏葛屨冬皮屨所以敬冠事所以為國本也故冠于阼以著代也位与主人同在阼酌而无酢酢曰醑于客位三加弥尊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加有成也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礼行焉其礼可不重与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師史階則国多賢人故冠而命于父字于師

公冠四加天子六加天子之元子六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

同於士

自諸侯以上則十二而冠自士以上則二十而冠室之于面冠之于阼階醑之于客位重其事也至于東遷以後礼樂廢壞魯襄公年十二未冠而晉悼公問其年季武子既告悼公曰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礼也大夫盍為冠具而後以衆犹存古意如礼儀志進賢通天之冠可見也至于晋宋雖皇太子及諸藩王冠亦一加冕幘而已其後人自為礼家自為俗即縉紳大夫亦不知有卜筮并履之制故孫嗣昌嘗冠其子以告同列遂以為笑端俗習使然也

古之冠者必有祝詞成王冠周公命史雍祝曰達而勿多也雅

祝王曰近于仁遠于佞近于義遠于財漢昭帝冠祝詞曰惟遠冲孺之幼志蘊文武之舊德六合之內靡不蒙福趙天子之冠韓宣子告之以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禮詞字詞整詞莫不期之以德然則苟不稱服即三加四祝毋乃虛設耶皇朝天子冠礼前期太史院奉制筮日工部制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礼部儀注中書省承制命其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行礼功請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御輿以出侍儀請加元服太尉跪播笏空頂幘太師祝圻播笏跪受

朱翼

二十九

冕加冠加簪纓御用監跪奏請着袞服後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擇日謁太廟

成化十四年續定皇太子冠礼首習儀次告廟次陳設次遠官次迎即次就冠席功加翼善冠祝詞有懋敬是承之語易米袍服再加皮弁祝詞有成令德慎威儀之語易皮弁服三加冕旒祝詞有飭教是虔永固皇圖之語易袞服出次行禮祝詞有祝詞次受勅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能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万世次謁見次稱賀皇太孫親王冠礼以次降殿

考期各有刑次。答冊奉迎婚日。先揭布。還更服。合。上座。在東。皇后在西。相向。先飲。餘爵酒。次飲。盃。盃酒。第二日。兩宮朝見。第三日。謝恩。禮訖。上服。皮弁。服。坐。皇后。皆上前。就拜。位。行八拜。禮。第四日。受賀。第五日。盥饋。其宮。

成化二十三年。定。皇太子。納妃。儀。首。納。采。次。問。名。次。納。徵。次。告。期。次。冊。封。次。醮。戒。次。奉。制。行。親。迎。禮。奠。鴈。是。日。婚。各。執。拜。位。皇太子。兩拜。妃。四拜。先飲。爵酒。再飲。盃。盃酒。復拜。位。相向。拜。如前。儀。第二日。兩宮朝見。第三日。盥饋。第四日。廟見。是日。上受賀。

洪武間。待詔。朱善。上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昏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于法。不當。為婚。故。為。讎。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羊。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兩。姨。姑。舅。子。女。无。尊。卑。之。嫌。門。地。相。匹。才。德。相。稱。為。子。擇。婿。宜。先。於。此。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

潘楊之睦。朱陳之好。无。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鏡。者。如。溫。嶠。之。王。鏡。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崇。公。夫。人。乃。待。制。張。洵。之。女。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朱。子。小。李。取。焉。愈。弛。其。禁。上。然。之。

婚者。人道之始。古者。聘。羊。訪。涓。皆。君。先。于。臣。蓋。君。以。國。家。重。寄。付。託。其。人。不。得。不。敬。禮。於。姑。而。享。望。於。終。也。夫。夫。以。一。家。內。政。百。世。宗。桃。寄。之。於。婦。則。親。迎。之。禮。亦。聘。羊。訪。涓。意。也。即。義。以。桃。夭。為。婚。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重。舉。祭。也。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狎。此言蓋為

女家貴聘。禮。男家論裝。儀。而。答。子。鄉。之。惡。俗。則。有。異。于。是。者。女。將。出。嫁。必。破。產。捐。資。以。治。裝。奩。稍。薄。則。鄰。里。共。笑。之。以。致。家。道。衰。敗。故。貧。者。儉。若。于。女。之。初。生。多。不。肯。本。父。子。相。殘。禽。獸。所。不。為。也。豈。但。夷。虜。或。昔。范。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罪。為。惟。慢。文。正。公。不。悅。曰。羅。豈。惟。慢。物。吾。家。清。素。不。宜。有。此。歡。火。之。於。庭。則。治。奩。固。以。儉。為。貴。矣。司。馬。溫。公。家。訓。婚。姻。必。俟。長。方。定。既。通。書。數。月。即。成。婚。慶。无。後。悔。惇。睦。篇。云。擇。婦。擇。婿。須。自。揣。量。子。愿。而。婦。美。女。醜。而。婿。貧。皆。不。和。之。兆。也。

婦妹九二守其出貞木失夫婦常止之道世人以媒伊為常故以貞靜為夜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其所繫者重豈可忽哉凡取以配身若取孀婦將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後世怕寒餓死故孀婦再嫁坐傲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愚按程子此語子維世甚切宜厉其禁凡孀婦改嫁不得與人為妻止許為妾則稍可度活者不有再醮矣

或問克將二女試齊如不堪奈何高子曰克齊相知豈是尋常試之者壓天下之望也古者天子娶九女一娶則姊妹為媵

朱翼 克以二女事齊明以天子之禮待齊也

朱子曰易首乾坤而中於咸但禮謹大婚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

朱子曰接而知有禮為交而知有道為孔明擇嬪正得醜女志慮之所以日精明感望之所以日益隆者寡歡養心之助焉

相州馬 陳眉公曰社荷誅城陽公主再嫁薛曜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輝昼日合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諱習以昏思相戒也燕飲以晏思

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太宗遂其言權後与主同死于房州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昏夜之間大可咲也

禮記 周禮 中子曰呂后以無元公主女為惠帝后則帝之姊也薄后以兄女為景帝后則帝之表姑也元帝以許嘉女為成帝后則又帝母之從妹也尊卑紊矣景帝以王夫人為后則故金氏婦也節義損矣武帝主衛子夫為后則故平陽主之謳者也主趙婕妤為后則故陽阿主之歌舞者也貴賤淆矣上官

朱翼 築入其女為昭帝后年才六歲長初幸矣

周礼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有違讓而勸之以討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也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法如初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五百家為党正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會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禘而和之祭禘祭水旱也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法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車庶既比則讀法

立氏深曰成周盛時制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於朝廷國都而又推之于州党族閭每歲讀法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也党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一本行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党正之春秋祭禘族師之春秋祭廟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是以當時之民耳目之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故善有勸惡有懲而比處可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闡聖制大綱三

奉天李校与同官教治政令之法何異哉

余養元鄉約議曰周制有里宰閭胥党正漢有三老嗇夫遊徼

之設于鄉遂之中三老掌教化嗇夫賦所賦稅遊徼循禁止盜賊所以輔守令之不逮我朝各鄉置老人郡縣吏胥有弄文亂政而有司故縱者許老人鄉導赴京面陳利弊又有入仕之科有朝覲之典叔也重矣但承平既久因循觀愒老人不能盡得風力公直之人而時異勢殊事亦不能如今甲所載矣強者不見豪橫于閭閻弱者徒爾具負于朝今于是有司之有志乎循良者又做古鄉約以為化民善俗之助初惟祖制也去而得其人亦不為无益預涉其人者十不

能一二不得其人者十恒八九得其人益与老人非耳不得其人害倍蓰于老人何以言之老人每鄉一人其為害也有限鄉約一鄉多至十餘人其為害也无限一虎之搏噬每群虎之搏噬為暴有差矣老人率短褐之叟為之勢不能大橫構可繩以三尺也鄉約今多封官貴介章旋紳并睚眦所加風波立起人不敢忤吏不敢捕老人或承官府委勘方行四報間有挾私軒輊犹不至大决裂非委勘不敢以一字至官府之前扛彼排此乃鄉約非官府所委孰能用好惡把持明具呈詞察核揭帖賴老排陷奈此是非官府但意其人之為

紳弁為章縫而呈必以所揭必當而不知其險詐情度有老人所不忍為者及後竟之則事已發行官府必多自諱其誤而付之度外于是乎曲者日深志而直者日抱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昔漳浦吳公令吾邑本行鄉約：正副皆其自察本不專委各鄉本報其時家號詩人自後更教賢令亦有奉行者而昌江朱令公謂鄉約是古方不能治時疾此何見也蓋本報時里排安不待與聞也皆二三章縫自相推本徒托名里排具呈到官：唯付房故里中為之語曰天公那得知群兒自相責耳畏格而結舌受金而指牙可勝道哉是故有

朱真

十九

民社之守者苟能仁以宅心公以遇物明以听訟斷以息爭逆諫如轉圜改過若不及則老人自足以輔治何必鄉約如宅心則以偏執也遇物則以已私也听訟則不能明也息爭則不能斷也惡聞過而遂非而曰官无悔罪也如此則鄉約徒足以長黨而播孽耳未見其能有裨于治也

江旭奇曰國初立老人以聖諭六言訓俗立申明亭同里長為民間處戶婚田土錢債凡管四十以下事清專決不由里老竟告縣者以越訴論後來立鄉約止該訓俗得言傷風敗俗事保甲長止該查發盜賊不置侵老人之叔也

余一龍曰所貴乎鄉約者謂其能約人情而使之不離也紛結要解奸汚法要茹納不加意氣鎮守不動人情久而帖服今之為鄉約者人稍有不從微色發聲流于偏党而不自查如歎其言出而莫之遠也不几于以鄉約而變為武斷乎事到官府曲直難掩陰謀詭計偏護投遞如好之歎其生而惡之歎其死也不几于以鄉約而變為教唆乎

朱真

三

鄉飲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禱而後至附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手洗爵揚奉酒解所以致潔也拜至主拜釋洗賓拜受爵賓拜送爵主拜賓飲酒而拜曰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讓故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閑辨矣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无道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現于鄉而知王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愚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賢能擇其家賢者為賓其次為介此以德論不以齒論。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春秋以禮合民而射于州序必先射鄉飲酒之禮。四則堂正蜡祭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今世所行者惟存一飲國中賢者耳。其三年大比豈有鹿鳴一宴豈不以鄉飲為名夫鄉飲之禮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而无定制我高皇洪武五年詔

天下府州縣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行鄉飲酒禮於儒學永為定制使民間里社亦奉行之其後十六年二十二年再定圖式酒七行七飲鹿鳴以下教章其大義見於御製大誥者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叙長幼論美惡別奸頑異罪人是也而又以泛者昌否者亡其司正奉酒之辭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本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為臣尽忠為子尽孝長幼有序兄弟恭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无武廢墜

按周禮堂正屬民於堂之序而行鄉飲酒之禮州長合民于州

之序而行州射之禮鄉大夫又以時詢之於鄉序而行鄉射之禮及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東寡又考其德行道莧而行賓與之禮在州長則詳於教而畧於政在黨正則詳於政而畧於教而鄉大夫則政教兼令胥而掌之至於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然要其施教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者則總於司徒之三物而已

養元曰鄉飲酒之禮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所以教若尊美化民善俗之術莫先于此孔子曰吾現于鄉而知王道之易者此也令甲即邑

嚴以孟春望及孟冬朔本行鄉飲酒禮大賓以致仕之鄉耆紳一人俱賓則以炒券之年高有德者守令主之李官為之司正諸生為之贊禮是故揚解寓戒備之詞讀律致防檢之意不寧是也士庶有戶役差稅遲誤及曾犯公杖私營犯犯在官者特令別為一席於中門之外其曾犯奸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害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別為一席於掖門外之側有司務要分別三等坐席善惡不許混淆後來以為李兵專報督李院道又以此非出自事校故省介之選有同情而莫之察也。而但委之李師。

朱翼

廿三

又不能辨別也。而一惟諸生之本報。諸生之家于四鄉。与家于邑而有志進取者。亦弗之省也。必其家于邑而齒迈思純絕望于進取者。乃專制之。世俗謂之李霸。此輩皆无廉恥而嗜飲食。惟精之是圖。故鄉邑富人之夸毗者。先期有求李之路。已于事而竣也。則有謝本之賄。凡一与鄉飲之本。巨富者糜至百金。中富半之。下富三之一。以故本番者或被奉。及厚饒李伯以弓免。曾有山峇老史稚少文者被奉而不敢赴。又不知厚饒以弓免。于是所謂李伯者。輒從反間于有司。曰大不敬。而逮捕隨之矣。則又不得不行賂于李伯以弓免。又以

与鄉飲之人惟其富而夸毗者耳。雖樸樸之屬。无論也。甚則有少壯之時貧窶而曾為隸卒傭保。垂老饒益而奉鄉飲。皆徒資鄉邑口實者。往。是也。古則有一月之前。教唆扣留。首屈膝于公庭。一月之後。奉報鄉飲。衣服与和君揖。漆盤辟于賓射之席。廉恥捐喪。亦已極矣。此亦有司提調者之也。必精心訪之。而不專委李报于李校。禁謝奉之賄。則求奉之路。自不行。寬不赴之譴。則自免之饒。无所施。從未遇。高賢而模楷于斯。氏其亦不使皆窳。鑿鑿之徒。濫与盛典名實。庶几其不矣。欵。

朱翼

廿四

江旭奇曰。一鄉之中。必有賢能。飲以賓與也。必有長者。飲以尊奉也。必有習射。飲以現德也。必有婚祭。飲以報本也。示之以札。和之以樂。有獻祭之義。有祖豆之數。有賓主介僕之位。有進退升降之等。有皇華回社之歌。有伐木其棠之歌。古礼可復。風俗可同也。胥生有言。天下同心而嚮道。非依吏之所能為也。今守令可以依吏自處耶。

居喪

凡喪父在。父為主。子無主喪之禮。小祥之後。夫釋服。須以素服祭。儀禮父在為母菘。而撤靈心喪三年也。

舊喪而菘。以菘服臨哭訖。反哀改葬。三年服者。總非三年服者。麻。菘而釋之。

此者考之。禮也。廢子止稱亡母。祭于私室。國朝制。廢子得為其生母服三年。喪母得斬衰。喪菘以素食待客。而以祭餘飼僕。送以兄侍客也。唐諫升母服。盧元才言。婦奪夫叔。祭禮父在為母齊衰。

喪禮自菘以前皆奠而不祭。衰不能待禮也。且不惡遽以鬼神事。

朱翼

朱

朱

之也。古人居喪不廟祭。今人凡事皆如故。独祭祭恐未妥。故依節則以墨衰行之。若以正祭三獻。受胙非可行也。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寧安。其子孫盛也。則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也。乃以其驗也。乃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其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專以福祿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惠者。不濟不慎。使異日者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可矣。

愚按。曾稱自致。孟言大事。孝子之心。無旁而貧者。限于財力。富

者限于禮制。惟夫子所云无遠。而云寧戚。乃稱礼意。我人子者。必誠必敬。不使有後日之悔。可耳。葬所以安其先人之魄。祭所以萃先人之神也。可不慎歟。

刘伯倫死。便埋我。未忘形也。莊周委為蒿食。未忘念也。魯欲速朽。靈博可葬。以至昌黎之顧障江邊。東坡之听埋海外。何係念哉。生不移棺。死不扶柩。蘇子家風。卓吾真境。

厚葬已无益。若藏珍室。祇為殃耳。此漢文之見。所以卓越千古也。視曹瞞之偽塚。其計孰優。

礼記曰。吊喪不能贈。不問其所費。問病不能饋。不問其所飲。見

朱翼

朱

朱

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程子。書又使周恭。非主客。欲酒恭。非以告。程子曰。勿陷人于惡。即小事。所謂容絮。主人辭。以不能烹之義。

大夫不死于女子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还。天地陰陽之正也。

司馬溫公曰。君子慎終。故疾病。过屋正寢。若子孫。遷之。能不傷其心乎。本扶搖。或致。老絕。能无所憾乎。孫宣公病。馬就。迁心正理。不可及已。

朱子曰。既絕。乃哭。我内外視。手足。書遺言。加新衣。体一人。屬續。

世有贈
本生者
不有子
者

朱翼

察林寢地，拱齒，本哀，升屋，守復，哭，辨，乃易服，不食，被髮，徒跣，
 立喪主，以嫡，嫡以長，有嫡孫，支子，无與，為父，在，有母，喪，父
 為主，有妻子，喪，已，執喪，父，拜賓，妻，喪，君，亦，立，父，歿，兄弟，各，主
 其，妻子，之，喪，子，幼，不，能，主，或，无，子，不，以，妻，主，皆，兄，弟，主，之，婦
 无，夫，平，沒，以，夫，族，主，之，立，主，婦，以，死，者，之，妻，无，則，主，喪，者，之
 妻，以，才，者，獲，喪，主，主，賓，立，相，禮，司，書，司，貨，治，棺，訃，告，于，親，戚
 僚，友，師，殯，于，館，弟，子，主，喪，訃，于，其，家，至，王，不，定，師，生，服，從，其
 恩，自，為，除，殺，故，曰，心，喪，翁，婿，婿，父，翁，常，服，以，總，心，喪，如，師
 江，旭，奇，曰，古，者，父，斬，衰，母，齊，衰，喪，父，而，傳，禮，禮，固，本，也，傳，曰，資
 于，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父，以，事，君，而，敬，同，人，子，子，母，愛，之
 而，本，必，敬，此，斬，齊，之，由，分，也，父，強，為，祖，承，重，則，斬，衰，此，傳，禮
 之，禮，也，祖，母，亦，齊，衰，三，年，從，于，祖，也，今，制，父，母，皆，斬，衰，人，情
 習，服，時，王，之，制，其，官，民，固，如，此，哉，伯，林，父，葬，從，伯，姊，父，陸，降
 為，小，功，石，以，曾，祖，止，大，功，而，曾，祖，之，子，其，服，自，不，得，與，曾，祖
 同，也，伯，林，祖，魯，非，祖，之，降，服，其，表，亦，如，此，為，人，後，不，得，預，私
 親，禮，也，世，有，推，恩，官，負，得，封，贈，本，生，父，母，情，也，降，服，為，葬，與
 女，子，出，嫁，若，同，世，有，未，嘗，易，之，不，以，情，妨，禮，也
 余，中，字，曰，洪，文，詔，天，下，吏，民，令，到，臨，二，日，皆，釋，服，大，功，十，五，日

余公為
孝文述
史抄

小功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未嘗言及三年之喪，亦未及期喪
 也，景帝乃自比例行事，而後世遂以月易日，無復三年之喪
 何得歸咎于漢文也

服飾儀仗

葉文康曰舜作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龍取其變化華虫乃雉取其文宗彝乃虎取其尊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養人黼乃斧取其斷黻兩已相背取其善惡分此所以彰君德而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天數而備此十二儀也

江旭奇曰日月星辰惟天子得服之以象天九亦有君象太兩及有限故諸侯得服焉今制惟天子得服危衮后飾以鳳台后与外内命婦之服曰禮衣五色翟雉也曰榆狄登青翟

采翼

翟雉也曰蘭狄刻繒為赤雉之形而不畫此三者王后温王之祭服也鞠衣色黃告嘉事也展衣即禮衣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祿衣色黑御于王之服也此三者后与命婦同王后首服有副以蒹葭有編以告祭有次以燕居此三者服三翟之服則服之有追以玉為之有衡謂維持冠者有笄謂束髮者后与命婦同

漢永平中定冕服天子冕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隋開皇中皇后首飾十二鈿公夫人八鈿侯伯夫人七鈿

葉文康曰玉飾大輅也金輅級輅也象輅先輅也木輅次輅也車輅戎輅也此王之五輅也重翟厭翟安車翟車此

后之五輅也上公得金輅侯伯得象輅子男得革輅金輅以封同姓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蕃國

日月為常玉建之交危為旂諸侯建之通帛為旗孤卿建之雜帛為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為旗師都建之鳥隼為旗州里建之

之龜蛇為旐謂都建之金羽為旛雲建之析為旛建之玉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旗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

國朝衣服臣下並不得衣金繡五爪文一服渾金花三

四品服金搭子五品服金袖膝襪六品以上許服四爪七品以下不許走鳳文止服金六花八品九品服金四花職官妻女一品至三品服渾金衣飾用金玉珠寶四品五品服金搭子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銷金衣并金紗搭子飾用全珠惟環許用玉庶民男女俱禁金繡許用針絲綾羅細絹素紗飾止金一件環金一對餘止用銀翠

國制金蓋一品二品銀葫蘆茶褐羅表紅裏三品四品紅葫蘆茶褐羅表紅裏以上皆三簪五品青羅紅裏六品以下青絹皆重簪兩傘通用油絹士庶惟兩傘止用油絹

宮室

易繫辭曰上七穴居而野處後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圣人作

然後脩火用水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非脩火以

范金而為之斧斤則無以成其棟宇非用水以合土而為之

燒醜則無以宅其蓋藏

史記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

太康尸位峻宇雕牆而羿拒之

宋翼

秦始皇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名阿房

杜牧賦曰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念其

家奈何取之盡鎔鑠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

粟夫架梁之椽多於机上之工女釘頭磷多於在庾之粒

粟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布帛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

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

夫之心日益驕固戾率叫西吞秦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

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

杜牧賦 宋翼 史記 禮記 易繫辭 范金 斧斤 燒醜 太康 羿 秦始皇 阿房 鎔鑠 泥沙 南畝 架梁 椽 机上 工女 釘頭磷 在庾 城郭 管絃 嘔啞 市人 言語 西吞 秦楚 一炬 嗚呼 六國 秦 天下 嗟夫 使六國各愛其人 則足以拒秦 使愛六國之人 則遞三世可至萬

宋翼 漢書 漢書

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後哀後人也

漢文帝時宦者張敖趙忠說帝飲天下田畝稅錢以脩宮室又

收守茂材孝廉廷除皆責脩宮錢

江旭奇曰愚按當時脩宮錢既取之于田畝復取之于選調取

之田畝而免樂安太守陸康取之選調而殺鉅鹿太守司馬

直嗚呼以一脩宮之故而盡民財殺忠臣漢之日微于是快

矣

魏明帝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提車現楊車

宋翼

上疏曰堯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

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傑作璇室象廊射為傾宮

鹿臺以喪其社稷楚灵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阿房二

世而滅夫不度万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唐太宗貞觀中作飛仙宮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強不度滋

患勞奢極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先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

乱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宮

若因基而增廣棄旧而加飾此則以乱易乱殃咎必至唯恐

易失可不念哉

宋孝宗軌道中洪迈夕對選德殿頌謂近曰此殿朕即位後所
作也命名之旨雖取于選射現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祭疏施
令圖善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声色之奉苑囿之適非
惟不可娛然亦所不好近侍外臣昼接夕訪大廷黃陛之儀
一切畧去袖絳政理澁容問荅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卿
為朕記之因識其言撰選德殿記末云陛下至勤至明公
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
致然頌自強不息終始无怠常以今日之心為心

宮者宇也屋見于垣上穹然高也殿其大堂也形象東井刻為
宋畫

菱菱水物以厭火災宮之制其來已久而殿則商周以前其
名不載蓋自秦始皇作阿房前殿始自是而後土木之功愈
浩如漢之未央宮則有宣室麒麟金華承明武臺釣弋并殿
長樂宮則有臨淮溫室長秋永壽并殿并泉宮則有前殿而
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關建章則度為千門萬戶而有玉堂壁
門宋孝武起玉煙殿隋仁帝營仁壽宮唐之宣政紫宸宋之
五鳳樓長春殿凡若此類莫非令壯麗固重威然有道之君
惟事廣德不務廣居也
按宮門雙闕鄭中云象魏闕也劉熙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陛

為道也蓋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視之
是現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闕又有而
現之名崔豹注曰所以標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現
故謂之現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關多少故謂之關其上
皆丹墀其下皆塗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明有
端門有掖門師古曰殿之正門曰端門服虔曰正門之外小
門如人兩掖故曰掖門

太祖洪武初建宮殿於南京金水橋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
門曰午門又北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曰華蓋殿曰謹身
殿建文考周制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
謹身殿為正心殿成祖增補之以為罪初諸復故久之建宮
殿於北京名額如之無何三殿災至宣德中復建完嘉靖三
十七年又災延燒奉天午門至端門俱尽詔重建改奉天門
曰大朝門殿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左右樓曰文
昭武成順門曰會極歸極金州稿謂世宗極重天而奉天壓
天字居下故亟易之是也其下皇極等名隣于六極之說臣
下嘗說言之萬曆丁酉殿門災乙卯得旨鼎建

黃帝有合宮唐虞有五府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制以

漸而文夏度以安商度以尋周度以蒞堂以漸而廣夏言堂
脩廣而不言崇商言明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空周
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月令曰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崧
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介与太廟為五室十二堂周禮曰水室
于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土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
其外別之以十二室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
加以應門白虎通曰其取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窓象八
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
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殿居中無辟震之以茅環

朱翼

四四 巳

之以水設之以獲道通之以棲浸西南入命曰崑崙此則上
古蘭朴之制而公玉帶所上者也明堂之大畧如此
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室而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
同實而異名宇文氏曰諸侯之廟見於公舍大夫有東西堂
東西夾室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六東房而東西夾又東序
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也此康成
之說非也袁唯曰宗廟居埭門之內而教本飲射於其中則
莫之客也李若于鬼神之官享天神于人鬼之室則失之禮
此邕之說非也

孝經以明堂為祭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
胡氏曰王者向明而治故見群臣親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明堂
焉而以之祭祀者何蓋文王既有布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
王配焉不可以七廟中獨奉大祀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於明
堂以配帝也

楊氏曰明堂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
享上帝配祖考者非是也非七選九筵之脩廣不能行也五方
四隅亦難必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惟幕
亦為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隨其時之方位開門

朱翼

四五 巳

是也唐書曰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故臨時增益不
能合古茲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也王者尊嚴之居而已
其制作何必与古同
朱子曰諸葛武侯治蜀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
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愚按今世巧宦者以官為傳會
甚至不蔽風雨以常障之而博民奪其于休也母心傷乎
天垂定星易取大壯王居所由建矣黃帝作室僅去巢窟大禹
作宮不改土茨至於雕峻浸淫壯麗示威失其旨矣世人主
經營与中庶異彼中庶拮据絢茅綢繆土以容膝為安者

也。人主紫極為宇，黃圖為圜。中國堂，其八荒戶庭，則環堵周
繚，非其闕矣。道德為術，禮教為坊。法式堂，庶忠澤圃，田則稼
穡，薨檐，非其挾矣。柱石則勛庸，鼎彝旋楹，則考丕旃，夏丹臚
則後髦，潤飾榮翼，則材武助勳，而鋪繪雕鏤，非其現矣。情
衷所之，皇寧安宅，厚之暨，赤堂構承於烈祖，負荷岳之後裔，而
堂除遺闕，非其安矣。

朝寢堂，室牖戶房，夾具有儀，制非以奉已也。義臺，傳教令室，蓋
听衛室，近民成陽，作游鏡宮，受命璽臺，成萃具以澄神儲德。
脩政基命而非，以行樂也。

朱翼

四六

巳

夏后氏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而已，殷人重屋四隅而已，周人營
園九里，經塗九軌，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其室守度，以几宮中
度以尋其門，隅五雉，宮隅七雉，城隅九雉，而終制已大備矣。
即灵臺，灵沼，与民俯樂，並現風窳，禋文王初不盤於遊觀也。
康成曰：天臺与辟雍同处，即太李也。盧植曰：天子太庙可以
望氣，蓋又臺中可叙昭穆，謂太庙圍水似辟謂辟雍也。由此
現之文王之樂，非聖治之，以而膠宮，廟祀之，以也。
秦不師古，世宣其淫，繆案伯官，孝起蘇秦，惠報祚年，昭建械陽
迨至始皇，阿房雖宮，築怨繁愁，楚人一炬，而秦社屋矣。漢初

未央長樂，仍秦旧址，隋之大興宮，唐之太極宮，宋東京宮，殿
初因朱梁之旧，建隆稍訪洛陽，晋南渡建康，東西二堂，宮門
之外，編竹以為櫺，香宋南渡臨安，以州治為行宮。

我朝宮殿之制，有常表闕，万雉，疏墉，闔坡，四目，陸納九齒，則玄
極紫垣之尊也。奔星更嬴，宛虹，控軒，碧瓦，鱗差，瓊階，坊，截，則
崑山瑤池之勝也。深闈秘殿，房宇，疏楹，清宮，含霜，温房，納嶼
則似都瑤圃之樂也。規景，水泉，盤地，參天，疏視，習体，娛神，款
銀，則明堂，特室之脩也。

朱翼

四七

巳

漢時北宮，納杏，其梁，柱木，蘭其，樊，檉，雕，檻，王，瑒，華，棖，瑤，增，栢，器
突而連章，昔閭闔，而并澗，對海，內虛，耗則孝武之為也。隋
初，大興中華，尚崇節儉，已而鱗，紫，紫，西苑，彩，華，錯，海，山，危，舟
登，覆，帝，火，夜，遊，迷，樓，逾，十，旬，之，娛，江，都，縱，千，里，之，遊，普，天，怨
叛，則煬帝之為也。唐則太極，大明，兩宮，分峙，東西，各有三朝
而洛陽之宮，曲成，象太微，貫洛，擬天，漢不无漸，侈已入麗景
交城，滑通，上陽，蘭昌，華清，錦，披，川，峽，而漁陽之擊，鼓，西震，非
淫治之為，媒，耶，宋則大慶，文德，諸殿，定鼎，東京，周僅五里，而
西京之制，則太極，為前殿，大明，為止，御，飾，構，稍，增，无何，景德
禱祀，宣和，營建，江南，花石，銀炭，食，魚，而女真之鐵騎，南來，非

遊遊之為崇耶

鍾臣歲曰嗟乎吾步壽長軍萬歲壽成長春仁壽以礼神祈頌
瑞雲永世而不思斷石刊山墮岩膏養者之霄其生吾駭沙
駭盡會涼珠温室浴堂以延清抱逸体儲神而不思操斤程
策揮汗瘁膚者之控其苦吾虎圈尤池熊館鶴軒鷄現雀臺
以娛耳從目馳騁洗年而不思顧頂雄工魚爛鹿駭者之遺
其禍吾增城釣戈昭陽合歡被者飛翔以微歌姬色沉而顛
倒而不思伐山控谷仇離驟曠者之貽其戚吾銅鉉昆明蒲
蘇扶荔池陽而中以勤遠度暴虎環納寶而不思陰崖熱海

朱真

四八

瘴鄉沙磧者之從其膏乳小民念其家而安居大內者
奈何不念及也

古今之言王居者若許昌校管於王蘭景福擅場于何吳乾元
拔讓于主勃翠微匿意于昌齡會元相秘于李華五鳳振奇
予周翰然多頌而少規又何耶

官室之興採木之費為鉅今冬官所運木率皆上下賸味以為
出入較民間平買不啻什伯倍之而商猶稱厲者何也使者
乘傳而出帶教京商以隨商之奉官既極其奢而其奉吏也
不復過侈官稱常例吏號名數皆先斷定虛具領狀而後發

支去其大半矣京商皆素不能辦木故尔挾仗張宴飾為
雷盛以眩人耳目而為稱貸張本許人厚息久假不悛及至
京部中所費稱是旁觀者又復恐唱之而厥後才踉難投則
解官遭累矣吏居其富商居其名與由吏造罪歸於商安
得不破家而喪命此權按委官平買為第一策也

朱真

四九

國制職官一二品廳房七間九架屋脊許用花樣獸吻梁棟斗
拱簷桶彩色繪飾正門三門五架門綠油及獸面銅銀三品
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許用獸吻梁棟斗拱簷桶青碧繪飾
正門三門三架其門黑油獸面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
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庶民
不過三間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飾房舍不得用重拱重簷
樓房不在重簷之限

大明令官民服色房舍上可以並下下不可以僭上父祖有官
非犯除名不叙子孫許用軍官軍人服色不在禁例
今中宇曰商紂為傾宮心已傾矣欲固之無傾得乎隋楊為迷
接心已迷矣欲政之不迷得乎孟獻子恐美室而損令聞韓
混慮到戰而改父門蓋饒饒歎許弟之傳舍言此懼習室之
不安是以晏子便近市之居李沆并旋馬之陋也彼郭從義秉

燭于一視陳升之肩輿于西樓亦行蓋武若裴晉公臨終尚
應于于莊輝池魚李德裕作記戒于孫毋當平泉樹石又何
僻也溪田粉請考功之地蓋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逐取武庫
梁呂僧珍宅前有賢郵廳或勸其徙以蓋宅琬怒曰豈可徙
官舍以拓私宅耶先連胡大恭深取不請官地者噫慶源堂
今作某氏宅矣柳僕射族子應規亦却負外郎求公為市
宅公曰不若儼居之為善也予在燕陔詣座主周少宰儼故
相余文敏公第也文敏治第西湖將為歸老之所先圖其勝
日一窺目焉未及歸而卒悲夫桓女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

朱真

辛

已

謝琨曰石伯之仁狹及井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之宅
耶李師道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第白居易以微乃名臣
太宗用殿林成甚寢後嗣不能守惟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不
宜掠美今京師有為故相李西涯贖第者吾郡有為唐學士
贖第者用心之厚亦足夙也至如趙清獻公以舊第而還其
居王三原以故交而反其券視說奪自封者何逕廷哉黃庭
堅謫宜州官司謂不當居閩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上兩
旁風无有蓋障自以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
復如是尔是又能甘窮約者矣

宜飲之
謂君子
為唐林
元陽第
也

器用飲食

易曰脩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作結繩而為
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斷木為耜揉木為耨耨
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剝木為舟剝木為楫舟楫之利以
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
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剝木為矢弧矢之利
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接八材者珠曰玦象曰璣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
剝羽曰析飭者脩治以為器也化者變轉以為用也

卷真

五十一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謂之百工

丘濬曰國有六職者謂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記
者述百工之事因舉其通功易事者凡有六蓋互是五者則
百工所飭之五材所辨之民器六無所用之也智者創物巧
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錄金以為器以器作車以行
陸作舟以行水此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
有巧合此四者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時
不得地氣也

攻木之工七謂輪輿弓廬匠車梓也攻金之工六謂築冶凡鑿
段桃也攻皮之工五謂函鮑鞞帶裘也設色之工五謂畫績
鐘簠悅也埴埴之工二謂陶旋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
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孝
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迂焉故攻木之
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真氏之子常蓋里而
各使之精其事焉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
之于手應之于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授之子况可得而

世耶
又五一

漢時有考工室令丞主作器械有尚方令作禁器物和帝時樊
準上疏獨和陰陽實在檢節建化致理由近及遠可先令大
官尚方百工上林池樂諸官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
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四方人勞省息

唐置以府監掌百工技巧之政中尚署令掌供祀禮書璧天子
器後后妃服飾非其倫也六近于衰矣

宋太宗淳化中令左藏藉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有司言中有制
作精巧者欲晉以備進御用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

我以慈儉為宝卒皆毀之

國制器皿臣下不許造尤鳳文職官一品二品許用金玉三品
至五品惟酒盞用金六品以下酒盞用銀餘並禁止

說頤曰鄭次都去吏隱居曠陂與鄭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鮑
瓢盈酒言談弭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李德裕每食一杯羹
其費約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為之三煎即棄其
汁噫瓢飲之淡誠不若玉羹之旨朱崖之苦又孰與陂之
安是故君子身安則為逸互憂則為福

此不入
訓備
金中宇曰北齊刑時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邪當時令去
茶菓

恐太子
極此不
人近正
之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
存弗與

宋彭城王義康東政上冬月啖棋歎其色味並劣義康在坐曰
今軍機殊有佳者因進犬三十者上不擇宋憲太后召泰
檢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
對食此已父更大且多夫人歸亟以語檢之志之曰夫人不
晚事遂以糟鱠魚進憲聖嘆曰我固知婆子村也

古玩

蔡氏云虞夏而降制器尚象後世由漢武汾陰得寶鼎而更元
宣帝於扶風山得鼎款識曰王命元臣官此物色和帝時
靈勒燕然還單于遺憲仲山甫古器有銘而憲遂上之

梁徐之遵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古器四種于東宮皆
金錯字初不大以為事也

宋時劉原父守長安古多寶鏡離尊彝之屬著先秦古器記歐
陽文忠公喜刻往古石刻著集古錄元豐修李公麟善畫性
希古作考古圖元符間朝廷遂崇尚之大觀初做李之考古

雜真

五十一

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者大小古器已則有五百有九世而
其價至數十萬而塚墓破掘足矣政和間高方所貯至六千
餘數百器遂見三代典禮文章常有旨以所藏列崇聖殿
宣示百官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耳若秦漢諸物非殊特亦不
之收宣和後則取篆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收陽宣王之石
羈勒蜀文翁禮殿之餘儀凡所知名皆入禁又初立保和殿
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諸閣以貯之俄過借札而古人風
烈入虜營孔父子產之景行台公散李之弦碎牛馬象攝
之規模尤說雁燈之典雅皆以食戎夷供熾烹腥鱗濕滅散

落不存中國之恥莫甚於此矣

王余州得一鑑款質俱佳但無索耳公亦之不忍釋手通舟遊
悞落水中命沒者索之先得一索次得鑑貯之宛然故跡也
乃知物有巧合豐城劍水尚是不誣

表中即曰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珠花中
之元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至於辨說書畫涉獵
古董以為博燒香煮茶以為課何閑神情故當其為童子也
無往非趣迨年漸長有身如皓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為聞
見知解所縛去趣已遠矣若夫淡於世味鑒賞日精物寶隨

雜真

五十四

未若董方宰者又當別論

宋高祖所居陰室狀頭有土障上挂葛藤籠麻繩拂孝武見之
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陵寢宮見抗扇一作
木梳一黑角篋一草刷子一嘆曰先帝傳示子孫永存節儉
上諸官跪奏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

徐中字
新此二
事于說
以戒
人主之
玩物是

礼制總論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以有別至祭以有說天下遊之者治不遊者乱

禮書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第而帝舜命伯夷乃独曰典三礼盖特五礼中祭天神地祇人鬼之一礼耳曷故哉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所以為亟也

礼者人之所履也履之為卦天上澤下上下之分尊卑之又礼之本也

朱

五

已

舊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則有尊卑貴賤等殺隆殺之品秩其典禮乃天所叙秩皋陶謂使其益厚而有常則在我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以和民之衷而已

周礼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三曰礼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大宗伯之職以吉礼事邦國之神祇以凶礼哀邦國之憂以賓礼親邦國以軍礼同邦國以嘉礼親萬民

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親疎决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大臣倍小臣窃刑肅而俗敝士不事也民弗歸也是謂痼國

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称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礼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撻管仲饒置朱鉉山節藻撻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礼之所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改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朱

五

七

衡誠難不可欺以輕重絕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取不可欺以方負君子審礼不可欺以姦詐

内史过曰礼国之幹也敬礼之興也不敬則礼不行何以長世晏子曰礼之可以為國也久矣典天地並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威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听而嫁礼之善物也

荀卿曰礼者养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側載軍正所以養勇也前有錯衡所以养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趣中

飾度所以养耳也危旗九旒所以养信也寢兕攬龍鑿璽稱

敵所以養處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殺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冠。禮廢。唐孫嗣昌冠子而公卿以為駭。宋尹穀冠子於城危之。

日人以為迂昏。禮廢。王吉以教化不明而多天。王通以論財為夷虜之道。喪禮廢。故捐財以飯僧。輟哀而延客。祭禮廢。故公族不立先廟。而士庶不帶祭服。家禮之于冠。筮賓三加三。

禮而制三醮之儀于昏。納采門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省。

大節。卒于喪。率哭以後。悉倫而去。羔羊之制于祭。望燎以前。俛而而去。故尸之儀。酌情。春令古也。

太史公禮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象。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現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徑緯。乃端規矩。无所不貴。傍進以仁。又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冤衆。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休安。駕乘。為之金輿。鑄衛以繁其飾。目

以當其心。口并五味。為之廣蓋。醜醜以致其美。情好珍膳。為

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太

美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

之序。下及黎庶。車與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事。有宜

適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晉仲之家。並倫。三婦

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夸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

之高弟也。從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

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于成俗者

乎。

陳祥道曰。先王之治。以禮為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器。有等其

朱翼。冠婚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即器以現理。而非非法象之所寓

即文。深觀義。無非道義之所成。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敬守之

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聘。无度之心。儉者。不得就。高簡之節

奇者。不得以。亂常。衰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

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居

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現。大路。朱于。玉。蔡。天

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坳。素衣。朱。褌。諸。侯。之。禮。在。大夫。由。是

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李者。亦失其傳。故。范。武子。不知。散

燕。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奠。方。魯。不

知。奠。方。魯。不

知尚蒸，衛不知立，帝則時之。知禮者益鮮矣。叔孫通之錦囊，
礼仪徒規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大。早齊魯二生之論禮樂，
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于太高。曹誼有偷禮之志，而困於
逢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阻于黼歆。傳咸極論于晉，而謂于
流俗。劉賁登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由漢以來，千有餘載，其間
欲起禮法於上者，非一君歟？成禮於下者，非一臣歟？是君而
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道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
能以正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苛政薄俗，所以繼作而唐虞
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東漢

五九

記

江旭哥曰：孔子盛稱賈傲，然不樂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賈非
正色之卦也。故曰：禮後乎。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上古燔黍捭豚，污樽杯飲，已不至庖養，有好合之事，遂皇有尊
卑之次。黃帝有冕弁宮與之制，唐虞五典三禮，夏商周尚志
尚質，尚文皆不相棄也。

漢有叔孫漢儀，曹褒東漢儀，應劭官儀，故事唐有貞觀，是慶禮
開元，唐禮元和，曲臺新禮，宋有關室通禮，天禧祥符，大禮加

祐衣常因黃禮

徐生世為禮官，但能為憲而不能通其意。

漢高命叔孫通度已所能為，而制儀漢武因諸儒講立明堂辟
雍，曰：漢一家之事。

新莽以周官致，亂蘇威以五教害治，禮六迂矣。然幸有占與亡
於祭祀，史過論偷短於受玉，劉子以教情定命，端木以俯仰
度象則見禮而知政，固不誣也。

朱子之儀禮傳，以儀為經，而以記及諸家之禮者為傳。王安
石黜儀傳記，兼經任傳，過矣。嘉靖中，禮臣湛若水言於朝，請

朱襄

六十

採周禮分職大綱，而訂其履。述儀禮諸儀條目，而即其根。

王禘曰：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具。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教鬼
神，而吉禮具。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具。九牧倡教，而賓禮具。
英于中野，而凶禮具。唐虞偷贊類帝，為吉禮。遏密八音，為凶
禮。征於有苗，為軍禮。群后四朝，為賓禮。釐降嬖廢，為嘉禮。

唐太宗時，房玄齡魏徵定賓禮四篇，軍禮十三篇，嘉禮四十二
篇，凶禮六篇，國節五篇，為貞觀禮。

高宗顯慶三年，許敬宗李義甫所定為顯慶禮。

玄宗開元十四年，因張說請，乃命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刪定吉

礼五十五嘉礼五十宾礼六军礼四十三凶礼十八是為開元礼

朱子曰其所以使李者先李礼者只為李礼則除了世俗一副常習熟便自然脫灑也又曰李礼則可以守得定

高唐道人在丞相坐恒偃卧見下臺肅然改容曰彼是礼法人

利整恃才縱談過恭竟終席不安吳主孫權飲宴預雍執礼甚誦嘆曰顧公在坐令人不樂明道堂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尽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

朱子

本十

凡百乘整有常飲酒听樂按手安足終日不動有僧見之曰

周礼為何如恐亦只如此

養民之道莫若礼而礼之所先莫若孝故師南面弟子北面環列以听鼓歌以舞莪冠大裳襜然趨殮礼之聲察具矣春秋秋礼樂冬夏教詩書歲脩游息士与士处无異李也礼之道術具矣三物五教簡賢聖不肖有窮鄉而貢俊士于天子則礼之勸懲具矣聖人又耗其夫乘巧而闡捷者奔趨駢行鴉鵲鳳聲則礼之权反為所窮于是天子至尊也則養老于庠執觴而饋執爵而醕太子胄子至貴也則悅首並足而萬

於常布之雁行窮閭陋巷至僻也則柳序堂庠家塾抱鐸者狗於路鬼神盼盥至微淫也則夏后氏冕而祭殷人純而祭即以采蘋采芣備以肆夏采蘋如臨之左如臨之右矣于是天下之人見而疑之而信信然而悟曰天下之尊卑長幼若足級而不窮切道而不可以已乎將尽其忿爭不平之氣痛極其適已自便之心而一奠於礼由之以事神則齊心屏氣而不言遠由之以事人則駉拳曲跪而不言勞由之以赴義則踴躍鼓舞而不言難由之以賓主燕享以偃儀百拜而不言屈其養之者素也

朱子

本十

盖天千維其憤然者而義之登焉之疇和之乎垂之矣賡陳于前必且踈然動色拱揖而不敢自放况其感發于天性規矩于圣人服習于君父師友之訓迪而恹恹于燕居呈漏之是非者乎故隆礼之化至于青衿皆造士負販皆儒冠甚而深山絕谷田畯紅女亦皆被服道義可弦可歌亦以其習而安也盖晏安頹惰澗畧苟可以養人也而情旁于款又必困若夫始而似勞終歸于適惟是礼耳

辟以象璧圓而用方雍以象水止而後流文王制礼物意固如此盖李校之倡當自天子而後世以為有司事故治不遠

明帝行春老之禮。而園橋門者億萬。甚至羽林甲冑之士。悉通考經論語。此其效也。

箕踞偃仰。信而便也。迅雷震霆。達於楹柱。雖有怠者衣冠而與矣。歌呼嘯傲。口所適也。金鼓大組。薦于郊宮。自有躁者恭嘿而虞矣。奔走竭蹶。足所趨也。長伸俯仰。交于賓階。雖有狂者折旋而迎矣。旁觀引睛。傾听遠察。耳目所安也。御史執法。蕭蕭而立於朝端。雖有蕩者。帽脇而守矣。

朱子曰。禮之誠即樂之本也。樂之本即禮之誠也。

朱子曰。禮以謹遜退。賦為尚。故主威。然非人情之所樂。故須勉。

樂翼

六三

強做將去。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蓋樂只骨充滿而不反。則又不可。故須反方得。

朱子曰。聖人因人情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

江鵬本問曰。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某恐初李未必能遇事稱停。合於品節。恐无下手處。教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何如。朱子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品節之中。橫渠却是以古法教人。

王一夔廷對策曰。禮樂刑政。雖並行。然禮樂在。所先。刑政在。所後。又必先。禮而後。樂。先。政而後。刑。

禮是知

朱子曰。樂者謂胸中无事。而自和樂尔。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歌其和樂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故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馬愉廷對策曰。聖人因上天澤之理。以制禮。因雷出地奮之理。以作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樂翼

六四

樂理

隋志曰夫音本乎大始而生乎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既著。協于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若樂也。圣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大之以五聲。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生乎之冠帶。王化之原本也。

程子曰豫之卦。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現象作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而配之以祖考。

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心。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散。以歡。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外。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替音之道。與政通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夷狄是也。聲有清濁高下。而成文謂之音。此合其音。

而播之樂器及舞于戚羽旄之屬。謂之樂。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方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蘇巴鼓。瑟。遊魚。出听。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死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嗷。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啍。諧。慢。易。繁。

文簡。即之音作。而民康。粗。厲。猛。怒。奮。末。廣。費。音作。而民剛。殺。滯。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舒。順。成。和。動。至。德。民。慈。愛。流。辟。散。發。滌。蕩。之。音作。而民淫亂。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教頌。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師乙謂子貢曰。寬而靜。柔而正者。頌也。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雅也。恭儉而好礼者。騶也。正直而靜。廣而謙者。風也。肆直而慈愛者。商也。溫良而能新者。齊也。

左傳魯哀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於孫穆。子請觀於周。

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笑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慶而不困。若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邶。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固未可量也。為之歌。邶。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城。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之道。臣乎不

朱翼

六七

此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无主。其能久乎。自卽以下。无軌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恣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豈若大雅。曰廣。執。熙。乎。曲而有直。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不偃。曲而不屈。逝而不邁。遠而不携。遠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廋。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慶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正同也。見舜象。前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舜。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舜。韶。護者。曰聖人之私也。而

猶有懃德。聖人之難也。見舜。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怠。非為其誰能脩之。見舜。韶。削者。曰德至矣。美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美現止矣。若

伯牙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連云。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蓬萊山。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舟而去。旬時不反。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遂為天下妙。

朱翼

六八

司馬遷以黃鍾之管九寸。歷代悉祖其說。後常昭以九寸為黃鍾之管。蓋黃鍾為君。管數少。賤數多。數少者居上。數多者居下。宮為君。極少。自是而商為臣。則多。角為民。則又多。徵為事。明為物。則又多。黃鍾於時子半也。陽生極清。自是漸濁。至午而洪。自午以後。漸減。至戌亥而又清。宮清於商。商清於角。徵濁於角。而角濁於羽。黃鍾極清。以漸而洪。唐來諸儒以相生損益。專在隔八。遂至迂就。分數不知。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千午土律為經。十律為緯。左右對待。俱得數一百二十九分而言。不在乎隔八。所謂隔八相生者。以其數循環無旁而言。

而非謂黃鐘十一月之陽氣能下生六月。林鍾六月之陰氣能上生正月。中間四五月皆无生氣也。損益自損益。隔八日。隔八世。儒不講乃有相生至仲呂而窮之說。有往而不返之說。有生十八律以足六十律之說。有虛宮不用之說。皆由黃鐘一差。故至此也。

沈氏補曰。聲音可以器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律有元本。有正。有倍。半以至往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洛下閩以律起曆。夫黃鐘之八十一。黃鐘自為數耳。何關於曆。然以黃鐘之子起冬至。陽唱陰和。周流六虛。則十二律之應節。

朱翼

六九

適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為日。律自倍而為辰也。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為京房六十律。取八卦之象。因而六之。則為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以當蕃教。京房師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无定論。隔八隔九。未免乖次。直朴而截去其四。徒取成數之合。損益而棄。增其餘。何分不尽之算。若樂之則推演其術。適如煩碎者也。

洪範書。言做洛書。今云做河圖者。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而北之。極極經緯。錯錯皆四十有九。以足測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南。始於宮。終于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之相生。自子

而亥。始黃鐘。終林鍾。右旋一周。以象洛書也。前漢志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後漢志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程子曰。律者。定尺。通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紀黍之比也。張子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

周子曰。古者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朱翼

七十

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刑政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听也。代更新聲。故淫愁怨。真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愛今樂。而欲以致治。遠哉。

師曠於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子雲听南風而識明皇之播遷。万室常微。厉淚而悟大業之有累。王令言審委安。而卜宮替之无还。

佛圖澄聞寺鈴鳴。云。明且食時。當禽僕。梁波相輪鈴音。云。單出

捉得刘曜。又知塔音。云国有大喪。既而石勒果死。孫守崇進哭。吳簡推樓鼓角替曰。旦夕間有士人起而與。却者尋潘丙作亂。士人王元春以告。變果曲却。

程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昏。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改。驕淫之心。維玆。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无限嗜好。故孔子曰。放之。六。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移。耳。

王藩。功。成。而。作。樂。其。優。游。中。之。韻。足。以。奮。至。德。之。光。降。上。下。之。神。著。萬。物。之。理。此。盛。治。之。世。所。為。乘。地。而。府。四。時。者。也。

樂業

天地至絃以大者之。以九野。鎮之以八柱。柄之以七曜。役之以萬主。以至水之潛也。而蘊為五精。火之飛也。而連為五具。木之茂也。而華為五色。金之堅也。而實為五音。則樂乎天地之為也。

今夫潛往潛來。周流不息。況。淪。細。強。者。元。氣。也。洪。鈞。一。轉。萬。籟。自。發。風。雨。之。交。作。鳥。族。之。飛。鳴。非。金。非。石。不。宮。不。商。而。優。坐。足。听。者。元。聲。也。地。地。本。无。欲。故。濬。地。地。本。無。躁。故。和。聖。人。抗。陶。鑄。之。鍵。聲。氣。坤。之。局。六。波。而。不。傷。和。不。淫。其。清。明。也。象。天。其。廣。大。也。象。地。其。始。終。也。象。四。時。其。周。旋。也。象。

風雨故人。開官。音必溫舒而志廣。聞商音必方正而好義。聞角音必惻隱而愛人。聞徵音必樂善而好施。聞羽音必整齊而好礼。故夫一氣二体三類四物五音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是樂之器也。子野歌詠而南北之風。殊。伯。牙。鼓。琴。而。峽。洋。之。音。著。是。樂。之。官。也。吳。公。子。札。視。周。樂。為。之。節。舞。曰。德。至。矣。我。如。天。之。情。地。之。載。雖。甚。盛。德。養。以。加。矣。是。樂。之。完。也。

樂者。較。和。而。率。人。以。從。天。且。由。陽。來。者。也。士。遠。作。琴。陶。唐。作。舞。其。間。黃。帝。之。雲。門。堯。之。大。章。禹。之。夏。謫。武。之。大。武。治。神。人。和。上。下。盛。矣。自。後。桑。間。濮。上。之。歌。作。閭。闔。柘。之。聲。成。故。宮。亂。者。其。君。驕。商。亂。者。其。臣。諂。角。亂。者。其。民。怨。徵。亂。者。其。事。繁。羽。亂。者。其。財。匱。新。聲。代。變。而。古。以。之。平。治。今。以。之。助。數。古。以。之。宣。化。今。以。之。增。悲。矣。

樂業

七二

表。中。即。曰。風。之。行。於。空。也。有。銜。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則。自然。之。籟。出。焉。全。人。因。人。心。之。卑。嘯。嘯。囉。囉。嘒。嘒。別。之。為。宮。商。調。之。為。絲。竹。用。以。宣。天。地。之。辯。而。通。萬。物。之。情。琴。聲。節。而。樂。如。是。而。已。天。下。見。奉。人。之。樂。有。時。走。百。美。而。像。鳳。凰。遂。以。為。有。鬼。五。神。授。而。不。知。奉。人。非。有。加。於。性。情。之。外。也。

為有鬼五神授而不知奉人非有加於性情之外也。

和者人心暢通之一念。通至九而具足。現海水者見其澎湃浩
瀚。遂以為天下无。水而不知近而求之。簷滴蹄浴。皆水也。世
謂礼樂必下。羊而後具。然則圣人御世。而羊不。滿百礼樂終
不具。又以為圣天子建中和之極。然則圣人不得位。樂遂
可。旁身。或者曰。和者无一物不淨其所。而海内不。聞有刑
之名也。然。則无。有。洪。水。之。嗟。舜。有。象。刑。之。用。亦。不。可。作。樂。耶。
采。鸞。鏡。歌。漢。之。和。也。七。德。破。陣。唐。之。和。也。和。峴。所。定。雅。樂。宋。之
和。也。天。不。虞。秦。隋。五。代。膏。火。之。中。一。旦。休。息。如。燁。鷄。之。出。湯
而。鬪。魚。之。值。水。匹。夫。匹。婦。之。鼓。舞。滂。躍。便。是。和。即。便。是。樂。

樂

一人之樂。擊壤鼓腹是也。一時之樂。惟歌謠是也。一物之樂。
鳥鳴春。蛙鳴雨。鴉鳴飽。是也。不以功德論樂。而以性情論樂。
樂不可勝用矣。

喜怒哀樂莫不有和。喜不溢。怒不遷。樂不淫。哀不傷。和之道也。
礼者樂之容。和之達于身者也。詩者樂之章。和之達于口者
也。政事刑罰者。道喜平怒。和之達于名物器具者也。

君能虛穆以听乎。能如空谷之受納。而无所隔乎。臣能平心一
志乎。能如調刁之无我。而曾吹鏗錐之互相吞吐乎。介馬不
鳴乎。夜柝不驚乎。銀鐺曳曳之聲。不聞于道路乎。數者无一

焉。而何有和之不足。而樂作。則必為齋之伴侶。陳之玉樹。
唐之雨淋鈴。聞者悽愴。嗚咽。有泪下而不能自禁耳。唐文所
云。樂無悲喜。所有苦樂。其言是耶。

古人聞樂而知代之升降。德之淳漓。其人之骨態。焦府一。皆
見之于声。是故听黃鍾。而知国之將亡。聞翻調安公子曲。而
悲南巡之不返。舞白翎雀。而虞国運之促。故夫車上之鐸。可
以鳴地中之鍾。池上之弦。可以起水底之鉄。声音之道。微入
無間。固若是乎。

以于

元

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天下第一。莊嚴寺僧段本。妙絕
入神。德宗因令教授崑崙。奏請試彈一調。段曰。本領何雜。兼
帶和声。崑崙驚曰。臣初學于女巫。後易敬師。段曰。道崑崙不
近。樂者十餘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詔許之。崑崙後書段本
刘。現在晋陽。為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淚。有懷土之思。遂解圍去。
文。曠野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獲笳吹為入塞出塞之狀。
群胡皆泣去。

樂器

黃帝作五鐘。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曰濼池。黑曰隱常。而景鐘其白也。

禹以五音聽治。垂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擊鐸。培以夏者擊磬。有欲訟者。操鞀。

魯在公國。小鐘大。曾劇。凱之。齊桓謀。鑄大鐘。範。陳之。越量。所稱。反為答也。

房廣曰。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更之。為箏笛。箏。笙也。攢之以斗。損土也。變而為阮。華。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枳。欬也。貫之為板。此八者。世甚便之。孔子曰。放鄭聲。豈以其器不在。就其疾。其聲之變。身李。照。胡。瑗。阮。逸。鈔。鐘。磬。徐。復。笑。其。不。求。聲。而。求。器。是。矣。

絲竹有自然之聲。不可強也。琴有長短。故微有疎密。當微則鳴。差微則不鳴。造笛者。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則。其。聲。輒。劣。皆。造。化。自。然。之。妙。也。

君子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迭以蕭管。養主德之光。勸四氣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樂之

聲也。廣大象地。樂之體也。終始象四時。樂之序也。周旋象

而樂之節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配乎五行之色也。八風

從律而不姦。八音配乎八卦之風也。百度滌。數而有常。不

忒也。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變而不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鐘磬。以立疏。以立橫。以立武。君子聽鐘磬。則思武。臣

石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以立廉。以立孝。君子聽絲。則思孝。大夫聽笙簧。則思

子。聽管。管。管。之。聲。則。思。君。聚。之。臣。鼓。擊。之。聲。則。思。立。動

動。以進。眾。君子聽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審音

朱子曰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建隆間初用玉朴樂太祖以其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玉朴律准校西京銅望鼎石以為新度令下一律音樂和峴

仁宗嘗意樂律者謂有司失於以尺生律乃後以和峴考正李巨謂朴准高五律隨依神鑿法鑄編鐘既成請改定於樂乃下玉朴樂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壎國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木几陳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和峴舊制皇祐中詔集侍從札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言定之於鐘止

宋真宗時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其詞幾情遵行祖訓一切下玉朴會焉
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鐘聲奪聲震掉不知遠在周之管記朝

神宗時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其詞幾情遵行祖訓一切下玉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公樂之序皆正二律家即林是元豐中有楊傑制几樂危鎮以為聲雜節衛退而情太府銅制律造樂元祐初以樂未上按試於殿以事監樂十一律楊傑復攷其失以為出鎮一家之樂卒置不用
洪瑗曰胡瑗所定雅樂律短而音高胡文質以其鐘余五聲器為害金致帝果有心勝之疾予以黃鐘君象為万市律本而

居心久為黃鐘根本若只重法與器非則律之原也

蔡元定曰太史公言細若氣微若磬琴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古者鐘始於聲氣也班固所謂竹而斷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又曰吹以考聲蓋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短則不成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后至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均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

東坡胡瑗司馬先以樂不能相一得不求之於聲也東坡問

樂本

問優人曰我詞何如柳耆卿優曰柳耆士即此得相公詞須用大二將軍銅琵琶鐵絛板唱相公大江東去柳詞却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晚片殘風坡蓋海亭子詞而優人求之于君也

樂氏曰周禮六律六呂之事與樂家三分益之序不同六陽律從子至戌左行六陰從丑至卯右行不以活世樂法論也樂法起於張蒼其術在旁不如周公合聲之法一陰一陽迭轉不窮夫律與曆一也曆以日律以耳彼求之於算者應而弗其也

柳敏門音之得其中聲也音之聞而成者變聲也中聲之

平。其十二月之中氣乎。平聲之應。其十二月之餘氣乎。夾聲之間。其十二月之晦明以更代乎。

周礼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

按歌之聲有四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便東方喉音。西方舌音。南方齒音。北方唇音。

周德清曰。製曲音調各有所宜。仙呂調宜清新綿邈。南宮呂宜感嘆傷慨。中呂宮宜高下閃爍。黃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雄壯惆悵。道宮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

朱翼

廿九

換媚高平宜滌蕩。混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柘板宜急併。虛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徒羨。棗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宜典雅。沉重越調宜陶寫。冷咲大都聲。分平仄字。別阴阳也。

律呂合變

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其竅厚均者。斷而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簧以听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其雄鳴者爲六。律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其雌鳴者爲六。呂曰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于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而大樂和矣。

唐書曰。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聲。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遠已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使

朱翼

廿九

后之作者。固有數之法。求元形之聲。以極樂之致也。

紂好靡靡之音。而棄先祖之樂。趙高語二世。謂度時之樂。不必華山之驟耳。無論也。唐大宋亦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日。而謂樂無益於治亂。則究心於樂者。豈鮮矣。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律之而氣應。而石數始形。均其長。得九月。當其闢。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

量板衡於尺而受法十一律內是而損益焉

黃鐘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起于以十三歷十二辰終於亥得
一十七萬一百四十七而十二律相生之本立矣蓋以是數
為黃鐘之實定管之短長而由是聲為不謬也或曰黃鐘徑
圍之數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何也以十
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
數者即十而取九體之所以立相生者約十而為九用之所
以行休者所以定中器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黃鐘生十二律子寅辰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
辰庚
八十一

六陰辰皆上生其五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
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
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皆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
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損益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
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漢郭成曰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子為黃鐘管圓九分
而長九寸律同位應委呂隔八生子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
者三分益一黃鐘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
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

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
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太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
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无射之上
九无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朱子曰十二管隔八相生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
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以象天地之氣也若拘古法
而以陽必下生陰必上生則以文候氣而氣不應以之作樂
而樂不和此郭氏重上生法所以為不易之論也

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
樂異
八十一

不成黃鐘正声京房乃于仲呂再生別名執始以為中呂上
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上下相生以至南事凡益四十八律
其三分損益之策或棄或增蓋不知變律之數止于六者出
于自然不可復加雜欲加之而六无所用也意者房之所傳
出于焦氏、卦氣之孝六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亦又
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本律者不可增而于卦者不
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訛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
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鐘還得十七
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十

一律皆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矣

按律止於十二者蓋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
蕤賓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蕤賓全分約以厘法則應鍾
蕤賓得全厘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
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
盡二其其美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素坤儀曰律管之長以九為本而上下相生以三為法如破一
寸以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厘破厘為毫破毫為絲破絲為
忽皆必以十為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厝

朱翼

八二七

終不能尽故鄭氏自分而不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始畧
可得而記焉固不若太史公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
亥尺寸分厘毫絲忽皆以九破算之以損益而三分之數為
整齊簡直也然此特一時便易之權制若鄭氏則乃分寸密
度之正法不可忽也

律有變而變律止於六者蓋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
如黃鍾為宮則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
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南呂為商姑
洗為羽應鍾為蕤賓為變宮大呂為變徵十二律中五聲

二變自餘具足至蕤賓為宮未免反取黃鍾為變徵大呂為

宮未免反取黃鍾林鍾為變宮變徵少下不和故有變律也
變律者其声近正而少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二萬
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
當變者有六故置子之一而六至午以三歷之得七百二十
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得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
四百八十八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後十二律之勢紀其
餘分以為忽杪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
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尽一算數又

朱翼

八三

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也
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
三分益一以上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三分益一以
上生角至角声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數不可行
此声所以止于五也

十二月應氣之律有長有短故五声之數有多有寡律管應氣
始能宣其氣而為声此律生五声之義現黃鍾均五声之數
而十一律于長取法者可推矣

變声者曰變徵變宮也蓋五声宮商角徵羽相去各

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前近而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而不相及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也七始者黃鐘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仲呂為秋應鍾為冬也劉歆以黃鐘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簇為人統六始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以添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變聲止於二者通典註曰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至變徵之

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凡一變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通典曰宮生徵、生商、生羽、生角此五音大小之次也是黃鐘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

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者和也茲氏論黃鐘一均五聲之數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二十四

徵聲二十五羽聲四十八論黃鐘之角生二變之法皆不出于是也

危氏為鍾以律計其倍半以子為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

此子聲則子聲為半蓋黃鐘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聲正半律也又有仲呂上生黃鐘、又生十一律六

有十二子聲所謂變律安半律也正聲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法忘所謂黃鐘不復為他律役之意此蔡氏之

論大率亦正聲子聲之例也

孔頴達禮疏曰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五聲為正二聲為

安、者和也蔡氏言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

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為徵但可以濟五聲之不及而已即所謂變者和也

律者帥也所以帥填陽氣使宣達也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

項氏曰黃鐘大呂子與丑合也軋初甲子應坤四癸丑也太簇

應鍾實與亥合也軋二甲寅應坤上癸亥也姑洗南呂辰與

酉合也軋三甲辰坤上癸酉也蕤賓林鍾午與未合也軋四

甲午坤初乙未也夷則中呂申與巳合也軋五壬申坤二乙

己也無射夾鍾成与卯合氣上壬戌坤三乙卯也此合格之法所以与易象相應也蓋陽常為主而陰常為合也

莊

黃鍾

愚按淮南子曰黃鍾九寸內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五太史公律書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九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司馬自註曰律九九八十一故言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言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今蔡氏言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曆十二長得二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皆用此數實本于此

曹然廷對策曰黃鍾中分毫毫忽皆以為九度故九十八十

一分二百二十九釐六千五百六十一毫五萬九千四十九絲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忽

按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鹿旁九釐五毫零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今黃鍾律管有周有徑有面帶有空圓內積如蔡氏所謂長九寸空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者實起於漢斛積分之數也

李文利曰司馬遷以宮家大而狄泐羽家細而能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后四者之中蔡氏因之謂黃鍾長九寸空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竊謂不然按戴祀官為君商為臣

朱真

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信如其說。則是法者貴而清者賤。多者貴而少者賤矣。且黃鍾九寸上下俱生五為損益者。其增減之數。少自二分多至四寸三分。差池不齊。夫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大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于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无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况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擬之數而不齊。求其說而不得。于是有半律子声之說。出焉。要非造化自然之妙也。後見劉恕言。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于嶰溪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長孫元忌亦謂黃鍾管三寸九分。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由太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无射。由无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鍾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鍾退而尚強。宜

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此于君臣民事物多少之數。不詳則黃鍾必无九寸之長明矣。

讀了凡取大利之說至蔡五經一說
沈萃補曰。黃鍾九寸。下後常仲同。馬廷楊推。張行成。之說。迥无異。錄欲呂不常有三十九分。吹之。說予以為皆。是也。故文利之說。為非。蓋黃鍾本律。實九寸八十一分。當其為宮。則用全管。其為徵。商。角。羽。則用半倍。半為七十八分。吹口為八十一分。故伶倫吹管。出三十九分之間。本半生也。夫律呂之法。法之徐清。而必以蕤賓為九寸最長。則清濁之數。与声音之理。一切相反矣。

朱真

馮應京曰。髮几程。衣几称。度几妙。几秤。量或粟。古人以权度為經度。意者韻始作字。亦必以黍黍生度量。权衡。但黍黍出河東。不易得。製律必以此黍為正。
俞之狀似爵一俞之黍。八謂黃鍾律管之中。无欠无餘。故曰黃鍾之俞也。
晋氏而下。黃鍾之數。不可致多。來之金石。無隋以來。又黍之程。黍下至三。朴剛果。自正遠。而事累黍。而金石亦不復致矣。夫金石真偽。固難及。信蔡定。下黍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安。可恃况古人謂子數程黍中。

者實其俞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六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考百世之前之律者。其必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和黍。斯得之矣。

朱子曰。黃鍾之法。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以木為案。置十二管。各如其方。實以葭葦。覆以紙。素埋管。令其上齊。以候十月。有二月之中氣。冬至則陽氣距地九寸。而黃鍾之管飛。灰樹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

度。則以子鼓。和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一黍。廣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加量。則以子鼓。和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俞以井水。準其樂十俞。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加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俞。千二百黍之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律也。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按。本。下。冊。以。律。起。曆。謂。黃。鍾。之。律。容。黍。一。俞。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則。為。一。日。之。度。是。也。

隋高祖遣毛奕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案。置律於案上。其律之管。隨十二辰。但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其中實以葭。灰。而

以輕。銀。素。覆。律。上。每。月。氣。與。律。冥。符。則。灰。飛。散。出。於。外。氣。應。有。早。晚。灰。飛。者。多。少。表。黃。曰。陰。陽。之。氣。當。先。萌。於。九。泉。之。下。氣。之。至。也。距。地。有。淺。深。故。律。管。之。度。有。長。短。隨。時。而。應。自。然。不。差。晉。志。謂。律。置。度。案。之。上。不。入。地。中。而。氣。候。自。應。似。為。迂。澗。之。談。後。各。信。都。考。作。物。角。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候。感。則。一。扇。自。動。他。唐。呂。氏。與。隋。灰。相。應。符。契。為。故。以。埋。於。地。中。之。說。為。正。

地氣起自下。以漸而升。地有高低。氣以平。起埋管當在何處。况只言密室。未言在山。在谷。蓋山中草木發生時。谷中亦發生。却似人自有肥瘠。氣蒸汗出。則均也。黃鍾之長。容黍九十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者。俞。合。升。斗。斛。也。自黃鍾之俞。而積之也。然班固言。每俞容黍千二百粒。隋志言。俞容黍八百餘粒。二說不同。不可考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七。黍。為。一。銖。十。銖。為。一。兩。漢。志。言。四。千。二。百。黍。重。一。兩。銖。是。一。銖。重。一。百。黍。也。一。兩。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權之輕重今古雖同而制之為制今古不一漢志曰五叔之制因而環之令肉倍好周旋无端終而復始无窮已也隋志曰石勒獲圓石狀如水碓名曰權石乃王莽所制與班志所謂如環之狀果同愚按體為肉孔為好當如錢形今無是製

樂書

九二

旋宮

蔡氏曰十二律旋相為宮者曾為君生之又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依此十二管相生之數至仲呂而窮凡六十聲此固孔氏不及二變故如此說耳若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則合為八十四聲矣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也

六十調者蓋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五音各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至受聲十二在羽聲之后宮聲之前

九三

前受徵十二在角聲之后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為調故曰六十調也要之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受五聲各為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數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倍也

京房六十律者蓋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絃而不逐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五聲京房遂於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

按前漢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
有聲積忽微不役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
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聲積忽微不得
其正此黃鍾至尊每拜若杜佐旋宮法有正聲有子聲正聲
用其全子聲用其半極得此意如黃鍾為宮下六律以正聲
應凡五律安微用子聲耳以見黃鍾為諸律之母有大君之
象若他律為宮則下六律各不用正聲應半用子聲減半法
以見不敢正敵黃鍾有隱殺之義焉然黃鍾至尊或及見後
於他律者蓋諸律宮用事則黃鍾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

朱翼

九四

但不用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止可役使子律耳
以見君有常尊也然旋宮之法正律亦用減半以應者蓋宮
常為君商常為臣角常為民徵常為事羽常為物子每過母
之法臣每高君之理又用減半法以折之則清濁高下以次
相比無奪倫之患矣
沈氏曰禮運謂五聲六律十干音旋相為宮也蔡氏謂十二律
均旋為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為十二律之準于聖人取
中聲為尊卑之意微矣蓋禮天神以因鍾為自祀地祇以
鍾為自祀人鬼以黃鍾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角徵羽則

隨而運焉由樂以中聲為本而清濁倡和迭相為終也
按應旋之主三律旋相為宮之說言天以圓覆為體故不謂夾
鍾而謂之圓即易謂乾為圓同意以其為帝所出之方也地
以含容為德故不謂林鍾而謂之函即易謂坤含弘同意以
其為物致養之方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故稱黃鍾與易
黃中通理同意以其為死者所守之方也三宮旋而十二律
隨之圓轉四宮之說晏矣贊輝曰失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
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
即德薄必有困鐘之呂為宮無射之律為之合黃鍾之律為角

朱翼

九五

大呂之呂為之合太簇之律為徵黃鍾之呂為之合姑洗之
律為羽南呂之呂為之合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為
四函鍾之呂為宮純賓之律為之合太簇之律為角應鍾之
呂在之合姑洗之呂為徵南宮之呂為呂而交相合焉此宮
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合降而為三黃鍾之呂為宮大呂之呂
為角太簇之律為徵應鍾之呂為羽而相合焉此宮之旋
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及降而為二
愚按則協律曰因鍾生于房心房為大辰天帝之堂也函鍾生
未為天杜者地神也黃鍾生于應危以宗廟也函鍾

在卯，數六故祀天之樂六變，函鍾在末，數八故祀地之樂八變，黃鍾在子，數九故祀宗廟之樂九變，則律卯二公，所書止於三律為宮，而為有見。

劉義曰：五聲固本乎黃鍾，然旋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心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微事羽物，皆以次降，故其有臣，則君民思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新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忌憚也。

朱襄

九

法曲

高僧南上陸山，次作歌為南音，有城氏二女，得三莖，遺二卵，飛去，乃作歌為北音。夏孔甲田於東陽山，天大風，晦入民家，乃作歌，祭之，歌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於西翟，思其始，始為西音。鄒衛之俗，淫故有漆浦桑中之曲，琴瑟之俗，靡故有赴湯蹈火之歌。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麗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魯歌未寒之服，剡軻入秦，解阮而歌於易水之上，令人悲。趙主遷房陵，懷故鄉而作山水之歌，令人悲。

朱襄

九

漢唐山人能造聲造房中之樂，府十九章，武帝裁定樂制，順雜雅，唐有二部十部十二和十五和，宋自建隆十二安，皇祐大安山寧宗大晟凡六改。

漢武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極，李延年以好音見上，以為怗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暴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漢承秦火之餘，所詩於實公，樂書者見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閩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漢樂之述古者止此矣。其享祀之樂，則叔孫通因秦制為之，以儆古采，朱襄夏

清廟之奏此猶可也沛宮之歌特一時評語而使祀官
施之原廟相如等所為歌詩而用之郊祀者又非有我將成
命之意蓋自高祖好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武帝好趙
代秦楚之謳而以協律付之閹孺內有故處才人外有上林
樂皆以鄭聲施之於朝廷故一時王侯貴戚類以文樂相尚
固難以望其移風易俗矣太史公樂書曰余讀虞書至於君
臣相勸惟是幾安而服膺不良萬事墮壞木管不流涕其致
慨深哉

祖孝孫制十二和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昭
九八

和休和正和承和用各不同以法天地之成教流唐雅樂後
文叔又考正律呂與呂才協其聲音而五聲鐘皆用累代旋
宮之法久廢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初五鍾廢而不擊謂之
哑鐘於是用十二鐘開元中又增三和曰械和豐和宣和共
十五和焉

洪武間定大宴樂其殿內備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曲二奏皇
風曲平定天下舞樂章清海宇三奏卷皇明曲撫安四夷舞
樂章小將軍殿前歡慶新年過門子四奏天道傳曲車書介
同舞樂章恭階平五奏振皇綱曲六奏金陵曲七奏長揚曲

八奏荒醴曲九奏駕六龍曲進膳樂：章水龍吟太平清舞
樂章太清歌上清歌開天門陞坐還宮樂章萬歲將百官行
禮樂章朝天子迎膳樂同上水龍吟

永樂間定大宴樂其殿內備食樂：章一奏上萬壽曲平定天
下舞樂章西邊靜刮地風二奏作天恩曲樂章宜葉黃梅安
四夷舞樂章小將軍其殿前歡慶豐年渤海令過門子三奏
感地德曲車書會同舞樂章新水令水仙子四奏民樂生曲
樂章萬邦舞樂章慶太平武士吹滾榜迷陣：戲淨勝回小
樂州五奏感皇恩天命有德舞樂章慶宣和窄磚兒六奏慶

九

九

靈舞曲七奏集禧應曲八奏永呈圖曲九奏樂太平曲其冊
陞大樂陞坐還宮百官行禮導膳樂進膳樂俱與洪武間同
大祀慶成纓鞞得勝蠻夷隊舞萬壽聖即九夷進寶隊舞文
至即贊聖喜隊舞正旦即百戲蓮花盆隊舞小宴樂備食樂
一奏本太初曲朝天子二奏仰大明曲殿前歡三奏民初生
曲治災酒太平定四奏呂物亨醉太平五奏御六龍曲清江
引簫玉簫六奏恭階平十二月七奏君德成曲十二月充民
歌八奏全道行金殿万年秋德勝令九奏樂清寧向清美酒
太平定陞殿迂官百官行禮樂章萬歲樂進膳樂章水龍吟

東宮宴樂。一奏言下春賀聖朝水龍吟。還宮樂舞。
千秋歲。郊祀廟。祭樂迎神奏中和曲。奠帛。奏蕭和曲。迎神
奏弄。弄曲初。儀奏延和曲。武功舞。亞獻奏豫和曲。文德舞。終
獻奏寧和曲。文德舞。宿祀。和曲二。問徽。饌奏雅和曲。送神
奏安和。高望。樂前。必曲。朝賀殿。殿中。和韶樂。陞殿。則奏
聖安。出。必入。門。到。表。治。安。曲。丹。陛。教。大。樂。百。官。行。禮。則。奏
萬歲。樂。朝。天子。還。宮。則。奏。定。安。曲。中。宮。太。皇。太后。皇后。合。婦
朝。賀。設。女。樂。奏。存。九。香。鳳。韶。東。宮。朝。賀。樂。奏。千。秋。歲。

禮。推。準。以。聲。節。為。本。周。衰。雅。微。弱。音。騰。沸。師。鼓。工。秋。奔。散。四。方

樂。官。之。缺。後。註。以。始。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國。風。以。辨。風。土
之。音。有。大。小。二。雅。以。辨。朝。庭。之。音。陳。周。等。尚。三。頌。以。辨。備。祭
之。音。定。商。周。白。華。之。泰。康。女。由。庚。由。儀。六。笙。以。辨。功。歌。之。音。
得。註。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篇。是。也。所。序。而。不。得。聲。者。則。置
之。河。水。不。招。之。類。是。也。四。始。既。別。倡。興。有。指。風。一。洋。六。代
其。義。乎。

秦。編。樂。經。漢。魏。表。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按。律。而。聲。詩。之。承。稱
踐。業。已。故。杜。次。有。曰。漢。制。以。世。樂。大。業。但。能。紀。鐘。鐃。鼓。舞。而
不。能。言。其。義。言。知。聲。詩。亦。不。知。有。又。也。亦。魯。毛。韓。諸。家。以。序

祝相雄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卒者若不識詩言知義而
不知聲詩也夫詩為樂心聲為樂體又為樂詩得詩則聲有
所依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義尚可溢登歌彼知
義而不知聲詩者竊極物情工則工矣而聲簧弗助將烏用
之

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郭杜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鳴騶
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先傳也當是時延年以曼
琴依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杜幸麗而不經未雁靡而非典琴
詩俱却依聽飛馳正樂之過此實階之矣迨太和末而左延

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晉而鹿鳴亦徒絕唱中和
之韻聞焉不還蓋鹿鳴亡而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
播散逸詩猶亡也所以特鹿鳴之聲者不在樂府乎
樂府之體有竹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
而去三百篇風旨則遠矣通志者病其夙頌不分二雅清
雜乃形而棄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四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
之作如艾如張維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到如巫歌行者為
列國之風音本中聲如婦人哀泣行者為鄙人之雅品藻良
心當矣然上之四聖人出而多賦於諄雅茲歌竹東洛行名

惟泥於國都大聖剛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曲主乎人聲引保吟弄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詞也

江旭奇曰風律之旋係乎四韻知者鮮矣若魚亥之七聲胡備之翻切流入中國大應五均可邇而求也

北音通
如皇極
南音其
總也

今世樂部分為南北之音自金元入中國始有之世因謂宋末南道之意為南音南音衰絕非音暴房後遂至華夷混淆我國宗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請一洗金元元麗徽末之習

樂書

百二

七

被之於器而有和應之美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即元定之新書文公之通解諧其法按其說逐器而調之各器而協之且假以歲年俟其自得將必有師曠州鳩之神解甯常令言之妙悟者出焉而樂之神理以著由是遂定為樂經一書以補六經之缺豈不為全盛之典哉

按大司樂有樂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序也用之於天神地祇人鬼亦有其序舞位為四表從南未至一為一成二至三為二成三至四為三成轉身南向畫四表而去成矣又變則五物五祗可致六變則象助天神可致

八成則地祇出矣九成人鬼出矣

三百篇之而有騷賦騷賦雜入樂乃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乃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乃有辭調辭調不快北耳乃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乃有南曲

朱真

百三

雜部

唐玄宗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边地名。若京州伊州并州之類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梁州并州皆隔吐蕃。

唐礼樂志曰自周陳以上雅鄭清雜而無別隋文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如中呂宮黃鐘宮大石調小石調之類自太宗高宗件三大舞雜用於燕樂其他雜曲出于一時之作雖非純雅尚不至於淫放至玄宗有散樂人分樂為三部堂下卓奏謂末正部伎堂上坐奏

本集

百四

謂之坐部伎太常閱樂坐部不可教者謀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雜樂。因以生日名節而君臣共為雅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而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園遂以荒湮其餘聲遺曲在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遠足以為戒而不可考法也

按樂雅部之外有胡部者亦有自起周官註師掌教鞀樂旋舞擊鼓舞夷樂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事鞀。凡祭祀燕享用焉必必降之於中國雅部之後故鞀師旄人鞀鞀氏居大司樂之末者有以也。後世若漢家宣帝賜呼韓邪年登堂

此猶有華音。變胡俗之意彼以齊策為頭管而進之雅部之前者。先王所以立樂之方矣其所謂俗部之樂者如九流為雜家者流存之不為益去之不為損。民間用之雖無害於事。然說者謂如方響十六同為一架雜用四清之聲黃鐘太簇姑洗仲呂。足以淫佚人心。樂音謂編縣之次。又與雅樂鐘磬異。非可用之於公庭。他可知已。

桓宣武嘗問孟万年聽伎絲不如竹。不如向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表中曰倡伎俳優原為督樂而設宋以前士紳並得近伎取

朱襄

百五

伎不獨以色有才伎有情伎若薛濤王妙。李亞仙之流。代不乏人。因朝士挾妓惟馬湘蘭和文殊以詩寫見才者情妓則裝絕響矣然而吳口輕會鸚鵡調能言之舌治容可掬海常吐含笑之花其為敬也欺莫愁而歷永新鏡梁之音其為舞也蹀陽阿而轉霓裳舞頭之錦故胡澹慮抗疏遠諫及放歸獨戀黎渦一妓朱子有詩嘲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到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故媚若紅拂。見重於李靖。詭若翠翹。見愛於左公。雅若琴操。見幸於坡仙。妍若時。見納於建封。妙若愛卿。見慕於師中。謝公携

東山之妓劉郎喜官樣之粧。呂守移杭妓之愛韓湘折草。是
之柳元積戀鏡湖之春。杜牧孤十年之想。張即動五夜之悲。
是惡妓者多而妓戀者少也。紅拂之奔。飛燕就。非不足奇。孫
夫人之隨。昭烈奇矣。而非妓大抵妓以情為上。其次則莫若
先情。至于雜情。偽情。實為下品。然伎本雜。而責之專。猶優本
偽而課之。實不幾。贅乎楚之優能。使其主。惟庶更秦之優能。
止漆城。止秦鹿唐之優能。死仗。下死剖。心則不可。全謂其偽
也。今世講李。其雜似妓。作文家。描寫。杜撰。以偽相矜。甚于優
良可笑也。

本真

百六

優俳家。可云。副末生旦淨外丑者皆。反言之耳。開場正始而言
副末。本欲藝而言生。本欲晏而言旦。本欲鬧而言淨。本在內
而言外。本欲好而言丑也。

李太白之菩薩蠻憶秦娥。以詞按調者也。清平樂本三絕而已。
隋煬帝之望江南。以詞起調者也。

元有曲而无詞。曲者詞之變也。元用胡樂。嘈雜婁緊。緩急之間
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大江。以北漸染胡俗時。採
入而沈約四聲。遂闢其一。東南之士。希能顧曲辨誤。辨。變
為南曲。故凡北字。多而調促。凡見筋南字。多則調緩。處

見。眼北詞。詞情多而聲情少。南詞。詞情少而聲情多。北。在
張。南。力在板。北。人合聲。南。貴。獨。奏。北。以西廂記為宗。南。以琵琶
記為祖。

正德末嘉靖初。閩。卷。閩。多。彈。唱。山。坡。羊。隆。慶。末。萬。曆。初。則。有。桐
城。歌。打。單。楷。兩。頭。忙。乾。荷。葉。粉。紅。蓮。金。紐。絲。銀。紐。絲。掛。枝。兒
官。戲。皆。用。南。曲。而。北。曲。惟。一。西。廂。記。樂。平。腔。處。用。之。鄒。城
中。則。以。崑。腔。為。尚。

本真

百七

歷代樂

葛天氏八闋一載民二元鳥三遠草木四畜五爰五飲天常六
達天功七依地德八總八物

葛天氏之樂以三人振牛尾投足而歌之耳已而有朱襄之瑟
有女媧之箏有伊耆之籥焉

伏羲樂名扶桑六曰立本神農樂名扶特六曰下謀黃帝樂曰
咸池

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章帝嚳作六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
祁穀曰黃帝為咸謂德昏漸秘也顓頊為堯謂澤及根也堯

朱襄

百八

為革為德顯著舜為韶為絃堯為夏為光大姚如湯為漢
為教漢生民

袁坤曰雲門大卷黃帝樂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聚也大咸

先樂即咸池言其德之徧及潤澤也大磬齊樂即韶言其德
餘維先也為作大夏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言其德
以寬護民也大武王樂言其能成武功也

商湯作大濩至于湯孫猶有教奕之聲容焉紂作囂之樂始
為非聲則盡棄先祖之樂矣

周武王作大武孔子謂賓牟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豨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野坐周召之治
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二成而南三成而南國是
禮五成而分周公在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經子曰孔子評韶武非謂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韶者已
盡善而傳武者未盡善也樂記云有司失其傳也

成王時周公作大勺又有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
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所謂周存六代之樂者也

周禮大祭樂舞音

朱襄

百九

秦始皇時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後改大武曰五行改房中曰
壽人二世猶以鄭衛之音為娛李斯有恣心長夜之謀

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樂更磨山夫
人所作也又作昭宗樂禮家樂有武德文姑五行之舞大抵
皆因秦舊事焉

文景之間禮樂肄業而已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

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樂舞明帝用曹元圖獻之言改樂
為大予樂而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樂有四品章帝製更
堂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

梁夫

魏武帝平荆州獲漢雅樂即於熒始復先代古樂而樂王左延
年之徒乃以妙善鄭聲被寵王繫所改者不過登歌安世及
巴渝詩而已

晉武帝時乃勉改杜夔之樂依古尺以得新律元帝南渡時元
雅樂至孝武破符堅獲其楊勗等閑習雅樂于是金石始備
至宋之時則以永而為名梁之樂則以雅而為名陳之樂則
以韶而為名隋之樂則以夏而為名然現祖琰所論乃實常
所所則皆洛陽之舊而出鄴城之下者也

樂真

百十

唐與初用隋樂武德中詔祖孝孫定雅樂

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破

劉武周軍中相与作也二曰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

生于慶善宮後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光帝歡甚賦詩命

呂才破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象文德三曰元舞高宗

作也大祠享皆用之玄宗作為龍池聖壽光聖等樂既知音

律又酷愛法曲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

皆善言音律

宋太祖及命以實優蓋太常改周樂文舞崇德武舞象成並文

德武功無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
之義用本不同

太宗時有平晉樂有方回朝天樂章皆太宗親製真宗時樂
始以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覆詔翰林李士李宗諤等編錄
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

宋真宗令仲辛誦唱八十四調自是樂府制度頗有倫理

宋建隆初用王朴樂尋有和峴樂仁宗景佑中有李照樂皇佑

中有阮逸樂神宗元堂中有楊傑劉幾樂哲宗元佑中有范

鎮樂徽宗崇寧中有魏漢律樂

樂真

百十

魏宗欽制作以丈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

夏高以自為度之說請帝三指為黃鍾之律度鑄帝尊景鍾

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然當時李士大夫愛不復覺至維楊

行禮舊樂皆燬姑以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至孝寧之世始

稍參酌舊典禮舞稍備矣然現姜夔進大樂議有曰比年人

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乃和氣也則當時

之所語樂者可知已

高皇帝初制分祀郊社樂章後又撰合祀樂章謂侍臣曰古樂

廢久矣新聲代處至元而雜以北商胡戎之音甚者飾古先

帝王若祀典神祇為舞隊悖類已甚殊非所以奠中和崇治
體也

朱熹

百十二

誥法

按郭雅言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誥周語言殷以前大夫以上
乃為爵死則有誥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誥也故曰古者生
無爵死無誥

王弼州曰誥法自周始殘又損善曰紂則始誥也經天緯地曰
文克定禍亂曰武安民立政曰成溫柔好善曰康儀容恭美
曰昭布德執義曰穆既過能改曰共慈惠愛親曰孝安心好
靜曰夷殺戮无辜曰厉聖善周闢曰宜動靜亂常曰幽執事
有制曰平居敬動民曰桓有罰而還曰釐柔賢慈民曰惠辟

朱熹

百十三

地有德曰叢執心動懼曰項貞心大度曰匡安民法古曰定
平夷不訾曰簡亂而不損曰靈由义而齊曰景念善與法曰
敬行又說民曰元清曰守節曰貞紀行不燕曰定種又執止
曰成秉德尊榮曰烈好和不爭曰安喪固心恤曰祗康圖克
服曰恭慈惠愛人曰文布义行剛曰景威疆聲德曰武聖開
周善曰昭恭仁短折曰哀布綱治紀曰平能昭前業曰光克
定禍亂曰武昭臨四方曰明溫克令儀曰章不剛不柔曰和
寬容和平曰安慈和徧服曰順克敵服遠曰桓聰明康和曰
獻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剛強直理曰武安民好睦

以下採
考

曰惠始建國都曰元諧想不行曰明尊賢讓善曰恭
愚按放動重華文命之名皆載于史而孟子亦以放勳為堯號
夫堯之為聖神文武稱于孟禹之稱神以治水而平天地湯
之稱成蔡氏以為武功成是謚法所自做也

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晉文與霸。孔文勤本。一事之文也。
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衛武興業。寧武復國。一事之武
也。考亭曰文。伊川曰正。而君實曰文正。孔明曰武。石虎曰穆。
而鵬舉曰武穆。非君實鵬舉之優也。

賈充將殺愛謚。而從子以為是非莫擬。鄭義以貪鄙嗜宣。制詔
朱冀

得以揚其惡。致宗以英實謚。孫元以訟其冤。他如秦秀
誤何魯之謚。梁肅誤楊綰之謚。孤孤及議呂涇之謚。司馬先
誤夏竦之謚。韓雍之謚。崇靈。常秩之謚。文忠。言官之謚。京鏞。
執政之謚。秦檜。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亦可畏也。

沈氏謚法曰民无能名曰神一德不懈曰簡。堯民則法曰皇。平
易不訾曰簡。德象天地曰帝。尊賢貴義曰恭。仁義歸性曰仁。
致事恭上曰恭。慶刑威曰君。執事堅固曰恭。從之成群曰
君。愛民長弟曰恭。揚善執簡曰聖。執禮御賓曰恭。敬賓厚禮
曰聖。茫親之關曰恭。照臨四方曰明。尊賢讓善曰恭。謝恩不

百十四

朱冀

百十五

行曰明威儀。悉倫曰欽。經緯天地曰文。大慮靖民曰定。道德
博聞曰文。徒行不奕曰定。勤孝好問曰文。安民大慮曰定。慈
惠愛民曰文。安民法古曰定。愍民惠禮曰文。僻地有德曰褒。
賜民爵位曰文。甲冑有勞曰褒。綏柔士民曰德。小心畏忌曰
信。謀爭不成曰德。有罰而還曰登。剛強直理曰武。質淵受讓
曰信。威強敵德曰武。溫柔賢善曰懿。克定禍亂曰武。心能制
義曰度。利民克服曰武。聰明睿哲曰獻。孝志多勞曰武。智膺
有聖曰獻。安民立政曰成。五宗安之曰孝。淵源流通曰康。慈
惠愛親曰孝。溫柔好樂曰康。協時聲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

安樂抚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執心克莊曰齊。布德執義曰
積。資輔就共曰齊。中情見貌曰穆。甄心動懼曰頃。容儀恭美
曰昭。敏以欵慎曰頃。昭德有勞曰昭。柔德安衆曰靖。聖聞周
達曰昭。恭已解言曰靖。治而无青曰平。寬樂令終曰靖。執事
有制曰平。威德剛武曰圍。布綱治紀曰平。弥年寿考曰胡。由
義而濟曰景。保民耆艾曰胡。耆意大慮曰景。強毅果敢曰剛。
布義行剛曰景。追補前過曰剛。清白守節曰貞。猛以剛果曰
威。大慮克就曰貞。不隱无屈強執正曰威。關土服遠曰桓。
治典不殺曰初。克教勤民曰桓。大慮行節曰孝。關土垂國曰

桓治民克盡曰使能思辨衆曰元好和不爭曰安行義說民
曰元道德惟一曰思始建國都曰元大省兆民曰思主義行
德曰元外内思索曰思聖善周聞曰宣追悔前過曰思兵革
至作曰莊行見中外曰愨獻園克服曰莊狀古述今曰譽勝
敵志強曰莊昭功寧民曰商死干原野曰莊克殺秉政曰夷
屢征殺伐曰莊安心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莊執義揚善曰
德柔質慈民曰惠慈仁短折曰懷愛民好與曰惠迷義不克
曰守風夜儆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有功安民曰烈象平益
平曰敬秉德尊素曰烈合善典法曰敬剛克為伐曰翼剛德

克就曰肅思慮深遠曰翼執心決斷曰肅外内貞復曰白不
生其國曰白不動成名曰白靈未蒙短折曰殤死而志成曰靈
愛民好治曰戴死見神能曰靈典禮不愆曰戴亂而不損曰
靈短折不成曰殤好祭神鬼曰靈隱拂不成曰隱極知鬼神
曰靈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殺戮无辜曰厲官人應
實曰知慢狠遂過曰刺肆行勞祀曰悼不思慈愛曰刺年中
蚤夭曰悼早孤短折曰哀凶年无穀曰荒好動變民曰躁外
内從亂曰荒不悔前過曰戾好樂急政曰荒怙威肆行曰醜
在國違憂曰愨憂過不通曰幽在國違艱曰愨早孤鋪位曰

幽禍乱方作曰愨動祭乱常曰幽使民悲傷曰愨柔質愛諫
曰慧貞心大度曰匡名实不爽曰質德正應和曰莫温良好
柔曰良勤施无私曰類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遠曰明博聞
多能曰憲嗇于賜子曰愛滿志多勞曰感危身事上曰忠思
慮不真曰厚克威捷行曰魏好内遠礼曰湯克成惠礼曰魏
急政外交曰推去礼遠衆曰嚮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
緝靡敏行成曰直彰義掩過曰堅内外實服曰正華言无实
曰奪好廣自克曰節逆天虐民曰抗好更改舊曰易名身实
真曰縶愛民在刑曰克擇善而從曰比除殘去虐曰湯乱而

不損為靈隱衷也景武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
遠為極剛克為傳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傳施而不成
為宣光内德為獻治而不背為平由義而濟為景餘皆象也
此氏李發大都如此愚謂方古之聖至孔子而極謚為文宣
有特稱之曰宣尼者則宣之為謚當以天日昭宣為義而沈
氏所載施而未成未見其美吾卿先達有謚榮和者亦不見
錄乃知其為不該不徧之說也

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
本有独断有刘熙之書有朱與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

昔有王莽威之書有蘇氏之書有魯蒙之書有蘇洵之書今考周公之書及用後人之語知其為屬惟沈約頗為有紀惟蘇氏始有成論也

先王定制於南郊稱天以極之行取私又何可私至於秦謂我為天下主奈何子說文曰君躬臨典而盡罷之漢興謂火生於木其德孝故冠以孝然而事冲殤帝弗敢寬也後世方御宇時而文武神聖之号已撰益受之矣

何宗彦曰謚以易名不可加之以惡然王文中孟貞曜之謚不免於愛人以礼之樂

雜錄

百八

謚之加人不可以一定拘矣有以一事名者如孔子齊武子有以全德名者如文王武王故宋人有言曰名同而實異者不必泥其名名異而實同者必當求其實是已有殿陽修蘇軾之文章節又而謚文忠可也位或浮於德如陳執中謚榮靈可也京鏗之謚文穆亦美矣又何改為文忠乎
堯平以也長而謚文正度說以隱君而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而謚師孝林逋以處士而謚和靖是微賤不廢謚也周穆王盛姬謚曰哀淑樹世子妻謚曰恭魯定公夫人而謚曰定漢高帝后呂氏而謚曰高是閭閻不廢謚也豈要石隲其也

之曰康楊后屏居鄉人謚之曰文王通大儒門人謚之曰文中孟郊高士友人謚之曰貞曜吳私門不廢謚也

何曾位命元宰頗以忠孝標名第以日食万錢謚曰綵醜蕭瑀開國重臣第以性多猜忌謚曰貞褊賈充自負逆節為世大傑悖礼亂倫其小者耳武帝篤念故舊易荒曰武而大常之誤謚

唐狄孤及誤故相呂誼謚曰肅嚴郭舉之加以忠肅乃重謚曰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褒崇在誤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伯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寡僉之忠于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二字之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于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與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位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忌近褊故曰貞褊若述死殊空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瑄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彦博謚恭不聞其子孫佐吏有

百九

以字少稱屈者

許敬宗曲媚武后。災覆唐祚。棄女嫁于。其微行耳。高宗不勝床第之感。易謬曰恭。而博士之論格矣。夏竦奸心誦行。大為時賢所斥。乃以文正謚之。雖改謚文莊。而在上。上謚。豈竦所宜蒙也。秦檜媚虜主和。為中興元惡。何乃以忠獻謚之。後雖改謚諫醜。而未幾復更。豈檜所宜承也。

唐求諛謚專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者。若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皇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洪武初。惟武臣有謚。如武寧

榮

百二十

徐達。忠武常遇春。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古人臣謚。死四字者。而真人。即元節。謚文。康榮。靖陶仲文。謚榮。康惠。肅。此皆世廟時事。蓋異典中之尤異者也。

國初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宇河。武順。東甌。襄武。聖宇。昭靖。皆武臣也。

陸子淵。以貞愈于丘。唐宣。謚文貞者。魏徵。宋瑛。楊師。庶幾焉。蘇琛。有餘愧矣。宋宣。謚文正者。司馬光。免仲。康。庶幾焉。王旦。有遺論矣。夏竦。卒。元文貞。避廟諱也。魏朝。文貞。惟西。楊文正。則李。蔡。陵。謝。餘。姚也。國制。惟翰林。始。許。謚。文。王。叔。恩。陸。唯

靖以名避是矣。魯榮。蔡。祭。馬。裴。敬。愉。俱。狀。元。何以。無。文。金。文。

忠名。忠。何。不。避。也。魏。文。靖。驥。吳。大。恪。唐。姚。文。敏。慶。三。文。莊。鴻。儒。何。文。肅。喬。新。皆。非。翰。林。何。以。謚。文。國。初。文。臣。元。謚。劉。文。成。基。宋。文。憲。瀟。宋。文。恪。善。成。諡。之。康。陵。王。忠。文。禕。諡。之。格。陵。余。文。即。關。剛。建。文。時。謚。也。長。陵。謚。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謚。忠。文。者。又有。李。蔡。酒。時。勉。謚。文。忠。者。曹。李。士。勇。楊。少。師。廷。和。張。少。師。等。故。國。制。一。品。美。惡。兼。謚。二。品。以下。賢。者。得。謚。不。肖。者。不。得。謚。則。易。名。之。典。在。一。品。者。窮。多。難。更。僕。也。

皇帝公侯必非謚也。沈約。賀。瑛。虞。蒙。蘇。洵。鄭。樵。皆。有。謚。迷。蘇。氏。皆。異。

百二十一

斟酌。前。法。頗。有。意。見。鄭。氏。從而。表。章。之。為。謚。二。百。有。十。一。周。官。謚。典。掌。於。大。史。魏。晉。以。來。太。常。先。具。議。候。裁。我。朝。于。謚。者。片。言。即。定。未。始。博。採。今。制。五。年。類。題。

刑法

左傳曰古之為國者設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唐刑法志曰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伴民之知所避也

西漢書曰聖王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闕天象地大刑用即矣
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繫薄刑用鞭扑其所由
來者上矣

戴禮曰古者以法為術勤以刑為笑以人為手而御天下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蓋心焉

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蓋王之外朝也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
朱異

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異服奇技以誑衆者殺行偽而堅
言偽而辨李非而悖順非而澤以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以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舜制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之正如天之垂象以待夫罪之不
可宥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勤勞而不可
加以刑者則以流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每章官府之
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本杖之刑也皆以律夫罪之輕
者金作贖刑者罪之輕鞭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
議者也昔謂過誤災謂不辜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

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情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而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
也

象刑則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委室餘刑以此屏絕不使風
中而致死也三流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
之外也

夏作禹刑：官曰大理

商湯制官刑儼於有位而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
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政時謂淫風敢有忤聖言逆心直達

朱異

昔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有三風十愆臣下不遠其刑墨

周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誅四方一曰刑

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

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

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意糾暴

以關之聚眾罪民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以加石平罷

民以肺石達窮民

不司寇以五刑聽獄訟求民情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刺

斷庶民

五聲者一曰聳聽不直則煩也二曰色聽不直則報也三曰氣聽不直則喘也四曰耳聽不直則惑也五曰目聽不直則眩也

八辟者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賢之辟

三刺者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

士師掌五禁五戒八成鄉士掌國中遠士掌四都縣士掌野五禁者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

朱翼

百十四

以木鐸徇之於朝使之內有所聞以書而懸於門闈使之外有所見五戒者一曰警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蓋五禁以此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五戒以勅其勿忘施於事為之際八成一曰邦約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有犯于此者必刑之而無赦士師掌國中之法在六卿則謂之鄉士在六遠則謂之遠士在各縣邑謂之縣士又掌法於外也
呂僕為天子司寇穰王命訓刑以誥四方蓋并大辟而為之

贖免其勢必至於富者得生貧者得死矣

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書而仲尼譏之刑雖有常六臨時而為之輕重今鑄於器則為定制無復古人酌量之義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

李悝著法經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若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產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所著共六篇

西漢言曰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頭抽脅護赤之刑至於始皇盡斷獄夜理書

朱翼

百十五

自程繁事櫛衣塞路困圍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其後念蕭何摠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叔孫通又增為十八篇

古者五刑皆肉刑也考文詁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謂鑿鼻斬趾也遂以髡鉗代黜管三百代劓答五百代斬趾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並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並宮刑除之乃景帝中元年赦後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則是宮刑復用其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敖皆坐腐刑

漢初時雖約法三章坐七辟尚有夾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既除

之矣其後考文與平勃計盡除收布相坐律令新垣平謀

為便後行三族之誅自是景武每輕用之族晁錯族主父偃

景帝詔曰加管者或至死而管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管三百曰

二百管二百曰一百管管者管廢不復管背毋得更人華一

罪乃更人自是管者得全

武帝即位徵發煩數百姓貧耗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拾進

孫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政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

政之罪意從出之謀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禁罔寢密律令

未異

百廿五

元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

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是以郡國承用者駸或罪同而論異

或吏因緣為市所敬法則傷生訟所敬隨則予死比設者咸

竟傷之

宣帝詔曰簡者使用法巧文覆深是朕之不德也其為置廷平

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皆為廷平

光武有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立春之日

王寬大書曰制部三公方春東作故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

錄死且勿案驗皆須奏秋

胡致堂曰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盡除其法

而盜賊清

按范曄言明帝善刑理法令明日晏坐朝曲枉必達斷獄得情

疏后前代十二然窮治楚獄累年坐死徙者甚衆非寒即言

其冤刑市必死洛陽錄囚之幸矣此鍾離宋均母以察慧為

言也

車帝詔有司絕鉗鎖諸慘刻之科辭故惡之禁除文致之請獄

五十餘事定者于令

廢帝時詔若款後肉刑孔融曰初刑之人處不念生志在思死

未異

百廿七

類多慈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庚禍宋趙高陳布為世大

惡不能止人為非適足絕人為善耳雖忠如魯奉信如子和

智如孫臏寬如卷伯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為太甲之

惡庸務公之霸齊南離之骨立衛武之初惡陳鴻之鄰賴魏

尚之守空死所復也漢開改惡之路也為此也故明德之君

深惟繫紲就長不芻草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刑法志曰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律者尊卑貴賤之等數

今者國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當

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

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聞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箠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從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論自隋始定為笞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除其兼刑及梟首環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時因之初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令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又刪武惠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高宗時詔律李之士撰律疏又長孫无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

曰晉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勅文宗有太和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

唐太宗天資仁恕初即位有功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上言正政本于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忻然納之而于刑法尤慎四年斷死刑二十九

按唐太宗初即位詔死罪中書而下平訊及覽明堂針灸齒禁

張猛古因奏李好德罪不以實論斬法官遂以失出為誠有失

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大理劉德威因言失入死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上乃矍然大悔六年親錄囚徒

永徽以後大獄以尚書刑部衛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兩法吏以慘酷為飾至不釋枷而笞箠以死者皆不棄有五死而杖未畢者武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歌制以威乃脩告密之法任用酷吏周興來俊巨輩典大獄集告事共為羅織構陷死辜如欣仁傑魏元忠輩六歲不免其毒虐所被自古未有也

玄宗初年歲斷死罪五十八人大理獄因傳烏韻不赦至是有
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為利措之效宰相受封然李林甫
起大獄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
上一日殺三子尤慘

憲宗英明果斷數誅方鎮並用刑喜寬仁

文宗時閹宦肆孽不能制所誅殺夷滅心知其冤為之飲恨流
涕而莫能救止

武宗性嚴刻刑多濫

宣宗自喜刑名常曰犯法雖子弟不宥也

樂羣

百

已

采刑法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
一縣又別有勅

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讖其失曰大理曰刑
部又置當刑院以決其平鞠之與獄各司其局是非可否有
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叙復無辜者許之滿洗內
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審而昔之鞠與獄者皆死預焉
外則如川峽去朝廷遠者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
官亦死預焉蓋分職以防閑考覆故論者謂宋比之前世刑
獄獲為平治然自中興以後務從省官而獄有不得其情者

夫

太祖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按委刑部詳覆
既而又令諸州縣錄參與法司極斂獄當請虞書嘆曰充弊
之時四凶之罪上於投覆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
來非情重者多貸其死云

太宗太平且國中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鞠致刑獄濫
滯具名以聞又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因情得者即決之
復更三限之制淳化中置御史臺推勘官以京朝官充諸州
有大獄令乘傳就鞠日上一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滯

樂羣

百

已

或賜以裝錢還必名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異式

兩京江浙大飢民多相率持杆棒投募富家取其粟坐強盜張
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共議
其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
因令本州大登廩以賑飢民遂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自臨遣
語之曰彼皆平民因艱食強取假糧以圖活命耳不可從強
盜之科其兇狠難制為惠閭里者始便宜從事止於除惡由
是獲全活者千計

仁宗朝刑部侍郎趙鼎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

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七
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几至百倍。蓋以秦獄之法。廢失朝
廷飲訟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

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徑。行而不詳。夫
惟可矜者。听上請。詔後之審刑院。則表草率。以恩澤為列名。
曰貼放。多得減死。

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于是有勅。有令。有格。有式。禁於未出
之謂勅。禁于已出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
之謂式。

樂舞

百三

按。獄。感于庶堂之間。乃柄國之權。臣藉此以威。籍神。祖。元。擇
之。獄。王。矣。石。私。怨。所。託。也。鄭。使。蘇。斌。之。獄。杜。絕。忠。言。也。世。居
之。獄。則。呂。惠。卿。致。文。致。李。士。寧。以。傾。王。矣。石。陳。世。儒。之。獄。則
曹。種。民。致。文。致。世。儒。妻。母。氏。以。傾。呂。公。著。至。王。矣。石。致。報。呂
惠。卿。而。特。勅。張。若。濟。之。獄。蔡。確。致。獄。吳。充。而。特。勅。滿。開。之。獄
真。事。皆。起。于。讎。怨。而。根。連。株。連。坐。累。者。甚。衆。蓋。如。李。逢。時。劉
育。徐。革。等。皆。處。以。凌。遲。之。刑。則。皆。詔。獄。之。具。起。之。矣。
若。宋。結。聖。中。章。惇。幕。卡。既。用。事。再。進。張。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
大。防。等。過。嶺。危。枕。未。決。仍。用。黃。履。疏。京。高。士。及。收。進。貶。王。珪

皆。誣。以。圖。危。上。躬。廢。立。世。後。起。同。文。館。獄。持。憲。誅。元。祐。舊。臣
帝。曰。孽。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
治。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不。載。然。後。用。例。
今。類。引。例。而。破。法。故。多。深。刻。

宋。光。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而。刑。書。浸。繁。建。炎。初。詔
遵。嘉。祐。條。法。然。有。司。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記。胥
吏。因。得。予。奪。

寧。宗。嘉。泰。二。年。刑。部。侍郎。林。栗。言。天。下。所。上。死。案。一。千。八。百。一

樂舞

百三

元。時。內
亂。每。法
俱。不。刑
御。第。八
即。在。順
帝。前。男
女。裸。敬
於。殿。前
聖。祖。登。極。之。初。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制。曰。古
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煩。多。民。既。難。知。是。後。吏。之。姦。而。陷。民
於。法。今。所。定。律。令。艾。煩。就。簡。庶。几。人。易。知。而。難。犯。
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
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
不。事。本。祖。訓。教。子。孫。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諸。司。職。掌。於。刑。部。官。科
以。其。事。不。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不。及。令。蓋。誥。與。律。乃

即曰
人之生
由父母
情欲來
故色為
性聖人
亦好色
及刑以
禁乃修
道之數
也

朝廷所當世守而令乃明其用法之者未可即以為法也

洪武七年劉惟謙等進大明律表畧曰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

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不可復知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

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

又行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二十篇唐長孫無忌

等又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業皆以九章

為宗可謂集厥大成矣臣惟謙等重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

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成痛幸之篇目一律之於

唐曰名例曰衛禁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防曰

詐偽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宋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

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

條按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六條分為三十卷其

間或損或益或仍照舊務令輕重之宜云按大明律七年所

成也其後定為吏戶刑工六類使各有攸司析十八篇

為一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為四百六十析戶婚以為戶役婚

姻分關防以為關防訟廩庫一也則分廩牧於兵分倉庫

於戶為職制一也則分公忒於吏受賊於刑焉名例舊五十

七條今止存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

條雖沿於唐而實皆上稽天理中極時宜下合人情以立百

王之宰鏡者也然立文莊以為周人象魏之法亦咸改懸于

典之建隨世輕重今承平日久已異聖祖定典之時宜一知

改正

叔美曰我朝之律始十惡初有法也八教末減情也和名犯又

者法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贖論者法也

惡按高皇于民矜之甚切故亟諭乎臣為之諭婚曰：辨草萊

者施錫不謹必傷良苗純奸惡者論法不常必傷善類為之

喻婚曰民之為惡辟仇衣之積垢加之淋濯則可以得潔為

之喻婚曰蓋憲揭犯網法度以示百司執射者之角正鵠也

百司廉府操于矢以奪射者也于蓋憲于取法為之喻婚曰

王良善御豈在于策周公善治豈在于刑為之喻曰漁曰竭

澤而漁害及鯢鱉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

免乎為之喻索魚曰求生於重典是犹索魚于釜孰其得活

難矣為之喻喻曰愚民犯法如啗飲會嗜之而不知止設法

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慈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

威祖諭薛崇陳英吳盛執法諸臣有曰司理之職重民命為本

輔君之道于仁改為初有曰昔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常欽恤

后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有曰匹夫匹婦不得其死
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有曰謂之欽恤者致其叔悞惻
但使有罪者不幸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

孝宗詔法司因囚近來條例太多難以遵守中間有可行者三
法司查設停當條陳定奪其餘冗瑣難行者悉皆革去閱珪
王執等奏詔查設將情法得中終久可行者條陳上諸復旨
再二合設具奏其慎重刑法如此

世宗恭極詔凡因犯今後一依大明律斷不許深文妄引恭
語濫及無辜後因司牧者不慎听湫至使小民冤籲乃推慮

天下大珍無辜勅諭憲臣曰司民牧者未盡淨人或道理不
明或律法不通或任情以作威或深文以鍛鍊其或貪賄听
馮顛倒是非不顧兇抑是何心与又曰有改前愆惟公惟慎
盡心聽訟民以不冤

周士顯曰刻行其意出者可使必入也郭解任俠輕有儒生毀
解客聞殺此生解不知也公孫弘曰解雖不知然以睚眦
殺人甚於知之竟族解是也恣行其意輕者可使必重也霍
光治燕王獄系弘羊于邊止過父故吏更僕史吳廷尉王平少
府徐仁以桑逢坐父謀反侯史吳非匿及者乃匿為隨皆也

請以赦令除吳罪光謂廷尉少府奏法皆素市是也擅行其意
神者可使必害也北軍監御史宥非門垣以為賈臣胡建守
北軍拜謁御史因曳下堂斬之奏曰黃帝理曰墨登已具穿
審不兩路謂姦人姦人者殺是也敢行其意福者可使必禍

也史弼守河東詔書當奉孝憲中常侍侯覽違許生齎書請
之弼大怒曰太守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為无狀即日考
殺之是也有无失出者如薄昭至親也有罪當誅文帝使群
臣往哭之竟自殺昭平君至暱也殺人繫廷尉武帝垂涕而
釋法是也者无失入者張釋之不拘帝意犯釋止于罰金孫

章詔宣詔明帝殺殺之郭躬六請罰金是也漢時以經斷獄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此借以舞文耳
董仲舒若在吾朝廷有政獄遣廷尉親問焉為着春秋決獄
二百三十二事今其傳惟許止進葉夫人歸于道及云春秋
之義父為子隱而已引事以執經則傷不疑之叔傷男子也
以刑賈比衛太子經不必令矣按經以例事則終軍之格徐
儼也惟使行風俗矯制鼓鑄盜錢張湯勅治儼以為春秋之
義大未出強可以安社稷有方民專之可也湯不能屈終軍
詰之曰儼巡封內何稱出強盜錢不足為國家利害何云安

卷八

社稷利乃民乎。蓋法者天所以討有罪也。故破柱枕野王之殘。蒙如張讓。不淨梳也。今中申軍市之令。溺如劉秀。不淨梳也。茅門戮蹂雷之御。怙如太子。不淨請也。榮戰寬專擅之誅。復如雷固。不淨濫也。李離為文公大理。過聽殺人。自繫。文公曰。此下吏之罪。李離竟自殺。苟脯從母。為其子求將。犯法。律。母請殺。不聽。素服而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也。石奢為昭王理。有廷殺人者。其父也。曰。以父成政。不孝。不行不忠。竟自死。肅宗以王去榮善用。勸將免其死。賈充多之。謂諸軍校。死倫者。恐功尤。太宗以陳利用善幻術。將免其死。趙普爭之。謂天下法可惜也。隋文怒辛童衣練為厭。蓋趙綽不自惜而爭之。竟得釋。太宗怒選人許胃。勅令自首。不肯者殺之。戴胄奏法應流。請曰。勅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也。叔善才誤斫昭陵樹。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狄仁傑曰。法不至死。蓋法者天子受之於天。不可以意行也。萬曆乙卯。一男子誤震青宮。幾釀大獄。聖天子赫坐獨斷。好生為德。而不測之威。遠言官矣。無亦以意行乎。請論如司寇律。則惟聖天子之解澤我。

法所必討。則如帝舜不得梳。單陶之守神禹不能寬。伯友之誅。

卷九

免冠頰。謝而守廷尉之平也。揮淚臨刑而正樹亭之數也。情有所原。律所不及。則如孔秀昇。謂絕不為親耶。凡人皆可論。以夫逆乎。程威所謂女強嬰戮。二門者可祭。以旌誅乎。柳字元所請。故兄有急難。之義。若可例以殺人。乎。柳公綽所謂以妾而戮于母者。可斷以償死乎。故畫衣象冠。諸裳菲履。示薄而已矣。將刑不奏。則無樂。示欽而已矣。夫民之犯刑。無惡也。而謂之嘉。即刑。不梓器也。而謂之祥刑。誠嘉視乎。武。視乎。刑。而有不慎。重者乎。

梁沈氏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特詔減死。流徐州。韓愈曰。子復父讐。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于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无其條。非關末也。蓋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辱先王之訓。許復仇。則入將倚法專。故无以禁。止其端。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將引經而訟也。且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終具其事。尚書尚書者。集教奉聞的真宜。而處之。則經律无失其。

柳子厚曰伏見天后時有徐元慶者父尉英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幸能手刃仇來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掩其間且請編之于令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以可強法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濫壞禮甚矣以是為真可乎周禮調人掌司万人之讎九殺入而義者令勿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之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父之道復讎不除害令若敢此以斷而下相殺則令於禮矣

夏之由刑殷之度刑鄭之刑書晉之執株趙之囚律楚之設區法銓適俗奸偽滋萌夫介雙之士以強直如木龜安之徒以單力寡挫恫怨之徒以訥辨橫誣少年之子以孱弱伏喜畜憤之夫以激昂賈罪膏梁之俊以遊治蒙辱夫民也草纓艾擇委命不更情斷意託日曠延尉愕若鬼魁身受照掠痛如湯火血流兩視之下聲徹九關之間亦豈可哀矣先王之令馬无覆巢虫无殺孩然則掩之能則埋之乃刑刑百堵竟如草菅視胞与戡于羽毛而戴髮含齒之倫不知一道殊播朽之白骨德何表也

古者聽民具以兩造詳以三刺乎以五稱供以歷旬矜其生也原以三宥寬以八議設以二石贖以五錢求其生也獄成為之覆奏為之籲天為之垂泣為之不本與不視朝重其生也故世有鉅灼之好而天子則寧解脫以毋傾其生世有旁竟之好而天子則寧解脫以毋傾其生世有傳致之好而天子則寧文母害以毋傷其生世有擿擿深致之好而天子則寧開改惡之路以毋錮其生

考之天官曰天西方句圍十五里曰貫索貫之為垣中虛索之則直矣曰天獄口星曰閔以示開也獄煩則象星見夫天道先煥而後寒先舒而後慘蓋好生也

夫景臣繫而夏隕霜今史職而血逆流今更逞燔灼之毒震鞭貫之威張虎狼之噬峻鷹鷂之擊雖國士不勝其酷而自誣者失嗟乎家挺吹毛操同束溼圍扉夜哭棘林畫囂戾氣甚而不散陰靈鬱而不解三光震動二曜薄蝕豈細故哉夫聖人過罪流泣戒悞庶獄析民赦刑如春風冬日何嘗如此之慘裂耶郭璞曰重之以死正所以求其生慎子曰罰輕則民易犯故君子守文叔斯則恩歸于

上守文則法立於有司

楊龜山曰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

魚亂于網罟鳥亂于矰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驚乘輿馬疑于犯君而釋之原其无心財傷直師疑于犯長而

何承天以為悞中

何棟如曰溺死之與沉屍也辨在指甲泥脚底白也焚死之

與燒屍也辨在指漿燧皮脂鼻灰也毒死之與茶毒也辨在

肉骨豔黑也自刎之與人刃也辨在手重起手輕也自

經之與人經之也辨在眼合唇開手握舌伸也緣外物壓口

朱翼

四百五

鼻者腹乾脹項肉堅綠熱湯濇傷者皮折白肉爛赤詐用漆

尸暴肉成痕則色青黑而无虛腫詐用澱血前膏染骨則骨

不指而无血暈惟備醋葱椒鹽梅而必善其事舍蘇合香丸

服二神湯焚辟穢丹而必親其視急造兇伏慎辨其屍庶几

无冤民矣

汪蘭終令告人命者抱屍城外方准行否則恐被誣者先有身

屍之費嘗謂予曰人我同類檢屍原非忠事得以詳朕然肯

察知養生焉

華廷曰治獄者合神明之德則感而通故包拯牒城隍以格虎

王此止釐亭以摘寃是也窮萬物之情則應而妙如老鴉毒
能寬婦誣伏足也駕一體之念則教而有功宋司理慈白傳
傷而止痛羅汝芳風駕往檢而無屍是也

立濟疏曰枉法律註明解受有事人財而曲法科斷者不枉法

律註明解受有事人財科斷不為曲法者此皆為官與吏而

言又有事後受財与有事以財請求者皆為官吏而言今諸

司問刑凡以賍之罪者諸色人等皆坐此條悞矣

何喬新疏曰有司遇有告子孫及婦不孝者不問虛實即坐重

罪以律註有親告乃坐之文誰不知此惟親可告他人不得

朱翼

四百五

妄首也若告而即坐又何復有誣告子孫之條乎至於因公

毆人致死者雖不用慘酷刑具亦送吏部降調愚民或因

忿爭小故自盡者俱坐威逼致死俱非律意也律例遠近

單衛分原自有定今就近編移便於勾攝惟戎虜種類當防

意外之虞因初毒銀壹兩值鈔一貫今值八十貫律計貫定

罪今不復分別是因初常人盜官銀八十兩方絞今盜一兩

者絞矣因初監守盜官銀四十兩方斬今盜五錢者斬矣又

如錦被一件值銀七八錢乃估以百貫金一兩值銀伍六兩

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一輛不下十餘兩而以七十兩估

之崇草一車值銀伍六錢。而以百貫估之。豈得輕重之中乎。馬文升疏曰。強盜窩主。在造意。如窩藏。而非造意。何可重坐。如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仇。如勘死。而非懷仇。亦當別論。若夫開毆致死。而坐以故殺。彼何常有殺之。意耶。

馮可大曰。盜升合。擬死罪。盜百金者。杖。則重。內府。而寬。巡兵也。差一分。擬斬成者。未滿。實也。差寸步。分生死者。未逾。禁也。計日殊死。杖若軍限也。隔一時。分徒絞者。保辜。限也。三不知情。凌遲斬絞者。卑幼引盜殺尊長。而卑幼不知。盜同殺人。而盜

不知。姦夫殺親夫。而妻不知。是以財送人。擬絞者。逃軍。買求也。下手殺人。秋後處決。不魯下手。決不待時者。子孫使也。人謀殺尊長。是也。杖准徒科者。多杖。過一十。准徒。二十六日。是也。得此法意。何難決獄哉。

易卦言治獄者。五噬嗑。曰。明法。初罰。賁曰。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明慎刑。而不番獄。豐曰。折獄致刑中。孚曰。議獄緩死。其所取象。噬嗑。與雷取電。雷與旅取山。取火。而四卦。或上或下。皆有。離焉。至於中孚。離取兌。巽。而其全體。離。互。則有震。艮。益。明。以照之。无隱情。矣。然後威之。既威之。則遂止之。及

獄之既成。又允以議之。巽以緩之。此聖人恤刑之深意也。呂利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夫伯夷。禮官。而云刑者。禮樂。與。而刑。罰。中。也。漢刑法志曰。制刑。以正刑。猶隄之防。溢水。蓋此意也。

崔仁泰。按。霍。謀。逆。坐。止。魁。惡。及。勅。使。覆。訊。而。坐。者。無。異。詞。唐。臨。訊。大理。高。宗。錄。囚。皆。无。一。言。袁。安。出。楚。獄。四。百。家。李。嶠。辨。秋。仁。傑。等。之。枉。至。若。縣。民。爭。子。而。斷。還。勾。春。者。李。崇。也。婦。如。爭。兒。而。斷。還。弟。婦。者。黃。霸。也。皆。以。至。情。占。之。而。得。其。真。也。

叔魚。惑。情。於。雍。子。叔。向。正。其。鬻。獄。獻。于。欽。受。鞭。陽。人。賄。魏。成。談。以。屬。屨。蓋。民。有。覆。盆。已。終。入。甕。不。可。不。慎。也。

越。斯。上。司。擅。投。佐。貳。是。曰。濫。詞。株。連。正。犯。蔓。引。知。証。是。曰。濫。拘。以。牢。為。寗。非。賄。不。出。是。曰。濫。禁。刑。具。酷。烈。必。使。証。伏。是。曰。濫。刑。添。情。合。律。摘。列。比。情。是。曰。濫。擬。備。荒。脩。理。巧。名。科。徵。是。曰。濫。罰。

堯。弊。之。世。四。凶。之。罪。止。於。後。寬。其。有。亂。政。而。作。高。刑。尚。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非。之。漢。高。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而。斷。舌。之。誅。猶。嚴。於。薛。彭。孝。文。既。除。挈。律。而。族。誅。之。慘。復。并。於。坦。平。以。

官而代肉刑多至死者至除挾書律則恨其晚也張趙作見
知法杜周律令論有又裝之鷹毛不得不上鄭昌之疏有
河南之屠伯不得不上溫舒之書幽刑之詔凡十六下刑律
之名二十六焉而漢之治然也先武時梁統請嚴刑不報群
臣請增科禁不許而吳侯則請先赦焉肅宗時鄭躬奏後輕
四十一事和帝時陳忠奏省刑二十三條悉皆聽從有司請
夏至之日按薄刑魯恭詔冬至之前斷重獄應劭刑定律令
孔融因復肉刑建議阻之桓靈時顏詡贖刑東漢之治也魏
之新律陳劄同議晉之新律荀勗共定王植之集註梁武之

贖科陳氏一用梁法齊氏猶依魏舊武成之一十二篇委於
王厥親武之二十五篇定于蘇綽他如開聖大業各有新律
亦朝之治也唐祖入關約法十二條新格之頒麗于律令劉
蕡所定裁于玄於前告密之門開而羅織之經作恭軍簿尉
以有過漢漢御史大夫以杖鞭杖既歸莫不必質也銜胡不
可任也雖開元格後勅大和格後勅及張鷟大中律亡死補
於唐刑之濫矣宋太祖定大辟詳覆之法又定省刑折杖之
法刑統則定于實仁宗增勅六十餘條神宗改刑名未嘗
者五條驗刑有官禁刑有日置同文獄置新理局皆宋制也

今國家洪武六年命刑書劉惟謙考定律令與夫洪武禮制
諸司職掌大語諸篇法以恪矣

屠販督償恐其索官司也歎斃於獄而竟從仁出之率以改過
官練被盜殺其為女工也盡繫於獄司馬芝出之率非真贓
莫誠刺人以死柳宗元辨其志在救兄而臂非死傷庸買得
繫人而斃孫革辨其急救父難而童年可哀女奴逃亡而富
民借貸還獲者遂被其誣銀若水尋訪而雪其冤婦人被殺
而僧人之借宿者適與之會向故中密訪而獲其賊
殺人者死自有定法上人撻之暴下人索之苛而民究不白矣

劫情偶悞而後官文致之殺人媚人其罪浮於悞者悞出則
死者會冤悞入則生者蒙枉故古人欲重罰以恤死者之蒙
未必無見

霍文王曰自舜以來置惡人於荒僻之地惟羈囚困苦之已尔
秦用商鞅之法弛刑謫戍漢明帝因之詔天下死罪減等以
徒塞下隋唐既流又後太宗詔配役者分隸並亭役使未仍
五代為刺配之法立滸言人不一類雇工商賈平日習為勞
苦猶可為軍若名為士流官籍者率多軟脆一旦使之披堅
執銳以禦強虜如設國何乃哉苦內地良民運餉以養死用

之罪人。非計也。且編戍之時。同至之人。追妻食解。妻身破產。官及死。後為貪兵。毆利耳。曷足以此。屬編充輔司。兵節。願後之錢。以輸邊為便也。

暴以說入身御史大夫五以奉使不稱免後暴子孫顯
余中守曰。暴勝之。聖賀並為御史。勝之衣。繡杖斧。多誅殺。王智捕逐。身。雖舍皆非也。遂蕭家奴。善炒粟。言小者熟。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皆熟。始為盡善。予以通于蕭奴炒粟之說。始。可以平刑。

朱子曰。獄事人命所係。尤當尽心。近世流俗。惑于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善。而不思善良之无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

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无也。

洪岐之曰。民多慝。後多奸。惡慝而信奸。刑罰所以不中也。衙役于官前。作无心之語。造无根之訛。不問而自對。不痛而自呻。官府往。為其所賣。至于貨物銀錢。亦須任目。若信衙役。遠為低昂。尤多府寃。彼貨物銀錢。能踴踊而自道耶。

赦宥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安國曰。當與曰。皆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刑曰五刑之較。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周官司刺。當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縱有罪。愚人幸以免矣。

朱子曰。赦者。亦為之委也。

東漢王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赦。赦贖故贖。則志

人曰。而善人傷矣。志者之家。莫其姑。我以解。有憤而反一。樂惡。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說老。盜服。職而過門。孝子。見學而不。請。討。盜者。視物。而不可取。痛孰甚焉。夫春。極。善。者。傷。私。緣。惠。姦。然。者。賊。良。民。故。書。曰。大。王。作。刑。刑。在。无。赦。臣。謂。曰。大。赦。之。後。姦。不。為。衣。止。

吳漢病篤。光武問所歡言。曰。慎無赦。

漢光武大將軍。費曄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梅賾言。丞相亮。情赦者。為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昇。李王父子。歲。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唐制赦曰武庫令設金鷄及鼓于宮城門外之右勅集囚徒于

關下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太宗嘗謂侍臣曰

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

晉張允曰帝王以水旱故宥過放囚其感天心非也赦則有罪

者幸免無罪者叩冤者何疎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

所以致災非免災也

唐莊宗同光大赦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十惡五逆不在此限

宋朝赦宥之制有非常軍慶則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

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減等而餘

罪釋之洙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罪

至死者其恩濡之及有止于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

之地者則謂之曲赦

宋自祖宗以來三歲東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為一赦而使民

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

紹興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者一切不死

除罪不如理究而罪之涉于膏炎者斯為除之可也獨負不如

加減免而負之出于歲後者斯為除之可也

謂致堂曰赦貴希而實不貴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盡去

也數者意在撤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罰也

大者雖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澤也

立文莊曰當承平之世赦不可有則姦執得志而良民不安

當危疑之時赦不可無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

說囑曰晉明帝嘗欲赦秘而不言方單詔有大蒼悅觸帳而入

擊于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帳所集處報傳有赦奏

王欲赦悉屏左右單詔亦有大蛇集于筆端俄而長安街傳

有大赦傾之云有小人青衣呼于市唐貞觀末黎景遠被誣

繫獄有鵲止于獄樓向遠歡樂似傳語狀市人言有赦云路

逢玄衣素衿人言後三日果赦夫赦而昆蚩羽族且傳焉

上安得死社也

子 206-432

戶口

江旭奇曰聖賢不侈與國之廣而每言戶口之殷孔子之楚之齊未嘗誇其大而適衛則歎其庶則而重可知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天地間土有定額民無常數故關土之功不如養民之德也傳曰有人此有土則又為相因知

蘇子瞻曰國之貧富但視民之多寡
杜氏佑曰古之為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家富足教化被風齊俗一矣然則戶口之於力役其所相關者豈微哉

曾子固曰聖人之於民恒予之以休養生息之思以致民俗蕃阜之盛

馬端臨曰後世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減又言用民而為卿黨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苦各萌避免之意通典曰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而家以之乏困以之貧矣

徐幹中論曰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教周民教周為國之本故民教者庶事之所自出也
黃帝始經土設井：三為隣；三為朋；三為里；五為邑；

十為都：十為師夫始分於井則地著許之于州則數詳迄于夏商不易其制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購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愚按成周盛時保息六養萬民所以致其蕃息也夫寬疾以上

五者皆因其所不足而養之也乃富而有財者又司其所有餘而養之何耶先王蓋深有意於其間也李觀曰管子言倉庫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庫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民趨榮而避辱難也田皆可耕桑皆可蠶林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動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赴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疾惡之則任之重求之多勞必於是費必於是富者幾何不諱而貧也使天下皆貧則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僇役不專取以安之世俗不難是非不別淑惡

區、以擊疆為事。噫、富者乃疆耶。彼按理而誅者果何人也。丘氏亦言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賴。國家所以藏富於民者也。彼偏隘者往、以抑富為能。失周官之意矣。二公之言可謂公而正欵。

周官小司徒指國中四鄙之大家。卿大夫登夫家之衆。遂大夫。指其衆司民。言之於版。以詔司寇。孟冬獻民於王。登之天府。及舜禹之際。九州之民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二而周多至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亦極盛矣。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賊。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於農隙。耨於亦於籍。獮於既。祭。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亦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后嗣。王卒料之。乃幽王乃廢滅。周宣王料民之後。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役。又四十萬。秦并諸侯。所殺者三分居一。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

嶺五十餘萬。驪山之卒七十餘萬。項氏新安之役。坑秦二十餘萬。彭城之戰。雖水不流。民數亦大耗矣。

杜氏通典云。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十餘萬。漢高定天下。人死傷者亦數百萬。是以卒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西漢至孝平。元始間。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為極盛矣。蓋自高祖以來。未有也。古者天運盛於西北。禹分天下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

朱漢
居其二。後世天運主於東南。元始當天下十一。建安當天下十二。太康當天下十三。開元當天下十四。元豐當天下十五。國家人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丁六千五百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然南極珠崖。北極沙漠。東極遼海。西極流。河地極廣。而民未蕃。何耶。故游民商賈。洪武十三年禁之矣。異姓分族。正統八年禁之矣。豈流移脫漏。而刑獄賦歛。有以歐之歟。

漢時丁錢。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補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增上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以蒙

顯賞則以流徙者筭數既除。州郡無補員之責。而偽可容也。以元始之表。而戶口乃極盛焉。或是之故與。

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拊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至桓靈永壽間。則更浮於孝平之世矣。

愚按後漢郡國志。光武之末年。戶數猶鮮少者。以始時兵革之傷殘。其後每。增多則以累朝之休養也。人民之係所養豈不誠然哉。然冲質二帝之間。無大兵革飢饉。而永嘉戶數指於建康。本初戶數復損于永嘉。而杜氏通典所紀。戶則少于漢書。口則多於漢書。皆不可曉也。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劫御西遷。京師蕭條。郭汜李暹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白骨盈野。三國鼎立。戰爭不息。魏景元間。與蜀通計民戶。止存桓帝時十之一。而吳民數亦不能多於蜀。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大業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百九十萬。

杜佑曰。西魏周齊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高祖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宗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皆投報口數。故陳隋實儲逾於天

下類之力也

唐開元八百九十一萬戶。天寶九百六萬七千戶。元和時僅二百四十七萬三千戶。較天寶初失其三。

丘濬曰。庶民多則國勢盛。養民之政在手。去其害民者耳。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太。真李林甫。蠱惑君心。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于程异。皇甫鏞之駭。歛焉。君之欲蕃民生者。其尚去誘遠色賤貨。而一于責德也哉。

宋祖開室。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千四百四。至仁宗嘉祐間。主

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

愚按宋開室至嘉祐間。未及百年。而戶口已益四倍。豈無由哉。則以太宗以來之休養也。真宗朝三司使丁謂言。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真宗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就本抑末。即用謹度。自茲富足。仁宗朝太辟疑者。皆令諷上。而所活歲以千計。北使請加兵。高麗仁宗曰。加兵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奔竄兵京師。疫出通天犀。以救百姓。民數之蕃。盛宜哉。

朝野雜記云。西漢戶口至盛之時。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東漢

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
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宋元
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
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
曰不枝闕而農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輸二丁之賦
非若兩稅之法能開闢走美於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后其惟
租庸調之法乎。

大明會典載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
萬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百五十八百一

十一口

諸司職掌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
在總數錄報於州；報於府；類總報於布政司布政司類
總呈達戶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
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編排里甲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以
憑點差若有逃移者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
取問罪仍令復業

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祭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
於堂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

徭賦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
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
五十六而除是且賦之而且役之非古也

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其舍者國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

王制九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疇齊之法

軍賦

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

愛此鄉役也。然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

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幼以從役

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起役故其事力也相稱而其為

役也適平而又軫念困中之民與夫貴賢能勞老疾之人及

其新阡則無征役凶禮則無力政而族師一賤又聯其比伍

閭族使之相保相愛此皆先王行役民之義而存仁民之心

者也嗚呼民之生於斯時者幸矣

殷梁子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動民動於力則工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罄於齊冬築郿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古公作臯門而民不怨文王經靈臺而民不後世構宮而民潰手王築臺而妨農緣蹊之老乞令與食騎跋之走乞使畢

朱翼

十

十

十

行秦一歲屯成一歲力役月為卒更已復為正漢有事長三老嗇夫游徼各有職役。民不過三日年六十三而停五十六而免三老之舉者勿錄成流人之復者勿策事惠帝始制孝弟力田免後景帝始制九十一子免役未凡武帝有七科之請昭帝有三更之法至蓋寬饒之子親自成邊吳王漢之民獨皆平買而役法大壞矣晉之邊郡新附而無名之戶頗多蜀之荊州既平而著籍之民少皆因亂而規避者也于是宋有限年之制齊有九等之戶周有二甸之役其末賦役煩數人多折支体以逃役唐興禁之而折衷於租庸調之法

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今司賦掌賦均之政令也年全賦中年半之限凶不徵隋文帝寬徭役而國更饒

唐初謂庸者歲役不過三十日閏加二日不役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武德中高祖量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至玄宗開元中富商大賈多憑屬官吏求居下等勅委御史彈奏然別籍異居者有禁客戶終年者編籍而役法自是詳矣

揚炎為兩稅其租庸調之法皆已括於中數年後免庸銀已納而差役如故民不能堪雖武德之先有量產之制宣宗之世

朱翼

十

十

十

復有輪差之詔而戶籍久不更造差役亦未必均

宋初州縣重役悉差鄉戶坊郭之間或有科配而郡國釐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

宋役之名有衙前以主官物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習賦役有耆長弓手壯丁以逐逋盜賊有承符人力手少散從官以奔走驅使

宋衙前里正主典府庫或釐運官物往往破產仁宗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充至皇祐中又禁鄉戶為長名衙前使募人為之

韓琦知并州時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通一縣計之藉皆在一等選皆軍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做此由是議行五則法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仁宗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

神宗初即位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

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因詔制置條例司講差役法條例

王安石所行役法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然於農民實有利焉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文潞公不能推究其弊以對乃曰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嗚呼此豈足以服荆公執拘之見乎

御史劉贊上言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與物力

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况歲有豐凶而役有定數助錢則歛歲難辦徃役則貧可自赴且役人必用鄉戶者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頌恐止得浮浪奸偽之心則恐冒法者眾

愚按取民間六色之錢曰益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獨各役應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輪差民戶而盡蠲六色錢元祐之法也然衙前用雇役仁宗時已然乃元祐間有弓手許募曾充有勞效者指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曰罷徵繼而

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議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主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指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况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指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征以入官固其勢也賴瀆所謂所在役錢寬剩二年必未至缺用便今放免理在所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

至當之論也

保正副所職在於煙火盜賊橋梁道路或使之督稅賦備修造供役使乃獲參役有錢官司到罷有地理錢時節參賀有即料錢官員過都醋庫月息皆於是而取之又有弓兵月巡之擾透漏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承判追呼之勞至於州縣官吏收買私日用及土產所有此保正副之害也

戶長所職催夏稅則先期借絹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冊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絕之戶又令填納此戶長之害也

朱翼

十四

高宗身履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有司不得人一充役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此大備故初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椿庸錢以助給費善矣未几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拘入總制之案名不免有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之論

乾道中度州松陽縣首倡義役眾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御史謝諤回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子六言上戶官戶寺現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下戶亦皆出

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且遂都兩排役次今日已多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者或貧賤事未免爭訟况雖接義役者未必皆御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或其林智足以把持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而重貧優富凌寡暴孤所不免矣

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勞逸不均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雇役雇役與軍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差役如故故轉而為義役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

朱翼

十五

雇役之便者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資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然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息之時而雇役則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義錢為不便此與重閭設論也

愚按建隆三年有差役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之詔太平四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五等戶並免之詔仁宗制五等之簿行五

則之法。後役法之議。起于李戒。顧法之行。決於荆公。楊繪言其難行者五。劉摯言其為害有十。溫公亦言其五害。募役之法。流行於熙寧四年。手實之法。流行於熙寧七年。皆荆公之謀。與顧役表裡。司馬當國。並皆罷之。蘇軾別差役之利害。李常言二法之隨宜。皆公論也。若蔡京之反。馮師中之希旨。何足議法哉。後買田之助役。行於慶州之松陽。給田戶行于浙西一路。皆便於民者也。嗟乎北山之刺。東園之詩。役之不均者也。或讀書而免。或中試而免。役之同人者也。

明制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戶仍開

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戶點差

洪武十七年令各處賦役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違者罪之

正統五年令各府州縣每歲查見在人戶凡有報而產去有丁而家貧者為貧難戶止聽輕役

成化十五年令各處差徭戶分九等門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株辦務因所派多少定民輸納不許隔年通徵錢兩在官

我國家以貧富分里甲以各里論報差而取其輕重勞于公者

復其家廢於疾者免其力。里甲十年而一充。民得蓄休觀之。惡細從公點差。迥而復始。不得放富差貧。諸司取掌。十年一造黃冊。其等例依資充當。大明會典五十一以上一子應當役而無田者。許代之。

役有司或為總賦之法。或為條編之法。總賦者歲通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額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其所入。當數而止。約法畫一。吏庸大指。豪猾不得規走輕重。而公家僅征易。人稱便矣。然而諸供億悉在官。率取之市人或給之直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其弊也。條編者計口受

庸錄賦定直。悉藉其一歲之費。而輸之於官。為召募。民無擾焉。人亦稱便矣。然而初之議法。惟悉隸省之。即輕重吾樂。既已不均。而又或取成額而日裁之。故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有那借。有預徵。那借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且差糧之入日劑。而募役枵腹於公庭。有司坐困而莫可誰何。此其弊也。

余中守曰。衙門各役。金點於民。則民有偏累。俸脫之。些領役之法。輕重有差。誠為大公衙門。各費逐項。零派不勝。增瑣今。總其所費。共計若干。勻派於通。縣丁糧之內。名曰條編。豈不簡

易又恐吏胥多科民無由知故必詳開款目給之於民使民得
以合總弊無可匿矣。但上司查盤。止當某年分。共該若干。
除去某年月某項某項共支過若干。某戶某戶。尚拖欠若干。
仍實在若干。則約而易核。且以此法而徵。亦以此法而查。
出入以實。弊何由生。今徵之於民原係一則。及至入官之後。
將其銀分作某項某項。上司查盤。則于已支消者。回云某項
完。其未有支消者。則云某項通縣小民拖欠未完。夫欠條編
者不過某戶某戶耳。豈有通縣小民俱欠之事者乎。即某戶
某戶。亦惟知欠若干銀耳。何能坐定為某項某項也。此歲奸

匿弊之數。承委查盤者不可不破也。又部例優免不得過戶
其意恐濫溢於免數之外。非故減于免數之內也。若夫應吏
無以為家。貧生土無立錫。正宜優恤。乃其本戶無應免之數。
以不得過戶而見裁減。是滯蕩天恩。富者得沾。貧者反遺。何
以功廩而興士也。况迷戶零扣。長吏能知其絕難查其散。尤
恐積胥緣以為奸。未必能沾卽省之利。計不若實徵于官。而
均派於士。乃為大公耳。

呂氏中謂秦晉利差役司馬溫公係洛人故主差役。吳蜀利顧
役蘇文忠係蜀人故主顧役。王荆公晚居金陵故益信此法

終不可罷。蓋荆公初為勸令試青苗法而民使之不知一曲
之見不可通之於天下也。大抵質朴之鄉利於差富華之鄉
利於顧皆難執一論耳。

徐公必達議以商賈房賃充其本地之坊廂里役其言曰此屬
利地方之利而不役地方之役則農有非心。義已廢於縉紳
而仁獨寬於若輩則士有偶語。役徧擔石之家而法弛千金
之子則貧者缺望。但其日夜持籌以權子母皆身親為之而
責之應役則費業黷。胥復視為金穴。惟責之貼役可耳。

或謂吳長谷曰國家任土以制賦曰賦以金役里長之設所以
輸納夏麥秋米也。若夫貿易之場原非耕獲之區。古者不責

有於無。即如筭商車。稅間架皆以依國家之急。應官府之需。
未聞有代富民應里役者。且今從田僉役。直役其不辨菽麥
計畝而收之田。主耳。非有厲於農夫也。誰其心。非士紳亦直
從田土役耳。非以業也。修詞章以希進。藝利祿以服官。為其
本業。猶之商賈貿易以治生也。彼以業而免。及田土此以業
而代田土之役。又何偶語耶。若夫僦石之夫。原無田土。有何
重役而缺望哉。後沈公演作里役或問欲以商賈充權頭。本
徐公必達質公燦然議其意蓋以此曹善辨銀色故也。但

以羈旅之人而代土著之役其名不正故沈公又將商賈名目改為市戶夫客商焉得有戶乎沈又言洪武年間令凡祇應禁子弓兵等項不許差點糧多人戶俱於市民食充國制如此夫富厚商賈與無藝市民大有分別不可混也禁子者兵乃隸卒亦以里老有人才之選恐銅其進取故設役不可加之糧多之民吏員亦止許農民充不許市民充可以觀聖心矣至若商賈原有商籍入學之科豈有充隸卒之理且商之質雖托于此而名著原籍彼中官府必有殷實之充豈可兩地重役耶而流移不常自難編食時吳長谷為郡守曰

抑米亦是正理且商賈係富民當避嫌幸如徐公議

給諫朱公月樵為縣令時將通縣里長中糧多者金為糧長不株定本區有此區里長而充他區糧長者亦有一區而金兩糧長者其不足十石者悉聽空闕至今民只稱便不知其為令甲也按沈公演曰嘉靖間會云先查歲額差役酌量粟縣丁曰分派又弘治間令均徭人戶止編本等差役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貧難下戶聽其空闕公蓋得此意

昔范希文執政以京縣多故投煩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卒不能行但役從減省有可附帶即與附帶然亦不

按行官
詳吏民
去於松
保善子
均保人
甚優之

能拘定官解蓋官解亦必責民多貼司馬文正公以將校揮遠網而衙前不為厲是也總之洪武十七年令所云必驗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則民自不困矣會典曰消乏不足一里婦併當差然民間死徙無出鄉乃為盛治使民重去其鄉乃為淳俗故洪武間例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其意為此至於賢者貴者悉蠲其役亦係周制孟子所云庶人召之役則往後蓋上不以為賢則屈於不知已者洪武時嚴震直以糧長赴京選充即中高皇聖旨云嚴震直他原是稅戶如今做了官他家的差役教人替了大學士張居正申明優免

之例京一品免三十石三十丁二品免二十四石二十四丁三品免二十石二十四丁四品免十六石十六丁五品免十四石十四丁六品免十二石十二丁七品免十石十丁八品免八石八丁九品免六石六丁外官半之致仕者免十之七閑住免其半教官舉監生免二石二丁雜職省承吏皆免一石一丁今為令者多抑武秩非令甲矣

國初徭役之法十歲一輪下戶多役其人上戶多徵其直蓋差役顧役而並行之也今諸上供之需取辦於常賦之外者有里甲公費又有雜役之均徭水陸之衝又有郵傳之役歲

役於民者其納有四而其目不可勝窮今總而混一之曰條
編夫槩一邑之丁田而通計之猶胥不能隱射便一絲一邑
之士紳而籍記之不測重負優瘼便二總揭為常數而役難
不涸欺詒其田畷便三然舉十歲之役而役之每歲并三時
之征而征之一時非用一緩二意也害一徵入用重法散直用
輕等漁入私囊民多白役害二土產賤售將銀完官農且日
病害三賤直市物差及肆賈責之里胥害四

國家驛傳徭役皆出編審驛傳十年一編徭役三年一編屬之
縣令一狗請托通賄賂吏胥乘間以高下姦民叢計以隱匿

于是富者不役貧者役矣甚至空役之徵冒之官索而不為
顧役用也法瘁矣故世廟時定為免役條編之法于凡厨饌
郵遞輿臺廝隸有司自為餉募而民不復聽命矣嗟乎民始
以役為苦今門直皂快禁卒之役皆有頂首蓋食役皆庶民
徃役每歲輪更自顧役而後始有積役緣為姦亦民之害
也蓋此輩投襟露肘家解僦石之儲官府陰為扣減而巧漁
之閭支不時難異一飽彼之舞法上實驅之昔劉晏理財江
淮創運高航必倍其直蓋船堅而耐久視減直而速靈者漫
反多也愚以為衙役亦當厚其糈遺其人嚴其汰其兩得不

更多乎

宜歛江右差役惟糧長最苦南運本色直至京費用甚巨北運
折色對都轉解使用較輕至於解餉買辦等差多者每石費
三兩少者亦率費數錢今趙公預徵之法通派於縣每石不
過五分民以漸入而不覺皆歌舞稱便矣愚恐後之行法未
必能如初之体悉周至則衙差或告增或告議寢尤望預為
之所使美法長存則萬世利也

給事中祝公世祿上言江西舊有南糧民食糧長運至南京上
北南京優差旗手衛北解過淮轉展餉軍民交困今查江

西自有衛紅竟解赴北請以民津貼附解奉旨覆議未行

膏糶曰邑非孔道差使之疏密難以逆料則與馬之著數煩之
日苦於不給空閑之日夫游惰而費糶則不得不留糶于官
而臨時募之為便也馬厰飼而宿荒則不得不包餉於民
而臨時勾之為便也然與夫本宿糶於官原無其人乃查
盤點劄則以履名應查盤官署邑明知其履而上下相肩為
弊久矣然一以宿糶報冊則勢必嚴其出入而差不入官糶
矣倘以徵報之何從查覈不將又廢廢置乎莫若并入公費
內聽官支消為便

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鄰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此言其寬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此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名聲然其猷為時望亦皆見於為亭長書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遜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頹然無恥畏避苟免之舉故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置鄉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問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重閭閻職斷不平遂廢不置然由上之人重其重而不輕其

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虞宗時視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視大中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會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詰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徭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縣役之禍及不至此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此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偷法以為妾或隕服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我高皇帝後置老每都立申明亭凡民間爭訟事理犯者四十以下悉令聽理決斷有不聽履徑赴縣告者比越訴論又詔老人隨縣官朝覲得陳民間疾苦及縣官不法事老人得以入仕糧長或以授官深得古意今此意法不行老人亦以輸充者有矣里長或僉僧戶者有矣老人必推齒德而不得以戶名虛應里長雖論糧多而不得以賤甲濫充則人自不以役為苦若六何必為鄉約之添註也

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皆義固為罪也

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傷公修泮宮濶閭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濶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江旭奇曰均土地則民之愿受田者自皆報其實數故計所受土地能養七人則其家可用力者必有三人矣計所受土地能養六人則其家可用力者必有二人可用半力者必有一人矣計所受土地能養五人則其家可用力者必有一人矣凡

越後役如造作搬運之類每家母過一人以其餘丁為長物而聽其休息也惟田獵與捕盜則皆盡力以赴之此周礼小司徒之職也

江旭奇曰國中民多故年二十及六十者役野之人少故年十五以及六十五皆役此言往役之人數也

江旭奇曰旬之為焉也豐年三月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皆用其三人二人半二人也飢荒曰凶疾疫曰札則俱免之此言往役之日數也新來之民未受土地故不往役旅師且不用之而况於他役乎

王安石請使民出錢雇役乃令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旧無色役者令出助役法名曰六色錢一曰坊場二曰坊郭三曰官戶四曰單丁戶五曰女戶六曰寺觀戶凡官中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耆長戶長壯丁各役先視縣應用催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其雇直既已是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寬剩錢

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初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錙者乃厚賦之豈不皆謬乎今兩稅之法入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雖曰逐末者易身脫免務本者困于徵求然其所困者猶富人也不猶愈于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

李翱有言人知重賦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賦之得財愈多丁口之徭重則人爭隱漏以避役欲增戶口者惟輕徭可也富者身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田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權及他里將併其所存而逼之使逃矣故在精力有司嚴核其實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嚴業主以入甲又嚴處寄洒之奸

豪曲招流徙之勞餒庶其有安數乎

江旭奇曰丁有庸所謂力役之爭也。因有租所謂粟米之征也。宅有桑所謂布縷之征也。然丁之不庸者六代以緣勤女紅也。每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是田隨丁轉也。今則貧丁無勺土。仍取其庸。故逃竄而逋負。里逃有賄賂之累。于是有丁隨田轉之說。每田若干畝。虛認一丁。偽報姓名。年甲于籍。而民數無由稽其矣。夫丁以生死為增減。田以買賣為收除。而不相關。為得同為增減。且田有頃畝分毫。丁又作何加減乎。曷若明請于朝。盡汰貧丁之庸。而稍加田稅。以補之。乃

朱翼

廿八

廿八

廿八

可以核民數乎。夫賦籍却祀陳臺下。祭畢歲內。府今制律。稱戶口以籍為定。冒籍者不得仕。是枕有名在籍也。何本籍未登名者。反得試為入學。之後則報丁優免。此何說也。生不報官。為人所殺。則告填。此被殺者。豈從虜中來耶。嗟夫。秦廢井田。以後人君欲知民數。無由矣。

疆理

黃帝時八家為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久矣。

大玉在岐。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十為通。十為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十為畿。方千里。故丘甸提封不同。而出戎馬牛兵車甲士。各有差。以為百乘千乘萬乘之別。

愚按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朱翼

廿九

廿九

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蓋周禮或增損司馬法為之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上有徑。十夫有溝。上有畛。百夫有洫。上有涂。千夫有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又倍。澮廣二尋。深二仞。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徑容車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萬夫計三十一里。舉九萬夫。乃為一同。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

焉此近郊鄉遂用溝洫之法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畦。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此野外都鄙用井田之法也。

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而朱子亦謂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要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平原曠野之慶，書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又各自其九，以至於同，整如棋局，其間所謂溝洫者，非但以蓄洩而亦以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其有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濕，隨地為田，截長補短，每夫授田百畝，而無所謂公田者，則其溝洫亦不過隨田之高下而為之，非必拘以九夫而溝洫之，亦必拘以尺度也。此二法之所以異也。

王國九里，去國五十里，曰近郊。一百里，曰遠郊。置六鄉，去國二

百里，曰甸。置六遂，餘為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其中五十里

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其中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鄉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凡公邑出租稅。納王公邑甸田，以至於縣。天子使大夫治之，都使下士治之。先武建武中，天下無田多不實，自占乃下詔州郡檢覆。于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避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云。

神宗熙寧中，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併式頒之天下。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為一方。又詔每方差大小，甲頭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後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

元豐間，天下無田之數，較治平時增二十一萬頃。

愚按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宋帝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如此。

今世虛稅之遺，雖完而爭產之訟，頗與皆由於禮理之未敷。誠於每土每業各給一票，中畫圖形，此之東至抵彼之西業，此

之南至抵彼之北業四票四至每交牙而鉗一印易主即易票上承下接有業則有稅而通必可完也。易票關通鄰業則重賣盜賣亦可杜也。印契之稅亦無容匿事雖煩瑣一勞永逸胡憚不為。

宋紹興間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戶虛名供當四鄉司徒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轉而為利且如平江籍浮入

火昏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翌日以椿年為兩浙運副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除害更不增稅額因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人戶田產有不入簿者皆沒官而租稅簿籍細小革書不依降樣者官吏各科罪併用椿年請也

惠按椿年係平江人朱子謂他先自其家田上量起故置經界局於平江府守臣周葵問之曰公今欲均賦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為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當用而經三十萬斛為準夫葵之折椿年誠當于事情矣

蓋當時建議名為均賦實欲括稅也况如清江有稅無田高

安有田無稅偏利偏害如此又安在於定經界也然朱子知漳州嘗言此法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欲必行之則經界之法實不可廢特行之患此法無人耳故朱子又言之詳則足以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他日之弊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打量酌步筭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而後可也萬曆辛巳張江陵有大田之役縣官幹里清白者至今利之有患原額不足者預狹其手步及丈出數不以均派而以饋送宦右之家貽患至今則可恨也

張江陵以民稅不寔下方田之令江一鵬言於有司曰昔王荆公方田蘇軾曰稅之不均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有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鵬以相公不為苟簡之治必寬其歲月乃可耳

萬曆間丈田有司恐田稅縮乃促其規後稅溢則以饋之有力者至于山則額少需多乃均縮之然田畏上官獲丈尚註冊號山業惟粟土人口供山主未必自實其誤尤多

溝洫

按周禮遂人治野匠人為溝洫各言五溝之制五溝者謂遂澮
洫澮川也遂之廣深各二尺而溝則倍於遂洫之廣深倍於
溝而澮則又倍於澮川則又倍於澮其制太畧如此然遂人
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陳傅良
曰明者播種之地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從則遂橫遂強
則溝從由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縱橫亦如之說者又以
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也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
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於以時決塞豈特通水而已

按周禮

遂人

治野

匠人為溝洫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遂謂之不行
凡行莫水落折以參伍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
水激之善防者水溢之王昭禹釋之曰溝所以導水不曰水
勢則其流易塞防所以止水不曰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
者必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
高下則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激蓄之而無所壅以
其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溢洩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
勢故也言水利者明此兩言而又盡心力為之旱潦可無患
矣

按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澮澮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澮水鄭玄釋曰稼下地以水澮之地種穀
也以澮蓄水者積之以陂也以御旱也以防止水者增其堤
堰以防決也以澮澮水者使水通行而澮注也以遂均水者
以夫間之遂均布澮水也以列舍水者壅其町畦堅不決也
以澮澮水者以澮通諸水達之川也夫遂人匠人既詳澮澮
之制而稻人又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如此則雖天時之旱
澮不常而地利之澮澮有節矣此農之所恃以無恐歲之所
由以屢豐歟

按周禮

稻人

掌稼

下地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澮澮水以遂均
成周澮澮之制與井田並行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
之溝十里之城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
澮其稍膏腴之地以為澮澮者凡几也百井之地出田稅六
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澮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
十有六井而五十有奇則治澮與澮也其稍賦稅之入以治
澮澮者凡几也誠以所弁者小而所利者大也然其所以得
澮澮之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營澮行水之制
則賦之匠人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此所以旱澮均無
患也自經界之不明而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遂遺無

之害矣其間雖有才智之士如溉鄴引涓引洛築鑑湖疏雷陂固皆足以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而足公家之費然揔之趨時務巧而用其私智以經營之其利澤不博未及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也

春秋戰國則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稔文翁穿股口而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梁之咏鄴國導涇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謠西漢則李冰鑿江以灌蜀晉係引汶以溉清坂召信臣守南陽而作約防分爭鄭當時通渭渠而使轉漕足灌溉內地則嚴熊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兒寬穿六

輔渠于內史之治白公引涇於池陽張敞築塘於新豐邊郡則王景重備芍陂而廬江熟馬臻創開鑑湖而會稽裕桑弘羊漫輪臺之渠溉田五千頃趙充國屯鮮卑架橋七十所在唐則若李襲然雷陂勾塘以溉田長孫祥破白渠碾磨以導渠在宋則若劉晏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范仲淹築通泰海堤而民改姓范許景山脩蕭何故堰即鄭公在前而白公起後之意也趙尚寬脩信臣舊築即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遺也使治水得人若是水政有不舉哉不然如昔人所謂才不稱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民田隄防一

開水失故道開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首而行河者又適以滋其謬耳此閩之苔溪入太湖東坡所以托之以諷熙寧與水利哉

汪鑑疏曰宋臨津令黃懋言水利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定保定等府有水患乞勅撫臣訪求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

制產

朱子曰生人之物茹毛飲血燧人氏始教民烹飪大槩是鮮食神農氏教耕稼而民知粒食矣當時與民並耕而治無上下之分地多而耕者少故不必分地也至黃帝時始制為井地限民以界隨口而給已有寓兵于農之法

江旭奇曰古者所種不止稻黍稷麥菽凡可以養民者皆為穀故舜命棄播時百穀當時以稷為穀之長故以名官後稷重黍故以齊梁為貴今則尚稻矣當時種各谷故不必皆田故止云井地然每井是九區一區百畝其來尚矣夏少康氏

朱翼

卅六

子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是兩人共一區也每人授田五十畝矣商每人受七十五畝所剩二十五畝所以處餘夫周每人受百畝蓋風氣漸開人之用度亦漸多也然而無不耕之地矣

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立氏云可耕之地為井可畜之地為牧

葉時曰井方一里凡九夫受田九百畝通邑方四里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丘方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方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

畝縣方二百五十六里二千三百有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畝都方一千二十有四里九千二百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為公田之數在內總之經野不外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

周制可井之地每人受一區計百畝其不可井之地則計百畝以授一人所有奇零付之餘夫

仕者世祿其祿田六中區公田所收之谷也父子相繼曰世父正而仍不怨奪其子之祿忠厚之至也

卿以下必有室田五十畝以奉祭祀蓋祿則有卿大夫元士中

朱翼

光

子

士下士之別其有父則一也故一例五十畝六是公田所收之谷非令之耕也

都鄙者王子第公卿大夫之采地也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愈薄故家二百畝

田肥者少授之采地田瘠者多授之采地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

江應登曰人口亦自不同有婦口幼口多而不能耕者自應授

以肥田若能耕者眾則授以瘠田反多得采地之入而田地亦無荒蕪之患矣

食貨志曰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授職民受田三等有在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
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
林藪澤原陵溇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
上：所強也

載師凡宅不毛者布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朱襄

出夫家之征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春
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蓋整
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地復三代無知兵事
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
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然王制遂減備差無度

朱子曰阡陌舊說以為田間之道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又曰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故秦記鞅傳皆云為

田間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决裂阡陌以靜生民之

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
創置建立之名而阡陌者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
矣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不知
特秦之所未盡廢者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
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猶曰富者一
家無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蓋當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
跡猶有可攷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漢之惜哉

江他奇曰自晉曰地而稅秦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
朱襄

倫是以貧者逃逸富者兼并至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自
是以後官不可復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沿襲既久反
為難而井田之制永不可復矣

漢武時董仲舒上言古井田法雖難行宜可近古限民名田
以贖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哀帝即位師丹請建限田天子下其議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
列侯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遞減六有差
期盡三年犯者冒入官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已詔
書具須後遂寢不行

王莽時更名天下田曰王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

後魏孝文九天下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

畝。婦人二十五畝。

鄭夾漈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然晉武帝已行之。非始于后魏也。但史不載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內外官

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廩田。以供用。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

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東開皇中。發使四出。均天

下之田。

唐初始定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為頃。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庶人徒。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

愚按水心葉氏言。三國以後。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券契。但

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自元魏精立田制。至於北齊後。皆相承。授民田。其初。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列頭。唐

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與周制多不合。而其弊則起於使民得自賣其田。蓋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其輩既起。征餽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遂相兼并。不得不變而為兩稅矣。

玄宗開元八年以前。天下戶未嘗升降。宇文融獻策。括籍戶口。羨田得客戶。八千餘萬。田亦稱是。

愚按沙隨程氏言。開元時。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

萬。此融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利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役之賦。即古之善經國者。何以加諸。

周世宗嘗夜讀元禎均田圖。慨然嘆曰。此政治之大也。王政自此始矣。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命使諸州檢定民租。

愚按五季離亂之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若周世宗顯德一詔。豈非有志愛民重農者哉。然運使均田。而抑孔氏為編戶。遂使聖人之後。亦預庸調。則不愛道甚矣。

大宗至道中敕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財開耕俟勝任起稅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永業以直史館陳靖為勸農使

愚按陳靖所言與元魏孝文帝時李安世之策畧同皆是官取荒開無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則做井田立還受之法而此則有授無還又欲官給牛種等物貸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償其利此所以費多而難行李起皇甫選何亮之論然至道之詔勸誘之詞有懇切咸平之詔開防之規畫詳明而一時君臣勸農之意斯以勤矣

江旭奇曰均田之法與核民數之說實相表裏今時誠難急務

富人之田惟是丁必入籍田必配丁因縣物力各限以則田係丁有者名曰業田非丁有者名曰配田詭丁冒田者沒田入官業田不得賣配田聽轉賣聽贖罪丁故田存化為配田亦得轉賣增丁回田化為業田則不得賣如此行之百年之外田自均矣焉得有連阡陌無立錐者乎民知丁不科錢自不匿丁又知錢加配田亦不貪產若夫限田之法可以止後來之多買見今業田已逾限外者將何以處之若遽奪其田不先激變乎惟是業田不得賣則富家浪子不至傾產無餘彼亦利也何變之有

宋林敷上政本書其畧以為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畷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

業異

四十五

午

荒政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山澤之禁六曰去訊以通貨七曰青禮以節財八曰殺哀九曰歲樂不作十曰多昏姻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一月人

朱彙

四十六

午

四輔上也人三輔中也人二輔下也若食不能人二輔則令邦移民就谷詔王殺邦用

胡安國曰春秋于僖公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于文公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襄之二十四年秋有陰冷之災而冬大飢則所以賑業之者有

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亦曰五穀不升為大飢一谷不升謂之饑二谷不升謂之飢三谷不升謂之饑四谷不升謂之康五谷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魚味臺榭不塗死徒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手藻單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墉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

四十七

午

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也而時斟酌焉橫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則上下俱富交無所歲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是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

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隋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

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其時宜置倉于

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

于州郡一有飢凶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笑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及復給散艱阻監臨胥

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且居

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舍之廩哉

唐太宗貞觀中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手者出金帛贖還之

代宗時劉晏掌財賦其理財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責糶歉則賤糶知院官

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蠲免揀助不待其困弊由是民得安其

居業戶口蕃息

五代周顯德中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

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舒其目前之急也病者

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子之以

米而使之歸錢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

宋志吉宋初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

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倉或轉

軍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

為課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東南則留糞運使歲

漕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不取賦入之有支移

折墾者省之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或人日給

糶可賜者計并給遺歸無可賜者或賦以閒田或聽隸軍籍

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勿說不能得者聽官司收養物價

綱頌則置場出米裁其價子民蝗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

米間遣內侍存問熙寧中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

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有可以左右吾民宜為朕撫輯而賑

全之後王安石秉政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而民遂

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

惇用事又罷之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教補牒賜諸路

民日以困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

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食給以衾絮被州縣

奉行過當或具帳惟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飲官者

樂而富者擾矣

慶曆中河北京東西大水飢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
富弼知青州勸所部豐孰者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
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
廩之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獎賞山林河汜之利可資以
為生者聽流民取之死者為大塚葬之祭以父及流民將復
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而募為兵者又萬餘
人

朱熹

辛

年

丘濬曰古人言林荒蕪善政蓋以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
幼強弱聚為一處則蒸為疫散之各則則難為管理不置
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偏及置之則動經旬月
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此所以無善政
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軍由其立法
之簡便周盡也其法之最善則散處其人而委之待缺寄廩
之官吏事故易集今之林荒者或散粟或給粥一以為式如
此庶乎吏胥不乘機而恣其侵剝飢民得實惠而免于死亡
矣

熙寧中吳越大旱時趙抃知越州為書先問屬縣災所被者幾

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溝築可饑民使
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
僧道士之羨粟幾何各令其具書以對而謹其備時兩浙旱
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錢米價并
獨榜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飢死者
孝宗乾道中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聞耀鄉有
社倉一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
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歛則蠲其息之半大飢

朱熹

辛

年

則蠲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
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耗米一升以是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朱子之社倉計富之上下隨粟之多寡民自握其盈虛而官不
問
朱子社倉法嘗請於上時陸九淵在執令局見之嘆曰嘉定米
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飢歲人多賴焉然或移用而無可
償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更意胥夫矣蓋里社不能皆得人
如朱子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如劉如愚父子者以為之助里

社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適其害尤甚

林駟曰自隋始置義倉于鄉社至唐改置于州縣厥後始于永徽壞於神龍之亂隨復原無定制至於我宋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然義倉之由設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即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

朱翼

五

愚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于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雜項斛石重歛取贏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于特無取之乎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善歲之地凶年始思嗚飢之民何益哉吳吏科為今時勸富民立義倉而官不問乃社長積久因而侵漁并田畝購沒而鄉閭不戴佃備故以為社長業耳公以為倉田與租司之於官則為據吏所噬聽之于民則亦不為

積役所憂然役猶畏吏更何畏哉計莫若以大戶為管理而歲更其人以次戶為知識而常紀其籍社長不致久而滋弊佃傭亦不得欺新管之人倘于仁政其有裨乎

呂東萊曰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移民移粟又次也設糜粥最下也

楊士奇曰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谷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金點大戶防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欽散皆有定規又于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万世之利自後

朱翼

五

有司雜務日繁于凡便民之事率無暇及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此固守令之責然風憲之臣皆所當問何景明曰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倉舍一啟豪強群集里胥鄉老區貧估富公家之積抵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粗糠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自啖而卒不得與此其少得不足償貸及至買補又債及遠鄉何不乎也既責民補則民自賑之可耳何更僕于倉稻之出入乎

王端毅巡抚北江諸郡時准徐大侵民死者相枕藉公尽所以

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待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餉之病速者量散以米派徒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葬之汪司馬登源在山東救荒雅得此意

朱翼

李富

朱

我朝建制立法具倣周禮天下郡縣咸有預備雖廉人之掌九谷不裕于此矣鄉有四倉維遺人之掌委積不置于此矣一聞災傷輒行蠲免雖大司農之聚萬民不勤于此矣弟聞之蘇軾曰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者萬世之計也一歲之入統足一歲之出一時之計也量出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愈多此不終月之計也今欲為萬世之計則莫若墾荒僻之田通水泉之利復故額于屯營厘宿蠹于盜法追呼不擾催科以時而泰三冗酌三盈則有餘蓄矣其次則尋四倉之制裁歛散之規在社者不得轉而為縣在縣者不得轉而為郡民見

其出亦見其入則歲計足矣故在郡縣未必荒則以飭倉廩以慎出納如劉晏之月察豐歉可也將荒則酌其盈縮悉其富富如趙抃之書問屬邑可也既荒則計口發粟里胥不得售其奸華腴不得侵其利如曾華所謂賑乏得濟可也在監司則巡行郡縣而廉察之計其大不責其細取其安不采其華時政未飭者則申令以昭度如李膺刺青州守令畏服可也實績已著者則酌賞以昭勸如賈諒刺冀州群吏望風可也事難固滯者則毋拘文法許其便宜如汲黯之矯制可也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朱翼

李富

朱

愚按朱子有詩云什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故其居鄉有社倉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稔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理會更有何策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于始而托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周官荒政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為待凶施惠之法廉人所掌藏計豐凶為祠歲移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灾而不害後世如李愷之平
權耿壽昌之常平使孫平令民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
年此上策也他如計豐歉之數而移之如劉晏之濟西淮
如富弼之賑青州此又權宜之術也先臣立濬欲立格勸輸
別于進納如宋隆興中崇義之獎辛棄疾立榜于湖南明禁
翔踊閉糴者配此則既荒而救為時晚矣故愿有不事繭絲
之尹鐸不愿有矯詔擅發之汲黯愿有催科政拙之陽城不
愿有賑飢發粟之韓詒嗟乎溝中之瘠全活者有几哉

救荒之法惟蠲與賑然以蠲言免徵存番而仍徵起運一也黃
朱翼

免白催藉噫恩以潤篋而祇按不為參糾二也民草食不充
乃軒使餽遺大吏供億烜赫豐腆守令自奉先不菲薄三也
以賑言廟廷內帑所給几何州邑庫藏贖贖至發一也官之
府藏易涸民之好施无窮二也強之使賑實難進之使賑
則易三也以民就食難以食就民易四也

今之言救荒者曰西北至賑東南至蠲然賑既乾没于经手之
吏齊蠲亦徒行于有田之富戶彼窮僻之遠方与无土之細
民何利焉惟在官之常平果平而民間之義倉果義民乃有
瘳耳

愚按伊川荅人示奏藁書云况公之意專以畏乱為主願欲公
以愛民為心力言百姓飢且死可朝廷哀憐因惧將為寇乱
可也不惟告君之体當如是事勢亦至尔公方求財以活人
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惧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
保古之時得丘民財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
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不忍之心而已
愚謂孟子不喜人言利伊川不喜人言害總之說時君亦有
仁義而已矣其心熱其說長非若仲舒只說正其誣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恐時主亦以為迂談也

周礼十二荒政终于除盜賊似以弭盜為救荒而不知救荒安
所以弭盜也

鄧長洲作蘆中十詠最聳人听其一曰今歲秋成好家之足稻
梁間懷稻安在菰蘆水一方其二曰共道江南美江南儘都
會閒田倩鳥耕白水能供稅其三曰塲工十月畢擊鼓賽田
神吳儂爭祭肉可念未婦人其四曰荷鋤肌入霜揮鋤汗成
雨但愿有田鉏不惜鉏田苦其五曰魚龍睡秋水寡婦哭秋
原教家速散後蕭索不成村其六曰豪家艘四櫓索負無難
犬流亡今稍歸嗟尔好焚券其七曰長吏午未舖開傭曾苦

飢傭言不苦飢昨日幸晨炊其八曰縣胥夜半至柴門不用
敲子孫今賣及祇有一叢茅其九曰蘆荻擁籬根空場無鳥
雀寒風四壁入敲椽不堪著其十曰雲深江路黑三星夜在
簾為听田家言不竟婦來久

皇祐中范文正公在杭州吳中大飢公勸諸寺大興土木又新
倉廩吏舍多其後厚其直故事本而民不困

宋真

五

七

蠲免

三代之時不聞有所謂蠲貸蓋其所謂田賦者徃：隨時隨地
為之權衡如禹貢兗州之地必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
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則自不
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則亦何有於蠲貸雖有補助之
制然未始責其償也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
則其勢不待不視時之豐歉而時有蠲貸之令由唐以來取
民之劑愈重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
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

宋真

五

七

有所蠲以為常典故如宋真宗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
萬仁宗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意非不厚然有條貫除放而官
吏不肯奉行者有定議停閣而州縣又旋催理者此所以有
東坡之議

洪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三年除民田租

愚按賈誼勸帝畝人婦農始開籍躬耕以勸百姓晁錯亦言方
今之務莫若使民重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請帝募民入粟
拜爵未几邊食可支五歲郡縣可支一歲遂能免蠲田之租
蓋當時務末者多農賤賈貴一誘以務本則民驅而之南畝

所謂為之者衆則財常乏雖帝恭儉所致亦勸勵之有方也
昭帝即位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春麥傷母令民出田租
愚按自昭帝始元及宣帝本始元康神爵甘露元帝初元永光
成帝建始鴻嘉哀平元始之間或郡國被災或鳳凰所集或
幸甘泉所過皆令毋出租賦

蘇軾上言于哲宗曰恩貸多被有司巧為艱闕故四方皆有黃
紙放白紙收之語况連數雖多必難催追除是復用小人如
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震則五七年間或能索
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愈索窮三五年後
朱翼

人戶竭尽伍保散亡勢窮理尽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
謂之至恩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
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与除放祖
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為
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後之則為姦吏之所奪食急之則為
盜賊之所憑藉故奉而放之則天下悅脫有水旱盜賊民不
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今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
上為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
則縣中胥徒奉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

實無獲矣積欠之人無可吞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文
符日至鞭笞日加白圭倚頓化為籬門圭實至無可扳則立
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
胥徒所取無虛日也臣所至麻麥如雲父老皆有髮色云豐
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縮衣節口犹可以生若豐年奉催積
欠胥待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故流民不敢歸鄉
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
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万虎
狼散于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朱翼
嘗聞朱子所上封事有言祖宗旧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及九分
者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
贏餘以相補助貧民小欠亦得迂延以待蠲放思自朝廷惠
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洪武間教蠲畿輔租其後累朝有因地方凋敝而免者有因戶
口逋逃而免者有因歲時水旱而免者有因多事之後而免
者或免者或不免者或今年既免而明年復免者或
今年免於甲而明年免於乙者今令甲具在大都在洪永之
際者十之六七在累朝者十之二四蓋甫定之民枵然待哺

不忍悉取無事之民熙然樂業六不忍不供其上也

宋會通萬曆間大工採木差官領各商採運木至不以時收官買官解
而存大卻小。責值於商。紳夫千指日為鼓噪商無能為支破
家鬻產。流離飢困。乃洪水三發救撈甚艱。強半漂溺。天火所
被叩關莫緣。蠲貸之恩。是所望于蔡省主矣。蓋二十餘萬之
木。取之一時。外商乘機滂價。偏處其肥木小價浮。當詰外商
任恣訖富又所望于包龍圖也。

宋會通
萬曆間
大工採
木差官
領各商
採運木
至不以
時收官
買官解
而存大
卻小。責
值於商。
紳夫千
指日為
鼓噪商
無能為
支破家
鬻產。流
離飢困。
乃洪水
三發救
撈甚艱。
強半漂
溺。天火
所被叩
關莫緣。
蠲貸之
恩。是所
望于蔡
省主矣。
蓋二十
餘萬之
木。取之
一時。外
商乘機
滂價。偏
處其肥
木小價
浮。當詰
外商任
恣訖富
又所望
于包龍
圖也。

朱異

導利

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資雖非古
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隣國而雄諸侯

漢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漢之為漢凡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
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上感誼言開籍田躬耕以勸
百姓

晁錯說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遂除民田稅晁帝三
十稅一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民然
每勅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

唐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無乏
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年
以元載代之平分民租代宗永泰中以劉晏第五琦主財計
晏斂山海以佐軍用其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故雖兵戈數
十年餓不及民而用度足琦權益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
十萬未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益居太半

憲宗元和中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
戶口財賦之入較吏採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
貢一兵以三農而養七將手

朱異

丘濬曰自唐李吉甫為元和國計簿丁謂因之為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况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熙寧蘇轍作於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為豐殺增減者也

神宗不忘藝祖懲胡之意當時理財總為養兵備邊計乃獻利之臣不奉德意惟務剝削而多方以取于民何也史嘗言帝惠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反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則凡非法之征皆非神宗本意可知

朱翼

子高

神

熙寧中朝廷因曾布之言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元豐中首尾七八年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二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蔡京專國柄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凡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修後觀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說悅帝意始廣茶利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紛如又歲運花石綱一石費三十萬緡民不勝樂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末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

朱翼

本五

年

自謂其蓄養至五十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闕竭力相奉不幸黨異同屢屢屢變而王黼又出於蔡京之所未及者免夫錢至六千餘萬緡加以平方臘則加鈔于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无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太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慙任饋餉之責者蓋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乘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說起矣經總制案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春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利之急莫此為甚而乏少不繼亦莫此為甚自是以後幸已之役甲申之役造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自渡江以後益困益乏皇營聚不可一朝居矣

理宗景定中賈似道既相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劉良貴吳勢猷買公田之策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徐經孫陳著條疏其害皆見贖初買田孰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有畝之家亦不免五價以租一店實十八界會子四十田有值十緡者亦就其價銀稍多則給保緡各半又多則給以廢楮告身准值民失貲產而得

虛名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至有民無本田而以傭併抑
買自給者且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
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已有所負及不足之數
悉取償于田主于是下郡之人無不破家者矣

朱真

字六

積時

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
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飢餓者穀
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欽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故大
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管子曰夫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視國之美不足
而御其財物谷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
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古之理財賦未
有不通其術焉

六十七

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則必積委幣
于是州縣里受公錢秋國谷去三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
夫里邑皆籍粟若干重之相因時之化舉无不為國策故善
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
道也

魏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
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
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

下熟則糴一使人遠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糶小熟之所餘也
飢則糶中熟之所餘大飢則糶大熟之所餘而糶之故雖遇
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馬端臨曰管仲之意無主於富國李悝之意專主於濟民其山
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
至於農人服田畝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為制其輕重時其散
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歛而不復散而
資以富國誤矣

漢宣帝五鳳中歲穀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
耿壽昌奏言宜糴三輔弘農等郡谷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

卒過半又今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價而糶以利農貴時
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劉般以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
實侵利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
止後卒立之

丘文莊嘗言壽昌初立法請行於邊郡恐內地行之不能無弊
然司馬溫公以為常平倉谷賤不傷農谷貴不傷民賴其
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莫過於此則豈獨邊郡可行哉所
慮者不得奉行之人耳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開元以前歲若不登
天子常移蹕就食至牛僊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和糶自是
京師糧廉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自元中陸贄為相以關中谷賤請和糶以為可減轉運以
實邊存轉運以備特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減內和糶白居易上疏曰凡
白和糶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今則配戶督限感迫鞭
撻甚於賦稅何名和糶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糶比時價
優饒人必情願又必不得已則不如量折青苗稅錢使納斗

斛在於農人亦甚為利
宋太宗淳化中分遣使臣於京城置場增糶俟歲歉減價糶與

貧民真宗景德中連歲登稔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糶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母俟于糶也平糶始于李
悝然豈則取於民歟則稍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
未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糶充他用至於宋而糶遂為軍餉邊
儲一大事熙寧而後始有結糶則劉佐休体量川茶因便結糶
也有寄糶則王子淵因綱舟利害設內郡寄糶之法以輕
重也有依糶則熙寧中俵散於民謂度民田人多寡預給錢

物也有均糴則秦貴奉行以田業均敷上等數多下等數少
也有博糴則熙寧中以歲用餘糴聽民博買秋成博糴也有
括糴則元符中章梁請括索富家量存其所用也推原其故
蓋自真仁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之乃以茶鹽貨物召商人
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值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
以只取之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
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為
民病不可勝言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
失一也

朱襄

十一

牛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市
價糴過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使轉
易者亦許兌換乃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
今隨稅納斗斛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責願納錢者皆許
從便

林剛曰常平之法羅於元帝復于顯宗向無定制至于宋始有
之點常平之官其始置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須三司之
錢以爲濟接狼房之時民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兼色之
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今安石舉糴本以求二分

息伐桑易錘官幣厚矣如貧民何

司馬光論青苗法曰錢以春秋貸民富者皆不愿取貧者乃欲
得之提本官款以多散為功貧富相兼共為保甲貧者得錢
隨手皆盡將來小有不登吏督之急則散之四方富者不
則獨償數家所負常平倉錢谷今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
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調贍手至於孫
宗道所言坐倉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
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之急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
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何也且徒謂坐倉

朱襄

十一

牛

得米則減東南歲漕轉易為錢以供京師不知江淮之錢而
土宜稔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
洩必甚賤而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
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文皇帝因司農議賑貸曰朝廷儲蓄上以供國下以養民若有
土有民寧憂不之

愚按漢有秋倉隋有洛口倉宋有常平倉皆積貯以備緩急國
家有官倉乃發官銀以糴者有社倉蓋收民谷以充者社倉
即義倉也今官倉自除八分紙贖之外無積耳社倉則官戶

優免矣占役科擾矣富民不愿貸去不愿出矣不過貧民下
戶之所輸也將能行乎民之飢必轉徙而為盜必先諸官
戶与夫占役有力之家而此輩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也
終喧言耳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欽谷之法為則而純土俗合
人情占歲通變限春以裡畫報見賸之數以品其盈虛冬未
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谷驗其功能著為令歲修之時其
豐歉而欽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飢則以賑之而固可恃以
無恐夫銀之不足錢貨可代五谷不足孰可以代哉

萬曆九年間太倉積漕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年來多行改折

朱翼
十二

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計京通二倉二十七年入米
僅百八十九萬餘石出米三百八十六萬餘石二十八年入
米二百七十五萬餘石出米三百六十一萬餘石二十九年
入米三百一十一萬餘石出米三百二十一萬餘石三十年
京倉現存米僅四百四十餘萬石不足以支兩載矣近者倉
場侍郎游公應乾極力覈查園計稍支而游竟以勞瘁卒于
官惜哉

萬曆三十年大司徒趙世卿歲計錄原額該銀四百五十一萬
八千五百六十一兩內除新舊撥徑邊銀百有七萬餘兩實

缺入太倉銀三百四十四萬有奇耳近因災稔備邊那用優
奪損額數十萬拖欠者又百數十萬開例搜括其術已穷九
遠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已不能支上膳官俸工撥羨須等
目計七十萬若珠寶買辦又二百有餘萬何以供之

萬曆二十七年入銀四百五十二萬有奇出七百七十一萬有
奇二十八年入銀三百七十萬有奇出五百六十一萬有奇
二十九年入銀二百三十二萬有奇出六百八萬有奇以此
三年推之末流將何濟也京糧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固寺
原積銀九百餘萬今借用僅各存七十餘萬耳戶工二部之

朱翼

十三

借支竟未有已時也營部郭公尚友嚴旨濫杜預支鏡有積
蓄至於戶部之計竊恐不在追徵而在查覈語云任勞易任
怨難其掣肘寔倍於工部矣

今海內梯航玉帛共球駮厖丁男疾耕不足於糧餼紅女紡績
不足于帷幣豈不編緝婦命莫枕於京者執領王者居重而
馭輕則其勢在我而緩急得以自制仰外以給內則其勢在
人而變或出於不虞國家定鼎幽燕畿輔八郡在戰國為燕
趙地西連雲代北鄰鮮卑匈奴當時內定敵國外禦邊寇轉
漕調兵未嘗補之也在唐為成德盧危觀博范陽等軍彼一

年士卒至十餘萬而衣糧屨諸費稱是未嘗告匱也金人尚戰習馬田半荒塌而忠義士兵不務佃作蓋非舊隄在勝國建都嘗決雙塔勾浮慶山諸水以濟漕運道渾河流來浚治河漳濟沱以拯墊溺而又設海口萬戶開京東西潁數十萬以資國計亦未嘗言難也乃今冗弁冗兵於金元王帑朝聘糜不可問故一切漕運多仰給東而議水田者旋踵而報罷將遂安於不可為耶抑未得去人也倘東南飢荒鴻雁哀鳴赤子龍蛇咽喉有梗而索於京師則三輔之巧策何所自出不幾於食玉炊桂鬻衣於市哉

宋翼

朱

子

夏時旬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程三百里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成周畿內之賦園厘二十有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有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可以供祭祀宴饗朝聘會同匪頒賜予之需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美待取諸外而是我蓋王畿千里之廣公田九十萬頃之饒歲入自足以供用也然寓兵于農無養兵之費焉

國初北平田土五十八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一百一十七萬有奇較之古制僅存其半弘治間又減半近歲計田度可四十九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尚餘六十萬亦生谷之

土未盡墾也

四方原野蕭條道阻相望而輦轂之民乘堅剝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靡不媮衣而美食四方則肉醫瘡爛田疇子祥罕預首葛屨履霜而貂璫成曉比櫛棠埔履絲曼錦輝九點鞠齋鴛餘食尚有餘應粉黛綠綺衣有餘被蓋京師之民日告味東南之民日彫敵詩曰東人之子取勞不來西人之子整整衣服豈不傷哉

宋翼

朱

子

燕地水深土厚肥饒可田但其間有宮莊于粒熟咸賜田與夫屯地草場基布綺錯多委食民田而巧避租稅者履自旋于莊場民牧之間則經界不可以不正富者好其利而莫耕實者無資以耕其有能開墾者又朝披橫襖暮憂爾絲請招募流移與以牛種五稔後登則農狎于野矣蘇秦曰燕雖不佃作而粟之實足富於民是樹藝又不可不廣也江濬欲于永易臨宣各宿重兵然當兼宿重備訪漢制立京兆馮翊扶風三輔官而以治行高第者為之無戶兵二部堂秩董其關墾兵備之任可也

京師為天下根本一方情天下皆情一方後天下皆後又勞天下以供其情故天下以供其後而後常生於情故厚粟主

集請墾海田孫大夫良補望京東地燕昭王趙孝成王
習其民於勞戰而歌舞淫靡之俗頓更而為擊肘格鬪之民
用以權齊而破胡未嘗借力於吳楚也

江旭奇曰古者謂一年耕有三年之食未聞一年飲有三年之
餉也蓋藏於民則其自守固而緩急自衛則其心堅而其氣
壯也今竭天下之力以輸京餉萬一邊臣弗戒胡馬內斯因
食于我如于忠愍之一炬可勝悼哉然而輸可已乎不已則

折邑可乎曰馬手可借供輸以威敵則為聲援習衛士于舟
楫則代訓練先朝固有深意焉一旦罷之民不見恩而一折
色則國見弱矣惟是法常平之意一遇歲歉平其價而歲之
于衛士可也

洪胤嵩曰鐘鳴鼎食口有厭于梁肉半羊并日腹至不得飽蒸
菴紆青拖紫衣有厭于綺紉結鷄需肘身至不得免短褐走狗
關雞長袖寶屐日上萬羊之觴柳風沐雨披荆棘蒙霜露忍
作夜月之悲無非命也無非關於積貯也取脂厚處也胃脯
簡業也洒削薄技也臨印以鐵冶也山東以冶鑄也南陽以
鼓鑄也知關修備時用知物以留易也人盡我取人取我予
以趨時也皆所以為積貯而恃以為命也

田賦

禹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相當孔氏以為
地有定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田下而賦
上者人功修也

愚按龍子曰治地莫不善于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若當
禹時有省耕畝之行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不足助不
給何不善之有哉

蔡沈曰甸服內百里為最近故併未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
劉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藁皮納也外百里為遠

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
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

商制天子之地百里以內供官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
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
用量入以為出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
橋

周制御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二法之取于民亦有不同蓋助
法尤取其一似重于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
耕種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無病於民貢

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為一定之規而豐凶期於必惡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然鄉遂迫近王城置凶易察而又

有地官司稔掌虞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欽洽則先王固有善通于其間矣在孟子時助法之廢已久必胥而為貢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枕病之况過取于十一之朴又有若魯宣稅畝者乎

魯宣公無恩信于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屢踐案行擄其善

故好穀者稅取之

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胡傳曰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芟爾稅終三十里惟

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

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

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坦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起之也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謂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權施取於厚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權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官之典在若欲苟而竹又何訪焉

魏文侯時租稅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稅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

不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

漢高祖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漢東皆三十稅一率自文景始也其後雖有益田租之稅而竟不行蓋漢世大率以寬租為急如孝宣孝元皆中主耳宮館

園池及郡國公用咸假之以振業貧民他可知已故當時流民還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

桓靈時田租之外至有桑稅又有計百物之銖兩稅畝歛錢則其末季之弊政也

靈帝時仲長統昌言曰今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

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籌短夫二十稅一名之曰額况三十稅一手可為法制書一定科稅什一更賦如舊

袁坤儀曰公理更賦什一之說可不謂救時之急哉然漢世三

子稅之汰自景帝始矣其時京師之錢貫朽大倉之粟腐敗至延信中平間則調民田畝稅十錢已浮於常賦矣乃國用不其此固有以耗之也故觀陸康增賦稅疏則上以銅人而聚民間之物觀王符浮侈篇則下以一饗而破終身之業其視恭儉之風醜厚之俗大相懸殊然則國用之不足者豈輕稅之故哉公理之見何不達二子也

唐制租庸調以人丁為本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綾絕各一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

之庸

洪峻之曰今制土田以彼此割收為準頗為簡易而富民里絕此更書更相為獎尚難察之唐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誰丁誰中誰為篤疾為寡妻妾誰為世業口分土田誰多誰少誰遠誰近保勘反覆其不便也甚矣

馬端臨曰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策者戶口之賦也晉法合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

與唐之租庸調亦畧票于晉也

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欽以夏秋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四年又勅天下及王公以今後宜準度支長行青條並從九等輸稅錢

愚按唐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送丁口轉死田畝售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俵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誦乃至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財定稅而不問身丁蓋不待作兩稅法而高祖太宗之制已弊壞矣

兼翼

十一

德宗時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逾過六月秋輸逾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所餘錢粟足供內外天下使之

矣物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錢納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難賦不增舊而民愈困比度支有虛估之給州縣有剝價之納而後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投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且間借商除陌之征復不一

此大曆之數不知几倍則民大困矣蓋自建中以來米滿王
武俊田悅合從而叛國用不給已詔增稅錢而又坊疾水旱
戶口減耗惟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故貞元中陸贄疏論
其害各曰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
為本資財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于襟懷囊篋物貴
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蓄息
之貨數寡而自收其贏者有廬舍罷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
計沽美緜夫平長偽挾輕贊轉徙者脫徭役救本業不遷者
困救求此誘之為姦毆之避役也且舊令租出穀庸出絹調

雜業

十一

十

出緜續麻布今效美緜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折
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
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兩稅之弊
大畧如此

馬端臨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隲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
于是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始輕田租十五而
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而時亦有稅
人之法然授田限田之法不行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
无置錙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

貧富然計所減每歲稅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初平表紹
乃令田每畝輸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
始重矣晉武又增為絹三疋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男女各
占田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於漢也自
是相承戶稅皆重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因之賦
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
多然其時戶皆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而田
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田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
戶則出絹帛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

雜業

十一

十

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
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隲田畝之在人也官不能禁其
變易而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
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况
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
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
數以定田稅之法雖非經國遠猷乃救弊之良法也必欲復
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
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

宋制歲賦之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租地稅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繡絲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米是也其輸有常慶而以有餘補不足則以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慶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豐歉而寬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所以紓民力也初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飲剗革幾盡尺纏斗粟無所

宋書
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治無虛歲倚閣者後歲凶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畝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偽冒者未嘗攷按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稅額未定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或二十稅一或三十稅一

宋稅穀之品五帛之品十金鐵之品六物產之品八大祖建隆初遣使度民田許民關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又懲五代藩鎮重飲之弊遣使監輸民租關式等坐監收增羨賦林常盈倉吏以多入民租棄市大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仁宗嘉祐中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行均定而歐

陽修亦言孫琳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于是遺諮括

然州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諸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愚按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十餘頃而歲入九釐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

明道中詔三司沿納物以類併合于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併為一物夏秋歲入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為雜變之賦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至緣侵擾民以為患故併之
按食貨志言天下田未墾則襄唐鄭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田百畝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為民間苦賦重丹至轉徙遂不增以是觀之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十之七而已夫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寧夏南不得交趾故田數之在官者視漢元始隋開皇唐天室所墾大不運而遺利之在民者乃過之此仁厚之澤所以度越

漢唐也

徽宗大觀中詔復行方田頃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宣和中又詔罷諸路方田

高宗紹興間秦檜再相密說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嘗建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間乞蠲免理宜禁絕雖經界之行或謂但求括摘漏稅亦無實惠及民故民力益困飢死者衆皆檜之為也

愚按林勳政本書謂百里之縣歲約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

縑絹二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取民似過重朱子與呂東萊皆常許之蓋朱子欲復古經界意極銳東萊論三代以下賦役極精勳頗諳其義宜有所合然陳亮有言勳此書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十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賦而可以善其後由斯以言則勳之論亦豈易行也哉

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為民病者唐之中葉是也楊炎立兩稅之法此弊可

筆當時陸贄雖非之然土田萬世不變丁口有時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土田起科未可全非也今朝因之夏有表稅秋有米糧然而率有額非若唐之役重則增也隨田寬狹取稅多寡非若唐之以一年之科率取多者為額也徵輸貴州縣非若唐人別設而稅使以提之也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一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三合一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集埔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七年詔蘇松

嘉湖等府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詔河南陝西山東北平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二十年令本部覈實天下土地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徭役詭寄田產遣監生往丈量畫圖編號悉書主名為魚鱗圖冊以備查考山谷新開田土原係應禁山場者俱與開墾稅糧成化七年之令也府州入官田土撥附近無田小民耕種弘治六年之令也祖宗仁厚之意大率如此

愚按蘇松常嘉湖等府宣統中巡撫傅即周文襄公忱郡守

公鍾嘗為奏減其額故其所存自一升以至七斗三升者減額之餘也已而文襄公又病其不均乃立加耗之法六斗以上悉蠲本色止徵金花銀一兩准米四斗以常價計之捐米三斗矣六斗以下始加耗米本折銀徵後復減及五斗直至四斗以上而始加幸矣然自二斗以上四斗以下亦重額也而與五升三升者同加可謂均乎

嘉湖向時重額之田其直最輕而不能售由是鬻田者利目前之厚直忘日後之遺艱詐稱輕額以求售自是戶有虛糧而適負益多矣嘉靖間郡守王公儀廉得其弊乃立好號推收之法各照所業輕重以輸官而照戶推收悉置不論百年之弊一洗殆盡

國用

上濬曰周公理財之法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有取內以會其入有取歲以會其出有取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總之以司會而掌之以司書其所以恭校鈎稽之者日有日要月有月成歲有歲會若夫司徒之屬則有所謂泉府幣布征布有滯有貨官為收之廉人以歲之豐凶計國之用度有舍人主宮中所用谷有倉人辨九穀以待邦用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大要有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自其繁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

其難無常取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其財者也九賦之法輕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為中制而不過九式之法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以義為利以禮制欲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誠不出於此矣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熟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宋朝渡江後之幣歲大槩多承東京之制至軍資公使二庫則皆財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椿錢現之則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宜痛受權利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欵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慷慨忠厚之意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耻之維故史少貪汙嗟乎宋之季世猶有古意如此此草茅之士有深望於清明之朝者也

朱彙

九十一

牛

宋自中世以後內牽于繁文外抗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鉅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速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几則區々然較其得失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復歡之如前使上之為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為民者無自信守則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變日益以甚矣

嘉靖間戶臣韓文上疏曰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番一千一百七十七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

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
存番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四石
東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石
東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萬六千三百七疋
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疋
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番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
東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
鈔關壯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
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
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
零及於本部逐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

朱彙

九十一

牛

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番本處錢糧有過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况今天下災傷通大供餉頗繁若不為廢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

萬曆間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查光祿寺司禮監于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命下戶部約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本歲賦入之數酌

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游賞宴樂貴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事省期以致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為粟瓦礫為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鈔關開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銀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朱襄

九十三

并

綏三萬兩并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糧共三十萬五千餘兩內府或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銀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談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仍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萬餘兩入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

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曠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雲雲制屠庸倒馬等處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費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

朱襄

九十三

并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奉銀並之奉歲入自是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銀九十九萬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畧相將其畿內帑濟邊蓋昉於正統丁卯于時運遼東銀十萬宣大十五萬耳正德間王文恪建議已謂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方欲以省之矣今計九邊歲餉二百三十萬而宣大薊鎮居其三分之二三鎮歲餉一百五十餘萬而薊居其二之一蓋宣大歲額之增始於嘉靖辛丑壬寅薊鎮則以庚戌始皆以一時懲虜侵軼厚集廣募其一

創折之故不惜經費為便辦計耳今乃為額且歲有加益或
饋輸稍後即辺臣執左券索負蓋天下困于此三鎮矣今北
虜款矣即虜款不足恃而土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
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覈乎而
又推之各辺稽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矣
天子以四海為府閭閻為版圖地之所入橫意之所出寧弗貴
即然而瓊林大盈下同匹夫則失所為取之也洛口駁倉祇
以資敵則失所為施之也罷百金之露基而累詔捐扭戮方
紀之吉利而力行仁政當時粟紅貫朽斗米三千有從來矣

卷五

九十三

牛

今水旱相仍涸則為鮒而潦則為魚財盡則為友皮之負力
竭則為東野之御如民何哉
即為者財之源也。不可不以培。邊即者財之流也。不可以不核。
先時當事賄賂公行各辺年例銀兩未出都門那移餽送
者十萬孰尚可支今絕無是弊而反告匱者何也市
賞布帛奸商冒價一也城堡修築委官虛工二也軍丁已虛
將領冒領三也家丁妄報糧銀支四也夫金鎗賂虜狃莽
虎也乃復耗於狼鼠若此財可給乎乃今顏色之民歲輸日
增橫歛已極矣公家大慮深及皇甲

矣此猶剪羊之毛而羊隨斃毛可長得耶

漢文景以予為取華可謂而妃衣不曳地故獨之而愈以贏武
帝過予亦過取將士厚犒轉入民間故上卒不得獨肥而下
亦不至獨瘠惟入而不出若唐德宗而民始獨困矣

海內虛耗與粟陳貫朽者孰饒軍士脫巾與夜戶不閉者孰裕
可見廉者自贏而貪者更詘也

周官以九賦飲財賄而隨以九式散之自祭祀賓客下至匪頒
錫予各有定額無私財也頒之太宰摠之太府下至司令司
書各有專職無私人也以天下人理天下財以天下財供天

卷五

九十四

牛

下用如是而已

朱慶白人之飲食與口而莫即果然而不化則必煩滿醒極盡
吐而出之小出小快大出大快出彌甚而元氣弥傷至一息
僅屬始見謂不足耳則財之不可壅于上明矣

俞獻卿曰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故謀其生不若
察其耗而彼私人者于民為豺虎于國為鼠蠹亦何益于美
哉

江一鵬曰人主之財不患其不開而患其不節不患其散而患
其聚與眾庶異也心計之臣奈何勇議開而怯議節敢言散

而諱言聚斂

九邊歲餉益不可支一歲增他年據之以為常一鎮請他鎮援之以為例夫士勇鼓譟既不敢首議即矣乃自順義王貢市日以款段易洋物馬入漢而必幣周官九式之制果為奉羨狄哉

宗藩日盛而祿不汰綺袴承襲金吾緹騎勳侯巷伯之倫與夫監局厰庫匠厨校梯中常侍之屬日增而竄居詭籍乘堅曳縞灌肉漿酒無功而衣食縣官因何以支於是借太倉借太僕括少府水衡并各省直而難供也

李通

李五

牛

李通有言散小儲即成大儲故一曰寬通賦蓋災傷之停稅為異日重稅不可不弛也至於貴姓大室廣撥膏沃不供一錢有司莫敢問之而氣足相難耳食者且以繭絲認其後不則指一二亡命於鞭楚而玩匿如故法安得不戾哉一曰修鹽屯召商中納如故制商不能遠致粟塞下勢必墜田則當如國初永不起科之例焉一曰廣農作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宜責專官如古搜粟都尉度有荒闕若干而殿最之則服鑄者聚矣一曰酌錢鈔行于上方可行於下而貪墨不利於從先為之搜此之不可不

察也

富國易富天下難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歲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谷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山鑄山負海煮海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賈莒莒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於物而已計然書曰知關則備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富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下極則反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

李通

李六

牛

其行如流水此二子皆以其國富者也漢我國之歲中彼鄰之急收鄰國之無用而為我國之有用毋之推常在我而子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捐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地皆吾地人皆吾人安得如二子之顧此而舍彼乎然則欲富天下豈不難哉
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貲不勝其溢而修怨於匈奴已修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脩其欲於富黨惟帳進幸之事河決歲侵又從斷蠶之蓋不孰早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為治

粟都尉筦天下鹽鐵乃請大農郡丞分部主郡國各往：縣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為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筦天下貨物貴則賣
之賤則買之又使吏入粟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
美輅車船賈人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雖謂私羊能開之
則可謂私羊能生之則不可也蓋漢與人主世：守共儉宮
府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推山澤闕梁之利以予民：得恣
取而無禁故私羊得以其心計而開利孔儲使其籌今之天
下尚有何賦未備乎故曰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

非難

加世

牛

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蕭代之時戶口日耗
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邊之費悉仰給于劉晏之十五道晏好
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私羊比然其大指不過在于捷得四
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為司恒掌權利在官而害不在
民捷得四方之豐歎豐則糶歎則糶以相利而相濟寬于益
商之資以收益利厚屢清艘之費以收漕實而已晏亦不過
能整齊之非能生之也今天下即有如私羊與晏能捐百萬
金而不之問乎能听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
臺省不外議乎故曰專听易強授難也

下巽亦上坎水為井泉曰井養而不窮也然必善勿幕欲其公
也戒射鮒防其私也戒敵漏柱窟穴也故周禮天官曰泉貨
之府貨殖傳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皆此義也故必內外出
入阜通流轉而後可以言泉出而不入則涸入而不出則壅
入有不入為漏出有不出為竭丘文莊論金以斤計而其後
以兩為宋賂契丹之故蓋金錢賂敵則非復中國有若戰而
費之士又中國之有也馬市得與類是耶所謂出而不入者
此也國制季進以是武臣之俸歲淨以備不時之需有罪之
奪以待有功之子若積之瓊林大盈以資朽蠹與無財同所

朱重

牛

牛

謂入而不出者此也催科賸削侵迫巧索民出其十而國家
不得其一所謂入而不入者此也官所給發請託扣減名為
給十實未得一所謂出而不出者此也無入之出天下不能
給如逝波矣無出之入天下弗能盈如尾閭矣無出無入之
耗鬼神不能制如漏澤矣
漢建元初衡霍出塞有轉漕之費建相梁鑿昆明有修營之費
又有封禪神仙禱祀之費唐建中初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
月然食貨志謂天寶以來大盜屢起藩鎮叛各有不得
不耗者矣宋之財賦毋論南渡即景德全盛之時王文正謂

權利至矣又謂民力竭矣則其時東封西神勞費相仍土木之功累年不息如孫奭李迪之所疏者固有以召之然也乃我太祖甫登大寶歲額之外天未嘗雨而鬼神未嘗輸也乃詔免山東鳳陽等稅已又令天下夏稅秋糧盡行蠲免而時不稱之然則財之耗不在於取之少而在於費之濫端可見矣國初之制定歲額二百八十四丁四千八百有奇蓋有稅茶有權舟車間架絲枲木植有集今日增月減矣而動稱不足並亦兵興土木之費疲于內而兆南之絨山西之紬滇南之金吳之杆軸西蜀之採辦江右之磁型耗於外欵然且上

與民競浮塔而喜燕雀昔人有云衰世之民若有餘非有餘也。上之嗜慾多而民心躁耳則節儉之習常自上倡矣

愚嘗觀焦公坊館議生財先已自開礦增稅汪濟策獨曰非但能生之患；生財之孔已盡而又索他實以為生非但不能節之患；耗財之孔弗塞而務多蓄以為節其後皇上果以礦稅實內庫如汪所見議論之難如此唐楚野在饒訟木稅亦類是矣予家中丞在淮減稅額有司請曰減額恩厚奸商仍開出漏稅請覓裁藉其後告之甚於正稅
漢文帝嘗瘡痍之後輕征薄賦而累絲百斤武帝嘗全盛之時

置均輸賦益鐵權酒沽而海內虛耗唐太宗初年戶口虛耗然於言利之萬紀必然而外戶不閉德宗承平已久乃更兩稅括富商除陌錢稅間架而軍士脫巾宋太祖踐祚未久遍貸諸州而日以富強神宗興磨茶青苗手實門攤稅院市賦力勝之法而南渡浸微故曰百姓是君孰不君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開礦之役斷傷他脉高皇禁之皇莊皇店大損國體肅皇罷之皆非生財之經也惟易於置則用大牲於損則享二簋是古者却祭重事猶可減損况奉養費用之間我故必以節儉而生財則不勝用也

愚按蘓軾曰廣取以給用不若節用以廉取似若以節儉為主德矣公孫弘曰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節儉又何稱焉蓋殖貨利以自私由於不廣大也至于人臣不節儉其害尤甚而中官操利柄委吏弄刀奸不止於不儉也故又有公孤鉤之策與劉晏委任士人之議可思矣
民日輸而官為之府官日輸而邊為之府邊又不以奉戰士而除以媾則倭與虜為之府戶臣不敢曩邊臣之籍而制臣不放督師臣之戰徒以民之膏血餉餉村虎是可傷也

許下之乏者祇請屯田以贖軍成都之剝已請鑄錢以充庫
屯田之法是錯行之塞下錢法之利太公開於九府周禮之
書理財亦不詳也

國有大青鬼神孤傷歲惡不入民且狼狽扶傷救死猶且不給
脫宗室有吳淠刈安之惟戍卒若遼陽許經太同王福勝振
武營廂山安慶馬應蕃董群然四起而閭閻久虛即使陰陽
為炭萬物為銅瓦礫化為黃金沙石盡成粟米其可支乎
神契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果爾則瓊林大盈未若
不食之為寶也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得中則銀甕

出果爾則清心爽氣未必非康阜之長策也

昔之財惠不生茲惠其生之多昔之財惠其不節茲惠其節之
過生者既以供無涯之用又以供無涯之蓄節者既以為不
急之蓄又不以施取急之用財胡以不敵也

人主慎德始于自清其神終乎清天下神併以聚天下神利濁
其神則視赤子如秦越而忿君上如寇仇財安得不散君之
神清則東方饒益鐵西方饒球琳南方饒金貝竹箭北方饒
狗馬桑棗中央饒粟米錦綺反踵空同身朕修股之固饒珍
奇琛賁君子一切不以濁其神而何者不為我有故私錢雖

移無救於奉天之播遷生財有道適以為慎德之作用要以
德能慎即投珠抵璧可也貫朽粟紅可也適二筮之時而植
下益上亦可也苟德不慎即廢臺鉅橋洛口赦舍卒未嘗不
散而散時民不見德矣

汪斗崙曰先催科不如勤開整務蠲蠲不如清弊孔

愚按晁錯曰積貯天下之大命林駟曰泉貨之流于天下猶血
魚之流于一身不可使壅也壅于上必涸于下壅則瘵疽終
必潰爛而不收涸則瘵瘵究且顛踣而不振矣即如我輩糧
長帶運麻集其上納之時鋪墊支用不勝多費而練得收故

其布帛不得不粗惡工部以之無所可用復作價以給商人
而商人又無所可用是民踣于前官壅于中而商受潰爛之
禍于后也

潘漢疏曰國家財賦總于戶部管繕總于工部太僕光祿各有
司存一曰歲徵一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有餘則蠲逋
勇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
余中宇曰漢時賞賜多用黃金如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
賜至七十斤黃霸嚴詡戶翁賜羊動五百斤梁孝王臨死所
庫有黃金四十餘万斤王莽省中黃金積六十万斤晉時賞

賜多用絹布如阮瞻千匹温嶠庾亮荀悅楊玘等皆至五千
 匹周旋唐彬瑯琊王佃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
 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濟張華何攀等皆至万匹王導前後
 送二万匹祖温前後近五万匹蘇峻之亂官省煨燬尚有布
 二十万匹絹數万匹今時賜金雖紫動不過百兩賜帛雖關
 臣不過數表裏

朱異

錢

錢之來久矣太吳氏高陽氏謂之金有能氏高辛氏謂之貨陰

唐氏謂之泉商人齊人謂之布齊人管人謂之刀

神農列師于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

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兩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

帛廣二尺四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

泉布於布束於帛

夫深和氏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

其質

又曰王

于

其罷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

泉文一變而為刀罷再變而為圜法自圜法流通于世民實

便之故泉與刀俱廢

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泉府掌以市

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愚按承府一官尤為

便民滯則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

皆以利民非謀利也

管子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饑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

鑄幣而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救之珠玉為上幣黃金

為中幣乃布為下幣三幣推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為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重為母輕為子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墮乎王弗聽卒鑄大錢大曰室貨內外皆有邪內邪曰好外邪曰內以勸農墾不足百姓蒙利焉

朱異

百四

秦並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錢曰半兩為下幣漢與令民鑄英錢高后行八銖錢其后行五分錢文帝時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後又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鑄錢之情非般雜為巧則不可得贏今令細民入操造幣之勢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黜罪日報其勢不止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后卒叛逐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賈山上書諫以為錢者七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后漢禁鑄錢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耶

其質令不得磨取鎔為元狩中議造銀鈔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龍直三千馬直五百龜直三百於是天下大比無慮皆鑄金錢矣公卿請令京師鑄官所以赤銅為郭曰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於是爵令上林三官鑄錢諸郡國所鑄錢皆廢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

王莽亂后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光武建武中始行五銖錢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為督榷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

朱異

百五

阿枉百姓悅服

南宋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錠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錢萬商旅不行

南齊高帝時孔顛上書言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鑄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屢法不能禁者由上鎔錢惜銅愛工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洽得貨之宜也屢更不便

後漢永安中鑄錢都督長史高謹之上表求鑄三銖錢曰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魚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王莽權政錢有六等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而亦為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隨時而變

唐高宗入長安民間行經環錢八九萬絕滿半斛乃鑄開元通寶錢其文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詢初進蠟樣日文德

皇后指一甲跡故錢上有福文積十錢重一兩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開元通寶計二銖半似此五銖錢較輕而云得中者古今銖法不同也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制

玄宗開元中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為錢以通貨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私善監崔沔等以為若許私鑄人必競為漸忘本業今若稅銅新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備則私錢血利而自息矣刻秩請禁銅曰殺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嚴多則作法收之使少錢重則作冰布之使輕于是詔禁惡錢出銅

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憲宗時復禁銅器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号元寶為文

惡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若太宗淳化元寶乃手親書作真行草二體則視錢一事亦知重矣

宋初鑄錢比前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歲課至五十四千九萬貫大抵國計仰給于此所以當時銅禁嚴嚴銷錢為器者有罪編錢出界者抵死惟嚴禁故銅多銅多則賤賤則易致鼓鑄然煩而民不至甚困熙寧中王安石始罷銅

禁邊關海船不復說錢之出中國錢日少而西北三邊虜皆山積張方平曰錢本中國貨寶乃與四夷並用而其後胡亦言錢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他國歸於重夷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下給矣神宗以問沈括對曰泄之菴中聽其私物以吾之滯積而得戰馬餼羊有用之物使錢既難得故帛益賤謂之錢荒

國朝自高帝未即位時已創大中通寶後設寶元局洪武六年禁私鑄成祖而後皆有年号通寶休那蓋則輕重通均萬曆開頒降式錢行各省直一體鼓鑄給散行使阻撓及私鑄罪

各有其補獲有賞宜課等稅則盡數收錢重則銀錢中半
大倉給付商價銀錢盈之上下均利然民溺于習尚有不
行之處

館臣言今私鑄盛行雜以鉛錫而錢法壞常如宋之嚴立銅禁
得民得以錢贖罪有貨銅者官以漆錄收之使悉歸於官則
官之鼓鑄者資多而易辦輪郭端正端好精異積十錢必重
一兩森民君子無資又患無利自不為矣然且賞券俸給行
于上課程拆色行于下而民間惡錢送官倒換偽種不存錢
乃可行也否則家有而戶用一旦奪之不駛且怨乎昔劉秩

欲禁銅孔頭謂盜鑄由公錢之輕皆有見也

漢今即國鑄五銖錢吏民生盜鑄者衆乃嚴郡國之鑄專其事
於上林三官而盜鑄遂渺曾時自寶元局而外造鑄者惟南
京之寶慶局今各省皆得鑄以故私治尤多然漢第五倫一
嘗鑄錢祿耳然長安市而市道無姦巧今京局有部屬外鑄
有司僚各市有徽巡而偽錢不准公行聞關且錄而為百司
傳入焉則亦不奉添之過也

錢者泉也欲其行之不滯苟行於下而不行於上是上壅也行
於此而不行於彼是下澌也其弊由于會吏之利於錢而奸

商之居其奇也夫今上年號通幣乃正汰也前代雜錢乃支
流也支流反行於四方而正汰却格于都門多積者減價輕
售收貯者謀言鼓衆非屬其禁則利權在市并不在朝廷矣
入主之計與高賈異假如費萬金以鑄百萬則民間已有二百
萬之用而入主之國無稍瘠矣何必費一得二乃稱利耶

人主出符符能使周姓王異姓侯於公幣未有損也若夫今日
與人千金為明日與人萬金焉則大倉且告匱矣是何取富
取貴之權難易頓懸也有其權而不用故無權等耳漢文賜
蜀山之銅而鄧氏之錢滿天下吳漢擅鑄山之利而輒能稱

朱翼

兵被竊權者猶能然况天子自振其權哉誠於產銅之慶贖
罪收銅產煤之慶贖罪收煤附之官每資以驛遞銅且無脛
而走天府矣又於營軍九萬人內抽一二十人增匠役之數
蓋京城銀金刺綉產技力作之徒誰非營軍豈妨訓練此皆
取富之大權也語曰施恩當自無告始行法令當自貴近始
欲法之必行在乎貴近加之意耳

財猶之水也賦入而藏府猶而露濡而江河大也至於錢法之
設六猶積榷之潤然謂非權宜之術不可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論財會亦但論九年之積物未嘗論所藏者

數萬千緡蓋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益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制祿既以田制賦以谷粟布帛所以泉之權輕至漢謂金銅無凶年權作此以通有無均多少而已武帝因用不足立吉緡之法以括賣天下錢帛方重是後屢更惟漢之五銖唐之開元最持其中蓋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太輕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皆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久行自太宗以振齊贖為江南轉運交開元錢其精俱不及前代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

者惟歸公上利之大者如周如秦如五銖如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倫鑄軍用不足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旬月間府庫充實唐肅宗時因用不足幣重貨輕第五琦請鑄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曼貝為幣此是錢之濫也或見財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權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之制交子行之于蜀則可于他利害大異不同

滇中故用貝鄰封以瓦礫視之奸商取于閩境由沅江梓桐等處運滇官司無所訊聞貝益多而價益不平訟者亦欲其鑄錢以代貝蓋以羅平等處原饒於銅也
經曰古者室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帛大吳氏作金尊盧氏之幣軒轅氏作布刀之法禹鑄歷山湯鑄莊山法園函方輕重以銖從來久矣

鈔法

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六曰聽取子以書契傳別謂券書也稱謂貨之以物責謂責其所償書契謂官貨于民者官之所與民之所取其責償也以書契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棗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宋真宗朝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

數起寇賊守蜀乞廢交子會城去而薛田代之詔曰與張君谷度其利害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呂東萊言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為託之于官所以可行則張詠所設法乃民所自願亦行之于用錢錢之蜀以為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可致姑以為一時故弊之权耳

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高宗紹興初因婺州之地屯駐有司請楮辦合用錢而舟楫不

通錢重難致乃詔戶部遣見錢關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執

關赴權貨務請錢有願得桑楹香貨鈔引者聽于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克押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俸之人皆嗟怨三十年戶部錢端禮被旨遣會子楮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五潘曰宋朝交子錢引關子關會子其實一也夫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始直以紙為錢矣

寧宗嘉定間臣僚言三界會子數目滋多稱提無策詔封楮庫

撥金銀貨物湊成二千萬添貼官局收換舊會以舊會一換新會一而稱提新會最嚴苛政出矣

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及當衰叔止廣造楮幣而貨遂溢而不行必欲立鈔法須使錢為之本引至錢出引出錢入未有不可行之理也彼元不知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也

戴埴曰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其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其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權之是也

國家設寶鈔提舉司以造鈔申偽造之律嚴不售之法而又論
功行辟挾以為準

聖祖造鈔不成夢有啟者曰必得文士心肝乃可高后請以士
子落卷為質遂成今京官俸多以鈔准卑官俸少給銀米

林

百

鹽政

禹貢青州貢鹽絳山鹽政根源也水澗下而作鹹故出於海出
於井出於池又有出於地者出於山者出於才石者惟其無
虞不有故其為利也博惟其無日可與故其為用也廣此後
世有國者于常賦外首以此為富國之資焉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到
地之鹽苦取之與玄酒明水意同熬波之鹽散取其治冷四
海能致遠物賓客共其形散散為虎形以共食喻示服猛
也又副之散鹽致遠物以懷諸侯也王之膳羞共其飴鹽風

其水而成者產於土味其

丘瀦曰周時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
土之所生產民之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固未嘗立官以禁
之設法以欽之也

齊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筭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莒薪羹海水為
鹽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北海之銀無得取庸而煮鹽
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俟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無
鹽則隴守圍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馬瑞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
所禁不在於征權取財也至矣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
鈇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女所食論鈇則雖一鈇一刀
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
出二孔者其兵不誡三孔者不可以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
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
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子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
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管子
之意不過欲巧為之法墜奪民利而盡取之耳晏子言民參

卷六

卷六

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衝廬守之澤之隄蒲
舟殿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麩析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鈇無度則民
困甚矣

漢高祖省賦益鈇無禁故貨殖傳所載與氏之徒皆以鹽鈇起
家富埒王者至如吳王濞者東海為鹽而國用饒之遂至逆
亂故班固贊云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于是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祿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

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以致富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故私鑄鈇
器煮鹽者鈇左趾於是因桑弘羊請置鹽鈇官數十布在郡
國董仲舒謂漢承秦法鹽鈇之利二十倍于古者以此

昭帝始元中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
嚴鹽鈇權均官御史大夫桑弘羊曰布衣有胸即人君有異
王專山澤之饒以資強暴奸形成矣文學曰庶人箴于家諸
侯箴於國天子箴于海內三家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治故
叔利源者不在山海在朝廷建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

卷六

卷六

即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
強不賦百姓軍師以贖今鹽鈇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秦軍旅
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之絕有益于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大
景時無鹽鈇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
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其後秦日
以危稱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

愚按西漢食貨志則當時鹽權實未嘗嚴雖元帝時嘗嚴鹽鈇
官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即鹽法寬急不同而其禁其權卒
与古今相為始終

東漢明帝時官自鬻鹽得尚書張林之言也議者以為失休
北魏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甄琛表稱天子
富有四海何患於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總以為聖人欽山
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十一之儲鹽池之
禁積而散之以濟國用也宜如舊卒從琛議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
錢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變法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
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及后劉晏為鹽鐵使以為因民所急
而稅之則國用足于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

知責晏之始至也

糶糶

糶糶

知責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統四十萬緡大曆末乃六百餘萬
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官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馬端臨曰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后為國者權利日至其
初也奪寬戶之利而細民之食鹽者官自煮之甚則奪商販
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
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于商稅于是立為蠶鹽食鹽等
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

唐穆宗時張平叔請官自糶鹽韓愈上言城郭之外多用雜物
買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兩濟今令人吏坐

舖自糶恐失官利非得見錢必不敢售貧者無從得鹽若令
人吏室至戶到而糶必索百姓供應騷擾尤甚韋履厚六曰
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事必不行事遂寢
表黃曰當時江南亦配鹽于民而徵米後鹽竟不給而徵米如
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守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欽如一
轍異哉

宋初鹽筴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
以佐一路之費自雍熙以後太宗以用兵乏饋餉令商人輸
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二種端拱中太

糶糶

糶糶

糶糶

宗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愚按立漕曰此後世召商中納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
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情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
得用而民不稱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邊足用之良法
也

林駟曰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軍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空船
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驗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
利

宋朝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十二路為池二監十場二十二

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自西稅之外莫大於鹽利而海境解鹽最資國用

宋朝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其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味優而直賤所以商多販二國故朝廷專置使以領之而措置關防為密兩浙之鹽自蔡京秉政費轉解倉之法使商賈入納于官自此始為鈔法請鈔于京師商賈運于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月各隨所通之地遠近以為差又鹽法數十日以變至鈔不可用所以折閱甚多解鹽之變緣徽宗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密為外水來雜不復成鹽遂失

朱真

百廿

牛

課利后大興工闢出外水漸可復而社已屋矣河北一路唐以來為藩鎮所扼宋因之所以無禁權自章惇為相權河北說者謂河北鹽自五代時均之稅戶而通商矣于厚復行權法此權之又權者也此所以犯者多而盜愈滋矣嗚呼安得如陳執中富弼歐陽修者而與之論弛禁寬民之法也哉

國初置轉運司提舉司准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芦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司海北靈州西河津縣皆所謂產鹽處也莫有灶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為則邊利也令商自為辦

朱真

百廿

牛

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杆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武開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永樂間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商人且輸粟多受鹽券交於左筐盈于右至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若也灶丁給鹵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二貫五百文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灶戶上以攬利權至周也正統中設常股存積之法以七分為常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關中越次收支是居備周利非體也後葉其議一引折銀四錢不輸粟而輸銀不之塞下

而之離司非旦邊之計矣弘正間勲戚恩賜皆予以餘鹽名其夾帶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餘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大非法矣自商人守支而換次待給至數十年之久率多困苦老死自設提催而場蕩歸其并兼灶丁類于家傭率多逃亡自一引所輸銀七錢五分又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本至二兩矣費重而價湧故競趨私鹽而正課益滯自鈔法不行官中無以收餘鹽灶丁孟困不得售餘鹽為私鹽矣

富灶營為提催以害灶丁富商夾帶餘鹽每包輒重至八九百

斤以妨衆商皆由富灶之結場官而富商之結所官互為後也。改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貧灶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蒙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故鹽禁愈嚴而富室之利愈大廢農聚徒挾兵負弩抗官劫掠必貽大患非止阻壞鹽法而已。

霍韜曰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若禁之不膏既無所消而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亦為不給

朱翼

百三

牛

私販之弊縱之則商病禁之則民病然鹽課條例凡各灶丁將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是猶耕民納賦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蓋國初灶丁辦鹽既給推場鹽鉄又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而又官買其餘鹽。且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灶丁既得實利則賣私鹽絞之可也。然止論見獲不許供板嚴中實寬矣今鈔一貫不芴粟二升乃廢禁其私賣。是逼之餓以死也。此法之所以不行也。

正統二年令曰灶丁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餘鹽則為官物候商

人米場給鹽之時灶丁煎辦不前則听商官賣是灶得餘鹽之利而可以禁其私賣各商無守候之待亦與輸工本此兩便也。但彼時官實無米故食灶先為稱貸而餘鹽之利盡歸富室也。為今之計須更令曰凡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每引限二百五十斤正額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糖与灶戶價賣猶愈于灶私賣而商亦帶也。必邊漕兩中丞與吏部堂官嚴行約吏而法始飭耳。

朱翼

百三

牛

鹽法與屯田實為表裡國初商人輸粟詣邊換引故召民墾土。自具牛種自理阡陌。自築墩堡。可減漕運。寬東南也。可使漕漕代金湯。限虜騎也。可省募戍。停勾補也。合粟而輸銀是使戰士枵腹以需貴糧。而貧夫債帥得輕荷也。愚按宋熙中始召商中納唐第五琦募商給引國初訪而行之。然則晏承琦之後止以准鹽便足富民。國朝鹽官恭布為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國計何憂不。其於蓋漢時官給年益令民自煮而征其入。故其時民無私販而得以緝盜賊之禍。采之轉漕也。置倉于真楚泗諸州。聽以回船載鹽給与脚直。故其時鹽得轉搬。而又以舒漕平之困。今奉行失此二法之意耳。

管子計口美賦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計口而授鹽焉國初准課七十萬引霍
譚言其少後漸增至一百四十萬有奇以舊制實邊儲以增課
入餼而解內帑後復加以工部鹽三十五萬引亦以餘鹽付
之民食用有限而鹽始滯而價始損而商始虧而邊計始詘
矣然且以劣官補運司日暮途窮商安得不重困也

馮應京曰邊商業病積引利在連掣內商積居積于母又利
在少掣邊商開中艱難矣又苦守支內商乘其急抑勒減直
利歸豪家而邊商日益困矣又曰閩廣并池長芦山東之鹽

價廉而課充惟鹽困于守支而浙鹽盛於私販利多故弊
多無足異者

許文穆公曰國家鹽政本以濟邊非利其歲課之入其行之
要在於恤灶通商故不專於私販之禁而在於廢置餘鹽也
今奏討占窩二弊已革而引得撥通買補則守支之苦亦甦
又脩復舊額量收本色則折納之弊亦云獨矣但大商中鹽
引原納銀八分永興時輸粟二斗五升成化間納銀三錢五
分或四錢二分嘉靖初納銀七錢其後減為五錢不啻數倍
矣既齎引以來宜取償于官而今買補餘鹽既自買之又令

納價於官如正鹽之數又有割沒之鹽有違限之罰有賑濟

之例其費數倍則商病矣灶辦課鹽原給米一石私治後止
給賑濟銀五分而又侵漁于官吏剝削於德催攤場為海潮
樹沒草場為豪強併兼而灶病矣至餘鹽一節正統間將究
剩糶米收買此以官收之也今無羨米矣私治間令守支商
收買以補官引此以商收之也今又恐其影射為奸矣夫淮
鹽七十二萬引餘鹽至三百萬餘引官不能收商不能買必
歸之于私販矣故明令各商正鹽一引附餘鹽三引照票掣
放不必盡納正鹽包中亦溢數者方以私鹽論則餘鹽有所

消而商灶並利矣或增引以歸其利於邊亦為一說第增引
則利在邊附鹽則利歸部存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賤而
邊商困去工本則歲滯三十萬引、貴而內商困至于邊之
關中則兩淮兩浙又配搭以山東長芦便邊商一身三方支
給萬里轉搬而內商分撥者得以此邀其賤直則邊商益困
矣

霍文敏公曰淮鹽自御史秦越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
作為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
鹽一引納銀八錢應免道中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收勢

買高復取利銀二錢矣边上科罰三四錢勸借米麥二錢正
盜焉得貴正盜湧貴則私盜盛行私盜愈行正盜愈滯
其所也故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定
鈔一貫值錢千文額鹽餘每引各給灶丁工本鈔二貫五
百文使得為實利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賣即廢錢勿贖
則兩淮正鹽七十万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也蓋
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
流行邊儲自實矣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勿得久淹
漕運鹽課提督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行之數年即

朱算

百六

行

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兵開墾邊地勸課農畝地愈
闢邊防愈固百世之利也若夫正鹽不疏私鹽盛行官兵道
獲近與寧日頑民挾刃旅而拒之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
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官兵不敢近十場之
民十五以上俱集武勇瓦樓頑狼死刑不忌禍累所極遂有
不可言者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播事夏旱而池利旱
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廢諸邑
既難遷集積不及春夏欲結之候而為之則患其解矣當祖

宗法一志定之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於全晉閩洛梁鄧
之間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雨決池防池水
肆溢鹽不結果當事者謂國計不可缺始為澆灑之術蓋以
人力勝天時也然而硝與鹽濟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有商
者出為乘間營私沙礫雜和故色愈變味愈惡淮芦花馬之
鹽私販紛至于是商人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日所在長吏
又從而代之斂散以聚其值焉此不獨商困而民亦困矣論
者謂宜採取及期則所獲不可勝用又採擇必精無雜硝石
則壅滯者自行流布者自廢矣

朱算

百七

牛

萬曆丙午按臣余懋衡條議鹽法五事一曰監商之開墾宜廢
免起科也二曰奸商之賄買當禁嚴倉糧也三曰派中之定
例當融時豐歉也四曰兩淮之浮引宜革疏正引也五曰淮
浙之私鹽當禁嚴捕緝也

坑治

禹貢青州貢鉛揚州荊州貢金三品揚州貢鉄銀鏤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周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土色圖而授之迺其禁令

管子曰今鉄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針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行服運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者天下無有

漢武帝從益鉄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鉄官凡四十郡不出

朱異

百廿八

午

鉄者置小鉄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鉄器者鉄右趾沒入其器物後文學請罷鉄官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鉄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谷熟寶路闢則百姓賄而人用給則富國而礼行于是丞相田千秋請罷鉄官

計口食益則益日以銷然生之有數取用無已若鉄之有用則成一器而成終身用之不然尔或致歲月之久非益之可比也古利之徒迺以鉄並益而言至其設官也亦並以益鉄為名何哉

漢時人主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金雖燕王劉

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至其所蓄無論天子即如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万斤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万斤董

卓鄒鳩金亦數万斤則金莫多于漢矣乃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征鉄史未嘗言之至如漢武帝置鉄官且徧于天下獨未

有犯金之禁又如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氏鄭宛孔氏魯邱氏咸稱最富然皆言其擅鉄冶之利而藏金之事則置

弗言規其上下之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焉

朱異

百廿九

午

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白登山有銀鑛詔置銀官常令採鑄

唐凡金銀鉄錫之冶一百八十六太宗貞觀初侍御史叔萬此

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万緡帝曰朕之所

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

不肖而專言稅民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乃然万紀

宣宗時增河漢戍兵裴休請復益鉄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鉄

山七銅冶二十七鉛山一
宋金銀銅鉄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設場或務置吏主之後

時有增罷而水銀硃砂亦各建場焉

後魏時採長安驢山銀鑊二石得銀七兩採白登山銀鑊捌石
亦得銀七兩其不可常如此故設場務置官吏歲課不足有
司必責主者取盈而坑冶遂為民害矣然宋太祖減挂楊監
歲輸則曰未能指金於山豈忍奪民之利太宗定州諸山出
銀鑊有司請置官張齊賢謂山澤之利宜歸王者太宗曰
也不愛寶當與眾共之而仁英每下赦書蠲廢治之歲課則
遺利于民者亦多矣其後子孫至於淘採者相保甲收金官
減磨勘而戶工二部皆有籍鈎考遂以採鑊為一大事嗚呼

其夫祖宗之意甚矣

萬曆間殿門穴營繕費大上不忍加賦于農乃議開採權稅璫
紛紛出市檮從之指開礦而絕斷地脉故保慮舍全均墓者
傾家賂之甚有誣富家以竊礦責里胥以包砂有司調停艱
難仇家睚眦以逞宣歛之間尤劇得即守梁公均派于二種
包砂之苦不致偏累民至今德之

按丘濟言先王有粟米布縷之征而無金銀銅之征夫銀縷與
金三品非征即貢之自下而不賦之于上耳金銀銅鉄其
形一定採之輒竭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

循歷至於今日又加少焉我國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
之一二曩時嘗于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內臣守之
憲臣督之然不無如宋人所云得不償費者今則多行革罷
而均其課于民賦之中矣廬州等處山場雖閉而猶不無滲
漏之微利謂宜築塞柵監俾其不至聚眾爭奪以貽一方之
害可也

高皇帝因衛軍言河西陝西產礦諸侍臣曰君子好義以利民
為心小人好利以殘民為務罷之

焦竑曰八政之疇率先食貨三品之責不廢鑄金今者裕若垂
橐便如懸釜水衡傍徨少府鄭重委至寶于泥沙聞官止之
秘美未見其滯也今日之流布即昔日之採取故州人之賤
列於周官可行于古亦可行于今矣

愚按礦為利藪民馳如鶩而上又悔之勢在必爭害一惡少聚
徒尤易倡亂害二里胥乾沒會墨浸漬得不得償失害三故處
州義烏之紅五臺繁峙之亂不可不鑒也

洪武間近臣言山東銀場可興上曰汝知銀場之利我知其弊
昔人採茶種桑民獲其利近臣又言理財以行國用上曰人
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鑿民之養而陰奪其利

採珠

高貢淮夷貢蠙珠周禮淳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以時入于王府鄭氏註謂皮角珠貝也

漢景帝時禁採黃金珠玉元帝時貢禹請罷採珠之官東漢時
蠶人猶採珠販貨乘粟後劉鋹于海門鎮募能採珠者二千
人號楫川都宋太祖時廢之未几復置更太平興國中貢珠
七千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慶曆中出禁中錢易番禺
沒珠

國朝一統志曰廣東廣州府郡無耕稼所資珠璣景泰中遣內
朱異

臣性溫廉李江等珠地採取弘治中命採于廉州費銀一萬
七千兩有奇得珠一萬八千兩有奇嘉靖初築珠池太監不
許于廉瓊高雷等地方事四年司徒秦金請止珠八年納張
璉胡世寧言羅中官發銀買于高隆慶間命守臣採後按臣
張守納請罷之萬曆庚寅摠制劉繼文嚴禁開告許之門商
大稱厲已亥歲遣內侍李敬來傳以採搜船戶于窮簷奮信
牙於市僧民苦不可言矣

汪鉞疏曰國家于珠池不過防民爭奪然採無常期取無定數
非以為利也君使之橫行海島荒棄生業地方之患誠為可痛

權禁

愚按權禁史無所見惟唐于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中
度支奏罷之以礬山歸州縣五代以來礬務置官吏宋太祖
初禁礬為契丹北漢設也建隆時命晉州制置礬務有護戶
煮造入官市許商人輸金帛綠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凡歲
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礬直商客以
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固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
從之天聖以後所民自煮官至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
法然縣官後有權礬之名安無利嘉祐中乃罷入芻粟後令
朱異

入緡錢自是商賈不得專利矣

權酷

愚按周禮酒正一官一語示酒禁而且堂正之屬民司徒之陽禮卿大夫之賓與族師之因祭酬而行獻酬不飲酒者何也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之飲屬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无待于禁也至于漢氏冬官之屬則幾酒謹酒司饒市官之屬則禁遊飲于市者盖不如是則群鴛以乱市肆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滋繁矣漢初猶有古意蕭相定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群飲也文帝以酒醪廢穀而下詔景帝以憂旱而禁酷

朱翼

百廿

子

慮民之也至武帝初權酒酷則禁其飲于下而移其利于上矣昭帝雖罷權酷然令民自度賣酒所得利而輸其租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亦未免規酒利矣若文帝之賜民酺三日賜天下大酺宣帝之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又示之以為非常之恩也故先正之言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人黨飲人不以為私禁酒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則漢之權酷人不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以為恩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中以廩食方誦乃禁京城酹酒德宗建中初罷酒稅三年禁人酹酒官自置店收酹利以助軍費

宗元和間罷京師酹肆以權酒錢隨兩稅青苗欽之置揚州等八道州縣置權醴務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太平興國二年開廣无禁及真宗詔曰權酷之法素有定規自今中外不得濩議增課然諸郡有酹坊紹聖中翟思請諸郡酹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五漚曰谷麥一類農耕以為食官既稅之賈糶于農以為酒官又稅之至於麴醋亦未与麥之所為官又取之是一物而三四稅也嗚呼此皆末世之事耳我國朝不立酒麴務惟權其

朱翼

百廿

子

課稅稅務之中而酷則自來無禁凡唐宋以來苛政酷飲一切筆之矣

梁時高昌國遣使獻蒲桃酒志公辨其為誇林元半八風谷所凍者魏賈珽以昆侖觴三十斛上莊帝

宋時有酒稅常令重臣出監之我國朝以酒為禁不復設矣太祖高皇帝禁江南无得種秫恐其妨稻也

蜀先主禁釀醴具欲加罪適見男女行簡雅因曰是欲行法先主問何從知之雍曰有其具矣先主大笑而原釀具者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勃者曰齊物論

王孝伯言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可稱名士

李元忠以太常多酒自中書令求為太常卿阮籍聞步兵厨中

貯酒三百石乃求為步兵校尉若姚馥之受酒泉太守侯爽

孔顛醉日多而醒時判決不墮眾曰孔公二十九日醉勝人二

十九日醒何承裕為縣令召豪吏同飲吏挾醉白私事承裕

曰此見罔也杖之杖訖復召子飲沈文季為吳興守飲至五

斗婁王氏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不廢事

崔岐石一醉八日阮步兵醉數十日劉玄石從中山沽酒醉千

日其家飲葵之越十日酒家為破棺玄石方醒起坐

朱異

楊雄手不離杯太玄乃就張顛之字李白之文皆於醉後會神

焦革有酒譜李淳風謂為酒家南董白居易作酒功讚自號

醉吟先生皇甫嵩以酒史自任謂睡者為狂花睡者為病葉

阮步兵精顧中書崇皆以酒飲避禍裴晉公子白崇天劉夢得

飲不言人問事李仲容飲後不言勢利

漢高不見儒生卿食其曰我高陽酒徒也得見因說下齊唐太

宗時馬周初入京有數公子飲不顧周市斗酒濯足眾異

之竟為太宗所知

東坡初不能飲後可至三焦葉自言醉後乘興作學覺酒氣拂

拂從十指出

徐君房曰年隨情少酒因境多崔宗之与李白酒飲亦石飲如

玉樹臨風

鄭公慈以簪刺連令典柄通輪困如象鼻傳吸之名碧筒杯

東方朔醉入殿小遺勃不敢坐免君山有美酒飲者不死武帝

遣燕巴求得之方朔請視之一飲而蓋帝欲殺朔曰殺朔

若死此為不驗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陸選為尚書時方禁酒選既醉枝尉趙達問曹事選曰中丞人

連白上怒鮮于甫曰酒清聖濁賢醉也

朱異

張安道与刘潜李冠石曼卿飲不言盈數但言當飲凡一日

刘过石洵瑒置醋其中明日酒醋俱尽

寶儀与梁灝切且會飲于趙昌言樞密第夜半方歸金吾吏候

馬首声唱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陽城為諫計俸入辦米益外餘送酒家无番也

父子醉嘔門生教諫止之置豕腸示艾謂本一臟矣父子笑曰

唐三臟尚可活况四臟乎

檀長卿醉後作沐猴奔典狗闕為樂刘公榮飲酒与豕同飲

張季眉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新知錄曰酒之流禍聖人之所戒也然自昔賢豪亦每寄于此
或名為太和湯或名為忘憂飲或稱為飲伯或稱為紅友其
曰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此其意豈在酒也

王丞相戒子勿飲曰若不視大布子歲之筭中久而不壞一漉
酒則就朽人何堪此子對曰大人亦觀之魚肉乎越宿壞矣
看糟中久而不腐人亦肉類也

袁中郎醉鄉調笑引曰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尚清淨
無為而化成周公作酒誥流言我禍身宣王不得已乃為述
酒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自王者起必世而

後仁何用道以德齊以刑但當引酒為河累趨為城日月西
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醉醒死予不知死生予豈
知生汝殺知巧鬼何愁不太平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子日中山也蒲桃西京也
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劔南也桑
落陝右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鉢空之盛水
俄而成酒劉重魯得二鳥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
供二十客名青田壺

江旭奇曰予生平不善飲更不善醉每飲輒醉每醉輒病室人
之穢不異伯倫乃示診者謂予心熱而胃軟也病使靈米不
可藥已大觀表兄余中守公所著說願記石崇每宴客燕集
常令美人行酒容飲酒不盡者輒斬美人王湛素不飲飲輒
自勉強至于沈醉王敦故不飲以現其愛已斬三人顏色如
故導讓之敦曰彼自叙伊家人何預卿事包孝肅請司馬溫

公王介甫同嘗牡丹包公時號清嚴舉酒以勸溫公素不飲
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李承之常謂介甫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乃知二王心冷胃

硬更不可藥故嘗品飲介逆洗腆卜書卜夜者上也次則持
爵爵惜終飲者至若夜夜之飲十日之飲抑過矣尤嗜于色
莊而肆倍者朱子曰酒以為人合飲故不為限量但以醉為
節卿人飲酒杖者未出不敢先飲出不敢後飲酒全要照管
人情所謂慮以下人是也揚誠齋品酒以和者為金盤露幼

者為樹花雨每宴樹花雨甚于金盤露品飲正不其然與其
中主不倚不若和而不派也餽席以偶合和之為難漢五侯
不相能賓客不許米性樓廢傳會五侯開各得歡心競致奇
酒乃合以為請世稱五侯請以為異味予謂佳酒當以侯請

子 206-502

種茶

唐德宗建中初趙贊議稅茶及出奉天迺悔下詔亟罷之自元中長張滂請復稅茶凡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賦稅不辦以此錢代之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然王鉷劉晏之輩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稅茶錢代水旱田租是也

愚按文宗時歲僅得茶錢四十萬緡利尚微至穆宗時王播增

稅而又置使以權之李珣嘗切諫矣文宗時王涯令狐楚徙民茶樹焚積加價武宗時又增江淮茶稅若雀拱之撮地錢于掠之剩茶錢公稅愈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夫茶植于民與山澤自然之利不同乃驟征之而又增數峻法一至于此矣蓋陸羽乃文宗時人著茶經茶原茶法茶具甚備故天下益知茶味耳陳眉公看茶顛首哉

宋制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之權務需之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而建州茶名有十二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簾骨主骨山挺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

洎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二十六名散茶有一一名天下茶皆有禁惟川陝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止齋陳氏曰乾德中東南六路閩浙歸賊方餘尚未平太祖權茶法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為禁地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紊亂國法望嚴禁之自後或官賣以安州縣或沿邊入中糧草筭請以省饋運或則權務入納金銀錢帛筭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五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近邊備蓋初西北宿

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權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一舉無過李諾林特二法總之以抑茶商及邊民耳

宋建隆間令民種茶者領本錢于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數歲匿及蘇耆者有罪天聖間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与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三十有五官不復給但徒令商人輸息錢二十有二謂之貼射景佑以後西邊事興募商人入中粟麥竹木于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

就沿江權務自請射茶所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即給券
百千謂之加權邊商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撥于
茶商百千總得二千餘緡謂之實錢輩下坐價逐專蓄交引以
射利謂之引舖積至引多而茶錢不能償嘉佑時韓琦富弼
力主弛禁之說園戶之種茶者官取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
收征筭而盡罷禁權自此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
復權之一錢以上皆歸京師愚按韓琦欲取租於茶園而寬
禁於茶商劉卨歐陽脩又謂摘山之苦良民代冒法者受罪
其後唯臘茶禁如日餘茶肆行陳止齋謂是韓琦相業以其

寬商也

丘濬言後世以茶易馬始見於熙寧愚按唐世回紇入貢已
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中國得馬北虜得茶
豈不成兩利哉然當時劉摯言蜀地推茶之害有迹以免者
而其害猶及隣伍則所不利者獨在蜀矣

我明朝產茶之地江南最多皆無權法獨于四川置茶馬司一
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
每年遣行人齎榜于行茶地方俾民知禁又于西蕃入貢為
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為私奉為市馬

故也夫以中國有餘之茶而易虜人有用之馬雖取茶于民然
因以為民衛其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然宋呂陶
嘗言之川蜀茶園乃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碁市体不同乞下
本路体量更改嗟乎陶之言豈獨可為宋告而已哉

西戎土蕃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裸之熟非茶不解蜀茶自唐
王播始權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博馬又置
茶場于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運災以後
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則在成都買川馬一則在興元
買秦馬元權成都茶于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推取其利我朝

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已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
議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
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
馬雖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商旅
漏於關隘而茶船過於江河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
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于商人矣計莫若禁私茶而
官為市也

建州北苑之茶知鑿于宋仁宗蔡君謨所謂龍圖上品是也國
家以來根株敗絕而土人猶貢茶不歇州守郭子章言之盛

司龍其役

武夷接筍之茶品在建州上今建州市之以獻矣吳之虎丘天池又出武夷上湖州之天目似武夷而六州之茶六似天目蜀與良茗惟霧中稱良然不逮六州至于嘉州之凌雲山九峯中茶色似虎丘味逼武夷而乏綠含黃青穢性列伯仲天目六安何茶經之未載也

茶經云杭州下蘇州又下建州未詳今三州名甲字內豈當竟陵時山川清淑之氣尚未滋為茶耶后魏教稼始不過秦晉間乃今三吳頃白蔡供上膳先慧教民養亦未及南隅今嘗

中閩中佐北郊供純服陸羽之經固亦領其時耳

地洵有興廢之時而人事因之愚居新安尚未以茶名至傳大方在松蘿山中製茶鼎爐火候極其精工而松蘿之名遂聞天下乃松蘿地如掌所產無兌安得不以他潤乃其真者色如梨蘂香如豆蔻飲如嚼雪種愈佳則色愈白經宿無茶痕固足美也秋露白更輕清但香太惹人難久貯非當家不能藏耳

陶石嘗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袁中郎曰龍井六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盡出天池殊不尔大約龍井頭茶雖

香尚作州氣天池作豆氣虎丘作花氣惟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近日嶺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虎丘之下石實曰松蘿之佳在王詩中之杜也虎丘之佳在質詩中之李也方杜優李六不得今長安市中獨甲松蘿以其有氣有味又有色也

夏茂卿曰月園百片消磨文字五千或調鶴听鶯散髮臥羲皇則檜雨松風一甌春雪所當亟賞故斷唯缺石之上木秀雲腴往于此吸靈芽漱紅玉淪氣滌慮共作高齋清話自晉唐而下紛々和茗之合各立勝場品列淄澠判若南董者實

朱巽

中

難其人語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蓋此君而日嚴冷而且以為水厄且以為乳妖則請蔡母先生無作此事玉泉山洞有茗草能還童振枯使人壽僧中乎則仙人掌茶覺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鷲雷英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唐東都僧百三十歲矣宣宗問服何藥僧言惟善茶可至百碗周韶與蔡君關茶蔡每屈蔡與蘇木翁關種少劣以天台竹瀝水勝之孫可之六有茗戰錢仲文有茶會和魯公擬有湯社

李存傳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始則魚目散布微々有聲中則

四際泉湧紫、若貫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此謂老湯
三沸之法

茗種野中上園中次陽岸上阴岸次採則天雨不可有雲不可
惟晴明則佳水則山上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江次井水下

陸羽嗜茶楊粹仲謂其為癖其品茶有如胡人鞞者感縮然鞞

牛臆者廣檐然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懸出水者涇澹然此

忌之精腴者也有如竹籜者簾篔然如霜荷者萎萃然此茶

之瘠老者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新庖炭非火也飛滿蘊潦

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巖攪迂非煮

茶

也夏與冬廢非飲也膩胃腥既非絕也

蘇廩作仙茗傳載作湯十六法以老嫩言者凡三品以緩急言

者凡三品以品標言者共五品陶谷謂湯者茶之司命是也

唐子西云茶不問園鑄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陸處

士辨下半是南零水蔡君謨辨是能仁石岩白茶

李德裕得天柱峯茶沃于肉食內詰且俱化為水

郭璞云早取為春晚取為舜初發如鏡再發如旗

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取小龍園之精者為密雲龍宣仁太后因

貴近丐賜尤繁羅之

若附于水天泉以雪花為佳。而暴雨者怒氣也。地泉以石髓為

佳而流遠者力竭也。惠山有錫故其泉其石水不如錫隨春

雪不知冬雪者五谷之精也。冬雪六天六生水也

大小龍茶始于丁晉公而成于蔡君謨歐陽公聞其進獻舊曰

君謨士人何作此事

吳寧野曰採茗第一清義宜高僧素士運輸乃既阨于射利更

復阨于抽情封甲標乙全非本體令人呀山灵之有異若之

受辱于茲為甚故以天見溷訖井以天池溷虎丘而以若翁

君卷之形似溷松蘿夫龍井虎丘製時不費二力羅峒東時

茶

尚事泡洗松蘿工在製時烹則竟可就湯大方既蓄髮其徒

若于微取多失故執云

陳眉公曰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品茶一人得神二人

得趣三人得味六七人是名施茶

溫公謂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

墨欲陳坡仙云茶與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

溫公謂然

大脫酒 說 願言李季卿宣慰江南開陸羽善茶召之羽野服單具而入茶畢李
卿命奴取錢三十文酬茶博士羽媿之更著毀茶論

山澤

周礼委人掌欽野之賦欽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後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稅其原蓋出於此

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各自為私奉養少府掌木領於天下之經費後付水衡其屬有海丞果丞至文帝乃地之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之蕭望之言有家東萊者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常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

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高功分銖之事無浚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後漢和帝永光中凡三下令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浦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又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贖元勿收其稅南海舊獻龍眼荔枝多覆沒詔却之

愚按和帝誅實憲錄囚徒舉寬獄罷益錄之禁前後符瑞八十
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其節省謙降後漢之賢君也
唐德宗時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泛趙贊之計也五代時有津渡之筭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償

宋祖詔除之太宗詔自一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京市貨賣乃收稅

皇朝于凡天下閩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與販竹木柴炭等物支給在京在外之用多取折色然杉木之商征及楠維是為取有于無諸有河舶之虞皆立官以考魚課歲有定額戶部取舟稅以佐軍實郡邑佐貳時有分官以濟戶工二部之不及

愚按今制戶部差官鈔關抽分每貫折銀四厘三毫或三厘七毫北部則九江許墅河西臨清南部則淮之清江浦揚州杭

之北新閩然地有冷熱屬官多營避戶侍余公懋學題請注銓弗果工部差官北部則督河而兼抽竹木者通惠河管漕舡而抽木料者清江浦至於專管抽分者杭州之南閩荆之沙市南部則蕪湖蕪筭商舟南京上河有部官又有御史抽分竹木御史王傳二公愛商如子為立責身人甚德之

愚按昭代典則工部坐派大木如約一萬根則四川湖廣各四千貴州二千如三萬則四川湖廣各萬三千貴州四千嘉靖丁巳湖廣坐一萬二千四川加至一萬六千貴州四千是以四川若于偏重且大木徑五六尺長八九尺非數百年長養

不成即有成者中多空虛如天灌自上灌注而下地灌自下
周瀉藝而上入灌漚從中入多生于土官蓄農之地砍伐則索
徑重價運稅則邀重賞非關山架棧不得轉移非火車龍紋不
可升提先年採辦各商包採勢家員領有司佐貳派派夫往棧
實夫侵值故十餘年乃得竣事是年四川只委州縣正官入
山往將價銀計木親交上官仍加獎賞令其約束夷民不許
梗道截掠播印官照依都圖輪起夫役更備齋冊詣山正官
照冊點名一實在每一名領米煮飯九名砍削拖拽費放
虛撲之舉始絕副使督催水次即中結簿發運三年告完而

高九

年

民力且不殫困萬曆開門嚴之役湖廣四川各派二萬四千
六百一棍塊銀四百萬貴州派一萬二千九百八十棍塊
計銀一百九萬後減十分之三而浙江廣西南直則協濟貴
州乃部僉獨以為官窮民窮法窮為請

關市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厘人掌斂市布帛總布質布罰布厘布而入于泉府布者泉也
故布列肆之稅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犯質
劑者之泉也罰布犯市令者之泉也厘布諸貨卸舍之稅也
以其流通如泉故曰泉府

司門掌幾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
養死政者之老与其孤蓋冒利而生先王以義治之殉義而
死先王以利養之也

朱翼

百辛

年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關門市凡貨之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猶發在國曰門在境曰關司關掌察其貨之多寡与其節之
合否以關門市貨不出關者必偽飾之物司關沒其貨又加
之棰罰焉而凡當通行之貨則以傳節出之傳以書其數節
以驗其物也

愚按孔子之繫易言自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此市之所由起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關之所由起也則聖人之

始為關市非以征故明矣

漢興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若積餘業以稽市物；踴騰
崇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綵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時
山東水災民多飢乏衣食皆仰給縣官縣官大空而富商大
賈或踰財役貧轉穀百穀廢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
變益財或繫方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賂用而推浮淫並并之後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異時美軺車賈人婚錢皆有差
請笑如故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毋得籍名田以便農

宋書

百五十一

子

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而縣官有鹽鉄銀錢之故用益
饒矣

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幹安洛陽耶耶臨苗成都諸
處皆立五均商市錢府官列四里區謁舍皆有征其下驟然
受敬

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住；散居無有土者
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費諸蠻服俚
洞雷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岑外酋帥因生
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

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兩瀆雜物隨土所出臨
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其無貴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為
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然優于正課焉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散藉江淮富商右族什取其二謂
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贖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滔
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又取僦匱納
贖錢及粟麥棗于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取
愚按宋元豐中賣物先入官場以輸解糞崇寧中沿汴創增鎖

宋書

百五十二

子

柵以牟稅利其他舖床榷磨侵街房廊錢各品瑣碎不可勝
紀無非創取也陳傅良乃云累朝守為家法州縣不敢創取
何哉

太宗淳化中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消除征
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簡以利細民

哲宗元祐中商人載米入京崇者有力勝稅權獨之先是蘇軾
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谷使豐熟之鄉
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歷大貴之
直近歲法令始有五谷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廢切

為聖世病之

王介甫亦借歷八之法欲布變而為坊郭錢歷布變而為白地錢質布變而為搭罰錢總布變而為係行錢則伏謂負水給薪投粥投茶皆有兌行錢以呂嘉問為市場官聚飲滋甚內帑出銀為木遣人于岑南諸處市貨以歷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度豆同意耳豈周官司市之法哉

大學衍義補曰法不稅五谷者蓋五谷非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皆於關市者官可稅也若五谷則官既入民之租矣而關市又征商賈之稅是一物而再賦

朱翼

之也

百五

牛

愚謂竹木皆土之七山場皆有二稅亦不得謂之無征笑矣

皇朝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局設官凡商僧屠市田宅券契

各量有輸諸凡商賈欲齎貨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閉

券是即周禮節傳之遺意也至於五谷惟林有稅餘俱免書

籍紙札俱免真王者之政哉

愚按關市之征惟木為重而筭舟次之萬曆間因大工誦用始

差內官加權市僧緣以為姦民猶得抗之易市僧以裨官民

皆側目矣衙猾假勘驗以母利浮於正稅貨日貴而農併傷

戶部黃公一騰在杭北關權稅之易知單者巡役商舟有遺漏止今補稅巡役不許上客舡止憑報單抽一件查點而已額盈則悉貸之

洪望湖曰獲之游野關向止出者一分鈔尋暫借一鈔繼則入者亦一鈔尋俱二鈔已復加出者一鈔今入者六三鈔矣一鈔至六鈔安得不困

萬曆間戶部疏曰曩戶部以邊餉告急借臣部稅銀夫戶部所司者錢穀雖竭蒙宇所入灌注九邊而寔釐山海之藏梯航而至况軍有定數餉有成額欠者可以查叅無者可以預處

朱翼

百五

牛

若臣部將作之費原無準則營建之興又出意外而通計一

歲之入曾不足當戶部十分之一故世廟時大工戶部協濟

至數十萬即近年兩宮鼎建亦協濟三十萬今縱不得比例

以求協濟亦不待不索還以救燃眉也

市厘

周礼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欽賒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七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其恒賈

朱翼

五十五

午

肆長各長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突相近者相近也而平正之欽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愚按國服為息者俾貸者出力服國事以代出息也郊添曰言以國服事之稅為息如國出綠絮則以綠絮為息貸方泉林出息五百王安石青苗之法倣此

主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李觀曰姦偽惡物若可離亂欺人以取利豈惟愚民見欺使人妨日廢業競趨于偽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晉韓延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商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以為強奪商人是教散邑背盟誓也

朱翼

五十五

午

漢武帝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踴而苦惡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鹽鈇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名曰均輸又請開委府于京師各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是以縣官未失矣商賈無所牟大利萬物不得騰踊名曰平準天子許之一歲之中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昭帝時文學議曰古者賦稅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糶

工女效其織今釋其所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
求且吏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
獮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萬人並收則物騰踊物騰踊則
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以待其急輕賈數
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昔人於均輸之法或言其與
賈販同或言其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此其弊易見若平準
則似抑末厚本自文學以外罕言之矣

江旭奇曰漢承文景餘業其民先行義而重犯法海內殷富迨
建元、朔間桑弘羊筦天下鹽鐵而籠之官以時貴賤名曰

券

百

券

平準吏道雜而賈人進于是元始中徵賢良文學問以治亂
皆愿罷鹽鐵均輸攷司馬遷平準書上逮三代首賦之常中
列管商富強之術下及秦漢虛耗之弊其言孝武因征伐而
財用侈因財用而刑罰煩極寬之論其大要在防淫佚之原
廣道德之端其言民愨則末用足民侈則飢寒生至於卜式
助邊而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遷則訊其鄙人牧長抗札萬
乘寬言壞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者是已稅賦竭縣官
空乃盡籠天下之利遷則訊千乘尚猶患貧而寬言開利孔
以為民罪是已遷既以廊廟若穴任俠攻剽女紅皆為財用

又歷數辱事賤行皆可致富寬即謂世俗壞而競于淫靡福
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是已其曰不益賦而天下饒
要亦群下展轉支吾之術尚謂準之能平乎二子皆述管子
今其輕重諸篇大都駕虛翼空隨物生智遷謂其顯成霸者
而寬則謂其功名煥燁而道不濟摠非王者大公之道也
王莽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遂于長安及五都立五
均官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
所為除其本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以其一為首

唐德宗時宮中取物于市以宦者為官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

券

百

券

抑賈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
戶及腳價錢名為官市
胡寅曰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
守倚法以刑按察使得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讐言欽天子得而逐
之天子而鉅是數者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又就所產折科租
市其預買細絹謂之和買絹
惠按范蜀公東齋記事言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
春之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蓋預買細絹

始此矣他記則以為始于祥符中轉運使李士衡亦有此說
然是法曰和買者必兩無虧損宋初所謂和買猶是官司預
給帛錢俾及時輸送仍令優與其直也其後之弊用鹽代錢
以為鑄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則有如袁陟所言者矣價
輕物重民力浸困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如馬端臨所議者
矣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為添起貫陌如陳傳良所
言者矣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其事無名其義無取
如葉適所奏者矣是為民害實甚也故建中靖國間陳瓘有
言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今復

崇異

事九

增創雖名濟之實聚歛之術也近世官闈官府有所須用一
切取之于下計其直使諸官庫給價其嬰雖不至此而領價
之際展轉伺候吏胥取索有不可言者
愚按青苗則春散秋歛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賤買貴賣有貿易
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納絹若無所謂息也然程
明道時為御史嘗言曹司王廣虛和買絹額增數抑配率錢
千緡絹一疋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則取息
五分矣此馬氏所謂刻又甚于青苗者也介甫借國服為息
之禍一至此哉

均輸之說始于桑弘羊其事倍於劉晏史記唐書皆垂稱之蓋
以隄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多設官屬峻立刑法
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利而民不知此其才
誠有過人者乃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
吏廢財勞人而薛向之後又不足以希二子之萬一宜其卒
無成矣五年之間所收市易息錢并市利錢較之所發內藏
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者可五十萬緡有奇則求其于本
相稱且不可得而况其所獲息錢又不足以補商稅之虧也
然則介甫為法之弊不惟病商抑亦病國矣

崇異

百六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何以市為然
亦惟慮一時之需可耳若居積之以富國陋矣况後年奪之以
害民此至於皇店之貿易不特害民亦辱國甚矣
祝頌曰唐昭宗時李茂貞請推油以助軍需俄而有司言官油
不行多為松明焚奪乞禁之使人張延範請併禁月明茂貞
笑而止

貢獻

禹別九州以任土貢于冀州惟曰島夷皮服而已無所謂貢
者蓋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
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又安復有貢篚也若
餘八州則在王畿之外故於田賦之下有貢篚之制然不過
皆以供祀饋幣財貨物色之需且亦任其所有焉耳豈若
后世窮四海之奉以供一人之私也哉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饋貢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材貢九曰物

貢

愚按古者畿內租稅天子食之畿外租稅諸侯食其
國之租稅必以其十之二入於天子而盡其奉上之心於是
乎有九貢之制然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凡邦國之貢
以待吊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
用則既非無名之需矣而又取方氏曰凡邦國制其取各以
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山師川賦以山林川澤之物頒
于邦國則曰致其珍異之物懷方氏未遠方四夷之民則曰
致方貢致遠物又無非聽其所自至也周之衰或來求金或

來求車則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歸賄或來求聘則又不復
有弔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奉辭而伐
罪男服使從公侯之貴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况外而藩國
寧復有如肅慎之矢越棠之雉自獻于天子者哉
漢高帝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人
歲六十三錢以給費

西漢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統素為冬服
輕綌為夏服元帝罷其官猶入其獻至東漢章帝詔齊相省水
綺方空鼓吹綸絮勿獻

貢

元武建武中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
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
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
嘗謂朝集使曰此聞都督刺史邀射名厭土所賦或嫌其
不善踰境外求極為勞擾宜改此弊
愚按太宗之貽謀誠善矣乃後世子孫有如中宗大臣初拜官
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者代宗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
者德宗之臣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憲宗憲宗戒有獻毋入

右銀臺門以避學士者其不肖獻燒尾者惟蘇瓌諫受獻者
惟學士錢徽耳

宋祖建隆中詔自今長春節及地處賞不得振有貢獻開寶中
詔罷荆襄貢魚腊迨太宗詔罷江南歲貢

仁宗慶曆中朝臣有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于上小民
輸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歛各
為出剩者乞賜貶黜上從之

徽宗崇寧中都運發運使以羨餘進者自梁子美胡師文始政
和間監司郡守不待詔命以土物進者自徽宗宋昇始孝宗

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
強奪高賈至于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
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具朝議參配天地廟陵合
用荐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
罷

國初即定諸州所貢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
之藥料光祿寺之厨料寶鈔司之桑椹諸皮角翎鱗之屬者
為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供祀權並幣財貨之需時斯
州貢竹箬却之所以贖國用裕民力者至矣若夫諸蕃國及

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札部奏啟進納而主客司則辨其
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貢進貢使豐約迥徑多寡之
數差其迎送宴勞賞養廬室幕帳食料之等甚得待夷狄者
之體矣

御用

被粟之賦特以祿諸臣兵車之賦特以供軍賦至於國之祭祀賓客喪荒差服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所謂御用也是以有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九職並行

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祀有大小禮有豐殺也

二曰賓客之式諸侯之末君為賓臣為客也三曰喪荒之式喪禮賙賻荒年散利之屬四曰差服之式飲食衣服五曰工

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贈勞賓客也七曰芻秣之式養牛馬

也八曰匪頒之式匪分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因燕好有賜

予之用也

楊時曰先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

節之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致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有不如

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食者特有司之

事耳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太宰獻之太府為之貳頒其貨于受歲之

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歲終則以貨賄之出入會之

至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

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侍國之大用一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

李觀曰玉府內府此帑藏之在宮中宮藏之取私囊者然高為

冢宰之屬列太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者何也蓋王者

無外以天下為家也且書之要貳會之約考則用安得不節

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捐之親儻之手省關之中外人

弗睹法制不行傷財害民非細事也

丘濬曰成周之制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之用外府在外所供

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交相稽考用之於外者稽

之于內用之於內者取之於外此宮中府中共為一體而深

宮之中燕好之私不至有所妄費與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

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泰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

其求一居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

也

貨賄志曰漢積秦之弊民失業而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醢醢

而將相夾乘牛車上於是約法有禁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

西漢財用之司凡三大司農少府水衡是也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毋將隆言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中以水衡錢為平陸民起第宅應劭註縣官公作當仰司農今出水衡錢以為異政由斯以言在大司農者國家之公用也在

少府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公用所儲乃田賦之常數非軍國之需則不用私蓄所具乃山澤之餘利雖燕好之私亦可用焉其制雖與周不甚同然出入之際有所分別不至混用而泛費則六周之遺意也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數錢簿道進報給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靈帝中平間西園萬金為上私積呂種上疏諫曰天下之時莫不生之墜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欽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緡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厩聚大僕之馬調廣民

困費多歛少姦吏曰其利百姓受其弊

食貨志曰隋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庫藏皆滿乃更闢左藏以受之

唐玄宗驕佚而用不知節於是帝暨楊慎王鉉楊國忠各務痕刻藏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株山之變民物弊耗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京師豪將假託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

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楊炎既相請出之以歸有司乃詔歲中載取以入大盈庫度支具數先聞自至德以後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為贖盜動萬計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虛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又為官市以中官為官市使

馬端臨曰温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和澤夏澤則秋旱善代言也

榜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去指見存以爲羨餘不過上下之間
自和欺較耳德未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竹間架陌錢諸
色無藝之征歛乃漫不能稍量涇原軍士之廩餉以致奉天
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歛
而帝方懋奉天儲蓄生靈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
曰之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既平淮西寢輪後皇甫鏞程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
而四方爭進有助軍及平賊賀札上尊號賀物穆宗即位一
如舊之

初唐憲宗分財賦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後唐末
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贖改送使曰番使併留州其上供珠
鮮五代撞境迫感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歛以自奉
宋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關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
京朝官監臨于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
宋初賞賦悉入左藏庫來取利湖下西蜀備積充羨始于講武
徵別爲內庫統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宋穆宗徵積儲帑二百萬賜胡人首及置此庫嘗曰軍旅飢饉
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人其後太宗又置景福殿庫

據內藏庫棟納諸州上供物亦嘗謂左右曰此蓋處司計之
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關當復賦率于民耳朕終不以此
自供嗜好也

馬端臨曰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宋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
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
之陳亂而難攻則雖按籍而索錙銖皆入朝廷未爲不可然
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爲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
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即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
警患一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

慈惠之人則上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
饕餮後之輩則群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剝剝以肆毒所謂損
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元豐中又以上供年額外凡坊場錢增添鹽酒錢賣香燭錢賣
秤斗錢賣銅錫披剝錢封贈錢淘鼻野料錢額外鑄到錢銅
鉛水脚錢竹木稅錢慢支請受錢代支失陷賞錢贖罰錢戶
絕物帛錢皆上供此元祐諸臣所以深罪安石之紛更也
王安石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關額地利之資皆就
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

三司不預焉

徽宗崇寧後多興營繕官專局應奉淫巧脩飾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任意造作方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戶部政和之後以巨端為承受獨提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

國朝原有御庫內帑以供賞賜之需而戶部所歛惟是軍國邊餉及百官俸祿已耳至於內帑所買珍珠等項其各商猶取給于戶部近時市賞布帛之數又倍加於昔其所入之達曰田租曰益茶各課曰關稅曰鬻爵四者而已國制工部造作

不取于戶部其田租之內已有四司供工部矣關稅工部亦差司官權矣初惟取竹木之料今亦有料及船隻者而鬻爵之例則二部均之然工部所以難者則以朝廷造作內官之取財且與同事每多難協萬曆間議營殿門不欲重困農人乃命巨賭採鑛權稅以供大內遂以供奉為志勤時有水災

括巨萬以繕城并周被災之家此聖世之洪恩也

魏文侯御粟災文侯素服避殿群臣皆吊公子成獨不吊而賀曰天子歲於四海之內諸侯歲於境內大夫歲於家士庶人歲於積非所歲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天災不亦善乎

漢以列侯領郡國薄唐以宰相兼度支猶有周官太宰掌玉內府之意今一切委之中消燕食浸漁寧有既耶語曰朝廷之一金民間之十金也錙銖取之此曹泥沙用之矣

對問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問士之富數車以對問庶士之富數畜以對至于天子何言有無哉唐德宗璣林大盈之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其狹耶李長源輸二十萬大盈也說者至今有恨焉司馬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焉得有私蓄哉

國初無私徵其後差內官在杭開局織造春秋二運又後監陶

治於饒之景德鎮正德間始有皇店萬曆又有皇稅以訊取

商舟不入戶部而充內帑以備御用

按臣疏曰臣惟督織之遺其為厲階久矣上方服御之需用之

梓抽者什一而中使魚蠶其中泥沙而用之者數不啻倍也

中使陵削之需填之谿壑者什一而姦民糶食其中漏卮而

濺之者數不啻倍也以青黃黼黻之觀非若草不辨乎頃聞

浙中有司咄嗟立完跡故璫時業已先之矣抑以服御委瑣之務不煩外庭乎然小民胼胝而供之有司鞭笞而聚之中使惟磨牙吮血以身為尾聞耳請罷中使以歸有司便

漕運

禹貢厥而重者為近賦精而輕者為遠賦而民所輸止於五百里周時王畿止于千里無遠輸而自足供京師者蓋當時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自春秋戰國以來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敵食一鍾當吾二十鍾皆是出征轉輸然戎事已則休至於國都之漕則亦未之講張良為漢高設英漕法始起

宋

百

帝

漢以前諸引河通渠者際曰行舟溉田非以漕故至漢武帝時鄭當時始講漕法開渠入渭然亦不專言漕頗得溉田番係請引汾引河後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張湯請通渠斜道則雖便近而水湍石峭不可漕桑弘羊請漕粟歲五六百萬石民力益困昭帝時詔減漕三百萬石又以水灾詔止四年勿漕則以霍光知時務之要也

禹貢冀州三面距河故漕貢以遠河為止而揚州之貢遠自淮海則海運之祖也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吳開漕于邗自江達淮皆不過一時之役後秦徵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

粟運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官衆徒役多關中之粟四曾餘萬不足及通西南夷滅朝鮮城胡方轉漕甚遠而山東據其勞

魏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因開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凡漕皆自南而運北此則自北而運于南也

宋

百

帝

隋運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于蒲陝經歷之道則募丁夫適運于衛陝要害之處則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當時運丁得以蕃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亟轉而不長運所漕粟亦得以隨宜蒞晉可謂得漕法矣至其開廣通渠則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開通洛渠則自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達於淮海開永濟渠則引汶水達於北河自是天下永利於轉輸矣

呂東萊大言兵與漕運常相聞蓋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而漕運者常在用兵唐都關中高祖太宗時歲漕東南之粟不過二十萬明皇以來府兵之法採聚兵既多關元初李傑為水陸運使入遼還未用車十八百乘唐代之後如河北

諸鎮皆獲賦稅不領於度支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尤多鎮
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南之粟裴耀卿
議分兩道一道自江入淮自淮入汴一道自洛入河自河入
渭各自正輸至代宗時劉晏領漕事即益利雇傭分吏督之
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
之運入至太倉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于道
轉洗運米至德宗父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江淮如此
其急蓋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二節陝
西到長安是三節而江淮猶切於京口又是諸郡咽喉處所

李

五十六

十

以韓混由漕運致位將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
然漕卒常困於曠年長運漕費常苦于役卒加免若耀卿沿
河置倉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無常運之困晏
漕運夫皆出官雇而雇傭之直取諸鹽利則無加免之費兩
法誠便至今可用

五漕曰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于江淮其運
道而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衢八達故其運道所至
凡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惟汴河所濟
為多嘉佑中詔罷所運故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

已

宋人以東南之粟轉于真楚泗三州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
所謂江船不入汴也故大夫無留滯之患汴船詣三倉漕米
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園網蕪船不復委本路獨獲運使專
其任事自繁夥吏胥因之受賕而操舟者輒得詣富饒郡市
購貨實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掛稅舟卒有
終身不運者漕事大弊矣

宋轉運之法歲運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

州縣告歛則折納上等價錢以倉儲代輸京師後於豐熟以
中價取糴谷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歛則納錢民以為便本
錢歲增兵食有餘自蔡京為相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
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未者效尤時有進獻
而本錢竭故不能增糴而儲積空及無可代糴則轉糶無用
矣曾孝廣乃立直達之法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
北至遠慶所亦直抵京師又益法已壞迴舟無所停舟人逃
散船亦隨壞道遠積留折欠數多

高宗南渡後以兩浙粟專供行在餘路隨地將輸以供餉然水

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于是優價募舟搭帶捐稅而網運之官亦優立賞格以為便漕計靡不至矣

元建都於燕自濟州四河至新開河由大青利津諸河入既而海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清入御河又開眼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功伯顏始創海運浙粟江粟淮粟三路入海以達京師立萬戶兩三歲運四萬餘石後至三百餘萬石與濟州河並行未幾文用韓仲暉等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濬御名會通河淡水自古東北入海引之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

不自重咸運不過數十萬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而海運之道亦三變焉伯顏初議盤旋山南萬三千餘里朱清放揚子東北之洋歷白綠黑水右轉成山其道差迤殷畧閩崇明東入黑水直抵成山抵直沽不出旬日耳元之末張九四據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遂梗

國初給餉遠幸海運如元故道永樂徙都於北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發小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通州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壅者三之一可濬之以通漕朝廷

乃命宋禮等往治禮用老人白瑛計築堤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為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啟閉便畜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御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於是漕運通而海運罷萊故道亦遂廢

十二年平江伯陳瑄始議原坐太倉嚴糧蘇松浙江改糶淮安倉鎮蘆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

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廠收囤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按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紅千艘海運始罷而遮洋之艇運于天津者猶三十萬石為永樂末因襄河民運多失農月巡撫周忱議令民運于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免與軍紅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紅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紅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紅各本司地方領兌不盡者

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海
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柳昭議罷
瓜淮兌運東河官軍顧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
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
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糧然不為常
例

嘉靖中副使王猷修漕賑某故道因諍言而中沮然此皆末務
惟漢溝涵之政然後河患可平漕法可省

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我朝則以兵運前代所

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我朝則是長運唐宋之漕卒猶有舊
休今則歲々不易矣宋人漕法便易回船有載益之利今之
漕卒沿途為將領之科軍上倉為官攬之阻滯及其回家之
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

國初平江航海二侯屢涉海道後改河漕立文莊初議兩利俱
存陸慶中王宗沐條便計轉粟十二萬石自淮抵京小試而
後報罷大元之季度支師恭猶能以艦值做粟于閩則海運
之有濟于緩急審矣

蘇子部詩云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唐時已開海運矣海運

之便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存伍減船三千五百隻
可以裕帑財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
可以完民力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月可集或用極虛以
規倭廣寧關平之舊可以飭武備而害則恐其飄蕩第造舟
有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
之則飄蕩蓋寡矣觀元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海
運所失與河運所失數頗相當可見矣

武錄言海運之便曰揚舡縱纜占宿飛帆海若前驅斗牛坐訪
孰與和許負塗牽車聯袂昇肩淡閣重繭長征者之勞于力

天風海濤駛駕頃刻開洋以島進止自由孰與夫停橈掃塵
啟閉港番銜尾舳艫先後衝激者之艱于路乘潮則消長有
期索紆內島尚後經時飄浮外洋直須旬日孰與夫長役經
年室家繫念番連風雨泥爛貽憂者之曠于日况國門數舍
即以天津財賦諸郡率連溟渤則形勢便焉左轉營平右趨
閩廣往來風雨聯給率然則聲息通焉海艘既出列成護防
魚鱗鸞鶴威震于域外遊奕巡行輕利涉踰城影慮在
於目中則村武奮焉一舟之中什八公儲什二私齋居奇以
浴靡復什二之外附以商販寬以告莫漸權以資儲則財用

濱島况今延袤海溢沙民漁父蛋戶盜徒鼓柁于鷺風怒濤
中而色不變者豈少乎今閩中南入廣北入浙貨販如織由
漸而至蘇松至通泰又至於安東沙鴨絡繹風帆在席而淮
以北豈獨難乎呂宋暹羅占城滿刺加諸番高檣大舶時往
時來布帆無恙而我中國獨乏技巧手以密崎嶇灣泊以勾
股望遠近以雲物占變怪亦海人之常事耳誠訪求之詎无
明畧者為條便宜乎清宣奴虜也元抚而用之足辨是役矣
丘瓊山謂會通一河犹人喉咽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
愚謂海水自天津以東淤澱數百里海舟僅能遠靜海靜海

朱襄

東平

去直沽又幾百里陸輓之費不下于會通河况會通河不治
則官帆商船俱阻不通非堂：天子之氣象而羅百万往來
之師亦非所以壯國家之勢也

閩人言海運之不便曰大浸稽天封夷司命洪湍激石颶母鷗
濤別離動乎死生徃迴虞其漂溺滋駭也浮沉眩目六疾
過生盪漾驚魂二舖莫飽飲鹹茹蠟旬月難支虞遜棄也大
海溟濛島嶼錯立稍北則危焦怒擊近南而水煖浴蛟餘艚
長鬣一或不成未珠雕錦填精衛也邇聞浙尚多潢路避成
山必鑿膠萊畫脂斫石屢議罔成麻濞海倉難飛渡也通番

定頗有徒接濟戾戢未止勾引內訌發延盜也元時沿海
固為彼有故不憂劫掠今非族類食肉寢皮坐視孺子忍
其入井事固不同矣

宋季有朱清者与其徒張瑄乘舟掠海上僞知海道曲折尋就
招為勝海義民伯顏平宋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
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德管羅璧瑄
等造舡六十艘運糧四万六千餘石入京遂立万户府四又
併四府為併漕運万户府令清瑄羅璧三人掌之爵賞自由
後江南僧不祖道言清瑄不法十事籍沒其家

朱襄

東平

高東鳴曰國初曾用海運因黑水大洋內有焦石舡舟：多覆
溺後議復元時所遺之膠萊河以避其險故道今尚存東由
麻濞海口入河北曲折蜿蜒僅四百里道經膠州高密出海倉
口一日可抵天津無風濤而且徑捷

浙江海船雖極遠番皆能通至京師松江与太倉通泰皆有沙
船淮安有海船皆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賈米離天津不遠
若以南京等揆缺運缺船衛分坐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
未量運三四万石歲一行之使海舟漸熟以為後備可也
梁林曰河道粮運事權不容分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糧運不

通漕運衙門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旨切責自此河道糧運
遲歧而為二惟江漕運與滿河院同心協力以成河功云
先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蓋因時便宜
也若不嚴交兌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逼之害藉洪閘之難
則長運之弊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

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
非腳價也若腳價則漕中起糧使用各德皆同又何必分一
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万
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哉

天津河北一帶河道近年以來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利
在民艚則苦于拘擾謂宜乘春時疏導以濟河洪之分則可
免于起剝矣船之輕重係于水之淺深其或剝或否脚價之
多寡可以計筭若標水則以測其淺深則運官亦無能破胃
矣軍船起剝借用民船拘番日久則費用日多謂宜量灘淺
以議脚價之多寡也水次兌運之期不独當嚴於運官宜置
長單以指有司完糧之遲速庶起運有常期而經年住俸之
罰不得偏累運官矣

河渠

黃河出自西域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而戎靈夏北狄諸境之水
統欽崙之南九折而入于中國蓋六千七百里而逸其勢自
高而下如建瓴然道靡而注渭諸水合道蕪而汾路諸水合
道豫而伊洛諸水合會于淮而入海其流愈遠故其合愈多
加以夏秋淫潦則其合益多故其流益浩猛而不可制豈東
隘之門所可收者哉故其所經必蓄擊而潰張積而塞者勢
使然也然自砥柱而上山麓相聯崖石峭立大河盤束不能
為患自砥柱而下地平土疏易以衝決迂徙不常

楊升庵曰河之九曲自崑崙山名地首上為壘勢星一曲也東
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其上為距樓星二曲也仰南千里至
積石山名地其上為別符星三曲也奔射千里入龍首間抵
龍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捲重
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關流山名地
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
名地神上為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邛山名地脉上為輔星
八曲也東流過泮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膜上為虛星九曲也
當堯之時龍門未鑿水壅不下恆山襄陵其時河患在冀州禹

受命首事壺口既鑿龍門河遂自西而東復折而北蓋自是
充豫之間多河迹矣

禹治水之功序皆自下流始故治冀都之後即先治兗次青
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次兗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独
後决九州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故洽以距
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

史記白禹抑洪水过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土
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
九山然河舊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

案

夏

卷

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邳于是禹
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厲二渠以
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逕河
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大徑
而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折之而為二大陸而下地平土
疏水益善漬則播之而為九摠之多其委以殺水勢故水不
激而撤定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郭陳
蔡曹衛与濟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
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溝

濟之間於蜀、守水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渠成都之中此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使百姓享其利至於所过注、引
其水益用溉田時之渠以万億計然莫足數也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觀禹疏九河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南
望五湖蒙窺洛汭大徑迎河淮泗濟漂二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
薪塞宣房悲紇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商都遷隨河所至輒迂以避之是時河患在於豫州
周靈王時梁山壅河遂徙於碓失厥故道漸移而東東移折而

案

夏

卷

東北自是充豫而下多河患矣
漢塞紇子築宮宣房道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獲寧然自是東决
于平原北泛于信都曾不獲數歲之安則河患在于冀青
漢武椎才大畧尚湛辟馬將軍以下負薪徵灵于神窮數十年
之力而始塞至築宮以侈其盛則其難治可知矣今河之决
多在汴轉而危汶泗又溢而危清濟又越而危壘沛又恐其
壘而梗運道矣分其流而殺之利用濬寬其道而後之利用
塞防其溢而約之利用塞
漢武作歌曰紇子决于將奈何皓、所、閭埽為何為成謂河

伯子何不仁宣防塞子萬福未臻

惟東漢迄唐河不為害或指之魏郭若不聞矣

宋時南決陽武北流遂絕而河又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以入

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時河患在豫徐然淮近受河之少車

耳未甚害也自金末決八渦河以合於淮而勝國用賈魯計

復排河入淮夫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也其為患安得而

不甚哉

洪武間決魚臺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私治間決金龍口又

決張秋皆用工以塞之其塞沙灣也作九堰八閘開渠二十

里而猶不免于決其塞張秋也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

亦尤倫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嘉祥

初豐沛塞又決魚臺于是濬趙皮寨而數年又決夏邑遂徙

而入渦弁堯泗而趙皮寨又塞後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

未清洺開流几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發陵寢開孫繼口而

渦河塞漕淺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則野鷄垌之水已入新河

不容入渦其流愈合此所以暴決也夫孫家渡廢不能數丈

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乃河正派分其四以入淮而以其

六由孫繼以入徐又別開支河以殺其勢則河可濬而治此

嘉靖癸丑之議也

洪武中河自正陽入淮繼自渦口合淮時則河患不解減而運

道固甚無恙也正統間河決張秋私治間再決張秋運道遂

奪時則患在河北矣嘉靖初河決漕軍至末年河決徐沛運

道艱阻時則患在南河矣隆慶間河決邳睢黃水行於田廬

故道淤為平陸生民蕩折無居運般阻絕無路既而後又於

塞橫決而又夾河為堤延踰郡邑諸所護守靡不周至於是

河流受束漕艘復通

嘉靖間廷臣上言河自汴而東帝鄉園陵在焉王氣所鍾天下

之根本也西則通惠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以資京師

天下之咽喉也故方欲引而西既防其有決通惠之患欲障

而東又防其為陵寢之患是以河在干國朝南不可使臨鳳

河北不可使穿濟博惟由懷孟梁宋北入徐呂斯為万全而

河之性固不必也然則為今日計者宜濬趙皮寨導河之流

以入淮而水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

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

至為陵寢患而漕亦可通此先治上流者一計也淮之安東

其洪畧與新安等以全河注淮必不能容與新安之淤淤而

積勢所必至此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

嘉靖末黃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入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逆
歷湖陵以至谷亭四十里其南溢于徐為巨浸上命司空出
計以仍故道則河益狎而攻無已強捍之則終釀害乃依違
其間求廢址有河自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
番城而滌之前後役夫九万有奇白金四十萬粟稱是漕道
通大司徒再受賞吏士賜齎者差

隆慶中決雞爪溝陳隘口因黑羊坡水壞月堤萬曆初崔鎮决
龍窩固營分决白河越婦仁集蝕泗洲而河勢遂北淮水破

朱纂

夏十

年

高家堰溢山陽高寶興諸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逐東河淮
分决流沙淤溢雲梯閣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裁者欲開
支河濬海口潘公季則議築堰以捍淮東侵築堤以制河南
溢嚴五堤啟河內不得衝關而蝕漕諸縷堤近河者畢展兩
崖地窪者各增築原堤短感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塔薄增與
家中丞實任其勞

萬曆十四年河决范口十五年决祥符劉歡醫口决蘭湯銅瓦
廟决封丘原武長垣之大杜集毛家口茶城又報决矣十六
年諸决口已塞淤者漸通十七年復决雙溝單家口于是真

議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遂堤將軍廟至塔山長堤築羊山至

王山橫堤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復决汶上决魚臺决濟
寧决鉅野决邳州宿迁高郵泗陵松栢楊于水矣漕臣楮鈇
按臣牛應元議廢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
上聞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河臣謀分黃乃黃不
之所分之路而之黃烟漕臣按臣皆欲疏黃烟以保陵河臣
不聽卒潰故劉東星李順相繼憂死後捻河議開王家口而
撫臣言其勢高難為力然議者謂復置魯河不便於河南開
王家口不便於山東卒未定請開韓莊渠分洩湖流開黃

朱纂

夏十

年

泥灣支渠節縮湖流便水專一可以濟漕者御史俞汝為以
為不可不知開韓莊之山礮不過數十里鑿渠城之山渠不
過十數里黃金錢不過數萬俾此而與黃河爭數千里之利
所費百倍之此御史高舉汪先岸力陳其便也

萬曆間皇上廟謨獨斷特置督府假以事權大司農予金錢八
十萬地自河所經歷者卒自郡邑履河者吏自升斗而我在
河者悉以界之已而又罪挽者戒中嘗者寢異故者故治不
殆歲蕭縣溺者斯矣淮自高堰决者河自在鎮决者塞矣陸
自皇沛而南瓜儀而北延袤千里矣黃浦之役成而河崇德

矣此專一之效也後辛亥決狼矢溝壬子決三山昇修復如故

萬曆甲寅四五月間黃水驟發較之往時為早漕臣陳薦巡歷

司道預為之備至秋淫雨惟呂梁以下若陳宇秋宇鋪等處

決口雖濶至二百餘丈或六十餘丈而正河不淤人民安堵

如故

潘季馴曰啟通灣天妃諸閘則黃水直衝黃河而溢於高寶之

間既清漕矣浸於泗州又且迫陵清河向南冲四折而入海

一宜抵淮口一趨王公隄一趨西隄一趨范家口倘万一衝

決百萬生靈皆為魚矣

雜錄

見字

余投中曰論者不憂河而憂漕不憂民而憂陵寢非長策也蓋

河之善溢常在伏秋主上功令漕者必春入洪漕無虞已惟

數千里滿野之河含沙土扶靈潦吞百川而奔灌于淮口不

能塞陵不能浮海不及涉則憂誠在河矣集隄自開封至徐

家莊又自趙皮寨至茶城以衝風四陵寢無虞已惟河南淮

右性成巨浸苟貫城則魚赤子免桑田而下也此其害豈

小哉則憂誠在民矣隄防之謀由於河溢令河淤與陸等隄

雖高與昔夾岸等夫不濟以納水而強增隄以捍水非計之

完也河夫之設歲役四万七千有奇春護漕夏秋護隄冬不

濟河何以稱揚沙挑港也轉漕莫先於河、徒無常而歲漕

有定故後先言事之臣有鑿膠萊穿漕運之議有開支河修

古堤之議夫膠萊之不必鑿業已報罷矣乃九河故趾廢于

漢湮沒於元亡論不利於漕即以有限之財微難竟之功破

民居損民田而樹之怨烏非笑也支河之未易開業已不服

矣乃仲淹故隄起自呂四迄於徐漕商民賴之亡論不唐於

漕即以洩水之故廢先臣之業蕩民田耗饑課而遺之禍焉

非笑也

我國家河運類朱資河之利類元然中原年竹無太行玉屨焉

雜錄

見字

之東一難也下流原隄無洞庭彭蠡為之滙二難也堤岸無

以蕩漾其游波三難也河身直則不容九迴之狂濤四難也

禹之治河所空之虞甚廣今河南山東郡邑基布民舍相比與

其地矣禹時隨處施功無所窒碍而今臨清濟寧徐州皆漕

道汴者又為宗室動輒掣肘禹時只求無害今必于此數事

方謂之治則所求之效大於禹矣

萬曆間館臣策曰我朝歲漕淮取濟黃流朱之疏汴元之引汶

皆所倚為用焉然惟南行則利漕或東決則害漕余之言治

河者正利害相持之際也乃欲盡去其害而獨資其利則難

之難矣蓋河非汴不能合於淮故漕之憂常在汴假令汴可
無憂矣則虞其轉而危厥汝泗汝泗定又虞其壅而危厥清
濟清濟定又虞其越而危厥豐沛即幸底定俱勿割則又虞
其畔而不南重為運道之危然則奈何其治之易哉夫奪斯
河之所必趨強幹而回注于已滅難明之故道非所以察形
也往者孫度之役不有覆轍耶近者膠泲之役不巳跋盪耶
是故長堤遠護非不可以約攔水勢然東強西傷之語未必
妄也則畚鍤之工當常飭矣墮崇顛淤非不可抑遏浚流然
止啼塞口之喻未必誣也則柵落之具當時集矣歲富農秋

朱襄

耳西

牛

信水既漲而忽有非時之客水乘之則其潰也必暴故平準
之候人當議選矣地居河壖寸壤方齒而即數百丈之息壤
回之則其陷也必廣故巡視之番卒當募補矣上流不暢斯
騰踊而為災水之由泗入者可漸以濟之矣下流不疾斯淤
浸而為害水之由徐入者可漸以疏之矣而又於青兗冀豫
可田之屨各正溝洫以引水之溉而披其勢則治田亦以治
河也衛博徐郟經漕之所各開月河以伺水之橫而折其猛
則漕通亦河之通也

黃河故道由桃源三鎮徑達葉家壩而合淮在清河縣北武

宋南巡時稍用沈士鎮之河形故在甯為平江伯舊河一開
之水無不歸之理又不然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瓦子灘以
接草灣出賴家河則止不冲入清江關是為得計若夫開月
河以避之不能保徐家湖之不決挑草灣以分之不能保西
江關之無急也若却宿以下廣川迎流舳舻危可虞也
徐郟河勢傾瀉臨淮河使者曰益堤河伯亦曰益水此不有執
子之憂即慮有普陽之事晉人有言隄防省而水患表而今
人謂築隄以束河則勢專而自眠不濟而自深抑何耶

南書成道言故道難復大艱難聚費曾謂復不大興害不能已

徐君之河患决故別為泗以避之徐郟之河患决故別為泗以避之
加河之役費累鉅万而未奏成功聞近日糧運宜輕小貨舟
間由往來而竟難濟者河身狹而且淺也中有山一段難于
改鑿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也

許文穆公曰陽武之役宋尚書用夫十六万五千潘之九月而
成榮陽之役徐武功用夫五万八千塞之凡十八月而成金
龍口之役白康敏用夫二十五万劉忠宣用夫十二万有奇
塞之凡一年而成此潘塞之已事也

河非難治也強河以從我則難矣相度者謀遠度者謀則難矣

持議不堅中存兩可則又難矣

蘇取息壤以湮洪水今之法也禹別九河以疏之殷始却毫去河稍遠隨徙黃徙相徙耿徙邢皆罹河患故漢婦於堯周惟一決而所謂無曲防則戒其壑鄰也乃管仲塞九為一抑又何耶漢武狄子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為淤不同要歸於塞而隄之唐時數決然不治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光導使東流王安石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防文彥博亦思塢河以為阻此時北行則失大陰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灌漑然而亦甚難矣大都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

于遊之塞之爭之為無策矣而况于用之乎又况於資其用又慮其害乎用之為漕則恐其害漕也夫黃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如河既開則茶城以南無河軸轆百萬皆浮汶泗河為漕漕我及恐其害陵也少寶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頻起汶泗必有石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即有樹決如汚液之布于膚外况水之所聚即氣之所鍾何虞其妨陵哉又云滄瀛之間漲而為田可以潄穀然而察漕物價騰踴且田有鴻鹵民須召募難以責効又云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鄭通而河不與夫引之于濟則張秋漲引之

于徐則茶城竭迂道千里交承其害亦非完策也

一曰設分黃商時河分南北青徐充冀塞關十里听其所之今蒙牆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灵壁以北僅三百里耳歸堤相望隨決隨塞隨淤矣自開村遠北浚河入新濟河与衛河使南行者自淮入海北行者自河入海既分西道勢不漸衰乎

二曰省工費朱旺口之役用夫二十万司農歲費八十万此外官吏之費道路之費畚插之費亦將倍之民力竭矣昌若委之以俟其定其不能不役之工則厚其糈而省其人課其功

而察其浸漫之弊可也

三曰分責成蓋分則各守其土而無僥倖之心合則遙規其使而有掣肘之虞且察壅潰之微不待築舍之議故向時分治而無恙及至總治而愈困也

四曰省議論神禹不能保商殷之決克弁不能參荒度之謀故初事不可豫疑中事不可旁撓畢事不可薄其無功後事不可追其失策

古者涇渭未知所用及鄭國之計一施而溉田數万頃况井田之法始于洛邑独不可脩其溝洫乎初年潘大渠使会于諸

河次年濬中渠又次年則田間之小築蓋達於中渠洩者漸而不泛濫黍稌可播而為佳壤矣

往者徐州之洪原有盤渦故水勢湍急黃河之水原浮泥沙故河身漸高淤塞無洪而河隄几与城上人等水落泥淤則歲高夏秋水漲之時不沒隄者只二三尺倘一潰而淮徐之士忽為沼宜真有鬼物哉

古人治水皆稱禹而訾鯀禹主濬其用順鯀主塞其用逆故相傳有鯀堤而無禹堤後世白圭之後皆宗鯀焉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枣塞宣房是也其在衰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誼

所謂徒民當水衝者不与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立文莊獨稱賈誼然而隄亦難矣有所築無所洩則必潰有所束于上而不濬於下則必壅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自汴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萊澤者至壽潁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潘溝入漕是其始猶有禹分之遺意焉但亦

斯合而力愈大故易決也

禹之九河北入于海隋鑿汴始南通于淮故余闕宋濂皆謂淮不足以為河故安東易泚則新安之開誠不可緩也

河之踰積石抵龍門几萬里而未嘗有泛決之害蓋重山複隘束之者衆也而以其奔騰之悍迫于扼塞之固乍得平地勢不得不善潰而數徙此伊洛之民所以不復有寧宇也夫爭利于委則勞倍而功半專利於源則勞半而功倍倘於閼隴秦晉之間稍引而殺之使不得并力以向伊洛此亦萬古之奇策也

禹非能鑿龍門不得不鑿非能闕伊洛不得不闕非能釀三渠分九河不得不釀不釀不分也夫其闕之鑿之釀之分之治法也其不得不鑿不釀不闕不釀不分者治之以不治也商人亦第避之耳周無河患者即漢富平所謂經義無隄防壅塞之文也齊小白壅河以待駭通流而秦決河攻魏決處皆不復補故漢武受惠德乘之河又播為八故唐世無患即余闕所謂偶合于故道是也

高東鳴曰河之水自星宿懸關陝奔騰萬里而入於海者也淮之水自桐相涉壽潁挾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河而達于海者

也譬之人身海則腹而海口則咽喉也海口不可使壅今呂
深洪已壅于是河漲而彭城坐困矣河阻則淮停而又拒以
高堰堤以張福致洪澤等湖復滙為一於是淮漲而泗成告
急矣淮不北出勢必南注故每遇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
水漫而南則漕隄決生民陷危矣是鳳泗淮楊之陷溺病在
淮之停淮之停病在河之漲河之漲病在海口之壅不彰明
較著哉惟於三义鎮耿公庙王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
由灌口而注之海所謂治其本也河水既分則淮無壅遏又
盡決張福之堤大開清河之口而縱之出所謂治其標也標

本正治病有不瘳乎新口大決黃壩口必泚其半且此半泚
大灣黃壩以下舊河引河而注之東逐塞黃壩而過其南俟
南徙之水勢稍殺則併新口塞之運其有濟乎

馮應京曰江河之在天地間猶脉絡在人身中河之患即脉絡
之病也擇人而任良醫之求也敷土濬川則鍼砭湯熨之法
也人主則腹心矣腹心正脉理自無底滯谷永言吳王具則
出圖考王道廢則竭絕萬曆間陝西婦德堡以下至河州河
涸二十七日乃復豈非屯膏不流之象耶
國初諸運原資沈汶沂泗之水渡淮而西皆清流故名清河景

泰四年徐有貞治河始祖元人用河之意乃自南陽引河遠
徐入漕而黃河始未然清水七黃流三同入於淮正德六年
黃河之流始盛然倏焉水落石出不知初固清河也今乃力
引黃河入淮豈不悞哉夫以淮入泗而泗不能受則溢而妨
陵以河入淮而淮不能受則壅而害漕故黃三清七之舊不
可不講也

高壘二渠今師其意宜以王家口以下如符離一帶再開枝河
以分水勢而不入鳳泗北不侵豐沛則漕與陵無恙禹分九
河今師其意宜于迤東卑濕之地條為數河無浸徐淮則民

會亦鑿悉矣

丘文莊公云古今言治河者莫出於賈讓三策而其治之
又莫出於賈魯之三治蓋謂二賈不失禹意也然以今之時
考之則亦難行矣尋禹故道于河入海讓謂上策已今挽河
而北則運道將置之乎柳壘地開水門讓所謂中策已今自
雍西建甌而下所經充冀荆揚安所擇堅地乎水門在
是多与河流不相值安所分水勢乎增築隄防讓謂下策已
今中洲而下徐沛而上堤更善歟烏在約關水勢乎乃魯之
三法當事者踵行之殺河之流回而深之謂疏也藏用疏

法而河流未嘗殺矣。去河之淤。因而溪之。謂濬也。歲用濬
汰而旋通旋壅矣。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塞也。歲用塞決
口。而暴溢如故矣。治而觀明效者暫也。不治而河安瀾者幸
也。三百廿年于茲。封事朝夕。曾有出此三者而必建必然之
畫乎。亦曾有行此三者而享一再世之利乎。故立文莊又謂
賈讓諸人皆隨時制宜之策。今日未必皆使惟元時去今未
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宜令河南藩憲每年循行孟河郡縣
如元時尚文所建之策。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濫。或聽
其自決以觀其勢。或開淤塞以通東流。使民所便。或迂村落
以避衝瀆。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孟河州郡百
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漸蘇息矣。

王瑞毅曰。國家漕河跨江入淮。由河達濟。四瀆畢涉。舳舻相望者
三千里。雖有呂梁徐州二洪之險。又皆疏鑿之命。水部臣監
臨之舟。航利涉。惟汝濟泉源。或遇陽亢。泉出微細。則疏沂泗
諸水以溢助之。築閘諸吏。以啟閉之分。命部臣以轄之。命大
臣以督之。淺深惟均。漕舟往來勿滯。吳艇越腹。燕商楚賈。咸
出而時至。視為坦途矣。
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千里。至吐蕃朵甘思。西部有

曰大敦腦兒者。華言星宿海也。是為河源。踰崑崙十餘日矣。
王鑿曰。東漢時大秦條支安息至海濱。四百里。重譯百餘。班
超遣掾井英窮四海。而還皆未見崑崙。何元使得之。易乎外
國圖云。從大晋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且在西北。而元使言
在西南。蓋河有兩源。一出于真。一出於崑崙。之墟。真山多玉
石。漢天子亦名之為崑崙。元使僅見此耳。淮南子謂崑崙山
有木。木珠樹。玉樹。玄圃閼風。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一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十州記
謂弱水繞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類。元使所未見也。山海經准

南子洛書。皆謂河水出於崑崙。信矣。佛圖謂鍾山西六
里有崑崙。郭璞謂別自有小崑崙。則又恐非元使之所見也。
郭子章曰。元史言。黃河本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
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
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
張騫所訪。乃在西萬里外。蓋為吐蕃。避隔不得。假道故也。
國家漕艘。實以楚江吳浙之粟。則水利不可不講。楚江之水。會
于章江。而匯于彭蠡。治之稍易。吳浙之水。會于太湖。而注于
三江。導之實難。然其淤挽。歸于隄防。其放溢。則不至於溢。而

客稼也

朱子曰地之下与地之四边皆海水周流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釜也又曰水流東極氣盡而散故歸墟州尾閭莊无底之谷曰歸墟居百川下曰尾閭一名沃焦其石開厚海水注之無不焦也

博物志云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称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

周礼揚州其浸五湖張勅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名五湖蘇州圖經太湖接蕪常湖秀四州界范

嘉定五湖太史望五湖即此義與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兆湖為五湖若王勃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則總言南方之湖也

朱翼完疏

戎政

宋向戌款弭兵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故曰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

夏有正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史遷子律書言兵班

固以兵附刑。歐陽氏作新唐書志兵之本末為詳

師地中有水君子以容民畜衆蓋水險而地順寓兵於農者伏至險于至順也水不外于地猶兵之不外于農也能容民則可以得衆矣

謙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我無不利象曰利用侵我征不服也程子曰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隣也然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侵我也揚萬里曰征不服者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新安江旭寺堯升甫編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參訂

夫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程子曰內懷統揚而外履誠然暮夜有戎可勿憂矣

澤上於地華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謀銷兵非謂之除戎器漢武窮兵黷武豈戒不虞之義乎

胡安國曰權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却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穀梁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

死善死者不亡

必之使潘黨請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不可夫武者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我無一也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寧成事而已明王伐不敵取其鯨鯢而封之令民盡忠以死君命何以封乎故范氏寧曰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設而時動則威現則玩玩則無震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

脩刑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衆有征討之俗有威禁之令有文告之詞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兵于遠是以近無不順遠無不服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廢貴不漸則兵弱將率不廉則兵弱

荀卿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檢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

荀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

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史記律書曰舍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殺而况人懷喜怒好惡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勞犯孫武申明軍法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崇焉豈與世儒閑于大較不

當輕重復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寇辱失守小則侵犯刑辱故教管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懈于天下

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舟夫即位陳武等議征討逆黨孝文曰兵凶器動必耗病謂百姓遠方何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

親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

者謂之應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患憤恚者謂之忿兵、

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敗恃國家之大

終人民之衆致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

韓琦曰選擇將帥訓習士卒脩利戈甲蓄葦城垣廣蓄資財以

待熙養之可勝以安邊之切務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若夫

綱紀

未

綱紀不正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說令不信得費虛節橫賜無

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廣受女謁之于請寢近視之

使倖所謂內患四夷窺中國必親勞而後動故外憂之起由

于內患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為紳之家委蛇而歌肆夏則云帝王德化不在用兵而武是欲

介冑之夫據臂而孫輪略謂迂步測武抵掌劫故不能以十

而大事方之左矣不知象意方先性情未放而匪文何以恢

其精神瑞委甚都淫辭容與而陵然當襄甲折衝之會匪武

何以震耀其聽觀惟火照主舍吐陰陽彈擊山川吹萬各遠

活一以寧蓋常隆之仁義禮與騰茂斐英以燕文章而觀風

雅乃又於天下後客之際藏人情之所甚畏而修其國容以

恭亦杰之氣既以靈通靈應煥赫蒸揚善惡馳三亥欽輝以際

鳥奕布宿啼暎雲區而又唐筭推圖七德有耀祥業其發委

命環乘蹄心風海以幸大烈雖天子之身馳騁原野視金鼓

于戈之事而不為過以其為文章徒飾理詭曼錄歸小物有

實鳥心灼于世而其為武亦豈區夫一飯之學沾一快以

為感哉

結繩不足而為書契、不足而為玉龜石馬澗河而沉于洛

宋

未

何洛不足而奔成軒孤賁相望于帝階于戚不足而青丘丹

浦銷水鳳墟相與鞭緝于中原而夏菴虞箭竟章湯漢雍

無恬愉之歡乃以為慕成告功之具是文之不能無武也勢

汪德源曰善教天下者太上道之其次耻之其次懼之兵刑者懼之也

閱武之禮代相沿踵太始咸寧有宣武堂之閱武德有同宮之

閱貞現有城西之閱雖慶有洪水之閱開元有新堂之閱建

隆有金明之閱他如甘泉上苑長楊五柞棧儀射熊殿宿齋

鼓不過供一時之選具侈千古之雄心而已

今上八閱召五陵三輔六郡良家子材官蹀躞張私囊越騎揚然

聖集勅兵部先期演十千萬金營法而上親試之諸凡前
者中權者後勁者陣魚麗者零朱旗者寧刀斗者步射者
射者射而騎飛騾者騶騾者為賢王靈者上親校焉
下又察介胄堅利與御前不類更置之歎之采汲林杜鏡吹
秦凱而歸

周官大司馬法曰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養舍以苗中秋教
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一歲而三田秋冬而習五戎三
年而治兵五年而簡衆

萬曆間平夏逆倭而殲播三駕而三飲至府陛下神靈威武所
變化也無亦曰如天之福焉有量哉蓋聞范文子之言曰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夫吳蜀甫元羊車即乘淮西方平龍
首遂出天下斷一如也孟子久以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然范氏言其有不若孟子言其無蓋二無國
乃亡而一有國可支乎

鬼方之克既濟而垂美于九三大原之師歸伐而揚休于小雅
蓋指小入以勿用則三年匪病于內寧憲禹邦以出征則六
月何揮于外慎不使楛矢傷首于休明而射月放驕夫初主
矣白雉重譯于海晏而白狼醜囊夫要荒矣何也劔閣難

憑之者歟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達難濶負之者非所以
愛人治國也則豈非外寧內憂之明訓而權德輿兵之顯成
哉三代而下固若游而不昌崎洋失而能固故治內莫統于
漢文治外莫隆于漢武然漢文衍驛頌收徐行細柳則非忘
外也孝武始陟龍城而長平懸鶴既封狼居而冠軍懸輝節
杖傳節于大夏之邑筠管流味於番第之御然而拔將相于
降奴簡會辰而啟祚名未始忘內治也唐初制七德以慕武
倣九功以昭文胡越一家稱盛際已宋當太平與國之日傳

敵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迭臻而民不畏死迨其末造夏人
犯邊而校首報肆其丹輪鈞而歲幣遂增外防蓋蓋疎矣蓋
文武自天係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楊龜山猶謂其為
然綸之述當必有精蘊存焉其探本之論哉

今上明聖方內輯和航浮索引之國日域月窟之民接方揚稱
外臣益得廟勝之策綠邊之士父兄緩帶稚子咽哺有日矣
况者曰越裳南馭括夫東來盛王之遠略也內降而不聽其
曲在戎維之者曰類利劫盟女真誓約前事之鑒也翔揚力
方虛既以養兵又以資虜是重困也夫以二說者無全是在
無全非今之虜強不如冒頓而弱亦不呼韓故許盟可也因

今上明聖方內輯和航浮索引之國日域月窟之民接方揚稱
外臣益得廟勝之策綠邊之士父兄緩帶稚子咽哺有日矣
况者曰越裳南馭括夫東來盛王之遠略也內降而不聽其
曲在戎維之者曰類利劫盟女真誓約前事之鑒也翔揚力
方虛既以養兵又以資虜是重困也夫以二說者無全是在
無全非今之虜強不如冒頓而弱亦不呼韓故許盟可也因

而撤中國之防不可也

在漢已事委教和親而民安南畝和之效也然而辱矣封狼吞
棗姑衍而幕南無王遂戰之效也然而躡矣度河自朔方以
西至今居築城通渠稍食壯地而虜不敢爭守之效也然
而轉漕山東成卒未省則勞矣

仲舒陳賈子之約安國止馬邑之師魏相陳無名之兵蕭傳申
仙禍之義皆班固所謂縉紳之儒專主和親是也然不以故
之強弱為強弱而以已之強弱為強弱所稱致于人者也陸
宣公曰中美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机之利害異

情措置之安危異形強利戰弱利守強弱均則利和彼戎馬
之足時去時來禽獸之心乍嗔乍喜不必視以為輕重也何
休曰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而蘇子非之曰聖
王之于夷狄吾欲其來則來之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
去之不可得而來也蓋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也

魏絳謂居安思危雖矣然持不仁之技群不逞之徒弱者怯而
不材營者驕而難使兵甲致亂柔是怨則失其所以張也
尉候亂羅緹騎入錢則失其所以弛也為驕為爛聚群羊以
當猛虎之衝晨甲暮乙垂鑊而趨鋸刀之利豈非智則轉

脆為堅而閭則虛強為怯乎

東不誅去菟西不通玄閩南不戢九真北不戢陰山獠波不戢
狼烟不舉詔弓卧鼓豈非長勝哉而必欲鳴鈞馳乎但喜封泥
明乎姑衍荏雜乎荏雜乎斧批東乎體辭極而飛頭飲鼻之
邦雕題鑿齒之國皆解游狀闕稽賴未臣之為快乎我內之
有伏床在旁之黨而能莫外無寬墻伺側之奸乎我內之有
權履豎跋之形而能莫外無土崩瓦解之患乎我內之有非
羊蠻鴻之變而能莫外無牧馬逐鹿之虞乎昔范祖禹論
周宣而曰內順治外威嚴良有以也雖鳴鶴城鴻雁孤入

則有張仲曠佐出則顯允為憲之臣采薇之勞將士車攻之
簡師徒未嘗窮兵然曰如霆如雷雷剽來威共武之服以之
王國若秦之長城固而揭于起內外豈不倒置乎

有後略挾縵之思必有寡旗死綏之士故壺餐存趙羊羹禍宋
今債帥以誅求為固然兵尉以股削為常例則撫綏當急令
行則市人可執法必則女子可陣故用濟珠而臨淮慈憐何
憐而高平獲令比故無報捷賞耳之法臨敵無戰社稷鼓之
令不揚髮而轉留常為驕而魚潰則威令當嚴嚴于其師元
戎執燧衛霍樹勳從軍刻符今先登降陣者簿錄而高坐現

望者侵叙敵奪首誰者連帥而飲血戮創者就吏則存廢宜
定乎王將楚文公為之側席高克帥鄭春秋訊其棄師令推
穀以譽取而投餒以哺遠嗜者習為吞羊札多口輕衰緩
帶之風不肖竟為乳沒恣睢昨因涉利緣豫莖之藉則帥將宜
樟川班安詎全軍皆廢武推鼓譟百卒竟殊令踞盤推行指
齊難使書縮于彈產過思于吹簦挾餉則增譟帥則逐高飲
得無窺其嘗三鎮得無效其尤則紀綱當肅撲飲何如用款
用間得違何如用伏用奔故固以征伐任卿士漢以文臣拜
將軍今秦兼惟取先登而制府曾無家授則方吃當廣定遠

都護始四十年郭進山西六十載今士無專帥、無專官
耳目不肅心志不一雖廉頗安能用趙卒而李廣安得士卒
力乎故委任宜久薄伐底績本張仲之孝反上將滅虜懾揚
信之風裁今受事行間報營三窵成功圖外必憑真主將既
不能獨廉卒安得宿飽而李牧何由以市租饗士卒陵何由
與士卒分甘乎故本源宜澄

齊有內政臣合成楚有荆尸却教霸秦有銳士六王并起有武
車大渠強趙為胡服拓地千里吳救車戰主盟中國
漢書刑罰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諸武之禮

以為戲用相參視而秦更名角能先王之禮漫于淫樂中矣
推傑之士固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苟卿非之曰彼孫
吳者上執利而責實許施于暴亂吞慢之國君臣有間上下
離心改謀不良故可變可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信猶子
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隣國望我若親
戚若拊爾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
攻其所好哉故以禁攻禁備有巧拙以禁攻克若仰投石大
何幸之有若奔之技擊淨一首則賜金車小技騰則楡可用
也事鉅故堅則決然雖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層

之甲操二十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鉞盡三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故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
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
民也慳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租之以賞慶錮之以刑
罰然盾于賞錮利之兵未、有安制、秦節之、理也、至于齊桓晉
文之兵可謂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純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過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過秦之銳士秦之銳
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

用將

葉大康公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軍旅大事五官
隨有事焉六軍之將皆命卿則六軍之將皆六卿為之也嘗
考之書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敵以擅戮名
公冢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許不專行此守衛
之兵不專屬于一人也又觀之詩程伯休司馬出征者也非
有尹氏之命則不許以戎旅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
命王命則不許以整師必征伐之兵不專屬于一人也固
守衛之士屬之冢宰屯守衛之士屬之司馬師保四置
者真

之隸統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其衛兵之散出可知也仰
通之氏皆軍也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屬之司馬閑師
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其載兵之散出可知
也蓋古者兵制六軍皆寓于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于卿本
無將之可名又况兵權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
使發之

陸務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擇得其柄將
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
能使兵固不能取將非止貴財玩寇之弊亦有不自焚之

選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古者國家
雖安必常擇將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詐而疎不以
罪而廢故管仲之射鉤益明之三敗吳起之擊發張儀之遊
為樂毅之謀賈孫武之走合白起之世舊韓信之悅怯黠布
之徒讓衛青人奴去病倣子請不親戎服柱預不便鞍馬
謝又以吞軍權名虜鄒尚以文學扶漢室李靖用于罪累李
勣授于降所堂以形貌關關討其開哉

故明者擇將必遠使之以觀其志近使之以觀其恭繁使之以
觀其能事然周焉以觀其智急與之期以觀其信委之以貨
財以觀其仁告之以危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德雜之
以慶以觀其色二人交爭則知曲直二人論議則知遠德二
人舉重則知有力二人志關則知勇怯二人俱行則知先後
二人治官則知會燕

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客伯也知人而不能用人客伯也用人不
能任客伯也任而不能以信客伯也任信而後使以小人參
之客伯也

輔則則附強輔陳則固弱

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會使過下之為上也死愛死怨死威
在義死利故曰將主之法務在觀英雄之心

凡況謀略略出于人上者可便佐謀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可
使遊說應聘四方知風俗人情之隱者可便佐術游故入門

慶清高之情者可便為間知山川險易形勢利害并泉芻牧
道途遠直者可便道軍功思慮入彀謀金則不為器械者可

使佐成材力踴躍解解勝勝學論博通要來佳無遠者可便
察視能占風候視月鏡星探者轉式達于休咎者可便佐諸

射錄子曰包人之死不索辱傷人之力不責種
人心莫功乎生死而論軍之生死在乎將人心么莫切于用會
而人得之用命在于得

昔陸贄款以余圖秀造制以披敵勇果命謂將權之不可不專
也蘇軾款以田穰習耳目以謀或習心志謂練卒之不可以
不預也

今疆場之事則權臣為政將鼓之間則登壇者主之一上露布
而辭命之責波于諸臣金吾之叙溢于權樞則敵在胃功藉

寇屬藉而志冠如故喪師辱國而歸印倚懸昂有神羊能之
復者社稷護之則敵在蘇罪

將始于能擇終于能御與之為有方個僕或逆而為鳥與之為
無方鳧或買而入為則擇之難也縱其術勤斯馳或至千
泛駕覆其維繫監車不先于流汗則御之難也九方皋相馬
而此壯驥黃可使至重有于擇者矣秦亞氏執轡而二十四
蹄可使如一有神于御者矣

蕭何之奔淮陰宗澤之擒武穆將之立故之頃臨刑之際如神
鏡之照物波斯之識寶也顧擇將非難御將為難乃蘇洵言
御而孫子言不御夫不御固所以御之也今夫執策于掌握
而齊解于規矩遠致遠勞遠若一王良造父之御也以御
御也除帶素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縱矣躡風追
疾驅忽鴻夷大肉之御也以不御也

責將以机必假將以權上惟重視其權而將始輕將不詳于權
而机始失恩威非出于己則賞罰不能以必信方略別有所
受則連連不得以自專善兵者机也可一人知不可以衆人
知也連机者權也可一人任不可衆人任也
後將軍之議格于上聞司馬門之報窺于下連恩懷之盟不堅
中山之覆常滿謀清登不覆連連乎謀捕莫不覆生事乎空
而神之得無策失机乎迎而尾之將每首隨事乎覆覆而

我不無侵利乳漫之誅。而難來以炊。又無脫巾庚癸之呼。乎為將者方且耳目不自有。身名不自固。又何能持論于絕塞之外耶。

猛鷲偵險之士。陵鑿縉紳。則虎而豎。滿所津要。則狐而媚。權臨鋒刃則鼠而伏。粉飾功伐。則獲而冠。惟朝堂運之以虛心。堂諫主之以平心。遠獲又任之以寔心。武功其可振乎。

按夏有政與周官司馬掌邦政。者正也。馮弱犯寡則晉之賊。賄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檀之野。羣民散則刑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甚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殺之。犯令陵政則

社之外內亂為執行則滅之。皆所謂正也。宋以中書為執政。而以樞密主兵。其名義矣。

仲康廢位而命胤侯。文帝踐祚而夜拜宋昌。本兵之重如此。春秋於魯書初作軍。季氏三分軍。公室又書舍中軍。則四分之皆自三家。公不典焉。規置五兵。尚書書兵部。專戎改其屬。有四。宋樞密有叢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其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以范祖禹之所以稱善也。然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民已困而司兵者備待民餓。兵已出而主財者備應粟芻。則其冰炭也。我朝樞密置兵。

師貞丈人吉。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乎。朱子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然又任老成之人。故吉。而無咎。坎者險也。坤者順也。下雖險而上主于順。所謂義兵。故程子以為王者之師也。二在下為帥之主。所謂長子也。帥師而吉。若以三

回主之則為弟子。與尸之象矣。

子未治兵於終朝。不殺一人。子王治兵于萬衆。七人責三人。耳國老皆質。為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前。無敵于後。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時。忘其親。後將而鼓。忘其身。戰勝之日。忘其勞。擊鼓。白將。責身謀。兵以奇勝。歸。歸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机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失宜失順。則禍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豈不難哉。

歐陽脩曰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
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惟能以非常之禮待人
必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雷弼請近臣及藩鎮大臣各峯堪任將帥之人不限品秩不責
罪過使其磨厲以現其能

蘇洵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
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日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

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起世之才而惜弁斗之祿臣以為可
獲感幸而重賞獎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悅強引重市井之粗

材而以策試中者皆記錄章句巨：無用之學宜令有司試
其可者而陛下策之權略之外試以守邊之任斯名足以濟

矣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
折衝而已故有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
牧者其開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地之生物其他輪栝栢何
時而乏培之植之以充棟梁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君操敵校將曰上至天將軍制之操斧校將曰下至地將軍制
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

國家選將有會焉之條有武奉之格穆宗歷西顧之憂詔下選
臣上陳經略之才又遣使行邊以求邊臣所不敢言與所不
能為之事

韓信亡于治粟都尉高帝素未之奇矣聞漢中片語旋即登壇
耿弇稱為壯道主人世祖久加恩寵矣侍床中數語乃與佩

印運使不同矣然一則諒何非輕許不必見其謀而任之以
得觀聽一則知命是任大事必見其謀而任之以服偏裨異

材柄用當如是也楚成珠子玉于一敗以謝申息之老秦穆
有孟明于再劔以啟西戎之伯操縱殊科矣然一則以違命

債師不誅于玉何以為國一則以勞師遠戍我寔尸之孟明
何罪討罪有過當如是也漢武于衛青持大將印即軍中拜

之乃宋祖于曹彬則初許以使相竟復斬之似少吝也然一
則期以滅胡而罷之于立功之始一則望以下太原而留之

于成都之後緩急異用而責成之專均也張用濟謀以精銳
入東都李光弼執而斬之鄭冕堅卧請司諫王猛馳往許之

似少猶失然一則以用濟不誅則令不肅一則以鄭冕不往
則燕不平剛柔異用而權制在我均也李漢超郭進同於被
殺也或責其人而論之改或送其人而令之誅而待之不同

宋祖皆事之以誠以故其敵懷之勇耳李廣程不識同于也
邊也或士卒大樂其簡易或軍吏殊苦其煩瑣而用之不二
者漢武昏察其寔是以收折衝之效耳陸贄曰克敵之要在
于得得其人取兵之方在于操得其柄兵法曰將能而君不
御者勝夫陸贄之所謂取者駕馭之謂也可以御可以無御
而中持衡焉是極善將者耳

王粲曰今邊方之軍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而君遣之
將有大監有總兵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
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大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

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榆林之兵而不可權分威
奪何以成功乞倣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事沿河諸將急應
命制庶事權歸一

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關之際
死生在前不有紀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赴死哉昔穰苴
斬莊賈則晉師自退秋青斬陳曠則農智高旋平李光弼河
陽之戰却廷王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怪思少遲又命取其首
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是非好殺也殺一
人而生者億萬人矣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將惟武者用之則善戰無前者或碑之
養虎舉邊引去者或日之養鷹武而不文不可也詩書禮樂
惟節殺可名惟其文者用之則作文賦者有河橋之敗負時
名者有陳濟之奔文而無實不可用也無已則老而清練者
是求飲又恐其不階覆鑠翁而或攻秋不下如暮遠所料者
在也無已則少而英果者是用飲又恐其不階淮陰少年而
或有使請父書如應侯所聞者在也地產可求得如事趙者
斯善矣然不有按圖索駿之謂聞望可求得如王謝者斯善
矣然不有肉食者鄙之議福得之說與則無以家為者急矣

安得絕其端而使素冷者皆無出位之想債帥之途啟則委
國奉公者阻矣安得遏其進而使會稽者無分外之請將款
捐膏賞如漢高則恐其他日功高之難處將款吝使相如宋
祖則恐其時武事之不競將款重其任以委之則又懸於滯
鎮之政尾將款分其權以任之則又有失于蒞林父之與尸
然則知之何而可必也廣以收之如范希文款于諸班中搜
羅智勇而款以武藝如歐陽希文款于伍軍中較其技勇而
推為大將如蘇子瞻請重武舉而款以治軍可也又必精以
擇之如張蓋州所謂會久任以現能效如王岩叟所謂勿輕

如進退而重謹之如胡仲所謂信賞必罰而虛文之惡去可也雖然有蕭何而後成韓信之功有魏相而後用充國之孫李德淮而之操裝度王之飲青嶺南之廢麗藉贊之則任將又在干淨相矣

劉大夏疏曰國家之用武臣凡校餞推數非出于資寵之子弟即操自什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材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狗名而不肯實稅強引重者目為重敗談說傑橫者目為謀略及喜以重兵臨以大故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求將之意難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

有言謀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獎始去坐此者唐增置武舉視進士科遂得裴端服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詳定武舉視制科遂得高志寧令依此舉餘科元吳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良可法也

高廟時自京師連郡縣要害皆立衛而可得兵三百六十餘萬今官世嘗軍世屬于官勤苦而優年之軍不敢言故任世使而固無兵也至于屯田則官屯日益軍屯日削而兵無食也開國清雅之士為千百戶者非有閭閻不過寵之世及以

事叙及子孫矣敗而與尸已之可也功臣之高忘其本業空

廉廉祿則比試之法當嚴也今甲武臣犯必上聞蓋輕犯法必置之理可也內地材官與久暴行間者以時蕃休均其勞選可也廣房功令布于學官以儲將材可也凡投石拔距擊亭擊劍關擊彈丸連弩風角占測之技皆入武科毋專騎射可也書諱之甚至誘答優其禮貌以作士氣可也誠如此則世中必有如周條侯蘇中郎趙營平車虎臣者出矣

夫運籌決策推鋒陷陣以勇智之難期者也而世易言之按事盡實賞信罰必以此功罪之勇親者也而世難言之何也浮說

易而當局難也

漢以前文武之途不分為二言是事者必責是任故薦紳之士言和親而介冑之士言征戰各以其能任者言也今屬紳及言戰而介冑及言和則以謀者不必任而任事者畏事也

漢制非軍功不侯而國朝不以文臣不得封公侯蓋以親戰陣決死生當酬之也今將官親戈矛而色喪聞戰角而心悲故及斯頭領決肺肝之慘而神魂驚悸一當前隊誰能堅立脚跟者無言戰矣

高祖嘗戒當過春毋輕出以與軍校事利惟當據誠指揮昔吳

起將戰左右進鉞起却之曰旗鼓者三軍司命大將之任也
鉞此大將之任也

今時鷓冠吳服鱗其輩下恣其虛恢工為獲引未出却門身被
金紫甚至薦紳之徒好進者欲乘時以取捷退閑者思違會
以復熾故談兵者多而能兵者少

昔趙括能讀父書以善兵知而卒殞身喪師王昭遠自比武侯
揮如意以自豪而卒奔非然括猶能搏戰而昭遠見敵始怯
今之談兵者且不必搏戰與見敵矣

穿封成寔獲楚囚而伯犇上下其手遂使子圍蒙功王濬寔平

二五

未

吳國而劉頌奉命校功竟以王渾居右然圍猶共角逐而渾
之當敵相持令隨敵斬首者姓名不必上聞而空持議論者
頭索身履行伍者不免餓寒而憑城社以遺談者滿案白骨
未收死事之孤未恤而廝養奔走者冠蓋實名者得以蒙恩
旁視者因而色動矣昔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而儒者歸功于
裴晉公。之德慶精忠謂其功在社稷誰曰不然而以擒
元濟為之功。豈不誣哉

漢之衛霍以寵臣車師然每出塞必親當面奴上首虜功武帝
封衛明詔天下今大將不親行陣矣晉朱伺有言人臨以舌

擊賊吾獨以力擊之常敵板與自戰而身為論軍嚴肅空
行陣則三軍之命係于我。之命名保于三軍。必不。在
行陣。我之旗鼓。三軍屬目。士之勇怯。我又屬目。必不。身
身在行陣。審旗斬將之勞。何如順顏色。飽腹決腸之苦。何如
劫奔走。必不。一計方出預定之曰此誰所主者一軍方開預定之曰此誰

鋒者執前以禦後劫蒙賞不劫蒙罰誰能冒之哉
斷此負氣之士。天下有事。彼能據之使無。天下無事。又誰據之
使有。石勒頭于滙麻。戴淵與于盜賊。若等聞出而標至雲起

宋

二六

未

字內為將。奈何枉于治平。而不察為隄防。預為簡拔哉
嘗觀古之名將。若陳湯。蒙溫。宿。淡。崔。居。誅。郭。支。之。頭。懸。街。之
帥。功。至。烈。也。而。白。條。無。節。不。為。州。里。所。給。今。之。結。語。不。立
者。耳。班。超。後。于。關。搗。烏。者。佩。定。遠。之。印。以。拍。揮。五。十。餘。國。之
君。長。葉。至。距。也。而。家。居。勤。苦。不。恥。勞。辱。今。之。備。書。腐。生。耳
郭。雲。尉。通。泉。棟。費。部。中。口。千。餘。此。豈。監。司。三。尺。所。能。容。耶。而
杜。欽。陵。之。口。服。宴。葛。之。心。違。封。代。國。將。相。應。賞。即。昔。之。任。陝
監。辦。者。也。鄧。艾。不。得。作。幹。佐。第。守。業。軍。此。非。有。司。罕。贖。所。不
齒。者。耶。而。蘇。濟。河。之。論。度。陰。平。之。陰。關。廣。濟。渠。按。納。降。附。即

昔之莽措無能者也。余珍落魄無行，後人亡命，以此非一介存
 靡而得及棲者耶。而竭境羨於淮南，核舟馳於播地，手挈金
 蜀以還本朝，昂首之諸生無賴者也。蓋個儻之士，湮沒無稱，
 則為深山之草木，有所藉實，則為後袂之尤蛇，類皆然也。夫
 探廣高陳湯之才，史遠昭會內之相，元振見奇于武后，即艾
 拔之于司馬，余珍露才于一時，買駿骨而良馬至，極起雄而
 勇士來，俄使歸來健見，化為饒騎，桓東少年，化為材官，當其
 無事固可厚制其雄心，而前綴其健利，帛或有事，久不至固
 銷兵而嗔勝，奈熱首以備故矣。語云層火積薪，有時焚棟竹
 葉集

頭木屑，有時致用。索珠于汪洋，淘金于沙磧，是在預為之計
 耳。昔韓公刺董于陝西而蘇軾當熙寧之際，其以優
 爭敢為言，誠為此也。蓋新木揭竿者，嬰尺寸之組而願心一
 擲百萬者，與偏校之選而卒業，是羅材之素，固昂折好之翮
 也乎。

得而材雖居理暖綰之徒，或以克敵而固圍將，而匪材雖專門
 名家之曾或以情軍而奔國，論將庸可拘身馬，不必駟騶要
 之千里，劍不必鏃，鉞要之銘利，任將不必望，要之制勝，故
 漢人有言為吏自有資材，余以為論將者亦然。

將門將種世世稱之，周室時召虎于淮，皇父平徐，則康公而
 英而傳矣。嗣是如條侯之清，七國營平之勝，諸葛李愬，收功
 于雪夜瑯琊，無非其內舉，雖其才智然哉。夫其家學素也，能
 朝若沐豨，國郭定襄，陳寧陽諸人，彼其破安南，禦北虜，保
 羅可謂執權之子，皆肉食之勳，即蓋世賞延及則無他心，致
 悔家學則非嘗哉。彼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視徒步草澤者，每
 事半功倍，錫金石者，難為入國，丘陵者，易為高也。

今觀人傑士一，則足弓馬，報曰以短後無賴者也。雖射白
 鹿，手功交，一不當三尺隨之矣。是鮮驛驅之乏，而望其進
 葉集

風運電也。且委任非逆，則或行舟于陸，而登駕于河，功非
 錄，則或驚在梁，而雄羅于羅，薪積稍隘，則或索壁于市，而
 珠于淵，彼竟材者，管庫可登，如虜可任，二卵無益，而傾可
 抑至此乎。夫大功宗異域，為封侯耳，彼統獨戎馬，聞力而拘
 諸原，而虎符鶴印，不能竟得之上，論勳履動經數年，柱後惠
 大，半歸斷其後，封陞王封，但高金多，而窳兒之士，不若一
 錢志士，所為不賴而鳴也。

親未報而荷戈，牙者，非良民，其誠忠會慕之心，何所不至。衣
 夜竊掠，且查飲博，武新于市，優而叫號于朝，其天性也。既

無道之人予之以無道之器而教之以殺人_之事未有無法而能安者也

舉之、道在覆而廣用之、道在專而重陸亮之墨與名士連事而為則賢不肖混東山之望與臺山並較而推則名寔混故舍賜帛削戶之典而希為舉得人之效其數不得也是故評厲責殺也準忠而欽若倭然成澶淵之功者準也黜直而公孫阿然寢淮南之謀者黜也故銅直言敢諫之士而求仗節死義之臣其數不得也是故免羅責廣也委之便宜則勝書盈盛不為涸臣節隆之威望則按摠條仔不為諸帝專故

朱異

二九

朱

繁束縛馳驟之法而責騰驥千里之能其數不得也是故委任宜專也結表可解而後將士之力殫于西征寇臣可棄而後司馬之名震于隣國故條爵賞名譽之權而期美推蓋傑之用其數不得也是故體貌貴重也

今人輒悅脫曰吾不得李牧克國勝邊子儀視師仲淹領鎮耳脫有之汾陽不以甯奢極秋樹、彈車、牛希文以諫見逐將無罪屬者乎李牧收保將無春、亂乎後將軍遠象、獨任將無守諫、莫、慙、秋、謀、媚、唐、乎馮唐有言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者此也

將之名起於戰國非古也而相名起於秦非古也古之制

無倫重也故入而平主德揆出而善師但任將可設禮樂之容而相可建鷹揚之烈至春秋齊以王子城父為司馬晉以先軫將下軍然而桓以仲為政文以犯為政彼王子城父與先軫不過為二子者馳驅耳蓋齊之軍全守于內政未離于農晉作三軍寔名寓于農故二子皆以卿而兼將漢七國白奴之難而亞夫衛青以將軍與樞機唐有安史之亂而子儀光弼以節度兼使相宋有契丹西夏之擾而狄青王德用以大帥兼樞密矣我高祖之初中山大將也而領中書宰河東

朱異

三十

朱

既搃戎也而燕中丞宋公德慶偏車也而寧魯事李公文忠則侯也而著園子自後分文武兩途矣然王靖遠王成寧王新建于忠肅項襄毅楊文襄胡司馬皆以文臣而寄兵權精遠出總則將者為之聖威寧提師則保國為之佐忠肅提督則孫鍾衛穎為之驅文襄持制則仇鉞為之奮司馬關府則俞大猷為之使是經略文臣又取將之場也

求將則密其綱以羅之任將則疎其目以縱之一曰重邊吏以其久而習也然在福以小事累功邊隣一當大將余車覆沒將信策馬榆林立奏方略取勝如券何論曾與不覺識此其

說可問計而不必定為格也。一曰：寬。這才劇孟請人左後左重右授，右重固矣，而頃者沈惟敬之徒，敗國事，寧不較奸哉？以此說可意行，而不可顯為名者也。一曰：重。將權重，畏將而不畏敵，將性于任，怨斯怯于持權，然不有尾大不掉若仇焉者哉？故將權可假而不可盡假也。一曰：寬。文法上操急而下委罪，然邊餉日增而西寧之囚劫且日聞，故文法宜寬而不可盡寬也。

敵害我，亦害敵，兩害相搏必一遭，剗料則害敵矣，不料則害我矣。將也者，禦害而害彼者也。尤當先料已兵法，所云知己

者知此而已。趙王使李牧守雁門，牧急入收保，如此數載，王怒而讓牧，令他將代之。戰敗復起，牧請曰：王用臣，必知物向，奴小入收，伴敗殺趙卒二千人，單于聞知，輒大入收，乃勦兵數萬大破之，單于遁走。初，牧遣趙王旨，王不殺牧，且令他人代之，以親戰守，孰便？李使牧委二千人，而活數十萬人。趙王可謂善假權者矣。匈奴號李廣為飛將軍，然雁門之戰，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沒，漢武帝曰：廣年老，數奇，勿使當單于，後從大將軍擊匈奴，大將軍知單于所居，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愠怒，引兵趨東道，與大將

軍相失，愛薄責不暇，自殺。廣好武，輕武，帝令廣統于前，約束武帝，可謂善惜權者矣。

不御云者，將不御其事，權而未嘗不御其功，罪取之云者，特取之以賞罰，而不當使取之以謀論。今今聞之，將主法，俾之上乃昂首，而以中權委之，手樞府倪首，而以徵詞聽之，手督府則為多指之視，然且森謀，略隊，今角立，則為十羊之牧，然且或戰或款，縉紳介冑，不相顧計，則為百人，之與得且斤！提鉞鋒而掉其軼，勝固已幸，敗亦有命，故重其權，乃可重其責也。及事竣矣，工拘於大法，而下懸于勛報，甚至濫用賞而

約用罰，誠有杜牧所論，刺者名何以稱，御將哉？噴空煩此，推展至以該錄為盾，我一事而情同舉棋，以形勢為盾，言而自相矛盾，故必讓論者而後事權可一也。任者之心常若將無驕于讓者之口，讓者之策似工而未必哉。于任者之事，故讓事者當虛心而任事者不必掩實，果木勝何必言勝，敵轡却不言退也。戴仲衡曰：兩軍交戰，生死定于呼吸，故春不顧身，何假首級之泉，今論功，當稽洪永舊例，以當先破敵為首功，而生擒斬首者次之，否則惟使取首級，任其致敗。

將取有膽智，故遊說者託焉。一也將取聲望，故勵林者慕焉。二也。挾功自大，無死之心，無以裁制之，不可三也。借資于屬意，而交驩于鄉鄰，奉初何由，得公四也。吏乘肥衣係，而士卒不厭糠覈，氣安，得鼓五也。猛悍，得氣力可扛，得軍鋒之選，得款矢工巧，鳴鈞無虛，技藝之推，得占候奇中，望氣審聲，巫史之職，得遠望而備，口慧而疎，能道古今，以依視聽，得視之助，耳而是三者，皆易子見重，六也。取益策果，如果如城，而曰使會，使詐，第不知其作使與否，七也。南招拒命，林甫策勳，合州受盟，似道獻捷，八也。言而連用，則鹿豕可以首，是爾，誅無可取。

朱異

三

朱異

則橫汗，名可以納江，海九也。薰壤，可以敗，縷絲，膠舟可以走，良劍，十也。象煦，可以漂高山，机織，可以招，牙戟，十一也。以之十一孔，用將者不可不知也。
周之時，庠序之教，有射宿客之事，有射祭祀以射，而榛士，賓與以射，而與，射，弓矢之藝，與禮樂之藝，同列于季，于父之舞，與羽籥之舞，並隸于教，是時得人之盛，如赴，武夫公侯，終仇，歸，虎臣，在泮，敵，文武之途，未有分也。漢之時，武帝以良家，主，成帝以知兵，各募，平帝則有勇，武明法之詔，安帝則有堪任將帥之詔，舉武猛，謀，則明帝詔之，舉能知機，舉則

皇帝詔之，是時得人之盛，如廿延青威，仲外國，趙元固，坐國，西羌，李廣，以良家，進，馬隆，以應募，進，名未，顯然，以大武，收也，唐時，始設武舉，開元，則有軍謀，宏遠之科，天寶，則有明習，孫吳之科，遷與，文選，判，而為二途矣。文選，則州縣，以御，似，禮送之，于禮部，武舉，則州縣，以御，似，禮送之，于兵部，宋之時，復設武學，外舍生，稱武選士，內舍生，稱武備士，以策論，實其去取，以弓馬，定其高下，文學，則以文宣王為老師，而習五經，武學，則以武成王為老師，而習七書，我國家武學，皆祀宣尼，而正統間，又令武學生于七書外，兼讀論孟，大小學，則其所得，豈

朱異

三

朱異

復如蘇老泉，所謂弓馬，籠材，雷鄭公，所謂庸妄，淺鄙者哉，兵權不可分，不可專，故有苞之師，六事成在牧野之戰，三卿並出，送子之兵，掌之齊侯，而太保則保之，則內變，何自而生，子淮北之師，總于皇父，而休，父寔副之，則外變，何自而起，乎，龍蛇之事，君子所悲，倘免數語，諫者為憾，功臣之難全，久矣，然為君者，當鑒介推之不祿，傷蕭侯之械繫，而為臣者，當懲光弼之不朝，鑿黜布之怨望，夫越王，赫夷種，而不能夷，越為舟之義，澤高，餘誅信，而不辱，赤松之房，文帝能繫勃，而不能及，多智之平，舉宣餘，缺靈，而不能削，謹存之安世，有存守信之

解兵權則宋祖無猜矣。有趙令之伏蓋諫則太宗不忌矣。彭彬之不與使相所以全之也。而彬不能安數萬緡之賜。狄青之不任樞使所以愛之也。而青亦不能為童謡之感。皆君臣相保者也。我高祖之于功臣。或陸葵鍾山。或配享太室。而徐達之卧舟不伐。湯和之請致還鄉。亦庶乎其能自全者也。寬之文法。毋為實中差級之守。布之誠心。毋為河南代任之將。久其歲月。如襄陽岷山之愛。予其軍租。如雁門幕府之利。士卒感其恩。敵國畏其威。此馭使將之道也。賜以絹衣之貴。而不宥夫貪酷之罪。予以萬緡之錢。而不與夫使相之職。此侍

朱翼
戰將之道也。

梅酒片言。兵權盡釋。所以全功將也。公郭進則付郭進。則劉進則奉劉進。所以任能將也。
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伯以善備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天下有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恐天下有變而已。無全策。有好戰之臣。會進而寡憂。恐天下無變而已。無殊功。故白起商鞅。危難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去病之功日高。而漢之海內益耗。俾眾不足以補。降城不足以報。賜遠物。不足以償。餉亦何功之有哉。

漢高之得。委之重權。而實握其机柄。如韓信破魏。即拜張耳為梁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十七城。而燒樊積聚。劉賈以親王監馬。故蘇奪其軍。而促之會也。

王良之御也。審護于鏡。和哉于軌。馬動而聲鳴。而和應。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之于中心。外合于馬志。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也。設以一人擊之。不得前。一人曳之。不得後。自相蹂踐。而責車無改。雖矣。今之馭將者。能得將之情乎。抑羈絆

朱翼
之也。

君之用將。最不可有勉強之心。將之見用。使其君至于勉強。亦非福也。漢武之于汲長孺。唐玄之于張九齡。皆文臣也。且深知其人之忠誠。猶且始從而終疎之。至于文皇之于魏徵。其言雖勉強。且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徵固建成之謀臣也。殆矣。若漢高之于樊噲。彼其排闥直入而諫。上亦勉從而終款斬之。噲固功臣亦戚臣也。嗟乎。絳灌之拔一城。方進一官。絳灌之幸也。信越英布。裂地王封。帝因思得。一便而殺之久矣。尤武命功臣。以列侯就第。不責吏事。宋祖斬一使相。不以手

曹彬便有保全之意。宜乎李衛公謂漢高不能將也。

鄭曉曰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滅漢之功。為最。取
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各卷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真南。成
祖靖難。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薊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
而北驅殘虜。南縛交苗。西靖羌。著東捕倭。韓往。登封增壽
雖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頒命。逢闕。長陵悼念。子封之。國。至
獻陵時。景始以昭后恩。封。裕陵。又封景弟。嘉靖時。累朝封
者。公十八。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
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世及者四十四人。以文臣封公
朱翼

一八伯八人不待嗣者七人

將兵而峻于罰者。莫過楊素。將而峻于罰者。莫過漢武。然樂
為素兵者。樂徵功之得厚賞。樂為漢武將者。樂万户侯千金
之勇致也。

御史陳于陞疏曰。臣聞天下之將。皆進退于職方之一官。故先
臣高拱言。兵者專門之學。必由邊縣。而邊郎。而邊道。而開府。
令終身于其官。而學始精。至于職方。又必極一時樞印之選。
而後將領。乃能皆得其人也。

顧鳳翔以武狀元把總中平。朱公月樵為令不相能。在兵垣則用顧

兵制

五濬曰成周之制。兵藉于小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
事。以起徒。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改置。
即吾吏。居則照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照其人。以為伍。兩。
卒。旅。父死。而子繼。無招募之繁。而數不缺。自耕而自給。無廩
餉之費。而食自飽。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伏至險。敵
不測。而天下不見有兵端。安兵俗。守其業。而天下不見有兵
事。所以守則固。而戰則克也。

素黃曰卒伍之制。家出一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即
朱翼

一閭也。五兩為卒。即一族也。五卒為旅。即一黨也。五旅為軍。
即一州也。五軍為師。即一師也。欲其服相別。音聲相識。息之
相恤。義之相救也。每正卒之外。皆有餘丁。以為副或隨。隨隨
補伍。無有空也。先儒謂先王之兵。而未嘗有兵。非無兵也。用
之則布滿于行陣。不用則歸之于田里。雖未嘗有兵。可也。且
軍將皆命卿。而師旅卒兩。以次而命大夫。上中士。將之。民其
有不服者哉。

漢志。周六軍之制。畿方千里。并有稅有賦。稅以之食。賦以之
兵。六十四萬。非賦或馬四萬匹。故稱萬乘之主。以此考之。蓋

十六井賦一馬一百八十二家所共給也。四匹為乘故曰萬乘。

孫子曰與兵十萬日當千金內外騷動急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可見七家而賦一兵也。王畿之內凡九征而後方一過焉。

江旭奇曰：乘言率伍之制。與孫說不合。愚詳考之。周時鄉遂之民以伍起。數一家出一人為兵。即素說也。都鄙之民以四起。數七家出一人為兵。則孫說也。諸侯之兵不足而發六選。六選之兵不足而發六鄉。蓋其序也。充商以庸蜀。平淮以江漢。

征徐以魯公。追宿以諸侯。蓋王畿根本之地。兵侵不數發也。管仲謂桓公曰：公欲定率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遠滄志矣。乃參其國而伍其鄙。國中之制五家為軌。為之長十執為里。有司四里為連。有為之長十連為鄉。有良人五鄉為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國共二十一鄉。公將其一。國高二子各將其一。所謂參其國也。野鄙之制三十家為邑。有司十邑為卒。有卒帥。十卒為鄉。有鄉帥。三鄉為縣。有縣帥。十縣為屬。有大夫。野鄙共五屬。五大夫所謂伍其帥也。二十一鄉之中六鄉為工。

商其十五鄉為兵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國內無農。國外無兵。而兵農始分為二矣。

孫子曰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階數十百年。而後得志于天下。仲舒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遠勝之。兵蓋三代之兵。可以固守而奔之。兵可以決戰也。

古者十六井為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子產於牛馬之外。別賦其粟。名曰丘賦。晉人已誘其養。毒矣。魯成公時作丘甲。蓋益兵也。晉之內兵家五人。馬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常兵十萬。車五千。乘井向亦謂常君有甲車四千。乘蓋兵以漸增也。其後楚

為乘廣親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蓋亡矣。秦之亡。非由銷兵也。戎者死于邊。輸者假于道。見竹者如棄市。希助之。路特以畏說。兵非小弱。亦未甚敗也。漢制卒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侯國之兵屬之郡。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調之郡國。衛尉主之。所以衛宮城。北軍調之三輔。中尉主之。所以護京。城有古者。天子內設異姓大夫。以正骨。因外設同姓大夫。以正異姓之深意。漢制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六十五而

先人逃為卒一月一更為率更會者受直代充為踐更天下人皆直逸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成者曰過更

高帝時南北軍相制故太尉誅呂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不敢發蓋兩軍俱不出征有事以明檄名郡國之兵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事已則罷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中尉材官出擊南粵于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恐其權太重故于南軍增羽林期門之兵以相制八校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後始以于是有養

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費及請徒伍符不整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昭宣以來發策蓋遠則南北軍從以出矣光武罷都使而外兵不練固有征伐終藉京師至永初間募入錢谷得羽林虎賁緹騎營士而京兵又衰名及達成而邊兵益困永建間令郡奉五人教習戰射又募為陷陣為積射為兼從大抵非名兵良法矣光武之罷都使因西漢韓延壽誅士備擬以不通謀而霍義之討李通之助漢皆乘秋日起兵也外兵既弱故安帝列營順帝置鳩廷為無故桓帝成羽林虎賁不任事漢平祿而

京兵愈弱至于興究豫之邊卒擊蒙林萬里之寇李固亦常刀爭之矣陳寶歎誅宦官北軍不助大臣而助宦官後助之殺何進故後來亦藉外兵誅內寇董卓以毛胡之義使入亂京師而祿移矣

唐高祖初起兵開大將軍府以三子領之及得兵二十萬始置驃騎車騎分領折關中為十二道；唐高祖三年更以道為軍以車騎統之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初更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六百三十四府兵數多寡不

同皆置折衝都尉一果毅都尉左右而關內三百六十一府皆屬京中十六衛焉所謂府兵也府兵之制范祖禹謂其制有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于民但其家仍不免雜徭故邊貧弱然宿衛者以遠近更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今番皆以一月亦太紛擾而高宗武后時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姻戚後使及劉仁軌鎮洮河又困于久戍陣亡者不錄其子孫調發多以財免至玄宗時府兵逃亡略盡宰相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後優為之制道遊者皆出應役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

更指上下兵農之分。自以始矣。後又取京兆蒲田此處府之
及白丁而蓋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於一府
更號曰彊騎。自是諸府士蓋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淨選
士人皆恥為之。

唐楊嗣復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典折衝勅契乃發天寶間士
失折衝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
後徒有兵之官吏而我器賦馬鑄暮糗並廢矣

府兵之制。始于西魏。因于周隋。而大倫于唐。年二十為兵。六
十而免。無常勞也。三時耕稼。一時講武。無常聚也。六家而賦
粟

一兵不窮其力也。六家而供一兵。不盡其財也。六衛者十月
而更。成兵者三年而代。所以役民者又甚簡。置府六百有奇。
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舉天下不攸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
勢。兵歸于府。將歸于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
也。一兵之器甲衣糧給于六家之民。固無費也。李泌所謂經
畫得宜。杜牧所謂藝術最長。哉哉是言也。
初時人尊府兵曰侍官。謂其侍衛天子也。及後胡成得以後故
京師相馬奔必曰侍官而宿衛之士遊止矣。州縣調發不以
實壯富者以財免而州縣之士亦遊止矣。張說請募士充長

從宿衛而宿衛更番之制廢矣。李林甫請募士充長征兵以
山東之士成而更番之制又廢矣。其後徒有兵額士不受甲
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與諸人皆謂財計
墮于用兵蓋謂以此

葉文康公曰。并田寓兵于農。府兵寄農于兵。有定額將有定
員。更番再世。安得無將驕卒惰之志。

唐武德貞觀以來邊防之制。立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邊
一惟制命永徽初都督常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
以名官也。景雲二年始以質檢。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
使。然既未重其權也。開元以前。久任不遷。領不兼統。其後
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勇皇子。則廢忠諫
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皆遷領。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李
林甫款杜邊將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怯當兵石請用胡人
京中強騎長征而募類皆市人。于日內勢日輕而節度之權
愈重。安史之變。李郭李希度討平列為侯王。其執日熾。子儀
請解嚴節度以收兵權。代宗不從。僕固懷恩養寇自封而薛
嵩李室臣之徒分帥河北朝廷日弱而授之。竟以此禍德宗
發憤一創之。而不因時順理。致四五一帝之儲。此書素天

使然。既未重其權也。開元以前。久任不遷。領不兼統。其後
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勇皇子。則廢忠諫
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皆遷領。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李
林甫款杜邊將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怯當兵石請用胡人
京中強騎長征而募類皆市人。于日內勢日輕而節度之權
愈重。安史之變。李郭李希度討平列為侯王。其執日熾。子儀
請解嚴節度以收兵權。代宗不從。僕固懷恩養寇自封而薛
嵩李室臣之徒分帥河北朝廷日弱而授之。竟以此禍德宗
發憤一創之。而不因時順理。致四五一帝之儲。此書素天

名號之所必致也。憲宗能起積衰蓋于淮蔡及于河朔之歸
餘威尚在。穆宗溺于宴安而蕭促。段文昌運銷兵至軍士
落籍為盜。以助朱融之亂。而衛博成德合從方命者。又起及
梁晉爭衡。亦唐祚移矣。

唐兵志言唐兵三變。府兵廢而為彊騎。彊騎廢而方鎮之兵
盛。

呂東萊曰。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于內。而方鎮
遂成于外。蓋太宗時。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
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

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故謂府兵變
而為彊騎。則可。謂彊騎變而為方鎮。未之考也。

宋太祖懲累世藩鎮。遂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其分營于
外者。曰駐劄。本京師也。而使康合于外者也。邊防要郡。須兵
屯守。必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其額有四曰禁兵。天
子衛兵也。自禁衛而下。皆皆戍諸路。有事昂征討。曰衛兵。諸
州之鎮兵也。壯勇者。皆送京師。以補禁衛。餘在戍戍更。然
軍數開數。多給使而已。曰傭兵。或王民應募。或在
團結訓練。以爲防守。曰番兵。塞下內屬諸部。團結以爲番

藩之兵也。京兵既多。供億日浩。故太祖常欲遷都去冗。然及
聞晉王之諫。乃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太宗時。吳丹
橫不可制。名募日廣。供饋日增。仁宗時。謂宋都大梁。無形勢
之隆。恃兵為險。格剌太多。將驕。率惰。徒耗國用。故王古石為
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能勝。養而不悟。藉兵之不
必多。故諸路保甲至四十五萬。陰以代正兵。不可代。民
紀有養正兵之費。又復自充保甲之兵。蓋復告曰。元佑乃議
廢之。未幾。復行徽宗時。保甲之數至六七十萬。不能披甲。居
女。女真南牧。換兵才萬餘。莫有敵者。王業偏安。江左勝兵。潰

率張益大。盜矣。乘遠謂中興以前。養兵以自固。多兵以自禍。
馬端臨謂中興以後。兵愈多。而敵愈弱。民未救。而國已危。蓋
兵多而不精。何益于戰。民與兵分。而為二。則民困于養兵。及
至募召。遊手充數。愈多愈困。已而復盡民為兵。實不能戰。國
勢益弱。以底於亡。

五瀆曰。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
之失。而募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本朝雖接元之使。而元起
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我太祖內設錦衣。外上十二衛。以
衛宮禁。外漢之南軍也。設番守。四十八衛。以衛京城。而漢

之北軍也。上十二衛為親軍。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師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通有征行。則調發之事。已別將歸于府。軍歸于營。而唐府兵之遺意也。外設都指揮使司。列于各省。并要害之處。凡十六司。而為行都司者。四近。又設湖廣行都司。矣。每衛約計軍五千六百名。每千戶所計軍一千一百一十二名。每百戶所計軍一百一十二名。衛分軍數。間有多寡。而千戶所。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人。小旗一人。管領餘。未以成隊。但管府。提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事。宋人。仗兵權之意也。今將領。積多軍。任已絕。或納身先後。

而其名。後存。或飢寒。遍身。而其形。後存。兵部。清方。而伍。虛戶。部。會計。而食。耗。弊。亦甚矣。

高皇之制。營中軍。左右。核。左右。哨。名。曰。五軍。蓋。百戰之精。兵也。文皇。以。胡騎。三千。靖。雜。名。曰。三千。征。交。南。將。飛。鎗。火。器。曰。神。机。景。泰。三。年。于。謙。捧。三。大。營。精。銳。騎。兵。十。萬。分。為。十。營。團。練。以。備。警。急。是。為。團。營。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家。以。供。後。天。順。初。羅。八。年。復。置。成。化。初。羅。三。年。復。置。分。為。十。二。營。曰。奮。武。擢。武。練。武。頭。武。校。武。果。武。枝。武。鼓。武。勇。武。威。武。伸。武。揚。武。威。武。威。每。營。為。八。分。而。為。三。曰。五。軍。曰。神。机。曰。三千。如。永。樂。初。制。神。机。

習。火。器。五。軍。三。千。騎。統。騎。兵。蓋。十。二。團。營。者。所以。辦。六。三。營。而。非。改。其。舊。也。毅。皇。帝。信。叔。奸。言。集。九。邊。突。騎。凡。數。萬。人。聚。京。師。號。武。營。上。自。為。大。將。軍。江。彬。許。春。為。副。將。軍。而。十。二。營。如。故。嘉。靖。初。敵。邊。兵。後。虜。報。歲。急。團。營。兵。少。乃。僅。選。三。萬。騎。應。征。號。曰。東。西。二。官。廳。各。都。督。一。人。總。之。而。團。營。所。餘。皆。老。弱。且。為。中。貴。私。備。矣。提。督。有。三。曰。太。監。曰。公。侯。曰。尚。書。尚。書。或。專。設。或。部。事。兼。理。坐。營。則。侯。伯。或。都。督。營。有。太。監。一。人。庚。戌。虜。大。入。京。兵。敗。死。于。是。侍。郎。王。邦。瑞。極。言。利。弊。後。廢。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机。曰。三千。仍。復。永。樂。之。舊。威。

宰。侯。仇。萬。請。調。邊。軍。號。勇。者。數。萬。人。與。京。兵。雜。遂。設。總。督。我。政府。名。為。轉。弱。為。強。突。種。禍。肘。腋。輸。臣。徐。階。發。其。奸。焉。憂。死。蓋。五。府。變。為。三。營。變。為。團。營。而。團。營。又。變。為。成。政府。也。景。泰。中。于。謙。以。尚。書。總。管。務。石。亨。楊。洪。柳。溥。以。列。侯。為。提。兵。司。吉。祥。以。太。監。為。監。軍。而。亨。吉。祥。遂。有。迎。漢。之。謀。天。順。間。抗。宰。侯。宋。永。銀。營。久。進。晉。為。公。正。德。中。英。國。公。張。懋。代。永。為。帥。老。成。不。後。削。士。監。軍。大。璫。谷。大。用。陸。閻。等。俱。橫。甚。嘉。靖。初。監。軍。太。監。張。永。尚。書。李。承。勳。頗。款。倚。而。魏。師。武。定。侯。郭。勛。又。會。甚。至。于。陳。曉。之。少。不。更。事。仇。黨。之。奸。以。濟。積。德。占。貴。收。廢。地。

樞矣。遂為錄。死平江伯陳圭。取時相其會。元岳鎮。遂使顧
實以名將子代。主頗能自潔。小別宿衛。而亦未能甚。更張之
蓋更當勇于影射一也。中貴掣肘二也。久不見故人。不習戰
三也。

文皇時三營數十萬。至景泰僅得十二萬。正德時又僅三萬耳。
尺藉如故。冗食如故。而選鋒無以異于老家。至若奴僕荷戈
而冒。糧充僧頂帽。而應。竊恐三萬人。猶難專辦也。

今中都河南山東。歲有班操。名曰更卒。延綏寧夏。開歲入衛。名
曰練成。連左抽添。軍名曰役。美交廣有招集。軍名曰召募。然

更卒使勞于道路。而各持雜戰。練成日處于身家。而連為
役。後美括其餘夫。而括及家戶。召募多無賴子。而宿名。師府
名何能衛我京師也。

大相五軍之制。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是制一也。徒御既寡。
訓練易施。二也。人自為將。各愛士卒。三也。彼此相形。必爭策
屬。四也。分數畫一。行伍不亂。五也。彼此互援。藉款相倚。六也。
今五軍統而為一。不免偏重矣。然而三營名。可以犁胡。圍營
亦可以及。萬何哉。成祖與于蕭。皆長于操練也。嗟乎。榆林
之役。成祖實天。既無其時。土木之難。危于累卵。又無其。康

成之變。又無其人。以致五軍之制。竟無復者。可勝嗟哉。
私治間。劉忠宣言。中涓不應私使禁軍。嘉靖間。霍詒請汰錦衣
濫冗一重兵。一惜食也。

漢元帝。聞宿衛擊。苑中尉擊。與死事之子孫。科林。欲見。皆用。此
征。今。練。將。不。調。發。矣。庚。成。之。變。藉。非。達。兵。將。無。城。下。之。盟。乎。
漢武帝。大創。匈奴。如。雷。風。過。陰。山。未。常。不。哭。也。然。當。時。士。馬
物。故。亦。略。相。當。今。制。損。軍。以。失。机。輪。故。祖。役。之。士。雖。衆。後。起
距。不。敢。用。為。前。矛。使。慶。公。饒。耳。夫。召。募。之。兵。市。人。往。聞。以
君。之。士。職。耳。是。二。例。不。可。不。破。也。

國朝以郡邑治編民。以衛而統軍。伍世以田給之者。為屯。兵月
以餉給之者。為戰兵。前土民之壯者。日康而倍之。曰民兵。募
他方之募者。練惠而用之。曰客兵。夫田為膏。優則屯。廢矣。兵
為私。役則藉。虛矣。游手無統。則廢。廢矣。然。猶。不。若。客。兵。之。患。
為尤劇也。查。食。旅。途。患。一。思。亂。幸。禍。患。二。僥。居。為。奸。患。三。驕
悍。難。使。患。四。去。家。遠。成。彼。望。太。厚。患。五。眠。食。無。為。我。視。太。輕。
患。六。思。家。易。潰。恃。健。勇。動。患。七。
江一。鴨。回。無。事。養。兵。為。得。無。權。剝。後。削。之。患。有。事。用。兵。為。得。無
任。什。持。輸。之。勞。

漢制材官騎士皆家人子起田中者為之。倘有用農為兵之意。唐李抱真守懷州三丁籍一蠲其徭役給以弓矢官無廩賦。各精技射名曰降路步兵而勇敢為諸道最。李德裕守山州。率戶二丁取一緩則震急則戰名曰推邊子弟而南詔不敢犯。邊悉怛謀降他若晉齊王之武定軍宋慶曆之保毅軍。宣毅軍景德之廣銳軍治平之義勇軍皆兵之出于民而隸之州縣者也。轉餉既易桑梓情殷有父兄室家之念祖宗丘隴之思。心固與客兵異矣。譬之射于衢以他人守節。股枕卧矣。守以主者則時。然中宵張暖焉。然今之士兵曰保甲。為守

鄉也。有司編冊。僅充張導耳。曰弓兵為防險也。追呼走鄉聚。逐鷄豚耳。曰机兵為戍城也。守令閱視環中為戲耳。

馬端臨言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為用。今日蓋有其弊矣。愚謂兵政不在多耳。惟淮陰侯能將多。楚之名將。過三百乘則敗矣。蓋多則號令難一。少則揀練必精。宋人劣弱之兵不可用矣。若驕悍之氣則在于善御而不可。排靡之。至于客兵不難犯法。其氣勇驕有事之時。人犹安之。一旦承平。人輒起叛。然亦安可去之。以自撤其藩衛。弱之以自損其爪牙哉。德之南兵不善騎。北兵不善舟。轉而相習。則

南人輕躁。北人勁慧。勢必相爭。運餉則嫌多。分戍則嫌少。臨事而計則無及。日計主著而訓練之。歲至計哉。先臣曹銳志。後河套製有火器。宜精其法而脩之。

沈一貫曰。京營士驕。今方無舍矢之技。尚以尺籍為奸。况人精其能。技石起距。禁犬道主。何所不至。一人指揮。炎。若何。故曰練軍非雜制軍為難也。

劉孔當曰。兵亦安能盡得精悍。惟得精悍者以為之倡。則有以勸其翻然勃然之心。故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今邊兵最稱槍林。而寧夏次之。榆林地瘠民貧。敢死爭先。虜不敢近。名譽

至。今却訓練。藉說足以奪敵。天子亦何愛內帑而不以奉士。若其擾。教食洛口。祇寇資耳。

今天下非無兵之患。北地良家子。期門羽林。材官躡張。自若也。尺籍之練。蠟也。而廩食外衛。所頓非減也。剝楚鉞客。三吳亡命。江淮俠少。走才撤而數十萬。表立號名。無地無人。而非兵也。負敗列肆之輩。危歲無藉之夫。取于應文。不期閭閻。試與之按鎧仗。常鋒鏑。不止安于農窳。抑且化為烏有矣。故曰簡練宜精也。

秦之兵所以興秦。亦所以亡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曰更

率給中都者一歲而吏謂之正卒。巡邊者謂之巡卒。臨陣者謂之戰卒。長城之卒四十餘萬。嶺表之卒五十萬。驪山之卒幾十萬。阿房之卒幾十萬。厥後勝廢起于卒。劉項起于徒。殺今守者卒屠城者卒而秦遂滅矣。漢之兵所以強漢者。所以弱漢者。南軍有東。明南屯公車。翔平朱雀。玄武蒼龍。北屯凡八校尉。則內兵之盛可知也。蜀三河。潁川則有步卒。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臨淄則有擊手。荆楚則有鉞客。而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將北軍

五校。擊毛鄧鴻將北軍五校。擊胡外兵不足禦。變內兵疲于奔命。而漢遂不支矣。唐之府兵共六百三十四所。而關中三百六十一所。是居重而馭輕也。農隙而教閱。則折衝掌其節度。有事而調發。則郡府驗其符契。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粮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府。無極兵之憂也。奈何開元而後。府兵之籍缺而不補。折衝之將久而不遷。一變為彊騎。始於張說。則關內有常屯之兵。而番上之制始廢。再變而為方鎮。始於林甫。則邊塞有長征之兵。而番戍之制始廢。張騎廢而有禁軍。方鎮強而劫天子。而唐遂亡矣。宋

收藩鎮之權。天下兵總于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柄。無備之重。東師之兵。總于三衛。而三衛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實。不明于取將。而暗于善兵。迨保甲兵造于熙寧。而民愈擾。募勇刺于治平。而民益怨。夫豈不詳于制兵哉。而鍊于制。康定之間。元昊陸梁。而兵疲于西。崇寧之季。女真犯京。而兵總于北宋。室遂運矣。

勤王入衛不在兵多。而在將暗。故桓冲以刺袁之衆入。而謝安却之。以兵不在多也。白公之亂。葉公一人入。而楚平失秦兵。成遠蒙殺。葉公在外。而勝廣劉項得以把關。以君則有趙高也。朝有正士。則奸雄備有所憚。故宋晉執國命。而不孔父言。瞞欲移漢鼎。而戰孔融。昭宗之時。李克用若入。而清君側之奸。唐社甚不屋哉。

成周宿衛之制。右則有宮正。宮伯之衛。行有虎賁之衛。僕從之衛。掌于太僕。守隸之衛。掌于司隸。當是時也。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衛僕從。固非正人。執利鉞而操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夫居虎門而詔王。燧者。乃率西黃之賤隸。宮正宮伯。統于太宰。虎賁掌于司馬。司隸掌于司寇。而皆聽命于太宰。馬漢之南軍。衛尉主之。景帝時之素盞。武帝時之東方朔。皆以儒

生而為市官。後乃多用官者將禁兵矣。唐用官官觀軍容。于外。何況宮衛。故南司曰。非司日重。而橫不可制。宋太祖當老逼之。尚不款親兵力。而抑官官。致不得宣徽使以死。後童貫出掌六師。官官肆橫。然而親兵及弱。宿衛日少。兵國朝錦衣十二衛。皆以世率。爪牙之任也。然衛皆以功臣子孫。腹心之托也。

周之載兵。止于六軍。兵則民也。無坐食之費。無常屯之勞。制至善也。漢之載兵。始于番工。猶不勞也。變為常屯。為遠征。兵益疲矣。是以京師軍務藉州兵。以除關官矣。唐之載兵。初近周。

制厥後。府兵變為長役。長役變為禁軍。是以神策強盛。關官兵。收終藉藩鎮之兵。以誅之。而晉梁成。實唐不祚矣。宋之載兵。惟取其多。而不知簡練。民疲于養兵。兵後以強者。倍周慮。以弱者。代諸京師之兵。久後困頓。虎兇。與龍衛。皆不能戰。而祚不守矣。國朝載兵。左府所屬者。留守等八衛。右府所屬者。虎賁等五衛。前府所屬者。天策等六衛。後府所屬者。橫海等六衛。中府所屬者。神策等六衛。蓋極盛矣。通年或朝外兵。以衛內。則放邊成之驕。或朝內兵。以防邊。則六居重之體。皆非計也。謂宜倣周家。寓兵于農之意。厚極三輔之民。遷其丁。

壯名禁於官。身耕于野。農隙則訓練之。以教之。而養一兵。已不知困。而兵不告病。隱然成金湯之勢。乃不救之基也。

國之外。兵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軍賦皆出于井田。地方一里。為一井。十井為一通。十通為一成。為終。十終為同。十同為封。十封為畿。天子之國。提封百萬。賦六十四萬。戎馬四萬。臣兵車萬乘。侯國提封十萬。賦六萬四千。戎馬四千。臣兵車千乘。大夫之家。提封一萬。賦六千四百。戎馬四百。臣兵車百乘。五國為屬。有長十國為連。有帥三十國為率。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有牧大小相維。所以合輿數。而衛

王國者也。秦并列國。而為郡邑。盡銷鋒鏑。聚之咸陽。內外不相維。故祚不長。漢制騎士材官。而郡國之兵始盛。唐制折衝果毅。而郡國之兵始分。故董曹至。而漢亡。朱李來。而唐滅。其為患一也。宋以京兵分番外。後或以土民自守。或出自台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而保甲之制。則兵過天下。非所慮。而強之使。非所習。而驅之使戰。兵以兵。為古之常法。而在今。則為奴。臣。周有御。遂之兵。以備禁衛。有立向之兵。以備征伐。師。遂使重。而賦輕。立向。使輕。而賦重。皆需農于兵也。漢人調兵之法。起田中者。為之。亦為衛侍。

者。業農桑。唐人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有事則荷戈。以戰亦皆民兵。宋初以京兵隸州縣。京兵不足。則以民兵足之。孫武保據宣毅義勇。皆兵出于民。而隸之州縣者。也是故禁。積不若主人。陳寔言之。京兵不若土兵。田况言之。慶曆初。詔。判四路。考手。張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治平。楊詒。判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誠以藉民為兵。財省而足用也。乃熙寧大臣。用趙子幾之言。行團練保甲之法。為法密。而為教酷。甚至王師驕惰。視民兵有敵。則驅以前。行有功。則據為己有。而主帥又多庇官軍。故民兵益困矣。

識者。歎時行保甲。而因藉之為兵。皆土著。無內顧而者。餉是矣。然募卒。不當四業。身羈營伍。而民亦能盡厥本業乎。應募者。棄其井里。歸無所棲。一旦罷之。保其不為黃巢。綠林乎。應募者。必自計能離田里。而土民。歎赴徵。相乎。應募者。以力博食。其心誠甘。而民也。自食其食。而為官役。結甘心。死關子。宋蘇軾。與司馬光。辨役曰。農出谷帛。養兵。出性命。衛農。天下使之。聖人後起。不能易也。免役之法。寔大類。以今。秋。羅免役。而行。星。役。如。羅。長。征。而。漢。民。兵。蓋。未。易。光。雖。不。以。為。然。而。至。今。是。之。

發之民
快加三
法下何

古者民與軍合而為一。後期門羽林。良家子弟。官。張。府。兵。備。將。昂。命。之。軍。也。與。民。為。二。矣。民。與。兵。又。分。為。二。國。家。有。祖。軍。有。召。募。乃。兵。之。中。有。軍。官。操。練。之。兵。又。有。守。令。捍。禦。之。兵。何。多。岐。也。今。夫。操。練。之。兵。猶。以。兵。名。守。令。捍。禦。之。使。壯。儀。仗。者。既。過。半。矣。至。于。守。令。捍。禦。之。兵。若。馬。快。若。健。步。若。民。壯。若。精。兵。若。常。兵。則。止。以。供。迎。送。應。有。攝。自。霜。降。一。操。外。幾。不。知。甲。兵。為。何。物。矣。夫。隸。八。籍。者。日。多。則。緣。兩。敵。者。日。少。而。不。知。所。隸。者。非。所。用。乎。食。于。公。者。日。以。繁。則。耗。于。私。者。日。以。鉅。而。知。夫。食。我。者。非。其。衛。我。者。乎。

按。周。司。馬。掌。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故。也。故。司徒。以。井。邑。立。向。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任。兩。率。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是。而。稱。之。時。得。以。辨。其。後。鼓。鐃。鏡。之。用。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凡。此。皆。井。田。之。功。也。
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甲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小而事大。凡。鄉。遠。七。家。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以。正。邦。國。而。不。及。盡。用。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功。也。

葉天康公曰天子有六遂六卿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為六軍不盡民力也。魯人三劫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只三軍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為兵而不番。美在晉作三行是盡一州遂七萬五千家皆為軍不番。兵也。

存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免被虜作執秩之官于是此強而併弱矣。秦成公作丘甲宣公劫稅於于是乎以上而刻下矣。

齊德之技擊魏志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選民以力勳誘民以利。關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淺。大國五軍之數矣。秦

兵十五以上。悉詣長卒。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七家用一人之制矣。

寇錯言造卒守塞三歲而更不知胡謂。造常居者家屋田作以備之。便文帝從其言。于是募民徙塞下。以募兵之始也。然從家王臣。非如今之募兵也。過更之法。孫成者衣糧自備。亦非今之養兵也。武帝始廢南北軍。分置八校。實以胡越騎士。亦召募始與唐開元政府兵為長卒。而名募之制。遂今民始困于募兵矣。邊方土兵。風土素習於虜。有父子兄弟之饒。于肉有室家。慮其之念。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錢之京師。皆為焉。

無蓋抑有所獲也。

孝宗常遣樞臣軍士之苦。樞臣劉華容以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糧。對令運軍。樞臣有司至得獲也。江右諸衛故有京操之役。裹糧跋涉。與江北將運軍。棲運糧載。而吏操糧。後荷戈。聞說。見對。後視。角。能。為。戲。場。運軍。春。暮。往。垂。冬。歸。沉。深。可。虞。雀。鼠。之。耗。也。僧。為。苦。索。無。擔。石。身。無。布。春。俸。乃。以。為。困。操軍。世。隸。衛。官。統。轄。之。午。出。懷。祿。則。東。鳩。而。朝。軍。士。刻。削。之。以。為。固。然。則。駕。之。卒。營。官。又。滋。之。衛。官。之。吸。勇。飽。營。官。之。整。雅。填。而。操軍。之。惰。者。亦。得。以。持。其。上。困。以。為。悍。又。與。

事容而對異矣

向者京營及中州各衛與前宣大榆諸軍皆有班操之制。以萬五千人更番。連行歲者。為令。仿之習勞。自秋市。既通。諸軍無所用之。慶曆以來。惟京前二班。尚知故事。宣大榆林歲折行。積。越。解。名。曰。班。銀。好。弁。以。延。速。為。名。卒。侵。能。之。京。班。名。為。工。作。實。亦。飲。青。珠。以。法。權。璫。而。前。班。亦。僅。供。飯。菜。之。役。而已。咸。維。光。曰。方。今。象。年。日。久。編。民。忘。戰。卒。然。選。兵。有。類。數。餉。有。限。給。切。不。可。用。成。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輕。利。者。是。也。最。宜。用。柳。野。充。實。之。人。黑。大。粗。壯。奉。善。手。面。皮。肉。堅。實。

有土作之色。畏官府法度。易子馴伏。今專取豐備。或取力。或取威。或取伶俐。不思為無膽氣。豐備不便疾趨。或飛或至倉皇。伶俐或至規避。力大者。是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而膽氣之蘊蓄。必有精神透露。而相法尤忌死凶之形。重福氣之相。此蓋選人之法矣。

孔貞時曰。國初武官二方八千。有奇。成化而後。業十一餘萬。不啻四五倍之。有鎮則有官。則有軍。是占役之重。而冒餉之衆也。初制領兵之官。帶親兵不越五名。今至三四百名。此四百名者。練不及焉。官之由庇也。冒濫在焉。官之兼併也。軍下未

今各營衛或止許親兵十名。多亦不越五十名。餘者歸之營。操如一。官軍之宜止。清出親兵五十名。則一萬管軍之官。可清兵五十萬。昔不得其用。而今用之。謂之增兵五十萬可也。每軍月食糧一石。昔聽軋沒于官。而今寔給之軍士。則就五十萬之衆。即謂之月增餉五十萬石可也。况累積而通計之。自不止此。

解兵

宋臣有言。勇士可以用。兵而不可以。主兵智。士可以。主兵而不可以。養兵。蓋兵之方強。常有驕悍。難使之氣。過為戢之。則入于弱。然與其弱。不若悍也。善養兵者。愈強而愈戢。不善養兵者。愈弱而愈驕。蓋兵強則力不令。食易贖。故可以養。兵強則率服習。順上令。故不至于驕也。弱則名譽多。而冗食衆。故難養。弱則多姑息。而敢鼓譟。故至于驕也。

我誠勇。衆將服。我誠智。衆將恃。我誠公。衆將悅。我誠信。衆將懾。彼驕而人樂。惟其公也。數短而人悞。惟其信也。

教之以蒐田。而衆著于長幼。存矣。道之以禮樂。而衆著于安和。之常矣。故之以專君親上之良。而人知向方矣。訓之以致命死綏之義。而人懷敵愾矣。由是而儀鸞可赴也。格賈可驅也。六花不亂于疾徐。而四廟不愆于步驟矣。又何驕弱之患哉。

勢為之擊也。欽其望。大兵之用也。儲其氣。驕而強不可用也。氣弱而衆不可用也。有淮陰而市人可開。有抱真而隴畝皆兵。子儀領朔方。而一軍稱忠義。岳家軍。難于撼山。彼固有以養之者也。歐陽脩曰。後世國家。與莫存亡。未嘗不以兵。奈何

不思養之乎

人主精神為將士所共注。未有上介瓊林而下甘極最羅者。未有上能深宮坐拱之選而下起投石超距者。工自弗修而勤勞則銷矣。而兵之輕賦而賦充矣。

天下不志無兵。志無財。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太公曰良解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惟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成。為不卒耳。故曰勿微使于難成之渠。而投金于巨壑。勿貪功于無事之故。而委賂于疆場。

兵無常強。有軍則強。亦無常弱。无軍則弱。器久而不用則敗。弓

久而不用則解。鼓鐸鐃鏡之命。習者不能辨。攻殺擊刺之法。統者未及知。削國之形也。惟夫當無事之時。常視為有事則備矣。

今兵務極矣。尺藉徒存。分稽詳效。古復和仍。流移莫詰。其弱在耗麗。無乏鉅鏡之容。儲胥實。石之積。或半石。而致段馬。或衣見肘。而戈无刃。其弱在德。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知。鼓鐸鐃鏡之命。習者不辨。買開而輸。月鏡而抵。僅同兒戲。其弱在輸。肉食為禪。輪到成行。無論老。家不能受。甲而鏡。挑進見。故色實其弱。在法。告奸。濟。張。脫。巾。讓。情。不。必。實。令。不。必。行。

其弱在戰。而又在勝。于以而蔽其耗。探其德。登其愉。越其快。而散其驕。與驕。乃所以為養之也。

三官不嚴。五教不軌。是謂餘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鼓。教。之。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

凡。鼓。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隴。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置。鼓。十。二。面。南。十。二。枝。立。五。色。旗。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美。以。易。見。而。生。勇。也。

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學。戰。教。成。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學。戰。教。成。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教。刀。者。先。使。執。持。便。慣。乃。以。形。制。輕。重。折。伐。猛。劣。而。為。之。等。教。旗。若。捨。者。先。使。執。提。有。力。盤。旋。進。退。乃。以。千。之。長。短。大。小。辨。刺。深。淺。而。為。之。等。教。弓。矢。者。先。使。張。弓。架。矢。威。儀。容。正。乃。以。弓。之。硬。軟。箭。之。速。速。遠。近。射。的。親。疎。干。甲。重。數。而。為。之。等。教。弩。者。先。使。之。束。縛。弛。張。輕。利。捷。敏。乃。準。弓。矢。而。為。之。等。教。士。卒。疲。勞。不。可。混。同。為。一。；。則。勇。士。不。勸。齊。曰。使。等。親。曰。武。卒。秦。曰。銳。士。漢。有。三。河。俠。士。劉。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

有大勇敢死樂傷者服為一卒名曰冒必之士有銳氣壯勇機
者服為一卒名曰臨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奔列者服
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捷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
滅旌旗者服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靈善走
者服為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款復見功者服為
一卒名曰死關之士有死將子弟款為報仇者服為一卒名
曰死憤之士有窮貧忿怒款快其志者服為一卒名曰必死
之士有替婚入虜款掩逃揚名者服為一卒名曰屬銳之士
有齊席先罪之人款送其恥者服為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

材技無人能負重致遠者服為一卒名曰侍命之士由是集
而別之禮而厚之屬于大將無不盡力效效也

尉繚子曰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見威者
勝凡將能其道者夫畏其將也夫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
畏其吏者故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知畏侮之權
夫不受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
下順威在上上愛故不二威故不化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智莫大于素疑事莫大于無悔一言不信則三軍之心惑一事
二軍之疑疑一法不舉則三軍之志惰一志不周則

三軍之情解
刑上極賞下通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
俱死卒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
用也

為將者冬不被寒夏不張蓋所以同寒暑度險不乘上陸必下
所以同勞佚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
渴台戰必立矢石而及所以同安危凡此將禮也

上下同歡者勝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不待已也

威絕光曰操兵之道不獨執獲走陣于場肆雖閒居坐睡嬉戲
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而不至于謹謹散野或
遠而冗之或勞而息之又必須收其放心使之乘興兢業而
不至于懈吾不核故大為將之道款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
人之性矣蓋必有生道在乎其間令人惡之而不至于死也
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七絹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所謂
威罰者不獨刑杖之罰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去之勝負
者氣也氣無者盈勝則成敗則解能治氣則常勝矣雖大敗
中亦有必賞之士雖大勝中不無待刑之人則在乎明新而已

兵變

唐之敗人以為藩鎮太重其主帥制于偏裨制于士卒凡矯命推什以抗天子者皆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是唐之兵為最驕晉魏以前無有也。

乾元初年平盧魯度使王去志率上遣使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極高裨將李怀玉殺去志子推侯希達為帥上從之自是魯度使由軍士廢立。

唐時兵變能定之者凡四李密之亂歸混以兵入其境藉為憑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是急而定之也。田希

擊之亂逾年李嚴不問偽出兵援涪州與之並舉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不敢動是緩而定之也。楊弁之亂朝廷謀殺馬元贛為游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預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以用甲申威而定之也。陝統之亂李必請無授弁而領轉運使以行實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利一人械五人及側以安是不用甲不申威而定之也。然能定一軍而不能定天下無救其失也。昔清問五堡之變天成之變說者以為無重誅故相繼而起然當時無臣敢不諭有罪與否一切讓總督臣源清不論是非

與否一切讓勸肅皇以一詔定之。蓋唐臣能定變而天子不能肅其紀綱故雖亂我朝諸臣不能定變。天子能肅其紀綱而無定也。

萬曆間七年脫巾者屢。操于浙謀于寧武謀于粵謀于極操于鄒又謀于神木。操山天子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備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棄而曠然更始。然矣。但詔極臣權操臣辱監司。監司以兵變削籍者衆而以更正法者少。紀綱似少損矣。人情急則令緩則散。其散則一夫耳。微吏治之是矣。今為吏者為虐于之快。而為兵者為衝風之氣。

本善倒置哉

山陽亡使。蘇令起漢。梅福以為匹夫窺國家之權。而上與天子爭衡。羽林士卒殺虎賁。大將軍元魏置而不問。高歡歸而散財結客。紀綱安可不正也。今者射圍勦為蔬園。經生不知決拾為何物。易書與計偕。領民社。下人執議曰是儒儒也。是敢鼓譟而起耳。該使學宮復習射之令。民將曰是不可蘇而虜。明示天下以觀德之舉。而陰以奪小民無忌憚之心。此一策也。今者兵革令。軍又恃長技以凌民。該使長吏揮民之壯者。復其身而訓練之。則民皆勦

卒。彼待哺之軍必不及嗷乎民。此又一策也。國家于武舉之科。尤兼之策論。而文士不闕之考。是厚望武士以通才而薄待儒生。以尺牘可乎。是教射之策。所當行也。李抱真以三丁選一練。民于津路遂成強鎮。是練民之策。又所當行也。

朱襄

兵食

漢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伐叛。文景禦侮。以中國之民之中國之兵十五稅一。司農諸食布在郡國。算賦大半卒更。卒價去在郡國也。帛式布。穀。答。四。夷亦惟算。權作幣。以贖用。賣。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處未嘗加多也。蓋漢兵出于民。而其任。未緣成者。猶未食于縣官。及調兵遠征。則食其所。在郡國之粟。此所以無利也。坐食之費也。

漢末交兵。爭霸。惟藉屯田。以足食。然三國六朝。北伐有乏糧。而

運者如諸葛亮。攻魏。增灶。而還。祖逖。攻劉。弘農。士以為米糧。運濟。取河南。鳴。響。而。重。沙。王。鎮。惡。取。給。義。租。米。偷。之。至。食。量。最。五。胡。元。魏。南。寇。有。以。乏。糧。而。還。者。石。勒。魏。佛。狸。元。英。皆。嘗。南。寇。劉。川。攻。南。陽。以。乏。糧。取。棄。倉。孟。走。守。潁。陽。至。屠。木。桑。劉。宋。元。嘉。中。或。借。富。民。僧。尼。之。資。或。減。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獻。親。王。之。給。故。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現。隋。食。貨。志。唐。叔。東。晉。至。干。梁。陳。皆。收。賣。商。賈。物。珠。犀。之。利。州。郡。任。土。之。賦。王。公。佃。戶。之。稅。編。民。租。調。之。入。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稱。不。備。有。如。吳。蜀。晉。宋。

行屯之策者矣

唐初練人以口分世業而取之以租庸調故其蓄兵以府衛雜
多而無兩攝設官有常員不濫而易以保及開元天宝世業
租調府兵三者俱廢兵冗官濫而兩稅之外有鹽鐵轉運屯
田和權鑄錢括苗借商稅開架進奉獻助無所不至乃知官
民兵有常職故費絀而無死由口分世業為之本也官兵民
無常職故食冗而保貧由口分世業之不存也然世業府兵
之法雖壞而猶有軍府屯田以行要衝以助食開元玄宗
元和德宗太和穆宗之間皆賴其利至于五代易置天子府

樂

卷二

以兵於是不聞有屯田者天下安得不以養兵而困哉此五
季有犯毀息食益之禁者悉有常刑信為養兵故也

宋初之制兵也欽強悍之民以為兵賦淳良之民以給兵而宋

祖嘗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然其弊有二一曰

兵冗二曰兵曠神宗時張方平上疏曰慶曆禁軍之數以景

德以前增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莊城廂軍遂與禁軍數目

我等歲增衣糧天下安得不困以此兵冗之驗也又重俊卿言

宋朝之兵自重賞高球壞之而勸阻之法壞驕惰之習成也

既則止邊設則清至於平居小則荷戈權奪以運大則肆行

攻城此兵驕之驗也論者謂太祖規模遠過漢高而歷歷無
奉春之策惜哉

國家財賦倚於東南轉漕山東入于惠通歲輸太司農者四百
萬石其開立各邊即如宣鎮一歲銀九千兩而民賦居十之
七他鎮可知而正統間又發內帑濟運正德間王文恪建議
謂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蓋款以首之也至嘉靖
間則析度于羨歛之歲而饋給于邊圍之窘世宗乃款資成
計部全書舊倣後旁侵軼原集唐募三鎮歲餉且增以特餉
為便辦計也今乃為額蓋天下之力困于九邊尤困于此三

樂

卷二

鎮矣故論者謂北虜且歛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可議撤
也諸名募偷造等費可議蠲也而又講屯田之事通益商之

利復本色之徵以豫其備焉如是則兵無所慮其冗而財將

益贍財無所慮其窮而兵將益強雖成固之兵農為一以順

治威嚴於天下者不是過矣

自島夷內江東南始為名募民兵為倣胡客兵及兵衆雲集餉

給不敷于是為增派餉額為借括富民散兵城賦似而當講

第款散之也而有事不憂其難聚之也而有事不憂其無

備亦惟什保甲屯田之法而已

漢之敵。武帝始也。唐之敵。玄宗始也。兵以不現而震。而二帝視之也。宋之敵。蘇慶曆始也。兵以精而強。不聞其以冗勝也。漢唐之敵。在變。及其初而失者也。宋之敵。在不知變。溢其初而失者也。漢唐之敵。在兵。頓而食亦隨之也。宋之敵。敵在食。甜而兵亦隨之也。

餉之不足。宜有餘兵。而兵復不足。豈登陣授甲。皆象人不可使乎。兵之不足。宜有餘餉。而餉復不足。豈水輸陸輓。皆羽化不可問乎。

秦自俞父開國漸靡而至。信公失其故額。公一奮而務農種谷。

即用愛人。遂能先復周公之宇。故其詩曰。公徒三萬。公車千乘。依然大國之賦也。然于額。不漸溢也。既克淮夷。在泮敵。敵額如是。亦足矣。

晉馬隆當六軍。既與之日虜。格某州請更募勇士三千人。鼓行而西。轉戰千里。所殺傷亦以千數。則豈泥于額哉。

陳眉公曰。國家成平添增一二萬兵。戶兵二部皆有雜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會空。里巷蕭條。然史傳嘗言集將兵幾十萬。某廉兵又幾十萬。兵多而餉不足。何也。南渡之後。巨寇蜂起。呼黨惡少。以為兵。剽奪成邑。以為

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眾七十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韓世忠平緇青李復賊黨。得兵餘萬。平廣西曹成。得兵幾萬。平白面山賊劉忠。亦得兵萬餘。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襲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幾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數千。平湖賊楊么。得兵十萬餘。他如二張劉錡。皆稱是。今蓋得而用之。蓋之兵。即我兵。盜之餉。即我餉也。乘輿播遷。京師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勦王。奸惟借債。盜賊縱橫。以輩善招諭之。則為我用。不善

招諭之。則為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观望者。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戰。先收盜賊。則百萬之兵。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起兵。皆以動王為名。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寇。不可輕招勦王。團練聚而難散。勦王來而難去。宋南渡之後。廣之東湖之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動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使非韓岳諸公招諭。則安知無溫悍復生其間也。

漢法二十而征六十而克今一卒而康之終身不坐虛子先征制停康令法軍不出征而使守城則昇以半康不為利矣不然者或以考試法春之以而法給所饒而官無利焉庶之以繁其心乎

食水德也積之有源斯泄之可繼未有彼有濟而此有溢孰不至于立涸也者兵火机也善馭則制敵不敵將自焚未有以無制之兵耗有額之餉孰不至于燎原也者

民兵吁于桑拓士遊愛于樵蘇藉催科以何從而康儲共若掃食之嗟也如斯矣先登陷陣者簿錄收守守者逆誅噴者

習為屠吻多口輕裘緩帶之風不肖者稅為盜匪固涉射錄穰苴之術兵之靡也又如斯矣故朱提不漢則軍民之自聚皆之度歲不厚則倉儲之變故莫珥耗盡不濟則宗府之休德未既是在是食者加之意耳故後歐挾鏡必得寧旗死後之夫信賞必罰必封拓地處城之績商使訓卒必奏三門五量之奇是在是兵者加之意耳雖然本固而後標可察倘使而後兵可先用兵而無餉是無水而為空執之煎也昭敵而謀餉是渴極而為掘井之汲也昔秦收養為屯田而許下之兵故管子禁私鹽使官鹽無壅滯而九合之烈燄焉食尤為

今按籍而數兵非汰也然兵愈多而飽若于弱持若而計食非

簡也然食適多而逾若于餒蓋有兵之害而無兵之利有食之費而無食之用兵非少于昔也曠服雲也持戈矛而虜

健者非乏人也然而尺伍空懸軍名偽列流市井以竄藉而靡履糗糧半入統倚之手掠精銳以自衛而為第擊斗及駭

疲弱之徒等魚麗于兒戲望糧烟而鼠奔是兵以多而益弱食非少于昔也陸戰水輸極帶蔽而仰袖臚者非乏食也然

輩數而出刺戟而入乞公子之力于長安則古黃錯陳而坑女實中者不完鷄結衣籍曹丘之口於油幕則索裝雜帶而

填山整谷者不登二醜之享將愈肆其鯨吞士徒成其錫立是食以多而益餒無弱則食耗于浮糜是中虛也食虛則兵

疲于樽腹是坐稿也無事則脫巾語雜杖辰群道常忘兵之多有事則股栗色變發聞左以代戰而卒不淨劫一飯之用又忘兵之少在民則懸替供遠海內若掃常若食之博而在軍則則腐奪探枕空戈以待且而卒永得享一飽之樂又苦食之穢誤是兵者無不

以官傭法。大創之乎。設之食者無不讓與也。謀開荒。中粟
矣。昔元法行之地。侵于豪貴。既地驅。疲瘁。田其中。雖能
撥。種。春。錦。而。莫。升。斗。之。獲。則。燕。趙。淮。楚。瀉。函。水。潦。養。蒼。無。烟。
非。豪。有。力。者。安。得。負。工。力。而。服。錢。鎊。乎。夫。東。南。十。鍾。不。當。塞
下。半。石。如。下。開。中。之。令。則。保。伍。散。落。阡。陌。為。墟。碩。安。而。得。必
高。膏。不。通。疆。改。內。壑。非。徒。病。高。而。且。病。固。

兵食之禁。饒之曰胃。兵胃則濫。則弱。食胃則侵。則餒。故胃
之饒。在于穀之而已。穀兵者。非禁。沃之也。京營之胃。在車。邊
書之胃。在將。胃在車者。法在車。練。諸。營。而。穀。之。分。則。終。轉。各

司。薄。核。若。賒。所。養。不。得。占。藉。疲。老。不。得。虛。康。身。甲。而。名。乙。藉
存。而。人。亡。者。不。得。詭。法。矣。胃。在。將。者。法。在。合。謀。大。將。而。穀。之
合。則。擁。衆。奔。也。志。力。泰。功。勤。銳。不。得。履。萬。私。練。菜。疲。不。得。驅
以。乘。卸。肅。隊。以。出。肅。隊。以。入。而。什。伍。虛。虛。不。得。偽。增。而。偽。減
矣。穀。食。者。非。禁。穀。之。也。京。師。之。胃。常。素。邊。餉。之。胃。常。備。胃。在
盈。者。其。數。實。而。利。有。所。散。也。法。在。穀。其。實。而。虛。之。陽。其。其。數
而。陰。收。其。名。者。私。居。其。力。而。公。藉。其。清。者。退。一。切。但。給。之
奸。統。將。之。胃。不。得。群。而。聚。六。其。中。而。衆。者。無。所。散。也。胃。在。師
者。其。數。虛。而。利。有。所。聚。也。法。在。穀。其。虛。而。實。之。實。則。飢。寒。者

若若燭照然。發頭虛見。不待買明而輪月錢。壯丁銳士。不待
擁擠而守空壘。一切首功之賞。冬夏之春。不待泥而漁。儼其
中。而縮者無所聚矣。

兵無胃則一兵食一兵之餉而餉。且者。又何患于耗而餒。食無
胃則養一兵。得一兵之用。而益益精。又何患于疲而弱。

兵之弱。尚可換也。健騎之密。久營而黃。水得專。筭給之。任觀客
之。勅。替。飯。而。卷。伯。得。與。子。矢。之。命。持。大。阿。而。校。之。柄。兵。漸。謀
矣。食之。餒。尚。可。充。也。故。此。之。膏。已。竭。而。推。關。之。使。捍。肉。而。食
司。營。之。素。如。洗。而。左。藏。押。積。之。滕。日。尾。閭。而。汝。剝。民。命。而。奪

之。生。食。是。匪。矣
國。初。九。邊。歲。額。一。百。餘。萬。有。屯。田。本。色。中。鹽。輸。粟。成。私。間。二。百
為。世。宗。時。增。至。三。百。萬。今。四。百。萬。矣。司。農。安。得。不。告。匱。乎
國。制。一。軍。以。失。機。論。故。有。司。出。征。募。民。兵。而。養。軍。無。而。用。夫
理。固。當。如。理。家。之。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
彼。積。習。之。久。以。為。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
益。憐。則。益。匱。而。益。無。以。給。之。至。於。枵。腹。而。號。尚。安。能。強
其。腹。捷。哉。且。無。事。則。賦。民。以。養。軍。有。事。及。諸。民。以。衛。軍。可。乎
唐。子。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戰。則。不。可。使。無。事。而。食

李抱真練民兵于澤潞而道克國屯田于金城故行保甲不惟
可以蓄兵且可以省賦行屯田不惟可以足食而亦可以足
兵。
孫子言善戰者固食于敵國朝也先之于謀縱火焚城外廩
防其因食也

朱真

八

朱

屯田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不屯田只有屯田可成民力

神會初趙充國以屯制諸羌三國時秦祇營許下而諸葛出斜
谷鄧艾寔淮南司馬懿屯汝穎晉羊祜屯荆襄隋以前法緣
事罷農隨兵撤唐開府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隸司農者每
屯三頃隸州鎮諸軍者五十頃天寶間歲收屯租者九十一
萬三千三百六十石然兵雜耕告擾農具仰給官府故報
罷後歸重事以振武一隅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
萬石軍城營田卽寧三十萬石宋瑞拱二年以陳恕等四人
為河北招置營田使淳化中又令何承矩制置河北恕矩等
並以率犂耕作事幾輟意以邀功

高彥海頗仍无制改營軍高戶為軍衛遂撤民屯一指揮營
五千戶一千戶猶七百戶一百戶皆旗軍一百一十二人榜
命諸將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屯屯充初下令中諭諸將
每因沐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氣緩其輸粟沐英
築密帖木兒等各陳疏上因開屯寧夏蜀漢間又令軍士人
樹桑榆植粟胡椒若干以備歲歉又用宋訥所獻守邊策五
步今屯相繼又錄秦屯卒百戶吳信遣使成輸儲得毋如吳

信命秦晉二王凡邊撤屯種五月報屯卷七月報結寔十月
報子粒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八十餘萬浙最號少猶二
十二百頃有奇勅都督府曰養兵而無病農者莫若屯田乎
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又嚴諸關守兵悉令屯田載在令
典蓋八十九萬七百二十餘頃

永樂間俞黃福之請蓋廣遼東屯令徵牛朝輝醉以布絹寧夏
總兵何福屯粟數最下詔褒美又置各省按察僉事轄其事
防武弁也諭戶書夏原吉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又
念屯田肥瘠不同視歲收之數為列考較謂之樣田又謂侍

臣少獵田家見所食粗粝每親勞管屯田何独不然後置紅
牌載規條其上仁宗下令所司毋以征徭役擾其佃作至宣
德以後兼理提督或以御史或以都御史以倉場侍郎以副
使以通判大同提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察行賞
承平既久各官使以文具盜悍侵謀世官占沒而士日以失
業

御史張昂言大同地平曠宜粟麥多為軍官所據學士商輅亦
言外地曠袤而負城堡統格者請勸或入為莊田總參以下
都分其餘士無便田可耕

此屯田
所由後
保大儀

國初秦高翰舉入諸鎮巨商役游民創立堡壁為屯聚田卒有
所恃賴成化中甘寧之間斗粟僅二十錢虜氣奪孝宗之初
徐濟為內閣戶書葉堪與廣陵大賈媾奏請拆邑而遷地空
斗米至五百錢矣

宣宗時尚書黃福言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皆河壩地請以
十萬軍屯之于是遣吏帥節中趙新等按視會有沮其擾常
業者遂罷而立濟王整皆言京東及三邊地宜屯事久不就
亦羅列種款脩其制奏遣御史胡汝礪巡視督屯以入多而
先者為功軍夏尤甚安化王乘卒怒遂為亂而羅列

屯田必久而後獲利則見為緩且僅給本鎮非有炳耀之功自
非君相特達之知誰肯發端而開難結之局哉

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曰養廉而屯軍以薄瘠賠累矣
且做租取盈不聞減稅而屯軍益困矣衛所又以擅役奪其
時又為得逃止哉

王整言屯田一石當輸二十石榜一清言歲用仰給東南緩
急不可恃屯田與而田疇無非倉庾請以健丁貼役會丁假
佃商賈言且耕且守可以備邊但莊田所占率無可耕請還
之邊帥果材言虜出沒不常德率耕耘無概刈定之言繼也

者不歷溝壑典屯者使信簿書王燁言持之大急邊民必畔漢
入胡。璉請詳註都畜地名。明開除新收舊管。獨去虛糧。則
逃亡可復。

莊皇時命龐尚鵬為九邊屯田都御史。條上九事。較詳。未幾以
無功罷。萬曆間。大同都御史唐崇靖于山西地方。市牛給軍
屯。回本省。都御史楊守謙亦請經理營田。舉副使張鎬為提
調。通判張應麟為總委官。未幾亦罷。

文通道津于鄆封。鄭國溉通于秦渠。白公借淮于涇水。馬後引
流于洮濱。虞翻復三郡。虞集開瀕海。倘非西北地耶。蔣泰曰

與難不佃作。而粟粟之實。之富于民。則因勢而盡地力。亦未
為不可也。

南屯以清弊為本。北屯以勸耕為本。南屯易于貴成。北屯非遲
久不能見效也。南屯之利小。而北屯之利為世賴之。

而淮之開。沮如芻菁。鄧艾之所營也。剝髮唐郤。利魚水陸。羊祐
杜預之所派也。雲州代北。迨于受降。歸重華之所田也。奈何
昔稱沃土。今若石田。無所用之耶。

易稱聚人曰財。愚以為聚人乃所以生財也。漢高用秦致據保
齊諸田。楚昭屈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閩中是時。民未

有室產故游徙之。迄孝文時。罷錯謀募民徙塞下。孝景時。議
徙民寬大地。皆曰。款徙者。不能餘也。我高皇時。泌州民忽應
募受屯。官為賞鈔。給田。今愚民未見其利。肯輕去其鄉哉。

國家以西北為爪牙。以東南為腸腹。今藉浙兵東南之民。且為
爪牙。西北之儲卒。倘不可轉而錄南。少為腸腹之用乎。

正統初。令陝西募校。餘丁。屯五十畝。外賦五升。二年。又令其家
人。積塔。每五人。視一人。受屯。八年。又令自開。義者。畝賦五斗。

法。密而人逃。又責令見在者。故愈。遣使士。卒。督。亂。自。利。官。無
利。馬。將。領。私。贊。自。墾。國。無。與。焉。何。患。人。之。不。聚。而。地。之。不。闢。

許國曰。國初。天下兵衛。以十分為率。多寡。衰之。守者。三屯者。七
分。屯之。軍。每。夫。五。十。畝。收。正。糧。十二。石。足以。自。給。餘。糧。六
石。足。康。半。兵。無。閑。田。之。郊。則。撥。屯。隣。郡。洪。武。三。十。年。令。曰。軍
少。壯。者。守。老。弱。者。屯。餘。丁。額。屯。者。聽。二。十。五。年。令。曰。御史。察
而。部。屯。者。歲。終。上。籍。上。農。不。及。數。者。論。奏。罪。之。其。意。款。令。兵
皆。受。田。畜。休。而。耕。如。府。兵。制。百。數。十。年。後。天下。兵。盡。歸。于。屯。
弁。斗。之。餉。不。煩。縣。官。

屯有三則。一曰。比較。每畝。課斗二升。以紅牌。舊額也。二曰。改科

減半賦三曰新墾徵銀又減其四五民以其賦輕每受軍興
鬻買為世業至不可問故宜屬其禁民買者發徵外

國初屯法一軍五十畝此廢不呈則跡數圩今台佃者稍耕一

二畝屯官弗問輒索全糧則數畝量收之法不可不講

嘉靖初都御史杭淮等疏請各衛淤蕪田為改科而缺額報則

於新增田內畝加徵銀加不及升而原額可足上下便之

正德中胡瑞敏世寧議邊屯不必借軍墾田不必借稅第令邊

有積粟歲在民間率然有患百萬立具何憂兵食之匱乎

許國曰屯官輪額不輸歲故軍以追徵逃亡數賦不覈田故田

未
以典鬻占買

今天下東南寸土悉有世業西北誠多曠闕強半沙礫兼之魚

鱗靡據豪占難懲款移軍則無衛可分秋募民則何直可給

蓋難行也西門豹之于鄴以治行伏一時而渠漳水必待于

文起非其智之不若也誠重其事耳

神農之教曰雖有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十萬無食不能守

也國初屯田係于中外令官課其入士食其租募夫力漸饒

土盡辟也將以盡瘞天下之兵意若曰以其土之毛食土之

兵而以其土之兵為土之衛如是而已

按賈生曰越諸侯而徵散至亡狀也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

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下之所苦甚多也傳曰國有沃野

之饒而民不足者本業廢而地有遺利也京輔諸郡四方

趙地內支諸雒外禦胡貉而三鎮亦以抗衛于天下其士

馬芻粟非外索也今一切倚辦吳越而千里雀菴竟無粒粟

誠求元人渾深灣沱之遺迹築從諸障而用虞集水耕之謀

募民田之倘亦有充國重華者起而任其事乎

闕污萊以增稅莽丁壯以寓兵戶口可增利一流移漸還入自

為保而邊塞可固利二節廩倉庾藏于阡陌而轉輸可減利

未
三粟積而人聚班戍可穩勾稽可罷利四尋文皇故事買牛

於朝鮮可偵倭情便于海俗利五

元虞集議曰東南糧運寔竭民力請于瀕海數千里築隄為田

聽富民募衆耕之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事

未行後河決亟相脫用賈魯議發丁夫十七萬築築如集

旨竟收其利

池奇館曹溪署中得交上舍徐君之洪見其先給諫居臺時所

看水田法甚悲給諫起復以符卿再兼巡按御史銜專其事

州縣仍玩視竟不舉憂死堂天未歎斯民遂食即嗔夫以給

謀之心思動便得行其志亦何志古田之不獲哉

地方既關士無饑服四方之流移不招而集晚有徵發務未屆
兵則可以佐募藉其數而檢之田什伍乃見可以消後否

羊林子之在襄陽咸屯之數厚牛種之給人多同命郭汾陽
之屯河中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一時士卒不勸而同心

虞集之謀墾田以千人耕者為千夫長萬人耕者為萬夫長
人見爵而競于功

井通力也合之而無不合勢也屯分力也分之而無不公亦勢
也營壘相屬部曲相保猶之井邑也農月營耕暇日講武猶

之振菱泊閱也什三在田什七乘塞猶之鄉師司右之制也

以內地與邊較而邊急以邊與邊較而孤露之邊尤急先其所
急力不牽而事隨亦故破黃巾則屯許下乘吳敵則屯淮南

審緩急知鄧士載者可屯也

宋端拱中大興河北屯營田使陳瓘止之謂成卒皆惰將慮生

不測今謀者每尤杞然而奪民恣擾徐鉉言于唐主余舊種

斬張闢言于孝宗非獨杞也以此所謂乖其數而失非法之難

行也前之人墾于途後之人戒于室不大可惜哉

黃帝因井田以制兵而周祖之當其時我疆我理不蹙而隆

我唐我宮不門柝而固我介我馳不驟阜而良我秦我穰我

使我念不飛旋而富我使我御我師我旅不連網微而勤耕
轉可使制提善敵易于即我有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三代

而下惟屯田近之所謂鎔鍊當騎轉時當步未報當行馬疾
秦周垣當隊分里伍當符信輸粟取芻當兵庫屯田有烏

河中之屯自耕百畝而吏士勸何得曰荷戈恥于執耒也准翼
之屯詭計嚴敵而成羅咸何得曰突入維于久防也涼州之

屯善撫御而夷夏集詎曰操作吾于戍守耶施州之屯暇日
植戈而有事悉戰詎曰登獲坊于訓練耶

訓錄之言屯政至詳且懇中間予種予具卹災卹殘諭以至公
戒以生事其恐以操妨田也曰畢農事而後未先農事而遺

歸其恐以田妨操也曰閑則練習有事則用其功虜卒至則
曰無警則耕牧有警則入城待檢其念農操作則曰養之于

無事之時用之于慮思之後其微租于操卒則戒之曰五谷
必種而有豈汀蕪漢存乎凡以公事妨農者獨其計操于田

卒則諭之曰傷不可弱食亦不可缺宜視地陰夷多寡之數

宋孟拱曰不集派誰安耕種則雜責民以養兵不悖陰要王若

柵則雜責兵以衛民

兵不強則不勝。不富則不屯。則不富。然必得款乃可成。深城乃可田。得田乃可富。而強不然。禽視肉息。既不可與。赴深谿。蹈湯火。以久弊之卒。當合力之虜。曾無厭城。堅壁之限。將耳。林于鳴鶴。目笑于飛羽。瑕者或不可堅。而堅者或至于瑕。吾清田而生口。可推。吾堅壁而未稼。待際。甫田則虜未擾之。既田則虜未踐之。壯疲于執戟。弱盡于力田。或資之餉。或借之畜。計非始也。于款不可。若曰以百萬之脂膏。供一朝之養。雁則何不以飼兵。而乃以飼虜也。

朱翼
姓屯田之故。其利有三。一曰固守禦之倫。趙克國之策是也。二曰省轉輸之勞。諸葛亮之策是也。三曰足國家之用。郭元振之策是也。屯田之制。其說亦有三。兵屯而不戰。則可以耕。如孔明公種。滿瀆之屯是也。謀定而不推。則可以耕。如郭子儀。祇許下之屯是也。命將帥而先士卒。則可以耕。如郭子儀。師德之屯是也。

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于軍伍之外。各令其置司。惟我國朝之制。就于衛所。在有開曠之上。今軍以屯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牛具農器。則總于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又各道設風憲官。以提督之。總之始傷于嚴。而卒壞于寬。因

習之故。已非一日。自父母侵冒。而子孫以為世業。雖左驗甚明。而至死不心服。自富豪乾沒。而告訐橫行不止。雖有至明。而亦不克辨。且番休之法不行。兵久駐屯。依德威。營兵寃病。民田屯相遠。形禁禁。格兵不得田。民亦病兵。當事徒見其相戕。而不見其相濟。或謂屯田可罷。清查可已。不知天下無不變之法。而有善通變之人。宜早為之。科制年以久。近定限屯。以遠近遞遷。見存之田。履畝而正界。服農之兵。間歲而代更。亦庶乎其可矣。其次則新屯之增置。如南之斥鹵。北之莽地。凡可墾者。皆隨地勢。以分田。且無後田之害。如克國所謂乘

朱翼
塞則墾。虜不能為害者。不然。科制不畢定。則將與見存之田。而并失。新屯不增置。則棄可與之利。而不求。而屯政愈不脩矣。若夫將校以管屯田為責者。率優游以自逸。監司以督田為務者。止憑信于簿書。以又今日之通志。而不可不加一飭勵者也。

五澤曰。我國朝沿邊建間屯。兵列成軍。資速以給。近調中以定。邊積聚固難。而輸將亦不易。夫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于有餘之地力。而不欲傷易失之民心。以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

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
寔京師于常數之外。以實邊儲于常用之餘。國家之利溥
矣。

漢之屯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
田渠犂趙充國款因先零既罷騎兵而留盡弛刑應募又非
西域陽安兵唐因軍府以置營田天下之屯或屬司農或隸
苑內或分諸州軍鎮或以御史蒞輸或有舊則以兵千人助
又地之良薄與歲之豐約等而三之而屯官祇其尋為上下
他如張掖之屯臨羌之屯許下之屯陳蔡之屯其屯皆以兵

卷之三

九十一

也。如東晉用三吳之流人墾江西之曠土後魏藉州郡戶十
之一以為屯唐李絳請營田于振武王起營田于靈武商備
以流民營田于義昌其屯皆以民也然屯田之法非內外得
人則不可行趙充國屯田紀相寔主之韓重華之屯田李絳
寔主之此內得人以證其議者也。秦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
被褥以率先士卒諸葛亮屯田渭濱使兵雜于居民之間百
姓按堵無擾此外得人以證其事者也。有謀國如理家者可
以究心于此矣。

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秦民耕之而令理築室以

居其人略如晁錯塞下之制故以營名試以宋事言之初惟
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寔有
屯也祥符中李允奏改保州定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兵以
供其役既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為兩
軍則屯營固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隣州兵
用之則非單出民力應寧間屯營多在遼州土曠人少則不
復更限兵民于是屯田營田寔同名異而官莊之名最後延
出亦往往雜兵民也其間又有收地者本收闕地以給牧養
後亦稍取可耕者為之田而邊地棄棄者在頃畝招募往

卷之三

九十二

耕大抵各雜殊而制相入也

潘漢疏曰臣稽紅牌事例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
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十人之田。春
十五人也。其後軍多備邊屯種遂廢乃因地徵糧百畝及給
于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人之田始。春十人也。於是田不足
乃借支民糧又不足也乃為折色名雖折支寔乾沒之故折
色行而軍始貧糧借而民始困法始弊矣。國初餘米上倉
在各屯收獲輸納無搬運守候之勞操軍支糧亦近便簡若
無有侵牟欺隱之累及徵糧於官倉在府州會城費與弊百

出雖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仰給內帑而其弊極矣。臣計軍之納粮于官。大率十五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粮于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使軍自種一二十畝。可實得花利二十餘石。無追呼称貸之苦。有俯仰衣食之資矣。臣又嘗取支粮文冊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議一軍止免納六石。合八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此則利之在官者也。

朱翼

又九二

馬政

虞以畜馬之資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六官。而其屬則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御。正馬。治其疾。馬。瘠平。共備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圉人。供其役。其法詳矣。即有小駒之稱。魯有駒篇之頌。秦非子。汧渭之曷。息衛文公。疎牝之三千。列國亦各盛矣。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然其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有牧。有稽。則民供。調發。

漢初民出算賦。以脩車馬。在官則京有六廄。在民則內地勸民

養馬。有一疋者。服卒三人。邊塞維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致千群。橋姚居塞。則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乘虛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今置西北武帝征伐。四夷馬大耗。之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而內郡民馬盡矣。令邊民役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馬少。若矣。又厯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厯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厯馬。不具。而長安令。載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驟馳以省。則漢之馬政。已不及其初矣。

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六匹迨武帝時籍民馬以補車騎發酒泉駝出玉門關大抵牧于民而用于官也

唐初淨突厥馬二千匹又淨隋馬三千于赤岬澤徙之隴右令

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自貞觀至麟德中有馬七十餘萬匹萬

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券馬于六胡命王毛

仲領內外關廐馬復番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場荒陽而肅

宗收兵乃詔百察以後乘助軍則馬之蓄及以資故年厥後

代宗括民馬為團練馬元和間又以銷市馬而坊地廢置不

朱彙

九五

未

常馬亦每後物之感矣

唐於西北置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

耕之以給芻牧其後府兵漸壞兵貧雜致給以監牧之大抵

牧于官而給于民也

宋太祖萬養馬務太宗以京馬分牧諸州真宗置驍驍院階慈

之以群牧領之以守俸神宗時牧馬漸蕃言者請以牧田賦

民而諸監漸廢于是市之夷狄或易以布帛或易以銅茶南

渡雖常置監于餘杭之南場而洋浙間馬無所展宋之馬政

不復振矣

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餘

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千餘萬匹至其中世改

戶馬則獨其科賦保馬則獨其征役及紹興中則置買馬司

市諸番矣其牧馬之制大抵始則牧之官而後則畜之民也

汪旭奇曰卷之官者與守急而侵牟起則病于國牧之民者上

失多而賠償困則病于民而病同病民則惟宋之保馬為甚

此識者所以重慨于熙寧也

江一鵬曰宋熙寧保馬法以馬給民惟其所願而又復其身給

其草束今則惟問其下不問其願矣飼養芻牧之費所餘無

雜

九

未

我而他賦日蓋甚矣宋之保馬不供他後令如故矣又且監

正園長臨之群長小甲統之而利求無厭矣且馬之生也有

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至于流徙不止矣蓋同官

逃亟牧園之職皆以德行通藝之士為之而今之苑太二卿

監正園長皆自以為散地以故掣肘之虞生展布之念阻則

比苑太以京寺之重履正長以科目之途如楊文襄之議可

行也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多饒水草

便牧馬者而仰涇寧州與河渭之境又多閑田不耕坊監可

錯置也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爲保散如五文莊之議可

行也洪武中主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
降金牌信符賜之以防詐偽每三年一差名各番合符以應
納差發馬交納自金牌之制廢而私茶易行高茶多偽所易
鮮淨霜蹄其宣大延綏之互市復給以敝槽故所償者名玄
黃之甫入造而已不語水草待斃矣則增馬直以啖群胡捐
微利以收奇駿如李文正之議可行也

我朝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其牧養之地則有鄭
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驥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
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乃兩淮及

紫真

九七

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
北後又每府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符太僕
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
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一苑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外
地則官牧以給邊方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而易
番馬亦為邊用也國初有司提調專牧江南十一戶共養一
馬江北五戶共養一馬以丁多之家為馬頭餘令津貼以備
倒補每二歲納一駒又將馬戶另籍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
治一牧馬草場稅免其半民得養馬之利而馬當番後補馬

之家許令輸銀是為折色又徵草場子粒讓駒不用而使之
買俵既賣馬之半因款賣種馬遠使莫北向給馬多之地盡
棄其息矣

王鏊曰國初馬有餘剩地未盡闢故可圖番息今弊患漸生民
有編畜之害有二後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賄償
之害至其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瘦無一可用往計丁出
錢每馬一疋費數十金而後可以免于太僕之廩退養馬之
勞竟為無益此一切折色之說所由起也

牧馬之法去其害馬者而已患馬不肥而多設厩長則益瘦彼

紫真

九八

蓋害馬也

馬據遼郡田牧數年即有羊牛萬頭積粟數萬石牛仙客與牧
十餘年即有苑馬七十萬匹號稱雲錦李太亮遠田中師淑
中而威制西戎

御史余懋衡疏曰臣聞馬之資于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
而不勝領馬軍士之殘折嘗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關
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足跨駮北矣一經軍領未一
歲而傷再一歲而瘡三四歲而斃矣問之馬獨食糟而不得
飽一蘇一斃也既糜月餉又剋料銀及至馬倒僅饋肉臟

軍何憚而不犯民之所養。不足以供軍之所推。此內地馬耗之由也。沿邊之馬頗饒。水草第而領料銀未必盡充。餒馬之用從軍。故戕之以趨征。臨陣帶傷。輒棄之以餌賊。或上班跋。或向冬圍獵。而馬玄逝。或被虜掠。或被盜偷。而馬虧矣。以內地馬耗之由也。若內責營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倒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蓄息乎。奚必專倚胡馬也。矧虜情狡。猶其所市馬。非齒未歲。度不能活。則齒近二十歲。度待斃。其有年齒稍壯者。則必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骨。甫入廠。而倒死者。相藉矣。數萬之

朱翼

九九

朱

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使借市名以羈縻。非軍士間有私易者。尚堪馳逐。然存零虜而竊不甚多。且中國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秦豸。有平涼監牧。有民間孳產。可以市馬者。易馬亦足相當。何必借騎于胡。示彼以弱哉。第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而羅勞飢渴不困。至也。取彼長技。充我騎標。除令匿耗。明收實効。以老成籌邊。慮終不可窮。惟在外脩市款之規。內蓄攻禦之略。可收則幼之不可收。則謝之。毋徇虜款。毋長虜驕。繫架牢。我運用。庶不待。而市亦不至。各月亦可也。

武略

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莊子曰：聖人不必多功，眾以不必。故無功。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咸作敵。管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山，動如一体。

朱翼

朱

朱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成列，而鼓爭義，不爭利，又能含服，知終始，從命為上。賞犯命為上。戮。賞不踰時，款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還利，款民速親為不善之害也。凡戰之道，位款嚴，政款果，力款寬，氣款閑，心款一，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關，以信壽，以利勸，以功勝。三略曰：能柔能剛，其國稱光，能弱能強，其國稱純，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其用必凶。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心。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將能清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陰陽，能制軍權，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無使人談說，故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于下。韓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韓遠謀近者逸而有功。侯改多忠，臣勞政多怨，民務廣地者，系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六編曰：凡用賞者，賞信用罰者，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

則所不聞見者，莫不俱化矣。

鷲鳥將擊，卑飛欽，翼猛虎將搏，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得勝將者，兵強國昌。

不得勝將者，兵弱國亡。

孫子曰：用兵之法，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避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政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守。

則不足攻，則有餘，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以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以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以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拔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此復生。

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師，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發號令而人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尉繚子曰：兵勝于朝，不暴甲而勝者，將勝也；陳而勝者，非將勝也。夫將之所以勝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敵氣奪，則走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違，事則衆無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者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趙括能讀父書似可與共學然生平未見敵輕易言兵則不可與通道幾雁滑行兵亦合進止似可與通道却為敵所誘冒險中伏則不可與立矣司馬仲達堅守不戰似可與立然而畏蜀如虎亦自知其不能權也

李衛公對太宗曰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閉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今不令為廢軍聚不聚為孤

孫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必勝而已

秦觀曰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謀權二曰勢形

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通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通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昔孫臏夜伏萬

弩于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屬滑死馬王恢伏軍射材官三十萬于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獲此則用權謀

之異也馬服君救閔黈延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百公遂利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于高林此則

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伯王之輔果得太公望

而克商漢武一訪將或師最吉因為得李降匈奴以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瑄

用車以抗祿山賊後蜀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于死生

之變氣不奪于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無洞見如形影入于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矣而不能免街亭箕谷之敗此非短于將略也其所缺者人而不能者天也裴度之平淮蔡名震

四夷矣而不能討克融延湊之逆此非晚希浮沉也前遇憲宗而後遇穆宗也范仲淹經略陝西能喪賊膽矣然宣撫再

任而西夏未靖史氏謂其更張無漸毋乃失之疎與虞允文破虜采石解安社稷矣然受命與復而還回蜀中毋乃技止

此與

荀卿之論兵也本之以六術五權三至而行之以恭敬無曠用其言則通于神明之將有征無戰之兵也若曹叡憤匈奴

侮請故屬國施三表五餌不知我以是制中行說之命而彼

而不可謂其非通達國體也

種洵之作推善術論義有審敵御將心術法制有強弱攻守誠治心養氣之將以靜制動之兵也

陳同父憤女直恃送上中興五論指關上書不知兵死地也而款以之推倒一世則固近于狂矣然其傷才固未嘗一試而不可謂其非志存經綸也

左氏叙城濮之戰則知晉之所以伯叙郟之戰則知楚之所以強吳之入楚也先于肆楚越之秦吳也終以沼吳若成陣以當之易行以誘之四萃于王旗必大敗之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則茂有關心彼竭我盈而後可勝彼驕我怒而後可克皆兵法也若右膝左尊前茅蕘矢中權後勁先驅申驅或廣大殿左啟右祛為鶴為鶴三覆七覆者皆陣法也

司馬氏載陳軫兩虎之喻非虎也兵也若孫臏三駒之法非馬也陣也述穰宜明統令則先戰幸臣叙吳起布恩澤則拊循下卒王翦六十萬人伐荆而堅壁休沐此明于持重而善用衆也其偷合取容以場身則穢之項刑以二十八騎困東城而今騎四出此明于分合而善用寡也其引天亡我為不悟則旅之不壹拳不擗擊田忌之所以放縱也如廉女如脫兔

四軍之所後齊也秦強趙弱則秦不敢不可乘漢業將成則六國不可王子長蓋明于治兵也

臨謀謀而明不見机可以坐輪而不可以履事臨謀謀始明能見机而旁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

孫臏教決水以灌雲臺而莊王知其可相樊伯客日中不得食而潘濬知其可擒此以机求以意致者也不然孫其言則馬讓今關矣選其貌則床相可用矣取其勇則穿札始變泥其地則九江陷神龜洩濱皆浮橋矣幾何而不失人也哉

師場六師出以律召戒凶程傳曰祕師之機也易動不以義則

雖善亦凶道矣在行師而言以說全希制為本不以律雖使勝捷猶凶道也聖人之所戒也

鼓梁傳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俗則攻故則戰少則守言則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齊威王人無八事然泰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譬如捕鹿晉人負之請我倚之無晉時之五大不存遠五細不在遠商不遠善莫不亂善條不干雖兵不偏好

折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保于德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禍莫大于輕敵

程子曰韓信多蓋辨只是分數明又曰管轄人亦須有法使

覆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依時與飯只如此者寧有幾人亞

夫堅卧不起善矣猶夜發亦未善

愚按大曰凡兵之道莫貴乎一者獨任獨來攝天下為一

國攝一國為一家攝一家為一人攝一人為一心攝一心為

一念攝一念為無念共收之也八萬四千里之寰區吾戰傷

也盡大地之丘巖洞壑吾營壘也豐隆轟辟吾金鼓也列缺

擊也

擊也吾旌旗也盡墟墟之錢鏽鋤耜吾甲兵也其收入固甯

億種吾糧糗也四海神龍之出沒變化吾衝車突騎也旋球

之內之會生靈氣肖翹蠕動之屬吾兵卒也不可以億計也

如義羽焉如柏葉焉如細雨焉如密霧焉不知其數也攝而

歸之一人之心一人之心攝而歸之一黍而已此一黍全微

也隱一躍不可窺也而有百萬神兵主帥一麾朱雀龜蛇

青龍白虎左右旋覆吸呼變化目昏旌旗耳昏金鼓毛髮皆

兵城旁觀震疊能使天柱傾而復正地軸缺而復完江海湧

沸而復安淵魔王見師書皆降伏兵不血甲無腥故馬蹄牛

而不復用湛靜淵默守文無事不辭以我不知所以勝故曰
獨任獨來也

五井之法出自黃帝說者以為陣法天地風雲龍虎為蛇之裏

開為八面而奇零居中入將握之旋樞轉轂于是乎握奇文

為奇者一也然人知陣法出于五井而不知五井之出于河

圖洛書圖書之中五在天者極也在人為心五中之一極之

又極心之一黍也一散為五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以至子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圖書大衍之數也終始相生故云任來

也

是聖龍出而敗侯景大雪凜風而取元濟時過而克燕者以佳

兵自起兵何也背水破趙依山控虜利也而城高者以背濟

水向山既何也王剪以六十萬伐楚而鄢令公以數十旗營

四繞三十萬孫臏以臧壯見魏而虞翻增注示穢所謂人謀

者又安德也故曰兵無常勝水無常形

非我侵鄭公子突使常寇而速去之故三覆而我盡陸季梁知

楚之情悞而脩政故楚不敢伐齊則知國大難測故魏亂旗

虜雷甚伏而逐之故齊師敗會垂棘以玩寇則不戒于精車

之先也吳不乘楚喪而步故則使何以濟志于公子光我倫

警于棘津則陸渾何以不奔日

讓道以後期狗莊實非徒斬一寵臣之可畏也。忘抱鼓之身而惟君憂士露是念其所以斬者可畏也。晉文以戎行之不肅至斬其十九年從亡之勞臣而不恤故民不得毋戰而說者以為借顛顛之脊而強怒其不感矣。

畏吾將之抗令則視敵無色。畏吾將之持鼓則聽敵無聲。視吾將如嚴父之重則敵若嬰兒之柔。向吾將如金石之堅則摧敵若枯朽之易。糜沸蟻動雲撒席捲赴戈殺鐵如酒菜。即山岳可使震動江河可使不流。草木雜俎可使變化神鬼可

使說法又何堅之不辟易而何勅之不蹂躪也。由是揮戈四日則上徹天象植刀湧泉則下徹地脉余且臨河而龜巖仙注。卷由彎弓而猿猴遠柱誠一而至莫之天關。雅歌構俎居然儒紳而龍湫豹谷物莫敢犯矣。苟令嚴而意不至則堅銳如枯稿。又何足畏。嘗觀古名將短褐尺劍睨睨當世攬風雲之變以寓其壯懷握鬼神之機以開藏于密。彼其視金玉綺縠節鐵轡馬歌舞甲第與夫烟雲之圖肖山河之盟誓。直浮埃野馬之鼓盪而不足以動其一瞬。及其一朝建旗鼓朝軍更策亂麻黃纒可斬附駝可拘。偏裨莫敢仰視天子為之被

辦法獨伸于天地間者惟其無欲將之心。故無一足為名悅也。乃知輪鈴變合將之略也。忘物累而抱一真將之本也。夫將者必先磨厲其心。萬緣皆斷防意守神。如履危城重圍之中。而不敢少開一隙。則內寇不起外寇不侵。而以絕欲完真而操其至一之心也。先于權者也。

漢天時者如云。孤孽虛子雲候日陰陽八位十二度順則昌。逆則亡之類。其說近誕。然而寒暑晴陰之數。可不知之耶。至于談地利者曰。有散有聚。有爭有交。有懼有重。有北有圍。有死通者掛者。友者。隘者。險者。遠者。先處地而待敵。俟後處

戰地而待敵。難其說。尤為可憑。然而晝夜可遷。陰平可入。亦何定哉。聖人所貴。惟人事而已。因井邑立向。而車乘馬之賦。設因比閭族黨。而任使率仰之藉。建因耒耜器械。而示于彙。兼之制。其值不貢不享者。出則有文告之詞。有威謀之令。然而不運動也。齋設壇。為民請命也。既出則不弋飛鳥。不射伏兔。馬牛一風。必祇獲之。不傷物也。在遠軍。性定而後會。同甘若也。入境禾稼不斫。示無款也。方陳鼓而後列。不驟乘也。得國不刊林發屋。不尚殘也。趨師市不勞。野不耕。耕。馬編牛安于無為也。聖人之加意人事者至矣。

目所款視。耳必聽之。手所款按。足必躡之。百萬之師。山立星羅。率而深入。而無不以一當百。魚雁鶴列。其張豎野。開闢操縱。使忽萬端。而無不如意。脚枚疾趨。馬鳴蕭。桴鼓闐。而不聞驚。用之圯地絕地。履不陷。用之綠山入谷。履不聽。剗膚貫肘。金夷駮瘵。音領。捐妻子。歡樂為之。而不見色。愠怒然。智者缺其略。雖然勇者效其力。層躬不敗之域。納趾無危之邦。嗟昔以生雲。啞叱以生風。金湯之權。山岳可撼。故曰聖人有金城。此物比志也。

夫有事而增兵。則平日營兵。謂何且唐文皇不以四騎走建德。

岳武穆不以五千人破虜五十萬乎。遇敵而增餉。則平日給餉。謂何。且趙營平不以屯田佐軍。寔種園練。不以徑略富寬州乎。必築邊然後守。則實寔不勒。燕然之績。而霍衛不空。兼南之遠乎。必勇將然後勝。則騎劫不為。田單之藉。而趙括不為。白起之貨乎。必調兵然後用。則水土堂餘。服習。道路堂無驛。而浮說空伍者。及置不問耶。

秦穆款服西戎而先疎其噴士。時向款。誅長私而倖遺以私。請以此及問之權也。李靖用善臣。阿史那社而倫松鏡。班超用西域。步車。疎勒而破龜茲。以夷攻夷。以困用之權也。鄧訓因迷

唐急攻月氏而開城納其妻子。多方療其疾痛。于是羌胡感悅。共擊迷唐。此布恩信之權也。張興與東羌共謀。莫離而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怀。于是羌人信服。無敢侵犯。此能清淨之權也。吐蕃圍鳳翔。馬璘將精騎千人奮擊。轉開而虜遂引去。曰將軍不惜死。宜避之。不惜死乃可以生。此防敵不怀。生之權也。孫武立斬于宮中。而婦人可聞。會仲素賞于大州。而萊人可滅。此重賞罰之權也。

天下有深患而吾恬之恬。則計弛於積靡。而其究也墮。天下有淺利而吾紐之紐。則神耗于積德。而其究也蹙。故一息而計

百世。猶恐其靡。一瞬而神九轉。猶憂其德。非過計也。原官分塞。末伍經卒。輒重。飛輕。是謂兵形。知兵之形。而後固可。戰也。重權委心。泰任。象。寡。財。因。敵。悻。象。勉。若。是。謂。兵。情。知。兵。之。情。而。後。戰。可。勝。也。經。以。六。守。任。以。九。變。更。以。三。空。既。濟。而。戒。初。未。雨。而。徹。桑。戰。于。廟。堂。而。不。吳。不。揚。是。謂。兵。神。知。兵。之。神。而。後。勝。可。全。也。形。有。強。弱。而。安。危。受。之。國。情。有。得。失。而。強。弱。受。之。兵。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已。

蘇轍曰。天下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事。俗。則。自。顧。而。愛。其。身。

兵陰事也。謀陰而陽用之，兵詭道也。怪詭而正，呈之吳子之言。四機也。效果歸氣，扼隘歸地，用間歸事，當戰歸力。然則酌損益，以動張弛之變，則歸謀是。又機動機益，機之幹其牙也。其餘陽無定形也。荀子之言五權也，用與廢岐，勝與敗岐，內與外岐，利與害岐，慮事與用財岐。然較量忖度，以妙錯綜之用，則莫不岐。是又戰權攻權守權之權其衡也。其說正無定局也。要之機乘權運機，神于不可執而先後不違，其時權立于不可移而輕重各歸，其分斯常勝之兵矣。

愚按三略之言亦原本道義然恐未足為子房裨燕子謂其意

不在書亦以其無甚高論也。故或可以為魏晉語有援光武語嘗引黃石公言為證安知非借語中語而附益之者乎。六韜去周書遠甚必非呂望語衛公將法歸之蘇任建矣。恐非全書而或以為阮送之偽，有謂據見通典以為證亦安知非借通典以附益也。若尉繚之件駁至款殺率之半，其為附會何疑焉。獨司馬法乃齊威王使其大夫迫論古法而附以陳董之說業已不行于世而令所存僅附說乎。史遷謂其家濁深遠蓋指全書也。總之以孫吳為首吳尚禮義明教訓而孫則一切馳驅于權謀誘之而其于兵也思過半矣。

法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故越滄歲而吳敗秦失歲而漢兵乃宋高以往亡克廣固後魏以甲子破慕容者何法不曰為便于人事不以忌諱為疑乎。法曰以飽待飢者勝故漢拔故倉而勝楚。孔明以糧盡而引還乃羽持三日糧而破鉅鹿王鎮惡棄衣糧而克長安者何法不曰死地示之不活乎。歸師勿遏法也。張繡之追孟德段熲之追呂弘皆用以敗若楚漢之鴻溝雖已解矣而一日縱敵不義莽虎為志牛墜下之斃法而稱擊其情歸也。然而示之以不能法也。孫臏之射馬陵車于之圍白登皆用以法若韓信之下趙蘇已見矣。秦而長

于燕能不從風而靡乎。左車之計法而稱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律蓋之斬莊晉魏絳之殺楊于謂君命有所不受也。而魏之表請決戰豈以用兵而從中制哉。知彼知己而托君命以飛衆心耳。岑彭之拔舞陽宣王之伐上庸謂聞拙速不問巧之久也。而充國之圍上方略豈以老師而失捷計哉。懸鐘而動而藉也。田以伺隙云耳。法有使敵自至者故李牧復言以愚而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而馬邑之伏王恢幸以無功則不講于用間之術也。輕謀而洩故且避之矣。法有非濟河擊之者故淮陰囊沙以斬龍且萬均中流以破連德而肥水之

漢符堅率以失利則不講于退舍之法也。夫次而竟故且

之矣。王勇以二十萬伐楚，尚以為少，謂非六十萬不可。李晟以五千擊吐蕃，猶請減第以千人往。

大兵臨則出而抗之，難士卒失伍則鎮而戢之，難伏可險阻則拒而安之，難絕糧車弱則援而全之，難盜賊水火則因而利之，難

屬聲化士者法合素行，登邊接之而愈靜矣。奮身搏擊者精誠

所激，持身如木之而愈整矣。否則淮肥之滑，凌穉之降，棄地

以攻者避其銳氣，皇前高摧之而愈堅矣。關門却洒者難知如陰孔，明急之而愈暇矣。否則鹿陽之敗，烏江之危，權少泰甲者先居高陽，迫者感之而愈定矣。伴比囊沙者，半濟可擊，韓信眩之而愈絕矣。否則烏林之負局，伐羅之覆階，從營避弱者亦津無留，裝付偷危之而愈安矣。陰車救焚者，先幸不敗焉。越之而愈固矣。否則于禁之七軍，曹瞞之赤壁，故有幸然之捷，當有必然之謀。執動而謀靜，執方而謀圓也。會將急于常利，謀高待靜身，愚將聞于燭机，謀又馬得圓哉。

汪斗倫曰：手操太白，德度可伐，錦屏臨顏，初山可出，故兵家所

重惟是八事。曰士卒孰練。不問師曠之吹律矣。曰法令孰行。不問城濮之卜兆矣。曰賞罰孰當。不問射月之夢占矣。曰軍餉孰足。不問王相之支干矣。曰校佐孰職。不問孤虛之向背矣。

黃帝以來，皆先正而後奇，有制之兵，而後有漢魏趙壁之奇。有持重之兵，而後有夜奔崑崙之奇。有訓練之兵，而後有飛渡鈞陳之奇。蓋正者天地之常經，而奇者天地之直機，不測者也。

子曰：視卒如嬰兒，故軍井未達，母言渴，軍灶未炊，母言飢。法曰：擊敵如執溺敗，莫此塞井，為前鋒，為厚食，為先驅。法曰：上

兵伐謀，故五問互故。母言饒，四机兼審。母言過法，曰：常信刑，察飲既會，畫一于抱，機功事，是次于幕府法，曰：以靜待躁，以重待輕，故恪謹小心，如處女，雍容都雅，如儒生。法曰：出門如見敵，故刀斗傲其耳，旋羽傲其目。法曰：臨敵不怪，生故謀廢，拘于繁會，剛靡化于繞柔。

嘉山之捷，賊業已無同志矣。然而軍相持，則彼猶得息者，而守惟是盡則糧乏，夜則所量，思明為得，不疲，故知勞之机，而致失其伏，若郭子儀也。非陰之戰，兩將之執銳，不可常然，道狹

通絕輜重在後一絕其間道信耳能以枵腹取勝乎故知机
之机而故失其飽者李左車也遼東之丞沮水拒守雖精銳
亦無所施惟整軍直搗秦霸賊惧而避戰我遂可以得志矣
故知動之机而故失其安者則司馬宣王也肥水之師彼衆
我寡兵力較難以取勝惟謀計令其少退則賊亂而自殘雖
衆不為用矣故知亂之机而賊失其治者謝玄也兩騎對談
相待而難下范維揚言所畏而趙括代唐頗退矣所謂親為
謀机非乎乎重嚴固遠有所必由將不戰而自勞鄧艾由陰
平據虛而入所謂遠為近机非乎趙奢之救關與也兵出即

即留二十八日不行秦人嘆之及秦使去乃卷兵而趨二日
一夜至高關據北山所謂以止為進机也韓信攻趙俾赤趙
空壁逐之乃間馳一人拔趙幟樹漢幟所謂攻為勝机也
寬賊除暴者隨奏捷于齊城而刺車宜度者祇賊功于昔也
嘗以持衆者竟費多于藏楚而鏡可用害者及見怯于秦
也定計堅壁者更全師于上賞而談兵嚴柱者至覆軍于長
平也軍政廢明者遂樹勳于河朔而敵奸偏信者因取敗于
陳濟也或以洗辱有紀而恢六郡之業亦或以輕師失律而
缺五路之兵或以訓練待修而塞西賊之膽亦或以節制無

度而貽鄙延之危或以沉舟決戰而振順昌之熾亦或以閉
門畏敵而致建康之殃
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念懷可侮盛潔可辱愛民可煩是謂五危
不量衆寡不知刑德失于訓練非理異法令不行不擇號
應是謂六敗有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以也
有貪而好利者可潰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有智而心怯
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十
侮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蔽也有剛毅而自用者可奪也有懦
而喜用人者可欺也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
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五刑官道主用也是謂
五事制號令欲嚴以戰慶賞刑罰欲必以信嚴令收嚴欲固
以固從本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故現變欲潛以深欲佞以
泰過欲決勝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欲將而
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預其害
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吝是謂五權地地無舍置地無留圍
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是謂死變張設輕重在于一人謂

之氣机。道狹路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謂之地机。善行間謀。分敵其象。使之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謂之事机。車堅舟利。士馬調習。謂之力机。

尚死者可勝。尚生者多疑。尚同者無獲。尚專者多死。而下歸。故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諉。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慮必蔽于利害。而後能達利害也。

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之無謀。易其居。遺其途。使人不得慮。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費其机。若逐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

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于險。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不能必救之。不堅且利。而能使其堅者。瑕。利者。鈍。不能必已之。不瑕且鈍。而能瑕者。堅。鈍者。利。奪救之。而勝者。予我。而以我之不暇者。與救。將委志歸命。就我下吏。是之謂全勝。

宋襄于泓之敗。而用奇者。藉為口實。李陵浚稽之覆。而執正者。指為前車。不知兵微物也。幻物也。環而應之。則活。柱而守之。則厥。必于奇者為捕影。必于正者為擊壺。無惑乎其鉅也。也。設伏馬邑。王恢反以喪師。假仁仗義。陳餘敗于泚水。奇正何可。泥也。必天君之內靜。而不操。則神清靈臺之中治。而不亂。則

机圖。故曰奇正。蓋于無窮之源。者心也。一設不能。再陳。意會不必言。輸備契。不必衆知。米用而敵不料。已用而敵不解。敵之所易。吾誘而覆。敵之所疑。吾顯而致。敵之所趨。吾闕而却之。故之所急。吾淹而留之。弱則臺之闕也。強則屈之謀也。

鶻冠子。謀兵至。輪左。倍官角。右扶高。羽微。君為隨。以驅無素之衆矣。而揭其源曰。兵極人。極地。極天。是謂無方之傳。殆洞奇正之奧者歟。

衛公子曹孟德。論奇正。而曰。古者練兵。教正不教奇。蓋古者愚其民。而用之。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將之用奇。亦君假之權。而又無奇操之者。乃可。如田連鼓上。成實。械下。展款。從。賈。駟。款。從。楚。繡。制。以為太。檀。獨。斷。以為。怙。權。故曰。制勝于閭內。功成于息壤。以之謂也。

六花四箱三書。符非可恃。以長勝也。治有時。紛。整有時。葦。存有時。散。堅有時。瑕。合有時。離。必省。括。精。而。應。括。釋。矣。必肯。察。得。而。地。必。解。矣。一者內一其心。志外一其。號。令。群。性。群。來。而。定。獨。知。獨。契。事。不。得。踪。迹。性。不。得。急。退。利。不。得。趨。害。不。得。避。于一止如山。林動如風。而高之。所謂一心力。成之。所謂。心。堂。其。性。

以亂心多指多言以亂視聽哉

愚按吳子曰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三者治之而由生麗涓馬陵之刳進止失節也宋豕安陽之死飢饉失宜也孟德華容之適人馬絕德也然荆楚之捷策入其阻乘敵之師截渴截飢鬼方之使力頓三年與量而稱治力哉亦惟治心耳

王余洲曰明之初興也餘為劭者惟陳友諒據廬子其下友諒也得之速非我速也彼失之速也其破據廬也得之緩非我緩也彼失之緩也

兵有迅雷不及掩耳者奪慈蔡州之入以急勝也兵有養其全鋒以制人者慕容恪廣固之破以緩勝也窮寇致死則宜開之以生故併兵撤圍而韓忠以擒上山之起陽攻之耳故情既露則乘虛而擊而公孫淵以死然故之縱詐緩之耳城堅不可破非誘之野哉何以勝故故奔雖或脩攻而竟定不在攻也舍其能固守非與之持久何以困敵郭威雖按兵不戰而攻固有而待也謀策不捷而使之招降在法謂之及聞可用則岳武穆之誅楊六也賊使詐降而驅之軍前在法謂之奪其腹心則寇恂之下高陵也

兵者因事也軍事也大約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耳近非第能阻隘也善用近者使建銳鎗石之執常在我而敵失其險矣伏非第得安閑也善用伏者使處女脫兔之用常在我也敵失其銳飽非第儲峙也善用飽者使投膠挾纒之患常在我而敵失其資得此者寔否則虛得此者主否則客

馬陵之戰孫臆滅灶示怯龐涓棄銳信日爭趨中弩而斃夫去國入敵何遽得近誘之爭利輕進故夫變敵之近為遠者韓子是也漢河之後周訪伴以射雉示暇至杜曾悉精銳連破兩魏徐以牛酒餉士親鼓賊曹而定其地夫斯橋禦圍何

通河供燒之奔突使敵分我身故夫變敵之伏為勞者周揚烈是也月氏之使班超被圍欽谷堅守度其乏絕請救龜茲勇險行西界遠殺其使卒令仇有謝罪而西域幼有大懸軍萬里何運得飽維持之日久師困援絕車其而之故夫變敵之飽為飢者班定遠是也如謂近可恃也淮陰何以入趙壁而奪之憾侯可恃也馬服關與之戰何以震邯鄲而解之圍飽可恃也項羽鉅鹿之戰何以破釜而虜其將以破釜而虜其將如謂近之則壁壁清野可以制敵投石超距可以決勝士飽

馬騰可以揚威運而變之則犁庭絕幕可以無因之患生操
權可以致師量沙增灶可以愚虜

近者虜入輒利偶与法合耳彼方千里趨戰若為遠也然絕淵
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矣彼雖日夜兼馳若為勞也然
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故東則擊西故甲則擊乙
則奪我之遠矣彼不持糧芻若為飢也然一入其地而食
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矣然我之額垣壞壁
延敵而入非所以待遠也幸候望力疲敵弱不許著休不可
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飢

朱雲

百十三

朱

國家東北以宣大為蔽西北以薊州為蔽脩其缺壞所謂以近
待遠也沿邊一千二百里耳今屯番守所謂以遠待勞也傳
住馬市厚犒士卒所謂以飽待飢也然兵法待遠待勞待飢
必先知彼知已今哨卒偵敵失真宜養死士与之偕往萬情
可獲矣虜既大掠恣衆以行我出奇兵搗其巢穴以奉制之
妙策也

重關于以石澗示信入法無故而民不犯越王款伐吳自契宮
室赴火者賞如赴敵得六千人兵之賞罰可不信耶

朱子曰兵法以能令合為要不獨一陣之間有令合天下之兵

信然

江旭新曰兵多利于分不知分則有赤壁白帝之敗兵少利于
合不能合則有固陵濟水之禍故攻城得地而有不守者保
勢分也置副分却而時調費者懼勢合也操縱由己令合如
意則勝而不敗雖敗不凶

宜守而戰者敗宜戰而守者敗懲守而戰一敗不可戰懲戰而
守至守而不戰

兵家率言奇曰眾寡不敵則吐為常談曰以寡制眾則詫為奇
策然詩淮浦之陳王師之遺也曰如江如漢傳名陵之師奇

朱雲

百十四

朱

桓之正也與屈完乘而現焉曰以眾戰誰能禦堂非諄其眾
孰故不言眾者示弱也不能寡者失機也眾者堂正示
故以可見也寡者虛實之匿故以不見也

新人將與隨校州募伐楚之師屈瑕患之款請濟師于王閭唐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以銳師宵加于郟遂敗之蒲騷若請師
則四國兵集而机失矣

暮衛乞晉師伐齊許七百乘卻克曰此城濮之賊也克于先大
夫無能為後請八百乘乃捷于鞌盟于爰麥

秦宣伐荆老王剪而不用泊李信以二十萬人敗乃謝剪於瀕

陽卒以六十萬人殺其將項燕虜其王負芻

吳西河有言先和而造大事李衛公亦言用衆在乎心一夫衛公以正兵取勝豈非重節制之師哉然所謂制非必三門五壘三驅七萃盡地而踞也非必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按圖而布也非必星門戎律威險秋霜誅戮無後也程衛尉正部曲行伍陳擊刀斗固稱節制矣而李隴西之軍就善水草合止人自便士卒樂為之死豈非真節制哉韓淮陰將多蓋善陣伍隊教皆有捷法至今稱之其為節制可知矣而岳少保不按陣圖好野戰以少擊衆長驅中原金人比之如摧山

至以父呼之其節制亦自在也

與師不遇時不加喪不窮不能不殺老弱逐奔不過百安縱終不過三舍所謂湯武之仁義也然而伐止六七步嚴四五亦何嘗無節制哉

不審乎机偏計出寡以標奇是輕兵也拘泥于執過計師濟而失会是怯兵也驚蘭勇之名而解其約束是疎將也借不二之令而恣為剋剽是殘將也皆法之所禁道之所忌而計之所不敢出也

江旭奇曰孔明出師前表言謹慎後表言盡瘁為將者請以此二

言之矣前表言責臣以討賊之效等語何其壯後表云成敗利鈍不敢遂規則孔明亦不能自主矣

司馬法什伍千萬之長皆得誅其罪人將無不得誅今法以失軍坐將罪將執肯以軍抵敵哉聚不戰之兵于京師而羅天下之資以奉之宋之弊形今已見矣夫伏兵而兵強蓋兵而兵弱不戰則為清康之積弊戰則天下苗去什八而韓岳之徒且收餘燼而挫全人之鋒豈非已事之明徵哉

魏伐趙：求救於齊孫臏不救趙也疾走大梁齊解趙圍吳攻梁：請救于帝亞夫不奉詔也直入武庫卒能飽糧道而收

功于吳突厥離叛李靖徑捷惡陽岑頊利俱唐兵之傾國來也本國內附淮西跋扈李愬率突將雪夜入蔡州蔡人驚常侍之使天至也而元濟授首欣育討智高恐其竄據崑崙關潛兵堅守登高執旗麾之衆宴未畢而賊枕藉至矣宗澤攻汜水恐其復斷河梁橋分兵保護退精銳前後夾攻之對寇圍恭而金敗北進矣大澤廣洋忽與救遇非進退兩難之時乎後縻沙之計決其上流半渡而擊如韓信之收龍且者是也據險自固職難輕犯非夫佳兩阻之地乎相形勢之勝戰於山上登嶺而寒水如吳璘之敗胡蓋者是也風雨暴至舟

無不備而圖救晚矣而裝行徐預使高剛故兩至果避其害茂車箭騎放場上風焚而後撲尾矣而馬越先除刺為場故火至及就其利全軍空圍內備甚虛非練而退之不可到錡待全人洞開諸門竟保順昌可謂得其策矣暴寇侵剋敗鋒方銳非情而退之不可皇甫嵩討梁州聽政陳舍竟挫勁敵豈非良于策哉

一曰清任番虞虞則冊存荷戈則缺任一清勾之則必有餘虞可以待台暴而世位亦充堂無堪以破羌滅胡如漢之羽林孤兒者乎

策

百三十一

策

二曰練卿兵內政而以寄軍令保甲而以時訓練令誠驅之于官則難獨不可使之自保御局乎

三曰搜異材劉聰荐李克融于州以不用者魏幽州曹瑋聞道德明之子有異志勸王駿急為甄拔莊誠請擇沉機郭剛中請錄用素濟蓋榆材之中莫當甄之計也

四曰收象悉火牛可以勝燃火炬可以破吳傳葉可以竹潮常備備可以勝机能編車大礮可以隔思明穴韜之所載者巨訪求之

五曰保城隍類真御度錄山必及陽託霖雨增保澤滄而平原

獨宅李光弼于太原城外藝濠自固作壘增壘而賊眾屢陷蓋先虞勝地乃可以戰耳

六曰倫秋香時乃糗糧時乃芻芻無敵不多而後可征伐石城十切帶甲百萬止粟不能守也

昔周亞夫戍吳嘗夜驚亂探至帳前亞夫堅卧不起卒定後遂與吳相拒太史慈密通後槽內應喊聲稱及遂曰豈有一軍皆反者耶亂動者斬之俄時卒獲後槽諸內應者悉未收被傷以死故夫為將者毋令驕母下怒即大不許已之事亦思所以慮之方使怒徒驚母蓋也蓋鎮定而不動隨机而利

策

百三十二

策

漢此大將之休也若夫假張皇以示能假鎮定以掩拙豈將哉

兵法舊有一百八十二家約為五十三已後以孫吳司馬法李衛公問答射錄三略六韜為七書看驟騎自謂不學古兵法往有天才不致因陀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留侯何為自投鴻門又曰餘戰者無附水而迎容淮陰侯何為背水之陣又曰兵絕斥地無去無留後將軍何為滄中之屯

在法有二聖湘兵驟騎環車為營是也在法能悉三軍之耳目

半進半退者誘也。唯陽東卓絕。然老壯。用是也。法曰。今以文齊之。以武勝。知象寡之用者。勝岳少。保視奉如子。款刑其子。是也。

六韜曰。奇正發于無窮。之源。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此之謂也。孔子言。軍旅未學。非故為謙讓也。寔未學耳。然其自任。則曰。我戰則克。又何此。然寔哉。王文成與廷濬戰。坐中不廢講學。時。謀者報。前軍失利。舉坐色怖。文成色自若。頃報賊兵大潰。舉坐莫不色喜。文成自若。其神不動者。蓋良知透徹。必克在我。固耳。孔子之。所慎在戰。取臨事而懼者。乳。

雜錄

百九

未

明亦以謹慎自鳴。乃知鎮定由于能慎也。

加設詩書。遂成伐國之勳。常舉善生。能者希度之。結焉。卿以儒。談兵而有六術。五權。三至之對。賈太傅憤國陳改事。而有三表。五餌之策。蘊明允之權。善衡善我。策陳同父。上中興。王論。蓋春秋。其家。許失。具載。左氏傳。而太史公。善言。權。實。分。合。之。說。兵法。亦。儒。者。所。當。盡。心。哉。

古之言兵者。有公孫鞅。有李。子。有。穰。有。龐。璘。有。兒。良。有。廣。武。君。有。韓。信。有。楚。兵。法。有。孫。軼。有。魏。公。子。有。景。子。有。李。良。有。丁。字。有。鮑。子。有。但。子。有。公。勝。子。今。孫。吳。備。以。書。類。蓋。聖。人。生。天。下。

不忍以其事。筆之書。然。承。秦。氏。之。德。終。不。能。位。手。長。世。孫。吳。書。所以。傳。也。蓋。子。首。重。善。戰。之。罪。然。未。聞。以。十三。篇。為。非。說。而。故。之。若。曰。以。不。敵。民。戰。亦。害。民。也。

孫書一於奇。起言。近于。正是。矣。蓋。孫。明。以。兵。說。當。時。而。吳。原。從。曾。子。以。儒。服。見。衛。文。侯。乃。其。殺。妻。而。不。奔。母。喪。心。術。本。不。正。獨。有。在。德。不。在。德。之。旨。勝。于。孫。之。九。地。諸。篇。而。謂。六。篇。皆。正。不。可。也。武。之。書。曰。主。執。有。道。曰。全。國。全。軍。曰。進。不。求。名。退。不。求。利。惟。民。是。保。而。利。于。主。亦。不。可。謂。不。正。也。武。尺。寸。未。堅。斬。宮。之。麗。姬。而。君。不。敢。怒。則。為。甚。奇。而。起。踐。恐。殺。身。亦。終。非。正。矣。

雜錄

百三

未

守者兩利之道也。戰者兩害之道也。款者利害兼之道也。

有假構以惡敵者。歸信。歷下之役。李靖定。襄之舉。是也。二子志。在。濟。齊。擒。頡。利。視。鄒。食。其。唐。修。葺。不。啻。腐。鼠。矣。有。假。構。以。詐。我。者。晉。清。水。之。盟。黏。罕。燕。山。之。誓。是。也。彼。且。以。渾。瑊。趙。良。嗣。為。奇。借。而。寢。廢。之。安。論。口。血。

古有以軍擊。擊者。肥水之戰。謝玄。以八萬破苻。堅。百。萬。沙。苑。之。戰。守。文。恭。以。三。萬。破。高。歡。四。十。萬。是。也。古。有。以。糧。少。而。勝。者。曹。操。官。渡。之。戰。糧。食。已。盡。矣。而。袁。紹。則。輜。重。巨。萬。也。賀。若。敦。湘。州。之。戰。糧。接。已。絕。矣。而。侯。瑒。則。饋。運。方。富。也。

古有以敗為勝者。洪覺山謂張魏公符離之敗是也。時孝宗銳
言恢復。張公命李顯忠帥宋淵分道伐金。史浩詰之曰。帝王
之師。動出萬全。張公恐浩沮帝。乃語。命帥渡淮。渡虹雲
二縣。復宿州。至符離。顯忠為淵所扼。而潰。後張公視師江淮。
金人恐。不待戰而撤兵。以歸。因敗。以為勝。何常非萬全哉。
以一擊十。曰走。卒。獲。吏。弱。曰他。吏。強。卒。弱。曰他。大。吏。怒。而。不。服。
遇。敵。慙。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
無。常。陳。兵。縱。橫。曰。亂。不。能。料。故。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退
步。曰。北。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謂縻軍。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三軍之任。則軍誼。三軍既惑。既誼。是謂亂軍。引勝。
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
擊者。勝之半。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地形之不
可以擊者。勝之半。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
每戰必敗。
以虞待不虞者勝。

凡兩軍相望。不知其將當令戰。而勇者將吾輕銳之衆。犯而挑
之。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進。北佯為不及。見利佯
為不知。此智將也。若其衆譟譟。旗幡紛亂。其卒自行。自止。其
兵或縱或橫。其進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愚將也。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一得地利。二平習服。三器用利。
地生度。生量。又生數。生稱。生勝。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
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所謂率然。率然者。常山蛇也。
長以衛短。以救長。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則
易亂。太重則鈍。則不濟。
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
雖知如陰。動如雷。霆。掠如分。衆。靡地分利。
權而動。在可久。則鈍。兵當財。挫威。詘力。縱敵生變。失利後
時。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追而勿舍。迫而勿去。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見利。宜疾。未利。則止。趨利。乘時。固不容息。先之一刻。則太過。後
之一刻。則失時也。

善戰者能實為衆易衆為寡出其不意備其所虛形入而無形
形使我常專使敵常分我專為一故分為十戰而與戰者弱
矣敵之戰地常使不可知則敵而倫者多我與而戰者又寡
矣故曰心疑者非力分者弱

擊其微靜避其強梁擊其倦勞避其閑窺
歸師必強圖師必闕

先其所愛則聽矣敵所愛者使地饒野糧道也

一氣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也二地勢關山狹路大阜深澗也

三固勢故急惰疲勞飢渴前營未合後軍未涉也

善戰者其有苦其勢險勢如張弩為如發機戰人之勢如轉圓

石于千仞之上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至于漂石者皆勢由怯
也

無犯迫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速無絕人馬之力其要在更戰更
息則用之不竭也

善用兵者使不再藉糧不三載因糧于敵以是軍食故五勝者
必四勝者必三勝者必二勝者必一勝者必

凡戰畫以旌旗為節夜以金鼓為節為節
虎豹不動不入權軍鹿鹿不動不離細羅凡物未肯不以先動

而受制于人也雖然若後動者不能既敵而制計則禍愈于
先動故曰先則榮後則悔也

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故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故人
不得至者害之也

兵以正合以奇勝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山河奇正相生
如循環之無端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攻其所不備出其不意近而
示之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避之強而倫

之怒而統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飽而飢之安而
動之

程魏山川原隰之形而預計之溪谷險阻所以止禦車騎也隘
塞深林所以用步擊夜也坳澤窳窳所以匿其形也暴疾如

流矢擊之若箭机者所以破精微也繞伏遠引者所以擄敵
將也四令五裂者所以擊方破圓也因其驚駭者所以用一

擊倍也因其疲憊者所以用十擊百也陸連深草者所以伏
蔽也假奇伎者所以濟江河大水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持前

擊後也偽稱救使者所以絕糧食繫疑令也山林醫者所以
以默行往來也

款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款遠而挑者款人之進也其所居者易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發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塵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連者疑探也少而往來者常車也辭卑而益倍者進也辭強而驅者退也輕騎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奇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為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權旗動者亂也夫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軍無糧也懸親不送其舍者勞寇也諱論徐與人言失眾也款實者

審也屢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未委謝者款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者有奇謀也使者目動而言肆悞我也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太公曰新集可擊未食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不順可擊動勞可擊將離可擊長路可擊擾亂可擊不暇可擊候濟可擊險路可擊驚怖可擊不可擊

吳起曰進退多疑其眾無依可震而夫士得其將而有歸心塞旁開險可要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而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

津車逆曲鐵可焚而威久停不移將息士懈可潛而蔽日暮道遠士眾勞倦飢未及食解甲而息可乘而虜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下營之地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陰向平易通連樵牧就高去下向陽背陰不居惡名不居障塞

人馬喜躍旌旗前指金鐘之音清以揚鞀鼓之音宛以鴻以得神雷之助當示眾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于下乃可以定也

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之虞畫行則有暴來之關

夜止則有虛驚之擾損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故曰不用御謀者不能得地利

用兵之法命國為上破國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故曰攻城為下攻取而不圍或圍而不攻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慮外獲也有宜緩而克之者我食足也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

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奸偽不通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不知所敵不發攻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汚井灶不毀神祠恐怨敵也泮城非有要害不令其鎮守

續糧儲薪以免轉輸

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守城有五敗一曰壯夫寡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少

而人衆四曰蓄積積于外五曰彊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

城內低土脈疎而池墮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不

可以守也

凡守之道致來逼城靜嘿而待毋報出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

破之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通沉敵之城漂敵之虛壞敵之積聚百

卷一百一十七

百三十七

未

萬之衆可使為魚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

河水灌大梁潁川韓信夾泚水決囊沙而斬龍且孟德引沂

水注下邳而克呂布是也

李荃曰兵枕水也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以制勝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于市井而勝非全

勝也

孔明言寧靜致遠蓋將略也宋人有渡燕者一人欲速徒安竭

履而走百里蹶矣一人乘車服駁叱咤不休駁舍而敗又有

一人為馬胡心遠安坐執組而至矣蓋將之操動寧有不

者輪之漸也固於軸也力之決也託于銷也皆靜之為也水

不靜則竭火不靜則燼木不靜則糜金不靜則折土至靜也

故能運四時之用為將者亦若土也則幾矣

馮應京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道焉

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有守吾氣之道焉

王應雷曰黃帝臣風后著一十九字為萬世兵法之祖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

城經光曰近世之將不用旗鼓以戰遂廢而不講行則成陣止

則成營紛紜交雜而不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之術富其中一

宋

百三十八

未

聞號令變化立成安營定壘各有趨哨全憑旗鼓也

汪鍾曰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能戰而後能守賊之來以攻為

志吾儕野戰以待之彼敵掠不能歇戰不得吾嘗用計以挽

其遠使敵不得舍勞不洩息多方以陷窳之致疑以至惑之

設伏以要截之彼且懼而知避矣我更習以為常戰或以為

船營美難守焉

舟細而小才者吳許仙報潘濬曰仙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

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不足破宋御水壘有閩史事申丞多

申丞贊則橫其提券則直之竟報為申丞聞更直其提危於

之曰中正名容。論危人進食。指揮者數四。又後呼之。夫後人者。被以法而觀其成。何其謀。至以則。

兵陰道也。而陽言之。可乎。今稱專閫者。弗制于鎮。扼粟成于監。司何以稱專。中間呼以九天地。而夢寐不應。泄妻擊者。必得請而後行。則笑罕。罕者。謂難。道度非耶。

將者。机之引也。三軍尾之前。有陰而不知。有常而不預。則計之何所。董帝制五兵。本元。本向主。先向客。故奇而利。而末。謀於其術。由劍持耳。曰。軍以兩城當全。其兵必怯。則以神。施之。每食。餘先飛。鳥下食。乃曰。神來。我當有神人為。

不

我師也。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及走引。還卒曰。臣。歎。名。實。无。能。也。單曰。子。勿。言。也。卒。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是。以。後。計。而。成。前。計。也。張。巡。守。睢。陽。無。矢。衣。草。為。人。緹。城。而。鼓。之。救。恩。悉。力。射。之。得。矢。無。美。已。而。後。夜。緹。人。賊。哄。不。設。為。乃。緹。死。士。五。百。夜。砍。賊。營。殺。傷。遠。奔。是。以。前。策。而。生。後。策。也。虞。翻。赴。武。都。令。吏。士。作。兩。灶。日。增。倍。之。示。強。也。既。到。郿。圍。種。華。而。蔡。小。等。疑。以。為。去。弱。并。兵。急。乃。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是。兩。策。異。用。也。种。世。衡。知。元。吳。勝。官。軍。謀。出。野。利。天。邪。以。疑。書。付。蔡。信。而。之。野。利。觀。之。策。一。說。龜。一。幅。元。吳。果。疑。而。殺。之。又。為。

文于收茶之。蓋。海。幸。天。和。何。虜。急。燒。之。以。歸。收。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吳。併。殺。天。邪。是。兩。策。共。說。也。狄。青。成。軍。中。鉦。一。聲。則。止。再。則。嚴。陳。而。陽。卻。虜。嘆。其。性。鉦。止。則。急。突。之。虜。靴。大。勝。追。奔。虜。忽。止。青。知。其。過。陰。也。遽。以。鉦。止。之。諸。將。惜。其。不。擊。曰。寧。悔。不。進。不。可。悔。不。止。此。示。以。必。不。敗。也。劉。琦。守。順。昌。以。謀。詐。虜。曰。遠。樂。邊。帥。子。也。兀。木。曰。勇。破。耳。素。其。利。攻。之。具。猝。臨。城。則。設。橋。濟。師。以。怒。之。毒。其。上。流。虜。飲。報。大。困。虜。困。則。擊。之。虜。出。則。息。之。虜。息。則。鼓。之。故。不。勝。德。是。示。以。必。得。利。也。今。人。皆。言。南。將。不。可。北。征。以。無。略。之。將。也。如。使。奕。秋。之。技。西。東。

朱

易局而階勝矣。乘強之後。養全鋒以待其敵。而用守以攻當弱之後。則出備師以挫其銳。而因戰以守。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戰以正合。以奇勝。李靖曰。正兵受于君。奇兵將所自出。夫勝兵先勝。而後戰者也。必交。必而營。成。列。而鼓。運。弄。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謂。之。正。兵。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合軍聚眾。轉戰千里。謂之正兵。以實待虛。以主持容。謂之正兵。驅士如解。羊與之。進與之。退謂之正兵。地有所不爭。城有所不攻。途有所不由。君命有所不受。乃奇。

子 206-604

無也

魏武以先合為正後出為奇當敵為正奇擊為奇李靖曰魏武此言善教戰也古者教正不教奇以正中之奇耳非奇也

李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又曰形人而我無形孫子所謂變不可勝分六韜所謂發于無窮之源者是也

我朝鄒陽之戰偽漢桑高順流後孫我弱法不日強而避之奇

廉永志等以六舟深入繞出敵後我師爭奮卒破敵故何也

兵之所戰者氣也以小當之則敵疑以士深入則死關我氣

倍而敵氣奪亦壁所以敗曹軍也然非永志之勇几于驚海

未詳

百四

未

之嘗秦軍矣諸全之圍偽吳水陸並進彼眾我寡法不日

則逃之乎李丈志以編師赴關敵象大潰卒保孤城何也先

人所以奪人也及其未定而折之彼勇不及聞智不及謀

典所以却秦軍也然非丈志之捷几于睢陽之抗令能與據

廊收兵乘勝進薄燕京中山弗敢而直抵太原攻其必破出

其不意也然搗之不下几于剋之魏晉陽矣明界以精兵

固守金牛穎國弗攻而直趨隋文也其而不趨其而不竟

也然使共有備几于吳兵之趨西北矣北伐之師席捲而至

通州乃郭英高聖自固設伏誘之以三千兵破虜萬眾故曰

攻人之國而非攻也然使彼懸壁不出則几于節級之危然

師矣漢南之役進取曲請我師已疲漢兵仍兼程進兵直逼

其軍唐遂焉潰故曰毀人之國而非久也然使彼嚴兵後伏

則几于遊左之憾唐兵矣是共奇正判于堯屋可易言矣

秦圍趙上及張耳于鉅鹿城急陳餘兵在鉅鹿北耳數百餘

不敢出耳使張儼陳淳謀餘以五千兵援之為秦所沒

梁州鄒與音相持于魏款乘虛蘇晉陽晉人現知之發兵辦之

鄒計不就

吳奔漢壁東南亞夫令倫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未詳

百四

未

故正而不知奇守將也奇而不能正關將也古之名將受命止

其家操持鼓志其身不可開也士未坐常坐寒若必問不可

以驕也泰山崩而不變糜鹿與而不降不可味也魏如驕等

焉如機守如慶女應如脫兔不可以禦也難知如陰不動

如山不可窺也

江旭奇曰郭奉孝極善傲執曹攻二袁惠則彼必互救緩則自

相攻擊及二袁奔遼奉孝因是勸操緩師勿追遼果函二袁

之首來誠急則留以為用矣予觀李備郭祀亦復如是小人

之無遠智而相忌良可嘆矣趙營平屯田之策亦見諸是

合之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自散。故堅忍以取勝也。

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悉其功也；在慢

薛敬齋曰：兵難曰威，克厥愛然愛行於其中，不如此則必有敗

亡之禍，而無以全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朱子曰：大要臨陣在蓄休逸。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

替人，既飽遠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

調發第二替住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換，則士常

飽健而不至困乏。

薛敬齋曰：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故國階知之，雖與

衆異。

我故以是大兵法。孟子識遠。

說儲曰：澶淵之役，寇萊公獨主親征，而契丹退，非創見也。太平

興國五年，契丹主入犯，惟州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

主遁矣，彼有以孤注之說傾萊公者，誤矣。

江旭奇曰：量沙亦不自檀道濟始祖，述以布索，或土如米，狀使

人運，上蓋是也。火牛不自田單始，吳師五戰入郢，鹹固與楚

王同舟，王使執燧索以奔師，是也。

堯脩曰：百僚善師不陳，湯武征伐善陳，不戰齊桓功為伯，昔善戰

不敗，昭王逐國善敗不亡。

陳法

周禮仲春振旅，執鼓鐃，錡鏡以敎，坐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仲

秋治兵，而載旗，揚若太常，旗，植旒，植之屬，仲冬大閱者，所以

孟表陳車徒，坐作馳行，以三時之敎，階所以習為什陣之法

也。若仲夏之孟舍，則所以選車徒，讀其辨號，名而化，縣帥之

名，百官之事，莫不辨之，又敎以止管之法也。

曲禮：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前有士卒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而朱雀而後

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格搖在上，急趨其怒，迫退有度，左右

衆異。

有局各司其局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侯禦之，望其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

左，無與王逼，且攻其右，無衷焉，必敗，備衆乃携矣，弗從，隨

師敗績。

范蠡曰：凡陳之道，蓋左以爲壯，設右以爲要，當以吾之強攻其

弱耳。

唐太宗曰：吾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

右，使弱常過強，強常過弱，敵犯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

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後，反擊之，以是必勝。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形詭如彊弩常如散機鈔：紅：開亂而法不亂之澤：沈：形圓而不可散也

吳越救戰令短者為矛戰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士仰聖相比什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譟五鼓旣行聞鼓聲合然後奔旗

宋神宗曰：曰營曰陳，本出一法。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古之則營為正，陳為奇也。

李靖言：井形開方為九黃帝因以制兵虛其中，人將居之，環其

四面諸節連絡及于變化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而獨取及則曰黃帝受命之始，順發氣以作兵法，文易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以為八官之位，正則教不德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究天位也。天衡抗于外地，軸布于內風雲掣其四維，所以俗物也。虎張豎以進蛇，向敵而翻飛，就翔鳥上下其赫，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遊軍以按其後，施張則二廣並索，持衛則四奇皆出。二說詳略不同，總之不離于八陣而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陳建圖焉。

左傳：禮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險仲足。

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偏隨。

按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五人為伍，承偏之隙而彌縫其缺漏也。又按李靖言：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軍位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出奇取勝也。晉荀息伐狄，舍車而什，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止拒敵而已。

左傳：昭公廿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諸丘，即相顧為鶴，其御顧為鵠。

八陣者：天地風雲龍虎為蛇，諸葛孔明所推演也。杜牧以為：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

李靖對唐太宗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馳逐，曲折相對，外重之方，內環之圖，是成六花。又曰：內圍外方者，方生于正，圍生于奇，方所以矩，其安圍所以緩，其緩是以安，數定于地，行緩應于天，安數緩齊則變化不亂。又曰：古人秘藏此法，故絕授八名耳。八陣本一而分為八也，亦何止八而已乎。

李靖對唐太宗言：五行陣本圖五方色，主此名為方圖，直鏡實。

因地形使然也

九軍陣布六花陣之變蓋李靖因時遠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人不能曉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即七軍；者圓陣也陣以圓為休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則內外俱圓矣試以圓物驗之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以九軍六花之大体也

疊陣法吳璘所立也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弩併發次陣如此凡陣以拒馬為限缺鈞相連俟

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望以蔽于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張營劉錡皆用更休之法破敵璘之以法大略相似但俟其傷而更代之稍不同耳

朱子曰古未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臨機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圖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又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地為風雲之數各為一陣有專于戰鬪者有專于衝突者又有營統之者亦置寨

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才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鳴一鼓擊黑旗則為曲陣鳴二鼓擊赤旗則為銳陣鳴三鼓擊青旗則為直陣鳴四鼓擊白旗則為方陣鳴五鼓擊黃旗則為圓陣皆應故之法也凡率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廣縱各二十步隊間容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必作列之法也存必無貫五必雁行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敵背為後也

車戰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按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按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而前炊家子守衣裝所養類汲者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射突止則足以當衝持卒有所庇無城亦有所資而俾車者又以倍不測也

則禮五伍為兩四兩為車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車一人也而車則白偏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其尤大者有二十五乘之偏若周魚鹿之陳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

十五乘之偏也亞臣所舍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一從其偏也車偏之而一從其偏也先其車是以當敵後其人是以待變故曰兵之道惟居有常而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已

自世下衰諸侯或以車逐利于原隰車奔之則於是運澤而止注水而止住車戰由以侵廢趙武靈王大變中國之法而用胡胡然六國戰事亦多用車

漢夏侯嬰破李由從擊車助威以兵車越戰衝青犢白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李陵至凌稽山穽與虜過象寧不敢乃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為陳于等俱隸虜乃引去光武造樓櫓

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迫于三國孔明多用車戰

晉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以討鮮卑平涼州宋武帝以車戰得志于天下唐有復觀車舟舒輪以之收黃河九曲馬燧以之收狹北方

宋世有吳淞方陣車制郭固有車戰法章詢有陣脚兵車黃懷信有萬金車李綱有車制圖王大智有寔雷擊車魏勝有如車戰車蓋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利用車戰也

且漢曰今日之邊防臨峻山嶺浮河積石大車決不可用且戰

用車而敵不用車使以萬人之眾穿地以為長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托馬有所制而不得行但或用以衝敵或用以禦虜之衝突斯可耳

房瑄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十乘縱營駢步夫之古者車以車而瑄用才古者駕以駟而瑄用牛古者射御必精而瑄用利棘著皆書生故賊乘風大謀牛皆解懷投弩火之不報焚遂敗于陳濟

行師險野人為主勇野人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為則非不用人而主于車可以車可以人或兼人車而用之精

於兵者當自有研矣

車戰乃有脚之域無粮之馬古法也用以整齊部伍鎮定人心
莫良于此若能以車戰火器連施迭放北方制虜最為上策
若南方崎嶇多溝雜用然南方以車輪利于狭道也車前書
虎豹獅象之類以弱馬蓋車戰可以截械可以截粮可以透
加

舟師

史記齊世家武王東伐師尚父左扶黃鉞右把白旆誓曰蒼兕
蒼兕搃爾衆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秦孟明濟河
焚舟皆用以誓濟惟晉吳楚則專用以戰如晉中軍下軍爭
舟師以伐吳楚敗吳于長岷獲其乘舟餘是也又越軍吳
軍用兵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太
望者當陸軍之車以望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而公輸般亦有鈞拒之制追則
鈞之進則拒之為楚設也自是而漢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濶

有樓海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
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蓋凡遠江海之虞皆有舟師也
而唐獨不講然考恭燕統水陸以破蕭銑王奉大治戰艦以
討希烈宋朝或以教船池為講武池或習水戰于水心殿亦
江海要害皆置水軍習水戰如曹彬之敗南唐燕進水陸轉
世忠之扼兀木全以海艦其故可觀已然舟師之戰如周瑜
之乘風蓋燒北船以破曹操岳武穆之巨筏大寨諸港以破
楊、是我能破敵也如金兀术用或人之策謂海舟無風不
可動以火滿射之宋軍焚溺死者不可勝數是敵亦能破我

之審如是則亦未可輕試矣

五。潘曰東南之師。趙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趙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趙閩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縲轡小艦。至渭橋是也。此皆以舟師進者也。塞連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以王濬伐吳。楊峯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以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朱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以韓擒虎因以滅陳者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以魏武欲道此以寇宋者也。以皆以舟師守者。

也要之舟師之用。多在江海而不可過大。如漢人之樓船。晉人之巨舟。所費不貲。而且轉動為難。宜求古學穿櫓。海之制如閩廣所置者。所謂百條之名。不必盡拘者也。且令海濱衛而四十有一戰船之設。百二十有九。四時分哨。上下番休。亦是稱有備。然論者以為歲替造而無一日之用。亦或積朽廢缺。舟中器具頗有腐敗。而軍機不素練。則當事者亦宜為之規畫矣。

古舟師之遺制。若周之蒼兕。吳之余皇。漢之樓船。下瀨。魏之樓船。今時舟楫之制。如淮之海鰲。閩之蒼兕。吳之沙舟。為

尾。游之噴。今皆備矣。游閩之五。輻。游浙直。海岳以至沙。戶。漢戶。無不具。至今北人亦習南技。袖。艦。空。何。憚。一。島。夷。而。與。之。款。哉。

水戰視風。孟德謂秋時無東南風。見出周節上。而孔明能祭風。又出孟德上。

威。絕。光。曰。小。舟。數。往。來。者。謀。讓。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後。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報。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而。後。緩。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

謀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報彼也。櫛纜而昂起者。欲揮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于滄浪者。鄉道款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逃也。促纜及流懸燈于途者。夜逆而潰也。久而不動者。偏人也。鼓而無韻者。偽響也。近岫連村而不登却者。怯也。不久困而請和投降者。詐也。

威。絕。光。曰。福。紅。高。大。如。城。樓。舟。矮。小。故。我。紅。得。以。壓。之。然。吃。水。一。丈。一。二。多。服。于。淺。無。風。不。可。使。故。又。有。海。滄。之。設。喫。水。七。八。尺。然。二。項。紅。管。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紅。之。設。以。捕。魚。者。而。用。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

水游亦不過五尺賊舟与之相尋不能冲裂若以短兵開力
水游時長策惟風小務速則最為便也

朱實

兵器

水游傳言十八般武藝子鎗子弩銃鞭箭劍鏈拋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杖

鎗之家十七刃之家十五弓弩之家十四棍之家三十有一鉞

之家五馬上器械之家十六使拳格兵器之家十一

火攻之法孫子置之末篇示重也火攻之器祖制藏之神机庫

示重也非庸有硝而無礮東倭有礮而無硝惟我中國兼有

之故故為屬禁而非禁私學火器者倘土漢同征幸勿洩之

于土兵也

朱實

百五十六

佛機為火器之首其次即三眼銃與鳥嘴銃為嘴銃宜南而

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蓋北方寒冷為嘴銃手舒為

旁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先已吹去再碾不易而磨騎已

碾至矣惟三眼銃每可著二三鎗子何故三四十步內方放

一砲三擊不絕未有不中者騎聞至執必銃以代開棍擊之

南方之儀與苗係安戰其來稍緩風氣柔和為銃中較極準

但三枚銃熱不可復放則以濕布潤之且狼筈換牌之數可

以禦安兵也

又有十面埋伏銃一頭可以五枚而頭十銃連放不絕視之為

銃三眼不必重張固為妙矣但重而難執利于車戰也
火器打鐵桿要一二萬槌水戰可以焚船陸戰可以焚寨三五
十枝裝入木籠名曰一窩蜂九枝曰九龍筒其小者曰湧箭
馬上亦可施今鎗上各帶火箭置于半竹之內故人惟覺我
執鎗向敵而不知已發箭矣

火繩火礮火礮之制本為一法不過毒烟迷人使其亂耳
孔明之地雷可以用之西北若夫東南雷下恐非所宜

竹將軍者以木為之則稱木葉槍北方謂之千日勝勇達而為
壞不忍磨人得之但真信并製不佳則橫發矣

宋真

百五

未

總兵王鳴鶴曰子練兵陝西曾造火巢或試而不响既而大响
據說蓋火巢必對定今兩皆加水吞其硝磺與灰三者合而
為一層如真豆方可入銃否則硝磺性重而沉底灰輕而上
浮初放者灰也故不响既放硝磺也礮多則損銃
南方之製硝磺用水膠或膠物提淨不用底灰或佛或杉濕柳乳
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新葫蘆與舊葫
蘆抽換以銃之有無無礙皆由于此
銃眼平底則不中坐對不真則不中鉛子輕重不合法不中蓋
子重半落子輕鎔化火門入子或偏歪

石油之火能過水不滅江蘇專運風而上箭火礮其油可以射
風空竹可以走線而插油等紙亦封固之妙劑也又有水馬
之製以黃藤為之取其浮也

余少原曰歐軍器鋒利初當有成監造之官嚴禁其粗惡儘當
責成者守之役嚴禁其續飾而藥料之敗壞專責司庫之員
侵焉而造吾家及戰敗壞者一絕之以法責令賠償斯器
械其淨用乎夫磨騎奔衝突蕩我馬不能當而我兵提木棍
與三眼鎗弓矢相雜嚴陣以爭一旦之命木棍僅可擊馬即
中之不能破三眼鎗眼太多筒太短遠藥無力發多不中弓
矢固屬長技以此相持難以取勝昔晉武穆破金人拐子馬
以麻扎斬馬刀三百如堵而進各以藤牌遮身直所馬之常
之者靡今可用也火器中如滅磨湧珠二砲廣而悍然難擊
且難發若以三眼鎗改為單眼鎗共鐵筒長一尺改為二
尺餘于鎗筒上界一直線望磨鑽之而中必多歲火巢鉛子
既深而及必遠每鎗備鐵二條一短長照筒或以便入筒藥
巢鎗柄用雜木長一尺許連可以火攻處近可以鉄擊虜也
又遠東有百字銃其制鐵筒長三尺圍一尺五寸徑五寸有
柄數以木架夾持之俾不動然木架有帆欽東則東欽西則

宋真

百五

未

石油之火能過水不滅江蘇專運風而上箭火礮其油可以射
風空竹可以走線而插油等紙亦封固之妙劑也又有水馬
之製以黃藤為之取其浮也

西數抑則仰。欬俯則佛。銳或錐。每二三。射打數百。並。過五寸木板。及甲冑。徑行撥其机。或東或西。或仰或俯。隨時向。虛放去一鏡。可斃賊馬數十。並必入與器相得。毋以器于敵也。

將品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欬。常如對陳。頂學過樣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與。雖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龐參濶略而能有成者。

古之將如尚父之鷹揚。姬公之威奄。文武吉甫而薄伐。大原順允。方林而獫狁。匪岳。替六師之南。仲大祖征徐國之關。如虎臣以聖將也。

有將有名時有大將不足而名將有餘者。又有儒將。晉文公之謀中軍帥也。而曰有說禮樂而敦詩書。卻毅其人者。舉下軍。又舉宵敵之冀。缺至于克。變之讓功。句起之讓師。庶几宵敵之風。而新築之師。駟陵之後。歸厥卻至之。所以致辭于蔡。蔡之君者。亦宛然于詩書禮樂之遺矣。謂之儒將可也。文選多嘆惜。穿廣而于大將。當曰天下未有科也。當去病無他。美獨大幸。不至之絕。夫廣自射。雖時業有王侯之譽。然程不。謂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故常被屠。當失道。難列于將品。或謂許之當矣。至于衛。當定。襄。胡之捷。豈可以傳取耶。但當少。無氣。銳而衛。猶持。豈當少。而侍中。者不省士。而衛。為人。仁善。

遠讓以功名終靈故名將而衛差有大將之風焉

漢昭烈待關張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關張于稠人廣衆侍立終日又何有禮也諸葛魚水之歡黃忠公虎之列皆以一言

主解關之辭親歸則可謂大將而張之降嚴戰帥亦名將也

吳越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事主旗鼓耳臨難快疑揮兵指必此將事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李光弼將戰內刀於揮擬不復

當自劍以振天子未嘗擬之殺賊也

將以誅大為威賞小為明今將無其權矣將者上不制于天下

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今將之受制亦累層矣

為將之道心欲虛則可以集衆思心欲定則可以有重任

心欲細則可以体物情心欲堅則可以持異議心欲苦

苦則可以通神明

真有不嗜殺人之心而後可以殺人真有不謀功不謀罪之心

則可以賞罰真有安社稷衛生民不求有功之心而後可以

成大功

一曰審嗜欲將領不廉猶可借言使會制帥不廉何以服衆如

孔明之家無餘財可也

二曰多積蓄曹孟德臨死亦不厭吝云蓋人竟智無如此物關

壯饒好讀書左傳而呂蒙以學問使非吳下阿蒙是也

三曰協將才將領中自有別調須另着眼王景略之取鄧羗急之則變生緩之則誤事而卒委曲之以濟功是也

四曰別幕客高密杖策數語何異淮陰而赤眉一戰威名頓損馬懷攻心一言直透孔明而街亭之敗几覆全軍則別之不可不察也

五曰中祖制古者大將往往發壇令如雷電冬不服裘夏不揮扇而不張蓋軍皆定次將乃授舍軍灶未炊將不先食與士卒同飢苦如此今士卒相視而喜乃有與張蓋則祖制公侯

駉馬制不用靴衣去地三寸便于騎習者當講也

六曰習車戰車之于戰動是以衝突止是以營衛將卒有所託

兵械衣裘有所齋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漢將軍出塞擊

匈奴以武剛車自環李都尉以五千安車渡單于遠以大車

為營馬隆之攻涼用偏廂車李靖討突厥亦用偏箱鹿角謂

之正兵

七曰是軍餉士不飽飽則無銳氣猶器磨礱之而後詳明不可

置之不用而使其蹉躓無光也

八曰恤將領將非養死士不能立功非養私財不能養死士宋

太祖于邊將家屬在京師者極之甚厚一郡權管之利息年
之悉其留見其征進蓋此意也今將領之財釐裁而由制裁
而入款有財以養士難矣

九曰東眼操高崇文也長城練士卒五千常如寇至受命即行
器械雜一無所關刻桐團練本州暇必披甲枕戈而卧曰
我以此登責任不可背本

十曰青不伐六卿和而骨霸大樹將而漢與從征貴而豎幕
之奇押將侯而操瀚海之熾為位功而冒功誇功而攘功建
血屠關者法陽而舍賊棄肥者取印鬼號夜月提秦天達建

廉指而就誅陰平健而震戰則有登狐先登而反射馬背是
賄而款東者矣

十一曰教士卒長大有力者教以鎗狼苑短小精悍者教以刀
亦蘇牌心思細膩者教以弩矢為純神世衛以銀錢為的中
即克費是也

十二曰示招徠蘇統守徐州聞賊欲劫利國監沂人程崇實
有膽其弟岳坐配崇欲為洗雪執意其可使許為奏果獲
妖賊執言徐沂人警勇不使使捕賊即作賊請叙用是也
東廣曆中元吳哥叛韓總公言戰范文正公言守常時劉平有

三川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曹懷敏有定州若之敗即魏公
亦有永州之敗蓋魏公以兵不過五萬而我合各鎮之兵
三倍之然我軍心不一而卒不練且我將任福後勇無謀故
敗也范公之在延州開州兵以練卒徒民以就餉以威信誓

義以儲繕關中至其城大順於賊腹密遣其子先據之即諸
將莫測不洩旬而城成賊至而戰退而城鼓無所伏范公亦
非斤斤於守者然元昊父子一舉而靈州陷再舉而銀綖割
踐清遠破西原僭號改元于法當誅宋之獎以王爵歲予茶
幣二十五萬中國天子僅以父稱奔矣吾觀魏公白豹城之

捷實足以辨此其謠云環慶鎮原當其前都延解府奉其左
必番回紇出其右先腹橫山斷賊一臂亦長策也范公一意
招納及夏書倨慢對使楚之朝議以其輕納故累凡至得罪
蓋繼運之死曹瑋常請討之真宗不允元昊始反非甚強盛
王德用請討朝議不協李文靖亦請棄靈州則言戰言和謀
輸自不一矣其始也二公有戰守之異其中也韓主攻未就
亦定計于守其終也同主計於守且守且攻而期破敵于數歲
後朝廷厭苦于互勝互負而竟以撫也蓋二公雖意見不同
而同于為國是以卒能共濟誠克用之以職夏可以威契丹

於當時而亦無靖康之流弊矣。

人臣所以坐制勝算者存乎謀猷所以逞折亂萌者存乎聞望
方祥有車三千馬四駟象三十萬而收執執獲醜之功乃采
芑之頌曰方祥元老克壯其猷不言兵車而言猷則謀重矣
白征伐撥亂聖制威夫言北伐而以南服先之則望重矣
而其本獨歸于願允則邊臣所急入可知已。

關氏獻而白登解命曰據謀驛騎名而解軍授首命曰智謀馬
邑結而向奴家則為詐謀無所用矣昔人望陣而知考章才
望也遠先登城而拜馬燧威望也深源一出而敗山桑則為

未嘗
卷望無所賴矣惟夫李牧之入保為萬全之策充國之屯守
為百世之利郭汾陽平騎見曹而當三十萬之虜寇希文知
延州而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為意以其謀其望為不可及哉
我朝馬拯滿之經略哈密閉關謝絕以孤其勢林破先爾以剪
其翼幸使黑麻悔過并陝已金印來歸則李牧之誠向奴也
余肅欽經理榆林與屯田教子弟移戍守虜酋相戒毋敢
窺伺則充國之條便宜也項襄毅討土達滿四之叛排衆謀
堅守勿濟師而獨以兼騎抵壘賊將感泣李揆滿四以自効
則汾陽之服回紇也許憲投鎮大回之日小王子瓦順奏

責至聞無不下馬投弓戟聽命則文正之威元昊也

今計身之利害而不在國戰口之是非而不在救倡謀非我新
害其成聞墻工而禦侮拙可謂謀乎借交而資游揚而賈退
以為進默以為辨慮以為市以鉛藥而附編鈐以清脩而任
勇略可謂望乎

正統以來王靖遠之功顯于禦阿台朵兒與平思任贊西征大
會諸將新退縮者一人南征衆以大暑請按兵下令阻軍者
斬是以律勝也王威寧歷西北諸鎮凡十餘戰率敢死深入
出虜不意督關之捷捷報其集紅藍池之勝潛師劫虜是以

未嘗
奇勝也王新建平江右則計斬吳讓以絕其謀主平逆藩則
計問士震養正以離其腹心平思田則計誘燕受以奪其明
望是以謀勝也項襄毅之平土達滿四與賊相守有餘日論
書詰問仍堅守不疑是以重勝也楊文襄周歷九遠備屯敗
濠牆整築城堡增軍衛內則經理寧夏以固陝外則敵復東
勝以規套是以周勝也嘉靖庚戌徐明山句倭為志王五嶽
挾倭以為市胡司馬間徐以聞王即借王以藏徐因徐之謀
以戰王是以智勝也
世裕文天祥之志而惜其才之不足以濟又悲方孝孺之志而

構其志之未得。以展奇獨。以為不然。夫成淳之末。天下事已去矣。文以一遠守。募萬餘為合之眾。舉以勤王。而眾不潰。丹徒之役。能以智先至。闔閩復合。眾收復郡邑。而所遣張汭。鄒鳳。遇李恒。悉敗。再啟再合。舉軍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蓋宋自朱僂。後復勢不抗元。而諸將又無弘範。對此極難也。方之何時。哉。國家全盛。東城完固。方不據將。而惟名兵。至於割地。講和之請。尤為無策。今觀其論。豫讓責讓。不能扶危于未亂之時。而捐軀殞命于既敗之後。為釣名沽譽。眩世駭俗。嗟乎。方亦何不扶之未敗。而徒以十族徇一

己之名也。智伯請地。豫誠當諫矣。建文之削宗藩。方獨不宜諫止耶。以此而論。方志大而才疏。固遠在文下矣。

古無常勝之兵。而有常勝之將。太公之流是也。其制奇正以神。無常敗之兵。而有常敗之將。趙括之將是也。其泥奇正以書。夫將也。凱歌飲至。獻馘策庸。封爵親而築京觀。豈非師武臣力哉。則勦寇然。封狼居胥。亦雅志又何取。緩帶澗武。迂讓為然。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為易。仇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故立責賤之倫。經明大小之制。數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使張于社。韓其于廟。遂奔不遠。

縱經不及。服者不捨。奔者不獲。與寇不以青屨。尸祝以治。庖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之。總之銷鋒其虛憍之氣。而滌蕩其矜伐之心。然後壇可築。鼓可推。方略可上。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摶抱鼓。忘其身。居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聞鼓而喜。聞金而懼。日不張蓋。寒不重衣。軍井成而飲。軍壘成而後舍。刑上究。罰下流。交和而舍。上下同歡。無智名。無勇功。澹泊寡營。力不必自己出。功無妨于人立。豈非不伐之士。而為上之所貴哉。假也。投袂而起。當軍而呼。介弟爭。驟尹之獲。戎右先元帥而歸。則競矣。卷上脫高。舟中之指可掬。

囊沙半濟。灘上之水不流。則亂矣。射麋鹿而麗龜合中軍。而代御。則越矣。東向而坐。士卒不敢仰視。託河魚以輸情。求喪馬于林下。則阻矣。帥代下受名。下代帥受誅。小則蕞陵始。大則碎首穴骨。豈社稷之福哉。

中山王徐達材略超眾。征討四方矣。關平王常遇春百戰不卸。克復中原矣。撫定八州者。寧和王。鄧愈。東甌王。湯和也。討平諸夷。所向有功者。黔寧王。沐英。岐陽王。李文忠也。克太平。建康。拔諸國。而屢建奇策。梁國公。趙德勝。趙國公。胡大海也。擒友諒。破士誠。率舟師。而屢立奇功。秦國公。張瑄。勝。永義。侯。蔡。

世傑也。泗園公耿再成，成勞績于渡江之時。魏國公俞通海，成戰功于出鎮之日。是十二人者，皆開國元勳，配享高皇帝之廟者也。

河間王張玉智，略謹密戰，沒東昌，平王朱能，降盜撫順，計服安南，武勇著名，率義兵以擊賊，定國公王真也。以僧從封大權謀略者，榮國公姚廣孝也。是四臣者，皆靖難勳臣，備食文皇之廟者也。

馬端甫三擢鎮遠之符，冠屨犯遠，屢建奇功，虜不敢窺，弓南牧于志，肅置榜文，輸回遠，莫漢維生，獲也。先者爵封公，賞以萬金也。

先通去郭定，夜二鼓，遇東西沙窩賊，以八百騎破虜三千騎，王威寧，行遠，得過大虜，下令，魚貫而行，遠，逾五十里，虜惘，疑不敢追，卒不失一人。

七權之末，造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智歸孫臏，巧歸田單，勇歸白起，頗收。而不知魏無忌之善兵也。諸人之教，皆易乘耳。無忌之救，非勤。縱父兄，獨子以歸。既以慰親王之心，而堅士卒之氣，却強秦而全趙。此一奇也。後秦攻魏，魏無忌復以二使集五國之師而救之。能使五軍一心，以成功。此二奇也。

馮異口不言功，屏居樹下，人稱大樹將軍。克國遠，浩星賜之請。

而自言其功二者，若異矣。蓋馮異當丹造之時，言功則顯於韓彭，而非所以自全。克國原主坐困之策，上使破寇，除虜二將，副之若不一明，帝將以我為功，悔其坐困之銳矣。此之時，勢實不同也。至若渤海歸神，武變化于天子，母乃失之，使手

馮應京曰：馬文升，略哈密，合得宜，余子俊，鎮守榆林，援急中，蔡項志，策車騎，抵賊一時，豪率許，進鎮鎮大同，奕世藉安，薛祿佩印，巡邊，斬虜，奇黃郭，擊殺，攪地，龍飛，天網，昭城，朔北，皆國朝名將也。

楊建隆，把持中山，襄毅公，雲鎮廣西，問郡，嘗曰：世稱將，不思食，有身，嘗曰：白袍。

燕燕不可渝也。公曰：人言士有，能不受彼且殺，忌有身，嘗曰：公不異朝，謀而畏，友身，公舉手，謝之。

蘇蘭公，清介，不取，梅雲南，平蠻，公宴日，受金花彩段，次年還京，各有司，領花段，蓋公不肯，以清病人也。

郝贊王，公信，出鎮十年，荷無恙，衣履無肥，馬被命，總理清運，格人曰：此行，當以江水洗，徐肝，肺，少盡，居，耳。

學士大夫，波沿，刻麗，而責，枯竹，空疎，誘歸，擊斃，手，柳，文武，為，憲，欽，悅，詩，齋，手，謂，羔，羊，委，純，肥，言，刺，擊，手，柳，中，甲，兵，感，震，事，寓，年，謂，莊，馬，越，冷，傷，龍，無，當，年，柳，昆，吾，重，臺，勳，名，身，後，手，槍。

遠漢者王守仁也。而腹心見托。故示不疑。雲南者王驥也。而金沙立石。豈窮兵為戒。款平而廣者。韓雍也。而多詐。詔及多。縶以示威。鎮榆林者。余子俊也。而株葉根連。靡常以就。伏四公。蓋入尤也。款得是人。請寬入仕之路。諸如家。富好施。之督。晚兵。遠談不羈之類。一依。收錄。元使百戰而定之。天下竟為離。委。漢。續之。去。從容而。蘇。露。馬。可。矣。

洪峻之曰。此。蓄。寇。淫。潭。城。之。敗。子。像。自。任。其。失。而。潭。城。復。得。以。功。凡。視。孔。明。之。斬。馬。謖。其。德。度。猶。似。過。之。

江。旭。舟。曰。昔。人。以。戰。勝。論。將。功。而。奇。獨。于。戰。敗。時。評。將。品。街。亭。案。錄。

之。敗。將。與。士。卒。俱。無。大。失。此。非。有。節。制。之。將。其。能。操。辦。乎。至。于。赤。壁。之。敗。全。軍。灰。燼。而。名。將。謀。士。無。一。被。禍。則。曹。瞞。之。為。將。善。于。使。臂。而。精。神。不。及。于。使。指。也。最。善。敗。者。无。如。漢。高。光。武。唯。水。滸。沉。之。敗。是。也。至。于。陳。友。諒。雖。為。偽。國。然。一。敗。輒。一。援。亦。自。難。及。惟。符。秦。以。極。強。之。據。統。敗。而。輒。不。可。收。拾。則。最。下。

洪。峻。之。曰。關。中。四。方。之。會。武。將。命。節。為。一。行。師。有。紀。而。至。旁。未。故。復。命。之。擊。赤。眉。一。出。而。敗。乃。勝。負。之。常。繼。命。馮。異。遂。以。大。軍。降。之。而。安。集。之。功。多。矣。

將。有。能。而。胆。烈。而。奔。却。故。若。飛。走。除。若。釣。者。可。以。司。什。位。而。不。可。以。司。千。百。有。推。其。槍。擗。其。揭。三。鴉。當。一。至。三。至。當。一。戰。者。可。以。司。千。百。而。不。可。以。司。萬。億。有。獨。出。獨。入。無。名。無。儀。實。實。不。以。鍾。鼓。色。洋。一。洗。不。以。偵。探。傳。者。可。以。司。萬。億。于。關。外。不。可。以。司。萬。億。于。軍。中。必。款。軍。中。關。外。正。司。而。並。握。也。則。必。為。貞。吉。之。丈。人。壯。猷。之。元。老。時。陰。時。陽。時。正。時。變。直。轉。圓。世。之。

岳。飛。對。高。宗。曰。臣。有。二。馬。日。啖。易。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案。錄。

二。百。里。統。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為。取。力。裕。而。不。求。遲。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而。乘。者。日。不。過。數。弁。而。殊。不。掉。乘。飲。不。掉。象。攬。轡。未。安。踊。躍。疾。驅。南。百。里。力。竭。汗。喘。殆。歎。然。此。其。害。取。易。盈。好。逞。勇。窮。窮。鈍。之。才。也。可。以。下。中。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飽。悉。其。勞。苦。之。謂。仁。將。事。無。為。元。不。為。利。挽。有。死。榮。而。無。生。存。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送。臂。而。能。下。剛。而。能。忍。之。謂。禮。將。奇。變。不。常。動。靜。無。端。禍。福。為。福。因。危。立。勝。之。謂。智。將。進。之。有。重。賞。退。之。有。嚴。刑。賞。不。逾。時。利。不。轉。費。之。謂。信。將。足。輕。或。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矛。射。

之謂安。得臨高懸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為殿。之謂將。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快于小戰。勇于大敵。之謂猛。將見賄思齊。見善若不及。從諫如流。寬而能剛。簡而少傲。之謂大將也。

輪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阡陌。羽鼓旗。此尉之官。耳。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遺。此候之官。耳。隊路塞行。輜治賦物。均慶軍。并灶通。此司空之官。耳。收藏于後。運舍不離。無浮與無遺。軸此與之官。耳。然此四者之于大將也。若車之有辰材。未足宰制一車之用也。

先事察事勦。而與食寔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裁。垂意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分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款。整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容貌作。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勇。此萬人之將也。戰。慄。日戒。一日近。賈進謀。使人知。希言語。不慢。心誠。舉以十萬人。之將也。溫良寔長。用心無兩。見賈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陳眉公曰。左車。設策而。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添漏。處則。

信破之必矣。韓信拆為左車。都是從膝下得力來。

陳眉公曰。項羽以巴蜀道險。使車帥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于一人之下。伸千萬人之上。但能動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曉絕棧道而已。但能巧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出。來却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惟邯鄲獨免。秦惡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王可出。乃在車帥。車者。來料車帥。車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者。來條出路。却是韓侯。走來打關的。安得。不並稱三傑。

江旭奇曰。孔明伯約。不過三秦。故終難出。然亦何損于傑。但怪廉庸無公瑾之英。新之呂蒙之沉。机而以大將稱。吳主謂其首發。帝王之略。是固然矣。于觀公瑾。當孔明取荊州之時。方款。威氣。陳兵。而子敬却以大義相責。孔明用盡机。關。終帶。遠。關。是其高處。

庸人論將。常視于勇。必輕聞。未必無害。將以五才為依。非智不可以料。故非信不可以服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操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又以五種。為用。理者。理衆如理。審。俗者。出門如見。故。果者。見。故。不。懷。生。故。

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首而不煩

戚繼光曰主將固以司旗鼓為威然身不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衆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避難而莫可辨然身無精藝已膽不充又且李習則能辨花法無益之藝而教師不待安為低昂况為將之道當身先士卒非獨臨陣當先件苦屢要當身先常同滋味非獨患難當同平時亦要同滋味况校藝豈可獨士卒該習主將不該習乎主將習則偏裨以下不以為恥矣

洪亮山曰謀臣慮事須要周全如牛虻說沛公還軍霸上也使

不顧關中慘毒說燒絕棧道也便不顧漢業成否說王莽割地便不顧信等誅夷之慘說先封雍齒也便不顧謀及一詞足以激帝之怒說勿易太子也便不顧趙王母子之禍與王呂之謀說勿立六國后也便不顧吞併諸君之已立者遂致回橫五百人之死况其他乎然子房之才以智生孔明之才以李成以智故漢高之君臣自疑以李故昭烈之君臣相信顏安回曰大丈夫暴骨庭不仇愈于病死脯下乎伏波乃然累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暴不收可矣

如國事
共言之
最下者

居勝

朱子曰謀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儲好向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于我何有現天地生萬物而不言可利可見矣

魏之賊我于桑田也下偃以為天奪其鑿而益其疾楚公子乘漢之克秦也耕向謂天假之助而降之蜀吳之勝齊也子胥謂天近其小喜而遺其大憂故兵勝而恨非過計也誠恐其但我也

燕席間西賊內訌嬰城搆屠則几乎勝國虜牧于西又踪于東

山海之孽結禍于朝鮮編播諸酋敢逞顏行則几乎羌夷大盜謀人望屋而食充陳之問且為犯獵則几乎朝歌武都天子威德旁絕怒臂凌撲四睡晏然豈不甚易然由是以來以鑿旁山谷之材金銀絕大地之脉白骨森亂于統萬青燐野燒于榆關要津分據于移寺雖手龜之商而室有懸磔之憂腹膏糧竭于蘭錄而薪盡火傳而民無息肩之日人心散矣現瑣徒取于充耳補贖雜糞手披襟資帛賣銀于拘監則侯然釋冠履更糠糲于虎圍則遂成狐社永卷青衣宵小也而今鍾紳市南之士仰承其教命朱輪銀艾重臣也而市井秋

斜之夫汗岷其蓋蓋紀綱致矣黃河濁帶于三川秦華刻礪
 于岐嶺肺石少不寬之民棘林多夜哭之兒柘梁甫吳而建
 幸之畫葆隨燼紫微纏慧而太白之化慶形乃指南却而玉
 輦之轍久塵瞻太廟而金穰之藉交芳天變極矣傾大夜之
 無恙何嫌懸伏于青浦親金甌之無虞不防叩關于青禁乃
 故逐浮沉死灰不飛段管羈縻終緯破理虛擬刀頭為籍桑
 堪立斥快馬則言路絕矣長與晚鍾香煙與雞人俱寐文專橫
 藉綠宇豎鳳管同獻金寒雖釋象儀後切于三台玉鉉獨持
 任重豆旁學五嶽腹心無寄續終之驛日倚朕味莫支特廷
 之意日積則大辱隔矣夫前教者先解之志既已收拾露土
 崩之憂不尤可虞哉
 古人以不有外懼必有內憂至秋穆吳以為外懼者所見豈不
 甚哉李太靖嘗國家寧謐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入奏用助
 人主憂勤其憂君也
 研精秋塞而漢林移于新都森樹蕩平而晉室傾于胡羯頓利
 繫頸一番板起于河湟契丹結盟囊甯肆讎于漢水易曰其
 凶其止繫于苞桑以之謂也
 秋青大敗後督高後按賊屍有衣金靴者取謂智高已死欲以

工聞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夫智高不敢誣朝廷視之王恢後
 鳥色之功李陵請稽山之敗豈不途途哉
 蘇子瞻曰衣緇太敗而操飲兵不追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
 歸國孟騷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
 尚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
 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
 陳友諒中矣黃顯而堯或言袁表可以發下者上曰吾不忍也
 田豐使說隆不從乃徐加兵威之或言郭元帥英實射殺諫
 者上親問英曰臣有客欲害汝汝注子初兄弟俱是朕請嚴安
 之誠初復不自明及偽侯俘至吾疑有江旆上固加其不伐
 乃後誠初並指揮使世餘

保甲

保甲之名自熙豐始也然其法有自來矣固也而比閭什伍矣
齊也而執里連鄉矣秦也而收司連坐矣但周主于輯睦其
民故民生和同而固以永寧。蘇主于齊軍令故民守相固。戰
相強而蘇以伯。秦主于使民告姦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
故雖盜竄而秦卒以亡。安石之用保甲初以緝盜民未稱厲
已而勅令練習武事而民始稱困。蓋安石後知寓兵于農而
不知古未嘗令民輸兵費宋帛賦民財募兵又令自為兵是
再使也。馬河不困乎且周止一時講武而安石以十日蒞休

宋史

卷九

休

周八百家出甲士三人。安事七十二人。而安石以三丁取一。
周宋師黨正以至兩司馬。皆簡賢能。而安石置巡檢指揮使。
多為奸利。其法亦大異矣。

余養元曰楚之條區韓馮翔之正伍長皆是保甲仲長統蓋推
明之焉非善用斯漢沈命課累可鑒也

釋起故援禦其術而遊其歸盜將安送利一互相覺察出積而
住奸難萌孽利二有託宿於其家者必互審詰利三貧富壯
老俱可稽覈利四互相勸誡如蓬生麻利五士行歲同可以
實與利五死喪相恤可與輯睦利六朝廷恩卹粟帛可與利

七除需兵令可具率乘利八惟執行以苛而安石行以擾民
始病矣今之弊則在虛文相蒙卑官勤黜困取行布已為之
空故區壯為老飭富為貧格遊傲為耕請罷農輟織歲時期
會供饗給以勞吏負弩送迎稍不盈款誣以他端民不畏遠
而畏吏而長正又多豪舉禁黜武斯于仰自為淵藪至于家
實鄉落守望不及及侵連坐或責追呼增一里甲矣故王文
成之議曰補其偏而救其弊賦役可均聽其薄而勸其厚風
俗可惇集以義而訓以禮。與可與而提其要皆在脩舉其
寔然而脩舉非他也在于省事端擇長正重守令而已苟長

宋史

卷九

休

正任疏呼號呼之徒小甲率固法行私之輩欲以懲惡而所
用皆非類之夫其誰與我仇衛而之兵國家休養二百餘年
尚不能訓練焉用乃款以虛文而責田野未報之夫操凶器
保開舍漸驅而為國家效一旦之命此司馬光所以爭也

許文穆公曰今有積貯于此將令官守之耶募民守之則抑其
家人戮力而守也衛兵者官守之者也民壯者募民守之者
也保甲者與共家人戮力而守者也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務亦謂聽民自便無復他用其後復籍以配邊故保甲之籍
應在各保而不應在官

治盜

秦觀曰平盜賊與據寇之術異。何則。寇伏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囊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陰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散。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必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逼以搆其心。今天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机。審旁置網。罟。撞以利戰。射以強。

考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憂。其會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穴而俟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蛇鼠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格降與窮治是已。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象禁而難治者。進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住。格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使者下氣。以甘飢寒。

之身。執若割廉。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志莫大乎格降。凡盜賊之首。既以伏其毒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商節而疎目。則往。窮支黨而治之。逆勝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逃匿山海。脫身而求生。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

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負其氣推埋。鼓鑄不復。齒于平人。或驕兵情。幸富若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為使黨。或因于飢寒。逼于道。負利奪衣食。

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宜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查一之法。佛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采於生殺。而不容其宜。則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故古之能吏。有使吏民離舉。少年惡子。解衣出服之人。悉藉記之。一旦捕伯子虎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有明故。賈令相所捕。吏追奪有功。而上名尚書。捕賊令者。張敞之治。樓東也。有耳目。且知主名。區處。窮里。少舍。坐格夫。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

之資備用以為吏一旦竊發則移書執責取辦其人者未恃
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概開知姦不
得舍者歸延壽之治潁川也省遠發之無踪捕逐之失車車
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藝選之治御劫也為合計者
莫若重郡守之權聽于法外處置盜賊可以清矣

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據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
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而所可深慮者其間有
豪傑而已昔周亞夫得劇孟隱如一故國云唐銀朱克融非
運盧龍遂漢失河有盜賊之聞而有豪傑豈不可為深慮哉

樂

百八

未

臣以為銷止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而已
蘇軾曰班固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
道德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猶盡是忠良故竊其堂而去之
不知因其材而用之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而
至以軍興後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
也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亂雖憲宗吳武亦不能平
觀其主帥皆率伍庸才而能與朝廷相抗者使以好龍樂禍
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故或家富而多權謀
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階名而勸獎使以告捕

自秋時以一言使以筆款其利以為進身之資縱有姦穢
哺聚亦自無徒

按周官士師掌達齊之北司房掌器借之辨野虞掌畿內之守
備閭掌城內之禁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
示國威之嚴肅定因以防非常之俾蓋天下事孰有不起
于細微哉

或起於征後之窮若如秦之勝廣漢武之群盜隋之王薄輩宋
之方臘元之方國珍是也或起于妖術之惑辰如漢之張角
宋之王則元之韓山童是也或起于才能之遺落如唐之黃

樂

百八

未

巢宋之張元吳吳黃師容徐伯祥是也其治盜之能莫如
遂之教化張敞之名望賈璠之清平不煩刑而自定他如虞
胡之三科李崇之樓鼓竇儀之最營張缺之恩威皆足稱焉
苟過于嚴則為漢之范滂而洗命之法起過于寬則為宋之
王繼恩而縱放之弊生虞有傑矣若夫置州郡之兵選捕盜
之官明賞罰之法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四事則歐陽之
策也廣儲道遠之路則賈稱蘇軾之策也而其本則不出于
范相為所謂調衣食之原其教化大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
純朴令之長民者而留意焉

趙廣漢之治東也。以鈞鉅王溫舒之治陰中也。以張鈞張敞之治長安也。以治群偷尹翁之治扶風也。以知主各兼遂之治勃海也。以解亂純慶湖之治朝歌也。以鼓三科張綱之治廣陵也。以驅車車非不足。以博積名于一時。而快雄心于小割也。然抑末矣。昔晉用隋會而盜奔秦。于太林用子產之言。而獲持之澤不欠。驚鳴呼。盜者。蓋待其本哉。

寇之在海者。糧食不可以持久。必藉接濟。險易不盡。知故必藉鄉運。歎禁接濟之奸。當責之于兵。紅澳甲之巡邏。而懸以重賞。約之于南。紅澳則之連坐。而絕以必罰。使藉寇兵而齊盜。

糧者奸無所容可也。于鄉里之奸。則嚴保甲之條。而稽其來往。設藉沒之禁。而懲其究頑。使進未招。而橫戈矛者。必有可畏可也。

朱子曰。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常不起于盜賊。竊發之搗。何常不生于飢餓。赤眉黃巾。葛菜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楊守雲曰。御得其道。但詐成。作使御失其通。但詐成。作款點。彭之流。初固推埋。探者漢高藉之攻城。克敵則御之得其道也。西蜀解壞文翁。至為設博士。弟子負躬行教化。今文學比。

鄒陵之使范文字。務然深憂。當時亦書諸人不以為然。迨君伐。

知而多力。急救而重飲。而後知文字見發也。趙襄子攻翟。下兩城。當食有憂色。曰。德不統。而禍福並至。謂之幸。非福乳。字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故弭盜者亦防其未然而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慢藏誨盜。其防之說乎。

凡東征西討。皆藉吾民。至于內寇。而吾民自為戎首。儲餉何可。給况居封域之內。無陸塞之隔。極不俗之人。收散野之積。其視遠夷之變。遠近異勢。緩急殊形矣。

民方側目而視。重足而立。而上且焚林竭澤。而使之無所容。民方聚族而謀。窺隙而起。而上且解紐去維。而使之無所制。是

去馬之勒勒。而籌筭並加。繼緘狼于劫。而飢餓之歎。其不噬人也。其亦不幸而幾矣。蘇軾曰。不恃其有。不可拔之棘。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時且患此。中國以綏。四方語曰。豐世無盜者。之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順也。陶唐之世。尚語去。究盜其可忽乎哉。

默窮則覆。為窮則持。鹿死不擇陰。氣息第然。萬一匹夫揭竿。叛者響應。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汴洛而天下之弟。鈴集指滑。淮而咽喉。塞指陪。戾而根本。挫發北兵。而虜控揚。我發南。矣。

而倭既擊我悉發諸夷而誇我我嗔嗔何及哉

賊子得款珠快匪探黨獲隨之盜而為守條則必攝賊勝固
扁舖以群盜然事至而虞時至而置其能者不過事釣魚
保甲以連坐追捕為贖而不知夫斧鉞刀墨之民日多而
山聚叢之盜日衆備之弓弩畢戈設而為不減于林倫竿釣
餌投而魚不竭于淵也大盜之初亦農市人也彼一旦以命
走死如鶩者猛政驅之也嗟乎群首就戮剪難而莫夷之為
民父母者寧不惘厥心哉

民儉則省費。民勤則資裕。民有禮則廉恥生。盜始可弭矣。文
來集

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
人得一良郵使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昔張林之治蜀惟廣
諭息信而已

定服食器用之式立嫁娶喪祭之宜而民始偷格止以隸之
籍給開曠以謀之耕而民始勤劭俗有約開蒙有社而民始
知禮知禮則無盜矣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則蒸餓等試之盜初則為構屍民亦
豈樂構屍哉飢驅之北結紳登吏以賄焚身者然且以何
以青之飢民哉夫民也棄父母捐親戚皆仰給并慈怨之聲

上于天則必有水旱風電之災逾者不運居者無幾則必
有無辜暴死之冤彼不為盜總非宜有而况于肺腸腐屬焉
因隱蒙尤不止乎盜也

竊觀失給海波播颺而我民之無良者出入島嶼之間以為之
細而熾其兇于是有瀕海之盜。師旅繁興征發驟驟暴吏乘
机而剝膚無預與禍而弄兵于是有內地之盜。探穴借容避
仇亡命之徒以武犯禁于是有鄉里之盜。歎使氣腫清明泰
容良善在于防微不在於救。秦觀曰盜賊者平之非難。能
之為難。絕之。亦惟防微而已

萬曆間輔臣許國陳得盜四事一曰先撫字二曰明命制三曰
團保甲四曰散脅從

胡世寧疏曰盜賊之興當撲滅于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
撫捕兼行。蓋以情則脅從以勢則延蔓難誅也。故以漢武
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又如龍運當漢宣強盛之時。
下令渤海許持田器者為良民。未嘗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
至如唐宋金元之季。自其梁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成固
其壘地而遠行訪殺。見其跋扈。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
綱大壞。豈敢棄微耳。

網大壞豈敢棄微耳

輿地

黃帝經理天下立為萬國帝嘗制九州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木唐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置五服舜即位分為十二州夏氏革命又為九州置五服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併商湯受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周初尚有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成王時亦曰九州厲戎方氏見于春秋百七十國戰國時惟存七國至秦則定于一矣

始即也

秦分天下為四郡其地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索南帶皆臨大海漢武據吳開越四履瓊廣分天下為十三州部哀平之際

新置郡國六十三光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部漸復加至靈獻郡凡百有五焉東樂浪郡西啟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三國分時魏據中原有州十二蜀全制已易吳北據江南盡海晉武平定天下分為十九州部永嘉東渡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又熙以後復有青兗宋几南北分列南則劉宋蕭齊僻地江左梁武除暴寧亂奄有清吳遠于陳氏境中亦促北則符姚劉石竊據中原後齊承魏末喪亂于周人抗衛雖拓淮南而割邑鮮小國氏初有閩中及于荆平東夏多有

皆廢隋氏滅陳始合為一乃廢諸郡以州治民煬帝時東西

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唐貞觀分為十道開化分為十五道南北如漢東不及而西過之祇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閩漢西有岐蜀北有豳晉而宋氏所有七十八州若後唐石晉七國劉漢六國郭周七國至宋祖受周禪始削平偏據太宗興國中亦多所表缺于是至道末分天下為十五路後增為十八路東南皆既于海西盡巴楚而無軍表北際中山而無燕雲至于交趾未入板圖元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直達左南越海表內置中書省以領腹裏諸路

外立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其地雖過于前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我朝疆域南標銅柱北盡金微東連沃桑西距弱水自古未之有也

葉文康公曰古言九州者三爾雅言商制有幽營而無為貢之青梁戰方官周制有幽并而無為貢之徐梁戰方冀州視為貢為小以分冀為幽并如舜制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國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國是已

上世九丘之書倚相能讀之皆載九州山川風氣今佚不存山海經爾雅諸書所紀大都華夷介隔而東限滄海西限流沙

東勝神
洲西牛
賈洲南
臨部洲
北俱產
衆也

南限谿領北限積溪為天子之曰後
古西北表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言東南壓而后蠻夷服屬漸

三五之
宅止一
南勝部

或謂五三之宅甚近後乃寢廣非也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
章亥步四極里各數億計日南徼外義叔所宅也滇毒黑水
禹所稟也庸琴百濮武王歌聲之師也藏類句驪箕子田桑
之國也

天祖沿邊置藩宮府谷王大同代王天字王廣寧遠王寧夏
慶其非庸王北平燕王即成祖也南命東臨環海置戍西

南委黔寧永綏滇寧

成祖北征斗杓在南元族屬安克帖木兒遣使入貢詔封為忠
順王金印即其地置哈密等四衛張輔討平安南置交趾布
政司遣中官鄭和使西洋諸蕃主事陳誠使西域諸蕃皆重
譯來款凡三十六國馬之駢所謂總梯航而集玉帛南通
樞北平充柳皆缺探賈責之區凜茶然而也威震東漸玄苑
西喻白狼悉解辨叩關之衆是也

自遼陽之舊委于虜則總懷懾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
矣全寧捐於熟夷則朝鮮西口外大羊聚居而神京肩背寒

吳越

吳越

矣開平徙與和麻宜大遷伍堡兼而上谷雲中惠肅矣東勝
內徙則千八百墩羅成而雷家河曲關輔股心結輔矣哈密
沿于土蕃則西域朝貢之吭咽饑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几
于致盤矣其在東南者交委之而揚戈三下之勞盡捐矣
漢歎五原銘遙坐不以增治素斗碎閉玉關不以賤列苟卿曰
兼天下非難惟堅疑之難蘇軾曰天下大器也器久置諸篋
苟與手不相習則杆格而難操故手習器而不疑則易運以
心習天下而不忘則易安

馳志伊吾者履肩臂之色寒累尸焉幸者其履非之割裂

古今地域難以牽合地名不能強通故九河三江諸家之說紛
紜大別較淺之編不一倭寇之為郁夷自土之為自杜楊紆
在冀而謂秦盧水在濟而為雷許田魯地而非許即乃鄭邑
而非駟陵固可考也

虞時五服要服在外成周九服藩鎮在外詳內而略外也夏時
冀燕幽并周時雍捍梁蓋皆居重馭輕也漢唐于東淮限
沸海於南徽設懸度于西極遠沙漠于北臨其華夷隔絕之
界乎九國匝而漢震八王競而晉迂藩鎮強而唐倣茲雲劉
而宋弱其戰守形勝之規乎

小大邦域。悉于周。應即與地。詳于漢。畿服之經。九州之圖。象宇之記。皆實。虞實。執樂史之編述。我朝一統志。以總圖具各道之規形。以興華辨古今之疆理。以司府州縣。通統而道理。閔梁括其凡。以形勢風俗相附。而土產人物。注其勝。白阜以降。無以加也。田賦。官制。未載。故羅文恭。後有與圖考之作。

余一龍曰。輿地之有紀也。自禹貢始也。山川貢賦。穆然具焉。輿地之有圖也。自禹鼎始也。物形。魁形。坐斷焉。馬。後聚米為山。覽者喜曰。書在書目。高麗人貢輿地圖。識者駭之。方輿之說。可思乎哉。

江一鵬曰。要服。白夷。夷者易也。以其輕易中國之禮法。蔡在夷外。以安置中國之罪人。荒服曰蠻。者慢也。以其喪慢中國之禮法。又番于夷也。流在蠻外。以放逐中國之罪人。皆謂其自外。禮法。比夷。蠻尤甚也。

洪武十八年。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操摩難備。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二十七年。裴守通。衛書。成者。分為八日。東距遼東。柳司。又自遼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番。衛。又西南距。距雲南。金。嶺。南。哈。廣。東。至。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

里橫一萬一千五百五十里。天順五年。撰大明一統志。嘉靖八年。少保桂萼。上吏部員外郎李默。祈撰皇明輿地圖。欲記風俗。扼塞兵賦。藩封。咸條。數焉。十二年。礼部主事許論。上九邊圖。論條析。鎮塞。利。官。亦為明練。

撰一統圖。北京在東北之境。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為浙江。浙江之東南為福建。福建濱海也。南京之西南則為江西。江西之西南則為湖廣。湖廣而東南則為廣東。廣東亦濱海也。廣東之西北。北是為廣西。廣西濱南海。廣西之西北。北則為貴州。貴州之西南。則為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河南在京師之西南。向以為天地之中。其湖廣。承天。襄陽。之間。朱子亦云。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北京東南為山東。西為山西。山西之西南。為陝西。此四藩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為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過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四。方。所。至。東。則。山。東。之。登。萊。揚。州。之。通。海。蘇。州。之。太。倉。浙。洋。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此。自。東。及。東。南。所。至。之。境。也。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

子 206-631

轉南則廣東之潮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刺安南諸國交趾
 在安南之東暹羅在安南之西而雲南孟定等府亦瀕海居
 於海中者則西澤等國也皆在西南正西則雲南之麗江極
 西則四川之星宿海崑崙山黃河水諸處由西而北則西
 城諸國土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瀚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
 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東北則由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
 東過白浪山抵女直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出居庸關至北海
 共四千餘里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
 東南多水此其概也學士大夫嘗言 我朝疆域过于朱故

朱襄

原缺第八葉

川梁巽波汶溼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藪澤曰濰其
 浸沂沐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沂其浸盧維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藪澤曰豳其
 川涇汭其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
 薊其川河汴其浸蕩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
 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
 澤藪曰昭餘析其川庫池曜其浸涿易

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泰華嵩山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
 蓋王制衡山衡山而不言泰華嵩山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
 言四方地符所至地故五嶽言其四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
 嶽恒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山為中嶽嵩山密山縣之密
 高山即高首之外方也初無嶽山之名或方山鎮有恒有岱
 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蓋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
 之吳山為嶽山此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舜典南嶽孔安
 國以為衡山或方山鎮亦曰衡山是衡為南嶽明矣而爾雅
 有二說河南衡山為南嶽又以霍山為南嶽蓋漢武帝巡南
 郡祀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遠遠而移其神於霍山也
 說者謂一山兩名得之矣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九州嶽

澤在戎方為九在尔雅為十蓋戎方以州言尔雅以國言也爾雅藪澤之名如吳越之具區即此楊也楚之雲夢即此荆也大抵不殊獨晉之大陸齊之海隅周之焦獲與戎方不同山水經稱崑崙山出地上高一萬一千餘里淮南謂萬一千一百里十四步有奇郭景純謂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稱萬仞嵩山高八百六十大天目高一千八百大羅浮高三千六百丈黃山高一千上百丈

樂文康公曰楊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莫之霍山為四鎮舜典以衡山為南嶽尔雅以霍山為南嶽漢武以天柱為

朱翼

南嶽各不同吳越具區楚雲夢即國田宋孟潛魯大野秦楊紆燕昭餘和晉大陸齊海隅周焦獲為九澤獨大陸海隅焦獲尔雅戎方各不同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皆掌于戎方其利則亦與侯國共之

皇明五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州西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中嶽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南嶽衡山在湖廣衡山縣北嶽恒山在大同渾源州五鎮東鎮沂山在山東青州府西鎮嶽山在陝西鳳翔府中鎮霍山在山西平陽府南鎮會稽山在浙江紹興府北鎮醫無閭山在遼東各有廟稱其嶽某山某鎮

某山之神

四海東海山東萊州府西海山西平陽府南海廣東廣州府北海河南懷慶府四瀆太淮在河南陽府大河在山西平陽府大江在四川成都府大濟在平陽府蒲州亦各有廟稱其海其清之神

三河唐兗都河東股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

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故

嶽三秦

三秦謂齊及濟北膠東也

嶽三秦

三楚北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海吳廣陵此

東楚也衡山九江南豫章長沙以南楚也或曰楚文王都

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

三吳西吳吳郡會稽為三吳指掌圖以蘊常湖為三吳其說

水經以吳與吳郡會稽為三吳指掌圖以蘊常湖為三吳其說

不同春秋之吳都指常之閭溪封之吳都會稽三國之吳初

為會稽太守封吳侯即蘊常鎮杭嘉湖之地今之三吳即

宣歙府為一吳蘊常等府為一吳淮揚等為一吳

三梁謂南梁大梁少梁

三秦嶺新蔡上蔡下蔡

三苗在堯時為美地在今日則為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三州
故今尚有苗姓郭子章曰縉雲氏之後伏中夏之苗裔云

東至於泰山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朱子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

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嶧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
而盡江南諸山則不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關廣岷山

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
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袁潭之境以盡于庠阜其一支又南

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此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

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於閩粵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塞武嵐憲諸州來

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

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秦乾曲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秦
口大嶽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入於析城王屋而天西

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為恒山此為大
河北境之山也

禹應帝曰黃河折海內而中分之其始河流歸東北則冀州多

聖明後政而趨南於是東南盛矣蓋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

皆從崑崙北絡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夷其正結為冀都
其支結為燕其餘氣為東夷中絡東南至岷山由蜀龍轉北

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由關中至大華伊閼是為洛陽南絡
連東南而行至大岷山其背為西戎其南折而東為五嶺其

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于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今
氣隨水轉玉地為金陵矣

洪峻之曰漢武經畧之地若朱買臣言置朔方郡於今為寧夏
莊助言棟東既於今為温台韓安國言擊閩越於今為寧福

唐蒙相如言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又作昆明

取漢習水戰於今為川雲未可以好大喜功病之也

江旭奇曰立國不可恃恃兵旅之衆而在于險又不在於憑

險而在于氣故覺山公謂建炎之末兀朮寇建康帝欲入海
賴張浚岳飛諸賢而止紹興之末金亮寇廬和又欲入海賴

陳康伯虞允文諸賢而止彼時呂頤浩遣航海之策謂彼其
退去復而漸彼出我入乃兵家之奇夫亦何奇人以建炎幸

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予謂紹興之一

念是即亡界也廬山之入海紹興為之先導耳

京畿

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迂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吳都曲阜顯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陵碑尚存帝嘗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尚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禹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已上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商湯都亳商有三亳此為西亳湯至盤庚五迂復于亳改號曰於文王都豐武王自豐迂鎬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今陝西西安府長安

卷四

十四

縣平王迂都洛陽今河南洛陽縣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函關南有堯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故曰關中西漢都長安節令長安縣東漢都洛陽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魏都鄴今河南彰德府魏因漢祚復都洛時一幸鄴吳初都武昌後遷建業今南京西晉都洛陽東晉宋齊梁陳皆都建康謂六朝元魏初居雲中在山西後迂洛陽北齊都鄴西魏後周皆都長安隋初都長安後移龍首山去城北三十里後煬帝嘗徙都洛陽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唐晉漢周宋皆都汴中興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太

都令北京順天府

武王都豐鎬成王繼其志而營洛成周之後漢唐宋皆建東西三京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宋以汴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其地皆接壤不遠我高祖之都金陵大利也文皇之都金臺大勢也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是食足兵四方之極也宋因五季之弊而都汴仁宗時仲淹欲營洛陽漸遷長安夷簡謂其迂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乃司馬侯謂四嶽三塗陽城大室九州之險是不一姓是則然矣孰若有其人而并有其險危足恃乎魏武侯嘗山河之莫吳越以為在德不在險誠讓言矣孰若修其德保守其險尤足賴乎

左靖論右龍野關中之險也西濁河北渤海三齊之險也鄴之險在兗州蜀之險在劔閣晉場保障道之險也秦襄山河晉之險也吳之險襟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水趙王不據井陘故為信虜陳希不據却邪故為漢擒禁以唐而順夏非伊闕平陽之咎也紂以殘而喪殷非孟門大行之

故也。

自古推形勝者以關中為首矣。故之言發其端也。然董卓由洛陽敗逃關中，無故於敗何哉？洛陽無險可恃，宋以弱占矣。今金元都燕，豈不強哉？則以胡無百年之運，故耳。蓋都米子謂是大好風水，而唐虞夏皆云有兆，莫都成祖都之，其真為世之計哉？自古以江南土綿力薄，雖與中土抗，蓋曩時殊陵為多，莽之場今則變為財賦之藪，險藉兵守，而兵藉糧食，吳既乏食之兵，故枵腹之中土為德與之抗，衛故太祖得吳，便傳檄而定中原也。秦時謂有天子氣于斯，驗矣。

朱翼

十六

江生吳

前朝皆於近都置輔郡，愚以為近則如連車，敗則俱敗，遠則為

吾援，遠有所恃，昔郭汜犯漢關，綠山魁長安，金兵薄城下，輔由曾何秋毫之益哉？

王鑿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唐朱朴之說曰：襄鄧之西，夷漫數千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懸路，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壤，若廣陵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燕

劉之形勢也。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万世帝王之業乎？

洪覺山曰：項羽之形勢，孤故百戰百勝，一敗而亡。高祖之規模，大故百戰百敗，一勝而王。高祖以蕭何守關中，以良平自從，當項羽而使韓信取趙，豈定齊而後全于樂陽，以慶項則項其仰中虎矣。項羽棄關中而思故鄉，此所以失天下也。京畿言直隸，以其竟屬于天子也。應天順天，雖不能備攝各府，以御試推之，亦微有方伯之體，焉古稱九州，則州之名非小也。今亞於郡，然云某州府，御遂之制，御亦非小也。今亞於邑，然云某鄉，縣蓋州居鄉，皆有聯屬之義，不可以大小泥也。王安石曰：州者，眾所聚也。鄉者，向也。眾所向也，得之矣。

朱翼

十七

也。王安石曰：州者，眾所聚也。鄉者，向也。眾所向也，得之矣。

都邑城垣

古者建國必先於方正位是以古人置縣賦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合陰陽之所和然後建正國也既入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朝一夫百畝之地方足以容之其制大畧如此然必立王方氏掌土之法而大司徒又總其凡蓋其共事也而建都之禁則更有在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後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野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本而後綱目

張凡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戴官為周天之極然京師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又以建惟皇之極也則定中國治以定四海之民者固自有本矣

胡安國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凡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必正而我日至而畢時也魯公城中丘城而皆以夏則妨農非時矣

胡安國曰節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圓則書築莊公築鄆作邑不歲之望凶而輕用民力于

其所不必為也

春秋書城者如城楚丘不與專封也城中城微守微也城虎牢鄭失險也城費季氏弱公室也城西郭俱齊也魯晉也左傳楚令尹為外獵城沂使封人厲事以授司徒董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魯程土物故遠邇畧基址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

漢惠帝始作長安城西北於上十餘里侯王列侯漢陳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築里中民城長安三十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其章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

始版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間一歲乃與役凡三調祭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齊送勞人衆則大事易集難遠則農事不遺雖當春時實何之規標也丘文選以為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為之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

皇朝京城南京城周四十六里門十有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鐘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

伏鳳後鐘儀二門城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一十六曰麒麟
 曰仙鶴曰姚坊曰高橋曰滄波曰雙橋曰夾岡曰上方曰大
 馴象曰大安德曰小安德曰江東曰佛寧曰上元曰觀音北
 京城周四十里凡九門兵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
 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南曰朝陽北曰東直西之
 南曰阜成北曰西直嘉靖間以庚戌虜患茶南開廟外城東
 西十三里南北五里凡六門
 皇城京城及牆垣過有損壞係于緊要去處隨即入奏修理如
 係腹裏去處於農隙之時與工

卷五

二十一

北京

馬黃巢充之域天文尾箕並畢室壁分野左環蒼海右擁大
 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蘇秦所謂天府百二
 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之地也。召公侯服。不足以。乘王
 氣。金元。衰。狄。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勝。運。至。我。成。祖。文。皇。帝
 初建藩於茲後增承天統遂建為北京而遷都焉府八順天
 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永平州三條慶保安永寧是也
 秦漢以來混一天下者建都之地有四偏安一隅。與。立。國。未。百
 年者。不。與。焉。一。曰。長。安。漢。唐。盛。時。所。都。也。在。雍。州。城。中。曰。洛
 陽。漢。中。興。以。後。所。都。也。曰。汴。梁。宋。盛。時。所。都。也。洛。汴。皆。在。豫
 州。域。中。曰。幽。燕。皇。朝。所。都。也。隋。唐。非。不。都。長。安。晉。非。不。都。洛
 陽。後。梁。晉。周。非。不。都。汴。梁。金。元。非。不。都。幽。燕。或。偏。安。或。不
 久。皆。先。足。論。若。夫。金。陵。錢。塘。諸。處。亦。有。都。之。者。又。不。得。乎。此
 四。都。比。也。而。四。都。之。中。幽。燕。又。為。勝。中。之。尤。勝。蓋。黃。帝。克。舜
 故。都。之。地。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去。北。京。僅。餘。百。里。克。舜。都
 冀。州。之。平。陽。蒲。城。去。北。京。僅。千。里。謹。按。輿。圖。以。觀。天。下。之。大
 勢。割。門。遠。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
 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關。冑。兩。腋。也。交。廣。滇。粵。之

也。有皆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腫。足欲无痰。鱗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与元首則又精神所聚。全以運用百体。而營衛灌注焉。然後形氣才悅。而外邪不奸也。今四体號稱極安矣。乃論者私憂。過計則曰。歲簡九道之車。以成薊門。徒羅于奔命。而亡益。若其始。猶曰。上兵未練也。令練之。几何。嚴而戒。未盡。微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後河漢。養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令海舟。振。而河漢。如。敗。是。不。急。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襄。漢。多。曠。上。江。淮。多。遊。民。而。洛。人。苦。宗。蕭。淮。人。苦。水。滌。平。唐。元。事。帝。皇。

東夷

廿二

皇。去。若。不。聊。生。是。榜。腹。且。夕。也。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兩。支。羗。閩。蜀。交。廣。漢。粵。又。西。南。万。里。而。支。寇。一。既。蕩。定。如。雲。人。病。起。而。休。養。死。所。資。又。廢。復。痛。提。之。天。下。之。勢。不。可。不。極。安。也。去。則。正。心。以。正。朝。廷。使。京。師。无。失。其。重。而。精。神。所。流。貫。至。于。天。下。運。于。指。顧。之。中。而。融。合。為。一。体。无。復。有。聖。關。者。斯。身。而。克。制。輕。重。之。勢。以。請。四。海。而。古。帝。王。之。垂。拱。而。天。下。晏。如。若。不。越。此。矣。

京。藏。之。地。在。廣。為。幽。州。城。在。禹。首。為。冀。州。城。周。為。燕。秦。馬。上。谷。後。陽。漢。武。以。封。子。旦。唐。為。幽。州。遼。為。南。京。宋。稱。燕。山。金。林。嶺。

本都此
不為此

為。西。京。元。為。燕。都。亦。稱。上。都。宣。德。間。始。定。都。馬。杜。牧。云。其。人。沉。勢。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產。使。馬。下。者。日。馳。二。百。里。則。其。兵。馬。之。強。在。昔。已。然。且。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太。真。定。至。于。永。平。昔。為。內。郡。居。庸。戴。荆。山。海。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皆。稱。阨。塞。故。虞。陽。堡。塞。重。兵。屯。馬。山。後。諸。州。故。我。大。寧。州。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与。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腰。臂。南。北。舟。車。並。集。臨。清。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滬。陽。枕。海。運。也。河。間。真。保。多。條。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

東夷

廿三

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凶。侍。伏。匿。遠。山。有。進。牧。之。利。奸。人。淵。藪。其。中。莫。敢。踪。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固。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收。不。獨。坐。糜。財。力。費。遊。不。能。並。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緝。鹽。關。漢。不。爰。奸。胡。規。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

國。家。都。北。雖。因。元。舊。實。衣。北。辰。南。面。而。聽。天。下。

江。漕。請。改。漢。唐。置。三。輔。宋。置。四。輔。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青。北。宣。府。各。宿。兵。二。万。而。限。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今。四。輔。之。兵。食。養。而。待。用。之。未。為。不。可。也。

都蓋始於召公而極于金元召公侯也召元王朝之物力金元
之事則有可鑒金人之禍在夷狄元人之禍在中國鑒金之
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以壯國勢鑒元之失則必謹
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歛以收民心

京師重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京師益重我朝建都北平蓋山為
城易水為池足稱聖矣然北邊胡而南印三吳之粟以自給
狼望之烽僅備泥丸之關鱗次之舟動有桑田之梗亦思所
以安天下哉

汪為度曰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一面東制諸侯

今燕都亦用武之地亦阻三面以一面制天下之大然關中西有巴
蜀之饒南則商鄧之險以為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無窮後之
退有限關中被山此則被水行一帶之險關中帶河此則被
帶大海蓋關中易為守而此難為防也據關中扼天下之吭
而拊其背都燕切近北狄恐反扼我吭而拊我背也
程百二曰順天賦役為繁禁嚴皇莊星羅棋布而界馬之累尤
甚永平近遼河開頻水真係絡街軍屯連塢交錯其間秋防
三關更為勞費顧保瀛燕薊之墟水田可興于以贍民食限
寇騎備漕梗輕南運尚亦有利矣

南京

禹貢揚徐之域天文斗蓋牛房心分野自周末時已有王氣
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孔明謂鍾山虎踞石城虎踞帝王之
宅志所謂長江千里險過湯池者也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南
唐雖嘗于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高
皇功德隆盛奄有四海及定鼎于此為京師永樂中于北平
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為京師遂稱此為南京府十四在
天鳳陽蕪州松江楊州鎮江淮安廬州安慶太平寧國池州
徽州也州四廣德和滁徐也

南京國家開基之地也勝勢在長江太祖自上流和陽橫江渡
先采石下太平三戰而入集慶成祖出淮揚儀真迺迴而上
龍潭浦口望風奔潰北至金川啓關納款以故留都守禦舟
師為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福二州地勢中原不連數省
並稱雄鎮淮安聯絡徐揚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賊
漕挽亦示控扼之勢為慮民多鴻手野有遺利風揚高揚後
基供億錫鐸財力冗費豐沛之聞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
既艱民亦痛瘼尖喙之志滾泗九棘楊有鱣鼉富商之集民
而豐洽俗亦浮靡湖湖農田塗拔為宮江南安慶當長江委

流東約全楚為江表門戶蓋常松三都市浮于廣大勝于營
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亦
以倭倭而大倉崇熱瀕海之民擅魚鹽之利開作弗靖出沒
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防並為要成太平千里風煙蕭
稱舉國民儉且淳寧連歛與池而民俗蕭豪和柔不一散多
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好勝池在山麓江游民以漁獵為業
多竄匿之盜鎮江鑿山通漕海潮上下殺士歲易利歸豪者
財盡貧冗矣

朱翼
因初日調金陵之兵以征討四方而兵常足日轉金陵之粟以

淮輸四宇而食常饒今以天下之兵募之以衛番閩而兵愈
缺以天下之粟稅之以實番都而倉愈虛則清弊以乏食汰
冗以乏兵最急務也

南京古為揚州其在禹貢豈土赤堇塗泥厥賦中下上然而
夏翟增珠織文織綺楠梓篠簜之珍貢于天府則物產亦不
織矣

其在戎方川以三江浸以五湖並金湯竹箭孔翠象犀列在方
物則地利亦非隱也

春秋之時閩閩以句吳雄視上國通門二八隔閉寒暑地六

又玉免交流七國時則春中以楚相聚土江東城吳故城上
容三千皆彈珠履坐淮南十二縣選膏之南河上諸邑麓故
宋之旁則淮海舊墟抗檣曠土漢初吳楚淮南分王其地楚
者即山麓海而下亦厚招吳遊以抗三尺隋之江都發為廢
鹿唐自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使以充諸道貢
物遠之長安晉之東渡中原左衽宋人渡南則未冠禮樂皇
國帝籍盡歸吳矣聖祖開基淮甸實為三輔成祖定鼎燕都
又為內府豈非根本之地哉然當天下財賦之半而民多弊
招野有與車可不急為之圖乎

朱翼

金陵五方之輻輳万国之漕輸三服織作內給尚方永獲天下
而器食之用自水衡少府半取給焉然而游浮之民大都之
風非有厚藏也故其地物產而功修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
壘以跨引閩越則姑蘇一都會也其民利魚稻之饒吾果布
之產造作精美以饋數四方其士也兼時閩之名頌儒俠之
又故其地實者而文信自金陵而北控三楚之舊已秦河漢
則揚揚一都會也其民皆家輕紗无所積聚者海之濶操巨
力之費以奔走其間故其地主番而客傍自金陵而至于
甌越則宜欵之間一都會也其民畫仰利行賈四方唱

轉數以游萬貨之所都而握其奇贏故其地內蓄而外侈
 吳之俗侈甚矣。琛奇溢目。則頓丹明机珠非磊珂。弗為異也。其
 服御鮮華。則焦葛升越。弱錫羅紈。筒中之錦。綉縠之縠。弗為
 靡也。其器用精良。則桃笙象簾。宝鈿文犀。單費百緡。取且万
 戶。弗為訛也。其游藝嗜古。則山甫之鼎。考父之銘。華中之博
 蓄。吾之刻。弗為遊也。其長居過從之盛。則海錯陸珍。剖織折
 靡。盤黍隨風。悲歌入雲。弗為遠也。其百賈之所聚。則方冊結
 駟。織陸鱗川。飛塵終天。赭汗如雨。弗為詳也。衍平子之賦。无
 以盡其華重士衡之抱。无以極其麗矣。

朱鼎

國家仰三吳之粟以自給。願旱則田為龜。拆濬則河為鳧。沒其
 故易講矣。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在定。爾雅吳越之間中。涇
 太湖東漸于海上。受諸山之水。下有三江入焉。上有五堰以
 仰之。下有三江以泄之。即有霖滂。勢不為患。自五堰廢。而金
 陵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自太湖堤。八
 十里為濬。而中截之水。又不得東決於漲海矣。上无所節。而
 來愈迅。下无所泄。而去愈緩。水馬得不敢障。而烏得不敢
 乎。

東吳水勢。枕一身太。五堰。首也。前溪。咽喉也。百漕心也。震澤腹

也。至于太湖之報流。脉絡諸窟也。吳江是也。其源可築。而商
 人有艱阻之病。其委可瀦。而淤田有廢業之虞。故欲建議。徒
 寄取訟耳。誠得周文。棄定稅。海忠介治河。則三吳无恙。而天
 子六宮且歲。早食新。九大鎮亦不至環甲待炊矣。



浙江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女分野漢為會稽郡並統二浙據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並以守臣並領元置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及置江南浙西道浙東海右道南政廉訪司

皇明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一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温州

朱纂

三十一

置浙江都指揮使司領杭州右等衛十六湖州等所五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兼察諸府衛所而三司皆治於杭州府

浙江之地山海江湖所在根隅大海東瞻直轉淮揚重湖右匯波阻折輔左逾信郡即走江西南入閩閩遂連甌越而杭州其勢全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巧衣被可觀米薪是急嘉湖安在江淮相表裏而既因人貧流徙富者兼併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蘓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言以西山越巢窟錯

人患好訟喜鬪累興大獄笠澤之間監徒出沒剽掠村墟

久之不治不元可憂嚴衛金華以徽統為邪郭生理為便征徭亦簡軍船溫台並海而南連於漳汀估客來往人獲其利越至倉卒亦能為禍倭夷會市中因燭云奉貢風帆所指安至華波華人交通倭未忽來詐設巨剛除戎之戒安妥為賊虞人視他郡為悍依山盜礦糾結回集激之為盜殘之雜剔慶元松溪一帶被侵暴者數矣

保甲不惟可以省兵而且可以省賦屯田不惟可以足食而且可以足兵浙之處州義烏等民天下所號精兵也寧波之金堂山大謝山台溫之玉環山皆海島沃區可取而田也紹興

朱纂

三十一

餘姚諸湖皆內地腴壤環列海濱與臨山龙山相為聯環可以墾而耕也

戚繼光曰浙江初惟處州兵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明日出戰先詢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許以戰則必不真約但性情不相制惟有一戰再用之饒矣繼而有紹興兵乃味縣諸暨蕭山并沿海人性伶俐雖畏怯而則面可現驅之輒前見敵輒走故回又追敵返又走至於誘賊守城則營辛若之役則能不避氣治易馴而不可置之短鋒者也又有台兵自譚太守相其性于温州相類在于虛安之間

我取之當以嚴也。後有火為兵初死於兵之勇盛能再戰但勝則直前不顧。後為浙。其竟。兵第一次火為故台。温火。始與也。

郭子章曰。杭以東。發金。衛寧。紹台。温。處為浙東。皆古越地。杭以

西。嘉湖為浙西。皆古吳地。合稱兩浙云。

盧肇曰。浙者折也。取其潮出海。歷折而迴也。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

方輿勝覽曰。兩浙地缺。本發源之浙。類其水至杭為浙江。旁支。滙為西湖。

奇按。浙類。源於大鄣山。其山有古文。不可曉。又似三天子。視。者。屢。數。三。天子。以。突。之。大。可。嘆。或。止。為。大。鄣。二。字。也。

江西

禹貢荆揚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漢領於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

道。開元中。分為江南西道。置採訪使。治洪州。後改採訪

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江南西。安撫使。以隆興守臣。董領。又

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於隆路置江西。寺處行中書

省。及江西湖廣道。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江西。寺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三。南昌。饒州。廣信。南

康。九江。建昌。抚州。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

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等。衛。四。吉安。等。千。戶。所。十一。

置江西。寺。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嶺。北。五。道。置

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於。南。昌。

江西之地。三面距山。背沿江海。為吳楚閩越之交。外折險阻。中

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南。昌。浙。江。雁。湖。右。副。左。浙。杭。橋

所。集。江西。一。都。分。也。九。江。狄。橫。上。流。人。有。市。利。南。康。臨。彭。蓋

端。隘。主。瘠。時。有。寇。盜。廣。信。傳。道。下。邑。為。股。抚。州。人。悍。多。山。寇

而。水。食。日。足。頗。憂。匪。徒。昌。僻。在。東。南。即。有。藩。封。亦。稱。要。轄

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關。山。踞。全。區。林。深。谷。遠。寇。賊。淵。藪。抚。臣

提。兵。卒。制。數。省。軍。門。之。賢。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鎮

也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喜獄如爭讎察既難緩馴不易
臨海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推水秀地利亦饒甲於他郡大
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患士帝逐末不務稼穡至
爭山直印不慳貨賄風氣使去也

江旭青曰八言文章與節氣為上下令觀江西信去元之代宋
文公天祥謝公枋得俱殉宋以死江西士夫死有肯其心仕
先者故固初文風丕振甲翰林最為稱盛嗣後宸濠之變
李士實劉養正從道內附故世廟以來文風稍遜近來劉公
臺郭公元標優以氣節為時傳人文風之盛固可少矣

卷五

郭子章曰江西北有湖賊南有山寇吉泰一帶咫尺茶陵海嘉
隣邑不可不慮也湖賊逼近湖諸司山賊委近隨鐵河兩
手相在交胥治之緩則用保甲急則用介冑庶其久安乎
方輿勝畧曰南條諸境之山一自西而南盡于廬阜一自東而
北盡于鄱湖又合江西江東諸水匯為彭蠡江心突起孤
屹為華表迴環秀拔卓子利楊冠冕之區魏科顯官奇節
匪行接跡今古是皆地靈之所萃也

福建

高晉楊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春秋秦時為閩越地漢以楊州
部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南郡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後
立江南東道採訪使置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
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守臣兼領置福建寺處行中書
省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

皇朝置福建寺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福州泉州建寧延平
汀州興化邵武漳州

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衛五千戶所二

卷五

卷五

置福建寺處提刑按察司分福建、寧二道置察諸府衛所三
司並治福州府而行都司則分治於建寧
福建之地海抱東南山連西北重關內阻群溪文水雖封塚物
東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為藩人
稠土沃礦使作孽波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
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通于南韓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
兵端人悍嗜利喜爭大抵漳州為其具泉文物之盛甲於八
閩地利亦豐公憤吳順廷平仰武事簡人淳雖涉尤之間或
病小竊亦不能為大患也

自戚少保提義烏之旗。破賊海上。而陸營水寨。悉倚浙士張阿
矣。今其簡陳精銳。皆已物故。彈丸之地。丁壯幾何。而必募其
人充之卒。遠來皆亡賴少年。而將領又死。少保之威信恩賞。
不能身親倡率。故其縱博酣呼。真目語雜。不勇于擊賊。而勇
于冒上。不習于行陳。而習于抵擱。乃論者遂欲練土著。以撤
容兵。不知玄菟之戰。關士雖有成。勞澳港之民。視天塹如平
陸。去要以攻。殺擊刺。則闕不如浙也。况今浙士受室植產。而
長子孫于斯。苟有以彈壓之安見。浙之不可馴而為主也。設
無以彈壓之。且為延平。成卒之。操又安知土之不至化為浙
軍。

子

頭負山阻海東南一俛區也。其中具五民。耕用力作。仰机利
自食。治餅不休。馬鹽醴地。濱海玳瑁珠玑。果布之。幾几衣食
天下。太難。與中州比富也。倭夷內訌。關禍最劇。不可不為之
計也。
一曰。設鎮兵。今制水用土者。陸用容兵。蓋土著之人。善于操舟
而漸兵。長于陸戰也。莫若時為之練。而使民兵皆精。浙兵之
技乎。
二曰。設鎮地。建寧行間。已據上游。論者謂自建遠。即隣封臂指。

是以有去專鎮之議。去沙尤首。亂憑山。嘯响此之不仿。禍
內矣。置兵設堡。豈非美與。

三曰。議鹽額。閩盜歲歷二萬金。不能當浙游之什一。商少而地
反置一轉運。足矣。汀州南路之課。似一羊而十牧矣。

四曰。議海市。夫通夷禍烈。禁之是矣。倘講防之密。寸鉄下海。有
禁如國市例。或亦可給軍需乎。

夫險要莫如五塞。而考之舊制。半在海外。近年議以孤島。死機
有連。轉置內地者。矣。他若澎湖海壇。涇州等島。孤懸海濱。延
袤百數十里。寇毋泊之。以窺內地。是不可不備防也。

北自福寧南至玄鍾。設衛所巡司。以控于陸。設水寨重兵。以防
於海。去衛所巡司之兵多。一空名。而水寨之軍。亦同空壁。是
可虞也。去兵。抗防海外之夷。乃奸商開貨。竊火器盜糧。以外
勾者。尤內夷也。禦之在良有司耳。

賊之出沒海上者。若鳥合蜂屯。若雞身爭鋒。去非有根抵之
清之。則易散。賊之盤據山谷者。若蔓延附推。折若易。去有
株連之連絕之。則甚難。閩為山海之區。互有之。誠中通夷之
藥。而依沿海之防行保甲之法。而治郡縣之兵。城首務矣。

閩廣文虞。勢如唇齒。今兩省常事之臣。率以胡越相視。故賊勢

六不可
八相夫
相運所
以備相
既利館
地則自
有探修
方厚間
公同日
大拜

合而我勢分誠協兩省之力同舟共濟何功之難成哉
國朝人才闕為最盛楊文敏榮歷事五朝為國宗臣尚矣他如
土木之難後石幾棄不守拔孫安為督按以方畧且武且禁
八堡再完胡雖之變西師未解內外戒心荐王駉參贊其涼
軍務虜遂遠道曹甫廖藍輩雲擾漢川起林俊且撫且勸賊
遂大奔宸濠見逐置王守仁于上游尾牽而保其頭當是時
時有腹心大臣若李文正賢李文達東陽于忠肅王恭素
瓊實知其材而重寄之耳此數公者皆閩人也

漢武帝平閩越徙其人居江淮間而尽召募中國之民徙其地

是以能交易其種類而彈壓其山川其甚異哉人文之感有
自來矣王弼洲以閩多鮪睦故其字從魚誤哉朱子謂龍逢
水止閩界以海地脉全鍾于此而徙居之良有以也

晉郭璞曰方山秀拔于前三山環峙于後八百年後大盛今果
然也

郭子章曰周鼎方為七閩以其人有七種也今云八閩以八郡
也

湖廣

禹貢荊州之域惟襄陽並豫州也天文翼軫分野漢置南郡等
郡國而不常所治唐貞觀中領以山南道開元間增置採訪
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後改採訪為觀察而置使於鄂
州宋置荊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
陽守臣並領又於襄陽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於武昌而江陵潭州亦
各置焉

皇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三武昌承天漢陽襄
陽德安黃州荊州岳州長沙寶慶衡州辰州常德歸陽州三
州九

馮陽靖柳
置湖廣都指揮使司領武昌武昌左等衛三十一枝江等千戶
所五

置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武昌湖南湖北荆南四道監察諸
府州衛所而三司並治於武昌府

湖廣衡山表鎮太嶽奠維首以江漢之洪流匯以洞庭之巨浸
蓋皖皖林與磅礴鬱積之氣鍾焉而為南土一大都會也黃
風后祝融二氏皆出於其地今我肅宗獻皇帝肇跡發祥雲

啓列聖節表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西顧巴蜀辰扞雲
貴柳桂通五嶺入八關衝據南岳之勝永室之間護倫苗吳
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
市利長沙雖卑濕民物稱殷盛願穀土泥塗其于禹貢宗藩
賦祿廣于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苗強橫猶復征調洞
壘草窳徒示羈縻皆足為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
財力蓋肆些窳非明示休息恐未易得安靖也

高皇勅徐友諒楚始潘平置衛所六十餘城士卒三十餘萬以
勦國賊田騰任材官取二城卒取一且中且種農嬉于野軍

卷第

四十

嬉于伍法行而人無歲事蓋其盛也厥後衛士什七八九敵
在囚首不任干戈主者按籍而核之不過普衛官數文額債
市井小民忘故事而已屯冊化為烏有軍田混民敵強半一
人并食千丘而稱者升斗無儲飢餓欲死矣

夫楚之軍田混而入于民清之恐至生變均為王土置弗問可
也乃民丁亦均為王民也。獨不可練之以守禦乎楚習克悍
善鬪而輕生其壯果之氣足以激厉而摧鋒其後暴亂忽之
狀足以調習而赴死馭得其道何不可使裁方曆閭閻端始
禍道臣編管一時民不勝憤。縛其羽翼。投之江流。虐端僅以

可免。官府之所不能問者。此輩能逼逐之。真壯士事。誠得真
有司練習之何堅不攻何守不固哉。於以充行伍。勤管轄。亦
孫盛之策也。

昔稱善理財。無過劉晏。楚產也。徵青徵賤。領度支。供轉運。宜
無傷于民。而卒死。其甚哉。利之不可言也。

秦欲伐楚。先遣行人求楚之宮。觀高苑。乃次第群臣使賢。在主
術者居南壇。賢在治事。治民者居東西壇。而令使者北面。現
之曰。是吾國之寶也。蓋楚之寶善所從來。史。祈招之詩。所稱
一。金玉惟是。德音王度。耳其所重。固可知也。

卷第

四十

我何能。博摩封以來。其俗學。窳偷生。寡積聚。其民剽輕。好作亂。
蓋跨州連邑。四戰之地。而洞庭彭蠡。險阻足憑。逋逃為便。自
三戶亡秦以來。多為禍首。勝國之季。舟楫始難。而偽夏偽漢
之屬。結起。沔陽初。不過漁家子耳。而實繁有徒。竟墟元社。迨
今。國朝墨古。迭倡亂于下。溪尤求。見僭號于辰沅。劫于斤。甫
聚于鄖西。塞福全。鷓張于柳桂。雖能撲滅。何多故也。倘亦成
正之朝。權端暴橫。巡游无度。式致之耶。

河南

禹貢兗豫冀州之域天文華角亢室壁柳張氏分野漢置豫州
刺史不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于譙
郡唐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置使
而治亦各置宋都汴置京東京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
守臣兼領元置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開封歸德彰德衛輝
懷慶河南；陽汝寧

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等衛十千戶所一

朱襄

四二

置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路兼察諸府州衛所
而三司並治於開封府

河南當天地之中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汴衛河可以漢山
東沿汴泗可以漕淮車馬之遠交於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
而水陸道里為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淇汲亦當
博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險要區蔽山南扼河北形勝馬汝
寧南陽下蘄黃入襄鄆又于淮江相為表裏顧分封曰成宗
祿日繁民亦勞止雖陳得德犬牙黃帝轄骨不能專好時
發急之則潰逃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為牽制河洛之間焉

險鎬習于劍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阜則汝
焉優矣

岳飛言于孫所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林林如天下視河北
徒四肢言人之身珠玑可死而四肢不可斷也本朝之
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
不相應援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憑據要衝時列
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受圍諸城或援或救卒不可犯如此
則虜人不可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
河北秋盛雲之有金坡諸關河北未歸則河南不可守諸關

朱襄

四三

不獲則盛雲未可有也

愚按劉成固曰河南在黃河之南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
荷也荷精分布陰引度也風俗通曰河橋也橋為九河自
此始也

陝西

高祖開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
置梁州都刺史而不常所治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
京畿等四道採訪處置使後改採訪為觀察宋初置陝西路
後置永興府延環慶秦鳳涇原西河六路經界安撫司並以
守臣并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原翔元置陝西并肅等處行
中書省及陝西溪中道河西隴北道肅政使司

皇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西安鳳翔漢中平涼
鞏昌臨洮慶陽延安

宋置

西四

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左西安前等衛二十一鳳翔府十
戶所四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并州左并州右等衛十

二古浪寺千戶所二

置陝西等處按察司分關內關南隴右西寧河西四道並察諸
府州衛所三司並治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并州以控制邊

境云

陝西山河四塞形勢甲於天下所謂神皋俱區也平涼固原豳
鞏平野區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
慶沙葦蕭條而人士亦稱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

險薄難馳驟故為備甚易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為虜
有降穴當達于內郡矣其涼以西至于嘉峪左番右遊而南
州九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為河西要跳岷西寧錯入羌
族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刺以殘孽窟居改海番人漸以南
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盜生齒日繁則又西境腹心之
患也西安全府生理殷盛塞餉藩祿亦十居七八關關頗為
疾苦漢中襟喉巴蜀潼關保和全陝並為重地而險者在我
矣為馬茶之禁漸弛藩牧之地漸廣權寵之畜漸積異類之

宋置

西五

集漸深斥嶺之封漸蹙調發輟皆在虜為河套之設昔年
至殘宵府宜有深長之慮可也

郭子章曰陝西之名寔昉于周成王以周居為二伯陝以東周
公羊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括地志云陝州有陝原分陝徑原
為界

山東

禹貢青兗二州之域天文危奎婁虛分野漢置青州部刺史
領北海郡高密國等郡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泰山郡東平
國等郡國後漢刺史如故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
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洛以青兗諸郡分
隸焉宋置京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
臣董領元以山東直隸省都置山東西道宣慰司及肅政
廉訪司一治益都一治濟南

皇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六濟南兗州東昌青州

登州萊州

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等衛十六東平等所五

置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並察諸府州

衛所布按三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徙治濟南云

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屆滄瀛而

唯樓孔道並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為漕渠渠塞疏漕舟車

挽勢便无休時兗州水滄為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賦禁錮

先難公私交病成山必門上下礎積險毒每難驅墮聞堵往

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滄入北海

不數日抵直沽膠國濟治置關通舟遊開洋之險嘉靖中副

使王獻脩源有緒謀言中沮臨清濟寧或有喉吭之憂亦長

慮也豈兼僻在膠東三面距海魚鹽耕黍皆足自贖不失為

樂土也要之山東地多鹵薄民輕徙汶泗之河屢決濟深

之原久涇故識者謂營田水利不可以不講也

孟子如江旭奇曰山東乃齊魯故國稟氣于岱鍾靈于海而東方又生

氣所萃故特生孔孟諸賢陳眉公謂周家父子極識風水既

都聖錫復營東洛而周公又國于魯謂以尽地靈惠被孔子

為万世之師乃殷之子孫也豈由人力哉

于章曰山東之利与苦皆由于河南蓋不徐北濟天津築挑

津投歲被河患與各省有臨濟而商賈之貿易因輻輳以通

功盜賊之縱橫得漕卒以漕清亦其利也

山西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參井甯昂畢分野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都刺史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傷唐貞觀中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南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畧安撫使以太原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都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及肅政廉訪司

皇朝置山西晉康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四州三太原平陽大同澤州汾州遼州潞州

雜錄

置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等尉七保德等所四

置山西行都指揮使司領大同蔚大同後等尉十三山陰等所

二

置山西等處按察司分冀寧河東等四道並察諸府州縣所三

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山西乃太行山之西先初封此周成王以封叔虞亦曰唐

國朝以晉為重邊自大同及側虜入內郡屬門南北為虜通衢今日所

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通民亦非細故

也天抵山西四郡設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唐以獲利於

潞安其志詩：在平陽每據禦唐輒云居庸紫荆井陘置門且不論况大同乎夫晉冀并輝即无庸慮外韓家儲內供營操批不能支仰給燕利愛國者宜為之所矣

山西故為晉地號多將才文公之時御毅諸人尚矣漢有衛霍

三國有關壯繆侯羽張明侯遼唐有尉遲其故主明心符金表即重門洞開以待刺客可謂奇矣又有薛仁貴馬北打解律先東襲從戎未嘗敗北振地五百里不戮之而亡隋有薛橋虎兵不血刃生擒使後主突厥見之而懼後唐有周德威老將知兵梁晉百餘戰以持重勝之唐莊不而敗周主指

雜錄

其名曰此人若在朕不至此狄青之成功也龐藩之力也指

謂青沉勇有智專以儀高姜之必能辨賊儒者之中有一

人曰裴行儉其妻都支侍邊倖伏念至于突厥之叛承前

嗣業之後統三十萬衆討之數戰皆捷梟雉可汗首以還唐

又有一人曰張巡：雖南陽人而僑居于晉已久則亦晉之

人也至于裴度文彥博皆身垂將相名聞四夷者武皇之末

龐濼執擒則運知其叛先置王文成于上游者晉有人握兵

權也唐為兵患今百世享和戎之利則有晉人為制閩也

惟晉水耳故古以名國

四川

禹貢梁州之域天文井鬼參翼分分野漢置益州都刺史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維唐貞觀中置劍南道開元中置劍南并山南東西道採訪使置使而劍南治蜀宋為西川路後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于重慶等三府元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皇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七成都保寧順慶叙州重慶夔州馬湖今增鎮雄領州六潼川眉嘉定瀘州雅州

未詳

五十一

兵部等軍民府四龍川永安宣一司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

撫司平茶長官司萬曆間楊應龍叛播州宣慰使

置四川都指揮使司領成都中成都右等衛十松潘軍民衛天

全六番奴計司疊溪等所八

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等衛六

置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三憲察諸府州

衛所并宣撫宣慰安撫長官諸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

則分治茂昌以控制邊境

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貯給西屬

藩部南阻蠻落雲棧之間道北出褒斜瞿峽之流東下荆楚坤維并絡斗絕諸夏實為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鉅細防守為易盜奸割據安輯為難以故松慶廣浩安綿叙瀘重慶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播臂之形險在西北或謂吐蕃寇自黎文南詔賊由沅黎蕃詔糾合必由瀘口龍兵蹙障玩弛久矣劇盜起于重慶諸戎伺于臍臘烏撒悍于俾夷龍州梗於餉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徼與壤民夷頗輯都江水役耶灌為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江旭奇曰周武會師蜀已受誓錯儀列論秦資其富孔明謂其

未詳

五十一

沃饒千里天府之國而子瞻又以其棄荆襄守巴蜀為失策何耶夫漢中劍閣高祖之故封也有淮陰方可以出有三傑將則淮陰方可以出固難以拘事論也蜀都賦曰廓受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跨瀘狹

輝枕倚交趾臨谷為塞因山為障峻阻勝守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此亦足以誇示矣而王羲之以為未備述文人墨士尚為天下奇則非一日矣

都于西西方金氣疆梁故曰梁州蓋之為言隘也蜀為秦桑居于高也四川者成龍為川西即雅也眉叙馬瀘為川南重慶為川東保順瀘川為川北

廣東

禹貢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春秋時為百粵地漢置交州
部刺史不常所治東漢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領南道
開元中置領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為領南東道仍
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
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道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
廉訪司一在廣州一在雷州隸江西行中書省

皇朝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廣州韶州南雄惠州

潮州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

嶺南

五十二

置廣東都指揮使司領廣州左廣州右等衛十五增城等千戶

浙七

置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廣南嶺東言西海南海北五道並
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於廣州

江旭奇曰廣東在嶺海間唐宋貶竄諸臣如投死地今號桂林
土夫北負雄饒以臨吳楚東扇潮惠以制甌閩一庶可以控
交桂雷瓊可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成洋
守備屯哨旁止韶州領餘谷平交廣咽喉南雄五山三水控
帶解要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以提封廣柔

廣東居山海之衝南人與北人通商之利

子叔世
孫孫世
文子叔
歐陽文
戴文叔
李華世
可登已

悍客礦徒毋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昔所謂惠者峯戶牛
今則內寇外夷為害棘矣肇慶據上將當領西海直高州海
澳種衝關地餘兵耕守並其可也廣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
雷州尖嶽多平地腴壤適夫歲命責在人牧瓊州有司並海
五指腹心反為黎穴若乃濱海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出
沒志在貿易非盜邊也顧人逐山海礦冶之利不務農田或
尚剽掠行劫海上柁鼓之警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徵求
日困師旅數兵漁獵遂至通山之禁火地餉軍之儲益頽也
况夷珍珠窟民用所具而公私交征反為民困矣

朱真

五十三

唐天文志云南海地無荆揚土日以廣故名為廣沿革志云梁
分廣州置桂州于是有東西之名蓋類海控帶風稱形勢之
雄而民蛋雜居尤賴抚綏之畧也

江旭奇曰予大父諱此謂此地不患飢而患飽不患寒而患熱
不患貧而患富惟予日耕日闢較中土為勝

廣西

禹貢荊州之域亦多揚州西南之境天文翼軫牛女分野春秋時為有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西路置經畧安撫司以靜江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西江道宣慰司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至正末始於靖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皇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二桂林柳州慶遠平樂梧州潯州南寧太平田陽恩明鎮安府思恩軍民府江州

等州八

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林中等衛九全州等守禦千戶所十

置廣西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並察諸府州衛所三司並治於桂林

江地青曰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秀水清而駛地利物產優賤自是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為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捷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苦其蠶食而已潯江大藤峽等處

江上蠻巢穴為雖有屯戍未見摧輯初慶號為盜區行居苦其散毒設兵置將控取賢舉之可无大患思恩田寧強悍久矣殘破之餘崩蕪復作削土分官不為无策南寧太平控邊兩江生罅交趾實為常桂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太諸蠻咽喉列郡襟束形勢便矣
郭子章曰總分五筭戶雜群蠻。抚御之宜。有虎蛇赤子之別。牧伯之任。在戡師。父母之間。

雜異

五五

雲南

高貢梁州之南境為微外夷地天文井鬼分野漢置孟州郡領
茶益州刺史自唐至宋為蒙古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
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
于金齒

皇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十四雲南大理楚雄潞
江蒙化景東廣南廣西鎮沅永寧順寧曲靖姚安等處軍民

府八北勝威遠等州六者與等長官司二禦夷孟定孟良府
二孟養軍民指揮使司車里等宣慰司五千崖等宣慰司三

樂職

芒市等長官司二

置雲南都指揮使司領雲南左雲南右等衛十六金齒等軍民
指揮使司三宜良等守禦千戶所六

置提刑按察司分晉安臨元金滄耳海四道並察諸府州衛所
而三司並治于雲南府

江旭奇曰雲南疊山峻崇瀉澗深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贖
而雲南其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龍州永勝諸
守固畢內捍外則沅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
永寧麗江聯絡於瀾滄烏蒙蒙撒控捍於曲靖四境要領指

掌可觀矣諸夷之魁則沅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

霽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麗川伏法而滇境稍寧
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尾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
不開悔禍咎在處置乖方也大抵滇南北上必取道貴州稍
有舉動坐令梗絕城郭人民莫居十八緩則蜂屯奴聚號令
不行急則聚突鳴張勦誅未易惟扼綏得人相与休息斯可
以無禍也

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既開西南夷謂九
州之外復益一州故曰益州

樂職

雲南通志云漢元符間彩雲見于南方遣使跡之至此

游一川公述太常奇以公故雲南得太常為府若涼公曰
雲南善地路絲貴竹志長遠耳然國借擬不如是不能壓土

宜即進金不以嘗兩司問謀於野府耳某初以借擬事件聞
于兩院報疏已可懸牌于市彼再懇而不得乃自撤之某見

殊批度之高閣彼自不得不聞於兩院也乃知懸牌之不如
高閣也

貴州

禹貢荆梁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星翼軫分野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共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貴州宣慰使司恩州思南鎮遠石件程番銅仁黎平晉安等州四金筑安撫司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領貴州貴州前等衛十千戶所十二

置提刑按察司分貴州新鎮二道憲察諸司府衛所而三司並

治於貴州宣慰司

朱翼

五八

貴州之建省設官始於永樂間緣田苗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既行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恩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菁穴水不涇停心无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墮乏弗能况省城合區咫尺夷土西夷諸郡苦於嶺賊思南石件銅仁界在川湖鎮筵西播夷峒之間寇掠四出師旅數異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几既定未易為力也
有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疎遠以養戰士者異起是也今黔中有流官吏目及謀賊等員人不應赴員常具缺吾以為省員

則可養壯士十餘名也有以便置吏市租皆入幕府為士

卒費者李牧也然不產鹽而資之蜀往歲故有市鹽之役

淮南中鹽之設利且不費土人或不憚則斟酌行之或淮河

工例輸直于黔而受官于部皆可為幕府費也有給土兵關

田出兵護作調其租稅則曹瑋是也黔中膏腴雖少而山場

不乏刀火之餘在可熟愚以為宜一切歸之于官募民開

墾藏粟于間闕永不起科可也建營田二千歲取其利養

商通貨乃建白城中糴易不煩外計則神世街是也黔中什

佰雖清魚鱗故在按冊而稽其屯何地佃種何人昔告者獲

朱翼

五九

其身隱匿者沒其產則不患无田矣招四方流徙之眾俾之

耕牧見田起租斗升必明彙強塞扣兌之實喜良免包賠之

苦在成聚自可饒足天開赤水上游可通川東蜀口一派

可達思南藉令河道一疏則商賈集衆貨通也有守仙人關

苦元遠餉乃汰冗節浮治廢城廢堰以益屯田則吳玠是也

今川湖之轉餉不時而烏撒鎮鎮烏蒙東川四土府之報馬

雜結即速餉且无可之矣黔一五金沙黃之礦在有之若

烏撒之洗羊黃平之紙房都勻之琵琶其尤著者倘能比照

滇雲事例稍資整餉未必无小補也先年哨守開用附近夷

兵月支糧不過四斗刻以夷治夷漢土相安庶几事半功倍亦况冗節浮之一端也

登中香炉之役都御史曹祥抚之不能得速卯文盛繼之一意勤滅而後阿傍授首繅尔之役提督万鏡抚之不能得速張岳繼之歷年駐兵而後龍保吳蕃苗就平

万曆已酉武錄曰方今仲苗未淨銅仁屢告當事者坐憂之策愚以為仲苗之憂在旦夕流徙之盜也銅仁之憂在方來盤據之戎也流徙之盜其聚不能久可以單師困也其樂不能願也可以漸次傾也部落四出其渠魁必有在也可

宋翼

六十

以潛兵執也烏獲既戮餘醜自清惟銅仁則不然彼所謂爾之遺孽也酉陽鎮軍實煩有徒尤兵麻石著有四姓昔沈希儀欲斷藤之役非八万人不可卒如其言搖乃定讖尔即次藤峽計非半此亦不可又聞苗雖四姓而尤具于磨石亦自不協不可因其不協而行間耶

愚謂銅仁彈丸耳乃文武大吏萃之一城者以相制也而實以相濟今伍符有虛冒而憲臣不得稽進止有滅否而憲臣不得訊驕兵悍卒有虎噬鴟張而憲臣不為問遂致巡鎮如水炭而股足臂指不相使此非調劑其專權而俾之一心何以

得頗狀之用也

國家西南半壁托在滇黔而銅仁日与敵隣所謂門戶之地也監司守令而下有功者不浮破格叙用而一有罪失輒予罪會致餘人者視為投閑置散之地是非重其遴選優其遷秩誰肯效力于孤孽之日乎

聖服地雖瘠然滇雲藉為門戶楚蜀倚為藩籬而土夷為蠶服不常非宿之重兵不可于是諸司未建首級都司郡治未與先與武衛且從中主材官良家常奮跡從龍經百戰者為之長而以其象隸之蓋強半焉乃歲久陵夷故額頓失以誅

宋翼

六一

軍言之初有万三千名者少亦不下五六千名今有不满三百者矣以軍食言之初屯軍皆有四旗軍皆有口糧今軍藉空而田藉名耗矣以屯改言之初田以項計者可九千三百有零今以畝計者止三十九万零矣以征調言之初一有期合衛官各統所部以應徵發麓川共著也而今以之充與隸供郵役不足矣至于湖土官則驕悍難制募客兵則令者雜參此名登事之可虞者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詩曰韋及鬼方漢屬群柯唐稱夜郎元名貴州以其地有貴竹也又曰貴竹者漢時有女子浣于匯水有

受節大竹派入足間開說耕利之得一刃子及長自立為夜
解僕以竹為柱國朝余分一尤以御史抗疏論為貴州金事
公威重坦直夷人畏服至今戶視之

卷五

六二

要害 九連州

詩本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宋徽以下治外。夫宋徽以下。皆
以城市要害遺勞將率之詩也。則雖甚威德之世。固名恃地
以為險哉。故周官有掌固司險之設。月令有固封疆備邊境
完要塞之文。蓋其慎也。隋自春秋而下。如楚人之近城即都
者。既不能遠。既邊境。若漢文時。侯騎至雍甘泉者。又禦邊死
道。至于李天寶以後。失河朔以北。石晉以燕雲路契丹。是為
失險。而宋人以內地為邊境。則又無所謂邊矣。我國家東自
三韓。西抵哈密。延袤萬里。開設九鎮。統重兵。據要害。列堡分
屯。以捍外衛。內者至嚴密矣。

王恭襄理曰。國家馳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
泉。延袤萬里。中間漢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當武皇
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
稱全盛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後設寧夏。甘肅。蘭
州。三鎮。守皆武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取原。么。稱二
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原。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
總督于偏。固。屬山西。諸鎮。成之。嚴未有過于今日矣。
楊文舉一清曰。遼東。北。隴。朔。漠。而遼東。三萬。陽。鐵。嶺。四衛之

統于開原者。是過其衝。南枕滄溟。而金漢海。益旅。檣。軍。臨。屬。海。濱。者。之。數。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山。東。諸。堡。以。托。東。遼。第。一。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木。營。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与。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易。糧。可。省。十。之。三。四。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久。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

雜覽

六四

夫秦之峻。若觀若北。存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為過。且有為民之意。存焉。使。傷。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脈。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非。計。也。但。內。政。不。脩。而。區。于。外。侮。之。禦。乃。至。升。鑿。天下之財。以與无己之功。則不知所務耳。

遼東。高。青。冀。二。州。之。城。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地。內。通。武。向。蓋。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而。南。起。山。海。歷。醫。无。間。長。白。諸。山。包。絡。東。北。南。走。海。上。薄。蓋。金。以。

西接雁龍。可渡登萊。吳淞地。饒。魚。監。較。馬。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蒙。恬。據。白。奴。悉。收。河。南。地。築。四。十。餘。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漢元朝。中。大。將。軍。取。河。南。地。又。置。酒。泉。張。掖。燉。煌。諸。郡。絕。胡。毛。交通之路。西。通。月。氏。大。夏。又。遣。徐。自。築。五。原。塞。至。虛。胸。為。邊。長。老。言。白。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常。不。哭。也。

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詔。徙。邊。人。于。常。山。居。庸。廷。議。欲。棄。金。城。破。尾。將。軍。樓。言。金。城。完。阻。土。田。肥。美。棄。之。則。羗。在。涇。中。不。可。丁。于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隴。右。以。寧。

雜覽

六五

和帝時。太。將。軍。鄧。議。奏。涼。州。中。郎。將。虞。詡。言。涼。州。秦。即。以。三。輔。為。塞。固。險。車。且。涼。州。主。馬。効。于。天。下。棄。之。民。怨。可。寒。心。太。尉。脩。上。其。言。請。勿。徙。安。帝。時。降。羗。反。漢。劾。內。徒。詡。為。僕。射。上。疏。言。先。皇。帝。築。朔。方。關。西。河。置。上。郡。凡。以。為。雍。州。也。棄。沃。壤。之。饒。窮。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无。險。之。虞。難。以。為。固。詔。賜。者。郭。璜。漢。所。徙。民。繕。城。郭。浚。渠。屯。田。省。歲。費。億。計。唐。初。突。厥。強。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置。武。為。長。整。邊。中。宗。時。默。啜。西。擊。突。厥。施。節。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築。城。危。虜。南。寇。路。于。是。築。三。城。以。拂。雲。為。中。成。直。朔。方。西。

城直營武東城直榆林各三受降城自是實取不敢踰山而
牧焉

天守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于定置神策軍于臨洮洮

河于積石宛秀軍于河曲与隴右河西安西北遠並列為巨

鎮者過恆感

石晉割幽薊燕漢緣檀順媽儒武靈唐新象朔十六州以界契

丹而宋初竟不能復及与金合謀緩得復而南遷矣

遼東乃渤海外一都會也固初馬雲葉旺徑略置衛所不設郡

邑秋遼陽關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降夷其保塞系黃東北

朱夏

六六

中

則遼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兀良哈朵顏福餘太寧三衛

本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夷居耕食不事射獵體俗差優

西北俗仍北虜時抄掠若干廣寧開原之北絕河而守為

力甚勇乃以直塞屬夷東西隔絕彼此不救成化以來屢

設收後而不果也

山海關東接遼河南濱海北接兀良哈西接薊州神京之左腋

也固初宋虜衰防倭常一寇遼東不及登峴而去萬曆中長

昂屢犯各堡城破邇來虜勢益熾提兵卒如松跋後加之倭

虜漸望朝鮮一善可解登萊旅順定為門戶尤當加意戍守

寧遠東西而兀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元屯營之利率

佈給轉粟与遼陽隔河去河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与虜道里迂遠人每憤以馬固原三城三面受敵

六堡難復二虜輒集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失漁樵之利

又略我男女畜產二江外否即禁之耕織日夜无休時西馬

市廢蒲河臺路殘破不可言抚顺通夷貢市内外皆山多伏

虜我難于探望瀋陽雖有閑虜馳牧外險内夷不能援敗風

塵載東垂鴉鵲鎖鑰西境並海日者恃得勝之捷無海寇淹

水南注海溢不能使患者苦沮冰馬他如革馬市之奸賊杜

朱夏

六七

中

收聽之抑勒塞請開之首路禁驛傳之駭擾增臺軍之月給

敵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特不任其責矣

遼東向有標兵義兵親兵選鋒即戰士也各兵各傳之以馬即

戰騎也祖軍不能世強則頂以異姓而多遊逸至于餘丁之

隱匿禁要之占役則幾無士矣寧收中乘既乏雲錦之故况

損其監苑責丁丁以朋買而稍錢尚謂即市夷而子

銀又索馬凡三變又幾無騎矣頃者天子祭金錢二十萬緡

輸為募兵買馬之資顧兵之名集燕趙既遠不勇贏糧者著

餘餘散忌兵事故士不能得即得不能皆勇馬之標買在

夷市既乏駿骨。往莫北。又憚開關。故騎不能猝辦。即辦亦不
必皆勁。縱使募士買馬。豈復舊額。亦不過二萬耳。邊長二千
餘里。亦何能採之。竊計邊人通共可得二百萬。必就二十人
中選一人以為戰士。豐其養。時其更內。不使憂其妻子。外不
使老于戎行。則人可樂為戰士矣。有二十萬軍可以戰。又就
二十人中定一人以牧馬。佐牧之費。于是乎取。給其種。核其
駒。每牧有兩。抽換有期。且于其人以牧馬之利。一馬之息。十
馬之內。可得五馬。五選其一。賞亦不致動矣。今不此之務而
使守故法。是守贖也。非守法也。

宋真

六八

遼左北鎮關嶽南侵。海堂非二京故地。五國推城。故亦東北
一都會也。奈何土曠人稀。茂草千里。向以一隅之產。足供一
隅之食。今餉日增。在日寡。而時有虞。發之呼何也。則以曩時
地遠王遠。而屯田備令廢。數乘我而屯田廢也。遼左之屯。洪
武初已五十餘萬。至永樂。輒益三之一。今僅三之一耳。中間
揀考馬生。踈者歸屯。清伴吏冒濫者歸屯。脫索強侵占者歸
屯。田可耕而無人。不可耕而無田。百萬畝。成待哺于過墾
之白練。而司農且告匱乏。今廟堂之上。思得長策。第不慮無
魏相而慮無九國。不慮死李徐而慮無重華。亦慮有陳杞而

慮。元承鉅益。秋屯者衆。而任屯者少也。

高麗既逐。元君迺即其地。設北平行都司。與營務使衛。與遼寧
宣府。照給東西。為外邊已而魏國公。經略自古北口至山海
關。增修隘。為內邊。舟泛東萊。陸走趙魏。有肘奚。遠襟帶原澤。
蓋京師左輔也。又地懷深。厚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于圻內。
太寧。即古會州。洪武十四年。封于權。于其地。為寧王。二十二年。
今兀良哈。為三衛。于備永之。非曰朵顏。曰福餘。曰太寧。以處
降胡。文皇瑞。請難。首挾太寧。及兀良哈。以徑天下。既定。徙寧
瀋于南。而以太寧地。畫屬兀良哈。自是紅螺白雲之地。悉

宋真

六九

非我有。遼東宣府。藉援。隔絕。兵和。遂廢。關平內。從陽和。天城
相絕。失守。東勝。不待不棄。虜乃入。奈大同。寧夏。替援。亦絕矣。
文皇。設此。平都司。于保定。為大寧。都司。而即以朵顏。大寧。福餘
三衛。為藩籬。請夷。裂我。險阻。間我。門邊。要我。官賞。殘我。吏民。
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收行。言之。左臂。癱腫。則二谷。孤于
後。皆。倘。倭。則。虛。元。車。薄。便。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托。其。胃。腹。則
陵。寢。轉。運。失。計。甚。矣。
薊州。西。接。居庸。東。盡。漁陽。大。寧。失。後。華。夷。之。防。僅。有。此。耳。土。木
之。衰。三。衛。焉。也。先。鄉。漢。始。命。都。御史。都。來。學。經。略。已。已。之。後

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古北口潮河川俱要害而潮河川本
城元避者故通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懸則漲水易
淤新御史洪鍾雖設闌城執狹難守設者欲塞川源連石墩
數十令其錯綜縱橫下通流水上傳風火亦一策也喜峰口
三衛首道稍深峻燕河營太平營馬蘭峪密雲四營並勢相
援至則中兩營當其衝燕河營密雲相犄角邊化三屯建昌
因其內防虜當大挫永平樂城間死虜患亦無海寇乃山麓
村木本以阻拒突嘉靖中督祝胡守中斬邊金以來松林論
死西市隆慶間都督戚繼光繕障有力官以不請北事功

去保矣

先時三衛矯詐反復尚未敢顯言為寇私治中守臣楊友張
因燒素掩殺無辜邊塞遂起正德以來邇落既善朵顏獨威
陽順陰運累肆侵噬花當肅求添市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絲
結緝延北恫疑中國而泰將陳軋魏祥先後殆沒以故三衛
日發嘉靖中革蘭台報要官嘗請益貢禍机所伏不淺也
黃花鎮鎮薊州甯京師北門一望無際河間等衛空名死邊朵
顏時自北虜乘虛試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關田可募兵也
亦一策也

宣。府。漢。工。谷。郡。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
四驛曰涼亭泥河寨峰巒崖按太宰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
威虜明安隈寧按獨石 成祖三犁虜遠陷道開平與和萬
全開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若夫大宰遠東甘肅寧
夏邊圍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宰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
宣德中遂徙衛獨石威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殘
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分地險而狹分屯
建將信于他鎮執完易守然去京師近北門鑼鑰所宜慎也
鎮今五路獨石八城為北路地雖懸遠然阻長安顧虜難進

下中路舊峪太白陽青遠諸堡西路紫溝洗馬林萬全諸城
南路東西順順川所稱衝衝諸屬至馬東路永寧四海治統
門朵顏所伺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亦要地也
今塞垣所據險亦几盡矣如補長峪城鎮遠之募軍浮面必
掃箭窟之防守晉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荊築李信屯交
界之僅以固兩鎮豈容已乎且宣府軍素稱敢戰矣乃嘉靖
間泰將都勳出境燒羊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
沒此猶可堪也若滴水崖郭攀之叛及諸軍告糧而歸則
斷不可長况曾聞大同之變耳目所染可不慮哉以保宣守

將交任其責可也。至邊儲一節。倉庫僅存芻粟。日窟每有積。報錄。空運。揚守。機論。幸虜無他計。僅為草竊。即狡不過也。先火箭。箭耳。然使屢入內地。知我虛實。不徒寇掠。更迭困我。宜府至京。僅三百里。奈何不為之所也。

大同古雲中地。間道直衝京師。其地東至松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虜患。虜南犯。應朔不西入平虜。威遠則中經。右衛水口。諸城堡。即掠順聖。右天城陽。和當其衝矣。平虜西。連老營。堡近偏頭關。其家坪。娘子。灘。羊圈子。養麥川。狗洞。灰。泉。皆秦虜渡口。虜涉河。瞬息可至。故大同稱難守。况自多故。

以來大造。虜失。二邊之內。棄為虜。邊墩軍驕惰。驍報不明。至。與虜通。反為鄉導。夫復五堡。增高山。聚落之。或為急。五堡復。則屏外固內。而沃土茂田。盡為利。二邊宜寧。諸縣棄地。漸圖。開闢。高山聚落。二堡定。鎮城兩腋。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矣。或謂張文錦之致。變有可懲。不知。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也。他之不克。既之不輯。用是從夷。為禍。尤甚。正綱紀。布威信。化頑民。潛消默奪。不露不練。在得人。何。虜貢路。例在大同。弘治中。許襄毅公。遣巡。抚時。三也。

三頁各邊。寧極者。故年昔。親尚。寧廣。皆守雲中。尚。終。士。車。聚。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埃。就。水。草。積。止。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許。襄。毅。退。撫。之。日。載。占。後。禁。掃。克。恢。調。遣。倭。死。傷。鎮。人。至。今。不。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為。姑。息。必。致。一。則。阻。成。之。不。報。而。思。之。不。感。驕。悍。之。習。何。以。取。之。哉。然。則。撫。臣。守。將。須。擇。人。可。也。

榆林。著。以。經。得。衛。素。米。脂。魚。河。地。凡。三。百。里。成。化。九。年。都。御。火。余。子。俊。讓。使。鎮。榆。林。堡。內。地。稍。安。又。募。邊。清。自。黃。南。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邊。墩。勿。堡。橫。截。套。口。內。復。營。山。澗。水。名。曰。尖。道。得。地。利。烏。虜。遂。不。敢。輒。渡。河。我。將。耕。牧。套。內。益。以。懸。標。圍。獵。之。制。稱。雄。鎮。矣。當。其。時。寧。夏。巡。撫。徐。廷。璋。亦。脩。邊。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久。之。玩。弛。墻。薄。溝。淺。虜。遂。以。套。為。巢。穴。或。化。弘。治。正。德。屢。有。搜。套。之。議。或。謂。當。尋。漢。唐。受。降。者。城。又。謂。當。復。守。東。勝。路。可。無。虜。患。然。用。人。理。財。宜。在。所。先。審。時。度。勢。未。易。言。也。我。兵。日。欽。虜。巢。日。深。諸。利。皆。失。鎮。城。四。望。白。黃。黃。沙。地。無。產。穀。尚。無。通。借。一。切。皆。賴。仲。給。履。理。弘。治。正。德。中。布。政。使。文。貴。侍。御。馮。清。改。本。為。折。色。重。以。災。蠲。民。通。動。

此。以。之。朱。襄。三。三。子。206-664

計百萬以故軍用大窳有米珠芻桂之語即虜虜鏡騰魚河
我餉道遂絕以時予金如山亦不可得食倪岳許論嘗欲通
舟河渭轉漕邊鎮以本經史所載非鑿空之說也榆林地險
將士懷志畏法死無怨言又聚悍故更戰公首虜虜而
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才有節氣
視他鎮為最矣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
險固易守沃土長流生理饒洽成化前虜患多在兩河虜既
入套河東三百里花馬池清水營左右反為敵衝自巡撫徐

本集

七四

逆璋築塼制楊一清王瓊屢增築更益故台是禦小寇顧
兵寡勢分虜大衆輒不能過嘗謂私治前虜不恣奪或連歲
不至即至在水堅時凍解不能復出入以故每歲冰時候虜
入則成濫出即否今虜悍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
巢穴誘我浦逃盡知地內虛實咸寧固靖不得休息許論欲
榨花馬池便利之地建城堡設恭遊提制居之而今屯重兵
清水與武諸營合三百里內糧械相望刁斗相聞鈇柱白水
諸堡水草大路盡築激堡可謂扼吭之計東接榆林西接寧
夏亦常山蛇勢也許論又曰往時虜出入河套犯甘涼皆由

賀蘭山後自提兵抗推敗後遠出山前趙瑛周尚文禦之
敗由敗不已不知寧夏亦終也王瓊廢鎮遠開而城平遠棄
地盡八十里以故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窳中衛偏在西隅雖
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有之尋討故事自
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漠朔方地今棄與虜城而守之莊
渠諸固中衛皆安枕矣噫豈易言哉萬曆間守拜極城叛幸
未與虜合督臣葉夢熊討平之

甘肅即漢河西四郡張騫所斬匈奴左臂者也洪武間宋國公
下河西遂棄燉煌嘉峪自莊浪而南三百里為西寧古湟中

本集

七五

也自涼州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線之路
鞏懸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難矣成祖初于
嘉峪關外立沙州等衛于燉煌外立哈密等衛以為甘肅藩
籬成化以采陷于土蕃番胡世寧等恢復之論未行也正德
中土蕃番兩犯甘肅彰德陳九疇皆忠勇獲罪萬曆北虜屢
犯甘肅深入西海又掠西寧都指揮以下敗沒者數十員嗟
乎河西危則洮岷臨鞏級其禍關隴慶方棘也向使西寧不
為亦刺阿爾禿斯二寇所據則西番十三大族不致南徙而
茶馬之利亦不減矣隆慶間火落赤馬得直入西海為屯聚

乎皆嘉哈西字不立城堡可致也

桂文事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為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為鞏子南為善子。鞏子。鞏子。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雖城堡遠者棄之。恐鞏子。至。捨虜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為執事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自正德初年。至今。通不收成。人。飢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掠。數次。客兵。主兵。不時駐劄。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也。

朱翼

七六

蘭州為金城渡河而西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又西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又西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即又西出加峪關為沙瓜亦亦苦峪以至哈密諸城皆燉煌地亦不刺。阿罕禿斯二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為西南患。項許亦亦刺內附。愚棄不納。若收海上之虜。置哈密近境。西制土番。北制尾刺。倘有成績。即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乃今自據西海散慶河。阻扼成祖。以夷用夷。建寺立僧。西域稱王。數十。貢文數百紙。繹騷無厭。苟不做勅給符。限年勒名。坐困中土矣。固原成化以前。奢虜未熾。專俗請虜。一面平固。安會。相稱。得休。

息今有奢虜若修築礮石溝至靖遠堡。今力則勢弱。既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提制駐花馬池。防賀蘭山後之虜。屢冰南下也。

固原本開城縣。弘治間。火篩入寇。內郡遂為虜。街始改立州治。設固靖甘蘭四衛。統以提制。與寧夏為唇。為塞。上謂花馬池。諸城為大門。若併力堅守。則固原可無虞。每世。河冰合。靖虜乘之。南下。蘭靖安會。即為禍階。故沿河甬。為屯。

朱翼

七七

九邊者曰遼。東曰薊。鎮曰宣。府曰大。同日三。關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也。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提督。無事則畫地分守。有事則犄角為援。地形兵力。可謂周矣。但大寧都司之內。綏而左。臂車。塞。遼陽。舊城之外。棄而守望。徒勞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蓋。逼東。勝。廢。而二關之設。倫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河套。佳。牧。鎮。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入。土。番。番。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大。抵。形。勢。日。絀。而虜。患。日。近。又。調。入。衛。之。兵。以。為。常。則。踐。更。疲。命。是。自。危。之。計。也。設。操。邊。之。卒。以。為。固。則。力。分。推。援。是。自。弱。之。道。也。募。商。兵。為。提。轄。之。倡。可。矣。還。當。繕。練。土。著。為。久。遠。之。圖。築。墩。臺。用。壯。泥。塞。之。規。可。矣。還。當。繕。練。土。

清野之計。丁壯則困于脩築。隱于占後。而取教于荷戈矣。糧餉則乏于樁頭。苦于折支。而難望有飽矣。膏市利歸酋長。而部落尚狹。狼心馬價時償。脂膏已竭。金繒日索。豺取何厭。宋初。患西夏。委契丹。而後。竟若金元。胡運盛衰。東西亦何常之有哉。

國家建都北平。東則薊州。為左輔。極之。至遼東西。則宣。有左臂。極之。而至于大同。甘肅。寧夏。固原。北則以黃花鎮。為後門。極之。至于古北口。朝河。川。此大略也。

遼陽城。未易議也。若守之於三分河。慎之於山海關。則遼東可保。冀

無慮也。大寧鎮。未易復也。若屯于黃花鎮。積石於潮河川。則薊州可無慮也。榆林寧夏。近於套。虜則脩補城牆。添設遊。秦。彼以相為慮。援可矣。甘肅固原。相為唇齒。則脩嘉峪之關。置沿河之哨。西北相為倡和可矣。至宣大。所係非他鎮可比。宣府山川糾結。去京師為近。而軍士勇敢。撫綏為急。為補浮。苗峪之募兵。重插前岑之防守。其守為易。大同川原平衍。虜無阻塞。而偏頭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安虜渡。口。虜糾出查。便渡其境。以最近守者也。通來虜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恭。荆。必自宣府入。海西克。居宅。田牧。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

虜同內附。既久。信義可責。東北之朵顏。點。不常。而其要害。則。潮河川。為最。西北之套。虜肥饒。易寇。而其要。會則花馬池。為最。昔王恭襄。在當之績。馬瑞庸。遼東之役。其謀審矣。王錫爵。謂中國工于自守。而胡虜長于野戰。舍守而輕戰。為優其所長。而以勝于敵。生消英雄之氣。豈其然耶。

宣大之險。與虜共矣。其法當以戰為守。山西。薊。遼。險。僅在綫。其法當以守而為戰。責宣大以守。是坐困也。責山西。薊。以戰。是立敗也。

為唐初。黃。輝。議。西。鎮。略。曰。洮。河。中。虜。深。矣。西。壘。酒。泉。南。擬。松。川。朱翼

天水震動關中為律。向于二川失守故也。番先時限隔河。非水合不敵。東我澤。嚴。偵。候。以。待。之。今。莽。刺。程。工。明。巢。之。彼。往。來。天。塹。如。紫。衣。帶。矣。若。不。逐。火。真。兩。首。秦。雍。安。席。也。然。大。落。赤。故。微。種。初。裁。有。眾。百。耳。不。數。年。乃。至。萬。人。非。甚。難。耶。真。相。故。丙。兔。子。丙。兔。每。誕。生。熱。畜。嘗。牧。萬。乘。欲。窺。松。茂。今。兩。世。矣。兩。首。情。角。樓。以。套。虜。主。以。塔。首。不。可。猝。拔。夫。全。陝。倚。虜。洮。河。是。緩。甘。涼。首。道。尤。號。虛。弱。誠。不。可。不。慮。也。為。今。之。計。當。單。三。鎮。之。力。以。勦。三。川。總。全。陝。之。力。以。寔。三。鎮。合。諸。鎮。之。力。以。奉。大。酋。制。套。虜。而。狄。火。落。赤。真。相。黃。台。吉。也。

二鎮古上谷雲中地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文

皇時重兵于二鎮虜不敢進及其季也虜時入掠微飽而

驟退能入而不能有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

二鎮之持其後也今虜入而維居矣踐屯則耕作廢微道則

高放絕日枵腹以望大司農之金錢耳燕亦何藉以蔽耶

大同東至枳兒峯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而中

則右衛水口等處也國初設大同府分東中西三路拱衛鎮

城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

照諸處之衝北二邊俱環虜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虜

西連老營堡于偏頭近虜鏡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最為難

守也二邊盡軍多通虜五堡不可不復也

居六州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又得重鎮鏡出其後亦可

為應但北門鎖鑰而西北少缺懷來至保安新城尚遠不可

雁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其險隘虜往由善美川野諸

口入偏頭地不可馳馬故多慮志寧武靈三關之中當華夷

之要衝為東西之捷徑寔陽方溫峯神池義井之門戶外種

八角堡內維崙崑崙自偏頭徂雁門似落莫設宜府者補長塔

城鎮遠城之募軍蓋浮圖塔插前峯之防守番茂山衛京操

以蓋紫刺築李信也界堡以固兩鎮皆要說也

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頭逼近黃河集家坪娘

灘羊圍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尤為難守

已已之變大同做山西之兵防禦者凡七千今在鎮止供薪水

門戶之後糜餉无益若改成三關給養太僕寺牧馬而除去

民性所省不替矣

五。藝邊設八事一曰定廟美二曰重將權三曰度法合四曰撫

邊民五曰廣名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九曰多預言

不致究河北諸鎮何者人有其地也人自為戰而長蛇耳吐
善南結之於蜀若穿鼻傷心于常是以蜀而不虞焉大乎王
建以蜀而不虞焉此其明驗也

西南未有為中國志者惟是北虜走師西海據漸利膏乃知
漢武置燉煌寺却隔絕羌胡要路為得計也莫種惟龍川極
白故為懷化元以永昌之外設宣慰者七而聖因為之造轄
益雲南之地南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達八百大甸西以
永昌為關巖川為蔽而達木邦西南通諸師以底南海東南
統雲南而界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蓋南北重地

松潘四面皆務快龍州為其咽喉進我餉道最為難守洪武則
置衛後改為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
宣德間命都督方政副都督孫貴鎮守萬曆間北虜故西海
每據其地

居庸關本太行山與雁門坊關相輔數百里雁門巨南北太
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崇崇間狀藩藩險由天造山西自
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崇嶺峙為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廟
諸山若拱若抱八陵在馬外臨四海浩潮河川古北口去虜
不遠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居庸左補蓋通湯雲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倚山谷雲中皆宿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
數百餘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渠元兵趨南口
者荊刺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務連真定保定大

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无高山大陵為之限隔騎兵使馳
逐南並并陸出山西路陸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响德廣平
逐入齊魯下江淮雁門三關絕陸虜由寧武入婦女喜產驅
逐出塞而遊兵百里赴援難矣偏頭西北東倚河曲東北時
時備大同川往時防險塞設關羅天環戈戍卒衛戍守吏辨

持行者青東疆左右森立正德以後商者入路適者奸圖
金銀左右探立不問誰何况實符券乎嘉清以來虜細出
入至居京師習兵器市禁物群來狹狹如履康衢可不慎哉
元人遺金史表有曰勁率構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

南極其吭以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構居庸而謂之
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搃吭其輕重緩急可知蓋背乃人身之
所倚負而吭則呼吸所必經固死生之係也今六軍億兆聚
於京師北倚居庸是為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
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故者往急居庸居

紫荆其亦不知大勢矣

延。緣東黃甫川至靈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城外急為河套、長几二千里橫自臨河遠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惟黃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岬夾山水先後洋娘、灘或羊圈子渡口冬水涸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家自坪或灘渡口入套每遭寒騎伏林逐草住未不絕是以套中無歲无虜由橫城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后虜時

朱真

八四

俱在牧野報屢至由鎮城渡河東入靈府至肅州三百四十里肅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虜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在河內套虜秋由花馬池潰牆入山後冬由靖虜衛路水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皆騷發矣由蘭州渡河西出在浪至甘肅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西海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西夷西寧莊浪華陞等族有善落酒泉浩亶之間環而居者皆犬羊也
宣大急矣然外戶也。薊鎮則堂與也。東越山海西抵居庸延

余公此
張善全
有心文

二二千里謂宜折衝乘勝廣寧之三衛使此屬處何後
志。絕彼鄉。以夷攻夷可乎。

朱真

八五

余持固曰延鎮地方東路尚依山岡。西路半係平地。而中路培塿。与原野相間。故城堡墩臺邊牆。此二者設險之所必資也。然東路山勢斷續不一。則防塞為難。河口泛塞衝決。无常則脩築不易。故備虜之道亦多矣。中路如常樂榆林保寧等城。堡一望沙洋動輒半里。无河山數澤之限。波羅清平等處。皆一地。形足恃。然間有沙磧者。且念道支流狡賊竊窺甚。一牆之隔。未足稱固。况又壘山為守。難止攀緣。連水為留。未便版築者乎。西路若柳樹澗。以東地尚嶽嶽。惟河口及平川數處。未易拒遏。其西則地形漫衍。任恃一牆。乃安邊則多沙矣。定遠左右沙壘。隨撒隨平。後營工役難禁。風捲故固守无如收保。宜先脩堡。則民不藩衛。民有屯聚。虜見野无所掠。亦快。去矣。向來牆用土築。各口未嘗究意。築石故隨築隨傾。亦有无塼而所虜出沒者。今宜于有河口。於疊石口。宜稍潤。宜稍高。從寔地起。兩邊俱用石堵。口上宜編架松木。作牆脚。以便甃石。位口上累石高至四尺。而後築土。其河口大者。酌量水榜。多開鼓口。或將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難

流勃黃埔基无慮虜騎即欲大舉作壻亦費工夫遲延半時
援兵漸集以不但榆林三路可行各處有河口處俱可行也
然而延鎮沿邊夾道延袤千二百餘里地非不毛竟棄置罔
顧詢之率多借口虜驍不敢以軀命博升斗之粟為詞何古
人以老禦敵今反因敵廢屯也思之益有其故軍知食餉不
知食力此勸相之不勤也將領于養廉地驅卒而耕之不熟
則扣餉抵租誰肯盡餘力墾其荒土乎此科索之未禁也有
以二難又有一畏則永不起科之令不信而催徵之太苛也
誰謂夾道不可屯哉

朱襄

八六

江一鵬曰延綏千里豁二十五營地廣兵少猝難救援宜選營
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
安邊二堡无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相應

黃河自賀蘭山之東北流出外夷凡二千五百余里為河套東
至黃甫川復入中國南流凡千八百里至滿川由河南徐州
淮安入海河套居其腰乃延寧之扼塞其地周四六七千里
土肥磽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東西三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
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渝河則唐三受降城而又

東則舊東勝址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以置朔方唐城受降趙元昊所據
以為國者我高文時廢已殘破未暇經理今黃河而衛東勝
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
統時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也

崇禎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世掠我邊人以為御
道遂知勾套所在不時出沒自是虜頑居內散漫潛住而我
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毛里孩糾眾深入而幸羅羅之阿
羅復勾引滿都善能加思蘭聚眾益為邊患時大臣有復套

朱襄

八七

之議八年遣吏都侍郎葉文莊盛竹視兼以為未可經議特
繕陳增成謹備之使九年遂移延綏鎮城於榆林而撤舊所
寨拓城也田廩不周至自是榆林為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
為三矣以余肅敏子俊經略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敏肅為
失策嗣是揚遠慮亦屢議及河套然亦才力不給不敢力主
其事被羅

嘉靖丙午虜竊據套中侍郎雷鏡為陝西總督上言復河套事
大率言其成內批嘉贊鏡臣言兵食製造兵器俱絕精
少寺比之為小岳飛飛來川州關中騷動得內官以聞言鏡

俱死而市

昔丘次莊有言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与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建三城于河之外。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肱也。唐守朔方以為險。則于朔方之外築三受降城。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大率搜套驅出河外者。有言沿河築揚堡抵東勝。使民更守其中者。秦憲毅公受命往敵方。

略秦言搜河套復東勝。以留事勢。所難宜令守臣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

花馬池近套極為要地。却御史徐廷璋揚一桂王瓊新舊城。最為有益。蓋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虜為易入。

江旭奇曰。河套本長安外屏。都燕則稍緩。我以十萬軍遠虜。去秋置衛。然無軍可成。且虜將合大虜而併力我。恐移禍畿輔。是移陝志于京師也。

京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險。太行西來環而繞之。東臨

醫先聞之。况以為第一層之內藩。蘇山後諸州自永安四海

沿以而歷。五代之境。而至于保德州之黃河。重開列成。以為

第二層之外藩。惟昌平以東。遷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

都司。與營義舍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而

京師東北藩籬。遂成單薄。謂宜復洪武中山。後帥聞之。奮俾

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之境。又于山後銀邊之北。東

起永安之四海。沿西抵保德之河。溜自東而西。計其長。得一

千三百餘里。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

震因崖。險隨地。築為城。牆以相連。綴普高。闊。十萬人。一

日可統而有五利。

江旭奇曰。天下之要。當言之。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北

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江陵

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東北控閩。洛。荆。湖。之險也。自涪

陵而極。成。都。上。地。險。塞。沃。野。千。里。二。江。合。流。城。層。重。阻。已

蜀之險也。然淮甸。以為長江之藩。襄。漢。以為荆湖之

盾。而漢中。所以為已蜀之門。戶。陳。宜。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

之禍。南唐羅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掌。蓋。淮。而。守。江。則。江

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待襄陽。杜預。得以亦江陵之捷。折

秦分師汚水而朱序必欲以殺城中守。蓋襄陽而守荆湖。終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蓋襄陽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

晉能守合肥壽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面晉。陶侃

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河以取荆。蜀以魏延鎮

漢中。故魏人不能越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視之。

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効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

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淮入泗。以平青兗。則江淮之形勢為可

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灞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荆

宋

九

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

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夫昔人之論守南

者如此。則今日之備北者可知矣。

成周設官掌固以掌王畿之固。司險以司天下之險。而華之除

戎器以戒不虞。陳之重門擊柝。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樹

築之固必備也。此守之必得地利也。士庶子孫庶之守必領

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飾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

備也。財用之介。稍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且必三巡夜

必三警。恐其守之不嚴。則人得以投其隙也。至于司險一官

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阻路。所以杜姦寇之入。侵之道。九幾有職。則守在九幾。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三百六十屬之官。無非周人。兩恃以守固者也。

魏武帝至無陵。臨江。視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天所以限

南北也。而宋劉琨亦言。金陵天險。靜據大江。可以固守。然王

濬之克西陵。北軍飛渡。韓擒虎之渡米石。陳人不克。皆順浩

有言。請即自荆南抵。仗真可。濶處甚多。可預為計。望置將而

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督造船。具詢水

宋

九

戰利害

喬三石曰。漢開河西五郡。魏曰。新。匈奴左右。國家河西五郡如

漢時。而京東又有朵顏三衛。則虜之左右。有俱新矣。自倭卷

之橫也。而併海西諸番。又西破。洮岷諸番。而虜全一右有矣。

東收山後諸城。又東結朵顏。又全一左有矣。且其保定散處

邊官。遠合。其腹心也。愛而我邊民。且為膏耳目之。層不可

不為之防也。

自大寧。而三。獨。蕞。薄。而。建州。震。開。平。使。而。宣。雲。橫。河。水

失。而。兩。隘。保。其。在。干。遠。則。軍。拱。諸。首。說。相。推。長。而。奴。免。給。亦

為威其勢銳。其人巧而備。其志遠。是肘腋之憂也。其在于薊則采類諸酋舉號。鷲鷲而類。結為威。其執迅。其人愚而傲。其志貪。是門邊之寇也。其在宣大素蒙五路班白諸酋。其為聲援。勢合其能而保。其志幻。是切膚之災也。在關陝。雖稍遠。近如而火落赤松海諸酋。各為部落。其勢分。其人黠而肆。其志廣。是凌尾之禍也。或能虎視。或肆鷓鴣。火通甘泉。惟列却向。李孤鳴。錫峴風望。塵蓋无歲不駢駢。无處不蹂躪。烏賈誼曰。非重倒懸而已也。又類壁且病。靡。愚以為又類腫。者四肢百體皆病。有潰敗不可收拾已耳。

宋真

九二

岳武穆王曰。聞嘗思重宣。托取。避雲事。每發一嘆。何則。國家用兵。爭境土有尺寸之地。則計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練習之人。以為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宜極不務以兵勝。而以賄求。虜人既得重賄。陽諾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与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州。國家以為避雲。真我有矣。則竭天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俟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後陷理隨。故取避雲而不取訪關。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

洪覺面曰。自耿南仲。兩河棄而關蜀危。自史浩。秦鳳三路棄而女真乘。自呂安德。以樊權許元而東南破。此宋之三大失也。自浩形勢重于北。謂倚于山也。至晉後而南重。則憑江湖之勢。矣。大抵英雄之聚。多起于山。而散之江湖。衛多山。盜每哨聚。及掠徽。乃順流而饒。則由湖連江矣。此固初所以立。其備巡。銘三郡。後以本官屬三省。考察不便。改置把總。司于徽之東。平謂是衛饒交關處。乃衛饒官軍。不與提督。甚非初設之意。夫盜由江湖而散。批可言也。若萬一因食于江湖而聚。不五嶺根本之地。不尤可慮哉。

宋真

女直

女直在東北稱女其遼真宗諱次曰女直乃古肅慎之地在
 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
 鞨唐初始來朝后乃臣服而黑水者即金皇祖之部落也臣
 屬于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
 金亡歸元入皇朝悉境歸附又有所謂野人者至永樂間亦
 內附始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置建都司一衛一百八
 十四所二十又有地面凡五十有八守其酋長為都督指揮
 以下等職給印信俾各統其屬以時朝貢官賞賜繁盛古
 九四

人有言女直不滿萬若滿萬則不可當后金人薄守中原衆
 分而亡初以劉豫帝齊亦是恐分也我成祖銷患未萌悉分
 而散之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
 故雖多至三萬尚不能逞正統末李滿附也先倭遠成化初
 董山糾衆入寇正德八年海西之叛嘉靖二十四年入塞之
 敵探是已然亦有以致之故丘文莊嘗言建州元者毛憐三
 鄰落顧家時或竊犯边境性生子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抗
 取之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以擇人以為將帥使之畏威
 怙德而後乃可以死患矣

江一隅口如其遼邊歸改為女直元朝已其地明與野人奉

宋降永樂間遣孟喜開馬市于開原已又置墩兒千都司令
 阿魯台統之而各分其部落濱海者名野人女直海以西者
 名為海西女直自湯站以抵開原名建州女直俾與朵顏福
 餘大寧並設以捍外虜成化以後三陟失守自兀良哈以東
 盡屬其有復此首諸種皆善騎射而建州尤銳喜開諸種
 皆曉耕織而建州尤服食近華諸種皆濱海處而建州尤居
 中扼要石門五嶺險隘天成迄于今生聚頗繁善耕漸滋
 近使阻貢誠恐北勾套番出寇宜大入關與山首尾衝決遠
 九五

近奉掣將陵寢謂何則根本不可不固也

建前近事

奴兒哈赤者建州女直之後故稱建酋又稱奴酋其世父冠遠東見殺悼我兵威乃立石華夷飛越邊野人女直後稱北關海西女直後稱南關而關素款順奴酋勅北關女為妻後南關因成仇敬攻北關我兵與南關共為護守後李公廷機當國謂以夷攻夷不必疲我中國詔嚴海西衛兵南北關相繼破滅建酋感我恩不為難萬曆戊午攻我撫順堡總兵張承胤自合巽城固守待援乃輕出安營未定虜將至殺傷總制於遊多人東邊騷動總兵李如柏報稱虜于烏龍江蓋虜

造艇窺我清河多置鈎機奉聞徵南浙兵未至虜從老虎川進分為三路一攻撫安一攻白家冲一攻三岔兒惟撫安堡官萬邦寧力守因火不交被礮死三路破靡不隨虜在崔山心懸河城並下營固上言與遼東人有七宗憾恨一祖父被殺二遠盟打礮圍殺夷人三北關離婚乃助護守四三岔河撫安向容住牧今華退不容收割五兩關被收仍令四六不容通貢七遼東人即北關顛倒是非求上判決方退兵語多不遜六抵虜捷馬從中國久安不習戰俾有羨及度支告訛畢竟全盛之天下僅此一隅跳梁終當撲滅耳

朝鮮

朝鮮在東北周封箕子國也秦遠東外徼漢初為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為公孫氏所據魏滅之晉永嘉末并于高麗日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古征拔之其國東徙在鴨綠江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元至元中西京內層置提管府書慈悲像為界入國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即位賜以金印詔命封高麗國王後遣使請改國號因詔

更曰朝鮮其國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詩書崇禛尚鬼惡殺歲時朝貢不廢札節遺世家子未入監備則受以清要王相亦名長文先儒嘗言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名親駕于渠浪玄菟之境而不淨志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使幣往來無虛歲萬曆間倭奴蹂躪其國上命督臣萬世德往戍之倭酋關白死乃傲兵

西番

西番正西而少南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威谷澤書有其地至唐末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於之以官元世祖始郡縣其地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頃之本朝洪武中建官賜印但因俗為治而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善化王正覺大樂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詰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永樂中相繼置茶馬司自是歲納馬至成化中西番滿松反侵內地時都御史馬文

朱真

昇討之斬獲甚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盤食諸番歲歲其結勾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故事已而調朔方勁兵勤逐之嘉靖中官兵至塞防秋套虜番賊遂乘虛深入殺掠大憐尚書李承勳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不刺侵占日益內徙將未番胡交通益肆猖獗以為欲撫海必勦先零遣將統兵自固原進至臨洮分扼要害且勦撫定六十三族而特陰拒戰者尚十六族烏然立文莊嘗言之自有西僧以采以屬不為遠慮遇有寇盜朝廷遣僧諭之尋即解散在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

氏羌是皆吐番之種落久已聽約束惟兩湖相者者其地陸隘仙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俗尚僧于威改三州互營守禦互市則可以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朱真

西城

西城在西北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有德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以天地所以界列區域絕外內也自漢武帝惠其蓋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左臂隔絕南羌自是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城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入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喇于闐諸國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盡列而于闐乃其舊稱也今所謂哈密亦在東安阿端曲先者即所謂燉煌酒泉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遂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于虜不可禦以外虜視之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大碛外而七衛中哈密居其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乃西北羌胡往來要地也漢明帝時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而後魏始置郡為胡羌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伊州五代時小日氏遣種居之歷宋至元有忽納先里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本朝永樂中設木哈密衛改封為忠順王官其額目三傳三絕皆以旁支嗣封王賜印信以守哈密故也歷正統天順間入

貢不絕成化初酋者材殺索羅帖木兒無子王母理因事而土魯番遠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及金印去遺番離散至阿力子阿里麻則據哈密矣後以勅諭以金印即城池未歸遣使朝貢而哈密又有強虜殺種時時擾亂馬文昇言必得元遺孽嗣封庶可懾服諸者其後哈密乃生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未幾阿里麻復奪陝巴及金印去至正德中土魯番四出侵掠關外諸衛及苦峪諸城城被西番番羅又結刺毛寇我河西而滿達兒者復攻我肅州以師敗績時陳九疇發憤謂兵結毛刺擒其巢穴土魯

卷六創嘉靖間滿速兒大舉入寇至甘州九時力戰解圍又
 大敗之七年起用王瓚言滿速兒歸我哈密奉勅東朝貢
 然哈密境為土魯番所據安插諸衛莫落皆為土魯番所逐
 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虜盤索西海尾刺結巢北山河
 西三面皆有寇盜矣當時論者或言哈密三失三復而極封
 忠順王降于土魯番今雖還城池無人與守與中國以事外
 夷非計也只專守河西可矣而霍公編必欲復哈密曰保全
 哈密則亦守東麓挾阻絡西戎北狄並受制取若失也則
 土魯番併吞諸戎遠志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甘肅
 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此亦似謀國至計而鄭端簡乃曰
 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虜以厚生苟取之可倫又何
 患焉其哈密之復與否固不足為中國利害也豈亦胡公世
 宗之見耶

兀良哈

兀良哈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首所據東
 漢征敗之走居松漠間號庫莫奚后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
 北境國初割錦又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后分兀良哈為
 三衛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慶隆胡官其酋長各領所部為
 我東北外藩請雜初首台兀良哈諸國率部后行有功遂以
 大寧界三衛而寧王移封南昌令歲二貢一衛百人三衛朵
 顏最強分地又景隆永興中最親附宣德中嘗入瀋陽又侵
 遼東北關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也先鄉導成化四年與

北虜毛里孩通倭天成十二年通札加思蘭諸寇遼東然此
 未敢大為寇盜私治中守臣楊友張斐燒荒出塞掩殺遼東
 邊起以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送累驛侵盜朵顏都督花當
 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擄掠十年入馬蘭谷塞殺恭將陳
 軋既而魏祥金軍覆沒花當派軍蘭台者又入寇瀋陽諸小
 關堡時殘破嘉靖十一年虜蓋盜邊人不得耕牧不數歲華
 蘭台挾北虜求亦貢不許會俺荅吉囊自大同深入太原不
 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衛三百人后胡守中提督軍務糧
 收塞盡伐遼東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撤藩籬二十一年北虜

遣北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入結海西建州夷出入遼東塞
 下而更以米或貢或否或伺我無倫竊出近邊侵軼竹掠蓋
 其初特為婦媼北虜借資東虜故常為雲四耳今北虜既遠
 市上谷東虜又挫兵遠左其恃賴者已默奪矣而薊鎮方宿
 重兵論者謂可大一創艾之夫議朵顏諸屬夷特重者多嫌
 喜功而異懦者恒悍有禍故每以羈縻為便太佳者整旅宣
 威而花當伏罪設奇購送而王果成擒劍艾便驗矣即羈縻
 之不可廢也然則艾行羈縻之術而後其田面可堅耳此
 近歲屢屬夷論也

卷三
 百三

琉球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颶利船七日可至漢魏
 至唐家隋不通中國惟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還元遣
 使招諭之不從至洪武初因分為三曰中山王山南王山北
 王皆遣使朝貢洪武中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國
 學上書札遇特優賜閩人三十六姓教授其國皆受朝廷冊
 封自後惟中山王未朝不絕其山南山北之二三蓋為所保
 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真率子尚清請嗣使臣疏請如安南國
 至國後封王拜曰天朝勅諭金匱者八葉于茲矣請晉使許
 之自道人學于國學後竟習稍變凡為文職者皆洪武所賜
 三十六姓人及嘗學于國學者為之又有小琉球近泉州
 人古齊日登鼓山可望而見然未嘗朝貢也

卷四
 百四

安南

安南在西南秦為象郡漢初為南越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蓋既為郡縣之地矣朱梁時土豪曲承美者挾之已而併於劉隱其後境內大亂有豪酋下邳者室之其子璉內附宋初時為交趾郡王其爵號皆如內臣未以國稱至孝宗時始稱國及黎桓篡丁氏李公蕴又篡黎氏陣日照又篡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王如故元憲宗時遣兵破其國日照竄海島后弟附封其子光昂為安南國王二傳當元末天下大亂安南不至

朱

百五

南交亮時測候之所越裳猶在其南周時有白雉之獻秦漢相沿置九郡光武時命馬伏波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討之定其地銅柱之標尚在也宋時各挾一方元氏滅宋峴山自謂車騎驍捷多不如意率之兵損谷中師弱海上我太祖時陳日隆進貢封為王戒后世無伐其國成祖時陳珉為其臣黎季犛所殺實名日谷諱稱陳氏絕嗣谷為甥求署國上從之已而琨孫陳天平間入許季犛表請迎歸國上遣使臣薛崇獲逆聲伏兵殺之命張輔平黎求陳后不許乃殺交趾藩臬及郡邑吏計十七府四十七州一古五十四縣

以之宗
汝和為
安南太
中者亦
備沒可

黃忠宣福保釐之福回報反三反福三平之福田又反黎利籍中官之庇上表乞立陳氏後昌高者宣宗用三楊葉善之并所置官吏陷其中國屬黎氏正統間遣陪臣入貢錙以王爵已而絕不通朝廷亦置不問黎氏六傳至明在正德間陳氏殺明奸酋莫登庸等兵立明從子曉嗣諱改元光紹陳氏亦據地稱王嘉靖建儲領諸禮官言安南久不廷不必遣使宗命大司馬毛伯溫往問罪會登庸死其孫福海嗣太平知府江一桂有聲望奉檄說下之福海繫頸詣軍門降將吏請于朝授以都統使萬曆間黎維禪復逐莫氏于南島而

朱

百六

自立遣使以聞

議者曰漢嘉珠嶼不為辱應之者曰賈君房之議嘉珠嶼也以其地南方萬里之蠻露霧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不能為郡邑即淮南王安誅伐閩越亦以其地惡後武帝定之今文獻博中原矣安交武帝時九真日南三郡領縣二十有二服聲教已久何忌棄之

永樂初年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感極百蠻郡縣其地竟以中使馬駟恭慕激變棄前功後劉忠宣為職方郎有缺取安南策者下帥索永樂間調兵入討薄其急忠宣匿其籍而徐以利

帝嘗尚書余齋。力阻其議。王大成之。總制而廢。終湖。始。權自欲去。奇功。除以意。需書。宋探安南。要領。是成。不。答。

萬曆開書。送禮者。惟據。福州。思胡。惡目。挑蒙。主券。至市。中。貨。送。禮。送。其。貨。惡。目。執。其中。乃。侵。思。陵。王。州。執。王。官。劫。獄。囚。以。去。

後。遣。官。追。詰。歸。我。官。印。及。所。掠。民。人。而。獄。囚。尚。未。送。還。朝廷。所。給。新。印。亦。未。領。議。者。曰。朝鮮。琉。球。遠。海。外。播。州。非。人。所。

居。今。奉。貢。錄。版。圖。安。南。何。忍。逆。而。至。此。哉。應。之。者。曰。楊。首。據。播。自。唐。以。來。稔。惡。已。久。天。厭。之。而。假。手。于。我。矣。倭。奴。介。在。海。

東。左。琉。球。而。右。朝鮮。高。皇。帶。礪。二。國。以。犄。角。其。山。川。意。深。遠。矣。彼。新。句。奴。一。臂。故。不。憚。遠。涉。而。圖。西。域。以。現。日。本。虛。實。故。

不惜。重。費。而。往。玩。球。安。南。僻。伏。何。係。于。中。國。哉。交。趾。東。起。欽。川。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龍。州。其。孔。道。憑。祥。其。

要害。也。由。臨。安。至。其。東。可。四。五。日。蓋。與。中。國。至。近。矣。故。在。文。莊。以。為。今日。疆。域。遠。于。宋。並。于。唐。而。不。及。後。者。以。失。備。

外。三。郡。也。

日本

日本在東而必往古倭奴因唐成亦開爭說日本以其國近日

所出也呂東萊言海東之地北起拘耶隸南至耶馬臺而止

唐又有夷州好峙其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若

一統志所紀東西南北合數千里至有陸行一月者漢魏之

際已通中國歷晉宋隋唐皆未貢稍習夏音唐開元貞元中有

德番中國檢經緯業者宋雍熙後累來朝貢元遣使招諭不

至六國朝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歲一至而永

樂以來國王嗣位皆受本朝冊封然皇明祖訓有曰日本

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在勝國時許其互市

住為海邊州郡志因楊時犯我海道故于山東淮浙閩廣

緣海去屢設為衛所居多凡以倭倭故也宣德末海防益倍

城略邑劫庫維因擄掠金帛子女而浙東由是大擾其後御
御史朱統任怨任勞嚴哉諸貴官家是若執相倚者必欲
殺統以憤閭卒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錢謙岩掠定
海浙東騷動都御史王忬經略未後群賊繼至温台寧紹杭
嘉蘇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又其幾犯江北海門如阜通州
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兩浙江淮關廣所在徵兵集餉都御史
胡宗憲用計抚勦始有王岡涇之捷沈庄梁庄之戰王直之
擒賊首皆其功也

南夷之當抚載在祖訓乃絕倭獨嚴至嘗作倭扇歌知其必變

若南夷在域內抚之或可賴其用遠之遠以長其驕勤之而
得志且以重其仇勤而不得志因以見其短且使孱弱无善
者膏污斧鑕則貪功之戒尤所當嚴而勤与抚猶其後也

倭奴乃東南島夷肅皇時介我海上毒民憫然為難浙直閩廣
之間橫遭荼毒于是命胡司馬盪平之越三十年閩白以人
奴竊美主柄扼其吭而奪之國又以詐驅其六十六洲之屬
屬食朝鮮朝議屬國義當赴救且以捍禦之法當乘震隣而
邀擊之偏師先窺特達餘略破平壤入關固軍声甫振迨碧
蹄失利大將幾死乃款廷故不可石司馬陰以婦許天子

震怒嚴新倭許封而不許貢澆關白老死兵得息

當時竟未悉關白之情形者關白已得國仍稱天皇不知何指
彼國國王四大族迭主國事彼時何在沈惟敬乃中國人以
我情輸彼而許倭乃隸後夷者及書通彼情狀又可怪也
倭踪朝鮮議者以朝鮮破則鳴鑼之險与彼共之乃遣兵禦之
然禦倭于遼左与禦倭于吳異彼其地人牧畜蓄聚少非若
閩關蓋蔽之難屬可以剽而奪也平原廣漠極望無際非若
善者藉藩之可為窳而鼠伏也釜山之運輸能幾何時容地
無所掠坐而得腹耳非若江溥海濶鮮木棉之水採可茹
也故南利于攻而北利於守彼不得則固已敗矣我不失則
我固以勝矣

萬曆癸丑某曰倭皆蹂躪朝鮮毀我藩籬近又併吞中山以二
百餘年恭順之屬國而我不能救也今又冒中山入貢求与
我市矣奸民日交關不絕以中其心禁之則驅而合于倭不
禁則為害滋大蓋倭之志不在貢在市又不在中山而在我
我堅則以中山為嘗我瑕則乘中山而逞矣
王錫爵曰制倭于內不若禦倭于海士率入海放死莫逃一也
洪鐘巨艦揚湯凌賊二也事無火器且戰且焚三也賊載水

而飲不能閱久待圍四也誠能守馬蹟山以控揚守大堵
諸山以衛越守陳錢諸山制賊往來之衝火擊五救三通
時賊不之防矣

萬曆中廷臣恐倭出而稽其所從出朝鮮是肆我也出東南
諸道是擾我也出江淮出畿關是窺我也則我不得不多為
之備吳越之難發于貢市由奸民習吏知我軍弱令海禁稍
弛矣寧無有遠客者乎王徐葉陳之謀不生宋素卿開白之
策不作倭何變之有哉

自合復東元並海抵直沽走登萊而北出淮揚南連吳會盡吾
朱翼

有背咽喉心腹之地倭無不薄我無不備今天津永平增險
增成未幾輒羅不憂薩摩五島之舢艦挾風濤而抵乎無人
之境詭寇而輕京師甚矣

倭之請封請首廷臣皆疑其詐高克正傷曰愚所慮者不在封
貢而在前日所以議封貢之情又不在今日封貢而在他日
所以慮封貢之策蓋請之當在彼而御之當在我也議者第
知絕封之為固固計而不知予封之為存國存任者第知封
後之可了倭事而不知封之後其事故未了也後議封久亦
不成

閱白且死方其請封之時大是事机蓋我以朝鮮為戰地而在
我死焚劫略倭之虞且彼師老財竭而及慮朝鮮之牽其後
繼之誠為失計然事已之後訓飭朝鮮名臣講武備邊以圖
報復亦正道也

天津即古直沽地逼近京師嘉靖末烏夷之患不過瀕海諸郡
今不在南而在北不在諸郡而在京師成朝鮮者所以乘其
後使不得前而向我也然朝鮮急則求救于我緩則成輸情
于倭我欲急朝鮮則莫若委之彼誠自急將以我之支援以
為重不我貳矣或故重臣開府遠在以為朝鮮犄角可以威
朱翼

倭亦可以使朝鮮之不輸情于倭

倭不得志于北或圖東南又或以偏師縶我于遼左而銳卒斷
吾糧道深入近却其窺南也未足以難我而足以擾我其出
北也亦未足難我而恐其乘我

自新羅以越山東故日本貢道開成山以東老羅時沙餘皇為
梗若可見虞今海禁稍弛閩越濱塗之地奸人勾引可虞也
嘉靖時大江以北內則狼山胎山外則三江海口而江南外
則陳洋馬蹟內則定海吳松閱越海島南則五寨樓于東甌
北及桐山流海達于西浙今也遊巡細兵子弟而在圍結不

香散夫今民不憂寇而憂吏將不畏法而畏敵海防何其疎也

京口不嚴則漕運震淮揚不通則咽喉空天津不修則根本搖視閩浙粵東之關係更急矣

在濟曰互市之法自漢初通南粵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並船則始于宋島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船

高于蕃邦博易貨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仍禁金銀銅鐵不許溢出皇朝市船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

抽分之法惟于閩浙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者蓋用以柔遠人無所利其入也

萬曆開釜山之禁一出師而無功一遣使而不淨要領至勒尺一之詔馳王封之典而久名之侮今議者莫不怒然憂之第

波清澎湃馳望極目弓艇搖拽動有傾覆而彼之敢于深入也雄誇之水道之迂迴而我兵未能盡知而彼預得以來訊

至避實擊虛也誰教之大都海上奸民不憚以身為餌而以我國家為罔也

萬曆已酉武錄曰譚東南事者故開市為島夷餌竊計東南半壁之地決無能令島夷望腹理市吏又從而損之彼入內地

海門之險既與我共又安能弭其盜心也

濶海之民利在通夷一絡引于有司隨揚帆于海上東西南北惟其所之往有借徑呂宋以賈游日奉者萬曆以來稅使

親視其間故令奸商冒禁藉口供奉雜復故問也或激變于彼而煩文告或勾引於此而煩戒嚴或以倭為害以舟師為

導以亡命為伍而煩調發所謂無狀之名而有其志者也橫海之技以扒地為送旅方其無事糶車甲而飽侏儒之粟卒

有緩急一畫無展乘其飽去而尾之未見敵艦而以驅賣其甚者縱使擄掠而辱分其囊所謂有戰之名而無其功者也

倭奴之來不能數百而我師氣奪者以耳然精鍊皆產于閩獨不可洋屬之乎航海之倫歲糜縣官金錢百千計而富吏

窟穴其中且如一戰艦爾有皆造者有市估者有增脩者一火藥耳有解脫者有收貯者有雜以泥沙者貪吏乳沒以瀾

私索各吏因循以肥胥隸鐵消膠解飾以青紅水漆灰燼僅如爆竹一遇敵則魚鳥潰耳又去用之海濤如山令人自廢

惟生畏水師之人曰海浪而家浮槎仰天吳而親風泊蘭其精強時其訓練獨不可壯哉船震蕩者之心乎

倭奴限隔大海多以乘汎而至惑舟則不能入捨舟則不能

朱真

百十五

朱真

百十六

故較廣稍緩然廣福浙直山東遼陽沿海而居孤被其毒防
 之不可不戒也以廣言之瓊居海中有生峽三黎錯居瓊
 占城暹羅雖有三路戍守而東為急也欽桂安南加靖廣成
 番禺突犯矣廣居腹內而高亦應修復望岡灣為新寧南提
 左尾山右寨門蓋要害也惠州因倭轄而立碣石衛平海所
 矣南香澤居海中南韶咽喉潮州柘林亦為重地南澳在海
 中民無定籍尤易為亂也以福言之興泉二面當海福漳三
 面當海其要害則晉江之深尾嶺窟與化之沖心平海就溪
 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是也福寧舊寨從之

月五月南哨至鎮下而止于閩海北哨至羊山而止于直海
 陳鏡為浙直分艚之處則交相會哨也以蘇松言之上海之
 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有海塘而無港口賊或據以為
 巢窟則宜以陸兵守之而金山居其中尤為要衝也嘉定之
 吳松所太倉之刘家河常熟之福山港賊舟可入則宜以水
 兵截之而崇明狼懸海中尤為賊所必經也以淮陽言之其
 要害則通州也狼山也楊村港重河鎮也榆東榆西等場也
 料角嘴呂四場也柘港新開港也南灣劉王金沙場也而尤
 要者新揚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新瀆港通北海而聚鹽艘也

先驅者夷也。一後而工于自匿者偽夷也。見敗絮斗粟而負之趨者夷也。其善操金帛而取其精者偽夷也。其充而類飽者夷也。其禿而髮隱、類僧者偽夷也。之而孟跪而控拜而伏者夷也。坐而觴者偽夷也。是偽夷為之主而夷為之役也。故治偽夷為急。

高舉曰：虜易俗而難勝，倭難俗而易殲。倭之來死得其候，然其人有有限而海舟靡濟，當无有生還者矣。

中國之長伎在船倭之長技在步倭。造船必用大木取方相，思令縫不用鐵釘，惟融鐵片不使麻動桐油，惟以草塞漏而

朱纂

已无風則不能轉用力甚艱。最畏我廣紅福船之衝擊。又如台州之蒼山紅，便于追賊。崇明之沙紅，便于淺水。錢風虎紅，便于哨探。二刻紅，便于衝清混戰。朝鮮龜紅，布帆卧眠，惟女風運潮落亦可行。

宋章俊卿有言：江淮手之也。海一咽喉也。京畿腹心也。則防海之策，海口為要害矣。然上臺官軍不可雜處，蓋上臺諸練海道之險，易又難，使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甯于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蠻為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蠻造放于舟楫之間，官軍扼放于唐岬之口，策之上也。今驅海

上禁點之徒，撓倭于外而海口乃扼之，以官軍而于所謂咽喉者，吾據而過之，則彼豈能飛渡而登陸乎。

朱纂

百六

魏祖

魏祖北胡也種落不一名稱亦異夏曰檀鬻周曰獫狁秦漢皆

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

漢初匈奴最盛後浸弱而烏桓興盡有其地鮮卑繼茲蠕強

大興後魏為敵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

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為盛女真滅契丹號金侵中國遂稱

皇帝其別小部落蒙古曰大赤烏曰搭兒曰克烈各據分

地既而蒙古并諸部城女真遂入中國代宋號曰元十四傳

後天倫降于本朝元順帝被逐遁于朔漠傳子突欲識里達

宋

有九

申

臘至于脫古思帖兒為也速迭兒所弑其部屬皆奔散未附

洪武中遣將與師往討其罪永樂中有本雅失里者殺我使

臣郭驥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

王阿魯台為永寧王其後叛服不常上三親征始平

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藥脫

脫不花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子也先居沙

漠之西北瓦剌勢日強盛正統己巳遂有北狩之變自是以

後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為李來所殺李來之後毛里孩脫

加思蘭之使皆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故考之皆柳史

王也所奏則諸虜各為黨居奪分掠出入數年據我河曲擾

伐延綏軍莫深入我平豈固原又覘我大同逼我万全雖成

阻於我師未嘗經挫劬也大抵成化中北虜尤剽為強小王

子次之而小王子部落火節者最強悍在弘治中十四年廢

寇邊入花馬池塞至固原而自後虜寇闕輒花馬池矣阿

爾淪者小王子長子也太師亦不刺殺之正德十三年遂入

河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其後吉囊俺答皆出入河

套時寇延寧宣大而諸種中為最強矣

嘉靖初大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自是虜殺侵掠上震怒誅兵

宋

有十

申

書夏汝斐都御史楊守謙調邊兵入衛

嘉靖間俺答率眾弟悍子以數十萬騎牧于中上谷之間而

也我共數犯邊隆慶中俺答襲孫兒羈于我俺答思念之于

是縛我叛人率其部酋議款

隆慶中俺答老厭兵又愛藥雜而輸其要領以款我縛中什翁

于孫祖之上谷羈屠者而下解禱請命者數百人國家因假

以封爵大小羈廢之與市馬

惠拉漢文時與白如履稱兄弟今俺莫不敢與中國講款禮且

幼款在彼而制款在我即魏絳楊堆所稱不啻矣

萬曆初頭允成某曰慎義王物故彼中部落意淨王爵者不知
凡人宜密令辨口往諭之曰有能先歸中國者頭秩立至因
以散布其中令人有異心乃可坐困之耳黃酋既潰而三衛
土蠻板升番寬套屠破騰矣漢建元俊班彪請置都護以制
降羌梁高謂并州刺史朱凱涼州刺史劉秉曰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防其大故忌其小過可也今黃酋悍
驍非西羌比三衛土蠻板升番寬套屠羽豎黃酋非特降羌
之可虞也以一發而垂五捷肯安于款市而不變志耶如以
三衛困我于遼東土蠻困我于遼左板升困我于緡雲番寬

困我于河湟我將何支乎

萬曆間許市然常禮佛建寺盤據河外往來張掖酒泉威劫屠
番驂之請益五市之地益增凡此皆非效順者所宜有也
初約進貢五十人今增至三百人山西一場初約歲買馬四千
元今增六千元初約雜帛五輪今則純索精緻名為進貢是
親恩也名為五輪實割奪也名為極賞實歲斂也
我馬出塞三日而度彼騎過野一呼而集計者欲于春夏虜馬
瘦時征戰然竊恐我馬亦瘦不堪也
漢文時宦官中行說從公主為媵嫁匈奴倂以漢事告匈奴為

之謀主漢武時俞侯朔信軍敗降匈奴常為匈奴畫計

谷巖王屠者王皆單于乃匈奴劫後相攻
顯渠者前單于妻与右賢王通遂構難漢宣帝使望之謀皮其
因以恩結之也真難者單于官名尸遂者殺主自立為南單
于光武因而立之遂有南北兩單于以勢分也唐太宗与
頡利盟于渭橋因薛延陀与侯利相攻而西附之突厥遂止
是構而取之也

忽松國朝虜事多与漢類卷吞後妻黃台吉亦妻之与顯渠事
同黃台吉不能令其下亦与真韃侯利同則當尋漢已事

建武水平開執之以鞭笞四夷乃匈奴數寇邊求合市猶冀其
通好而屈意許之似怯矣虜貢來馬請羊歷不之予予矢
刀劍似拙矣而實有不然者昔之逞其雄心于四夷者莫如
漢武而海內虛耗許不償失尋亦自悔之矣高后時禁与南
越金鐵田器而寇抄不休曾不如陸賈之使為是以視其鯢
也光武明重權利害輕重慨然与天下休息屈夷主之勝而
稱臣非如昔之約為兄弟也稍加賞賜与貢賦相當非如昔
之賂遺不絕也息烽訓卒築障繕塞似一之謀不中于我
而中行說之詐成售于彼是戎有殺牛之儉而彼受佳兵之

禍也是故欲和則和欲戰則戰所謂其權常在中國者也
古帝王之御虜先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

制虜者當謀以圖其机全以制其勝先事疑於擾過慮疑于輕
甘延壽陳陽矯制發兵擊殺却支單于可見威之可行也呼韓

邪知却支死請罪邊吏幸應代為守侯應請勿許可見邊備
不當弛也耿秉憲擊北匈奴勒功刻石于燕然山英國公李

世續衛國公李靖擒滅突厥可見武略當全也

中國勝兵與虜控弦之騎校之各得三十餘萬我散為九邊而

虜聚為一是以九攻一一也賊便馬疾耐飢渴我衆素怯

二也虜困粮于我累粮而應之久則自困三也虜日以圖

獵為事我吏士不愛國而愛妻子為大吏不愛外而愛內四

也虜自主帥至同卒嗜欲易通我士卒與將吏情不甚通五

也所幸者虜為匈奴突厥之虜而非女直蒙古之虜耳蓋女

直蒙古當主國時地已半中國之民安虜而不之歸虜

安中國之俗而不為苦也若夫匈奴突厥其嗜欲不令其居

處不便其寇也利中國之王帛備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

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深入則虜熾久居則虜疾以中

國所以得息者也

虜小入以嘗我利則誘我不利則以恣加我彼謀掠其是此

利也我而受之是重困也如是而為守計則值人憚虜不

能外知嬰城自固彼且野掠曷若移哨虜之資飽我成卒折

歲漕以餉募兵即戰不利亦何至喪數萬而虜亦大億矣

奈何創釐于秦皇漢武而甘宋人之愚乎

款者形非割地已食地腴初謂可借款脩戰守具耳今行之而

无變計抵長虜驕坐墮軍實恐互市之約解如膠舟也

馬市故觀得胡騎耳金一去而不返馬入塞而輒語嘗事者口

實水坐借以堅款以金猶為干羽左計也

總督大臣當密察虜之所深忌於我者何事而我之可以得志

于彼者何事昔趙元昊請粟百王文正具粟于京師令其

自取遂止以此杜請乞之方也雖然吾恨其窺內地矣今敵情

難偵焉若陰察虜中之傑者身結之昔魏无忌以食客而知

趙王之獵謝安以朱序而知苻王之寇是也雖然恐以我情

輸彼矣今酋婦已死吾今其權而多立其主昔漢以兵外助

烏孫呼韓遂立五單于而匈奴頓弱是也雖然欲收而竟之

利而忘我之非下莊可乎

漢人之策匈奴曰交接得其道則折衝却敵應對失其故則反

見輕狀

楊子雲謂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必治內不治外之說也

和親之說始于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帝遺惠從其汚俗以紆一時之困然皇室淋女降于沙漠織純麗不秀絕縹而大貽中國之恥劉超居敗散之志矣趙城陰山高閣燕城造陽塞平秦玉脩其峻壘而充拓之延袤巨萬里盡地守侍是以固矣然彼恒聚為一我每分為十疎綱所至或且无堅堵度河台朔方以西築城通渠稍吞食非地而虜不敢爭然

朱襄

轉漕山東為費鉅萬成卒未見省而閭左告病則勞矣漢武聘其雄心驟騎或師歲不停遠蒲首帝層提以旋討俄居胥禱姑衍直臨瀚海侵伐之威遠震殊域其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馬物故者亦萬數自奴雖遠去自是漢馬亦少死以復佳蓋略相當此戡守和之大都也

建平元符之後貞現以來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如突厥可汗額利入朝如阿史那社介契苾何力受臣未降石蓋之臣谷永杜欽楊雄班彪蕭望之李百藥溫彥博魏徵之派一以為非我族類其心必殊萌滑夏之階一以為教世得之一旦失之

遺冊神靈之所慰望一以為匈奴與漢素為仇故宣侍以不臣之礼位次陪侯王上一以為宜從之靈外勿令帝眼一以為宜實虛空之地永作藩蔽其言豈不各切于時執于理哉

願和備者靡而无業城塞者株守而无他奇戰陣者宏放而鮮收拾幸而彼弱來臣則喜功之士張之太過聰明之臣計之太深而鮮當于措置夫一夷狄也何視之過哉蒙慶有言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耳故聽其商賈往來与邊民交市親徵言之矣而事已即遂之故主一國之防未始不嚴頗加賞賜略与所敵相當班彪言之矣而露廢

朱襄

之不可據以為真華夷之限。禦不可踰。張弛之柄自我而發。縱之机恒在。匪和匪備。不戰不伐。且守且固。而禦之道。不是過矣。

班固曰御變之常道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華異而貢款則接之以礼緣鷲縻不絕

陸贄曰中夏之威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机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不同胡可專一。故疆利用戰務利用守種。弱邊均則和焉。

我馬之足時去時來。會敵之心。不真不喜。堂一中國。不必視為

重極者將良而兵劫食足而倫完和可也戰可也守可也
戰于守寓守于和亦可也然齋空索而戰一可克守實空
城而守一可固守抱空約而和可久乎大抵戰守和三策
也而守常居戰與和之中能守則可以無和能守則
可以戰可以無戰是三策提歸之一策也許和勿許和二說
也而許之以逃不許之以心脩戰守于閒暇寓防禦于瀋
是二說歸之一說也所謂審盛衰強弱之勢而為之者也
國家建都北平距虜穴不數十舍寧惟是自處危地而忘善
為夫亦以三韓之後虜未能忘我故唐勝蒙安則我且忘虜

故通虛以與虜隣靖則釋為外懼不鄰則出其全力鞭撻
之易耳

高曆庚戌武錄曰順義未封詛盟空恃歲費金緡以响摩之頂
如何流大勝長定瀋陽之後相預錯愕俄增餉俄勇
將俄欲脩邊塞俄故調容兵已不勝煩囂且鎮雄猶未善局
也點東猶未降心也隴川玩球又新見告也王符曰若排振
障風探沙灌河魚所餘禦徒以自盡今之時執何以異此
疑虜之策欲俟其強更圖之不知惟昔人俟其強乃成今日之
弱且今日不如前日矣後日將更不如今日徒俟其強何時

強乎今之兵不必增也各鎮原自足各鎮之用而遊凶影占
半作鬼名探甲稱戈盡同兒戲債市人而戰且不可况死人
乎故按籍索之而不勤其教閱則衆可選也餉不必增也有
一兵原自與一兵之需而額負數多常苦枵腹侵漁日甚空
自吞膏賤夫以勇必不能况蓄念乎故以時發之而又及
其腹則氣可鼓也古者師行十里有百里之聽師行百里
有千里之听則精間諜以得敵情乃死形之險也古者一人
卒戰教成百人一學戰教成千人則練士者以梭選鋒乃
敢死之卒也又且文與武相合以為奮厲將與士相合以為

精神遠與近相合以為倚援上與下相合以為机權外而規
虜其虛實動靜今合之形洞于火而明于鏡內而視我其操
縱關兩臂指之勢靜如山而捷如風由是數憤決策如武帝
之于匈奴太宗之于突厥震一冥一天下皆驚伐遼虜而前
虜不敢勾連伐北虜而西虜不敢窺穴如此而威灵不暢遠
邊隅不救寧者說未之有也

北虜之款重決策于莊皇帝庚午而其報讓則自肅皇帝庚子
始楊志愬抗疏詆之謂大誓不可悉信義不可失豪傑劫用
之志不可陳天下俯武之心不可懈固成不可損通虜不可

開百姓不靖之漸不可起虜輕中國之心不可長胡虜記
之計不可墮國之財與虜之馬而難繼也謂之十不可而所
謂五探索則謂羈縻之說銀缺馬之說謀許貢之說謀虜不
失信而兵不輕用之說探

愚按虜俗以脫帽為大辱今每制詔下必設香案脫帽稽顙其
望闕獻表賜宴領賞羅市謝去皆然是我列聖之所不能至
者今乃倪首從命大烈也亦大順也北虜夷狄中稱最盛四
夷視以為向背北虜稱臣則諸夷皆望風屏息雖所用市賞
不無糜費而較之緣邊歲中虜其最難損甲之費不啻懸
霄壤

矣此大威也亦大便也故今延寧甘肅固遠諸虜皆多事
而宜大獨晏然詎謂非款之功哉即忠愍而在今日當不復
持前說矣

萬曆己酉宣大武錄曰今軍馬非不稱練而朽甲鈍戈不堪用
占後冒糧不可問也運黨非不設散而勞探窟穴趨金享自
替之屬欲區別罪狀以次裝夷之不能也紀律廢弛將領偷
惰虜一旦渝盟何以禦之然以猶害在遠者也而今害在近
矣虜陳孛于藥婦業已三世播酋物故卜首骨嗣然以乳與
牙在牧西海素不能服諸部原即圖一報應不可得况貴身

其束約乎而五路禁警以關于外未嘗狡黠以藥子內必且
併卻而內非必且首疑而交噬必且爭利以見強必且生靈
以難難此禍害在外者也而今害在內矣姑無論要求挾索
之狀為防守口所敢怨而不敢送其類行即以馬市論其時
一練易一馬值不滿一金虜忻然受之自過費焉利交虜

乃用半值贖之又復構聞之虜遂賤練而索金矣且一馬索
至七八金不大耗吾財耶所謂弊以成其害者此也曩時易
一馬而得一馬之用後以款段為市甚者貴舌籤蹄傷吻前
鼠視之渴之刻之不被踵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曩時有

一馬始受一馬之值已乃死馬空券願半受值名為折馬會
奔以其半潤索不以報而謂害以生其弊者此也曩時馬或
堪用今以疲舊給諸軍有甫領隨覽者有已斃而仍領者皆
扣籠以抵之以領馬之害也又有奸賈奉長安貴人尺一紙
請將領為居間以破鴛求售而索重價以買馬之害也

愚按中行說教單于游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漢路之美稍
元昊謂衣皮毛事畜牧番性所便何錦綺為虜中若有此人
亦何能羈縻之今虜攻漢物如金燕不吐索一日不得吾市
賞其婦若女必大罵之

愚按陝西諸蕃即漢所稱西羌唐所稱吐蕃至保強也高皇帝
刻為六百餘族散處于河湟松潘威茂安綿之間我國家二
百餘年遂無恙茲一酋未起諸酋虎視虜有隙矣非漢過
先也如哈不懷著力免五路白洪大嘗一丹祀順而哈台吉
名位卑義不得子封其他倫存長如吉囊強如哈刺慎育把
都委兀慎擺腰札數恭如卯木太皆可王或列為三或分為
四而又極文車以極之高板弁以間之度不出十年十莊而
虎相聞之骨可次取行邊落而拾之分王散墜為平虜上策
固李百藥之常談而高皇帝已試之成效也

萬曆已酉閏陝某日往于少保以善化也先相擊殺乞出塞復
擊而上不允非諱之不辨也王威寧之議搜套也以李羅思
蘭皆出入款圖大舉而議竟不行則汪錫之為梗也如楊文
襄曹鏡華有志不遂竟壹恨以沒况其下者乎今套虜最雄
桀者三娘子卜失兔雖云持志矢而莊禿賴之久不領賞沙
計之今外要挾火落赤之備校雅馴實苗住牧于松山而馳
蹄漫河則安會蘭請受其志火真值據于西海而乘間長驅
則臨洮警昌羅其毒此非所謂道雀廢堂而屠火積薪者哉
萬曆開步塘一帶建隨列亭如永泰紅水歸德府相繼洮岷

景古輔車可恃遂教方之強胡後百二之河山疆土非削也
唐自納款以來疆場少驚一或不戢建伐隨之幸柳榆林明
艾始戰嗣是邊鎮捷甘肅捷斬獲皆以千計武功非不毅也
蓋以虜勢既分非有單于阻王鹿羸之相結也虜之志在嘗
子掠非有秦符堅金兀朮之木兒之雄略也顧彼之出沒
既多則我之備禦亦無彼之觀望不常則我之戎索應豫如
虎素一人耳市于寧夏而竊犯延綏至成一首耳和于寧夏
而時出寇涼各保分界而互相推擠彼既為鼠竊我且為鷹
擊出正之之樓到堂之傳以奉天驕之說誰曰不可若夫

以楊果為功首則徵倭放蠻非計之完也
高皇帝傳檄驅胡魏鄂逐之于前宋涼蹤之于後皇子元侯樹
藩關前祖胡時休西北為我世仇魏矣靖難之後騰胸撲跌
五帥不運文皇討怒三韓王庭末歲不林司徒魏于秋邊
本兵雖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宣宗時出近却夫竟
講武喜峰之後薄伐山戎而已正統間通事謗許煇講卷寺
王振倖功輕出土木之變六輩外巡景皇知人善任于謙堅
持于內郭登石亨輸力于外英宗回塞而虜亦叛弒相尋我
得寧輯天順寇掠亦能行禦成化時火師以王子等請爵今

宋

部各據城我造郡河金沃土棄為虜成寧之提之稱故侯
 而說以會功于城解體致大寧與和開平皆非我有朔方河
 南亦非職方之旧河西遼東徽外城郭諸國僅塞奚夷亦漸
 携貳于是並塞万里而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矣強
 治祐年謂洪武永樂亦遣使窮窟至虜書勅錫以綉繡等物
 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万大同東西
 五鎮皆無虜患已而故者恐虜知我地利開關卻貢已未廣
 申妖怪昂昂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名見公卿劉大
 夏而陳利害僅遣柳枝之師坐收徽柱之績不幾几考虜實
 之故不貽己已之憂乎私治中許進貢使止該數百人正德
 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喜靖之初虜款款
 塞皆巨吏通翁方達上其事款未定遠人殺其使以為首功
 而虜亦編造一巧為間謀混述市虜因而趨大同迨雁門經
 太原樓上黨閻平陽陝西陽固遠東慶慶刺逼居庸入古北
 犯都城秦中隴西亦遭殺掠復上書求通貢有語勿許明年
 大將軍鷹用事主貢市以虜以虜勝益輕我遠幸輒關起寫
 誅後復通虜之禁遠臣不敢復款時私予之市莫免无事
 隆慶中虜以蘇孫故執我款人以款達民二十年不被兵至

宋

萬曆庚辰虜乃渝盟後復款馬市如故
 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
 款斬使以挑塞而守禦無方則曰拙和戎之故邊臣不能得
 之于流臣不能得之于上款款而見格稍示而輒止彼
 求款蓋切守款蓋堅則曰巧虜既稱藩事順體尊歲皆輸將
 息生靈以百萬則曰巧因安成懈戰守不圖增賞逾例如奉
 驕子則曰拙蓋用款則可而為款用則非也
 言未得款則求款得款則求厚得則益倍而思掠假道則乘
 不備而侵伐已侵復揚謝我兵弱則凌我兵集後設詞
 以緩我以其罪誠實誅矣然我尚未能誅之今日不能誅而
 異日之制虜又无其地虜將何時制耶且緩之則惟一鎮息
 息之則七鎮皆息似利于緩處之愈速而小也不我變遷
 而大也又似急之為是以智者之可以懷息而不能決也
 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
 戰既戰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頓利通已而復和親是以戰為
 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快難
 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乘之不數年卒滅突厥是
 以款為戰也言款者既昧其後未之害而不鑒宋人和款之

非勿款者又未務用款之失而弄棄漢唐和親之策。總之班
同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始終也。

款愈于掠虜何苦而不款。不如掠虜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何
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何畏而不反。

漢時介胄言戰。縉紳言和。此各以其所能作真議論。令邊臣言
和。怯對墨也。廷臣言戰。廷議耳。邊臣之言。確而未必。公廷
臣之言。公而未必。確。邊臣怯戰而廷議。廷臣之戰。外畏款。善于
畏法。內畏款。善于畏法。阻敗道也。邊臣類庸醫而廷臣似
醫矣。

市實在堂大擄酋最厚。最先橫。在薊鎮。長昂最厚。最先遷。彼軍
仰我鼻息。我仰而望之。受恩故大。最先款。款何足恃乎。夫以
大義言之。犯順者火首。助逆者擄首也。擄首委之。不知我亦
倖以焉。不知將誰款乎。中原三帥。死于尾刺者一。死于火酋
者二。僅獲一僧。乃擄酋竟不問乎。莽川水泉之拔俘。僅三
百耳。而我兵夷職。放萬。何以酬其寃乎。季龍李天祥。以華人
而為虜謀主。罪浮衛律。事類尋常。可不誅乎。
魏綽有云。戎狄責債。土可賈。馬孔子順。修談于趙。大略謂。珠玉
五綵。酒醪五熟。我債無用。彼所利也。戎狄所健。輕以與人者。

朱真

三

三

三

牛馬糞。糞。弓矢之路。使其用糜于衣食。可舉。權絕之。漢孝
與匈奴通。關市。景武。開尚。弗絕。以中之。然。漢。邪。未。降。費。人。坐
關。出。財。物。雲。重。珠。五。百。人。禁。防。之。嚴。如。此。始。元。之。叔。文。學。稱
通。關。梁。交。有。死。未。聞。善。往。惡。來。者。而。大。夫。折。之。曰。匈奴。百。約
百。款。或。潛。道。市。側。蘇。我。死。傷。猶。親。臨。躡。扶。猛。虎。也。中。平。應。即
之。款。亦。云。火。羊。不。拘。信。義。五。市。非。畏。威。恆。德。旋。踵。為。害。是以
朝。宗。外。而。不。內。本。朝。永。樂。成。化。常。建。馬。市。遠。左。待。海。西。朵。賴
諸。屬。夷。貿易。者。爾。皇。時。北。虜。始。求。至。市。督。市。督。察。在。皇。時。虜
以。集。輝。陽。命。德。首。後。老。廢。兵。事。余。其。成。然。始。止。宣。大。山。西。後

則。延。寧。套。虜。松。山。西。海。並。拜。耳。柔。伏。諸。引。弓。之。辰。混。為。一。家
黃。首。報。號。人。疑。清。盟。乃。受。戎。索。如。初。及。黃。台。吉。死。首。婦。奉。中
國。人。故。款。十。年。款。附。于。我。萬。曆。壬。子。首。婦。切。矣。求。求。封。邊。臣
為。之。請。命。使。至。報。賜。去
三。鐘。劫。費。不。過。五。萬。今。三。十。餘。萬。矣。視。漢。賜。匈奴。饋。絮。米。糶。動
至。千。萬。供。呼。轉。邪。款。四。十。四。億。宋。北。邊。通。好。費。屠。四。十。餘。萬
西。夏。如。常。年。澹。軍。至。四。百。萬。金。即。靡。費。比。之。尚。懸。丈。稱。漢。過
不。免。唯。曰。日。來。則。德。去。則。備。慕。最。而。首。款。則。羈。縻。弗。絕。使。西
在。彼。曹。短。曰。關。市。者。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吾。且。懸。之。餌。毋

賢而許、毋迎、而距、稍饒給之以收其意、指細故以容之、稽起
相牙、持明約喻之、不可開、開謝之耳、蓋虜之威強、不過
煖、煖、煖、甘、淡、酪、奔、狄、逐、兔、馳、踪、中、國、如、中、行、說、所、夸、示、全、驕
靈、障、倂、矣、譬、猛、獸、自、動、深、山、謹、禦、之、而、已、比、弱、而、執、御、馬、御
珍、膳、穿、翎、被、服、飾、續、化、獷、悍、為、與、脆、則、宰、藉、中、物、也、若、使、之
習、中、華、繁、麗、而、企、豔、之、意、成、生、將、害、大、也、毋、令、多、見、可、欲、奸
民、偏、送、內、事、者、禁、闕、出、物、者、禁、擅、予、美、金、良、鐵、田、器、者、禁、于
以、消、萌、室、隙、坐、伐、虜、謀、倘、庶、幾、乎、

劉鎮之忠告昂首也、我則為之我固假以罷靈、啖以漢物、俾得

執故事以邀索、而狼噬无寧日、是以有花塲谷、董家谷之掠、
我不勝再世之憤、稍得治邊亭障、以武臨之、是以有大青山、
小郎兒、吳家墳之師、虜寔被創、又鹵殺相當、而拜耳卑詞、請
命于我、將吏益復言抚矣、曾不思夫爭以財而益之富、而
驕、而復逞將來、隱憂未知所底止、是資盜糧也、蓋絕賞亦
冠、後賞亦冠、我之絕賞、宜倍、復賞亦倍、與其賞之、而亦致寇
不若絕之、以專備寇也、為邊吏者、无媚虜、而媚朝廷、无飽虜
而飽戰士、无保官爵、而保首領、不過一振刷間耳、
九邊要害、固在關中、延寧、甘、固、數千里、皆虜也、虜无所不窺、我

无所不守、虜之窺我、常合而我之禦虜、常分、合則大入、大入
小入、小利、分則我、不足、勝守、不足、固、故、俗、邊、難、而、倫、邊、于、關
中、尤、難、

陰慶中、儉首以、藥孫之故、輸款于我、其情真、則可久、今三鎮
以財物之故、成款于我、其欲貪、則難厭、

內治脩則夷狄雖強、不為害、高文是也、內治壞則夷狄雖弱、不
為福、宣元是也、周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至于九
夷、八蠻、通道貢、藝太保、以慎德為規、而師之生、民保厥居、惟
乃世王、旨可、見矣、

萬曆間、劉士龍、某曰、女真、以數騎、立國、則甘肅、諸醜、育之弱、
也、安、保、異、日、之、不、強、乎、渭、橋、方、盟、而、幽、州、旋、馳、羽、檄、王、倫、未
運、而、盱、胎、已、暗、烽、烟、則、寧、延、堵、首、今日、之、款、安、保、異、日、之、不
叛、乎、曾、說、三、表、五、餌、之、策、近、于、愚、仲、舒、蕭、魏、戰、守、之、說、近、于
偏、惟、陸、贄、所、謂、時、現、變、无、執、一、說、乃、為、得、之、

愚按、許文穆公曰、兵法、以我專、故分、今虜、塞、數十萬、合為一屯、
我以數千之眾、畫地而守、以其眾寡、不敵、即有倉卒、勢、胡以
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射獵、與、向、同、則、宜、儲、金、以、為、緩、急、
各募之計、愚以為、係、以、海、為、邊、其、中、亦、甚、亦、當、用、許、公、此、意、

江增奇曰唐俗缺父與母未可以恩又致也。而委教主和親則云外得實其大父抗何耶。蓋公主所生猶粟中國之氣天子嘗休天愛民也。迺無外若其種類移易之豈非天地大公之心耶。然而防漸潰矣。古者視戎狄若禽獸之與我不相類也。自驪戎之女納入晉宮。狄人曰我。可以為中國婦亦可以為中國夫矣。自漢和親。狄人又曰我。可以為中國夫亦可以為中國主矣。五胡之亂。遂全元之喪。豈一日之故哉。

高本曰虜之初寇有乘孱馬持木兵者。我兵出則走。遁大御落。畏不敢入。繼則振營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以

朱事

百五九

一變也。然尚未攻堡也。又其堡也。今通直前殿教百以霸金。管介千万以震堡。以二變也。然尚不知步兵也。且其所破者。零堡耳。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步兵內集。而所破之堡多矣。以又一變也。其初掠時畜。淨粟而不知炊。繼則入鄉。必剽奪。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探。禾紅。樂春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視其。和緩之。繼嬰維心。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殺。丁壯。有棄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者布帛。繼則取以。器取。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獲輪。是漸知貴鐵也。其始獲丁。

口重後之故。不堪後者多謀。歸正能則妻之以妻。道之。言。今。亦校。勇力者。檢之。却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其始聞炮。奔。見。炮。掩。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之。乃。進。今。乃。有。門。閭。統。木。牌。突。來。薄。陣。突。是。漸。知。避。火。器。也。虜。之。技。日。善。而。我。之。備。且。疎。可。不。寒。心。哉。

夷虜總論

自嘉靖庚戌始。而西北之兵。无日不与虜征。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无日不与倭戰。易進易退。不量力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多而縮。屢者。西北之兵也。

顧鳳翔曰。倭虜敢犯善關。雖略相備。乃邊與海之防。則大異。虜兵西北有高山峻嶺。嚴城堅壘。足為之限。倭則沿海自廣。及遼。一萬四千里而遠。率皆平埔野岬。无在而不可登。虜舉有期。入寇有路。可覘而知。倭則隔越海向。出沒波濤。隨風飄忽。

頃刻千里。而難為恃。虜之長技。不過弓馬。我車營聯絡。可以遏其衝。倭之火器利。亦与中国爭長。而巨艦高檣。倉卒難捍。其制禦之術。固非与虜並居矣。

北地禦虜。火器最捷。而東南制寇。短兵為宜。武經載火攻之篇。尤稱制敵。寇之制。是錯條服習之利。唐宗羅敏申之長。皆校實以濟用者也。

其在祖訓。北虜宜勦。南黃宜扼。蓋北虜為世仇。且晉宋之時。常報我土地。而倭在海島。其志惟在子女玉帛而已。練兵于北。將帥事也。練兵于南。守令事也。監司之職。則均之矣。

馮應京曰。順義王与察罕構怨。貽書求援。許則挑。察于察罕。

許則口實于朝鮮。是北邊之患也。建酋故金。遺種今。章用我。華人。藝姓者。為許主。此人。不忘中國。故未遽。發耳。靖首。近糾。衆在。虜寧。錦。義。邊。外。窺。瞰。謀。犯。泰。寧。三。衛。向。為。虜。嚮。導。令。与。北。虜。媾。媾。通。泰。寧。朵。顏。等。首。長。雖。悔。罪。補。遣。五。貢。然。叛。服。先。常。則。東。三。邊。之。患。也。其在。泰。隴。吉。蒙。種。類。日。繁。宵。兔。等。分。駐。大。松。山。萬。厓。戍。成。大。司。馬。田。樂。提。二。十。萬。兵。搗。其。巢。乞。款。求。市。土。著。番。併。有。哈。察。与。瓦。剌。爭。長。常。至。西。海。殺。北。虜。每。日。蘭。州。黃。河。是。我。故。地。由。此。不。已。而。飲。馬。河。西。以。犯。中。國。則。西。

三邊之患也

萬曆癸丑。東曰。倭虜之情形不同。虜朝蹄林。而夕飲馬于長城之下。夕候月而朝。蹂我于祁關之內。如鳥獸。馬飛。翔奔突。其。得。而。制。而。倭。則。限。偏。大海。洪。濤。巨。浸。浴。日。積。天。鯨。鯨。出。沒。颶。風。時。作。一。不。戒。而。盡。為。魚。腹。中。物。矣。故。夫。虜。之。犯。我。易。而。倭。難。也。然。而。虜。之。來。也。利。則。掠。不。利。則。去。從。之。則。掠。驅。之。則。去。我。為。主。而。彼。為。客。終。不。解。矣。番。而。倭。一。入。我。地。無。反。顧。之。心。奮。其。死。以。与。我。角。收。而。復。振。散。而。復。合。集。我。室。廬。食。我。禾。黍。役。屬。我。人。民。我。為。客。而。彼。反。為。主。非。飽。其。欲。不。去。故。夫。我。之。

運係雅而廣也。乃今昔之修廣又有不同者。昔之廣。大節為政。我今歸一。其赫合。今之廣。赫部為政。彼以雄長。其赫合昔之廣。服食起居。尚與華殊。今之廣。服食起居。漸與華同。夫其赫合也。將人。有求于我。何以應。其漸與華同也。將會漢物愈甚。而異索愈多。故夫昔之款。廣多而今。誰也。昔之倭。却落為政。志在似掠。其寇小。今之倭。酋長為難。志在為食。其寇大。昔之倭。吳浙閩粵受之。燕齊不及也。南北銜分。猶有倭有不備。今之倭。南倚中山為據。北營釜山為穴。其地盡直我中國首尾。合應遂無不備。夫其寇大也。將必幸于一逞。其死而不備也。將我之力愈急。而奔命愈困。故夫今之禦倭。誰而昔也。

夫缺令者。湯命伊尹。而定以論四方。來貢使母。遠越也。迄于成周。皇宇又。謹八表。會同各以其疆。來貢而王。會解作焉。西漢甘露。黃龍開單于。及廣克。君長來朝者。萬人。東漢建武。開西域。附者五十五國。時未有圖。其事者。至唐貞觀。開突厥。契丹。缺勒及遠夷。重譯而至。凡置驛六十六所。中書侍郎顏師古。請集其事。為王會篇。圖立本。請繪其象。為職貢圖。非不修飾。大也。然太宗嘗臣突厥。臣之不足。而又借香火。以要之。其

後洛陽之亦。非所以論于執之外也。我國家東南際海。若朝鮮。暹羅。爪哇。凡十有七國。西南夷。若婆羅。滿刺。如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國。西域。則沉刺。朵甘。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六國。它如。以屬者。若烏蒙。訪所以。身屬者。若龍。若諸。所以。遠屬者。若平。緬。諸。所以。楚。屬者。若水。順。保。諸。諸。所以。川。屬者。若。潘。僧。苗。篋。又。百。餘。所。其。遠。北。三。王。及。朵。顏。三。衛。海。西。女。直。赤。行。蒙。古。諸。凡。航。浮。索。引。之。國。日。城。月。塞。之。民。費。方。物。稱。外。臣。者。終。一。不。可。枚。數。也。暨。今。儂。巴。把。軍。那。吉。祖。孫。一。族。披。身。款。塞。奉。我。明。約。歸。我。版。圖。大。

漢以非盡奔走之矣。是以火珠玉。珠車。璽。甲。利。銀。山。海。巨。鹿。之。珍。麟。麟。如。象。虎。豹。駝。馬。火。雞。白。鹿。紅。猴。珠。章。異。質。之。品。猷。屬。奇。錄。盡。布。領。欽。兜。兜。界。終。繪。精。鑿。之。技。罕。充。諸。遠。又。貢。之。貢。人。怪。之。貢。佛。與。舍利。子。方。賄。多。者。至。六。十。種。符。與。盛。矣。祖。賈。日。本。封。西。香。禮。諸。蠻。請。五。漢。而。虜。平。胡。草。凡。十。有。一。舉。成。祖。借。朝。野。平。安。而。倭。錫。蘭。王。而。親。筆。非。遠。凡。三。大。本。則。咸。之。所。加。推。非。虜。為。尤。甚。也。太。祖。賜。高。麗。金。印。免。占。城。權。稅。定。為。恩。祿。拜。爵。而。益。元。主。封。元。後。聖。書。溫。慰。無。慮。數。十。成。祖。後。朝。鮮。印。紐。陸。琉。球。回。歸。遠。及。漂。泊。而。歸。鬼。刀。亦。者。三。輪。本。惟。

夫聖者再貢使縣次春予元算剽掠細過擇置不問則惡之
所施亦惟此虜焉甚也

條叔何隙而窺浙閩今伺直沽則沿海兵防不可弛也山魁峽
應出沒不常則百粵抗倭不可忽也西隣戡矣而哈密棄置
尤蓋中國則恢復之面宜可須也遼陽援矣而三岔河故地
東西防守係焉則裁抑之計宜漸圖也三衛虜矣而交婚北
盾隴焉仰謀則度戍之變常可慮以連北未矣而外亦烟誠
內怪狡難則窮靡之策常可恃也而諸夷中所常至為之慮
者尤莫如北虜必尤當為之計矣

進士張舉唯獻四策一曰精問謀言住者蔣洲遠而王耳來王
勳壯而仲祐縛亦小試之驗已宋臣葉夢得安抵德西委實
人柳悅黃師愛伯探士直動息以俟秦驗第成各得誘致虜
使于張皇滿泄其遺意可師也一曰據守令漢邊太守領銅
虎符自與費封擊住者台州守以戰勝聞義為令以鍊兵者
則其劫已近制邊道兵使清視關防乃不知兵者希連化而
觀使傳亦宜懲已一曰選將領住者陳鳳朱玉車寧回兵據
塞利再戰再捷江汝揀伏既年持黃首洗馬林大創去威赫
光燄倭奪百萬生靈于射後之口其功視劉江之望海獨不

當過之國家獨患不得以華人耳有之而不得其用耳虜寇羅
重任寄使展其力寧委倭虜哉一曰專節制住者三衛既邊
王朔之出鎮也大師而下河用軍法從事而遂以寧虜入滴
水呼翁乃遠增同尚文等事戰三日不解甲無敢退者虜邊
巡邏去張經治兵喜與為帥期不語幸臣事一曰委胡宗憲
儲之竟誅陳東徐海縉王克東南之禍始息令得若人而付
以權毋事制議論或貢或封聽其專制可已

威德光曰係性疑一則進我若進而有制彼若先不預聞驟戰
則勝北方原曠虜馬動以數萬馳如風而必須大衆持重而

我
江一鵬曰中國有聖人万邦仰離明之化春秋大一統四夷歸
覆育之仁惟我皇上篤恭不顯于如毛道刑百辟正朔遠如
于窮變威震八荒是以諸夷自歸以來王異國同心而納款
犬羊百種絕漠漠之榛也虎豹一辟放廢絕之獸舞其殊方
尚有穴處者不粒食不火食者衣盡魚皮者結繩刻木葉者
食人者食子者為鷄鴉食者死而掛之樹桑之腹中者其知
宮室佃植耕稼衣裳文字網罟指御人倫之制匪賴有聖人
之教不及此

利瑪竇曰地與海本是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相
黃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也天
有南非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但天包
地外地之一度廣二百五十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
零三十六夫分為五大州曰歐邏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
南非亞墨利加曰墨瓦蠟泥各國繁夥難悉

憑括方輿勝略而載曰韃靼曰兀良哈曰朝鮮曰女直曰日本
曰哈容曰高昌曰土魯番曰魯陳曰撒馬兒罕曰天竺曰婆
羅門曰亦力把力曰佛蒜曰蘇門答刺曰于闐曰然德那曰

雜異

百四七

中

天方曰祖法兒曰覽邪曰哈烈曰右里曰溜山曰阿丹曰南
正里曰白松虎兒曰阿速曰乞力麻兒曰黑葛達曰黑妻曰
哈失哈力曰阿哇曰麻林曰加異勒曰敏真誠曰八答黑高
曰火刺扎曰蘇文達那曰失利思曰納失者罕曰瑣里曰吐
番曰安南曰占城曰真臘曰瓜哇曰三佛齊曰暹羅曰柯枝
曰討未思曰沙哈魯曰百花曰吞兒密曰淡巴曰錫蘭山滿
刺加曰忽魯該斯曰啞魯曰大唎喃曰小唎喃曰亦思把罕
曰甘杞里曰乞丹曰小葛蘭曰古里班章曰呂宋曰合羅里
曰碟里曰打回曰日羅夏治曰賓童龍曰交欄山曰刺撒曰

彭亨曰渤泥曰蘇祿曰古麻刺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
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而王昭禹釋之曰東
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
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
八而王制言東方之夷被髮文身南方之蠻雕題交趾皆不
火食西方之戎被髮衣皮北方之狄衣毛穴居皆不粒食蓋
其生稟習俗大略如此杜預所謂訓詁之不可禮義之所不
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是而已如馬

雜異

四八

世

韓夫餘百濟新羅挾婁扶桑倭儒長人等國皆東夷也盤
南平梓柯夜狼獾漢地作再隸南詔松外諸蠻交趾黎峒海
南諸國其臘蘭婆占城等國皆南夷也羌无弋姚氏符氏吐
谷渾靈項吐蕃泥婆羅大勃律骨咄西域諸國皆西夷也
該島者于闐烏孫大宛莎車天竺波斯西女等國皆西夷也
匈奴沮渠赫連烏桓鮮卑秃髮拓跋突厥契苾大漢契丹回
紇沙陀等國皆北夷也
江應登曰唐之前都閩中多是今秦唐宋之契丹號遠之部
落曰女直即金也

屬夷

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如曰
穀曰於曰嶺曰橋之類凡數十種皆所謂蠻也而為最
輕狡依山以居性習不常若株榛然無定在無常業不相統
屬也而西謂南越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悍柯越焉之境
山深而地險猶有不能盡歸王化者時為郡邑居民害蓋
今日湖南在廣東而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蠻夷雜居時
或竊發俗聚為難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羅漢法近廣東結內結山菁嘯聚之黨而外連海濱突犯之
朱真

群鳥合蜂也彼蠻為通教自與兵蕩掃之後建治設官立屯
分以彼種種業只衰息頃因浪賊餘黨呼攜托糧道有出沒
吟噦小有寇盜時謀者欲仍動大兵非也浪賊倏忽去來本
無穴第錫其城墉而謹其防托糧繁多種類未易盡夷第實
其約束而安其業其攻剽自當潛謀家連州親諭下之斷全
活多矣且新州方設憲臣理軍務相机度務置有方固可
一變而馴之也後者永寧一捷而右廣息肩都變亦卒而叙
州安堵莫難之不知撫安之驗矣必不得已或以抚安還其
難之方可也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山等寨

東有曰羅漢曰王母曰雲稍曰母雞等寨住歲督府重臣因
粵東羅漢諸寨為地方害且數十年中丞凌公勦之檄堂即
江一鵬為監軍勦衆二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震山谷為空
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漢畏威悔罪乞憐求生編里
輸差盡復撫康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靖詭者謂當時連匪
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攜潛出盤據舊寨劫
掠水陸攻擾所城認其蔽匿者在六十三山等寨其糾合者
為六十三山等種欲東西夾剿城以朝食時西粵之糧餉極

朱真

乏八寨濱近之民又數請兵撫勦莫可遠從而東西之役
當有先後然一省所急者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勦故當
時論者謂且置八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寨則八寨悔罪如其
不悛乘餘威殲之易矣其兵糧之定度而廣用兵調粵西之
兵食粵東之糧玉石之當辨則又別論也

明與平定百粵諸酋納款因而官之俾世掌其土惟時二祖
開天皇積大抗夷萬之長重足疊茲以待徵令及繼之際或
獻馬貢方物万里赴 關請 命最謹嗣後歷世世際詳近
略遠諸酋稍以越法馴至于今威令漸弛驕奢時肆微調德

期什任不冒侵疆通賦痛奠稱兵西南之間大而運送則為
婉婉遷移小而不作孽則為蘇受榭蒙師老財費而劉經莫施
日美月滋而恐感並莫矣

堵蜀介在坤隅三面遼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國其西北
則為蠻茂為松潘深為羌之界有大姓小姓生番熟番之別
在昔為吐番馮陵已甚矣李贊皇之所經營而意未泯其要
領者也其西南則為沉黎越萬建昌諸樹連亘榛莽之外諸
種蠻獠靡不為散靡有定在昔為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蠻武
侯之所經略而卒以攻心為策者也我太祖聖武布昭鞭撻

朱聖武

百五三

四陲西南夷交臂內附稽首獻琛頤比編氓猗與盛矣然大
羊異類奸利乘災少有間鏹猶然而起近年松州諸寨既已
鋤其兇渠破其稠穴群臣請命矣在建昌餘孽既嘗傳其首
虜燬其保聚計而殺獲亦略相當矣謀者乃謂諸寨大創之
後可高數十年之安而餘孽未殄宜大伸一怒之奮借一時
之策也然番成死親視我虛實我實則服我虛則投裔夷心
醜馮緣箝縛我往則散我歸則合履之固異術焉則再馳之
捷不可遂忘桑土之微而獲輝之亦不必巡鳴伊吾之鉞矣
當勝在我制勝有經宜酌而施之可也

按貴筑古義服地在唐虞為負固之三苗野舞于野而修之鯨

仇鬼方漢通夜即祥柯漢武帝封羅甸蜀漢諸葛亮鎮毅能
克而不能臣漢稍置吏王其長卒不可使內親我 皇祖大
統初集先徽需翠未欽率所勅夷歸附尋遣將登中國諸路
兵誅其酋之後至者因番成之已設行省官屬殫靡之古未
有也自六物稍興而兵藉漸耗夷復有伺窬而動者凡三座
廟略而後定永樂中田琛田宗鼎構怨不解遣校密執三酋
磔之而餘黨帖然正德中平清平香墟寨之貴苗蒙嘉靖中
命都御史張岳討銅平鎮等之苗變祖宗神謨遠取席安遐

朱聖武

百五四

服者沃矣去取平者懈弛之因恢闊者嘗前之漸今伏莽據
岨或為凍餒之所驅而偶肆其風竊隣給北峒者或為私怨
之所構而間逞其狼侵蓋誅之不足以煩軍旅之與寬之或
以釀癘疽之患故論者謂宜昭誠布公以服其心昔威莽銳
以制其命無事則鎮之以不擾而有事足臨屬之安有事則
驅之以必使而有臂指相使之使所以廢貴夷也

按滇周之百濮漢之西東夷也域殊種別自楚驕開疆秦攻通
道始以名入中國漢唐為置郡邑未朝請去叛服不常我朝
置土官屬之雲南萬曆間禁有百金比士增其解額其珍

今廷取者至矣然疆樞塞既華夷雜居山箐諸夷僭據險阻而難禦其官製壞索舉為立尚非事制而防恐未詳長也

朱翼季輯

新安江旭奇拜升甫編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貢君常甫參訂

大臣

朱子曰古之人臣以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諮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

日。蓋方其責之未及。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得之多。歲引月長。則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說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衆志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而道風餘韻。猶稱思於後世也。

呂文穆夾書中有簿書。凡見賢才。及聞地方利害事。輒書之。

為貴

朱子曰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
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宰相之職也

辭澤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
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
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退亡不
敢少緩上不敢虐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
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

朱真

功吃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我之所當為夫是以
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君者天也宰相者斗杓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斗杓轉斗杓
轉則四時行而杓不化為四時也君者心也宰相者意也意
聽於心手足四肢聽於意；不化而為手足四肢也

昔人評孔明如國手有名故人防之者固而功難就且其特揚
顯亦諫其親細事為失休避矣乃王維補譏武侯佐出師表
而使修詞者捫心而退制八陣圖而使習兵者批頰而退造
木牛流馬而使執斤者據指而退曾不如蕭何之木強足以

忠厚

用諸長故爵祿不特而福澤無窮王世貞曰當孔明時無良
平信布之才而龐統法正關張之倫皆物故猶舉蔣費董向
之徒以善後雖李平馬謖揚儀魏延皆得効其用雖則捫心
批頰據指而退哉若鄒侯六非斷斷無枝者約律法給饋餉
營官室能使海內謳思而遵奉之矣夫惟相者必不一見長
而後可則周官之法與指南車之制周公亦為露其才矣
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
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開誠心布公道陳壽之評武侯也集衆思廣忠益武侯所以誠

朱真

群下也至於諸有忠慮于國但攻吾闕則是街亭兵敗武侯
之自責者吳氏總而目之曰可以為萬世相天下之法蓋其
心誠；則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其心公則賞罰之信足感
神明其心虛虛則聞惡必改而不矜其善

相體之尊至於禮絕百僚而不以為抗相權之重至於臣行君
今而不以為專相度之宏至於聞善則拜聞過則喜而不以
為矯手可握席可前小友可呼相日折節焉而不為倭媒親
可罰貴可誅弄臣可撤而不為怨府因可釋釋可舉終老可
蕭而不為忌市其媚茲一人也天地神明不能喻其敬手足

腹心不能喻其交。嬰兒乳母不能喻其調。違其同寅。勃恭也。蓋梅不能喻其相濟。膠漆不能喻其相應。其於大小百官也。有減否而無喜怒。有子奪而無愛憎。有公門之桃李。而無私門之棍柳。有簞籠之參苓。而無戶庭之荆棘。是以感於君結于人。格於神。移於物。四海之內。莫不雲蒸霞燦。鱗合霧湧。爭効絲粟。以負於時。皆相臣之公誠致之也。

周公多材多藝。然誦之者。公孫碩膚亦為凡。公之忘其技也。一沐三握。一飯三吐。以先天下。而王利公直折之曰。彼士猶賦也。純一接引。便自汚人。士亦何累于相哉。而疑之忌之。

嫉之排之。排之之極。而反以為構黨。又安有枉也。

世但知媚嫉之害。而不知避嫌之害。但知延攬之害。而不知偏聽之害。蓋媚嫉者。六心以為天下。而見有所偏。彼避嫌止為已耳。延攬者。或惑賢濁。而偏聽者。則耳目既狹。是非易眩。為相者。始於避嫌。終於偏聽。閉平津之閣。而不能斷掃門之客。廢翹材之館。而不能謝入幕之賓。一旦中溪知之。播弄入不意之揣摩。白首按劍于相知。青蠅遺矢於素壁。一念之錯。至於三十六州之缺。不能鑄矣。其為相業之瑕。可勝既哉。三獻公荐常秩。後差敗。即深悔之。程子曰。恩侍。即一日受人欺。

不可使好賢之心。因而有替。

王荆公當國時。郭祥正上言。乞以天下之計。專聽安石表詞。暢辨荆公曰。此人才近縱橫。而薄於行。祥正遂致仕。李師中以謀論。初不與。王荆公合及公權。盛李以吳孝宗所為。卷謀十篇。皆議新法之善。投公公亦薄其反覆焉。

相臣以謹守近時之法。及效近時賢相所行事。為第一義。故孔子所祖述。憲章與所欲行。欲棄者。雖云悉備。然所行惟周公之道。蓋堯舜以上多聖人也。伊尹獨舉堯舜之道。三王之先。亦非無聖人也。而周公獨思兼三王。皆欲近守之也。堯舜之

道傳之三王。而周公兼之。則行周公之道。即所以行堯舜三王之道也。况堯舜三王君也。周公臣也。孔子亦臣也。舍周公其誰與歸。夫以孔子之聖。而斤斤然。惟先民是程。如此。而况他人乎。故漢臣魏相。請以其本朝先賢並等。言置之。施行良有見也。

蕭曹魏丙西漢之賢相也。然曹徵傷於寬。魏徵傷於嚴。曹當忠。帝時宜折諸呂之萌。而奈何欲卿大夫以醇酒。卒以黃老。秦禍執。魏事宣帝。嚴密之君。居茂陵。居揚州。居河南。皆深刻奉法。吉初為廷尉。武帝因獄中有天子氣。詔獄繫無輕重。皆殺。

吉拒謁者不納。皇曾孫始得全。公府有掾史為奸。吉無所案。驗取吏唯相車茵。吉忍之。責大指而不苛。小皆非親。相所能也。

人徒知疾嚴。袁州張江陵不知。袁州實有彊幹之才。故世宗任之甚篤。不然。英昂豈易為逢哉。即袁州所任之人。亦是有才幹能任事者。非專以側媚也。總由任氣做出。許多破綻。張江陵却是實心為國。至起復以後。全將偏霸手段。做去使袁州不害。曾夏楊郭諸人。何至比之為秦會之江陵。不窺削劉鄩。余趙諸人。何至比之為王介甫秦之不肯立。邦昌胡康侯也。

義之而其議和。丘瓊山乃謂其有再造功。謬矣。王之变法能令人於其身死之後。尚行之數十年。即至今尚從其保甲制。義顧後等法。則司馬公慙。嗟不免。太過。開許多禍端。朱子曰。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呂申公傾陷諸賢。然亦失手。而以希文為將。彊國為使。反成相業之美。朱子責其不能召用。希文有甚。亦洪峻之曰。郭后誤批帝頸。內侍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則外誤。故申公主議廢之。劉太后欲立劉氏七廟。受朝專制。後不。以釋誦附太后之黨為然。申公廢后。以其悍妬之姓。亦防微。

之意。此宰相之事。未可盡非也。王與司馬俱清介。非嚴之內。賄比張以子及第。又似秦矣。王卒。司馬言禮應復厚。惜相體。亦諒之也。觀王方怒言者。伯淳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當平氣以聽之。即愧屈。王常見呂申公。退曰。癡者每不自勝。一見長者即廢。蘇子由議以劉晏常平之法。當青苗。王徐思之。不言青苗者。其節則亦非悍然拒人者。唐韋澳于周墀入相。謂之曰。愿相公無權。夫天下之所欲為。而吾為之。吾之所為。而天下欲之。則自不覺其有權矣。

希文在朝。議論每與呂左。及其防西夏人言為呂用。非也。直用。

呂耳。今人以附嚴。尤胡司馬者。抑過矣。

司馬公相業。得獲長公。述出一路。民寄謝司馬相公。厚自愛。毋本朝廷活我百姓等光景。又記遼人曰。中國相司馬矣。慎勿開邊生事等語。益令人景仰。童子厚亦有詩咏。那得蘇公此手。王初任舒。後封荆公。又封舒王。隱然刺以刺舒是慙。若司馬公當削錮時。石工不肯錮名。總是實情。故可傳也。

呂許公值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凌思見執政。公聞命。移刺方赴上曰。何遲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臣臣若奔馳以進。恐人心驚動。上以為得體。

管晏皆賢相。管之功在長上故戒。在得民而以奢自污。異於田氏矣。晏之賢為民所法。故約已惠族。而以儉自持。不以為嫌也。觀此則知郭子儀與楊綰矣。

趙虎張

江陵謂朝士曰。當今以十齡之主托於天地。臣民之上。官府肅清。臣民戢伏。強將不敢悍。四夷不敢貳。徒以有僕耳。此語本真實。但非臣下所宜言耳。昔曹操許中。下令曰。國家若無孤。不知笑人稱帝。笑人稱王。是真實。彼其討董卓。平權臣。促袁術。功本為時第一。但見此念。便有不可。余中守疏。江陵曰。周公之功大矣。要之。臣子所當為。江旭奇曰。必有此言而

來。後天下之君臣定。

陳眉公曰。張江陵以猛為政。其後繼之者。刺猛而為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我。不復振。鮑叔之薦管仲也。曰。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使得相天下。肯。蔡孫威曰。諸葛威。畧。足。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而。起。此。亦。不。失。國。柄。之。一。事。也。

與魯相公無叔之言也

張聰請宣諭內閣曰。人君以論相為政。宰相以正君為功。楊綰清儉。簡素。代宗相之。郭子儀為之減聲。與京兆尹。黎幹為之省。騶從。中丞。崔寬。並毀第舍。秦檜。陰高。宗相之。忠臣良將。誅鋤。畧盡。我朝。向。閣。得。三。樞。然。楊。榮。孫。楊。同。坐。事。抄。沒。家。資。巨。萬。

况其他子。繼今以後。凡閣中事務。公論不同者。不許捏名奏。至於兩房官。不許勾引通賄。敗法度。則政本之地。清而許邪息矣。

陳眉公曰。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欲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于姬旦。

宰相避權勢。必異而歸之天子。又勢必異而歸之眾庶。歸之天子。祇成其聰明威福之不可測。而天下又決非天子之所能自為。此必窮之勢也。若歸之眾人。則眾見為見眾口為口。進退

名實了無可稽。而其亂乃甚。梅之煥曰。相臣者。任其事。不得不居其權。然精神之虛實。則是權之去來。膽力之強弱。即是權之聚散。

江旭奇曰。夫人精神不給。耳欲聽而不能聞。目欲視而不能見。手欲舉而不能勝。足欲趨而不能前。到此時。吾一身之耳目。手。足。尚。不。從。吾。之。意。持。而。欲。他。人。從。我。不。難。乎。於。是。侍。從。群。下。有。呼。而。不。應。招。而。不。來。者。矣。焉。得。有。權。至。於。意。氣。不。加。者。則。可。聞。也。而。吾。不。聽。可。見。也。而。吾。不。視。可。勝。也。而。吾。不。舉。可。前。也。而。吾。不。趨。夫。吾。自。居。於。痿。弱。而。人。顧。服。其。陽。強。乎。則。是。

子 206-710

玩之若賤賤而忤之為龍鍾亦為得有權故相臣者當自酌其精神奮其意氣庶不至為覆餗為伴食也

梅之煥曰抱關之賤也委吏乘田之細也而啟閉之在其手與會計芻牧之屬其主持六何莫非權况相臣乎然權一則明權尊則肅權能御則事有制權必行則事立成是故權有人主欲行而不得不關於臣者如宣勅勅事而不經臺閣則到禘之不名為初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閣不肯奉詔是也權有人主欲不行而不能禁之於臣者如趙韓王薦人不用而補牘復奏寇萊公奏事忤旨引上衣令復坐決者是也

也權有人臣不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犯驛之罪不殺僧空之乞不與。禁中失火之獄不問。是也。權有人臣必行而人主無可奈何者。如莊賈之後至必誅。小臣之戲殿上必撤。公主車馬必設。是也。權有眾以為當行。而大臣決之力者。如仁宗之建備。司馬光歐陽修呂誨言於朝。而韓魏公因之定策。是也。權有眾以為不欲行。而大臣斷之獨者。如平淮之役裴中立主戰。而元濟擒。澶淵之役。寇平仲決親征而契丹伏。是也。權之所存。有攬之而使歸者。如魏弱翁當大將軍盛時。數條上封事。其權重於中書是也。權之所分。有攬之而使合者。

如李斯侯對德宗謂宰相平章天下事非若司之各主一官是也。行天子之權。濟天子之事。而人臣何力焉。

相臣者有赤馬几几之大度。而後乘康可履也。有不失尺寸之心。而後擁立可專也。有愿為良臣之忱惻。而後形跡可捐也。有除吏八百悉當其才之藻鑒。而後選舉可擅也。有事持大體。不屑繁瑣之識力。而後白麻可裂也。有儲遺無所受靴靴。無所納之清操。而後每事可盡言也。有以死自履。知無不為之孤忠。而後專擅之効可無性也。

蓋上下兩相依始。兩相知始。兩相重故謂權不可有。而

以身避之者是開庸人以謝責之門也。謂權之可有以其身身嘗之者是開姦人以竊弄之窰也。朱子謂臣權不可畧重。綽重則無君。而陳繼儒又謂治國不失其柄。言蓋如此乎。古大臣之輔君德。則愆必絕。違必弭。言聞乘輿則天子改容而敬。禮之然而將順。彌縫不忍。顯其君之失。以成己之名。所以依于君側者。又若是懇惻而周至也。以之正官邪。則奸回必斥。巧士必斥。利鈍不能移。威武不能懾。然而錄人之功。棄人之過。不以一青掩大德之瑜。不以細故畧終身之美。所以培植善類而保全之者。又若是平易而不苛也。以之斷大事。

朱熹

朱熹

朱熹

決大疑則曰可曰否曰是曰非不雷同以悅俗不承望以保位然而謙卑遜順從容論詰不敢執己見以為能以之而慮國家變故之衝危疑之際則正色敢言可屈可辱而不可奪然所以伸縮變化斟酌運量徐起而應不遲於一擊以至於潰決而不可救藥又柯如老成而鎮靜也以其履權奸則一辭一受一頌一笑必以道義使不得伺吾間乘吾隙而內以固君子之交外以順適小人之意以殺其怨猶庶幾改心易慮以從吾之所為而計出萬全功成而人主安之天下信之有泰山喬嶽之形而有滄海蕝蕝納污之量有秋霜傲月之態而亦有陽春煦妪長養之風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此之謂也羅豫章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此其有取於汲長孺者深哉

賢士者君所培植也我不得收而儲桃李之私爵祿者君所磨礪也我不得借而為瓊飾之具然涉者君所操縱也我不得侵而張雲泥虎鼠之權曠然曰天下以用天下而又用天下以還天子至於狄公嘆其包容師魯推為識量叔向范滂免囚而不謝康立李平注死而其心而後報國之心始暴于天下世寧有張邪堅壁群柱操戈而其含砂伏毒不時出而中

人者又寧有端人正士互相標榜而得長久者此標榜之說大臣所宜深戒也

陸贄身事猜主言雖不盡見用雅見敦重李泌三朝宿德不第見重言後見售矣贄以謙論進泌以計畧進泣篤契精志先操一自責之心贄謂臣下當自引以為過泌謂君相當違命不可言命故德宗雖堅拒贄則本宮榜和京師羅泌則安儲位後府兵括雲南也

朱熹

朱熹

朱熹

大臣者置事之利害於身之中。置身之利害於事之外。則神閑神閑則可以當敵而不亂。與眾共事不必有其功與眾共功不必有其名則意恬意恬則可以處敵而不爭。水石可投吾濟之以納牖遇巷之義柄鑿不入吾動之以補天浴日之誠則心貞心貞則可以居權而不疑

洪峻之曰裴中立歷事四朝浮沉綠野李久公訖之王旦失節真宗不諫不去人以馮道比之蓋朝無宿望二公不得下降志辱身也

大臣之忠已形逆有不必存議論有不必畏令人率以兼收兼蓄開誠布公為相体李沆不用新進及四方所陳利害一切報稱才兼收兼蓄之道謂何蓋識体在于識時太祖太宗忠

厚之規模已定。趙普齊賢諸臣。拮据方新。其時可以鎮靜。不欲開霽也。嘗平陽代蕭節侯為相。日飲醇。不治事。吏言事。輒飲以酒。丙少卿代魏翁為相。賍吏無所案。至醉。嘔丞相車。無所問。何者。規隨異同。寬嚴相濟。体固然耳。易於需。則言飲。食燕樂于盞。則言幹。盞用譽。惟其時也。假若當幹。盞用譽之時。而燕飲。食燕樂之為。是當蕭魏趙晉之世。而效曹丙李沉之逸。其可得乎。

本真

古

中

館臣

史局詞垣。以之勸懲。屬世則其權重。經筵勸講。以之養德。居則其益大。昔之內相。今之儲輔。是也。故居其官。自思重大。何敢輕躁。記是事。當設處其地。而悉其情。寔是人當原據其理。而使人信。以經術參世務。則切於用。以勸講防微漸。則裨于躬。至若代王言以詔遠。宜尊威而切當。漢文謙下。乃能馴号。魏武誇張。不可伏吳。乃其勅官諭吏。尤在博。大周詳。非養之。甚粹居之有源。固未易也。

張江陵在館時不事文辭。日取國家典制討論。故其為相。百法

本真

十五

振來

國朝以儒臣博洽。可以專對。故每用之為正使。臣固在重。國體揚名。美。睦鄰。慰民情。然亦當採風問俗。練達民隱。以儲相才。西朝以儒臣專執。可以閱文。故每用之為試官。試臣固在正文。體。邊傳註。戒疎忽。祛臆見。然亦當取博洽。驗心術。觀氣脉。以求國士。

子雖作
而而引
先皇帝
以人謀
六以上

振清秩以為傲。則人攻其短。博文藻以自豪。則人忌其長。猶之標也。衆所視。猶之的也。衆所射。其價重。故同鄉倚之。乃見疾于所親。必其自取也。其達。滋。故同館忌之。而乃開瑕於所友。

何能獲上執

子瞻代
言仁作
紹云苗
有利子
杜櫻者
何愛子
蘇唐真
能出此
本意

蘇子瞻以詩諷時，得重罪。如言鹽課則云：不是聞韶忘肉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言絲稅則云：彼天若識明主意，應教滄海變桑田。之類。實規切時政，坐以怨誅。六何說之詞，惟是小人故，撫拾其咏槍之語，謂以螫龍比呂，却是過了一步。故反得寬。上曰：彼自咏槍，于朕何與？乃坐薄譴。此六儒臣之炯戒也。朱子與張聘夫交善，同為其父親公任傳誌，只憑他家文字，後看別書多不同，每以為悔，故多為人作文，恐六害事。至於勅誥，尤不可過譽，招納門生，亦恐不類。道義為上，文執次之意。

氣為下

至於金幣杯捲，而以為察下之又下者也。

慶元秋，公當國。宋子京為翰苑公，遇之厚。中秋月飲，惟甚。次日罷相，宋草制詆斥之。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備役而規利之。語林希與東坡交厚，初賀坡公，啟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坡公謫惠州，林草制至有交通闕寺，矜誇悖忘，市井不為紳紳共恥。之語。歐陽公素不善於陳恭公，歐自願移而京拒陳不見。後歐為學士，陳為首相，並不相造。陳出知袁州，歐草制云：杜門謝絕，善聲播於遠，嫌度事執心不為，吸譽雷勢，厚薄固如此。

近臣

漢郎官得入大內，故盜能却慎。夫人之席朔善，詎能回人主怒。若汲鄭以莊見，牌覆金以慎見，信皆是也。二謂汲黯為社稷臣，則六信之矣。故不見殺。

近世經筵官及鴻臚六科等官，稱親巨親臣之体，在朝廷則宜整齊嚴肅，不可有恃寵憑凌之狀。不可有招納黨與之私。居官燕則宜謹密，辨異不可有窺伺迎合之謀。不可故為矜莊，疏倨之態。問人品，須切當，毋過抑揚。恐言者輕，問民事，須繁中。毋恣浮指，恐聽者厭。使人主謂儒者有德，可信可

六

愛而不可狎。又謂士人有學，宜尊宜近，而不可少久而不嚴。去而猶思，或以託孤而寄國，或為違祭而立碑，豈不上下兼得，身名俱泰哉。

更釋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磬先听其音。釋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陳眉公曰：李鄴侯力保韓攄一事，關繫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使步出城覘賊，其人怒以苦寒為辭，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冰不得，竟聞然而遣之。

德宗之
可謂詳
至與九
武之語
任延奇
正相同

時供御總有粉米二斛。每餉賊之仗。德宗使人於城外採
青根而進之。當時只有報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將滑
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
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
滉又運米餽之。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割。後以修繕石頭
城。德宗疑其有異志。李泌力稱之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
所以修石頭城者。為迎扈之備耳。德宗曰。外議洵然。章奏如
麻。卿弗聞乎。泌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章為考功員外郎。今不
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

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懇懇上章。明其無他。乞
宣示中書。使朝中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慎勿違眾。恐
弄為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
章已昔中。雖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
章為朝廷。非為身也。愿面論韓章歸親。以解白疑之心。使滉
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曰。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
章謁告。而賜緋衣。章至潤州。滉感泣。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
萬斛。聽章。五日。即還朝。章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
捷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上貢

陳少游
述此志
李希烈
亦自滿
德宗朝
楊士奇
之保趙
藩亦不
計矣
自為身

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韓章
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必百口保
滉。反覆。言不憂不懼。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必子
李賢為隋州亳州刺史。捕殺劇賊。舒元與誣其濫殺。詔賜死。
繫下獄。恐先人功業。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此一段。
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
江旭奇曰。觀滉保之保全。韓滉即良平之官。准陰。直當媿死。吾
獨怪田豐。配皆素冀州親近之臣。自相謀害。曹騰。袁。敗。曹
料之不足。異。獨以袁。敗。必抱慚而已。不免。則過人之見也。能
揣主而不能自全。悲哉。

內臣

鄭振先曰周官之法奄人領之太宰則內臣陰翊之力原不減外臣顯諱之忠知恤之君綴衣次之常任則僕臣保惠之功正不減廷臣訓迪之力

君側不能無宦官今一切擯斥之非蓋勢為小人謀也且此屬本我族類幼時無知為父母所淨身出於不幸之須憐之但選官當擇其性體和緩者方與進之不可用躁暴敏捷之人又令教習官語以陰陽感應事實化誘其良更將後古以來忠謹與說逆各宦官後來結局事察：功請使他感泣如

朱翼

廿一

前

魚朝恩仇士良等事則纂摘本不使鑿我如鄭萊張永業事則開揚之使彼欣慕辟之如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亦不敢以全物投之方得。至於已交京察之年在外或聽自陳在內則司禮監填註考語發吏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一體題復考察而內官監又令同六科拾遺上德宸裁度官府一體而君側皆名賢矣其纂修實錄官亦當題請將前朝最賢極不肖者立碑記名於皇城之內以示警戒焉

牧臣

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朱子曰既令既明刑罰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志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一以戒百與其獲實檢察於其終曷若以嚴其始而使之以無犯

朱子曰疲瘵殘疾顛連無告者君子為政要主張連等人

傅曰六合元之命懸於守令司馬遷佐循良傳若宰單父宰

中牟循：無奇而西門豹董安于之能皆不與詩曰豈弟君子

子民之父母孔子曰良吏不求獲上而未媚於民改寬仁恭

朱翼

廿二

前

愛民不忍欺吾得卓茂發布粟賑民懷義忘罪當仁不讓吾得王里勞耒循行使民賣刀劍買牛犢吾得龔遂發賑未嘗瀆報行却至邑惟以糲飯進吾得馬忠躬詣田野教民樹藝九年無倦吾得任經然執與流勿翦之敬若邵伯播與人之誦若子產執張厥相膠束貽書朱司農以遠守劇郡取於絕墨胸臆約結。即有奇安施。夫為吏公奚貴奇哉

仲卿廉平不苛次公用寬和為名勞耒循行以富蓄積則勃海之治也出入阡陌為民興利則南陽之理也至於投巫河水節節震警禁愚可也然而流詣請矣數吏銛第穎川構會捕

伏可也然而傷于化矣秦成手中而吏不知非不称絕藝
而倅擬於屠伯矣裝聚道旁人莫敢犯非不称蕭禁也而威
甚於乳虎矣故曰寧為保障毋為繡絲寧為鸞鳳毋為鷹鸇
太史公曰秦政循理亦可為治何必威嚴哉然文牘盈閣托
之卧理煩訟充庭托之思過漫不事而曰飲醇之治奸宄
不戢而曰蒲鞭之化是可獎乎獎之則聰明作之功故憫窮
擅赦不為矯賑飢專發不為異抱嬰悟愛亦資拔罐之威父
母見称亦著神明之號是可廢乎廢之則與約結之嘆矣
聖王治吏不治民周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

朱翼

中

南

之治曰善能敬正法稱而已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
條問事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檢察二千石事也唐定舉
刺令四十九條以其二十七取定課法宋頒舉刺二十九條
法愈詳而治愈不逮則法亦何用苛也

漢制刺史獨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聽太守自治也二千石務
在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簿書委瑣聽縣令自治其後翟方
進請罷刺史任州牧夏侯玄請罷太守任刺史皆為偏廢故
皆不果行唐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守更名而未
聞更法國朝之府州皆守也司道即刺史也加之以抚按

之以考功一貳百與十年九牧怒於當官刺於去任嚴於下
條寬於大吏不深循良而舉卓異文網過密議論滋多矣苟
曷謂省官不如省事音哉

朱子曰某見人將錢糧胡使為之痛心

游一川曰孟子以充府庫實倉廩為民賊蓋言取之於民時不
可盡民之財耳若今時有司於不急之務輒將錢糧開放致
使庫廩空虛兵荒緩急豈有濟焉病國毒民深矣其利於染
指者固為不肖即順情預支者亦啟人重複冒妄之弊可不
慎哉

朱翼

中

南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非獨
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蓋是簿尉等初官使之
決獄聽訟得勢是亦教誨之也

朱子曰聽訟只要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其多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
曲直之辭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有百端須當
嚴立其程限決要如期他之限日已到自然邀索不得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來作弊

朱子曰當官須當有旁通曆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即勾之縣中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

江都山曰錢糧難完非只官府要羨餘太重亦由不親清欠數被吏胥於臨比時將里長所欠隱下不開每隱十兩吏胥要銀若干里長將納戶之銀轉展生殖一或傾拆官錢終通故比較不在嚴只在明昭時虛填票虛開單底源原自不合

朱子
朱子
朱子

畢學憲禁約曰縣官朝覲委教官署篆甚為民害若佐貳官尚畏士議教官更何所忌故以刑禁為騙局以皂隸作牙行以獄囚開典鋪刀民明知無理詞稱其富則瞞心准行又耳目昏耗內無張主心體副各法律欠通只聽庫吏經承門子之口以為出入問姦則思責犯婦詰盜則抽換真贗使民重足而立無所控訴租亡出執之狀雖錄紂之丑不過是矣又着學伯說處公事以壞士習故署篆以府佐為上彼其體統尊嚴群小有所嚴憚其次不若丞簿之畏人者猶不至於大為奸惡也至若同鄉之人署教賊者竟以之代縣庖何耶此

屬官以賄敗自罹法網竟為無益然猶嶮峻窮途所其心耳至若表才望自應即其何事假齊王為也

朱子曰婦自厲故吏之精明婦之貞也以其貞之善而驚然於男子之事日持鞭笞以威滅獲則所謂厲也故班固范曄作漢書若趙廣漢之鈎鉅若鮑宣之不避權貴皆所不取而遷稱循良者惟文學化俗之文翁教化安全之黃霸尺書移檄之賈琮耳我朝若况鍾之守蘇州王恕之治維揚顧佐之治莊浪許遠之治樂陵秉鈎之臣有以趙清猷稱之有以張益州稱之要皆寓精明於循良而非以才見也

朱子
朱子
朱子

渤海羅捕盜吏然而買牛買犢訟獄止息也穎川治太甚謂廉吏重聽何傷然而宣布詔書區畫精詳也魯恭亭長循牛呵責不加年之還牛慚悔吏民帖服雖且為馴寬而未始無制也李棲筠盡織宿賊而勸孝友舉鄉約賈琮舉其重惟以廣視聽諸吏望風解衣然招流移蠲繇孫子秀勸廉然而崇學校罷上供包拯絕干謁然敦厚忠恕嚴而未始不情也
今之為吏掣肘束縛太難矣難則始有所托而逃則又反為易易於緣飾而難於展布仕媚於奔謁而陽竊見傷剝騰于苞

首。而巨難及。欲吏道之隆何繇也。

合浦人以珠易米。即守貪珠徒。太孟嘗廉珠復還。

國朝之吏如蘇趙執法於濮陽。朱蘭遺愛於重慶。祛貪痕而清

縣役者。况吳郡也。籍戶口而課桑麻。老張擢州也。就民處分

平情省事。於無訟者。余永新也。而家中丞在安吉。廣平寬

刑解網。以有姜不辣之稱焉。如周恭襄之。既江南于肅愍之

抚河洛。則吏之減否。無所遁矣。吾獨怪海忠介高風亮節。為

淳安小邑。今而以不及降調何耶。

陳方伯公守徽州。以士為四民之首。加意抚士。而吏治遂為海

朱翼

十七

四

內冠。譚司馬公令婺源。士有言及吏事者。公斥之曰。為治有

體。諸生安得言事。由是士守卧碑惟謹。及督學使者求劣行

公保全一學。竟無所問。曰平原獨無。何得望風承旨耶。至今

士林思之。昔朱邑為桐鄉。畜夫曰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信哉。

潘公雪松閣然堂。類纂記前父母大司馬陳公清聲。徹于閭閻

至此之為。甕頭物子見太常趙公為令。應觀北上。嚮田廬為

資。齊其苦介如此。

今外官有到任。須知首祀神。次恤孤。次獄囚。次田土。次制書。次

庫。倉。次會計。次公廨。次學校。各房吏典。不許那移。堂事。違者斬

孫公丕楊疏請責守令以實政。今例有五事。評一曰實戶口。二

曰闢荒蕪。三曰供額賦。四曰興禮教。五曰備荒歉。

有司于訟獄。固不可徇權貴而枉是非。然亦當以尋常公務。平

心視之。不可以能鋤強。而有揚之之然。恐矯枉過中也。呂東

萊曰。若張大其事。所以彼不能平。若只處得平穩。安貼。彼雖

不樂。視前則有間矣。非以避其禍。此乃職分之常。原不必矜

陶女名。言曰俞天倪。婺源人。景定元年登第。授以蕪湖尉。攝本

邑事。有宗室與樵夫爭路。訟判曰。據儀制。賤避貴。樵夫合避

宗室。若論輕避重。宗室合避樵夫。

朱翼

朱

四

周濂溪為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先

生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遠

悟。囚得不死。卒薦先生王質判蘇州。守黃宗旦以陰術。繫

得盜鑄者百人。質曰。仁者可以術。穿人乎。卒公其獄。

雍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

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張釋之。徐有

功。以恕求情者也。常哀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其庸

人哉。

宋錢明道以翰林出為泰州。居常快。不事。魏公聞之曰。

兩部十萬生靈顧輕耶。我朝劉忠宣張簡蕭赫館選竟以政事為名臣。王陽明才名應為昂甲以時忌諱之二甲第七名。後以勳名顯是民牧之任。未始不重於史館也。國朝設輔臣以備顧問。故由史館入然輔臣張居正在館時。番心吏事後能汰冗抑浮。綽有治才。霍韜曰漢之賸相俱由郡守宋制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

程子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

朱翼

廿九

商

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痛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之。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張子為雲岩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度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誠其子弟之意。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作縣。凡坐皆書視民如傷。曰類常愧此四字。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

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游震得曰。人徒知和息為便民。而不知其長奸人。徒知訪食為除害。而不知其府冤。

江起鵬曰。聽分上極。害事然寄耳目於衙役。又不若虛心體訪於士大夫。

今之吏患約結而愚以為惡。任縱約結者。意有所欲。為而有所必。不可少適之法。任縱者。法有所可為。而下有必不肯中。務之意。故法勝則意窮於法。頻笈不能自主。而日虞掣肘于上。意勝則法窮於意。功令不能自行。而日虞其軼格於下。夫上

朱翼

廿

酉

掣肘則吏之意合於民。而不能盡得之於上。吏軼格則上之法格于吏。而不能盡達之於民。吏親民而至于不得以意行。將舉習見之疾苦。徒抱仰屋之嘆。吏宣化而不肯以法守。將舉妄意之功名。且希捷徑之趣。蓋法可以運意。而不可以束意。意可以調法。而不可以倚法也。

漢守令之良者。仲卿以廉平。次公以寬和。耳他如理劇禁奸。若膠東相。無稱焉。龔渤海以治亂。民請無拘文法。而所用皆法也。

夫法嚴賄交而苞苴之入。自若。法禁煩苛而杼軸之空。自若。法

慎遊微而符莛之聚自若頭會以法飲而仰沫於都內之金口率以法計而借潤於應聲之賦多算之令下而羨卒無一筭之復省繇之詔煩而衛士無外繇之減蓋崇縣在望則胃法圖之疾痾既深則指法蓋之民業可興解曰法未可為耳國盡可剔而解曰法未可罷耳倭函牛之鼎而彈丸可擲前即庶之材而井石可下朝廷之德意在官府文書而不被於赤子之身守令之循良在臺使荐牘而不既於閭閻之下夫法不得以資格為臧否而入粟明經之選一及高等則撫磨而駭矣法不可以雷同為舉動而登牘主先入之見一出旁

朱異

世

南

議則反唇而詰矣法不得以大小為去留而黃綬廢三尺之條一及華貫則扼腕而惜矣然且板索舉則狗名重地望則狗勢調世情則狗屬索垢垢則狗毀其狗名也中谷嘆而戶口蒙賞大東空而襦褲興歎其狗勢也龍以忌寵而罷技孤以憑城而不灌其狗屬也甄墮而圖渡海之舟灰燼而張燎原之燭其狗毀也太纖而曰捋鬚有錢鞭蒲而曰弥尾為厲嗟乎功名既損則眾可為殿而今且一登尉薦終要集苑之安撫字既勞則下可註上而今且一遭譴逐抱陸沉之懼欲吏治之興其可得乎

吏治之不肖惟是武健繆懦之兩者而至以武健之才行繆懦之見遂使下苦於不可控而上阻於不可問自非監司掣察吏之見而持之力必有如楊萬里所謂三不可問者而吏治終不可為矣

他日之臺省即臺省遇之中朝之知舊即知舊遇之由是訴其人則下其牘于人訴其法又下其人於法尚焉有良吏哉

江軾曰臨之以莊行之以恕則門內如秋而門外如春矣

江一麟曰大辟出入固不可不慎至於起人紛錮人前程離人婚皆大閹陰騭事

朱異

世

西

江一鵬曰向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近見審錄多有生路有司不肯開豁曰上司又謂我聽囑托也是以人性命易官也又見有司退聽聽其妄扳親屬代賠曰不完則難陞轉是以人身家易官也二者巧宦之術皆君子所深疾也

吳芾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

癸丑勅曰吏治官方今多頊敝指積習為常規藉因循為事才技用之彌縫精神疎於撫字甚者輕民命以恣凶威浚膏脂而克囊橐小民何辜而罹此痛尚其精白靖共持公守法與

利除害均賦平刑毋徇情以蔑理母背公以營私母徼虛名而獎實功毋畏強禦而侮孤寡若民歎父母國賴旬宣厥善用彰通達方啟其有違道拂人皆貪以忍謂愚民而無告謂天遠而可欺沾危莫之省憂德澤阻於下究則我祖宗成憲載在彙章厥罰惟威朕不敢赦

江餘姚曰人有血氣各有爭心窮鄉下民有忿恨奔趨於縣以求直也置之不理則忿心不釋匪往上而想則抱恨而復來祇見其多事耳茲一一明審之証捏不情者斥之俾不復告其中稍有情節抑鬱者批之宗族責之里約付之斯文一為

案

世

西

屢分則憤懣不平之氣久之潛消而理從鄉出爭端自此息矣且元其拘緝之擾衙案之費紙賸之苦誰不欲告息也况講息成風爭端漸泯又有不告官而自息者矣但在擇其良善者付之而毋使強梁者得以武斷庶不為害耳

江餘姚曰糧之難徵在履畝之不清又在此期之太密蓋窮鄉細民視縣庭如九閻畏吏胥若虎狼今日候比較明日候清算歌家則有支應房科又有常例所輸官者不過錢餘而他用且倍之故于於此期止分三限下民既省伺候之費又得以數日之力而完辦其銀一完其今年不見官可也又且

吏胥不得增換其間民既知分之所當完又知弊之無所施焉得而不完也

江旭奇曰征輸錢糧吏胥有抽換之弊只緣字號票簿無捷要法假如每一封書一號積至一百兩便換一字合總時將一字一兌豈不簡便

張敬軒曰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馬孔健曰周陽由暴酷驕恣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絕知交賓客之請公卿造請不報而孤立行一意者趙禹也收接天下名士陽浮慕之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而

案

世

西

舞文巧詆者張湯也定襄一日報殺四百餘人即中不察而腹果者嚴維也河內案猾連坐千餘家論報血流十餘里者五渚舒也尹齊之督盜賊不避貴戚而替甚于寧成矣楊僕之督盜賊以敢擊行而治効于尹齊矣滅宦之治主父偃及淮南獄徵丈也杜周之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深刺也張延年手申論死忽如神傅尹實穿地為虎穴籍記輕薄少年內之百人為黨枕藉而死謂之酷吏宜也却都為中即諫上擊野豕守濟南道不拾遺為中尉貴戚欽手守雁門匈奴不敢近至為偶人射之不能中田延年劾大將軍廢主而亦以酷何耶

才地

程子謂人惟識量不可強張子謂器局欲大識見欲遠譬之登塊阜之丘則十里不能隱登名都之鎮則百里不能隱登岱華之巔而天下不能隱也所謂識者惟其居高耳譬之以溝洫受則井斗不能滿以江河受則鍾釜不能滿以尾閭歸墟突則天下弗能滿也所謂量者謂其善下耳其豫之有素其微之有時其持之有故其出之有宜以卒然之應而關天下之安危以偶然之感而定終身之優劣有所迫焉而易攝而氣不為之挽有所交焉而易惑而目不為之眩有所發焉而

朱熹

世五

南

易擾而志不為之亂有所拂焉而易忿而色不為之忤有所觸焉而易驚而神不為之動即所謂識與量也張詠之刺蜀也方大閱而高呼詠六下馬東北高呼攬轡復行眾不敢譁宗澤令掖使者挾牛黃之令擾民澤曰牛疫乃黃時平則石再取再應使竟不得命魏兵西下費禕圍棋對戲終日無倦而識者知其辦賊曹瑋鎮秦州卒有降虜者偵知之瑋以為吾故使之虜及誅其卒狄仁傑不知師德之苻已欲出之於外師德不自明而武后言之乃嘆曰吾為安公所包容久矣豈準不知王旦之苻已也而數短旦真宗言之旦曰準對上

無所隱益見其忠斐行儉卒都支所獲瑪瑙盤以示藩衛將士忽為軍士所跌而色不吝韓琦鎮大名有獻玉杯二隻者一日出以宴客為侍吏所碎而神不變皆所謂豪傑之士其局詭如此故能名成而不隋功立而不偽垂鴻光于圖史流景耀於春秋也

雖朱之月一塵昧之則不見丘山外有所蔽也魏王之瓠堅而無竅不能受厄水中有所塞也利蔽之外則識易昏私塞之中則量易隘程子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愚謂學者在格物窮理去其私利之蔽而已

朱熹

世六

西

才欲恢宏欲奇欲儻養欲微欲深欲精欲粹兩者若相反狀微深精粹者所以為恢宏奇儻者也蓋千鈞之弩不為懸風發机萬石之鐘不為尺挺成響煉之至精而欲之至密鑄之至深而蓄之至厚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而索之不可窮矣苻其見彈求鴉則欲速不達投珠抵鵲則見小妨大鳥可以言才哉

本而禽聚乃能獲育萬物天通且然而况於人乎故齊戒澁神也而鍾鐻乃成累瓦三五而下後承烟君投林為戒視為止也而目斯無全牛望若木鷄也而關者乃反走兵志曰守吾

慶女發若脫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恫乎如稚子怯乎如畏
四鄰口吐弗張而後謀若泉湧踟躕弗前而後斷如電發夫
喜事若任當其喜有畏之用任事若畏當其畏有任之用
即可以致躬不可與籌國才可與展采不可與命幾惟夫懸靈
鑒於先物極智辯于契幽乃在識也猶之口耳手足以目而
神風雨霜雪以日而神也

昔宋李太初沆秦水旱王子明且具秉京師冠平仲準勸帝親
征皆所謂神契神解不可以言傳也獨見獨聞不可以象告
也張漢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不用則臨大事寧有智未

此鍊而進之道也夫識猶水也不流則滯矣周茂叔曰無
欲則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此澄而進之道也夫識猶鑑
也無垢則瑩矣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利廊下有二十五俊
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衆人之智智于湯武則俞
而進之道也夫識猶火也薪聚則耀矣至于捷給之大雖
口如炙轂然其議恒浮而不切机辯之士雖鋒如轉圜然
其智恒細而不賅彼蓋原無練之澄之翕之法也

文中子于溫彥博之問識也而曰無識蓋無識之識乃為真識
如燭之明所照有限乃意識也如日之光無手不照乃神識

也

事之來也果若高山之與深壑白堊之與黑漆無貴机矣惟
紛投卒遽不可為定故慮之千秋失之剋刻慮之四方失之
中與則安得無机机者動物也圓物也變物也難測而難定
難執而難擬左顧右盼則虞眩臨道踟躕則虞瞽事至而委
則虞痿專功逃罪則虞慢畏事首鼠則虞餒工矧拙握則虞
盤盖机非權不行百夫之獸十羊之牧非以當机也机非密
不神代造膝以奏童委屬垣于媒近非所以藏机也机非速
不運尚書省之牘停閣如山司馬門之使逡巡不邁非所以

决机也机非圓不流情形倏變而堅執前圖意旨遷度而膠
固不通非所以審机也夫風雨之至也而鶴鷄操其符陰陽
之變也而律呂表其應則在識微錄馬之微也而或師其智
則暨之賤也而或賴其用則又在廣受禹朱之明也左右視
子濁則河水而不見丘山則又在清虛身之痛靡不摩家之
之靡不笑故又在忠誠

人之智有所用以養神識有所不用以絕意識感至而机露机
露而行所謂無心之鑑乃真心豪傑也然而用豪傑亦難

矣。良父共御運竅共琴則机阻於事權之不一。展欲從晉。則欲從楚。則机阻于議論之不合。矯制既以為太極首事。又以為邀功。則机阻於左右之掣肘。豪傑之才。安所施哉。

宗臣曰：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卑其志者也。白首估儻而斤斤焉。為自附于古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弱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志小則才縮矣。

有苦節之貞而無濟變之才。命曰堅。勉有同人之譽而無中孚之誠。命曰厲。禹庖丁之刃。十九年而若新。發於礪。火人之承。

卷八

花

百

烟累九九而不墮。誠故也。誠則智。雖落天地不自炫也。辯雖雕萬物不自逞也。疑神于真。合氣于漠。以還于未。凋未琢之初而已。

鄧林之野不收繁枝。而收垂天合抱材。貴大也。五石之瓠不游江湖。則吁然無用。則用貴大也。鼉鼠之捷。不可以任九鼎。魯雞之全。不可以烹函牛。又貴得用之宜也。

綴刺組脩之才。浮煖鑄新刈之才。駁久數雕龍之才。任押闔縱橫之才。使何禪于世。用而言才。才嘗聞天為繩地為準。春夏為規。為衡。秋冬為矩。為權。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絕。春。

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故才合於規。矩。準。繩。乃能為世用也。

才用於曆。數則吹黃鐘之管。窺璇玉之珉。而攝授統理。才用于書契。則審科斗之跡。悟神鳥之文。而妬鬼夜號。才用于疆理。則剖圭析壤。裂土建社。上遊都會。不外吾與。圖才用于制作。黼黻繪繡。嶰竹嶧桐。以為羽飾。而五色八風。不外吾明德。才用於賞罰。則号旌車馬。析楊圍室。以為品則。而雷霆雨露。不外吾頌笑。是豈真含蕙孕龍。而生重瞳駢脅。而異我養之者。豫也。

卷八

四十

百

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益益也。与其未離于地。無以異其已成。而碎破瀾漫。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益益也。無以異矣。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與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其在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濟。亦無異其在江也。聖人之才。要吾性本末之作用。豈假於規。恢。凌。厲。執。雖然。志與量。尤要為志。所以運之。而量所以居之也。

胡居仁曰：人苦無才。只是不窮理。明則才自長。又須養氣。以充之。存心以察之。忠可貫金石。誠可質神明。大周弗容。虛周弗受。無欲而恒清。無。

暑而恒平豪傑之心也明足以察治忽之幾斷足以剖糾結之惑強足以勝艱大之任權足以酌變通之宜容足以藏權敏足以應卒豪傑之才也有其心無其才則無以破拘牽之見必且膠固而不移有其才無其心則無以黜頹忘之私必且遷就而無定故必心以主才不役于才才以從心克副其心然后可以時贏時縮隨屈隨伸歷百折而不回濟萬變而不匱

刑仗飛持寶劍涉陽侯之波夾兩蛟而知其不得活也瞑目據臂赴江斷蛟而風波畢寧故人不可以無膽桓公伐孤竹山

朱翼

四十一

四

行三木朋曰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其壤一寸而仍有水焉乃掘地得水故人不可以無智膽之用靜靜靜於方智之用動之鄰于圓膽之用執而不搖智之用變動而不居有其膽無其智無以成其化裁之妙

才貴藏也不貴露也雷雨藏於天水木藏於地天地藏於四時君子順陰陽之正取六氣之辨審乎無假而遊乎無間語默成文象左右中規矩身合乎氣氣合乎通通合乎虛煖然似春悽然似秋啾然似夏而落然似冬申其句而拆其甲落其實而取其材旋相為宮而不得其迹故曰顯諸仁藏諸

用

局于跬者方圓異型小大異受剛柔平直異用五方風氣異宜途不可以為蓋梁塵不可以室穴鍾鼓不可以當玉帛子矢不可以當耜惟夫載道者矯以為方直以為矢禮義以為干櫓忠信以為甲冑得雷雨之變化而窮水木之流形無可也無不可也

妙執易之時義也藏至險于至順師之所以蓄眾也藏至動于至靜復之所以自知也而孰知夫藏至順于至險藏至靜于至動者又解之所善困時也

朱翼

四十二

四

邢和叔口吾嘗常須愛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天之養才也其棟梁者必植於幽岩遠谷以虎豹虺蛇為衛故得飽雨露霜雪以全其天年然后可以當工師之巧而運卸人之斤龍惟深潛也故得成其鱗甲而可以挾風雲劍惟重讓也故得完其銛銳而可以格犀利其才之貴於養也久矣夫事宜可嘗試諱為才先定之故未出里社而均平之志見於宰肉未脫髻年而澄清之慮寓於掃除舍蔬躡躡而牧民之術端露於上林之羊守舍居閑而鍛獄之能訟具於堂上

之風

愚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在易有之艮言止也漸言進也止而後可進故艮而受以漸也蓋止之極至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又何身與人之外得入其中而搖之夫以其進也取象於鴻干之危盤之安陸之泥蟠遠之天飛隨其所試而無不利此豈漸之能乃艮之能耳向使止而未極思不免出位道不必光明則其動或兇乎窮矣

天下事非必揆諸道義萬不可為者不為即當為之中剛柔燥濕異情先后緩急異時大小輕重異勢斷非攘臂奮袂見事

風生者可為而惟其沉毅者能勝之也

無所易故其意念深無所迫故參伍詳無所泄故神氣凝無所隘故器宇闊無所亂故操守固

草木不飲其液則不能敷榮昆虫不蟄其身則不能振奮人而不能靜其養則不能致遠故退不勝者談笑當衰甲之變意念自下者冒白刃以折崔慶之盟毋輕以債事七母重以喪功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自有會焉

備未得之資稟通才本於學養蓋變化如龍非人所測必有養也昔陽城為司諫以裂麻顯為郡守則拘攝字若拙若樸

子瞻其受昌黎之論可見其有養直指公為今在堂循良真高隨時變化常胎書子曰諸子百家遊流窮源非異人任則公之所養可知已

羅司成曰吾人遇夾意事或橫逆之來不可遷怒怒不濟事當思所以處置之方此是真才幹

薛文清曰瞻欲夫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察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取幾伺曰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拂意泰然此非養盛者不能也

朱子曰平居儼然若思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朱子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既靜則其應事愈得力

朱子曰令人道幾句詞作幾首文字上一二封章六尋常事輒侈然以豪傑自命而俗眼亦群然為他氣驟驟綠他原非大器原非淫養始則要把天地間好品格好聲華好富貴占盡竭盡伎倆既為多一滿字便汨沒濡首而不能自拔而訖

訖之狀令識者觀之如塗豕蠹蟻之不敢近午之天忌其滿人發其私穢狀莫敢醜態畢露乃厭然而氣沮色喪無以容

視息于人間矣朝廷任養若輩不得一臂之用可羞也夫

海忠介公曰才滿天下事不立于天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為蘇子稱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者楚夫其富貴有失其勇蘇秦張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慎于心則餒矣始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養誣誣之力

虞集曰吾竊于未子剛之一言而感焉夫剛出於氣質者固有所偏勝矣其君子之剛也以不義為羞則能無為其所不為矣羞惡之心發見也細人之可以理服者是知理之所在矣是非之心發見也剛有善惡柔亦如之柔之順從迫於纏繞

昧弱不能大有所發明剛之惡固有過暴之害以其介之屬

朱翼 于陽也一日或有以自反不可禦也

胡居仁曰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

鬼谷子曰足履平地徑咫而廣半互而進之無弗適也若置棧

桶于平地乘而履之則危跪而不安移而架之澗壑越者必

汗溢氣奪股栗毛寒又移而架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

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

無改而神有變也

孟子言求放心即子言心要能放放心者自放也如雞豚出於

枘柵心放者吾能放也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絳鏃在手也

張敬軒曰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宋陸游曰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

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

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青氣懾岑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

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勲勞唐介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

以氣為主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關富者

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文章德業皆以養氣為第一

義 呂端于真宗初立之朝必審視太子明白方下拜呂夷簡當仁

宗時內宮失火入衛夜間必見天子方下拜何等慎重豈疎

氣做得來張公泳當萬軍高呼已亦下馬萬呼韓公曰琦亦

不敢承當此事

朱子曰游談聚論習為軟熟卒然有驚何以得其仗節死義

曾操請劉玄德宴賞青梅忽然陰雲漠漠驟雨將來從人遙指

天外龍掛標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潛大則握雲拿霧翻江

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身升則飛騰宇宙之間潛則伏

于秋潭之內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當今春濃陽和盈溢龍

得其時也與人無異龍得其時則飛昇九天人得其志則縱

宋

甲

雨

橫四海故龍可比世之英雄也。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論之。玄德曰：備愚濁眼目，安識英雄？操曰：公休謙，必有主張也。愿就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公路，兵糧足，倫可為英雄也。操笑曰：塚中枯骨耳。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表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以忘命，乃疥癬之疾，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世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大笑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

宋

甲

雨

此篇文字其論英雄，取為爽快。司馬德操謂識時務在俊傑，俊傑與英雄當自有別時。以孔明為伏龍，潘陽節流覽千古，佐一序說，亦以孔明如龍，是以龍喻英雄，最善名狀。周公瑾輩俱以玄德為人中龍，又以為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諒此操此時極為得志，如龍之方大，方升，玄德生平未達時，此却恐操謀害，恰是能小能隱之龍也。然說當時人物，二公俱極有分曉。玄德當時不推操為英雄，直任是愚濁無識之人，操實自任。將玄德作陪伴，但他先說玄德久歷四方，似為推托他人，厥後不覺技癢，玄德至荆州，屬當升騰，亦不覺露

出本相。髀肉生悲，几遭蔡瑁之手。忘却青梅會中檢點。安樂公在司馬昭坐中，言此間樂不思蜀，恰似阿翁畏蜀技難。者得許多禍患。夫蜀人思漢，非吳之比。禪君如皓之便捷，終不免矣。予嘗嘆董卓以外郡刺史入朝，便能廢立，能弑太后，此等氣魄，過于曹瞞若用之于善，自足推倒一世人豪。曹操在外屢建功名，董卓屢戰屢托，其声势弟若也。曹操左右猛將如林，謀臣如雨，董卓僅一呂布一李儒，其他若權若現若稠若濟，若肅若庸，皆庸才耳。其羽翼更弟若也。操之執后殺妃，尚多掣肘，而卓崛起孤立，乃能逞胸臆于脚跟未定之時，即

樂翼

標進身以事之終不奮于一劍及至西京遷都諸侯之兵皆
逃遁而不相追卓固六一毒龍我但時勢與操六微有不同
耳蓋聞武王伐紂前歌後舞而入朝歌何等容易厥后周公
遷殷頑民居于洛邑感化三世方能華心又何等難我想桓
靈之時殺戮名臣民如在湯火中厭漢極矣故卓得乘虛而
入及至操時漢祿柔弱無殃民之事民乃更思漢家先世功
德此操所以較難耳但子搃不愿世間有此等英雄也龍不
易養英雄更難養卓厚待操操便欲刺卓操厚待玄德此時
玄德奉衣帶詔討操矣玄德歷數英雄已及韓遂何故不

四十九

四

言馬騰蓋騰方在朝且與玄德同奉詔討操故為諱之德操
所謂俊傑擇主而事一心不移非此輩英雄也至於關羽以
取天下則此等英雄亦自羞之矣

陳孟常曰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者也元平劉秩其
土龍乎孟又有毒龍焉其怒而飛白日晦而土山崩若高歡
李密輩則可慮也

秦之龍鄭也弦高販於周以桑韋先十二牛搗之孟明曰鄭有
倫矣解甲而還楚攻魏唐且九十餘西說秦王為之濟師烏
九數犯北邊田疇躬耕徐無山中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

朱翼

五

南

貢烏九授首王宗侃洵虜彭州王先成出奇而流亡盡出宗
侃意消百姓邊業宋紹興魏勝以忠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
金主亮環攻之不克江致恭舉知兵科不統岳大尉以少騎
攻楊么水寨乏舟餉恭為籌餉傾家贊濟之么平竟隱去開
慶時張惟孝以下第進士出空頭勅徵兵五千解澧岳諸州
之危諸數子者名未聞於人則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則
善刀而藏之不為爵勉不為祿勸以憂社稷真豪傑也

胡敬齋曰三代王佐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
洪覺山曰王刑公吊賈太傅詩有云古人事一戕安肯肯然為
哭死非為主吾心良不欺蓋二公負經世之望皆有急天下
之真心賈傅欲洗漢高馬上之陋故下手以改正朔易服色
等事刑公欲起宋祖疆圉之衰故下手以青苗保甲等事不
知漢之所先在用詩書禮義之儒而宋之所先在選蓄財養
銳之良也二公之紛更皆其真心不欺但恐俱無轉身歸看
處耳遇不過誰幸哉

品鑒

顧涇陽曰孔子說舉直錯枉直明是君子枉明是小人但謂之直必然是是而非非又能匡人畧無依違下面公論極端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怪他謂之枉必然是非而非是又能阿人曲意求媚下面公論極鄙薄他上面人却容易愛他若一味清苦朴實忠厚謹飭之君子與一味貪汙虛浮苛刻恣肆之小人誰不舉之措之必連直者用之枉者亦之方練徹底喚做真用舍聖人下此二字將人品與用人者情狀推勘至纖毫含糊不得處纖毫毫強不得處其指精矣

朱子曰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為此說

爾雅棧謂之楔歷謂之臬大者為楔小者為臬

劉孔才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臆力過人謂之傑

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過萬人謂之傑

人之智机勇决既與民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其不足與斯也艱阻未試而謂功不足與圖也一挫其銳則折而不振此品之下也負其才具不勝技癢是以見彈求鴉技珠抵鵲欲速而見小其強可挽其燥可激其驕可乘其欲可秦識不勝才者也其光外陰其氣內盈尋

之不易其方測之可窮其際是養未充品者惟夫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應弗膠於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淵然獨慮莫見其迹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

胡文定言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偽范濟美曰公却是至誠文定遜謝范曰子發是偽為善公是至誠為惡吾聞文中子曰吾應見偽靜誑儉者即子發矣

陸五臺言與人初交見其人激昂慷慨疑其太露後來人品却可觀初交見其沉默服其有養後來之人品却多卑瑣

朱子曰

顧涇陽曰聖賢以義利分別君子小人莊子乃曰伯夷死名盜

竊死利是將名字換達義字名利等耳誰肯承批名字故又

曰名義讀水滸傳令人喜為盜讀莊子令人不愛名好名中人不屑亦不能托不屑以蓋不能乃穿窬之盜耳

才品學識四者才之槩也兼有之即荀卿所謂知道統類大儒

也捷得其二即賈誼所謂知足謀國行足率民大臣也僅得

其一即劉印所謂偏才之人善有所專而理有所失者也

高自位置妙有風期托芝桂之幽芬挾風霜之遠韻品也敏能辨難投可解紛圖應起於咄嗟英風流于俯仰才也方戴五

車架探萬軸綜瑤瓊之秘牒緯五笥之縮范學也昔照亭遠
靈心四朗覽事竣以不消察物情而靡眩識也

粉斧峻其品題月旦通其聲價龍鸞經其著藻馨瑄揚其音徽
士推之為銜國倚之為扶勳書舉日譽擅挾天世之所羨固
若爾哉

弄之所以貴昆吾也為其烹也劍之所以貴湛盧也為其斷也
試之而不能效則釜鬲刀削得以其利格故才足以副之而
品乃始起也王良之布被瓦器為艷恢所嘆而無忠言奇謀
則見訕于友人王衍之瑶林瓊樹為安豐所推而徒雅詠玄

虛實貽禍于晋室長袖之宜於身也謂其為舞也多錢之利
於家也謂其為賈也試之而不能則短袖輕裝得以其巧
勝故識足以運之而學乃始大也班固濡足於實憲之門即
書藏東觀何取一家之言許敬宗回面於景龍之代即博識
帝立祗慚二九之選蓋品而濟之以才則中衢之尊也否則
無口之咄也學而生之以識則雲錦之机也否則自封之璽
也

孔子嘆才難蓋篤言德也皋陶所稱言德實六言才如才也而
徒要異察靡趨然遺迹而凌世究且乘人閱捷聘其閃鏢

之智以鈎奇德也而徒株守途循斤然拘學于縲墨究且

拱默隨声立於不敗之途以藏拙蓋孟子之論才也本之性
與情合而不盡其才要不以言人元愷之賢而曰才子渾敦
窮奇之類而曰不才聖門本論德而治賦足民礼樂皆才也

然性情不同而才亦異烏有敏之才有養之才有殺之才有
斷之才劉穆之東政內籌机務外供軍旅耳目手足泛應不
晉非敏乎謝安石當桓温僭逼秦兵驚撼而鎮定安閑非養

手冠萊公決策澶淵厲声鼓衆非殺乎韓魏公撤簾反政填
勅既奸非斷乎然而才貴全不貴洎貴藏不貴露貴藏不貴

隘是所謂盡其才也蘇洵曰德可強才不可強夫德以養性調
情而才為性情之發誰謂不可擴而充哉

李卓吾曰觀水之沈洋奔騰而知其山下之泉靜而深也觀木
之扶疎挺秀而知其地中之根深而固也故善為學者明休
以適用而善觀人者因用以知休

范祖禹以高下游才謂有君子小人而所取齊聖廣淵明允篤
實朱元晦以擔當論才与小廉曲謹不同而云能擔有餘勉
不足呂本中謂大臣徒有德望無才智難与辦天下之事情
伯淳謂人臣於君當竭其忠誠致其才力闕一不可夫貴莫

此之馬者為能千里也然不用之千里而用以蹄齧則舉
何為寶駟龍之珠者為能照乘也然不用之照乘而用以彈
鼠則位寸何取人臣而不實心為國用雖有才何為苟其以
故車齏馬為廡以斷金刻頸為信以擊琴曲器為恭以絕趙
尺步為忠一旦人主有瞑目切齒傾軋之患人臣有抱腕聚
唇嗟喑之禍此屬何異声音瘵瘵索解結哉

夏后氏之鼎鑄以九牧之金度之廟堂為國傳焉然以之烹雞
則不能為釜鬲之用吳鉤湛盧陸截犀兕水斷鳧鵠萬戶之
都不易而之以宜履則無以效刀錐之能劖印曰一官之任

朱翼

五

五

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明於大小之分矣
今世推才士以為鋒望節士以為鵠而國家恃才為羽翮之
資倚節為筋幹之具信之如列眉而收效若券取惟其真也
然天下有合節之才可與任艱大有維節之才可與應盤錯
有沾々之小才可與奏奔走而似才斷無當於成敗之數有
合才之節可與鎮社稷有無才之節可與挽流俗有枉々之
小節可以表閭里而似節斷無當於名教之重何也黃鍾大
呂或不可從繁奏之舞而瑤窈玉甌或未必適烹飪之用六
理所必至也故用才士在於善駕馭之而用節士在於善培

植之耳乃才與節又均足為國家重矣譬若丹與素相映以
成采其與苦相和以成味我獨怪夫偽者如剪采亂花神理
終不似也

國家居常無事即株守者可與聖語同功惟一旦有急其中有
机如可見如不可見如可知如不可知似輕而重似平而波
似明而幽俄而方止俄而圓行孰定其倪候爾沈蟠候爾天
飛孰定其鄉見為羽浮見為金沉孰定其象苟非神於審机
則有一本而不返極重而不可收者矣惟夫豪傑之士身當
盤錯艱危之衝時值轉盼咄叱之頃執其轄而車乃可驅馳

朱翼

五

五

轉其樞而戶乃可開闔可以行康衢亦可以行羊腸開戶象
乾闥戶象坤鬼神不能測其幽蛟龍不能象其變風雨不能
擬其疾鈺若干鏤之割而不見其影奔若騷驟之驚而不見
其形所謂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顧濟
變以机也樞机以識也苟非豫象神識則有枝駢于聰明多
方於鈎鉅入於机巧也者則有陽張而陰翕將取而故與入
於机也者則有美世態于股掌乘人而開其機奇發而不
預其安入于机窳也者欲以愚人先以自愚欲以成事反以
敗事先之為未卵求夜後之為見免顧大泥之為刻舟記劍

驚之為唐肆求馬為得夫机宜哉

無功者庸臣也有功者勞臣也無功而有功者望臣也庸臣百不敵一勞臣勞臣十不敵一望臣管仲曰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職而責其成事夫臣而僅營職也則一手一足之烈耳狎有非常之變何以弭乎豈非子曰明主有貴臣無重臣彼知重臣之耦君可慮也而不知朝廷之虛無人尤可虞也重臣者有公忠不二心之節如金之堅丹之赤水之寒試之濃淡一也試之得失一也試之夷險一也試之生死一也積節生名積名生服積服生望天下有積望必有白望段干木布衣

朱翼

卷七

百

之望也武侯式其廬而秦不敢加兵汲黯近臣之望也淮南為之寢謀杜黃裳司馬光大臣之望也李師古不敢跋扈而契丹為之勅邊蓋利不能搖威不能怵敵人計無淺之有遠巡自嚴耳醫有名聞諸侯者不如聞于閭聞於閭者不如聞於家由家而聞而諸侯望所積也彼白望者澤靡而蒙離虎之稱鼠脂而冒連城之價如殷浩房瑄雖有山桑陳濟斜之敗而社稷無恙猶可言也社教之忌剪其社稷如楚之子玉趙之季牧皆以誅死禍不可言矣是以明君不雜卑其身為登谷而抗其臣為泰山乃自為社稷計也

公孫綏子謂三不好惟是立德立功立言夫既有程矣病於不

至夫既有居矣病於不誠未聞外局而飾為至未親一班而飾為諛篤于物而比於方者皆可以博煖之妹之譽市沈沈瀉之聲安所稱不朽哉黃叔度流亞顏子而僅以外史著龜山龍號柳下而碌碌無所建明吾不知其德郭令公扶唐祚而窮奢欲冠萊公定宋鼎而矜功伐吾不知其功楊子雲草太玄而遺垢美新柳子厚文有理而失身死友吾不知其言韓魏公之闕文章司馬君實之失言王霸而祢正平美筆鸚鵡揚圭簿關捷色絲豈以其重若此輕若彼哉夫勸修

朱翼

卷八

百

之藉口是揭竿之盜也高曠之立幟則分門之敵競執牛耳者也咫尺以自效是遼東之豕也功高而憑陵則毒龍飛揚海水激立者也初學之摘藻是茝蘭之支也文勝而效鮮則塗炭之戲婦問粗枋者也三者交相為資亦交相為詆故有議紀續麟閣而致君無術者有謂長鏡大劍不用毛錐者有訊致位兩府而退虜無策者蓋不啻左右袒而兩雲變矣牛鼻炙雞用反詘釜珠彈推用反詘丸君子之惟新于用耳愚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不取夫以管寧而同處者其心助逆大斗貸民者設志

策國能舉仲翁不能兼政避居於陵而反亂大倫李克之術窮矣

愚按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財而觀其仁告之危而觀其氣醉之酒而觀其節推之慶而觀其色夫以帝丘之對其流也佞柱下之期其失也固富有三婦不害為忠不死雀難不害為賢莊子之術六窮矣

朱子推易理曰九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介可疑者君子也依阿澆恣回互伏隱不可方物者小人也

朱子

李九

西

晉惠公以握玉而傲情晉文以肅命而啟霸卻孽以燕享而兆亡冀缺以恭敬而昭德威儀之可以識人也草虫見子履之恭大明識子園之亂既醉占蓬羅之賢鴉奔卜良霄之淫言語之可以識人也含是而求諸他術繼可以盡得天下之情六非所望於聖世况開伺察之門不止於失人哉

碎首之與折檻若同直緼袍之與布被若同清伴鷺之御史凡與蹇諤爭烈終南之隱士統与首陽齋鳴抗疏明庭或感激於憲氣敵車羸馬或失色於破釜甘心鼎鑊致設心於鈞奇揮金不顧或灰心於末路故辨材者當論事之是不必徇其

名當原其心考其時勢而不必其迫之合也

天下有真才有似才玉之為璋璣璞瑛不同而均之堅良金之鈞錙銖兩輕重不同而均之適於用真也驢牛之黃似虎出秀之莠類禾白骨疑象欲混玉似也故相馬以肥而飛兔腰象漏矣相鈞以室而吳干越鈞置矣

如縈如組再試多蹶則末路難長於室穴短于衝城則大用難鳳翼其外蠖蟻其中則純白雜

班固古今人物表列九等之叙其說曰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以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

朱子

李

西

為惡是謂中人故以聖人為上上仁人為上中智人為上下愚人為下下而其餘則皆中人似當於材質之較矣然顏淵亞聖與管晏並稱則詩矣伊傳大賢與叔向同列則舛矣縱公伯寮視鮒于老聃之後則非倫矣揭曾參於游夏之末則失次矣其他躋駁張晏嘗非之則固之論人未當也劉劭人物志言十二流之業其說曰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用也三林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徵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佞傾之材司寇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

文章之林園史之任也辨給之林行人之任也職維之林
帥之任也似當于任官之法矣然子產遺愛而儕於西門則
精粗不辨矣樂毅傑材而等於曹丘則忠諫無別矣目趙張
為俊倆則能吏之績隱矣名子夏之徒為臧否則洙泗之傳
晦矣其諸疵類李德裕六嘗非之則印之論人未至也
十步之內必有豈草豈以天下而無才哉顧全林難能而偏材
易失真才難得而似才易眩驥驥不可以逐鼠言殊性也梁
履不可以窒穴言殊用也才何得全魚目雜珠燕石亂玉則
任目之難脂鼠混璞車輒疑翔則任耳之難相充實真我六

朱集

六上

而

惟是博求而精取之故世無料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焉如
求全也則稷契夔龍各一其任未聞兼矣如眩似也彼朝夷
暮路舉劾六安憑其造父為駕齧膝乘且且千里庸人御
馬敵策傷吻而不進善用人者六若是爾

人之才與品不盡之言與事故當觀其神古之賢者少能者多
今者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六未現
其神耳事易怠而其神守也事易驚而神定也事易懼而神
服也事易忽而神周也與缺之耕其婦能之如賓曰季以為
仁費禱對奕無倦來教決其辨賊謝安沉海風舟不泊識者

審其鎮安朝野柱温伐野而劉恢以濟博決其必克謝玄履
履置必得所和超必其立勳皆所謂觀其神哉

吳小窓曰多情者不可與定妍媸多詭者不可與定取與多氣者
不可與定雌雄多與者不可與定太住多酬者不可與定是
非况東人倫之鑒而可以一或心與耶

典則在望也英風勃者詠墓木之已拱英奇可採也良士番
番者請駒齒之未牙也是未知東之夾日於崦岫而子奇化
阿于稗齡也前者恨積薪之居上後者苦棘駒之不前是不
知樊滕受東于淮陰而賈生難先於絳灌也才豈可以年資

朱集

六上

而

齊我

功名之士乘風雲而附驥翼其大者股肱腹心而次亦禦圍干
城就使舉事一不當而持衡戴筆枕得以絕其后是故枋頭
祈改于孫史背關騰落於温彈其為益大而其損少也議論
之士委金石而傳銀黃其大者光焰萬丈而次三懸金闕門
此非不確視看住而溥米雕室其為損大而其益少也自道
德之士出而二者皆下風矣彼其洒沫性真咀嚙理趣格致
誠正足以樹披揭而振琳瑯若曰通學不明即宇宙忘忘
耳不虞涸之者之眾也述道必孔孟而口耳流弊數載必伊

呂而施為跋扈是故公孫曲學以阿世金陵經術而滋亂其為益大而其損亦大也

夫言特洩于唇吻功實見於厝注而德則極于淵微言為花萼功其枝幹而德其根莖也言其丹艱功其檟棟而德其基址也

外德以立功是燕然勒石之誇也外德以立言是行陰蘭室之誕也苟德可廢功則闇把微燐而眩歎無用果勝于登籍勒鼎之奇矣抑德可廢言則識羨落羽而枯楊無華果優于起衆振頽之文矣

李三

李三

西

道德其体功与言其用也可相有不可相無其要在於存誠立則可以泰衾枕泣神明而為真道德不必天堯無垢以虛研性命也誠立則可勒龍臺題銅虎而為真功名不必管晏中韓以繡跡動猷也誠立則龍池白雁之徵詮將以納立策捧樞星而為真文章不必乾竺柱下以宵声佐述也

李廷机曰本之遠者其末茂膏之沃者其光燁故九功叙禹貢述堯典英伊訓陳益梅調說命筆郊廓定周書蔚彼皆德臻神聖發于持滿而流于既溢析之則三合之則一若夫蕭曹受命于草昧丙魏高謀于岩廊金霍受遺于倉卒馬鄧定亂

于勅勅屈宋嘯歌于楚澤董賈挾策於明光班馬裴英于史氏机雲振藻于詞場吾亦何服別其雌黃

吳小溪曰看中人在大處不走住看豪傑在小處不添漏張敬夫對孝宗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

蘇子瞻曰孔子謂剛毅木訥近仁又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擗我于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可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李卓吾

李卓吾

西

蘇子瞻曰孔子惡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江旭奇曰子瞻言淵明飽則雞黍以迎客尚未寫盡淵明真態奇規尊生八牋記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此其情實視微生之乞歡仲子之出哇何等扭捏可憎

卓老謂蘇能濟人緩急白不能也孝宗謂賦忠書謨論不顧身言諒哉

包容

朱子曰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道德誠重矣然譬之水流為川止為澤通氣為雲有二手我今之人方縮通綸即營蒙索既列刻存益競刀雖不過誇駟馬之榮侈名位之寵都厚賞據崇秩以自豐其於道德功名蔑如矣論士於唐虞不以箕穎之高而鄙巢爰論士於周不以首陽之節而貶周召五純湯桀乃一介不取之尹也三黜

朱翼

六五

而不去亦三公不易之患也何必薄視富貴功名而僅取道德哉

並育並行天地之大也孔子贊堯曰大哉豈不以官牧四凶並收之為大乎想其孱功治水宣力亦多矣至于後世數馬以對入里必趨石內史豈不醇謹然居大位無匡救之益酌水明志吳虔默豈不清操然刺番禹而為盧循所執高志直情者孔文學也乃相北海而政散民離風流沉整者房次律也乃帥陳濟而與尸敗績至於受金之陳尸牖乃能安劉固貨之陳子公而立功萬里馳騁進取不師道德者朱子元也而所

在賊辦擅為府作府道泉盜鑄掠賣者郭元振也而討安

四鎮翊贊奉天蓋大而小之是谷劄毛柱摘齒也小而大之

是蓬鐘推測地也因而大而兼責其小是見盧梁衝城而欲

兼室穴也曰小而弄責其大是韓盧善走而錢其驕服也

范文正公曰人之有才無瑕類者自應用於宰相惟賢有可

用不幸陷于過者不過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

溫公欲蓋吞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

人才皆可以用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耳

沈忠敏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豈可謂一時所用

朱翼

李太

皆不賢故黨之一字當論于宰相當路之日而不當論于去國之後

鷄龜豕零並效刀圭輪困雜奇同就絕削資攻玉於他山成粹

衮於雜服則輻輳之功可集矣有用則能呼不遠虛板則康

覽亦置則絲拔之治可課矣孔融房紹可使風議石慶隱之

可用坐鎮陳平朱博亦預紛紀之司陳涉郭震必處瓜牙之

任不惟環顧審命必庸即國能賈亦弗棄矣不必元愷後舉

即共工伯鯀亦可試功矣

放龍蛇於道驅虎豹於山人徒以為聖王之仁民而不知其為

愛乎物也。聖王之愛君子猶民。猶愛小人猶龍蛇虎豹也。苟無有道與山以為之所。必且相搏擊而後噬矣。

今世論人尚標格則希拔俗之韻。艷博綜則矜腹笥之奇。夫周自有周名。何煩乎後車。齊自有高固。何求乎射鉤。漢亦有陸賈之語。葛不疑之經。何以推絳侯而奉博陸哉。

然名可勸。曩屏而道義未必。慎隱衷望舉。可傾黎庶而意念未。必通神明德業。可齊聖賢而心體未必。符太虛君子亦惟用其長耳。何必瑣。然苛責其他乎。此韓魏公所以不欲太分。流品也。如必欲流品之分。則彼儒畧通才可與濟時。雖與荷

朱翼

卷七

四

重。清標亮節可與振俗。雖與通方。皆棄而不錄矣。

委師德之唾面自乾。與呂蒙正之聞訕不怒。皆諧世之雅量耳。非相度也。相度之包容。貴有作養人才。獎進士類之室焉。師德之容狄仁傑。王旦之容寇準。蓋庶幾焉。

孫明復兩索米於范文正公。而與之後。以明經術召公曰。倘曰循索米幾。日沒矣。

事期濟困即多智之平。與少文之勃同也。忠能匡主即慈直之類。與恢諧之朔同也。等之為相。即石慶之介。申屠丙吉之儔。魏相同也。等之為將。即李廣之視。不識充國之與衛青同也。

語經術則梁石望之。夏侯玄成。彭祖更始之流。師守專門。義宗

訓詁。各成所學。可也。語吏治則勃海。潁川。南陽。京兆。扶風之。理。勞。殊。方。樞。拊。異。路。各。整。所。能。可。也。語。議。論。則。石。渠。珠。崖。之。議。勸。學。興。禮。之。議。益。鉄。權。酌。之。議。若。玉。帛。交。會。筵。篚。盈。庭。各。不。相。猜。而。各。盡。所。欲。吐。也。語。文。章。則。馬。遷。相。如。之。文。鄒。陽。枚。乘。之。文。劉。向。楊。雄。之。文。若。金。石。交。和。綵。竹。迭。響。各。不。相。齟。而。各。極。所。欲。言。也。

朱翼

卷八

四

小人初未有害君子之心。而最惡被彼以小人之名。小人未嘗無為君子之心。而最惡沮彼以君子之机。然則轉移小入者。非惟世道望之君子。即小人亦望之君子。何則。人非有生而小人者也。平旦之悔。亦未必無一。經指摘。隨遭。眾射。無所復之勢。不盡去。君子不止。此時更欲調停。不可得矣。蓋調停之說。獨可行於形迹未分之始耳。

漢之黨錮。其禍烈矣。然而李杜諸人。尤以氣節爭也。唐之南北。其事備矣。然而牛李諸人。猶以事功爭也。宋之洛蜀。其局分矣。然而蘇程諸人。猶以學術爭也。若夫中無一定之見。而外逞意氣之爭。抑又何也。蓋其君明不足。以燭毒而決。不能以責成。故其臣外無所別。而中無所營。是亦養之使鬪。聚之

使爭耳至於君子之黨愈分小人之黨愈合則眾君子皆滯然其於小人之手而小人曾不一出新亦大慨矣

昔大挽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義和作占日占儀作占月石益作占歲胡曹作衣羿作弓蘇作城祝融作市高元作室虞姁作舟奚仲作車赤冀作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水作服牛咎錄作獄巫彭巫咸作筮聖人兼而用之耳

日照風噓雷震雨潤不可溷也分而各展其能不可缺也總之則共效其用

王素為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

朱異

李九

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活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介特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弗作刑官今言官之枉尤甚願可輕即司馬溫公為相致人自重耻言人過失亦公有以風之也

高宗謂臺諫言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若果碩大體不指摘細細豈惟陰德不淺亦可成忠厚之道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宜奉以周旋也王晉時為司諫知無不言每愛惜人才不專彈擊惟論安危大計

士夫立朝當使人有所憚亦有所容有絕愆糾縲之忠無折檻

引裾之逼有揚清激濁之激無吐頰感氣之容有蕭憲貞度之嚴無察淵東溢之病有絀淫去蠹之法無櫛髮數株之苛三尺不可撓而破柱戮奸詭簡告密不為也檢不可近而搜索城社快志決痠不為也其正直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如寒星列石之不移其忠厚也如谷之受垢如川之善下如皎月之麗魄其於已也行不愧影也履不愧衾也其於人也

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不以人之敗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乃古道哉

朱異

李

君之道在於明而斷故頑諛之威舜不肯僂臣之道在於公而恕故德讓之應禹欲兼收昔孔明之行法如嚴嚴新馬誅彭廢廖毫不少徇而其出師表則惟舉費董向罷之類而未嘗糾一小人蓋以薦賢者人臣所以廣忠益而分別邪類使無自新之路亦非國家之福也某也象恭某也杞族其君言之則為明斷而方鳩孱功試可乃已自臣言之亦未始非公怒也何也小人之名亦小人之所不愿居而君子之稱又小人之所深忌語曰處死不擇音挺而走險蓋包容之則有以養其愧耻之心而不羊於相攻故暴變諸人不欲有激揚之節

正為此也苟好格於標植而不察於事端露於町畦而不詳於制變及至水激而波濤生人激而奸謀奮薰以香自燒嘗以明自灼亦何益哉故吾請易至矣而得君子遇小人之術焉揚於庭則曰屬壯于頄則曰凶而其道則曰健而說決而和焉耳夫決而出之以和此亦孔明之術也

今之君子各自為是則善遠之示其弟子也各有兩非則膏慶之拙其工人也旋而可以為是亦可以為非則鄉析之持兩議也同乎已者與之是子車之瑕也異乎已者棄之是昏門之瑟也亦且同之中有異之中有同是鳳其山鷄其別也

其意乘為愛則徐公可以豹勝也意乘為憎則徐公可使皆益也愛無常愛憎無常憎則無益而子可以朝暮易也其賄昧借譽則鄭人緩之矣其孺也銷鏢為毀則直不疑之盜其金也善復為毀之復為譽則伯夷盜跖亦皆無特操也有好為察而佯為者矣非戴離之伺李史韞車則子之之試左右白馬矣有好為聽而眩焉者矣非李季之為人為鬼則路人見蛇為神矣有似乎夸者矣或以為滿吾與遊或以為天神相搏而反令人窺也有似乎辯者矣或謂其龜長於蛇或謂犬可為羊而反令人猜也意分於胡越勢乘于矛楯爭同於

善感情謹於飛鳥蓋其心原以為公而急公之過反以成私原以求合而求合之過遂以得分也

朱子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薛敏軒曰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生而天地泰

衡人者何謂才何謂品曰盡心為本無愧心為品品莫高於一介臣才莫大於無他伎

陳眉公曰做秀才時如處子要怕心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責備貧者畢竟非長者言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但使人感我者即善也使人恨我者即惡

也人之嗜名嗜文章嗜遊俠如嗜酒然易動容氣當以德性消之用人宜多擇人宜少只說自己是者心粗而氣浮也周思儒曰天下之勢無異同之謂大無偏倚之謂平守其畔而不相遠循其實而不相爭之謂和故和之道非難言也官有方事有任功實有準是非有極而異同之門絕偏倚之形化矣何也人固動於賤之中而不動於賤之中而其精神氣力不能有所歸一務必深而決之於議論以議論之同異而欲分別君子小人其于和衷之理不亦遠乎然而議論以多也夫凡攻守依乎區域向背視其感策若無吟可分誰

將堅取之敵無難可逐誰開去就之場我獨守其砥柱則衆
自息於狂波矣故特立者無議論也較長量短目前之恩怨
幾何爭是競非局後之勝負安在等愛憎於浮烟飛沫則渣
滓不礙太空任曲直於飄瓦虛舟則藩籬何妨孔道夫既物
化而心開自能忘情而遊世故達觀者無議論也夫人雖知
見百出而平旦之是非了然即机態橫生而静夜之悔復不
遠若于公正之中留尺寸安閑之地更於開悟之處轉從前
執滯之机使在人既有兩容則在我可施其力故與善者無
議論也人感一心一感一知我自謂是孰肯慶于非誠使我

論

三

西

欲降心以下人豈不改心以從我相如得之於廣願王濟
失之于王渾古今人情豈甚相遠故從讓者無議論也

鳳慶儒曰君子量天故能容天下之小力大故能用天下之小
道大故能化天下之小天生人才其為容人用人化人者什
一耳其為受容受用受化者大都什九其容之不可容用之
不可用化之不可化者則亦什一而已堯舜在上比屋可封
而投裔之凶僅四人由此言之天下有真小人與君子為矛
盾敵而水火仇者有幾哉其可得而轉移者皆堯舜而為鎔
鑄於比屋中者也

南北分部而中人乘之洛蜀分堂而小人伺之君子與君子
則兩敗士大夫與士大夫爭則兩輕人主之虛心委政於士
大夫者以其相信相重耳今藉於當事之口則若招權賣重
而大臣避事矣戮于旁觀之人則又若附下借重而群臣避
言矣亦不相信之過矣

荆有善相人者言無遺策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觀人之友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其事君日益爵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之人主也其朝多忠賢主有失皆交
爭諍諫如此者其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

論

三

西

莊王善之

賈允元曰共事是一君也而下與下為胡越非計也共圖是一
國也而下又與上為矛盾尤非計也有口不以相諭而以相
訖有心不以相謀而以相軋下既以仇執如水火上遂以棄
置如弁髦則亦下之罪也平意氣以觀理忘毀譽以循實相
門戶以為國則心術端而議論正矣

洪峻之曰士有諍友則身不失於令名轅固沒蹠仲舒之於公
孫弘可謂諍友矣然固與仲舒言之於外而毀獨屢使廷衆
面許之斯豈為善道而忠告者乎武帝雄才夫豈僂僕所得

而轉勝者私思欲反之以和緩寬平。曰其意而利道也。而其失也。遂又不克於從說。此所以有阿世取容之議。至如開東閣以延賢人。亦豈有病賢之心者。惟不知賢耳。彼蓋以黠之好清靜。舒之不計功利。為迂遠。不近于用。故以舒為膠。而相黠為淮。陽守則不免於病賢矣。今論私者。至謂身為布被。盜儒之儉。通于世務。盜儒之達。許廢太子。盜儒之忠。論誅郭解。盜儒之正。東閣之開。吊儒者尊賢之名。嚴西南夷。竊儒者愛民之意。則亦奇矣。

映陵之曰水鏡無私是孔明善處。亦是孔明病處。李平廖立可

終廢乎。無私近于無情故也。

舉人吳味道假坡公名銜封城巨卷。以匿絹稅過杭。不知公時帥于此。還者押至公。執視笑呼吏更與新銜致書于由。謂味道曰。這回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當惠顧。果第。謁謝甚懼。有士人廣作魏公書。謁蔡君謨。蔡贈以三千緡。遣兵送之。公而公以士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必才。罷不凡。徐謂之曰。君謨手段小。恐不足了君事。曰作書。今見夏太尉。劉寬之迂朝衣。而不惜韓琦之碎玉杯。而不驚似矣。若射牛而曰作脯。則縱惡也。豈若燦鬚者。猶可望其解持濁耶。

交道

草虫鳴而草蟲躍。雕龍嘯而清風生。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而就燥。物各以其類相從。而不相亂也。登高一招。望景星奔。順風一呼。藉響川。橋廢項。聚軀吐。腸抽。膽噴。噓可以成思。眇眇可以成飾。末光借照。餘慙。愿沾。感慨。投知。御杯。誠款。媚交也。龍門可登。冠裳。輻輳。月且可借。轍。與充。閭。運。頭。顧。親。強。顏。求。附。名。交。也。操。權。衡。以。酌。等。秉。纖。纜。以。候。息。筮。直。無。虛。入。輪。蓋。無。虛。遊。市。交。也。君子者。昭然。朋。於。是非。之。界。立。于。利害。之。衝。以。行。詎。相。親。也。則。心。同。琴。瑟。志。叶。墳。簞。

而不為比。以事功相依也。則青松示心。白水旌信。而不為嫌。以才識相資也。則言芬蘭。臣利若斷金。而不為拘當。其宇宙為德。萬類為偶。固同也。即有時乎。蓬累塊。處。寡。偶。少。徒。亦。同也。當其形神和。就町畦。盡忘。固同也。即有時乎。琴瑟異。操。柁。鑿。殊。執。亦。同也。當其唯唯。和。諾。諾。聞。命。固。同也。即有時乎。力排群議。砥柱中流。亦同也。當其從。膝。而。談。同。堂。而。處。固。同也。即有時乎。比肩于千里之外。接踵于千歲之遠。亦同也。即之則。巍。然。岳。峙。而。測。之。則。然。淵。停。望。之。則。凜。然。秋。霜。而。把。之。則。盍。然。春。煦。如。水。火。相。濟。為。用。也。若。醞。醞。鹽。梅。相。和。成。味。

也若室備發統統釋交維而成青也彼同利者非不陽托名義顯附正直旋而室戈旋而并石至於引繩批根即不出向而結納之人而後知其與道義之交惡也

古之交合也難而全交也易今之交合也易而全交也難詩曰人涉印石印須我友此言合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言全之易也今之交者投刺而顧訪者劇談而盡歡者履履而迎見者款語而移日者胡其合之易耶然而利害相傾襟於五其聲名相激我於百戰勢位相取利於机弩片辭少將起日接劍暮而刺豈掉臂不顧又何全之難也

全交之難其敵有六採董雜猶抱注注渭廣覽而不擇博施而不專如是者身交順喜而從怒黨怨而伐仇如是者私交接膝而語志如冰炭共轍而趨意相燕越如是者偽交待衡秉軸競趨其光涉要都津多附其駭如是者勢交貨財之相奉饋貨之相結如是者賄交奮於意氣之激而輕軀命之指如是者俠交皆交道之蠹也

今之交亦難矣徇其所易則以為無能強其所難則以為好異於其所賢則以為戕殘譽其不肖則以為黨非好名者而不為之延譽則以為掩筆而沒善諧俗者而貴之學古則以為延

繼而不情規其所失則艱然而不從諷其所短則愀然而不樂聞其物議而入告之則以為造謗見其私昵而使遠之則以為惡分指摘其文則以為忘矣出示其美則以為求勝窮滯而望之以疏顯則托於避嫌患難而責之以救援則委於

不利有作其前則惡相掩而欲毀其威有蔽其後則嫌逼已而務遏其光故黨生於忠告隙開於會文忿基於輔仁禍移於責善或因事而致忤或登樞而叛盟或中道而棄捐或沒齒而飲忿及德為怨棄息即仇此履涓所以挹馬陵之恨而陳餘所以有泚水之悲也古之時庶鳴之宴伐木之求君子

有讓位之美小人有同胞之情而豈今之所望乎趙抃蔽政有士人以書贄見公公讀訖正色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卒業而與間退之人說朝政耶山人范知璣獻所為文於宋璟：刺之曰論涉諛諛文章若高請從選舉不可別奏二公之介如此房館為相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紫之玷

陳履常居都下喻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不可得范文忠公退居客至皆野服見之雖權貴不拒也張銓曰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踪跡宜疎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往來

所以致舊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所處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不可不審也。

韓退之謂和尚書曰。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可也。杜祁公性好施。張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及也。王梅溪謂禮佛者曰。汝有在家佛。照禪師云。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

交誼不明于天下。有云。勢交賄交。淡交窮交。量交利交。色交鳥交。誼不明于天下。有云。勢交賄交。淡交窮交。量交利交。色交鳥交。

集之交劉孝標謂貞介所蓋王仲淹謂君子不與韓退之謂。夷狄禽獸而不忍為。

牛僧孺為吏部郎。故人莫不傾意。帝正獨澹然。及僧孺擢。棄後。篤舊分有踰曩日。郭奕為野王令。遣人要羊祐及去。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以出境免官。

曹子桓曰。交者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業也。朋友于五常屬信。於五行屬土。土無定位。而旺於春夏。秋冬之末。朋友無定人。而寓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內。高胡以常弦為。幽贊喬札以。結紵為。美談張遵。感胡頌之言。復與周平而後。久要之盟。固陳。

邊張練之操行各異。以相友善。而後切磨之道。盡如司馬光。范鎮無所不同。不為苟同。而後公上之念。尚如劉訐阮老。緒子可競之地。每以不競勝之。而後參商之彙。彌。

江旭奇曰。媚骨非交。蜜口非交。適當貴顯。念及釣遊。借以游揚。資之館。轍悠悠千古。幾黃門。我投刺之布。在自玉已。

按吳年野曰。賞花須結。眾友。觀伎須結。落友。登山須結。逸友。沈水須結。曠友。對奕須結。冷友。待雪須結。艷友。投酒須結。韻友。評之者曰。善交結。恐少朋友。子笑之曰。昔江應泉謂。聲居無。事。為同遊朋。實以其為桐油瓶。此朋恐無多用也。

斷金列。須臾抽腸。懷公子之結。綵。酬國士之知。遇約同。要誰。誓殉荆卿。指白水以旌信。棲青松以示心。可謂厚乎。朝肝胆。

而暮秦越矣。偃僕而行。嗷嗷而語。譽德則寒谷成。道美則枯林生色。其拜下風。愿承餘瀝。可謂讓乎。面推較而背操戈矣。

和也者。蕙容廣。普與物無競。同功共計。兩無猜。嫌若谷若水。虛舟遊世。鞞而不堅。砥節好脩。虛表讓善。披衷見素。其具如蘭。同也者。比。睡養交。耳。飽固。漆工為。貌言。競於。微。逐市。譽。鄉曲。唱和。雷同。首。展兩端。潤比。滑。澤。陽為。浮。慕。陰為。賣。交。意。氣。稍。

廷尉題門朱劄著論交遊難矣。孰有如孔福藉我稱忘年之友者乎。孰有如趙杜以權稱通財託身之交者乎。把臂入林。結納繆于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於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共涉。何殊李郭。登僂相馭。過于惠相。死同於羊左已。而彼我異勢。貴賤殊途。顯者無班荆之仁。隱者情斐語之誼。嚮者相慕之忱。竟為相戾之階耳。

屠隆曰。室無長物。心本定。身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手獨介。行誼雖無大損。靜業未免有妨。

利瑪竇曰。交友如醫疾。然醫者誠愛病者。必惡其病也。彼以揀

病之故傷其體。苦其心。醫者不忍病者之身。友者宜忍友之惡乎。諫之諫之。何恤其耳之逆。何畏其顏之盛。

上帝給人雙目。雙耳。雙足。雙手。欲兩友相助。方為事有成。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

鄙。見人皆可訛。人當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友也。為貧之財。為弱之力。為病之藥。仇之饋。不如友之捧也。

飛走。麟介不待傲而識。其偽我與否。故鷄避鷹而不避孔雀。羊

忘豺狼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無傷異也。

右手救人。則左手及全体皆稱慈惠。左手偷物。則右手及全体皆稱盜賊。人乃同類。友則同体。友之善不善。焉得謂其無與於我乎。

馮應京曰。交之所繫大矣。我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相比如相。蓋相。相成。根于其中。之不容已。而極於其中。之不可解。乃稱為交。世未有我以面

而友。以心者。亦未有我以心而友。以面者。為有友。生人有友。生

胡可傷也。

友乃第二我也。雖有二身。其心一而已。孝子繼父友。如受父產。有仇可以加。傲有友可以相資。交先宜察。交後宜信。饋友望

報。市易等耳。友者過譽之害。較仇者過譽之害尤大焉。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致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致以道義。相合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

情。世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江旭奇曰。交道有當忘者。我有德於人。則當忘之也。交道有不

當忘者人有德於我則不當忘之也。雷貴石火年齒電光矜傲何為哉。

陳眉公曰：遇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陳眉公曰：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交。始仕而即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可用。

金一所與應容庵友善，金家居應復起，用詰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照樣應容庵還我。

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常，惟常面，目異時可復相見。

相見

陳眉公曰：面而譽之，不背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遠。

說者謂蘇秦辱儀，激之入秦，為固其絀，洪峻之曰：秦不過欲儀去六國，不得奪其絀之功耳，而不知其又以衡出也。小人之朋，其不相謀也如此。

朱子與晉丞相書曰：士大夫之朋黨，此古今之通患。上之人所當疾也。然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七人之圍，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

必將有以自益其近而君子之持公道無所回互，徒為黨而自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蓋丞相或未深以分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于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謀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意，豪氣健步若無人敢於干祿之輩，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愿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

為已任，果其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且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耳目手足不同，體而所同者心，為象稷不同，職而所同者充辭之心也。耳不以聽聽目，目不以視視耳，手足不以持行行耳，目而還為助和之至也。

以彼濟此，異見而相調，故曰和以融滋，融以辛加，辛味為和，和

其道在於存公道成主事而已

俞樾左而後操右舟不行矣一人策之前一人撥之後馬不少矣故夔龍讓而虞與周召歡而周熾種蠱合而越霸廢蘭陞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於唐韓范富歐襄理於宋共濟之效有自來矣

善為人臣者尊托天澤之誼卑聯骨肉之歡公秉翼之猷私嗛相予之卻辨可嬰母滑稽以取容巷可遇母賣直以賈聞中流可柱母和光而同塵叮咛可鋤母內鞅而外護我誠有利於國先零之請何媿操帶人誠有利於國蹙上之推何

朱襄

十七

西

嫌縮胸謀不必雷我何難署空頭之勅議不必影人何難犯政事堂之顏昂鉉無務修邊幅聞諱而小友可呼也庶案母務習攻訐當局而構俎勿越也同心而休國精白以承休所稱一德一心之佐宗社寔嘉賴焉詩曰思皇多士維周之禎又曰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上臣之選軌也

狄梁公身事北難知難以一木支頭屢故參差在籠桃李在門薦張柬之而五王曩登于朝奔之取日虞淵鸚鵡折翼則其力也唐介英州之貶彥博復相因吳中復之奏遂請賜環慶曆時韓范富歐諸君子同心輔政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

和氣而程伯淳亦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其所以折偏拘之私者亦懸至矣

人主所忌者朋黨故賜珖而錮之空署而逐之又或逆其將來而併印利之故士皆以黨為戒易而稱海群朋亡豈果若此也夫黨不可有而朋不可亡誤不可無而軋不可有總之在克其私而已

五伎叢生百幻疊出賊業茫如捕風寸心盡是蜂螫功可攘臂則入挾輈而我拔棘焰不可嚮通則人為及而我為鎗朝驚柳子蘭蒞未夕而一薰一蕕矣面嫉恚于增麓掉臂而一柶

朱襄

十八

東

一鑿矣操戈以相向而同室之好頰淪落穿而下之石而平日之微逐若蛻當啞啞嚙不慙為九尾之狸及其引繩批根不憚為含砂之蟻中情本統指也而貌為百鍊之剛則以澤塵而蒙駁本依末光以自照也而輒據之為已能則以狐威而假虎我挾夏虫井蛙之見而淵謀者我不能知不能知反執所見而嘲之我業已作桀犬之吠而司平者或不我信不我信仍啞吠者而交吠之心知已之非也故儲為是曰各有據耳心知人之瑜也故摘其瑕曰此何當私託也欲借人以為我儻生毛羽不必借人以為我旋生痕瘡伺却則或

以耳屬垣或以舌為窬而中垢勿蓋也射覆則諺意于龍蛇
安彌夫斯場而任口雌黃勿頌也蓋淺者甲可入否彼是此
極率慎技于意氣之猶其深者握衡以揣輕重秉績以屬鼻
息時有陰陽奇耦之術而其深者蓄戈矛于眉睫藏刺
練于腎腑變颯于頃刻如狼如羊莫可方物倍相沫也徒
相誑也什相猜也百相齟也而造化炉冶之權將盡櫻而為
掌股之用嗟乎在位者假皆若而人國家亦安得其尺寸之
用哉

夫傾軋之意多則和表之益少血脉之結輻深則癰腫跋盪之

朱襄

公九

頁

患殆不可勝言今之人才請不以營賊而以固壘伎倆不以
奉公而以設穿三事九列之精神下與百執事關而三事九
列之中又復自為矛盾也百執事之精神上與三事九列間
而百執事之中又復迭為冰炭也有所重于此勢不得不輕
乎彼有假彼以營此勢不得釋此以營彼前之人可諉或故
立於後之人可諉或故立於前左右之人可諉或故立於
中央國事而無妍則已分其功國事而耗廢則人執其咎人
與已而兩得瓦全則國家獨陰受其散作室者研榘梁榘榘
柱椽栊鳩工為谷操斤而司之制不中程而人主之室不就

則委之主人可乎

聞之為臣者輩已以奉公不聞植黨自固也聞謀斷相資不聞
喻誼相背也聞彙征共濟不聞馳場相加也吾獨怪夫今日
之人才太稀今日之攻擊太甚也各有職司務相調劑可矣
何至屬詞相加甚則廷辱及之也稍有疎節務於補過可矣
何至望影疑形甚則詭譎及之也舊有芥蒂務為銷釋可矣
何至因公以獲怨甚則戕刃以磨之割小有瑕疵明為指摘
可矣何至嗜口橫詆不至削株不已也臭味相憐則前唱于
而後唱焉者有之怨極各在則此為箕而彼為舌者有之務

朱襄

公九

頁

搆孽以沽且即休統弗顧矣求攻許以張威即里閭恠矣
此非但不可協恭恭泰運尤恨乖氣鼓異而天變隨之也
信陵平原之屬養士蓄黨故韓非以為百至私人之門不一至
主之國主勢孤於上黨與成於下故欲破散之以一主威至
漢田實以賓客取事於是大將軍青聞蘇建之說深自遠引
謂爵祿乃人主操柄人臣何與格士惟公孫弘以儒生都相
位封平津侯闢三館以延士如西京雜記所載異人林士亦
楊威矣乃南越之事武帝令吾丘王發十策雖弘不
濟一客亦無蘇代私置對者其無算遠乎還可見矣乃長年

侯之門有田仁任安其人語曰松柏生高岡不生培塿也
 在川澤不在蹄涔豈其然耶荀卿述周公之訓伯禽也曰吾
 所執贄而見者十人所返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餘
 人欲言而請事者百餘人呂覽又載其言曰不如吾者吾
 不與屢損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屢無益我者也當時薪
 城樓白屋皆奉璋之英免且鴻濩椽杙皆干城之選以人事
 君固大臣之感節我後世若張安世却朝士之薦婁師德秘
 梁公之推而山濤羊祜王旦王曾諸君子或典銓或執政皆
 不欲有荐士声即文鏡介甫亦謂吐哺握髮非大臣所宜有

朱彝尊
 蓋大臣之所忌者在收人心而其所亟急者在知人品也呂
 文穆為相每延見士大夫必詢人才得才即疏記故當時用
 人取之懷袖後之人惟其以推為膏而恐其潤故以士為澀
 而恐其淄則矯枉之過也

君子視天下如一身氣脉周流無所底滯故耳目相需手足相
 喻而為和由是血脉暢解神舒情暢而為泰蓋公生周之生
 和之生泰也

凡官相讓不為比而祀族者比也喜起慶唱不為駘而象恭者
 駘也都俞不以為同而以方命者同也公私之分耳

比也周也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也於以為周為和兩相混也
 相倚也以水附地曰比夫與火同曰同人夫比志其輔也比
 之自內而趨操嚴矣比之自外而順後昭矣元永以貞則何
 不周乎同人志其通也于野而堂皇可知矣于門而荒闕可
 知矣明健中正則何不和乎

一體者無町畦周而和也一氣者無偏枯和而周也而私之相
 為構蠅之附羶也而公之相為券薪之傳火也以公遇私水
 之投石也以私遇公雪之見睨也公也者以天下事付之天
 下之人事集於成而人調于道是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
 私也如矢如砥者周也和而和者私也皆所謂公也

君子之氣激則過為分別小人之計巧則易於濶融胸藏雌黃
 口操月旦孰知其比獨立風裁自峻城府孰知其同無推赤
 而置之之實亦無貸手而擠之之名無集思而任之之真亦
 無揆臂而爭之之跡果虞庭之師師周室之濟之乎抑蕭規
 而曹隨房謀而杜斷也果光永之休附章蔡之媿阿乎抑李
 牛構黨而蜀翔分黨也情固於膠漆而志憎於莫和善諧于
 壇麓而意險于谿谷可勝歎哉

天下之事必合之乃可以事主而常患於分然其分也常起于

合而其合也常托於收群策為公家率之有黨必有角歸于私而終於分矣故小群者大群之賊也

君子與小人各以類相攻而君子之自分門戶致小人乘間而攻之故君子日敗夫冲夷蕩平君子之取醉者聞名而趣有微而激醇與半矣持其獨見排衆疾世疵之疵者也以身為市以利為壑其下流而不恥此小人之最淺者與時陰陽隨波上下深淺半矣險如山川疾如風雨勢如鷹隼幻如鬼蜮抓徒取譽舍鈎竊國以道為盜深之深者也或志合而道未融則以君子為黨或味同而獲自堅則以小人為黨或心異

東漢

九十三

百

而附其事或借而襲其鄉則君子小人又互為黨或揆一而見左或燮聚而反噬則君子小人又自攻而自黨范滂曰善人同清惡惡同汚此漢之黨也亢龍之悔也李德裕曰正人以邪為邪邪人亦以正為邪此唐之黨也玄黃之傷也楊時曰今以前為黨後以今為黨此宋之黨也困於蒺藜者也夫漢之郭林宗申屠蟠唐之李潁之裴中立宋之呂大防范祖禹何常為黨乎內而有節覽外而有怀文大臣而牛李小臣而訓註賢者而為洛蜀不賢者而亦以為京貫國事去矣上之宅心公而下之持論平上之濟事明而下之覈事實爭何

從生黨何由立不為叢將誰借不為鶴將誰射事無全是亦無全非人無全瑜亦無全瑕我知其市無言虎矣我知其蛇無言神矣非見為璞恐擊其朴非見其昂恐疑其厲無務勝之而務已之無君宗則無節覽矣無牛李則無訓註矣無洛蜀則無京貫矣有同人于野之心而朋自亡有顯比之道而群自渙也

東漢

李商

百

武臣惜命則諱專文臣惜命則諱黨鑿中制之無成則欲專而托於黨援外間以市重則欲黨而托於專禹之緩師班師周公之征管立終不虞專虞之九官十二牧周之四友十亂不虞黨自長平侯不行閭外之誅而程伯子謂由吾黨激成而專與黨並諱矣余謂曲逆而不交太尉狄梁公而不進五龍天下之事尚未知專與黨亦何容諱哉劉國微曰綏和元光之世士夫多過於隨其究也君命犯而主威奪元祐熙豐之世士夫多過於抗其究也朋黨成而天下受其禍孔子當周之末其徒七十二人而不見為黨漢之張儉范滂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幾何人而見忌于世蓋以君子攻小人者刻核之太甚以君子攻君子者持氣之不平皆世風致然也

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宋之富韓諸君子亦何常諱朋哉見不
同而心同故人不得以中之也

伍子胥曰我必復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
胥曰我必覆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覆去陳眉公
曰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
或有責胥不能諍止以蘇禹之義者洪峻之曰伍員之志吾
知其不能止之矣

孔明尚友魯樂然孔明滿腔忠忱魯樂渾是机詐子瞻尚友樂
天竺樂天樂已之樂子瞻則愛人之憂也

朱翼
子瞻

和正

國若局然君子小人其持局者也然亦有靜局亦有全局唐虞
時禹臯稷契稽首推讓而四句亦見孱鳩姑試此靜局也成
周時列士壞植散群周公告召公曰我二人此所謂全局
也

小人之才伎居然絕世君子寧使國受其利而小人利自見令國不
受小人之害而非故害於小人易為君子謀故三陽為泰則
曰艱貞猶謂其難易乎耳由泰而壯又曰壯趾猶謂其難難
觸耳至矣則五陽共一陰感矣而諄告之曰惕曰號曰厲

朱翼
李未

其胡君更危於泰與壯者蓋小人在於天地間亦人也猶畫
不能無夜而雲不能無翳也浸假而時過勢成忽變為垢君
子之事不可知矣故於夫而危之謂其已甚也謂不可盡去
也

蘇洵曰君子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歐陽修曰小人盛則
決之最則養之養之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專
包汝楫曰後世詭於異而睚為同其比若腹而議論則陰操其
附若肺而蜚孤則據臂談名理與異搏風議政事真如築室
終日語舍已而墨守愈固終日語從人而輸攻愈堅求其和

表者蓋鮮矣

所謂兼收共錄者鑑其品而器使之非混其途而雜進之也故君子多小人少則世道康小人多君子少則世道蹇無君子無小人而世道散矣故用人者貴於包荒而為人用者在於磨厲寧落；毋于子寧誇；無汶；與其過而狗之寧過而持之過于持猶可挽也過於狗不可挽也與其匿而使人意之也寧顯而使人議之使人議之猶可圖也使人意之不可圖也

朱熹
夫之時五陽一陰君子眾若可以談笑而退一小人乃曰乎號

曰惕號故未合則叫呼以求之戒軋故曰乎戒踈故曰惕尤難以狎犯故曰不利即我復言朋恭言堂至壯則憂共則危之矣

今之士夫其官若館不益燭間汚也突梯庸庸與世浮沉靡也西可互持局趣轅下懦也卷嬰濡需任呼牛馬惡也閉門塞穴與同寒蟬縮也進如加膝退如墜淵禍也洗垢索癢吹毛求疵刺也引繩批根逞於一擊忿也汲艾巧詆飛霜而亦澀惜也語以忠厚相鑿哉

朱子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當兼用異趣之人者嘉謂乃不得

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為愈耳非真可為萬世法也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章蔡之屬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不知進求其盡善盡美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於心腹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徒章蔡之能為已禍失在分別之未精也

朱熹
韓富曰大抵與奸邪之人言當以忠君孝父平坦可行者言之

慎毋以古今權謀智計啟其不正之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手書史者眾矣史以垂與亡鑒得失奸邪之人乃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即康節所以識章惇與

孔光秘溫樹而不可謂重矣乃於董賢盟塵而拜張湯持脫粟之飯可謂儉矣乃恃勢尤甚吾惡知乎讓董重者之非登壘乞墻也惡知乎立矜城者之非斬張踏決也惡知乎朋亦揮者之非背公死黨也惡知乎誓白日者之非賣友食言也彭惟城曰天下之奸人有二吃癩疥者其心軟其氣柔其人鼠視狐媚蝨營狗苟是小人而有婦態者也殺妻烹子者其

心狠其氣悍其人蜂日射声鶴張虎噬是小人_之有賊心者也

江旭奇曰李文靖只是顧便民與否所以于建言利害一切報嚴王荆公新法只是要圖國更不問民便與否章子厚只是問新法行與否更不顧利害矣蔡京只是逞威福恣意欲何曾真心在行新法

余懋學疏曰臣惟自古國家之患未有不起於君子之爭而極子人才之盡蓋爭則必攻攻則必敗以君子與小人爭而君子多敗以君子與君子爭而俱傷兩敗究也才盡而國祚隨

朱真

九九

百

之大抵今之爭者皆自負君子自信愛國者也而意見則皆不平也其趨於爭也以相攻而趨者半以相讓而成者亦半在攻者聞見未真虛實不核莫須有之案人情必不服也則有爭求太密株連太多玉石俱焚人情必不服也則有爭刻株太至防閑太早未病而呻吟人又必不服也則有爭在護者見其瑜盡忘其瑕彼以為瑕我以為瑜我以為辜彼伊呂彼以為窮奇構柅誰與定之矣爭實者必至於碎爭名者必至於辱又有幸鵠蚌之持收漁人之利者從而挑構其間欲無爭也得乎今天功名之念人之所難割也好勝之習

朱真

百

百

人之所難克也如慶炎蒸醉夢之中沃以清冷猶且不解况益之以濁醪乎今之為言路濁醪者有三語焉一曰尋對頭謂章奏不攻人便不見風力臣則謂言官無怒為剛奉公為即補衮為忠見邪而觸亦其偶然必以攻人為風力則天地生才不足供言官之剝落矣胡可訓也二曰要著落謂門戶既成勢難復合非有倚着則黨與孤而脚根不牢臣則謂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平平湯湯獨往獨來若依人而立亦隨人而仆矣胡可訓也三曰做透微謂宋人調傳之說竟至悞國是也臣則謂建中靖國之調停始悞國耳若程頤蘇軾口語微嫌非有呂陶賈易輩互攻互激何至釀成大象則韓琦之不分黑白可思矣彼於異己者盡欲芟除而驅天下以為君子敵寧此說悞之也臣以為心術之壞醜于無名依傍之辱甚於衆攘獨為善不若衆為善而窮小人以歸路不若引小人以自新也夫名之取忌甚于富貴利達竊名之可憎甚於肚篋振囊故勸核情實所以求平也

正已

朱子曰人臣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之非則當自身始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

愚按孟子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胡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揚子雲曰大詭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則人臣之所重可知已

大臣以道匡君一切盡捐其所嗜是規遠圍而替近遠要後效而棄前歡之甚難矣又何可以適意者廢已而以不便道君

朱翼

也故說歲愒日偷食而視蔭乃以罔遊無遠進守未耕一介操未嚴四知馬如粟金如羊而以投珠抵璧廢臺鉅橋之事進未能飯脫粟服素絲儉毛玠而澹楊縮而以象箸漆器之諫進牀第廼藁之累猶有銅而未盡融而以龍縶儀狄之鑿進必不得之數也

王佐者表風雅望可欽好修姱節可儀赤意白意可鑒下貞而上不頗下恬而上不靡下齊而上不厭下瘁而上不倦勤家無重器之蔽而固無大盈之積室無衣帛之御而宮有曳地之風僚無卜畫之淫而主無長夜之飲由是大法小廉羔

羊伐檀緇衣之風佐而崇夷之專射之賄伯有之汰叔孫東門之後屏于朝矣由是民淳俗慤蟋蟀七月由庚之風佐而朝飲之羊豫賈之豚闢田之倂獲符之戈寢於野矣端委切於引裾垂紳嚴於請飯飲名密于造膝屏氣烈於剖心回天浴日之功總之以無欲為本尹稱阿衡說言純正衡者平也絕者直也皆無欲之謂矣

管仲有可用之才謂之器委蛇事主降情不恥曲以同君而其過故謂之小器至于今之人君無用之芻狗則不可以言器矣

朱翼

孟氏踐伯矣其言好貨好色若與仲所云之三惡不害霸者同知然宜也疾孟子牖而進之桓也惡管子錮而終之汲長孺曾言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矣豈真孟氏旨哉

皇降之初民有恒性恒者如方圓平直之不易也又曰感物而動既動矣又豈能自中於規矩準繩耶夫規矩準繩也人雖至智不能離之以為方圓平直雖係至愚亦必不以其不能方圓平直也有枉撓之林不厭鉛錘有離奇之楨不怨斧斤楮乎規矩準繩銳者敬者母者似其者似曰者細不失致首粗不失鋒針矣君子之道負者禮之用也方者禮之体也平

者禮之性也直者禮之情也其視聽言動一秉於禮所謂規矩準繩也夫子小管仲之詭而終之以不知禮肯可以思矣鄒德濟曰為國者其樸必方。方而圓之真圓也。有始不方而為圓。鮮不表側者。君子之行已立身亦若是而已。

范純仁為諫官東朝宦官陳衍至圍戒高聲王黼為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門往來黼宗宰散第偏見之大不樂

朱子曰官無大小只是一個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

朱子

重

重

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商家俊曰茫茫大塊只此一已萃物志之喁喁共望我一已集章之之物誘共射我一身標的不端日總懸乎謀人趨而赴之人將還以責我曰是以不標標也是以不的的也我善匿而人善意三畝之宅尚不能治安望正天下哉

汲黯面折廷爭不為曲學阿世論者以社稷臣許之猶足載驕主之抑心寢後藩之逆謀况大人之正已者乎大人者大其心以體物小其心以受大承社稷之寄而不失赤子之心世

儒乃言大人欲速其功始有謂一人兩截枉已正人者是為容悅者藉口也通不如固巧不如拙學夫人者當自社稷臣始

陳眉公曰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止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輩少維伯者輩多陽施陰翕之謀彊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効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悞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及國子犯曰臣負羈縻夜居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

朱子

重

重

此七范蠡之辨勾踐也去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欲去非獨為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自有納敗闕廢也武侯履先後去鄭侯慶肅代每事正而不諱固因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悻毋使人以諂見猜

江旭奇曰觀重耳之誅顛頤勾踐之殺文種固為慘刻即昭烈號稱仁厚茲於士元醉後便覺有破綻處孔明生平僅附耳以斬劉封稍為權宜乃昭烈隨亦悔之信乎謀臣當以正也我朝劉誠意以方嚴見疾于胡惟庸上亦謂其峭急然得保

全亦多由此

王臣交愛喜起之盛也然為臣者厚自許而薄奏劾誣相訐而巧相引咎口易浮其實風補未竟其真六何以結知於主哉恨我此也執使以慶乎何如立於大明之地懼我慄也燭薪以賜乎何如止於陽和之室故君子不與人勃礫也求其在我者而已

薛文清為御史時三楊當國屢邀之一面文清以賤在糾彈無私相識之理尋識之於班行中稱嘆不置中官王振權傾中外問吾卿誰可為大臣者策寧何文淵以公應召為大理少

列傳

百五

節

卿平反錦衣大獄十餘條指揮馬順滋不悅諧於振學士士奇曹昂恐由此獲罪謂盍往見之文清正色拒之曰安有授爵公朝拜恩私門者耶振自是益銜之會都御史王文亦以他故諧於振族言官劾文清是古非今哉成獄得言官論救以解為南大理卿中官與安素誠鎮守權傾各部每月各部赴彼議事文清至與安降階抗禮令人遺文清扇文清白朝廷之禮不敢受奕廟時在內閣辦事上服短服文清不入易服乃入

陳白沙歷事銓司捧案牘與群吏雜立廳事下旦夕不懈倚即

尹闢而賢之遠于從遊力辭不納

薛敬軒曰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大公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日本

忘私

朱子答鄭景望曰來教論范忠宣救蔡新州以為至當其竊以元佑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言語濟之固為未當而范公乃欲預為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違好還之戒尤非正理使後世見死禮於君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言之為也且舜流四凶而皋陶亦不念反脣之戒何耶推此以性恐無道非私者

韓死洛曰古今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

為便有曲意長忘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

江旭奇曰越無西施何能沼吳漢無貂蟬何能誅卓先國家之太計而後一己之名節范蠡何忍沈之而雲長何忍斬之哉有云范蠡載西施者蓋憐其無可沈之罪而又恐番以迷君是已若曹操是好色之徒二喬在吳尚欲得之張綉之妻尚且淫之何況貂蟬必其色表形槁乃雲長傲上憐下何忍斬之雲長生平極忠起翼德因醉而失徐州雲長叱之以何不死後雲長失荊州竟死之張文遠不死布貂蟬亦不死布雲

長時方降漢安宜貂蟬耶且因貂蟬謂布不如已而斬之尤非雲長於孟起欲與比試豈肯下布也李卓吾以斬貂蟬為雲長第一難及事恐亦大過

易稱塞詩戒泄故虞德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救矣林淵深而龍怒左豨必不出矣故夫本將樓也士將崩也馬將逸而輈將摧也國家之難也籍見削也身見戮也刀鋸前而鏡後也亦臣子之難也不躬自蹈難而欲為國家已難其數勝乎

朱子曰人臣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于內顧

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閉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臣之事君亦難矣將毀方瓦合僂佻盤折曲屈首飾口取容乎將棘首昂足軒軒以為高悻悻以為為潔矯不諧俗激不比卑卑將突梯滑稽藉嗟嗚呼嗚呼常自汗顏受而氣順乎將激濁揚清拔擢饒別標門戶以自植乎凡此皆自愛之心累之一有自愛之心則士直名節并髮忠義亦不顧矣譬之以瓦注則巧以鈞注則憚以金注則吝何也有所愛則有所忌也然愛身之心不可有而身之名節忠義猶可不愛乎此隨

注隨侍之術也

堂階情疎釜鬲勢成我委曲見為情屈我調護見為兩持以身為壘而受垢以身為的而受射要以臣猶地道萬剗千鋤而不動亦萬剗千鋤而後能生夫能生必有以宣天之氣亦惟能任其萬剗千鋤而後能成其為地臣知是道則於語默進退生死之道一以貫之矣

人臣忘身惟求濟事并名位不必避柔行新法之初時賢皆以為不便故校是戒者多投劾去即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秋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為或請陞九齡主義社

宋真

百九

西

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印伍兩之率士而恥此則豪傑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時倚為重故有世道之責者當晚二公念頭

宋濂曰守正莫過乎一而通塞殊遠則隱顯分而為兩人成岐觀則任讓分而為兩甘苦易操則趨舍分而為兩是故生平依諛憲譎之風通籍工為諧媚之術彼之為名高此之為厚利也居下僚則折檻相高踰脫仕則過巷為解彼之為亮注此之為金注也操人之功則矚目而思逞營己之職則矚足

宋真

百九

西

身無益毋寧稍疎以圖延萬一豈臣子之道哉

思按晉文公問叔向曰國之患難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宋文公惑且侈華樂舉不言君子謂其不臣

有屯之志行則動而非動故可以絃綸有塞之匪躬則止而非止故可以利見不章而習坎也而維心之亨或可以納約又不幸而明夷也而內志之正猶可以晦明

從古亂天下者多由于權臣賊臣而亦養成於具臣從古亂國是者多起於私議橫議而亦半清於清議蓋具臣者首尾憂

畏前後顧瞻不免授人以柄而紀綱廢清議者益廷射覆信耳吹聲不免借人以口而議論消

江旭奇曰人臣之難在於盡力盡心尤難於受惡受謗人臣之患患于躁率急緩尤患於使氣使巧祛其患而勝其難有二字訣曰忘私

范忠文請立儲鬚髮盡白曰鎮當死職下不死亂兵之下蓋有泣師七日之風也果德解本統烹蓋有北山愚公合雲初以幾王屋之意也狄文惠志圖存唐不念周思是有程嬰存孤後死之証乎董陳番格殺賊乘季竹父鳩運宮僕一無悔志

一有敎詞皆足重也

揚簡對事曰近世士大夫常以改過為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將競議新法安石並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應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重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歸辭則集眾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免弊為滿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

有公天下之心則相才不同而相業則同樞樞相栢皆可以材監梅醞醞皆可以調蒼素玄黃皆可以飾故精明果敢與渾

厚博大總之惟其公耳公則無已知有已則知有人不復知

有朝廷矣功必已成恩必已出敗誰貽之怨誰任之哉夫朝廷不愛爵祿以羅天下士寧詎謂人之不可無官也而官之抑謂朝廷不可無官而官之耳故官一人朝廷欲收一人之用官千百人朝廷欲收千百人之用而此千百人者當合為一人之心以濟朝廷之事又豈容分人已立吟城自憤乃事

哉

同舟者期於濟同功者期於成故魏嚴而寬房謀杜斷不害于

同何也無我故也及漢以節義爭而失於矯虐以執利爭而

聚事

百五

本於私宋以是非爭而流于偏皆有我之累也蓋治世之君子心嘗平而亂世之君子氣嘗激治世之小人術嘗拙亂世之小人計嘗巧今欲融其激而破其巧無事於調停也在忘其我而已忘我者如鐘鼓在懸未叩則不鳴也叩之而後應應乎人非有我故叩而不鳴則為廢不叩自鳴則為於人爭碎之矣

江旭奇曰世人以我而生種；蹊徑以物而生層；城府我後以我而與彼剝決是眾我之中又益一我眾物之外又增一物我以我為我彼以彼為我彼我各執焉而益益我以彼為

物彼以我為物彼我相物為而逾驚其為緒役物綜猶治絲而棼之矣

已之耳目固難獨任人之耳目亦難偏徇局之形骸固忌滯而物猶馳之稠廣亦恍惚而喪已人之耳目并化然後視聽之正理自見

商象俊曰對已之謂物盡物之謂已物而後曰對已則自肝自膽且生楚越一膜之外湫底不貫必以盡物言已始覺玄覺吾已靈蠢吾已清虛之宰不得著一物于已中國滿之量不得漏一物於已外惟萬物皆備而已斯大惟一物不容而已

斯辨本無非舉孰分充禁本無好醜孰別厲施本無等次孰辨滅殺大人葆虛靈而舍元化肖表而出肖象而事象乎太室之不翳也汎乎虛舟之不係也以一精神與眾精神嘿往來而天下已孚矣

敬君

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生下民佐之君春秋繫王於天尹和靖曰人君其尊如天欲以所言感悟之須盡誠敬然孟子謂責難於君為恭范氏去以為人臣尊君之大蓋充冕以象天也越席錯衡以養安也寢兒持虎孺龍以養威也是綿蕞之尊也夾道旁趨聲折僂倮視悉細巨惟所欲而備致之是寺人之尊也導之土木之後誘之輿馬之觀而誇之以封狼居胥之北是儉人便佞之尊也故同一漢武也有以堯湯水旱之說進者有以內多慾外施

仁義之說進者謂徇之者為尊之則黜之尊漢武不如弘矣同一貞觀也有於所愛樹則譽之者有謂漸不克終者謂阿之者為尊之則微之尊太宗不如宇文士及矣

有盈岳之忠而亦有干卷之遇有中孚之信而亦有自牖之歲蓋卷與牖者人臣所以愛其君而善行其敬者也

我愛君有莊色無媚態有法言無諛言君亦憚我欲遊獵則恐我諫宴飲小過則異我知君常畏則心存心存則神氣奮奮則心虛心虛則事功集其尊君也至矣竹筴者或予蹄而勝或食而負人主席前休朝羽民而納蕭

慎豈能晏然自尊耶故大臣不言拱揖之道而言披枝疏盤之事不言受圖膺貢之安而言窺閭號澤之事不言鴻號顯名之為榮而言玉英汾鼎之事不言歌雍咏勺之為恬而言屠火怡堂之事不言貫朽粟陳紅醜樓野被之富而言辦羊棣甚之事不言闕邊徽靜鈴柝陸龍水慄之威而言蕭闕漢池之事于是庀群材考百職貞憲軌度而始遠於是汰圭符簡銅墨除煩去苛而始安于是揚旌札彥設虞待賓而始榮于是湛玄思反道真而始恬去後宮之飾捐不急之官而始富于是脩儲蓄朝材武而始威誰非敬君之大耶

江旭奇曰君本可畏曰畏生敬二本等事但魯國君弱臣強孔子以尊賢敬大臣使臣以禮對其君而自盡禮說拜下物不為誦齊國君臣隔絕故孟子以手足腹心之情動君而自居則以陳善責難為恭敬

人臣事君當如事天君之敬天以實不以文臣之敬君亦以實而已故譽君之德象恭也執事有恪小恭也三命楯牆曲恭也

進諫

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已出而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頭以人情制之則愈激故知取重在人而不在言張良之用四皓惟其机也陳群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故魏文帝嘗上未群獨能諫止惟其慎也高允屏人進諫申權理繼以流涕魏大武終善遇之惟其切也李泌之於德宗氣色和順無凌犯之氣使公中懷已盡而不能從惟其平也唐敬宗欲幸東都裴度請徐加修殿崔彥中人被遣李逢吉言裴誠不敬然每年八十乃得以從寬惟其婉也

愚按李德裕曰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蘇洵曰諷諫可施於明主直諫可施於闇主高允曰惟明主可以理悟趙充國曰明主可與忠言然則為臣者惟勿欺而已

上有所欲天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下以法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詞其言當則人輕其言不當則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其事中則曰彼幸有是其事不中則曰彼恐喝耳意相軋則疑傾排心相合則疑比周不言疑其易狎多言疑其難近未至疑其

窺伺。已至疑其阻撓。一疑其過。而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而見無非欺者。故人臣之言非言之難。而入之難。至於上不求言而下反以言求言。愈難入矣。

人臣立朝不知机則敗。人臣立心。一有机則亦敗。先自處于甚愚甚拙甚弱甚孤之地。而一意以為國家深計積之久。自可白於人主。人主鑒我。又無以暴其罪而惟動之以情。勿使激也。激而怒。則不論理矣。怒之深。則不復計害矣。由基未射而猿號其精通也。雍門子拊琴而淚。下其感微也。范曄曰。正直出於忠誠。此之謂也。

君握短臣引墨。不以為瀆。君執璞臣操斨。不以為煩。君經緯臣弥縫。不以為隨。君諧豫臣愕眙。不以為拂。子之事親曰無遠。無遠者順乎親也。舜之夔。齋栗順之也。曾子之事親也。若事嚴主。經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而順豈從哉。物之婉者莫如水。然而百折不回。歸於必東。氣之婉者莫如風。然而八方無碍。歸於必一。韓子曰。大忠無所拂逆。悟言無所擊排。則木之繩。王之磨。衣之補。不著於清朝。而折檻牽裾。焚詔伏蒲。象世可無人也。荀子曰。從命利君謂之順。逆命利君謂之忠。故寧介如石。無轉如丸。寧直如孩。毋紆如幹。

寧在首鍊剛母為純。指柔寧為砥柱。母為遊波。李絳曰。居腹心之地。惜身不言。為負陛下忠誠。獲罪陛下。負臣故。君子束髮事主。露簡乘輿。理輪關下。瓦全非愿。玉碎自其。恭遇不得。决于庭諍。納牖不能。香于叩關。良有以也。

易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同人。天最難同。惟火附上。乃能同。天天六用。同於火。是為大有。地之同天。不可見。而見之於火。火虛而明。地之精也。坎曰。納約自牖。終於無咎。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明夷曰。利艱貞。晦其明也。箕子以之。蓋險而始納牖。終不以難而顧其身。惟傷而後知死之無益。乃訓之以晦耳。豈得已哉。

貴名輕實。世之謂高而託之。退為進。則言為豫。席喋訛。及覆世之謂知而託之。辯為讓。則言為狐。蠱擊斷。無諱世之謂犯而託之。櫻為俠。則言為蒼鷹。盧狡。交逐世之謂疾而託之。勝為功。則言為走狗。之數者。皆先為人而後自為者也。皆陽為名高。而陰為卑詭者也。

忌諱。唯犯肺腑。難通。故有投鼠之忌。齒馬之嫌。宋人鄰父之疑。閩胡伐國之戮。然或才不足以濟忠。節不足以定難。知不足以駁變。文不足以達情。情不足以明事。折角之烈。碎戟之義。

止釐之節牽裾折檻之忠皆人情之所甚難也昔樂會以排
闖而破佞倖之歡孫伏伽以上表而勇驕諂之轍陸贄以答
問而通上下之意李沆以引燭而絕美人之封冠準以早蝗
而納平刑之疏豈非信而後諫哉至於却慎夫人之坐剖安
金藏之心亦何烈也惟是事本緩而要其必聽則飾之以為
急及其果急而言之反疑其緩也本小利也而要其必行則
飾之以為大及其果大而言之反疑其小矣誠不足以格君
父而使之至於疑也臣子之過也

人臣畫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群臣之漸其害
大人主有所擇拂而逐諫臣其事顯而晉中不報使人索之
滋味不可知之地其患深

劉向稱古諫有五曰正諫降諫忠諫隱諫諷諫而仲尼獨取諷
諫然其意惟是真誠嫉妬不欲彰君之過則諷也直在其中
矣故又取史魚鯀子以為直其有机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
而吾以為宜其真誠嫉妬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
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理欲其勝而不必充於氣毋操其所
詘而暴其所短毋嘗其所習聞恐其厭而不省也毋合辭而
共心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人子諫父必於屏處明王求諫

且和色而導况人臣哉今在事諫臣寧為憤激母為周容寧
言浮於事母事浮於言心則忠矣而行非也
葉公之使齊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詞傳威之拜左司也
謂以直致禍當由允厲安有性忠孟而見疾者王沂公謂
須純意於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唐太宗
將獵畏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否公誠足
以動君者也

言而傷煩令人厭言而未寔令人疑言而寡驗令人怠必不潔
而後摘人之汙必不欺而後獲人之詐必不回而後糾人之
朱真

邪未信而言有欺而犯必且曰而以難責我何為乎先避難
以逸規我何為乎先自返以一日萬幾振我何以優游迷日
謂君德不必剛爾何狠如羊謂獨斷非聖德爾何強弗友下
以此厚望于上而上亦以此旋責下亦何說之辭矣
父有過子與父共任之父未諭于道則子不可以為人君之過
臣亦當自任而自反焉乃稱誠哉夫汲黯之難而武帝不能
怒以招之而不來慶之而不去信其為社稷臣者豫也陽城
之以諫顯其內行誠修而又能受韓愈之論故也胡質之清
而恐人知揚震之清而畏天知今之清者有是耶蕭修為衛

尉夜中驚遠而不欲令主上知曰朕司常事何足自顯張翼
為蜀都督以罪徵還而代者未至統攝不懈代者曰以成功
高允以崔浩之故且得罪雖東宮為之指導不肯易辭又常
使帝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趙充國之計安金城也始曰
無踰老臣而不嫌自誇既而曰兵難遠度而不嫌自任上屯
田至於重書數詰而曰明主可為忠言吾以死守之不嫌自
專其振旅還也客說其歸功兩將軍而曰兵勢國之大事不
一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言者又不嫌于抑人以自表
也可謂傲然不欺者矣

程子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
惑以誠其意

蘇子曰理而諭之雖蔽必悟勢而禁之雖驕必惧利而誘之雖
急必奮激而怒之雖懦必立隱而諷之雖暴必容

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於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
於言而難於用蓋威若雷霆下懼摧折然而一有所中其机
常決至於蔽汚納垢之時不難進說然疏日繁則聽易厭而
其用也難故陳列三五優詔見答而實以為迂其蔽為弱下
詔求言短刻臣重受以飽盡其蔽之故論說齟齬以為大謬

已而置之其蔽為輕愛有所鍾法家捭士持舌而爭經糾而
不可解其蔽為溺逆其機曾欲吐強茹其蔽為忌此五者之
蔽甚於懷矣此三代而下鳴陽之鳳猶聞斷響止聲之風不
可多見也

陳靈公宣淫於夏姬泄治之諫不聽而受誅不以為杜曹君不
擅重耳負羈諫不聽而去不以為愬考叔啟隨以諧莊公母
子之情倉庚獻大馬以棲文侯父子之愛漢成帝欲以飛燕
為后諫大夫劉輔謂婢不可為主白馬令李雲謂帝本諱也
帝不察政是不欲帝楚莊築屋諫死者七十二人諸卿已

委耕入諫不言其事惟數古之誅諫臣者遂得歷歷焉周
舍立於趙簡子之門伺君過而書之曰吾愿為諍之臣嬰
子與崔子共矢交戰之下曰不與公室而與崔者受其不祥
其理直也國朝商文毅直諫西廠之害梁儲不草鎮國之勅
章懋黃仲昭莊泉不應煙火之制其志壯也

單言不如旅言之為公危言不如累言之難奪第引裾折檻小
臣為之為忠朴大臣為之為喪休解組掛冠諍臣有之為懷
慨大臣有之為忘君捐軀絕脰諫臣有之為結局大臣有之
為披甯故國家任事之臣常有而能言之臣不常有能言之

臣常有而不二之臣不常有

吾未嘗忘欲逸之心輒為君誦龍聲燕屋之事吾未嘗忘欲安之心輒為君誦鷄鳴庭燎之事吾未嘗忘欲富貴之心輒為君誦瓊林大盈玉英汾陽之事無論其難得當於君而反之獨見獨聞之中已有自相矛盾者以是為諍必不可得之數也

臨漢奏雅矣以責聽者之不聰持白流涅將不保已者之不變狄仁傑之委曲於周蓋為此也初諫不從而再諫則君以拒諫為故事不若直切明志以死諫取范鎮之立儲蓋為此也

朱翼

頁三

西

今天下政虎賦蛇民心蓄怨瀕時而發則夫調上之獨心以調天下之衆心皆臣之責也乃公車之章日以無算冠蓋之聚幾成闕場凌亂紛賊之狀初虞以為發自民也今乃發自臣下夫發自臣下也上以恭默自銷之萬一發自編民大小臣工俄以口舌爭乎危形亂症昭；目前以無所逃雨之義聊削數紙半表空聽而曰吾以急公可乎吾慮分嘗植黨之衆為同舟遇風之人而以避禍諉罪之念為任諉甘惡之圖百爾君子撤藩去籬盡以其精神命脉注之於君父諸臣之心一轉何志上心之不轉上心轉而民心之神憑之矣即世世

金甌可也

明主可以忠言不可以口爭可以理奪不可以氣勝今言官之口不必其謀於心而議不必中於解上觀其理屈而因以拂其詞下愧於詞屈而遂以張於氣理以氣張而愈屈詞以理屈而愈振是以激而隔也且也明所欲言何事摘僻為奇語欲于天豈可緩頰為謹今言官之語不必其證顯易詞不必其推雅馴而徒以難曉之文飾肆誕之實上厭其不可知因而置之於不聞下意其不欲聞因益使為不可知猜疑之念未息厭難之念頗增是以瀆而成其隔者也夫激於詞其罪

朱翼

頁四

西

小而激所由生直以見君之有不是也其罪大噴於語其失淺而實所自乘直以嚴其君之有不到也其失深嗚呼天下固有臣子之未能是君父而欲見是於君父又固有臣子之不能嚴君父而欲君父之嚴臣子哉
張瑋曰諍諫者以儀秦之舌并龍比之心以為沉酒戒也不若說之絕冠纓也以床茅防也不若王之賦神女也以為嬉遊規也不若董之頌王度也箴以為頌故頌非諛頌以為箴故箴非詬
激雖不足於誠而以求君太急望君太甚轉致使然是有餘

成其不足者也。潰之不足於敬。直以下材可騁大體。可傷不覺。至是則以不足成其不足者也。

趙秉忠曰：萬言不如廣廈之片語。抗論不若一堂之會心。自非啟沃素孚。則不信。積為不行。不行積為不省。不省且積為不怒。怒雖自如馬齒。不問是非。不天苞地涇也。而遇卷乎納牖乎。帶裾而碎首乎。心窮術窮。其途安出。則莫若養望。

江應登曰：國家置六科十三道。均以開壘蔽也。然其職守亦自不同。六科者天子之親。臣所以看詳章奏。封駁批答。能擬議而不能專行。濟閣臣之所不及也。十三道者朝廷之憲。臣所以

執持法度。彈壓百僚。能列論而又能專制。濟部臣之所不及也。故六科有言。須令天子信。十三道有言。須令朝廷尊。科臣別無職掌。精神專於參駁文字。使國無悞事。所以弼君違也。臺臣代天。照臨察吏治。民賊字在於事務。若精神昏耗。使以一二章疏。塞白其曠。素滋甚。余中字謂其不及者。故多浮躁有味乎其言之也。

明道謂寧使人謂我為啞。御史顧涇陽曰：先生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先。嘗云：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拱手謝之。及論人才。上曰：未覺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

朱翼

上曰：不敢。不敢一日。極論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上為之改容。且在堂中。重數十上。先生視之。猶不免為啞。御史耳。

今者多言煩稱公車之牘。上滿瑣碎。穢語奏疏之體。周聞求說之信。不難危迫其詞。欲言之急。行不憚。張皇其事。張空拳以佐人之敵。拾遺唾以掩己之跡。意偶不同。豈煩必勝而欲贖事。非重務何庸挾。衷以合辭。故普漢解之心。祛峻城之障。明告君之體。廣集眾之忠。則下情得通。而上無猜疑之隙矣。

杜稷安危之。机言之。則泰山不言。則累卵生民休戚之。端言之。則

杜稷不言。則湯火保吾之身。而不顧國家之利害。非人臣之我也。盡吾之職。而不顧人君之聽。非人臣之心也。君子之諫有五。曰諍曰諷曰諫曰直曰諷。諷直者。忠臣也。聽者十一焉。降諷者。良臣也。聽者十五焉。譎者。說客也。聽者十九焉。然諫之端。不可勝窮矣。薰四者而有之。君子亦惟諒其心而已。

張平仲曰：人臣至於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然。過於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然。則人主必以言為輕。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獨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虞矣。昔哲宗折枝而程頤以方春為

物生不可無故摧折温公聞之不樂曰遂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

慶曆中余靖等欲引石介為諫官范文正為奏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然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而引裾折檻無不為矣

如必治而後進諫則危邦無弼直闇主無臣鄰矣如必至而後從諫則嚴主皆剖心而酷后皆箝口矣何穢如武后猜如德宗而梁公委蛇于陸博鄭侯垂涕于黃臺乎何悍如祖龍狂如天元而茅焦以解衣霽威樂運以與觀賜食手言有竅係

宋

百七

西

聽有機會遠左之役褚黃門曰輕行遠舉而太宗不從天書之降孫待制曰天何言哉而真宗不從豈其事理之難明耶別有故矣今徒創九閭之遠探同室之戈利百鍊之剛修三絨之業或緩齊疏而急袒兇或齒腐肉而避大觚或高東山之卧而賦歸來或畏北山之移而豎長柱此豈泰交之世所宜有也

江旭奇曰人臣進言體裁各異虞夏吁俞皆以西陳伊尹作訓爰始為書召洛之篇乃並稱詰其在七國每云上書奏并天下改書曰奏至漢定儀有四品焉曰章以謝恩曰奏以按劾

曰表以陳情曰議以執異唐宋因之然自下敷奏曰疏與眾僉敷曰議而謝恩陳情聯體對偶舉皆用表我明疏體有二曰奏以敷陳曰題以論列表體有四曰謝以酬恩曰賀以慶上曰進以欣納曰諫以匡遠諫表之式遠無攻已大抵臣下之言專祈頌則嫌於諛專勉戒則嫌於愆惟心存祈頌口多勉戒則忠厚正直為兼得之

真

真

議論

洪峻之曰狄公事母至孝畢竟以母子之說定君臣之義

朱子曰今時秀才直今說廉說義我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

即能言鸚鵡也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鶴惟恐

其不在靈囿不六異手雖然鸚鵡可也諛言頌興交亂四國

說：為百舌鳥不可也

議無定終而公有定在與議者毋為混竿之吹主議者亦不為

築舍之聽議：者不為無的之射天下可提衡而理矣

愚按朱子曰人主雖制命必求公議之所在彼私人者習于統

朱翼

百加

四

指暗於事幾非優侏儒何能頌祈招以議經糾也龍陽安陵

何能陳風怒以議袞闕也五侯四貴何能通閭閻疾苦及國

安危以議當否也惟大臣荷擔重而聞世漢諫臣責望專而

參駁扶惟人主不以大臣為持權不以諫臣為翹過不以大

臣諫臣合為雷附六不以大臣諫臣異為齟齬惟求其公而

已其求之：始不有廣志常有愚色而及其既定則不可易

者議守不可泥者議更當振刷者為之屬精當舍私者為之

情大又何不定之有哉

齊守公在饒清已變民大計為天下卓異然其著念不欽私鄉

人凡有控懇一切不理故其議論有失之的而不學者如不

商經饒河而出湖口往例無稅近始增之亦惟體本商供衆

衙檜無職察之權公恐輕重失實委吏丈之本是一腔公心

實意而衙檜有權商被其苦矣以鄉人為吏而尚不知鄉人

之苦又何得尤金陵也語云平易近民又云除苛法去太甚

又云民力竭矣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又云割斗折衡而民不

爭又云一切報罷何也蓋報稅則無常數大量則有常數永

為厲矣况巨商在饒時食指數百每一日所費不費不苦於

稅而苦於候原無隱弊小商微稅不足供委官一爾何當見

朱翼

百加

四

德且與商賈爭尺寸之利合喙嗟怨殊非寬平政體議論之

難執如此六信理自是之過後自知其非然已無及矣議論

不執方是變化氣質方是真切學問曹泰之克已克此耳

天下之所欲議而我獲之則雖有議而若無議天下之所當議

而我獲之則雖異議而若同議

今之議者吾感焉情有所粗而未釋則銅若膏旨而議起傳有

所訛而未直則猜若射覆而議起氣有所激而未平則慘若

戈矛而議起黨有所結而未散則貫若鈎連而議起辨有所

逞而者明則迅若發机而議起方且以已為堯為舜為鳳凰

之翔千仞而以天下為桀蹄為尺蠖之履泥蟠方且以已之
議為伏焉為鳴鳳為伏蒲之請為趨鼎之容而以天下之議
為蛙淫為鼠嚇為築舍之無成為盈廷之莫決是其而是而
與我爭非其所非而與天下爭矣

蓋臣之議也議未騰則若垂一縷之絲叩潛鱗于九淵之下而
形若鴟心若灰惟懼失之縱也及天下之議既沸也若射石
虎若烹小鱗惟其分焉而不專挑焉而不靡也因其是而是
之非曰海畔之逐臭即獨以為非而非操司空之戈因其非
而非之非曰飛蚊之成雷即獨以為是而非弄窺天之官蓋

其心虛而其量大也

欲斷欲獨謀不可為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欲眾令欲一
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
則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下務交而不求合於公法政令而不
詢議論則用未必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公論矣
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碩力行何如耳
言省而併力於行也欲省議論當慮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
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盡而浮議自消也

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程子被旨赴都堂議事公方

怒罵色以待程子孫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愿公平氣以聽
公為之規屈

元人之論宋也謂其議論多成功少曰議濫禮曰議新法曰議
和戰顧亦正因議論而明六因議論而生曰議論而爭六曰
議論而成夏竦與韓琦范仲淹邪正未明因蔡襄之論而始
明洛蜀皆為正人互相黨攻而妄生邪正豐熙元祐意見各
異激之而爭因議論而為進退刑賞則愈牢而不可破故曰
成也

議論當辨邪正而不可攻邪太過使之樹黨攻之太過則君子

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慶曆之君子落穆如王在
璞元祐之君子故鍾如及發礪豐熙之小人執其意見
宣和之小人逞其威權誅李沆罷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蘇
言廢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為為沆之心即司馬光請開言路之
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韓言息而邪正乃
明也吾以為為琦之心即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也蓋宋之
弊以同異為好惡而即以好惡為邪正以聞見為議論而即
以議論為政事不肖者以辨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巧心賢
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為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

小人不患無辭矣。矯之而過激之，而甚是自開罪也。不即其當然而預措其所以然，中則為察淵不中，則為竊鈇世道之要也。

果實有心不可櫻也。眾實有口不可壅也。故欲省議論而非所以省莫若開其路而覈其實。惟登其害於政者，顯然表暴之不必究其生於心者，根究而苛察之也。不以言舉人，亦不以人廢言。成敗質之公論，紀綱握之朝廷，群策輻輳而戎為之。數眾議低昂而我為之，權則人皆求藉於我之內，自無暇及于我之外矣。

朱翼

西三

西

書曰：嘉言罔攸伏，此言之利也。傳曰：辨言亂政，此言之害也。詩曰：唯此聖人，聽言百里，此聽言之明也。夫更老乞言，先王所以饋饋而求也。白駒空谷，古君人所以金玉而致思也。然而多言煩稱，舌敵耳聾，迄無成功。其在漢則文季有植銖之論，賢良有西南夷之議。至於宋則北扉之聽事，與鴻臚之尚書，文章公車可為前鑒矣。

王通曰：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楛章之訪，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周官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西漢之物用人，先長者而退，後給論事，持大體而厭文苛，其後事

北邊則王恢安國之議，與定安國則章邯車制之議，出東漢之物慎政體而獲乾綱，崇教化而勵風俗。其後議西域則班勇董福之辯，難俄涼州則鄧鴻虞翻之異同，謀首舉則左雄胡廣之駁，正唐之興，房杜任謀，斷王魏議可否而已。既而府兵壞則議擴騎，租庸壞則議兩稅，議平涼之盟而張李之隙，深議維州之降而牛李之黨，措蓋開創之始，治定而事簡承平之後，法變而事繁，勢使然也。而宋尤甚焉。司馬光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愚謂濟國是以謀不在於多，在於審。審論以斷，不必於獨在於公也。

朱翼

西

西

馳轉轉之說，而不要其端，則棘刺白馬之誕也。持局曲之寬，而不窺其大，則夏虫井蛙之陋也。急更張之務，而不慮其失，則解維楚擾也。忽禍患之微，而不圖其萌，則積薪直突之患也。條藻續之詞，而不達於用，則塵飯塗羹之戲也。故曰：議事不如任事，任事之實也。任事不如守法者之確也。取任事者則得肯綮且易，而以謙言效終于無不可聽矣。舉守法者則磨才漸且易，而以真才效終于無不可官矣。

言事當如奕棋，不能預筭於數着之前，其害立見。當國用困之時，棘圍射策，已有議開鑲者矣。而卒之採使之禍劇也。及

至瑞猶權說言者又謂屬有司便夫前此猶市儈也人得按
臂而爭之有司以命秩臨人不敢抗矣前此猶得訟橫微
也省司倚法為厲人誰敢訟哉

慶賞刑威人主與天下共故曰國法至于下議而上行曰朝議
上行而下議則曰清議故議不可無也不宜有惟令其輔法
而行可已

宋初立法必問外議何如其議名號議新法議和戰議偽幸而
議始聚訟矣其關係在倫理在民生在國脉在心性豈淺鮮
哉

蘭棹而馨珠沉而媚故內使之荐膺可徵頭權若清議所權辱
甚於捷矣言官之木索非不慘楚然清議所歸其甚于飴是
議者固亦聖人之金城而治道之鼓吹也

上古之世無清名亦無清議何也素絲在位振聲在庭三德六
德濟之師之無之非名也乾初九曰不成乎名時方純乾何
以名為哉官師相規工賤咸諫詒微諫惡嘉言周伏無之無
議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時方有道何以議為哉
徂征之師高以為奉命益以為招損東征之師周公以為圖功
拜若御事以為難大牛之有苗來路高不以益之言為疾已

罪人斯得用公亦不以御事之說為敗謀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折
衷後在元祐主免役惟是之從不徇時好所以為君子楊畏
隨時徇俗人目為楊三變皆衛鞅變法言便與不便者皆以
為亂民遷之於遠畏殆不免矣張平仲曰君子寧為獨立鶴
母為兩端鼠寧昂然為千里駒毋汎汎若水中魚言哉

今言事者亦大驚矣東西回言而易而玄黃逐見而變觀則竟
於事闕火而玉石俱焚林燼而蕭艾同稿則竟於人地分耶
越則論異陽秋詔隔參商則議生甲乙是非不以理而以意

宋翼

真六

周

好惡不以當而以情則董于異此唱彼和豈心之蓋若填荒
累牘連篇豈言之若合符節有其將之而以正合有其功
之而以前矛則董於同入宮見妬連城不樓勝營壁壘巧列
机張則董於局中香醴相蒸黨與相援動輒耗財以高臺宮
殿附驥塵而遠涉引交借舉倒戈乞降則董於局外觀而揆
兩人之笑當筵操入室之戈風謠尺牘之句盡露諱文日星
測卜之言亦登白簡固是為洋不亂而論為得不清乎
周延儒曰以議論省議論不若以戰事省議論以議論定可石
不若以戰事定可石精于局之內自不誤於局之外矣賢者

不得有侵而不肖者不得有所損則賢不肖之分各得矣任事者不得有所借且不得有所委而言事者不得有所礙且不得有所覆則言事與任事者之情各伸矣

任事者得之於目觀而議事者失之於耳傳任事者失之於當局而議事者得之於旁觀兩相成則兩得兩相踦則兩失之者也至于任者托為鉅以履後臨歧路而躊躇思畏首以餘身輒聞聲而落膽議者矜小辨以破義飾貌言以居華迂濶而無當於事情支離而不中於敷會任者割輕撥捷沾沾自喜已居其成而覆其敗壞人之功而暴其短議者引繩批根

朱真

百

百

激：為名捷得其情而先黃以為功求信其說而後息以為勝一事而兩任其人說在田連鼓上成窳鼓下卒亂而不能調也一人而兩任其事說在左手画負右手画方並用而不能工也一人而先後異議說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背馳而不能通也一事而彼此異議說在以其柙之方內鑿之負乘逆而不能入也抑知度可而為之與不可而不為者之均為任乎發衆人之未議與定衆人之已議者之均為任乎譬之治室一人左運斧右運斤而不中矩矱一人談室規甚辨而不能執斤又譬之治疾一人朝投寒暮投溫而不中脉理一

人談病情甚具而不知劑之寒溫是亦任與議者之患也古者任議不分為二故薦紳之士言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皆以所能任者為議也今則不然薦紳言戰而介冑言和實不能任而以然議矣

見任者之難則曰寬文法然而賞罰不可寬也又曰假便宜然而情實不可假也見議者之多則曰省議論然而防川為清矣又曰明取守然而獨制為偏矣無過任之亦無參議之惟其是而可矣

議事之臣抵掌談天下然而發言盈庭貽訛作舍矣善事之臣

朱真

百

百

獲袂先天下然而進極犀利退易缺折矣長事之臣藉口持天下然而首尾牽制機會坐失矣至于謀功者一遇其失則退避首事苟遇其成則又苛舉細故任固難若爾哉

江斗備在儀制時制度儀章百廢廢舉及以才望領真定幅員甚廣人咸為公難之公曰吾冷官熱做熱官冷做即屬分司議應精詳師帥總率持其大体而已

萬曆間疏多晉中議論頗著太宰公孫丕揚以治起物至謂堂省曰丕揚在林下嘗親即報見諸公疏率多草偁人臣對君之體當不其然要當以真心感格今竟之一篇好文字何能

感動多言頌稱使主上厭薄則言路必塞本却不得不處以
以年例矣此公性氣恰似司馬溫公心體誠實議論堅確惜
乎所善東林諸賢堅卧未起竟乏蘇軾之直言也至於正已
率屬尤為剴方嘗謂少宰楊公時吞由吾輩受園恩深厚非
可比秀才每凡事須信不過以吏胥耶其精教擔當如此一
時士習丕變朝議頌清

明道謂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顧涇陽曰此君子自反無窮
之心若月其言於過猶然市易猶然均輸猶然手實猶然當
相又將曰惜也不克杜之於初致其滋蔓尔吾黨養成之豈

可獨罪安石

刑公說上等道理諸賢見不到做下等勾當即舜孔之徒亦計
不到終日津之言利只緣不識箇利之源頭義也其末流
害也不識義不畏害是以敗也顧涇陽謂其禍浮四句則過
然曰君子大居正而責窮理盡矣

任事者不顧朝廷之付託而各以任聘其才力甚至借任以肥
其身家議事者不計人政之是非而務以議榜其名譽甚則
借議以凌其恩仇

天下事非一家事意氣激而出之以從容則聽者靡不怡然順

矣議論新而持之以和平則共事者靡不惓然協矣

行法易成功難無定議而謾為則害成不先議而中掣則害成
共事而易見下行而上疑則害成前人未竟後人以為非常
局者見此旁議者見彼則害成或以利競或以禍怵則害成
我國尋丈彼規咫尺而咫尺易見則害成遠以為迂近以為
無及則害成忽卑名而賤獨議則害成小失輒悔小利難割
則害成輕躁喜事而任之畏懦異與而諉之則害成是非
敲功罰與實則害成此治田之畔所以無敢越思歎

痛不切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故當事宜體也手方圓画

則不成是東西道則不進故議論宜者也方轉而林則無齊
語未樹而後則無生楊故任事宜久也曲遂不以全棄孟明
不以敗誅故課事宜寬也

羅大經曰葉水心謂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
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
安普卿子產以為衆怒難犯事欲難成却又云禮義不愆何
恤人言如歐陽修先為諫官後為侍從尤好立論及濮園議
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余謂國初趙韓王

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于杯觴流行之際
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乃若持盈守成之時
則權不可以自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條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因勢
之所恃以重也豈及因此而勢輕哉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
國時取被司馬溫公激愾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傲見於顏
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
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
之攻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也惟歐陽公為諫官侍從時景號

朱襄

百

百

取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
歐陽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曰言得罪猶
足取笑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
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
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
臺侍與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索日也曾尋標好題來

余憐學流曰言官之建白匪論事即論人耳事有利害不妨尚
確而或紛、為築舍之謀人有瑕瑜不相掩覆而或寬、為
陞黜之口議在披瀝實而竊鉄者未免于疑形意在擊奸邪

而風聞者未可覆案此其心未有真見而漫然以噪未可告
朋友何以告君父乎若夫諸曹之題請備例而行非有排擊
拂忤之嫌而亦有不能得之於上者何也職業所在閑乎紀
綱而何以目之為故事了故事之心豈足以起上信也法度
相沿宜遵祖制而何以動稱權宜從權宜之說安可為上開
也意有所欲予則緩可為急意有所欲斬則急可為緩、急
自為低昂而何以怪惜委之上也一人之所推轂或朝奏而
夕報公論之所共與或百催而竟沉就中自有闕竅而何以
不測委之上也

朱襄

百

百

毀譽

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惜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陰險賊
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虻之嗜膚耳而目之則
深山成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實豈握
机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雀誰有曾參存故之仁楚
王騎履之德者乎

昔之傾人者毀之今之傾人者譽之矣昔之毀人者構誣之今
之毀人者嘆息之矣昔也謂貞女為淫今也以彘中而詆貞
女矣昔也謂莫邪以為鈍今也以鉛刀而笑莫邪矣

朱翼

情屬比昵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米蕨之夫一中睚眦雖食蟪

井上者盡指推埋之黨

記短則蕪析其長姦惡則并伐其善懷胸腹之鱗甲繼唇脣之
押閭情昵則譽藉為蒼意分則毀夷為黷頭有勞伐則旁伺
其瑕而幸圖之失以藉口偶有微類則曲正其暴而驟圖之
成以快私顯許者若豺狼猶可避其咆哮陰毀者如射隼負
騎而居無能出其殼者矣

苟息不能正諫而嘉其踐言石慶僅充相位而尊其醇謹豫讓
夫身於中行而收其晚蓋周仁履諛談以厚稱慶御無術以

俠烈者栖楚托權以忠諫顯周顯沽名以隱逆比之數子者
何蒙譽至此賓王討檄於牝向而警以浮華伯安湛海于訪
父而嗟其福薄王戎死孝以饋李梅其行山濤啟事以竹林
隨其声熙載薛相以聲色汙其高郢都卻虜以詰似嗤其林
之數子者又何蒙毀若此

陳眉公曰雖貴為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彈章是
也雖惡如構机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是也

西王

任讓

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諱曰夫三德者偃之共也以德紀民其董大矣不可廢也孤毛將上軍卒使趙衰代之諱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

晉侯蒐於絳上以治軍使士甸將中軍諱曰伯游長荀偃將中

軍士甸偃之使韓起將上軍諱以趙武

陳蕃讓太尉曰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暢文武

兼資不如李廣羊枯讓開府曰東郡高亮不如李憲潔身寡

兼資

兼資

兼資

欲不及魯逆治政私簡不及李儉

虞人辭弓旌之招管仲遜上卿之禮則讓班也及寧之役卻伯

謂晉公曰唯君之訓唯二三子之方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

治外不如義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師以受名則讓

名也

仲山甫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王沂公之不避息然韓琦之苟

利社稷生死以之苟息之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皆任也

始而爭事既而爭功又且爭權勢而其寃也至於爭利以古人

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任官之心移之於事為名而讓

為利而任風斯下矣

為讓百接而未始讓胼胝伊尹任天下之重而未始官以權利

居功

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却又論壽節與不中即凡

事自有恰好處今日有一班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

回口却揀得瑣餘箭廢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

激之禍此風不可長矯激者固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

私心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

是錯避事而景帝殺之以謝諸侯冠準任事而真宗倚以為重

兼資

兼資

兼資

呂權曹真以退而亡李權郭況以進而招亦古今之大鑒也

蘇轍曰天下之患生于太怙而成于牽俗太怙則見利而不敢為

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是以天下之事舉無可為者

陳眉公曰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

但官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為一切苟且

薛南軒曰為政須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

江旭奇曰治平既久固有舊事有凡例人臣雖以自計之餘

為國家計舉之循之無弗濟者猶之務雲輕霜點綴太虛雖

過纖纖掃除積蓋不嫌于讓若乃沉陰醜弱翳翳照照昏冥

迷壹靈微稱月勢不得震擊之雷迅烈之風可垂雲乎是故
責任也

夏漢山曰亢之極成悔睽之義為孤矜之變為爭即之激為宣
豈不貴讓哉

宦途

君子立朝當正直忠厚至久不逾然蒞任之初聞望未孚尤當
自慎倘一失手恐難自振唐八司馬可登已

薛尊居卑僻富居貧非故為是矯讓也寔以其職易稱分易
乃自愛耳然讓為美德可以敵風節厚廉恥故與其任躁寧
寧為矯讓也

宋時簿尉躬巡皆進士故不為污辱今用雜流此屬多寡廉喪
耻士流始不屑居此官惡吏負林幹原非罪鋼授此裨官
亦以酬其勞也吾人隨用自盡不足為辱但卑污苟且與吏

朱翼

自聖

爾

狎而與民市則自賤耳至於由貢選任丞簿者自稱卑下同
於隸氓便見其無高明之志亦安望其有振拔之思哉

按朱子曰近臣以塞諂為休遠臣以廉退恬靜為休予謂鄒南
皋雅淨此味

江軾曰有官君子自初仕以至宦成皆當視為畏途總以清勤
慎為本彼巧宦之人雖售欺一時久必敗露不若坦然無競
誠以御物為可久也

江軾曰嘗見同僚楚事上官惟恐軋已不思信友獲上原是一
理且仕路積薪後來者反居其上有從僚依超遷而告上官

之右者吾何面目見之故能結交同僚便是子孫世為通家
不亦善乎且見同官徧途饋送側媚權相而身名俱喪者尤
為無益故寧為樸仕耳

江旭奇曰漢光武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
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嘆息曰卿言是也奇
觀此時君仁臣直有盛世之風蓋光武歎其臣保全名譽此
是愛護善類至意非以言結其下也常觀我太祖不使進士
經手錢谷恐為人所悞有壞名節總亦愛護之意若曰天朝

朱熹 第八

爵祿非朕所得私倘官評不與則朕雖欲保全而不能此又
示以太公之典也任延之對與宋弘頗相類皆不迎上旨而
忠厚正其盡當君心所謂明者當以理悟是也

江一麟曰今世進士或徑授京秩者每以清華自誇不知外任
能歷別典故為終身受益至於僻邑之令不知律例為何物
只是一不應得而為之事理便了公案積稻肥家於此取辦
尤可笑也若夫節推理刑每以諳曉法律自多曾見上司委
視營造工料茫然不知估值為吏調弄又每為縣官所笑一
旦行取為科而不知條例當否一或為道則不曉明律錢谷

豈不悞事蓋由初任時強不知以為知恥於下問故終身不
曉若遇事尋求豈至於而墻哉至於藩臬副臬等官由部
屬轉者性之崢嶸任路多至通顯其由臺省年例見推却自
與色多至沉淪亦奇異也臺省之外補多而京堂少則是不
逮部屬者多而人又何必遂羶于臺省嘗見郡倅由鄉科任
者上司每視之為賢能其由甲科任者及先疑其謗劣今九
列中多有任郡倅者又見刑部主政由進士初授者亦自崢
嶸其由縣令轉者每退却一步夫司寇係人死生其屬官
豈不關係至於工曹多有差委不為冷局且今時每轉吏禮

朱熹 第九

亦非刑部之比乃麟由州牧得轉刑部副郎簡恤閩中多所
全活自以優於別曹耳

孫尚書新第落成市声不入耳俗執不至門客有談世事便以
大白浮之

杜正獻公居家親朝報進人行事憂喜輒見於色韓魏公身在
外或聞更法度壞紀綱則泣血不能食大臣之體也

柳南皋言林居之人頂如漁樵耕牧一切罔聞罔見方是為下
不倍

柳南皋言仲文大有作為真正幹事但惟進之箴鋒欲鏘無為

直矣昔杜正獻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有問生為縣令公戒之曰行歷任多為帝所知朝野所信故得申其意子之才罷一縣令不足施切當諱晦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耳南舉此語實印本於此

或問士人之体朱子曰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初未作如在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明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飲均力後這均是定局合如此做

韓昭侯謂典冠者侵官之罪甚於寒寒錢謂出渾離局之奸甚于功

守官者不妨過勇霍光夜索符璽而符璽即不与李光弼索符

粮於轉運而穆寧不應柳公綽為京兆尹以法杖神策校尉

不以聞呂公著為銀臺封還除目不得理自投劾去此數人

者非不知慈易近容多福也不侵官者不妨過怯陳平相也

不籌錢谷杜淹執法也不稽案牘呂夷簡為中書不兼樞密

之謀議曹彬為大將不對官吏之喜否此數人者非其識闇

其才薄也其心蓋曰人人不侵人人不賤而天下治矣

楊述中曰士人名登天濟奉大廷之對而校書中秘而含香粉署而分符赤縣惟天子使如浮名而已譬之若之華蜂蟻之

之羽僅旦暮耳古稱三立為不朽事不朽之謂長生爾光陰百年道德千載故服官奉職無論崇卑抱此精心赤意侍起居啟沃獻替盡為馬補袞塞違而主德滋立交戰剛方直諫叩擗折檻而正氣昌辰采錯事光明磊落落：乎揭肝膽扶社稷而國脉培割竹字吐慈怒宜弟朕：乎課農桑凜冰雪而民命植乃為不溺其取也

江旭奇曰給事御史犯主上易犯宰相難犯宰相易犯內相難犯內相易犯銓部難何也主上之怒難撓而無成心也宰相則得便必中之矣宰相猶惜名也內相不護頑名矣然被斥

者猶有直名也若銓部則喜怒不形直以年例慶之給事御史及得浮躁不及之名豈不甚可畏哉

傅斯德曰今者大臣避嫌重以避事士大夫好勝甚於好官心

口不相信矣

融意氣為節與政刻薄為操持易詐為智慧長途又安窮也

汪文輝曰某見今世士夫三朝寒諱有氣節者歸見縣官問其

邑民疾苦多不敢言蓋必自己有短處亦欲縣官掩護之若

孔子在朝廷便言居鄉黨似不能言者此則正直忠厚非今比也

陳情公曰禮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乃事君則有犯無隱事親則有隱無犯事師則無隱無犯何不一也有俠骨者多犯有矯骨者多隱乃若為名則犯為利則隱是幻骨矣孔子謂勿欺而犯其論諫則多輒而少直故當時人以為論諫子為父隱又以家有諍子則親不陷於非義何居七十子之事師有不違者矣有不悅者矣有起予者矣乃至事君為其臣又以直義而或少愉色於親何倒置也府縣官長兼有父母君親之人不識御紳先生當何以事之也隱耶犯耶

百卷一

前

國朝名臣

炳秩運籌昭回制作誠意伯劉基也德容李開外夷欽仰學士宋濂也忠孝兩全者中丞章溢也臣僚謀德者祭酒宋納也皆高廟時各臣也其在文廟時則張忠烈輔之平南交陳恭襄瑄之立漕運少保黃福之竭誠盡瘁都御史顧佐之表儀縉紳楊文貞士奇楊文敏榮楊文定漕是謂三楊學士仁宗以來學士劉球之忠節祭酒胡儼之真儒陳敬宗之行方學優周恂之才邃禮恭李時勉之浩然正氣吳敏德之孝義幼聞吏部魏驥海內達尊左都御史軒輅百年廉士薛文清瑄之力行好古年恭定富之保民存賢尚書王忠肅翔右都御史海忠介瑞少保李文達賢侍郎葉文莊威皆歷代名臣也

慶理元輔三楊尚矣銓政則蹇忠毅掌計則夏忠靖典札則胡忠安典兵則劇忠肅于忠肅劉忠宣典刑則何文肅典工則宋永寧御史大夫則劉文成陳億敏廷尉則楊應簡司成則宋文恪李忠文學士則宋文憲王文節至若張曷恭沈華亭余中宇之為納言黃分宜蔣宜興之為奉常郭方安王寧陽之為京兆和郁尉能李春艾福之為光祿翁銘戴希文之為大僕皆表表者也

劉御史蒲席布褥則先賢布被瓦甌之高風為而忠柴操曰夫
婦同德未易矣王三原讓還鄰居則先賢三衢還宅之芳軌
為而念鄰篤友古今厚道若符矣王家宰不私其壻以善地
至解槽上馬以與之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魏尚書不聽
門人立朝竟致仕去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家否子安能善終耶
哉定禍亂則有韓襄毅王文成威加夷狄則有彭長沙樞集流
移則有白南宮項嘉善原陽成治河則有徐武功留儲則有
張安平周文襄尤為重望人傑哉

向時言官有所擊必有所奉惟劉御史臺論列楚相并及晉相

更不為後來地真直節也晉相竟不芥蒂及表揚之過于文
潞公矣余給事中懋學當楚相未甚破綻時先以標切二字
中其病先見之明人所不及楊兵部繼以言事請再起而
死於言邪吏科元標顧吏部憲成以言事請再起而罷于言
皆百折不迴之操也

國朝君薛文清之深醇吳聘君之嚴重陳布衣之齋東檢討
之主靜胡敬齋之居業陳竟庵之講求張東白之實踐羅一
峰之切直周翠渠之篤方莊定山之超詣黃宋軒之純嗜名
理章楓山之真悟玄理張古城之深探理與蔡虛齋之精研

蒙引鄧汝愚之學務派造此皆儒林之鳳學海之龍也

顧東林曰魏懋樞上必欲充舜其君下必欲充舜其民不爾不
以懶于志故常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
介于胸中故常樂

萬曆間臺臣龍遇奇跡言海內所共稱生平忠直為王朝元老者
史部尚書孫丕揚也拂衣去國之日第曰不能起用老成人
至詰其老成人何指則曰呂坤鄒元標奇考其時顧泣陽已
物故矣

表丁凡曰青田之謀猷金華之文學三楊光輔之績南陽定策

之勳尚矣至若淡然無欲者鹽山之忠肅也再定及側者東
萊之忠宣也陶尚書經制度於開闢之初于少保濟艱難于
中興之日取焉範致童子水清之謠周詢如享江南尸祝之
薦他如方正學之慷慨練子寧之忠憤曹御史之剛介卓侍
即之就義王端毅之嚴正戴恭簡之廉節皆其卓然者至於
理學名臣則薛瑄之篤實觀於讀書錄而其體已見胡居仁
之主敬觀於居業錄而其用可占起于徵召有若吳與弼陳
憲章列於科目有若陳選張元載周瑛羅倫莊景黃仲昭章
懋張吉蔡清而陳真晟則終于下位也

朱翼志林

新安江旭奇升甫編輯

吳養春百昌甫校閱

江應甫君常甫春訂

心性

或問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何也江古楓曰大學語正心而極於格致誠意吾性之理已具中庸語率性而至於中和位育吾心之理已該蓋大學從民東而開明中庸從天命而推極也大學之情齊治平本是篤恭本是盡性中庸

之遠近風自即是格致即是存心慎獨二字即大學中庸會同處

孟子之言存心養性非分而為二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是養同所以為存也此工夫之合一也常言無仁義之心此豈人之性哉又結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长曰操則存是養性同出於存心也此道體之渾淪也

江古楓曰性不可見而其端倪皆呈于心故養性之功無可用力而其工夫皆在于存心蓋養之為義如龍之蟄地如雞之

抱子其妙在勿忘勿助之間其用在不徐不疾之際而又非可以懸想而豫合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也者心之機而性之竅也動而馳則忘則為失養動而操則存則為得養

心本神明周流六虛非以局于方所為存操心如操舟維楫在手進退游移無不如意故可以絕河海亦如操兵指為素定故可以動天旋地變化而不測即敬求心何心不小用小求大何大弗該一得兩得者也

大學惡其好色從心机感觸處言慎獨中庸言見隱顯微

從性体發見處言慎獨

孟子心言人性言天曰存性曰養心鏡也鏡之明則性也心水也水之下性也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万事者也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宰妙眾理而律萬事者也故知及言体仁守言功擇善言体固執言功万物皆備言体反身強恕言功

仁人心也揚心之体也求放心者亦曰求仁而已不忍殺練心之体也仁也與兵構恣放其心也充不惡以保四海求之也不受跡說心之体也仁也万鐘不辨礼義放其心也充無受

尔汝至不以言歸人求之也

人之靈物者以心而其味也亦以心著龜枯朽能卜吉凶以無心也

程子止以仁義禮智四者言性周子無以剛柔善惡中五者言性廣仲謂真妄動靜皆不可以言性伊川謂真為本体靜為未發即康節曰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邪郭張橫渠曰心統性情陳了翁曰氣質之用微道學之功大

翁正春曰蛮貊之子始生齊音注笑與中國無異稍長能語重九譯而不相通此無他習使然耳

朱子曰

周汝登曰曾子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指示不慮之良尤為的切養子之道不可學亦不必學推之萬事万化莫不皆然

問氣質有偏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朱子曰非有偏

說性章

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獸亦是此性只被

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

朱子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

山之水

長短大小自是不同却只是此日

朱子曰天地生物本乎一隙人與禽獸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

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

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既言理一分殊而龜

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延平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亦是此意

首卿曰何以知道曰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

朱子

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而有志者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藏言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而有

異也若同時無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未一害此一謂之一心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

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妄亂知謂之靜

陳眉公曰食色之性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後明

屠隆曰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万緣是非場裡出入消搖順

順

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碍雲飛。

王象春曰。人徒認性于初生。謂孩提赤子之後。無性。又徒認性于太古。謂標枝結繩之後。無性。吾謂即聲色貨利種種。世應亦性之緣。而非性也。非性也。而未始不可以見性也。必欲指某。為天之所命某。是人之所為某。是性之所章某。是習之所成。是指澗。注行潦之水。非水。而必求水于河海之泓也。又指河海之水。非水。而必求之天。一之生也。豈知吾身之滌涕。延淺。無一而非水也。

人謂擺僂之指。而天下人藏其巧。我則謂巧不相借。僂指非吾

指。而巧則吾巧也。則指不必借也。人又謂夔蛇風影之相。恰是人之有持操。我則謂穿牛鼻烙馬。之于其牛馬之性。一無碍也。

未發自有未發之情。且盡亦自有且盡之情。氣質亦有性也。風氣亦有性也。情之發也。必无有埋而不耀之光。必无有留而不盡之力。必无有對起偶立之念。必无有心口齟齬之思。必无有先後緩急之一形。必无有大小公私之二狀。如水之行地。隨流而成坎。如火附薪。盡而火傳。人自失情。豈累于性哉。

野原山澗之間。即剝草餘花。自堪玄賞。而剪綵綴枝。終無神色。

舍其本來之面目。而強戴夫安仁之貌。以悅妻孥。亦愚矣夫。吾日。有雞鳴則日。舜也。吾時。有言行則時。堯也。鼓鐘而樂見牛。而威則事。湯武也。而使槁其種。便適之情。以求其所謂大。是去兩角四足。以言牛也。故孟子隨地指性。與漆園道在糠粃。無二義也。海人入海求寶。見諸寶光。競射已。而得一寶。則諸寶皆從此出。故孟子之所言。几希者。虞廷之惟微。

我有良知。是謂之性。之感物。發而為情。之所便。則謂之欲。

各當其則。謂之理性之体。一情之用。七欲之實。皆然其所當止之。則復歸於一。此正人心之初。無所隔于天地萬物者也。故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滿其初之量也。然盡入陣盡物性。參化育。方謂之盡其性也。

凡物必有初。混沌者天地之初。胞胎者人之初。渾淪者心之初。惟初最真。天地以之立心。以之成性。而人以之合天者也。羅整菴曰。道心寂然不可動者也。至精之体。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易者太極。萬欲之摠也。太極本無極。無欲之初也。今夫赤子之

生也。咳之以珍美厥。而覆之若葉。糠粃耳衣之以縵。拂旬伏乎塗炭。無異救禍也。弄之以珠玉。施而迂之以瓦缶。碎之矣。鄰之赤子與吾之赤子一也。宴人之赤子與富人之赤子一也。吾是以明生人之初本。皆無欲自聖人至于途人一也。藉令人皆能過珍美。賤文繡。吝珠玉。於瓦缶。欲安從生乎。顧東林曰。凡物皆可以見天地物。始是以盡天地物。不足以盡天地一物已足以見天地。

早陽明曰。良知之境。有日益而無能為益。譬如千丈之木。起于膚寸萌芽。其在千丈時。比膚寸雖已日益。却止是此芽。

朱子云。性也。此性也。此性也。

揚龜山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朱子曰。人欲者。特于形雜于氣。扭于習。乱于情。而後有者也。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可求天理于人欲汨沒之中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羅整菴曰。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于其必然而不容已。而皆合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不善乎。

君子雖以賢人君子之衆。而辨荀卿惡性之非荀卿。雖不知性。仍是從內。而體認于嗜。却是將外面作為上證性。

朱子曰。性譬之水者。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汚濁難得便清。故雖惡必明。雖惡必強也。然用氣力。

蘇子曰。性猶太虛也。心猶陽明也。太極只在陽明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陽明自是陽明。惟性與心亦然。一而二。二而一。

朱子曰。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朱子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蘇子曰。賢人君子。證性。賢人君子。與愚不肖。豈異性。天下之

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性惡者反多矣。誰不知赤子之初。俱是善人。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不善之人。失其初心耳。

此本會。復考先。推切之。

江旭奇曰。孟子說盡心。那盡字。是事物之精粗表裏。無不窮到。而此心之全體大用。無不充周正。所謂格物及知性。則所謂知至也。性本善。可以保物。可以保民。齊宣王不曾察識。不能擴充。故不曉得是王及至成。之時。又不能相度。反本。故盡心工夫。故性終不能知。梁惠王盡心而好戰。則不仁而失性矣。若其實盡心。則知人知天。一時徹盡。猶仙家用武火併出。丹藥未還。須用文火溫燴。但不可助。長存之養之火候。應如

此序東
鏡先生

是又恐冷了丹爐故須持耐做面壁工夫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所謂勿忘也。想他不助長的心恭敬捧持凜然如在上帝之前常恐急躁了一分故曰事天及至不貳以俟則上帝之天我壽我。不為動我之命只靠脩身便是有壽無夭故曰所以立命。司馬君實就事物上窮究而不言心性王陽明竟去知性其下手處未卜果盡心否也。

身無疾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為苦以苦為甜者有。鳥性情之已病其所愛憎鮮得其正此亦無碍于性善。

朱翼

蘇東坡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子產曰火烈人畏之水弱人狎之翼奉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水火故也。汪登原曰性寧氣亦制于氣貞元則聖哲生光安分則賢俊之。

王南塘曰道心性也性無声臭故微人心情也情有善惡故危孟子聞楊墨而引告子告子齋高聖學只一不動心佛氏失之過告子失之不及楊墨尚未透這消息揚言義墨言仁告子却杯捲仁義鄙薄楊墨不為笑所謂性無善無不善是歸者語却入佛矣。

不依聖
義曰

存心孝曰以水論性之為極不若以火論性之為極也止水無波金此百道搏則過顯激則在山莫肖其極矣以吾性為火以天地萬物為薪。盡火傳是不可恍然于功化之極哉。顧東林曰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于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江旭奇曰志者稟于性意者發于心志多堅久意止一時孟子說盡心知性分看中庸竟云盡其性中庸止云率性而未云致中和似俱為率性而朱子以喜怒哀樂為情愚思致曲亦是就情說曲者端也四端孟子就情言也。

朱翼

朱子曰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洪堯山曰宇宙流行渾然一氣繼之于人雖為至善而未可以善名當其未發也。邪暗昏駸則亦何善之有。董子曰性者生之質又曰質樸之謂性此獨得之見也。

朱子曰氣質之殊非但清濁人有聰明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氣未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于理是其氣未清也。李卓吾曰致中則与太虛同体矣而和之發也以任以育則与天地同用。

孔子曰性不睹不聞而心則有睹聞其所為能睹能聞者何物性何思何慮而心則有思慮其所為能思能慮者何物夫言性莫倫於中庸以戒慎恐懼為心之正而有所恐懼又為心之不正則主靜之中更有妙于靜者矣言性莫善于孟子孟子以告子之不動心為害性又以傳說諸人之能動心為惡性則制動之內更有宰夫動者矣言性莫先于成湯伊尹湯之謔曰厥有恆性而尹之言曰習與性成曰恆則不落亦情而曰習則又未始離才情矣四者無從分亦無可分故性何如渾一淪一者是心何如常虛常靈者是才情何如凡因

朱熹

而應之擴而克之自一身之手舞足蹈極之于保四海皆是性者心未萌才情者心性所露也

說儲曰望梅生津食芥垂淚此五液之自外至者鼻而垂涎媿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者性情所鍾形體隨之

譚子化書曰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

榮衛所不至也則知我本无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連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高深甫曰若有心求樂則有所着功名富貴固非可樂也德命亦不可求

余中子曰岳武穆詞有壯志飢殍胡虜啖艾談渴飲血仇金甚矣金人相戒必曰岳爺胡瀆惹封事有醜虜犬豕之語余人以千金求其書謂宋尚有人可見是非之心矣狄亦有之風翔李將軍為虎所踞李頻呼大王乞命虎如喜狀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伏三子虎自上俯視方去其後入穴極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虎以次負出李乃訴去大王獨不相引虎乃垂尾李持之遂得出可見剛隱之心禽獸亦有之

朱熹

說願曰袁州有院僧偶得一虎皮藏掖之潛於要路往來皆盡

所齋自以為得計一日被之忽爾能脫化為虎歲餘過一衲

儻不忌殺以充腸俄即復化為人唐進士李微為江南尉恃才倨傲常暴怒發狂遂變為虎明年袁俸與微同第以御史

奏傳至其所虎自草中突出後匿身草中作人聲曰子非故人隴西子耶我李微也因道變虎狀以妻子遺文為屬而別寺僧之不終為虎悔心之萌也李微之末後為人迷而不返也人獸之分存于心性而形質隨之固如此哉

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箇仁。

朱子曰鴉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的意思。

朱子曰白仁者。固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一為仁亦不可。知覺固有生意。但只將知覺就却。今來

或問上蔡見明道舉史文成。謂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深流涕。背而發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惡意自是羞惡之心。

如何却道是惻隱。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才會動見動了。方有羞惡恭敬。是非。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意。夏長。箇甚麼。秋來又把甚收。冬又把甚藏。

朱子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義之嚴肅。即仁之收斂。義如利刀。胸中許多滂。攘。一芥割斷。礼者仁之著智者。

義之嚴。故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剝。剝礼即理也。但謂之理。無形迹之可言。礼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朱子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初不必使其先知仁體也。

顧涇陽曰。孟子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愚又曰。告子未嘗知仁。以其內之也。夫仁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如之何其二之也。

左先斗曰。驗惻隱之良者。不于習見。而于乍見。乍見之不忍。即習見之所忍也。但使時。如乍見而仁人之運天。下保四海。

豈煩轉念。馬。驗幾希之昧者。不于旦晝。而于平旦。平旦之不忍。即旦晝之所忍也。但使時。如平旦而仁人之弘胞與包。

靈蠢者。豈煩易慮焉。江古楓曰。草木之實。有核。匠家稱為仁。善為名狀。蓋從此仁發。

生枝葉皆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又曰。強起而行。求仁莫近焉。周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

物。未曠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現月窟。地逢雷震。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尹和靖常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朱子五歲。誦孝經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即不成人。故有子言其為人。也。孝弟。即言。

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先儒之言。仁也。曰。心之德。而泥之者。乃于心之內。更求德焉。不。

知心。豈知仁。故曰。仁。人心也。言心而不言德。而泥之者。乃于。

人之內更求其心焉。不知人。豈知仁。故曰仁者人也。言人而不言心。

七尺四體。非孔子之所謂人也。故曰中國一人。率土而居。奇形異狀。聯之為一。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母醫則子痛。一體故也。不知其痛也。乃其求也。環向而履。不知其暈也。出而遊。闖關。過父母兄弟。則暈之。郡城焉。過其邑

之人。則暈之。會城焉。過其郡之人。則暈之。曠洋之野。木石鹿豕之為。驚見似人者。而暈之矣。且光風霽月。何與于我。而忻狂。颶陰霾。何與于我。而慘水光山色。何與于我。而喜。荒

原頽。何與于我。而懷。花芳卉榮。何與于我。而賞。紅瘁綠凋。何與于我。而惜。鳥鳴魚泳。何與于我。而樂。鴻御鶴啼。何與于我。而嘆。我乃行之。不得我心。不自察耳。察之則他山之此。可

通于鍾。無情之草。可飛為螢。而何況同類。得不灑罪人之泣。而消然不寧。得不取溝中之納。而惘然悼念。得不憫一民之

飢溺而愴然。剝膚。惟障以塵情。則父子可異度。歲兄弟可紛其苦。而何況疎。號呼之聲。鼓吹之供也。血髓之竭。囊篋之

充也。水陸之搜。采頤之快也。碩華夷之界限。人物之差等。仁人未嘗無別然。其心欲。準得其所。夷亦得其所也。盡人之理。

朱子曰
一書一
地和平
之氣

朱子

十一

亦盡物之理也。故純龍歸。道聖人之愛物。而庸。衆但謂祛民

之害。許衡。仕元。明學。亦素夷狄之常。而世儒過貶。則以疾夷

之甚也。征伐。刑誅。仁人未嘗不嚴。然其心。則誅前以警後。殺

一以全百也。除莠。剔蠹。以殺機。為生織。花鐵。鶴以生。机為殺

故。矧灼不廢。於肌膚。夏楚不斲。于子弟。虞廷四罪。魯國肆菁

周王一怒。宋公不既。孰一體。孰非一體。必有分矣。

天地已也。萬物已也。位之育之。已位育也。故曰由已也。脩己者

其心亦以安百姓。而內不忘已。外不忘天下。猶耦之也。耦若

二君。故曰克也。禮非敬。而主敬者。近禮。其效至于安人。安百

姓。則已之分量。亦已。帝皇。佈護于天下。功用不在克已。下然

克已者。即天下。即已。復即歸之。曰脩己者。以已安天下。脩尚

在安之先。然堯舜猶病。比之博施濟眾。只就眾上說者。何更

親切。故即承之以已。立已達。脩己者。所以立已達已也。脩之

故克。去已則一。則實。敬忠之屬也。安人安百姓。怒之施

也。克復。配乾以健行也。敬怒。配坤以順施也。告由之言。近于

回。而告賜之言。類于雍也。

愚按。尹和靖曰。克已在克其所好。程子曰。一事所偏。先自克。則

所謂先難也。老氏外身。存之言。類有道者。太史公乃謂申

朱子

十四

韓休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心竊訝之。及讀守雌守黑二語。乃知其用意。陰慘與吾儒純陽用事者不同。宜其薄仁棄禮而逃之也。陽為和光。陰為荆棘。陽為同塵。陰為戈戟。未嘗不怒。但隱之不發。一得發露。必至逾則而為遷怒矣。克已者。從此履克之有則改之。所謂不貳過也。不貳則能充矣。故元之悔疑之戰。皆陽道也。皆龍也。所以為乾也。復者乾之初也。所謂悔也。老子猶執猶之也。其執而血者乎。

醫仁術也。所以治人也。故于仁寂善名狀言。痿痺為不仁。則仁者愛人之義。其言杏仁則仁人心也。乃槩謂之杏。所謂仁者

人也。蓋仁從人從二。者別也。猶言仁乃人之別名。實非更有他物也。目微而見者廣。耳微而聞者博。心之發而為念。可以遊之於六合之外。目有不見。塵翳之。耳有不聞。喧雜之心。有不到。私蔽之。去塵而目明。去喧而耳聰。去私而心覺。更不至于麻木矣。

周茂叔令人尋仲尼。顏子樂處。畢竟不言。所樂何事。夫聖人之心。不可見而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由衆陰中始發。一陽生意也。所謂仁也。仁者樂其樂此耶。然復有悔過之義。思由此一思。則知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仲尼之樂處。

余少原
云天地
无心成
化鳥得
有心未
子云以

主守言
謂之勝
子謂云
北之後
之即人心

也不遷怒。不貳過。顏子之好而樂也。克已復禮。亦由天地之復。至于仰不愧。俯不怍。一身通暢。並不麻木。何等樂。愚按朱子以仁為愛之理。這是用說若論仁體。止是生理說。生理。自包盡愛字。

或問克已。由已。兩已字是同。是異。汪陽曰。四勿是克已。請事是。由已。

仁者無欲。故要堅持。所謂木也。仁者愛人。故要覺察。所謂不麻木也。愛欲均是。關心割捨不得之名。共一竅而公私分焉。人必覺察得人物一体痛癢。拍關總去。愛乃愛之深。又恐偏蔽。

朱翼

十六

貞下起元。可見智為仁之始。好仁不好學。其末流恐為惡。貞固幹事。無堅持。覺察二義。故能起元。人為欲所蔽。多不能愛。去欲。所以全愛。齊宣王求大欲。便不能保百姓也。

原憲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聖人謂他難。不謂他仁。蓋仁者當于理。而無私。不論他行不行。如顏子說。舜何人。予何人。也是好勝。伊尹得志時。說非子覺之。而誰。孔孟失意時。說文在茲。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伐。至于以直報怨。欲立欲達。都是行。若謂弄四者。忘之。恐無此頑仁。

江旭奇問於理學諸先生曰。聖明言剛毅。木訥。近仁。剛則不屈。

于慈穀則可以致遠。訥則其言也。詎其為近仁。易知也。獨不解。水之義。夫麻木。又謂不仁何也。倘極與蓬異。良與苦異。根與幹異。榮與枯異。與仁者人也。禽獸昆虫。有知覺。有運動。終不近於人。乃木。則植類耳。何以。近仁。守視四時。春為木。為仁。五星。歲為木。為仁。是木果近仁矣。請示以木之義。葉化之曰麻。字從疾。乃病木。故為不仁。葉起。卷曰。木只是質。近仁。不可老謂仁。于是旭奇復為之說曰。木非仁。其生意乃仁也。然生意非木不附。木之晦時。生意雖斂。而其歸根。履實。已具枝幹之精汁。看有病之木。如何能生。遂發生。然非自靜堅實之質。

精汁無能附也。

朱子曰。人稟得木氣重者。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知義是宜之理。禮是別之理。智是知之理。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溫和之物。但發生出是非。辨遠剛制。方成仁之事。仁仍舊是溫和。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體本動。而其用則各得其兩。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仁便有

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酌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

義之為體。至方。而其用。至圓。惟其方。故裁。然不可易。惟其圓。故隨時變遷。不可拘執。君子義以為質。從其不可易。處言。君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從其所不可拘執。處言也。

天下有義而不義。如父攘而子譏之。是也。天下有不義而義。如母織而子可食。是也。不可證。只一隱。便心安。意肯而為義。就文。隱時。是鴉。之肉。既。是。母。賜。便。是。義。之。所。得。食。也。

朱文書院中有一友說子為父隱。須還涕泣。與諫。必要到格。在

底。諫時。總是隱。吳百昌曰。如此說。便添註脚。只把證字。轉過

一隱字。便覺心地。安帖。子之事父。自應有隱。無犯。聖人就惡。夫本色。上下。只還他。一隱字。更真切。又有一友說。陳仲子。極是。勇于改過。看他。出而哇之。何等。果決。乾淨。吳百昌曰。陳仲子。拆義。不精。至于。無君。臣。上下。緣。他。意見。更。改。不得。如何。說得。勇。

經常之義。方權變之義。圓。無事。無義。無時。無義。故曰。塞于天地之間。

聖人言從義。大賢言集義。俱要積累培植。非一時。聚義。及外而

假義之比

告子說義外固非。但仲虺亦說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蓋義之裁制在心。亦必觸事而後見。聖人言主忠信。從義所以崇德。主忠信是根基。不忠信則事皆虛偽。如何叫得德。從義方日進于高明。不從義則縱有此誠實之心。何能致崇。

或問事君事親同乎。陳眉公曰不同。陸續懷橘奉母。便謂云孝子。蘇君謨進龍圖。系于君。便非忠。

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當何訓說者。為訓。覺訓人皆非也。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愛人乃

仁之端。非仁也。仁者公而已。矣。故能好人。能愛人。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亦在其中。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

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江旭奇曰。四德皆相生。貞下固起元。然亨實亦生貞。蘇子云。佛言戒生定。生慧。獨不生定乎。俗互謂慧則通。則流。是

馬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愚取以證。真貞相生之說。

任道

江一鵬曰。志必高。膽必壯。神必完。頭必堅。力必奮。然後方可以任道。

江旭奇曰。伊尹在五百年後而追求堯舜。有是志。故能任天下之重。顏子居陋巷而曰。舜何人。也有是志。故能任四代之禮。與惟其志之銳。故見其樂而不見其苦。大抵志尹學顏。直是互文見義。其實伊尹之先知先覺。酒徒學來。而顏子之不迂不貳。亦其志之所好也。

江一鵬曰。道為天地間至寶。必有極好根器。方能乘載。汲皇

為學難。烈。做人遠。是載道之根器。故頭不疑。不懼。直下承當。如孟子之浩然。若象山之喊叫。方能降龍伏虎。百和退聽。若練靡委。魔邪使來相侵。終無見道之日矣。人言無欲方為剛子。以為剛方能無欲。今人柔腸繞指。斬割不斷。皆緣

無剛。洪亮山曰。人若沾染不及。則繁烈。若物欲非能滿人。柔白病耳。朱子曰。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方劫

千生。無緣見道。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厲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替他做去。如兩邊播起戰鼓。前頭如何。只認機

將去

張子韶曰伊尹去堯舜已遠絕無師承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陸象山曰今人畧有些氣味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其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陸象山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性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朱子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

文子問象山曰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曰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听即听不要聽則否。何独于心而不由我乎。

愚按朱子曰陸子靜說心上看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字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最實見得個道理恁地所以喊叫。周海門曰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叫喊者。陸子一人而已。

陸子曰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學者不患材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治星之徒亦顏之倫。

洪武間丁顯廷對策曰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有。志在己無志者立。志在人惟志在己。是以困其身而不易其志。窮其志而不易其操。愈頓愈起。愈挫愈堅。

朱子曰只今便要去做。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陳眉公曰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張西江曰手中提白刃。身下跨神駿。丈夫怒可飛。一聲九天震。

朱子曰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大病。然豈可悠悠。當小陽氣發。慶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閑事却熟。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只是一箇道理。方始快活。非是零星底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佛印致書于東坡曰子瞻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即是一箇血性漢子。瞻若能脚下承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朱子曰為學須先立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字最有力。統悠。便是志不立。

或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朱子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下手做。更有商量。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只是好學下問。

朱子曰人做事。全靠只些子精神。

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簡志氣。定不令被血氣奪。凡為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

朱子之性道不倫老少汪公却忘那雷首會其
汪登源曰有外之見。不足以合天。有我之心。不足以語聖。君子紆金曳紫。珍羞肉食。則思履被閭閻。粒食求賤。貧賤亦然。厭菽藿。乏完褐。又思飢寒不独我。也是謂天地為心。万物為體。

格致

江旭青曰一人之心雖小。其理原自充足。不必逐一將物格。方能全知。只操持不放。隨事精察之久。自然貫通。于我目未見耳未聞之事。忽然發露。頭。是道。猶大將練兵。逐隊逐伍。事。周密練之。久。一旦遇敵。變態萬狀。盡皆理會。蓋心体如鏡。必磨之使無一物不見。在于眼前之物。有一毫不照。必求其徹。所謂已精而益精也。及其既徹。則于物之來。隨應隨給。豈待物。試盡。而後稱明哉。其已精益求精之工夫。即是去其塵埃。及其至虛。復其原光。非有二種工夫也。蓋此物此

事于吾未曉之初。吾意見所蔽。必是于何看重。于何偶忽。及格之。後去其偏重偶忽之念。而曠然至虛。原光自尔完復也。格之心無歇。照鏡無歇。影以無毫髮不照。虛証鏡之無塵。翳則可。若直待鏡中無影。而後謂之虛。則虛何時可得。人心亦然。理盡明則意見盡祛。明得一分理。即祛却一分意見。祛却一分意見。即割却一分便情。蓋便易之情。即為欲也。漸。只求是不順便情。習之久。理之是。與情之便。化而為一。吁。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生而知之者由誠。而明學而知之者由明。而誠夫子既云志學。是亦由明入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

者也。雖然吾之便情處。往與事理。實合。處適宜。而事理不
宜。處。吾情亦覺不適。即此良知。即此性善。性從生從心。生而
即有此心矣。誰非生而知之者耶。既為生知。此知自有全体
格致之學。惟其精察則可耳。若云適物聖學。第一步。豈其泛
濫而無歸哉。

朱子曰。十事格得九事。通通即一事。未通通不妨一事。只格得
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朱子曰。做事只靠心。恐已私未克。此心有時錯認了。

孟子言夜氣。則于近處言几希。言人之于禽獸。舜之於野人。則

于其處言幾希。格物者先格此而已。書曰。天地万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記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
又曰。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然
其所為。莫為貴。為心。為秀本在几希。非逐一格之。以入於微
胡可得也。仁者人也。几希者仁也。仁者無一欲之謂也。我之
不欲。必見得不必欲。故在格也。剛毅木訥。近仁。孟回者。欲不
能入也。能格致。則識其所以為人。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則自慊。故顏子樂處。吾不能尋。獨尋其好處。其所好者。不迂
怒。不傲。過格。致則知其為怒。知其為過。不迂不傲。則自慊矣。

故好之而樂之也

程子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然後脫然自有貫
通處。

王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
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于元時曰。有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
知。明善察惡。是格物。良知所在。則必赴之。是尊德性也。但善
惡亦憑不得意見。須精察之。而其良知始見。若重於為善去
惡。上着工夫。恐體認不真。以惡為善。施為更悞。如王荊公之

執拗也。亦何常見得非善。只任他知見。許多事。故道問學
正以尊德性也。復齋問象山曰。吾弟在何處做工。象山答
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正是致良知處。方纔無執拗
今陽明格致之說。與朱註聚訟。夫于以朱說本全也。格致誠
正。德是明。德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
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則有未常息者。故學者當因所蔽而逐
明之。以復其初也。非即致良知之說乎。夫人雖離洒掃應對
漸尋意。又向其所發之明。而察識擴充。以復全体。其序自不

可來矣

按說開余中守曰辛酒釀酒伊處士飲衣多聞而徒多見而識亦釀飲也以此
格物則非也聖學下手處在即事以窮理非徒博其事也事
散于方何能及數理會于一自可該萬今之所云格物致知
恐即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又安得適于誠意正心之域哉
即事窮理所以復吾心之虛靈也格之時已求以一貫萬之
理至于如心則能貫矣事之來必求其如心不如心處即力
思其故蓋事如心必聖人之聲入心通而後可若常人則
不合于心而有合于理者居多此所以當強恕也強之久

自然如心能如我之心自能如人之心此事如心推之別事
亦漸能如心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不能如心時必加力索所
謂尽心也所謂誠也故曰無志做不得想來又曰所以行之
者一也我之心所以不如理者欲蔽之也析理則欲自退去
欲則理愈明念頭重履即為欲方應靜時渾是理尽心所為
致中故曰中心為忠發而中節則如心矣可以行終身可以
施邦家便是位育

朱子曰大學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須是
于事上窮理

之言而
推打之

呂氏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
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雜事明日行一雜事
久則自然堅固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顧東林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故點出一良字孟
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得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點出一
致字

或問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先有一定之說庶臨事不
致面墻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理自
然泛應曲當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通料隨機應
變不可預定矣

張魏公自幼不現无益之書不為無益之文求士尚友講議當
世之故有聞即書之敬齋曰事須要審處亦不可揣度過了
要聽人說亦不可為人所惑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
心亂魏公雅得此意

陳眉公曰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之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
學問與史事學問如切脉史事如藥方知脉審方然後國家
之沉疴痼疾應手即除
朱子曰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揀換故事零碎湊合也

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便是禮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便是樂。故制度之類。深泥不得。

于元時曰。無我必從虛得。虛必從無欲得。必從窮理得。汪國楠曰。大學中庸原是禮經中一書。故重禮。親為仁尊賢為義。而等殺皆從禮生。下又云。不可以不知天。俱是重禮。大學所謂格物。正是窮致三千三百之禮也。朱子常揭其為曰。

朱翼
二十九

工夫有限。勿看開書。則其所云道問學。者當不在於博聞廣記矣。

朱子曰。格物致知者。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窮其本末。是非之極。博物洽聞者。狗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此正為己為人之分也。

王陽明因下手格竹。格不去。鬱而成疾。當亦是窮理亦究本末。非博皮膚者然。試問渠良知。後此竹有何見。解其悟處。便是格。思與學皆格也。陽明悟處。由鬱裏得力。同一竹也。玩者愛其倚。矢者欲其直。箕者欲其曲耳。

胡致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讀書得之最。講論得之。最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程子曰。博學於文。者只要習坎心亨。蓋入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呂東萊曰。看書小疑。亦進。大疑。大進。蓋疑者不安。于故而進于新者也。

吳中江好談論詩文。唐中丞與書曰。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機。次則本朝名臣疏議。載諸世務。可以應當世之用。此數者。

朱翼
三十

其根本枝葉相轉。皆為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亦自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遍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見。更不相見。便記得。若貪多。便記不得。

愚按。程子謂讀書亦是格物事。蓋心本寂然。因見而觸。尚質。隨傳會真。記則質利聲色之私。津然勃發。看出師表。歸去未。辭。則生死名利之味。脫尽。近看楊公繼。戴公銑。劉公臺。被禍事。亦不覺義氣頓發。慷慨欲泣。乃知書亦養心之助也。

汪公整
原書內
之聰明
以有財
聞果則
發外之
聞見必
心所同
然則入
至矣

朱子曰書須先熟讀使其言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若出于吾之心。若徒務廣而不求精刻者。無復容之樂。平

易者之精約之功。其病一也。若謂有捷徑法。是誤人深坑。

汪國補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豈可不謂之內。天下之物莫不

有理。豈可不謂之外。理有未窮。故知有未盡。豈可不謂內外

之相合。譬猶餽飯外物充我腸腹。則為內物矣。

格則致也。虞書所云格汝舜。是也。格即至也。有苗格。是也。

朱子曰學者有二患。一是主自己意。一是有先入之說。

許行並耕之說。所以齊夫人。一價之說。所以齊夫物。淫陽說他

格是成就一箇空。告子無善無不善。所以齊夫性。許行空却

外面。告子空却內面。告子謂仁內義外。則當曰仁猶杞柳也。

義猶柎棬也。以仁為義。猶以杞柳為柎棬方是。看來二子之

學下手處。俱欠格物一段。便自謂知致了。

江旭奇曰學者必真積力久。一旦豁然通貫。一了百了。今觀慈

湖在太學時。宴坐于床。翻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為一

體。非為心外。既悟一次。及登第作簿時。象山說四端云。此即

是本心。慈湖說畢竟如何。是本心。象山終不易。慈湖亦未省

適有蕩扇者。訟于庭。敬仲斷其曲直。退問如初。象山揚聲吞

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敬仲本心

而何慈湖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所不通。復問曰止

如斯耶。象山房声曰。更何有也。慈湖每謂其感陸先生尤是

不再卷一語。若更云。便支离去矣。此是慈湖又悟一次。已

既而現故書。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曠。欲曉忽灑然如

物脫去。乃益明。尚竟日用。酬應未能無碍。沈思。屢日偶一事

工夫。及至第三悟。尚然而不安也。不安尚是良心。若物

執偏見。便是一箇告子。

江旭奇曰鏡未磨則不明。心不煉則不精。格致犹如磨鏡。藥鏡

本有明。故用藥以磨之。照察形影。還是靠鏡。不是靠藥。

歐陽東野曰。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見聞若非良知之用。猶聰

明不由視聽而有。而視聽若非聰明之用。專以天德為知。而

惡聞見是以聰明為聰明。而惡視聽矣。謂天資高者可無聞

見。而其大則不可無聞見。是耳聽目明者。可無視聽。而其大

則不可無視聽矣。夫孩提知愛敬。乞人知恥。孺蹴皆不由李

子

慮而自知。豈肯天資高者耶。伏羲至堯。然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豈無聞見而能類万物之情乎。

范生言一愿識盡世間好人。二愿讀盡世間好書。三愿閱盡世間好山水。余瑤圃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不放過可耳。

孔子六十耳順。方是物格。七十從心。方是知至。

朱子謂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及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以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圣贤。則心

定而義理易曉。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圖券。統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一抄記。以時

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耻于質問。而終身受此闇暗。以自欺也。

朱子曰。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攷雜上。李友為心宮王勃等聰明。与圣贤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名教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深泥。以妨問學。

張子曰。某李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長者。皆只是德。則屢中營之穿窬。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觀古人之善。如探知于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壁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比藏。似入其中。無效不能盡室中。

之有須索。移動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視一物必時日于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

朱子曰。李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李之方。故讀之者。責專而不責博。博則及稊亂淺。思而無所得。必致精一書優。柔厭飲以求至。李工夫次第之安。俟其心適。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安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馬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夫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虚心讀書。切不可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

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未如是。則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

江應登曰。天下之理。附于器。吾心之知。寄于物。詩謂有物有則。是也。朱子謂有耳目之物。則必有聰明之德。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所謂格物也。孟子謂不思而致于物。是以物交物也。有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所謂格物也。

李卓吾曰。夫婦之恩。不肖。可以与之知。其夫婦處。即知能也。朱子曰。康節李于李提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李者。當如此。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察識

我無執則好貨好色皆王道也所謂欲化理也我有執則不信示礼皆霸術也所謂理化欲也

何廷仁曰天下事原無善惡只要自當主意譬如戲詭也是不好事但本意欲人為善雖說我句笑話自揣也是真心若是好名則孝親敬長温清定省自揣還是欺心

有人于此墮其一指而五體為之震搖摘其一髮而百膚為之起粟肺皮否塞而咳嗽為之變音骨髓焦枯而頰體為之無澤以至一蜂尾之螫一蛇咬之噬瑣矣未矣而受無不覺

朱翼

三十五

無不動撫摩嗟呵不能已者一休故也人物本我一休惟性有所注故愛有所忘倘暫然知識狀機稍歇而忽然然然不及料想之際露其端倪聲聲聞之聞呈其情態即所謂宿因所云習情豈待有所見而然哉

赤子即恋母孩提即敬兄天倫一休也見者為容肅對賓心欽疏屬一體也臨廟則肅過墓則悲幽明一體也鳥悅美而歌生虫悲鳴而慨駭人物一體已春條榮而暢秋落葉而悲彩雲見而欣瞻震雷擊而起坐瓦全為之喜釜破為之失色誰謂粗賤疏遠之非一休哉

顧逢陽曰不孝而不能慮而知是良不能而孝不知而慮亦是良孝而能慮而知亦是良

譬之谷種赤子其莠也孩提其子甲也稍長其勾萌之欲達也中之茂之秀之實之苞蓄而為大人亦犹生意之初而已彼以聰明鑿之者蔓之者也中者心之初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是已其未發也未可知而吾以驗之赤子赤子之未發也人不可知而吾以驗之既發忻然而嘆吟然而哭忽焉而已忘矣故赤子之心道心也易之所謂何思何慮詩之所謂不識不知也屏思慮忘知識乃可以順帝則而存一致而大人之

朱翼

三十六

所以為太者止此矣

一者虛而極安靜而極動至室也明珠在懷而求之人美玉在袖而索之途非徒不得而反失之矣一者矣而還虛動而返靜當貴賤賤秋患誰人以為容形我以為矣際人視之以為傳舍我視之有真君從其恭孫反之昏然從其旁應會之原本非徒不喪我而且得我矣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其虛也本無非譽妄辨堯桀原無脩短誰論彭殤不見美惡安別厉施無間存亡孰為楚凡其靈也過堂不忍入井即救嗟

來不食。噫。不受。夫可。揣。良人可。訖。吾。辟。自。愛。史。簡。自。執。就。著。寧。易。新。變。寧。結。嗜。欲。多。則。不。虛。矣。天。机。淺。則。不。靈。矣。于。是有。焦。火。凝。水。之。應。有。外。內。捷。捷。不。可。把。捉。之。應。有。幽。奔。滅。裂。豔。茂。始。萌。之。應。有。陰。陽。錯。行。發。暗。榮。和。之。應。必。且。為。情。在。為。勃。發。為。滑。耀。為。蹀。聞。而。吾。心。之。本。体。失。矣。

夫人之精有所結。尚能于至無中。忽見非常之物。則知吾心中能于無中示有。則于吾心中能于有中示無。而湛然氣象。恍然如在目前矣。今祈禱家。与夫道家。俱以在想起念。祈禱者。于無中存起風雲雨雪之想。而天地之氣。隨應。適甲。養于

有中。頓解拘空。鳥係之狀。而吾身之形。隨滅。事雖不經。而業由思造。古今之仙跡。固可徵也。

江應登曰。人心紛擾。何處見。惟君子戒慎恐懼。方有。知靈樞。覆若小人。放寬了。只是閑居。不是。

朱子曰。陸子靜。此氣象甚好。其病却是。專務踐履。却于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得本心。故其徒往。進。退。速。

薛文清公曰。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机。絀。人不以。寒。大寒。而息其虛靈之知。竟。

江吉甫病瘵。予授以念頭法。此人素穎。机無可入。如水沃石。予云。虛空解否。吉甫曰。念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西方。虛空可思量不。也。世尊于。適止之曰。世尊不也。虛空燒不。得。

愚按。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故。怒。心。從。強。來。不。然。古。人。告。君。謂。有。言。遂。于。汝。心。必。求。請。道。是。謂。君。性。惡。又。是。豈。謂。人。性。殊。

陳白沙講。寤常。竟夕。閉戶。博極。羣書。夜分不寢。久之曰。雖矣。夫。本。有。得。也。不。自。得。典。籍。于。我。何。有。于。是。經。幾。只。不。喻。關。心。

致心。病久之曰。偏矣。夫道該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于是。隨動靜。以求。其在我者。累年。恍然。見此心之体。隱然。呈。露。如。馬。之。御。衝。勒。如。水。之。有。原。委。

江應登曰。吾心。藥物。從動。裏生。吾心。藥味。從初動時。取。吾心。大。候。在。有。動。有。靜。時。温。吾心。大。丹。在。無。動。無。靜。時。成。

見明。則未。發。有。注。慎。獨。則。發。之。中。節。濁。之。而。水。可。澄。也。喧。之。而。聲。可。寂。也。

朱子曰。家務。叢。委。每。事。看。得。道。理。若。生。脫。去。之。心。則。事。理。都。成。兩。截。

愚按朱子曰不用時動猛有却于何味真腴陽明質地高且有安諸若小子復生原無質地悞入塵無看得倫理却輕心腸都冷一家之內動輒牽連况其他乎

黃斗南以言官謫成作詩甚富唐中丞貽之書曰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友身而奚有于枝葉無用之詞耶先輩用心如此薛文清謂子易只在語哩動靜之間須時習之亦此意也

朱子曰大抵以孝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谷蓬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

朱子

朱子

于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屠豕救車廐馬亦為人耳

五且曰有心于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有心于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弑父子君故吾人要將功名富貴看作素位隨時体道乃為妙用

薛瑄曰只于身心口鼻目耳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論于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吳小憲曰慧心人專用眼語淺衷者常以耳食

孫如游曰人以天地為鈔冶鑄以成形誰無心誰無無至世

人終身後而不見成功於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其端有二損焉者以聞為辯以練為專心指于途舍如樊之維神雖王不善也益焉者駢枝于聰明之用累尾于堅白之間于是乎五車以為鳴十二經以為說而容崖然而顯顯然而狀義然膏為煎桂為伐而精神散越矣二者事業不同名異號其為失于心遠于至一也心之有精神也至無而供其求不可益也時時而要其宿不可損也

李維禎曰精神之在人形以之主性以之成情以之成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滂流四達無所不極其名為同帝談詞搗藻倚

朱子

朱子

麗靡妍智者以為朝華之秀而愚者以為載道之資也跛躄為仁踉跄為義達者以為浮雲之變而昧者以為不朽之圖也

蓋吾道大矣汎乎若太虛無適而非是也渾乎若元氣無所不入也蕩乎若中央四面起而奔至也入焉而皆有得執之以為見解則非辨焉而皆有故制之以源派則非行焉而皆有至離之以蹊徑則非

子孔蓋曰此時讀書工夫比初孝不同須先其難者細着心腸看今此心有安頓處而後于人情物態如迎丑破竹也

于元時曰本維甚正。甚于做下手處。却要奇特。非務為驚世駭俗之行也。不外人倫日用。而知名。無毫髮不盡。不越身心性情。而欲淨理還。無我微弗精。

刘元城曰。凡事有求之不得。欲之不得。底境界寂好。若輒得。輒遂。便竟索然盡矣。于義理亦然。

胡居仁曰。近日李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皆是未李行。先李走。只當教他窮理力行。見得明。行得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的禮。便是入快活處。粗淺之人。若不令他靜。合處將妙悟之語告之。反見得妙語皆為

粗淺。此人再不靈矣。實快之也。

或問。先靈見夢。何并衣服儼然。死則形解。何其神病如故。屠肆真曰。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亦此鬼

意根之所滿。朱子曰。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朱子曰。李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明神。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此方子去提。醒照。潛他便了。不要苦着力。

苦着力。反不是。

蘇子曰。衆生沉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也。

朱子曰。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然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朱子曰。心中無一事。時便是敬。

朱子曰。李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岩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李者。却不如此。

朱子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解。徒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于李哉。

顧東林曰。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穎子仰鑽。瞻忽這一段精神。正与釋迦雪山苦行去不差。若于此沒箇回頭。不知走到那哩去。惟其悟思不如李。轉入博文的禮。所以為大聖賢也。陳同父曰。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

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朱子曰。聖人之教。必須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是以欲其擇。

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惟至盡倫惟至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若使義利之別不明舜雍之塗不分眩流俗之觀听懷孝者之心術盡之所深憂而甚懼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未嘗有此功夫其資質者乃能有所瞻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

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同父但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不盡却將至賢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且如管仲之功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今不講此而逃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鉄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

朱子曰孟子言李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內今一向就着文字令其心全体都奔在此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竟不識痛癢之人雖讀書亦何益于吾事乎

朱子曰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皆病近來自竟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檢點

朱子曰年來竟得日前為孝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費却精神不是心病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至賢孟子又說簡第二節工夫只引成昭顏淵公明儀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

朱子曰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

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至人是陽炎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是真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朱子曰日前為孝後于反已追思百凡事多可悔者所論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安處四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

以此愈不自快。

朱子曰咬得破時正好咀味。若只得一鵝崙的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湏是子他嚼破。便見滋味。將与人看不得。要計箇無声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听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朱子曰這物事湏要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乃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

朱子曰如今不敢說時。習湏看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

朱真

甲五

朱子曰為李先湏立得大腔當了。却旋去裡面脩治僻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是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若能于一處大處勘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如暗室投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識得路頭。湏是苦斲了。如雞抱卵。有甚煖處。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纒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安見得入所處也。自不解住了。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然做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理會。朱子曰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

好湏看他下針。灰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朱子曰佛家一向撇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今世儒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不理自身。已說甚別人短長。亦不可只做得面前物事看了。湏是向自身上體認。洪慶將歸。朱子召入。子語曰。如今且湏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待養得此中昭明洞達。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安了。且教他撞來撞去。亦自撞着。此

朱真

甲六

看文字。只是理會自家性分上事。

朱子曰凡李湏要光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李。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大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朱子曰人之所以思慮紛擾者。只為未見得實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待思慮。

子韶衣服飲食都不揀擇。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日去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

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世人役。然為此身所
擾。自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為發一笑耳。

張子韶曰。人皆用智。子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子戒慎恐懼。使
移銓品是非之心。子戒慎恐懼。智執大焉。

象山謂李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
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夏廷英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
難分別。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
欲也。

象山先生分別孝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氣。吾儕以
情欲未了之心。而又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
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江旭奇曰。情欲是瘡疾。乍寒乍熱。意見乃隔日。瘡也。更甚矣。
羯鼓花可催。何疑任育。工律春可回。所以盡性。

屠隆曰。隔屏聞釵釧。此丘名為破戒。同室子婦人。灰羅什不
礙成真。潔淨在心。何關形迹。

朱子曰。某首見李廷平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
講習之助。我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

聞未嘗敢忘。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曰。此是以不觀之。

江世科曰。人生不靈。死靈。竟不靈。夢靈。平居不靈。病靈。總是離
動入靜故也。

朱子曰。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万物之理。不務
切己。即遺書所謂遊騎無歸矣。

或問心之體。与天地同其大。心之用。与天地流通。朱子曰。入不
可一向去無形迹。更當于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
失。上做工夫。庶精粗表裡。融會貫通。

李廷平曰。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
從貪戀處見。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至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東
至。則哭。何常之有。

陳眉公曰。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某人。來自
然。醉客不差。

按東坡云。若言琴上有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于君指上听。東坡得楞嚴意。以琴說法。

洪亮山曰所謂体天理者豈是事物上推求又豈是意念上展轉。只從生机上時。照察。我則通体皆是。非則通体皆非。蓋我者性情之流行。通乎知行而無間者也。功不難于有事無事而難于有無接續之交。于中蓋有訣竅焉。志在我先。功在幾時。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而真机自貫。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後行。此顏子知先天之孝也。

朱子

朱子

朱子謂三思則私意起。中庸說慎思。又云思之不得。不措。卓吾曰周公思而不合。夜以繼日。一夜一日。思又何止三也。我願孝者千思万想。以思此慎思二字。苟能得慎思之旨。于千思万想之中。則可以語思誠之道矣。亦可以得再思之說矣。李卓吾曰孔子不曰即孝。即達不曰離孝。求達不曰孝以求達。而曰下孝而上達。今觀洒掃應對。誰不能之。而不能達。是以謂之下孝。謂之凡民。至于精義入神。則自然上達矣。朱子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孝。不講孝。遇事便有崢嶸。不自安處。講明則坦地行。將去躬行而不講孝。只是箇鶻突底好人。

祛除

人惟一心而天下紛沓雲藉。皆得以中吾之欲。故官能視則目欲五色。雖然能听則耳欲五声。欲之中人也。一而十。而百。而千。而万。以安于中。安則不虛人之逐于欲也。亦一而十。而百。而千。而万。以紛于外。紛則不靜。全人于孝。從其所以反之而已。

朱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不是不好底。只是眼前事才多欲。將本心雜了。要讀書。又要寫字。心如何分得。

朱子

朱子

王陽明曰飲食所以養身不能消化。即成痞。孝者博聞多識。而晉滯偏枯。亦犹是也。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又作一眼看。朱子曰思常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一切掃去。胸中空了。却舉起一看。便覺有下落處。程子在潭州日脩橋。少一長梁。魯博求之民間。後因出。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孝者心不可有一事。又曰心要在腔子裡。只外面有此隙。便走了。敬則無間斷。薛文清曰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朱子曰財猶臟也。近則汚人。遠則傷人。士耻言之。

說備曰未得歎。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恐其傷四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皆出居彼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許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彼己者。皆然。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无欲則彼無自而入我。以為所當為。不為所不當為。故事少而心靜。

致知在所以。知莫過于寡欲二字。張子曰。定然後始有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乃光明。故大李定而至于能慮禪家却說戒定慧。

顧注陽曰。孟子言。心莫善于寡欲。予謂寡欲莫善于養心也。
朱真

吳棧先曰。病生于濃。于声色。生虛怯病。濃于貨利。生貪婪病。濃于功業。生造作病。濃于名譽。生矯激病。濃于李古。生盡

胡蘆病。濃于李裨。生野狐病。吾以一味藥解之。曰淡。

謝上蔡之李去一。於字薛文清之李平一。怒字。

吳小窓曰。富貴人宜李寬。聰明人宜李厚。

游定夫問謝上蔡。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石曰。謂切問。美矣。就上面做工夫。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根。以將來斬斷便沒事。

上蔡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此看不是。伊川曰。人每到神廟佛殿。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處。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此子已覺。伊川曰。這回比舊時。然長進。

朱子曰。義理無窮。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終難。難。泊。

坡仙曰。契嵩禪師嘗嘆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壞。海月比筭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予以一切法以愛

朱真

故壞。以捨故在。豈不然哉。

羅近俗。忽遭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俗。鑿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病而氣。每不動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乃仍昔也。可不圖。廖耶。近俗愕然曰。是刻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体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境亦自昭然。君今護喜無病。不悟天体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近俗驚起。叩謝伏地。汗下如

兩便是執念漸消血脉循軌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几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沉静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乱

羅念菴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歌羨。淫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主極種子非就情識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此物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隅。其與未知學者何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哉。

朱異

五十三

江旭奇曰靜坐是祛除法當不得温存温存有火候

楊一菴曰程子每見人靜坐便言善學善字當玩如云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一般學本不靜坐。在始學粗心浮氣。用以定氣凝神可也。周子主靜之說只指無欲而言。非靜坐也。今人謬以靜坐養心失之遠矣。

或問閑思雜念何以却之楊一菴曰心之生机頃刻不息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神明不測合自然如此若一槩盡欲無之。必至于杳然無念。非惟勢有不能。即能之正所謂為木死灰。自絕其生。不息之机而可乎。但不必思閑慮雜

徒自勞擾耳

朱子曰去惡念便是善念。不必更存善念。如雲去日光已復。不必于日下添然一燈。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一菴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現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豈譽上支持。未復本體。

胡敬孫曰常默寂妙已心既存而人自生敬苟輕言戲譎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江旭奇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與佛氏說懺云心生漸愧

朱異

五十四

便將超升佛地雖不同然佛亦不是名譽上故云心生歡喜事當快意時能轉。不持。此生可免。寂寥且能駕馭造化言當快意處能住。不持。終身自少尤。悔且覺趣味無窮。

龐迪我曰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善做于心德不能入心自家驕他人為善。雖大必厭。惟已所為。雖小自喜。自欺之甚也。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為。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為。自棄于人。人棄之于大。自棄矣傲跡深。自視矜謹。病日痼無由瘳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不以為羞。人積情欲。懼其為惡。惟傲一端。惧其為善。以德生傲。甚言

于德譬之。然以木生而害木也。他欲攻形。惟傲攻神。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龐迪我曰。魔計詭笑。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背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為德。以攻我。如以傲貌攻不勝。即貌為謙。以富貌不勝。即貌為輕財。以貴貌不勝。即貌為讓爵。以才辨貌不勝。即貌為靜嘿。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顯行避傲之善攻我。既全避他。傲猶

卷五

五十五

以避傲之傲攻我。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傲。險尚。形于棺。莫尚。形于墓。好色欲。多則厭。老則息。好忿怒。惡則去。靜則平。惟傲或動或靜。或言或嘿。或眾或獨。必不可離。身老而傲不衰。尔盍思尔生何來。無尔也。無爾。則賤于草。浮于細塵。者尔也。言尔何往。于土耳。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尔如是止矣。而且傲。嗟我。豈勇于我。禽捷于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谷有用于我。不能有用。于物。皆能無用。我。不能無用。物。想及諸種。猶不去。傲存證乎。

有人欲擇地。脩問于賢人。曰。靜處與動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修。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不論。知眾知也。

狀

龐迪我曰。君子謂福益公益。美尔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不足為福。始者反謂福益私益。美与其得伴。侶。寧善事。美小。意曰。勢滿易持。意滿難持。

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梵。呂祖儉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道。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

龐迪我曰。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圖知非理之事。前知禍

卷五

五十六

福大者。以陰陽于支測之。不亦智貪乎。人有智。可以除人之惡。有德。可以迪人于善。有良方。可以拔人之疾。有力。可以換人于惠。新用之。如本財也。夫財愈散。愈消。故勸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番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与尔同。死。全歸無益。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才當用以濟眾人。不當恃以凌一人。

龐迪我曰。上帝惡傲。何故。乃善乃福。皆天帝賦于傲者。以為己有。世人皆天帝所育。傲者。惟愿尊己。蓋人。數欲凌辱。屈抑。則天人交惡焉。

淫欲心大也。此火一發，善念德愿，義行悉燬。其薪酒食，其焰倨傲。其爐惡疾，其名之高，殺力之強，慶顏之義，故曰喪身福也。自喜人美，又愿人以我為美，用物必奢，故曰消家財也。目恣污視，口肆污言，其笑輕狂，故曰損威重也。苟非大穢極醜，何人以為為耻乎？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尔家醜不可醉尔乎？

而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汗泥。男與女俱善，合則為污念穢行。人有靈心如神，有形欲如獸。吾居其中，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

朱子

五十年

忿怒眾惡之門也。忍耐眾德之主也。忍在心，如長在家，百伎無不飲戒，無不謚靜。怒主一去，心怒目瞑，手奮身顛，百伎盡亂矣。

怒猛火也。怒大不戢，則精力悉耗，是自焚也。草舍失火，今日大富，明日大窮。

朱子曰：德念如救火，室慾如防水。

利瑪竇曰：人生赤身來，無所遺于後，赤身以去，亦何損人。生開口即哭，生之為累明矣。生而富，累更甚矣。人不能負，能馳富者，勇力俱暗消了。

蘇軾曰：釋月羅漢先君愛此，私心以為捨施，莫如所愛。又此盛頗有靈異，不欲于俗家收藏，故捨之。

七克曰：邪魔陷人于罪，容求可乘之隙，必窺人怒時，語言虛行，害人害己，皆基于此。故邪魔寢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怒，必有道或違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怒者交惡也。淫者交汚也。

第一利害人者，害先在心，僅能害人之外，以此存念，則怒消。

醫人心曰：若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以酒醉以怒醉，等也。怒解漸悔，故怒時宜自禁，怒息浪平，方可行也。譬如馳

朱子

五十年

馬：馳無能遽止之，故易怒者于無怒時，宜防備怒之藥也。愛恩報恩，亦鳥獸之情也。貪吝者，獨否。

江旭青曰：有吝財者，有吝才者，有吝改過者。

願東林曰：左顧右盼，婉轉周旋，惟恐妨碍了這世，子到底這世，子未能如意，許多周旋多枉了。

曾可前曰：不修奉養，以惜福，不執衽席，以惜身，不濫費用，以惜財，不妄干謁，以惜名，不執是非，以惜氣，不紛思慮，以惜心。此六者，所謂衛生之法，亦云涉世之經。

人寫通家生

龐迪我曰：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

輪也。奪掠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于鬼域
誠不生奸宄，不生淫困，貧而受罪，未見馬飽，惡奸豈恣淫，因
而受罪者，可及計哉。貧人見劫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
惡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億逃無或迫之，而驚怖
之聲，恒集其耳。

龐迪我曰：盜有財貪，淫有色貪，惟妬惡為憂，愁惡為痛苦。人從
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
後永苦。已諫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十日，使視聽衆人之德
福，而憂無已焉。

朱翼

五拜

庚

魔雖妬，人不如魔。妬者妬其同類之人，吝者吝弗能于，亦不
許人于。妬者自不肯傳，違其福，人不喜人傳達之，傲情雖大
過謙，則止怒心，雖甚，值謙忍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惟妬
不然，尔愈惡，妬尔能惡，尔愈謙，妬尔能謙，不及喪尔德，滅尔
躬，不獲息焉。

不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汚泥，是此是安，馬
耳矣。妬者見人好念，高才多能，可讚可効，厭聞之厭言之，有
隱過微疵，則淬之，聽之，汲之，言之，沉之，洩之，積于心中，噓于
口舌，如其忠氣而發矣。

毀之害甚于盜，指財物毀損善名，又重于地獄地獄，喻死人
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釋善惡，并喻之。

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三人，已一聞者一受毀者一
屠隆曰：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
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氣，疽發彭城，老子終以憤
死。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間盡是善毀之輩，故諛
之路難塞。

王穉登曰：僕少小，每賴自分，當以情死，乃今回頭是時矣，不知
情使何起，復從何滅，無起無滅，安所係情，財斯此念，證羅漢
果不難，不然，即肉羅漢無益，梁居士何況盡羅漢乎。

屠隆曰：得果，則除屠兒，了道，淫房酒肆，古德從未有之，公却無
此事，明鏡故自湛然，塵埃亦當勤拂，若悟空本無華，難道
性中有物。

未削方可造，塵玉琢鏡能成器，高明性多珠，脫須學精，嚴介
常苦拘持，當思圓轉。

陳眉公曰：本者自能致富，然有一事，則為過街之鼠，僕者或至
破家，然有一事，則為百足之虫。

朱子曰近世言通學者失於太高率以徑易起絕不磨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頗惑于異端之說兀然終日以保其廓然而一悟徒抱不決之疑易若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幾微之間毫厘畢察酬酢之際体用渾然雖或使之任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

朱子

朱子

朱子

汪益源曰先嘗而後修則不疑所行而深造也易先脩而後求則造端自近而上遠皆真故脩而未覺其境室一竟則時兩之化也覺而未修其境虛不修則本室之探也

或問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為方也何獨不云規乎汪益源曰從心所欲已有圓規圓必從方乃為至圓世俗之圓神異學之圓神由未實踐一方字

更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于貧賤嫉妬之念為兄弟者或狠于外人

陰聖積兩之奇險可以想為文章不可設為心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為才具不可依為世情

朱子曰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修德之甚充其操如蚓却以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更不可以分數論如愛官職雖試父與君也敢

胡敬齋曰人要立功業是私意不立功業亦是私意總之循理而已

朱子

朱子

龐迪我曰自矜其德者非因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贖物也否則竊以未也更否則售物者愚耳德為至貴重物故肯以虛名售之贖乎竊乎愚乎

好名者欲伸于他人之上而自居于傲情之下欲為他人之主而先為其欲之主謙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能消上帝之威恐莫如謙以謙為防虛不能入

上蔡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表上蔡曰也只去得

矜字曰何故曰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久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

薛敬軒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之以寬。僻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十分用力。犹恐交

不能。尽不可以為難。變而遂懈于用力也。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為克己之法。

朱子曰。改過貴勇。防患貴怯。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張南軒曰。人欲橫流。疆止遏之。此鯨治水也。禹順以治之。自然

朱子

六十二

于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

理明。人欲自消。

胡敬齋曰。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萬全

王舟州曰。山林是勝事。稍一榮惠。則亦市朝。書益實。是雅事

稍一貪痴。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一徇人。則亦地獄。好客

是送遠事。一為以子所統。則亦苦海。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頭事

華節約

其子曰
其情多
者其六
可相終

薛敬軒曰。學者一日之間。心在義理上之時少。在閑事上之時多。所以于義理生。而于閑事熟。誠能移在閑事上之心。常在義理上。念之不忘。則天理熟。

張世調曰。即境了境。即事了事。有為事境主者。而刻。常見。馬

謂之真當。下間當下。忙亦當下。順當下。遂亦當下。若源頭一

點不清。揀擇安排。終落為人窠臼。

朱子曰。學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

打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

梁柱。方有損處。

朱子

六十三

朱子曰。人但知有管。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皆昏。觀

書察理皆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

不一也。所以前筆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

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胸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

亂之心。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偏。做去。何緣見

全理。其以為諸公。莫若且收欽放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

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

或問。敬何以用。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程子嘗以主一無

適言之。以整齊嚴肅言之。謝氏謂常惺。尹氏謂其收斂。不妄一物

實踐

鄒德溥曰世之言道者以道起于無。反于無。而稱歸根復命。夫語中而歸之未發固也。然不離於喜怒哀樂也。未聞太極在五行外。亦未聞不顯無聲。其在三重九經外也。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矣。使悉棄其輻與轂者。而欲以無為車可乎。

夫學者閉戶却掃。理會其一身一家。足矣。何暇天下事而學之。雖曰天下事。其實非有彼事。非有我事。非有世事。惟與吾接焉。而吾不得不酬。則謂之事。天地之間。貴賤靈蠢同異之所

朱翼

六十四

集莫不由人事以為之。經而天之生人。即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耳目智靈以為幹濟之具。使各事其事。故昆處而不亂。又共相為事。故分別而不散。或彜治其一身。或整齊其一室。或又踈政以勤四海之內。命脉之所以常流。世界之所以不毀也。使世無相親。相序。相別。相信。相事。相使。相與。酬酢之事。則無以成其人。世。吾生其間。不能為之親之序之別之信之事之治之酬應之。則無以成其為人。世之人。

朱子曰。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于空虛異端之歸。

古之聖賢。稱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亦惟其盡之人事而已。豈復有乘雲御風。代日月之行。幹斗柄之運者哉。且天非惟人與之性。抑且事為之。則觀夫交於吾前。宜厚宜薄。宜好宜惡。宜喜宜怒。宜取宜舍。在吾之身。宜語宜默。宜作宜止。宜出宜處。宜貞宜晦。適時適勢。宜經宜權。宜經宜曲。宜近宜遠。宜先宜後。莫不有理。與物偕來。因而應之。決洽順美。非天之所為。何能犁然各倫。畫然而可常之若此哉。

夫人一身一動之間。便具此理。人所以有妄者。固病管攝之疏。亦緣識理之寡。心不足以待物。而知又不能類也。則惡知夫

朱翼

六十五

高卑躋降之為人法象也。日星河岳之為人精魄也。肖翹跛喙之為人榮脉也。位育不遠。不名中和。人物不該。不名盡性。非必以彼空為非。吾人事中自有至無。亦非必以彼多為非。吾人事中自有至有也。

朱子曰。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頓悟者。乃是當時有所見。覺得潔淨快活。稍久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馮應京曰。人認七尺為身。不知偏世皆身。知偏世之皆身。則經世正所以脩身。身乾體也。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

以和義貞固以幹事。妙用如是乎行矣。大都言為虛動為實心為虛行為實。之不存虛將焉傳。孔無樂乎空言。孟無取乎徒善要歸于尚實而已。

薛道曰見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如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于狂也。

今三尺之童。助跌閉目而欠伸。則曰得未發之中。衮衣纓帶。徐行澗步。偃僕如或不勝。則曰主一無適之敬。招邀款密。軌于暗曉。候掣使笑。倏歌且舞。則曰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何曾有

朱翼

真知實行其究歸於幻耳

程伊川曰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遠。還莫不澗步。及到峻處便遽巡。

朱子六十一歲曰其今方見聖言不吾欺。年七十曰當初生意到此天假之年。今年頗覺勝去年耳。

程者朱逸過王良之闕。行吟曰離山十里。新在家裡離山一里。新在山裡。良聞而呼。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得之。不求則近非已有矣。

孫月峯曰講學須大家吐出真心說。莫自真語。

鄧南皋曰吾輩學問。須學其同于人者。非學其異于人者。皆與漁。捕牧豎匹夫匹婦同體。是真正學問。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主說。

學之講自孔子始。然每重行。朱子說吾儕講學上不得罪于聖賢中。不悞一已。下不為害于將來。是何等心腸。

朱子舉禪語曰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

朱翼

字七

讀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遇富貴就富貴。肯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因其以勢而利導之。可也。

朱子曰論先後知為先。論重輕行為重。

或問量顏子樂。朱子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古德云塵勞中常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若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苦。番心恐為心障。

世法須後身試。大道不在口談。眼日清言有味。恐于實際無當。

癖然過境不搖。此是學問得力。

張南軒曰。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正心。說誠意。直是意誠。今學者不過吟咏諷誦而已。

朱子曰。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机。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无實。措之事。則无當。者學之邪也。

張龜曰。近溪先生嘗言。吾之學問。從千辛万苦得來。夫世人見

近溪言當下。便說眼前。皆聖人。不思其千辛万苦者。作何辛苦也。

或問孔子登東山。章大旨。顧東林曰。只是八个字。眼界欲空。脚根欲實。

朱子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若于毫而操之。際指其毫者。便以為存。而于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差。而于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正當就此毫處。敬以操之。是心常存。而常竟。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也。

温存

朱子嘗正夫詩曰。昔我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渺。難名論。謂有室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醉處特達見本根。乃化自此流。千聖同源。曠然遠莫。懣懣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敦。

朱子言。温存。須是敬。進學。則是致知。愚謂。此分已發。未發。看朱子言。向來。日用工夫。止以察識。端倪。為寂初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愚謂。陸子似亦類此。即釋氏作用是

性之說

人心合神與氣而為名者也。其不凝滯于物者。神也。其從物感。勃發者。氣也。存氣以養神。而心体始見。氣之息空。洞。名之曰。虛神。之澄。晃。莹。名之曰。靈。

赤心者。見夜之所息。因以下晝之所為。謹晝之所為。益以為之。基。天地之心。始見于復。當其剝時。心于何在。吾心之。見于夜。當其晝時。心于何存。故。衆人之虛明。從夜氣見。聖人之虛明。從旦晝培。

愚按。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看喜怒哀

癸未發時氣象朱子曰：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靜不可對靜坐三言皆有味。

朱子曰：譬如煉丹，須先將百斤炭火煨，一向方可用微火養。教成就，令人未曾煨，便將微火養，如何得成。

人子形情既發，以後日流轉于動矣。一入于靜，輒以為息心之念而弛然自放者，有之。豈知性天之真趣，靜中自有機械，而併舍之。神情靜中倍宜兢惕。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正以片念聯斷續之候，以一惺攝浮游之氣，可見其無時放下。此心既無覺，以至他覺，何念不慎從他覺，以至應物何物不格。此所以為致良知也。

朱子曰：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

薛文清曰：一於居敬而不窮理，則有枯寂之疾。一于窮理而不居敬，則有紛擾之患。

朱子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若排抑反成不靜，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薛文清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胡敬齋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于敬。

則亦無所依據，以為之地。故雖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梳篋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微，應接賓客，深衣中履終日儼然。後以學不洞覽山川人物，不足以極古今之變，因行遊武夷臨安之間，其學益邃。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被私欲引去，一似睡只與他喚醒，便無事。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肆耳。

鄒南泉曰：吾輩出與處各，有事倘閑居，不空過日子，便鋼我者皆成我也。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世人從得意中，以道理遮歸門面者，多致尊顯。吾輩從冷淡寂寞中，退然穆然，必不以彼易此。

朱子曰：浩然之氣，須欽于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

程子曰：凡涵養須用敬，積久則欲淨而理流，此心之虛真如太虛之無塵。又何有我之足累，其將以此還之天地乎。

程子曰：舜尊，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于敬，便是為善也。愚謂即中庸之戒慎恐懼。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張子曰：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程子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于此求中，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復見天地之心，皆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周子曰：古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乃有凶，有悔，有吝，可不慎乎？

人有誦算求名利，不如閑者。古楓翁嘆曰：從來宇宙彼此等壞了，舜之徒，尊為善，跖之徒，尊為利，借此名利念，頭轉到善上來。若不勤懇，如何成得務？故從容和緩可也。若至於閑，則甚害事。君子戒慎恐懼，何時放下得此心？閑則漸入於淫，傲而不檢，或清談以廢事，或長飲以番連，宇宙內事，又靠誰

朱熹

人整頓眼前事，一件委頓，就是荒塌。世界眼前人一個欠調，就是粗疎。學問必要知舜之憂勤惕厉，頑黨都化，總是以仁存心，絕免得為鄉人也。

朱子曰：無事則專一，嚴整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現理求聖賢之本意。

愚按：張敬夫見王荆公墨跡，謂此公那得有許多忙。可見喜事則多事也。從來功業亦被此等人忙壞了。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閑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大抵忙裏錯了，光陰闕裡亦錯了。光陰別離愁苦，錯了清平世界，酣酒迷色。

亦錯了。清平世界，必謹慎到信心得過，應酬妥順，何等自在。所謂仁者靜也，所謂無欲故靜也。豈必陽慾不知讀書聲，乃為靜念哉？陳白沙曰：朝市山林皆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閑此之謂也。

陳獻章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此處活計，被孟子一口併出來，便都是鳥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

朱子曰：鳥飛魚躍，道体無乎不在。當勿助勿忘之時，天理流行，正如是耳。

朱熹

王良曰：曾點舞雩童冠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之意同。

王陽明曰：人只言勿助勿忘，不言有事助何物，忘何物。先下手集義，勿欲速，勿間斷，只是火候。

江應登曰：形可逸而心不可逸，道可樂而身不可樂。放恣不檢者，更得勞，惟勞其心則事有沉淪昏暗者，不見樂。惟其身則精明。

朱子曰：嚴立功程，寬其意見，久之自當有味。昔人說習矣不察，行矣不著，今人不習便去，察不行便說著。海文清曰：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

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類數則必法。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欲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顧注陽曰。溫故而知新。溫字是火候。忘則冷。助則熱。惟溫乃是

一團生氣。千紅萬紫。皆向這裏。醞釀出來。所謂新也。

朱子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与倚移。靜極而喧。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不窮。孰

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十二百歲。程子曰。心自是活底物事。若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也。程子以道樂非樂。道大學心齊。体胖并樂。字着不得。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此否。張子詔曰。才着力

便有怠時。若見得透。不如此費力。王龍谿曰。此學全在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

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于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在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起有滅。未離生死窠臼。

王龍谿曰。如雞抱卵。先正每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費工夫。

歐陽東野曰。綿。密。平。坦。不著纖毫氣力。是真著者力。

者。夫夫一念不起。則正念常存。万緣皆空。則万事俱備。此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學。良知之本体也。

薛中離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為之主。既栽培。自有生之之意。是讀書時。優存諷詠。得者之益

不讀書時。體認元春。尤得者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為主。以心為奴隸。故精務博。反為心害。釋卷茫然。為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屠隆曰。道人愛看花。博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絲不染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深實無令太枯。

朱子曰。某于堂左曰。敬。右曰。義。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學之要。而未知所用力之方也。及讀

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夫

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為

先。然後得夫明義之端。既而覩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文相

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于二者。樂而玩之。固將終吾身而不厭

又何暇夫外慕哉。張南軒曰。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

益密

胡敬齋曰端莊整肅嚴威傲格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

朱子曰延平先生之教以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過一事即就此事反覆推尋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當自有灑然處

張旭見樵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草書進程子曰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蓄心

朱真

于書若移此心學道何所不至

朱子曰若不先得個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江旭奇曰論本體靜時先操存而動時方省察論工夫又必先克治而後溫養循環無間不可截然分

胡敬齋曰未知之先非存養則此心昏亂何以致此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此心放逸何以保此知

呂東萊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休察之久則理漸明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檢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

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即深求病源而鉤去之

此所以朱子七十歲後

朱子曰夫人靜時無持養之功而于其動又無體驗之實但于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等誇作弄做天未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以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

胡敬齋曰心不操則無主放者固馳于外物不放者亦入于空

虛故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涵養之道須沉潜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震厲之氣今人有過去思慮

朱真

以為心不放者有看住心在這裡以為在者聖賢只說戒慎

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着在此心不許他走只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

薛敬軒曰操心一則義理昭着而不昧神氣凝而不浮養身莫要于此

許魯齋曰万般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

胡敬齋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蔡虛齋曰食服常澁一休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避。

小寒清紀曰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虛之。香何氣。寂坐息慮。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談但向起時作。還于作。如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現未。辰油。夜深人。散去。惟有一燈。晉。

朱子曰。孝者常用提醒。此心便如日之方升。輝邪自息。

朱子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

朱子曰。

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便有敬。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朱子曰。愈細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陳白沙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妙不離口。示我入德方。

汪登源曰。動則物喪。靜則來復。故于夜且見幾希。夫夜且見人之性。犹冬至見天之心也。先王閉閣息旅。君子掩身天欲春。微陽以之盛也。故先儒曰。主靜曰靜中。養出端倪。夫有所以受之矣。

儒林詮品

愚按。陽明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然只說良知不說良能。是重知與陸不同。陸是于行內求知。

居東鏡曰。由志道而游藝。性之也。由博文而約禮。反之也。何謂反。由外而回入也。

舜當友鹿豕。桀木石。若將終身。而一旦沃世之膏。亦坦然。而不以為加。周公當負斧戾。制禮樂。若其固有。而一蒙流言之變。亦夷然。而不以為慮。孔子當誦詩書。談道德。行。自快而被。

朱子曰。

匡人之圍。亦熙然而不改其常。揚德之所謂八角磨盤是也。

蔡虛齋曰。周子之幾。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

子孔。無曰。天下之理。至中庸而極。其不可易者。最不可犯也。故反之者。必無忌之。小人孔孟之德。至程朱而暢。其不可泯者。皆不可離也。故似之者。必亂苗之稂莠。此于之學。寧為薛文清之手。實無為王文成之滑稽。寧為胡敬齋之主持。無為近溪之影響。

程子曰。願汪陽曰。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于不能。犯而不校。顏子蓋。

天下人只是不肯讓兩個人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肯讓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孔子

子孔無曰天下雖有高才雄辯之士然少有細心認理之人此

陳同父之豪氣不能不屈于慧絲斗毛之朱晦翁也

孔子默而識之言悟也學而不厭言修也誨人不倦言證也

朱子以聖門自顏曾而下無如賜商然中庸以由恭於舜曰孟

子以由列于禹舜蓋由勇于受過自是百世之師况其心胸

渾是陽明用事足以載道至由之言忘却任才氣譬如疾風

朱子

振落枯朽自除惟有識趣高邁如曾點却似明月澄空萬象

朗徹是故以點論三子覺宇宙自清而經世者為攪擾耳夫

鳳凰之翔于千仞也騫翥未畢而天下之鳥已黯然無色矣

此夫子之與點與其用之大非謂其不用也

者為國以禮似赤之禮樂為優于由而點之氣象更為從容夫

子却是與其素位之樂為直截即由之率爾却亦是直截亦

類于狂者中行之次龍德也中行者龍之全而狂其分也

豈得龍之潛退世不見知而不悔由得龍之躍畢竟率尔志

禮樂首其有文明之思乎

江原朱子疾華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點點若說工夫陽明疾華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說本體誰人肯堅苦了

朱子以存心釋尊德性以致知釋道問學顧東林謂此翁生

得力處全是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陳眉公曰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

樂道也他却深藏一個王佐才當是時仲由子貢諸僇輩拉

他不去即其師孔子棲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

端居不動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鞅環亦覺

朱子

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粮亦覺單瓢的無此困頓原歸

宿到疏水曲肱地位而後知顏子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

感而歎其賢也

江旭奇曰眉公此段議論極爽快其謂顏子端居不動印本孟

子來然奇觀家語魯論顏子實從游陳蔡同困頓也又觀莊

子書記顏回見仲尼請行曰何之曰將之衛回笑為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

者以國量乎澤若庶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孰之隣門多疾應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固有瘳乎

仲尼曰若殆往而刑耳是顏子濟世之心更甚于仲尼也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如是夫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歟陳眉公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伴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早凋

或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作何歟陳眉公曰張儀謂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况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

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顏子應是餘氣所生有堯舜遂有朱均坐氣薄耳文王父子最為濟美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

白周公之東征亦不免駁雜矣大塊之上必無壽苗松柏之

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江旭奇曰漢高功臣多在豐沛光武列侯半出南陽我朝從龍

諸公大都濠泗蓋有王者必有名世有聞知則必有見知顏孔同時恐不謂之幸况謂不幸乎

堯舜之道大仲尼之教明堯舜天地也仲尼日月也顏子之德

高曾子思之用實顏子星也曾子思燈也無日月則天地黑暗故仲尼賢于堯舜無燈則星難繼器故曾子思賢于顏子

萬曆壬子山東錄曰以堯舜與仲尼較彼其八元八愷九官十

二牧非遜于三千七十也梅遜禪授草芥敝履非歛于周金

行藏也操百事布五教脩五礼如五器制五刑非各于刪述

垂憲始終條理也仲尼亦不過闢堯夫揭舜日已耳而復云賢且遠乎說者曰語聖則不異語事功則有異夫執中之訓

加一毫則偏精一之傳加一毫則二且粗此千聖所共由集大成者所不能缺也第祖父拮据堂構而子孫光塔開拓于

家運中衰之候則子孫賢矣試跡當年行事以還究其難易之數夫子履善貶惡則命德討罪之執也然堯舜以惟辟而

威福夫子以匹夫而夾鉞矣夫子之擊磬問津即其告微子之衷也然堯舜同室而方夏夫子鄉鄰而性故矣夫子之兩

現夾谷即四罪之武也然堯舜乘乾而徐革夫子攝事而擗辨矣夫子之金聲玉振即蕭韶鳴球之礼樂也然堯舜際二

伐而太和夫子當獨居而元氣矣夫子退脩歸裁即異位倦勤之舉止也然堯舜以此道為方終夫子以此道為方始矣

至於魯跡削宋木伐陳蔡尼向墮僂武叔毀東家譏彼婦走不兼難乎試觀八卦盡于伏羲而文王演之然今之用者周

易也則謂文王賢于伏羲可也夫子稱顏子好孝而今之所傳者曾思之書也則謂曾思賢于顏子可也

洪覺山曰胡氏謂夫子識禹之心吾以禹之心純乎仁孝故飲
食宮室不得不輕如徒以豈儉得宜為無間非夫子嘉禹之
旨也

莊果曰孔子者自然之朱子朱子者勉然之孔子

顧憲成曰二程與橫渠慶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
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其始流傳浸久分裂失真于是有
禪而儒者有霸而儒者有史而儒者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
晦翁孰為之持厥終故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

朱子認真做工夫陸子靜認真號叫司馬君實認真謂天下事

朱翼

十四

可為汝無後患王陽明認真快活是其得也若王介甫認真
改法李卓吾認真解脫屠緯真認真葉果詹東鏡認真往西
悞矣至于蘇東坡表中郎直是描弄一世何曾認真

人每說朱子支離愚聞之余瑤圃曰朱子何嘗支離奉朱子者
自支離耳愚觀今世奪者心地愧服朱子處實以其辨析精
微也其倨侮朱子處却是馮已見支離如子鈞而不綱戈不
射宿止就鈞已愛物說便不支離如何今人說魚死于餌飛
鳥以凶有戒貪戒躁許多話豈非支離乎至于設餌張網更
不竟了則辨所實未精透陸象山讀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

明法

字作一句讀令人極省講喻義利章辨析根株熟者注下朱
子今他書一通刺之以詔世則子靜推倒一世人豪屬亦只
是支離也王陽明說良知緩長篇何嘗是然禪宗畢竟
亦支離也博學審問詳辨是宣尼教人下手作聖履至于
則要慎慎其溢于格外也今人蒙之以惡名號曰支離誰復
肯作此苦事却不知彼實竊慧于蒙莊而致戒于鑿窳耳夫
莊周之說謂不可鑿他人之窳即老子所謂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也至于自己亦須去求玄珠雖云得之象罔然亦非聽
其渾沌而真然不顧者矣宣尼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朱翼

十五

則殆言不可偏廢也今之不思而罔者固是根器不利之人
其思而不學者誰肯危殆而不安乎吾見其愚私慧以破大
道執臆見以悞蒼生無所不至肯發現一惻隱羞惡之心而
如聖人之所謂殆者是即回頭者也總之視學太早視思太
尊耳夫聖人之所云思所云學皆是道問學中事今人將思
字割入尊德性內誰不知尊德性只是存心如所云戒慎恐
懼龍見雷聲之類不過惺提醒此心方纔是尊德性正所
謂何思何慮境界培養此心体耳及至于事物之感則道心
人心分歧于此必須精以擇之內思于心外資于學想之皆

朱翼

所以致知也其既有所得則一以守之。久以執之尊其所聞。行其所見。自不至于破壞心術。決裂世道也。嘗見謝安石在存亡呼吸之際。對奕不倦。王陽明值金矢交加之餘。講學不驚。自從委任得人。處置詳密。後得來。正亦學問之益。而止云德性。用事何其偏也。然而思之一字。還須要切近。不可過于荒唐。當就日用事物上做工夫。如陸子靜可也。今人何嘗去思。畢竟任其偶有所見。則云已悟。是悟之一字。又思之賊也。神識意見。俛開而俛迷。此通而彼塞。顧乃文以美名。而曰悟。果能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焉者乎。未苦而求甘。厭漸

六十五

而希頓便門。既開人皆趨效。是率天下而愚也。嗟乎。是亦未解于頓漸之旨矣。夫。所云漸者。今日學一件。悟一件。明日。學一件。悟一件。漸。全悟也。所云頓者。今日學。明日。學。積之久。一旦。思徹。無不圓融。是也。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亦必有發軔處。纔有歸宿處。如云作聖要學。要問。要思。要辨。要行。則從今日起。手去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行之。亦一工夫。便有一寸學益。若只云心原是好。底不必學。問思辨則悠。玩愒。今日是此人。明日還是此人。何如得長進。是猶未著步。而遽云千里也。豈不異哉。故不思不學。而希真悟者。下也。思而廢學。

朱翼

六十六

者次也。學思兼致者上也。學者遇事精研。及其反照。靈原恣爾透悟。如水在西。向。從。東。漚。之。之。久。近。于。西。着。力。一。決。而。通。于。東。其。流。沛。然。所。謂。頓。也。思。者。如。向。在。水。邊。疏。導。漸。次。疏。通。隨。於。隨。疏。後。亦。通。利。所。謂。漸。也。故。積。學。而。思。則。頓。悟。隨。思。隨。証。則。漸。覺。至。於。若。思。神。昏。泛。思。意。蕩。滯。思。穢。沮。則。真。頓。矣。故。孔。子。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鄒爾瞻曰。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與氏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率。不。越。此。唐。昌。黎。氏。言。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周。曰。太。極。程。曰。誠。仁。新。會。曰。自。然。

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

余舜仲曰。義之前無一。陶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機。所。欲。淺。不。得。已。而。立。名。

或問朱子曰。只怕曾點有莊。若意思。朱子曰。今人却怕做。若。老。不。怕。做。管。商。可。笑。

董其昌曰。古人之立言。遠諸意。後世之立言。匿諸理。韓子以荀揚大醇。小疵。而宋儒不許。謂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老子為可取耳。其言性是主脩。為之過。故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言禮是主忠信。之過。其言老子是主虛靜。之過。

雅意益不為密東周子也。春風三月萬物自得。程子也。天光
雲影中流自在。朱子也。犬音玄酒美充餘。邵子也。厚生玉
成存養匪懈。張子也。怡然就道志氣不挫。李通也。

顏子之學由博文約禮。曾子之學亦由隨事精察而悟一貫。皆
明誠之教也。陽明良知之說由虛而明是誠明之性也。大率
教人以學之學皆從格致起手。

愚按。顏東林謂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如曾子。而下
篤實莫如子路。與朱子所取于貢。子夏不同。愚以為子夏居
文學之科。子路居政事之科。則反身踐實。子路分數較多。曾

點資高。恐與如愚不類。子貢由文章契性道。則所謂求義理

之當察古今之變者。又更用力。然朱子總之為論語集註。發
子夏之語。較廣耳。大學所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必是曾點
之言。無此慎獨工夫。何能得舞雩之樂。

張瑋曰。宋儒每尋孔顏樂處。而不知尋禹稷憂處。非通論也。
洪覺山曰。今官家亦禁酒。乃禹獨惡之。禁酒僅法耳。惡之於
于仁也。

李春考廷對策曰。周敦頤李以主靜為宗。以一為要。而究其極
于明適公溥。不由師傅契道。体者也。程顥兄弟涵養。則曰

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順應。覺天地之常寬和
嚴毅。殊途同歸者也。朱喜以講學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博
極履書而會通于心。集諸儒之大成者也。

程子之門人。若楊中立。推本性善之說。發明學庸之道。最為聰
悟矣。而游定夫之溫厚。朱光庭之篤行。吳大臨之潛密。謝顯
道之切問。近思。劉詢之篤信。果行李績之才識。穎異皆高第

也。朱子之門人。若蔡季通。推極道德性命之原。行謹家庭。唯
諾之際。最為上達矣。而蔡沈之書傳。見託杜知行之可與進
道。黃榦之志堅。思苦。李燾之進學。可貴。陳淳之李見本。原摩

德明之學。有根據。亦皆高第也。

李卓吾曰。古人之學。稟有其四。有曰志於道者。有曰據於德者。
有曰依於仁者。有曰游于藝者。

朱子曰。曾子于其用處。蓋已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
耳。李卓吾曰。聖人之一聖人之体之大也。而一以貫之聖人
之用。何如其神也。或云。朱子先用卓吾先体。江旭奇曰。先用

是博文先体。是志道。今觀顏子先仰鑽瞻。忽竟從道体上做工
夫。孔子十五時。便志道于顏子。見他先体。故誘以博文于曾
子。恐他先用。故示以一者約也。禮也。

或問曰道一而已。朱陸異同於宋王湛分途於今。可乎不可乎。吳百昌曰學莫先於知言。通莫貴於養氣。不養氣則不能知言。不知言不足以養氣。穴而無所疑懼。則異者不妨標其異。同者無害其為同。故原理想知則一。原知起則枝。惟朱子能知仲陸之異。亦惟仲陸能亂朱子之真。朱子之卒得之於知言養氣。仲陸之學。論心不論性。徒執其一而已。王得淵源于陸。覺知是性。自為起乘。湛隨處體認天理。差可趨步朱子。有王湛之才。而不為才用者。其惟薛胡兩先生乎。

朱翼
余懋孳疏曰三代而上學出于一至漢不能不別儒于百家之

中至宋而不能不別理學于節義事功之上。正惟日用不知者以詞章功利為學而不能得孔孟之真。故憂愈切而析愈精。乃有理學之名。我國家崇儒重道。賢才蒸起。乃顧問之臣。有能辨於薛瑄者乎。勲業之臣。有能賢于王守仁者乎。潛修之序。有能優于陳憲章胡居仁者乎。宋之韓范司馬雖未嘗聚談。而皆合于至諦。然司馬每荐程頤于朝。亦可見其心契也。今世如趙南星鍾羽正。遂中立王德完孟養浩穆深喬衛萬自約等。不言躬行韓范司馬之倫也。鄒元標高攀龍錢一本史孟麟孟一脈馮從吾明體適用滄洛閩關之派也。

見解參差

廖子晦言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則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截事。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朱子曰。若果如此。則聖人設教。先便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体察。着緊把捉。以為直截根源之計。何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子思周子亦只說擇善固執。思辨篤行之說。

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如說求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作無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且欲洞見全体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愚按。川謂不當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應有此等見

解延年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只是提却性、渾然在中非有此等見解也陽明却有似處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末是好底上不知有氣稟之雜所以不怕天不怕地胡喊胡叫他說動人使人都快活其只是不敢怕壞了人

愚按陸子詩曰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九千從頭以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領渤海水暮宿崑崙嶺連山川為琴長河為之弦萬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即是喊叫處

朱真

象山說克已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

子曰如是則克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應學孔子皆當克去矣

顧涇陽曰悟後轉覺工夫難其究也可以入聖悟後便覺工夫易其究也率流而為狂

羅念菴曰終日談本体不說工夫絕拈工夫便以為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

王陽明日事案牘夜必燃燈讀經史諸書因成嘔血疾請告歸越窮極仙經外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遂能先知乃翻然

曰此最其精魂非道也後日夜端坐澄心精慮以求諸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而記憶手日聖賢經傳一一相印證始專言良知之學至疾革門人問之曰此心光明瞑目而逝

高景逸曰心之是廢即天理誠然矣但是廢未易尋討察然不動之體則於喜怒哀樂未發討感而遂通之用則於乍見蹉跎之著見蓋皆于不識不知之時當下認取于此見得方是頭腦然戒慎二敬則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體故察体易消不若發見者為真

朱真

高景逸言聖賢拈一敬字本工夫一齊俱到也而程子則曰天理却是自家体贴出來若云敬則天理自存則當其敬時

天理作何狀若云循天理則自無不敬則當其循天理時敬作何形幸據日用間所持循者言之以窺心体微妙處于元時以能循理便是敬若之殊覺未暢循理固是敬但程子之所云体贴是格致工夫至於循理而敬則是誠正然謂敬是徹上徹下語者恐慎戒慎於不睹不聞而又謹獨致中於未發而又致和於方發即工夫即本体也于元時曰心非塊然而未發則一理渾然已發則四端各現陽

明云無善則天命之性何所包藏道心之微何處萌蘖何以卷之則藏密何以放之則弥漫與佛氏真空之說注陽所以反覆攻之也

愚按朱子言君子凡事惟專力于根本之地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薛方山說事雖有万根本惟一只是于方萌念頭過欲存理便本立而万事俱就緒亦是陽明之說第恐理欲錯認了

學仙者有一己工夫則吾儒之思也有比家藥物則吾儒之學也朱子自言平日道問學工夫較多而象山尊德性處較重

朱真

九十一

愚按孔子亦言思不如學蓋學為有據可尋廷平先生謂養氣後知言慶養來乃不差是也然為罔為殆學思畢竟不可偏廢故孔子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精之以思而得其理之一則吾心之仁渾然全矣博之以事而求其分之殊則吾心之義亦無不在矣

朱子曰子靜論為學之病云如此是議論如此是意見如此是定本既是思索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死定本但隨人救藥不可有定本邪意見開議論乃為學之病耳

屠緯真曰今日騎獅坐象眾生之境界過來饒他帶角披毛佛祖之真性自在譬如小水匯為巨流入流原是此水真金煨于猛火出火還是真金若佛祖天然佛祖脩行之法何為若眾生只是眾生向善之路終絕

屠隆曰此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為神机譬之水湧為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神机轉為智慧譬之波子為水當体無波

袁中即曰沈蓮池戒律精嚴于道雖不大徹然不為無所見者至于單提念佛一門尤為直捷簡言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

朱真

九十一

勞捏自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弥請急着眼

子從崇文書院歸後來者言一先生道造端于夫婦極鄙俚可笑吳百昌云只說道無不在便是想之子思恐人索隱故言道極飽滿合大小都是道極昭著通上下都是其造端始于飽滿而其昭著至上下地無所不到欲人先于庸愚微細處着力也曰括帖說一陰一陽是小小天地又說有夫婦終有父子有兄弟又說王化起于閨門等語未為不是但君子得力處當云不索隱而在家常做細處起手尤為裨益也畢竟

妙

人有五倫合于臣弟友統是人之為道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礼勿視听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程子又專發明一個敬字似然錯不齊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攝在裡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止一敬字故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周子只說一本無欲也這話頭高平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

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有個下手處

昔時講學率以脂粉文字無益性靈自耿楚侗以來易以口頭話就日間行事聞見立論大為有益乃近來口頭話又成套語令人听之欲睡其將行事聞見立論者遂至遙論朝貴把持有司良可歎也崇文書院開講吳百昌請就自己見解立論可謂頂門鍼刺作真穴一時宿儒茫然若無期之射失吾問又失吾答予甚厭之翌日行矣益嘗觀野狐雖非正道然亦平素將自己元神津液打成一團隨處播弄將來今講學家原係剽竊未能打成一團白手慌張技倆甚窮當場失措

如孟子所云博學而詳說所以反說約此可見說出一箇約極難必由詳博中來也予向幸見復庵劇言之字却為此革立門戶然他講格天二字甚佳其以報應攝人似佛立穴一注意處似老然于世道人心却有裨益此公有痴僻所以由偏處深入

或言君子為善無意西士曰儒者以誠意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何能無意高樓無堅基不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天下万事皆由意作

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

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也以殊于鳥獸曰推論不直曰明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而後以其顯驗其隱

陸象山曰形色天性也與釋氏之空論一也

朱子曰象山言飢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夫手持足行未是道手持足行是道也目視耳听未是道視明耳聰乃是道也不然禁針亦會手持足行目視耳听如何便喚做道揚慈湖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大全者惟睹夫堯而清明而在上名之曰天又親夫隴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

白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為我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為己。而惟以耳目鼻口四肢為己。是割吾之全体。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括于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吾之軀。非止于六尺而已也。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足能運用。所以能運用者何物。皆不可見也。其可見

朱熹

九十七

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被不此。不可得而二。視与听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听与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听。非听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步趨非運用。步趨視如此。听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步趨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孝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雖然思亦何害于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孝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思亦何害于吾事也

江旭青曰。慈湖大旨。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孟子所謂形色大性也。其云不思遂已。分明是不求于心。無孟子踐形養氣工夫矣。慈湖却重思。不言學。只說罔。不說殆。只說夜以繼日。思而得之。不說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既不知道問學。何如能尊德性。朱子雖亦有只尊德性。更何學問之語。然朱子在用力之久。覺得是一套。不若慈湖。脫了半截。觀其語曰。以舜大聖而犹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犹不知魯廟。後世之士耻于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

朱熹

李人

于其所不必盡知。而畧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愚謂物雖不必盡知。然舜却好問好察。途言子入太廟。每事問。大抵格致乃煉心之法。在精不在多。非如告子之冥然無知。悍然不顧也。

陶石簪曰。大道荒于好徑。庸德孤于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教。于是駭大觀以為私。已嘗同德以為異。端心行藏密而反與疏畧之。記日用現前。而更啓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密疏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性極範圍。瘳瘳瘳瘳。而一氣單通。雜棘除而八荒我聞。會之為己。而何不至。離之

朱異

九十九

為物亦何不睽而反甚盡性非盡物之功求志為自私之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即干非聖之刑。順性契真方號守經之士。自非適道未免叛常。而翻令循真平蕩之途。蒙隱恠詭奇之目。其蔽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為本乎無為。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体方有實功。而猥以燭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其蔽三也。心無体而靡事不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類運臂。振造精微。加箒拔箕。直通神化。縱心皆活。發之地。舉目即斯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于杳冥。涉事者。遂致疑于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既明。義羅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則無有俱起。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先介。庶若大將之摠偏裨。而其滯言第。自封名吟。跡類探而實讓。權弥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場。春毗之徒。運推詩禮之城。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品于鄰家。飽鄒公之厨者。不羨八珍于異域。華風不競。期走胡走越。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善友

今以功利之俗。空之膚詞。而欲開洋聖經。彌綸大造。不亦遠乎。

周海曰。曰。空者之心。發于憤。其見必卓。聞于冥。其語必至。故拙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千了万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之魯。在孔門所得最深。去聖已遠。自得之。孝。深沒無聞。非惟孝者之失也。亦教者之過焉。六經之士。毫髮分辨。聖人之意。極口宣揚。諱。肩。無。奉。隅。善。誘。之。方。將。以。利。之。反。以。害。焉。孝。者。亦。曰。如。是。足。矣。理。盡。于。此。矣。拾。前。人。之。咳。唾。遵。舊。轍。以。驅。馳。故。思。孝。廢。于。實。解。

朱異

一百

省。孝。廢。于。記。說。悟。孝。廢。于。揣。度。通。孝。廢。于。偏。黨。然。孝。廢。于。領。畧。敬。孝。廢。于。疑。感。孰。有。如。孟。子。之。深。造。自。得。者。哉。江。旭。奇。曰。孝。術。同。而。見。解。異。猶。化。工。一。而。吹。万。殊。也。夫。王。孔。子。皆。聖。人。也。文。王。之。元。亨。利。貞。本。頂。串。語。言。大。通。而。利。于。正。孔。子。却。列。為。四。德。程。子。朱。子。皆。賢。人。也。程。子。之。小。利。貞。言。聖。賢。有。一。分。可。為。報。不。能。次。利。貞。亦。須。小。利。貞。如。王。允。之。于。漢。王。導。之。于。晉。是。也。朱。子。言。小。利。貞。是。警。小。人。亦。利。于。正。不。可。過。甚。程。子。之。利。貞。似。孔。子。朱。子。之。利。貞。似。文。王。也。孔。子。言。假。年。本。易。可。無。大。過。司。馬。遷。記。孔。子。言。假。年。孝。易。則。我。于。易。彬。

馬氏子亦言于易可無大過差俱就明經說朱子却言字易則明于吉悔吝之理故行事無過差孔子言當仁不讓于師程子言即仁不可為眾所謂千萬人吾往矣朱子言後輩不可推卻自諉只要覺悟奮發達便為師願不得先輩德的等候他此皆見解有不同而各臻于妙者若夫栢舟之異義尹氏之異入止口耳傳聞之異不可以言見解也

屠赤水曰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于神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性得不屬於經書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為工課馬祖戒于磨磚談經而不見性

朱子

一百一

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至人除心不除境在而心寂然凡人除境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繫絆眉睫鏡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孝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入市而歎過客紛擾擾是行尸反觀而照主翁靈瑩無非活佛

寥子晦曰程子論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蓋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故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恭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仰天而見鸞飛俯淵而見魚躍無非道體之在也朱子曰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但謂萬物

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張子所謂若云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滯形自性自性者正識此耳

陽龜山說天地間皆是道烏得而離朱子曰衣食作息視聽本履皆物也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為道則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于釋氏作用是性之說且供事者謂狂猖妄行亦無適非道其為害不可勝言矣

陸象山將先立乎其大者作一公案故重內而輕外朱子格致之孝全本二程乃陸門遂以程子先葆養心體譬如馬家先

朱子

一百二

已充裕而後問田買舍朱子却從一田一舍漸次積累以至富其究一也明道暇裕伊川不甚費力朱子契了苦予恐二程亦無暴富之術史稱伊川于書無不讀而一本于誠當是實錄朱子于格致章亦自云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何嘗有二法

或問于江古楓曰中庸說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我思戒慎只是一箇敬若恐懼則心体机搜擷矣其坦蕩舒泰之常矣故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今未聞而先以恐懼將迎之可乎予之所慎曰戰然必臨事而懼也豈先懼

某常李
此三段
一俗生
竟以李
信視之
可見中
人不可
上

我江古楓曰。六根惟聞最令人懼。以腎竅于耳。故七情中。惟能傷腎也。若先以理之是非為懼。後聞人說利害事。却更不懼。蓋內省不疚。不憂不懼。所自來也。多聞而慎言。多見而慎行。聖人都說箇慎。而中庸分別一慎一懼。究竟只是慎獨。試思目中所見。較耳所聞。孰令人心動意馳。則識從聞入者。似多以至先入為主。泛濫無歸。不過為隄防。恐難止也。大孝說指視皆從暗邊。而中庸乃約之于聲臭。視聲色。並言者較微矣。可不慎乎。慎則中矣。天地位矣。慎則和矣。萬物育矣。畢竟至誠之盡性。漸由人物而反之于天地。則下手自中節以歸。到未發明矣。其次致曲。者端也。猶孟子所謂四端也。情也。能化。正是盡人物而為化育也。亦無別工夫。只是一慎耳。王解元儀以敬字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主考大加歎賞。此破不惟包涵題面。而且形容敬字極妙。乃程子心得。傳解元朝佑作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云不見之中。即隱微顯見。絕不兩屬。而止有戒懼之一念。中和位育。亦不相馳。而止有慎獨之一心。李春元作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云雖吹息於二靈。不得不憑生于水火。苟受精于太極。又何論乞化于陰陽。皆代聖賢傳神。

朱翼

一百三

軼品

端才叔籍其先質。放意所為。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地。舍滑鑿笑其狂。而段于生。以為德過于其祖。賜漢揚王孫。故富饒。厚自奉養。及死。令其子裸葬。以反吾真。初侯諫不聽。而班史以為賢于秦始皇。

袁中郎曰。古人云。不顛不狂。狂名不彰。狂為仲尼所惡。尚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求之釋。有晉化馬。張無盡詩曰。梁山。全裡翻筋斗。到此方知晉化顛。化實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顛馬。他如藍采霞。張三長。王宮風之類。皆是。求之儒。有朱顛。朱顛拜石。呼為丈人。與蔡京書。畫一紙。其顛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東香國裏來。眾香國裡去。此其去來。豈非者。

朱翼

青中

袁中郎曰。劉伶之既也。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阮孚之蠟屐也。陸羽之茶也。朱顛之石也。倪雲林之絮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僥逸之氣者已。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貌可憎者。皆無僻之人也。若真有所僻。將沉酒酣溺。性命生死以之。何暇談錢奴官費之事。

湯賤庵曰。癖之象。若若狂。手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思不能喜。沈不能怒者也。誠有癖則神有特寄。世外一切可斃之物。猶

之未聞其論何自入我。至今嗜痴嗜獨看牛鬪聽驢鳴試之
人不解意味而癖者有獨契也。

陳眉公曰。妾敬之才不如三傑。不與他爭功名。直待誅秦滅項
事。結局冷眼觀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使以都
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歎曰。大丈夫當如此
矣。敬早見高帝此意。三傑只封得一箇侯。妾敬片語亦封一
箇侯。不傷氣不煩手。其得審局之巧者歟。敬脫靴。輕衣。毛裘
見虞將軍。見上。虞將軍欲與之解衣。敬不聽。衣褐方表突
兀。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對。三國時彭萊欲結納先主。往

朱雲

一百五

見龐統。與萊非故人。又適有賓客。萊徑上統床。則謂統曰。
項容罷。當與卿善談。容罷往就。萊坐。萊又先責統食。然後共
語。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李元中飲。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
見齊神武。音自英雄。倉卒自達。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者
也。

蘇軾上韓魏公書曰。進士董傳。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
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窮苦幾死。賴公而存。又且薦之
于朝。彭別駕。許嫁其妹。此生人之常。而傳則為非常之福。傳
之才。器不逾于用世。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于飢寒。要亦

可使在塗泥中也。

張子房。謝安石。狄懷英。皆狂士。皆以識趣。非以才局。子房擊秦
穢蕪。而從赤松子遊。始亢中躍而終潛者也。安石隱東山。出
而馴溫。破秦。始潛而終躍者也。懷英。襁負博陸。取日。虞淵。始
亢而惕。終潛而躍者也。陶潛。耻于見督郵。而不耻于為弓。亢
而潛者也。李太白。識郭子儀于傭伍。其識趣已高。人數等。抑
之士。而使之脫韉。故蘇文忠謂其氣蓋天下。吳文簡許其為
王佐。潛而亢者也。潛似子房。太白似安石。夫狂。虛而獨實。虛
者。適入實者。入道。此狂狷之分也。

朱雲

一百六

吳地州曰。談風流者。首梅江左。清固有方氣耶。見塵尾者。指為
王謝家物。清固有門風耶。說者。銅必周。王必秦。磁必紫。書必
晉魏。畫必宋元。清固有世運耶。予以根器。清即好磁。可好馬
可好驢。可好蠟。展可。以至坡公之好散肉。亦可。如非其人
則然。有草茶。亦吳閩習套耳。

陳眉公云。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恭。而多禪意。一
句不瀟。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李卓吾隨口利牙。不顧天荒地老。眉偉真翻騰倒肚。那管鬼哭神
愁。

眉山之中。有隱君子坡。即葬時。會期已迫。而墓碑不立。保之人

人皆曰。當往見此君。但多游獵。居山林。變絕。亦未易到。坡凡

兩日始得至。日暮。伏于道左。乃見其從數騎歸。蓋其整少年

即也。既通。獨具以告。少年曰。易事耳。已具飯。青衣。跪進。膳食。

皆是日所擊鮮也。進酒數大白。飲。咳。若無人。食。盡。數人。飲。畢。

從容就榻。翌日遣僕馬送坡歸。明日且下手破土。至晚。破。猶

無一口。坡甚嘆。悔。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碑五萬。以斬。然

羅到矣。眾皆驚。驚。事畢。再往謁謝。幸不得見。送所直。亦不得

入。嗚呼。豪哉。

朱翼

一百七

或

江旭奇曰。法網甚密。郭解之任俠。徒見族耳。故欲脫。纏縛。先除

却機心。其次在謹言。如阮步兵之狂醉。而卒無禍患者。以謹

言也。奇生平恣意妄談。屢懼禍鋒。余無且見事風生。幾點月

且嘗觀文。與可每戒坡公吟詩。坡公謂文與可既死。崔公度

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

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得。不妄語。善

謹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坡公軼

人。然坐吟詩下獄。遠滴。豈不輸身可一籌。與可善畫竹。坡公

之竹。竹之莊周。與可之竹。竹之左氏。自號笑笑先生。乃自昼也。

機自言
胸膈有
事如食
中有地
必吐出
乃已
坡之畫
竹妙而
不真
新之竹
真而不
妙與可
妙與可
水真而
水妙者

學術異同

顧東林曰。佛氏之言性。与天道。聰明才辨者。可得而聞也。孔子

之言性。与天道。聰明才辨者。不可得而聞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無善無惡。佛氏之所謂空。不可將空

字全讓与佛氏。故曰。絕四。曰。無極。今之學佛者。一片禍福心。

何曾空得。吳康齋詩云。識得靜中滋味別。始知禪客最為心。

聖人之學。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達于脩齊治平之遠。以一貫

之者也。二氏之學。始于身心性情之際。而返于無極無朕之

初。其視天下。國家。隔之以為二。而不能通矣。

朱翼

一百八

或

二氏棄事以求虛絕。緣以求明心。枕火然必附于物。何能絕念

只絕妄念可耳。朱子格致之學。從事物上。穷其當然之則。知

其孰為理。孰為欲。則戒慎而求欽。及于無妄。而心之虛。休。後

故曰正也。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尔平生

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

這裡。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

孔子之道。無所不備。由神而形。而應。皆一以貫之。老子之道。由

神而形。其于應世。却不做。有實工夫。率多用術。故流于刻薄。

釋氏之道惟神而已其視形骸應世一切以幻妄視之如云色即是空心無所住而能應變故其流至于忍耐而法二休廢倫矣

今世言道而不言理故諄諄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良解脩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卓隨兔體認則隨兔因而喻利萬物一體則一體賢不肖而使其私故知講學之為益者大而講學之名所損亦不細也顧涇陽欲人言理不言道蓋為此

愚按龐迪我曰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過甘言愛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未隨德起傲隨做受傷如

朱翼

一百九

此則所謂自憚所謂浩然之氣皆自喜也所謂天生德于予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皆自譽也所謂今聞廣譽皆其言也心廣體胖脾面盎背渾是傲氣矣聖賢只戒傲惰而辟者初不若此

胡敬齋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為虛靜絕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洒掃應對周旋禮樂孝弟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絕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朱子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有；冥；其中有精混；此；其中。有物則長。所謂無者不無矣。釋氏既說空又說有箇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越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空矣。若吾儒見道明白精切此理流行不息。豈可說無說空。氣則聚散不常。自是有實有虛。

鄧志謨曰妙相三十種。牟尼顯西土之靈。道德五千言。老子技中朝之秘。或見性而明心。或服氣而煉形。皆以一粟藏世界

朱翼

一百十

而以一壺貯乾坤。碩九轉以煉丹。名為道心之清。三乘以禪。則為禪心之寂。而曼卿之斤仙。范鎮之無佛。若退之則併欲火其書。何幸與太顛造也。彼漢武梁武。一仙一佛。而宋季元初。道君佛教。又何互為盛衰哉。

王靜虛訪李卓師。表中即贈之詩曰。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鍼鋒。何處可容足。儒生有毛病。道窮腹萬慮。堆作城。萬想鍛成獄。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弥天毒。扇海作洪鍾。燎山煮精玉。何不觸其噴。懸崖求所欲。

羅洪先曰在家出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擾
須以靜除欲其靜極必令盡忘動始不動

從來天地渾沌無邊無際自曆法立而天地始有邊有際
其算法所不能周屬聖人存而不論故北斗指南則正朔不
加矣從來道理亦是渾沌無邊無際自一中剖而道理
始有邊有際其六經所未能載屬聖人亦存而不辨及西域
南侵則正統中分矣

儒家向以日月星為三光釋氏以日月燈為三光日月星之光
有邊有際佛氏照破黑暗地獄俱用燈光短而用長故非

邊際所能限也

屠隆曰從身上求佛則無常幻泡之身如何作佛當求之我心
從心上求佛則今日緣慮不實之心亦非汝心佛性不在迷
經綸而生解則經綸即是障緣了文字而悟心則文字便是
般若諸佛所立乃是立其般若初祖而移乃是掃其障緣
表中即曰心者萬物之教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
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派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
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筭然諸仙赴筭偶尔一至其之成毀
無與于仙若使為仙者認其為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

惑感甚矣心雖不以無物死然必以有物有聲之神若無冥
則无所托固間有對因塵有想固異同有分別此心无緣塵
与瓦石异則亦膠漆不實之物耳神者变化莫測察然自
由之謂然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實不離根塵
神即識也此識出天生地生人生物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
認此識為本命元辰所謂箇箇墮落有為趣中多少靈條被
其沒溺可不惧哉然除却其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
物為本命元辰即元孔骨節无塵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恚悲
无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无情有情无佛非佛是謂收

宅飛升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中之沫現今有知
則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亘古亘今則所不足者非長
生也若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悞以神識為性既悞認神
識便未免認神為軀殼既悞認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
對故曰性命雙脩又曰形神俱妙若夫真性天地之所不能
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知識之所
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我自具眼不急自家
眼而急娘生眼所以都看不破

朱子詩曰西方輪奐業畢一輪塵思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屋

顧時指心性名言起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爭以趨既空不踐實頭彼榛棘途誰哉維三聖為我焚其書

惡觀近世賢豪如李卓吾之淨髮屠緝真之持齋不避其名如袁中郎之恭傷袁坤似之回向已居其寬至于張西江滄泊機穎亦與諸公為雁行而其居別在名實之間屠緝真袁坤儀所著論其所重在綠業亦有維世處予邑詹東鏡始闢此門竟持齋餓病以死後其高第詹問石則奉卓吾如夫子矣總之此途是捷徑高明擇便而趨勢所必至也朱子之慮亦深矣

朱翼

百十三

陳眉公曰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王論此佛氏之輸攻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駁之以充戶此以佛氏富固者也丘瓊山欲藉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為佛氏之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本朝廷之大養濟院也今之像非真慈于難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分處無聊計死復之窮漢而欲人婚配能乎賴出家以清淨之人授塵能乎賴寺院以散慶之人鮮衣肉食能乎賴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誦詩讀書能乎賴誦經

說法以曉暢之人累糧以遊能乎賴十方接眾以津致之

又恐厚處易置則清規以昂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鍊之氣易卑則慈悲恐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剃髮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無佛門相增許多乞丐許多盜賊許多賑濟許多提防天地以此活人不惟學士大夫聞他不去即帝王亦剷除不得此窮漢中上者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養弱無孳餓海中之憂而強豈無嘯聚溝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

朱翼

百十四

藏僧于僧乃所以為歲天下于天下也
雅禪師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寒心藏去邪氣開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眾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聖凡尊卑悉能療之有采葷葷為藥食者悞人性命不假備煉炮制一服脫其苦令人長壽
陳眉公曰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服劍者期于銘利不期于干將乘馬者期于致遠不期于驥管

識黃老如子房。佩申生如賈生。自比音樂如孔明。學縱橫如魏徵。韓琦不講學。范仲淹不由孔。鑄司馬溫公不通太虛。而皆為經濟名臣。故夫為學者亦期于用耳。彼金陵之狂術。亦何裨於世務哉。

陳懿典曰。脩詞者盟壇于北地。漁獵漸廣。浸淫于稗雜之家。明理者假筏于新建。研析漸深。浸淫于竺乾之指。博古者未得其神髓。而先亂志于刺覈縱橫之說。學佛者未得其清淨。而先好心于圓通變化之門。夫刺覈何所不忍。縱橫何所不為。圓通變化。則更何所忌憚。

卷五

百十五

張一柱曰。辨古之道術也。易而辨今之道術也。難。聞為我之說。知其為揚。開蓋愛之說。知其為墨。聞清虛放蕩之說。知其為老莊。聞堅白功利刑名縱橫之說。知其為惠。為鄧。為慎。為田。為申。為韓。為蘇。張。乃今則徒借游言。罔問世用者。自謂得精。總標脈輪。逞雕繪。窮年訓詁。无裨實際者。自謂咀英華。馳情事務。遺棄身心。日營于榮華聲利之途者。自謂得作用。古之談異端者。如敵國寇。竊今之言異端者。如室人交。戈矣。或謂二氏與吾儒並為三教。當不能易衣中。即曰尚有華。為利是躬之徒。同流合污。自號謹厚。為鄉愿者。當亦並立為五

也

何宗彥曰。三氏敵吾儒。何以收之。道息之。收其知常為明平。等為覺則中庸之旨。暢矣。收其須弥一芥。三十穀一輻。則一貫之妙。闡矣。收其數窮守中。不立文字。則默識之理。得矣。收其清靜自正。一休無際。則無為之化。起矣。

沈一貫曰。吾道最要也。其獲之也不難。而利之也甚溥。三氏蔡石也。彼夫內熱者。屢心膏梁。耽罔。馬。投冰。藥而解之。則灑然矣。若菽粟之利溥。雖有藥石。無所用之。

漢文下寬大之詔。脩玄默之化。而庶幾成康刑措之際。此善用

黃者之獲也。漢武黜百家尊孔氏。而海內盡趨漢。宣明法。密令備名。核實。庶幾周宣中興之美。此善用申韓之效也。漢元微用儒生。委之政事。而政柄漸移。終東漢業。

司馬談論六家。班固列九流。大都信二氏。而絀儒者。其稱黃老曰。合天道。曰。南面術。其稱申韓曰。明分職。輔禮制。至於儒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馮夢禎曰。文帝時。助勅初定。劾奏未起。故責休息。宣帝時。官職耗廢。獄訟繁滋。故宜振刷。向使言申韓于文帝之時。言黃老于漢宣之世。豈不舛哉。向使武能祛其多欲。而以用公孫弘

者用董仲舒則海內豈至於虛耗元能奮其優游而用恭顯者用望之則漢業豈至於遂棄

曲木有繩堤埴有範鑛金荷治頑石有礪以此知聖人為教則百家異術皆材也師馬得路師鑿得水棟宇師鵲網罟師蛛以此知聖人為學則百家異術皆師也跛者踏鏝僮者負土盲者司聽則者司聞以此知聖人用世則百家異術皆役也負器則調執御則名委吏而會當桑田而茁壯以此知聖人為世用則百家異術皆功也吾道者百家之源而百家則吾道之委也吾儒者百家之府而百家則吾儒之用也

朱翼

百十七

無為似老先罰似法尚文似名禽墨仁之蔽愚也莊列施鄧知之蔽蕩也慎到韓非申不害信之蔽絞也

聖人之道如天故以心攝之聖人之學如地故以身履之今之學者本無定是也而曰當休即是動用則非即釋氏不思善惡也豈吾儒無私順感之休乎本有顯匿也而曰有過即使人知不煩檢覆即釋氏不碍事障也豈吾儒好惡不欺之旨乎不顧大閑以為利而曰无點于躬即釋氏出世間法也豈吾儒慎脩之道乎不惜頂踵以為名高而曰大公无我即釋氏之利他行也豈吾儒推恩之術乎欲凌進也而曰頓悟

在心無法可碍即釋氏之一念證佛也豈吾儒積累之功乎本馳驚也而曰心逐事生不可除盡即釋氏之攝法惟心也豈吾儒寧謐之休乎吐棄物理也而曰吾主靜即釋氏之寂空也豈吾儒交修之妙乎

今朝延講富強之學而刑餘駟儉張虎翼狼噬之威矣縉紳講名利之學而蛇營鼠附甘濡首於要津矣士籍講進取之學而長鳴蛙井矜不朽於離火矣流俗講佻偽之學而呼集聚靡名健兒于下里矣道學開於魯再開于宋而今遂塞非終楛也講訟甚于戰國非火也而焚糜甚於秦非黃老申商也

朱翼

百十八

而翁張取与悍鷲鷓房甚于漢昆盧室利多于市塵瓢笠蒲團煩于春錦談空說寫盛于吟咏即晉宋亦梁也法制密于疑脂而大奸漏于吞舟號令嚴于鈇鉞而礼法等于弁髦即唐也上下耽慶堂而操切徒真文官府多漏卮而大盜生越志亦元也

江古楓曰孟子闢楊朱而不及老氏老氏未可盡排也孔子嘗問礼焉揚子受業老氏而失之揚固老之異端也荀卿談王道而李斯焚書則李固荀之異端也鬼谷脩清虛而蘇張以其說揮闔蘇張則鬼谷之異端也今之儒固儒之異端而今

之釋亦釋之異端。今釋氏本惺然覺者。盡為賊而不為于法。心固人之大崇。人亦不幸而有是心矣。

唐東鏡曰。開學簡絲而本体或疎于默識。則德性非築墨于鵝湖也。聰明節發而初心或忘于赤子。則良知非借于慈母也。以天下國家為良知之用。何妨于非心之格乎。以集義為事心之功。何殊于致知之旨乎。以復礼見天地之心。不通于黃中之理乎。以洗心藏良背之庭。不猶然坤腹居體之微意乎。故曰皆聖道之羽翼。末學之舟航也。

孔子言原壤曰。幼而不遜弟。即所謂惟吾獨尊也。長而無述焉。朱翼

則所謂无善无恶也。老而不死是為賊。恐其增一異端也。

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為近理。伊川謂佛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家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雕。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

管東翁嘗呵沙門曰。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在汝等。又曰窮理不厭考。恭脩道必遵孔轍。

江事天曰。佛氏之言。心性亦有覺悟處。但云作功果可以懺罪。

這是為人怙惡。必無此理。故胡兒崇齋。淫人鼓醮。而寺院多建于匪人也。

張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于釋。周元公曰。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良卦可了。

愚按陳眉公謂宗教為易之隨。譯爻為書之法。倡讚為詩之叶。戒律為礼之衛。果報為春秋之賞罰。湯睡庵謂今日之禪。髡者頭似我輩。舌似要之未寢其皮。安論神髓也。

陳眉公曰。隋唐之有天下。一則欺孤兒寡婦而得之一。則叔父射兒而得之。故隋智周等。普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

朱翼

百十

翻譯帝親為撰序。唐法法師至中天竺。窮探大乘文皇。迎見

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隋文帝寫經四十六歲。十三万卷。脩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十餘万。軀脩治。故像一百五十万。九千崇禎寺。宇五十餘所。唐太宗破薛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先生立普濟寺于洛州。破竇建德立菩提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

胡敬齋曰。異端之道。全要安排。造作儒者。只是順其自然。

胡敬齋曰老氏說无。不柰這道理有。佛氏言空。不柰這道理。朱子曰近來乃有假佛釋之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其察其容貌詞氣之間。脩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胡敬齋曰。學稍有差。便入異教。如此言无為。是无私意造作也。彼遂以為直。塵靜无為矣。此言虚心。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也。彼遂以為真。虚空无物矣。此言无心。是寂然不動。而万理咸備也。彼遂以為真。无思慮矣。此言无適。非道。是道理无處无之。不可須臾離也。彼遂以為隨其所適。无非是道。竟猖狂自恣而不顧矣。

羅整庵曰。物雖未交。而目視耳听。口言身動之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无假于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感物而動。則當視者當听者。當言者當動者。視之听之言之動之。為順其自然之則。故曰真。听不當然者。則性出于情。欲之使然。故曰妄。存其妄。此吾儒治身心以達諸天下國家。立人極之道也。佛氏不問當然。而一切以悟為真。不悟為妄。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鄧志謨曰。兩儀對位。異教與聖教互異。仙取佛。佛取无。同耶。仙者。飲以无。齋。養以赤霞。咀以月華。日精。洗髓伐毛。等古今。化早晨。足生却老。視天地若蟬。蟻。爰考于古。如寓跡。崆峒。廣成子之精神。固馬。青藥。瑯琊。安期生之壽齡。永馬。踏歌。長安。市藍采和之襟。恆脫馬。得圖。靈山。帛子和之功。行。成馬。服丹王屋。劉道泰之。艱。解馬。又若琴高之入重溟。乘以赤鯉。章善之上。重。吳。踰。以烏龍。王子喬之。涉。縲山。駕以玄鶴。羨門子之游。蒙山。驂以白鹿。王母之。降。涇池。騎以青鸞。於非事之。可。鏡者乎。窮。靈論之。仙之食也。不以碧藕。則以冰桃。不以石髓。則以松髓。其居也。不曰蕊珠。則曰閭風。不曰瑤臺。則曰紫府。矧乃叱石起羊。无生化為有生。削雪成銀。融液變為凝結。巽酒救火。以涓滴滅烽火。吐飯飛蜂。以精潔幻辛螫。蓋道得玄机。虛清之。龍虎並伏。丹。番。餘味。八公之雞犬俱升。固天台洞中。別是日月。武陵源中。別有天地。誠所云世界。歟。中。粟。烟霞物外身者。歟。佛者。生自淨土。以智度為母。方便為父。慈悲為子。法喜為妻。乃西方之。至人也。蓋傳衣之教。面。鐸。而後。斬。新。新。日月。特地。乾。坤。故。慧。可。之。斷。臂。黃。龍。之。豎。指。歸。宗。之。弄。拳。石。頭。之。點。明。古。灵。之。挽。背。大。梅。之。伏。是。心。伏。智。之。伏。是。性。皆。法。中。之。

龍象也。无愛无憂。優鉢結因緣之果。不生不滅。菩提開智思之花。葱峯之隻履亡。而若存。金棺之雙足死。而若生。葉山之長嘆。樂意自得。法融之独懶。机心自息。固其証也。趙州会栢子西來之意。玄奘應松樹東向之枝。徑山有听法之灵雞。淨影有聞經之惠鵝。此其慧日普照。智月常圓。法雷頻響。慧雲遍覆。可知已。僧也。比義苾芻。空門正印。落以煩惱之髮。脫以慚愧之衣。蓋稱上人也。吾知一鉢一瓶。養性于大千界内。无葉无病。悟空于不二法門。其講誦也。散花于雨。點頭于石。其遊行也。錫飛于空。杯浮于河。其坐定也。絮沾于泥。水印于瓶。鳥

卷第

百十三

跋

窠禪師。鳩肉長老。唐顛屠兒。布毛侍者。碧眼之与赤髭。白足之与清癯。均非妙砂成飯者比也。固宜賜紫衣以光梵刹。請玉帶以鎮山門者。况以細林清風。薄枕日月。戲挽流河。得意忘言。則溪声皆廣長舌。山色乃清淨身心。委恠乎懶瓚者。乃示為俗人而拭涕也哉。道士者以清淨為師。太和為友。却老丹成。鼎煉烟霞之彩。步虛声作。瑶天發鸾鳳之音。故說經玉局。老子為人中之龍。張道陵演教于上清。許旌阳飛仙于西山。蔡经尸解于仙都。司馬承禎解经于金庭。蓋養生以青精。童身以羽服。束髮以黃冠。效乎胎息。業乎胎食。振以法雷。

朱異

百十四

跋

施以法雨。若清溪之騎雙鶴。龍而之跡。隻牛交梨。火枣。為此藥。橋木死灰。為其方。紫芝白石。為其需。此鑑湖一曲。賀文章所以為曉人也。至若鬼神之事。如牛渚之水族。温嶠燃犀。花月之妖。狄公屏逐。韓擒虎冠萊公。皆為罗閻主。顏子淵。子夏。皆為脩文郎。芙蓉館之儀仗。丁度當馬。鄧都觀之蕃。與陸雲閣。易伶人之鬼。与嵇康傳琴。柳惲之魄。教詩于湖。生崔女之灵。出梳于盧充。孫婦之阴。送扇于東方。洞庭君之女。托柳教以寄書。東漢元帝之妃。聘会宗而為詞賦。柳榆之鬼。戲于罗友。扶奇之鬼。辱于丈人。哂笑之鬼。狎于伯高。號寃之鬼。訴于玉池。叱鬼者茅老也。抑鬼者退之也。論死者賈生也。披搜神說。固誠鬼之董狐哉。

朱子曰。向來見人陷于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為資彼之愚昧。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汪登源曰。語出世于經世之季。其犹夏虫乎。求輔世于媚世之夫。其犹蠶蟻乎。一人倡之。千百人效之。謂釋那上。謂鄉愿中行。譬諸食厭稻梁。而錯道焉。問。匪是弗登于豆矣。駕舍騏驎。而驚蹇是求。匪是弗御于駟矣。昔夫子作春秋。則夷之。其

稱鄉愿曰德之賊。吁嗟乎世之言性命也鮮不為夷世之言
操行也鮮不為賊。戎狄外侵寇竊內訌則有其故矣。

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又
理滅盡。

朱子曰空寂之說不累于物欲。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玄妙之
說不滯于形器。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生死輪迴之說。自謂
可以不淪于罪戾。而天下之傭奴。費婦。黠兒。盜賊。亦旬旬而
歸之矣。

按羅整菴曰。釋氏之李。大抵有見于心。无見于性。故其為教始
朱子

則欲盡離諸性。而求其所謂空。既則欲其相即空。而契其
所謂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无方。凡釋氏之言性。穷
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

汪登源曰。人有心无耳目手足可乎。曰。瘖矣。有耳目手足无心
可乎。曰。迷矣。霸也。迷。釋也。瘖。

汪登源曰。戎貊之人耳不習先王心不服礼义。冥頑不灵。若家
麋鹿然也。有依者。起湛寐為心。而惠資為性。嗟乎。騶虞矣。故
莊周王通氏皆曰。西方之聖人也。夫西方則聖。中國則夷。

時中

趙秉忠曰。易之繫以時義也。凡十一。豫之尚大。頤之習安。大過
之持盈。解之出隱。革之改命。其為善以時。夬觀焉。姤之兆險。
坎之習啜。嗟之孤蹇。之難。遯之塞。旅之窮。其為不善亦以時。
蠱。板。馬。至于隨。則直言隨時之義。用時而變。固易之常道哉。
書之叙中也。凡三。堯舜之授受。以中。福。咀。馬。湯。虺。之告戒。以
中。確。裁。馬。言。執。言。建。皆用中而不變。固書之常道哉。
堯舜言允。執厥中。未云如何為中。子思首揭之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蓋道心惟微。乃未發之秘也。

朱子
物无甲則无折。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

初九潛龍勿用。即未發之指。見与惕。躍与飛。皆從勿用。來其勿
用者。自如上九之既亢。則曰无首。大有之方陸。曰復。此所謂
天地之心。所謂不可須臾離者。

天之生物以時。孔子之集大成以時。中以時易。春夏秋冬莫不
有中。一日一刻。莫不有中。在室在堂。莫不有中。故精擇一守。
方是堯舜之中。半楊半墨。則為子莫之中。

楊慈湖詩云。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操。樣示吾人。碧桃紅杏分
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雁声中休鹵莽。雪梅枝上莫因循。

机関踏破原非波。正是吾家固有身。

河圖之中宜畫一而繫之以五。明无之有也。五者一之五。一之五。而羽孕育而毛。稟授无形。樞旋數轉。吾欲以通性于廖廓。故晦母以示之子。知子則得母。无而未尝无也。圖之一宜宅中而繫之于下。明有之无也。一者五之母。昆虫蟄藏。草木注根。子方用事。乃虞失宗。吾欲反性于初。故存母以攝其子。使歸乎根有而未嘗有也。下之一宜特尊。即配之以九。明无數者之即數也。九者數之極。謂一數之外別有一也。故屈其尊。隆其配。使其嘗為主。不為主。弗用也。必假之于用。不可以方。

朱翼

重刊

隅求也。知无而未尝无。有而未尝有。故未發而已。為發之本。發仍未發而已。

九為極數。進而為十。則反為一。數矣。故中節即是和。即是中。春秋之法。主于誠意。无父无君。皆起于意之動。意之動。又根于未發之時。故曰大本。

退默者靜之表也。寬舒者靜之量也。寂寞者靜之宅也。敦龐者靜之基也。肅殺者靜之興也。淵默者靜之游也。聰明者靜之牖也。自然者靜之德也。員神者靜之德也。衡言之。動之儼也。豎言之。動之主也。故曰中也。

靜則一一則可以御百。靜則恬。則可以却躁。靜則虛。則可以待安。靜則深。則可以制浮。靜則專。則可以理察。靜則優。則可以擾迫。靜則平。則可以定傾。靜則明。則可以破暗。故曰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詩曰。忽然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无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平且靜之候也。故精爽注而為夢。或人在千里之上。而吾睹其狀。或事在百世之後。而先兆其符。人能常以靜。則无刻不灵矣。

朱翼

百子

周子詩曰。天性復處是无心。到无时无處尋。若謂无心便无事。水中何故却生金。

心之靜時。渾然一中。終發動。便有人心。道心二歧。故事生于動。而敗于動。則有事。動則僨事。君子隨時以取。中動亦靜也。中節之和。搖歸之未發之中而已。

道心之涵洞。空。道心之發惺。灵。宰之一真之境。无物与時。故曰一立之四。虛之途。无物可倚。故曰中。

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其間初无頃刻停息。然聖矣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

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際。為未發時。則當試以此時求之。則然无發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体。而我微之際。一有發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竟。蓋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穷者。是乃天理流行生。不已之机。雖一日之間。万起万滅。而其寂然之本体。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于一時。拘于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語孔子曰。聖之時。夫孔子固律天時矣。然而會帝王天地于

一身堯舜以時而禪受文武以時而制作。時行則物生。非時則天地之机息。故子思發明如所云。並育並行皆時之為也。言時者。莫辨于易。故進得其時。則飛龍可以在天。進失其時。則羝羊至于羸角。退得其時。則脫輻于无尤。退失其時。則明夷至于垂翼。語得其時。則巽床有紛若之吉。語失其時。則翰音有登天之凶。默得其時。則括囊有无咎之譽。默失其時。則闕觀有利女之羞。勇得其時。則金柅可繫。踴躍之阜。勇失其時。則高陵不能與伏戎之奔。怯得其時。則履虎可以圖不啜之亨。怯失其時。則噬膚无以逃滅鼻之咎。夫子之所謂時

正所謂順止于剝。南征于升。同恒于需。正志于遯。大作于益。向晦于隨。避咎于睽。順動于豫。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動則雲沛。其施寂則雷收。其聲者也。

蓋謂曰。帝堯首揭中宇。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啟也。于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脚。辭支而旨晦矣。今現六經為疇咨若時。即中之謂也。曰。欽明文思曰恭讓。皆此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皆此之妙用也。曰時。猶曰此也。易多曰此。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若

時之為義。渾然不知事理。故問其次曰。疇若子禾。者。事也。薛敬軒曰。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經權

程子曰權即是經也。漢儒以下無人識權字。

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經權亦當有辨。

江旭奇曰子為父隱。權也。直在其中。經也。舜之竊負而逃。子為

父隱也。聽皋之執法則經矣。

祭仲出君子噲。禪受王莽。居攝雍姬賊。糾趙苞。死守唐宗。喋血

烏可言權。子路之死。狸尾生之伏橋。荀息之重言。衛壽之載

旌。烏可言經。

放伐同于揖讓。大杖之逃。同于完廩。之恭。桐宮之放。不害為忠

朱異

破斧缺斨之征。不害為弟。大義滅親。石碯不失為慈。內本不

避。叔向不失為友。權也。亦正也。

易曰異以行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之者

明善而誠身者也。明善貴乎虛心。虛則理融。融則識達。

誠身者在于克己。克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學問。練

之以行事。會之以深思。涵之以精養。渣滓既融。自圓自通。而

至于化。乃為權之宗也。

權非聖人之至者。不能用。亦非小人之尤者。不能竊。

伊尹能權出處。由其有千駟。不顧一介。不取之節也。公且能權

兄弟。由其有金滕。身代東。居避位之志也。仲尼能權去就。由

其有堅不磷。白不淄之守也。其行權猶鷹隼。高飛雷雲。而條

鐵在手。六馬掣電。蟻封而控縱在心。及其事定。猶風雲開闔

光景倏變。而天体自若。江河奔赴。塗徑時反。而之海則同也。

故曰常不出乎可以然之域。斯足術也。

朱子曰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事于季孫。惟聖人有此

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嚮應。論新法

刑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人所及。所謂

朱異

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

聖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而世儒乃以雄為似

箕子之明夷。或為聖人之佞。尊為至忠。滿跡佞文。合于五就

禁。事四姓。九君為能。宦隱者。又謂賈誼當深交。絳灌而後得

志者。謂諫當以儀秦之術。行逢干之心者。于是斷脈為圓。撓

直為曲。膏其軸以覆世資。如鷲。彼其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可

謂適用與。鄙賤局曲。佞越規矩。可謂奇節歟。俛仰諧俗。飽視

功名。可謂渾厚歟。飛揚便捷。知調可喜。可謂無着歟。變幻蔽

隱。不可方物。可謂神化歟。蓋功利之習。熟爛紛濃。自信息。

稱稱盡出。知進而德退。術勝而道微。禮義之藩籬。終不可支矣。皆權之一字為之嚆矢也。

權者造化之所忌也。正直者神明之所福也。飲食自有正味。不必求異。吾恐豹胎麟脯。未必得。而烏喙或以傷生。故君子言有壇宇。視有禴結。寧方為皂。毋圓為卿。寧拙為靴。毋巧為屨。寧工為瑟。毋好為琴。寧章如玉。毋瑀如珉。光明正大。磊磊落落。無纖介可疑。豈敢矜口言權哉。

天下有真心而後有連節。有定力而後有圓机。珠之走盤。出其致則墜。輪之運地。解其軸則傾。

朱熹

王

初學之子。中心未樹。不能行也。尺而遽有意于權。所謂學耶。即者未得國能。更失其故步。匍匐歸耳。

劉勰曰。通之用。衣冠也。權猶介冑。介冑不可常服。權不可常用也。

韓愈解通曰。聖人之通。百行眾藝。備於身而行之。今恒人之通。百行眾藝。關于身而求。合猶於冀。久而擬質。隋珠也。

漢唐言能權者。無如張番侯李鞠侯。其取秦感項。與光復西京。同也。其四皓定儲。與黃臺安亂。同也。其避谷赤松。與好談神仙。亦同也。蓋方外之說。多以迷世。二公實借以用世。但良之

用藏。必之用。光范不免太露。良之學似老。而必之作用似雜。于綴構。良之身。常在事外。而必則以身試于波濤洶湧之中。以見奇。良之說沛公。每因事曲解。而必之陳見。相誠。指盡利害。每剴切而無避忌。良定儲之後。遂不復問朝廷事。而必則隱而復出。而復隱。而又出。又復以相位終。此兩侯之別也。

國朝之不能權者。無如方孝孺。嗟乎。以一身之忠。而夷及十族。害孝道多矣。當時謂建文君自焚死。上心已解。曰。吾為周公輔成王而來。不意痴兒如此。孝孺乃足折之曰。成王雖死。不

朱熹

王

齊威王之子在。此言一出。建文之後危矣。其得全首領。幸甚。惜乎一言無權。遂併害忠道。甚矣君子當權宜輕也。

陳琳曰。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晏子之事君也。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賈生之論。亦曰。君也。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

鄒守益曰。良知之蘊。發于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于致良。知也。傳食諸侯。眾之所非也。而行之。齊飢發粟。眾之所悅也。而不行。一見諸侯。眾以為可為也。而不行。三宿出。盡眾以為

滯滯也而行之。楊墨衆之所歸也而斥之。仲子衆之所謂廉也。儀衍衆之所謂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衆之所謂不孝也。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餽金可受也。亦可卻也。幣交可報也。亦可不報也。

今人每謂孫權使諸葛瑾求婚于雲長共以距魏雲長絕之故。吳魏合謀而荆州危是尤雲長不能行權也。愚謂婚當絕矣。但當應之曰人臣之義無私交。二國媾姻此家兄漢中王事。且吳王之妹久未歸蜀。但遣之歸以脩舊好。不旋愈于婚臣下乎。吳必不怒矣。後張車騎得夏侯之妹。生女為後主后。而

朱

重

朱

夏侯歸漢。孔明屢此事極為安帖。又按曹孟德曾以曹仁之女嫁孫伯符幼弟。皆亦仇敵。吳侯自是失策。雲長此事亦何煩行權。只是以經義裁之可也。

鄭侯佐命非與民休息時歟。乃治未央極其壯麗。蓋帝居必建。若草創于今必且改拓于後。自我為則用半功倍。自後人為則用倍功半。田賦定而取以為用。則賈慈田賦無定主而一勞永逸是為百世之利也。

諸呂事露而太尉不以大義軍諸軍。而以其左右袒試何也。諸軍向而諸呂。故特開以左袒之路。使皆以為劉之迹自見而

安其心

商君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賈誼曰。凡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呂克孝曰。事必有竅道。貴知權。君子之心。空洞朗瑩。澄徹虛員。一切利害得失之故。趨避向背之形。未嘗橫諸胸中。滑其純白。當其幸發驟決之頃。能使四海之廣倚仗。閃候詭變之端。舉不出吾之所料。若列鬚眉而數白黑。導卻批堅。無不如意。此亦天下之至神也。

朱子曰。事有簡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道

朱

重

朱

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權者偽儒說用之。以病道。俗儒粗用之。以病世。

洪覺山曰。光武之於子陵。猶肅宗之於李泌。子陵在平時。故不出。李泌在難時。故不可以不出。李泌辭宰相於前。而又為澧州刺史之統。如流水之逝川。浮雲之出岫。不以名位累其心。蓋必與子儀。皆隨開散繁劇而委用之。庶幾乎不驕不倖者。其亦賢矣哉。

余中宇曰。履世不可無机權。司馬德操居荆州。有以人物問者。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來咨君。宜辨所疑。操曰。如卿言。亦復

佳。漢趙談欲害袁盎、兄子種曰：若與聞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既與若尺與者，皆天下蒙賢。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注下車，晉溫嶠欲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謀，因飲餞別行，酒至，鳳擊鳳幘墜地，在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後鳳言嶠敦曰：太真，旺醉小加替色，豈得相說。蓋德操雅称水鑑，以劉荆州善，而不能進惡，而不能退，故尔和光此。一机權也。盎欲自全，嶠欲除逆，又一机權也。深矣哉。

經常

世之厭麥菽而嗜海錯者，飢未至也。久之必飢，必思麥菽。士之棄經而馳左道者，行未頓也。久之必頓，必思經常。六籍曰經，常教也。五倫曰經，常叙也。麗於天曰經星，而華李掩，掩避其照矣。行之于地曰經川，而潢汗溝瀆避其潤矣。理本固有道，可常經，故邪可以害正也。正固不由邪而亡，偽可以亂真也。真不因偽而亡。過不及可以害中也。中不以過不及而亡。

人心之趨于異若水之決也。脩防可以止微滂，辨言可以糾頹。

匪而考其氾濫之甚，依附之工，亦惟其本源廢導之。故治水與入，皆因其性而已耳。

孟氏於楊墨皆以為辨，而於鄉愿則置勿辨。直曰：反經耳。蓋辨楊墨者，攻討之師。湯厨針砭之療，而反經者，守而不攻。養正氣而弗藥也。

楊墨者，過不及之病。其言易破，而鄉愿托于中庸，非明其所為，其中庸以別之。民且蹟然而不知，經者中庸之正道也。堯舜首揭一中，蓋為賢智者防而不意，鄉愿之人窺入其中也。堯舜以天下授之人，若大有可駭，故于天下注目屬耳之時，揭

至易至簡之理而名之曰中欲其求諸內也故曰惟微曰惟精惟密者乃徒聚之於外以同俗合世而闕取一時之名此所以不可入堯舜之道也夫道者天下之所共由也堯舜何嘗私一中以爲己之道哉堯舜曰疇咨曰問察以求而鄉愿乃自以爲是其同也乃所以異也其合也乃所以分也異徑分途而可以言道哉

顧注陽曰禪教之興本之乘儒教之衰而入顧其所以得久行而不廢則又賴儒教之主也有如土宜人倫批據事物胥天下而入于虛無寂滅之教世道人心且蕩然靡所主持彼禪

家流

家流

家流

即欲雲卧霞餐雍容塵拂以課其所謂向上第一諦將焉能之昔王仲祖劉真常共訪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王謂何曰卿何不擺撥常務應對玄言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羅整菴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爲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爲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爲之經喜怒哀樂爲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以枉尺直尋

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是迂闊而儀衍可謂大丈夫矣孟子一生恐勞受餓費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

顧東林曰天下有一分可爲亦不肯放手此聖賢事也天下有一分不可爲亦不肯犯手此豪傑事也

朱子曰伊川謂無現政之事徐元聘以爲存名教而益如此則夫子之錄泰誓武城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朱子

朱子

朱子

士風

東漢偏為標榜。而其傲也。八司馬。伊周自命。汲。如狂。魯觀王。朴。中外盤結。則一變為倡和。再變為趨附矣。老莊倡為虛。無。而其傲也。江左以望李為高。而笑劭洛。天寶以宴飲為樂。而廢官常。則一變為清談。再變為沉酣矣。

我朝崇獎士行。課房。官。方。士。夫。有。委。蛇。靖。共。之。節。無。聚。瓊。委。鑿。之。風。一。二。先。正。策。塞。都。堂。而。緼。袍。寒。掉。扶。掖。登。對。而。不。暝。治。望。修。廢。隔。而。競。職。中。流。風。猶。在。也。

東方士夫尚平易。其後也謙而下。恐失名譽于鄉曲。而不知近

于孔。非。方。士。夫。尚。氣。節。其。後。也。矜。而。持。患。得。失。于。官。評。而。不。知。有。命。也。

近來士氣日昂。而習日陰。聲弥高。而實弥下。其精銳沉鬱。不用以當官。而用以覆利。其道遙落漠。不用以遺業。而用以玩職。崇廉不讓。而讓捐糜。逢迎不悻。而悻執掌。廢閣不惧。而惧沉淪。聞冗不恥。而恥澹泊。其視官猶蓬廬也。可一宿而已。其視職猶泛梗也。適相遭而已。驅輕車而起乘。窺徑實而僂僕。何回通也。擔甫負而求地。隴已收。而望蜀何繁繁也。結可更而仍之前。職已覆而遺之後。何頽靡也。突炎而耽慶堂之娛。遇

風而乏同舟之效。何督亂也。合則灌實同驅。分則牛李異局。是

東漢之激也。矜而飭之。質昂為真。嗔而拂之。寒谷生暖。曹丘可為上客。君房可代充宗。是貞元之狂也。沐而中路。春列槐。柳。姬。嫗。名。勢。托。拍。叢。強。崇。丘。穴。以。自。完。擬。泰。山。以。籍。庇。是。乾。道。之。調。也。則。馬。得。不。競。我。各。設。一。藩。撫。拾。餘。唾。強。合。三。教。黃。鼓。新。談。自。立。義。以。救。飢。我。以。居。諸。而。輕。擲。是。老。莊。之。謾。也。藉。口。蕭。机。莫。夫。靡。益。不。問。馬。曹。猥。言。雜。助。簿。書。鄙。為。俗。吏。尸。素。託。為。大。隱。是。江。左。之。放。也。形容嘉谷。非以獻功。卜。居。卜。夜。非。以。洽。禮。誰。令。儀。之。孔。嘉。孰。倡。優。而。楚。拙。是。天。寶。之。酒。也。則。馬

得不媮哉

競之積也。必為媮。其精神智計既竭于彼。自不克無乎此也。猶博塞以遊。則忘勇技也。媮之積也。又必為競。其叢勝兀脊既頓于此。自必欲跳于彼也。猶不安刺綉。則思倚門也。

程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与。所。李。正。相。反。攻。文。者。不。務。明。理。務。鉅。釘。割。殘。膏。以。誇。養。食。不。知。夫。太。倉。之。因。無。所。薦。其。馨。香。也。行。身。者。不。務。聞。脩。務。聲。名。危。觀。臺。以。懸。眾。聞。不。知。夫。聚。蚊。蚋。蚍。蜋。之。關。當。其。鼓。吹。也。談。道。者。不。務。証。性。務。門。戶。別。宗。旨。以。樹。赤。幟。不。知。夫。鷓。鴒。的。略。之。設。不。能。支。其

夫蕪也取友者不務輔仁務党与縱橫厉色以肆忤意不知夫虎牙狼之鬪不無保其文彩也處事者不務捭理務机械効市俗以肆閃候不知夫宛柳垂之息不當毀其期信也高明者不務守約務考跡以吊奇則菟貝灵篇資提塵尾而利物推老朽之鋒不知終日如愚聖賢貴其不言也卑汚者不務端操務纖趨而詞刺則課業雕虫委同美雉而優躬經高貴之庭不知夫無媒知名父母賤其不貞也譎詭者不務直心玄珠而壑斷則峯終南大有佳趣而深林通捷徑之步不知夫掩目巨腹君子見其肺肝也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心國之風恬水火以相濟而命佛以相成君臣上下交忘于渾渾噩噩之俗故其治隆焉危國之風競有險詖之人以蠱人心而又有徑度之臣以巨世運人主道其善氣折其邪萌其善可凡而幸也忘國之風靡長于闕瞞工于周容汎々悠悠若水中之鳧棘下之駒致令人主無所託國家雖欲不乱亡不可得也
國之有維俗之所不便而俗之所便又維之所由弛也而者通峻相形方圓相詬誕信相訊阴阳昼夜相反而人情趨其所便易趨其所不便難于是任情錄性决防潰開以求媚于人

而几幸于富貴功名之合比其終也患得患失之心勝則裏可殺子可烹君父可弑國可以賣而人心之生理漸滅戾矣士氣衰雖柔偽如莽盜天下而有餘士氣振即雄武如操且俯張四顧而不敢動論者乃曰東漢之禍李膺范滂豈激成之嗚乎重祿在位關尹執權乃能雷一陽之脉伊誰之功何寬于霄人而苛于君子哉

剛者非厉無以明守用其剛當忌其厉直者非許無以絕奸用其直當忌其許公忠者非激無以見志用其公忠當忌其激包厉曰許曰激以之諧世則詘而曰剛曰直曰公忠以之謀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國則工今公卿大夫頑鈍如蒼嗜進若飢叢垢而不以為非聚蠱而不以為辱蒙頭張面揆排而已其矯厉甚者又或刻意矜強驚虛聲而捐情實以勝心謀國以嗔心任事積暗而鬼托焉積虛而响傳焉積胸意見而鱗介生焉彼且為山川此且為門戶彼且為烟霧此且為風雨家懷一心人匯一見如堅冰之不可泮而頑雲之不可開噫上以此倡故民服于奇淫士競于卑詭醜宿儒之所共聞而傲天下以不可知進釋官而退史籍侮聖言而宗邪說奉世如昏靈夫漢之衰也以意氣晉之衰也以清虛宋之衰也以議論三者非

致衰之道也。然意氣不已則為悍激。故有干矛鉞戟之象。焉。清虛不已則為任誕。任誕不已則為棄箴。是故有披髮左袵之象焉。議論不已則為紛競。紛競不已則為臺制。是故有削弱局促之象焉。

七聖編曰：志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論不在奇，當物之真可也。政不在赫，去民之疾可也。令不在數，達己之信可也。

周用蒼曰：躬華茹之采，投涓滴之釣。西山採薇，昭映无極。桐江一絲，繫淡九鼎。此道德也。詠詩于伯陵之鄉，採藥于武安之山。恥事長則擲楸，羞拆腰則解綬。四明狂客，鄙貴顯而不顧。

少室山人勤三詔而不起，此性隱也。隱居終南，有捷徑之訊，果為人知，有干進之誦，此幻隱也。

君子惡虛名，恐其害清名也。疾橫議，恐其妨清議也。晉宋之末，路也可鑒。已晉之時，宜圖于實，而頌崇虛名，宋之勢當治于權，而乃恣橫議，其為中國之禍均矣。

今者羊質而虎皮，象音而鳳翻，名曰偽。鼯鼠誇量于飲河，蛟螭爭雄于應壘，名曰妄。儂父簪筆而辜書黃口，搯擊而奔劔名曰擲。丹青頡頏之鮮，金碧高明之宇，名曰飾。若然者，使人信，使人疑，使人畏，使人驚。

陳璣曰：若非矯揉，勢必相激。

項氏曰：矯者木曲而束縛之，激則斧之鋸之矣。矯者水清而隄防之，激則壅之斷之矣。

白氏曰：矯者无私激者有意，矯者自脩激者自恃，矯者正物激者忤物，矯者視人如我，尺化其渣滓，激者別我于人，時露其面目，激則爭，則傷，必訟，必師，天下始擾，大亂。

西漢經術東漢節義，晉清談唐詞賦，宋議論交相矯也。然而相承，丘墳遺籍，經術之机牙也。元凱蜚詈節義之嚆矢也。无懷芻天之民，老莊宗派也。康衢擊壤之謠，聲律句萌也。合宮衛

室之訪，議論叔與也。然是教者數代，垂有之。慈直用李，即龍門之英標。白虎談經，即石渠之故事。蘇李五言，居兩京詞人之冠。曹參寧一收，蓋公清淨之功。而匈奴盜鉄之論，即以較議論于宋，何如也。

有正，正明道之春秋，則經術重，惟激而為曲。李阿世，諛佞成風，故符命猷而閔位姦也。有微，君廢士之知几，則節義重，惟激而為標。榜相高，官堅成，隙則党，銅具而鼎是峙也。有舊，台仰望，則清議重，惟激而醉鄉放曠，則神州陸沉矣。有憂，傑慚選文，起八代，則詞賦重，惟激而附黨，叔文則清流孽兆矣。有能

以天下事非一家事則議論重惟蜀洛相攻而胡元之禍烈矣

懦者寡恥則必至于不顧而為悍。激者難持必至于要結而為同。放曠者不足以裁勢必瑣屑。煩縟者終于惰窳。勢必至于亶野。

余公集曰天下之治乱由于士風之邪正何謂士風廟堂之上則百官庶司之好惡是也郡邑之中則校李諸生之習染是也何謂邪正律已範俗躬厚薄責侃于朝廷恂于鄉黨斯可以言正矣傾危險詖攻訐机詐嘯醜呼羣聯朋合党

共譴為夔夷詆曾史為跖斯可以言邪矣夫今日之校李諸生異日之百官庶司也卧碑之申飭可謂衆且密矣何諸生有大繆不然者其居鄉閭也武斷以為賢豪起滅以為幹翮其事郡邑大夫也先之以奔競繼之以鑽刺終之以挾制而有司或以為親熱或以為與援又或畏其党類而公道奪于青衿尊長制于子弟廢恥既喪異倫攸歎可勝痛哉

士

淡泊則性鍊性鍊故內無羨也淡泊則用嗇用嗇則外無營也從虛生白從堅惡生精明

淡泊于利實易淡泊于名根難為利者從己起見為名者從人起見道之体无人无己淡泊而已

我之需于世至微而世之倚于我至重微則何所不給而營者其愿奢也重則何可以少諉而泄者其力輸也彼有制我者矣不以奢而私我彼无代我者矣不以輸而寬我非直不私我且滋我垢非直不寬我且叢我責奈何以无与之世

紛填之灵府以自有之实詣隨之妄想我故君子恬以遊于世脩以靖于己

衛風得之為不忮不求老子得之為知止知足子靜得之為宇內分內希文得之自尽其在我負屨而不忘明農天下之真恬也竟民而不難樂道天下之真脩也

或泥而鑄或天而飛或鑊而信或倦而还或則有風即出則有動猷偉伐矣而犹养恬以世无濃艷之功名也遺世矣而猶厉脩以世无虛曠之風概也

古之詩其出處之結實為通物論而後政其辭受也瓦礫黃金

朱翼

高士

高士

芥視千駟。故等印綬于文。儀視重齋于象齒。惡有扶掖已羞俯仰慶吊。以據微乘危者。惡有暴戾恣睢。武毅猛斷。以漁取其民者。惡有博踏論訛。引絕批根。數設穿机。以相坑陷者。又惡有食嗟來之食。探麗水之金。覩面喪恥。君庸夫賤子之為者。故其時牧夫遊士。山農野叟。皆可司干城而委腹心。式茲式歌。夫豈書文之偽披。侑醕之勞來。以至于是。亦士夫之賢所率先者。素矣。迺晚世。塗民耳目。則几無行哉。詬莫頑鈍之徒。頭于眾。而奇策詖巧之術。陳于前。威使杖笞。苟可以漁獵百姓。不餘力矣。机巧赴鵠。苟可以捷趨津要。不剩技矣。仕成則高臺榭。美宮室。飲食驅馳。使姬歌兒。以娛耳目。此夫為盜不操牙孤者也。何以為民標哉。于是父兄之教子弟。不道之以三物四維。而教之以鑽穴踰墻。不引之脩恬守婣。而教之以羨啖吸飽。彼其流失壞敗。固管子所寒心。而賈生所痛哭者也。故士人倣效成風。如波斯靡有連袂樹黨。飲博懽呼。越法禁以為通。裂名教以為達者。有臚言蜚語。把持長短。制訖得失者。有懸名閭門。增價千金。借巧更揚。要彼求勝者。而民亦浮沉上下。散橫流淳。有闕難走狗。推埋剝遺。棄生地。夫死地如鷲。若有出分門墻。浮語反唇。惟簿不脩。而相怨一方者。

有吏率下走踏文組。不為華里。見賈子厭綺錦不御。而異乎章黻。過朝之為者在。皆為惡業。駟騎。吾徒。乘馬沐。吾恐祖詐作敵。則羣盜為之使。豪斷。嗟則千人為之廢。水鍾成。湖盜聚成林。即有呼易。耳其為害且移之國。祥矣。

朱子曰。窮須是忍。到熟。服。自無戚之念矣。用人者先才。品人者重節。天下有離節之才。而無離才之節。

名節有真。非以鑿壞踰垣之為高也。非以洗耳投淵之為潔也。非以借劔破柱之為剛也。非以搜城董社之為明也。吳叔質。嘉名于天下者也。士君子自有法度。平中準。直中繩。國中規。

朱翼

高士

折中矩堂。正。清天白日。無曖昧也。磊。落。喬嶽泰山。無訕伏也。皆濁獨清。皆醉獨醒。無依着也。力障百川。迴瀾既倒。無浮沉也。勁堅牢主。屹然安定。無震撼也。不毀方以為圓。不棄直以為通。不為利回。不為威惕。若珍尺璧。而不忍以易諸人。若捧盤水。而恐其覆。如是而已。

飢者不食嗟來之食。五月披裘。而不取遺金。此以貧賤。見介也。梁王被刑。奕布。祠哭。主父偃死。後。孔車收之。親其跡。斥無勢。而灌夫歡若平生。以死生。感。衰。見。節也。蓋松柏者。黜。綴。乾坤。聯絡造化。明正氣之常存。見天心之不絕。諸君子其松柏哉。

有以偃息存觀如段干木者有頌四皓歌五噫如梁伯鸞者有
卜居清曠撰樂志論如仲公理者有作守玄著釋功如皇甫
士安杜門却掃如李永和者有不一班一級見味如韋表
微者名不挂于通人聲永閉於雲閣豈在陰之鶴終于寡和
而空谷之駒不可復留哉

子慶養志于勞山伯况抗礼於伏謁伯休逃名于子女史雲堅
節于甌塵仲叔投刺于司徒君大應徵于驃騎東漢之士節
可嗒也

萬鑑非重一介非輕九鼎非豐半菽非約豈故矯之其中有權
朱真

焉。三讓而進一辭而退不終日而作豈故遠之。其中有介焉。
藉令榮肥過盛恩深而効淺則意慚與其慚不若讓之。為
潔也。責望過隆肩重而力細則行躓與其躓不若弛之。為
安也。猜嫌過階表合而中離則氣沮與其沮不若伸之。為
恭也。絕束過峻情乖而文陋則体卑。与其卑不若藏之。為
高也。

余公大郭濬泊貨利不競仕進鬻文得數金鄰人告之以田求
善公不能辭但曰須吾可轉鬻者俄而弟為債窟戶屢相踵
公廉知之即持其券與之一日雪甚有賣陶器者數匝公居

公憐其寒苦問其值探囊僅數銖盡賣之故無所用也笑以
散鄰人馬粵視米既固已虛矣

易曰澤中有水節水以流為用故止之以節水得險而怒得澤
而悅故苦節不如甘節也

語理之時節也動止之度節也佩服之衷節也瞻眄之儀節也
舍生取義是謂名節首肯不奪是謂氣節言常諤行常落
落是謂直節千金若死是謂清節

物之以節著者莫如竹其歲於根者家故達于幹而不疎其經
于春夏者久故試于霜雪而不凋其紉可以繫鈞石而索以
朱真

為繩可以維鯨鱣

抱奇不見名曰石隱段干木是已見奇不居名曰高隱魯連是
已避位履短名曰智隱荆與顏闔是已枯木朽株名曰瘖隱
鮑荻表旌目是已

東哲曰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紓國家之難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矣

御史胡紱謁朱子于建陽朱子飯以脫粟胡怒其不近人情疏
詆其十罪

王文成公過慶士方太古好慶士出脫粟蔬藜明日慶士造文

成報如知士慶士正色曰徹侯享士而同野人具非近今情
汪登源曰一宴費一金餓夫得之可活一月則幸一宴是殺一人也
顧吏部憲成過呂司徒所司徒番之飯僅二豆遂成知契

陸放翁作司馬温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
相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不曰詐而曰儉不可能也
公孫私為相故人高賀詰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詰之

後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草內厨五鼎外膳一殺
于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高公作陶世名言記冠菜公年十九登第太宗向問年少者多
朱真

罷去公曰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張公銓作兩山夜
檢言冠年三十食菜白其鬚髮以希入相迥若兩人氣節却
被功名攝去矣

方遜志曰氣節者儼寒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
成功亦易以致亂欲制禍亂于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
之不可也國家可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

矯激于當官易矯激于閭里難矯激于辨志時易矯激于成名
後難

微車羸馬疏食布袍離羣索居棄常詭故丞相匿情于脫粟司

馬隱跡於持籌混恬淡於風塵借夷由為驕妬是曰
紛立言飛眉影獨二氏比附六經寄情寒澗之間耽
清之內使甲者沿流而失據高者棄軌而同奔類
洋比蘇張之唇舌是曰誕獵古以夸今競華以駭俗
曠和若墳寔莫不餽揚馬之嚼餘擬曹劉之靈簡異
百家錯陳使師且無所點其浮歐陽無所正其體是曰靡
儉獲調覆過匪端左顧右眈應机詭械入則繪忠信而摹正
直出則隨世俗而妙圓通遂使番夫蒙辨口之知王成漏偽
增之罰是曰巧突梯脂韋投時矚隙刺漫滅而罔諳情膠固

而潛通分形洛蜀之途射影睚眦之卻李蕭遠致嘆于歸市
劉孝標結慨于高門是曰諂

士方居約時苟能辨志養取諄前考而指後穢敦恬讓而薄浮
麗貴骨體而賤臆章護檢押而防滿涖昂可愛矣其履不若
真玉可驚矣其脂不若璞鮮可憐矣其碎不若完有蓋坏踏
海以為凍者亦有車下不顧而綿上不受以為矯者有入山
開戶而烈士之塚相依寄愁理憂而帝王之門不羨以為高
者亦有欲混而玄同不欲蕩而名譽欲擁萬卷不欲南
面百城以為恬者有歸去之詞樂夫天命而松菊之主不媿

子 206-861

淵明以為達者有不處。則真。有不出。則歸。人主得而用之。則願勝。斯之增價。剪故可以長鳴。亦何至名久刻于烟徑。聲永開於雲谷。在積之王。終于寡售。而獨契之金不可復貨者。

楊綰以清儉為相。士多效之。武元衡素好鮮矣。不改綰雅重之。主陽明曰。世之高抗通達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于外道。詭異之說。投情于詩酒山川。技藝之樂。又或奮發于意氣。感激于憤排。牽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

宋集

五十四

既倦。意衡。心驚。情隨。事移。則憂愁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良知之昭明。靈不。藺融洞徹。廓然與太虛同體。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障礙。其于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鷲之往來。變化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愚按陽明此語。實真切。即程子所云。喜獵心尚存。佛家所謂隔日瘡。症是也。故真氣節。未有不從真孝問來者。夫氣無形而善集也。集于松柏。與霜爭功。集于金石。與岳爭壽。集於節氣。忠烈之身。望之凜凜。然雖累千載。而其人若存。此

節之所自來也。

天下有正氣。斯有真節。然天下有似節之氣。而必無使氣之節。才之弊。盡在一時。節之維持。在萬世。所至。前事功。有文章。事功而不本于氣節。直士直耳。漢衛長平。諸人是也。淮南之變。且發景振落視之。文章。而不出於節氣。直士。虫耳。唐柳河東是也。一入佞文之彙。尚視伏骨之疏。遂覺黯然無色矣。

愚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狷者有所不為。蓋有為者才而不為者節也。不為之狷。與無慾之剛。亦自有辨。無欲者如太虛空洞。自無滓穢。不為者如堂宇高鏑。猶費掃除。要以其人

宋集

五十五

載天地積陽之氣。而不隨俗靡墜。有足多者。彼鄉愿之闖然。是天地間之阴氣也。阴氣之中于物。媚而然。休而蠶。靡而才。猶而章。其中于人也。蓄。胸。若然。積屑。不具。故濡之不覺。其豈也。挫之不覺其偃也。

棄。洗耳之倫。竟存之于蓬茨之間。彼遊世絕俗者。也。狷者未嘗不同俗。但不同乎流俗耳。未嘗不合世第。不合汚世耳。士之有節。犹人之有骨也。骨不欲脆。則皮肉無所依以立。亦不欲露。則亦稜。然而易于取憎。

孤醒。獨清之名。可免標也。吾抱吾方。而不自命于申椒也。如羊

如粟之標可無白也。吾愛吾鼻，而不必希潔于酌泉也。鐵面
錢肝之譽可尤釣也。吾憚吾肝，而不必弋直声于鳴鳳也。破
柱碎車之威可无元也。吾執吾法，而不必高風裁於九門也。
懷辟結纓之勇可无賈也。吾成吾仁，而不必浣使骨于白虹
也。

今人見釜魚鮓塵者則曰胡不能自潤也。見折檻鎖樹者則曰
是欲為關東之脫。无奈易缺耳。見血化碧而氣成虹者則又
曰夫蔡旒能衝其足。蓋算東漢之噉名。而不虞其為西京之
宿垢也。悲宋人之鮮碑。而不恥唐士之尾全也。毋亦以非疾

感不能知勁也乎。而吾以為待疾感而知節者晚也。

今夫狂情之中人。卷委之閒有環裂焉。非必睇自慶氏之車也。
薄覺之頃有湯火焉。非必失色焦生之鼎也。展舒于妻子。与
徘徊于風塵者。亦更倍矣。競躁于心胸。与洪濤于肩目者。濡
更深矣。故神貴清也。神清而氣始壯也。凡常者不変者也。舉
世皆変而我恆常。則固已非常矣。孤者无援者也。舉世援人
而我援天。則固已不援矣。苟中情其信芳。雖軒冕而不顧。倘
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故守貴定也。守定而節始堅也。
鱗甲填胸。或以疑。而折角。精神滿腹。或以鉅。而推軛。矜

一日之清流。則危冠結纓。其失也褊。羨百年之芳骨。則沉湮
赴流。其失也矯。故養貴恬也。養恬而節始甘也。

君子處一而化齊。情不生而境不隔。十乱望周之烈。不振于二
餓夫。三傑虛炎之烈。不私于四老人。四七雲臺之業。不倖于
一客星。嗟。富貴乍競乍逐。繁塵遊颺。飛雷迅速。咄。死生

泡影滛浮。歷塊走實。人之寓宇內。寧幾時哉。
屠隆曰。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

載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淨几明窓。好香茗茗。
有時与高衲談禪。豈柵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關人說兒老。

朱真

朱真

來自竟万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関心只在
花開花謝。故夫招客留賓。為驩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綠花
種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彼富室多藏。万宝。夜深猶
自持籌。愈積愈悵。客中時現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卧那能
帖席。不散不休。篋裡如同咲。風流得意之事。一过輒生悲
涼。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轉有意味。

張壽朋曰。兀坐下疎。無心却養恬。忘飢生至味。玉鼓与金盃。
醉來耳熱呼。軒去身輕化蝶。可笑天地是誰。更何淨染分
業。

如湛師。居禮迦闍。五觀舞聯云。客到若煎雪。師來漸篆雲。笑無
長物堪午供。喜有勝餘可晨炊。

屠隆曰。燈燭熒。且就夜酌。嬰烟寐。安問晨飧。若想錢而不
來。人因當想。使愁米而米至。何故不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

徒多煩惱。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嫵淵明之酷
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怡情。

薛敬軒曰。聖賢以義制心。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小人
則不然。方其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直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

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
以制心也。

張南軒曰。孝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于動靜之
間。毫厘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由是而不舍

則理益明。趣益深。而不可以已矣。

吳小窓曰。閑非易事。須是胸中有金丹一粒。方能點化。俗情。擲
脫世故。

謝諫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特獨辭。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
吾飲者。惟有皓月。

江一鵬曰。先儒言曾點之樂。擾攘不如顏回之樂。自在。然回止

堪獨染。難以與人。與眾。此夫子所以與點而資回也。蓋此
堪。算。歌。資。者。而。後。染。此。

張壽朋曰。任我獨來。獨往。于。人。何。得。何。求。不。材。山。中。之。木。無。机
海上之鷗。

子高之辭。使而耕。有隱情。陶潛之懶。見督郵。有隱骨。徐穉之拜
太原。而不至。有隱志。炭光之贊中。與而弄釣。有隱才。易稱無
門。詩咏碩人。四君子。有馬。若夫名托于青泉白石之下。而心

鏡于紫宮黃屋之上。奇形迹于不進不退之際。而置名利于
且。俾。且。却。之。間。親。曾。史。而。東。矯。跋。又。以。驕。妬。人。之。曾。史。則。心

術之靈也。言激。四。而。身。市。塵。又。以。市。塵。人。之。米。泗。則。人。品。之
靈也。借浮。若。以。集。狹。徒。志。古。鋒。而。裂。聖。又。而。害。乃。在。李。籍。上
之。林。以。昔。已。之。私。驚。已。之。能。以。示。人。之。重。而。害。乃。在。潘。夫。不
能。隱。者。非。太。有。為。之。豪。傑。然。執。不。夫。為。待。教。而。與。之。凡。民。若
夫。迹。臨。而。心。就。即。至。世。必。誅。之。邪。惡。也。

臣氏筆乘曰。士之廢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
据几正坐。鳴噫詞。筆。聲。復。洪。而。听。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
感。麗。當。如。老。人。之。托。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感。上
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坐。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

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坐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

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坐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

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坐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

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坐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

置忻感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并戲。劇方維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恐遭橫逆。机奔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陳眉公曰。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董江都曰。夜者日之餘。兩者月之餘。冬有歲之餘。人事稍于疎濶。吾可一意問學。

吳小溪曰。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流

得意之事。一過輒起。塵心清真。寂寞之鄉。念久轉生。道念

李卓吾。吾亦夾銘曰。我老无朋。朝夕惟女。世間清苦。誰能及于。逐日子餘。不辨几鐘。每夕子酌。不問几許。夙夜寐我。慮与子終始。子不姓湯。我實姓李。總之一味清苦到底。

清紀曰。帛性柔。賦布性爽。直公孫弘布被。夫有所取也。

周汝礪曰。孔子東西南北。不受塵丘之恭。魯參敝衣以耕。不受魯君之邑。子思緼袍无袵。卻子方之裘。原憲桑樞。龐參常賜之祿。揚震鹿金。孟嘗還珠。公仪休之拔葵。第五倫之斷芻。吳隱之披絮。鄧伯道之酌水。袁毅之遺絲。時苗之番犢。宣

秉之淡食。王良之曳柴。包涵之不持一硯。刘恕之不受衣襪。均之貞廉。后俗。百世之師也。故士之廢貧者。有雞門蓬戶。以為居。有百結懸鵝。以為裘。有披帽牛衣。以為飾。有蒸藿菜羹。以為食。有虛甑釜魚。以為給。有賣薪鬻菴。以為生。有傭書販繒。以為業。與其求况家之金窟。孰與卧未安之雪門。与其希李倫之步障。孰與偃王褒之土室。与其獲王氏之田園。孰与廢陶潛之環堵。孔子曰。芝蘭生于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德立道。不為困穷而改節。旨哉。

汪登源曰。楚弓与人。弓孰公。魯鼎与吾鼎。孰重。知人弓之無足。恠則一切。智能勳業。与豪傑共之。何必在己。知吾鼎之甚可愛。則一切。成。敗。利。鈍。与造化順之。何必喪己。

余中宇曰。李真。有清操。刘晏。見其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簾將以贈之。三拂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陳無己。性清介。傅亮。恒銀。往見欲周之。竟不敢出。秦松格。天閣成。却仲為蜀宣抚。道錦地。不一片松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與。以為。探我陰事。周文襄公。抚江南。巨璫王振。作新第。公令人度其闊。作一剪。魏。愁。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公所上。利便事。振從中贊之交際。遇合不可預定。固如此哉。

義命

唐荆川曰。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

于元時曰。生。死。人。間。大。事。亦。人。間。常。事。知。其。為。常。則。不。可。有。畏。死。之。心。知。其。為。大。則。不。可。為。傷。生。之。事。

張西江曰。江山風月許多寬。白髮蕭蕭老釣磯。物有主時君莫取。費心千古笑曹瞞。

長平坑卒。豈足三刑。南陽貴人。奚當六合。命若不足信矣。以歷山之鯨也。而帝以孤竹之封也。而尊顏胡以天。詔胡以壽。命

果不足信乎。天之於人也。生之無辜。毒之心死之無度。劉之

患。墜之深。潤。非其怒。躋之雲霄。非其悅。墮物賦子。莫可淨而增減者。是鬼神所不能與。聖詰所不能謀。或釋耒耜而何術。或歌紫芝而長性。或片言而取相。或白首而不封。王侯之與隸卒。猶獨之與賤妻。錢鏐之與殤子。皆命也。是故西門子之造事而違命之通也。北宮子之造事而窮命司其塞也。

義之所在。則短褐有貉狐之溫。菽藿有稻粱之味。蓬室有廣廈之蔭。華轅有文軒之飾。窮通泡影。古今旦暮。湯值同音。思賜同富。殤彭同壽耳。若每事委命。將壯夫墮志。烈士灰心。天下

事竟安望哉

是以君子母揭揚結駟。母咄咄言空。率終日長蔬。母折腰五斗。率扣角閭里。母泣血孫陽。率挂冠而歸。母捷徑而仕。幸而遇。則若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真涿池。不爾則鷓鴣一枝。亦足自棲。偃巢飲河。亦足滿腹。存吾順事。致吾寧也。何至陰陽人主。慷慨彈鋏。營營矯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以與命衡哉。

病也者。所繇遠于死之路也。欲者。所繇遠于病之路也。迹。声。色。者。所繇遠于欲之路也。

農夫力田而不達年命也。若不耕而求獲。則豐歲無收矣。祝無

功曰。天命之謂性。命性原是共貫。眾人論富貴貧賤。都歸之命。而吾獨歸之性。性勤儉者。家必饒。性奢惰者。家必瘠。性勤學者。身必達。性玩愒者。名必溼。以此相人。百有百中。視之遠度。不可知之命者遠矣。

江覺卿曰。釋迦以四月八日。生于母之右脇。年十九。四月八日。注雪山。學道。後六年成佛。亦四月八日。李煜七月七日。生亦以巧夕。卒吳越。玉錢俶八月念四。生亦以其日卒。當布浚。年月日時皆逢卯。緯緯沒年月日時皆逢辰。韓發解南省殿試。

皆第三以熙寧三年三月三日卒田轉運特秀生五月五日卒八月五日行五小名五所居半十鄉府省殿四試俱第五時二十五壽五十五

姑布相孔子其類似竟其類類臬陶其角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為三寸

陳搏相錢若水當作神仙哉閣老僧曰不然他日富貴但能急流勇退耳

江覺卿曰黃霸因相者言娶巫女果丞相封侯魏豹妻薄氏李崇訓妻符氏相俱應為國母恃以反被誅薄為漢文太后符

朱彙

為周世宗后汴太姪歸畢司馬府甫下車公訝曰此極貴相

非臣下所敢當即刻禮遣之張昭遠以眇一目其相乃善為

司空賈似道跌擗天庭不得令終

袁天罡觀武后母當生貴子母抱武后給以男天罡驚曰龍瞳

鳳頭當為天子

孔子朱子王陽明皆庚戌年生

丁番公目能視日不瞬雪山和尚相之曰此人必能為奸相蓋日為君象而目能視之是能欺君也

後魏孫詔謂辛華曰此中人壽死盡惟我與卿享富貴耳果然

退之以磨竭為身官子瞻以磨竭為命官致謗譽多同洪亮與盧綰同里同年同日生一帝漢一王燕祿山與思明同里生各同年月而思明先生一日兼同互市國號同大燕偕位同正月其老也誅蠻左右同其死也見獄于子同其傳國并世同歷年同同在逆臣傳張許二公生同大極元年張後於許已而官同地死同日享同廟史同傳

高子紫與陳友諒同干支趙韓王與軍校同干支而事業不同者以天有歲差地有分野也術者言向時占得祿貴生旺是貴人今士夫帶刑殺衝擊是貴人如子午卯酉向時謂為四

朱彙

敗今主貴矣

宋祖謂侍臣曰向繼符擇邊有功朕不省授方鎮者慮其數奇耳今總領節制果至淪沒又王朴薦扈載於宰相李穀俾知

制語較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由斯以推謂君相能用則可若命斷非君相所能造也

愚按白居易曰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竊時名又為富貴造物

者肯兼與之子陳搏成種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

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二子皆達于命者也

丁晉公治第楊崇為後後揚貴而丁第為其有錢思公治裝
華美為工役費貴而錢崇為其有王說監修主第後尚主而
刻居之皆數之不可知者

齊王椿子宅構廳事時人忽云此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置
椿往時世呼為王太原也。未幾尔朱榮居之。封太原王。

死者朝榮夕葬之理也。窮通者寒暑風雨之序也。人世浮游
也。物我蝴蝶也。得失蕉鹿也。浮名浮利。隙中駒。石中火。夢中
身也。信義者無順逆。信命者無去從。故升而為天。沉而為泉。
派而為川。止而為潤。行藏用舍。我無心焉耳。

命之說。陳壯夫之心。消志士之氣。長偷惰之俗。散剛毅之精。理
實以為不可訓。而孟示之以義。

德涼而福薄。非命也。名不揚。實歸之命。若實不至。而名湮滅。
非命也。遇不信道。歸之命。若道不修。而遇扼塞。非命也。

命在而義在。則萬鍾千駟。可受而單食。歎飲可耳。刀鋸斧質。可
就而與。烹鑊伏。可無辭。命在義不在。則狐竹之封。可無避。而
放陵之居。可無避。結纓之死。可無免。而檻車之繫。可無生。

吳小憲曰。死生富貴。生來註定。君子處浮為君子。小人枉了為

小人

朱子曰。自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畫快。我意

薛敬軒曰。遇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于此者。
天下事。如意者。常少。即極富貴之人。亦有不如意處。大慧謂當
今是缺。陷世界。如何得全福底人。

朱子有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
關金鼎。鑄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亦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拒能安。

屠隆曰。無物能牢。何況春菰皮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却虛空。

張壽朋曰。辱生于寵。快生于勇。且縮我光。且息我踵。懶去不帶
不答。歡來學圓。學稼。酒中清聖。濁賢。棋上大王。小霸。

屠隆曰。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
利之心。頓盡。

屠隆曰。君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為無權。君毀譽。嗔喜。隨
人脚。眼。則諛夫。愈得志。

張壽朋曰。匪通于透。匪窮于窮。曰。遊道邊。曰。遊虛空。物論橫生
是非。色相妄標。人我。執之有然。不然。空則無可不可。

屠隆曰。人能知足。則值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易其有

極雷堪數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不至。為此人造物者，不亦難乎。

張壽朋曰：披裘負薪不貧，抱甕灌畦匪拙。之子本無是非，世人太生分別。性命在我可求，幸與世無競。虛舟飄瓦，何心秋月清壺自淨。

屠隆曰：荆扉錦柱，便逢過客掃門。飯羅一空，輒有人求。墓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蘇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黃魯直謫宜州，皆以字相類。此章子厚譴急時有識曰：儋從立人，子瞻能北歸也。雷以田承兩

沾天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有蓋棺之意。魯直其不返乎，後果然。

屠隆曰：宰相匡時，懶殘豫占李泌。英雄救火，國南早相乖崖。故龍翔約隱，大治之鼓鑄由天。雌伏雄飛，至人之槁朽在我。

屠隆曰：美人傳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搥虎刺象，死制于姑。蟻古鐵鏽刀，舊日戰爭之地。獨斂灰煨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漢：精、靈、素、晉、范、一、歲、月。

屠隆曰：人生命也。命者報也，報從業也。儒者但舉命數，不拈業報，則何解矣。

杜初公曰：衍本措大，尔名法服。食皆國家者，降人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悞浮食，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亦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哉乎。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法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井太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克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露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皇甫士安能玩典，堵忘寢，與食或箴其過。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有命乎。范雲初為梁武帝屬官，將踐祚，雲忽成疾。

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安慰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差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囊以濕布翼日有瘳。越二年果卒。

漢宣帝以保護恩將封，而吉為侯吉，忽病上履，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吉必不死。果齋宋蔡京病篤，人謂必死。鬼神之曰：此老敗壞已至此，若使安然，曷下倫極哀索。豈為有天道哉。果不死，後竄潭州而死。

李靖故宅，泓澤常過之。謂人曰：人能居此者，貴不可言。開元初

李林甫為奉御居之或以告泓師泓師曰果如吾言當十九年作相位雖然吾恨其移步中門則禍且及門矣後果相適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宅門稍卑不可入步之遂藉淡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燥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太一真人有經三部共六字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分

或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朱子曰心以主宰言然所謂主宰者即理而已非理之外有所謂心也

朱翼

蘇軾海南歸憶少年入京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重頭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之禍

蔡澤之問唐舉也曰吾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耳余司徒中宇既五旬卜繼室亦云官祿不必問所問者壽年相當不使久居孀室為然恨可耳袁中即過白巖見祈嗣者甚衆亦隨後祝云惟愿得短命妾餘無祈禱

張說卜宅有師說勿控損西北隅忽一日西北隅自傾陷遂遭難

邵堯夫居安樂富有容就坐榻壞邵曰前室榻後記此日當壞矣

宋高宗時有石某善字教上微服見之書一問字石云左右觀皆君象上乃卜國家事書一春字石云春頭太重歷日無光槍斃而遭之仍容令一卒殺之卒因令石自卜石曰石過午必碎也

寇萊公謫雷州見輿圖十里外即海也因意生平有詩云去海絕十里隔山應萬重因歎曰人生得幾豈偶然耶

朱子為父卜葬不吉改葬寂歷山因憶常齋詩有杯酒開談寂歷山之句嘆曰衛灵之石梯夏侯之佳城果前定也

朱翼

萊公自是謝羊遠有饋廿四羊者公已峻却矣其初見公忽驚羊已盡公曰吾未受納曰數已定不能逃也近者仲儀見孔先生該數彼生平事應俱不能逃後有一初廣之曰公何不自造命而為陰陽所束仲儀乃數念積善事以萬計而淨子討第果非孔先生所能懸定某嘗惜萊公不遇此等納也

業果

程子曰：聞機事之久，机心必生。蓋方其聞時，心必喜，喜則如種下種子。湛禪師曰：此便是涅槃証果。

人言袁盎說鬼錯以死，十世後錯以惡，務報盎夫盎即病且死，猶人也。錯之為惡，容不更污辱乎？蓋嗔者心業，浮于口業也。師之救盎，實以救錯也。故君子當以恩解怨。

子邑方進士，舟令傳陽向言水中，有鐘閱數百年，無能舉之者。公命没人于百尺淵中，舉出其鐘，鑄文云：道人方舟，慕公夙生也。

朱子

朱子約曰：報應之說，有切中者。子邑有養人，饋牛食其糈，以竹簍從牛後，穿腸以死。未幾，下粟墜有木簍，亦穿其腸以死。又有奴踐一老以死，忽其主人夢是老，至家即生一牛，奴竟被觸死。

江覺師曰：世謂房瑄為永禪師，張方平為柳邪僧，馮京為五臺僧。愚子瞻受五祖戒，黃廷堅曾誦法華經，真西山本草卷和尚我朝胡忠定、淡本天池僧王文成、守仁有開闢原是閉關人之語，豈費溪輩為之耶？他如盧杞為星君化身，史跡遠矣。實查長老皆以欺空怪惡趣矣。

吾人勤勤懇懇，念頭是截。種子却于世應時，收若開則心地荒蕪，何可收成。東谷云：造化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開天地之間，機發轉輪，無一息停，開一息則住了生化。故以業果之說論之，是天地且不淨，開而豈人所易哉？中峰禪師云：入世則忠於君，孝於親，以盡其道。出世則親即揮友，朝參暮叩，以盡其道，都不可閑。

愚按朱子謂陳同父曰：真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處做將出來。又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生用之，不窮。蓋有是心，業緣有是受用也。子規曾子有臨淵履薄之心，方欲臨死有易箝。

朱子

光景蓋曾子平日隨事力行，及到唯一貫時，即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其全体大用，表裏精粗俱透了。正是朝聞而夕可時節，豈不是英雄儒格致是煉心法，斷不是逐物落禪師曰：修持勤戒亦只煉心，靠不得。他却由此路徑得來。至於梁木與歌，誠意絕筆，恰有四首圓寂之意，易寄結縵，有往生意，却起之封神，有識悔意，司馬相如之卦，禪疏草似沉淪矣。去艾結草，却得減度法。

素了凡曰：五福以做好德為福，故善欲陰而惡欲陽。若有為善之志，即已是福。故欲陰善于不知之地，乃有美報也。

屬赤水曰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爾回條却未切災殃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吳小憲曰仁厚刻薄是修短閑護抑盈滿是禍福閑勤儉奢情是貧富閑保養縱欲是人鬼閑

稽叔夜曰形之有神猶國之有君君昏則國亂故欲華求汗或有不合一有懈怖汗自淋漓暗食輒饑曾子哀思七日猶飽夜坐昏睡要則不眠故神託形駐形以神存若夫酒能解怖壹稱忘憂若善祛睡則亦神之輔也神為根蒂壽夭為花果可不慎典

朱翼

紫報花果之說有應如勸者吾聞有國子生發出獲遺金守待

其人而還之其人感甚往謝生致之見生之使令欲覓侍童其人回以剩金買舟人一童携以與生即其子也生惟此子在鎮江原籍為舟人所累而末父子得復見還遺金之速報也是以趙孟活餓夫于委桑而免入朝之難周武蔭賜夫于長越而解華傷之馬秦穆飲盜駿之酒而申韓原之戰趙簡棄白驪之肝而獲翟人之甲魏顆從嫁姜之命而來杜回之抗僂妻施盤璧之恩而保負羈之官楚莊救絕纓之臣而秦破吳之績斷榮吸執炙之士而免臨刑之誅北郭殺身以明

晏子平俞從死以報乘盈豫讓漆身以答智伯俞息碑首以答百里鳴呼綈袍雖薄尚慙須賈之仁華食且微猶懷中山之惠則人之有德于我者我不可忘之也他如晉負秦粟而秦伐之越閉吳糴而吳入之良可鑒也至于欲中得志而擠德裕楊畏用事而叛大防比于衛珠之脩蛇持環之楊雀誠愧之矣嗟乎幸悖傲蕪子之故屋丁謂過寇公之雷州紫報固不棄哉

朱翼

十四

說生

朱子卷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其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萬物之理。所謂性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易嘗不在。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安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愚聞大慈曰天命之謂性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是圓滿報

十五

身修道之謂教是千百億化身。身子思本串頂語大慈分為三身。吾儒功務切實。近旨遠。愈入而精。界可味。佛氏謂色為空。言遠旨近。覺反為粗。境而無味。故曰法尚。應舍。何況非法。何如及得吾儒真義。養氣之妙。豈君子義之與比。何時可合。余叔心新以日疾棄官。歸念病垂死。余問之。謂余曰。住。住。住。不得。便。跳。

連蕩而曰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止之理。朱子曰。此性自是天地間一個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止。然非有我之得私。若于自己身上起。

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自為已。把持至列死。不肯放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房瑄嘗學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游。過夏口村。入廢佛寺。扣璞使人鑿池。得甕中所藏。姜師德與永祥師畫。笑謂瑄曰。願憶此耶。瑄因悟前生之為永祥師也。

東坡與山谷同見清長老。清語坡前身為戒和尚。故詩云。老父爭看鳥角巾。應緣應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幾人。山谷前身一女子。後至涪州夢一女子曰。某前身誦法華。應復身作男子。得大智慧。今學士。吾後身也。吾棺懷藏六

朱聖

十

子書文雅而意

兩腋故學士苦脹氣耳。山谷覺而破之。果然。劉歊曰。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既死。神去。館乃速壞。陳眉公曰。神之附形。猶賃者券。但有定然。平日恍惚。主人或容他多住。幾時。

袁燾曰。猿猴者白首窮玄。不能無死。倘神者塵感日損。而湛然常住。

說備曰。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稟星精者也。傳說為冥。奚仲造父。王良各垂象。則死而成列宿者也。唐房瑄為永祥師。白樂天

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王。楊德武夷君。陳亮岩南齊王。張
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雷震龍
峯真人。王曾青華堂和尚。蘇軾俠右戒禪師。皆生而知前身。
者。蔣濟為南山伯高。頭為泰山君。劉聰頭遮國王。韓擒虎。秦
氣。並闍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

杜征南。唱吐人見其為巨醜。佛尚當沐浴。人見為巨醜。崔錄安
祿山。皆醉眠。中人見為歌。中貴楊戩。在床。人見為醜。

唐太宗。醉卧。劉文静家。見有白龍。飲水。唐玄宗。假寐。見赤龍。極
案。宋藝祖。食寺。為龍。而庵。僧夢黃龍。食其蛙。蔬。

祝儲曰。魏印。淮封汾陽公。郭子儀。封汾陽王。是有兩郭。汾陽。劉

宋王革。封新建侯。我明王伯安。封新建伯。是有兩新建。伯安
父亦名王革。贈侯。充為巧合。

湛師師謂余曰。呂許公。呂申公。王荆公。今同時托生。亦為名相
余謂三公之真。精正氣固。當常在。而釋氏言無住。老氏言注
意。吾儒言正心。皆為精養氣。意之附心。猶物之附物。安頓
物件者。何能安在。空處。何能拘在一處。故易方易位。惟求其
正。處安頓之為穩。至於托生之說。德氣才畀。在稟受。習想中
帶得來。名姓封。子息。是。來。底。如。何。帶。得。來。即。刻。敲。逆。旅。

現此則王沂公。愛惜經字。有廢字。則廢之。宣尼見夢。謂遺魯。生其
家。果得子名。以曾三元宰相。

蔡相澤父。身唐。畢至其家。得子。登甲戌狀元。果結事也。

陳眉公曰。隋文帝嘗言。朕與由佞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
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
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

胡氏知言曰。心無死生。朱子曰。此語。幾于釋氏輪迴之說。心者
靈。靈知覺之性。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值形器。

而有始終。

坡仙集曰。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死
之子。源。悲憤。自誓。不仕。不食。由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
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便。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
一日。相約。游。蜀。峩。眉。山。源。欲。自。荆。州。沂。峽。澤。欲。取。長。安。斜。谷
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
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兒。而。汲
若。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獨。問。之。澤。曰。婦。人
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寧。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

可也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見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而婦乳。三日往視之。見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募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達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費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動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忙忙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

朱翼
過却回煙棹上瞿塘。

馬把戎謂予。言西山寺有僧。延其名。見達官遊賞。至其寺。僧歎曰。來生淨如是。足矣。其夜大士見夢。謂僧已起念。當於來日往某家。為之子。僧以語其徒。果化去。如黑闇中乘輪而去。有霹靂聲自視手。足極小。知轉生矣。其徒注訊之。遂能語命之家。具腥穢。見曰。吾禁語。勿污吾灵性。然時誦心經。童即能文。某道士。布政王公家護也。

心迹

心一而已。有指休言者。則程氏所謂寂然不動。胡文定所謂不起不滅者是也。有指用言者。則程氏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胡文定所謂方起方滅者是也。乃即康節以用屬心。以休屬迹。其說何居。用者。變徙無定。而迹有域可據也。心之自為。自用也。合未發已發言之。心迹之互為。自用也。自己發後言之耳。

心迹兩合。則克齊之性。湯武之反心迹。兩離。則戰泓之仁義。謙燕之禪。似合而離。是胡繩之攏。而服艾盈腰者也。似離

朱翼
而合。是濟濟濫觴。同趨于壑者也。或不合而合。是方者名珪。圓者名璧。而乎尹之氣。自達者也。或不離而離。是魯人之志。於愛醜商。咄而美其子者也。

不合不離。就心迹休違之間。是非各半。托之以自究。于是有以鳥飛準繩。為大人之義。如管氏之說者。夫鳥之還山。巢既已。曲矣。而猶名繩乎。於是。有以舍是而與。非無用聖賢。魂不失。道如慎列之說者。夫是非者。道之所自。而聖賢者。道之所歸也。乃合之。而以塊為道乎。於是。有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如莊周之說者。夫仁義之極。僅為其半。而

僻之行亦為其半可乎。

乞增登塾而曰由夷同紫。鑽核持籌。而曰與魯史同恬。據決
終臂。而曰与滅札同讓。投穿含沙。而曰与惠莊比盾。含迹而
言心可乎。岩居川观。而未必不懸魏關。揮金卻幣。而未必不
競錐刀。牽裾折檻。而未必其於鼎鑊。送幣分宅。而未必能忘
患忘。舍心而狗迹。又可乎。尤有不王不伯。而設桓武之間以
掉唇吻。不情不和。而假夷惠之間以宿蓮序。不斬拔毛。不摩
頂踵。而借楊墨之間以鳴鑿白不蒙。不踴。而竊狂狷之
剛。以立案曰。難。犬忠。手。新。豐。鼓。咲。真。于。故。救。故。安。國。之。而。是。

翻味道之模稜吾安乎信之

晉文公反國。然犯華皆封。介之推不言祿。是雖以貪。庶誠也。豫
讓之報中行智伯。在于庸人國士之邊。是雖以去。晉論也。嬰
臼狗趙。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是雖以登
異論也。

連弩而南。往燕而北。轍。易知也。楚人而亦語。養子而楚。裝。吾
馬。半辨之。故受之以為通。而有郭况之金穴。肆之以為庶。而
有踰。娶之。輯。履任之以為教。而有深源之書空。避之以為高。
而打。遊。燕。爰。旌。目。之。惜。世。故。剖。心。斬。水。可。也。而。石。乞。之。烹。身。

何為避我拒閉可也。而。書。拳。之。騰。悉。何。故。故。子。之。精。義。性

命是非。不。論。巨。細。等。千。如。於。一。排。開。齊。封。於。五。美。良。有。以。也。
其。心。當。首。其。當。首。辭。樣。者。無。論。已。通。此。則。力。使。伯。而。以。常。務。常
竹。帛。視。古。之。立。功。者。果。何。如。天。遂。以。而。以。博。問。觀。辨。因。百。家
之。口。立。一。家。之。言。自。謂。不。朽。之。藝。矣。而。視。古。人。之。立。言。何。如
至於。棄。而。富。貴。難。而。功。業。滅。而。文。章。收。視。反。聽。遊。於。無。何。有
之。鄉。與。世。畧。不。相。涉。若。斤。斤。乎。實。學。矣。而。與。古。之。立。德。者。實
運。廷。焉。蓋。心。誠。為。已。則。雖。胼。手。胝。足。焦。心。勞。思。不。為。狗。外。心
識。求。志。則。雖。伏。在。陋。巷。彈。琴。弦。歌。不。為。忘。世。富。貴。利。達。皆。吾

亦安用解脫為哉

以。逆。而。論。堯。舜。之。治。當。時。耕。鑿。者。且。不。知。矣。伊。尹。耕。莘。之。野。何
所。合。于。其。道。而。無。之。而。尹。之。心。則。以。堯。舜。之。外。無。道。術。唐。虞
之。外。無。字。定。數。華。之。外。無。功。業。帶。劬。而。諷。扶。冊。而。吟。惟。然。而
臥。遽。然。而。覺。若。夢。猶。見。之。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德。色。受。人
之。天。下。而。無。祿。祭。而。尹。亦。以。一。介。貞。取。與。堯。舜。離。唐。虞。而。天
子。尹。亦。德。而。養。廉。而。尹。亦。以。三。聘。為。行。載。堯。舜。引。懷。襄。以。聘
子。視。甚。容。而。由。已。而。尹。亦。以。納。游。為。負。荷。堯。舜。舉。八。袂。以。厚

終除四凶以度始。而尹亦以先罰為政。俾克于而立臣。誅父而用子。而尹亦以伐夏放桀為通變。克舜膺命而篡位。蓋期而倦勤。而尹亦以復政厥辟。不居寵利。為進退。是豈得謂其迹之殊哉。

伊尹非山林膏肓。烟霞痼疾。可以蟻伏。亦可以龍飛。可以涓停。亦可以霖沛。可以深根。靈極而待。亦可以揭日月而行。故以迹而觀。若謂其巖居川觀。接心物表。而不知其在野時已磨。塵。踏。溪。比。屋。圭。筆。府。事。耕。耨。典。謨。銜。艾。及其釋耨事。而揮自。毫。之。戈。去。與。洪。而。謝。何。衡。之。品。熱。華。商。王。干。羽。南。不。昭。明。毫。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又則必明。又則易。知。亦暗于心迹之辨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又則必明。又則易。知。亦暗于心迹之辨矣。凡陰必柔。又則必暗。又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故凡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征。而麟鳳之為祥。磊又落。又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保阿。洪。恩。回。互。隱。伏。糾。結。如。蛇。糾。如。蟻。聚。如。鬼。賊。狐。鼠。如。盜。賊。阻。阻。阻。阻。使。狡。捷。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

形。於。外。者。雖。言。諛。止。之。概。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雖。曰。雖。知。亦。豈。得。而。避。哉。

攫金竊鉄。利也。有揮金抵璧。而亦不謂之義者。播問嗟來。利也。有據地喀。而亦不謂之義者。單歌之與。同。儼。而。異。趣。曲。肱。之。與。布。被。同。儼。而。異。心。耕。莘。辟。聘。之。為。義。而。隱。居。終。南。號。曰。巧。宦。散。財。發。粟。之。為。義。而。大。斗。貸。民。號。曰。慕。夫。義。有。在。乎。尊。王。而。貴。楚。之。師。則。不。與。尊。王。而。竊。之。義。有。在。乎。不。殺。而。於。以。之。殺。則。不。與。不。殺。而。竊。之。甚。矣。人。無。為。所。忍。也。

澤康而蒙。雕虎之章。鵬鳩而傳。鶴。明。之。羽。竊。其。皮。毛。忘。其。神。髓。

猶。巫。步。假。為。庸。醫。托。廬。欲。以。冷。人。雞。矣。

陳眉公曰：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說。備。曰。王。凌。母。丘。儉。諸。葛。恪。忠。於。親。者。也。而。以。叛。晉。誅。未。燦。沈。飲。之。刺。彥。董。忠。於。宋。者。也。而。以。叛。宋。誅。叛。之。名。不。雪。而。王。袁。諸。君。子。之。恨。終。古。矣。唐。八。司。馬。見。故。文。謀。奪。內。官。兵。權。與。之。謀。而。竟。以。黨。故。文。敗。黨。之。名。不。白。而。劉。柳。諸。君。子。之。恨。亦。終。古。矣。

余。中。字。曰。蕭。何。使。平。韓。信。皆。同。倖。者。也。偽。遊。知。其。必。朝。詐。智。知。

其必入。是明知信。無反狀。不苦口以雪其枉。而設詐以信之。罪。是信之死。寔何平死之也。然信之危已在於徙封。楚無大於齊者。而徙封之。蓋使涉以楚。使帝以楚。使項籍以楚。使楚之不祥甚矣。惜信之未悟也。即雷氏亦止怨望耳。未可以為反也。張章告霍山。謀為博平君。置酒。以太后制。殺丞相平恩侯。因廢天子而用禹。章非霍氏親。情未廷勸。事無證佐。霍氏實未反也。蓋天子先有驟乘之疑。魏相蕭望之。又有故儼。漢世至反。故奸人往往得封。然自古未有廢其主。又未聞有假女后命以廢置其主者。皆自光始。與伊尹之營相反。亮白

不類也。其取禍宜矣。

朱襄 廿五

名質

魏詔勿取名士曰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名者所以命物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實也。無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以之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士操之曰名。法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名不名也。疾其無以成名也。譽不虛立。士不虛附。乃古人貴不見不聞之功。自家而卿而國。本有無階而驟得名於邦國者也。名以漸成。故以實實苟以福為名。則有棄千金而不顧。爭畫餐而動色。如平津侯之布被中令之祿衣者矣。以譚為名。則有智如韜。蘇辨如飛。屠如趙括之談兵。馬謖之過實者矣。以交為名。則有指青雲以自附。游大人而成名。長鳴驥飯。比價蒲葵。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者矣。以借為名。則有事林而託公行。汚而寄治。魚兔既收。遠庖可棄。如母將桂。廉於荊州。賈詡法於杜禪者矣。以巧為名。則有欲而如讓。謙而如靜。如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侯之微巧者矣。故曰有譽於遠。不若譽於近。典其使人譽。不若使人信也。夫與人賤也。而曰誦之。廢人惡也。而曰不議。鄉人至拘曲也。而曰善者好之。蓋此三人者。近人

朱襄 廿五

也

陳埶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山鷄之於長離也。偷石之於金也。砥硤之於玉也。杞柳之於栝

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殺名實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

冠而似鳳。修蛇角而似龍。則見者且却走矣。何也。為其似之

能為害也。

硤又易缺。皎又易汚。人徒嘆周太尉之少文。而不虞祢正平之

見殺也。徒鄙馬后君之謙。而不知魏其灌夫之諫。夫

也。徒薄張安世之僅足。世其家。而不計夫行儉之與嗟乎。虛

集

廿七

集

王孫登之長悲於叔夜也。嗟夫。身與名果孰親乎。

愚按。范仲淹曰。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故取士者勿避而

許之。亦勿過而拒之。士勿以有心拘之。亦勿以有心避之。皇

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避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

鷹不應有千秋名也。其心為名所動一也。

鄉愿務偽。務名持之。有故按之。有理。故涉人皆尸祝。且豆之

恩。蘇之詩曰。卷髮斯士。周官小宰。辨諱。吏則卷髮。

今之於名亦多端矣。有昧目。靈韻持短長以爭名者。有繩趨尺

步。畫守故步。如金甌以保名者。有遺藏頭面。尖梯滑稽。以處

名而取名者。吾將求之。親而彼以山鷄。冒鳳冠。吾將求之。言

而彼以鴉。質為萬壽。吾審其所學。而彼以臨口。翻充言。吾察

其所以。而彼以巫師。假為步。無識評。而結舌。無月旦。而吹

非。若黃鶴之與白鳥。抑亦芴藹之與藁本矣。

今日之急。在正名。高自標。許指。擢九野。以國事為當名。為

謙。不名為事功。群植。實立。識時好。許龍鱗。未嬰炎山。先托名

為奔。統不名為節。義。索金。四駝。請謝。寄客。長發。尺說。說詞。滿

紙。名為養交。不名為通融。懷調。滑澤。不可方物。言論。聾。滿

藏於心。名為機巧。不名為敏達。矯其繁。悅望。名。缺技。名為借

集

廿八

集

勢。不名為求。益。懸車。八里。祀持。官府。名為橫。飛。不名為憑。氣

審如是也。兔。蔡。燕。麥。化。為。嘉。禾。寒。野。鴛。鴦。皆。可以。及。遠。矣。

何之子曰。爭名者。以爭。得。名。歸。名者。以歸。得。名。歸。名者。以。讓。得

名。毀名者。以毀。得。名。爭名之名小。讓名之名大。歸名之名。選

毀名之名。速。其術不同。好名之心一也。

屠隆曰。持輪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平居力抵仙佛。遇疾病

而修齋。儒者可嘆如此。稱炭敬米。時諫名。理於廣庭。蠅蚋乞

債。日挂山林。於步頭。高人之名。甚可信乎。

屠隆曰。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天心巧思。魯殿以木匠

千秋報主存孤孝善以儆如百世。何在於名。

趙季卿曰管仲一匡九合佐方伯以明王制玉燕燕名傲之其
爛號呼矣留侯運籌決勝叔駘策以定四方崔浩暴其名因
以自居乃謂博覽過之而卒備國史之誅勅名虧損論者且
惜其辟穀自誤矣李德裕當武宗時劉稹可取不失機會而
削平之節注暴其名亦扼腕首取河北而其露之獨身文宗
悔其悞用宋澤當南渡之始謂中原未定不宜先為暴暴張
浚亦暴其名而正色恢復及符離大潰戮以國殉高宗辨其
無真忠義矣

朱熹

廿九

載籍

十三經前曰易。注於田何傳於王丘王弼疏於韓氏柳氏二曰
書。伏生今文是錯受之孔壁古文皇甫謐得之疏於葉氏費
氏三曰詩。注於毛公韋賢康成疏於何氏全氏劉氏兄弟四
曰左傳。杜預為癖而劉炫疏之五曰公羊。何休墨守六曰於
梁范甯著列七曰儀禮。注之者高堂生費氏鄭氏也八曰周
禮。尊之者劉敞杜氏鄭氏也九曰禮記。出於后蒼傳於二戴
而王氏鄭氏疏之十曰孝經。孔安國註之陸氏王氏疏之也
十一曰論語。馬氏註之包氏周氏為章句十二曰孟子。張謐

朱熹

三十

趙岐注之十三曰爾雅。終軍郭璞註之

朱子曰讀書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
不參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合乎中
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備天下之書倫天下之
事。

宋濂曰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
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而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改
善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純性情也。說理莫辨乎
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休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尊

民莫過於樂由吾心。俗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心靡則形而經譬則影也。

聖人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淨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

京房滿于名教而言。易即專於訓詁而言。書詩仲舒流於災異而言。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之所記亦安足以言禮哉。

章懋曰。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而亦為小人謀。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不為小人謀矣。然為知不肖者之非教誨乎。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貞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陰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咎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應陰。陰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是故拔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履也。揚于王庭。猶棄無害。慎語也。乾而惕。屬震而修省。損而樂。益空。益盛而遷善。改過。謀所以治身也。臨而保民。觀而

設教。異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於需。冥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則于處常處變之事。无一不為之謀。易之舉。又于君子如此。其于小人也。履霜。則恐其墜。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特。金柅是禁。惡

歲寒之踟躕。戒剝牀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必將曰。覆餗而刑剝。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于田。射隼于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不可謂易不為之謀乎。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負賈之利。復之六四。其獨復之道。錢啟新言。剝。碩果不食。晉。道君子在上。能覆

其小人。夫壯于趾。為輒率之咎。壯于頄。有淺露之凶。剝上。不食。君子之僅存。然終于剝。夫上无親。危小人之不去。然終于有凶也。前數語。皆與緊為人處。而否六二。有也。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則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矣。

愚按。朱子謂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者一也。陰者偶也。聖人寓君子小人之情。而慎于利復。夫始之陰。謂一往于利。而末于復。故曰。見天地之心。偶決于夫。而遇于垢。故曰。天地相遇。夫心則以一而奇。遇則以二而偶。小人得其偶

朱翼

故托之國而偶家。托之君而偶身。君子合天下以為一。小人分天下而為偶。聖人于陰陽內外之間至屢往復于泰之三而喜有命乃在否之四意若曰復一陰之難而剝一陽之易也。危君子也。嘗觀當陰生午而曰靜勿躁。當陽生子而曰靜勿躁。其定之以淡其成而徐之以待其定于傷若喜之。而陰君聞之夫喜則欲其進而閉之亦欲其並也。于十蓋碩果不餘則朋不來。竟陸不決則杞不包。茅茹不拔則桑不繁。是以大有之車中與外俱數而不克言也。大過之棟上與下俱條然而不復挽也。大壯之藩人與我俱決然而用固贏也。故小人不得泰用于調停而疾之已甚。亦足為害。彼其憐之于夫而忌居德也。若曰吾不務去之以滅其人則務化之以变为善也。使小人而变为善其天地之心乎。聖人無一念不在君子天無一時不在傷故于壯而見其情。于泰而見其條。于復而見其心。而聖人于夫復再曰中行于泰曰得尚于中行以斯知傷為天心而中行者所謂得天地之心而善用之也。或謂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舜禹受終之礼具于典。漢湯武鳴條牧野之復。詳于商周之書。非常不經果可以訓乎。曰堯舜朱均之父。于湯武辛癸之君。臣变也。自堯舜視之

朱翼

則全父子之恩者。無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為公。自湯武而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以此為訓。使天下後世知不幸而遭人倫之变者。有推以處之。而不至于窮。然必有舜禹之德。足以當堯舜之讓。而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以為口。安則罪人也。况堯舜之事。不可以訓。父而可以訓。于湯武之事。不可以訓。臣而可以訓。君。烏在其非經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不得。避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乎。一時而春秋之權。則能勸懲於千

百世之久

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于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

孟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或季皆王也。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若以請征。像恒為與魯之証。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專與魯也。昔成王賜魯重祭。孔子猶非之。而肯假之以權。耶。然而安自任也。故曰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曾子作大學其云知止能得忠信篤敬皆自一心而推萬事即一貫也子思作中庸其云擇善固執謹獨知幾即精一也

世之言論孟者皆曰孔氏言仁孟氏言仁義豈論固循而孟固替哉孔之語克復則集義之事也楊主敬則徒義之要也則安利則由義之微也孟子言不後不遺論王道也然本于安中之一念正路安宅之喻論學術也然本於放心之求亦未始不重仁也蓋論語所以招其後故其言約孟子所以辨異端故其言著聖門皆欲為仁人者仁則無惡會有不嚴乎而

朱

三

朱

楊墨二家并害吾仁義又安得各為之辨也

楊雄法言至道中說管準論語司馬光疑孟蘇武辨孟皆詆訶

于元時曰禮樂與章令人敬。請朝闕章令人悵。志學章。是進學次第。忘食忘憂章。是求道情景。

程子曰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理春秋固其行事其非較著故窮理為要

張子曰古人能知待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待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峻求之今以艱峻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

由見詩人之志

張子曰如中庸文字筆直須句。但會通使其言互相發明程子曰本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朱子曰禮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湧出文章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若見其平淡添上義理如一流清水多將物事窒塞了他

愚謂理象數一併而未分不得先後若分先後則陰陽待于生矣張開中曰易之義本起于數程子曰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

朱

三

朱

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數之意志乃達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因以作易分書為範者謬矣然先天後天皆出伏羲造六書作甲子辰從震居東已從巽居東南也從坤居西南非待文王而後有也三易者夏曰連山商曰坤藏并周易也或曰神農乃連山氏所謂中成黃帝乃歸藏氏所謂大成與伏羲合為三易異端以色為空聖人以象明理軌無形而象為之能以其健而神也坤無形而象為之馬以其順而載也調皆取諸離卦取諸坎衣索取諸乾坤宮室

取證大壯詩曰取諸噬嗑以氣言泰否也以理言損益也物
為井焉形為噬嗑剛長而臨柔長而遷感者無心之感兌者
無言之說取六爻之動以柔進而履剛為履剛反動於下為
復取二卦之象水火為既濟水山為蹇是也

沈氏曰頤中有物為噬嗑澤中無水則困矣井田之法取于師
封建之法取于比禘祫之禮取于觀作樂取于豫宗廟取于
渙

反需為訟反泰為否反隨為蠱反晉為明反家人為睽此不善
反者也反剝為復反遯為壯反蹇為解反損為益反困為井

此善反者也

先天離東坎西日月之次于卯酉後天離南坎北日月之正于
子午先天乾以為君而統臨于南後天震以為君而主宰于
東

易稱涉川皆取諸坎舟楫皆取諸巽魚皆指巽羊皆指兌而非
在卦者以二三四五互卦中見之也

風者民之所歸王城亦有之非以王風為伴也盛周始二南並
風者是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季札以為始基之矣雅出
於大夫士小雅之甯寔大雅之抑皆指侯詩也雅者正也

小之云者未純于正也故禮以小雅為周衰詩與春秋皆孔
子所定豈春秋尊王于天而詩國降王于國耶
詩與易同君有君用臣有臣用關雉鶴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
卿飲酒燕禮歌之米輸采芣夫人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
肆夏樂通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

綿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偉卿大夫有仁者依之而
夫子推而止於仁敬孝慈信為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
人遠去而民喜得其所于思推之言上下察觀詩之法也如
物如礪如琢如磨于貢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

朱翼

朱翼

兮于夏悟之於禮後論詩之法也南容三復不過白圭而以
為約于路終身所誦不忤不求而以為拘學詩之法也維岳
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小宛幽之詩也祭
父以為文王戎狄夷膚荆舒是懲傳公詩也孟子以為周公
矢其文德浴此四國記禮者以為天王之事明又天子令聞
不已記禮者以為三代之君引詩之法也

禮經有三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王荆公尊周禮而廢儀禮未
于請泰訂不采今并周禮不講惟奉禮記耳禮記有與周禮

相印證者有典禮禮相表裏者讀禮記而不詳周禮儀禮是沿流而忘源也况禮記定自戴聖乃尊之為經儀禮周禮乃三代之典反不列學官抑何歟也

后倉曲董雜記數萬言今禮記也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河間獻王劉德所上有周禮焉本周公所作欲成王居洛而行之後王不迂洛其書亦未行故與周制稍有不合

周禮之出自劉德而累周禮者亦德也周禮之立自劉歆而蓋周禮者亦歆也周禮之傳自鄭康成而據周禮者亦成也蓋德以周禮缺冬官而以考工記補之故漢君詆之為濫亂歆

考異

年九

後

行之以佐彝重於理財而明堂章以周公踐天子位遂成葬之纂故漢儒學之為陰謀然累之之罪小証之之罪大証之其法之壞之其法之矣康成作傳引緯書而以天帝異名引國語而有分野之感引司馬法而據丘乘之法引左氏而案服章之制引戴說而案王后夫人之飾今其所云北辰耀魄室之說歲之所在我周分野之說句出長較一乘丘乘當為丘甸之說三辰旂旗五服止於九章之說夫人副禘之說皆據經案

周禮之書蘇綽用之五而治周蘇威用之八九而不治隋

王安石竭一生之精神以註釋而卒無能治宋也皆泥其法者也蘇時謂冬官散見在五官內而未嘗以吳澄謂五官互見而冬官未嘗缺如漢武時工作煩興故鬱武功爵則廢夏入較補官則廢天酷權得莫廢恥相胃則廢地廢春罪人贖見則廢秋亦一徵也

冬官多入於地官蓋地官掌邦教耳大司徒為得掌建和之土地典人民之數耶六官各屬三百六十今各官有美而司徒尤多太司徒十五條小司徒三條改入司空無可疑者

考異

四十一

後

或曰緯集衆廢人職醫屬天山林川澤場圃屬地司服冢墓屬春職方出形子夫卉人屬夏雜草林籬屬秋是也

王制公初脩經建講禮子至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云姑息者且止之謂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厥後新法之行竟不得少止陳錫古曰以執術官人何如以姑息愛人

易無所不該章之治曆明時陰陽家也師之容民蓄衆兵家也附人之類族辨物名家也嗷嗷之明罰勅法法家也大書之多識首德儒家也捕之懲忿窒慾通家也小過之行過于儉墨家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孔子之作春秋也據事采文而義自著故侵伐一也或言人或

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所謂天下無道出自諸侯也文宣以下詳在大夫定哀之際并及陪臣則所謂自大失出漸而陪臣執國命也祁與晉較恒于祁又與魯較恒于魯則所謂齊桓止而晉文攝齊變魯而魯至道也

三傳之中有一事或以為襄或以為昭若有事同而前以為襄而後以為昭若歸成風之贈而王不書天非尊王之義矣歸仲子之贈而寧書名又豈冢宰之事者耶滕本侯爵而稱

朱翼

四一

子或曰時王所貶也王能黜侯安得為春秋之世乎先書刑結書楚已而書楚子豈所以嚴夷夏之防乎蓋聖人原無是心也然而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穀梁左氏失之誣其謂狩于即為禮不知廢國務矣以築王館為正不知交仇敵矣四國伐鄭而以為圍狄人入衛而以為滅何耶公羊失之短其謂求車求金為非禮而不知音諸侯之不肯以大閱大蒐為甲書而不知識其借王殺梁失依謂晉見於祭為非時而不知周建子也謂秋蒐于紅為正而不知春蒐之禮也謂不納于糾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親也

魯史之舊原初書月而未書日者聖人不得虛增甲子亦有原銀氏而失其名者聖人不得走其因而詢其字與名也

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即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則三時而大工屢具矣宣十五年秋燕冬隊生則二時而灾厲至莊八年春師次于即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三時而勞兵于外若此之類于書時見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月而遷興兵以伐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見朝與秋之國閱七月之久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

朱翼

甲子

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則見其久亢也若此之類于書月見之

祭百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变也辛未取郟辛巳取枋則見旬日而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灾乙亥嘗則見其嘗于灾餘為不教也已丑葬敵蕪廩實而克蕪則見其葬之無備丙午及蜀廩盟丁未乃孫良夫盟則見晉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鷓澤戊寅及陳夾僑盟則見晉人之先盟諸侯後盟大夫若此之類於書日見之始書刑再書楚子始書吳再書子見夷狄之浸盛魯營柔鄭宥

曆始也大夫不氏後則大夫皆氏鄭段陳它衛州吁始皆名
之後則秋君之賊有書氏者見大夫之沒強也始也曹莒无
大夫後則曹莒皆有大夫見小國之大夫皆為政矣始也吳
楚君大夫皆書人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見矣秋之大夫皆
姓未于中國矣諸侯在長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若非
禮也把公爵也而書伯鬼其國小而不備奉廟會也會于曹
則蔡見衛侯鄭則衛見蔡見當時皆侯以目前之利害而不
復用則也幽之盟步光伯泄之會先侯成之會子先伯
皆無之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見霸者為政无復禮文也重

朱襄

四三

德之盟內之則公孫叔會諸侯召使使楚之師外之則蔡國
夏會霸主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蓋一因其舊若
建樹也軍制之示戒者時軍也

正月加正筆之也為楚之君不書葬制之也昔侯召王而曰特
以示防也寡殖出君而曰衛侯出奔以戒也仲子而曰惠
公仲子成風而曰傷公成風廢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
黃衝繁而曰衛侯之兄繁明兄弟也陽虎陪臣而曰盜吳楚
借王而曰子討亂賊也糾不書齊而小白書齊不書鄭而
忽書鄭定長幼也晉書申生許書于止重父子也凡此之類

皆所以明分義也傳稱繼為攝而書以公則非攝矣傳稱止不
嘗樂而書以秋則非不嘗樂矣卓之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
里克之罪也夷皋之秋歸獄于趙穿而書有寃宥之情也蔡
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秋殺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
以正名也鄭伯佗來歸訪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
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
逆會諸侯伐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滕頌逐及齊侯宋
公盟若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立單帥師會齊人鄭
人伐宋若單之擅也蔡丘之會宰周公典已而書曰戊辰諸

朱襄

四四

侯盟于蔡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漢梁之會諸侯成在己而高
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其微
也

春秋之書有三有臨天下之書有臨一國之書有臨一家之書
其書亦有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同姓者諱
漢時李氏得周禮獻于河間王列德缺冬官王補以考工記對
缺好之賈鄭父子習之班固藝文誌載之王通曰周禮缺乎
天命朱子曰周公選用天理熱爛之書兼時曰冬官未嘗缺
散見于五官之中吳澄曰五官互見而冬官未嘗缺馮夢補

曰劉歆之錄略王安心之訓釋其說長矣而無當于用則索
之文詞訓詁也。韓錡之五六蕞威之八九而無補于時則索
之儀章度數也。

劉應麟曰春秋所集周禮之所賞也春秋所貶周禮之所罰也

孝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召通知者駕封軹傳詣京師而論語始

得與六籍並傳蓋聖人之言如天故當以心攝之聖人之言

如地故當以身踐之陸務觀思无邪以為三字銘呂伯恭讀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終身无暴怒李文靖用節愛一語為時

名相程正叔講筆食獸飲而不忘進規乃若舉徑路荆棘而

朱

四

五

情婦仁之旨者呂與叔也聞秋香滿庭而達无憊之義者黃

庭堅也聞時一悟茫然夫對而軼得終身之益者李彥平也

論語言時習則悅為之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悅則不厭

不厭則至于忘

論語言近者遠法言擬之借也司馬遷作世家以論語与家語

並列駁也

齊論有昌邑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荀禹尚書五鹿充宗

傳之而王尉為最愚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

丞相常賢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博之而張禹為最益

尉在當時號稱宿儒而為師事之也

唐陸倕以論語為六經著草而物理論稱為聖人之至教明王

之大化

顧涇陽曰文王作六十四卦之彖獨于坎言心其危微之指乎

訟之九五自訟者也故曰元吉其五爻訟人者也故曰不永曰

適曰厲曰渝曰撓彖事視則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征有苗

即見天下無不是底人湯之罪在朕躬武之過在一人皆自

訟也雅南訟故能使民無訟

朱子曰比見一友自謂通左傳或謂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

朱

中

五

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錯研推尊謂這箇是感哀之由這

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于你身已甚事

顧涇陽最喜玩卦名玩卦象玩卦序直謂不知卦之舞之足之

蹈之

江旭奇曰本義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君之上有天則上為天

下有天子則四為太子也臣之下有民則初為民也臣之上

有宰相則三為宰相也以民為根本而究極于天也君以一

身言初其心之發乎上則德之成矣故本于心者為巽順為

震動而成于德者為乾據為坤順卦之名最可想矣

聖人作易仰現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

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雲作玄仰以觀乎象俯以觀乎情深

性知命原始見終律則成務曆則編時昼以好之夜以醜之

易之數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

二生六十四玄之數一生三三生九九生二十七二十七生

八十一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則何解矣

陳搏曰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其難通而蔡氏于雜通字

綱為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

胡炳文曰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地之日月也子朱子平日精

力之所萃而竟奪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穎魯思孟之心所寄

也

汪克寬曰朱子之集註其詞意渾然若經緯及門之士且未能

究其精微得其體要近世架屋下之屋疊序上之床益可歎

矣

易有自悔六畫有象有文有象有文有象有文有象有文有象有文

有雜卦有乾元亨利貞玄有方州部家四重有首有背有測

有爻有攤壘視圖告有數有耐有錯有固宜蒙苗冥及其爻

首之名從中至泰皆擬從中孚至順之卦

于孔叢曰君子終身經歷則六龍盡之君子六龍所管攝則

惕盡之潛而不惕何以成其闡然之美見而不惕何以保其

日章之盛躍而不惕則可大之紫不新飛而不惕則恭己之

治不著元則時危勢迫而非惕以行之將有潰敗決裂而不

可收拾者

泰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似昨故曾子也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猶之乎故曾子也子貢疑而夫子之旨彰曾子唯而

夫子之旨有所未竟矣噫

問服章可以示君不可以示臣青冕章亦可以示父亦不可以

示子

愚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至哉言也夫子曰此二賢而不輕發者蓋預慮之矣有德

之即心是佛大慈大悲也

于元時問曰此後受之以畜養後受之以臨復後受之以先安

嗣後受之以大過等處于義未達意亦未貫錢啟新曰合六

十四卦以立人譬之合四肢百骸為一身今謂自後受之以

異手後受之以足皮後受之以毛人其有不圓突之乎聖人

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相磨相盪為人身如俯而見水

之行地則既指之曰此人道之比也仰而觀風之行天則一指之曰此人道之優矣觀山下之有風則曰此人道之靈也翻澤上之有地則又曰此人道之臨矣無一處與我無相干亦無一處非我做學問處真得一箇天地之大方始成得一箇人道也

愚按願溪陽說志學六條云夫子定要一一從自家身上打透方肯作準蓋渺茫處可假自家身上上不可假又云離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即下學而上達則認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內起特及得攝弄平常不容矯飾不惑是

朱真

四九

亥

修境知命是悟境從心是證境于元時曰自十五至七十皆修境也元時真紫陽忠臣但戶門小了劉思成貽之書曰愚門下以躬行之旨提唱天下然不憚以不必悟之說使人有所藉口蓋元時之學似司馬君實不似朱元晦朱亦有一且豁然貫通之妙若夫不可使知之與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似非所以待士

飽中素說口之於味也一章至性也有命焉數曰此也字是說詞以起下便直截斷然說有命一堂皆說來得也為決詞汪登原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與此語意相同

願溪陽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無極而大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謂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

天下國家可拘中庸不可能所謂不明所謂鮮知味俱是欠悟彼不知味者亦充飽亦養生即是天下國家可拘之証也司馬溫公寇萊公等人是也

程子曰知時誠勢易之大方也

乾三遠坤六尚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

總三爻而計其數奇者陽偶者陰故乾為父坤為母震坎艮皆五畫為奇巽離兌皆四畫為偶卦體從下而上故奇在初

為震為長男奇在中為坎為中男奇在上為艮為少男也偶在初為巽為長女偶在中為離為中女偶在上為兌為少女也

羅經以坤離之陰為陽震艮之陽為陰者坤居比而得一離在東而得三震東北而得八艮西北而得六以河圖之方位定卦以洛書之方位定數而分陰陽也

乾為天天風垢天山遯天地否風地觀山地剝火地晉火天大有

坎為水水澤節水雷屯水火既濟澤火革雷火望地火明夷地

水師

艮為山山火贲山天火畜山澤損火澤睽天澤履風澤中孚風

山漸

震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風恒地風升水風井澤風大過澤雷

值

巽為風風天小畜風火家人風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

漸山風蠱

離為火火山旅火風鼎火水未濟山水蒙風水渙天水訟天火

朱熹

五十一

亥

同人

坤為地地雷復地澤臨地天泰雷天大壯澤天夫水天需水地

比

兌為澤澤水困澤地革澤山咸水山蹇地山謙雷山小過雷澤

歸妹

訟自遷交泰歸妹否從漸來隨三位首困噬嗑未濟蠱蠱三爻

賁井既濟噬嗑六五本益生賁元于損既濟會无妄訟來大

畜需咸旅恒望皆疑似晉從視更膠有三離與中孚家人係

蹇利西南小過未解升二卦相為贊由巽變漸渙旅渙自

漸來終于是此變卦也

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
中為過蓋中則不違于正天下之理莫貴于中。于九二六五
可見。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程子曰九四近君便作
儲貳亦不妨若拘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三百八十四
事便了

洪範所言貞悔取占于易則非與易判為二物明矣河圖洛書
聖人並取以作易蔡氏因漢儒之說分圖為易而以書為範

朱熹

五十一

亥

易數八而八之為六十四重之為三百八十四終以爻辭而
通于象占蔡所著皇極內篇九而九之為八十一重之為七
百二十九終以六千五百六十一

大抵河圖圖象以卷地生數居內成數居外陽生陰成陰生陽
成而洛書之休以立洛書方象地以地承天合陰生陽合陽
生陰而河圖之用以行本一理也

洛書之圖數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中為五數
方圓斜側不外于十五也一數居下為五行猶根之從下而
生也

愚按孔子曰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果如是則亦得禮而卑得易而疑乎此亦不該不通之說矣

程子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自有君用臣自有臣用

孔子刪書歷序帝王而終之以秦誓宋濂曰秦有誓而書亡即康節謂先知繼周之為秦俱非也聖人錄其悔過也或曰週而後始故漢為先後尤為附會聖學以敬為本也秦本西周故地故秦風亦錄於詩為伯益之後王余洲以益為陸

朱翼

五三

陸

之子則統承二聖原不必楮也五經之首篇皆有義焉書言心而身而家國天下礼言心而民詩言家而國春秋繫王于天易言天而配以君德焉

江中荃曰魯君之弑周不能討故懼而作春秋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聖人之重臣子可知矣

賢之弑德也慶父之弑子般及閔公也趙盾之弑夷皋也鄧綈生之弑夷也崔杼之弑光也皆先書帥師以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重也

洪覺山曰周之衰由于鄭齊桓之霸不自治鄭始而先于衛與

刑故不能收礼樂征伐之權而已身亦不能保其終

江旭奇曰堯典是大學證本放者大也欽明文思安安格致誠正也允恭克讓身修也所謂明德也親九族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協和萬邦平天下也雍者和也所謂親民也行義以明俊德至協和慎厥身修厥厲翼立愛敬終四海明為治之序以精一執中幾康迓休昭德建中一德常師終始典學明為學之序誠有見于此也予以格致之旨不若精一執中之說尤為清切所以予思中庸之作本此

朱翼

五四

朱

作書傳者救家王介甫傷于鑿而精思不可廢孔子瞻傷于畧而筆力不可無呂伯恭傷于巧而不失其正林之奇傷于煩而有裨于見

余理園曰明一經而六經之義備則莫如尚書夫其中九疇則畫象之精也魯歌頌言則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則紀事之宗也揖讓拜稽則經曲之與也至譜為首而下迄於誓詁則凡經紀天地原本庶物建侯樹屏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率籲衆虞謹密頑民靡不委曲俗悉故不通六經之旨窮百家之致極古今之交不足以暢明尚書

典謨之詞簡而與訓誥之詞明而昌誓命之詞嚴而正可以礼

立言之本為有萬之格以干羽有扈之平以干戈湯之誓師也約武王之誓師也繁舜禹異姓禪受而天下安周公懿親當國而骨肉親可以親世變之殊焉並今文反艱深而古文多平易此世之所疑也

朱子曰平日解經推衍文義自做一種文字非惟屋下架屋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喜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真只做一道着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或問大學解已從書朱子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不見不穩論孟注逐字稱等不教偏此子

耳德秀衍義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泰之以古今之事跡纖悉具備法戒靡遺功非小補已

朱子曰大學博有解經幾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事使人讀看常惻惻也

周汝登曰周公制作勳敵周官法度皆其跡也公之秘密在易及詞與夫歌咏文王諸詩公文詞言又如鏡花水月孔子曰所樂而玩者文之詞也其不可以言解意度明矣以無味之不以不解之涵濡既久一旦豁然。是樂而玩之之旨也詩

歌不識不知於乎不顯等語皆宣明道與吐露無餘孔子刪詩學易異世傳心全在于此

朱子曰中庸說細處只是謹言謹行謹獨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從細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弥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中散為萬事如三重九經及祭祀鬼神程子曰不易之謂庸朱子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自舉釋子曰得曰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為人又久長或問中庸既曰

朱子曰誠何如朱子曰此詩所謂橫看成嶺側看成峯也

唐棗曰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其綱有二其目有四所謂綱者帝王為治之序典為學之要也所謂目者明道術辨人材審治休眾民情格致之要也崇敬畏成遠欲誠正之要也謹言行正成儀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定治本教戒屬察家之要也江旭奇曰中庸每以知行並重說而互說為尤精獨孟子把聖統俱統知上一邊說如云見知云聞知便是聖人了大學由知止而後能得分箇知行底先後論語說我非生而知之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亦單就知邊說但看知及仁守章則

聖門之於知行其先後難重可舉見矣愚恐由而不知習而而不察則非其所由所習俱非真矣有得惟孟子所云深造自得于中庸知行互說之首深有契合處必細咀嚼後方曉此味荀卿曰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周氏曰究竟只是明

謝良佐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目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孩哉矯之類

朱翼 明道曰由自得兼將謂從天之命之謂性處便闕却

荀卿曰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朱子曰某說語孟極詳說易却大畧譬之以燭籠添一條骨子便俾了一路明看不得詳說也

江應登玩易先將六十四卦每卦各文分畫吉凶吉爻以朱畫之凶爻以墨畫之點思所以吉凶之故有所見乃取易辭証之

朱子曰論孟若說是聖賢作底如何說時君之謚如哀定宣惠

之類若說是門人記底如何寫詩這字一字增減不得

通書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為安為之謂理復為執為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謂之神朱子曰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三五此老活計盡在裏許

江旭奇曰易卦以奇偶分陰陽以一爻言一二而已以一卦言三四五六而已陽以火為貴故乾三震坎艮皆五陰以多為貴故坤六巽離兌皆四

朱翼 江世科曰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三緯賦興比也有六義合經緯也不有四始則閨雉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也風者各國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于王而頌之于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歷陳戒之詞也頌者形容德功而薦之于廟賦者直陳其事興者托物起詠比者引物比例閨雉為詩之首以王化始于閨門也殷武為詩之終以成功報廟也周南者周家之化及于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數化而及南方諸國也周南無周公之詩以近于文王有德而不及見召公之詩則以在外而其德顯也王風則東遷之後

畿內之詩等子列國也魯亦有頌者以王賜魯重祭亦得告成于周公之廟也衛武之詩議論音節有闕大節故入于雅鄭風之淫留以示戒幽乃周公之詩而次于風之末以各國之變風非周公無以正之也詩皆係周而有商頌孔子乃商之後習記先王之樂歌而不盡章之也正風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幽十三國諸篇也正雅則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何也變雅則自六月至何草自民勞至召旻也要其詞不出于美善刺惡而端總其故不出溫柔敦厚四字蔽其義不出思無邪之一言也求其學之法則本

朱翼

五九

亥

之二南以求其端泰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雅以大其規和之頌以要其止也

振又驚三言也聞又雅鳩四言也維以不永懷五言也魚麗于罟魴鯉六言也交又黃鳥止于棘七言也戒不敢効我友自違以言也

陳眉公曰孝經原有闕門一章闕元問司馬貞為國宗諱始點之而唐遂有馮嵬之禍王荆公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有此據之禍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可謂聖矣

陳眉公曰左公較三傳自漢以來迺相摺擊伐左氏則有左氏青盲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疇其言互有得失者為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仿周官調人諧譽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為三傳分畧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為新奇如嚴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几拙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我朝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拙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身卜縱橫家書總為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乃左

朱翼

六十

亥

氏特以文章妙天下而公較之弟子則以左氏為晚出而攻之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較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昨晚出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公較獨此最有古意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語謀而其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即公較餘解之乎豈晚出哉

朱子曰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說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

相遠至于左氏秦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

胡敬辰曰易之於人也摩尼之光也五現而五變聖之占易也陽燧之迎也一觸而即烟易非聖人不能占也故占之於爻象不如名理占之於詞象不如玄解能玄解者惟聖人耳

朋黨盛而小群不誤其象為比豐節叢而日中未恤其象為否縣官乏而民生未遂其象為剝頹敗極而器未取新其象為蹇濟濟開而亨豫未臻其象為屯官制壞而進退維谷其象為困何不以此乾健行之而換之占也何不以此泰交雜之而睽

之占也何不以此彙茹換之而避之占也何不以此介石砥之而始之占也自是而野無遺賢則可占于同人矣自是而長楚無諠則可占于大有矣自是而刑于鼓化則可占于家人矣

朱翼

六一

說備曰漢張禹習論語後為天子師災異數見吏民上書譏切王氏上意頗然之就問禹又以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新學悞人宜無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宋趙普竟日請論語深味于節用愛人一言脫年廷美多遜之獄普與有力總之此兩人為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韓魏公自少至老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乃為能得其醇也

開化名方愛其才類不看朱傳比入棘試出關大快友人問所得意曰吾場中悟得敬鬼務民是智者之事先難後獲是仁者之心友人撫掌曰此是朱傳中家常話豪急取傳視之乃大媿服

朱子曰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

江旭奇曰朱子作傳總是認真善實做到自己身上來如中和位育說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是朱子自己力量說如尊德性道問學說存心以疑

朱翼

六一

道之大致知以疑道之細是朱子自己下手說克之欽是存心即戒慎恐懼工夫明文思總是致知即學問思辨也。先恭克讓是行中庸說學問思辨論語約而為學思志林所云格致即學問也。察識即思辨也。實踐即篤行也。見解即辨問思之別名也。聖學原割割不得。如成己是仁。成物是智。子貢又說學是智。教是仁。工夫本體各就其見如此。如子鈞而不綱着念在己仁也。却亦義。教吾不入濬也。着念在物義也。却亦仁。學者本貼不壓密。着念見則不可支離。支離之弊。成于拘滯。凡着經傳必細理。會後自圓融。如孟子以遠庖厨為仁術。

有謂儲饌必不能廢。見却不忍。故遠之。是為食術。非仁術也。有謂庖厨是宰殺處所。君子自不忍去。這具仁。亦非術也。君子雖遠庖厨。豈不識是殺來症。其意實係培養此心第一妙法。恐習見其殺。并不忍之心漸滅了。如今時新做刑官者。見人笞楚。不免彈皺不安。及後慣便。以為常事。故聖祖建立三法司。不近殿閣。亦仁術也。

易之排法。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二掛。一撰四歸。奇是為一營。已則又然。凡十二營而成爻。七十二營而成卦。玄之撰法。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次。配三列。

朱翼

六三

亥

以一卦中分其餘。以三撰之。并餘於初一物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畫。八為二畫。九為三畫。凡四度畫而成一首之位。

經學之明。無如今日者。王金堙之尚書日記。程志初之周易宗義。馬中容之詩經類考。亦為古之大觀也。春秋札記。誰當任其責乎。

春秋始於僖公。或以為平王東遷。則惠公時已遲矣。或謂僖為讓國如書之首。唐虞則僖未讓。而且見弑于桓矣。或謂周八百年。隱當四百一年前。托之詩。後托之春秋。坐獲麟之後。又難付之他人矣。

朱子曰。伊川問尹氏讀大學何如。曰。只看游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何如。尹氏只長吟心廣體胖。令人讀書都不識這意思。

朱子曰。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熱。看論語。逐次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朱子曰。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此大學一篇。振紐乃生死路頭。

朱翼

六四

亥

不敵安。定辭安民哉。此三語。謂之變可乎。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其中亦自變。又不可一律觀也。

余糝元本。古曰易。夫之九五。蒐陸夫。又蒐山羊也。承九四。羊糝。糝而取象。其字上從羊。頭非草也。下從見。字旁。鈎內加一點。非開見之見也。蒐。讀若九寬。字從蒐。讀聲。註誤認從。從見。遂讀為蒐。菜之蒐。而以馬齒。蒐。誤矣。乾為天。為圓。但言體不必以圓神之義。釋以不糝。屬良馬。老馬以不糝。屬瘠馬。駘馬以最善。屬良馬。以不息。屬老馬。以最堅。屬瘠馬。俱似未妥。健而有恒。故為良馬。六畫皆陽。則將變為陰。故為老。

馬陰形擁墮陽形峭勁肥屬陰瘠屬陽乾陽也故為瘠馬木
果即碩果之義取其安而在上而有生意存乎其中軀體實
陽主生故為木果為以圓而取類則幾乎似矣且曷嘗皆圓
也坤為地為母為布亦以體言非以用也謂其幅員磅礴
有似於布耳震為蒼筤竹蒼取東方之色竹取外直中虛之
體為蘊蓄蘊蓄取其易生也震一陽生於下其勢勃然其于
馬也為馬足為作足馬馬懸足也馬足作足皆馬欲行之勢
一陽在下其勢欲進故為馬足為作足巽為臭古語臭訓作
氣故曰其臭如蘭猶曰其氣如蘭也或謂臭反言作芳亦非
是月令曰其臭羶其臭焦其臭腥其臭腐是也腐猶
今云臭也巽卦取象於氣者凡物味屬陰氣屬陽氣生於味
而主上達故宗廟燔燎以求神於陽也巽卦一陰在下二陽
在上故為臭為離為蠶為蟹為蚌為龜皆取其內柔外
剛亦甲冑之義也以性靜屬蠶以性躁屬蟹以善麗屬龜以
文明屬龜要皆未安竊與螺同良為關寺釋分出入言
無與故不過因門闕而遂及於關寺兼取其止之義又因關
寺而遂及於止也為狗為鼠皆以其外陽剛而內陰和也又
因狗鼠而遂及於凡動物之黔喙也黔黑也艮卦在先天气

朱翼

亦五

亥

居西北在後天位居東北黑者北方之色也喙者剝啄之具
剛在前也艮一陽居前故為黔喙之屬
江旭奇曰余念其考據精確可謂苦心但孟子解武成若崩厥
角稽首均是與原文不類亦何害也又云為長者折枝山東
方言以久躬為折枝非折草木之枝也總之前賢說書只大
段明道理不甚究竟文字疎隔公曰多讀一句書少說一句
話此公誠得一句書便說一句話
洪覺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
連山蒼艮商師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繫象周公繫爻而後
朱翼
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嘆乎此者耳故別之
以暑代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若夫係辭則夏商之時固
已有為之者矣視古傳所載可知也
朱子曰史書開熱經書冷淡後學多不免有向外之病
于元時曰能細讀小學未有不為君子者許衡致小學如神明
朱子曰程先生每讀史列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知
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
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
然有是

亦亦

呂東萊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方為有益

程子曰詩書數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見之行事深切審明者也

朱子曰嘗見有人說詩問他問雖屬於其詞詰名物全未曉得便說樂不淫哀而不傷其固與他說公今說詩只消八字更添思無和三字共成十一字便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近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靜伊川易傳

朱真

六七

何處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酒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話若學者未嘗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其間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朱子曰大藥讀書且同先儒之說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若猶說不通而獨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

但必欲別立新說以為自得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遂舍之矣。不知自得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哉。今人誤認作獨自之自所以必欲已出新說耳。

陳眉公曰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而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平岩曰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約法三章則知漢所以立天下。觀偽遊雲夢則知謀侯之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朱真

六八

朱子曰看史須看人物何如。治休何如。國勢何如。程子看史不踉過一字。

班固讀馬遷而固見識於危。又復見識於子玄。唐人軒輊漢賦而唐賦愈卑。宋人月旦唐詩而宋詩愈下。

屈原作離騷以明已志。暴帝營之芳規。懷禹湯之祇敬。思齊桓之夾輔。明道德之廣崇。剖治亂之條貫。司馬遷曰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可謂蕙之其大約其指大雅淫汚泥之中浮游塵垢之表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立明作左傳以國語為外傳上徵于七律六閭斗柄天彗之遠下逮乎三綱五辭忠文仁謀之教鉅包乎千品萬官億醜九疇之衆微及于鯀鮪慶慶穀卵砥礪之倫幽閑乎回祿夷羊擣杭鴛鴦之怪明着于首領股肱手操毛髮之頭孔子為素王丘明為素臣常昭曰因聖經以摠意托王義以流藻可謂命世之才哉

萬論矣

朱子謂屈原志行過乎中庸而不可為法而楊雄乃為及雅騷

辨子謂左氏浮誇而柳子厚乃為非國語蓋劉春美新雄非原之心而晚比任文宗元亦非左氏倫也徐植卿請之以原合志預辭且復獲謗作反反駁虞無以國語誠可非柳說亦非也

謂藉田存亡非闕為國則周禮三推之典皆虛文矣說文公之諫未可非也謂三川自震無異于國則春秋梁山之書為無謂美伯傷父之說未可非也柯俊之會厲公視遠步高單子譏之即傳之所謂動乎四體者紀以示訓懷歲之慶文公微利亂倫三臣誤之紀之亦未可蓋非

寶珠覽九次則懷實違邦之喻也素之違傳最思實成者何可反也杜蘭雲按則叔孫臧倉之命也素之傷城眉而嘆諫諫者何可反也此于種棟後世歸其仁所謂靈修之不累改何可反也劉向宗臣後世傷其節所謂反顧而東高丘何可反也

楊雄之太玄準易象也然易以道勝玄以數勝若京房之卦氣傳一行之大衍曆司馬光之潛虛又無論已屈原之離騷準詩體也然詩忠厚騷過激切若王粲得賢之緬韓退之平淮之碑劉禹錫三閩之章又無論已白居易之續湯征尹誅之

作皇雅非不做尚書而豈能闡典謨之藩陸賈之春秋吳兢之春秋非不纂麟筆而豈能替游夏之辭若謂十策非繫月聖心即風非吾自聖筆月今為不言之書同官止財用之計春秋為亂世之跡此疑經者也經則中天日月何可疑歐陽受書而欺于多賄戴勝習禮而失于傲上精春秋者何世擬大易者美新作元經者獻策此疑經者也經則千古範圍何可疑以周公踐祚成王蒞之策以豐亨豫大侈人主之心取需巽以起慢遊取周禮以文新法以駁經者也經則日用飲食何可倣自為文而曰漢魏尚書自為史而曰吳越春秋日

為說而稱夫子自為詩而補筆。此借經者也。經則金玉文章何可惜。京房精于易而不能保身。臣衡精于詩而徒事。容此窮經而不能用者也。經則道德江海何不可用。詞遠之正義多。謀歲綿陸源之春秋多。涉穿鑿此辭經而無所得者。也。經則天地血脉而何不可得。

性。理之書本諸易。又理窟也。易有太極而後有兩。有兩有八。有吉凶大業。故太極圖有陰陽五行善惡分萬事出之說。通書古名易通。中言通復言感。感言損益而終之象。良皆解易也。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周而道濟也。太和所謂道一陰一陽之

朱翼

七十

謂道也。定性動亦定。靜亦定。動靜不失其時也。義理以言乎。繼善也。氣質以言乎。成性也。康節之書十六而天地之道畢。成象成形變化見矣。分至微定至著。其札之序耶。故讀皇極。為篇而民志可定也。求中聲驗中氣。黃鍾其樂之元耶。故讀律呂新書而殷荐可舉也。

綱目之書本諸春秋。春秋事林也。三晉之侯冠以初命。即東遷之思也。天玉鈞微特書曰王命討之嚴哉。典河陽之狩。爭烈矣。夷漢亦吳魏抗衡之秋。則春王之微指揭魏恭於荀觀。貽謀之日則首止之遺意。良而韓人潛而晉處士。雄而莽大夫。

皆原心誅心之法也。憲房懷軋侯之志也。削光宅滅如彖之醜也。五石六編。益人謹之矣。故書冬華水溢以示之戒。垂步得夏聖人憂之矣。故大長秋書以拓跋氏書死。以嚴其防。

余中字曰綱目書莽大夫楊雄。胡正甫謂雄未仕莽。以史稱雄仕成帝。哀平間。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致雄至京已四十餘。謁大司馬王音。音其文自成帝建始至天鳳五年計五十二年。合四十餘。近百歲。王音薨于永始初年。謂雄延于仕莽者。安也。劉奉真新或為谷子雲所作。予按永始二年音薨。楊雄當在其年。後成帝仍七年而崩。哀帝即位。計六年。平帝五年。

朱翼

七十二

孺子嬰三年。王莽竄位。二改元。歷六年。是為天鳳五年。而雄卒。前後總三十年。恰符七十一。又傳稱班彪父黨。揚子雲。即班固書必不謬也。元延四年谷永已死。又按法言稱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勤勞。過於阿衡。其誦莽甚矣。何難于矣。新乎。朱子書為莽大夫必不謬矣。

易之所謹在陰陽消長之機。而綱目所書實嚴于君臣夫婦華夷邪正盛衰之際。謂之本易亦可也。漢溪謂春秋誅死者于前。懼生者於後。堯夫曰。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即謂之本春秋亦可也。

汪國平曰大學所云修齊治平皆禮法也然必物格然後知至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平天下是大學脚根在此格物其
即制禮之大原乎

易之占法一卦之內有初二三四五上之爻卦既成不動則觀

本卦變則觀爻之占法一卦之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之替首有陰陽替有晝夜旦占用經夕筮用緯

司馬光作潛虛以準玄易有一六水而虛有原委易有二七火

而虛有芟芟易有三八木而虛有本末易有四九金而虛有

非及易有五十土而虛有塚墓蓋玄以三起數而虛以五也

朱翼

七三

焦房有分卦直日六日七分之說太玄祖之而首起于中盡于

行起于水盡于金數起于下盡乎上上日起半宿一度盡半

宿三十二度月起于子盡于亥節起于冬至盡于大雪律中

起于黃鍾盡于夾鍾然太玄以七百二十九替積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每二替為一晝一夜七十二策為一

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於是不及周歲之數蓋之以躡

躡二替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曆為推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

至甲申運至甲子而冬至皆無餘分十九歲為章二十七章

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班氏謂太初曆相應亦有躡躡曆

焉

律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

子泰之于丑得三象之于寅得九又泰之于卯得二十七又

泰之于辰得八十一

劉歆笑大玄為覆說乃祖按以為絕倫而張平子稱其特極理

數惟邵克夫作正元改四重為上下減九替為五帶而著之

于三十三首之八十一不易焉

王弼洲曰思无邪其詩之綱乎繁王于天其春秋之綱乎自強

不息其易之綱乎毋不敬其禮之綱乎允執厥中其書之綱

朱翼

七四

牛

小學所載多祈示効而亦以示威其示戒者如甯釵地黃酒之

類至于素子存姪則得無子姪氣之報故于病不睡畢竟非

私心乃天理也父子自有情度後有子而素之允為慘薄禮

子妻兒之子与己子朱子以非避繼必是年与相稱則必不

取伯通此事故殺妾殺奴沉妻滿子君子悲之原非常事不

可以訓至于其起真罪人矣易牙則賊也

大學教人為大人小學教人為小由亦子而成童由童子而成

大也小學中已備大人之事然本于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

情况受衆而親仁所謂明倫也謹而信所以致身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識嘉言善行也

左氏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辦理或錯經以合異麟經之鼓吹也而編年之法體之最古者也

說願曰前玄注春秋傳未成典服度過宿客店先不相識服言已往傳多與玄同玄遂盡以典度却紹撰晉書以示何法盛或曰卿名位貴遠不俟呼我寒士無關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盛竊之以行

司馬遷作史記上迺軒轅下迄漢武十二本紀以明治亂之統

卷八

七五

十表以明興廢之變八書以愛當世之務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述諸侯卿相之任但列項羽呂后于本紀躋陳勝外戚于世家衛武敬聖而証其辭殺共伯周條力爭后兄之封而讓其守節不遜以子貢而獲與計然已婦之流孟列以宰我而快其常關止之徒相蒙是非亦頗謬矣所以來蕭穎士之議也

班氏析志臣職直節范氏烈蔡瑛時董宣議者恨馬歐陽永叔五代史守經程義尚矣他如房玄齡晉書魏徵傳書歐陽新唐書廣古畫也陳壽三國志李延壽南北史釋官小說也魏

收魏書微簡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謙梁書陳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綯周官李元振華記也歐陽玄宋金遼史爛朝報也抑南唐賈北漢朱三郭崇一噫失也

余中宇曰史記稱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是爲少帝少帝自知非皇后子曰后殺我母我壯即爲變太后遂幽殺之更立孝惠子弘等子以殺其母而不及其父自知非皇后子未云非劉氏子或后取他官人子以爲太子張辟疆亦止謂帝無壯子非無子也代王立舉誅弘等遺矣丞相平以決獄錢谷有主者對運專相上林番夫對

卷八

七五

會戰薄甚悉釋之乃以利口斥之仲矣平原君以辟陽侯事死錄之其子使匈奴不屈死不錄謬矣

陸賈楚漢春秋習鑿虛漢晉春秋葛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張綱後漢畧于寶晉紀裴子野宋畧陳彭年唐紀蔡冲五代紀皆以一代爲始末馬福道曆起三皇迄隋季宋庠通譜起周世迄五代章衡通載起唐迄宋治平又有蕭穎士編年傳起西漢迄隋義寧裴元庭增春秋起戰國迄隋代姚康復統史起開關迄隋末皆以千載爲括合

乘治平中涑水司馬氏做編年之法上自威烈下迄五季歷十

九年而其書始成 戰國迄兩漢屬之劉賈父狄三國迄備宋
屬之劉道原怒唐迄五代屬之范純夫祖禹合十六代而蒙
于縹緲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而通為修實至于纂古史述
文起開闢迄威烈著通鑑外紀者劉恕也輯宋代群史起建
隆迄靖康著通鑑長編者李燾也採三朝故事起宋世至元
末者陳桎也然疑經傳信子史君子不能無疑于恕而信傳
聞畧國史尚未滿于燾與桎也惟朱子因通鑑而著綱目會
溫公所長而補其所缺元儒金履祥本劉氏外紀申紫陽之
指舒子傳有綱目前編我朝成化中命儒臣作通鑑續編然

朱翼

朱翼

漢末董承耿紀晉初諸葛母丘宋亡而有劉東素蔡周咸而
有王謙尉遲史氏輒以逆書遂使節士蒙冤其他若王儁危
履之談左慈羊鳴之謬似亦未通為信史也

以下殊
古今辨

南朝宋史作于沈休文齊書作于蕭子顯梁陳書作于姚思廉

然休文子顯紀載失真思廉父子狗私楊名者也北朝魏史
作于魏收齊書作于李德林周史作于蘇綽然魏史貴北賤
華周齊清言周實者也至二史又合成于李延壽其受金而
隱惡附勢而飾善尤可怪也至隋書則作于魏徵其引周齊
蕭梁之舊事載王柳袁宏之謬說均可訝也若乃舊唐史出

自吳兢柳芳而劉煦編為全書新唐書出自梅堯臣劉義史
而歐陽公實其謬誤如黜義甫致宗之奸不與無忌同傳斥
宗元為錫之何不與韓愈並列則新史為得如縣公之流可
疑見于吳縝之糾謬死囚之數可疑見於溫公之考異則新
史又為失吾所嘉者其歐陽公五代史乎以治法正亂君以
死節植臣紀獨惜其載瑞遺文非重戒之義也吾所嘉者其
司馬公通鑑乎神宗喜其闕風教孝宗取其鑒與必獨惜其
通書抑蜀非正統之說也吾所嘉者其蘇子由古史乎考諸
儒之訂證糾馬遷之迷誤獨惜其降孔尊辨非明道之旨也

朱翼

朱翼

于求千載信史則惟有朱子綱目而已歲周于上而天道明
統正于下而人道定黜武后而存中宗削曹魏而帝昭烈莽
大夫以誅何附晉廢士以表忠貞蓋儼然麟筆哉金履祥得其
意而為通鑑前編至當代踵其後而為綱目續編庶幾哉今
古定論矣

會子固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
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憤然後其任可得而
程也

胡康侯曰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致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

可庸有德必棄而善自此可勸有罪必貶而惡自此可懲所以過人欲于橫流而存天理于既滅也

或為遷之檢散遠而簡或為固之泥文蔽而煩或為蔡中郎之欲自見而任或為韓退之之悞失真而讓或為周必大之聚衆論以兼叢或為司馬公之決己見以獨是或為宋子京之待思于十載或為歐永叔之定筆于再期或為孫盛之劫威于權門或為李延壽之藏惡于受命故有以一人之見而彘測萬年是河伯望洋而增井觀天也有執古人刪損之粘而托之舉要是鄭賈市札而葉公好龍也有格于多口之讓而

朱翼

七九

亥

閣筆誰書是十羊九牧而一獸衆操也有愛不知其惡而認加獎賞是繪無鹽為堯光賈駑駘為彘驥也有惡不知其美而立意棄黜是素細瘵于夜光摘維穉于豫章也

周子作太極自無極而太極化生萬物理自無而有也萬物化生本于無極理自有而無也始言陰陽變化之原終言天地鬼神之與又作通書五殊二寔而本則一發明圖中自無而有之說也五行陰陽太極發明圖中自有而無之旨也云資始資生以魯乾坤之義云仁義中正以闡聖人之教南軒謂圖之潤源精粹乃道之闡與書之道大義精乃圖之啓鑰信

然也張子作西銘乾父坤母畢孝子之事民胞物與畢仁人

之事厚生玉成遠天地之心存順沒寧完生人之脉又作正氣論造化而極日月寒暑之變談鬼神而推二氣良能之妙陰陽有一神不測之語性命有大虛氣化之論程子稱西銘與天地同體朱子稱正蒙物理曲盡信然也邵子之皇極經世也其道一本于伏羲圖卦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晝夜寒暑風雷雨露盡天地之變化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應候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人之事而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遂窮天地之運焉朱子之易

朱翼

八十一

亥

學啟蒙也其說皆通于太極圖書太極即圖書虛中之象而像即圖書陰陽奇偶之象四象即河圖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一合九二合七三合八四合六之義八卦即河圖四實四虛之數洛書四正四偶之位為蔡元定律呂新書以黃鍾為十二律根本其間有變律不同正律用全變律用半朱子曰法度甚精世又儒者莫及蔡九峯洪範內篇以數始于一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奇數之所以行偶象之所以立真西山曰範之數與三聖之易同功家禮秩冠婚喪祭之儀而人道之紀綱備小學者立教明倫之要而人生之日

用端近思錄亦出于朱子本端以論性為原用功以致知為
先而修己治人靡不揭矣大學衍義出西山以道術為格
致要以敦畏為誠正要而修齊治平靡不詳焉至遵堯錄看
于羅氏以示團體忠終飲于馬融以垂老終心終政終則西
山著休居之全胡傳知言則康侯昭辭事之義南軒論語有
說祖謙東萊博議了翁九經要義草廬學基學統雖有能跋
不一而孰非理道之支流衍寄哉

代之作也六經傳而百氏矣太史公六家列款七畧班固十家
唐書藝文志大約與班同其書惟曹子十篇稱見于戴記于

朱翼

八十

思七畧温公采其與孟子論利之言並著焉如猶龍之與老
子立玄言之祖也夢蝶之夫莊子馳汪洋之辨也列子聞尹
子崇清淨也鬼谷子戰國策尚縱橫也陰符經范蠡子計然
子吊奇異也商子管子慎子韓非子倫刑名也黃石公孫子
吳子尉繚子明兵戰也商書新語選議論也說苑新序示博
洽也潜夫論政論諷時政也申鑒書志獻替也孔叢子記遠
事也燕冊子商錢甲也警偶子取析物也屈原于洩憤恨也
墨子熱腹也楊子冷腸也隨葉子胡非子貴德也鴟冠
子見斥于柳州元倉子見疑于高子峇鄂析子殺于子虛公

孫龍子闢于孔穿也朴子游于幻淮南子流于離元子失于
淺草木子溺于蔓楊雄子不免于借苗子不免于非呂氏春
秋不免于偽南山子不免于弱應松子不免于支齊丘子不
免于滿天隨子不免于蕩青山子不免于寂子華子不免于
膚龍川子不免于腐他如意林作于馬概德書作于皮日休
乾麟子出于温庭均雕龍撰于劉勰道園集于虞伯生菴其
心亦有主鳴爭鳴其于聖道何如

明典而有郁離子之精奇龍門子之坦暢閻然子之章采秋因
子之氣節玉華子之敷潤陽明子之開悟遜志子之弘達斯

朱翼

八十

則清九流于心鏡開日照于詞林所以經緯乾坤出入聖賢
者不尤駕諸家之上哉愚於此得詩書法馬讀五經四書
驅我以從經讀諸子百家當驅書以從我
春秋括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于十二公之閒起于宋公履麟之
年鏡兩期月而成史記以五十餘萬言叙四千餘年之事簡
矣而漢書以百萬餘言叙二百二十餘年之事何煩也還自
洪荒以下簡帙散佚固叙當代文獻是徵故也
蔡中郎被收應成漢史任矣臨誰而慷慨取文采之未表其氣
湯澤之在唐乃堅不肯任致來子厚之譏何誰也蓋愈涉

世而港思恨感不... 其感憤也

宋子京紀新唐書十年而不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兩期而書已就周必大志傳成歲求以剛潤司馬光出入執筆少所咨商

編年甲乙之書紀載為便分事分人之書檢閱甚周然披涉而金可求去皮而毛安附精之與憤互有當也

遷之史記刻向諸人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傑不虛美不隱惡固之漢書范曄稱其瞻而不穢詳而有体比良廷董魚鹿卿雲王充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勞固而優廷宋倪思博

綜其趣合為一書或刪而遺其事如李布傳見滕公語劇生傳對齊王語是也則為之糾其缺或改而失其本意如高帝記以蛟龍為交龍曾參傳以觀君為樽君是也則為之正其誤標玄珠于崑崙檢良玉于縣圃亦已勤矣而王仲濂則並非之

遷之年表十國者而為八遷之書八國廣而為志者十遷之譜侯年表年終而國緯觀其韓信王楚子肥王齊張耳王趙新以寓形勢固分為兩姓異姓殊乖親疎相錯之体迂之功臣年表國經而年緯觀高祖功臣侯惠景間侯建元以來侯所

以著時政之得失也固乃編而為二殊味固時考政之義律書曆書合為律曆志禮書舉書合為禮樂志楚矣而不能正元封冬至日星之誤叙長樂朝儀之詳識者非之易封神為却祀易平準為食貨似矣而道原病再新之事崇廟迭毀之失以私羊罔民之術而擬成周泉府之法違觀者以有通論焉

楊子雲謂史記辨而不華如叙游俠之侈而論六國之勢其上地兵甲車騎積粟有差而必以當其末是也稱其有而不但如叙貨殖之富而比封侯之家其棄粟澄竹籜蕭鮑黨有數

而不歸以文是也謂其文互如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緯五十萬言是也謂其字核如紀帝王本詩書世列國據左氏言秦燕併採國策是也平準議微利封禪刺神仙律書言僱兵曆書本古曆而不言太初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言八十一分之法不取錄最之儀樂書不取房中之歌于陳平衛青則紀官于周勃韓信則紀爵彭越黥布則稱名張叔田叔則書字賈生則稱生宥有深義也

國之識遷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英雄疏畧抵牾是非頗謬于理人而自為書則列儒家于諸家後六經也僅報

解以讓受進奸雄也志五行而引書失宜者四件事平理者
五其疏畧抵牾又孰甚倘聖人復起不認謂何班生有知懲
此月且矣然危蔚宗謂其不激詭如叙公孫弘矯飾而說于
行東方朔詭諧而說于言吳也謂其不抑抗如叙蓋寬饒為
邦司直梅福去官為尚有典刑謂其贖而不微如相如風雅
而戒臨卽之穢張禹傳授而戒垂僻之穢謂其詳而有体如
賈誼政事書董生賢良策皆有世務經術之体也

黜項羽于列傳以悞僭竊尊考惠于本紀以崇正統附四夷于
末簡以嚴中國此迂之失固之得也張湯當列于酷吏而并

朱翼

八五

亥

怨杜周侯王當列于世家而雜于別傳大宛當乘于四夷而
沒于張騫此迂之得固之失也子貢仲尼之徒濶于貨殖范
蠡春秋之士而綴于漢書兵說畧見于刑法与律書此迂固
之共失也迂無師承獨起義例其成書雖固當文獻足徵其
成書易迂書欲藏之名山其詞直固書專紀當代奉詔而作
其文婉

國朝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解孝士寺掌之文廟實錄一百
三十卷三楊孝士掌之高廟列傳紀佐命之臣而文廟時列
傳不適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耳

左氏論詩者三十有二有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二國暴骨者

有賦詩不知典不恭而賈亡者其言詩何微而究也言書者
三十有九言易者二十若敦仲之筮得互体之說畢萬之筮
得變卦之說烏有卦無辭于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為主之說
烏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烏于秦伯之筮得係辭之異
于今文者之說烏大抵言易而不拘于易也

魯太史墓誌謂丘明王父是左傳非全出丘明或其家傳也且

其自成一書似非專于釋經又止哀公四十年左止哀公二

十七年又言君子而不引仲尼可見

朱翼

八六

亥

聖人上律天時故春秋為編年之書史記述事逐人分彙成書

便于觀覽其實人行一事何嘗不開綱目編年用一初字安

會史記之体

史記之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武帝志教章儒術不如文景之尚

黃老而兼儉也遷廢士而進奸雄謂秦漢之禍無朱家之儉

脫已於禍也項羽制諸侯呂后擅漢祚紀之亦實錄也孔子

為萬代師陳涉為一時湯武故別之以世家伯夷為列傳首

重清節也孟荀冠于淳于莊周附于莊子尊吾道別異端也

繁藪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兵之名天寔放之當以

晉紹漢魏傷之尊窮實本于此晉不當以魏為三恪朋矣

古者史書皆成于一家之言唐時分曹共撰如李淳風于志寧

授之以志願師古孔穎達則授之以紀傳蓋穎孔博通古今

而李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也

司馬溫公作通鑑兼范祖禹劉恕諸公之長而蘇陽之綱目則

一家言也其云帝在房州實本范說范則附于春秋公在乾

侯之義也劉亦作外紀起三皇云

元始初以金為中原主而以宋為附國成化間詔商輅續綱目

而宋始為正統其實金非元比金時兩河忠義不臣伏者甚

宋翼

宋翼

衆猶逸奉乎宋也

康節之書論元會運世一元有十二會每會計一萬八百歲以

元德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堯帝在己會之末得天地之中數

竊怨堯帝以前年歲未必若此之多而實卯辰所生聖人未

見何所建明也

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以其推生萬物之父母也淫傷以太

極圖為西銘之宗祖以其推生天地之父母也

老子之書如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涖

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具謂天地

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寸進而退尺是謂

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喪吾

實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

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命之必圖張之將

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

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朴曹叅祖之宜乎宋景濂謂其為豪傑士也

宋翼

宋翼

金次公曰域中有三奇南華借吻為真擬影為象善以虛為實

楞嚴線跡頭心花物標性善以安為處楚辭雲興電滅神奔

鬼騰時安而虞時虛而安

新說李屏山曰吾讀昔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不讀何舍佛

在儒之下至讀華嚴經無伏無儒無大無小能伏能儒能大

能小存泯自在矣

吳小憲曰讀書肯有眼如道德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

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

文子之書如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在淵而崖不枯苟子取之

朱翼

八九

九

譬如積薪燎後在處上汲燄取之再安之木其根必傷明德
 后取之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會兵死騎兵滅魏相取之賜
 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繫突墨子無贖
 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
 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德抗取之欲治
 之至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大必差鉢而耕之至石
 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審失故兼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
 斬固有雙兔虞蓋為之不探國有賢臣始衛千里鄭昌取之
 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

天不生
 如生
 朱子
 天不生
 如生
 朱子

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因之
 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言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鷄之
 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同言而信又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
 高鳥盡而良方藏皆見此書其見于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
 數或曰文子姓辛即范蠡所問之計然也
 莊子之書其論天下道術白墨翟滑蓬彭蒙慎到田駢闕尹
 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至
 矣然余嘗疑盜竊漁父若再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又皆

韓文王
 後不生
 孔子亦
 不得後
 又不得
 孟子亦
 不得二
 千年後
 又不得
 二程亦
 不得
 有漢唐
 諸儒說
 道理直
 身說著
 孟子與
 孟子同
 時也

淡德及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至陽子居其位也余者將
 迎及所云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諸篇以合于列禦寇
 五漿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
 者勤之耳

朱翼

九十

列子之書靜退似老聃誕謾似莊周愛身自利似楊朱劉向謂
 一家之言信矣
 管子之書歷叙桓公入國仲諫修兵諫繕兵諫以勇披諫諫伐
 魯諫圍魯諫盟魯公皆不從及果敗于宋敗于魯却盟于魯
 而後諫伐宋救杞乃始從之則君臣之相遇亦難矣
 黃石公素書乃記上老人傳之子房者書曰陰謀外泄者敗于
 房用之勸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
 勸帝侯雍齒矣書曰失策於不仁者儉子房用之勸帝罷封
 六國矣書曰設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致四皓而立惠

帝矣。書曰吉莫吉于知足。子房用之。格留侯矣。書曰絕嗜禁

慾。所以餘累于房用之。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

揚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法。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中。太玄準

易而有吳楚僭王之戲。續經擬經。而有六經奴婢之誦。子雲

之作。高者入蒼天。深者入黃泉。而不免覆醬餗之誦。惟仲淹

之作。程子謂其極有格言。朱子謂其頗近于正。則猶近理者

也。漢武置藏書室。寫書官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光祿大夫劉

向校書。玉莽之亂。輦入洛陽者猶二千餘。輒脩文。遣使求書

朱襄

綱一死來。太。秦。公。書。上三百卷者。甄錄。國。朝。遺儒

士。歐陽佑。往北平。諸。虞。採。胡元。喪。蹟。又命。禮部。遣使。購。天下

遺書。夫。貳。負。事。遠。而。得。諸。山。海。經。魁。鼠。物。近。而。辨。諸。爾。雅。書

當。珍。也。若。李。邕。淹。通。古。今。而。不。能。屬。文。號。書。麗。陸。澄。博。覽。覽

書。厨。亦。何。貴。乎。

邵景亮曰。邵氏剖易。蔡氏剖書。而立言傳世。成以極為名皇。極

終。世。著。于。邵。綠。易。之。時。而。曲。振。之。也。其。以。日。月。星。辰。水。火。土

石。配。之。元。會。運。世。而。窮。春。夏。秋。冬。皇。帝。王。霸。之。變。理。人。之。子

天。人。不。盡。言。而。邵。盡。言。其。得。力。者。四。象。而。已。洪。範。皇。極。著。于

蔡綠書之中。而互指之也。其以金木水火土分動植物類。吉

凶事類。而窮形體性情之變。聖人之于天人。散于言而蔡括

為言。其得力者。九數而已。二書皆可以鼓吹易書。而九特舉

其用數之始。終四則。顯其用數之術。置邵氏之極。與易書之

極。尤其通明。胡較者也。

江旭奇曰。奇。幸。生。有。道。之。時。何。事。言。遜。坐。恐。當。世。無。傷。諫。議。終

不。能。為。韓。昌。黎。故。朱。翼。有。譽。而。無。毀。非。是。媚。骨。第。不。敢。任。俠

骨。以。賈。禍。耳。王。生。曰。虞。夏。寄。慨。終。餓。西。山。醉。醒。興。嗟。竟。沈。汨

羅。水。清。而。魚。不。得。安。矣。林。清。而。鳥。不。得。安。矣。言。清。而。人。不。得

朱襄

安。矣。虞。世。至。此。時。嗟。啼。俱。不。敢。論。文。子。我。華。玄。白。總。堪。胡。吳

寧。野。曰。請。息。舌。戰。無。寒。齒。牙。之。衛。

江一鵬曰。請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請李令伯

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請韓退之祭十二節文。而

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高卿曰。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幽。無。見。于。信。墨

子。有。見。于。齊。無。見。于。時。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有。後。而。無

先。則。群。衆。無。門。有。詭。而。無。信。則。爵。賤。不。有。齊。而。無。時。則。政

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衆。不。化。畜。曰。無。有。作。好。運。王。之。道

每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水滸傳敘事如一百零八人上山始末株連照應三國志編年之書原不相連高皇帝初疑作水滸傳之人机智过人後丹閱之謂為鼠竊技魁三國志却有二篇極好文字如曹孟德青梅会上論英雄孔明茅廬中料三分皆非水滸所可望也三國時文才武畧皆當以孟德孔明為首孟德之橫槊詩銅雀賦可惜未就孔明舌戰吳儒罵殺王朗似粉飾語惟出師二表真切懇到正大光明孟德請之自應愧死他如孔文學楊德祖文俱未見曹子建亦止一賦二詩陳琳所看討曹孫

宋翼

九三

二檄何以見遂孫伯符與袁公路書亦自可觀其可厭處不應將孔明塗撰作鬼物如課數占星之類水滸叙吳季亮以就人情計較此處却優但王進問索俱少結局其叙魯智深圓寂尤景極有旨趣可為減度

李卓吾曰有史記則不可无水滸傳有南華經則不可无西遊記水滸傳有所為而作故字又帶念德之色西遊記无所為而作故語又含遊戲之情

江旭奇曰看史須看大段關鍵處如三國志王允既誅董卓當時若无曹初則一序長可以辨權記漢祚不滅曹操既下

荆州當時若從飛昭則天下已為魏况三國之征伐

陳眉公曰人家聰俊子弟父師母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道鑑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橫眉學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中治乱得失人才邪正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腦力自然穩實吃暢大局而大机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史李廢閣教之讀子書佛書粗又問他作子書何者之姓名出矣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其書之精髓乎余嘗謂史書乃是禹

宋翼

水甲

卷之開津未曾過此則他書必无別路可入此孟子所謂備其詩讀其書必當論其世知其人也

愚按朱子曰某病中信手乱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雜處處不克骨寒毛聳心騰墜地回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謝靈運看種文至漢高帝論當時劉氏已安矣勃刀將誰安其以太尉厲勅知有呂氏之禍謂古人看史如此費心

江旭奇曰今人多恨始皇焚書不知其亦天意欲假聖人在古末右史記書卷与二十一代記事之史並傳有一事自有一

中情文
字極有
法如
五倫
前止說
子區第
實後便
其出夫
歸又知
仲尼祖
述先聲
前卷一
道字一
法字將
地四平
起後車
說天地

朱翼

篇好文字。將從何處。來宜。亦自刪詩書矣。想其時能詩。在索墳典。如叔何者。寧有幾人。春秋之筆。詞賦。亦縮地法。不虞傳反多也。然而逸詩見于論語。即存于國風。即詩書之見矣。亦有除主之者。今士人童習一經。白首而不得其原假。令多篇。是蓋使士人淺也。倘後于經意。深何嫌。其少若諸子百家。當刈者衆矣。詩書在所刪。步在所翦。春秋在所縮。左傳于叙事之末。必以後來為占。綱目于叙事之始。必以從初為捷。故編年之體。只得變為紀傳世家也。禮樂二經。已自分類別。而大序分經分傳。又分傳為十章。後人不免有疑。

九五

其率附者。有謂其錯簡斷欄者。中庸不自注脚。聽後人自為支分。自為節解。不生字議。道本渾淪。分截安難。君就一時見解。再閱則覺亦有難通處。但逐段自有花身。有結實。有色有味。現者見亦各別。刻向不能強之于其子。仲舒不能必之于其徒。猶之橘柚。梅李。并辛酸。苦各自具味。何能入人。問其嗜厭。亦聽其自過。耳故入以為擇米。翼乃米翼。實自擇人。想其高深。深淺。而按以味。自易常冊。為楷維。書至充棟汗牛。令人乃謂左馬班劉以下。可朝可署。老莊尚楊以下。更无完席。嗟乎。子史百家。豈容易傳哉。願淫陽謂其各有精光之見。不

以應通
應法祖
應成祖
子極為好

朱翼

可磨滅。有領。則必有曜。有星。則必有餘。其並使之存于天者。亦勢也。湯海若曰。作何无遮。大會。將許多人。盡攝入來。索中即曰。天地。間文字。原收不盡。自當其存于天地間。以遺造化。可也。舒暢后曰。高曠之所。收。雅則者。駭鳥。沉冥者之所。會真。胡者。迂鳥。濃郁者之所。賞。淡沲者。鄙鳥。交相非也。交相抹殺也。愚夫。

九木

醫家之書。素問。難經。出自岐黃。本草。炮炙。出于雷公。伊尹。至若扁鵲。受方。于長桑君。孫思邈。得龍宮。禁方。三十首。葛洪。傳金匱。秘書。百卷。是矣。他如。起太子于暴廢之間。識二豎于膏肓之際。輜隨滅。麻刀。鋒刮毒。蘊能橋井。而流恩。黃春杏林。而佈德。豈特折脈之三。抑亦方書之熱。情盡公之。丹不傳。而華佗之書。已燼也。

卜者之書。古謂筮短。龜長。晉侯從筮。遠卜。而立驪姬。可鑒也。歌仲有國風之占。其書足考已。他如占車中之獄。測門首之狐。畫鏡中之蛇。井底有聲。而生育吉。河邊无水。而疾病痊。驗河溪之浪遊。洞察天機。識錢塘之醉卧。灼見人事。却璞之青囊。經。五遠知之。奇立易。司馬李王之演洛數。嚴君平之讀老子。皆深于卜者也。

王充論衡云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貴人積錢十萬求款于富子

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捕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哉

李載贊曰世上先有水滸傳一節然後施耐庵羅貫中借筆墨

括出若夫姓名其不過避空捏造以實其事耳如世上先

淫婦人然後以楊雄之妻武松之嫂實之世上先有馬泊六

然後以王婆安之世上先有家奴與主毋通姦然後以賈氏

李固宴之情形迫真矣語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今文人

面壁九年嘔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

心亦覺錫碎更可惡者是九天玄女石碣天大而難道天

朱異

地故生珍虛而又道見神以相之耶

九七

李和尚曰水滸傳貫串三教魯智深臨化教語已揭內典之精

微羅真人清道人又極道家之变幻獨其有心馳於儒家只

以一王倫常之局量扁淺智識平陋強盜也做不成可發一

笑

文章

朱子曰韓文不如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

則志局于此又安得安與天地同其大書曰玩物喪志為文

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

務章句悅人耳目務悅人非能優而何

劉禹錫曰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

唐興後起

而漢竊春秋戰國之意晉宋寫漢魏之詞唐人竊六朝之休已

朱異

漸不遠韓子欲變其休而愈下矣

九八

漢則曹詎傷于敵切司馬遷通于馳騁相如法于廉龐班氏父

子極于廣修揚于雲惑于儲妾王子潤澤于浮承東方朔入

于板楯暴流為晏嬰所取者其董仲舒之終明玉道者乎

自是而唐則王楊殊之風骨燕許駢鹿猶存唐駱各逞風流

柳宗元看瓊瑤玉佩之響劉禹錫向居易會同宮轉角之調

三變之後豈不都稱盛而求如韓昌黎之獨振頓風者幾

人自是而宋則三蘇之縱橫二曾之謹厚石坦來之峻勃陳

后山之風度王介甫之暢宏呂東萊之議論王禹偁之正大

請儒並起豈不彬又稱盛而求如歐陽永叔之一歸淳厚者
我人若彼。商。之。摘。黃。袖。白。大。傷。元。氣。元。氏。之。度。曲。填。辭。徒
深。淫。聲。不。奚。論。哉。雖。其。中。有。若。諸。謝。之。春。華。七。賢。之。竹。林。有
若。程。巨。夫。之。富。賄。虞。伯。生。之。博。洽。俱。隨。風。氣。而。靡。又。若。耳。

說者有云。漢無文章。惟出師二表。晉無文章。惟歸去一辭。唐無
文章。惟佛骨一表。獨宋有四篇文章。則瀟溪之太極圖。洩先
天之秘也。明道之定性書。明人物之異也。張子西銘。著理一
分殊之旨也。程子易傳序。通天地人事之變也。斯其論文誠
確矣哉。然予以為過刻也。宋之書也。如漢有崔寔之政論。故

時之藥。不可少也。王充之論衡。通理之訓。所必傳也。唐有陸
宣公之奏議忠告。但日也。魏徵之十漸。深恩。深又也。宋有范
文正之岳陽記。先憂後樂之志。洋又也。文又山之正氣歌。于
古之義。薄雲霄也。是不亦均可山斗百代也哉。

本陳眉
公語而
古今辨
採之
自
文統之變也。割十三而經析十七。而史割。而而禪與。言碎百
而。同且。異或。授塵清言。或偈凡。冥誦。或寄夢于筆花。或遊魂
于汗竹。或予盾于燈白之內。或佃漁于舟船之傍。或一字選
英雄。或萬言掃青紫。夫聖人以人籍而參天地。以立言而參
功與德之權。而後世詞章者。建鼓于菟壇。訓詁者。反兵于同

九九

亥

宋翼

十五

庚

庚

庚

庚

庚

雲。而文章之精始於如也。嗚呼。開戶啟牖。坐籠千古之業。詎
不云世。仰屋著書。卧擁二酉之藏。詎不云博。披蘇而捩虎皮。
靡眩而執牛耳。詎不云猛。然而拾古人已吐之腐鼠。乞先王
既擲之士龍。以售巧鼓瑟。祈一當于揀擇。而博一第之榮。先
一何鄙也。區又吸人殘喘。描人香影。以溫希孔席半豆之享。
一何妄也。夫即使有意為文。以期明道。尚恐吹燈借影。去聖
人無心之文。為遠翔。其不為道。而為祿。為名。又馬得為文哉。
醉中之語。狂也。病中之語。謬也。夢中之語。嗔也。今人非醉也
非病也。非夢也。而其為文。則狂耶。謬耶。嗔耶。意。故甚矣。

楊誠齋先生曰。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
也。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廢。人不軻也。
莊生議論之文。故時有寓言。而不可謂之史。馬廷叙事之史。故
間有說說。而不可謂之文。故當辨。體。大塊。愆。而為。寔。皆。就。此
竹者。一一而吹之。終非天籟。春風。至。而。百。萬。皆。遠。離。玉。者。葉
又而。鑄。之。竟。屬。人。工。故。當。養。氣。極。怪。寸。尺。珠。則。衣。褐。入。市。不
以為。寔。家。徒。敲。鼎。則。享。之。千金。而。過。者。皆。嘆。故。當。廣。識。梓。慶
為。鐵。不。懷。非。譽。巧。拙。楚。林。承。烟。不。以。天。地。萬。物。易。網。之。罟。故
當。定。志。五。味。調。鼎。而。酸。鹹。具。修。五。音。成。文。而。金石。益。靈。故。當

博學胡寬嘗新豐僅得其似。優孟學叔敖。終非其真。蘇當會

神。學則太優而無統。悲則太和散而非治世之文。怪則陋者可託。而非道。滑巧則言華道。隱而太朴。整

文非風氣。無以開其源。故在元化。非聖哲無以遏其流。故又在世教。

文者。擬經聖傳。所以統聖。喪失讓陳。烈所以禪國。是數言垂訓。所以齊民志。故理本易簡。無綴以悠謬之詞。事淑徑約。無伸以美漫之語。典實而平正。文之本質也。

朱書。語訓話。則謝溪之師承。語造詣。則謝來之實踐。是不務經也。論

道德。必語玄虛。設終濟。必參法術。是敢于經也。

教靡者。作其氣。則自振。韓子之交。唐是已。教請者。暢其理。則自平。歐陽子之交。宋是已。

本正。則邪說不淆。氣充。則理詞皆振。學博。則非淺陋之規。識廣。則非狂瞽之見。有体裁。則靡巧之弊。華。有見解。則模擬之習。

湯睡。卷曰。詩文之業。甚等小夫。泛學。非絕代。書未破。万卷。而

輕牙管之。攘不揣。已甚。亦有才。凌飛兔。學勤抱犬。服倉負簾。

終屬。始蒙。倒筆。傾筐。不堪。錄製。嗚呼。此道神矣。精思不淨。或

率。亦得。之。居。歲。月。不。得。一。朝。得。之。閉。門。搜。述。不。得。狂。走。得。之

子。長。好。勝。竟。奇。其。文。愛。州。詩。未。州。記。雖。復。幽。室。之。思。不。能。措

也。縉紳之文。尤屬而不淳。鉛棘之文。平弱而鮮氣。山林之文。憤惻

而不經。大典。時。高。下。然。孔。孟。當。周。之。表。而。為。古。今。至。文。武。侯

之。出。師。來。請。節。之。燭。去。來。辭。歲。故。之。太。極。國。子。厚。之。西。銘。正

叔。之。春。秋。易。傳。二。序。皆。故。季。時。作。則。文。固。不。關。于。時。也。

漢之文。無論。齊馬。班。楊。即。廣。川。天。人。三。策。固。再。闕。之。信。也。唐。宋

朱書。之。文。無。論。王。揚。燕。許。即。昌。黎。之。原。道。盧。俊。之。本。論。柳。州。之。傳。記

屏。山。之。書。疏。固。兩。京。之。脉。也。春。秋。戰。國。之。文。無。論。道。德。南。華

即。左。丘。之。春。秋。傳。靈。均。之。離。騷。固。事。林。詞。府。也。

國。朝。劉。青。田。以。終。濟。侍。惟。懼。宋。金。爭。以。沉。博。代。絲。綸。王。烏。陽。以

今世之文不患無刻爛倚馬之捷。不患無雕龍綉虎之藻。不患無鄴架花山之富。不患無風樞磨塊之迅。不患無時在吳亡之新。不患無排山倒海之奇。不患無開風雨走蛟龍之出沒。變化而患其來鷄園以香火遺慈嶺于帖括。空王頌素君之座。震旦傳竺乳之衣耳。

漢之象曰。風行水上。天下之至文也。水之為體。滌然清。潤然靜。風一過之。則舒徐委蛇。蜿蜒淪澗。疾者如馳。徐者如緇。蹙者如鱗。躍者如鯉。其繁如鼓。其亂如霧。而天下之現極矣。

宋玉作對以行志而班固之華固而組織玄黃也。并今古取介

之意既傷柳辭之懷廉暢所謂以文滑稽者惟崔駰之達旨安行慕古人之所序恭。恭之釋梅道俗以仁義為淵藪則近似者也。枚乘七發。以中規而傳殺之派因而誇示環奇鋪張現偉。始之以侈侈終之以居正所謂曲終奏雅者惟張景陽之七命宣德慕。慕之炳煥崔瑗之七屬。叙賢以儒道為依歸則猶近似者也。搢之寧中乘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鳴宮刻羽。遺雲振木。猶之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才非不高。文非不工。然剪線為花。而真宰則泯。鎔鑄範物。而生理不存。昔人謂之虛車者。夫照臨三才

睥睨萬有。莫近于文。玄解之宰。獨照之匠。精者發揮道妙。鼓吹休明。斯亦何可少矣。顧士之能文。譬農之服耜。賈之貿易。其本業耳。君乃高自矜。詡堂同伐。異相擠。而不能相下。誤也。

周用齋曰。永叔醉翁亭記。平生得意。而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文正岳陽樓記。世稱佳作。而尹師魯以為用傳體。曾子固之記。大慈閣。張伯玉終不愜。悉陳鐔之批。魯仲明謂。詔語。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為。白。樓。劣。論。東坡以荆公。廣州。李記。為。李。枝。策。柳。子。厚。素。稱。韓。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于。之。角。而

不暇。至論其淮西碑。有。帽。子。習。杜。陵。之。詩。黃。魯。直。稱。其。灵。丹。一。粒。而。楊。大年。以為。村。夫。子。嗚。呼。有。顧。士。之。高。識。方。能。知。李。華。古。戰。場。文。元。歐。陽。公。則。另。黎。集。終。為。李。氏。敵。篋。書。也。

唐時制科。詞賦。明。經。帖。括。錦。囊。之。體。子。元。和。之。三。十。六。格。皆。不。同。韓。子。而。少。變。韓。子。亦。僅。能。自。變。耳。

宋之學。唐之達。蒙也。唐之模。漢之優。孟也。三代而上。有見于道。故其文。渾。古。典。重。中。正。而。不。偏。戰。國。之。士。有見于利害。故其文。明。白。痛。快。詳。至。委。折。有。傑。然。之。光。惟。其。不。在。于。道。故。不。該。不。然。而。無。以。近。三。代。之。盛。也。

茅坤曰。工于為子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莫仲工于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故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傳記。皆各擅其長而不能相並。李杜詩聖。韓歐文匠。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工侈心焉。然亦疲矣。

花。善。善。柳。人。觀。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嘗。先。灌。其。枝。葉。而。先。澆。其。根。舟。纜。緝。碧。人。觀。室。之。華。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棟。棟。而。先。營。其。基。何。也。所。培。在。根。也。玉。繩。山。潤。珠。含。川。媚。又。何。也。有。本。焉。其。用。自。不。可。秘。也。乃。今。文。士。單。詞。偶。合。做。晚。人。世。謂。

朱翼
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猶。輪。轅。不。固。而。徒。恃。和。鸞。銀。黃。之。飾。以。為。車。檣。楫。不。完。而。徒。取。其。彩。鷁。羽。樹。之。貴。以。為。舟。其。有。不。躓。而。覆。者。乎。

長。卿。擣。藻。于。上。林。而。有。竊。貨。之。行。子。雲。苦。心。于。太。玄。而。有。美。新。之。辭。正。平。弄。筆。于。鸚。鵡。而。有。江。夏。之。厄。楊。修。開。捷。于。色。絲。而。有。詆。積。之。悲。康。樂。吐。奇。于。春。草。而。有。逆。叛。之。謀。本。之。已。極。文。將。安。施。

器。欲。大。識。欲。遠。喬。嶽。之。屹。立。則。莫。拔。莫。震。矣。大。海。之。吐。納。百。川。則。弗。涸。弗。盈。矣。登。泰。嶺。而。勝。者。遠。明。鏡。止。水。而。見。者。精。矣。文。

由。于。識。而。識。由。于。器。不。可。不。知。也。

聖。人。贊。易。于。乾。坤。二。位。獨。制。文。言。蓋。以。文。者。天。地。之。心。也。三。辰。之。經。緯。八。極。之。苞。舉。萬。象。之。羅。絡。古。今。之。任。載。皆。是。物。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天。人。之。際。固。自。有。文。矣。然。神。之。所。以。彰。理。之。所。以。著。皆。造。化。自。然。之。元。氣。氤。氳。鼓。舞。以。露。其。華。而。氣。之。所。動。不。能。無。淳。漓。消。息。之。交。辟。如。天。地。之。常。固。不。易。而。雲。霞。之。所。卷。舒。終。日。而。為。萬。狀。古。今。之。文。固。不。能。一。律。矣。

古。者。之。文。皆。發。諸。性。情。而。闡。其。理。義。之。蘊。悉。其。事。務。之。實。迨。相。如。枚。舉。王。張。崔。蔡。之。流。惟。工。插。繪。而。窮。其。境。態。之。狀。究。其。聲。响。之。工。而。天。下。始。有。屬。文。矣。今。之。為。文。者。拾。竺。乾。之。噀。餘。存。軋。萬。之。殘。藩。豈。足。以。言。文。哉。

宋。濂。曰。為。文。必。在。養。氣。又。與。天。地。同。而。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會。攝。萬。類。不。然。則。一。介。之。小。夫。尔。

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洋。之。規。燧。魄。淵。運。行。不。息。基。地。鳥。焚。躓。次。弗。素。吾。文。之。融。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遠。吾。文。之。峻。得。之。南。柱。北。瀚。東。瀛。西。溟。杳。眇。而。無。際。亞。負。而。不。竭。魚。躍。波。興。吾。文。之。深。得。

之雷震鼓舞之風雲命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莫窮
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飛足奔。潛泳植茂。洪
纖高下。不可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此理。賢之所為作
述也。

文者樂也。革之音闌。金之音鏗。絲竹之音懷。然其極皆
足以感天地。動鬼神。何者音異而神合也。

文有四瑕。雅鄭不分。謂之荒。本來不比。謂之斷。筋骨不束。謂之
緩。首起不起。謂之凡。四者賊文之形也。

文有八異。許者將以賊夫誠。隨者將以賊夫圓。庸者將以濁夫
奇。瘠者將以勝夫腴。懶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
者將以華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八者傷文之膏髓也。

文有九竇。滑其真。散其神。操其氣。徇其私。滅其智。麗其姿。遠其
天味。其發真其真。九者死文之心也。

文章之休。惟訓詁為下。今人以之。皆宋儒矣。然未辨味而調羹
能乎。訓詁之家。又皆漢儒矣。然未理絲而求解。殊得乎。故嘗

宋儒者為背本祖。而皆漢儒者為忘功臣。
龜馬之呈。情索之畜。文尚者而未宣。如花之苞。蓋也。詩書之文。
聞發華麗。如花之正。鮮也。副後則銷。又落。散矣。

騷賦樂府古歌行。源于詩。詔檄牋狀志。源于書。其體易辨也。
騷賦之不得類樂府。歌行之不得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
得類狀。狀不得類志。其當最辨也。序者自我而叙。記者即彼
而記。又豈可紊哉。

董思白曰。昌黎平淮西碑。其序似書。詞似詩。而子厚明先生平
羅籍見于書中。立田權家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曾子
固之洪範解。歐陽永叔之童子問。二籍之為傳古史。其蘊醜
厚矣。國朝方遜志。做蕪者也。楊東里做歐曾者也。近來江左
西崑之習。視韓歐直街官耳。

西漢作者六家。劉向之說苑。與淮南王。安之鴻烈解。為最盛。而
忠愛之處。解不及苑。陸有其麗。而無其實。賈有其辨。而無其
識。董有其醇。而無其達。楊有其詩。而無其韻。昔柳河東文師
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其習
哉。

劉舍人曰。賈生俊。於故文繁。而體清。長卿任誕。故理像。而辭溢
于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
酷。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深密。仲宣。陳鏡。故韻
出。而才果。公幹。氣福。故言壯。而情駿。嗣宗。儻。故響遠。而調

遠秋夜偶俠故吳高而采烈安仁輕故鋒筮而韻渥士御
務重故情繁而詞促

虞夏之文浮。尔商書。灑尔周書。灑尔下周者其性作乎
春秋之詞也。法記事之文編年而已。則後世作記之體也。子
長亦為本紀世家傳志。則後世作序之體矣。

國胡兵公沛有文章辨。体傲于宋也。宋真氏有文章正。宗謝氏
有文章執。範許頴阳之序。正宗曰。文止于俳。自建安以下不
執詩止于律。故五七言近体不錄。今統之選銘之粹。盛行而
是書罕觀。蓋失宗矣。彰解之序。辨体曰。朝廷之文。在以盟軍

東漢

百九

旅之文。雄以佛一体之体也。數幾別體。助勝。取事以助暢勝
絕。數以該核。勝美。刺以微中。勝是假体之体也。

蕭統之文選。累其善。兼其清。善矣。乃其新在。錫之預選。何
耶。姚銜之文粹。包元化。理實六籍。善矣。乃其通之替封。禪
之頌。何云粹也。呂祖謙之文鑑。而介甫惠卿之。程敏政
之文衡。列御製于諸臣文字之中。則非体矣。

漢之時。通隋。何陸賈。那生。游說之文。宗戰國。雷山。賈誼。改事
之文。宗官。晏中。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請諫之文。宗楚。韓。曹仲
舒。匡衡。列。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本。尊。京。房。術。數。之。文。宗。

或云才
其体才
天用

織。肆。司。馬。述。紀。事。之。文。宗。春。秋。漢。之。文。惟。雷。量。雷。文。才。優。量
之。李。選。才。者。所。也。李。若。休。也。

周。用。春。白。文。選。不。取。仲。舒。之。三。策。文。粹。反。錄。段。大。昌。之。淮。碑。長
卿。上。林。賦。錄。言。盧。橘。夏。熟。子。雲。牛。泉。賦。安。用。玉。植。青。葱。選。未
能。評。也。王。摩。詰。若。將。行。以。指。天。不。敗。為。衛。青。李。長。吉。鴈。門。行。
黑。雲。壓。城。續。以。甲。光。何。可。幹。不。能。辨。也。

王。余。洲。曰。孟。荀。以。前。作。者。理。已。暢。而。達。之。辭。後。之。作。者。辭。不。勝
而。匪。請。理。六。經。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
而已。六。朝。者。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東漢

百十

白居易曰。陳。梁。之。詩。不。過。嘲。風。雪。美。花。草。而。已。如。三。百。篇。之。詩
北。風。其。涼。刺。威。雪。也。兩。雪。霏。又。陰。征。仗。也。棠。棣。之。花。風。兒。弟
也。采。芣。苢。首。采。有。子。也。發。興。于。此。而。義。安。歸。于。彼。也。

王。余。洲。曰。踏。地。一。揮。子。履。百。日。資。五。七。步。三。都。十。年。不。妨。魚。美。
洪。景。廬。曰。單。十。十。條。制。以。蘇。老。士。白。比。一。老。真。曰。蘇。亦。止。如。此。敏
但。不。檢。書。冊。洪。景。廬。江。卷。何。曰。王。余。何。嫌。計。論。洪。景。自。述。堪
長。春。為。鳥。春。朝。何。德。輔。而。改。謀。書。更。正。為。周。正。賴。國。益。公
而。既。謀。書。無。以。言。為。無。以。立。賴。素。顯。也。而。改。則。檢。閱。何。足。為
規。若。情。遠。之。據。辨。以。服。王。為。康。王。孫。都。玄。啟。思。使。宸。翰。以

王倫為王旦弟。一時之譽。猶不若此。

江旭奇曰。文之佳者有二種。有德性溫和胸襟洒落而見之大者。所謂造道之文也。以卷勝也。有形容真切發揮痛快而擢為文者。所謂載道之文也。以識勝也。孔子與顏子路言志而孔子之卷高于二賢多矣。子貢以宮牆日月言聖。曾參以江漢秋陽言聖。而顏子仰鑽瞻忽。章其識優于參。賜多矣。即可想見文家優劣。

文章不在類。猶如子貢說溫良恭儉讓五者。何等板實。子夏形容有三變。何等虛致。故稱文學。後人謂其作文即。

朱真

百上

五

唐子西自言詩甚苦。悲吟累日。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嘔出心肝。杜子美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歐公作文。昭于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晉一字者。

張平仲曰。詩文小技耳。然陳沉則力勁。綠博則澤鮮。由淺而達。由達而老。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則百賞譽未必得。我之骨髓。而百彈射。未必猶我之皮膚。若兼無包蓄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替人。此欲迫得。名耳。及為有識者。嘆端。曾孟德作銅雀臺賦。人言曹孟德借荆州。其備遠失。筆于地。氣不足也。嘗讀陸游詩。子云。臣伏請御製。種紙文。曾有白手挾。

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與謨也。執死且九十年。李士大夫徒知尊謂其文。而不知其文之妙。在于氣高天下者。今陛下徒求而出之。豈惟執死且不朽。所以遺孝者。願不厚哉。

宋文宗言。蘇子之文善用虛。朱子之文善用實。愚謂天下之文。未有不發于實者。蘇子之文。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乃絢爛之極。化為平淡者。非以虛起手。易曰。修詞立其誠。豈有不誠而能修詞者哉。擬而取之。皆由誠而變化也。

朱真

百上

五

周汝礪曰。宋文極虛。如王黃州之恪。孫泰山之莊。石祖來之厲。尹河南之簡。歐廬陵之醇。李旰江之銳。宋常山之峻。司馬凍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整。蘇東坡之浩。蘇穎濱之通。李洪水之宏。陳后山之潛。黃豫章之理。見洛北之斜。張趙國之婉。張石室之俊。是也。

人謂明道有玄語。而不知其見之極高也。謂伊川有拙語。而不知其見之極正也。謂橫渠有銀語。而不知其見之極深也。謂康節有玩語。而不知其見之極超也。謂晦翁有滯語。而不知其見之極實也。謂象山有狂語。而不知其見之極徑也。如此。

者方可以論文

許慎曰箴者喻鍼石也所以攻疾仿患也詩序曰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述形容也故揚雄崔駰崔瑗張華之箴陸机孔穎達元結之頌業已樹標文圃此箴有赤幟唐之大室頌有白扇漢之賢臣大抵箴法而頌異箴未出而頌已然也

心百歷
天錄

柳景亮曰漢唐宋諸所箴頌崔駰四巡王操南郊李德裕六册床趙師農勸講呂溫親政石介慶曆聖德張方平康定晏殊惟德動天皆九州百官之望褒蘊古之緯也

朱儀卿曰述來文家當以宛陵為首然誠意墨又天是有經又

來另闢一法界若無此体裁經傳沒出頭時然文乃天地至宝彼亦愛惜之晉不盡之巧可已昌黎之平淮碑右軍之蘭亭記寧非鉅筆豈乏知音乃不見錄二公之聲價自在也

陳眉公曰文章貴於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錢武肅王始擇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陸遂成促岸欲以偏霸之主而能尔以初霸之瓦方銳也秦始皇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又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遂崩于沙丘彼氣衰也文章有首無尾皆此類即

以此看人書戰每天亦不錯

陳眉公曰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談道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袁宏道曰予近來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為詩未免為詩苦予以打草竿劈破玉為詩故足樂也

吳小窓曰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同纖密則神為拘迫疎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文章之妙語快令人舞語悲令人泣語幽令人思語憐令人惜語儉令人危語慎令人密語怒令人按劍語激令人投筆語高令人入雲語低令人下石是謂駭目洞心

吳草庐曰朱子之學不在於文而未嘗不文袁詒做陸宣公若他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

朱子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漢魏印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固

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于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益巧益密。先復古人之風矣。蓋必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語意。則其為詩。不期于高遠。而自高。遠如其未始。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

陶潛之詩。晉以前書年號。宋以後惟書甲子。杜甫之詩。咏杜鵬而忠誠溢出。作北征而義烈昭然。

陳休仁謂詩本為樂而作。故必以声求之。則知其不苟作。朱子曰。詩之體本為言志。與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李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執其器。聲蹈其節。以涵養其心。

則声與之所助于詩者為多。然曰。與于詩。成于樂。其求之同。有序矣。仲尼所謂思无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故以詩之所以作。本于志之所存也。今欲以声求詩。猶未知古樂之遺声。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按之絃歌乎。然恐未得于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得无有畫餅之說乎。

武皇帝宴群臣于華光殿。命各賦詩。曹景宗以武人不分韻意。邑不平。就帝啟求。乃得競病二字。景宗據筆立成。曰。去時見女悲。婦來驚鼓鏡。借問行人何如。靈去病。宋太宗宴群臣。

亦各令賦詩。曹翰亦以武人不與。乃自陳乞。太宗笑曰。卿宜以刀字為韻。翰投筆立進。曰。曾同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宝刀。二曹並有橫梁家風。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實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少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其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

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无遠而非文也。

方從哲曰。華字安。必結之物也。亦必窮之物也。由色而香。由華而安。若柳柳也。然而香者不甚色。不者不復香。繁華者不實。多實者不華。所必窮也。人之精神。天地之精神也。天地之精神。而忘于太濃。而况于人乎。凡人之稱能文者。始未嘗不胸臆約結。以為無奇。恨无當于世也。既而少有當焉。必且翹然自喜。而輕生。輕之敵也。必且至于擢名而躁生。躁之敵也。必且浮誇馳騁。而傷生。夫至于傷則亦不實之華也。周之盛也。大語武。成揚其休。洪範丹書。其秘。凡於盤盂。昭其式。間雕。

麟趾載其祥。有邑有香。而繁華甚矣。遠考春秋戰國以來。詠成風。凱械百出。而究其所以致此者。竟出于當時之文人墨士。嗟乎。較雕尤何其怪也。縱橫押韻。何其驟也。堅白異同。又何偽也。謂非周家文勝之極。而實有難繼者耶。

天地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

語云。文齊福不齊。非虛也。文之為物。發于窮。困。悲。怨。則深。切。而有味。發于富。厚。盛。美。則平坦。而無奇。韓子所謂不得則鳴。如鳥之鳴春。風之鳴秋。皆天地以不得其平。而成韻。况吾人乎。通今古。隆平。无如虞周。而吁。嗚。噫。戒。嗚。嗚。思。故。其。文。蔚。今。

卷八

七

觀甯生治安策。痛哭派。源長。太息。蓋庶。几。馬。若夫滕王閣之會宴。而末路悲歌。則文家故態矣。以佳文章。希好際遇。是逆。而南其轅也。蘓子瞻曰。王即庠出。語不凡。任道晦文。益老。此兩人。有致窮之具。而與我為親。又欲往求。旨直。其窮。未易。瘳也。屠赤水曰。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相李白。之福薄。宜哉。張重華曰。童子作士。不遇賦。馬君作悲士。不遇賦。陶公作感士。不遇賦。古文人。三致意如此。悠々千古。寧有。我狗監哉。

洪覽山曰。治安策。文帝用其二。如。構。田。示。朴。躬。行。德。化。之。類。善。

用之而不覺。故時以為不遇。武帝用其一。如。未。章。六。終。成。服。四。交。之。類。不。善。用。之。故。時。以。為。紛。更。君。子。不。以。言。舉。人。何。得。選。以。為。九。卿。哉。

余瑤圖曰。舉于常。有才有品。有先天之品。有後天之品。化腐而。新。滌。几。而。奇。剝。華。而。實。有。煉。而。精。先。吐。為。此。後。天。者。也。若。夫。先。天。者。稟。氣。純。清。賦。質。獨。厚。曠。然。起。一。世。之。識。而。泊。然。無。釋。一。世。之。情。品。在。文。先。而。實。意。以。出。精。光。自。見。故。夫。妙。于。舉。舉。者。有。不。在。舉。舉。者。也。

書石林曰。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耳。

卷八

八

屠隆曰。吸飯着衣。生世無補。錦巾待擲。願影多愁。庶几哉。白魚。露。簡。食。奇。字。于。胸。中。黃。鳥。度。枝。造。好。音。于。世。上。

江進之曰。古工詩之家。大較有三。有正有奇。又有奇之奇。唐杜。工。部。該。博。典。核。包。囊。萬。有。而。鍛。鍊。之。極。性。又。吐。語。騷。人。譬。如。石。季。倫。觸。客。姐。羞。銷。核。水。陸。備。陳。而。麟。脯。鳳。炙。開。出。天。下。所。未。嘗。之。物。此。夫。正。而。兼。奇。者。也。李。青。蓮。使。事。不。必。如。杜。之。核。用。書。不。必。如。杜。之。雷。而。起。脫。妙。絕。飄。々。欲。仙。冷。然。如。列。子。之。御。風。而。行。此。夫。專。以。奇。勝。者。也。至。于。長。吉。則。事。不。必。古。人。有。語。不。必。世。人。解。嘔。心。造。句。突。兀。怪。物。如。海。見。市。瓊。樓。玉。宇。人。

物飛走之狀。若有若無。若沒莫可端倪。此夫直奇之奇者乎。

近代文人紀遊之作。大抵叙山川雲水。亭榭草木。古蹟而已。袁中郎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動。靜。之性。無不備。蓋如生。若夫尺牘。皆以所欲言。信筆直書。種。入。妙。余觀李僕。卷。蘇武。一書。悲憤激烈。千載而下。讀之尚為扼腕。徐中散。絕交書。寫出懶慢箕踞之態。至今如親見其人。蓋其情真而境實。揭肺腑以示人。之見之。無不感動。中郎諸情。机鋒迅疾。以論朗微。自是真情實境。當与稽李同符。蓋有膽有識。有才而後能此。

袁中郎

百十九

袁

袁中郎自言。遇越于乱文集中。識出徐渭。是我朝第一詩人。王季孟之短氣。又有詩云。徐渭饒集才。身卑道不好。近來涉頭祖。凌厲有佳句。陶石簣亦極喜渭。為翻梓其集。愚按渭以不第名於。為總制胡公梅林幕賓。代胡公作。白鹿表。翰苑為。今其集多滑稽之文。見者不覺解頰。屬律真骨。花記本此。可。制。六。合。賦。魏。收。咳。為。大。愚。刑。子。才。仗。為。疾。駱。馳。宋。以。六。合。為。家。賦。試。進。士。王。世。則。為。第。一。賦。曰。構。孟。亂。坤。作。我。之。尤。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此。筆。非。亦。駱。駱。駱。一。取。凱。名。流。一。受。知。明。主。力。田。不。如。逢。年。微。也。夫。

屬律真曰不二法門。從無言入。鸞公以饒舌戒。余終不能改。如

蕭家松篁。風來則響。聞閨林鳥。春至則鳴。誰得而禁之。然能使人立喜。熱夫就宗。若披惠風。若欲井露。則文亦天地間之至寶也。去而灵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閨黃藥之宗。故子昂杜甫。韻語。騎意。氣于統林。寒山。紅于吟。噫。寫性。靈于天籟。寫性。灵者。佛祖。來印。騎意。氣者。道人。所呵。乃若士人相傾。未有刻長。卿一。句。已呼。既。籍。為。老。兵。筆。誰。未。有。駱。增。王。一。字。已。罵。宋。王。為。罪。人。習。氣。斯。下。矣。

袁中郎

百十九

袁

王世貞曰。雷貴名譽。皆為花藻。人身根蒂。惟有子息。文章子息。乃而人湊合文章。乃一已傳心。湊合者如。醉。投。于。河。漸。深。漸。薄。父。益。夫。真。傳。心。者。如。印。出。于。板。有。晦。有。明。遠。可。合。熟。袁中郎曰。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歐陽永叔。蘊子。騰。蓬。見。識。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心。整。始。艱。者。終。必。派。履。痛。快。摩。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否。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媒。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綵。掛。鐵。見。之。類。可。一。字。相。索。否。張。左。之。賦。稍。異。于。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極。于。直。文。耳。然。賦。亦。日。變。賦。心。益。工。何。必。抄。勝。海。篇。字。眼。而。

以為古也。

湯腫處曰善乎。難于勝之。紀傳神也。欲得其人之天。法當于眾中陰察之。優孟叔敖。豈必。非。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世人見人詩文。繆相推擬。曰若也。周秦。若也。漢魏。若也。盛唐。何取既朽之骨相厚哉。舉業應制。自為時文。記序傳銘誌贊歌詩之類。使說今事。酬答時人。其為。今語明甚。而世強推之曰古。是猶揣摩千百年以上之彘。斤又依倣不敢自置。擗笑。无惑也。且。又而。明非。借昨日之无。以為今日之无。也。景物歲。又而。春非。晉今。歲之。草木。以為。明歲之。草木也。吾自有

西目。安捨他人西貌。晉為其吾以說妻擊哉。

高廷礼曰。詩自三百篇後。漢魏晉過于文。六朝華浮于安。惟唐得其中。然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同加美麗。刘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製之神龍以还。及開化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蘓張之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宝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声雋。高適岑參之悲壯。李爾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常蘓

州之雅澹。刘徐州之開曠。錢而之清曠。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極李從一。北。衛。中。唐之。再。初。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於。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俾。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又。豪。縱。臨。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刘。滄。馬。戴。李。頰。李。群。王。叢。各。格。猶。存。此。晚。唐。變。化。之。極。也。

字韻

書起于黃帝參韻。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又有六義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指事。曰轉注。曰假借。

北虜之
漢語之
國人所
亦博洽
之一助

愚按釋書所載。北虜語多有音無字。而加以漢語為字。如云那言者大人也。台吉者官子也。噁不吉者官女也。倘不浪者官婿也。我下者爺也。把羅官者頭也。五素者髮也。赤克者耳也。努都者目也。哈八兒者鼻也。兀六兒者嘴也。哈兒者手也。騰格利者天也。哈甲兒者地也。那喇者日也。撒喇者月也。撒

朱墨

百字

亥

兒撒者風也。偶列者雲也。董我敦南者雷也。虎喇我兒南者雨也。我度者星也。撒巴兒者斗也。門都兒我樂者電也。鎖落額者紅也。扯的干者霞也。何力巴者睛也。我都兒者畫也。雷賊者夜也。碟燕者衣服也。不施者布也。米哈者肉也。綠曰腦。暗白曰義汗。青曰哈喇。紅曰五郎。換喇者山也。把喇者川也。正旁者土也。兀連者水也。克吞賴者海也。母連者河也。把汗吞賴者江也。腦兀兒者湖也。肯對者洞也。克納者坡也。打八者嶺也。努喇者澗也。莫兒者路也。土喇者堡也。合屯者墩也。可見此書為也。連巴若謀也。兀路思者國也。合脫者城也。忽

洞者井也。我兒都者宮也。哈兒什各兒者殿也。格兒者房也。偶冊者門也。喘計者窓也。哈不兒者春也。譯者夏也。納木兒者秋也。哈空兒者冬也。一個能者年也。正曰我近。一曰你回。

二曰火灼兒。三曰古兒。半曰四。迭兒。半五曰他。布六曰上兒。宋七曰奈。落八曰乃。麻九曰以。素十曰哈兒。八二十曰。三十曰古氣。四十曰傑氣。五十曰他。倫六十曰解。哈七十曰打喇。八十曰乃牙。九十曰邊力。一百曰你。介。召。一十曰。一萬曰土。漫。又曰式。又曰然。仁。何力。義。我。卜力。大。札。白。脫。羅。智。曰。兀。哈。充。誠。曰。利。駁。曰。昆。都。列。思。曰。寫。乞。想。曰。槐。喇。

朱墨

百字

亥

墩喜曰。擺牙兒。笑曰。以撒。富曰。擺言。富曰。兀。稿。輕曰。匡。千。重曰。細。都。罵曰。哈。喇。打。回。眼。乞。子。混。曰。忽。喇。忽。那。丑。牛。曰。兀。克。寅。虎。曰。把。兒。思。卯。兔。曰。討。賴。辰。龍。曰。佳。已。蛇。曰。林。艾。午。馬。曰。抹。力。未。羊。曰。合。威。申。猴。曰。威。乞。酉。鷄。曰。他。恰。戌。狗。曰。他。亥。猪。曰。哈。官。樹。曰。抹。都。竹。曰。胡。普。素。來。曰。未。以。兌。出。曰。哈。兒。巴。下。曰。羅。巴。薩。曰。升。各。巴。聲音之辨。二。平。上。去。入。也。宮。商。角。徵。羽。音也。每。音。各。具。五。音。五。音。之。外。不。有。半。徵。半。商。謂。之。七。音。七。音。韻。盤。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為。母。輕。重。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悉。備。于。

此知乎此雖風雷鶴犬之聲皆可譯也

張橫渠云商角徵羽出于唇齒喉舌。猶宮聲出于

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楚人別音。在音不在字。楚有二合三合

四合音。亦有其字。華惟琴譜有三。華音。一音為一讀。楚音一

音之中又有為奏。大抵華人不善音。江左韻。僅知四音不知

五音。今楚僧咒雨而雨。咒龍而龍。華僧雖學其書而無驗者

實于音義有未講也。

古語亦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區何不為盡。如是為爾

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

朱真

梵學自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折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唇

上發。如斜字之類是也。折字與音。如韻字。鼻中發之。是也。

洪武正韻者以沈氏之韻偏于江左一切改正。如東冬清青之

屬二韻併為通用。虞模麻遮之屬一韻析為二韻。而宋濂為

之序云。乃詞臣終未之用也。

梁高祖不喜沈韻曰何為四音。周怡曰天子聖哲是也帝竟不

省。

五土之音。均同一致。就不以韻為則。但能得韻母之橫豎。當清

濁之重輕。即知切脚皆有名派。聲音妙用。本乎自然。如時忍

切腎字。時掌切。上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

如清音。當字。其寒切。時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以強字

呼如清音。仰字。若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切。如晒字。其寒切。如

連字。可乎。止是清濁之分耳。又如符翳切。如肥字。本長皮字。

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搭字。士無切。如珠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

洗字。本是似字。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可勝道。取其鴉

稱。然稱音。前稱非字之類。則又方言之不可憑者也。

劉氏曰。見漢群疑是牙音。端透定能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

幫滂並明重唇音。非敬奉做輕唇音。精清從心即齒頭音。照

穿床審禪。正齒音。曉匣影喻是喉音。來日半舌半齒音。

凡字之聲。出者為呼。不出者為吸。如東通刀叨四字。其東字

與刀字屬吸。通字與叨字。皆屬呼也。

朱真

朱真

書畫

蒼頡造書始皇制畫本為一道况六書首之以象形乃繪事之權與形不能象而後諧之以聲不能畫諧而後繪之以意意不能盡繪而後指之以事不能畫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與馬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

糾斗古文蒼頡所作周史籀作大篆秦李斯作小篆王次仲作八分始皇喜其簡便因召不至檻車微之道化為火鳥飛去蔡伯喈乃造其妙程邈作隸鍾元帝王逸少各造其妙漢黃門令史游作章草張芝變為草劉涪升作行書嚴顏並詣其

極藤芭作飛白

古帝王多善書畫高宗夢傅悅而能圖之以肖後魏武唐太宗為最

書之典畫所差惟日與田耳日隸于天其明遠田附于地其形局

王世貞曰神禹之告成功也見于書者若圭璋戈若峒嶠之石而至于畫則取九枝之首金以為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畧于畫而詳于畫哉書之為用圖則廣畫之用方則狹

書之聖者為編為斯為鍾為旅為皆為蔡為義為獻其賢者為

杜為師為射為索為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楷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為顧為曹為衛為陸為張為道子為成其賢者為墨為最為徽為遠為厚為二關為展為尉遲為二李為繼為榜為全為董為六朝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頫王羲子父之類二者慈之觸目而醒神怡神而延壽其用大矣書中有左氏右軍是也亦有莊周大令是也畫中若文與可之竹其左氏乎東坡之竹其莊周乎

善畫彥遠徒知其功業而義典善書而連捷其技也國朝文待詔唐伯虎諸公皆稱名品迹來董思白以書畫為時所珍其物色之者即陳眉公也予郡詹孟華為字學之宗而詹翰林景鳳詹子學伯麟皆擅其技余篤之臨模工到鋒穎

慈利王修墨見之鴉籠胡麻之行草在義之上當信然程子言其寫字時甚致柳公綽之持筆甚正當是一法米子素不喜眉山之學說字故總黃胡亂寫壞了乃東坡遺跡

胡人以為亦室大都北提矣米本今為時尚子品書畫正位幾為幻馬米子大書法名曰烟

樂典中書法為雁行中書法乃善立綱領也古人用墨如金
今人拙筆狀如塗鴉可笑已

唐太宗遊春苑愛奇鳥命關立本圖之立本退戒其子曰吾少
讀書屬詞而以丹青見役。學莫大焉。常擬奉帝命書偏去地
二十五夫。寫竟髮眉畫白亦或子孫勿學。故唐混善丹青而
自晦。王僧虔多拙筆良有以也

王右軍止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趙子昂論至元鈔論桑哥罪
惡亦深中事宜。宋杞曰世獨以善書稱。嚴之待之淺也。楊載
曰知子昂之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

程子曰子弟只教以經學不得令作文字。至于書札一向好看
亦自衰志。如王虞。顏柳輩。識為好人。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
顏延之曰南海唐仁卿書詩。千字字法。筆于謝之昔。程伯子作
密甚。致曰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
上者。仰克夫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知三
杯酒亦用揖讓精神。一局棋亦用征誅精神。又曰聖人遇事
無大小。皆以全体之精神應之。不然便是執事不敬。
使眉公曰。一書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
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本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插事會

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爰泊中書。含繁從簡。漸夫

細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罕于古文。壁書藏于科
斗。符陳帝璽。篆調蜀漢。署未宮門。銘題祀器。魚遊舍鳳。鳥已
勞。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
作西童。魚若浮溪。能如赴穴。流星疑燭。重露似珠。芝英轉車
飛白。樓映。參差倒。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後想定情之
製。故脚傍低。鵠頭仰立。填。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驚。

精。廟離。之。並。以。篆。籀。重。復。鬼。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
令。鬼。悲。魏。起。秦。時。程。述。本。隸。人。之。職。單。由。漢。制。杜。操。擅。草。創

之。能。均。其。文。經。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按。篆。籀。于
繁。移。指。真。于。重。密。分。行。紙。上。類。出。簡。之。紙。結。畫。篇。中。似。開
琴。之。鶴。峯。等。間。起。瓊。山。懶。其。欲。霧。滄。瀾。遍。振。碧。海。愧。其。下。風
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于。成。章。真。草。既。分。于。星。茫
烈。火。模。成。干。珠。佩。或。橫。牽。堅。製。或。濃。照。輕。構。或。將。放。而。更。番
或。南。眺。而。思。置。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造。茲。萬。足。烟
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工。夫。惟。張。有。道。天。然。推。鍾。元。常
合。二。子。之。長。稱。右。軍。之。技。重。為。草。聖。獨。擅。臨。池。嗣。後。百。家。分
為。九。品。

朱子曰：某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而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

李和尚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見者覺熱。又畫北風，見者覺寒。是真安話。

蕭齊嘗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

蘓子曰：傳神之難，在其次。在顧頽。吾嘗于燈下四顧，自見頽影。

使人就壁換之，不作眉目見者，失笑知其為吾也。優孟學叔孫敖抵掌，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

朱子

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又可以為顧陸。吾嘗見僧惟

真畫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

乃於肩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倪首仰視，肩揚而頽處者，遂

大似顧虎頭。云頽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

頽頽間也。

蘇子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嫩，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

使人至于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

板水紙筆工拙于毫髮間耳。唐孫位始畫奔波巨浪，山石曲

折，畫水之變。後蜀人孫知微得筆法，欲于大慈寺壽寧院

壁，得潮水石內堵營度，終歲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

孔筆墨，書急，奔袂如風。頃刻而成，勢洶又欲崩屋也。後成，却人

請，永是得二孫本意，仰畫掛之，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

朱子

博洽

孔子于楚江拾異折以萍安季并得犬澤以增羊鳥舞察也惟
恒雨之微集止陳也開格夫之遺而專車之骨指為仿風氏
彼蓋生知而德度定以稽開而有徵也

周公作爾雅草木禽獸備載博博卜商之辨三豕于政之識二

育尚矣如王儉之隸事而圍扇旌其博孝標之炫奇而要畧

挫其鋒揚其奮藻于法言相如擣斃于子虛他如盤盂之書

慈就之章易嘗不以多為貴而致駕三千之精騎足當十萬

之厄廉哉

卯竹旁通五德傳故押海遂使梁惠郊迎燕昭擁篲彼移盡之

不知其官昭輝之不知其義問之有餘思矣漢之汲長孺卜

式皆以不孝而為時所斥東方曼倩且得侍詔金馬門則古

之貴博久矣

高亮曰漢史言十月五星聚東井謬也星傳金月二星常附日

而行冬十月且在尾箕昏浹于中南而東方出于寅北二星

何回背日而行崔浩初未其說後使考究知三月聚于東

并非十月也乃服允博洽

香敦仲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左史術相請三墳五

博洽

典八索九丘之書子產聘晉而識寔沈其豎駘之崇祭畧于
龍見而為御龍秦龍之說東方朔辨駟牙之端董仲舒達重
帝之鳥與軍別豹文之懸鼠判向究疏屬之二冒雷煥察牛
牛之氣而知豈城之二釵楚材辨角端之異而明天道之不
殺豈不稱博物君子哉

周汝礪曰學在明理使博先蓋故杜預訂左氏之謬集群史之

博而武庫之召祗為瀆癖常昭窮周禮之義成一代之史而

孫皓之禍矣舜蒙蔽危寤橋玉何之失正殺梁之訛而吳作

之教人謂疵曠博地多博而不辭讓以書龍陸澄廣博而林

理號為書廚房輝遠之五經庫駭駭之五經笥皆何濟于

世哉雖然博博能謹悔難免郵致之禍梁公忠赤竟有雷陽之

駭又以不孝死術也甚至崇牖之誤扶柱之誤金根之誤且

而擣矣故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采經希編三經墨翟大

賢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窳固門倪寬帶經以安鉏路生截

簡以寫書筆或珠薪而不應張休溝述而不傳黃霸控括而

受業車亂螢火以研窮寤越鄙人周處師其博博升治周來

世稱其略則博洽亦是貴也

博洽

師友

焉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語使我者吾賊也。故君子修師取友以致惡其賊。

程欽政曰中庸以教配性。道孔子以師並父。君甚哉教之難也。故礼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洒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則入大學有修己治人之教。而所以為教者有二。一曰人師。一曰經師。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礼左氏公穀之春秋此經師之教也。彼人師者以六經體之身而聞之言。若孔孟是已。如王通

朱熹

百三本

朱熹

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洵猶有遺風焉。必如周程張朱而後孔孟之教。與往。又詔學者以修己治人之說矣。

國朝師友之誼。幼有塾師。惟事訓誥。長習文苑。則專口耳及蒙。首座則稱座主。竟不知所教何物。惟速來書院之教。優于費。官講學一節。頗有餐粥。而其最盛者。死如王陽明湛其泉。諸公江陵柄政。惡處士橫叔。折毀書院。而散其徒。大抵經師亦不之。而人師難遇。楚侗之于楚。猗園之于金。使淫傷之于東。林南峯之于吉。冰石帆之于嘉禾。餐原之于新安。亦庶幾有講明實課。

人師者以身為教。无行不與是也。中庸以成己成物歸之誠者。

夫誠之為義。從言從成。則成物者。能言哉。子欲无言而。其往且以為德。且以為无。迷至其論性與天道。而亦曰言。蓋。夫才之言。歸于實。而成。成象。成變化。總之。從實起。故軍言。命。而雅言。四教。何嘗不言。及其動物。廢却在誠。昔舜惟養。其。而父成其為父。弟成其為弟。故曰致誠感神。誠者。誠也。以言感人。无心而感。故曰誠也。舜之誠。陶成其器。耕墾成。其。誠。至於風。風百穀。亦成其儀。舞則歸之。箭。韶九成。此。典。樂之官。以言志之詩。曲成。胃子。而今司成之職。蓋以為人師。

朱熹

百三本

朱熹

也。以人為師。又若以心為師。以心為師。而外來之善。其不善。此。皆吾益矣。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伊尹曰。主善為師。老子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堯舜之時。百僚師。周公曰。文王我師也。而孔子問于老子。子師棄。其師。充博焉。

弟子之所學。必其師之所教。孔子稱顏子之好學。既在不遷。然。不惑。遇則知。孔子之所教。在。調其性情。而。其。改。過。二者。而已。今。視。顏子性情。則无所不悅。語之不惰。終日如愚而已。何。得有。怒。克。已。請。事。何。得。就。過。其。所謂。博。我以。文。則。如。四。勿。之。

類列為四目豈不是文合之總一禮而已何其約也如徒以
戰艦為文不幾于經師乎縱性情改過上立教所以為人師
心師也

易之言學倫矣昭德取之晉講學取之允多識取之允高室德
改過以損益二象當之有餘者宜損而不足者宜益也至
取象于山澤高深之相刺風雷凌厲之相搏則所以損益之
者无遺矣矣舜之于禹初則怒之繼則格之何嘗遷怒顏子
以舜為師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於橫逆而亦以
舜為法可見舜之忘怒也禹所師之昌言亦曰謹受益非即
易之義乎孔子之言四代禮樂而歸之韶舞亦欲顏子以舜
為法也蓋山澤通氣乃為蒙養聖功山之體凝止如師而澤
之氣上通之則學之義也

禮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惟中虛而後
能待人之扣也夫子為萬世之木鐸固矣然亦惟不過于時
近聘衛宋遠歷齊楚得之耳目者日益廣夫是以能筆之于
經而詔萬世也則所謂詩師之廣者死如夫子矣

劉元城曰子弟事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李卓吾曰子夏規模狹隘其交友不可者拒這是理又小人故

夫子戒其為小人儒

王陽明曰子嘗喜晦翁涵育兼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相與必
有此意而後彼此相益近來一二同志與人講學乃規礪太
刻遂相情度而去者大抵皆不免以善服人之病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勝人為恥不知能下人正是英雄我從他
是他為我所兼并了故知得不當恥與當恥方纔是近于勇
李卓吾曰金剛經云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菩薩
護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
語須菩提便與讚歎斯為得之

王陽明曰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
之則條達摧撓之則棄瘞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
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故凡語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
已亦所以洩其洩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懷鬱抑結滯于音
節也操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
動盪其血脉拜起居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賦之讀書者非但
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振擗以宣
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頌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
顯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禮義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

知其故。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習以句讀探微。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說。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得乎。

范涑曰。古人教童子之法。有歌誦。有舞蹈。皆所以養其情而軌于正。今皆廢絕。無所傳。故為童子者。一入塾師。便若束縛。然不勝苦楚。藉使課書之暇。以求儒及昭代諸理學詩。鼓其倦怠。若其共起。長者倡之。少者和之。誦之不足。而歌之。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雖無古先王之法。而猶不失歌舞之道意焉。而為父兄者。亦將樂聞其歌誦。而不知其不此于秦蒙矣。

師嚴而道始尊。亦惟嚴而後敬。之以貌。始知親愛。以嚴課程。以和開導。則善人多。故曰師道以嚴為本。有伊川之立雪。方休如明道之春風也。

兄弟要怡。朋友要切。德。况師嚴而友親。又自不同。王陽明不欲以善服人。嘗言能化象。某。括。只是不見象的。不。若。要正他的。真。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

化得他。

周延儒曰。唐宋之季。教養選舉之法。盡失。古初胡瑗氏慨然。憐之。其為湖學也。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明經。拊桑倫。以立其體。曰治事。者治兵農水利。策數之事。以周其用。故其時高第弟子。如徐積。劉。要。錢。蔣。覺。范。純。仁。錢。公。輔。之。流。往。有。國。器。之。目。程。頤。朱。熹。為。瑗。稱。述。甚。具。王。安。石。遇。不。世。之。主。君。其。時。能。行。瑗。之。教。陶。冶。一。世。有。休。有。用。之。人。才。而。相。與。圖。理。幹。濟。必。无。元。祐。紹。聖。之。爭。而。亦。无。靖。康。之。禍。矣。

張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喜其所至。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情不啟。則師當毋。隔。通。幾。息。矣。隨其密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

謝上蔡初見明道。每舉史書。以對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許許多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而發亦明道云。以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請史。又却逐行看。不過一字上。蔡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侍學之士。

陳眉公曰。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訓。故為季氏之具臣。

陳眉公曰。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屢。使。授。拜。門。生。則。先。生。

聽門生之差使

朱子曰人只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者從不肯改誰不知要
去擇比如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
化猶可若與不善之人交或如未擇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亦與之俱化豈不害事就如看書亦是尚友古人今
看他說久而不聞其香與與之俱化此語于人情物理何等
親切有味令人讀此慣熟了亦只作平又看去恰似不聞香
臭近世父兄為子弟延師只求科舉文字便不擇其心事
行跡做得好文字何益

朱熹

百四上

改

江旭奇曰今世有司薦拔作春恩同君父名列師生其事師之
禮亦有不同師方炎隆接見當疎所以全於終師或居林閣
候宜容所以盡誠敬

朱子曰夫人無英氣固安于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
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于學此學者之通患
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于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
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

呂東萊曰君子之教以身不以言故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

解

請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於
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
學而未備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而整說之學而未嘗宣安敢不學而
居君子之門乎古之君子其以身教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
之而後謂之教耶

朱子曰解經但可畧解文義為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疎然汗下

呂東萊曰古之童子為長者役而心安焉蓋孝悌之行在于執
事奔走之際凡有血氣者未有安于事人者也今使之其于
僕役折其傲慢之氣可與進于德矣

朱熹

百四上

改

朱子曰教壇頭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要起開發之徒拘束之亦
不濟事

錢緒山曰夫子備言然善誘人言備言者備其見之所及未嘗
過為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皆非妄
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
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者非真也答歸可以得魚兔魚與真
而語非真也

江旭奇曰文與可蘇子瞻中表兄弟也于瞻出別於蘇與可
行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語正
坐杭州詩語真諍友也嗟乎知我愛我孰若余曼倩哉長往
不返夫一諍友矣惜哉

李卓吾曰儒者為人所需者也孔子以心之聖為人所需與皇
帝王之為人所需皆儒也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亦儒
也或有以蘊長公方白樂天者予謂蘊是有緩急人白是濟
不得緩急人蘊固是儒者

愚按淮南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彼

朱翼

百四四

朱

事師者豈徒以侍臬比執六籍更端則對使則承而已耶
故龔勝死而門人制服者百教歐陽欽刑而諸生守闕者千
餘人吳章之斬雲蘇自劾以收尸孫極之獄曹慈明覽以也
死薛漢之誅燕范收歛不避李固之殺郭亮守喪不去又有
寧藹乘輿寧冒斧戢寧以箭貫耳出其師于萬死一生如楊
政之待范升者其與陳相之背吟眠之讓而恕之叛正宋挺
之娶妻者何如也

祝世祿曰禘三世心致易養先君稱冠師受生徒里中有戲之
者曰桐山說謂一尊為師終上不能使之他業也先君

常習勞帶月鋤圃或館或罷口不求厲語吾家求我則師道
尊我求童蒙則師道不尊別號曰懶懶謂熟是難息肩處故
稱懶耳儼然有退步故于父兄無所承奉于子弟無所假借
寧者辭主無令主辭賓不使師道減格價也
羅司成曰朋友不可燕狎往來稍疎可以養敬

朱翼

百四四

朱

家政女德附

朱子曰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家政修明內外無怨上天降祥子孫吉慶移之于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國與天下則國與天下之政理

鄭康成戒子末云若忽不識亦已焉我倘明命于詩曰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皆道之以善而不責之以善也

主曰名歿曰諱如廟諱御名是也。不諱字儀。乳祭父以字。晉胡毋輔之一日正飲。子謙厲聲呼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

玉像美姿容對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見耶呂

后嘗字高祖為李。袁種字其叔父。蓋曰。絲能日飲母河

晁錯父呼錯為公蔡京呼子攸為公洪太公呼洪高為帝荀子曰天子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此三文亦極矣

說儲曰司馬子長父名談。故史記以談為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以泰為太。王羲之祖名正。故以正月為初月。李朝父名

金。故以金為茲。蘇子瞻解名序。故以序為叙。或作引字。孔子不諱婦名。二名不偏諱。韓子曰君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東坡詩齊安日用百五十錢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計大要。是性耳。而文以美名曰。險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孔明在

蜀有八百森所以能清儉者必有活計司馬溫公為相每詢人私計意蓋如此曹公廷試第一初公問下士公亦問以治生事曹疑公以已文無當也公曰功名自是能事只恐為廢祿所拘耳

胡文定公曰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足便有不恰好處

余中宇曰都情好聚積嘗聞唐任其子超所取起性好施一日中散盡王恂好殖利及斃其子私恣燒券書若二子可謂能

蓋前人之德矣

李文靖公曰佛家以此為缺陷世界我安嘗圓滿如意于南去

齒子豈少足物德可知

余中宇曰角子恣張友恭道喪孰能如裴叔則推己之宅以宅其兄子孰能如第五倫先取肥田廬宅以劣者與弟致弟得名後推以還弟乎孰能如鄭遷古因為齊古好博每出必封

會餉付弟聽其取用勿使別取情息為惡人所偏乎家太僕官囊不入私分弟瓜分堂名孝友不誣已得云同氣連枝各

自崇也又古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寧有幾時為弟兄乎當至母黨問表弟余慈延述文中子曰僕僕稱恩可以從政

矣。延回家庭雖主恩。然必有整齊嚴肅之意。乃能儉勤而
家道可久。此父母所以並稱嚴君也。若婦子嬉。則必凶。至
于為子。亦要幾諫。不止承順。帝能化頑器。父母敬弟。二妻而
終不能化其子。亦不幸也。况僕僕乎。

程子曰。幹母之益。不可貞子之。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順于
義。若不能順之于義。而致敗。盡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
道乎。若仲已。則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
入乎。在于屈已下意。委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

益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
事。蓋

順。事親之本也。不居得正。故無太吝。然有小悔。已非善事
親也。

周勃阿太后。音王。諸呂。臣夫。不阿。太后。以俱。諸甯。張湯。治獄。懷
醉安。世。場。以。謹。厚。皆。幹。益。之。道。也。

正倫。理。篤。恩。恒。家。人。之。通。也。家。人。卦。大。要。以。嚴。為。善。覺。山。緒。言。
謂。風。自。火。出。明。自。內。也。故。上。九。天。悔。戒。人。當。先。嚴。其。身。

周用。齊。曰。誠。能。動。物。孝。可。格。幽。蔡。頓。之。止。火。姜。詩。之。湧。泉。勃。天
地。量。恭。之。得。衣。孝。緒。之。獲。漢。感。鬼。神。也。蔡。邕。有。馴。兔。之。祥。
政。有。致。魚。之。異。格。鳥。獸。也。徐。緒。有。連。理。之。瑞。孟。宗。有。冬。第

之。生。格。草木也。

張子曰。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于父母。賓客
之奉。必極力當辦。又使不知勉強。勞苦。尚使見其為不易。則
亦不安矣。

黃其昌曰。尊卑之禮。不可廢于僕隸。而情于父子兄弟之間。親
愛之情。不可真。下。妻子。而疎于事親。從兄之僚。僕隸。雖不可
使與內事。真難賢。不可使與外事。

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每相猶矣。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
見。報則報。故恩而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婢僕始至者。木懷。勉。又。改。心。若。投。擬。更。理。則。加。禮。設。則。素。其。本
心。便習以性成。

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
端。本誠心。而。則。必。善。又。則。和。親。而已。家。難。而。天。下。易。家。親
而。天。下。疎。也。家。人。雖。必。起。于。婦。人。故。勝。次。家。人。以。二。女。同。歸。
而其志不同。行先。所以。釐。降。二。女。于。婦。內。齊。可。稱。乎。吾。茲。就
矣。治。天。下。親。于。家。治。家。親。于。身。而已。

呂東萊曰。舜處。禘。父。器。母。做。象。之。間。蒸。又。二。字。工。夫。全。在。此。有
量。滿。之。義。如。既。之。炊。火。氣。相。結。以。至。于。熟。

伊川道
之也

陳眉公曰子孫亦是衆生。願惡不可太深。貴賤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養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程太中公于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儀。飽寒煖。夫人不喜。管朴奴婢視小疵。獲如見女。指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見緣教。嚴行而或踏家人。走前扶抱。恐其踣。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踏乎。稍長。從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則喜。而為之具司。馬溫公梅奴婢曰。此亦人子也。可善御之。陶母驚疑。治具以延賓。夫人焉有此見。

朱真

陳眉公曰。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止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何如。則亦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愛子教以義。方故。郭禹常賢以經術教。鄭玄方玄於以節儉教。

韓琦唐介以安分教。司馬光以不欺教。君夫劉琨教子于祿。納于邪也。

薛敬軒曰。人之至親。莫過于父子兄弟。而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青善兄弟。或因于爭財。亦有不同青善兄弟。而不和者。是人之性。或寬緩。或福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怪淨。或持

檢。或放肆。或喜閒靜。或喜紛繁。或見小。或見大。所惡不同。而欲強其同一。以為是。一以為非。一以當先。一以當後。必至于爭論。或終身失歡。故當通其情。或不能皆令。譬如身有瘡。疾。洗替。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懷之。則胸中泰然矣。婢僕欲其出力。當恤其飢寒。教之紡績耕種。自足衣食。以其力。還養其身。代天地以養人。故婢僕之厥多。然使奴之無術。養之無方。則又不若少。婢僕心未必忠。見必不遠。听其言。最宜事。

余中宇曰。因鬼見帝。自昔病之。頰峻之門。宵客已盈。高卧不起。潘災之關。京兆遺孽。此分軍江使之。敗人每恨于歷年。充七之奴也。

朱真

五十一

有乳母是食已子而傷人子。非道。用二乳食三子。則不為害。

江勝節省躬十訓。一曰讀書。二曰明理。三曰孝友。四曰勤儉。五曰禮族。六曰安分。七曰生理。八曰慎交。九曰御下。十曰重墓。

江旭奇曰。家之興必其主母勤儉。安人家之敗必其主母懶散。而不顧其下家。不幸喪主父。若有主母為之維持。或為坐鎮。尚不至于塗地。故洪高之不去。呂后為惠帝計也。呂后之為。亂漢高所惡。故恩賜太子。

朱子曰有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是矣。有善則亦非吉祥可愿之事也。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母亦曰婦之禮精五飯。釀酒漿。養舅姑。雖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无境外之尚。

貞婦烈女。冰雪心肝。松筠節操。李氏之斷臂。體肢雖裂而節義未也。盧氏之剔目。容貌雖毀而忠孝未也。黃氏之封髮。膏沐雖委而綱常振也。潘氏之嚼舌。血痕雖腥而志行潔也。使君之勢。不可以惕。羅敷之金。不可以廢。陳媪之命。不可以劫。共姜。故陶嬰。有黃鶴之歌。衛女。有孤燕之吟。楚昭之

如守符而溺。和明之妹拒賊以償。陸婦之妻。幻梓而連理。武昌之婦。化石而盟。江此皆女而丈夫也。然而婦道之直。未有不由簡默得之者。余中宇于韓氏妹。名其堂曰金章。而其貞操。隱只言外矣。奇外祖余鴻遠翁曰。古者太師采詩以觀民風。故選賦。微。晉克上聞。今其海處行。旌典遺遠。此羅一案。所以致慨于燕氏也。余金婦李氏。貞性天植。未嫁殉夫。彼非為名。而新志以未曾推表。見境。崑崙幽之意乎。余念山曰。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家國恃以立命。此于叔父所以屢念也。

奇聞魏徵有言。愿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故女子亦願為賢婦。不願為貞婦。若王夫人有林下之風。顧家婦。為閨中之秀。績成漢。漢若曹大家。固稱女史。而魏文之后。成名之為女博士。閨

遊之妹。或目之為女道士。蔡琰有辨姑之聰。徐惠稱媛軍之捷。謝道韞設帳以解小郎之圍。宋氏隔紗而授諸生之業。蘇蕙織錦以迴文。陳氏獻椒而賦頌。皆文才也。若朱序之母。築城而號曰夫人。夫人之城。卒不可拔。太宗之妹。率兵而名為娘子。娘子之軍。律不可當。皆文格于將材也。若夫房母。授子九經。歐母。畫地作書。吳母。不受魚鮪。陶母。辭還班魚。文母。志

勤紡績。而母不廢。孫宗王母。伏劍赴難。虞母。背遺出戰。冠母。投足流血。陳母。扶碎金魚。李母。勸歸餘米。田母。却金百鎰。而子為志。為廬。和谷之老。姬殺鷄以謝客。知人者。哲。晉室之淑。姬埋早。以示使守。已者。紫。梁鴻之。孟光。舉案以饋。食相。夫者。敬。鮑宣之。少君。掛甕。以及井。操家者。勤。胃。亦。衛。姑。鄒。義。宗。之。婦。考。矣。新。橫。激。夫。樂。羊。之。妻。正。矣。淳。于。之。女。上。書。代。父。僕。御。之。婦。激。夫。致。紫。標。桑。之。屢。瘡。閔。王。致。其。德。醜。容。之。新。婦。許。允。服。其。言。凡。此。數。婦。雖。未。必。能。結。儔。孟。母。比。跡。太。如。然。亦。豈。至。為。庸。人。婦。而。為。賢。家。婦。妹。所。不。屑。者。乎。

小窓清紀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子女子有才便是德

節志謨曰姝首蛾眉衛風有咏朱唇皓齒駉駉有辭故一賦於宋玉翠眉雪肌者雅再賦于鮑昭玉貌絳唇者麗天賦於有如長眉微睇者媚樊素之口嬌如櫻桃小蠻之腰若楊柳文君之臉鮑如芙蓉滿妃之步婉宓生道趙家飛燕眉眉遠山西門泰女色比瓊花淡粧而雅則魏國之夫人林心而美乃吳宮之西子傾城傾國為北方之佳人比花解語乃楊家之玉真秀色可殫則隋之絳仙也佳治曼媚則晉之驪姬也夏姬扶枝老而復壯飛燕內視則返童身此其為龍巖為禍

宋史

百五十四

末

水奉情消魂相如病渴豈不可鑒哉

婦以淫為疾而淫者必如馮敬通劉孝標皆以婦忌而自操井曰曹充過妬婦而絕己之嗣任瓌遭悍妻而禿妃之髮商之北鷄鳴陳之獅子吼王文穆之四畏堂劉伯玉之妬婦津持劍以擊佳媵王導驅短車以救接刃以殺妖姬桓溫蒙老奴之詈與武欲番侍兒而和氏成疾謝安欲窺妓女而閉帷不開豈曹家之妬種乎抑生善權之可畏乎他如染髮以媚側室則尤可笑也至如憂美之嫂當城之婦扣門之發規被征婦秋思遠寄蕭關之札會經夜績平分鄰壁之光田婦臨去

由畫審教之礼果孰優哉即此以類始知晉女之為善徵在百世韓女之投穢香在千年又曠謂閨門之地而不明風化乎哉

宋史

百五十五

居鄉

袁中郎曰買鳥之無端更漢秦執冰却望并刑是故鄉不見有
牢駭意若僕則惟遠之安耳人豈蝮蟻也哉而思鄉乎夫鄉
者愛憎是非之孔慈慈之獄父兄師友青雲之藎也有何極
味而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

士君子之居鄉雖當退然務然不以賢智先人不以勢位凌人
其亦當乎情順應不可過焉矯異難繼之行昔魯公報政而
云尊親又亦忠厚長者之道周公乃曰後世子孫浸弱矣
亦以習知其然不無廢法任情之弊故曰翁也予先司徒性

朱熹

百五十一

亥

按剛古姓故塚居鄉下有精進之來閉戶謝過其時鄉人
無不仰之後家中恐愈益讓避而入以高故然及其末年人
易凌之亦頗難禁幾至抵觸蓋亦其初年亦非平情順應之
道一旦矜持不得則不覺微色發聲耳

燕長公常買居茅遠夜出見鄰姬哭替悲切公問之則以久居
此弗忍去也公感動急焚其契還之

韓魏公解政時歸其子弟欲括第以娛公意悉買鄰居公歸詢
故鄰始知屏去子弟曰吾歎世好鄰右環聚故舊為益甚
多何可屏之皆居還焉

岑文本中書生平故人雖賤必禮何晏廷侍中舊游多相推
讓養呂公之身范中書王驥之欽廉提之出婦故人女吳李

周恤故人家皆厚道也若夫商鞅欺故友李斯因舊交孫臏
則足于靡涓張儀得志于陳幹高智取慢于公孫向柳不助
于士邊是向其庶得軍之客翟廷尉之寄于此谷風有棄牛
之悲馬驢具趨市之喻也語云昔年洛陽社曾賤相投揚今
日長安道對面倘雲沉可勝歎哉

君子居鄉最不可為陰陽家所惑以基址墳墓之故奪人世業
范文正公所居宅相甚善公不欲獨專遂捐以為學宮今蘇

朱熹

百五十二

亥

州府儒學是也此公心事又何如哉

方公克勤主平正直蜀父卜葬夜見康曰子聚族而居於此今
公欲葬幸錄數時當移徙以讓汝曰休土則見一穴中蛇虺
幾數十百公不信舉火焚之聚烟不散直貫公第夫人感而
有孕及生則避志也幼時若能統真人以為能應後羅赤族
之慘可見蛇穴尚不可奪况奪他人祖墓而

余中書曰宋李維市宅居呂僧珍空則問僧曰千一百萬性其
貴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後僧珍生子李維署千錢以獻遂
得使官是趨勢也溫公居洛集錢為原節買宅業趨勢哉矣

公道住春明坊家藏書皆校讐三五過昭侯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傲居其側直常高孟母居子而授子學宮則又愈于傲書矣。

聖諭和賤御里孟時雍之治而為君子之福也然和則不同而自與其鄉愿之同乎流俗者異矣

魏陳元方嘗以定將就直荒方曰此室甚好但無出水處買書因辭。

君子之居鄉見事所當為即當為之無論巨細可也若必擇其巨者方錄下手此是好名之士耳蓋凡一事之可以於

物一言之可以解爭皆足功德漸積積累終當享令名福後裔也若道人暗昧不明之事則當為剖析之近見有謂人命多虞其情多實者是何心腸凡仰實之念情搆於彼此之見雖有偏全然必各持其說不可為先入之言所據輕為評品蓋亦有恃勇而奮于一擊恃勇而試于刑憲恃勢而凌乎細民者若兩敵之家終必有說徐以解其家迷自不終於語云戶婚不和不散蓋謂此耳

君子施仁須于最關係處行一善勝于百善者文王有聖德若得百里而君之必足以仁天下太王心欲立之泰伯為長子

恐碍于季歷則不得及昌故避之人只知其為順父為讓弟讓避而不知他實以天下之故而讓也一讓而仁天下豈非最關係處耶

聖祖幾祚後辟臣有言祖陵左右有民墓當移徙者上曰吾先人有舊碑不益善乎卒不舉今時祭得倍祀近家伯祖一風葬父必求青山及掘之數尺不虞有二棺亦以父棺同葬共封之不舉也惟錫石作誌記明其事耳其後夢有二黃髮叟

君羊在一鄉則當使一鄉重故鄉鄰有事亦當視為同室只不可被髮纓冠暫爾閉戶俟其机有可解則出而圖之蓋驛解

則氣不相下反我疑忌也吾鄉與他鄉有關亦當論其是非本衆心好勝必非可以猝解不如任之使衆托我為重隨後相安便宜一到便為立散此非張孟州之才氣不能也鄉中與作當論其利害孰大孰小孰久孰暫至于任勞任勞極為難事故辭其勞則當辭其名若本未分微念而代為受名則最下矣

或問吾人道德何處驗朱子曰若見人說某有善行則喜而信之此是吾內面有善根若見人說某有姦私之事則信而傳

之此是吾內面有惡根。孔子說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便是孔子之善根廣種。

陳眉公曰：聞入善則疑之，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机也。

朱子曰：孔子言抑人嗜好，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不善者惡。故吾人當求好于善人，又當自別于不善之人。不可使他好我，雖不使他好我，却亦不使他害我。蓋橫逆之來，至比之如禽獸，又曰：我猶不見為鄉人，聖賢心中何等容受。

文衡曰：廟慶歲時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扉。我亦隨人設數紙，世情慳簡不嫌虛。

朱子

百字

近思錄補曰：居于狎，雖馬衣服不可鮮，畢蓋知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象，則會者蓋臨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朱散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身顏色辭氣，暴厲傲激，怒且如棟人之短，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善語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殺。古人謂怒于室者色于市，故盛怒之際，必頃慎言。

族氏

程子曰：嘗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固是明語。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朱子曰：漢人賜民常為父後者，爵一級，今朝廷宜立為定制。各有譜牒，定其系世以始，廷及初有封爵起家者，為世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承以為大宗。統族人主祭，祖祀以次，遞分為繼高祖、繼曾祖、繼祢、小宗，使各至其祭。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祢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朱子

百字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湯審尹曰：始封之君，嫡子襲封，則庶子為大夫，大夫不得以祢。諸侯故自為大夫之祖，是別子為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為大宗，是繼別為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祢別子，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為祢，是繼祢者為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

江旭青曰：講者天下國家之大公，一世萬世之大典，有人必有祖，有祖必有族，而譜以載之，是生民之類，所必不可無者也。第治譜之心，起于姦利者，必有陰傷之患，則起于浮誇者亦

始。兄。弟。者。親。之。極。而。疎。之。始。可。不。慎。哉。又。以。祖。宗。親。之。同。乎。子。孫。曰。為。楚。越。寧。不。要。傷。心。哉。孔子。實。有。尊。王。之。心。夫。是以。能。作。春秋。治。譜。者。亦。惟。是。本。之。以。愛。祖。之。心。一。著。先。如。無。先。靈。一。筆。削。如。臨。神。鬼。晨。不。愧。人。宵。不。媿。身。然後。從。其。精。光。不。磨。之。見。以。昭。看。于。百。世。之。下。故。千。百。世。之。下。觀。之。者。其。愉。可。笑。其。戚。可。哭。方。可以。言。譜。故。當。此。之。志。于。瘞。瘵。加。之。砒。鍼。而。呼吸。通。忍。于。宗。族。示。之。譜。謀。而。痛。瘞。覺。故。夫。不。能。瘞。瘵。瘵。者。無。靈。之。砒。鍼。也。猶。之。不。能。化。殘。忍。者。不。信。之。譜。謀。也。雖然。信。固。難。言。哉。非。獨。市。利。者。不。信。則。生。平。有。一。之。得。罪。于。宗。族。而。

不能自管于祖宗之簡者亦不信。非獨浮誇者不信。則秉筆之儼。精神稍渙不聚。而無精光不磨之見者亦不信。鐵毫之不信。亦離于中。又安能使人一開卷而孝思悠然而生也。蓋自謚法疎而譜法嚴。譜者所以代謚也。孝子慈孫。雖欲諱其先世之疵。而終不能起無根之譽。故曰百世之譜。可以現德。聞譜者。輒有與行之思焉。曰吾有操行人。能私我哉。譜者。君子大同。猶之符節焉。故可以化家。亦可以風國。此故勸以親族。先平章。重華以叙典。先銷檄。家親而國疎。家難而國易。能乎。乎族。方能治譜。能治譜。可以為政。矣。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也。予亦曰。譜。宗子之事也。春秋刑責。主于刺惡。令人悚然。惟宗譜。則治世之文。平。蕩。易。直。廉。入。老。雖。究。宗。族。亦。務。其。樂。人。人。殊。迂。者。意。之。不。入。疎。者。徐。之。不。入。粗。者。精。之。不。入。深。者。深。之。不。入。俗。者。文。之。不。入。其。為。副。舉。也。亦。難。哉。夫。子。孫。之。登。未。有。不。本。于。祖。宗。者。發。于。首。領。由。于。積。德。發。于。副。舉。由。于。積。善。皆。祖。宗。之。遺。也。義。田。之。任。在。首。領。之。子。家。史。之。任。在。副。舉。之。孫。厥。任。均。矣。夫。譜。學。不。明。甚。謂。祖。宗。衣。冠。之。藏。亦。不。必。謹。噤。乎。祖。宗。鍾。靈。毓。秀。之。源。固。可。忽。乎。哉。至于。仁。孝。君。子。惟。是以。委。靈。為。義。故。徵。福。者。不。肖。之。心。也。固。卜。地。而。至。于。暴。棺。

寒骨。辱。世。不。舉。是。亦。以。骨。市。福。耳。恐。乎。哉。骸。骨。于。土。而。後。有。長。存。之。骸。墓。載。于。譜。而。後。有。長。存。之。墓。譜。者。墓。之。根。也。故。為。先。世。計。與。其。為。寒。林。之。鬼。豈。若。有。乞。丐。之。流。有。祖。墓。而。不。守。棄。譜。謀。于。不。修。是以。身。為。永。冠。之。乞。丐。而。以。祖。為。莫。救。之。寒。林。也。豈。不。傷。哉。然。而。譜。之。為。物。有。神。物。而。以。護。持。不。必。耳。相。面。命。而。自。有。陰。焉。傳。授。者。如。世。佛。拜。舟。颯。風。傾。覆。海。波。為。里。誰。獨。登。岸。而。宋。史。寫。其。從。容。就。義。有。如。親。見。豈。非。忠。義。不。磨。自。有。詔。告。之。者。取。但。治。譜。者。當。以。仁。孝。祖。宗。之。心。尋。先。世。相。傳。厥。之。意。詔。之。後。世。乃。為。不。失。厥。物。耳。

按柴駟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王者氏之別名也若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故世本論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古書所稱百姓皆謂百官蓋氏無姓也唐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帝之妻黃帝之姬始肉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七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于國則稱魯秦吳氏于謚則文武成宣氏于官則司馬司徒氏于爵則王孫公孫氏于字則孟孫叔孫氏于居則東郭北門氏于志則三烏五鹿氏于事則巫乙丙

陶子受受姓命氏繁然衆矣枝分派別初若參錯徐而攷之有綱有條如指諸掌孟仲季賦同出于魯也游國堂印同出于鄭也向華蕩無同出于宋也樂高崔國同出于齊也尋流分源可燧而數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奇賤而周人世系之真必屬之秦官而稱諷之替曠宗伯掌禮者也既教以札之序藉據掌誦詩者也而掌親系世則教以與之和序故有別和故有親有別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疎不相離周人之心亦容矣自官守既廢世系不明雖有氏族而中多妄改之失如和子之後為宋則以室

相近而訛統叙之後為郭則以聲相近而訛以千秋乘車而其後以田為車則更姓之私也暴伍昂忠烈而遂易以為舅則冒姓之傷也如和氏一族也至尤而別為陶唐氏至夏別而為御龍氏至商別而為豕鬻氏至周別而為杜氏至晉別而為范氏至秦別而為劉氏凡六別其姓矣馮氏一族也至韓別而為姚氏至胡公別而為陳氏至欽仲奔齊別而為田氏至祿王建之于別而為王氏凡四別其姓矣此以姓多而訛其族也如杜氏一姓也惟杜伯之後不迂者為杜城杜氏至漢建平侯延年之後則為京兆杜氏晉書陽侯愨後則為

襄陽杜氏子寬之後則為巨杜氏赫子威之後則為濮陽杜氏一姓蓋五望矣劉氏一姓也楚元王文之後則為南華劉氏景帝子趙欽肅王之後則為廣平劉氏長沙定王之後則為南陽劉氏光武子廣陵思王之後則為臨廷劉氏章帝子河間獻王之後則為尉氏劉氏唐相文靜則為彭城劉氏一姓蓋六望矣此以望多而訛其姓也自古善論姓氏者若蔡仲齊臣子羽皆能探討本原馬廷世家亦各有本自應劭風俗通一誤後世相沿未之有改遂至張九齡而下以及宋諸儒皆同陋就証不可以訓獨林寶作元和姓纂稍能是正歐

陽修作唐初凡九十三族充為精詳至使韓高之氏亦有
詠外宋名儒又有作古今姓氏辨證之書者然亦豈能必其
盡核乎昔李義府不得與于李德崇之譜乃傳致其案杜正
倫不得齒于城南之譜乃擊摘其非今欲定譜牒而核偽妄
使天下後世知所以尊祖敬宗之道必因其所是正其所非
以刊一定之書如成周小史之所職者以行于天下俾天下
明其本系之所出則世系之混殺昭穆之紊亂庶乎其免矣
別子為祖者公子不得祚先君故為別子而絕別者族人宗之
為大宗遠雖至于絕屬猶為之服齊表三月毋妻亦然所謂

朱翼

百六

朱翼

百世不迂之宗也庶子不得祭祖政一兄弟宗之為小宗其
別有四則繼祚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
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而
不為宗矣既已無服遂易其宗所謂五世則迂之宗也諸侯
之公子上不得宗君必有以統之故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
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則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
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獲立庶昆弟為宗則曰有大宗
而無小宗無他公子可為宗則宗于已曰有無宗亦真之宗
朱子曰宗子雖未敢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禮存卑之意

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今猶云賜氏當為之後者爵一
級是此禮意猶在也
漢司馬子長採世本世系而作帝紀漢周譜國語而作世宗姓
氏之源始著晉魏而降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貴卑姓
雜譜皆藏有司迄于李唐猶相崇重故應劭則有氏族篇王
僧孺則有百家譜徐勉之則有百官牒河南則有官氏志諸
儒則有氏族志柳沖則有百姓系錄陸渾則有衣冠譜會屯
則有關元譜柳芳則有永春譜柳絮則有譜畧張九齡則有
譜牒亦不其然列也然其要也尚婚姻者先外族而後本宗

朱翼

百六

朱翼

尚人物者遠虛尊而退嫡長尚冠冕者畏恍惚而棄崇卑尚
貴戚者拘勢利而忘禮教人無反本之恩族鮮敦睦之道矣
宋世言宗譜者二曰房後歐陽氏曰眉山蘇氏歐陽氏則世經
人傳取法于史氏之年表蘇氏則系聯派屬如私家所謂宗
圖者錄之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之義焉各詳其夫
之所由分有親、之道焉其法具在可攷鏡也
愚按朱子言立後者繼嗣必以長先以長之長次及長之次尚
是而或而三必以其序不可紊也不紊則不爭此皆官官法
儀法所以重王廟之爵秩也若夫民間無子必听本人之願

焉非其願而為其所仇情意何由流通明結暗絕其慘不可
言也夫此立後者不得于天聖人補天道之不及而輔人倫
之窮必使若親生然故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其本生父母
降服為其異姓不得亂宗恐精不屬也國制三歲以下從其
姓未免于父母之懷也四歲則異矣十五歲以下同本生以
其未成人也十六歲則又異矣義子女婚雖不承祀亦不得
逼逐從父母之願也聖人立法可謂曲而盡者矣

王伯安初艱子立宗姪為後未幾子昌億生伯安以軍功世襲
錦衣即以繼子孫或疑之伯安曰父子誼定焉可也後以

軍功封新建伯乃以昌億蔭茅土奕葉本支百世盛哉

馬后初艱子撫沐英如兒後懿文秦晉燕諸皇子生英奉命回
宗然兩世王降世守雲南亦明以親藩待之也皇圖昌矣

朱翼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江旭奇編旭奇字舜升歙縣人萬厯中官安岳
縣縣丞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稱其在太學日嘗
奏上所著孝經翼孝經疏義併請勅儒臣補成孝
經大全命題取士蓋亦講學之家然是書則僅供
場屋之用故許成智序謂亦名論策全書蓋為舉
業而設凡分六部曰管窺曰曝愚曰調燭曰完旣
曰委質曰志林每部之中又各分子目皆擴據諸
書以類排纂而是非一斷以朱子故名朱翼中多
引釋典道書殊之別擇甚至採及水滸傳尤麗雜
不倫實與朱子之學南轅北轍也